# 十一朝東華錄擥要

宜興汪文安敬錄





## 高宗純皇帝

庚寅乾隆三十五年。春正月。己卯朔。 諭。朕寅承丕緒。撫有萬方。中旦求衣。無日不以勤卹民依爲念。是以勸農省歲。減賦逭徵。不靳多費帑金。蘄閭閻共臻康阜。溯在乾隆十一年丙寅。朕御宇周旬。覃敷闓澤。曾恭依 皇祖普免天下錢糧恩例。蠲除直省額徵正賦二千八百萬有奇。越在三十一年丙戌。猶當必世興仁。益惟比戶饒裕是計。復下詔將應徵漕米省分。照康熙年例。槪蠲一次。俾各省倉箱盈衍。倍積耕餘。彌年以來。寰宇乂寧。民氣和樂。惟上天自佑我邦家。洊錫康年。頻符綏履。朕祗膺昊蒼鴻眷。其可不究澤推仁。以與我海內元元。答茲嘉貺。我國家席全盛之模。內外經費度支。有贏無絀。府庫所貯。月羨歲增。因思天地止此生財之數。不在上。卽在下。與其多聚左藏。無寧使茅簷蔀屋。自爲流通。邇者仰紹 列祖貽庥。化成熙洽。爲民藏富。欣際斯辰。且今年朕六十誕辰。明歲恭逢 聖母八旬萬壽。普天忭祝。慶洽頻年。允從來史册所未有。是宜更沛非常之恩。以協天心。而彰國慶。茲用乘春頒令。誕布


商務印書館印行

# 東華錄擥要卷四十三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 高宗純皇帝

庚寅乾隆三十五年。春正月。己卯朔。 諭。朕寅承丕緒。撫有萬方。中旦求衣。無日不以勤邺民依爲念。是以劭農省歲。減賦逭徵。不靳多費帑金。蘄閭閻共臻康阜。溯在乾隆十一年丙寅。朕御宇周甸。肇敷闓澤。曾恭依 皇祖普免天下錢糧恩例。蠲除直省額徵正賦。二千八百萬有奇。越在三十一年丙戌。際當必世興仁。念惟比戶饒裕是計。復下詔將應徵漕米省分。照康熙年例。概蠲一次。俾各省倉箱盈衍。倍積耕餘。爾年以來。寰宇乂甯。民氣和樂。惟上天自佑我邦家。洊錫康年。頌符綏履。朕祗膺昊蒼鴻眷。其可不究澤推仁。以與我海內元元。答茲嘉貺。我國家席全盛之模。內外經費度支。有嬴無絀。府庫所貯。月羨歲增。因思天地止此生財之數。不在上。卽在下。與其多聚左藏。無甯使茅簷蔀屋。自爲流通。迺者仰紹 列祖貽庥。化成熙洽。爲民藏富。欣際斯辰。且今年朕六十誕辰。明歲恭逢 聖母八旬萬壽。普天忭祝。慶洽頻年。尤從來史冊所未有。是宜更沛非常之恩。以協天心。而彰國慶。茲用乘春頒令。誕布



商務印書館印行

陽和。著自乾隆三十五年爲始。將各省應徵錢糧。通行蠲免一次。其如何分年遞蠲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卽速詳議具奏。 庚辰。諭今年八月。舉行恩科鄉試。來歲三月。舉行會試。 丙午。平定準噶爾方略告成。 御製序文。 二月。乙丑。 上奉 皇太后謁陵。 庚午。回鑾駐蹕盤山。 癸酉。阿里袞靈柩到京。命皇四子永珹。皇十二子永璂。散秩大臣侍衛等往奠。 三月。己卯。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壬午。 上奉 皇太后謁泰陵。巡幸天津。 癸未。命辛卯年十月正科武鄉試。於恩科武殿試傳臚後舉行。 戊子。廣直隸學額。 庚寅。 上閱文安隄。 甲午。 上奉 皇太后駐蹕天津府。 丙申。 上閱駐防兵。 召見自雲南還京經略大學士公傅恆。 戊戌。 上奉 皇太后回鑾。 賞天津祝釐之浙商。於每引額定鹽斤外。加鹽五斤。免輸課一年。 癸卯。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夏四月。癸丑。 諭九江粵海等關。一年期滿。報部請旨。著爲令。 辛未。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小金川土司澤旺。攻掠沃克什土司色達克拉寨落牲畜。查係色達克拉呪詛起釁。澤旺患病。其子僧格桑。擅自發兵。嚴詰僧格桑。據稱往搶呪經。被沃克什傷損多人。番人向例賠償。求將沃克什三寨。准小金川耕種作抵。俟澤旺病愈。妥商奏覆。報聞。 甲戌。彰寶奏。老官

屯緬目布拉諾爾塔稟懇放還木邦蠻暮各土司。臣飛札詢問哈國興曾否許給。據哈國興覆到。上年緬酋乞降時。送字往諭。各頭目稟稱木邦蠻暮土司隔遠不敢求還。惟求將猛拱土司賞給。彼時同各領隊大臣並無賞還土司之語。臣卽與阿桂酌寫檄文飭駁。送往老官屯。檄稿恭呈御覽。得旨。如此要務。所奏甚遲。係屬何心。且檄文亦不嚴正。明係爾畏緬矣。若再加以諱飾。將來成何事體。前轍具在。朕甚爲爾憂之。五月。朔丁丑。日有食之。辛丑。諭。朕授阿桂爲副將軍。伊當感激朕恩。竭誠辦事。經略傅恒患病。阿桂尤宜於一切事宜。奮勉措置。乃阿桂自赴雲南以來。並未實心辦理。而撤兵時。傅恒病重。阿桂並不將所撤之兵。按其營隊。約束整齊。緩緩行走。惟期市惠於衆。怱遽撤回。甚屬非是。實負朕恩。除令阿桂明白回奏另降諭旨外。所有阿桂之子三等侍衛阿迪斯。藍翎侍衛阿彌達。俱著革退。諭軍機大臣等。昨歲征勦緬匪。選派八旗勁旅。厚集深入。乃其地水土惡劣。官兵在彼多染疾病。難以久留。因傳諭撤兵。旨未到。而緬酋適已差人詣軍營投誠。亦遂就事完事。原不必緬匪之果奉表納貢也。但彼既稟受敎約。其被留之人。自應卽行送還。因其日久不至。恐賊匪見我去冬退兵急遽。明示之弱。而渾覺遣歸。斷不能不洩我軍中虛實。未

必不心生反悔。嘗諭阿桂彰寶。檄諭緬酋。催其速行送還被留之人。乃老官屯頭目。諾爾塔。於未奉檄諭之前。輒敢致書將軍等。索取木邦蠻暮各土司。且將我賫檄之都司蘇爾相羈留在彼。而所遞書詞。肆行狂吠。其反覆已屬顯然。窺其意。不過自恃險遠。且深知我軍營拮据。欲以此激我用兵。而彼得以逸待勞。坐乘便利。自不可墮其術中。且師出無名。亦不值復有徵調。此時且宜處以鎮靜。惟嚴飭邊防。無稍疏懈。或於冬間瘴退時。就雲貴兵丁中。選派精銳。前往襲擊掩殺。稍可振我軍威。但彼處綠營將弁。率係懦怯無能。不足勝帶兵之任。現在選派侍衛等前往滇中。以備巡邊及統兵之用。俱隨時陸續起程。著各該督撫。於伊等經過各省時。止須按尋常出差之例。不動聲色。由驛應付。不必照上年官兵經行。大為豫備。將此密諭各督撫知之。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吳達善宮兆麟等奏古州黨堆寨苗人聚眾不法。拒傷兵役。即前往該處。相機勦捕等語。所辦尚為迅速。此等匪苗滋事。自應即時擒捕。立寘重典。以示懲儆。今宮兆麟一聞稟報。即親往該處。協同該鎮緝拏。吳達善等亦已同往。會商妥辦。自能措置。頑苗敢於抗拒。其罪自不容誅。但野性獷愚。易生驚畏。若辦理稍有不善。致各寨聞風勾結。合力救死。其勢轉難解散。此時止宜就黨堆一寨。糾

衆傷人各犯。嚴行拏獲。立寘重典。以儆其餘。設敢負固不服。不妨卽爲剿洗。此外各寨。宜曉諭撫輯。俾知官法所及。止頑梗生事之徒。其守分良苗。槪不株累。以安其心。自皆懷德畏威。不敢輕動。卽間有一二附近黨堆。無知苗衆。隨聲逐隊。原可無庸徹底根求。正合脅從罔治之道。非若內地民人糾衆附和之案。必當窮其黨羽。毋任漏網也。至現在辦理情形若何。仍卽速行奏聞。 閏五月。丙午朔。 命裘日修。赴薊州寶坻一帶捕蝗。 辛亥。 諭軍機大臣等。吳達善等奏。查辦逆苗情形一摺。所稱曉諭各寨苗人。不使疑懼之處。頗爲得要。至黨堆匪苗香要。實爲此案渠魁。必須擒捕就獲。立寘重典。以示儆戒。現在竄入生苗地界。尤不可聽其匿跡遠颺。昨據陳輝祖奏到。廣西連界苗寨處所。已令地方官宣諭。就近苗寨。協力堵禦。如匪苗逃至其地。卽令擒獻。自可不慮其他逸。今吳達善等差萬忠由間道往佳居寨。諭令縛獻首黨各犯。程國相柴榮春。亦統兵合剿。斷其後路。自應尅日就擒。但程國相節次所辦剿捕之事。並無實濟。如攻打烏牛等四寨。未聞斬獲一人。所燒僅係空寨。不能使之畏懾。且苗民搭蓋山寨。非其所難。今聞官兵一到。卽紛紛竄匿。及官兵退後。難保其不仍回巢穴。結寨安居。是彼視進剿可以趨避。倖免勢且心生輕忽。何以懲戒將來。總

之辦理此事。其倡惡首犯。斷不可聽其漏網。必須上緊擒捕。速完此案。切不可徒以焚燒苗寨。收獲器械。遂爲了事也。至此事初次奏到。尙以或係龔學海激成。及閱續奏歐韻清供稱。黨堆匪苗有擅自稱王之事。往報該同知。因差土舍等往彼查辦。是其分所應爲。並非喜事。今據所獲之老兩等供稱。黨堆寨苗香要揚言。脅衆向其磕頭不從者卽行殺害等語。黨堆各寨皆係歸化熟苗。乃敢如此妄作不靖。豈可不行懲治。是龔學海之遣土弁查訪。竟屬實心任事。不得轉加之責備。而魏涵暉庸碌無能。平時既漫無整飭。且必時有嫉怨龔學海之言。伊子習聞。遂有初次之稟。此案之過。實在魏涵暉。而不在龔學海。朕於臣工功罪。惟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肯存成見。亦不容其稍有諉卸朦蔽。著吳達善等於結案後秉公查明。據實具奏。將此詳諭知之。

乙丑。永定河北岸決。 命德成馳往。會同楊廷璋堵築。 壬申。以裘日修捕蝗取巧。著降補爲順天府府尹。 六月丁丑。 諭索諾木策凌往密雲捕蝗。 甲申。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緬匪敢於食言。恣意陸梁。特以內地之人不服彼處水土。激我進兵。賊計甚屬狡猾。我若大舉進兵。卽墮其術中。徒傷士卒。轉使賊匪得計。此事斷不可行。然若竟置之不辦。任其猖獗。亦無此理。宜令賊匪。不得休息。相機往擊。蹂躪其

地。海蘭察。哈國興。皆係閱歷之人。亦悉賊匪情形。阿桂。彰寶。即選精兵千名。交伊二人。或一路行走。或分兩路前進。令常保住。長青。各帶兵千名策應。遣往之時。阿桂彰寶。宜剴切曉諭伊等。及官兵務宜竭力勦殺。斷不可掠取附近猓夷人等塞責。亦不可一味深入。不能退出。務期驚擾賊匪。且可退出。通盤計算。黽勉從事。 甲午。貴州古州逆苗香要就獲。並其親族皆伏誅。 秋七月。壬子。 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奏。查辦小金川與沃克什土司搆衅一摺。意在剿撫並行。所辦亦是。番夷自相仇殺。其事本不値一辦。乃小金川敢於恃强。侵占沃克什地方。督提大員。既親臨查辦。自當速令解怨息爭。各守境土。何得任其頑梗不遵。但該督等屢次遣官撫諭。僅就兩土司曲直立言。番夷無知。轉以內地大臣意存偏向。欲爲和解調停。不足以使之輸心畏服。尙未得辦理此事要領。莫若傳集小金川土司。面爲開導。諭以利害得失。詳切申告。小金川土司。自必感發天良。帖然服教。勝於派兵會剿多矣。該督等奉到此旨。卽遵諭行。 丁巳。和碩和親王弘晝薨。 上親臨奠醊。派皇八子皇十二子穿孝。賞銀一萬兩治喪。尋賜祭葬。諡曰恭。 太保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卒。 命入祀賢良祠。賞內帑銀五千兩治喪。 上親臨奠醊。賜祭葬。諡文忠。 八月。庚辰。四川總

督阿爾泰等奏。據僧格桑親來叩見臣等。遵奉諭旨。剴切開導。僧格桑面赤汗流。叩頭謝罪。據稱我父子深受大皇帝厚恩。從來安分。不敢與鄰封滋事。因沃克什土司。欲以呪詛之術。害我父子性命。由是發兵攻奪色達克拉。自知理短。願將地方給我。以爲禳解之貲。嗣委員至沃克什官寨。色達克拉。倚委員在內。又思背約。調集多人。欲與我等決戰。我等惟恐受虧。添兵屯駐。以爲防備。並未敢於攻擊。今奉面諭。願將所得附近達木巴宗之墨穆爾吉日古嚕各地方。及所搶沃克什之母舅僧格。並番民二十四名。一併交出。其沃克什願給地方之處。仍聽衆土司調處。亦不敢抗違。自取罪戾等語。臣等察看僧格桑神氣辭色。尙知感激懼取罪戾。其愧悔實出誠心。當日卽將附近達木巴宗地方及所搶沃克什母舅番民。一併交出。其沃克什願給地方。臣等未便繩以官法。應聽各土司自行清理。報聞。　己丑。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　九月。戊午。　上駐蹕避暑山莊。　庚午。撥熱河四旗喀喇河屯三廳穀六萬石於古北口備用　冬十月。庚辰。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癸未。　諭。從前暫開捐例。原屬一時權宜。以遂海內士民急公上進之願。究於事體非宜。停捐以後。曾有奏請再行開例者。朕皆斥而不允。今國家帑藏充盈。儲積廣有。朕方屢次加恩。

普蠲糧賦。惟期藏富於民。國用更無虞不足。開捐一事。竟當永遠停止。至於現行事例。如報捐貢監。並微末職銜。及封典加級等項。皆於名器無妨。原可仍聽照舊捐納。因思未登仕籍之人。冀邀冠服章身。並有加捐實級請封。藉以顯揚者。自屬人情之常。且所指止係虛銜。既無礙正途銓選。亦不致濫竊誤公。若僅以末職卑階爲限。未免阻人希榮之志。或可推廣其例。量以何銜爲止。俾伊等各隨所願。量力自爲報捐。至降革留任人員。原屬因公處分。且其人尚不致於擯棄。是以量予加恩。俾得在任自效。但一經議處。即停其升轉。直待數年無過。方准開復。從前曾有捐復之例。復經部議刪除。第念此等人員內。未嘗無可及鋒而用之人。若以微眚淹滯多年。亦覺可惜。自當仍准捐復。俾得黽勉自新。以上各條。應如何定例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各該部。詳悉妥議具奏。尋議現行捐例。外官自未入流以上。至州同爲止。武職自把總以上。至遊擊爲止。並無京官職銜。今擬照豫工例。京官自未入流從九品及一應小京官以上。至郎中爲止。外官自未入流以上。至道員爲止。至武職舊例。係捐至遊擊職銜。已屬三品。毋庸再議。俱准其捐納職銜。不准選用。從之。 戊戌。申禁宗室王公。容留僧道星相人等。 十一月乙巳。 命太保大學士公傅恆。入伊曾祖哈什屯祠。

尙書果毅公。阿里袞。入其先世額亦都。遏必隆宗祠。酬庸俎豆。用奬勛藎。該部照例行。 十二月。 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緬匪畏懼天朝。故將楊重英等至今尙留養阿瓦城。且拘留蘇爾相。不送阿瓦。仍置之老官屯。此次復遣人來。呈遞書信。看來賊匪料及此事。幾無底止。頗有悔心等語。阿桂等因存草率完事之見。藉此爲詞。甚屬錯謬。又稱明年。再將賊匪情形。察看一年。並未提及進兵之事。一味展轉枝梧。不願大舉。故如此搪塞具奏。緬地險惡難攻。朕豈不知。但今年賊匪遣人送書。因而停止。明年豈可又不攻剿耶。此際必須密行備辦。務期明年進兵。俟瘴氣一退。卽行前進。出其不備。痛加剿殺。緬匪拘留我所遣之人。若彼處再遣人來。斷無遣還之禮。悉行留下。盡數解京。看來賊匪。不將拘留人送還。諒再不遣人復來。著傳 諭阿桂等。妥協辦理。明年大舉。加意訪察賊匪消息。如遣人再來送書。或訪得一切情形。卽速奏聞。

辛卯。乾隆三十六年。春正月。辛亥。 命侍衛宣力有年。因老病致仕者。俱准戴原品翎頂。著爲例。 二月。甲戌。 上奉 皇太后。啓鑾東巡。 辛卯。 命伍岱爲參贊大臣。赴雲南軍營。 丙申。 上奉 皇太后。謁岱嶽廟。 上登泰山。 庚子。 賜山東召

試諸生。初彭齡等二人。舉人。三月。壬寅朔。增山東本年學額。乙巳。上至曲阜。展謁先師孔子廟。丙午。上釋奠先師孔子。丁未。謁孔林。祭少昊陵。元聖周公廟。戊申。上奉皇太后回鑾。甲子。上至捷地閱隄。定捷地興濟二插爲減水壩。罷芥園減水壩工。夏四月。丁丑。上奉皇太后還京師。丙戌。上詣黑龍潭祈雨。壬辰。諭大學士尹繼善。學識優通。老成端謹。歷封疆者三十餘載。綏輯協宜。洎入贊綸扉。秉直禁廷。恪勤奉職。倚畀方殷。今聞溘逝。深爲軫悼。著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帑銀五千兩。辦理喪務。並派皇八子前往奠醊。所有應得卹典。仍著察例具奏。尋賜祭葬。諡文端。乙未。賜黃軒等一百六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奏。革布什咱頭人。勾連大金川。占據革地官寨。革酋不知下落。現委遊擊宋元俊。馳往嚴諭。飭調土兵土練前赴彈壓。並陸續起程。親往督辦等語。革布什咱土司。索諾木多布丹。素行苛虐。召禍實由自取。而蠻夷互相仇殺。亦屬常情。其事原可無庸査辦。但金川土舍索諾木幼小。罔識利害。而革地頭人。又復頑劣不法。則懾以兵威。自不可少。阿爾泰等一聞員弁稟報。即飭調兵練前赴分布防察。並先後親往確勘情形。相機辦理。頗爲妥速協宜。


商務印書館印行

卽摺內所稱俟招復故土後。擇革酋支派中。衆所悅服者。立爲土司。亦必應如此措置。惟查追兇番正法一節。此時尙宜姑緩。該頭人敢於勾引金川。占據革地。戕害革酋。其情固屬可惡。但現在金川蠻衆分據革地寨落。擾攘未甯。若速於窮治罪人。持之過急。恐其聞風畏懼。鋌而走險。更與金川固結。猝難解散。轉至不成事體。阿爾泰等至彼。惟當遣人宣諭大金川。以耶卡。自經懲創以來。承受天朝撫輯深恩。極爲恭順。今索諾木父故未久。輙擅發兵。襲占鄰地。實爲非理。念索諾木年幼無知。且受人慫慂。姑從原恕。特遣員明白曉諭。該土舍。速將土兵。全行撤回。仍還革夷土地。本閣部。亦不復加深究。使其曉然於恩威禍福。自當斂衆歸巢。阿爾泰等。便可撫定其地。擇立革酋宗派。承襲土司。俟一切甯貼後。再行從容根究兇番。按法處治。亦不至慮其漏網。如此辦理。於事機較有次第。不致張皇。雖明正土司。稍有驚惶情形。而現有兵練在彼彈壓。亦自足安其心。阿爾泰等。務須鎭靜查辦。行所無事。方爲合宜。將此詳諭知之。仍將目下情形。速行奏聞。 六月。辛未。 諭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 壬午。 諭原任大學士陳宏謀。老成敦樸。才品端方。中外宣勞。恪勤素著。去歲屢因抱恙未痊。懇請解任調理。情詞懇切。俯兪所請。親爲賦詩寵行。加賜冠

服。並命伊孫隨歸侍養。沿途令地方官。照料護行。以期長途安穩。昨東巡回鑾時。伊於寶稼營行在陛辭。見其精神。尚不至疲憊。猶冀遄歸故里。得以頤志蠲痾。今聞於韓莊舟次溘逝。深爲軫悼。著入祀賢良祠。並於歸櫬抵家之日。加祭一壇。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恭。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等奏。查辦革布什咱情形一摺。內稱郎卡之子。索諾木。懇乞將革布什咱地方百姓。賞給當差等語。此斷不可允行。前因革布什咱頭人內變。勾結金川。占據其地。阿爾泰等。已親往督辦。因令遣員宣諭。使其曉然於恩威禍福。如索諾木速將土兵撤回。仍還革夷土地。歛衆歸巢。原可就事完結。不加深究。今索諾木。乃請將革布什咱之百姓。賞給當差。顯係覬覦土境。妄思占據。此則斷不可稍涉遷就。致彼無所顧忌。滋生事端。至革布什咱土司。雖已被害。仍須如前奏所云。擇其近支衆所悅服者。立爲土司。豈有歸併金川之理。看來索諾木年幼愚頑。罔識利害。阿爾泰若稍露就便完局之意。使彼得逞其欲。勢必於附近土司。漸圖蠶食。又復何所底止。正不可不防其漸。此時若果涉張皇。遽加兵力。固非所宜。若一味姑息游移。急圖了事。於邊境大有關礙。著傳諭阿爾泰等。務須酌量機宜。詳慎籌度。以期經久無弊。方爲妥善。前有旨令

阿爾泰入閣辦事。今金川與革布什咱搆衅。不便遽易生手。阿爾泰可將革布什咱一事。辦理完妥。並籌及善後事宜。俟福德由京赴川後。再行起程來京。仍將金川土舍。於奉到傳諭後。情形若何。迅速奏聞。 秋七月丁未。 諭原任建昌道張若渟。於辦理安南國黃公纘一案。不詳細稟商上司。輒以州境並無其人。率令該州移覆。殊失示信外夷之體。固屬咎有應得。第念伊係大學士張廷玉之子。現在張廷玉子孫。無名列仕籍者。殊爲可憫。張若渟。著加恩免其治罪。以四品小京堂用。 戊申。 上啓鑾。秋獮木蘭。 辛亥。以密雲白河水漲。橋梁未成。 上回鑾。 壬子。 諭軍機大臣等。小金川因金川與革布什咱相仇。敢於效尤滋事。其情甚爲可惡。就兩處情形而論。亦判然不同。朕意宜先辦小金川。擒其兇渠。治以重刑。則金川自當聞風畏懼。斂迹歸巢。斯爲一舉兩德。阿爾泰何竟見不及此。且前此進勦金川。至今不過二十餘年。從前隨征弁兵。必有存者。小金川路徑。自所熟識。卽可用爲嚮導。更無難於深入。若籌及兵力。或有不敷。則檄調滿漢官兵土練。約足五千人。並非難事。前降諭旨甚明。此外復何顧慮。至阿爾泰督兵攻勦。原非所長。但將領中。豈無勇敢明智。堪以帶兵者。阿爾泰須就近隨時調度。示以機宜。更不得諉爲力所不給。此時自宜速與

董天弼商酌。尅期兩路夾攻。剿擒僧格桑。相機而行。務在必得。此事方能完局。豈可稍涉游移耶。阿爾泰初奏。言僧格桑。非可復以口舌化導。令董天弼前往西路。酌量進兵。頗爲有見。及前次所奏。卽有恐四面疲我兵練。復曉以利害禍福之語。意已猶豫。不及初念之堅。今乃云酌撥兵練。防禦明正要隘。倘再肆滋擾。一面相機辦理等語。更屬非是。試思僧格桑。去歲甫受約束。曾未逾年。復攻圍沃克什。且又侵及明正土司。卽宜興師問罪。以儆兇頑。尙何所用其遲疑緩待。必欲縱令鴟張。坐貽養癰之患耶。阿爾泰。久任封疆。不應不曉事若此。至金川形勢險隘。非小金川可比。原不便輕率用兵。且果能將小金川。迅速嚴辦。示之炯戒。則索諾木自當聞風知畏。不待剿而自退。何至慮及一併用兵。需兵多而糜費重。阿爾泰豈全未審度事理重輕。惟急於完事卸責乎。著傳旨嚴行申飭。至董天弼。自往西路以來。爲時已久。於何時進兵。及僧格桑曾否擒獲。至今未據奏及。亦諭令迅速奏聞。仍與阿爾泰。聲息時通。協力妥辦。 丁巳。 上奉 皇太后。啓鑾。 辛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土爾特扈等。投誠人衆。急需養贍。曾諭令文綬。前赴巴里坤。闢展哈密吐魯番一帶。購辦牛羊等項。解往接濟。昨據舒赫德奏。土爾扈特等人衆。時屆冬寒。須給與防寒衣服。請由內地


商務印書館印行

購辦皮衣。二三萬件發往等語。朕已諭令文綬。卽照數購辦運往。但思所需皮襖。爲數甚多。一時恐未能如數購足。此等新附人衆現在衣不蔽體。止取急資禦寒。卽棉襖等類亦無不可。因憶文綬前奏到估變哈密廳協庫貯物件。單開棉襖二千五百件。氈衣八百餘件。此等殘舊衣服。卽變價所值無多。若就近解交伊犁。爲伊等禦冬之具。亦屬一舉兩得。著傳諭文綬。卽行揀湊運往。但湊用恐亦不能足數。文綬務須酌量情形。迅速通融籌辦。如數購足。統於九月底。解到伊犁。俾得及時撥給。方爲妥協。此諭著六百里加緊發往。文綬接到後。速卽上緊趕辦。毋得刻遲。仍將作何辦理。何時運往之處。迅卽由驛馳奏。並諭令舒赫德知之。尋文綬奏。前發到舒赫德奏摺。稱土爾扈特窮困。或衣服破爛。或靴鞋俱無。其幼孩有無一絲寸縷者。臣查哈密廳協二庫。估變各物。有棉襖氈衣。號褂棉褂。帽鞋棉襪等項。共六千有奇。並皮布各簾等項。請挑取可用者充賞。得　旨甚好。如此留心。朕得一好大臣。何樂如之。雖細事誠可嘉也。但期此後諸事。如此留心。則益善矣。　癸亥。　命德福由永昌起身。卽馳驛赴阿爾泰軍營。和衷商辦。務期妥善。由驛奏聞。　八月。乙亥。阿爾泰奏。近接提臣來札。小金川。已各處添設碉卡。而官兵尚未到齊。故先行譯諭曉以利害。第小金川。

占據沃克什。距巢穴甚遠。勢須先擊退攻圍沃克什之兵。然後擣其巢穴。兵力應否酌增。現與提臣商辦。倘因調兵已多。茶息銀兩不敷。請動庫項。其金革一案。據遊擊宋元俊稟稱。索諾木差人懇伊親臨其地。臣卽令其前往。飭諭撤兵退地。得 旨。諸凡不妥。恐汝不能辦此事。早有旨命德福去幫汝。若再不知和衷。更可鄙矣。戒之。又批。彼既修卡據守。曉以利害。反令其知爾等欲將就了事之意矣。如此不曉機宜。奈何奈何。又批汝等已遲延時日矣。尙云稍需乎。看此光景。卽應增兵。更何待商之提督。可笑。 壬辰。欽差侍郎德成。直隸總督楊廷璋奏。永定河漫口。於八月十六日合龍。並新壩加高培厚。統於十七日竣工。得 旨覽。 癸卯。 上巡幸木蘭。行圍。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奏辦理小金川情形一摺。據稱遊擊宋元俊。業已前往。面諭索諾木。該土舍。禮貌雖極恭順。而以弟兄五人商明再爲稟覆爲辭。顯係推阻之意。看來索諾木之頑劣。不卽遵教。總因僧格桑。甫受約束。旋與沃克什搆衅。又復侵及明正土司。尙未加以懲創。遂致無所忌憚。今惟有將小金川。上緊攻剿。擒獲兇犯。剷平其地而分屬之。則金川自必聞風畏懼。不敢復行梗化。辦理之法。無有踰於此者。昨據董天弼奏。已於八月初七日。由間道進攻。此時當已擣其巢穴。現在阿爾

泰所奏。亦稱約計十四五日。即可進兵。果能尅期夾擊。僧格桑自必首尾不能相顧。斷不敢仍前抗拒矣。如官兵到彼。僧格桑即能就擒。其局自易完結。設或僧格桑。勢窮力促。竄入金川。亦不值用兵復進勒取。止須查其家屬及黨惡之人收捕。分別查辦。仍遵前旨。將小金川地方。分給附近之沃克什雜谷明正等各土司管理。並酌留官兵。駐守彈壓。一面傳諭索諾木。令將僧格桑擒獻。其事亦即可了。如此方得要領。至遊擊宋元俊。據阿爾泰。管於邊地情形頗熟。派令統兵攻剿。該遊擊如能奮勇自效。不但不必劾奏。並當論功錄用。即飭令該遊擊。遵奉黽勉。仍將各該處進兵情形。迅速具奏。 丁酉。 諭德福著來京候旨。所有四川總督印務。仍著阿爾泰管理。

九月。庚子。阿爾泰奏。據宋元俊稟稱。查有附近章谷之巴旺。及布拉克底土司。與小金川。所占明正之納頂等境毗連。若由此進兵。可將所占明正地方全復。已密飭該土司遵辦。嗣據稟稱。兩處願以兵一千五百引路。現在調集。是以未即渡河攻剿。報聞。 乙巳。土爾扈特臺吉渥巴錫等入覲。 上御行幄。受朝賀。賞給頂帶冠服有差。

御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優卹土爾扈特部衆記。又 御製土爾扈特部紀略。

己酉。 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辦理小金川一事。全無主見。斷難望其有成。昨已

降旨詳切飭諭。並令溫福即帶兵馳往四川妥辦矣。看來阿爾泰。董天弼於土司之事。惟圖遷就了局。從前金川小金川與附近土司。互相仇殺。伊二人率自往勸諭而止。已非一次。阿爾泰等既意存姑息。習以爲常。而番酋等亦視督提爲和事老人。押不知畏。本非綏靖邊圉之計。至僧格桑上年甫受約束。旋即抗違。其情甚爲可惡。尤不可不痛加懲創。無如阿爾泰等。紐於外省積疾。畏難苟安。即其初奏。稱僧格桑不復可以口舌化導。必當示以兵威。貌似認眞。其實全無措置。仍欲空言塞責。及接奉朕屢次飭責之旨。始行籌及。遂至兵不敷派。糧無繼供。此董天弼一路之所以雖由間道進攻。得而復失也。今小金川。竟能抗拒我兵。尤不可以輕宥。奈阿爾泰。始終毫無成見。於需兵若干。作何調撥。及何路可以進擊。何路當爲堵截。並未通盤籌畫。不過東挪西掩。敷衍目前。若似此怠忽遷延。必至養癰貽患。至小金川形勢。並非若金川。有險可憑。難以深入。第因玩愒日久。頑酋得以豫爲準備。而阿爾泰等至今尙未得其要領。雜湊懦怯之兵。零星搪塞。豈能制勝。自不可不厚集兵力。督率大進。以期擣穴擒渠。是以令溫福即行馳往。但溫福自滇赴川。未能一時即至。而現在之局。即不能奮勇克捷。亦當嚴密圍困。使賊匪不能外軼。以待大兵。一舉集事。恐阿爾泰。仍



商務印書館印行

無定識。今令桂林前往。協同辦理。惟當和衷商辦。不得稍存畛域之見。致令掣肘。亦不可稍有推諉之心。一切膜視至溫福接到此旨。即速出滇取道赴川。與阿爾泰會合。集兵奮擊。尅日擒剿兇渠平定賊壤。方爲妥善。至單內昨日點出帶兵者三十一員。其存留永昌者。尙有常保住等二十一員。未免過多。今復點出各員。溫福可一併帶往。所有留滇各員。即交彰寶海蘭察管理。酌量調遣。　壬子。董天弼奏。達木巴宗。被困已久。急宜救援。臣復探得木坪之堯磧一處。從山梁而下。渡至河北。即係達木巴宗小路。臣一面帶兵。迅速起程。一面咨商阿爾泰等。務期設法渡河。以斷賊番歸路。則福昌亦可乘勢徑進。得　旨此行頗覺勇往。看汝如何以功抵過耳。　丁卯。革福德四川總督。賞三等侍衞。以己力前往伊犂聽候差委。四川總督以文綬補授。以德福阻撓軍務。妄奏取巧故也。　冬十月己巳。　上奉　皇太后回鑾。　庚午。阿爾泰奏。臣等前此收復納頂等處地方。一面飛飭將弁等乘勢掩殺。臣又於九月初二日。親往章谷軍營督催攻剿。節據宋元俊稟稱自官兵渡河之後。帶領土百戶等連日奮勇進攻。又收復仲農大寨。索布密剛瑪里五處。殺死小金川大頭人一。小頭人二。及賊番二百餘。生擒五十餘。我兵陣亡者二名。帶傷四十餘名。其明正土司碉寨

七百餘所。已全克復。又攻得小金川噶中拉莫茹納扎功拉四處地方。現在進攻小全川。約咱大寨等語。臣現同副都統鐵保督催官兵奮力攻擊。其收回明正番民碉寨。業交明正頭人管領安插。寨內藏匿被擒之賊。照例分賞各土司。其陣前擒獲。及訊明曾經抗拒者。立卽正法。再董天弼改由木坪一路。間道進攻。所需兵糧。亦經趕辦。 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奏現在進攻約咱大寨所辦略有起色。蓋阿爾泰因朕節次飭諭。實力督催。將弁等亦稍知自勵。因得屢獲克捷。可見人果奮勉向前。其效立見。阿爾泰益當加意董催。乘勝深入。直搗賊巢。並促董天弼等上緊夾擊。使番酋首尾不能相顧。自可得制勝要領。不必拘泥前 旨。坐待溫福文綬等。若能於此時。卽抵賊巢擒僧格桑。分定其地。尙係阿爾泰全功。至遊擊宋元俊勇往立功。殊堪嘉獎。遇有川省副將出缺。卽行奏補。其出力各土司。並進攻之土百戶等。亦當量加賞賚。以示鼓勵。 乙亥。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丁亥。 賜林天彪等五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戊子。阿爾泰奏。臣攻約咱一路。自克獲噶中茹納拉莫等處地方後。續又攻得附近約咱。小碉三座。賊番於昏夜潛來偷奪。當經哨兵望見。各將備等奮力迎殺。追趕賊番逃逸。查驗槍斃賊五十六。割獲首級十三。生擒三名。參將鄭

國卿等俱得石傷漢土兵練受傷一百六十餘名陣亡二十八名除分清邮賞並飭嚴密防守外又飛行藩司將該路兵糧就近措辦接濟現已運赴軍營米二千餘石麵一萬斤尚有續辦米石隨即運往並辦火藥等項以資官兵併力合攻 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奏續得小碉三座並掩殺潛來奪碉之賊稍覺奮勉所有出力之弁兵等自應確查錄記俟事竣通行覈辦其在事兵練之傷亡者亦應查明照例分別賞卹但現在溫福自滇赴川滿州及黔兵共三千餘名而川省各鎮營續有添派兵數較前倍多則糧餉亦當籌備無缺而所需火藥鉛丸尤關緊要必須寬裕預備方爲得力設臨時供用稍有不敷惟阿爾泰是問 庚寅董天弼奏臣於九月三十日到木坪查看道路自小關子起至堯磧一帶多係山巖一至堯磧以外即可直抵甲金達地方現在甲金達地方已有陳聖矩帶兵前往小金川亦於附近要隘修立戰碉臣擬先破戰碉占據形勢則東北可以救援達木巴宗西北可以覓路進攻小金川之美諾與出本布爾桑岡等處較爲便捷況甲金達一路天氣尚爲和暖非比臥龍關外早有冰凍之患現在挑取精銳由堯磧前進計十一月二十三四兩日督兵攻奪報聞 十一月丁酉朔定邊右副將軍尚書溫福奏臣於十月十八日抵成都

詢知桂林於十月十六日。前往打箭爐。至阿爾泰久駐章谷。董天弼已於九月初旬。自西路臥龍關。改由木坪一路。目下攻剿情形。無從詢悉。適各路差人回省。詢稱南路打箭爐至章谷四百五十里。阿爾泰現在駐營約咱去章谷二十五里。副都統鐵保等領兵攻打。阿爾泰於十月十五日。亦往約咱。又雅州前抵木坪。至堯磧一百三十里。董天弼定於十月十四五。由木坪進攻堯磧。又西路自汶川縣至臥龍關二百七十里。臥龍關至山神溝口七十里。總兵福昌於該處安營。近日建碉一座。防守路口。八月十三日帶兵千餘。進攻巴朗拉。奪得石卡三座。攻打碉樓。因連日大雨。槍礮難施。十九日仍回山神溝等語。臣查此事辦理之始。所以秉從南路進兵者。原因金川占據革布什咱。是以於此進剿。道路迂遠。本非進兵正路。察看情形。當以西路為正路。南路自章谷進攻。西路自北直進。取其中堅。前後夾攻。使腹背受敵。自不難於殲滅。董天弼舍此不攻。改由木坪。不解何故。擬同阿桂先赴章谷。與阿爾泰公同商確。約計官兵到日。趨赴西路。統領進剿。又現在所調征兵。南路為多。此路雖距賊巢較遠。但兵丁已前往。若西路奮力攻剿。南路亦可乘機進取。以分賊勢。自不便將現駐兵分移西路。臣現帶貴州兵三千。又密飭貴州預備二千。飛調赴川。徑往西路。但


商務印書館印行

統計西路福昌現帶之兵。及臣帶往滿州兵二百。黔兵三千。續調二千。數僅七千。該處在在堅碉。口隘甚多。均須派兵分布。臣先統現有之兵。儘力攻剿。揆度事勢。尚須添兵。查陝甘兵素稱強壯。且與川省毗連。似可調用。得 旨所見已得要領。佇候捷音。 乙巳。溫福奏。臣於十月二十七日。行抵清泉縣地方。據雅州府知府江權稟稱。探得提督進兵。於二十四日。攻破甲金達。賊番四散。聞牛廠已得。不日直入達木巴宗等語。臣細閱輿圖。查阿爾泰所駐章谷。在小金川巢穴美諾之南。相距本遠。然所攻約咱。已屬小金川之地。不可無兵以分賊勢。至董天弼所進堯磧一路。在美諾之東。現在攻破之甲金達。及將到之達木巴宗。係賊匪占據之沃克什地方。查達木巴宗之北。如巴朗拉一帶。賊已多建碉卡。而福昌一路兵力單弱。未能即進。今董天弼果能直抵達木巴宗。則福昌等乘勢進攻。不惟可與董天弼會合。且從此直擣美諾。勢較便捷。況董天弼既經深入。其情形與前不同。自當添兵接續。現可調往木坪者。有成都滿兵四百。抵雅州。令其前往堯磧。速赴董天弼軍營。至西路巴朗拉一帶。賊人防守雖嚴。然督率勁旅夾擊。必不能首尾相顧。況阿爾泰軍營。現有桂林前往。臣不敢拘泥前奏。仍往章谷。轉致稽遲。即速領已到官兵。前往西路進攻。得 旨嘉奬。

戊申。册封貴人汪氏爲惇嬪。 庚戌。 諭軍機大臣等。據董天弼奏。攻得甲金達山梁。並占據牛廠。所辦稍有起色。其地既去達木巴宗不遠。董天弼自當乘此勝兵進攻達木巴宗。以扼巴朗拉之後路。且色達克拉之弟既能逸出。則達木巴宗聲息已通。內外夾擊。施功尤易。至僧格桑敢於圍困沃克什。抗拒官兵。情罪實難輕宥。如窮蹙乞降。斷不可許。務須遵朕前旨。分路夾攻。直擣賊巢。擒獲逆豎。分定其地。切勿稍存姑息遷就完事。 辛亥。撥湖北等四省庫銀三百萬。於四川備用。 丙辰。 上自圓明園。奉 皇太后御輦乘騎前導。自王以下文武各官。暨大臣命婦。並在籍紳士人等。於恭祝萬壽亭前跪迎。賞賚有差。還宮恭上 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皇太后。 欽差侍郎桂林奏。查進小金川。現有三路。一從瓦寺之巴朗拉。入小金川咽喉。是爲大路。次從甲金達。救援達木巴宗。而趨美諾。攻擣小金川腹心。是爲中路。再次則繞小金川尾閭。由約咱進攻僧格宗。是爲末路。此一路。自打箭爐至約咱。經過茂鈕等處。俱與金川所占革布什咱地界相連。自不應由此而進。臣細加察訪。始知阿爾泰原因籌辦革布什咱一案。駐紮打箭爐。又值小金川潛行肆逆。攻圍沃克什。並奪取明正地方。遂飭宋元俊等統兵前進。宋元俊

帶領現有之兵。並駕馭巴旺布拉克底。收復明正之納頂邊谷等處。阿爾泰並未通籌全局。即思由此進取。繼而宋元俊統兵渡河。克復明正地方。並克小金川扎功拉等寨。所得碉卡。均須留兵防守。及至約咱。兵力既分。遂難深入。嗣宋元俊屢以添兵爲請。又復游移中止。今聞董天弼已克甲金達山梁。副將軍溫福復帶兵改赴西路。兩處悉銳以擣賊巢。阿爾泰此時支絀屢見。勢不得不議請添兵。誠爲迂緩。但該酋等狠狽爲奸。設金川或阻歸途。或斷糧道。關係非輕。若竟撤兵。改途進發。已復之地。又爲金川所有。更復成何事體。是約咱本屬無足重輕之地。致成最關緊要之區。必須大增兵力。分防各隘。並派撥兵練。訪覓間道。直趨美諾。襲取賊巢。現督將領。相機進攻。與木坪巴朗拉兩路。遙爲聲援。俾賊酋首尾不能相顧。以期迅奏膚功。阿爾泰奏。查明正土司地方。與金川所占革布什咱連界處甚多。自喀勒塔爾以至茂紐東谷剛察章谷一帶。約三四日之程。均係現在進攻約咱之後路。據布拉克底差人密告宋元俊言。小金川。屢求索諾木發兵。阻截大兵糧道。宋元俊措詞譯諭。以安其心。索諾木始行撤兵。又小金川防所屬番民投順內地。將各路賊番。調換守卡。使有家室可戀。並於約咱碉內。刨空地窖。碉外刨空土豪。皆如金川當日之故智。南路兵練。

雖有八千八百餘。但此內派赴各糧站山梁碉卡防禦外進攻約咱之兵。不過二千。實不敷用。且喀勒塔爾等處。界連革布什咱。防兵尙覺單弱可虞。索諾木此時雖未敢妄動。倘或屢及脣亡齒寒。且爲小金川勾結。萬一絕我糧道。關繫匪輕。計南路喀勒塔爾茂紐章谷一帶。須添兵五千。始足以壯聲勢。並可消阻索諾木之異志。約咱軍營須添兵三千。方足以迅速攻取。懇於附近川省之貴州。陝甘湖廣等處。共撥兵八千。選派勇敢將領。速帶來川。仍令川省各營。招募新兵數千名。隨時撥用。諭阿爾泰辦理小金川之事。養癰玩寇。漸成大事。自五月內卽往打箭爐。駐兵三月餘。株守不動。及接朕節次促令進兵之旨。始行拮据籌畫調兵。造船渡河。爲攻擊之計。以致賊番得以從容設碉支禦。是官兵之未能迅速進攻。皆由阿爾泰貽誤。朕復促令督兵直進。始移至章谷。旋次約咱。到約咱後。又已匝月。仍然按兵不進。及聞溫福將到。始趕鑄大礮。計圖掩其遲延之迹。其心更不可問。直至此日始請添兵攻剿。意存諉卸。朕念阿爾泰平時辦事之誠。暫從寬典。阿爾泰著革去大學士總督。留於軍營。辦理一切糧餉等事。效力贖罪。若再稍有遲誤。卽於軍營正法示衆。伊在川日久。地方情形。皆所熟悉。一應大小文武。皆其舊屬。斷不因其罷職。呼應不靈。若果有抗違

不從阿爾泰。原不妨據實參奏。卽將違誤之人。從重治罪。溫福著加恩補授大學士。所有四川總督員缺。卽著桂林補授。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戊午。賜三班九老宴遊香山。命於次日赴乾清門內。令畫工艾啓蒙繪圖。文職九老。顯親王衍潢。恆親王弘晊。大學士劉統勛。協辦大學士刑部尙書宮保。吏部尙書托庸。刑部尙書楊廷璋。理藩院尙書素爾訥。刑部侍郎吳紹詩。工部侍郎三和。武職九老。都統四格。都統曹瑞。散秩大臣國多歡。散秩大臣銜甘都。副都統伊松阿。副都統薩哈岱。副都統李生輝。副都統福僧阿。副都統色端察。致仕九老。刑部尙書銜錢成峯。內大臣福祿。禮部尙書陳德華。兵部尙書彭啓豐。禮部侍郎銜鄒一桂。左副都御史呂熾。內閣學士陸宗楷。詹事府詹事陳浩。國子監司業銜王世芳。庚申。予經壇祝嘏人員。加級復銜有差。辛酉。皇太后聖壽節。上詣慈甯宮。侍皇太后宴。綵衣舞。奉觴。皇子皇孫皇曾孫額駙等。以次進舞。禮成。御製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鴻稱積慶頌。八章。十二月。庚午。據桂林等奏。已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得約咱賊寨。官兵合力奮擊。摧奪碉卡。殲斃賊番一百四十餘名。現乘賊人喪膽之時。派兵繞山奪隘。直取卡了等語。小金川逆酋。恣肆不法。罪惡難逭。現在官兵分路進剿。桂林等督勵將仕奮

勇攻獲約咱大碉。自此擢堅深入。不日自可擣穴擒渠。軍營大有起色。副將宋元俊感恩奮勇著績戎行。殊堪嘉尚。著加恩賞給總兵銜。有缺卽補。以示鼓勵。阿爾泰所鑄大礮。此次攻碉轟擊。頗爲得力。著賞給散秩大臣銜。令其仍督辦糧餉軍需等項。以觀後效。至董天弼身任提督。軍行是其專責。乃意存延玩。其罪與阿爾泰相等。今阿爾泰旣經斥革。董天弼豈宜復留原職。董天弼著革提督。以兵丁留於軍營效力贖罪。四川提督卽著阿桂署理。董天弼交阿桂差遣委用。倘仍不知痛改。稍有退縮。卽於軍前正法示衆。無庸再行請旨。 戊寅。 諭前以批閱通鑑輯覽見前史所載遼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譌襲謬。展轉失眞。又復詮解附會支離無當。甚至於對音中曲寓褒貶。尤爲鄙陋可笑。蓋由章句迂生。旣不能深通譯語。兼且逞其私智高下其手。譌以傳譌。從未有能正其失者。我國家當一統同文之盛。凡索倫蒙古之隸臣僕供宿衞者。朕皆親得諮訪。於其言語音聲。俱能一一稽考。無纖微之誤。是以每因摛文評史。推闡及之。並命館臣就遼金元國語解內人地職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數。詳悉釐正。每條兼繫以國書。證以三合切韻。俾一字一音。咸歸脗合。並爲分類箋釋。各從本來意義。以次進呈。朕親爲裁定。期於折衷。至是一訂舊史之踳駮。今金史

國語解。業已訂正蕆事。而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遼元國語續成彙定。未免多需時日。著交方略館。卽將金史原本先行校勘。除史中事實久布方策。無庸復有增損外。其人地職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確覈改正。其遼元二史俟國語解告竣後。亦卽視金史之例。次第釐定。畫一。仍添派纂修官分司其事。總裁等綜理考覈。分帙進覽候定。用昭闡疑傳信之至意。一切事宜。著總裁等卽行議奏。不可濡滯。　庚辰。革福昌職。其松潘鎭總兵。卽著宋元俊補授。仍令其隨桂林等帶兵進勦。　辛巳。命書麟領西安八旗兵二千名。赴四川軍營。　庚寅。溫福等奏。貴州官兵於本月初十日內到齊。大礮鑄成。臣等商定十二日夜。不令賊人知覺。派兵交侍衛三達勒等。令其占據右邊山梁。攻得卡座。章京瑚尼爾圖等。令其占據左邊山梁。侍衛賡音素等。領滿州兵。總兵馬彪等。領貴州兵。合力攻取山頂碉卡。臣等隨後接應。侍衛明仁等。攜帶新鑄大礮前進。其據奪兩邊山頂之官兵。乘夜上山。將賊人十數處石砌擱墻。全行攻克。取山頂碉卡之兵。亦至巴朗拉最高巓下。按隊排列。明仁等一面放礮攻打。侍衛章京鎭將等。督兵直取山頂碉卡。十三日。官兵奮力上前。先圍大碉一座。天晚未能摧毀。十四日。黎明。又令兵丁施放槍礮。攻至午刻。兵丁奮力衝抵。不避槍矢。

或竟拆碉根。或攀上碉頂。並將相連石牆。亦全奪占。臣等督兵。復將賊人碉卡。分頭圍困。至十五日。將大碉六座。小碉兩座。又山頂石牆一座。全行克取。此次打仗。計殲戮賊人數百名。拏獲十二名。卽行正法。再巴朗拉。係緊要隘口。一切糧餉鉛藥等項。俱由此路運送。已派四川兵四百駐守。臣等候按捕逃匿賊人完竣。卽進兵直取達木巴宗。

諭溫福等奏。攻破賊碉。剿殺賊衆。已過巴朗拉等語。溫福率兵晝夜打仗。甚屬奮勉。實堪嘉予。似此聲勢。賊人必皆膽落。不日卽可集勛。所有此次大臣官兵。奮勇出力。宜沛恩施。以示鼓勵。著溫福查明送部議敍議卹。

癸巳。溫福阿桂奏。臣等於本月十三四五等日。攻克巴朗拉。將賊人險要碉卡拆毀。派兵搜捕。獲賊數名。均已正法。臣等次日起程。行過巴朗拉山梁。道險冰滑。前抵松林口。內有碉卡數座。賊先遁去。又次日帶兵前抵日隆宗。賊亦望風逃竄。所有日隆宗寨內沃克什番衆六名。賊於臨去時。殺死五人。僅有阿瓊一名。臨時逃出。臣等詳加詢問。據稱本月十六日早間。聞小金川頭目七圖安堵爾使人傳說。大兵攻打巴朗拉。若巴朗拉失守。松林口日隆宗斷難守禦。汝等應卽移往資哩。是日又聞提督大兵。由甲金達從簇岡一路抄來。小金川兵已逃一半。就要進至達木巴宗對面。十五日。又見畢旺拉德

爾密守卡賊人因巴朗拉已破。退回。其守日隆宗之頭人魯勒爾。即帶賊衆竄去等語。臣等正在查辦間所有跟隨常保住董天弼之侍衞哈爾九等從達木巴宗。來至日隆宗。稱董天弼等於本月初八日。由蒲松岡小路進兵。十四日早。已抵達木巴宗。賊人卽來接仗。官兵獲勝。賊人於是日逃竄。救出沃克什土司。並攻得木耳宗等語。是晚沃克什土司色達克拉來營進見稱土司懦弱無能。爲僧格桑欺陵占據各寨。並圍達木巴宗。寨內現存三百餘人。僧格桑屢次偪降。土司因世受天恩。斷不肯爲其所屬。如今糧食已盡。蒙大兵垂救。餘生。土司惟有世世子孫。感戴鴻恩等語。臣等諭以僧格桑。侵擾爾境。並敢抗拒大兵。實爲罪大惡極。爾能堅守數月。實屬可嘉。現在官兵。已將爾各土境克復。爾當招集百姓。令乘時耕種。加意撫綏。並宜安分。毋釀事端。至爾地方百姓。不忍再派出兵。惟派熟識道路之人十數名。以供隨營差遣。該土司聞言。叩謝去訖。臣等又於次日。前抵達木巴宗。色達克拉將從前被圍時。打仗擒獲賊人。及此次突圍夾擊所獲。一同獻出。臣等並將沿途所獲賊衆。共二十名。逐一嚴訊。錄取供詞。進呈外。卽將各犯悉行正法。其自巴朗拉至達木巴宗。舊有寨落百餘處。俱交各土司收管。至阿桂仰蒙恩命。署理提督印務。玆董天弼已抵達木巴

宗。臣阿桂卽行接印任事。見得該管一切事宜。竭力整頓。卽與臣溫福併力進剿。得
旨。兩路官兵會合。當乘勝進攻。務擒僧格桑以完此事。速待捷音之至。桂林奏。
臣進攻卡了地方。因喇嘛寺賊人據險防守。我兵不能繞越山梁隘口。進取甲木特。
遣喇嘛二名。密赴該寺。暗行勾結。昨喇嘛回稱。寺內喇嘛。因賊番屯占。均已散住他
處。僅存五名。以供香火。據稱我等極願投誠。奈賊番看守嚴密。難以內應等語。臣思
旣已差人查探。若遲延走漏消息。恐反墮其術中。當與阿爾泰商酌。令總兵宋元俊
等統率官兵。於十六日。密赴山梁。守備陳定國。帶領熟習山路漢土官兵。潛由山梁
進發。轉至該寺附近處暗伏。約定次日。山前礮響。卽行攻奪。臣同阿爾泰鐵保督同
總兵英泰等。帶領兵練。於黎明時。施放大礮排槍。進偪卡了。俾賊番悉衆來拒。不能
兼顧。宋元俊等已豫飭派伏兵。突出奮攻。砍奪木柵。賊番猝不及備。止於碉內放槍
擲石。我兵乘勢搶進木城。賊番驚棄奔逃。我兵分路追擊。殺死賊番九十三。帶回乞
降喇嘛五人。攻破木城八座。小木城石卡二十六。喇嘛寺碉寨二十八。搶占據該寺
東向之墨爾多山梁一道。一面派撥官兵。分駐東向山梁。斷絕西山梁賊碉小道。一
面占據南北隘口。密探山後路徑。以便進趨甲木。並訪聞甲木地方。尚有別路可通

僧格宗。而僧格宗爲賊酋緊要碉寨。若果得間道可通。進取更捷。惟是賊酋見喇嘛寺已失。必於各隘嚴防。因令探路員弁。密查籌辦。現在督率將領等進取卡了。賊番僅於碉眼內放槍。並不對仗。而官兵土練等。感奮倍常。有可乘之機。即鼓勇向前。萬不敢少存顧慮。坐失機宜。得　旨。一切布置合宜。欣慰覽之。於無意中用汝。竟能得力。亦賴半載在軍機處日聽朕訓也。今溫福等已過巴朗拉。解達木巴宗之圍。正逆賊喪膽之時。不日即聞捷音矣。

東華錄擥要卷四十三終

# 東華錄擥要卷四十四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高宗純皇帝

壬辰。乾隆三十七年。春正月。丙午。　諭。據桂林等奏。攻克卡了情形。宋元俊甚爲奮勉。著賞戴花翎。以示獎勵。　辛亥。　諭軍機大臣。溫福奏。現在圍困賫哩。尚未得手。賊人俱藏匿碉內。施放槍礮。若銳於進攻。恐兵丁或有損傷等語。所見甚是。賫哩離賊巢甚近。賊衆自必悉力拒守。官兵攻擊。自不可輕率。卽稍遲時日。亦屬無妨。今早據桂林奏。已攻得卡了。東北山梁碉卡五處。現在攻取達烏。攻得後。自可卽攻僧格宗。該處亦偪近賊巢。兩路夾擊。賊酋自更難於抵禦。計書明阿王萬邦所帶之黔陝兵。將次可抵兩處軍營。官兵續有增添。聲勢愈壯。且乘此新勝銳氣。自必倍加奮勇。剿擊賊寨無難。但加兵嚴密攻圍。絕賊水道糧道。賊衆勢將自潰。惟在溫福等相機勉力爲之。若僧格桑竄入金川。而索諾木竟敢抗不擒獻。必當移兵申討。卽令豫選之健銳火器兩營勁旅。迅速起程。卽或更須添調鄰省綠營精兵。亦無不可。果能並滅金川。實一勞永逸之計。朕亦斷不惜費。昨歲已撥餉三百萬兩。解往備用。將來並不



商務印書館印行

妨再添撥三百萬兩。現諭戶部查議。另降諭旨。此時部庫所積。多至八千餘萬。朕每以存積太多爲嫌。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今較乾隆初年。已多至一半有餘。朕實不欲其多聚。若撥外省公事動用。稍減盈積之數。亦屬調劑之一端。將此意亦令溫福知之。二月。丁卯。諭阿桂著授爲參贊大臣。仍加恩將伊子阿迪斯阿彌達。寬免回京。諭。據桂林奏連日攻剿噶爾金前面山梁情形。並於夜間設伏。擊敗偷營賊衆。及躧探路徑。繞越碉卡各情形。所辦俱好。敗番屢次乘夜潛來偷劫。必係金川所爲。甚爲可恨。即此幫助小金川一節。索諾木之罪。已難輕逭。前諭桂林。選派勇敢之員持檄往諭。斷不可少。至索諾木既與僧格桑勾通一氣。亦未必不防官兵之併爲剿擊。豈無慮此時之豫洩事機。致賊酋知覺準備也。若即擒獲僧格桑。處以極刑。則諸番自然震懾。軍務即可告蕆。但恐逆酋逃入金川。而索諾木竟敢負嵎抗命。勢不得不移兵征剿。惟覺滿兵太少。朕意或將豫派之京兵二千。即令起程前進。惟京兵行動聲勢甚大。以此朕心尚未能遽定。著將此詳諭溫福桂林。即將現在情形。通盤籌畫。若索諾木藏匿罪酋。又不退還侵地。不可不聲罪致討。即當奏請京兵遄往。合力剿擊。俟伊等覆奏到日。以定行止。戊辰。諭軍機大臣等。伍岱密奏摺內。有溫福

自以爲是。不聽伊言。頗寒官兵之心等語。朕謂將軍參贊在營辦事。必彼此一心。方與軍務有益。今閱伍岱所奏。則已露彼此不睦之意。朕已將其摺焚毀。並降旨詢問阿桂。然朕徹夜思維。儻溫福知之。轉生疑懼。論溫福伍岱阿桂三人。朕自信用溫福。無反信伍岱阿桂之理。總因溫福平素口吃。性又急躁。一時不能卽破賫哩。其心更增煩躁。所以急欲嚴辦烏什哈達。由此可以想見其性情矣。然溫福身任剿賊。其煩躁固宜。卽伍岱阿桂。豈有不煩躁之理。此尙非溫福之過。其曲自在伍岱。若使溫福亦如當日之訥親。在軍營時。偸安退縮。從不一至接仗之地。但知嚴促兵丁進攻。則不但伍岱應行參奏。卽阿桂亦當聲明其故。一同參奏。朕昨日密寄阿桂諭旨。竟不必機密。卽令溫福伍岱阿桂同看。或果係溫福性暴。蔑視伍岱。致寒將士之心。溫福卽當改悔從前之失。朕意伍岱在軍營。較之溫福。更多歷練。或因一時不能取賫哩。恐溫福委罪於伊。乃以此密奏。爲先發制人之計。其欲自占地步。已屬顯然。著溫福伍岱阿桂。據實奏聞。著傳諭伊等。各自屛去嫌疑。合心共濟。速冀剿滅逆酋。以慰懸望。　甲戌。　上啓鑾。幸盤山。　丁丑。　上駐蹕盤山。　癸未。溫福等奏。接奉　諭旨。以現剿之賫哩。僧格宗。俱小金川要隘。金川兵由何路赴賊巢。命確訪伏兵豫堵。查

兩金川。境壤相連。據脫出沃克什之番章喀爾等供。僧格宗南半日程。爲來章寨。來章南一日程。爲金川所屬克舟九寨。克舟距噶拉依不遠。金川兵從克舟至來章。從來章至僧格宗。再抵美諾。各該處均在美諾西南。官兵經過處。在美諾東北。俟攻得美諾。訪明各境。分兵嚴防。報聞。　丙戌。　上還京師。　丁亥。　諭色布騰巴勒珠爾。著授爲參贊大臣。同豐昇額由驛前往四川軍營。查辦伍岱案件。　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伍岱種種任性。乖謬妄行。著派御前大臣公豐昇額。參贊大臣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前往軍營。將所降諭旨。至溫福處。當面曉諭。並詢問伍岱此等情事。如果屬實。卽革去參贊大臣。作爲兵丁。自備資斧效力。　三月。壬子。　諭。桂林奏。攻復革布什咱之木巴拉博租薩瑪多堅藏布覺等處。共得地方七十餘里。收復碉寨甚多。招撫番民甚衆等語。金川逆酋索諾木。敢於侵占革布什咱地方。且敢幫助小金川。抗拒官兵。其情甚爲可惡。不特革布什咱係內地土司。本應克復。卽金川之狠狽爲奸。黨惡不法。亦當並爲剿滅。不得謂之經開邊釁也。此次桂林分遣將備。尅期攻復。殲殺番衆。兵氣奮揚。足褫索諾木之魄。辦理甚屬可嘉。桂林。宋元俊。及在事將備人等。均著交部從優議敘。　甲寅。　上閱健銳營兵。　乙卯。　諭。溫福等奏。攻克

賫哩賊寨。殺賊甚多。現在攻圍阿喀木雅等語。温福阿桂調度有方。將領等。亦能奮勉出力。從此軍聲益振。自可乘勝迅擣賊巢。速擒逆豎。深爲嘉予。温福阿桂。及在事侍衛將弁等。均著交部議敘。 甲子。 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攻得扎窠哇崖下碉卡情形。設法調度。深合機宜。不意其竟能如此。實嘉慰出於望外。至所奏攻復革布什咱之沙沖黨哩。亦俱妥速。今宋元俊督兵攻圍丹東。並分兵攻取覺拉喇嘛寺。據稱務於日內全行收復。尅期竣事。其意似以收復革布什咱後。即併力小金川。迅爲埽穴擒渠。便可完局。此於善後之計。尚未爲周妥。索諾木敢於黨惡不法。實屬野性難馴。若不一併剿除。終難保無後患。自不若併力剿定金川。將索諾木兄第。概行擒獲。方爲一勞永逸之計。温福桂林。務當通盤籌畫。相機妥辦。以期永靖邊圉。 温福等奏。接奉諭旨。以前奏金川及梭磨兩稟。經章嘉呼圖克圖譯其文義。不甚相合。命將莎羅奔及扎勒達克。是一是二。明晰具奏。遵卽詰訊通曉番語兼能漢話之格特布及各通事等。據稱莎羅奔。扎勒達克。皆非人名。番人稱出家爲莎羅奔。謂掌管印信爲扎勒達克。至索諾木不於稟內列名。因承襲土司。未給內地號紙。註定名字。故不於稟內稱名。但以掌管印信爲詞。其嫁僧格桑者。乃索諾木之姊。報聞。 夏四月。

諭軍機大臣等。桂林等奏。設法進取。分路奮攻。調度甚合機宜。將領弁兵等。亦俱奮勇出力。實深欣慰。桂林從未經歷軍務。乃能籌辦妥協若此。特賞御用玉韘。以示嘉奬。鐵保。汪騰龍。亦各賞荷包一對。益當加意奮勉。迅成大功。　壬申。　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續又攻得格烏巴桑那隆三處。現在覓間攻僧格宗。所辦甚好。此時兵氣益揚。惟盼擒渠埽穴。速得捷音。至另摺奏報。革布什咱之地。全行收復。辦理頗爲迅速。惜所籌未能妥合。今既盡得革布什咱之地。正當乘勝進剿金川。攻其無備。乃宋元俊。飭令綽斯甲番兵。暫駐界上。聽候調遣。失此極好機會。甚爲可惜。此次全行收復革布什咱。本應予以優敘。因此一失。功過止可相抵矣。又摺內所稱該地當人心初定。自應於要隘之處。駐守官兵。以資防範等語。桂林所見亦誤。革布什咱之地。久爲金川侵占。今經官兵收復。節次殲其防守番衆甚多。又殺其頭人三名。索諾木。豈有不知。況聞索諾木已將幫助小金川之賊撤回。必係知官兵復其侵地。懼而自防。尤當乘其未備之時。出其不意。先發制人。今宋元俊辦理既錯。阿桂亦未免失算。但就現在情勢而論。大兵既撤之後。豈能保索諾木之日久不出滋事。是此賊不除。終爲番地之患。不可不籌一勞永逸之策。以靖邊圉。豈可稍事因循。仍貽後患耶。溫

福桂林。惟當竭力相機妥辦。勿止圖擒僧格桑。便思完事。　庚寅。　賜金榜等一百六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午。　諭。據桂林奏。果洲一帶山溝。四月初有連日雨雪之事。此必賊番扎答所致。其法在番地用之頗效。然亦可用扎答阻回。現在派善用扎答之三齊拉布薩哈勒索丕二人。令翼長富琍。章京扎勒桑。帶領馳驛。分往溫福桂林軍營備用。該處番人。及紅教喇嘛內。多有習其術者。著溫福桂林。留心防覔精通扎答之人。隨營聽用。使賊番伎無所施。此次進攻碉寨。對仗時。多係金川賊衆。且聞僧格桑。將我兵未經攻獲之地。許給金川。甚為可惡。溫福等前將索諾木差人賞賚遣回。尤為錯謬。索諾木。敢於黨惡梗命。其人來至軍營。必係探聽我軍虛實。否則係僧格桑詭計。託言金川所使。以售其奸。皆不可知。自應留而不遣。嚴行訊鞫。令其供吐實情。或可稍得賊中要領。豈宜仍行放回。轉藉以安定番心。實為失算。溫福等。或因有此一節。進攻稍懈。則誤事更為不淺。嗣後如再有賊番差來。須拘禁營中。嚴加刑訊。務得實供。並派妥員解京。聽候審問。　五月。丙申。　諭色布騰巴勒珠爾。聽信員外郎明德之言。偏護伍岱。欲陷溫福。致誤國家軍旅大事。豈尋常貽誤可比。色布騰巴勒珠爾所有職任。已盡革退。但念伊前在軍營。尚屬出力。著加恩令

伊子鄂勒哲依特穆爾額爾克巴拜。承襲貝勒。其明德伍岱。一併解赴熱河。交軍機大臣嚴審定擬具奏。辛丑。命哈國興馳驛前赴溫福軍營。毋稍濡滯。阿爾泰奏參桂林乖張揑飾。命福隆安馳驛前往查審。並諭阿桂。迅往南路。辦理進兵之事。福隆安審實後。卽將桂林拏問。交阿爾泰。嚴加看守。其總督印務。卽傳旨交阿爾泰署理。進兵之事。卽交阿桂專辦。福隆安具奏後。不必守候批摺。卽赴行在復命。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彰寶奏稱。將海蘭察。鄂蘭等。分作兩隊回京。川省現在用兵。海蘭察等。曾歷軍營。從滇前往。自屬近便。著鄂蘭帶領長生保綏庫阿坦保利保柱。赴南路軍營海蘭察帶領額爾登布塞布騰庫伯。赴西路軍營。分道遄行。務期奮勉自效。己未。上奉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六月。乙丑。諭。溫福等奏攻克東瑪賊寨。豐昇額。馬彪。調度頗協機宜。帶兵冒突槍石。攻取東瑪。官兵如此奮勇。則色爾渠美美卡等處。不久俱可攻克。朕惟佇望捷音。富勒渾等。帶兵奪獲數碉。並據山絕頂。向下攻取木蘭壩。富勒渾著賞戴孔雀翎。俟攻得木蘭壩。加恩議敘。諭。阿桂奏。三雜谷暨綽斯甲布。皆願出兵助剿金川。現在查明籌辦等語。所見甚是。前已有旨。令由曾頭溝一路。督率三雜谷土兵。直取底木達布朗郭宗。擒拏澤旺。及逆酋之

妻。以斷小金川後路。並令宋元俊。同侍衛等。統兵赴綽斯甲布。率領該土司兵練。直剿金川。以掣賊酋之勢。阿桂尚未接奉前旨。而所奏適與朕合。但曾頭溝一路。因調哈國興赴川。令其順道帶兵。並令董天弼同辦。今思哈國興自滇入川。尚需時日。著專派董天弼。往彼統兵。董天弼於番地情形熟悉。且自去歲革職以來。在軍營尚知改悔奮勉。昨已加恩賞補副將。今見出有和邦額。重慶鎮總兵員缺。即著董天弼補授。溫福可傳諭董天弼。益當實心感奮。勉期集事。以贖前愆。　壬申。諭宋元俊奏。駕馭土司。所見頗為合理。是以前據阿桂等奏綽斯甲布情願出兵助力。即諭宋元俊帶兵前往。督率綽斯甲布土兵進剿。其三雜谷願出兵二千五百名。隨剿底木達布朗郭宗。亦諭令董天弼帶兵往剿矣。但至今並無進兵實信。乃稱請調湖南湖北。近山營分之兵。再於山西甘肅兵內。撥給數千。共得二萬之數。分路進攻等語。未免過涉張皇。現在綽斯甲布進攻。原係牽制金川之勢。使其掣兵自衞。以便乘間攻取小金川。俟小金川平定後。再併力會剿金川。此時難以兼辦也。且計節次調赴川省之兵。貴州已有八千。陝甘已一萬七千。加以豫備之五千。覈計共及三萬。合之本省綠營。及土兵之數。不為不多。況番地跬步皆山。調往之兵。跋涉不易。著傳諭福隆安。


商務印書館印行

會同阿爾泰阿桂。將該處情形。通盤籌畫。並問宋元俊。詳悉覈計。是否必須添兵接濟。核實酌議。以期萬妥。　壬午。　諭。據李瀚奏。請停編審造冊一摺。所見甚是。已批交該部議奏矣。第思編審人丁舊例。原因生齒煩滋。恐有漏戶避差之弊。是以每屆五年。查編造冊。以備考覈。今丁銀既攤入地糧。而滋生人戶。又欽遵康熙五十二年。

皇祖恩旨。永不加賦。則五年編審。不過沿襲虛文。無裨實政。況各省民谷細數。俱經該督撫。於年底專摺奏報。戶部核實具題。付之史館紀載。是戶口之歲增煩盛。俱可按籍而稽。更無藉五年一次之另行查辦。徒滋紛擾。此摺毋庸交議。嗣後編審之例。著永行停止。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　丙戌。　諭阿爾泰。年力衰邁。於封疆重寄。究非所宜。著仍以散秩大臣。留於川省南路軍營。專辦運糧事務。　辛卯。　諭侍郎劉秉恬。現在差往四川。辦理西路軍營糧運事務。着給與欽差大臣關防。　秋七月。甲午朔。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彰寶奏。緬匪頭目得魯蘊。自老官屯差孟矣等四人。至長青等軍營。稱得魯蘊。因辦送貢禮。還人前來之事。差伊等送信。請將原差之擺夷奔線等二人換回。自行定限。於六月初十日。得魯蘊親自到關納貢。還人一摺。曾諭以如果緬匪心出於誠。將所留內地官員。盡行送回。原不妨允其所請。今據彰寶

奏到。初十日僅有紅氈等物。差擺夷拉撒等二人到關。云與大人們送禮。請以納貢還人之語。據供奔線回時。也曾聽得。後即不見說起等語。其事殊不可解。得魯蘊。以緬子四人換回兩擺夷。其多寡輕重。已覺不值。即以爲後來四人。非眞緬子。而原差之擺夷二名。係彼要人。來此探聽信息。亦不可知。但奔線等。不過至張鳳街。所見亦止長青。哈國興無由得知內地消息。何以甫經放回。復改前說。緬匪果屬詭詐難信。亦不應變幻出於情理之外。彰寶將拉撒等拘留。同孟矣等一倂嚴訊解京。所辦甚是。此後或果得魯蘊親自款關。將所留內地官員。盡行送回。悔罪納貢。體察屬實。原不妨仍遵前旨酌辦。若似此虛誑難據。無論幾人幾次。槪行羈留不放。現在籌辦止可如此。或賊匪思欲乘便侵擾近邊。正可趁此截剿。使之畏懾。諒彰寶亦不致疏懈弛防也。　丁巳。　命革阿爾泰職。拏問。交與文綬。派員看守候訊。以其始終不肯爲國。惟圖置身事外故也。　八月己巳。　諭據阿桂奏報。七月二十一日。由墨壟溝一路。貪夜進兵。於二月二十二日五更。至甲爾木。乘大霧瀰漫之中。攻據山梁。連得石卡二十餘座。石碉四座。木柵一座。賊人披靡奔逸。經官兵追擊。殲戮甚多。並殺死頭目一名。又將路通金川之格魯克古地方。派兵占住等語。阿桂自到南路軍營以來。

督勵將士。調度得宜。今復乘間襲據山梁。殲賊甚衆。直壓僧格宗賊巢。又分兵控扼金川要隘。軍威大振。殊屬實心任事。阿桂著加恩授爲內大臣。其在事之將領弁兵等實力奮勉。均屬可嘉。著交部査明。一併議敘。　戊寅。上巡幸木蘭行圍。　癸未。溫福等奏。由德爾蘇至貢噶山梁。賊番新立碉卡。經海蘭察。哈國興。帶同章京侍衛等攻撲。賊不能支。遂搶占二卡。其南山梁一帶。亦經章京德保等。連奪三卡。得旨嘉奬。　甲申。諭。各省馬兵。取進武生。留營食糧。仍准鄉試。　阿桂奏。據綽斯甲布土司稟稱。金川派兵圖占黨壩官寨。黨壩土婦和爾郭。求援。已發兵往助。臣以黨壩附近曾頭溝。當卽行知董天弼。前往駐防。並咨明溫福。就近督辦。惟是金川爲小金川死力拒守。名爲帮助。實已併呑。今當分兵。先攻金川。庶可堅各土司歸順之心。且使賊番撤回自衛。則小金川失恃。深入不難。是綽斯甲布一路。官兵實難姑待。臣令宋元俊尅日起程。而宋元俊現請添兵。應俟糧運稍充。續調兵到。酌量撥往。得旨。已飛諭滇楚等兵。馳赴南路。阿桂將應派綽斯甲布之兵。先檄知帶兵人員。卽由打箭爐徑往。　辛卯。飭道府州縣等員。凡遇丁憂。及革職者。毋得寄居原任地方。　九月。甲午。阿桂奏。據脫出之屯兵供稱。索諾木派勒烏圍以上賊番。襲西路。噶拉依以

上賊番。禦南路。是賊黨鴟張。今日之辦小金川。與辦金川無異。但綽斯甲布土司。必俟官兵前進。方肯多派土兵助剿。而南路各土司。又必俟綽斯甲布。協力相助。方能實力奮攻。是此路進兵尤急。近因宋元俊染病。稍遲數日。俟其病體稍愈。糧運充裕。卽行進發。得　旨宋元俊染患時疫。未能速進。阿桂宜將應派之兵。派員先行帶往。並諭宋元俊隨後繼進。方屬妥協。今據溫福奏。訊沃克什脫出番人供詞。索諾木。惟恐綽斯甲布土司。引導官兵進剿。並稱該土司。自行發兵攻打等語。則綽斯甲布一路。實爲有隙可乘。著傳諭阿桂。速發兵四五千。選派勇幹將領帶往。並駕馭綽斯甲布土司。作爲鄉導。出其不意。乘間進攻。實爲事半功倍。阿桂務須努力爲之。甲辰。

上恭送　皇太后回鑾。丁未。溫福等奏。臣等察看路頂宗山梁形勢。於兩山突起一峯。三面距河。石硐排列。險隘異常。查北山美美卡下。至日喀爾橋。緣山有小路可登。地名兜烏。近可抵康薩爾。遠可抵明郭宗。現派馬彪額森特。帶兵五千。由此路進剿。仍令李煦留駐貢噶。以防策布丹後路。並令牛天界。由木蘭壩南山梁拏卡。保護貢噶糧路。總兵張大經。帶兵駐阿喀木雅。副將成德。駐色布色爾。自資哩以東。駐防官兵。各仍其舊。至董天弼。駕馭三雜谷土司。覓間進兵。並於所過之梭磨卓克采

等處官寨。留兵彈壓。得　旨。所辦俱妥。惟是路頂宗。地險碉多。官兵斷不可輕率攻撲。止宜用大礮轟摧。以綴賊勢。至覓間進攻。策布丹。有哈國興。海蘭察前往。已能勝任。其兜烏一路。尤爲險要。馬彪。額森特二人。恐不能籌辦裕如。且僅有兵五千。亦覺不敷。豐昇額。於北山路徑既熟。心亦切實勇往。著於路頂宗所有官兵內。酌撥二三千名。令豐昇額帶領。迅即馳往兜烏進剿。　戊申。　上回鑾。　甲寅。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冬十月。戊辰。晉封皇六子貝勒永瑢。爲質郡王。　壬申。　諭。據董天弼奏報。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帶兵攻得穆陽岡。及木了山梁等處。克取石卡三十餘座。大卡木城三座。殺賊百餘人等語。董天弼等。督率官兵。分路奮勇攻剿。甚屬可嘉。董天弼等。均着溫福查明。咨部議敘。　丙子。　賜李威等五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午。　諭。據阿桂奏報。於十月初四至初八等日。分四路進攻。將甲爾木山梁。全行占據。並將前次未得之第四峯。第五峯碉卡石城。亦俱攻克。殺死賊番百餘名。並殺紅衣賊目三名。搶獲木城一座。碉卡二十餘座等語。明亮等帶領官兵。不避雨雪。破卡殺賊。甚屬奮勉。所有此次出力員弁。着阿桂查明。咨部議敘。以示鼓勵。

命副都統華山護軍統領公興兆。爲領隊大臣。赴四川軍營。桂林。富興。仍赴金川。

領隊進剿。十一月。乙未。諭。據溫福等奏報。十月二十二三等日。攻克路頂宗。及喀木色爾賊寨。共攻破大小卡寨五十餘座。碉房三百餘間。殺死賊番數百名。俘獲金川賊人九名。奪得大礮三座。及軍械火藥糧食甚多。此次溫福。豐昇額。督率將士。調度有方。海蘭察。哈國興。額森特。及在事之將佐弁兵土練。均各奮勉。甚屬可嘉。俱著交部查明。分別議敘。海蘭察著交兵部。遇有蒙古都統缺出。即行奏請補授。所遺副都統員缺。即著額森特補授。丙午。溫福。豐昇額奏。十一月初四日夜。額森特由穆拉斯郭山。繞至博爾根山頂。占據大寨。哈國興由喀木色爾北山旁。進奪額爾弃山柵。海蘭察自山後進奪賊卡。復奪取瑪覺烏大寨。此處甚關緊要。現已添兵駐守。得旨。此次分隊進兵。占據各隘。取路進攻。甚合機宜。但細閱地圖。簇拉角克納拉覺等處。賊碉林立。與我兵後路相通者甚多。溫福等。宜善爲防範。其進兵則仍應照攻取路頂宗籌辦。分路方爲有益。庚戌。諭。皇子原與外間王公有間。一切服用。悉如親王。現在皇子中。四阿哥。六阿哥。俱封郡王。其俸銀及護衛官員。自應視其爵秩。而一應服用。仍應照皇子之例。俟朕八旬開六歸政時。再各按爵秩。方爲允協。壬子。諭。溫福等奏攻取達克蘇山賊寨碉卡。所辦自合機宜。但高峯碉內賊人尚

有牽綴之兵。南山三道大溝。仍有通我兵背後之路。益當留心防守。再擒獲賊番所稱番衆心變。亦勢所必然。如果將僧格桑擒獻。卽應亟予獎勵。加恩撫其餘衆。則辦理小金川之局。便可完結。並可令金川賊番聞之心動。更有裨益。　癸丑。　諭據阿桂奏。官兵續攻西山梁。連克得里日寨。扎覺木等處碉卡甚多。伊常阿。於初六日潛上岳魯山梁。將卡全行奪得。其甲爾木一帶。明亮等尙未能得。乃連夜潛往。直攻員登梅列高峯。同時奮力撲上。賊人不能相顧。各自棄碉驚潰。共得碉卡三十餘處。平石房五十餘處。德赫布等。亦攻得格魯克古山頂。大小卡十餘座。並殺斃賊人。奪獲槍械等語。阿桂此次分兵越險。攻奪賊碉。董率有方。明亮等。均著交部查明議敘。丁巳。　諭據阿桂奏報。攻克東西山梁之邦甲拉宗等十數處。所得石城。大卡。碉房。數百座。剿殺賊番多人。餘各跪懇投降。其分兵攻克之宅壟番人。亦復哀求投順。並收獲糧石牛羊甚多等語。覽奏深爲嘉悅。阿桂連日屢報克捷。今又攻得邦甲拉宗等處。在事官兵。俱奮勇直前。所向無阻。實屬可嘉。皆由阿桂。董率有方。故能疊著勞績。均著交部從優議敘。　十二月。癸亥。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宗。係賊巢門戶。地勢極爲陡險。今我兵於黑夜。分道深入。毀碉殲賊。從此直擣美諾。小金川之事。自當尅

日告蔵。皆由阿桂調度籌畫。悉合機宜。是以。陷鋭摧堅。要寨應手而得。著賞御用黑狐冠。以示獎異。其餘均著交部從優議敘。 庚午。 阿桂奏劉世勛等督兵攻取卓克寨。明亮等分兵三路。進攻古嚕賊番。分爲兩路。下山衝突。官兵先將中路賊番擊敗。逃回死守。其右山梁之賊。欲圍官兵所占石卡。都司許世亨督兵奮力迎擊。賊始潰逃。遂將古嚕地方攻克。又章京拉布東阿守備李植善。收服鳩寨瑪爾里寨番民八十餘戶。日吉嚕寨番民四十餘戶。明亮收復僧木則等寨番民百四十口。其布隆喀咱他克撒瑪爾里木巴里各碉寨。亦均陸續來投。查自策爾丹色木至僧格宗。其中如噶察等處。山崖峻削。偏橋均爲賊番焚毀。現修理以利饋運。除各隘口分布駐守。所存漢土官兵。共七千名。臣親督前進。得 旨。阿桂督率官兵。不日攻取賊巢。克建大勛。自有酬庸之典。此時且不必交部議敘。惟此次打仗官兵。有出色效力者。著即查明。分別議敘。都司許世亨。千總劉世勛。奮勉出衆。均賞給巴圖魯勇號。 辛未。諭。溫福奏。附近明郭宗賊番碉卡。俱行攻克。現在進取等語。溫福等此次分路派兵。使賊不能防備救援。克碉殺賊。直抵明郭宗。用礮擢攻。所辦皆合機宜。至伊等擒獲番人所稱。僧格桑在布朗郭宗念經。同老土司商議之語。看來賊勢窮促窘迫。必

由彼逃往金川。大兵一抵美諾。若即獲僧格桑固爲美事。即或僧格桑遁去。而小金川已破。大兵占據。直擣金川。不惟僧格桑在所必俘。即索諾木亦將焉往。著傳諭溫福等。惟有速蕩小金川巢穴。占據地方。加意相機辦理。　癸酉。諭現在據阿桂奏報。官兵已攻克僧格宗。可以直擣美諾。而溫福一路。亦直抵明郭宗。逼近賊巢。路僅十餘里。西南兩路。音信已通。自此合兵會勦。小金川之局。歲內即可告蕆。至金川索諾木。助惡主謀。罪更浮於僧格桑。即應移師併勦。殲此渠魁。庶杜邊夷後患。理勢斷難中止。屢降諭旨甚明。此時兵力糗糧。一切儲備。師行聲勢更大。應分三路進發。用壯軍威。而西路所帶副將軍一印。尚於軍營體制未符。溫福著即授爲定邊將軍。阿桂。豐昇額。俱著授爲副將軍。各行統轄弁兵。分路進勦。其溫福一路。著舒常爲參贊大臣。阿桂一路。著海蘭察爲參贊大臣。豐昇額一路。即著哈國興爲參贊大臣。一俟平定小金川之後。即相機分道進勦金川。以期迅奏膚功。蠻氛永靖。其將軍及副將軍印信。著派侍郎副都統福康安。馳驛齎送前往。即留軍營爲領隊大臣。　丙子。諭。據溫福等奏。十二月初五日。分兵四路。乘賊不備。攻取明郭宗。普爾普等帶兵奮勇先登。克其碉卡。殺死賊番甚衆。惟西南賊寨。有念經樓一座。內有紅衣賊目。抵死

守拒。我兵復攻圍。斷賊去路。並堆聚木柴火藥。焚燒賊樓。將賊目及守卡賊番。俱行焚死。此次共殺賊三四百人。擒獲活口二十七名。奪取牛羊馬騾糧食軍械無算。現在整兵直擣美諾賊巢等語。溫福等屢經攻得木爾古魯。及公雅等處山梁。前經降旨俟攻取明郭宗後。再行議敘。今溫福等督兵進剿。調度有方。將賊人緊要門戶。既行克獲。且殲賊甚多。賊皆膽落。從此乘勝直擣美諾。自可迅奏膚功。溫福。豐昇額。俱著交部從優議敘。　丁丑。　諭。據阿桂奏十二月初三四等日。派兵攻克池木。初五日。抵美諾明亮德赫布等。分路撲剿。將美都喇嘛寺賊人。殲戮甚多。遂進偪賊寨。官兵三面合擊。於初六日寅時。將美諾碉寨。全行攻取。並拏獲喇嘛。及男婦等三十四名。是日辰刻。溫福豐昇額。亦卽會合。現在迅速督兵。籌辦追擒逆酋等語。覽奏深爲嘉悅。阿桂總率官兵。由達烏踰險進攻。邇日連奏克捷。一月之閒。卽直擣美諾。雖僧格桑暫行鼠竄。不過在布朗郭宗等處。勢如釜底游魂。不日卽可就獲。而賊巢已破。我武維揚。阿桂懋著勞績。著交部從優議敘。　辛巳。　諭。據溫福奏。大兵由帛噶爾角克碉。追剿僧格桑。於十一日。攻得布朗郭宗。僧格桑已於前一日潛竄金川。隨卽進克底木達。擒獲土司澤旺。解京。其別斯滿土舍。亦已來降。大板昭一路。已遣人往

諭。卽可傳檄而定。現籌合力追拏逆豎。併剿擒金川等語。前據阿桂攻克美諾。賊豎喪膽奔逃。温福等卽督兵迅速窮追。蕩平巢窟。現在僧格桑雖尚在喙走偸生。而伊父澤旺。及其頭人通事等。咸已就縛。其別斯滿等處。並經降順。而大板昭一路。亦已檄諭。便可望風就撫。小金川地方。全行底定。朕心深爲嘉悅。温福。豐昇額。均著交部。從優議敍。　丁亥。温福等又奏。小金川演化禪師印。係康熙五年所給。現從澤旺處。收取送京。又於布朗郭宗寨內查出銅印三。一鐫嵩州長官司印。洪武十一年造。一鐫揚塘安撫司印。永樂四年造。一鐫別思寨安撫司印。宣德十年造。檢查四川通志。並無此三土司之名。據土人稱小金川地方原係五土司之地。被小金川吞併。別思寨一印。卽係土舍安都爾先世之物。其餘四土司。年遠無從稽考。報聞。

癸巳。乾隆三十八年。春正月。癸巳。　諭温福奏。提督哈國興在軍營病故。哈國興自前歲征剿緬甸以來。頗屬勇往。上年調赴四川西路軍營。擢任提督。帶兵攻剿。疊著勞績。是以加恩授爲參贊大臣。並將伊子用爲守備。現在小金川蕩平。正値進剿金川。需人之際。倚任方殷。遽聞溘逝。悼惜殊深。著賞銀一千兩。存卹其家。並加贈太子太保。以示憫勞飾終至意。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壯武。　温福奏。金川

黨惡助兇。必當申討。臣與阿桂豐昇額籌議。臣由喀爾薩爾進兵。阿桂由當噶爾拉進兵。均攻噶拉依。直擣腹心。豐昇額由綽斯甲布進兵。會同舒常徑攻勒烏圍。制其要害。現在商議陸續進發。從前大兵未抵美諾及底木達之時。小金川之南北境。俱防賊番抄截。今各寨落收服。東南北三面。已非應防之後路。惟美諾係糧運總匯。酌議留兵。又曾頭溝。堪卓溝。木了山。大板昭一帶。路通金川。且僧格桑原從底木達之美臥溝逃往。恐賊酋見此路空虛。從小路潛來滋事。是以撥兵二千。交董天弼分駐要隘。並令其留駐布朗郭宗。底木達等處。防範後路。至攻噶爾拉。係金川與小金川交界。其山與巴朗拉相似。而較為高峻。地氣亦屬陰寒。臣審度事機。刻難延緩。業於十二月二十二等日。統兵啓行。於簇拉角克溝之南。帛噶爾角克碉之北。覓路徑赴牛廠前進。較之回赴美諾。再趨功噶爾拉。更為便捷。得旨。所辦俱妥。佇俟捷音。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曾頭溝一路。向來董天弼由此進兵。今小金川全境雖已蕩平。而此一帶實為官兵後路。萬一逆酋潛令賊眾由黨壩軼出。抄截我後。或於糧運軍臺。略有疏誤。成何事體。再昨據溫福訊取賫稟賊眾供詞內。有僧格桑由美臥溝逃往金川後。將此路隘口用樹木攔斷等語。此甚可疑。雖賊酋懼官兵進剿。堵截路

徑。使我無從躡跡。但此等要隘之處。我進較難。賊出甚易。安知非賊𠯆詭計。藉攔阻追兵爲名。俟官兵一過。仍由美臥溝口而出。復據布朗郭宗底木達等處。所關不小。溫福等忽忽進兵。於此緊要關鍵。未能籌度萬全。朕偶念及。心中甚爲不懌。劉秉恬已授爲總督。現駐美諾。辦理一切軍務。而董天弼現亦署理四川提督。且曾由曾頭溝一帶進兵。地理亦爲熟悉。今又駐布朗郭宗等處。經理降番諸事。所有防範機宜。乃伊二人專責。著傳諭劉秉恬董天弼。將美臥溝。及曾頭溝兩路。酌量形勢。選幹練備弁。帶兵駐守。以防賊衆軼出滋事。其有類此要隘之處。並須詳審籌度。一體妥辦。若稍有不放心處。不妨將應行添兵若干。一面檄調。一面奏聞。以期萬妥。庚子。阿桂奏。近令巴旺布拉克底番人。往探得索諾木。居住噶拉依。其兄喇嘛莎羅奔等。皆在烏勒圍。僧格桑攜妻妾至彼。隨行尚有二三百人。同住烏勒圍官寨。莎羅奔。傳進衆頭人商議。時有山丹綽爾嘉勒。係郎卡手下年老頭目。言天朝來剿小金川。爾等幫同抗拒。今又收留僧格桑。必不肯饒。此時速行送出。庶幾免罪。其餘衆人言僧格桑本屬一家。來此投生。如何可以送出。莎羅奔從衆留住等語。查從前郎卡。欲以索諾木承襲土司。大頭人中。有言不應立者。郎卡置之於死。今索諾木雖爲土司頭人。

未必悅服。以情勢揆之。金川必終歸殲滅。得旨。今固不敢爲滿足之言。若賴上天慈恩。速成此事。實千古未有之績也。勉之。以待酬勛厚典。甲辰。諭富勒渾。查審阿爾泰。貽誤軍務。及勒屬派買短發價値。得受屬員餽送。收回應扣養廉各款。俱已自認不諱。實出情理之外。令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覈議。富爾渾原奏。將阿爾泰照有心貽誤軍機。擬以斬決。於罪固當。但念其曾任大學士。加恩免其肆市。賜令自盡。卽著富勒渾傳旨監看。以爲大臣負恩貪黷者戒。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昨溫福奏。索諾木差人。遞到番字禀帖。於僧格桑逃往金川之說。全不提及。轉自誇其兵力。强於各土司。冥頑無知。已極可惡。甚至請內地大臣。或差官員往彼議事。冀欲羈存爲質。公然以敵國自居。尤屬狂悖不法。而禀內稱其父郎卡。爲納木喀濟雅勒布。妄談悖逆。更爲覆載所不容。查納喀濟雅勒布。卽西番語之天汗。其意以爲番語。非中國所能通。自矜得意。豈知我國家中外一統。西北闢地二萬餘里。累譯皆通。而西藏喇嘛。久隸天朝。凡西番字語。內地素所通曉。此等鬼蜮伎倆。其將誰欺。況郎卡幺麿雜種。僅若螻蟻。前此大兵進剿。埽穴無難。朕念其歸命投誠。宥其大罪。仍賞給土司。郎卡尙不得擬於天朝臣僕之列。何得以天汗爲稱。至索諾木童年兇悖。禽獸不如。

乃於稟內不稱父名。忘加名號。又自稱莎羅奔掌印土司。而隱匿其名。種種違悖天理。不過自取滅亡。將軍等卽將朕此意繕給回文。嚴切問罪。卽微末兵弁。亦不可遣令前往。墮其術中。各路官兵更宜迅速攻剿。以靖邊氛。　二月。丙寅。　諭據阿桂等奏。進剿金川當噶爾拉山梁。於正月二十日。分路進兵。奪其大小石卡十座。轟斃賊衆甚多。殲其大頭人二名。小頭人四名。並槍斃屍三十餘具。負傷五十餘名各等語。此次進剿當噶爾拉。雖未能全克賊寨。而阿桂調度有方。帶兵之將弁。奮勇出力。奪碉殲賊。甚屬可嘉。阿桂等著交部議敍。　庚午。　諭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校核永樂大典一摺。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爲總裁。揀選翰林等官。詳定規條。酌量辦理。玆檢閱原書首卷序文。其書採掇蒐羅。頗稱浩博。謂足津逮四庫。及核之書中。別部區函。編韻分字。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窠臼。是以踳駮乖離。於體例未爲允洽。卽如所用韻次。不依唐宋舊部。惟以洪武正韻爲斷。已覺陵雜不倫。況經訓爲羣籍根源。乃因各韻轇轕。於是先列蒙卦。於詩先列大東。於周禮先列各官。且採用各字。不論易詩書禮春秋之序。前後錯互。甚至載入六書篆隷正草字樣。摭拾米芾趙孟頫字格。描頭畫角。支離無謂。至儒書之外。闌入釋典道經。於古柱下史專掌藏書。守

先待後之義。尤爲鑿枘不合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爲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是書既遺編淵海。若准此以採擷所登。用廣石渠金匱之藏。較爲有益著再添派王際華裘日修爲總裁官。卽會同遴簡分校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分晰校覈。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義無關典要者。不必再行採錄外。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啓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卽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指。敘列目錄進呈。候朕裁定。彙付剞劂。其中有書無可採。而其名未可盡沒者。止須註出簡明略節。以佐流傳考訂之用。不必將全部付梓。副朕裨補闕遺嘉惠士林至意。再是書。原共二萬二千九百餘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卷帙如此煩重。而明代藏役。僅閱六年。今諸臣從事釐輯。更係棄多取少。自當尅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誚汗青無日。仍將應定條例。卽行詳議繕摺具奏。議上。得旨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

甲戌。諭大藏經中呪語。乃諸佛祕密心印。非可以文義相求。是以概不繙譯。維是呪中字樣。當時譯經者。僅以中華字母。約略對音。與竺乾梵韻。不啻毫釐千里之謬。甚至同一漢字。亦彼此參差。卽如納摩本音。上爲諸牙切。下爲模倭切。而舊呪或作曩謨。或作奈麻。且借用南無者尤多。皆不能合於正。其他牽附乖

離類此者。難以縷數。嘗命莊親王。選擇通習梵音之人。將全藏諸呪。詳加訂譯。就正於章嘉國師。凡一句一字。悉以西番本音爲準。參之蒙古字以諧其聲。證之國書以正其韻。兼用漢字。期各通曉。編爲四體合璧大藏全呪。使唄唱流傳。脣齒喉舌之間。無爽銖黍。而於呪語原文。一無增省。且按全藏諸經。卷帙編次字樣。並爲標注。以備檢查。書既成。序而壽之剞劂。列爲八函。茲裝潢蕆工。著交該處查明。京城及直省寺院。向曾頒過藏經者。俱各給發一部。俾緇流人衆。展卷研求。了然於印度正音本來如是。不致爲五方聲韻所淆。庶大慈氏微妙眞言。闡揚弗失。不可謂非震旦沙門之幸。若僧徒等因傳習已久。持誦難以遽調。憚於改易字音者。亦聽其便。將此傳諭各僧衆等知之。

又諭。大藏漢字經函。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經。亦俱繙譯付鐫。惟清字經文。尚未辦定。揆之闡教同文之義。實爲闕略。因特開清字經館。簡派皇子大臣。於滿洲蒙古人員內。擇其通曉繙譯者。將藏經所有蒙古字漢字兩種。悉心校核。按部繙作清文。並命章嘉國師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審正進呈。候朕裁定。今據章嘉國師奏稱。唐古特甘珠爾經一百八部。俱係佛經。其丹珠爾經內。有額訥特珂克得道大喇嘛等所傳經。二百二十五部。至漢字甘珠爾經。則西方喇嘛及中國僧人所撰。

全行列入。今擬將大般若。大寶積。大集華嚴。大般涅槃中阿含等經。及大乘列。全部繙譯。其照大部支派等經八種。並小乘律。皆西土聖賢撰集。但內多重複。似應刪煩就簡。若大乘論。小乘論。共三千六百七十六卷。乃後代祖師。在此土撰述。本非佛旨。無庸繙譯等語。所奏甚合體要。自應照擬辦理。茲清字經館。正當發凡起例之始。如不立定規條。致禪和唾餘剽竊。亦得因緣貝夾。淆亂經函。轉乖敷揚內典之旨。可將章嘉國師奏定條例清單。交館詳晰辦理。並傳諭京城及直隸各寺院。除現在刊定藏經。毋庸再爲刪削外。嗣後凡別種語錄著述。妄思裒輯彙錄。詭稱續藏名目。概行禁止。庶幾梵文嚴淨。可以討眞源而明正見。但此事關繫。專在釋教。毋庸內閣特頒諭旨。著交與該管僧道處。行知各處僧綱司。令其通飭僧衆人等。永遠遵行。 癸未。

諭溫福奏。功噶爾拉賊碉。難以立時攻破。因帶兵至木果木山梁。會同海蘭察等。攻剿昔嶺。而留派德爾森保。多隆武。李煦。常保住等。各帶兵分駐等語。溫福相度機宜。故爾分兵另剿。朕按圖察看。我兵業已深入。後路各處。均關緊要。賊匪本屬狡展。不敢明爲接仗。或乘間由大兵之後。前來偷襲。亦不可知。殊爲廑念。著傳諭德爾森保等。時刻留心瞭望。毋稍忽略。致干咎戾。昨已諭劉秉恬。帶兵五百。於帛噶爾角克

簇拉角克等處駐守。此兩處距木果木後山梁不遠。著劉秉恬。於帶兵移駐之便。先往該處察看。據實覆奏。以慰廑念。總之不責伊等以攻剿。而責伊等以守禦。毋致溫福有後顧之慮。是即伊等之功。勉之愼之。　三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壬辰。　上啓鑾。謁泰陵。　諭。朕此次祗謁泰陵。禮成。取道畿輔。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閱視河工。所經過地方及天津闔府所屬。俱著蠲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　癸巳。　上閱永定河隄。　丁酉。謁泰陵。　戊戌。　命簡親王。豐訥亨恭奉　皇太后。自暢春園啓鑾。　庚子。　上閱視淀河。　乙巳。　上奉　皇太后。駐蹕天津府。　丙午。　上閱駐防兵。　己酉。　上奉　皇太后回鑾。　賜召試舉人杜兆基內閣中書。生員顧堃舉人。　壬子。　上閱永定河下口隄。　甲寅。　上幸南苑。行圍。　丙辰。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閏三月。丁卯。　諭。據彰寶奏。譯出緬匪回信。並訊取蠻轟供情一摺。緬匪狡詐百端。本不足信。且得魯蘊。尙未復至老官屯。又未給有孟矣回信。其遞來之字。係苗溫出名。而蘇爾相所具稟帖。仍係蓋拉機授意。尤不足憑。此時總宜付之不理。不必給與回檄。使之無從窺測。又云。聞天朝現在辦理軍務。要調四十萬兵。進木邦各路。某處若干。造船一千隻。直下阿瓦。緬國誰人敢當等語。名爲畏懼天朝。其

實深知官軍。不習彼處水土。而天時瘴癘。又不相宜。必不能在彼久留。為攻圍之計。且從前我兵攻老官屯。將士得病者多。旋即退撤。賊匪皆所熟悉。故欲以此示怯。聳我進兵。彼得坐收以逸待勞之利。斷不可為其所愚。至於乘便伺隙。以出奇襲擊。止可俟將來相度機會而行。此時無庸辦理。 夏四月。庚寅。 命內閣學士博清額。赴四川軍營。 五月。丙寅。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 丁丑。 命烏嚕木齊。改設都統缺。仍屬伊犁將軍節制。聽其調遣。 六月。乙巳。阿桂明亮等奏。據查禮稟稱。喇嘛寺糧臺。被賊圍陷。底木達。布朗郭宗。傳聞亦被賊占。總督劉秉恬。於木波地方。遇賊對敵。不能取勝等語。隨飭伍岱帶兵。星赴美諾。明郭宗等處。相機夾擊。並迅速開通溫福劉秉恬兩處軍臺文報。得 旨。底木達。布朗郭宗。果為賊番侵占。海蘭察一到。自必奪回。並即通道安臺。其事為現在第一要務。迅速籌辦萬全。再辦進攻。至底木達失事。皆董天弼辦理不善所致。但劉秉恬在彼。不早查參。亦未免失之大意。溫福等向後益當加意經理。於軍務方為有益。 戊申。欽差內閣學士博清額。署四川總督。富勒渾奏。初七日。臣等抵明郭宗。查此一帶糧站。已被賊番阻截。又據報。阿思通科多郭橋各處營卡。俱被賊占。崇德亦有賊番滋擾。臣博清額。即帶兵三百名。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先赴美諾策應。臣富勒渾。在明郭宗竭力防範。得旨。賊番竟敢如此肆擾。實爲可恨。雖有海蘭察等在彼。尚恐未能迅速妥辦。前已有旨令阿桂溫福。留兵在當噶爾拉昔嶺等處。牽綴賊勢。溫福擊底木達一帶之賊。其昔嶺當噶爾拉等處。賊衆斷無不知。或因攻擊稍疎。賊卽將此兩路守拒之衆。撤向底木達等處。添助勢力。或卽於向來進攻之處。乘間出而滋擾。更有關繫。將此傳諭知之。 辛亥。諭。現在征剿金川。尚需兵力。著挑派健銳滿洲等營兵二千名。前往進剿。色布騰巴勒珠爾。著加恩仍爲固倫額駙。授爲參贊大臣。帶兵前往。富德現係三等侍衛。著授爲頭等侍衛。領隊行走。 海蘭察奏。六月初七日夜。聞德爾森保等木柵。已爲賊踞。卽趕回木果木大營。將軍溫福。議暫撤昔嶺附近之兵。移防後路。乃綠旗兵一聞此信。卽棄營私遁。初九日。東北木柵。被賊奪踞。初十日。後面木柵。亦被搶奪。溫福隨率臣。乘賊占據未定。帶兵攻擊。綠旗兵紛紛敗亂。忽有賊千餘。直犯溫福。臣迎上鏖戰。而溫福胸左著槍殉節。賊衆卽入大營放火。臣帶滿兵。越過山溝。夜半始至功噶爾拉牛天畀營內。十一日。帶功噶爾拉之兵。行至崇德。亥刻。劉秉恬亦從登春奔至。十二日。行至美諾。會博清額伍岱和隆武籌議。一面開通將軍阿桂後路。一面從美諾至巴朗拉。添兵

困守。　諭軍機大臣等。温福失事。皆爲綠營兵所誤。去年春。朕已派健銳等營精兵數千備調。因温福阿桂奏以京兵較綠旗兵費幾數倍。朕爲其說所游移。遂爾中止。今事已如此。悔亦無及。現降旨選派健銳火器營兵各一千。黑龍江吉林兵各一千。卽日分撥起程。令色布騰巴勒珠爾統領前往。竟須另整規模。迅圖進勦。此時海蘭察。已與劉秉恬富勒渾會合一處。惟當示以鎭靜。卽將美諾。至明郭宗一帶。辦理週密。其餘各緊要處。應開通者。迅速開通。應勦殺者。盡力勦殺。總須占住小金川沃克什地方。整頓兵衆。鼓勵士氣。以期另辦。　癸丑。　諭。據阿桂奏。現派兵防守殺賊多人。並設法將叛逆降番。羈其頭人。殲其醜類。勦清後路軍營。軍心鎭定。一切儲偫充裕。鉛藥敷用等因一摺。所辦深合機宜。實爲嘉慰。著卽命阿桂爲定邊將軍。另整規模。俟京兵到齊後。另籌進勦。務須掃蕩賊巢。擒殲兩逆。以雪憤恨。而申威令。至温福自統兵進勦以來。身先士卒。奮勇殺賊。忠藎可嘉。方盼其勦洗金川。擒俘逆豎。以膺茂賞。不料功屆垂成。倉卒遇變。臨陣捐軀。深堪悼惜。温福著賞給一等伯爵。世襲罔替。入祀昭忠祠。並賞銀二千兩治喪。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伊子永保。隨侍軍營。見其父受傷。能奮不顧身。射賊救護。搶奪父屍。以致得有石傷。甚可嘉憫。卽

著承襲伊父伯爵所有臨時捍衛將軍力戰陣亡之將弁兵丁。及跟隨將軍遇害之官員。已有旨令阿桂等查明。分別議䘏。至僧格桑。以服屬土司。敢於抗拒王師。已屬罪大惡極。乃於竄走稽誅之後。復敢潛回故地。煽惑降番。滋肆侵擾。尤爲罪惡貫盈。其父澤旺。本係大逆。例應緣坐正法之犯。今春械送京師。以其衰老待斃。且因僧格桑。負罪潛逃。是以不卽正法。今僧格桑如此肆逆。其父斷不應稍稽顯戮。著交刑部。卽將澤旺凌遲處死。懸首藁街。以彰國憲。 丁巳。 諭。據阿桂奏。於當噶爾拉至章谷後路一帶。將小金川精壯男番。殲滅碉寨。盡行燒毀。並派兵在達烏翁古爾壟等處防剿。其色木則一處。令奎林崔文傑堵截。撲殺多人。又添兵防護納圍糧站。將河以南之拉約寨。痛加剿戮。焚燒寨落。並殺死金川賊人。又令崔文傑攻剿僧格宗對河之營寨。殺賊五六十人。焚燒房碉三四十座。其餘寨男番。俱經洗盡。金川遣來之賊三起。並皆擒殺。卽日與海蘭察等會合。剿除河北之彭魯爾等寨。則美一帶之餘孽。便可掃清等語。阿桂所辦。甚合機宜。且殺賊甚多。殊屬可嘉。著交部議敍。 諭富德著授爲領隊大臣。帶領頭起兵丁。前往四川軍營。其末起兵丁。著派藍翎侍衛訥蘇肯帶往。 秋七月。庚申。 諭豐昇額。此次調度。均屬合宜。不意其竟能如此。爲之

稍慰。逆酋潛謀斷路。實屬可恨。計其爲時已久。尙無動靜。自可以保無虞。然究當留心防範。至沃克什一路。關係緊要。已早諭富勒渾等。酌派將領。帶兵往駐。今豐昇額所辦。與朕意適合。且計其移咨之日。在朕降旨之先。富勒渾接到卽辦。自更妥速。目今急務。惟盼阿桂速至美諾。整兵剿賊。恐阿桂以退兵爲嫌。不肯輕撤。然朕自六月二十三日至今。已屢次詳悉傳諭。阿桂自應遵旨回兵美諾。迅卽剿復布朗郭宗。盡殲羣賊。廓清小金川。現在之事。無有要於此者。旬餘以來。盼望阿桂信息。至廢寢食。阿桂當善體朕意。併諭知之。　丁卯。　諭。前聞溫福在木果木軍營倉卒遇變。臨陣捐軀。特加恩賞給一等伯爵。世襲罔替。嗣據劉秉恬奏。初九日未申時。忽有客民二三千。並匠役人等。奔赴登春。詢稱木果木礮局已被賊番搶刼。大營四門關閉。客民無可依倚。因各散回。初十日。賊番悉衆湧至。斷截大營水道。緣營兵紛紛潰散。遂至失事等語。是溫福軍營民散在前。兵潰在後。實係溫福未能先事豫防所致。營中礮火。係三軍之命。若聞賊擾布朗郭宗之信。早派精兵。嚴守後路。防護礮局。何至爲賊搶刼。而客民匠役數千。亦當收之營內。爲彼護持。卽備人數。以助軍威。亦無不可。斷無堅閉營門。聽其散去之理。旣示賊人以弱。且致搖惑衆心。則溫福之倉皇失措。其

死乃由自取。今復據海蘭察富勒渾等查奏溫福軍營陣亡文武大小各員。多至數十八。而將弁兵丁之未出者至三千餘人。此皆溫福乖方僨事。以致折將損兵。使其身尙在。卽當立正典刑。以申軍紀。豈可復膺五等之封。所有賞給伯爵著銷去。但念其究係陣亡。仍著交部照例議邮。其應得何世職。卽令伊子永保承襲。至陣亡武職兵丁。及被害文員。著將海蘭察富勒渾查到原單。交該部查明。均照陣亡例。一體議邮。 癸酉。阿桂明亮奏。色木則之旁有古嚕一處。令參將富金保帶兵分駐。賊番屢次侵擾。俱被官兵擊退。其往攻色木則之兵。因賊番所據碉座。地勢較高。雖節次攻撲。究係仰攻。不能得力。惟晝夜嚴防。使賊不能截斷僧格宗往來之路。再策爾丹色木墨壟溝卡了翁古爾壟等處。皆與金川接壤。雖此一帶叛番均經殲戮。其最關緊要之隘口。亦撥兵防守。而其間道路叢雜。前後左右皆可偸越。此時最要事機。莫急於撤出官兵。先防後路。官兵均可安全無恙。而嚴守各隘。尙可待續到之兵。爲合力進攻之擧。其後路。有前已經駐兵者。加兵助守。其前未經駐兵者。酌量安設。且如章谷吉地等處。亦卽爲綽斯甲布後路。於此一帶周防嚴密。臣與豐昇額信息相通。彼此籌辦。於事機頗爲有益。因於二十五日。陸續撤兵。分撥於思絅得里翁古爾壟阿

仰及卡了邦科約咱索布章谷等處嚴防。臣等帶滇兵一千六百。於本月初一。親自斷後。徐徐撤兵。現在翁古爾壟思紐。扼要地方暫為存駐。悉心籌辦。以為再進之計。 諭軍機大臣。連日盼望阿桂等軍營信息。甚為懸切。因屢諭富勒渾及富德等。速往帶兵接應。今阿桂自當噶爾拉軍營。將兵陸續撤出。在翁古爾壟等處暫駐。朕心稍慰。阿桂等業已全師而出。自可無虞。逆酋以內地土司。敢於如此鴟張。尤屬神人共憤。實為天理所不容。惡貫滿盈。滅亡必速。今已添派八旗勁旅九千。並選能帶兵之侍衛章京。亦數十員。又續派雲貴陝甘湖廣等省綠旗兵。催令赴川者。共萬餘名。計其陸續到營。通計二萬數百名。阿桂卽當酌定章程。另籌進剿。 庚辰。 命桂林馳赴四川軍營。辦理糧運。 甲申。 命伍岱赴四川軍營。 丙寅。 諭阿桂奏。飭諭各土司。以天朝新添滿漢精兵數萬。務在必滅金川。俾安番眾之心。並可仍資其力。甚屬合宜。至所稱新兵漸集。應分三路進取。此時先須收復小金川。自當如此籌辦。看此三路中。沃克什既為正路。尤關緊要。且日隆等處現有之兵。多係潰退之餘。心多怯懦。尤不可不亟為振作鼓舞。以期奮勵。阿桂自應在此一路領兵。令色布騰巴勒珠爾。為參贊大臣。其別思滿一路。令副將軍豐昇額統兵。以海蘭察為參贊。帶

兵進攻。至南路統兵。尙須副將軍一人。如阿桂因明亮在營辦事年餘。於各土司已能駕馭。可勝此任。卽令明亮爲副將軍。富德爲參贊大臣。若阿桂以富德久經練習。於統兵之事相宜。卽令富德爲副將軍。明亮爲參贊大臣。帶兵由河南一路。攻打美諾。惟在阿桂熟思妥酌。總期於事有濟。據實奏聞。請旨施行。八月。戊子。諭阿桂著授爲定西將軍。頃檢閱將軍印譜內定西將軍印。係順治年間。將軍愛星阿。征剿逆賊李定國等。追擒朱由榔時所佩帶。成功甚速。最爲吉祥。因卽授阿桂爲定西將軍。並將內閣所貯愛星阿曾用之清字原印。交兵部由驛遞送。阿桂卽祇受行用。迅奏膚功。一應機宜。朕惟阿桂是倚。阿桂亦更無可諉。惟當密爲妥籌。迅速具奏。以副朕望。戊戌。諭明亮著授爲定邊右副將軍。卽著富德爲參贊大臣。在南路一同帶兵進剿。壬寅。上巡幸木蘭行圍。九月。戊辰。上恭送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壬申。上回鑾。戊寅。上奉皇太后還京師。冬十月。甲辰。上幸誠親王允祕第視疾。乙巳。上臨親王允祕第賜奠。十一月。己未。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等奏。臣等定期十月二十九日。分路進兵。查西路官兵爲克復小金川正路。必須計出萬全。今探達木巴宗之北。有路可通斯達克拉阿噶爾布里碩藏噶爾。

若派兵潛擊占此三處。一路由別斯滿攻底木達布則郭宗。一路攻取兜烏沃克什明郭宗。從此順帛噶爾角克山梁。即可直抵美諾。至美美卡一路。更爲賊酋要地。擬於資哩北山下。乘其不備。派兵直搶。或於美美卡之東東瑪色爾渠站住。則前往碩藏噶爾之兵。下至別斯滿時。官兵聯絡接應。色布色爾等處之賊。自不能久踞。臣等商定後。即派兵駐紮色布色爾山梁。以防賊斷後路。令海蘭察等帶兵往阿噶爾布里等處。富興等帶兵自資哩北山下。直取美美卡。成德等帶兵占奪資哩南山。臣阿桂等從中路攻剿資哩。各路接應。而南路綽斯甲布之兵同時進發。儻得已降復叛之番。請暫緩誅戮。恐前途望而懷沮。大寨堅碉。概行拆毀。附近金川人戶。亦當別籌移置。使賊無憑藉之地。得 旨。所辦甚好。佇盼捷音。進兵已有五六日。深爲盼望。一有喜音。即隨時迅速奏聞。 丁卯。 諭。據阿桂等奏。十月二十七日。分兵各路。進剿小金川。均於二十九日子刻。一齊全進。以次攻克資哩南北山梁。阿喀木雅。美美卡。木蘭壩。並收復沃克什官寨。賊人畏懼。遁入路頂宗聚守。官兵乘銳力攻。以期即克。此內如阿喀木雅。美美卡。木蘭壩。勢俱絕險。前經五六月之久。始能克取。今乃於兩日之間。盡能克復。殲戮賊人不少。皆由滿洲勁旅。奮勇絕倫。綠營兵。皆得有所效法。

不但新兵倍常出力。卽舊兵亦奮勉爭先。統俟詳查明確。再行具奏等語。又據明亮奏。南路官兵。亦於十月二十九日子刻。分路進剿。將河南之得布甲河北之喇嘛寺。得里兩面山梁。日寨。策爾丹色木。盡行攻克。殺賊二百餘。所獲槍刀火藥等項甚多。現在鼓勵官兵乘勝前進。所有八旗勁旅。勇往直前。綠營各兵。亦互勉思勵。俟備細查明另奏等語。收復小金川。其勢較易。朕已久經料及。但此次甫經進兵。數日之間。卽連得賊人險要碉卡。殺賊甚衆。覽奏深爲嘉悅。將軍參贊調度有方。均著交部議敍。就現在情形而論。官兵乘勝深入。實有席卷之勢。其於克復美諾布朗郭宗等處。自非難事。卽尅日集勛。亦不足言喜。惟能將莎羅奔岡達克丹巴沃咱爾及七圖安堵爾等。一併設法擒獲。朕方喜慰。蓋岡達克丹巴沃咱爾。乃索諾木所恃主謀之人。而七圖安堵爾。向爲僧格桑管事。一切狡詭可惡之處。皆彼黨助。此三人斷不可輕宥。卽或岡達克丹巴沃咱爾二人。未必果在美諾。或聞官兵勢盛。仍復竄回。皆不可定。而七圖安堵爾。爲小金川舊賊目。自必在美諾等處。率衆拒守。阿桂明亮等。均當一體留心。若能將賊酋賊目等拏獲。卽選派妥幹之員。解京嚴審辦理。

己巳。諭。據阿桂等奏。初一二等日。連克路項宗明郭宗等處。現已克復美諾。並攻得別思滿

兜烏帛噶爾角克碉各情形一摺。得 旨。阿桂等能於一二日內。連次克復美諾等處。剿殺多人。並搶獲礮位米糧。實屬迅速。所有將軍等。及在事員弁。均交部議敘。

辛未。 上臨大學士劉統勛第賜奠。加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銀二千兩治喪。任內降級革職之案。概予開復。其子陝西按察使劉鏞。並著馳驛來京。治喪守制。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予祭葬。諡文正。 癸酉。 諭。據明亮等奏。大兵攻克河南北山梁後。賊番俱至僧格宗死守。官兵將賊人所占山梁之上。奪其更高處。向下壓擊。山下官兵。又奮勇向上夾攻。遂克復僧格宗等處。得糧一千數百石。火藥五十餘包。並接到阿桂。收復美諾之信。卽統兵前往會合等語。所辦甚合機宜。著交部併案議敘。 戊寅。據阿桂奏。收復大板昭。曾頭溝。並汗牛番人降順。小金川全境蕩平。又籌辦降番事宜。所辦甚妥。但兵貴神速。早進一日。賊人守禦尚未甚堅。或能攻其無備。乘勢得手。亦未可定。至凱立葉噶谷等處。與大板昭相近。阿桂當及早查明。如可作爲正路。卽於此進兵。收復小金川。所向克捷。實由添滿洲勁旅。聲勢甚盛。其先聲已足令賊怖讋。今阿桂進剿金川。必擇形勢便利。可以打仗得手之處。將賊衆多加殲戮。使皆望風喪膽。各路攻剿。自更易爲力。 十二月。丁亥。阿桂色布騰巴勒珠

爾奏。分路進剿金川。查凱立葉一處。自大兵克復瑪爾當大板昭後。探明谷噶地方。與凱立葉相近。或擇一路作正路。一路酌量揚威。臨時再行辦理。又臣明亮南路。有河北之馬奈馬爾邦。均係乾隆十二三年。進攻舊路。且後接巴旺布拉克底邊界。竟可坦然前進。至小金川全境番人。既均內徙。寨落已悉焚毀。一帶地方。盡爲荒山空壤。美諾亦成廢地。卽不設兵駐守。其小金川之竄在金川者。亦難再出占踞。而金川正當分路剿殺之時。亦斷不能分人再占小金川之地。惟期後路稍省一兵。卽多增一兵之用。臣阿桂部署後。卽速前往底木達。帶兵前進。臣明亮亦同時並舉。得旨。爾等所議甚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勉之。惟俟捷音速至。甲辰。諭本月二十日。豫妃薨逝。著輟朝三日。應行各事宜。各該衙門。察例具奏。己酉。明亮富德奏。臣等定議進攻馬奈馬爾邦。據探路頭人稟報。河北馬奈山路難進。必從駱駝溝內。繞道截出馬奈卡卡角之前。其河南前敵博堵之上。地名思覺。極關緊要。必須一併攻克。直偪克舟九寨。臣等商從駱駝溝分兵兩路。一取馬奈。一取卡卡角。一面由馬奈對河之格魯克古卡卡角對河之木底。渡兵前往。上下夾攻。迎面正路。官兵亦卽直前進剿。其河南博堵地方。一經攻克。卽迅搶占思覺。扼其要害。使賊分應不暇。又豐昇

額奏。穆爾津岡道路險峻。碉卡接連。臣等擬由小路猝上。將山頂占住。往下壓擊。計所調之湖廣兵續到。可以進取。得 旨。明亮等於馬奈馬爾邦。分兵進剿。所籌甚好。豐昇額若果得穆爾津岡要隘。料其地可以自上而下。壓取勒烏圍賊寨。原可與伍岱分前後撥而進。或乘其不備。竟能攻克。亦未可定。然總不宜稍涉孟浪。惟在豐昇額與伍岱。隨時妥酌而行。朕不能於六七千里外。概爲一一籌及也。 辛亥。 諭阿桂等辦谷噶等處進兵情形。請令豐昇額。卽帶兵往攻凱立葉。占住山梁。則賊人不能潛行翻山。堵截谷噶後路等語。此計甚是。必應如此辦理。著傳諭豐昇額。移兵前往凱立葉。占據山梁方妥。至谷噶一路。阿桂既以爲正路。親自往剿。仍當將所有之兵。分起派員帶領。以次而進。我兵源源接濟。聲勢益盛。賊衆自必望風生畏。至豐昇額所帶兵五千。亦當仍遵前旨。令伍岱爲前起先進。豐昇額在後繼進。尤覺得力。所有黨壩原駐之兵。仍令五福帶領。在彼駐守。已足資防截。其宮達色所帶之兵。則隨豐昇額往剿凱立葉。於彼處留防後路。亦爲有益。

東華錄擥要卷四十四終

東華錄擥要卷四十五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高宗純皇帝。

甲午。乾隆三十九年春正月。庚午。以伍岱爲四川軍營參贊大臣。壬申。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臣等於初二日。至布朗郭宗查點滿漢各兵。應帶火藥鉛彈軍械。及支十日裏糧。均已齊全。當卽分撥第一隊五千餘名。令海蘭察。額森特。普爾普。保甯帶領。於初六日進發。第二隊。臣色布騰巴勒珠爾率同福康安。烏什哈達。特成額。成德帶領。於初七日進發。第三隊。五千餘名。臣阿桂率同積福。福珠禮。倭昇額。海祿帶領。於初八日進發。其布朗郭宗。喀爾薩爾。應駐防兵。現令長青派員。照指定地方兵數安設。又自喀爾薩爾至谷噶了口。緜延百餘里。中間梭洛柏古等處。臣於經過時。隨地撥兵分駐。並於總兵富紳六十六二人內。派出一人統領防駐。又明亮富德奏。臣等於正月初五日。均抵格藏橋。卽於橋北地方藏兵。密施號令。此次屯土兵。共三千八百餘名。照所擬道路。先行分派。其河北駱駝溝一路。派兵六千名。富德統領。河南博堵一路。派兵四千名。奎林三保統領。俱緊隨土兵進攻。內將滿兵。及滇黔兩省營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兵。挑選出色奮勇者二千二百名。督率土兵前進。以六百名。交和隆武科瑪帶領截
取卡卡角。以五百名交圖欽保拉布東阿帶領。截取馬奈。其對河木底格魯克古爾
處。各用二百名。德赫布噶塔布等。豫備皮船。隨土兵前往夾攻。尙餘滿漢精兵七百
名。以珠爾格德劉輝祖帶領。爲奎林三保後援。惟此路進攻。先議從墨壟溝。翻山而
下。近於初二日。大雪封山。不辨路徑。因卽撤赴格藏橋。作三夜行走。於初七日夜。潛
渡河南。深嘉布繞出。酌分二路。先搶斯第博堵。爲併奪思覺之計。臣明亮統兵一千
六百名。在河北馬奈進攻。迎面賊卡。得　旨所辦俱極妥協。　乙亥。豐昇額奏。初八
日。帶兵抵薩爾赤鄂羅山。卽將南面雪山占據。並於孟拜拉山梁等處。分兵駐守。初
九日。阿桂所遣納木扎伊達里常保住。帶兵二千到營。現派分攻要隘。得　旨覽奏
欣慰。　二月甲申。豐昇額奏。達爾扎克山南溝內。止可駐兵牽綴。查山後。尙有進兵
山口。可以繞出賊後。臣與伍岱。於正月十五日。帶兵前進。前隊甫至山根。林內伏賊
突出。殲斃十餘人。又有賊番接應抵拒。兼之路險雪滑。因令暫撤。再行設法。得　旨
凱立葉一路。進攻較難。自不應在彼株守。莫如併於阿桂處。合力並剿。較有實濟。豐
昇額卽統現有之兵。速赴谷噶了口。助阿桂進攻勒烏圍。則兵力益多。軍聲益壯矣。

癸巳。諭明亮等奏。派兵由卡卡角三路進攻。當阻險相持之際。有空藍翎興善保。守備田藍玉。攀越登山。賊人埋身峯下。排槍施放。而各槍俱不過火。其正面山嘴賊人所安之礮。亦皆隨火炸裂。官兵勇氣百倍。乘勝剿殺。將卡卡角全行占據。此皆仰賴上蒼嘉佑。俾賊衆魄褫膽落。興善保授爲四等侍衛。田藍玉授爲都司。遇缺即補。富德自到軍營以來。實心調度。著加恩授爲都統。遇缺補用。　戊戌。諭豐昇額等奏稱。占得莫爾敏山。攻克迪噶拉穆扎等語。此次打仗。賊人捨命前來。竟將我兵截斷。乃官兵奮勉出力。將賊擊敗。甚屬可嘉。查明造册送部議敘。　丁未。上啟鑾。謁東陵。並巡幸盤山。　壬子。諭阿桂等奏。攻打羅博瓦山。官兵奮勇殺賊。其中射斃者尤多。可見滿洲索倫之得力。賊番每在碉內藏匿。若能引出碉外。使得盡展我箭之利。則更善耳。至阿桂此次措置。悉合機宜。且胸有成算。志在必滅金川。所籌悉與朕見脗合。阿桂如此誠心出力。實不負元戎重寄。朕適駐蹕盤山。即以行程所佩鏤文刮鰾囊解賜。以寓一體聯合之恩眷。　三月丁巳。上回鑾。　己未。還京師。庚申。諭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奏。羅博瓦山賊碉堅守。爲賊酋緊要門戶。屢經阿桂等相機進剿。今復將其山峯全行占住。殲賊甚多。皆由阿桂調度有方。將領等奮

勇直前。海蘭察。普爾普。額森特。尤爲出力。故能所向克捷。實屬可嘉。阿桂著晉階太子太保。海蘭察著授爲內大臣。額森特著授爲散秩大臣。以示獎勵。甲子。上幸南苑行圍。辛未。諭阿桂等奏焚剿得斯東寨情形一摺。所辦甚好。佇盼捷音。發去鏤玉題崖韘一枚。朕親製詩。命工鐫成。寄賞阿桂。爲指顧銘勳吉語。丙子。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奏。官兵攻克羅博瓦後。相機直擣。距勒烏圍甚近。忽於初七日。乘雪霧迷漫。有賊八九百人。分四股潛來偸刦。一股從羅博瓦山陽。兩股從山陰潛上。合搶山峯中間。常祿保營盤。當經常祿保放槍擊打。並將跳入卡內之賊砍斃。烏什哈達。額森特。福康安等。聞聲帶兵接應。賊俱敗逃。其侵擾登古山梁一股。亦潛至湖廣官兵石卡。經普爾普帶滿漢各兵。兩路衝殺。烏什哈達等。復帶兵由山坡斜下。截斷賊人歸路。槍箭齊發。傷斃無數。初八日夜。又有賊百餘人。潛來桼柱楊崑營盤。亦經官兵擊退。此次係莎羅奔弟兄三人。及大頭人等。攢湊番僧。及各寨凡可打仗賊人。親自率領前來。經官兵痛加殲戮。自必心膽俱寒。勢將潰敗。得旨。官兵奮勇合擊。痛加剿戮。甚屬可嘉。常祿保。功績尤爲出衆。着賞給錫諾爾恩巴圖魯名號。仍照例賞銀一百兩。並著以總兵升用。遇有出缺。卽行補授。夏四月。甲申。諭大學士

舒赫德于敏中著各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俾其收藏傳付子孫。守而勿失。再故大學士劉統勳。原欲一體賞給。不意猝爾身故。未及身與。因念伊子劉墉。尙克世守其業。亦著加恩賞給一部。 丁未。諭武英殿現辦四庫全書活字板。著名爲武英殿聚珍板。 五月。戊辰。 上奉 皇太后啓鑾。秋獮木蘭。 免所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六月。丁未。 諭軍機大臣等。浙江甯波府。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因加恩賞給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以示嘉獎。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甎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着傳諭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甎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成準樣。開明丈尺呈覽。寅著未至其家之前。可豫邀范懋柱。與之相見。告以奉旨因聞其家藏書房屋書架造作甚佳。留傳經久。今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煩。欲倣其家藏書房屋書架之法。以垂久遠。故令我親自看明。具樣呈覽。爾可同我前往指說。如此明白宣諭。使其曉然。勿稍驚疑。方爲妥協。將此傳諭知之。仍著即行覆奏。尋奏天一閣在范氏宅東。坐北朝南。左右甎甃爲垣。前後簷上下俱設窗門。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溼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廚


商務印書館印行

十口。內六廚。前後有門。取其透風。後列中廚二口。小廚二口。又西一間。排列中廚十二口。廚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溼。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爲曲池。傳聞鑿池之始。其土中隱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義。卽以名閣。閣用六間。取地六成之之義。是以高下深廣。及書廚數目尺寸。俱含六數。特繪圖具奏。得　旨覽。　諭阿桂等奏。攻克淜普賊木石碉。並帶兵之大頭人等一摺。覽奏深爲欣悅。所有在事人員。交部議敘。　庚戌。　諭明亮奏。正地一路。實無可進之機。擬由周叜從噶克卓克朵一路。移赴凱立葉。協同伍岱進攻等語。覽之深爲欣悅。不意明亮。竟能出息若此。所奏與朕意適相脗合。似此機緣湊巧。明亮益當努力爲之。著賞御用玉韘一枚。燧囊一件。以示獎勵。　秋七月戊辰。　諭阿桂等奏。初五日。攻克該布達什諾大碉卡。柵上存一大木城。卽日可期必克等語。覽奏深爲欣慰。看來官兵一得此處。卽可乘勝直抵勒烏圍。自當大有得手。佇盼捷音。又奏初六日辰刻。遙看宜喜山梁。賊碉數座。均已不見。但見有官兵營盤七座在上。必係明亮等合力奮攻。竟已得手等語。此更非意想所及。尤爲可喜。明亮得有勝仗。自必奏聞。想因程站稍遠。不能與阿桂奏函同到。約計一二日內。亦可卽得喜音耳。　己巳。　諭明亮奏。攻克達爾圖山梁碉

卡。覽奏欣慰。已有旨交部從優議敘矣。達爾圖一帶賊碉。昨歲屢攻未得。不意明亮。竟能盡行攻克。國家又多一得力之人。伊與奎林。皆孝賢皇后親姪。不意其竟如此出息。可爲欣喜。又節據番人等供。俱稱僧格桑。爲索諾木藥死。埋在遜克爾宗之旁。阿桂於攻克遜克爾宗時。即應查訪明確。刨出賊屍。割取首級。交文綬。於省城暫存。俟擒獲逆酋。檻送獻俘時。一併解京獻馘。 己卯。御前大臣。行在刑部奏。太監高雲從。結交外官。洩漏記載。招搖滋事。不法已極。依律擬斬。請即正法。得 旨高雲從。著即處斬。 辛巳。 諭據阿桂等奏。於七月十八九等日。派撥官兵。分路進剿。將賊境該布達什諾。甲得古色。溯普山嶺。碉卡木城。悉行攻克。並焚燒格魯瓦角。各處寨落。共計攻得戰碉二十三座。木城九座。石卡六十餘座。燒毀寨落七十餘處。碉房數百間。殲殺賊番男婦老幼三四百名。奪獲軍火器械口糧牛羊等物甚多。現在統率勝兵。進圍勝克爾宗等語。連日正盼捷音。覽奏深爲欣悅。大兵屢次攻克要隘。我武更揚。賊膽已破。現已乘勝深入。指日當迅掃賊人巢穴。早奏膚功。其在事員弁。均著交部從優議敘。 諭明亮奏。奎林又將木克賊山頂一碉。用礮轟摧。殲戮賊衆。甚屬奮勉。俟將達爾圖一帶碉卡。盡數剿洗壓下。再行優敘。至前次聞丹巴沃咱爾。赴達爾

圖抵禦。令明亮聞索諾木亦親來救援。丹巴沃咱爾。乃賊中之最狡黠者。諸事加意嚴防。而逆酋索諾木。親至其地。賊衆自更爲之捨死用力。但賊酋賊目。皆罪大惡極。爲覆載所不容。明亮若能設法將索諾木丹巴沃咱爾一併俘擒。其功實爲不小。務須努力爲之。 八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諭阿桂等奏。官兵攻取遜克爾宗。前面碉卡殲斃賊衆。並燒毀其旁近寨落。覽奏實爲欣慰。又據明亮奏稱。近攻前敵四碉。已取一碉。殺賊無數。奎林項被槍傷。覽之深爲廑念。自不便仍令帶兵行走。因思奎林。雖不宜勞力。而坐守尚可有爲。莫若令赴富德馬爾邦軍營。代富德防守。換富德迅至明亮軍營。協同進勦。 丁酉。 上巡幸木蘭行圍。 己酉。江南老壩口河溢。 庚戌。阿桂等奏。官兵環攻遜克爾宗。賊人力竭勢窮。十五日。金川頭人綽窩斯甲。將僧格桑屍匣刨起呈獻。並將僧格桑之妾側累及小金川頭人蒙固什咱阿拉。一同獻出。並稱七圖安堵爾現在患病。隨後亦卽拏獻。臣將所獻側累等。一併拘留。其僧格桑屍身。已令割取首級。交文綬暫存省城。俟拏獲索諾木弟兄及大頭人時。一併獻俘。 諭阿桂等。籌辦遜克爾宗。築柵鑄礮。日漸就緒。自可克期集事。現居大功將成。倍宜愼重。阿桂不欲令官兵輕率撲碉。所見極是。至所奏金川賊人將僧格桑屍身

及側累等呈獻到營阿桂等僅予拘留仍照常攻打不稍弛懈所辦尤是側累等固應解京嚴訊但不過解審之犯止應選派妥幹員弁嚴行管解毋任疏脫不得謂之獻俘直待擒獲索諾木兄弟方可行獻俘之典至僧格桑之妾雖已獻出而其妻則不肯同獻自係索諾木因其親姊之故若是則金川所獻仍屬無關緊要之人其肺肝自不能掩阿桂當時何不以此語詰之乎 又諭逆酋索諾木莎羅奔兄弟及助逆之大頭目如丹巴沃咱爾蒙固阿什咱阿拉七圖安堵爾等罪大惡極神人共憤就擒之日自應解京誅磔以快萬姓觀瞻其餘逆番頭目人等著卽就軍前淩遲正法以釋我軍憤恨且使各土司番夷咸知炯戒 九月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徐績奏據署臨清州知州秦震均等稟報八月二十八日起更時堂邑縣張四孤莊有奸民王經隆等率領多人手持兇械放火傷人該署知州卽同副將親往查拏等語又據壽莊營守備王廷佐稟稱八月二十八日四更時有賊人聚衆白布纏頭各帶器械爬入壽張縣城圍住文武衙門搶刼倉庫占據城池守備正在催漕聞信星夜馳回飛調各汛弁兵並移知梁山范縣東昌三營同力協拏等情閱稟卽率同布政司國泰中軍參將海明帶兵由東昌一路進發並飛咨兗州鎮臣惟一帶兵由東阿一

路進發。督同擒拏各等語。此等奸民。實爲罪大惡極。然么麽烏合。不過自速其死。計徐績惟一到彼會勦。自可迅卽就擒。但各犯敢於圍官署。刼倉庫。據城池。其情罪甚爲重大。卽當按叛逆辦理。非尋常糾衆抗官可比。一經擒獲到案。卽應迅速審明。將爲首者。立時凌遲。其同惡相濟之黨。亦卽應斬決。必須多辦數人。俾衆共知儆戒。不得僅照常例。區别首從。稍存姑息。但止可就在事人犯。從重究辦。不得有心輕縱。亦不得節外株連。徐績等。並宜將要犯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不可監繫滋事。丁巳。諭阿桂奏。賊人於十七日。將七圖安堵爾送出。卽同綽窩斯甲。一併拘拏。訊供等語。七圖安堵爾降順索諾木。爲之出力。意賊酋未必眞心擒獻。今竟將其獻出。賊情之窘迫可知。但據七圖安堵爾供稱。聽見大頭人說。如今格魯瓦角宜喜兩路官兵。打得狠緊。怕我們儻不住。從前大兵進來。原爲小金川土司。今將僧格桑屍身及其妾側累。並大頭人七圖安堵爾等送出。想來可以完事。綽斯甲布布拉克底巴旺。三雜谷。如今雖打得利害。但都是我們親戚。若是大兵出去。過幾年還可相好等語。賊人狡黠可恨在此。而其糊塗不知死活亦在此。今官兵攻勦金川。所有險隘。已得十之八九。阿桂等。及諸將領。自無不思速建鴻勛。慰朕懸注。諒斷不肯因賊酋懇求。稍存

游移姑息之見。第恐綠營官兵。悉皆膚識淺見。且從征略久。急圖休息者多。一聞賊畨獻屍求降之言。難保其心不爲稍惑。阿桂等當通行詳諭衆官兵等。以各路大軍。乘勝深入。自可直薄賊巢。指日成功。爾等俱可仰邀優敘。得官受賞。況國家費如許力量。以期永靖邊圉。豈可虧於一簣。若此時准其求降完事。則禍根不除。仍貽後患。與其數年之後。重勞跋涉。何如就收成之績。勉力圖功。速膺懋賞乎。如此明白告諭。衆官兵當益加鼓舞自效。不爲浮言所惑矣。　命舒赫德。赴江南。同高晉堵築漫口。

戊午。　上駐蹕避暑山莊。　庚申。　命額駙拉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帶侍衛章京。及健銳火器二營兵。往山東會勦王倫。　壬戌。　上恭送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　命舒赫德。佩欽差大臣關防。先帶德州駐防滿兵數百。馳赴山東勦賊。事竣。卽由彼前往河南。董視漫口。堵築。尅期督促合龍。以副軫念。　甲子。　諭軍機大臣等。壽張縣奸民。聚衆滋擾一案。節經徐績具奏。止言官兵追勦。及賊匪大概情形。而不言賊人現在何處。前日國泰奏稱。聞賊在臨淸城南。柳林地方。今日閱城守尉格圖肯。初七所奏之摺。亦稱賊屯聚柳林。而徐績屢次摺來。並不言及賊人實在踞集之地。卽所奏初七日打仗情形。亦言探知賊匪屯聚柳林莊。卽提兵趕赴黎明

行至小鄧家莊。遠聞喊聲。卽與賊遇。剿殺百十人。復追至張四孤莊。又與賊遇。亦剿殺百餘人。仍帶兵追趕。賊人於所至樹林茂密處。放火阻攔。又向前擒拏。賊卽拒敵。不畏槍礮。兩腋蜂擁而來。將徐績圍住。惟一督兵從旁策應。與徐績衝殺。殲戮多人各等語。續據奏。賊於初七夜。往攻臨清州城。經官兵用槍礮擊斃三百餘賊。並經縋城殲擒。及追殺者。又數十人。賊衆經此一番創衄。似應略知怖畏。此後賊往何處屯聚。並未據徐績奏聞。臨清附近地面。俱係平陽。賊衆幾及千餘。且攜有眷車輜重。如何藏匿。且賊自二十八滋事以來。距今已半月。每日如何糊口。其拉車馬牛。又如何秣飼。或係入夥人隨處供給。或賊匪於所過村莊。肆行搶掠。未據言明。賊匪攜眷而行。夜間如何住宿。或佔踞村落。或衆皆露宿。無難訪察而得。何以亦未據奏及。又如柳林莊。小鄧家莊。張四孤莊。相距之路幾何。係何州縣所屬。坐落何方。距所住若干里。俱未詳悉聲敘。殊難明曉。著姚立德。徐績。卽速查明。據實具奏。丙寅。上回鑾。壬申。上奉皇太后回京師。丙子。舒赫德等奏。二十二日。接周元理。扎知。賊擾河西。直境營盤。臣等統兵遄行。二十三日抵臨清。賊於舊城外。聚集迎拒。臣阿思哈。徐績。帶兵掩擊。賊竄入城。伊琳。伍什布。帶兵衝入。焚燒房屋。將賊趕往西北城隅

村內。臣舒赫德。拉旺多爾濟。早赴舊城會合搜捕。計斃賊數百人。拏獲活口百餘人。各處村民。紛紛擒賊呈獻。臣等未到之先。賊匪預行逃竄者。約一二千人。至賊首王倫。並餘匪數千。經臣等將擒賊嚴訊。據云在舊城藏匿。二十四日。伊琳等帶兵入城。尋拏正犯。拉旺多爾濟。前往四處村莊。搜殺逃賊。不使稍留餘孽。得　旨。賊首賊黨。及其家口等。既據現獲賊衆供稱。俱在舊城內藏匿。自必無從外軼。不難竭力搜捕。所有逆首王倫。並濟惡之梵和尚。堂邑村民王經隆。及賊中所稱元帥孟姓。尤爲巨賊。必須立就擒獲。其姚立德奏到各供內。有名要犯。亦當盡數成擒。舒赫德卽將其中罪惡最重之犯。如王倫。梵和尚。王經隆等數人。嚴行檻械。派乾清門侍衛。管押解京。嚴行碎磔。以伸國法而快人心。其餘卽於彼處正法。　丁丑。舒赫德等奏。連日剿賊逾千。王倫及有名頭目。尙未就擒。嚴訊獲犯。據供王倫住城中汪姓大宅。伊琳等赴該處擒拏。賊人踞屋死守。放火焚燒。並無一人竄出。王倫是否在內。尙不能知。又將續獲各犯細訊。則稱王倫住一大當鋪內。復添兵赴該處。燒屋擒拏。見有衆匪環護一賊。用槍擊斃。獲匪認識。云係王倫之弟。又在城搜剿時。有一賊從屋頂跳下。用刀扎人。經官兵槍斃。認係陽穀縣人楊五。賊中稱樸刀元帥。卽碎磔示衆。又有披髮

騎馬。手舞雙刀之婦人。向官兵直撲。卽經槍斃。認係無生聖母。爲王倫倚仗之人。頗有邪術。賊衆所存有限。踞守堅壁中。與王倫爲苟延殘喘之計。今王倫之弟。既於該處擊斃。該匪自亦在內。仍督兵併力焚攻。

諭軍機大臣等。王倫罪大惡極。必當明正刑誅。以彰國法。若斃於槍箭之下。或焚死。或自戕。得免魚鱗碎磔。尙覺其倖逃重罪。不足以大快人心。然亦必確有證據。毫無疑竇。否則未便輕爲此言。因思舒赫德等。昨奏賊人於官兵未到之先。豫逃者約一二千人。安知王倫不溷入其內。故留賊黨。在舊城抗拒。官兵詭爲賊首未動之狀。而潛已同衆逃竄。亦事理所或有。該處現獲賊犯內。必有賊黨中切要之人。及其有名賊目。自應嚴行根究逆首實在蹤跡。務卽成擒。解京伏法。豈可稍涉顢頇。若辦理稍不切實。萬一該犯未死。竄入他處。數年之後。又復糾衆滋擾。則辦理必較此時更難。益復不成事體。此事所關甚大。從前班滾一案。慶復李質粹。成例具在。此乃舒赫德經手所辦之事。知之最悉。豈容或忘乎。至槍斃王倫之弟。既有認識者。應詳訊其實係何名。其弟兄尙存幾人。又所斃舞刀女賊。係王倫何人。因何同在教內。衆逆既稱爲無生聖母。又言其頗有邪術。亦應訊問識認之人。究竟係何邪術。賊黨中類此者。尙有何人。又所殪楊五一犯。賊既稱爲

樸刀元帥。自係稍有技力。如此類者共有幾人。亦須嚴究明確。拏獲重處。勿使一人漏網。又與王倫同惡相濟之梵和尚王經隆。及孟姓賊目。俱稱元帥。且在首逆左右不離者。尤爲要賊。何以官兵圍住汪姓大宅。及當鋪剿殺時。並不見此數賊露面。是否在內潛匿未出。或溷入一二千人中。豫行遁逃。俱不可不詳悉確查妥辦。至所稱王倫之弟。既在大當鋪擊斃。該匪自亦在內等語。究係揣度之詞。不足爲據。必須嚴訊活口。取有確供。庶可憑以緝捕。然亦須察其情僞。慎重辦之。不可爲黠賊狡供所惑也。至從舊城豫逃之一二千賊。須有著落。昨拉旺多爾濟帶兵往村莊搜拏逸賊。是否即係此項。曾經拏獲幾人。何以昨甫出外搜賊。今即回至營內聯銜。如此匆匆往返。恐未得實濟。拉旺多爾濟前往捕賊。何以阿思哈不與同行。若此豫逃之一二千人。即春甯音濟圖等在塔灣所截之賊。則據稱三次剿殺。共賊六七百。尚有一千三百餘賊。歸於何處。並當計其去路。各處分堵。近而直隸河南。遠而江南。所有與山東接壤之處。均當一體防截。勿使竄逸。高晉周元理何熠各宜實力妥辦。毋得稍有懈忽。至楊景素處所拏浮水之賊。其爲賊黨無疑。必無良民肯隨賊溷竄之理。周元理應審明從重究治。不可稍存姑息。其餘居民店戶。均當一律查明。分別辦理。舒赫

德爲朕信任大臣。因令專辦此事。當以朕心爲心。愼之又愼。不可稍自貽誤。　冬十月。　諭逆匪王倫。滋擾壽張等三縣。殺害縣官。實爲罪大惡極。其壽張縣知縣沈齊義。堂邑縣知縣陳枚。俱罵賊而死。克全臣節。深合守土之義。甚屬可憫。俱著加恩。照陣亡例議卹。又堂邑縣訓導吳璟。亦罵賊盡節。並著議卹。給與贈廕祭葬。並予陽穀縣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莘縣把總楊兆立。堂邑縣把總楊兆相。廕卹。俱入昭忠祠。舒赫德調度有方。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均能實力董率。甚屬可嘉。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協勦之直隸總督周元理。總督管河南巡撫何煟。正定鎭總兵萬朝興。河北鎭總兵黃模。亦俱在事奮勉。並著交部議敘。　乙未。　命建文淵閣於文華殿後。御製文淵閣記。　十一月。甲寅。　諭大學士舒赫德。辦理山東叛逆王倫一事。雖不比平定外夷逆匪。而勦辦迅速。甚屬可嘉。舒赫德著授爲御前大臣。賞戴雙眼花翎。仍賞給雲騎尉世職。　乙卯。　諭阿桂。自統兵進勦以來。實心調度。諸事皆合機宜。此次又將日爾巴當噶。全行攻克。接通凱立葉。指日即擣勒烏圍賊巢。甚屬可嘉。著授爲御前大臣。並賞雙眼花翎。用昭恩眷。參贊海蘭察。額森特。屢戰奮勉超羣。海蘭察著在御前侍衛上行走。額森特著在乾淸門行走。　丙辰。以四川成都等一百四

十府廳州縣行軍運糧免歷年額賦有差。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昨計及作固頂一路。下通党壩。傳諭將軍等。飭令五福。率兵由党壩進攻。今五福。已從党壩會合阿桂。與朕所降諭旨適合。實係極好機會。看來指日即可直抵勒烏圍。閱所奏各番供單內。稱賊番紛紛投出。足見境內。衆心渙散。而逆酋等。尚將物件。用皮船。私運噶拉依。雖云矇著百姓。豈能盡掩人耳目。更足以啓羣疑而生惶惑。是賊衆滅亡之機。日見彰著矣。彰寶以收受屬員供應。奪職逮問。按國史彰寶傳擬斬監候四十二年故 己卯。御前侍衛都統五福卒。賞銀五百兩治喪。十二月。庚寅。諭明亮等奏。焚燒沙壩山坡寨落情形甚好。昨據阿桂奏。現在攻打甲爾納賊碉。一經攻得。即可進勦。得式梯。及噶爾丹喇嘛寺。似已操必勝之權。今明亮等奏。與得式梯相去不遠。是兩軍指日會合。成功尤當迅速。佇盼捷音。投降霍爾甲等四人。尚屬誠心效力。明亮等。當酌加賞賚。以示獎勵。甲午。諭昨曾降旨。將恩封之親王郡王。襲次遞減。至鎮國輔國公者。即令世襲罔替。以昭展親恩誼。至於貝勒貝子公。承襲之例若何。未經議及。又原辦之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其由恩封而得者。雖不比軍功之各立專傳。亦應列入表內。著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一併詳悉查明議奏。尋議嗣後宗室王公等。由恩封而得

者。均請列入表內。編定進呈。其貝勒以次。遞降至鎭國公。應降襲鎭國將軍。貝子遞降至輔國公。應降襲輔國將軍。卽令世襲罔替。從之。

乙未。乾隆四十年。春正月。庚戌。　諭額駙等向俱照公主封號。授爲固倫額駙。和碩額駙。惟公主所生之子。未經定例賞給品級。此內如下嫁蒙古王公之公主等。所生之子。各有應得品級。無庸另爲辦理。至在京公主所生之子。若不授以品級。於體制殊未允協。嗣後在京公主所生之子。至十三歲時。係固倫公主所生。卽給予伊父固倫額駙品級。和碩公主所生。卽給予伊父和碩額駙品級。著爲例。　庚申。　諭前據弘晌奏。查審逆犯呂留良之孫。呂懿兼曾孫呂敷光。捐納監生一事。係戶部辦理錯誤。已另降諭旨。嗣後如遇辦理此等大逆緣坐之案。不特舉貢生監。不應減免。卽官職甚大者。既爲逆犯子孫。罪在不赦。亦不當復爲區別。所有呂懿兼呂敷光二犯。著發往黑龍江。給與披甲之人爲奴。　甲子。　上臨和靜固倫公主第酹酒。還宮。視皇貴妃疾。　庚午。以四川大功。指日告成。撥部庫銀五百萬兩。豫備善後事宜。　甲戌。　諭據阿桂等奏到。攻克康薩爾山梁。占獲碉寨木城石卡。並痛殲賊番情形一摺。據稱賊番於康薩爾守禦。不遺餘力。因於本月十二日。分派將弁。帶兵賁夜前進。拽開

攔木。拔起鹿角。躍過城濠。拋擲火彈。賊人抵死拒守。官兵一呼擁上。直登碉頂。殺死碉內外各賊。並將地窖石板踏塌。壓斃多賊。隨將地穴填塞。繼又分兩翼衝下。連奪大碉石卡木城至山脊兩旁。見係密箐。黑夜難以進攻。連夜挐柵運礮轟摧。連日各兵勇氣倍增。四面環攻。賊人無路可逃。俱從懸崖跳下。跌斃者又復甚衆。所有山溝內水碉寨落。一齊搶占。三日內共攻克大碉十座。木城四座。大石卡二十座。寨落七處。活挐二賊。殲斃二百餘賊。奪獲銅鐵礮二等。刀矛鳥槍毛毯糌粑甚多。再此處係進攻噶爾丹寺及噶朗噶。勒烏圍正路。現在察看情形。於兩三日內。攻取勒吉爾博。以期迅抵賊巢等語。此次將弁兵丁奪卡殲賊。勇往出力。甚屬可嘉。其另摺保奏者。業經分別加恩賞給巴圖魯名號。以示鼓勵。其在事出力兵丁。著各賞一月錢糧。

乙亥。　上視皇貴妃疾。　丁丑。皇貴妃薨。依例輟朝五日。　戊寅。　上至吉安所。令懿皇貴妃金棺前奠酒。　二月癸未。　上至吉安所。臨送令懿皇貴妃金棺。移奉靜安莊。　乙巳。　上至靜安莊。令懿皇貴妃殯宮奠酒。　三月辛亥。　上啓鑾幸盤山。　癸亥。　上還京師。　夏四月壬寅。　賜錫齡等一百五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諭阿桂豐昇額等奏。分攻榮噶爾博下面木城。又攻克木思工噶克了口碉座。

官兵即從康薩爾直至了口一帶山峯。連拏木柵占據。至北路明亮之兵。先於十二日進攻甲索。搶獲碉座。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將軍參贊等調度有方。將領弁兵。俱能奮勇出力。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明亮等。攻克甲索宜喜。並統衆下壓各情形。將軍參贊等。調度有方。海蘭察。福康安。尤爲出力。均屬可嘉。明亮福康安。俱著授內大臣。海蘭察。前此已授內大臣。著賞給御用荷包。以示鼓勵。俟大功成時。自有殊恩懋賞。現據明亮等奏。搜查該處五十里內。所有數百餘寨落。並無糧石存貯。賊衆之乏食可知。今兩路大兵會合。自即乘勝深入。掃穴擒渠。佇聽捷音。　五月。壬子。　諭明亮等奏。攻克基木斯丹當噶山骸賊碉。所辦甚好。奎林等攻碉出力。均屬可嘉。統俟攻得勒烏圍。一併交部議敘。　戊辰。　諭阿桂等。此次攻克噶爾丹寺。噶朗噶等碉寨。將軍參贊。調度有方。領隊大臣。奮勉出力。甚屬可嘉。俟攻得勒烏圍後。一併優敘。　壬申。　上啓鑾。秋獮木蘭。奉　皇太后駐蹕湯山行宮。　乙亥。　諭遜克爾宗一帶。我兵攻取年餘。尚未得手。若不將此處攻克。後路究未掃清。今豐昇額。全行奪取。實爲奮勉出衆。豐昇額。乃巴圖魯額亦都之孫。其果毅公爵。即係額亦都傳襲。前將軍兆惠。因平定準噶爾回部。曾於公爵上。加封四字。今豐昇額能繼其祖。著於果

毅字下再加繼勇二字以示優奬。六月。辛巳。諭現今大功告成在邇。凱旋後當照平定準部回部之例。於紫光閣圖畫功臣像。並繪戰圖。以垂示永久。著傳諭阿桂。將節次打仗攻獲之賊寨。如近時攻得之遜克爾宗。及前次攻得之谷噶喇穆。喇穆色淜。普康薩爾木思工噶克等。及明亮一路之達爾圖至茹寨一帶。凡有經將士等。實在出力奮勇剿殺而得者。查明各畫一圖。並將帶兵大臣及勇銳將領。於圖內註明。附便進呈。俟朕閱定。　癸未。　上詣廣仁嶺。下萬壽亭。恭迎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　秋七月。丁巳。　諭阿桂。籌辦軍營大小諸務。實爲盡心。今時當甚暑。統衆攻堅。賢勞足念。因御製詩六韻。親書箑頭。賜之。以示嘉奬。詩曰。掌握師行掄俊豪。事無巨細一心操。功成九仞尤應愼。志洽諸軍實所褒。探路欲因乘怠隙。攻碉直可壓危撓。我居避暑原無暑。卿效賢勞眞是勞。嘉予七言錫書扇。凱歌三捷換征袍。勉之指日親郊勞。紫閣銘勳崇爵叨。　癸酉。重刋金史成。　御製序文。　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甲申。阿桂。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等奏。官兵連夜攻勒烏圍。轉經樓附近寨落。搶占賊寨。其地有高碉五層。須逐層攻克。現已至第四層碉下。　辛卯。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連夜分兵攻各碉寨。沿

河接拏木柵。已與勒烏圍東西平對。如此兩面合圍。賊衆斷難支禦。諒可立時攻克。乃賊人猶復悉衆死守。固屬護巢力拒。亦由其罪孽深重。必待盡殲而後已。至既得勒烏圍。則轉經樓之賊。自難存住。卽甲爾日磔橋。亦當自潰。其科布曲賊寨。據脫出番人供稱。莎羅奔弟兄三人。現俱在彼。自卽應乘勝攻克。悉行擒獲。從此進攻。更不虞後路有賊滋擾。至於索諾木。現住甲雜。阿桂進攻時。自當分兵兩路。一由雍中喇嘛寺。攻打噶拉依。擣其巢穴。一派兵徑赴甲雜官寨。擒其逆酋。方爲妥協。 己亥。諭定西將軍阿桂等。馳奏紅旗報捷。於八月十六日。已攻得勒烏圍賊巢。此實仰賴上天眷佑。成功迅速。而將軍參贊。實心宣力。調度得宜。將領弁兵。各奮勇集事。均屬可嘉。所有將軍阿桂。副將軍豐昇額。參贊大臣海蘭察。額森特。及在事將弁等。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出力之滿漢官兵。屯土兵練。俱各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紅旗報捷。於八月十六日。在勒烏圍軍營馳發。今於八月二十四日丑時。遞到木蘭行在。計沿途僅行七日。實爲迅速。所有辦理臺站驛遞。文武官員。均屬可嘉。著該部查明。同兵部捷報章京。一併議敘。各站差弁兵夫。並著該部查明。照例議賞。其馳送紅旗。到行在之各站員等。同捷報章京等。著行在兵部查明。先行賞給緞匹。兵部員外郎。額

爾克圖自辦理軍務以來。承辦捷報。頗屬勤勉。現係該員齎遞紅旗。著賞戴花翎並交該部。遇有郎中缺出。即行升補。　命阿彌達。齎紅寶石頂至軍營。賞給阿桂。以示優眷。　九月己酉。　諭阿桂等奏。通籌直擣噶拉依賊巢一摺。該處進兵路徑。阿桂詗探已久。自係成竹在胸。實有把握。方如此籌辦。自應照其所擬。妥速剿辦。第阿桂等。統兵進攻以後。恐扎烏古等處賊人。潛至勒烏圍。擾我兵後路。其事甚有關係。阿桂現派額森特。在轉經樓前科布曲山嶺之下。駐紮攻打。以牽賊勢。著阿桂扎知額森特。令其在勒烏圍一帶。小心看守。勿使隔岸之賊。得乘隙過河滋擾。或至稍有疏虞。　癸丑。　上駐蹕避暑山莊。　丁巳。　上恭送　皇太后回鑾。　辛酉。　上回鑾。

壬戌。阿桂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前擬從達思噶拉宇進兵。今因陰雨阻滯。達思里一帶。賊俱增修碉卡。恐未免多煩兵力。復詗探得什爾德山梁之南。過溝為達烏達圍。再上為安布魯木順梁而下。即至聶烏。過勒烏溝而上。正對則朗噶克了口。一經攻占。即已截科布曲賊人之後。而噶拉依更為震動。　諭阿桂。擬從達烏達圍一帶進攻。又在達思之北。似不與碾占相對。或阿桂處另行通知明亮。相訂會辦。亦未可定。軍營之事。移步換形。難以遙為揣度。阿桂長於謀計。於籌畫軍務機宜。尤所


商務印書館印行

諳悉。明亮等。惟當聽其妥酌行之。 丁卯。 上奉 皇太后回京師。 戊辰。 諭明亮在軍營。不甚奮勉。成功後。如何用伊之處。另降諭旨。所有廣州將軍員缺。著永瑋補授。 諭阿桂等奏。原欲攻達思里等寨。因賊人知覺豫防。須改從達烏達圍繞進。今於繞進之時。不但將改道擬攻之當噶克底一路。盡心攻克。並將原擬進攻之達思里噶拉宇莫魯古一帶。盡皆搶占。將軍參贊調度有方。在事之將領弁兵等。皆冒雨衝泥。攀崖越險。所向克捷。甚屬可嘉。所有阿桂。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及領隊大臣等。各分別賞給荷包。以示獎勵。仍俟攻克噶拉依時。一併交部優敘。俾膺渥典。冬十月。己丑。 賜王懋賞等四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戊戌。 諭阿桂。攻克達噶木山包賊碉。現在設法分攻雅瑪朋碉寨。以便進攻科布曲。所辦甚好。達噶木爲賊緊要咽喉。今官兵既已占據。自更得力。再西路之兵。因阿桂屢戰克捷。遇敵皆踴躍直前。而北路之兵。因明亮經久未能寸進。衆心不免稍阻。自當設法鼓舞。使人知勵勇效用。方爲有益。明亮舒常。各宜努力自奮。 閏十月。辛酉。 諭軍機大臣等。朕昨檢閱。各省呈繳。應毀書籍內。有僧澹歸所著徧行堂集。係韶州府知府。高綱爲之製序。兼爲募貲刊行。因查澹歸。名金堡。明末進士。曾任知縣。復爲桂王朱由榔

給事中當時稱爲五虎之一。後乃托跡緇流。藉以苟活。其人本不足齒。而所著詩文中多悖謬字句。自應銷毀。高綱身爲漢軍。且係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見此等書籍。恬不爲怪。匿不舉首。轉爲製序募刻。其心實不可問。使其人尚在。必當立寘重典。因令查閱其家。收存各種書籍。今於高綱之子高秉家。查有陳建所著皇明實紀一書。語多悖謬。其書板自必尚在粤東。著李侍堯。卽速查明此書板片。奏繳。又查出喜逢春傳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係江甯清笑生所撰曲本。旣經刊布。外間必有流傳。該督撫查明。所有刷印紙本及板片。概行呈繳。 壬戌。 諭據明亮等奏。官兵將札烏古山梁。全行攻克。明亮舒常如此奮勇。庶覺略增顏面。現在正可乘勝深入。而納木廸斯底葉安等處。攔截在內。並可自潰。此一路官兵聲勢日盛。大有起色。至逆酋索諾木及其得力頭人。概行擒縛。其功亦不爲小。庶可與阿桂等同膺渥眷。明亮等當努力爲之。 己巳。 諭甲申歲。我國家旣定鼎京師。而明福王朱由崧。爲南京諸臣。迎立改元。首尾一載。其後唐王朱聿鍵。桂王朱由榔。相繼稱號者。又十有餘年。當時以期事涉本朝開創之初。凡所紀年號。例從芟削。卽朱璘之明紀輯略。亦以附三王紀年。爲浙江撫臣等所奏毀。茲以搜訪遺集。外省奏進此書。閱其體例。非不等崇

本朝。且無犯諱字跡。徒以附紀明末三王。自不宜在概禁之列。前命編纂通鑑輯覽。館臣請不錄福王事實。因念列朝嬗代之際。進退予奪。繫乎萬世公論。若前代偏私袒徇之陋習。以曲筆妄爲高下。朕實鄙之。卽如福王承其遺緒。江山半壁。疆域可憑。使能立國自强。未嘗不足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乃孱弱荒淫。自貽顚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亡國書法絕之。特命於崇禎末。附紀福王年號。仍用雙行分註。而提綱則書明以爲別。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蓋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情天理之公也。至於唐王。桂王。遁跡閩滇。苟延殘喘。不復成其爲國。正與宋末昺昰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是以輯覽內未經載入。今思二王。究爲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非僞託也。且其始末。雖無足道。而奔竄事跡。亦多有可攷。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或致失實無稽。不若爲之約舉大凡。俾知二王窮蹙情形。不過如此。更可以正傳聞之譌舛。又其下諸臣。以一旅拒王師者。向多以僞官目之。然其閒。如白文選。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僞。自當準春秋書盜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橫行。把持國事者。亦無足齒錄。若其他各爲其主。始終不屈。以致隕首捐軀者。不一而足。較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彷彿。雖混一之初。兵威迅

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人瑣尾間關。有死無二。洵無愧人臣忠於所事之義。迄今日久將遂泯沒。朕甚憫之。亦宜略爲紀錄。使之有傳於後。設以爲載筆有體。則凡事涉三王者。不妨直以彼字稱之。用存偏正之別。而其臣。則竟書爲某王之某官某。概不必斥之爲僞也。明紀輯略已明有司弛其禁。而通鑑輯覽校刊將竣。其令四庫全書館總裁。詮敘唐桂二王本末。別爲附錄卷尾。凡彼仗節死義之人。考訂事跡。悉與備書。朕將裁定。宣付刊行。俾讀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嘗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間。而崇獎忠貞。亦足以爲世道人心之勸。書成。卽以此諭同御製輯覽原序。並冠卷端。庶將來有所參考。喩朕意焉。 十一月。丁丑。 諭阿桂等。相機進攻。自可乘勝克捷。而噶拉依賊寨。據投番等所供。現甚空虛。攻之自易爲力。自掃蕩噶拉依賊巢。惟盼阿桂等迅速蕆事。至河西一帶。賊既不能抽兵相助。則攻取亦不甚費手。今又聞索諸木。仍在甲雜。而土婦阿倉等。現在雍中喇嘛寺。明亮等若攻克阿爾古。卽馳往甲雜。剿擒逆酋。並乘勝攻占獨松。俾可杜賊衆西竄之路。彼時或馳赴阿桂處。幫同掃平噶拉依。或渡河攻打雍中喇嘛寺。擒獲阿倉阿青等。則賊勢更孤。明亮等卽可由彼處與阿桂約會夾攻噶拉依巢穴。自更可期迅速集勛。 癸未。 諭崇獎忠貞所

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於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世
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諡。仰見聖
度如天。軫卹遺忠。實爲亙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據傳聞。未暇徧爲搜訪。故得邀表章
者。止此數人。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
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
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爲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殞身
行陣。與夫俘擒駢僇。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
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卽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
福王不過倉卒偏安。唐桂二王。並且流離竄迹。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苦相從。
舍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
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諡固難於槪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
昭軫慰。嘗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
出。侵我朝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
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歿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揚祖烈而示傳信。

惟時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為獮薙。然迹其冒鏑攖鋒。竭忠效命。未嘗不為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身。懍懍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閹豎橫行。遂致黑白溷淆。忠良泯滅。每為之搤腕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為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為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為國抒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托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旌予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圖自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袞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凡諸臣事蹟之具於明史及通鑑輯覽者。宜各徵考姓名。仍其故官。予以謚號。一準 世祖時例行。其令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

丁酉。 命再撥戶部庫銀三百萬兩。豫備四川軍務善後事宜。 十二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庚午。 諭阿桂等奏。官兵由索隆古進攻。所向克捷。現據噶占山梁。整兵直擣噶拉依。又據明亮奏。連日克甲雜。並後路巴布里日蓋古洛一帶。全行剿洗。乘

勝進抵獨松隘口。尅日會擣噶拉依等因一摺。覽奏深爲欣悅。甲雜爲賊人往來狡窟。阿桂攻占噶占山梁。進偪賊巢。已成破竹之勢。明亮復將河西甲雜一帶後路。將及百里全行掃蕩肅清。即可統兵渡河直取雍中喇嘛寺。賊酋更無竄身之地。並有大頭人達固拉得爾瓦率領。乃當番衆五百餘人投降。爲官兵內應。擒獲土舍庸中旺嘉勒。及邁布星根來獻。又喀拉頭人思達爾結。亦率屬六百餘人來降。又阿桂奏。有頭人色木里雍中。願爲官兵內應。望塵跪迎。並有大頭人。布籠普阿納木帶領所屬寨番。男婦千餘人來降各等語。覽奏深爲欣悅。此皆將軍參贊調度督率有方。諸將領官兵。亦各奮勇出力。故能屢戰克捷。著阿桂。豐昇額。明亮。及領隊大臣。將佐員弁等。俱交部優議。以示獎勵。仍俟大功告成。再沛酬庸茂典。

丙申。乾隆四十一年。春正月。 諭阿桂。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由則朗噶克了口。上搶喇烏喇山梁。於十七日。將各碉卡賊衆殲戮。遂占據瑪爾古當噶碉卡。並獲山梁迤東一帶寨落。海蘭察。由噶占進攻。占得爾隴山坡。是日夜。我兵齊抵舍齊喇嘛寺。併力剿殺。復攻克雍中喇嘛寺。即於十八日。將格爾巴夾木巴雪寨下。至克角千等。均經搶占。現派兵分路攻噶拉布依碉寨。兩三日內。諒可合圍。投出頭人。達什阿庫

魯。錄供呈覽。至本日晚間。有投番來稱索諾木之母姑姊妹。現於甲納雜爾渡河前來。到時另行奏聞。又明亮等奏。河西賊境全已蕩平。於噶拉依對河之巴布朗谷。密布營卡。會擒逆酋富德亦奏。占據噶哨爾谷等處寨落。現與西北兩路官兵會合。攻圍賊巢等語。覽奏均爲欣慰。至各路番人。紛紛投出。其中大小頭目。俱復不少。此等番衆。從前抗拒官兵。捨死固守。情罪均屬可惡。迨至兵臨巢穴。計窮力竭。始行投降。非若大兵尚未深入以前。陸續來投者可比。但衆番皆係曾與官兵打仗之人。此時難以分其所犯輕重。且其抵拒官兵。固屬可恨。而原其所以捨死堅守。尚知各爲其主。亦復可矜。況爲數過多。又係投降乞命。若盡予駢誅。實覺心有不忍。惟其中大小頭人。及其眷屬。自不便仍留本處。應照前此平定準部時。所有台吉宰桑。得木齊等。概行移徙例。妥爲辦理。將此諭令知之。

己卯。 諭。前以明季殉節諸臣。各爲其主。義烈可嘉。爰命大學士九卿等集議予謚。所以褒闡忠良。風勵臣節也。今復思建文革除之際。其臣之仗節死事者。亦具載史傳。當時永樂一藩臣耳。乃犯順稱兵。陰謀篡奪。諸臣以大義自矢。固當不共戴天。雖齊泰黃子澄。輕率寡謀。方孝孺識見迂濶。未足以輔助少主。然跡其尊主鋤强之道。實堪共諒。迨大事已去。猶且募旅圖存。抗

詞抵斥。雖殞身湛族。百折不回。洵爲無慚名敎者。他若景淸鐵鉉輩。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其致命縱各不同。而志節懍然。如在下至東湖樵夫補鍋匠之流。姓名卽隱諱不彰。其心跡固可追溯也。特以永樂殘刻性成。淫刑以逞。屠戮之慘。極於瓜蔓。牽連殆非情理。朕讀史至此。未嘗不深憤而痛嫉之。雖其中葉少弛厲禁。而彼時臣子。徇私曲諱。終不獲顯示褒揚。使忠臣義士之氣。久弗克伸。良可憫惻。夫以勝國革命之時。其抗我顏行者。尙念其忠於所事。特命表彰。况建文諸臣。不幸遘遭內難。爲國捐生。成仁取義。顧可令其湮沒於千百世下耶。允宜再集廷議。並予易名。以發幽光而昭公道。其覈實條具以聞。　阿桂豐昇額明亮海蘭察額森特奏。賊酋索諾木弟兄及助惡頭人。均在噶拉依官寨。自必嚴密圍困。始可設法俘擒。臣海蘭察同福康安。普爾普額爾特等。帶兵拏卡。直至河沿。以截噶拉依之右烏什哈達。由噶拉依官寨正山骰拏卡下偪近。據噶拉依之上。臣額森特帶兵攻克喀爾巴寨。復將附近噶拉依寨落九處。攻克焚燒。直至沿河。以截噶拉依之左。鄂碩覺十寨以南山梁。派舒亮帶兵。同侍衛訥松額駐紮。臣明亮西岸沿河一帶。已嚴密防堵。臣阿桂豐昇額。復派兵過河。於拉古爾對過山骰。多設卡座。聯絡左手。西北兩路官兵。俱合其水路

復於噶拉依官寨上游。趕造浮橋。並設卡座巡守。至木果木昔嶺等處。及鄂碩覺十寨。均經一律掃除。臣河西一路。及富德一路。番人俱望風投順。現在促浸全境。已平。惟餘噶拉依巢穴。自歸掌握。

諭本日據阿桂等奏。官兵已將促浸全境掃清。現在四面攻圍噶拉依巢穴情形一摺。深爲欣慰。並閱進到地圖。賊境碉卡寨落。均經大兵剿洗。所餘惟噶拉依。蕞爾彈丸。不及已得之地百分之一。自可卽日掃蕩。是征剿金川之役。已屬蕆功。又據稱賊酋索諾木弟兄。及助惡頭人。均在噶拉依官寨。今經嚴密圍困。斷難復行軼出。便可設法俘擒。且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其姊妹。均已來營投降。更不虞索諾木等之尙懷觀望。所有渠凶黨惡。自必卽行擒縛。馳遞紅旗。褒績酬勳。宜頒渥典。將軍阿桂。藎誠體國。不憚艱勞。制勝運籌。克成偉績。實爲此事首功。前曾賞戴雙眼花翎。並於攻克勒烏圍時。賞用紅寶石頂。茲著加恩。封爲頭等誠謀英勇公。並賞四團龍補褂。金黃帶。以昭崇奬。副將軍豐昇額。明亮。抒誠勵勇。協力宣勞。亦堪嘉尙。豐昇額本襲公爵。復加賞繼勇名號。著再賞以一等子。暫令伊弟布彥達賚承襲。侯豐昇額生子後。仍令其子承襲。布彥達賚現係藍翎侍衛。今既襲子爵。著授爲三等侍衛。明亮著封爲一等襄勇伯。參贊大臣海蘭察。每遇擁堅奪

隘。無不鼓勇先登。實爲超衆。著加恩封爲一等超勇侯。以示優異。參贊大臣額森特。領隊大臣奎林。和隆武。福康安。普爾普均各奮勇出力。茂著勤勞。額森特著賞以一等男。奎林本係公爵。著加賞一等男。即令伊子承襲。和隆武本係子爵。著晉封三等果勇侯。福康安著賞給三等男。所有伊原襲伊兄福靈安之雲騎尉。著福隆安次子。豐紳果爾敏承襲。普爾普著賞給三等男。豐昇額。明亮。海蘭察。奎林。和隆武。仍各賞戴雙眼孔雀翎。共昭榮奬。大學士于敏中。自辦理軍務以來。承旨書諭。夙夜殫心。且能鉅細無遺。較衆尤爲勞勤。其前此過失。尚可原恕。著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以示格外恩眷。所有此次恩賞世爵世職。均著世襲罔替。至應予錄敍之將士。並各項應予儀敍議賞之官員人等。及應行諸典禮。均俟紅旗馳遞到日。再降諭旨。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征剿金川。將軍阿桂等直抵賊巢。各奏功績。經朕施恩。分別賞給公侯伯子男爵。寶石頂。黃帶。雙眼花翎。惟參贊大臣富德。舒常二人。朕並非不施恩澤。富德前曾獲咎。朕寬免遣赴軍營。理宜感激朕恩。奮勉效力。而身至軍營。駐紮絨布寨。兩載有餘。並無寸進。昨雖將庚額特穆谷馬爾邦等處攻取。一因接奉飭催之旨。再因將軍阿桂等。已抵賊巢。乘其離散之際。始有捷獲。豈可爲功。舒常乃大學士

舒赫德之子。經朕施恩。補放參贊大臣。伊統兵身駐宜喜。惟知株守。迨明亮至達爾圖後。方始進兵。參贊大臣理宜統兵奮勉。爲衆表率。海蘭察等尙知奮勉打仗。舒常身係滿洲。世受國恩。而反可臨陣不前乎。朕每覽軍營摺奏。無不留心。豈有遺漏之理。富德。舒常未治其罪。仍同衆議敍。是卽朕之施恩矣。將此傳諭富德。舒常知之。

壬午。 諭阿桂著加恩賞用紫韁。 庚子。皇十二子。多羅貝勒永璂薨。 二月。大學士九卿等議奏。遵旨酌擬明代殉難諸臣。分別予諡。伏考歷代易名。止爲飾終常制。而勝國遺忠。並膺茂典者。實曠古所未有。謹按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軫念明末甲申殉難之臣。自范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劉文炳。鞏永固。衛時春。張慶臻。賜諡有差。乾隆四年。 皇上允廷臣請。於明臣趙譔。復予旌諡。玆奉旨詳議追獎。臣等伏讀欽定明史。及輯覽二書。詮次釐定。義法精嚴。蓋自萬歷以降。諸臣效節始末具載二書者。臣等分析考稽。而以大淸一統志。與直省通志。互覈同異。至建文諸臣。遺聞軼事。附會不經。表忠致身等錄。無足徵據。應一以正史爲斷。其中區別流品。斟酌典章。謹擬數條。一諸臣所處時地不同。素行亦不一。應定爲專諡通諡之法。其生平大節卓然。又艱貞自靖者。宜特予褒崇。按名定諡。其平時無甚表見。而慷慨致命。則彙

入通諡之例。較著者爲忠烈忠節。次則爲節愍烈愍。一天啓崇禎間。已經議卹者。毋
庸再給。至福王時。及唐桂二王。雖有贈諡。而偏私挂漏。臧否益淆。應據實綜核更正。
一明臣旣邀賜諡。宜有所賜。附麗表章。應請於各原籍。令有司設牌入祀忠義祠。其
里居失傳。則於授命之所附祀。請敕下翰林院。撰議專諡通諡文各一篇。交禮部刊
發直省。令所在如式造木榜。塡書某官姓名諡字。載事實於後。懸祠內。其後嗣願於
祠墓立碑者聽。其闔門殉難者。應入祀節孝祠。一諸生韋布。甚至姓名無考。如山樵
市隱。遂志成仁。諡所不及。應均入忠義祠。其有妻女同殉者。如前例。明臣如所修王
大年。李應薦。張捷。楊維垣輩。雖臨危不屈。而名麗閹黨。不便濫邀諡典。其因馬士英。
驟遷。如楊文驄。抗節可矜。進身究可議。若方岳貢。邱瑜。殉難見於一統志。以正史律
之。則有遺憾。而一時勳戚之臣。明史謂大半以兵死者。原不在盡節之數。又如張鶴
鳴之排熊廷弼。蘇觀生之擕難桂王。皆僨事可誅。而馬吉翔。蒲英。表裏爲奸。其入緬
偕亡。益無足道。且有於甲申謁賊。苟免後。乃堅拒王師。如傅鼎銓。張家玉。衛允文。吳
爾壎者。均屛而不錄。至樓璉草詔而後自經。梅殷入朝而復遇害。亦不得比於完節。
一明史久經欽定頒行。諡法難於各傳添列。請照明史格式。另編一册。冠以原奉諭

旨。次載諸臣議疏。及所擬專諡通諡清單。一體成書。與明史相輔而行。又議駁左都御史張若溎奏請交直省督撫採訪明季殉節事跡。伏查文集說部。原非一無可據。然若李國楨誤國辱身。而谷應泰紀事本末。乃謂其激烈殉義。吳繼善降賊被殺。而吳偉業作傳。乃稱其大罵捐軀。此等亦復不少。且有文獻無徵。而僅據其子孫呈報之詞。又將何所考覈。以辨其誣信。況天下之節義一也。 皇上褒崇獎䘏。原主於扶植綱常。卽間有未發之幽潛。亦無不正氣咸伸。漏泉同感。所奏應無庸議。 諭大學士九卿等。將明季並建文時殉節諸臣。悉按史乘覈查。擬予專諡通諡。及應入忠義祠者。分冊具奏。甚爲允協。著照所議行。其進呈各冊。於姓名事實。摘具梗概。頗見詳備。著名爲勝朝殉節諸臣錄。交武英殿刊刻頒行。卽以原頒諭旨。錄冠卷首。仍附載廷臣所上議疏。朕特製詩篇。題識簡端。用以垂示久遠。至大學士等議覆張若溎奏。請勅限訪查一摺。所駁亦甚是。張若溎固爲善善從長之意。但現在廷臣考覈釐定。以明史輯覽爲據。旁及一統志及各省通志。參互考證。其仗節死義者。已有三千六百餘人。是因世近可徵。而朕加恩訪錄。已迴非漢唐宋諸朝所可及。不可謂不多。今既各加旌典。俾得共與闡揚。於崇獎忠貞。風勵臣節之道。已無遺憾。卽使再加蒐採。

亦未必能廣至千人。於此事全局。有何損益。而稽諸文獻無徵之餘。必至眞僞溷淆。轉不足以昭傳信。且恐有司詢訪不免胥吏輩藉端滋擾里閭。更非朕軫恤遺忠之本意。此事亦著照所議。無庸辦理。併以此旨及議駁稿備載卷首。仍將此通諭知之。

辛亥。上啓鑾謁東陵。甲寅。阿桂。豐昇額，明亮奏。臣等督兵。將噶拉依賊巢。合力攻圍。其官寨外。札木什克寨內。及各寨賊衆情形。散尙在死守。臣等晝夜督攻。初三日。見賊寨衆情散亂。臣海蘭察。額森特。均即帶兵直下。臣富德。舒常。亦帶兵過河。賊人出寨跪降。所有各散寨。均經官兵占據。並將官寨東取水之處占斷。是晚各至官寨牆下圍定。賊人呌稱。索諾木明日出降。至初四日早。索諾木跪捧印信。帶同兄弟。並伊妻及其大頭人喇嘛大小頭目二千餘人出寨。乞免誅戮。伏查金川賊酋。窮兇極惡。爲西南邊外之患。今悉就擒俘。而助惡頭人。無一倖脫。除將賊酋賊目。遵旨檻送京師。其家屬大頭目喇嘛等。陸續起解外。謹將武功全蕆。恭馳露布奏聞。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正當祇謁東陵。告功回桃花寺駐蹕。適阿桂等所奏紅旗遞到。此實仰賴　皇祖默佑。是以捷報。不期而至。朕回鑾至圓明園。即起程展謁西陵。禮成。恭奉　皇太后巡幸山東。告成闕里。計四月二十六日至黃新莊。於二十七日。舉行

郊勞大典。著傳諭阿桂。令其約計程期。在軍營起身。與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福康安。普爾普等同來。至明亮擬授為該處將軍。毋庸來京。並著阿桂。於富德舒常內。酌留一人。同明亮辦事。其餘領隊大臣。侍衛等。應帶何人同來。應留何人。分帶後隊凱旋兵丁。並著阿桂酌定。此次平定金川。實皆阿桂一人功蹟。深堪嘉尚。茲班師在邇。特解親御墨狐黲黃馬褂。先行隨報賞賜。　乙卯。　諭將軍阿桂等奏報攻克噶拉依賊巢。逆酋索諾木。及其弟兄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併兩土婦。及助惡之大頭人丹巴沃咱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等。悉行擒獲。金川全境蕩平。武功耆定。馳遞紅旗。隨摺奏賀。披覽深為欣悅。兩金川之地。以次蕩平。逆酋兄弟及黨惡之大頭人等。現皆擒獲俘獻。露布馳聞。大功全蕆。從此即於其地。設鎮駐兵。番境甯謐。各土司得以永慶安全。此皆仰賴上蒼默佑。宗社鴻庥。朕喜慰之餘。倍深敬畏。朕現在祇謁兩陵。禮成後。恭奉　皇太后巡幸山東。告成闕里。計四月二十六日回鑾至黃新莊。並諭將軍等。率凱旋兵衆。如期而至。即於二十七日。舉行郊勞之典。翌日獻俘廟社。並御午門受俘。所有一切事宜。及功成應行典禮。著各衙門查例具奏。　丙辰。　諭此次平定金川大功告蕆。自應照從前平定準噶爾回部之例。於紫

光閣圖畫功臣像。掄其功績再著者。爲前五十功臣。朕親製贊。並錄其較次者。爲後五十功臣。著大學士于敏中等擬贊紀實銘勛。用昭褒寵。前此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居首。此次殫誠宣力。百戰成功。實惟將軍阿桂一人之力。自應列爲首功。其餘將佐。候朕另行定次。隨朕辦理軍務之軍機大臣。五載以來。始終其事者。如大學士于敏中。承旨書諭。倍著勤勞。尚書公額駙福隆安。夙夜在公。克宣勞績。大學士舒赫德。於此事雖未全行承辦。而剿捕臨清逆匪。實屬可嘉。並著一體畫入前五十功臣像。以示褒實酬庸之意。　丁巳。　上還宮。　戊午。　上啓鑾謁泰陵。　命袁守侗赴四川查審富德扣罰士兵鹽菜銀兩事。　命優敍隨征金川得功將士。　甲子。　諭文職漢大臣。由鼎甲出身者。向無賞戴花翎及賞穿黃馬褂之事。大學士于敏中。於辦理金川軍務。承旨書諭。倍切勤勞。昨因大功告蕆。特沛恩綸。畫入紫光閣功臣像。與其餘詞臣不同。著加恩賞戴花翎。並賞黃褂。以示優眷。　乙丑。　諭于敏中既賞戴花翎。並賞黃褂。伊現係大學士。且與大學士舒赫德尚書公福隆安同列紫光閣功臣畫像。三人翎頂。自應畫一。于敏中著加恩賞戴雙眼翎。　丙寅。　上以翌日巡幸山東。恭迎　皇太后鑾輿駐蹕新衙門行宮。　丁卯。　上奉　皇太后啓鑾巡幸山

東。辛未。督理糧餉。吏部侍郎劉秉恬奏。奉旨審定番音。金川。名爲促浸。小金川。名爲攢拉。查乾隆十二三年平定金川方略內。已書金川小金川字樣。臣民亦共知之。其知促浸攢拉二名者。惟在事臣工數人。若以之纂入方略。不免轉生疑議。應請照舊書寫。或改寫促浸攢拉於首卷。總敘番地名目說一篇內。得旨。自應如此。三月己卯。上奉 皇太后。至德州登陸。增設四川成都將軍。以明亮爲之。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昨授明亮爲成都將軍。節制綠營。控馭番地。已明降諭旨矣。此次費五年之力。十萬之師。七千餘萬之帑。始能將金川剷平。掃穴俘渠。用申國威而肅法紀。茲議於其地安營設汛。移提鎮大員。統兵駐守。並添設將軍。駐邊彈壓。固足以震懾諸番。但所設將軍。若不委以事權。於地方文武。不令其統屬考覈。仍與內地江甯。浙江等處將軍無異。尙屬有名無實。不可不及早酌定章程。俾永遠遵守。自應令成都將軍。兼轄文武。除內地州縣營汛。不涉番情者。將軍無庸干與。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員。並聽將軍統轄。凡番地大小事務。俱一稟將軍。一稟總督。酌商妥辦。所有該處文武各員弁。升遷調補。及應參應訊。並大計舉劾各事宜。皆以將軍爲政。會同總督題奏。庶屬員有所顧忌。不敢妄行。而番地機宜。亦歸畫一。其應如何酌定章程

之處。著阿桂等於回至成都時。會同明亮。文綬。桂林。悉心妥議具奏。 給兩金川降
番。籽種牛具。准三年後。照屯練納糧。 丙戌。 上至泰安府謁岱廟。 諭軍機大臣
覈覆阿桂等議奏。兩金川善後事宜一摺內。所有番境。應設綠營兵六千五百名。歲
需屯墾鹽菜銀七八萬兩。請於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山東山西河南等省。酌減
名糧。抵補一款。尚未妥協。朕平定金川。不惜帑金七千餘萬。原爲綏靖邊圉。一勞永
逸之計。何靳此七八萬鹽菜之需。著該督卽於正項內動支。至番地初定。新設營汛。
全資將軍控馭彈壓。自應令將軍每年至兩金川。巡查兩次。副都統。亦當每年巡查
一次。將有滿兵輪派隨往。庶駐防兵丁。常得演習勤勞。卽綠營官兵。亦知所觀法。餘
依議。 丁亥。 上登泰山。 乙未。 上至曲阜。謁先師孔子廟。 丙申。釋奠先師孔
子。告平兩金川功。 丁酉。 上謁孔林。少昊陵。元聖周公廟行禮。 革富德職。著阿
桂等嚴審。務得確情。卽定擬具奏。其英泰等。著一併革職嚴審。仍將訊明緣由。迅速
覆奏。 庚子。 命戶部侍郎和珅。軍機處行走。 辛丑。 上奉 皇太后由濟甯州
登舟。

東華錄擘要卷四十五終

# 東華錄擥要卷四十六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衡翰章恭校

## 高宗純皇帝

丙申乾隆四十一年。夏四月。癸卯。諭。富德之子二等侍衛富哈善。著革職。拏交刑部監禁。辛亥。諭協辦大學士尚書公阿桂。仍在軍機處行走。並著在紫禁城內騎馬。諭。阿桂既已賞給寶石頂。四團龍補褂。金黃帶。令其服用。著再加恩賞穿四開踞袍。諭。富德之孫慈甯。著拏交刑部監禁。癸亥。諭軍機大臣等。逆酋索諾木之妻。得爾日章現經議給功臣家爲奴。但念伊係布拉克底土司之女。著交刑部。永遠監禁。乙丑。上恭送皇太后鑾輿。自寶稼營。還京師。丙寅。獻金川俘馘於廟社。丁卯。定西將軍阿桂等。凱旋。戊辰。上自行宮啓鑾。幸良鄉城南。行郊勞禮。正南爲壇。壇上左右列纛。上龍袍袞服。騎駕。鹵薄導行。將至壇。軍士鳴螺。鐃歌樂作。將軍。副將軍。暨參贊。領隊。侍衛官兵。戎服跪迎。上登壇拜天。自將軍以下。及在京王公大臣。皆隨行禮。上御黃幄。將軍副將軍等。率衆三跪九叩首。候旨。行抱見禮。賜坐慰勞。賜茶。禮部堂官奏。禮成。馬上凱歌。樂作。還行宮。賜將軍參贊。隨


商務印書館印行

征將士等宴。王公大臣咸與。賜將軍阿桂。副將軍豐昇額。參贊大臣海蘭察。額森特。領隊大臣奎林。和隆武。福康安。普爾普。御用鞍馬各一。扈蹕至行宮。賜成都將軍明亮。御用鞍馬一於其家。上還京師。命藏得勝靈纛九桿於紫光閣武英殿。己巳。上御午門樓受俘。上御瀛臺。親鞫俘囚索諾木等罪狀。命刑部將索諾木。莎羅奔。岡達克。索諾木彭楚克。甲爾瓦沃雜爾山塔爾薩木坦。皆寸磔。梟索諾木等首。並懸僧格桑首於市。上御紫光閣。行飲至禮。賜凱旋將士及王大臣等宴。將軍阿桂以下銀幣有差。御製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勒石大成殿阼階前。庚午。斬逆目布籠普。占巴雅。瑪朋。阿庫魯。及情重番犯於市。五月。辛未朔。恭上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甯豫皇太后。戊寅。刑部奏。審訊富德扣罰士兵鹽菜銀兩。彌補賞需一案。富德仰蒙廷訊。俯首認罪。無可置喙。查富德於賞需項下。扣得元寶六箇入己。又收受保舉知府曾承謨餽金五十兩。又任性參革副將廣著。不候明旨。卽令充當兵丁。致廣著自戕身死。以上各款。業已罪有應得。至密封清字奏單。所稱阿桂手持黃帶口發狂言一節。據供因被嚴參。自知必死。心懷憤恨。砌款陷害等語。富德屢獲重罪。蒙恩復用。並不奮勉立功。猥鄙貪

詐。至將狂悖大逆之詞。寫列參單。上達御覽。以律應寸磔之罪。有心誣陷。應照誣告大逆律。擬斬。請旨卽行正法。至已革總兵英泰。於富德尅扣兵糧。通同舞弊。應發往伊犂充當苦差。開泰係富德保舉升用。於參奏廣著。徇私附和。及押解富德時。並不嚴加管束。一任伊家人前站騷擾。迨恐彰著難掩。始以一稟塞責。實屬狡詐。應發烏嚕木齊當差。候補知府曾承謨因富德之母生辰。餽送金兩。殊屬不合。應請交部嚴加議處。得 旨富德著卽處斬。英泰。開泰。曾承謨均如所請行。 癸未。 上奉 皇太后。秋獮木蘭。 六月。丁巳。 命重繪盛京等處地圖。分注開國事蹟。 命同省官員同名。令官小者改避。 甲子。晉封順嬪爲妃。 乙丑。 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懍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 世祖章皇帝。曾降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謚。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永遠。 秋七月。癸未。遺散秩大臣萬福。內閣學

士嵩貴賜祭朝鮮國王李昑諡莊順。追賜故世子李綽爵諡恪愍。封世孫李祘爲朝鮮國王。錫之敕諭。 八月。乙卯。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丙寅。禁各省文武衙門豫印空白。 九月。庚辰。 上恭送 皇太后回鑾。 甲申。 上回鑾。 庚寅。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冬十月。乙卯。 命步軍統領衙門暨五城御史禁吸水煙。從曹學閔之請也。 辛酉。山西巡撫巴延三奏。太原縣西五里有風峪口。兩傍俱係大山。大雨後。山水下注。縣城猝遇水災。恐捍禦無及。請自峪口起。開河溝一道。直達於汾。所佔民田計四十餘畝。太原一城。可期永無水患。得 旨嘉獎。 乙丑。旌六世同居江西峽江縣監生蕭習舜。 十一月。庚辰。 諭朕御極之初。大學士等奏請避御朕名。朕以避名之典。雖歷代相沿。實乃文字末節。無關大義。特降諭旨。遇朕名上一字。少寫一點。下一字。將中間禾字。書爲木字。以存其義。至臣工命名。有相同者。概不令改易。彼時趙宏恩曾請改避。亦未允行。若二名不偏諱。聞之孔子。而嫌名不諱。則韓愈諱辨言之甚詳。是以朕於御名同音之字。凡臣工奏對。俱不令迴避。衆所共知。至於清字。既不可缺筆。而十二字頭之字。本少。每對音數字。至十餘字不等。與漢字嫌名無異。更何必諱乎。卽漢字亦有不能盡同者。如永字。世所習用。而體義亦

不宜缺筆。緜字。爲民生衣被常稱。尤難迴避。且皇子輩永字。乃 皇祖欽定。皇孫輩緜字。則朕所命名。而近派宗支蕃衍。依次取名者。愈久愈多。我世世子孫。自必遵朕舊章。不令改易。恐後來臣工等不能深體朕意。妄謂於心不安。輒有所請。或致無可適從。自當預爲指示。折衷以垂法守。朕以爲與其改衆人之名。以避一人之名。莫若改一人之名。使衆無可避。較爲妥善。將來繼體承緒者。惟當以永作顒。以緜作旻。不經用之字。缺筆亦易。而永緜等字。均可毋庸改避。至於淸文。則仍其舊。總不必改避。其奕輩以下。則所謂過此以往。朕未之或知。然亦可推廣此意。永遠遵行。此旨著軍機大臣敬謹存記。並繕錄二道。一交內閣封貯。一令阿哥等於書房恭貯敬識。朕常有願。使春秋八十有五。卽當歸政。至時再行宣旨。甲申。 諭前因彙輯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徧爲採訪。嗣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別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節經各督撫呈進。並敕館臣。詳悉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覺有不可不爲區別甄覈者。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跡緇流。均以不能死節。覥顏茍活。乃託名勝國。妄肆狂狺。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宜復

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毀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懍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藎。溢於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剴切。乃為朝議所撓。致使身陷大辟。嘗閱其疏內。有云灑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塞。二語親為批識云。觀至此。為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亡得乎。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臺奏稿。彈劾權奸。指陳利弊。亦為無慚骨鯁。又如葉向高。為當時正人。頗負重望。及再入閣。值衆閹弄權。調停委曲。雖不能免責賢之備。然觀其綸扉奏草。請補閣臣疏。至七十七上。幾於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答。則其朝綱叢脞。更可不問而知也。以上諸人所言。若當時能採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書為明季喪亂所關。足資考證。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集。並當以此類推。卽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為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並從焚棄。致令湮沒不彰。至黃道周。另有博物典彙一書。不過當時經生家策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跡一篇。於李成梁設謀惎害。具載本末。尤足徵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實大有造於明人。而彼轉逞陰謀。以怨

報德。伏讀實錄。我朝　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師直爲壯。神戈所指。肇造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爲隱諱。存其言。並可補當年紀載所未備。因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開國方略後。以昭徵信。近復閱江蘇所進應毀書籍。內有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爲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足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天而永命。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毀其書乎。又若彙選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輩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衆人。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止須刪去數卷。或刪去數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背於理義者。自當從刪。涉於詆詈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毀。使無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致仍前藏匿。方爲盡善。著四庫館總裁等。妥協查辦。黏籤呈覽。候朕定奪。　壬戌。晉封貴人鈕祜祿氏。伊爾根覺羅氏。俱爲嬪。　十二月。庚子。　諭。昨閱江蘇所進

應毀書籍。內有朱東觀選輯明末諸臣奏疏一卷。及蔡士順所輯同時尙論錄數卷。其中如劉宗周。黃道周。指言明季秕政。語多可採。因命軍機大臣。將疏中有犯本朝之字句。酌改數字。存其原書。而當時具疏諸臣。如王永吉。龔鼎孶。吳偉業。張晉彥。房可壯。葉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齒。則其言不當復存。自應概從刪削。崇奬忠貞。卽所以風勵臣節也。因思我朝開創之初。明末諸臣。望風歸附。如洪承疇。以經略喪師俘擒投順。祖大壽以鎭將懼禍。帶城來投。及定鼎時。若馮銓。王鐸。宋權。謝升。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躋顯秩。入本朝仍忝爲閣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夢庚田雄等。不可勝數。蓋開創大一統之規模。自不得不加之錄用。以靖人心而明順逆。今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僚。乃遭際時艱。不能爲其主臨危授命。輒復畏死倖生。靦顏降附。豈得復爲完人。卽或寸長足錄。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復叛之李建泰。金聲桓。及降附後。潛肆詆毀之錢謙益輩。尤反側僉邪。更不足比於人類矣。此輩在明史。既不容闌入。若於我朝國史。因其略有事跡。列名敍傳。竟與開國時范文程。承平時李光地等之純一無疵者。毫無辨別。亦非所以昭褒貶之義。若以其身事兩朝。概爲削而不書。則其過跡轉得藉以掩蓋。

又豈所以示傳信乎。朕思此等大節有虧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勛績。諒於生前亦不因其尙有後人。原於既死。今爲準情酌理。自應於國史內另立貳臣傳一門。將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跡。據實直書。使不能纖微隱飾。卽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而其子若孫之生長本朝者。原在世臣之列。受恩無替也。此實朕大中至正之心。爲萬世臣子植綱常。卽以是示彰癉。昨歲已加諡勝國死事諸臣。其幽光既爲闡發。而斧鉞之誅。不宜偏廢。此貳臣傳之不可不覈定於此時。以補前世史傳所未及也。著國史館總裁。查考姓名事實。逐一類推。編列成傳。陸續進呈。候朕裁定。　庚戌。准滿洲侍郎年至六十者。乘轎。

丁酉。乾隆四十二年。春正月。辛巳。以　皇太后聖躬不豫。詣長春仙館問安。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晚膳。自是日始。每日詣長春仙館問安。　甲申。以緬目得魯蘊。陳請納款。命長青仍駐雲南。　乙酉。　諭。緬甸自撤兵以來。已經八載。茲據圖思德奏聞。緬酋懵駁已死。其子贅角牙襲職。前據該處頭目得魯蘊具稟。鎭將等稱情願送還內地之人。輸誠納貢。懇請開關。隨遺諭來人先回。俟其到關再定。今據張鳳街辦事之騰越州知州吳楷稟稱。派送孟矣等出口之玀夷南多木比等回關。據稱孟矣等。

至老官屯。向該頭目蓋拉機。稱揚大皇帝威德嚴重。及地方廣大富庶光景。該頭目甚為感畏。孟矣等卽日登舟赴阿瓦。聞得魯蘊現在阿瓦料理貢物。並將蘇爾相多朝相。接往阿瓦。要同楊重英。俱從天馬關送還內地。並欲親自到關。叩懇納貢等語。緬匪果知悔罪投誠。還人納貢。自可就此完事。但受降通市。及善後章程。必須曉事之重臣。相度妥辦。方合機宜。而符體制。著阿桂卽速馳驛前往雲南。辦理受降諸事。完竣卽行回京。所有雲貴總督著兩廣總督李侍堯調補。圖思德著回貴州巡撫之任。　庚寅子刻。　皇太后疾大漸。　上至長春仙館問侍。丑刻。　皇太后崩。　上哀號擗踊。命備黃輿。恭奉　大行皇太后還宮。　上親扶安奉慈甯宮正殿。　大行皇太后大殮。　上痛哭失聲。行奠獻禮。侑食。如視膳時。命以含清齋為倚廬。席地寢苫。諸王大臣懇請還宮。不允。是日丑刻。奉　大行皇太后遺誥。諭喪制悉遵典禮。皇帝持服。當依以日易月之例。二十七日而除。其各遵行。　諭。　皇太后遺誥。令朕止穿孝二十七日。然追憶雍正十三年。遭　皇考大故。朕欲持服三年。因奉　聖母慈諭。止命穿孝百日。朕卽遵從。今值　皇太后之事。朕仍當依前諭。穿孝百日。其餘王公大臣官員等。並照例二十七日而除。其一切應行事宜。著皇四子永珹等。詳稽舊典。

悉心覈議。隨時具奏。　辛卯。　諭尊　大行皇太后諡號。爲孝聖憲皇后。　諭前因
聖母萬壽。特宏錫類之仁。普蠲天下各省錢糧。以昭慶惠。朕欲俟恭祝　聖母九
旬萬壽之年。再溥恩施一次。玆者仙馭升遐。此後更無可推廣慈仁之處。現在部庫
帑項、又積至七千餘萬。著加恩自戊戌年爲始。普蠲天下錢糧。仍分三年輪免。俾寰
宇億兆人民。仍得共被慈恩。永申哀慕。而朕終天罔極之忱。雖不能仰酬萬一。庶藉
此稍展。其如何輪派年分。著戶部。卽速悉心核奏遵行。　乙未。尊　大行皇太后陵
曰泰東陵。　丙申。恭移　大行皇太后梓宮於暢春園。安奉九經三事殿。　上居圓
明園。　二月。丁酉朔。　上詣安佑宮。行告哀禮。　庚子。　上詣九經三事殿。　大行
皇太后梓宮前。供奠。諸王大臣。懇請間一二日行禮。不允。　甲子。　上臨西花園。視
皇四子履郡王永珹疾。　皇四子履郡王永珹薨。　命所有一切喪儀典禮。加恩照
親王儀注。尋予諡曰端。　三月。壬午。恭上　大行皇太后尊諡曰。孝聖慈宣康惠敦
和敬天光聖憲皇后。　壬辰。　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據阿桂李侍堯等奏。先後行抵
雲南省城。面商籌辦緬匪事宜。內稱圖思德所奏。得魯蘊遣孟幹等到關。藉詞象隻
未到。並請差官赴馬脖子。與節蓋說話。經提臣孟幹暫留。飭令跟役。先後前往曉諭。

節蓋不敢進關。迄今尚未據圖思德等。知會信息。計此時瘴癘盛發。目下已無可辦。前說似覺荒唐。臣等卽起程前赴永昌。察看情形。面商另奏等語。得 旨。朕意以爲應或用計。或用力。使幹弁帶兵一二百至馬脖子。將節蓋拏進關內。詢以得魯蘊何故如此說謊。其意竟欲何爲。訊得實情。卽應將節蓋留住。遣伊手下人回緬曉諭。儻因此復生事端。伊如果敢於侵犯邊境。則正可乘此機宜。以逸待勞。大加懲創。剿殺實不爲難。朕意定以如此辦理。著傳諭阿桂李侍堯。悉心籌酌辦理。 夏四月。召阿桂來京。 己酉。 上躬送 孝聖憲皇后梓宮往泰東陵。啓鑾。 癸丑。 孝聖憲皇后梓宮至泰東陵。奉安於隆恩殿。 庚申。 孝聖憲皇后大葬禮成。 辛酉。 上回鑾。 阿桂李侍堯奏緬匪狡詐可恨。正將孟團等。鎖押提訊。以舒拘禁蘇爾相之恨。因蘇爾相已送出。見將孟團孟幹碎湅三人羈禁。勒取楊重英。得 旨覽。又批。既送出蘇爾相。則此三人亦不必加之刑訊矣。扣留以待勒取楊重英可也。 甲子。 上還京師。 五月乙丑朔。 上恭奉 孝聖憲皇后神牌升祔太廟。次日。 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戊辰。 上臨大學士舒赫德喪次。賜奠。 丁丑。 諭。前因明史內於蒙古人地名。音譯未眞。特命館臣照遼金元三史。查核改訂。並就原板。扣算字數刊正。

其間增損成文。不過數字而止。於原書體制。無多更改。茲閱所進籤之英宗本紀。如正統十四年。巡按福建御史汪澄棄市。並殺前巡按御史柴文顯。同時殺兩御史。而未詳其獲罪之由。不足以資論定。又土木之敗。由於王振挾主親征。遠衆輕出。及敵鋒既迫。猶以顧戀輜重。不卽退軍。致英宗爲額森所乘。陷身漠北。乃紀中於王振事。不及一語。尤爲疏略。雖本紀爲全史綱領。體尙謹嚴。而於帝王刑政征伐之大端。關繫國家隆替者。豈可拘泥書法。闕而不備。致讀者無以考鏡其得失。蓋緣當時紀事。每多諱飾。又往往偏徇不公。而明史修自本朝。屢淹歲月。直至朕御極以後。始克勒成一書。其時秉筆諸臣。因時代既遠。傳聞異辭。惟恐涉冗濫之嫌。遂爾意存簡括。於事跡要領。不能臚記精細。於史法尙未允洽。前因明紀綱目所載本末。未爲賅備。降旨另行改輯。所有明史本紀。著英廉。程景伊。梁國治。和珅。劉墉等。將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務令首尾詳明。辭義精當。仍以次繕進。朕親閱鑒定。重刊頒行。用昭傳信。 戊寅。以普蠲天下錢糧。免福建臺灣府屬官莊租息銀兩十分之三。 甲午。舒妃薨。

六月乙未朔。 上至西花園舒妃金棺前奠酒。 江南陶莊。新建河神廟成。 御製碑記。 戊戌。江南河道總督薩載覆奏查三代時。河未南行。自漢以後。入淮旋塞。仍

北行入海。至宋紹熙五年。河徙陽武。分二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入淮。黃河南行。自此始。明宏治六年。河全南行。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注豐沛。經邳宿。自桃源三義鎭入口。繞清和縣舊治後。會淮。係在陶莊迤北。嘉靖初。三義口塞。河流南徙。出清河舊治前。與淮水匯。小清口。卽今清口。係在陶莊以南。得旨朕之陶莊新河碑記。大概弗錯。知道了。丙午。諭前此批閱通鑑輯覽。以石晉父事遼國。而宋徽欽之於金。亦稱臣稱姪。舊史於兩國構兵。皆書入寇。於義未協。因命用列國互伐之例。書侵。以正其誤。並大旨批示節端。今館臣校勘刻本。復因當時所改。僅自石晉爲始。其朱梁後唐諸代。尙未一律改正。將書內應改之處。黏籤進呈。已照所請行矣。朕之釐正書法。一秉至公。非於遼金有所偏向。蓋列代相重在正統。如匈奴在漢。頡利在唐。凡與中國交兵。自宜書寇。以正大一統之義。卽宋室運際陵夷。然自徽欽以上。共主位號猶存。書法尙宜從舊。若五季時。中國已瓜分瓦解。不獨石晉爲遼所立。卽梁唐諸代。亦難與正統相衡。猶之南宋以後。不得與漢唐北宋並論也。且朕意在於維持正統。非第以歷法爲然。洪惟我國家開創之初。當明末造。雖其國政日非。而未及更姓改物。自宜仍以統系予之。至本朝順治元年。定鼎京師。一統之規模已定。然明

福王。猶於江南僅延一綫。故綱目之編。及通鑑輯覽所載。凡我朝與明交兵事跡。不令概從貶斥。而於甲申三月。尚不遽書明亡。惟是天心既已厭明。福王又不克自振。統系遂絕。若唐桂二王之竄徙無常。亦如宋末昺昰之流離瘴海。並不得比於高宗南渡之偏安。蓋能守其統。則人共尊王。失其統。則自取輕辱。實古今不易之通義也。朕評論及此。惟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爲天下萬世嚴予奪。卽以是示創懲。且使我世世子孫。咸知恪守神器。兢兢業業。常保此統緒。以綿億萬載丕丕基。所爲貽謀垂裕之道。亦卽在是也。將此明降諭旨俾衆共知之。　庚戌。欽差大學士阿桂大學士管雲貴總督李侍堯覆奏。緬匪幼酋新立。又與暹羅等國。連歲搆兵。上年聞蕩平金川。因商辦還人貢象。後因檄諭嚴正。屢次擲還稟詞。益加畏懼。此決計送還蘇爾相等實情報聞。　甲寅。　諭軍機大臣等侍郎彭元瑞以所得明臣史可法畫像。及其札稿合卷進呈。朕親製詩一章。題於卷端。命廷臣和韻。並命大學士于敏中書御製書事一篇。及史可法復攝政王書於卷。茲另爲裝潢篋貯。著發交寅著。令將此卷弆於揚州梅花嶺史可法祠中。並將卷內所有詩文畫像札稿。勒石祠壁。以垂久遠。至此卷。如有願求展閱者。亦聽其便。但當加意護持。勿致有汚損。將此傳諭知之。　御製

書明臣史可法復書　睿親王事。文曰。幼年即羨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謂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復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至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御製題史可法像詩曰。紀文已識一篇篤。予謚仍留兩字芳。凡此無非勵臣節。監茲可不慎君綱。像斯覩矣牘斯撫。月與霽而風與光。並命復書書

卷內。千秋忠績表維揚。秋七月。癸酉。諭蘇爾相著發往雲南交李侍堯。遇有遊擊缺出。即行補用。仍賞假准其暫回原籍。省看墳塋。部署一切。再行赴滇候補。至跟隨蘇爾相之土把總多朝相。著加恩賞銀一百兩。令其仍回隴川。其兵丁之現在隨出者。各賞銀十兩。回本營當差。其在老官屯病故者。著照出征病亡例。減半議卹。查明各兵有子嗣者。准其入營食糧。以示優卹。己丑。准從前冒籍得缺人員。呈明迴避。八月。壬子。諭。頃閱金世祖紀云。金世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卽長白山。黑水。卽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川鍾毓。與大金正同。又史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愼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譌爲滿洲。其實卽古肅愼。爲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又後漢書三韓傳。謂辰韓人兒生。欲令頭扁。押之以石。夫兒初墮地。豈堪以石押頭。其說甚悖於理。國朝舊俗。兒生數日。置臥具。令兒仰寢其中。久而腦骨自平。頭形似扁。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爲異。辰韓或亦類是。范蔚宗不得其故。曲爲之解。甚矣。其妄也。若夫三韓命名。第列辰韓。馬韓。弁韓。而不詳其義。意當時三國。必有三汗。各統其一。史家不知汗爲君長之稱。遂以音同誤譯。而庸鄙者。甚至譌韓爲族姓。尤不足當一噱。向曾有三韓訂謬

之作。惜未令人盡讀之而共喻耳。若唐時所稱雞林。應即今吉林之譌。而新羅百濟諸國。亦皆其附近之地。顧昔人無能考證者。致明季狂誕之徒。尋摘字句。肆爲詆毀。此如桀犬之吠。無庸深較。而舛誤之甚。則不可以不辨。若夫東夷之說。因地得名。如孟子稱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至於尊崇本朝者。謂雖與大金俱在東方。而非其同部。則所見殊小。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我朝之臣僕。普天率土。統於一尊。理固如斯也。譬之漢唐宋明之相代。豈皆非其勝朝之臣僕乎。又有云。我祖宗時。曾受明龍虎將軍書。亦無足異。我朝初起時。明國尚未削弱。因欲與我修好。借此以結兩國之歡。我朝固不妨爲樂天保世之計。迨我國聲威日振。明之綱紀日墮。且彼妄信讒言。潛謀戕害。於是我 太祖赫然震怒。以七大恨告天。興師報復。自薩爾滸松山杏山諸戰。大敗明兵。明人欲與我求和。斥而不許。彼尚安能輕侮我朝乎。且漢高乃秦之亭長。唐祖乃隋之劉公。宋爲周之近臣。明爲元之百姓。或攘或侵。不復顧惜名義。若我朝乃明與國。當闖賊擾亂。明社既移之後。吳三桂迎迓王師入關。爲之報仇殺賊。然後我 世祖章皇帝定

鼎燕京。統一寰宇。是得天下之堂堂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至若我國家誕膺天眷。朱果發祥。亦如商之元鳥降生。周之高禖履武。紀以爲受命之符。要之。仍係大金部族。且天女所浴之布勒瑚里池。卽在長白山。原不外白山黑水之境也。又金世祖紀稱。唐時靺鞨。有渤海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是金之先。卽有字矣。而本朝國書。則自 太祖時。命額爾德尼巴克什等。遵製通行。或金初之字。其後因式微散佚。遂爾失傳。至我朝復爲創造。未可知也。他如建置之沿革。滿洲之始基。與夫古今地名同異。並當詳加稽考。勒爲一書。垂示天下萬世。著派大學士阿桂。于敏中。侍郎和珅。董誥。悉心檢覈。分條編輯。以次呈覽。候朕親加釐定。用昭傳信。而闢羣惑。並將此通諭知之。尋阿桂等奏。編纂事定。酌擬凡例呈覽。並請欽定嘉名。得 旨。知道了。書名著定爲滿洲源流考。 九月。壬申。 上啓鑾謁泰陵泰東陵。 壬午。還京師。辛卯。賞給新疆鄉會試舉子馳驛。 冬十月。戊戌。戶部尚書果毅繼勇公豐昇額卒。賞給經被。加恩晉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䘏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誠武。 己亥。 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李廌濟南集。其詠鳳凰臺一首。有漢徹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語。於理不順。因檢閱北史文苑傳敘。亦有頡頏漢徹。跨躡曹丕之句。韻

府因而錄入。均屬未協。秦始皇焚書阬儒。其酷虐不可枚舉。號爲無道秦。後之人深惡痛絕。因而顯斥其名。尙無不可。若曹丕躬爲簒逆。稱名亦宜。至漢武帝在漢室爲振作有爲之主。且興賢使能。獨持綱紀。雖黷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與秦政曹丕並論乎。且自古無道之君。至桀紂而止。故有指爲獨夫紂者。若漢之桓靈。昏庸狂暴。遂致滅亡。亦未聞稱名指斥。何於武帝轉從貶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詆毀。南朝臣子。稱北朝主之名。北朝臣子。稱南朝主之名。宋之於金元。金元之於宋。亦然。此皆局於其地之私心。雖非天下之公。尙無傷正理。若李延壽。乃唐臣。李鷹。乃宋臣。其於中國正統之漢武帝。伊祖未嘗不爲其臣。豈應率逞筆端。罔顧名義。輕妄若此。且朕御製詩文內。如周程張朱。皆稱爲子。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用入詩文者。亦止稱其號而不名。朕於異代之臣。尙不欲直稱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親加披覽。見有不協於理者。如關帝舊諡之類。即降旨隨時釐正。惟以準大中至正之道。爲萬世嚴袞貶。即以此衡是非。此等皆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爲改正。以昭示方來。著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敘。改爲漢武。韻府。刪去此條。酌爲刊改。所有陳設

之書。悉行改補。其李膺集。亦一體更正。至四庫全書。於校刊書籍內。遇有似此者。俱加籤擬改進呈。無稍忽略　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海成奏。據新昌縣民王瀧南。呈首舉人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實爲狂妄不法。請革去舉人。以便審擬等因一摺。朕閱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序文後。凡例竟有一篇。將　聖祖　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開列。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爲從來所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例問擬。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海成既辦此事。豈有原書竟未寓目。率憑庸陋幕友。隨意黏籤。不復親自檢閱之理。況此篇乃書前第十葉。開卷即見。海成豈雙眼無珠。茫然不見耶。抑見之而毫不爲異。視爲漠然耶。所謂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義。又安在。海成實屬天良盡昧。負朕委任之恩。著傳旨嚴行申飭。至王錫侯。身爲舉人。乃敢狂悖若此。必係久困潦倒。胸多牢騷。故吐露於筆墨。其平時所作詩文。尚不知作何訕謗。此等悖逆之徒。爲天地所不容。故使其自行敗露。不可不因此徹底嚴查。一併明正其罪。著海成即速親身馳往該犯家內。詳悉搜查。將所有不法書籍字跡。即行封固進呈。若再不詳查。或有隱飾。是與大逆同黨矣。一面選派大員。將該犯王錫侯。迅速鎖解來京。交刑部治罪。至書

中所有參閱姓氏。自係出貲幫助鐫刻之人。概可免其深究。朕於諸事不爲已甚。此亦一端也。至所有書板。及已經刷印書本。及翻刻板片。均著卽行解京銷毀。 十一月甲戌。據海成奏。親往該犯家中。查出王錫侯纂輯各書共十種。一併進呈。檢閱各書。俱有悖謬不法之處各等語。現將各書暫存。俟王錫侯解到時。嚴行審訊。從重治罪。海成著照部議革職。交刑部治罪。著高晉前往暫管巡撫事務。其江西省承辦此案之藩臬兩司。並著高晉查明參奏。至海成此次奏到。續查出王錫侯字貫另本。前有李友棠古詩一首。李友棠身爲卿貳。乃見此等悖逆之書。尙敢作詩讚美。實屬天良已昧。伊自問復何顏忝列縉紳。李友棠著卽革職。亦不必復治其罪。又查其王氏家譜內。有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序文。其經史竟及唐人試帖詳解內。有加尙書銜錢陳羣序文。使伊二人尙在。自當向其究問。今二人俱已物故。亦毋庸深究。朕近作詩。有不爲已甚去已甚之句。今辦此案。準酌得中。卽此意也。 丙子。 諭前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內。將夷字改寫彝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爲非禮。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易。且宗澤所指係金

人。楊繼盛所指係諳達。更何所用其避諱耶。因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係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書刻於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今辦理四庫全書。應抄之本。理應斟酌妥善。所有此二書之分校覆校。及總裁官。均著交部議處。除此二書改正外。他書有似此者。並著一體查明改正。並諭該館臣。嗣後務悉心詳校。毋再輕率干咎。　壬午。諭各省將軍。均戴花翎。著為令。　壬午。諭。勒爾經奏河州逆匪王伏林等。設立邪教。惑衆造逆。事體甚大。若辦理不合機宜。則賊黨蔓延。地方受害。勒爾經聞信。卽親自馳往。將探信賊匪。擒獲七八。旋卽領兵將賊匪生擒五百餘名。甚屬可嘉。著將朕用珊瑚朝珠一盤。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發往賞給。以示嘉奬。　庚寅。定綠營武職保薦軍政。降入平等者不准升用例。　十二月。己酉。吏部奏署江西布政司贛南道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閱看王錫侯字貫一書。不能檢出悖逆重情。竟同聲附和。有乖大義。應請革職。交刑部治罪。其失察妄著書籍之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照例降級留任。得　旨。周克開。馮廷丞。著革職。交刑部治罪。高晉。著降一級留任。
戊戌。乾隆四十三年。春正月。辛未。諭。睦親彰善。王政所宜。繼絕昭屈。聖經所重。朕自

臨御以來。閒日恭閲　列祖　列宗實錄一册。因備知祖宗創業艱難。及爾時懿親藎臣勤勞佐命。底定中原。偉伐殊功。實爲從古所未有。而當時策勛錫爵。榮號崇封。所以酬答者。本從優厚。迨其後。或有及身緣事。旋被降削者。或有子孫承襲。更易封號者。迄今平情準理。若不爲之溯述闡揚。追復舊恩。於心實有未愜。因念睿親王多爾袞。當開國時。首先統衆入關。埽蕩賊氛。肅淸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制規模。皆所經畫。尋即奉迎　世祖車駕入都。定鼎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顧以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至歿後爲蘇克薩哈等所搆。授款於其屬人首告。誣以謀逆。經諸王定罪除封。其時我世祖章皇帝實尚在沖齡。未嘗親政也。夫睿王果萌異志。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爲。且吳三桂之所迎。勝國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政王耳。其勢更無難顯竊名號。即我滿洲大臣。心存忠篤者。自必不肯順從。然彼誠圖爲不軌。無難潛鋤異己。以逞逆謀。乃不聞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以歛服僭用明黃龍袞。指爲覬覦之證。有是理乎。況英親王阿濟格。其同母兄也。於追捕流賊回京時。誑報李自成身死。且不候旨班師。睿王即遣員斥責其非。並免王公等往迎之禮。又因阿濟格出征時。脅令巡

撫李鑑。釋免逮問道員。及擅至鄂爾多斯土默特取馬。令議其罪。降爲郡王。平日辦理政務。秉公持正若此。是果有叛志無叛志乎。又實錄載睿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人傳語曰。今觀諸王貝勒大臣但知諂媚於予。未見有尊崇 皇上者。予豈能容此。昔 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請予卽尊位。予曰。爾等若如此言。予當自刎。誓死不從。遂奉 皇上。纘承大統。似此危疑之時。以予爲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 皇上。而媚於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後。有盡忠 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盡忠。不敬事 皇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也。且云。 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異於諸子弟者。蓋深信諸子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每覽實錄至此。未嘗不爲之墮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篤忠藎。感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爲史冊所罕覯。使王彼時。如宋太宗之處心積慮。則豈肯復以死固辭。而不爲邪說搖惑耶。乃令王之身後。久抱不白之寃於泉壤。心甚憫焉。假令當時王之逆跡。稍有左驗。削除之罪。果出於 世祖聖裁。朕亦甯敢復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媒。搆成寃獄。而王之政績。載在實錄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蹟。又豈可不爲之昭雪乎。昨於乾隆三十八年。因其塋域久荒。特敕量爲繕葺。並准其近支以時祭掃。然以王之生平盡心王室。尚

不足以慰彼成勞。朕以爲應加恩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謚曰忠。補入玉牒。並令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制度。修其塋墓。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傳尚未經詳敘者。並交國史館。恭照實錄所載。敬謹輯錄。增補宗室王公功績卷。用昭彰闡宗勛至意。又如豫親王多鐸。從睿親王入關。肅清京輦。即率師西平流寇。南定江浙。實爲開國諸王戰功之最。乃以睿王之誣獄株連。降其親王之爵。其後又改封信郡王。雖至今承襲罔替。但以王之勛績。超邁等倫。自應世胙原封。以彰殊眷。豈可以風影微眚。輒加貶易乎。朕以爲應復其原封。又諸王中。披堅執銳。拓土開疆。共成一統之業者。如禮親王代善。後改封康親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後改封爲簡親王。肅親王豪格。後改封顯親王。克勤郡王岳託。後改封爲平郡王。當時俱茂著壯猷。克昭駿烈。載在宗盟。今其子孫所襲。均非始封之名。外人不知。妄疑宗藩。當國家締造時。有大勛勞而後裔均不得長延帶礪。以爲闕典。即其本支。承家集慶。以去祖漸遠。幾忘其先世錫封之由。弗克顧名奮效。所繫於宗室子孫者甚重。況功臣世封內。如揚古利之英誠公。費英東之信勇公。額亦都之果毅公。俱以本號相傳。其子孫承襲者。各能溯勛閥。以宣偉績。不失故家喬木之遺。今以親賢世胄。竟改其初封嘉號。何以垂貽奕禩。示酬庸

追本之義乎。朕以爲應復其原號。著交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悉心妥議具奏。其餘宗室諸王貝勒等。如有顯著功績。其封爵後。經降奪者。除本人身罹重愆。自不當復邀優典。若係承襲之子孫。獲咎議處者。僅當斥其本身。而不當追貶其祖宗世爵。方爲平允。亦著一併會議。再配享太廟諸王。僅有通達。武功。慧哲。宣猷。四郡王。其太祖。 太宗。 世祖時。戮力行間。櫛風沐雨之親藩。如向所舉數人。皆未之及。蓋由當時議禮諸王。各懷私意。遂爾沒其勛伐。不得同侑馨香。豈足以彰公道。所有睿親王。禮親王。鄭親王。豫親王。肅親王。克勤郡王。著補置牌位。配享太廟。用以妥宗功而昭渥典。至通達郡王。係 顯祖之子。武功慧哲宣獻三郡王。係 景祖之子。當時雖身與配享。第以三郡王宗支。已在覺羅之列。是以宗室王公表傳內。未經列入。但思宗室傳。既限於支派。國史傳。又以屬在宗潢。令此四王。無所附麗。亦覺欠缺。並著交國史館查明四王事實。補爲立傳。列於國史諸大臣傳之前。即或當時紀載簡少。功績無由稽覈。無妨不拘詳略。各立一傳。以徵信實。並將此通諭知之。 諭后族承恩公爵。俱改爲三等公。世襲罔替。著爲令。 甲戌。 諭。 皇祖第八子允禩。第九子允禟。居心險詐。結黨妄行。罪皆自取。 皇考尚不忍重治其罪。


商務印書館印行

僅令削除譜牒。更改其名。以示愧辱。就兩人心術而論。其潛蓄覬覦窺竊之謀。誠所不免。及　皇考紹登大寶。伊等怨尤誹謗。亦屬情事所有。蓋伊兩人。未嘗無隱然悖逆之心。特未有顯然悖逆之蹟。是以　皇考雖明暴其罪狀。猶爲曲示矜全。聖心如日在天。固衆所共仰也。迨　皇考晚年。屢向朕諭及此事。輒愀然不樂。意頗悔之。若將留以有待者。朕即位之初。深有念於孔子三年無改之言。未敢遽易成案。今臨御四十三年矣。近降旨復睿親王封爵。及仍給還功績諸王原封爵號。因念宗藩遠派。既爲核實酬庸。而近屬本支。豈宜略而不辦。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後世子孫。亦無敢言者。所有允禩允禟。自不合還其原爵。仍當復其原名。收入玉牒。兩人子孫。亦當一併敘入。並著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查明應入支派。列譜呈覽。朕此舉實仰體我皇考當日仁心。以申未竟之緒。諒　皇祖，皇考在天之靈。亦當愉慰也。又弘晳在乾隆初年。曾獲罪戾。經承辦之康親王等。奏請削其原名。閱今亦三十餘年矣。念其所犯。更非必不可原之罪。且其子姓。現列宗圖。何必獨令其削名示貶。弘晳亦著於玉牒內。復其原名。則　皇祖一派天潢。牒圖具列。益昭麟趾燕貽之盛。朕亦惟揆情度理。悉準以大公至正之心而已。　乙亥。　諭英親王阿濟格子孫。前俱降爲庶人。

削其宗籍。皇祖御極之初。曾加恩將其次子傅勒赫復還宗支。追封公爵遞襲。其餘諸子。仍行除籍。嗣於康熙十二年。復蒙恩將伊三子伯爾遜。第八子佟塞。第十子鄂拜。第十一子班進泰各支。賜給紅帶子。附入玉牒。今思傅勒赫一支。既作為宗室襲爵。其有後之伯爾遜等各支。及無後之和度等。同係英親王之子孫。似無庸復為區別。因推廣　皇祖恩意。著交宗人府一體查明。復還黃帶子。列入宗譜。　己卯。上啓鑾謁泰陵。泰東陵。　甲申。　上謁泰東陵。行期年大祭禮。回鑾。　丁亥。還京師。

二月。壬辰朔。　諭。裕貴妃母妃。侍奉　皇考。誕育和親王。淑慎素著。朕御極之初。即欽奉　聖母皇太后懿旨。晉封貴妃。以申敬禮之意。四十餘年。慈甯隨侍。親愛猶深。茲年屆九旬。實為宮闈盛事。宜崇位號。以介耆耋。應晉封為皇貴妃。所有應行事宜。各該衙門。察例豫辦。屆期蠲吉舉行。　戊戌。授宗室允禟長子弘晸為散秩大臣。

乙卯。　諭。朕前降旨。將英親王阿濟格子孫。均復還黃帶子。敘入宗譜。乃推廣　皇祖恩意。俾其子孫。得列天潢。今據吏部奏稱。復入宗室之現任人員。俱應一體出缺。以宗人府職官。對品改補。固屬遵照定例。但念伊等向列仕籍。原在未復黃帶子之前。若因此而令將現缺全出。候補無期。是朕此次施恩。惟使其宗支奕世蒙庥。而


商務印書館印行

現在職官。轉不得同時被澤矣。著加恩將此項改歸宗室之現任京外人員。其本身均留原職。仍與滿洲人員一體升轉。毋庸出缺改補。其現在候補人員。以及候敍者。亦仍以滿洲員缺。照舊銓用。其未經出仕之子孫。自當仍照宗人府舊例行。至官學生。係向未出仕之人。俱即改歸宗學。　三月。甲子。　上啓鑾。謁泰陵。泰東陵。　己巳。以清明節。　上躬祭泰東陵。回鑾。　丙子。還京師。　夏四月。戊戌。　諭。據巴延三等奏。訪獲舉人王爾揚。所作李範墓誌。於考字上。擡用皇字。實屬悖逆。現派李承鄴馳赴各犯家內。逐細搜查。即將該犯等押解來省。嚴審定擬等語。此係迂儒用古。並非叛逆。皇考之字。見於禮經。屈原離騷。及歐陽修瀧岡阡表。俱曾用之。在臣子尊君敬上之義。固應迴避。但迂腐無知。泥於用古。不得謂之叛逆。至趙擴代爲書寫。厥咎更輕。朕理事務得其平。如王錫侯之實係叛逆。斷不肯稍爲寬縱。若此事並非叛逆。亦不肯漫事區別。率予嚴懲。此事竟可無庸查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王亶望覆奏湖州府水利情形。必須疏瀹宣暢。若蒙親蒞指授。實爲該郡萬世之福等語。前者南巡四次。俱未臨蒞湖州。今該郡水利。既關繫兩郡農桑。疏導最爲要緊。且據稱童叟就瞻情切。朕自當親臨閱視。以慰輿情。所有經由道路。即可照該撫所奏辦理。　辛丑。

訓正文體定制義七百字之限。乙卯。賜戴衢亨等一百五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甲申。命濬衛河上源及山東汶水。六月己亥。命浙江海塘增築坦水。閏六月癸亥。河南祥符縣河溢。秋七月甲午。命尚書袁守侗馳往河南會同總河姚德立巡撫鄭大進查辦漫口。乙巳。禮部議覆陝西巡撫畢沅奏。咸陽縣周公祠墓雖向有奉祀生。與齊民無異。請添設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給予世襲。從之。丁未。上啓鑾。詣盛京。謁祖陵。八月己未。命建北海神廟。乙丑。上詣北鎮廟行禮。辛未。命建河神廟於遼河高阜處以昭妥侑。甲戌。上謁永陵。乙亥。行大饗禮。閱興京城。己卯。上謁福陵。庚辰。行大饗禮。上謁昭陵。辛巳。行大饗禮。上駐蹕盛京。廣盛京奉天各屬科試學額。壬午。賜朝鮮國王。御書匾額。予睿忠親王多爾袞。豫通親王多鐸。肅武親王豪格。克勤郡王岳託。入祀盛京賢王祠。癸未。上臨奠克勤郡王岳託墓。甲申。上臨奠武勳王揚古利。宏毅公額亦都。直義公費英東墓。乙酉。上詣文廟行禮。御大政殿。閱盛京官員射。丙戌。命重修盛京天壇地壇。移建太廟於大清門東。九月。丁亥朔。上詣清甯宮祀神。命建渾河河神廟於盛京城東。以昭妥侑。戊子。

上自盛京回鑾。乙未。　諭本日有錦縣生員金從善。於御道旁進遞條陳四事。狂誕悖逆。爲從來所未有。觀其首以建儲爲請。蓋妄思彼言一出。便可爲他日邀功之具。而敢於蔑視王章。情實可惡。卽以此事而論。康熙年間。未嘗不立皇太子。乃因情性乖張。羣小復從而蠱惑。遂至屢生事端。幸而　皇祖洞燭其情。再立再廢。國家得以乂安。使理密親王。及弘晳父子。相繼嗣位。豈我大淸宗社臣民之福乎。至所云立太子。可杜分門別戶之嫌。尤爲大謬。不知有太子。然後有門戶之嫌。蓋衆人見神器有屬。其庸碌者必豫爲獻媚逢迎。桀黠者且隱圖設機搆陷。往牒昭然可鑒。若不立儲。則同係皇子。並無分別。卽有憸邪之輩。又孰從而依附覬覦乎。我　皇祖有鑒於前事。自理密親王旣廢。不復建儲。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皇祖龍馭上賓。　皇考紹膺大統。內外帖然。我　皇考效法前徽。亦不立儲位。惟於雍正元年。親書朕名。緘藏於乾淸宮正大光明匾內。並不明降諭旨。及雍正十三年八月。　皇考升遐。遵向諭。敬啓御函。朕卽纘承洪緒。彼時人情亦甚輯甯。此卽不建儲之益。固天下臣民所共見共聞者也。朕登極之初。恪遵家法。以皇次子爲孝賢皇后所出。人亦貴重端良。曾書其名。立爲皇太子。亦藏於正大光明匾內。未幾薨逝。因追謚爲端慧皇太子。

其旨亦即撤去。不復再立。且皇七子。亦皇后所出。又復逾年悼殤。若以次序論。則當及於皇長子。既弗克永年。而以才質論。則當及於皇五子。亦旋因病逝。設如古制之繼建元良。則朕在位。而國儲四殞。尙復成何事體乎。然此等大事。朕未嘗不計及也。曾於乾隆三十八年冬。密書封識。並以此意。諭知軍機大臣。但遵 皇考舊例。不明示以所定何人。蓋不肯顯露端倪。使羣情有所窺伺。此正善於維持愛護之深心也。然是年冬至南郊大祀。卽令諸皇子在壇侍儀觀禮。朕曾以所定皇子之名。默禱上帝。以定之子若賢。能承大清基業。則祈昊蒼眷佑。俾得有成。若其人弗克負荷。則速奪其算。毋誤國家重大之任。予亦可另行選擇。此朕告天之語。豈能飾詞以欺人乎。是朕雖未明詔立儲。實與立儲無異。但不欲似前代之務虛名。而滋流弊耳。而逆犯乃以爲大清不宜立太子。豈以不正之運自待耶。此何言乎。尤爲大逆不道。我朝得天下之正。實非漢唐宋明所可比。而該逆犯竟敢目爲不正。顯然存內外之見。肆其狂吠。非惟詆斥朕躬。並且干犯 列祖。該逆身列青衿。自其高曾以來。皆本朝臣僕。食毛踐土。百有餘年。況其父曾爲知縣。乃敢悖逆若此。雖夷其三族。亦豈足蔽辜乎。朕每論自昔爲建儲之請者。大率自爲身謀。卽年已老耄。亦爲其子孫計。明執古禮。

以博正人之名。隱挾私見。以圖一己之利。若而人者。實無足取。卽今時諸臣中。亦未必無存此見者。但如逆犯所云。以不正之運自待。明肆詆毀。則實稱罕見之鬼蜮耳。總之。建儲與封建井田相似。封建井田。不可行於後世。建儲亦何獨不然。至所稱立后一事。更爲妄誕。乾隆十三年。孝賢皇后崩逝時。因那拉氏本係朕青宮時。 皇考所賜之側室福晉。位次相當。遂奏聞 聖母皇太后。册爲皇貴妃。攝六宮事。又越三年。乃册立爲后。其後自獲過愆。朕仍優容如故。乃至自行翦髮。則國俗所最忌者。而彼竟岸然不顧。然朕猶曲予包含。不行廢斥。後因病薨逝。止令減其儀仗。並未降明旨。削其位號。朕處此事。實爲仁至義盡。且其立也。循序而進。並非以愛選色升。其後自蹈非禮。更非因色衰愛弛。況自此不復繼立皇后。朕心事光明正大如此。洵可上對天祖。下對臣民。天下後世。又何從訾議乎。該逆犯乃欲朕下罪己之詔。朕有何罪。而當下詔自責乎。逆犯又請復立皇后。朕春秋六十有八。豈有復册中宮之理。況現在妃嬪中。旣無克當斯位之人。若別爲選立。則在朝滿洲大臣。及蒙古扎薩克諸王公。皆朕兒孫輩行。其女更屬卑幼。豈可與朕相匹。而膺尊號乎。此更可笑。不足論矣。至所稱納諫一節。朕自臨御以來。凡臣工條奏。果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無不卽爲採

納。或下部議行。從無拒諫之事。若各省水旱偏災。皆朕於督撫等奏報晴雨摺。或咨之奉差入覲之人。稍遇雨暘失調。無不先事諏詢。嚴飭封疆大臣實力妥辦。多方賑恤。並未有臣下陳奏。朕轉拒而不聽者。卽或內外大臣。如有不公不法之事。原許諸臣劾奏。朕察核果實。無難立治。所劾大臣之罪。又何嘗有如明季言官。彈劾大臣。因而得禍者乎。若勝國宦官宮妾。竊攬大權。擅作威福者。今日實無其事。科道更何從白簡從事。亦何待朕之拒絕乎。又所請施德一事。朕踐阼至今。四十三年。曾普免天下錢糧三次。普免漕糧一次。而災賑之需。動輒數百萬。且如今年。豫省水災。截漕三十萬石。發帑百餘萬。此尤近事之可徵者。卽以奉天一省而論。今歲旣當輪免之年。復以巡幸盛京。特蠲明年正賦。恩德之及民。不爲不厚。而該逆犯。何尙敢於妄逞橫議耶。此等逆犯。實屬罪大惡極。昔曾靜。尙屬遠居湖南。不料陪都根本重地。俗樸風淳。乃有如此悖逆之徒。實爲意想所無。著行在大學士九卿。會同嚴審。定擬具奏。尋議請照例凌遲處死。得 旨金從善著從寬。改爲斬決。 壬寅。 命福康安於吉林城外沿江處所。建松花江神廟。定議具奏。 壬子。 上還京師。 冬十月。己未。 諭。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等奏。江浙臣民。望幸情殷。且河工海塘。皆冀親臨指示。懇

請於庚子春。再舉南巡盛典。以愜輿情一摺。朕於乙酉南巡。距今已十有四年。其喁望悃忱。自谹肫切至浙省海塘。近來潮勢漸趨北岸。深爲厪念。亦不可不親爲相度機宜。今高晉既有此奏。著照所請。於乾隆四十五年正月。諏吉啓鑾。巡幸江浙。便道親閱河工海塘。至該督等以庚子年。適逢朕七旬萬壽。欲就近舉行慶典。則斷不可。但天下士民。遇朕七旬萬壽。皆不免望恩倖澤。此則情理之常。朕亦何肯因不舉行慶典並靳恩施乎。著於己亥年八月。舉行恩科鄉試。庚子年三月。舉行恩科會試。以彰壽考作人之盛。至各省漕糧。於乾隆三十一年。普免一次。茲蒙昊蒼眷佑。累洽重熙。敬體天心。愛養億兆。用是再普恩膏。著於庚子年爲始。復行普免天下漕糧一次。俾藏富於民。共享盈甯之福。所謂歛福錫慶。慶莫大焉。著交各該部妥議具奏。賜邢敦行等四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申。　上以裕貴妃母妃九十壽。晉封裕皇貴妃。　上親捧冊寶御書匾聯御製詩章詣裕皇貴妃宮行禮。　十一月。甲午。　諭諸皇子及軍機大臣等。昨惇妃將伊宮內使喚女子。責處致斃。事屬駭見。爾等想應聞知。前此妃嬪內間有氣性不好。痛毆婢女。致令情急輕生者。雖爲主位之人。不宜過於很虐。而死者究係窘迫自戕。然一經奏聞。無不諒其情節懲治。從未有

妃嬪將使女毒毆立斃之事。今惇妃此案若不從重辦理。於情法未爲平允。且不足使備位宮闈之人。咸知儆畏。況滿漢大臣官員將家奴不依法決罰。毆責立斃者。皆係按其情事分別議處。重則革職。輕則降調。定例森嚴。朕豈肯稍存歧視。惇妃卽著降封爲嬪。以示懲儆。並令妃嬪等。嗣後當引以爲戒。毋蹈覆轍。自干重戾。朕辦理此事。準情酌理。惟協於公當。恐外間無識之徒。或有竊以爲過重者。不知朕心已覺從寬。事關人命。其得罪本屬不輕。第念其曾育公主。故量從末減耳。若就案情而論。卽將伊位號擯黜。亦豈得爲過當乎。朕臨御四十三年以來。從不肯有溺愛徇情之事。卽爾衆皇子。及衆大臣。皆所深知。卽如惇嬪平日受朕恩眷較優。今旣有過犯。卽不能復爲曲宥。諸皇子。各有福晉格格。家庭之事。當法朕於宮闈。不稍溺愛徇情。其下亦有官員太監。卽可以小喻大。當法朕心。於臣工不稍專恃偏護。家國一理。事可相通。諸皇子可不知遵守乎。至若縱性濫刑。虐毆奴婢。不但福晉格格等不宜有。卽諸皇子。亦當切戒。且如朕爲天下主。掌生殺之權。從未嘗有任一時之氣。將閹豎輩立斃杖下。諸皇子豈不知之。從前小太監胡世傑如意等在朕前常有惹氣之事。不過予以薄懲。杖責二十。極多亦不過四十耳。諸皇子當遵朕此諭。咸知效法。儻或管教不

毆。及自行任性毒毆致死奴婢者。朕一有所聞。必不輕恕。所有惇嬪此案。本宮之首領太監郭進忠劉良。獲罪甚重。著革去頂戴。並罰錢糧二年。其王忠。王承義。鄭玉桂。趙德勝。專司內庭。今惇嬪毆斃使女。伊等不能豫爲勸阻。所司何事。著各罰錢糧一年。但其事究因惇嬪波累。著將伊等應罰錢糧。於各名扣罰一半。其一半亦著惇嬪代爲繳完。所有毆斃之女子。並著惇嬪罰出銀一百兩。給其父母殮埋。此案雖係小事。朕一秉大公至正。與綜理庶務無異。亦可恍然咸喻朕意矣。將此旨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傳諭內府諸人知之。　癸丑。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徐述夔編造悖逆詩句一案。應照例將各犯。分別戮屍斬決。得　旨。逆犯徐述夔。徐懷祖。俱著照例戮屍。即派乾清門侍衛阿彌達。馳驛前往東臺縣。會同該撫楊魁。監視辦理。其沈德潛墓。所有應行撲毀之祭葬碑文。並著阿彌達前往蘇州。會同該撫監看磨毀字蹟。並將其石。移棄他處。以昭炯戒。至徐述夔之孫。徐食田。徐食書。及列名校對之徐首髮。沈成濯。並陶易之幕友陸炎。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諭。本日大學士九卿具奏。定擬逆犯徐述夔等一案。已將各犯。應得之罪。分別降旨矣。至據稱查出徐述夔之傳。係沈德潛所作。請將沈德潛。從前所有官階諡典。盡行革去。其鄉賢祠內牌位。

一併撤出。及賜祭葬碑文。查明撲毀等語。實屬罪所應得。逆犯徐述夔。身係舉人。且自其高曾以來。均在本朝。食毛踐土。厚澤涵濡。乃於所作一柱樓詩各種。敢於妄肆詆譏。狂誕悖逆。實爲覆載所不容。至其詩內。懷想勝朝之語。無非藉以爲名。不可信以爲實。卽以前明政事而論。並無可以動民繫戀者。如洪武開基。嚴刑峻罰。永樂篡逆。瓜蔓抄誅。士民無不含怨。又如洪武。因蘇松嘉湖各府。爲張士誠固守。遷怒及民。浮糧加重。寖至末季。徵歛日增。累及天下。民多愁苦嗟怨。此皆見於史册者。有何可以繫念之處。而追念不忘乎。至我本朝。 列聖相承。愛養百姓。賑災蠲緩。厚澤頻施。而江浙浮糧之額。節經裁減。以除民害。朕踐阼至今。四十三年。普免天下錢糧三次。普免漕糧二次。其他災賑之需。動輒數百萬。窮簷疾苦。疊沛恩膏。小民具有天良。豈有不知感戴。轉屬於前朝全無恩德及民者之理。此不過抑鬱無聊之人。自揣毫無進路。遁而爲此。與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無異。而讀書失志之徒。遂託言懷想前朝。以爲萬一敗露。猶可藉以立名。肺腑眞可洞鑒。此等鬼蜮伎倆。豈能匿於光天化日之下。若無知者。以此輩爲眞有追懷故國之思。轉爲若輩所愚矣。至伊子徐懷祖。敢將伊父逆詞。公然刋刻。均屬罪大惡極。乃沈德潛所作傳內。稱其一柱樓編年詩。已

付梓。並云。品行文章皆可法。是沈德潛於徐述夔所作悖逆不法詩句。皆曾閱看。並不切齒痛恨。轉欲爲之記述流傳。尙得謂稍有人心者乎。又伊傳內稱徐述夔之從弟賡武。妄罹大辟。閱十七月而冤雪之語。因命薩載等。查閱原案。則係乾隆元年。有泰州民繆照乘與繆又南之妻蔣氏通姦。商同勒死親夫。蔣氏因曾被徐賡武刁姦。懷恨。是以到案。供指徐賡武同謀。後經審出實情。擬以枷杖完結。徐賡武刁姦婦女。本屬有罪之人。沈德潛。轉爲之論敍稱冤。身爲大臣。不應顚倒是非若此。沈德潛自中式進士。及選入翰林時。朕因聞其平日學問尙好。格外施恩。又念其留心詩學。且憐其晚成。是以不數年間。卽擢爲卿貳。又令在上書房行走。而伊自服官以來。不過旅進旅退。毫無建白。並未爲國家絲毫出力。衆所共知。及乞休後。復賞給尙書銜。晉階太子太傅。並予在籍食俸。恩施至爲優渥。沈德潛理宜飭躬安分。謹愼自持。乃竟敢視悖逆爲泛常。爲之揄揚頌美。實屬昧良負恩。且伊爲徐述夔作傳。自係貪圖潤筆。爲囊橐計。其卑汚無恥。尤爲玷辱搢紳。使其身尙在。雖不至於與徐述夔同科。亦當重治其罪。今業已身故。不加深究。然竟置而不論。俾其身後。仍得永受恩榮。則凡在籍朝紳。又將何所儆惕乎。著照所請。將沈德潛所有官爵。及官銜諡典。盡行革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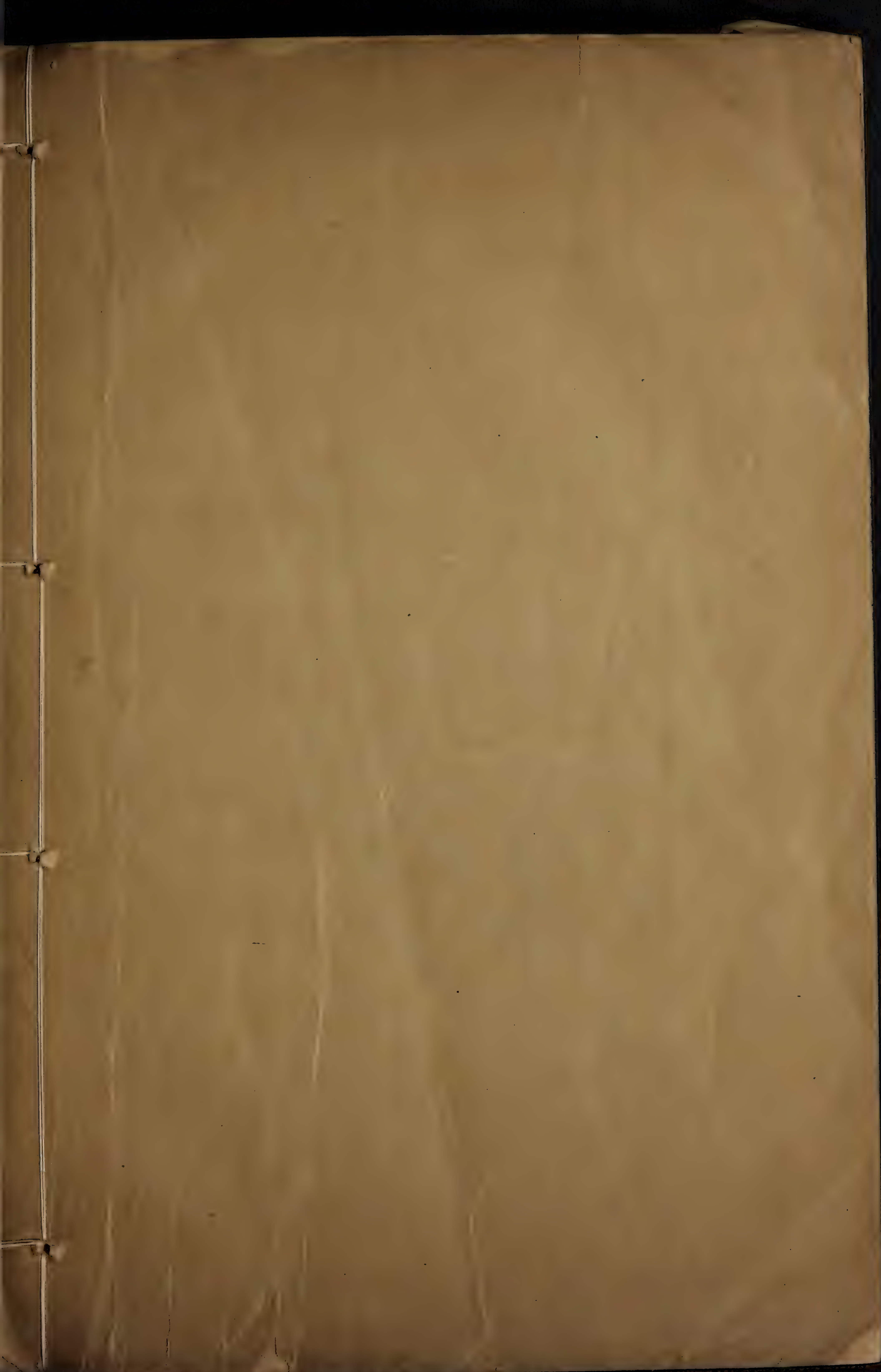
其鄉賢牌位。亦一併撤去。所賜祭葬碑文。見派阿彌達前往。會同楊魁。查明撲毀。以昭炯戒。　十二月。乙酉。　諭軍機大臣等。高晉等奏。堵築儀封漫口情形一摺。亦止可如此辦理。今宜將引河挑深。宜卽妥速爲之。此次引河。不能得力。究係原挑過淺所致。伊等本圖省費。而所費愈多。可不引以爲前車之鑒。據稱現在口門。上水十丈。下水九丈。擬將口門收至二三丈時。儘力多壓厚土。俟引河挑深。開放掣溜。再將壩工堵閉等語。自屬正理。但口門收窄後。河底愈深。溜勢愈急。施工自難期速效。昨時和驛將合龍時。曾經指示兜袖之法。若易合龍固佳。若復有變局。或照前說。將此處金門東壩之埽。酌展向南。西壩之埽。酌展向北。使爲兜袖之勢。則急湍至此。或成回溜。合龍自應較易而速。因於圖內用硃筆標識。高晉等宜急熟籌。妥協辦理。不必拘於遵旨也。如已經合龍。卽一面加工培護。一面由六百里加緊奏聞。明日卽交新年。專盼喜音速至。

東華錄擥要卷四十六終



東華續錄咸豐卷四十六終





# 十一朝東華錄擥要

宜興汪文安敬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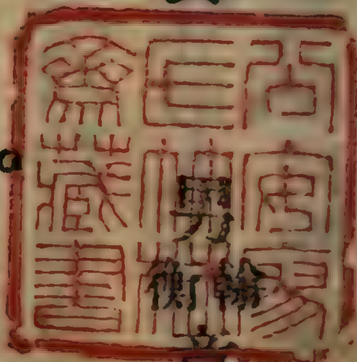
高宗純皇帝。

己亥乾隆四十四年春正月。丁酉。諭。經筵典禮。兩年未經舉行。本年二月已屆應行經筵。且經筵禮備序宜舉。又值宮殿之際。自可照常舉行。今以二月初四日御經筵。所有應行事宜。各衙門照例預備。癸卯。上詣壽皇殿行禮。乙巳。命阿桂赴河南會勘河工事宜。戊申。上詣泰東陵。行二週年禮。回鑾。己酉。命三寶為東閣大學士。英廉署刑部尚書。辛亥。上還京師。二月丙辰朔。諭。兩淮鹽學額。裁泰州通州揚州學額。歸本州縣考試。己未。上御經筵。三月丁亥。封八千赤金多羅儀郡王。戊申。諭。莊王府嗣爵定例。世襲罔替。至十及親王者。不但不作用王府。即宗室朝臣亦不應用。嗣後分封王爵。但予多羅者。其餘子孫俱……

夏四月乙卯朔。上閱火器營兵。戊辰。上詣泰東陵。癸酉。奉安陵行禮。謁陵回鑾。己卯。上閱健銳營兵。庚辰。上還京師。癸未。諭。

曩天錫。謂市井小民竟敢編造紀年。妄稱大清天運運數。將使張九霄……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衡章恭校



高宗純皇帝。

己亥。乾隆四十四年。春正月。丁酉。諭經筵典禮。兩年未經舉行。本年二月。已過大祥。且經筵爲闡學崇經。又無宮懸之奏。自可如常循舉。今以二月初四日。御經筵。所有應行事宜。各該衙門照例豫備。癸卯。上啓鑾謁泰陵泰東陵。乙巳。命阿桂赴河南查勘河工善後事宜。戊申。上詣泰東陵行二週年禮。回鑾。己酉。命三寶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辛亥。上還京師。二月。丙辰朔。減兩淮商籍學額。裁泰州通州竈籍學額。歸本州縣應試。己未。上御經筵。三月。丁亥。封皇八子永璇。爲多羅儀郡王。戊申。諭。正珠朝珠。定例惟御用。至皇子及親王郡王。不但不准用正珠。卽東珠朝珠。亦不准用。嗣後分封王爵。俱不必賞給珠子朝珠。夏四月。乙卯朔。上閱火器營兵。戊辰。上啓鑾。謁泰陵泰東陵。癸酉。上詣泰東陵。行釋服禮。回鑾。己卯。上閱健銳營兵。庚辰。上還京師。癸未。諭。智天豹。以鄉曲小民。竟敢編造年號。妄稱大清天定運數。指使張九霄。於御道旁跪

獻。狂誕悖逆。情罪實爲可惡。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照大逆律定以凌遲。亦屬罪所應得。但據奏稱。逆犯書內。有乾隆五十七年一條。敢於詛咒。尤堪髮指等語。此在臣子之心則然。朕並不以爲憎憶。乙卯九月。朕踐阼之初。卽焚香告天。默禱云。昔
皇祖御極六十一年。予紹膺寶位。不敢仰希　皇祖。若邀昊蒼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卽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彼時朕春秋方二十五歲。初未計及在位六十年。壽當幾何。亦復不以爲意。迨過五十歲。乃自計六十年。則當八十五歲。始以此志奏聞
聖母。蒙懿旨云。皇帝受祖宗付託之重。代上天愛養億兆。董治百官。六十年後。豈宜遽釋仔肩。卽天下臣民。亦斷不肯聽皇帝歸政。慈諭諄切。因更計之。若果至八十五歲。仰蒙天恩。朕尙能侍奉慈顏。則禮所謂恆言不稱老。何敢遽云倦勤。彼時亦卽叩天致禱。今旣不能復申朕愛日之忱。則引年之初願。亦豈能期必遂。況今距乾隆乙卯。尙十六年。爲日正長。若朕精力。始終不懈。自當日愼一日。兢兢業業。綜理萬幾。克全朕之初志。設或七旬八旬以後。神志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貪天位以曠天工。朕非不知足者。豈必定以六十年爲期。致蹈從前人主貪戀大寶之譏乎。若朕必以六十年邀求上帝。不幾如張廷玉之以配享太廟。向朕邀求乎。朕旣知張

廷玉之非禮。又安肯效其所爲乎。且設果如逆犯智天豹所云乾隆五十七年之言。朕其時壽八十有二。卽歸政亦不爲早。況歷代帝王。在五十餘年而歸政者。實爲罕覯。朕尚有何不足。是該犯此條。不得謂之詛咒。不必執此以定爰書也。惟該犯敢於妄編年號三十餘條。且於 皇祖廟諱直書不避。並謊稱 世祖章皇帝顯聖於彼。希冀惑衆動聽。此則喪心病狂。身蹈大逆。不可不按律懲治。然究與誹謗毀斥者。稍爲有間。智天豹著從寬改爲斬決。至張九霄拜逆犯爲師。代其呈獻逆書。亦應按律處斬。姑念其人本屬鄉愚無知。且不識字。情尚可憫。張九霄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候處決。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五月乙未。 上啓鑾。秋獮木蘭。 辛丑。駐蹕避暑山莊。 丁未。 上詣文廟。行釋奠禮。御製熱河文廟碑記。 諭。熱河自 皇祖建立山莊以來。迄今六十餘年。戶口日滋。耕桑益闢。儼然一大都會。禮樂百年而後興。此正其時。曾於丙申秋。降旨添設學校書院。加廣庠額。以敎育而振興之。並相地鳩工。建立文廟。茲鑾輅來巡。適屆落成。親詣行釋奠禮。宮牆泮水間。青袍環列。彬雅可觀。從此文化益當蒸蒸日盛。況現在庠生已有五十餘人。均應與順天鄉試。雖丁酉科曾經中式一人。但邊外士子。樸僿者多。恐尚未能與通省貝字號卷校藝獲

售。著加恩照宣化府之例。另編承字號。每科鄉試。取中舉人一名。俾士子知上進有階。愈加鼓舞。俟將來文風漸盛。人數多至百餘名。該督臣再行奏聞增額。以示嘉惠塞上士林。多方樂育至意。 六月。癸亥。頒書籍於承德府文廟。 戊辰。賞安徽亳州蒙城被災貧民米萬二千石。 秋七月。癸巳。兩江總督薩載。署江南河道總督李奉翰奏。江南外河廳屬清口東西壩。爲全河關鍵。乾隆四十一年。曾經前督臣高晉。請將西壩基址。移下一百六十丈。俾清水出口。下注有力。惟西壩迤外。舊黃河內。存有清水。內外相連。湖水出口。至此散漫少力。上年復蒙指示。於西壩迤下。接築束水隄一道。俾清水直注歸海。但查清口外河面寬闊。當水勢浩瀚時。隄工頗爲受險。每年鑲埽。所費不貲。而清口壩外至陶莊新河尾。清黃交匯處。河身寬長。湖水至此。力亦紓緩。請將東西壩。再移下二百九十丈。於惠濟祠前建築。則束水隄。不致受險。湖水出口。亦益暢。抵黃更必得力。擬於收東壩工時。乘機移建。將壩基兩頭。各放長三四十丈。如鐵心壩式。兩邊鑲埽。中心填土。俾得經久。中間用料接築。較之全用柴料。亦多節省。得 旨。細覽繪圖。正合形勢。自當乘時爲之。 乙巳。 諭。據王亶望等奏。請裁浙省商籍學額一摺。又另摺陳請。於來春南巡時。特降恩綸。將裁去商籍五十名

之額。卽在於杭州府仁錢三學。酌廣額數。以爲定例等語。雖屬調劑之見。但浙省商籍。卽仁錢士子。進身之階。與長蘆山東別省寄籍者迥異。若全行裁汰。則寒畯少一登進之階。卽或於明歲加恩廣額。是旋裁旋復。幾同朝三暮四之權術。朕所不屑爲也。況今距南巡時。尙有半載。士子不知將來廣額之恩。止知現在減額之事。能保無寒畯向隅。生心觖望乎。若該撫等早露消息。是市恩也。且江浙事同一律。南巡降旨。必不能厚此而薄彼。亦復難以措詞。若因浙江。而並廣江南。又屬不成事體。是以特降諭旨。欲將浙省商籍學額。照舊辦理。較伊等所請。不動聲色。尤爲妥善。　八月。己未。展築永定河新北隄。　戊辰。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壬申。諭。現在御前大臣較少。和珅著在御前大臣上行走。　乙亥。甯壽宮成。　九月。癸未。諭。昨降旨。以內外扎薩克。自　皇祖　皇考。及朕卽位以來。服勤勉力。勳猷卓越者甚多。交國史館。會同理藩院。追溯伊等從前勞績。編纂表傳。以垂永久。茲念各城回人。自投誠以來。宣力軍前。封受王貝勒貝子公爵者。亦有其人。宜一體加恩。編纂表傳。著交該院。查其內實心效力。立有軍功者。會同國史館。照蒙古王公。編纂表傳。以示朕一體矜卹回部臣僕之意。　甲申。撥部庫銀一百萬兩。解河南儀封等縣被水處備

用。庚子。上還京師。冬十月乙卯。上幸皇八子儀郡王永璇第。己未。上幸皇十五子所。乙丑。上幸皇次孫定郡王緜恩第。庚午。補行册封順嬪鈕祜祿氏爲順妃。貴人鈕祜祿氏爲誠嬪。伊爾根覺羅氏爲循嬪。十一月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阿桂等奏。順黃壩工口門未施工者。止有七丈零。現在上緊趕鑲。計日可相機堵合。連日盼望甚切。玆據阿桂奏。自下大埽後。口門止餘四丈有零。正在督令趁勢搶壓。冀可合龍。乃十一日早。水勢猛洶異常。陡將南壩蟄塌二十餘丈。懷慚無地。詢之徐建功等。再上又無可移辦之處。惟有上緊接作軟鑲。雖有埽底。仍屬無礙。計工段亦不至過遲等語。覽之深爲焦急。然亦實無別法。因思向來衝蟄。俱係北壩。此次則係南壩。其壩身尚非頂溜。不至與水急爭。今補鑲補築。似較北壩施工稍易。或可期迅速蕆事。亦惟有全力赴之。一切皆臻妥善。以待天佑神助耳。十二月。甲子。諭向遇年節。督撫等原無貢鐙之例。惟直隸距京甚近。從前方觀承曾於年底進鐙數對。以備賞用。此後周元理楊景素相沿呈進。尚屬可行。其餘遠省。從無此事。督撫等惟勤職奉公。實心任事。前曾降諭禁止貢獻。乃今歲各省頗有貢鐙者。殊屬無謂。現已諭令奏事處。凡向來未進鐙之各督撫。一概不准接遞。如有復進獻

者。當以違制論。將此通諭知之。

庚子。乾隆四十五年春正月。辛卯。上啓鑾南巡。己酉。朝鮮國王李祘。表賀萬壽。優詔答之。以所獻方物作年貢。二月。己未。祭河神。上渡河。閱淸口東壩隄工。丁卯。祭江神。上渡江。戊辰。上幸焦山。壬申。上幸蘇州府。諭。據阿桂等奏。豫省河神最靈驗者。爲靈佑襄濟大王。本姓黃。河南偃師縣人。從前已受敕封。擬爲修墳種樹。並請於其子孫中賞給奉祀生一人。又順治年間。總河朱之錫。功著南豫二省。歿爲河神。屢著靈應。可否特賜位號。又銅瓦廂風神廟。於開放引河之先。曾中虔禱。因連獲順風。掣溜全黃。得歸故道。顯有默相之功。並懇頒發御書匾額。以昭靈蹟等語。著照所請。靈佑襄濟大王。交該撫榮柱。於其子孫內擇一人作爲奉祀生。世傳勿替。前任總河朱之錫。交禮部酌擬位號。候朕親定。其銅瓦廂風神廟。御書匾額。另行頒發。用答神貺。諭。大學士公阿桂等奏報。自本月初六日開放引河後。日漸暢達。又連値順風。全河溜勢。掣動八分。因於十一日。趁機堵合。未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大溜全入新河。其有腰漏掛簾之處。率同帶往司員馮應榴。舒濂。並司道知府等。分頭督催。竭晝夜之力。金門一帶。俱已閉氣。從前水深至十一丈者。均已停淤。

止剩四丈餘。所有腰漏等處亦已塡壓堅實。從此黃流順軌。永慶安瀾等語。昨據薩載奏。徐城諸椿。漲水一丈一尺。餘雲梯關長水至四尺九寸。流勢湍急。全黃已復故道。直達歸海。此次儀封決口。辦理幾閱兩載。特命重臣前往經理。發帑五百餘萬兩。近復將引河大展寬深。接作挑水壩。逼溜北趨。始將溜歸正道。天佑神助。幸得成功。朕感謝之餘。益深虔敬。向來河工漫口合龍。例得邀恩議敘。但此次幾閱二年之久。方克蕆事。朕心方深愧歉。即在事大臣。如阿桂等休戚相關。誼均一體。亦不肯仰叨天功。更邀議敘。至分頭督催之司員馮應榴舒濂。司道江蘭王啓緒等。晝夜催趲。分力宣猷。非大臣可比。著仍交部議敘。　三月。辛巳。　上幸海甯州觀潮。　壬午。上幸尖山。　諭。海甯州石塘工程。所以保衛沿海城郭田廬民生攸繫。從前四次親臨。指示機宜。築塘保護。連年潮汛安瀾。各工俱爲穩固。今朕巡幸浙江。入疆伊始。即往閱視石塘工程。尙多完好。惟繞海甯城之魚鱗石塘內有工二十餘丈。外係條石作牆。內塡塊石。歷年久遠。爲潮汐衝刷。底椿黴朽。兼有裂縫蹲矬之處。又城東八里之將字號至陳文港密字號止。有石塘工七段。約共長一百五六十丈。地當險要。塘身單薄。亦微有裂縫。此塘爲全城保障。塘下坦水。所以捍護塘工。皆不可不豫爲籌辦。

著將兩處塘工。均改建魚鱗石工。俾一律堅穩。並添建坦水。以垂永久。 癸未。 上幸杭州府。 甲辰。 上幸秋濤宮閱水師。 乙酉。 上閱兵。 戊子。 上以儀封河工合龍。命建碑於陶莊河神廟。御製記文。 辛卯。 諭朕幸江浙。臨蒞杭州。見西湖花神廟所塑神像及後樓小像牌。俱書湖山神位。其像大小雖異。而面貌相倣。聞係李衛在浙江時。自塑此像。託名立廟。是以後樓。並有正夫人及左右夫人之像。甚爲可異。李衛於督撫中。並非公正純臣。其在浙江。亦無甚功德於民。並聞其仰藉 皇考恩眷較優。頗多任性驕縱之處。設使此時尚在。猶當究治其愆。豈可令其託名立廟。永享祠祀乎。所有廟中原像。著該督俱卽撤毀。於前殿。另塑湖神之像。並於後殿。另塑花神花后。以昭信祀。 壬辰。 上自杭州回鑾。 丁酉。 諭李侍堯。由將軍用至總督。歷任各省。二十餘年。因其才具尚優。辦事明幹。在督撫中最爲出色。遂用爲大學士。李侍堯具有天良。自應感激朕恩。奉公潔己。以圖報效。乃昨據海甯呈稟李侍堯貪縱營私各款。因命侍郎和珅。喀甯阿。前往查辦。今據和珅等查奏。訊問李侍堯家人張永受。據供收受題升迤南道莊肇奎銀二千兩。素爾方阿銀三千兩。汪圻銀五千兩。臨安府知府德起銀二千兩。東川府知府張瓏銀四千兩。交與佐雜孫允

恭赴蘇帶往。此內汪圻銀五千兩。因伊從前送過金如意三柄。發還後。又變價送來。又於前年差家人張永受。進京修屋。素爾方阿送銀五千兩。德起送銀五千兩。俱在板橋驛。交張永受收受。又據張永受供發珠子兩顆。一賣給昆明縣知縣楊奞。勒要銀三千兩。一賣給同知方洛。勒要銀二千兩各等語。披閱之下。不勝駭異。李侍堯身爲大學士。歷任總督。乃貪恩婪索。盈千累萬。甚至向屬員變賣珠子。贓私狼藉。如此不堪。實朕夢想所不到。不特朕用人顏面有關。卽各省督撫聞之。諒無不慚愧痛恨矣。李侍堯。著革職拏問。按察使汪圻。迤南道莊肇奎。原署東川府知府張瓏。降調通判素爾方阿。丁憂同知方洛。昆明縣知縣楊奞。俱革職。交與和珅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壬寅。上幸江甯府。　丙午。上至明太祖陵奠酒。　丁未。上閱兵。　夏四月己酉朔。祭江神。　上渡江。　丁巳。上閱高家堰隄工。　祭河神。　上渡河。

辛酉。工部議覆湖南巡撫李湖奏。湖南省城西臨大江。近北一隅尤低。考縣志。從前原有護城土隄一道。名成功隄。自大西門老磡起。至矮子洲止。長八九里。前明兵燹拆毀。隄址漸沒江中。惟藉城腳外坡禦水。近年江心沙漲。漸逼江水東趨。城腳土坡。汕刷殆盡。本年雨多水溢。城垣矬塌。此次修復城身。請於頂衝一帶外加護岸。自通

貨門。稍南接老岸起至北門城牆轉角止。共長一百一十五丈。又於湘水橋下。建出水石洞。從之。五月。戊子。諭據和珅奏。緬匪送還蘇爾相等。尚有同來緬子二人。現在羈禁永昌。似應釋回等語。此等羈禁之人。並非緬匪緊要頭人。前此李侍堯將伊等扣留。原爲勒取楊重英起見。但思平定金川後。如緬匪之波一孟矣等。業經解京之犯。尚且加恩發還。況伴送蘇爾相同來之人。原屬無罪扣留。且緬性多疑。見來人被扣不還。轉致心生畏懼。莫若將此二人竟行釋遣。俾歸本土。並著傳諭福康安。作爲己意。檄諭該酋。此二人從前扣留時。係原任總督李侍堯。因汝等不將楊重英送出。是以暫行羈留。今知二人在滇多年。是以特行放回。至楊重英原係天朝無足重輕之人。爾等送還。固見恭順。若不送還。亦無關緊要。如此檄諭。俾酋不能揣測端倪。又見此二人放歸。心生感激。將楊重英送出。亦未可知。福康安接奉此旨。卽遵照妥辦。己丑。正陽門城樓災。癸巳。賜汪如洋等一百五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戌。諭尚書和珅之子。賜名豐紳殷德。指爲十公主之額駙。賞帶紅絨結頂。雙眼孔雀翎。穿金綫花褂。待年及歲時。再派結髮大臣。舉行指婚禮。己亥。上啓鑾秋獮木蘭。乙巳。上詣熱河文廟行禮。駐蹕避暑山莊。御製戒得記。六月。

丁卯。　諭。軍機大臣奏。據原任大學士于敏中之孫于德裕稟稱。伊堂叔于時和。自于敏中歿後。卽挾制家產。不令與聞。於本年三月。攤貲回籍。復留族姪于錫榮。及家人趙喜在京。於六月初五日。自海淀進城。搶奪貢件。業將趙喜呈送順天府在案。又稱伊庶祖母抱養內姪張招官。于時和欲令承祧于氏等語。于時和於于敏中身後。既有挾制伊姪。把持家產情節。今復先行回籍。自必更有覬覦于敏中原籍貲財。侵吞隱占之事。著傳諭吳壇。卽親身前赴金壇。將于時和所占于敏中貲產。逐一查明。毋令伊家不肖族衆。致有隱匿。並查訊于時和。如果有侵欺家產。及欲令張招官承祧于氏情事。卽據實參奏。交部從重治罪。于德裕原稟。並著發寄閱看。吳壇素稱曉事。如何分給于德裕之處。自能妥協辦理也。至于錫榮。趙喜等。如何搶奪貢件。據稱業經呈明順天府查辦。著傳諭阿桂英廉。卽行嚴訊明確辦理。　庚午。以和珅爲領侍衛內大臣。　秋七月。丁丑。　諭。據大學士阿桂查奏。于時和留京族姪于錫榮。並家人趙喜供稱。于時和回南。起身前先後裝車九輛。約有大小箱四十餘隻等語。又據于錫榮供。于時和在京時。曾向說。將來要令張招官改姓于氏承祧。是于時和覬覦財產。託病攤貲回南屬實。請旨將于時和革職等語。于時和著革職。于錫榮趙喜。

交部監禁。再行查訊外。著將此抄寄吳壇閱看。確審定擬具奏。至于時和所有侵占于敏中財物。著吳壇分晰開單進呈。仍酌量分給于德裕銀二三萬兩。以資養贍。

戊子。　諭據吳壇奏前往金壇。查辦于時和盜占于敏中原籍貲產一案。內稱據于時和家人杜喜等供稱。于時和於本年四月抵家。住於伊父于文駿家。於六月二十八日進京。其自京運回貲物。另貯一室。自行封鎖。俱不許伊父開看。亦無銀兩衣服。給與伊父。當時將封鎖之房開看。內有銀四萬六千兩。並如意銅磁畫片各件。及田房契券。是于時和吞占于敏中貲產。已屬顯然。至伊父于文駿房內。俱係破舊衣服。並無絲毫銀兩等語。是于時和串通張氏。隱占于敏中貲產。帶回銀兩衣物。不許伊父開看。亦無絲毫給與伊父于文駿。其負恩昧良。不孝已極。伊父于文駿之物。不必查辦。仍行給予。至于時和。前已降旨革職。茲據吳壇奏稱。派員沿途截拏。將來途次拏獲。確審定案時。竟將于時和。發往伊犂充當苦差。以爲不孝昧良者戒。至太監蘇姓。據稱尚未到金壇。已知會滸墅揚州淮安各關。留心截拏。將來拏獲時。訊明押帶財物屬實。亦應解交內務府。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嚴行治罪。以爲太監託病告歸。生事不法者戒。又據另摺奏。于敏中自治新房一所。用銀一萬兩。別有花園。現作義學。

並未修葺等語。朕前卽風聞該縣。有爲于敏中蓋造花園之事。吳壇何以不行查明。據實奏聞。乃佯爲不知。欲輕描淡寫。希圖完案。實屬不知朕恩。舊疾未改。吳壇著傳旨申飭。至另摺所稱于敏中前後置買義田一千一百餘畝。用價八千餘兩。養贍貧族。報官有案。此係義舉。不宜動。其餘分給于德裕貲財二三萬兩。及于時和侵占銀兩。留充地方公用之處。俱著遵照節次所降諭旨。妥協辦理。 八月。丁巳。永定河漫口合龍。 湖北巡撫鄭大進。貢金器。不納。切責之。 壬戌。諭。據吳壇奏到。章攀桂。曾爲原任大學士于敏中。覓匠經理房屋。尙未出資幫助。請將章攀桂革職。發往軍臺效力等語。于敏中受朕深恩。乃聽本省地方官逢迎。爲之雇匠蓋屋。若在生前。必當重治其罪。今旣完名而歿。姑不深究。以示朕始終保全之意。至章攀桂。逢迎鄉宦。罔顧官箴。卽問擬發往軍臺。亦所應得。但此事尙未出貲幫助。亦姑不深究。著將章攀桂革職。免其發往軍臺。吳壇身任巡撫。於屬員中此等營私趨勢之事。不行查奏。可見官官相護。習以成風。不可不加懲儆。吳壇著交部嚴加議處。 甲戌。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謁東陵。西陵。 九月。丁丑。軍機大臣等奏。據革任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呈請據情代奏。願與南河河東等處。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得 旨。姚立德。著發往

南河。交與薩載等。以河工同知差遣委用。效力贖罪。己卯。蔡家莊。漫口合龍。壬午。上謁昭西陵。孝東陵。景陵。至孝賢皇后陵。奠酒。辛卯。上謁泰陵。泰東陵。睢甯縣郭家渡。漫口合龍。甲午。總管內務府奏。太監蘇常。揑疾告退。復敢爲于敏中之姪于時和。押帶財物南歸。殊屬目無法紀。應從重枷責發遣。得旨。蘇常。著於枷號滿日。重責六十板。再行發往伊犂。給與厄魯特爲奴。乙未。上還京師。冬十月。庚申。賜黃瑞等四十二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寅。上臨九公主第。視疾。十一月。乙亥朔。上臨九公主第視疾。甲午。命再撥通倉米三十萬石。部庫銀三十萬兩。交直隸備賑。十二月。庚戌。諭。朕恭閱實錄。見鰲拜以從征屢立戰功。歷封公爵。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大臣蘇克薩哈等。爲輔政大臣。並加太師。是時皇祖沖齡踐阼。鰲拜受事以後。卽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倭赫。並侍衛西住折克圖覺羅塞爾弼等。以擅乘御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罪俱棄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其子尼侃薩哈連。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係鰲姻婭。亦以論事齟齬。積而成仇。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鰲拜欲以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給正白旗。詔遣

大學士管戶部尚書蘇納海。與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圈換。鰲拜即坐蘇納海以撥地遲誤。昌祚等以紛更妄奏。悉令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爲睿親王私黨。令部臣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陵寢。得以生全之語。即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四大罪。應予磔死。　皇祖鑒其枉。堅不允所請。鰲拜攘臂強奏累日。竟予絞決。並誅其族屬。又入對時。輒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有竊鰲拜馬者。即捕斬之。並殺御馬羣牧長。　皇祖以鰲拜擅權不法。怙惡不悛。用人行政。專恣妄爲。文武各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兇惡。毀棄國典。特降諭旨。嚴拏勘審。並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擬請正法。　皇祖念其效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那摩佛。一併拘禁。迨伊死後。仍念其舊勛。追賜一等男。令其弟孫相繼承襲。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賜鰲拜祭葬。復一等公。世襲罔替。是鰲拜一生之功罪。載在册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爲國宣勤。功銘鐘鼎。尤當深自歛抑。律己奉公。以保全終始。況輔臣躬承顧命。翊贊機務。更宜小心謙謹。不可稍涉縱恣。乃鰲拜當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亂法。要結黨羽。殘害大臣。罪蹟多端。難以

枚舉。若非 皇祖英明剛斷。立予拏究。漸將跋扈難制。而政事亦不可問。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致釀成大事。 皇祖不卽加誅。僅予褫奪。並仍給以男爵。已屬格外之仁。至 皇考復還公爵時。因念鰲拜舊勞。伊孫達福才具又尚可用。是以仍予施恩。蓋於鰲拜擅權縱恣。固所熟聞。至其不法款跡。如實錄所載。纍纍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備稽事實。蹟狀顯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創懲。在鰲拜一家之僥倖所關猶小。而後之秉鈞執政者。無復知所顧忌。將何以肅紀綱而杜僉邪乎。所有現襲鰲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無過犯。且令承襲。俟出缺時。卽行停襲公爵。仍照 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襲罔替。已足示國家法外施恩舊勛之意矣。至鰲拜當時所殘害諸臣中。有曾以戰功得受世職。爲鰲拜所枉。復行褫革者。著各該旗詳悉查明。並現在有無子孫。奏聞請旨。候朕酌量加恩。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雖於已往臣工之功罪。亦必追論嚴明。懲奸回於既死。以爲後世子孫。有大臣擅權不法者戒。並將此通諭知之。 壬申。張家油房漫工合龍。

辛丑。乾隆四十六年。春正月。丁酉。朝鮮國王李祘。遣使表賀冬至元旦二大節。又奏謝恭奉恩諭。並進貢方物。得 旨覽王奏謝。知道了。前經降旨。所有陳謝表章。隨進貢

物。概令停止。令國王仍各具方物隨進。本不必收受。但旣專使遠來。仍令賫回。徒滋往返。此次貢物。著收受。仍加賞鞍馬貂皮綢緞等物。嗣後務宜恪遵前旨。毋庸備進。若再進。必令賫回。該國王其善體朕柔惠遠人以實不以文之至意。　二月。丁巳。禮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秦州舊有太昊伏羲氏廟。請照前代帝王陵廟。守吏春秋二仲致祭例。每歲額設祭銀。並廟戶二名。從之。　甲子。　諭工部侍郞楊魁。著馳驛前往浙江。專駐海塘工所。幫同浙閩總督陳輝祖。辦理塘工事務。　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勘辦浙省改建石塘一摺。內稱前請倣照條塊石塘。究不如魚鱗石塘之堅固。按工計料。辦理魚鱗石塘二千二百四十丈。工料脚價約估銀三十餘萬兩。督率工員上緊趕辦。計四十七年冬。可以完工。應如所奏辦理。惟在實力妥爲。以期久安黎庶。再陳輝祖以總督兼巡撫事務煩多。自不能常駐工所。王亶望已於留眷在杭。忘親越禮。大節有虧。革職之人。呼應不靈。署工部侍郞楊魁。久任江南。於江浙情形熟悉。著派往浙江。專駐海塘公所。幫辦塘工事務。於公務較爲有益。除明降諭旨外。將此諭阿桂陳輝祖知之。　乙丑。　上啓鑾巡幸五臺山。　辛未。　上詣堯母陵帝堯廟。行禮。　三月。甲戌朔。　上幸正定府閱兵。　丁丑。　諭。據福康安等奏。

己亥運正加八起京銅。前經奏明。務於四十五年內。掃數開幫。並飭將庚子頭運一起。趕運齊足。定於正月開幫等語。所辦甚好。已明降諭旨。將福康安。劉秉恬。交部議敍。並令查明承辦各員。一體議敍矣。滇省運京銅觔。歷經遞壓。屢多遲誤。李侍堯。在滇年久。竟不能督辦有效。伊歷任封疆。數十餘年。素稱老成能事。而福康安。則尙係年輕初任。朕方以李侍堯所能辦之事。福康安尙有不能。斷無福康安能辦。而李侍堯轉不能辦理者。今福康安到滇。未及一載。即已將應運京銅。掃數全淸。可見李侍堯在滇時。志得意滿。竟不認眞公務。專以妄自尊大。婪索營私。以致不能實力整頓。所謂有慾則不能剛也。伊係受恩最重之人。竟全無天良若此。著在京辦事王大臣。至刑部。將朕此旨傳諭李侍堯。並將福康安原摺發閱看。伊如何登答之處。即據實覆奏。 辛巳。 上駐蹕五臺山。 甲申。 上回鑾。 辛卯。 諭。今日回蹕至保定。有尹嘉銓。遣伊子至行在。奏爲伊父請謚一摺。已屬狂妄。易名賜謚。國家大典。豈可妄求。而又不親來乞恩。本應交部治罪。因批諭。念其爲父私情。姑從寬免。若再不安分家居。則罪無可逭。及次閱爲伊父請從祀孔廟一摺。更爲肆無忌憚。愚而好自用矣。從祀宮牆。非人品學問純粹無疵。久經論定者。孰敢輕議。是以國朝從祀寥寥。甯缺

無濫。今尹嘉銓。乃奏請欲爲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並請從祀。而厠以伊父。謬妄殊甚。湯斌在　皇祖時。曾經侍讀理密親王。乃不能盡心輔導。以致理密親王縱欲敗度。終於廢黜。於保傅之義有虧。至范文程。本係明季諸生。臣事我朝。致身通顯。雖非如洪承疇等身事兩朝可比。然於純儒品節。不無遺議。若李光地。於耿逆時。遣人齎送蠟丸告變。外間傳有不與陳夢雷一同列名之事。於公論亦未允孚。至顧八代。不過通曉繙譯滿漢文義。居官循謹。本無行誼過人之處。又張伯行。雖操守廉潔。亦人臣職分當然。其參奏噶禮一案。實因噶禮欲尋其釁。勢難兩立。因先發以爲自全之計。不得以其託名講學。輕議入祀。以上諸臣。皆朕所深悉。乃尹嘉銓。以休致人員。不知安分。妄言無忌。實屬從來所未有之事。甚至奏稱伊父尹會一蒙御製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等語。尤爲狂吠。罪不可逭。尹會一。從前經朕賜詩奬勵。原藉以風示羣倫。而伊於巡撫任內。亦僅循分供職。後因不能勝任。改用京員。尙不能如湯斌諸人可比。今尹嘉銓。乃敢妄稱已在德行之科。旣爲請諡。復請從祀。如此喪心病狂。毫無忌憚。其視朕爲何如主耶。且尹嘉銓。託於行孝。爲此妄奏。天下之人。孰非人子乎。使令皆爲其父求諡。入祀孔廟。亦可行乎。否則爲不孝。

即得罪。仍託於爲父。則朝政不至於大紊。乎此而不行治罪。何以彰國憲而懲將來。尹嘉銓著革去頂戴。拏交刑部治罪。並將朕批示其兩摺。發交大學士九卿等閱看。並通諭中外知之。　庚子。上還京師。　辛丑。陝甘總督勒爾謹奏。據蘭州府循化同知洪彬報稱。廳屬撒拉爾回人蘇四十三等。因爭立新教。將舊教回人殺傷數名。臣隨委蘭州府知府楊士璣。河州協副將新柱。前往查辦。三月二十日。據楊士璣稟報。新柱與該府帶領兵役。前往循化。十八日申刻。行至白莊子。被新教回匪千餘人。將莊圍住等語。臣即選派本標兵二百名。帶同臬司福崧。星夜往該處查拏。又奏。途次據署河州知州周植稟報。新教逆回。於十八日晚。將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殺害等語。臣飛調固原涼州甘州西甯肅州五提鎮兵。共二千名。星速前往。仍於現帶本標兵二百名外。添調三百名。兼程馳赴。相機勦捕。並札令提督仁和前往會辦。得旨。回人等爭教細事。何至殺害大員。其所爭立新教。係由何處流傳。向來有無此等名目。是否另有希圖搶刼別情。勒爾謹摺內總未明晰聲敘。將來獲犯時。均應逐細審究。詳悉具奏。至所帶兵數。前後幾及三千。又札會提督仁和前往會辦。仁和係曾經出兵打仗之人。軍務頗爲熟悉。勒爾謹當與之和衷速辦。總以慎重明決爲要。


商務印書館印行

壬寅。平定兩川方略成。御製序文。勒爾謹奏。臣行抵狄道州。據兵丁李成得報稱。逆回男婦二千餘名。於二十一日二更時。將河州守城兵殺死。擁入州城。臣因所帶標兵。僅五百名。且狄道緊鄰河州。若狄道有失。省城亦可虞。因在州城屯紮。俟前調兵到往剿。諭勒爾謹帶兵無多。自應持重堅守。俟仁和並前調各兵。陸續到來。一鼓擒滅。方合機宜。自不便輕易舉動。至河州城池堅固。有文武官弁兵丁守衛。何至賊匪一擁而入。將城占據。其平日所爲守禦者何事。所有該署都司。及知州等。應查明下落。如因城池失守。以一死塞責。尙有可原。如竟苟活潛逃。卽當立正典刑。以昭炯戒。除另行傳諭西安提督馬彪。帶兵二千名。前往協同剿捕外。並令西安甯夏將軍。各豫備滿兵一千名。如必須協濟。該督卽一面飛調。一面奏聞。至健銳營火器營兵。尤爲勁旅。現亦挑選預備。該督與仁和。務須和衷協力。妥速辦理。癸卯。命阿桂馳往甘肅。調度剿賊機宜。夏四月。甲辰朔。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畢沅奏。逆回進逼蘭州。焚燒關廂。省城眼前失事。已飛札文綬等。調兵會剿。復札富勒渾雅德。調河南山西兵。前赴西安聽調。並懇迅發京兵。派熟悉軍務大臣帶領前往等語。昨已傳諭阿桂。令其由河南星赴甘肅。今逆回如此猖獗。阿桂應卽迅速遄行。現派尙

書和珅。額駙拉旺多爾濟。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驛前往甘肅。並派巴圖魯侍衛。帶健銳營兵二千名。火器營兵二千名。即日分起迅速前往。如和珅等先到甘肅。即行調遣辦理。俟阿桂到彼時。即交阿桂接辦。和珅著仍回京供職。

乙巳。　諭農起著賞戴花翎。馳驛前赴甘肅辦理軍需。李侍堯著加恩免罪。賞給三品頂帶。並賞戴花翎。與副都統黃檢。一體馳驛前往。　諭據王廷贊奏報。賊匪直抵蘭城。困守兩晝夜等語。伊係文臣。能如此固守。若再待數日。援兵一至。即可保全城池。是王廷贊之功。深為可嘉。又奏稱。賊人索取馬明心。王廷贊許令城上一見後。即行正法。既安賊匪之心。又將賊首正法。辦理甚合機宜。王廷贊著賞戴花翎。並賞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傳旨嘉獎。

丁巳。勒爾謹。仁和。馬彪奏。臣等先後抵蘭。打仗數次。賊據南山。各路官兵。於一二日內均可齊集。定期初八日進兵圍勦。至逆回起衅根由。緣撒拉爾俗習回教新教。欲另立門戶。令舊教順從。舊教不服。互相爭殺。現在所謂循化土兵。即係舊教番回。臣勒爾謹前在狄道。密飭循化文武各員。妥為駕馭。俾其奮勇出力。以公報私。得　旨本日勒爾謹奏新舊教情形。始略有端緒。至令兩教。互相攻殺。以破其勢。朕於事發之初。即早經降旨。今勒爾謹稱。令舊教

士兵。奮勇出力。以公報私。所辦尚是至賊人占踞山梁。多至十數日。何從得有口食。且大兵既經各路堵截。又往何處搶掠。俱著查明覆奏。朕盼望滅賊之信甚切。該督務須速行具奏。　庚申。　諭尹嘉銓由落第舉人用爲部屬。洊歷藩司。內擢京卿。因其年老無用。准予原品休致。伊父子兩世受恩。理應感激安靜居鄉。以終天年。乃今春行在。竟敢令伊子齎摺爲伊父尹會一請謚。又不親來乞恩。即應治罪。因念其爲父私情。姑從寬免。及披閱次摺。又爲其父請祀孔廟。則更肆無忌憚。罪不可逭。因降旨將伊拏交刑部治罪。並查伊家有無狂悖不法字跡。隨據英廉。袁守侗。於伊京寓及本籍。查伊所著各書。則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而其尤甚者。如朋黨爲自古大患。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爲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諭。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之語。古來以講學爲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事日非。可爲鑒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爲是。顚倒是非。顯悖聖製。誠不知是何肺腸。且其書又有爲帝者師之句。則竟儼然以師傅自居。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如此妄語。即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能爲朕師傅否。尹嘉銓將以朕爲何如主耶。又其書。有名臣言行錄一編。將本朝

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鄂爾泰。張廷玉。史貽直等。悉行臚列。無論此諸臣居心行事。不能及古名臣。且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將來伊等子孫。恩怨卽從此起。門戶亦且漸開。所關朝常世教。均非淺鮮。卽伊託言倣照朱子名臣言行錄朱子所處。當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評隲。尙皆公當。今尹嘉銓乃欲於國家全盛之時。逞其私臆。妄生議論。變亂是非。是爲莠言亂政。又尹嘉銓在山東藩司任內。面求賞戴花翎。且敢於朕前肯述伊妻言狀。稱不得賞。卽無顏相見等語。彼時伊毫不知恥。而朕之深鄙其人。實從此始也。然尙欲全伊顏面。從未宣示廷臣。昨日廷訊。伊仍自述不愧。此種行徑。豈講學者所宜爲耶。至其託言夢中神人。告以係孟子後身。當傳孔子之道。又朕御製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自號古稀老人。且欲娶年逾五十之處女爲妾。所行種種乖謬。出於情理之外。其他狂悖誕妄。見於所著各書者。尙不一而足。正所謂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聖人所必誅者。伊從前經朕屢次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終其餘年。倖逃法網。乃惡積罪盈。自行敗露。此實天理昭彰。可爲天下盜竊虛名。妄行異議者之戒。將伊書內狂悖各條。復加親訊。伊俯首伏罪。自認爲欺世盜名之小人。懇求立寘重典。以彰國法等語。經大學士等。按律定擬。奏請

凌遲處死。家屬緣坐。核其情罪。即予磔誅。亦所應得。當此光天化日之下。此種敗類。自斷不可復留。尹嘉銓著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爲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此朕爲世道人心起見。不得不明示創懲。以昭炯鑒。凡內外大小臣工。天下讀書士子。均當洗心滌慮。各加儆惕。引以爲戒。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戊辰。賜錢棨等一百六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庚午。諭。甘肅逆匪蘇四十三等肆擾不法一案。係因爭立新教。舊教不從。致被戕害起釁。若地方官早爲嚴明料理。其事當早已完結。乃勒爾謹料理不善。以致養癰貽患。從未奏聞此事。其罪已無可辭。及事發之後。即當迅速妥辦。以贖前愆。乃朕已派八旗勁旅。啓程前往。並就近酌調阿拉善兵協勦。而納爾謹轉一味含糊。且以半月之內。即可殲滅。飾詞具奏。致京兵等均各撤回。今賊匪竄匿蘭州城外山梁。幾及月餘。雖節次勦捕。賊匪窮促待斃。已如釜底遊魂。而現在尚未淨盡殲戮。致稽時日。且調往將軍提鎭等。在城外督兵勦賊。而勒爾謹竟安居城內衙署。僅委道員駐紮城外。視爲與己無涉。以致衆相觀望。坐失事機。殊不可解。朕初意本以逆匪滋事時。轉不便輕易地方大吏。今勒爾謹如此辦理錯謬。其罪甚大。難以姑容。著阿桂和珅。傳旨將勒爾謹革職。拏交刑部治罪。目

今卽擒剿賊匪淨盡。而善後之事。正資料理。因思李侍堯。雖以簠簋不飭獲罪。而其才智實能理煩治劇。陝甘總督員缺。著李侍堯以三品頂戴馳驛前往管理。李侍堯未到之先。卽著阿桂暫行兼署。此朕用人苦衷。中外宜共諒之。　五月。丁丑。阿桂等奏。撒拉爾回民。分爲十二工。每工各有掌教。韓哈濟係總掌教。乾隆二十六年。與賀麻六乎。同在章哈寺念經不和。賀麻六乎另造禮拜寺三座。韓哈濟禀知循化廳。斷令仍歸一處。賀麻六乎。轉以韓哈濟串通馬國寶。歛錢惑衆。誘人入教等情。赴臬司控告。而韓哈濟又訴稱。二十七年。馬明心夥同楊回子夥入撒拉爾。與賀麻六乎。馬索南。韓哈勺等。妄言禍福。煽惑愚民。經地方官訪明。將馬明心等逐出撒拉爾。詎賀麻六乎等。又以在章哈寺牆壁。畫門爲圖。妖言顯聖。搖頭念經跳舞等。因在臬司衙門具呈。嗣經審明誣告。照例擬罪。並議該犯等教。既有異同。飭令撒拉爾十二工。各舉一人充當掌教。其新寺三座。分開禮拜。以杜爭端。咨部完結。此新教流傳與舊教互相仇殺緣由也。至蘇四十三。卽係賀麻六乎一黨。撒拉爾止此一種。多穿白褐。翦短鬚辮。營中並無此類食糧之人。其在循化河州充當衙役者。閒或有之。本年三月內。舊教回民韓哈拉勿等。以蘇四十三請來安定教師馬明心韓二箇等。另立新教。

因伊叔韓哈戶長不從。互相仇殺。共殺老教四十餘人等情。在總督衙門控告。當派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前往查拏蘇四十三。約會新教之人。帶鳥槍器械。將楊士璣新柱戕害。其時勒爾謹審出馬明心傳教滋事。飭安定縣黃道煚將馬明心拏獲解省。此蘇四十三起釁滋事情形也。查馬明心於二十七年逐回原籍後。潛來撒拉爾。傳經惑衆。地方官並不查究。致釀事端。至兩教互相仇殺之後。舊教至省控告。時勒爾謹並不查明強弱衆寡情形。即派副將帶兵前往。激而生變。實勒爾謹辦理不善所致。再現獲逆犯馬復才。各供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均係馬明心新教徒弟。爲蘇四十三扎筏渡河。及蘇四十三分遣賊匪往安定會甯一帶求救。現在盤獲奸細馬應高供亦相同。均已分遣弁兵。各處防範。得　旨。此案起釁釀毒已久。若勒爾謹早爲嚴切辦理。何至搆成事端。乃伊竟毫無措置。以致誤事不小。實斷不可復留。至新教逆回。如此肆擾。實爲罪大惡極。不可不嚴斷根株。如所稱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素與蘇四十三馬明心潛通。且扎筏渡賊過河。尤爲罪不容誅。此事應於剿賊事平後。趁兵威嚴整之時。痛加懲治。以儆凶頑。不可姑息了事。朕爲此案日夜焦勞。籌計於數千里外。阿桂須仰體朕懷。悉心督辦。隨時奏聞。以慰厪念。　戊子。　諭阿

桂奏。王廷贊於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令調到綠營兵。節次打仗。損折甚多。亦係出於無奈。尙屬過之小者。至其將馬明心之子及婿。放令出城予賊。此則不是甚大其罪實在於此。伊於逆賊逼犯省城時。既將馬明心提出示賊。卽行正法。何以又將其子婿放給。藩司大員。豈可損威失體若此。著阿桂先行面詢。據實具奏。 丙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王廷贊。有奏繳積存廉俸銀四萬兩。以資兵餉一摺。因思王廷贊僅任甘肅藩司。何以家計充裕。甘省地方。本爲瘠薄。而藩司何以僉稱美缺。若云。有營私貪黷之事。何以王廷贊在任多年。並無聲名不好之處。卽從前王亶望在甘省藩司任內。亦未必竟敢勒索屬員。以肥己槖。但王亶望。於捐辦浙省海塘工程案內。竟捐銀至五千兩之多。伊在浙未久。其坐擁厚貲。當卽在甘省任內所得。因思甘省收捐監糧。其中必有私收折色。多得平餘情弊。且聞向來監糧。係各州縣分收。而近來則全歸省城。卽使多收折色平餘。而在部捐者。亦未嘗不收平餘。若甘省所收平餘較多。則捐監者自不樂從。何又紛紛向甘肅遠省捐監。並稱較部捐便宜。其故實不可解。若云。該省監糧。實係收納本色。又何能多得盈餘。其中盈餘。總未能深悉。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卽將王廷贊因何家道充裕。是否卽於捐監一事。有染指情弊。

或別有巧取之處。嚴密訪查。據實覆奏。不可稍涉瞻徇。閏五月。癸卯。諭本日大學士九卿等會奏定擬勒爾謹罪。以斬決得 旨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丙午。熱河志成。御製序文。庚戌。上啓鑾。秋獮木蘭。丙辰。上駐蹕避暑山莊。

六月。癸巳。諭。阿桂等奏本月十五日。令海蘭察明亮率同乾清門侍衛並侍衛章京等帶領奮勇官兵屯練降番及阿拉善兵。預備埋伏。令海祿等帶兵策應。舒亮等。各由本卡進攻。乘密雨時。出賊不意。將板綑土袋。拋入賊濠。我兵勇氣百倍。哈當阿帶領降番。首先跳入濠內。與賊攪殺。並用撓鉤鉤開土袋板片。一面拋擲火彈。一面踴身而上。剿殺賊衆。占得賊濠。俱經拆毀塡滿。海蘭察明亮又督率官兵。遠則槍箭齊發。近則短兵相接。各路官兵。咸懷振奮。分占碉上賊卡。海蘭察明亮又挐立木柵帶兵撲入賊營。痛加剿殺。拋射火箭火彈。將帳房板屋。盡行燒毀。奪獲賊人刀矛鳥槍無算。賊匪退回華林寺死守。海蘭察明亮又逼挐木柵。賊人被我兵槍箭擊死甚多。除被賊搶去屍身未曾割獲首級外。共割得賊首一百二十餘顆。並首逆蘇四十三黨惡韓一。提巴拉。周阿渾。張懷德。馬里提卜等首級。此外被官兵殺死。及帶傷者。三百餘人。現止二百餘人。退回華林寺死守。均不過殘敗賊黨。數日內。卽可剿戮

淨盡等語。此次圍剿賊巢。海蘭察明亮屢次率衆爭先。攻奪賊卡。殲戮甚多。實屬首先奮勇出力。並哈當阿著交部從優議敍。其首逆蘇四十三首級。並著傳示各省。俾回民等各知儆戒。再此次剿滅撒拉爾賊匪。海蘭察甚爲奮勉。著加恩將伊子安祿。授爲三等侍衛。以示獎勵。　秋七月。壬子。阿桂等奏。本月初五日。帶兵至華林寺牆邊攻撲。賊退竄寺屋。及圍牆內藏匿。我兵焚燒寺基。寺簷坍倒。斃賊甚多。餘竄至後牆及兩廂牆圈內。用槍石抵禦。初六日。我兵至寺後。緣牆而上。放槍擲石。斃賊幾盡。有賊百餘。從西邊滾下直磡。我兵重重圍裹。擒殺淨盡。無一漏網。得　旨。此次剿賊。雖因其死守抗拒。遲至三月有餘。始行殲滅。然使賊於一月前衝突而逃。剿捕正自費力。今乃占聚華林山寺。俾官兵得以全數殲擒。竟無一人漏網。仰賴上天嘉佑。朕愉快之餘。惟益深虔畏耳。　癸丑。閩浙總督陳輝祖。署福建巡撫楊魁奏。老鹽倉一帶海塘。自場字號至名字號。一千五百丈。改建石工。其立字號至因字號。二百丈。相傳沙性油溜。不能釘樁。臣等駐工籤試。經打樁一丈二三尺。不復搖動。請一律改築鱗塘石工。得　旨。如議行。　辛酉。　命阿桂查閱河南山東河工。　庚午。行在大學士九卿。會審勒爾謹。王亶望。王廷贊等揑災冒賑。侵蝕監糧。通同舞弊。營私各款。按

律定擬請　旨卽行正法得　旨。朕酌核三人情罪。卽予駢誅。亦所應得。但其中稍
有區別。王亶望由知縣。經朕加恩。用至巡撫。乃敢負恩喪心至此。自應卽正典刑。以
彰國憲。王亶望著卽處斬。至勒爾謹因其平日尙屬小心勤愼。未忍卽令肆市。著加
恩賜其自盡。至王廷贊念蘭州守城微勞。免其立決。著加恩改爲應絞監候。秋後處
決。嗣後內外大小臣工。益當互相砥礪。各凜冰淵。共矢愛民潔己之忱。毋蹈簠簋不
飭之戒。所有此案情節。通行曉諭中外知之。　八月。乙亥。　命將勒爾謹之子。候補
郎中伊淩阿。革去職銜。同次子一併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充當苦差。　戊寅。　命將
王亶望之子。捐納員外郎王裘。捐納主事王焯。俱革去職銜。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充
當苦差。　丙戌。　上巡幸木蘭行圍。　魏家莊漫工合龍。　戊子。　諭。據吳玉綸條
奏。甘省自三十九年以後。報捐監生。每名令其補繳銀六十兩。所見甚小。王亶望等。
私收折色一案。朕本不欲辦。恐各省因此諱災。今種種弊端。水落石出。伊等於光天
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張膽。妄利鬻官。致朕不得不辦。朕之苦衷。天下後世共見之。然
侵漁各員。已將伊等平日私收冒銷婪贓。查抄入官。足抵該省浮開冒賑之數。若又
令各捐生紛紛補繳。是轉開錙銖較利之端。於國家政體。甚有關礙。朕不爲也。吳玉

綸此奏。不准行。至該生等明知折色違禁。乃相率報捐。亦不可不示懲儆。所有乾隆三十九年。甘省開捐以後報捐監生者。停其鄉試三科。已經中式舉人者。停其會試三科。其加捐職官現任者。罰俸三年。未經銓選者。俟到班三年後。方准銓選。其在各館充當謄錄者。著五年期滿後。在館効力三年。俱以奉旨之日爲始。查明扣算。其止捐監生頂戴榮身者。著加恩毋庸查辦。　九月。丁未　諭甘肅捏災冒賑侵蝕監糧一案。現經王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科道等。核議覆奏。矣。此等冒賑殃民。侵吞國帑。數至二萬兩以上。各犯自應卽正典刑。以彰國憲。著傳諭阿揚阿。卽先行馳驛前往。接到明旨後。會同李侍堯。監視行刑。　乙卯。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辛酉。　上還京師。　冬十月。甲申。　諭。元楊維楨。著宋遼金正統辨。大旨以元承宋統。而排斥遼金。其文不見本集。惟陶宗儀輟耕錄載之。今館臣編輯四庫全書。謂其持論紕繆。並輟耕錄內所載者。亦與刪除。且言隋先代周。繼乃平陳。未聞唐宋諸儒。謂隋承陳。不承周也。此語似是而非。蓋嘗論之。春秋大一統之義。尊王黜霸。所以立萬世之綱常。使名正言順。出於天命人心之正。紫陽綱目。義在正統。是以始皇之二十六年。秦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秦降之歲。三國不以魏吳之强。奪漢統之正。春

秋之義然也。楊維楨。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義本春秋。法宗綱目。其欲以元繼南宋爲正統。而不及遼金。其論頗正。不得謂之紕繆。夫維楨身爲元臣。入明雖不仕。而應明太祖之召。且上鐃歌鼓吹曲。頌美新朝。非刺故國。幾於劇秦美新。其進退無據。較之錢謙益託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向屢於詩文中斥之。而維楨正統之辨。則不可以人廢言也。夫正統者。繼前統受新命也。東晉以後。宋齊梁陳。雖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晉之正統。其時若拓跋魏氏。地大勢强。北齊北周繼之。亦較南朝爲盛。而中華正統。不得不屬之宋齊梁陳者。其所承之統正也。至隋則平陳以後。混一區宇。始得爲大一統。卽唐之末季。藩鎭擾亂。自朱温以迄郭威等。或起自寇竊。或身爲叛臣。五十餘年之間。更易數姓。甚且稱臣稱姪於契丹。然中國統緒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統屬之梁唐晉漢周也。至宋南渡後。偏處臨安。其時遼金元相繼起於北邊。奄有河北。宋雖稱姪於金。而其所承者。究承北宋之正統。遼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語。則統緒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我　皇祖御批通鑑。及朕向所批通鑑輯覽。俱以此論定。蓋春秋大義。綱目大法。實萬世不易之準。我朝爲明復仇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爲自古得天下最正。然朕

猶於通鑑輯覽內存福王建國之號一年。使其能保守南都。未嘗不可如南宋之承統。綿延不絕。而奈其當陽九之運。天弗與人弗歸。自覆其宗社也。此實大公至正。天下萬世。可以共見共守之論。然館臣之删楊維楨正統辨者。其意蓋以金為滿洲。欲令承遼之統。故曲為之說耳。不知遼金皆起自北方。本無所承統。非若宋元之相承遞。及為中華之主也。若以此立論。轉覺狹小。天下萬世。必有起而議之者。是不可以不辨。朕以為不但輟耕錄中所載楊維楨之正統辨。不必删除。即楊維楨文集內。亦當補錄是篇。並將此諭。各載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綱目之義。特諭。

賜劉雙等四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乙酉。

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宋葉隆禮奉敕所撰契丹國志。其說採摘通鑑長編。及諸說部書。按年臚載。抄撮成文。中間體例溷淆。書法譌舛。不一而足。如書既名契丹國志。自應以遼為主。乃卷首年譜。既標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實內或稱遼帝。或稱國主。豈非自亂其例。又是書既奉南宋孝宗敕撰。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語。稱為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甚至大書遼帝紀元於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於下。猶為紕繆。夫梁唐晉漢周。僭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稱兒稱孫於遼。分注紀元尚可。若北宋則中原一統。豈能

以春秋分國之例。概予分注於北遼之下。又引胡安國論斷。以封逌其父。開門納晉軍之楊承勳。謂變而不失其正。時承勳同父被晉圍。懼禍及身。乃封其父。致被晉戮。而已受晉爵賞。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即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親。豈有蔑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蒂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誠所謂胡說也。其他乖謬種種。難以枚舉。朕詳加披覽。經指駁者數十條。館臣乃請撤出。此部書。朕以春秋天子之事。是非萬世之公。昨曾著正統辨。論斷甚明。今契丹國志。既有成書。紀載當存其舊。惟體例書法譌謬。於綱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著總纂紀昀等。詳加校勘。依例改纂。其志中之事跡。如祭用白馬灰牛。氈中枯骨變形視事。及戴野猪頭披皮之事。雖迹涉荒誕。然與詩書所載。簡狄吞卵。姜嫄履武。復何以異。蓋神道設教。以溯發祥。古今胥然。義正如此。又何必信遠而疑近乎。其餘遼帝過舉。如母后擅權諸事。足為後世鑑戒者。仍據志直書。一字不可易。該總裁等。覆閱進呈。候朕親定。錄入四庫全書。並將此旨書於簡端。以昭綱常名教大公至正之義。　甲午。定試用佐貳。不准委署州縣例。　丙申。　諭。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書內。亦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係前

代得失者。固可援爲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藎臣傑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迹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闕典也。即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措失當。賞罰不明。其君贅旒於上。竟置國事若罔聞。遂至流寇四起。兵潰餉絕。種種粃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亟。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爲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急爲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爲蒐採。裒集成編。即有違礙字句。止須略爲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儆心。著派諸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爲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即著爲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即交武英殿刊刻。仍抄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於簡端。所有前次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即著

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十一月。乙巳。命撥兩淮鹽課銀五十萬兩。並截留漕糧五萬石。於徐州府屬備賑。戊辰。命撥兩淮鹽課銀五十萬兩。修沛縣城垣。並安輯移徙戶口。十二月。己卯。諭本日據阿桂李奉翰韓鑅覆奏。嵇璜前奏令黃河北流。仍歸山東故道。其事必不可行各摺。此事。前據嵇璜面奏。朕揣度形勢。早知其事勢難行。無論黃河南徙。自北以來。至今已閱數百年。即以現在青龍岡漫口情形而論。其泛溢之水。由趙王河歸大清河入海者。止有二分。其由南陽昭陽等湖。匯流南下。歸入正河者。仍有八分。豈能力挽全河之水。使之北注。此事勢之顯而易見者。從前孫嘉淦。亦曾有此議。究以形勢隔礙難行。其說遂寢。今嵇璜復有此奏。是以降旨詢問阿桂等。令各就所見。據實覆奏。茲據阿桂等覆奏。俱稱揣時度勢。斷不能行。其詞若合一轍。且稱始而南流八分者。繼則全歸南注。地形北高南低。水性就下。惟應補偏救弊。以復其安流順軌之常。山東地高於江南。若導河北注。揆之地形高下。水勢順逆。斷無是理等語。諒阿桂等。必揣合朕意。故為此奏。但嵇璜尚素為熟悉河務之人。其前奏。使河流仍歸山東故道之語。亦必中有所見。即使其事難行。而其言為要工起見。究屬因公。且治河之策。本應集思廣益。正不妨博採周諮。

以期詢謀僉同。折衷至當。著大學士九卿科道等。再行悉心妥協會議具奏。尋議請將孔家莊等處引河展寬。應飭令即速派員趕挑。至下游宣洩不暢。上游各處隄工。難保穩固。應敕下河東江南河道總督查勘。遇有淤阻之處。即行設法疏通。得旨。依議。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華錄擥要卷四十七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衡翰章恭校

高宗純皇帝。

壬寅。乾隆四十七年春正月。辛亥。命江蘇查禁鳥槍。乙卯。建盛京文溯閣。貯四庫全書。丙寅。第一分四庫全書告成。丁卯。命將張照官秩出處事跡一併載入各省志書。並通諭中外知之。二月。己巳。上御經筵。以四庫全書成。上御文溯閣。賜宴賞賚有差。辛未。上幸南苑行圍。丙子。上還京師。甲申。諭安南國王黎維耑嗣後遇有陳謝表章一槪毋庸備物隨表呈進。以副朕柔遠至意。三月。庚子。上啓鑾。幸盤山。壬寅。上駐蹕盤山。乙巳。停止臺灣捐監例。庚戌。上回鑾。辛亥。諭浙江海塘蔵功後。停止歲修柴塘。甲寅。上還京師。夏四月。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錢灃參奏山東巡撫國泰貪縱營私。布政使于易簡亦縱情攫賄。與國泰相埒等語。葉佩蓀由山東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離山東不久。巡撫布政如此婪賄。必有見聞。且此事與伊無涉。毋庸迴護。若明白奏出。朕亦不治其一向徇隱之罪。所有錢灃摺抄寄閱看。辛巳。改譯遼金元三史告成。



商務印書館印行

御製序文。癸未。諭。朕昨於養心殿存貯各書內。檢有明朝宮史一書。其中分段敘述宮殿樓臺及四時服食宴樂並內監職掌宮闈瑣屑之事。卷首稱蘆城赤隱呂毖校次。其文義猥鄙。本無足觀。蓋明季寺人所爲。原不堪採登冊府。特是有明一代。秕政多端。總因閹寺擅權。交通執政。如王振。劉瑾。魏忠賢之流。俱以司禮監秉筆。生殺予奪任所欲爲。遂致阿柄下移。乾綱不振。每閱明代宦官流毒事跡。殊堪痛恨。卽如此書中所稱司禮監掌印秉筆等。竟有秩尊視元輔。權重視總憲之語。以朝廷大政。付之刑餘。俾若輩得以妄竊國柄。奔走天下。卒致流寇四起。社稷爲墟。伊誰之咎乎。著將此書交總裁等。照依原本鈔入四庫全書。以見前明之敗亡。實由於宮監之肆横。則其書不足錄。而考鏡得失。未始不可藉此以爲千百世殷鑒。並將此旨錄冠簡端。　五月庚子。諭。朕恭閱　皇祖實錄所載埽除吳逆平定川陝事跡。因取張勇。趙梁棟。王進寶三人國史列傳。詳加披覽。其功績實有不可沒者。當吳逆煽亂川陝。兩省提鎮王輔臣吳之茂等相率從賊。維時西陲告警。張勇以雲南提督調回甘肅。授爲靖逆將軍。勇躬履行閒。殫心籌畫。攻取平涼。底定秦隴。其閒收復洮河諸郡。及舉發僞札。執斬來使諸事。居然有古名將風。而趙良棟之授爲甯夏提督。卽係

張勇所薦。又王進寶。亦曾隸勇麾下。兩人提兵轉戰。同心效力。趙良棟首先建議。直取成都。王進寶戡定保甯。殲擒渠帥。其削平恢復之勛。亦不可泯。厥後張勇封侯。趙良棟。王進寶僅得子爵。蓋緣兩人各懷私忿。互相攻訐。較之張勇之勤勞懋著。始終無過者。實遜。然兩人之功。究足以掩其過。今百年論定。瞻念成勞。趙良棟。王進寶。宜量加追敍。前於乾隆三十二年。特降恩旨。令張勇等子孫。世襲罔替。張勇本侯爵。其元孫張承勛。承襲。因曠班革去散秩大臣。在三等侍衛上行走。茲特加恩。復還散秩大臣。照舊供職。至進取雲南。恢復成都。趙良棟之功為最。原封一等子。著晉封為一等伯。王進寶原封三等子。著晉封為一等子。仍准世襲罔替。並交該督撫。查明趙良棟。王進寶。現應襲職子孫。送部引見。候朕加恩。酌量錄用。以示優眷。　戊申。上啓鑾。秋獮木蘭。　甲寅。上駐蹕避暑山莊。　六月。庚寅。諭。據富綱等奏。探明緬酋更換情形一摺。內據騰越總兵許時亨等稟稱。探得緬酋贅角牙。被老酋甕藉牙之孫孟魯。乘閒殺害。旋有甕藉牙四子孟隕。復將孟魯殺死。自立為酋。凡懵駁。贅角牙。信用之頭目土司。盡行調回。其所用大頭目。悉係甕藉牙舊人等語。緬匪自乾隆十五年以後。甕藉牙占踞為酋。伊子懵駁繼立。自外生成。首先抗逆。其子贅角牙。世濟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其惡。反覆不常。今孟隕自立爲酋。骨肉相殘。展轉襲殺。緬酋惡逆之報。自爲天理所不容。但伊等穴中之鬬。不値煩我天朝興師致討。況從前首禍。係懵駁贅角牙父子。彼時因緬地瘴癘。我兵疾疫頻仍。不能久駐。又値該酋等畏罪哀懇。朕體上天好生之德。許其罷兵。已歷有年所。今該酋等。並不敢侵擾邊關。若遽因其爭立內訌。興問罪之師。不特師出無名。且轉似爲惡逆之懵駁父子報復。尤屬不成事體。況得其地不足守。非如新疆伊犁等處。西師成功後。可永遠耕屯。鞏固金湯者可比。此事竟可無庸辦理。富綱等。仍當遵前旨。示以鎭靜。不可稍涉張皇。朕非因年老畏事。意存安逸。此時自揣精力。軍需午夜。儘可耐勞。若果當問罪興師。如去歲蘇四十三之事。何嘗置之不辦。又何嘗不早夜籌畫耶。況軍事在於知己知彼。卽朕欲辦理。亦不付之富綱也。但此事實不値辦理。卽阿桂熟悉彼處情形。素能曉事。亦必與朕所見相同。著傳諭阿桂。令其據實覆奏。並令大學士九卿等公同詳議具奏。

秋七月。癸卯。諭。國泰。于易簡。前在山東撫藩任內。朋比營私。國泰身任封疆。勒派通省屬員。婪索得贓。數至累萬。于易簡。係大學士于敏中之弟。加恩用爲藩司大員。乃一味逢迎阿附。甘蹈欺罔。不肯實言。並令軍機大臣。詳加開導究詰。伊始終爲之庇護。昨經御史

錢澧參奏。命和坤劉墉等。前往查審。贓私敗露。依律問擬斬候。復命大學士九卿等。會覈請旨。即行正法。維時以六月停刑。從寬仍改爲應斬監候。茲據明興奏。查辦山東各屬虧空。竟至二百餘萬之多。實堪駭異。因命國泰于易簡閱看訊供具奏。據國泰于易簡同供。乾隆二十九年。因辦理王倫逆案。有豫備守城。不准開銷之項。各州縣因公挪用。致有虧空等語。王倫滋事之案。辦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用。何至有二百萬兩之多。況伊等身爲撫藩。如果查係實在公用挪移。即應據實奏明。朕必加恩降旨准其報銷。若係州縣藉詞侵冒。亦應據實嚴參治罪。乃國泰于易簡但知罔上行私。通同舞弊。而於屬員虧空帑項。概置不問。其罪實與王亶望等相埒。即立予棄市。原所應得。但尚有王倫一案藉詞卸罪。較之王亶望等又可略寬一綫。國泰于易簡著加恩賜令自盡。派郎諾穆親前往宣旨監視。並諭中外知之。 甲辰。命續繕四庫全書三分。分庋揚州文匯閣。鎭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 己酉。諭禮部。具題本年八月十五日。京師月食。百官朝服齊集太常寺行救護禮一本。雖係照例具題。但日月薄蝕。究非經行常度。向來朕遇此等事。皆於宮中素服拈香。行救護禮。百官齊集救護。亦應素服。將事以合奏鼓之義。嗣後如遇日月食。雖當應穿朝服之期。

亦著用素服行禮。著爲令。諭。今年春間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爾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鍼。繪圖具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卽黃金。郭勒。卽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回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達噴湧。釃爲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眞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爲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三年。皇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卽指爲河源。自彼回程覆奏。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黃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索齊老之眞源。是以 皇祖所降諭旨。並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敦他臘爲河源也。今旣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晰。因賦河源詩一篇。敘述原委。又因漢書河出昆侖之語。考之於今。昆侖當在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黃。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瀆。而猶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因於河源詩後。

復加案語。爲之決凝傳正。嗣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昆侖之南。折而東。復繞昆侖之北諸語。夫昆侖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知其誣。且昆侖在回部。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爲青海之河源。繼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貫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倫。乃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卽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蓋蒙古以橫爲昆都倫。卽回部所謂昆侖山者。亦係橫嶺。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牽青海之昆都倫河。爲回部之昆侖山耳。旣解其疑。不可不詳誌。因復著宋史河渠志一篇。茲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錄一卷。內稱漢使張騫。道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葱嶺。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其所言。與朕蒲昌海。卽鹽澤之水。入地伏流。意頗合。可見古人考證。已有先得我心者。按史記大宛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所引亦同。而說未詳盡。張騫旣至蒲昌海。則或趨過星宿海。眞至回部地方。或回至星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日還奏。必有奏牘。或繪圖陳獻。而司馬遷班固紀載。弗爲備詳始末。僅以數語了事。致後人無從考證。此作史者之略也。然則武帝紀所云。昆侖爲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

青海之阿勒坦噶達素。而經星宿海爲河源耳。至元始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青海之星宿海。見有泉百餘泓。便指爲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坦噶達素之黃水。又上有蒲昌海之伏流。仍屬得半而止。朕從前爲熱河考。卽言河源在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瀦爲蒲昌海。卽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中。復出爲星宿海云云。今覆閱史記漢書所記河源。爲之究極原委。則張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沒其探本討源之實乎。所有兩漢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證諸書。允宜通行校閱。訂是正譌。編輯河源紀略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心纂辦。將御製河源詩文冠於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譯對漢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詳晰校正無譌。頒布刊刻。並錄入四庫全書。以昭傳信。特諭。 御製河源詩曰。惟嶽曰有五。惟瀆曰有四。四瀆河居一。宏功贊天地。金隄護九曲。邇年每有事。瓠子計已屢。靈源致虔祭。因遣侍衞往。窮源命必至。歸來新圖呈。舊圖稱未備。舊云星宿海。便卽河源是。叶 蒙古語鄂敦。鄂敦星宿謂。此固非差譌。然河其南寄。因更向西行。溯洄川盆遂。色赤作黃金。別流無敢厠。詢其蒙古名。曰阿坦郭勒。叶 阿坦謂黃金。郭勒則河義。更西得巨石。詢蒙古名字。阿坦噶達素。北極星名意。司水見道經。不約古今契。再

上則赤壁。壁端天池積。叶 醴泉作金色。眞源信無二。山土胥金色。更無林木翳。東南流折北。屈注三百里。叶 穿星宿海東。色微淡以易。東至貴德堡。遂作純黃色。叶 向稱星宿源。亦未大差致。集林云有人見婦浣紗。異張騫支機石。更述荊楚記。或到星宿海。傳會傳奇僞。統天一所生。軒圖旨早示。考訂誌其詳。惟籲安瀾賜。 御製河源按語曰。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而固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於是鄧展遂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舛。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轅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爲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卽星宿。彼時謁澤爲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耳。此爲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眞源。然昆侖之語。亦不爲無因。蓋昆侖在今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爲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


商務印書館印行

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御製讀宋史河渠志曰。予既問之往祭河源之侍衛阿彌達。明悉河源在星宿海之西。亦既繫之詩而按以語矣。因取宋史河渠志觀之。宋史元托克托等所修也。以蒙古人言蒙古地名。尙有踳舛失眞者。則以蒙古人不深明漢文。宜其音韻弗合。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致紀載失實也。其所譯哈喇海齊。必勒呼蘭伊拉齊之類。皆不合今蒙古語。非不合也。蒙古語猶是。其音譯漢文則差也。茲姑弗論。獨所繞昆侖之南。折而東。又云。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甯之後云云。貴德。卽元之貴德州。而今之河州之地也。西甯則仍今西甯。此其間。焉有所謂昆侖者乎。夫昆侖自在回部。離此將萬里。誰能務於此爲河源。細究其義。蓋修河渠志者。或曾讀漢書武帝紀。因牽强爲之辭。不知以譌傳譌。益增人不信耳。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其名昆都倫。乃恍然大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卽支河之謂。此蓋元時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闌入回部之昆侖山。以證漢武之事耳。然蒙古謂山橫者曰昆都倫。或張騫曾到回部之昆都倫。以及蒲昌海鹽澤。謂爲河源。則是與予所云。不約

而同。而要之究未明其入地伏流。爲星宿海上之河源也。既解其疑。不可以不詳誌。如是則陶淵明所謂不求甚解者。爲可行乎。爲不可行乎。御製河源簡明語曰。予既爲河源詩並按語。繼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源紀略。有諭。茲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無不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恐毫釐稍差義乃棼。茲爲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爲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略具其說。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據。水經注。則桑欽酈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至於煩文。且昆侖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而至元。乃有鄂敦諾爾爲河源之語。鄂敦爲蒙古語。漢語即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概矣。溯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爲清水。黃河挾之以流。始爲微淡。後爲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國出地爲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爲詩文。及紀略之書。獨敘其簡明崖略如此。

丁巳。　諭軍機大臣等。從前王亶望節次貢獻器物。止賞收數件。餘俱發還。今閱查抄伊任所貲財。發還之物。無一存者。即此可見不實。著傳諭盛柱。將查抄王亶望家

産。究係何人承辦。及有無侵蝕抵匿情弊。逐一查明密奏。毋得稍有隱飾。　八月乙丑朔。　諭上年甘肅冒賑案內監候官犯。前經隨剿蘭州逆回在事出力者。俱著免死。發往黑龍江。　癸未。　上巡幸木蘭行圍。　九月。壬寅。　上駐蹕避暑山莊。　御製避暑山莊後序文。　辛亥。前因陳輝祖查抄王亶望貲財一案。彼旣恣貪侈用。而呈覽物件。無甚入觀者。疑有抽換情弊。然朕本不欲辦。但不可不明此疑。因傳諭盛住。留心察訪。嗣據奏查出王站住底册有金葉金條金錠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兩。查對解繳內務府進呈册內並無此項金兩。第多列銀七萬三千五百九十四兩。係將金易銀。又底册內有玉山玉瓶子等件。亦未載入進呈册內。顯有抽換那掩情弊。因派喀甯阿福長安前往查辦。並傳諭阿桂先行詢問王站住。據實覆奏。茲據阿桂奏。據王站住供稱。上年查抄王亶望貲財。會同府縣佐雜。每日親往檢點。交府縣各官收管。金約有四千數百兩。銀約有二三萬兩。玉器甚多。當卽造有三分底册。我於六月初九日。起身進京陛見。卽將底册一分。呈送總督。其餘兩分。分存藩司糧道衙門。我若果有不肖之心。豈肯將底册留於浙省。作爲把柄。至我查辦時。總督陳輝祖。曾吊取備用物件閱看等語。王亶望入官物件。該省竟敢抽換藏匿。公爲欺罔。殊出

情理之外。此事朕本不欲辦。今既查有實據。不得不徹底根究。現已派阿桂。福長安。押帶王站住。前往浙省審辦矣。陳輝祖身爲總督。卽無抽換入己之事。而於屬員通同抵匿。置若罔聞。其庸懦無能。卽與勒爾謹無異。豈可復膺封疆之任。陳輝祖着革職拏問。　丁巳。　命孔憲培承襲衍聖公。以奉祀事。　冬十月。壬辰。　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連日審訊情形。將看守之委員官役等。設法推究。隔別盤詰。據劉大呂等供出陳輝祖抽換玉器字畫等件。並換金八百兩。質之陳輝祖。業已供認。並究出從前繳庫易金銀兩。挪移掩飾。及例塡年月各情弊。見徹底根究一摺。此奏方得實情。閱之稍爲爽釋。此等偸換隱匿。弊竇顯然。朕早經鑒及。並非寃抑陳輝祖。今阿桂等設法盤詰。得間而入。全案盡破。果不出朕所料。未始非阿桂等之幸也。今此案業經訊明。卽可定擬。阿桂於發摺後。卽自浙起程。順道至山東。會同查勘伊家河。酌籌興工辦理。自運河一帶查勘。緩程進京。福長安押帶陳輝祖。國棟。及案內經手各犯。速來京審辦。　十一月。庚子。　諭。通鑑輯覽附錄之載唐王桂王。所以近於宋之帝昺帝昰。以示萬世之實錄也。館臣以吳三桂爲叛臣。不書其擒桂王由榔事。而以屬之愛星阿。夫愛星阿。固爲定西將軍領兵。而三桂彼時。實爲平西大將軍。且必應

殄滅由榔。三患二難之議。發自三桂。卽後之進兵。緬甸。毆李定國。降白文選。皆出自三桂之籌畫。其功固不可泯也。然其諸籌畫。豈實爲我國家哉。彼時伊已具欲據滇黔而有之之心。由榔定國文選而在。伊豈能據之哉。蓋自古權奸。無時無之。亦無地無之。三桂之必欲滅由榔。實猶近日之阿睦爾撒納。必欲滅達瓦齊。達瓦齊而在。阿睦爾撒納必不能據準噶爾。則彼之爲我宣力。皆所以自爲也。今昔相形。三桂之奸計畢露。又何不可功則功之。而罪則罪之乎。其依國史三桂傳。盡載其入緬事。莫删。昔許子將之相曹操。兩言撮其要。而操亦喜。適所舉二人。頗甚類之。亦在用之而已矣。又在先覺之。俾毋出我範圍而已矣。 辛酉。第二分四庫全書成。 十二月。癸亥朔。 諭軍機大臣等。昨披閱明臣奏議。熊廷弼爲遼東經略時。抒誠效命。所奏諸疏。具見忠鯁。而其時主闇政昏。不惟不用其言。轉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熊廷弼。係湖北江夏人。現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著傳諭舒常等。詳悉查明。遇便覆奏。 甲子。諭。大學士九卿。覆議阿桂等審訊陳輝祖。商同屬員。隱匿抽換王亶望入官財物。照例分別擬斬。請旨卽行正法。及監候等因。陳輝祖。係陳大受之子。受朕厚恩。用爲總督。不思潔己率屬。勉圖報效。其於地方。應辦諸務。不能實心實力。隨事整飭。於查

抄入官之物。又復侵吞抽換。行同鼠竊。其昧良喪恥。固屬罪無可逭。但細核所犯情節。與王亶望之揑災冒賑。侵帑殃民者。究有不同。即較國泰之借代父贖罪爲名。公然勒派屬員。以致通省各州縣。俱有虧空者。亦尙有間。所云。與其有聚歛之臣。甯有盜臣。陳輝祖。止一盜臣耳。其罪究非朘剝小民。以致貽誤官方吏治者。可比。陳輝祖。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國泰等俱按律定擬斬候。亦屬允當。楊先儀。張翥。自應照所擬。從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其餘案內各犯。照所擬罪名完結。嗣後外省官吏。當以陳祖輝。引爲炯鑒。庶幾大法小廉。不負朕諄諄敎戒之意。 丙戌。 諭軍機大臣等。昨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爲難。但尙能忠於所事。彼時主闇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袁崇煥。係廣東東莞人。現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著傳諭尙安詳悉查明。遇便覆奏。

癸卯。乾隆四十八年。春正月。丁未。 諭兩江總督薩載。閩浙總督富勒渾等。合詞陳奏。以江浙兩省臣民。望幸情殷。且河工海塘。以次告竣。一切善後事宜。尤冀親臨指示。懇請於乾隆四十九年春。六舉南巡盛典。以愜輿情一摺。朕自庚子南巡時。巡閱高家堰石塘。及徐州城外石隄鉅工。俱逐一親臨指示。茲據奏。以次告成。所有一切善

後事宜。自應臨莅閱視。指授機宜。俾河流永慶安瀾。至浙省海塘。前經降旨。將柴塘四千二百餘丈。一體改建魚鱗石塘。爲濱海羣黎。永資捍衛。今要工將竣。亦不可不親爲相度。且自四十一年。告功闕里後。閱時已久。應行展謁孔林。以伸景仰。今據該督撫合詞陳奏。江南浙江兩省耆庶。望幸悃忱。著照所請。於乾隆四十九年正月。諏吉啓鑾。祗謁孔林。巡幸江浙。順道親閱河工海塘。所有各處行宮坐落。俱就舊有規模。略加修葺。毋得踵事增華。致滋繁費。　癸丑。開鎮江新河。　二月。甲子。　命福長。安穆精阿前往監視。賜令陳輝祖自盡。以福崧奏浙江桐鄉鬧漕聚衆。陳輝祖俱漠不關心。置身事外故也。　辛未。　上啓鑾謁泰陵泰東陵。　辛巳。　上閱健銳營兵。癸未。　上還京師。　戊子。　諭據舒常奏熊廷弼後裔。均以務農爲業。惟次支之五世孫熊泗先業儒。人尚明白等語。熊泗先著加恩以訓導用。該督撫即行咨補。俟六年俸滿。如果堪膺民社。再行保舉送部引見。　三月。丁酉。　御製濮議辨曰。濮議司馬光等以濮安懿王宜稱皇伯。而歐陽修引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則是猶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光與修皆號正人。而持論各不相下。迄未有折衷一是。蓋嘗論之。本生父母天性之親也。子雖爲人之後。聖人著之禮經曰。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報。報者。降服齊衰期也。蓋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所以明示天下。爲萬世法也。且人臣出繼爲人後者。此所嘗有皆得推恩封其本生父母。不改稱伯叔。禮也。天子以孝教天下。而因出繼稱所生父爲伯叔。是以帝王爲重。而以父母爲輕。可乎。舜竊負而逃。孟子强爲之辭。然實有以見父母重於帝王也。明興獻王之議。張璁桂蕚等。阿諛逢迎。力請去本生之號。至稱爲皇考。追謚帝號。入廟。苟以竊一時之利祿。而不顧其君貽天下萬世之訾議。其亦可謂最無忌憚之小人者矣。予以爲爲帝王者。苟不違君道。以致見棄於天。自無有無嗣旁支入繼之事。苟有其事。則必其身。或其祖考。有得罪於天之事。卽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然設萬一有其事。何不稱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歿則稱本生考。立廟所封之國。無國。則於其邸第。爲不祧之廟。祀以天子之禮。亦合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遺憾。何昔之議禮者。未見及此。而紛紛聚訟爲耶。予因感司馬光歐陽修濮議之事。以局外而觀局中。爲之權衡斟酌。期合夫天理人情之正。因著濮議辨。爲萬世旁支承統者。有所拆衷。俾不致賢如司馬歐陽。互爲水火。邪如張璁桂蕚。爲貪緣捷徑。而總歸於戒爲君者。平時敬天愛民。不致見棄於天。嗚呼。可不愼哉。

戊申。大學士公阿桂奏報開放新河。全黃復歸故道。得旨嘉獎。下部議敍。乙卯。復揀選武進士舊例。　夏四月。乙亥。　上閱火器營兵。丁亥。諭向例總督。俱兼兵部尚書。右都御史銜。巡撫俱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但漕運河道總督。並無地方之責。究與各省總督不同。況又有道員陞署。及簡擢初任之員。若一例兼銜。未免太優。不可不量爲區別。嗣後漕運河道總督。該部具奏。請給與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著爲令。　五月。丁酉。據李世傑奏豫省堵築青龍岡漫口工。及築隄濬渠。歷次酌增夫料價值銀九百四十五萬三千九百餘兩。請分作三十年攤徵。以紓民力。一摺。豫省自辦理大工以來。歷次部撥。又動用司庫銀。千餘萬兩。無非爲百姓保護田廬。輯甯家室。所有採辦料物。雇募人夫。俱於例價之外。寬裕給值。俾小民踴躍趨事。以期迅速蕆工。其例價外酌增銀兩。自應分年均攤。帶徵還款。在百姓等依限輸將。亦屬分內之事。但此次爲數甚多。而上次漫工案內。又尚有攤徵未完銀。九十餘萬兩。若按年帶徵。民力未免拮据。朕自御極以來。勤恤民依。覃敷愷澤。普免天下地丁錢糧者三次。普免各省漕糧者二次。不惜萬萬帑金。俾閭閻共臻康阜。又何靳此千餘萬庫項。而令小民每年於正賦之外。多此徵輸耶。況現在仰荷上天孚佑。大

工告蕆。自應廣澤推仁。與斯民咸慶盈甯之福。所有此次該撫等所請。分年攤徵銀九百四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餘兩。以及上次攤徵未完銀九十四萬五千餘兩。俱著加恩普行豁免。以仰答昊蒼嘉貺。並示朕愛惠黎元。爲民藏富至意。　戊申。　諭。據尙安查奏。袁崇煥無嗣。係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繼爲嗣。現有五世孫袁炳。並未出仕等語。所奏尙未明晰。袁炳。如果文理通順。卽照熊廷弼裔孫之例。以訓導咨補。俟六年俸滿。察其堪膺民社。再行保舉送部引見。如僅能粗曉字義。人尙明白。卽以佐雜等官補用。若未經讀書。以務農爲業。卽賞給八品頂戴榮身。著該撫查明遵照辦理。尋奏袁炳粗曉字義。人尙明白。應照熊廷弼裔孫之例。以佐雜等官選補。報聞。甲寅。　上啓鑾。秋獮木蘭。　庚申。　上駐蹕避暑山莊。　六月。癸亥。體仁閣災。丙寅。　諭和珅著施恩賞戴雙眼花翎。　丁卯。　命改建浙江范公塘爲石塘。　戊辰。　上詣熱河文廟行禮。　秋七月。乙卯。　諭盛京爲王迹肇基之地。朕御極以來。敬惟祖宗開創艱難。佑啓萬年統緒。於癸亥甲戌戊戌。暨今癸卯四詣盛京。恭謁祖陵。以申積悃。所歷川原形勝。因見徵聞。並爲詩以識。而於　太祖　太宗。締造鴻規。耿光大烈。恭紀成篇。實足以垂法守。非僅託爲吟咏。所有四詣盛京御製

詩。著皇子等分年按次各錄一分。裝成四卷。彙貯一匣。以昭覲揚垂裕之至意。八月。庚午。賜達賴喇嘛玉册玉寶。乙亥。上自避暑山莊。詣盛京。謁祖陵。九月。己丑朔。上駐蹕四堡子東大營閱射。癸巳。閱老邊大營射。戊戌。上謁永陵。己亥。行大饗禮。閱興京城。諭現在永陵。福陵。昭陵。所有下馬木牌。俱著改用石牌。鐫刻清漢蒙古西番回子五體字。以昭我國家一統同文之盛。癸卯。謁福陵。甲辰。行大饗禮。臨奠武勳王揚古利墓。乙巳。行大饗禮。上詣盛京太廟行禮。閱奉安五朝册寶。廣盛京及奉天學額。改盛京大清門兩旁下馬木牌爲石牌。並鐫五體文字。丙午。上臨奠克勤郡王岳托墓。丁未。上臨奠宏毅公額亦都。直義公費英東墓。戊申。上御崇政殿受慶賀。己酉。上詣清寧宮祭神。庚戌。上回鑾。乙卯。上詣北鎮廟行禮。冬十月。辛酉。命黃河沿隄種柳。申禁近隄取土。甲子。上詣北海神廟行禮。壬申。上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至孝賢皇后陵奠酒。回鑾。乙亥。上還京師。諭。朕歷覽前代建儲諸弊。及我朝家法相承。於立儲一事之不可行。已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史册所載。因建立儲貳。致釀事端者。不可枚舉。自當勒成一書。以昭殷鑒。著皇子等同軍機大臣。及

上書房總師傅等將歷代冊立太子事跡。有關鑒戒者。採輯成書。陸續進呈。即著皇孫等之師傅爲謄錄。書成。名爲古今儲貳金鑑。　癸未。諭。國史之修。所以彰善癉惡。信今傳後。我國家凝承景貺。垂裕萬年。前曾降旨。將開國以來王公大臣。及在朝滿漢文武。內自卿貳以上。外自將軍督撫提鎮以上。並綜核生平實蹟。各爲立傳。蓋因前代諸史。皆由後世史官編纂。勝朝事蹟。歷年久遠。湮沒失傳。以致網羅散佚。采及稗官。褒譏好惡。任意軒輊。率無定評。何如及早裒集。免致聞見失實。傳疑襲誤乎。茲國史諸臣列傳進呈。皆經朕親覽。詳加覈定。公是公非。不少假借。以期徵實傳信。但國史體例。與歷代史不同。館臣纂輯。惟應據事直書。毋庸分別各門。至若忠烈廉孝。以及奸臣宦官。歷代皆附入列傳。我朝百代昇平。並無此等事也。惟貳臣傳一門。前經降旨。另編甲乙。乃我朝開創所有。此實扶植綱常。爲世道人心之計。自應另立專門。以存直道。至叛逆之臣。如吳三桂等。亦應明正罪狀。另立一門。用昭斧鉞之嚴。所有現辦滿漢臣工表傳。及宗室王公表傳。蒙古王公事蹟。其在乾隆四十年以前者。俱著該總裁等。董飭纂修等官。速爲纂辦。勒限五年。陸續進呈。候朕欽定成書。頒行。並寫入四庫全書。垂爲信史。至該館採錄事實。向俱恭照實錄紅本。核實記載。第

自雍正八年設立軍機處以來。五十餘年。所有諭旨批奏事件。未經發鈔者尚多。著先將乾隆四十年以前軍機處所存檔案。令該館總裁纂修。詳悉查閱裒輯。以昭覈實。丙戌　以誠親王弘暢承修泰東陵工程。數年即須補修。降爲郡王。十一月。庚子。以明春南巡。命截留江南浙江漕糧各十萬石。於水陸駐蹕地方分廠平糶。十二月。庚申。上幸皇史宬。乙丑。諭朕恭閱康熙三十三年。聖祖實錄。禮部奏。祭奉先殿儀注。將皇太子拜褥設置檻內。上諭尚書沙穆哈曰。皇太子拜褥。應設檻外。沙穆哈卽行奏請諭旨記於檔案。經聖祖降旨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職一事。禮臣安設拜褥未協。旣經聖祖面諭業已遵奉移設。乃沙穆哈胸中卽豫存畏忌皇太子之見。奏請諭旨記檔。以爲日後卸責地步。我皇祖洞燭其隱。將伊革職。以皇祖之仁慈大度。皇太子維時年幼。尚無縱恣事蹟。禮臣因關繫儲貳。卽心懷顧忌如此。厥後日漸失德。致遭黜廢。夫仁如聖祖。册立儲貳。猶致有理密親王之事。設後之人主。未能如聖祖之慈愛明哲。而爲皇太子者。又不能小心謙謹。必致漸生嫌隙。鮮有能始終獲保萬全之理。可見建儲册立之斷不可行也。在書生拘墟之見。必有竊議其非。而後之人。不思深慮遠。仍踵前轍。或起事端。彼時當益信

朕言之早經灼見耳。前經朕疊頒諭旨。明切曉諭。並令皇子及總師傅軍機大臣等。編輯古今儲貳金鑑。垂示久遠。因恭閱 皇祖實錄。禮臣安設拜褥。請旨記檔。即此一事。益可見朕所慮之不爽。並令編入古今儲貳金鑑卷首。

甲辰。乾隆四十九年春正月。庚子。 諭。皇長孫緜德。前因與革職禮部郎中秦雄褒。往來餽遺書畫。革去承襲定郡王。嗣復加恩封為公爵。緜德為皇長子定安親王嫡長子。係朕長孫。設如書生拘迂之見。若明洪武時。懿文太子既歿。劉三吾建議。謂皇孫世嫡。禮宜承統。洪武泥於法古。遂立建文為皇太孫。其後釀成永樂靖難之變。禍亂相尋。臣民荼毒。皆劉三吾一言喪邦之所致也。朕惟深鑒於此。歷代建儲之失。是以再三宣諭。並令纂輯儲貳金鑑一書。為萬世法戒。若如洪武之泥古。立儲封建。以祖宗神器之重。輕為付托。豈我大清宗社萬年之福乎。今念緜德之子奕純。新歲可以得子。朕慶抱元孫。五世一堂。實為古稀盛事。自應特沛恩施。以衍奕禩雲礽之慶。緜德。著加恩晉封固山貝子。嗣後宜益加謹飭。常存敬畏。以期永承恩澤。副朕諄切訓勉之至意。此旨並著入於儲貳金鑑。 丁未。 上啓鑾南巡。命皇十五子。同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七子永璘。隨駕。 二月。庚申。 御製濟水考。 壬戌。 上至泰安府。詣

岱廟行禮。乙丑。諭。前歲堵築青龍岡壩工時。河道總督李奉翰在工竭力搶護。以致跌入金門。被纜格傷。若非有人拯救。幾至殞命。該督以總河大員。身先督率。經此危險。實堪嘉尚。今來行在接駕。朕軫念前勞。宜膺懋賞。李奉翰著賞給騎都尉世職。以示優眷。丙寅。上謁少昊陵。至曲阜謁先師孔子廟。丁卯。釋奠先師孔子。謁孔林酹酒。謁元聖周公廟行禮。戊寅。上渡河。祭河神。三月。丙戌朔。祭江神。上渡江。幸金山。辛卯。上幸蘇州府。乙未。詣文廟行禮。己亥。上幸海甯州。詣海神廟行禮。以福建欽賜進士郭鍾岳年屆一百四歲。來浙迎鑾。賞國子監司業銜。庚子。上幸尖山觀潮。閱視塘工。辛丑。上幸杭州府。諭。浙江建築石塘。所以保障民生。關繫甚重。前庚子南巡時。朕曾親臨閱視。指示機宜。於老鹽倉舊有柴塘後。一律添建石塘四千二百餘丈。次第興修。於上年七月告竣。因其砌築堅整。如期蕆工。原欲將該督撫及承辦文武官員等。交部分別議敘。今抵浙後。親臨閱看。乃所辦工程。不惟不應邀敘。並多未協之處。蓋朕於老鹽倉添建石塘。固以衛護民生。亦因浙省柴薪日益昂貴。歲修柴塘。採辦薪芻。致小民日用維艱。是以建築石工。為一勞永逸之計。庶於閭閻生計有益。然石塘既建。自應砌築坦水。保護

塘根。乃陳輝祖王亶望並未籌畫及此。而後任督撫亦皆置之不論。惟云柴塘必不可廢。此乃受工員慫慂。為日後冒銷歲修地步。況朕添建石塘。原留柴塘為重門保障。並未令折去柴塘。前降諭旨甚明也。若如該督撫所言。復加歲修。又安用費此數百萬帑金。添築石塘為耶。又石塘之前柴塘之後。見有溝槽一道。現有積水。並無去路。將來日積日盛。石塘根腳。勢必淹浸滲漏。該督撫亦並未慮及。又石塘上有堆積土牛。甚屬無謂。不過為適觀起見。無當實濟。設果遇異漲。又豈幾尺浮土。所能抵禦耶。所有塘工土牛。即著填入積水溝槽之內。仍將柴塘後之土。順坡斜作。止須露出石塘三四層為度。並於其上栽種柳樹。俾根株蟠結。塘工益資鞏固。如此則石塘柴塘。連為一勢。即以柴塘為石塘之坦水。且令柴塘。亦時見其有坦水也。總之現在柴塘。不加歲修。二三十年。可保安然無事。即如范公塘。尚歷多年。況此歷年添建工程。更無不堅實耶。至范公塘一帶。亦必須一律接建石工。方於省城。永遠鞏護。著自新築石塘工止處之現作柴塘。及挑水段落起。接築至硃筆圈止處。止再接築至烏龍廟止。亦照老鹽倉一帶作法。於舊有柴塘土塘後。一體添築石塘。將溝槽填實種柳。並著撥給部庫銀五百萬兩。連從前發交之各項帑銀。交該督撫。據實核算。分限分

年。董率承辦工員實力堅築。仍予限五年。分段從東西陸續修築。俟工程全竣後。朕另簡派親信大臣。閱看收工。以期海疆永慶安恬。民生益資樂利。該部卽遵諭行。

癸卯。上詣聖因寺。恭瞻 聖祖仁皇帝神御。行禮。戊申。上閱福建水師。

己酉。御製南巡記。召見皇子。及軍機大臣等。諭曰。我 皇祖臨御六十一年。六巡江浙。深仁厚澤。浹髓淪肌。臣民愛戴。思慕出於至誠。杭州省城行宮。及聖因寺。均有恭奉神牌。每來展禮。倍增感慕。朕纘緒以來。敬紹前謨。亦六度南巡。凡籌辦河工海塘事宜。無一不仰承彝訓。奉揚光烈。今歲甲辰。並攜諸皇子以來。俾視予躬之如何無欲。扈蹕諸臣。及僕役之如何守法。地方大小吏之如何奉公。民人之如何瞻覲親近。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已於南巡記內。詳晰宣諭矣。茲復召見諸皇子。及軍機大臣。並諭該督撫等。密行存記。以朕所懷。而未曾明諭者。杭州及聖因寺行宮。經朕六度親臨。行慶施惠。官民瞻就依戀。具見悃忱。將來億萬年後。臣民等自必仰遵

聖祖成規。添安供奉。用致思慕。但禮因義起。如御園之安佑宮。熱河之永佑寺。

皇祖 皇考神御。皆合奉一殿。而各爲室。足昭如在之誠。現在杭城行宮。及聖因寺。既恭奉 皇祖神牌。將來設欲供奉。止須於殿內之東室安設。不得於現在行宮內。

別致尊崇。方協朕永依侍　皇祖之心。而愉快矣。必當遵此諭旨而行。此方臣民。必蒙其福。著將此旨密行封記。交富勒渾福崧敬謹供奉。入於交代。仍錄二通。交上書房軍機處。一體欽遵存記。　庚戌。　上自杭州回鑾。　甲寅。　上駐蹕蘇州府。　閏三月。壬戌。　上幸江甯府。　安南國王黎維端。遣陪臣黃仲正等。迎駕。　癸亥。皇元孫載錫生。　甲子。　上詣明太祖陵。行禮。　賜安南國王黎維端。御書扁額。　乙丑。　上閱江甯駐防兵。　戊辰。　上至張家樓登舟。祭江神。渡江。　壬午。　上詣武家墩龍王廟。風神廟。行禮。　詣陶莊河神廟。行禮。祭河神。渡河。　甲申。　上祭徐州河神。　夏四月。庚寅。　上詣禹王廟。分水龍王廟。行禮。　丙午。甘肅新教回人田五等。聚衆滋事。　命李侍堯剛塔勦之。　丁未。　上還京師。　甲寅。　賜茹棻等一百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丙辰。李侍堯剛塔奏。官兵於二十三四日。兩次打仗。殺賊甚多。匪首田五。腹中槍傷。在馬營水抹脖。身死。埋屍小溝。差守備朱進廷。前往刨驗。面貌相符。割取首級梟示。餘黨有八九十人。竄往余家溝一帶。現已撥派官兵。上緊追拏。得旨。逆回田五。於光天化日之下。膽敢私復新教。糾衆搶掠民閒。且抗拒官兵。不法已極。剛塔李侍堯。帶兵前往。未及一旬。賊首已受傷自斃。逆黨頭人五

犯。就戮者三人。大局已定。其竄往余家溝一帶之數十人。不過苟延殘喘。無難尅期殲滅。李侍堯等。均交部議敘。其被擾村莊。如有應行撫卹者。酌加撫卹。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李侍堯奏。賊首田五已殲。餘黨竄散。官兵截拏追剿。朕意此時。自當早已完結。本日又據奏。到馬家堡黑莊兩處。賊匪屯聚。約有一千餘人。現調取官兵接續。以爲必勝之計等語。此案賊首業經殲斃。官兵所殺之賊。又有數百名。乃此時尚有千餘賊衆。自係田五斃後。其餘賊李鬍子。馬鬍子。又復隨處勾結脅誘。可見新教煽惑人心。牢不可破。必當淨絕根株。勿留餘孽。總宜迅速辦竣。毋使再有蔓延。方爲妥善。　壬戌。　上啓鑾秋獮木蘭。　丁卯。　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接提臣剛塔咨稱。五月初五日。據弁兵探得馬家堡內。賊匪竄逸。惟見空營一座。搜獲山溝內避賊回民。訊據供稱。賊回見官兵勢大。黑夜從轍家梁翻山。至鐵木山而遁。不知去向等語。所奏大奇。前因該督等奏。馬家堡後。靠山居險。朕即慮其翻山逃逸。早經節次傳諭。乃李侍堯等。並不慮及山後。設法嚴防。李侍堯。安坐靖遠。並不親往調度。朕惟當自愧用人之不當耳。前因賊首田五殲斃。大局已定。曾降旨將李侍堯等。交部議敘。乃現在所存。不過賊人餘黨。竟不能即時剿滅。致有逃逸之事。是李侍堯剛塔。不

但無功。而且有罪。所有議敘之處。著停止。仍令戴罪立功。迅速擒拏。如有一名漏網。惟李侍堯等是問。所有硃批及節次諭旨。著發交行在王大臣。並鈔寄阿桂閱看。

戊辰。 上駐蹕避暑山莊。 己巳。 諭李侍堯等。於勦捕回匪一案。未能妥協。著派尚書福康安。帶欽差大臣關防。同領侍衞內大臣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衞等。分起馳驛。前往勦捕督辦。所有隨帶軍機處司員。亦著一併馳驛。 壬申。 諭軍機大臣等。據伍岱等奏。賊人復行竄逸。且有石峯堡等處回民。聚集滋擾之事。並稱回匪頭人有馬阿不都。馬之元。沙之玉。馬世雄。四人。都是三掌教頭目。更有小頭人四名等語。新教匪徒。竟有三掌教之名目。可見伊等掌教內。已有等第層次。是其蓄謀已久。必非朝夕所能猝合。李侍堯身爲總督。毫無覺察。任其煽惑勾結。以致釀成事端。豈封疆大臣。惟知厚享廉俸。安坐衙齋。而於地方此等大事。全不留心防範。有是理乎。福康安到後。卽查明此案。如果係李侍堯。平時漫不經心。養癰貽患。卽據實參奏。

甲戌。 以阿桂爲將軍。福康安。海蘭察。伍岱。爲參贊大臣。領京兵進勦逆回。 乙亥。以舒亮爲領隊大臣。釋明亮春甯於獄。賞藍翎侍衞。 命隨往軍營効力。 庚辰。 命革李侍堯職。暫留甘省。戴罪効力。辦理軍需事務。俟賊滅事竣。另降諭旨。其陝

甘總督員缺。著福康安補授。剛塔著革職拏問。解交刑部治罪。其固原提督。著哈當阿補授。其未到任之先。著伍岱署理。　六月。己酉。　諭。此次回匪等。訂期起事。早蓄逆謀。因舉首有入田五等。遂倉卒生變。迨竄往馬家堡時。若剛塔等能嚴防後路。及早完結。則其餘句結之回衆。聞風斂迹。逆形未露。轉難查辦。今因馬鬍子。翻山逃遁。而石峯堡底店之賊。遂紛紛接應。經京兵以次勦捕。使回匪逆謀畢露。轉得徹底根查。萌芽淨盡。從此永不至再生事端。此實仰荷上天嘉佑。朕展轉思維。益深敬畏。惟此事李侍堯。玩愒貽誤。而剛塔在馬家堡縱賊之罪。亦無可逭。已令軍機大臣。札飭解員鳳翔等。將伊二人。迅速押解熱河。審訊治罪。而地方文武員弁。何竟毫無覺察。著阿桂福康安。務即查明。賊匪修理石峯堡時。係何員任內之事。即將貽誤之道府州縣。並專管之武職營汛各員。一面參奏。一面拏問。亦迅速解赴熱河治罪。　秋七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　諭。朕因覽四庫全書內大清通禮一書。所列歷代帝王位號。乃依舊會典所定。有所弗愜於心。敬憶　皇祖實錄。有敕議增祀之諭。令查取禮部原議紅本。則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內具題。爾時諸臣。不能仰體聖懷。詳細討論。未免因陋就簡。我　皇祖諭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無道被弒亡國

之主。此外盡應入廟。即一二年者。亦應崇祀。煌煌聖訓。至大至公。上自羲軒。下至勝國。其閒聖作明述之君。守文繼體之主。無不馨香妥侑。不特書生臆論。無能仰喻高深。即歷代以來。升歆議禮。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會議疏內。聲明偏安亡弒。不入祀典。而仍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視若仰承聖意。而實顯與聖諭相背。朕意若謂南北朝偏安。不入正統。則遼金得國。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適足啓後人之訾議。即因東西晉前後五朝。有因篡得國。擯而不列。如曹丕不得爲正統之例。殊不知三國時。正統在昭烈。故雖以陳壽三國志之尊魏抑蜀。而不能奪萬世之公評。至司馬氏篡竊以還。南朝神器數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晉祚。自不能掩其篡奪之罪。其他雖祖宗得國不正。而子孫能繼緒承休。即爲守文中主。亦不可概從缺略。況自漢昭烈以至唐高祖。統一區夏。時之相去。三百餘年。其閒英毅之辟。節儉之主。史不絕書。又安可置而不論。至於後五代。如朱溫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竊。或身爲叛臣。五十餘年。更易數姓。中華統緒。不絕如綫。然周世宗承藉郭氏餘業。憑有疆域。尚不失爲令主。此而概不列入。則東西晉前後五代。數百年閒。創守各主。祀典闕如。何以協千秋公論。他若元魏雄據河北。地廣勢強。太

祖道武勤。思政理。講學興農。亦可爲偏安英主。並當量入祀典。以示表章。朕前命館臣。錄存楊維楨正統辨論內。詳晰宣諭。以維楨所辨王統在宋不在遼金之說爲是。所以存春秋綱目之義。見人心天命之攸歸。且檢閱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所載明代崇祀古帝王位號。原未列遼金二朝。今帝王廟崇祀遼金。而不入東西晉前後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於何底。是皆議禮諸臣。有懷偏見。明使後世聽說之徒。詡本朝於歷代帝王。未免區分南北。意存軒輊。甚失　皇祖降諭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國。由於神熹二宗。紀綱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統時。國事已不可爲。雖十七年身歷勤苦。不能補救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與荒淫失國者一例而論。是以　皇祖審裁。將神熹二宗撤出。而愍帝則特令廟祀。褒貶予奪。毫釐不爽。實千古大公定論。乃諸臣於定議時。轉復將漢之桓靈增入。豈未思炎漢之亡。亡於桓靈。而不亡於獻帝乎。從前定議。未將東漢全局詳審論斷。轉使昏闇之君。濫叨廟食。所議未爲允洽。夫自古帝王統緒相傳。易代以後。饗祀廟庭。原以報功崇德。至於嚴篡竊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或奪。要必衷於至當。而無所容心於其閒。方協彰癉之義。所有歷代帝王廟祀典。著大學士九卿。更行悉心詳議具奏。並著於定議後。交四庫館。恭錄　皇祖諭旨。

並朕此旨於通禮廟饗卷首。以昭殷鑒歷朝垂示萬年之至意。 甲子。 諭據阿桂。福康安奏。初四日。石峯堡內投出老弱賊匪一千五百餘名。阿桂福康安。恐賊人詭譎伎倆。希冀官兵見賊衆投出。防範稍懈。即乘勢撲出竄逸。預派官兵層層分布埋伏豫備。初五日子刻。賊首張阿渾。果同楊填四等。帶領賊衆。向外直撲。思欲奪路竄逸。官兵槍箭如雨。盡力截殺。殲賊千餘。張阿渾等竄回堡內。其時天色黎明。福康安同海蘭察。帶領各官兵。一湧而上。進堡搜捕。將首逆張阿渾。即張文慶。大通阿渾。即馬四娃。並賊目楊填四。黃阿渾。即黃明。馬建成。馬良茂。馬金玉。楊存義。馬幾。馬建業。馬保。全數擒獲。兩日打仗。殲擒賊回。共二千餘名。拏獲首從逆犯。及各賊眷屬孩稚。共三千餘口等語。覽奏實深欣慰。國家愛養黎元。凡直省編氓。遇有水旱災荒。無不立時蠲賑。至甘省回民。久隸帡幪。食毛踐土。便與齊民無異。該省地方磽瘠。間有不登。即行蠲免賑濟。較他省為尤多。回民等同在編氓之中。百數十年。仰沐膏澤。家給人足。伊等具有天良。豈不當稍知感激。且地方官並無苛徭酷派。激變事端。乃逆回等。敢於光天化日之下。肆其逆謀。實為國法不容。神人共憤。而前此李侍堯剛塔等。辦理不善。致賊四出句結。蔓延猖獗。經朕特派大學士阿桂。陝甘總督福康安。先後

商務印書館印行

帶領巴圖魯侍衞等。前往督辦。並諭以底店。係賊匪門戶。當先由該處進勦。福康安先抵甘省。數日之內。卽將底店賊匪勦辦淨盡。肅清後路。俾賊衆聞風膽落。萌孽潛消。阿桂抵石峯堡後。復會同福康安遵照朕硃筆圈示之處。安營設卡。將賊匪嚴密圍堵。並斷其水道。辦理均爲妥協。且勦辦甫經一月。卽能將賊匪迅速殲除。而賊首張文慶等俱悉數生擒。並拏獲活口三千餘名。不使有一人兎脫。此皆仰荷上天嘉佑。是以軍士用命。俾該犯等惡貫滿盈。按名生致。盡法懲治。而諸臣之蕆功完善。不可不特沛殊恩。以昭懋賞。阿桂前於平定金川時。已封頭等公爵。現爲大學士。恩施無可復加。著再給予輕車都尉世職。卽令阿桂於伊子孫內揀選一人。奏聞承襲。福康安。籌辦底店。先得機宜。較爲出力。前於平定金川時。已封爲嘉勇男。著再晉封嘉勇侯。海蘭察。前在金川。超衆奮勉。已封侯爵。今在甘省。節次打仗。復能首先帶領官兵。奮勇殺賊。前已加恩。將伊子安祿。擢授二等侍衞。在乾淸門行走。著再給予騎都尉世職。卽令安祿承襲。伍岱在伏羌等處。擊退賊匪。頗爲奮勉。著授爲都統。亦給與騎都尉世職。其餘在事出力各員。著阿桂等查明分別等第奏聞。交部議敘。以示獎勵。至此次勦辦回匪。三月以來。朕披覽奏章。指示機宜。和珅首先承旨。繕寫寄發。巨

細無遺。一體宣勞。和珅本有輕車都尉世職。著再給予輕車都尉世職。歸併前職。照例議襲。其餘在事慶成之軍機大臣梁國治。董誥。福長安等。著一併交部議敘。此次賞給各世職。俱世襲罔替。　丙寅。河源紀略成。　辛巳。大學士九卿議奏。歷代帝王。立廟崇祀。止及開創之君。實爲闕略。茲蒙指示。兩晉南北朝。後五代。創守各主。亦宜並臚廟食。臣等按代尋繹。宜臚廟食者。晉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簡文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齊武帝。陳文帝。宣帝。元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唐明宗。周世宗。共二十三帝。詳立一單。至篡竊得國。失德亡國。未應請祀者。如西晉武帝。惠帝。懷帝。愍帝。東晉廢帝奕。孝武帝。安帝。恭帝。魏孝莊帝。節閔帝。孝武帝。東魏孝靜帝。西魏文帝。廢帝。欽恭帝。宋武帝。少帝。前廢帝業。後廢帝昱。順帝。齊高帝。廢帝。鬱林王。廢帝海陵王。明帝。廢帝東昏侯。和帝。梁武帝。簡文帝。元帝。敬帝。宣帝。靜帝。後梁太祖。末帝。後唐莊宗。閔帝。廢帝從珂。後晉高祖。出帝。後漢高祖。隱帝。後周太祖。恭帝。共五十五帝。別爲一單。呈覽。竊見康熙六十一年會議本內。唐代增入高祖以下十四帝。而不及憲宗。金代增入太宗以下三帝。而不及哀宗。但考史載。憲宗削僭叛。不惑羣議。功業實不可沒。而哀宗圖存於亡。從容殉國。較之

明愍帝。更爲有光。謹以此二帝另爲一單。可否一體增祀。至漢代亡於桓靈。不亡於獻帝。其桓靈帝神牌。自應遵旨撤出。以昭予奪之公。得　旨大學士九卿等。會議增祀兩晉元魏前後五代各帝王一摺。並聲請唐憲宗金哀宗。應否一體增祀等語。憲宗處唐中葉。各鎭節度。憑陵跋扈。僭叛不臣。憲宗命將專征。削平淮西。厥功頗偉。在有唐一代中。尙屬英主。其末年被弒。係禍變猝乘。與荒亂失德。召變致釁者不同。至金哀宗處衰弱之時。國勢已不可問。推其致敗之由。實因熙宗海陵。淫虐階厲。哀宗自縊殉國。與明之愍帝事同一律。自應一體增祀。餘著照所議行。　癸未。　命前任陝甘總督李侍堯。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令其靦坐囹圄自思。剛塔。著免其死罪。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八月。甲申朔。辟雍成。　己丑。河南睢州河溢。　命阿桂督治之。　己亥。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辛丑。逆回張文慶等伏誅。丙午。定考試滿洲蒙古繙譯生童。三年一次。　九月。戊辰。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甲戌。上還京師。　己卯。　諭朕年老寡寐。每日夙興。原可於養心殿視事。諸臣自家入朝。趨直。住居稍遠者。其起身必當更早。大學士嵇璜。蔡新。伍彌泰。俱年逾七旬。現交冬令。氣候漸冷。若衝寒早起。於頤養之道。究非所宜。嗣後嵇璜等。俱著加恩。令其

於日出後進朝。如遇風雪沍寒之日。即不入直亦可。其三品以上。七旬以上之大臣。準此。以示朕優眷老成之至意。　庚辰。　命內大臣公西明。翰林院侍讀學士阿肅。使朝鮮。册封世子。　冬十月。癸未朔。　諭。朕追維　列祖　列宗。耿光大烈。敬將自
　太祖以來。皇帝皇后寶册。恭鐫一色純玉。換成十六分。敬謹於太廟尊藏。所有太廟原供奉之十六分寶册。敬謹賫送盛京太廟尊藏。蓋以我大清昌祚垂庥。億萬斯年。丕基鞏固。朕之子孫。世世當仰體朕敬念　列祖　列宗之意。將帝后寶册。均造二分。一供太廟。一送盛京尊藏。永爲國家懿典。茲照現在所造之十六分玉色。另備十二分玉料。編列廟字號。以爲將來世世子孫。鐫造寶册之用。茲據廣儲司另備之寶册玉料呈覽。朕閱其質色純潔。若日後大臣等。將此分爲朕鐫造寶册之用。則玉質與現在換造之十六分。較美。非朕丕承　祖宗。昭示來茲之意。所有朕將來鐫造需用之玉。著於廟字號內選用。其現在喜字號第一分純潔者。敬謹存貯。俟朕將來歸政之期。舉行崇上太上皇徽號慶典時。所用寶册。即將此分鐫造。以彰熙朝盛瑞。此外似此純潔玉料。尚有五分。均編入喜字號玉料鐫用。我國家重熙累洽。寶祚無疆。卜世靈長。仰邀天眷。是以葉爾羌和闐等處。現又採獲可備廟字號玉料數

十分貯庫。以供將來鐫用。亦且可不必再遣人往辦。恐所遣人往外域滋事。或致不當。此朕深意也。我子孫果能敬念貽謀。以保我萬年基祚。用昭我國家一統無外之規。我子孫萬禩無疆之福。將此著內務府大臣等。永遠存記。敬謹遵旨辦理。　辛卯。諭。緊古帝王御世建極凝庥。上有敷錫之君。下享康甯之福。洎乎近代。史册尠稱。我　皇祖沖齡踐阼。統馭寰區。仁漸義摩。涵濡休養。康熙年間。曾舉行千叟宴。與中外臣民。躋壽宇而迓蕃禧。誠爲千載一時之嘉會。朕誕膺丕緒。敬紹鴻圖。仰承昊蒼眷顧。福佑朕躬。年逾古稀。尙能康疆勤政。惟是斂時錫福。期舉世咸登仁壽。著於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舉行千叟宴盛典。用昭我國家景運昌期重熙累洽。嘉與中外臣民耆老介祉延禧之至意。所有一切事宜。著各該衙門。敬謹豫備。　丁酉。　賜劉榮慶等四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辰。　上幸皇長孫緜德第。視皇元孫載錫。　十一月。癸丑。　命各省委署人員。距原籍五百里者迴避。　庚申。　諭朕長輩內。止有二十三叔一人。明年入于千叟宴。著給予郡王品級。　諭。弘晸現已自知罪愆。著加恩免其圈禁。仍令在散秩大臣上行走。並著入千叟宴。　壬戌。　諭明歲舉行千叟宴盛典。特命朝鮮國王。酌派年六十以上陪臣二三人。充正副使。來京

與宴。壬申。睢州漫工合龍。命建河神廟。御製蘭陽睢甯新隄南岸河神廟碑記。
十二月。癸巳。諭。據福康安參奏靈臺縣知縣武粤生。到任三年。並無善政。強令百姓製造衣繖。以致遠近沸騰。聲名狼籍。請旨革職提審一摺。地方官在任。百姓製造萬民衣繖致送。並離任脫韡等事。最爲陋習。雍正年間。久經禁飭。乃該縣武粤生。強令製造。尤屬卑鄙不堪。著交福康安提集犯證。質審究擬。近聞各省督撫。有未經去任。而德政碑早已建豎轅門者。此不過屬員將備。令百姓歛貲勒石。藉此爲逢迎之具。於吏治大有關繫。嗣後著通行飭禁。即置造衣繖及脫韡等事。亦一併嚴禁。毋得視爲具文。毋得陽奉陰違。致干咎戾。將此通諭知之。戊戌。裕皇貴太妃薨。己亥。上至裕皇貴太妃殯所奠酒。甲辰。諭。新正舉行千叟宴。與宴官員兵民。年九十以上者。許其子孫一人扶掖。文武大臣。年逾七十者。如步履稍艱。亦許其子孫一人扶掖。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八千六百三十三萬一千三百七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九百十萬七千三百一十六石六斗三升一合一勺。

東華錄擥要卷四十八終

# 東華錄擥要卷四十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衡翰章恭校

## 高宗純皇帝

乙巳。乾隆五十年。春正月。辛亥。上以五十年國慶。頒詔天下。覃恩有差。丙辰。上御乾清宮。賜千叟宴。親王郡王。大臣官員。蒙古貝勒貝子公。台吉額駙。回部番部。朝鮮國使臣。暨士商兵民等。年六十以上者三千人。皆入宴。屆時　上升座。中和韶樂作。與宴之王大臣以下。按班序立。行三跪九叩首禮。興樂止。各入坐次。行一叩首禮。坐。丹陛大樂作。　上進茶。王公大臣以下。行一叩首禮。賜王公大臣等茶。咸跪受。行一叩首禮。丹陛清樂作。　上進酒。獻爵大臣行一叩首禮。王公大臣等。皆行一叩首禮。賜獻爵大臣酒。獻爵大臣跪受。行一叩首禮。賜王公大臣等酒。咸跪受。行一叩首禮。一品大臣以上。及年屆九十以上者。召至御座前。賜卮酒。各跪受。行一叩首禮。樂止。賜食。各就坐次。跪受。行一叩首禮。承應上演劇。王公大臣以下。咸受饌畢。行一跪三叩首禮。中和韶樂作。禮成。　上啓座。命以千叟宴聯句。頒賞如意壽杖。繒綺貂皮。文玩銀牌等物有差。王公大臣以下。咸祗領。退至乾清門外。行三跪九叩首禮。　御


商務印書館印行

製千叟宴。恭依　皇祖元韻。詩曰。抽祕無須更騁姸。惟將實事紀耆筵。追思侍陛髫垂日。訝至當軒手賜年。君酢臣酬九重會。天恩國慶萬春延。祖孫兩舉千叟宴。史冊饒他莫並肩。戊午。賜福建侯官縣七世同居職員許王臣。御製詩章。御書扁額。

丙寅。諭朕仰承天眷。上年喜得五世元孫。嘉慶駢臻。恩施宜渥。因令各督撫。查明所屬紳士庶民。有身及五代同堂者。加恩賞賚。茲據造冊。咨送軍機處彙奏。共一百九十二戶。內郭有英。張羽。劉湘。鍾君寵。四人俱壽逾百齡。曾元繞膝。洵爲昇平人瑞。朕親製詩章。分賞四家。並各御書扁額以賜。用示寵榮。所有應賞銀兩緞匹。及建坊之處。仍著該部。照例具題。其未屆百齡。五代同堂之張文聚等。一百八十八人。並著各督撫。分別年歲。給予扁額。賞給緞匹銀兩。以昭錫福推恩。同登壽宇之至意。

二月。丁亥。上詣文廟。釋奠禮成。臨新建辟雍講學。御製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御製三老記。廣順天明年鄉試中額。庚寅。撥戶部銀五十萬兩。解往河南備賑。辛丑。祭歷代帝王廟。御製記。壬寅。諭明太祖爲一代開創之主。是以朕南巡時。躬詣孝陵致祭。用彰隆禮勝朝之意。至昌平爲永樂以後諸陵。非若江甯孝陵可比。此次親詣長陵奠醊。其餘諸陵。均遣隨從之王大臣。前往致奠。

戊申。山東八閘河工成。三月壬子。上啓鑾幸盤山。甲寅。上詣明長陵奠酒。

諭直隸昌平州爲前明陵寢之地。本朝定鼎後。我 世祖章皇帝。卽命以帝禮改葬思陵。並敕工部修葺諸陵。親臨奠酹。並禁止樵採。添設陵戶。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亦曾親臨致奠。並飭地方官加意防護。所以加禮前代者。最爲優渥。朕此次行幸湯山。取道昌平。躬詣長陵致奠。見諸陵寢明樓享殿。多有損壞。神牌龕案。亦遺失無存。爲之慨然弗忍視。蓋由明代中葉以後。國事廢弛。全不以祖宗爲念。於陵寢並未修葺。至末年。復經流寇擾亂。亦無人守衛。以致日就傾圮。若其後代之君。果能歲加修治。整齊完固。逮今不過百有餘年。亦何至頹剝若此。又諸陵前雖建有碑座。均未鐫泐。未審彼時是何意見。今親臨奠醊。周覽之下。深爲軫惻。自應量加修葺。增治龕位。俾臻完固。再我朝開創之初。睿親王以我師克取遼東時。明之君臣。惑於形家謬說。疑金代陵寢。與本朝王氣相關。將房山縣金陵拆毀。是以爾時。亦將定陵享殿拆去。停其祭祀。然明樓寶城。仍存其舊。未壞也。維時我 世祖。尚未親政。其事實由睿親王建議。亦非 世祖意也。今國家一統。已歷百數十年。勝朝陵寢。自應一體修復。所有定陵享殿。著仍行修建。春秋祀事如故。又明世宗永陵。前


商務印書館印行

因尹嘉銓條奏。將其祭祀裁撤。但前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歷天啓。是以於歷代帝王廟中。撤其位祀。而陵寢仍前致祭。明世宗。雖溺意齋醮。尙不至如萬歷天啓之昏庸失德。其陵寢自應照前一體致祭。以昭大公。我國家受天眷命。世德顯承。於前代陵寢。繕完保護。禮從其厚。此次修復諸明陵殿宇等工。即費至百萬帑金。亦所不靳。所有此項工程。著派尙書劉墉。德保。金簡。侍郞曹文埴。德成。董率經理。務期完固。工成後。飭該地方官隨時稽察。小心防護。嚴禁採樵。用副朕隆禮勝朝之至意。御製讀召誥文。丁巳。上駐蹕盤山。甲子。上回鑾。丙寅。上還京師。丁丑。重修蘆溝橋。夏四月。壬辰。上閱健銳營兵。丁未。定各省武生在營滋事責革例。五月。己未。撥兩淮鹽庫銀一百萬兩。解往河南備賑。丙寅。上啓鑾。秋獮木蘭。壬申。上詣熱河文廟行禮。駐蹕避暑山莊。丁丑。濬河南賈魯惠濟二河。六月。乙巳。命再截留江西漕糧十萬石。於安徽備賑。秋七月。乙丑。撥戶部銀一百萬兩。解往河南備賑。辛未。命截留漕糧十萬石。於直隸備賑。八月。己卯。諭古樂以宮商角徵羽。爲五音。合諸變宮變徵。則爲七音。今之樂。猶古之樂。何以樂部所奏樂章。僅以五六工尺上等爲音。而問之以宮商角徵羽。則茫然不知爲

何事。近偶閱張照所奏。論樂劄子。辨析頗詳。其所謂五六工尺上。即宮商角徵羽。甚合古意。因復取律呂正義。再加參核。本屬相合。因思今之五六工尺上。與古之宮商角徵羽。名雖異。而實則同聲。音之道。原欲避俗就雅。今反援雅而歸俗。甚非道也。況郊廟樂章格天歆祖。正朝御殿。敷政臨民。鐘簴元音。自應用古制為節奏。今樂部所定樂章。俱取駢注工尺。撰諸名義。殊乖莊雅。但相沿已久。若猝令樂工等改習宮商角徵羽。則心手俱所未嫺。其勢亦有所難。朕意俗用工尺。既與宮商角徵羽相同。嗣後雖令樂工等取用工尺等字。而於樂章。每章每字下。則兼注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字樣。皆令兼知。則不但用諸郊廟朝廷。倍彰莊雅。而以此潛移默化。漸復古音。未始非返樸還淳之一道。再古樂中。琴瑟與金石並重。近來樂部奏樂。琴或間能操縵。而瑟則竟屬虛陳。即業儒之人。雖偶有學琴者。已非古道。至於瑟。則未有能鼓者。是瑟之為道。久已失傳。夫八音迭奏。琴瑟相宣。豈容偏廢。向來樂部奏樂。俱因笙笛聲細。為其所掩。絲不如竹。古已有其語。是以樂工等罕有嫺習者。殊非八音咸備之意。從前勵宗萬為太常寺少卿時。寺丞張樂盛。編輯壇廟樂章。勵宗萬為之作序。維時已有律呂正義一書。而張樂盛所編書內樂章。並不倣照。兼注宮商。輒專注工尺。勵

宗萬又不爲之定正。所謂不學無術。不可與言樂。亦安能窺律呂正義之博洽賅備耶。然律呂正義一書。卷帙既繁。剖析又極精微。樂工未易領會。德保係禮部尙書。太常寺樂部。皆所綜理。莊存與則禮部侍郎。而兼管樂部。著德保莊存與向武英殿咨取律呂正義刻本一部。將律呂正義書內。每字下並注宮商角徵羽及五六工尺上字樣者摘出。令樂工按書演習精熟。並著將琴瑟二樂。飭令樂舞生。一體用心嫺習。蓋黃鐘爲萬事根本。五音十二律。還相爲宮。而所謂三分損一。隔八相生之說。其義原可貫乎今之工尺。蓋黃鐘生大呂至半大呂而又生黃鐘。夫黃鐘宮也。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位言之。則爲七。以其相生之數言之。則爲九。此隔八之說。所由來也。如歲時之有八節遞嬗。而歲時成矣。今之五六工尺上四合。合字音之終也。而即以生五。生生不窮。自爲循環。所謂貞下起元。聲音之道。與政通也。著德保莊存與。悉心講求。檢閱於律呂正義一書。取要節繁。輯爲簡要一編。會同軍機大臣酌定。繕寫進呈刊發。再律呂正義中。原有 御製補笙詩六首。駢注工尺宮商字樣。著一併入編。須發學宮肄習。以示作樂崇德。協律同和之至意。 乙酉。 命阿桂赴河南勘災。兼赴江南山東。查辦賑務。 癸巳。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九月。甲寅。

上駐蹕避暑山莊。壬戌。上回鑾。戊辰。上還京師。乙亥。諭前命阿彌達。前往青海迆上。窮溯河源旋京。具圖呈覽。隨御製河源詩文。並令館臣編輯河源紀略。錄入四庫全書。以昭傳信。四庫書中。從前言河源者甚多。從未有探本窮源。以及方向山川。皆能符合者。近偶閱河防述言一書。卷首冠以河圖。朕詳加檢閱。內所載源流方向。山川形勢。與阿彌達所奏相符。此圖爲張靄生所著。其書則採述陳潢議河之言。彙輯成編。頗爲精當。因思河源之說。從來信疑參半。歷數千百年。今始考訊明確。而張靄生之圖。在數十年之前。適與今圖脗合。乃其書沒而不彰。非所以揚善誌美也。著四庫全書總裁。即將河防述言一書。錄入四庫全書。附於靳輔治河奏績一書之後。以示朕博採羣言。片長必錄之至意。丙子。諭軍機大臣等。畢沅奏。查濬淮源一摺。稱淮瀆廟東里許。有石砌基地一方。空深三尺許。有泉源湧出。共計三處。當即趕緊淘濬。引歸河身。下注暢達等語。所辦甚好。至圖內所繪淮水發源之桐柏山處所。有無池泉匯湧。應行疏濬之處。前江蘭查勘時。曾否親至其地。著將原圖。發交閱看。令將該處情形。據實具奏。並繪圖貼說呈覽。又淮瀆廟已據畢沅勘估興修。其桐柏山下之禹廟。是否不至傾圮。如應行葺治。並著畢沅委員勘明。一併興修。

以昭誠敬。而妥神佑。將此傳諭知之。冬十月。丁亥。諭據江蘭覆奏。查勘淮源。至淮水伏流處所。淘濬得泉眼三箇。湧發下注。河流旋卽加長。似係當日導淮之所。至胎簪山腰。有古廟一座。前有池水一泓。詢之土人。據稱係淮水泉源。旱潦總無消長等語。淮水發源胎簪山腰。伏流微細。今既於出見處所。淘濬泉眼。湧注河流。自卽係當日導淮遺址。至所稱胎簪山腰。有古廟一座。不知何年所建。胎簪山。爲桐柏支山。當時建廟。所奉何神。是否卽係淮瀆。或係禹王神像。摺內並未查明聲敘。著傳諭畢沅。卽查勘明確。一併葺治。以昭誠敬。其廟前水池一泓。據稱水潛行山內。相傳至禹廟前流注成河。該處既有水池。潛行無涸。自係淮水眞源。亦著畢沅。略行疏濬。毋致淤壅。更於全淮有益。甲午。諭李侍堯於辦理逆回滋事案內玩誤因循。令其靦坐囹圄。自思罪戾。今念伊獲譴以來。已經緩決監禁兩年。著加恩釋放出獄。令其引罪家居。捫心自愧。以示朕格外矜恤之意。十一月。辛亥。諭。據德保。莊存與。將律呂正義一書。取要節繁。輯爲簡要。會同軍機大臣。酌定繕寫進呈。朕詳加披覽。與從前張照所論。原屬相合。不過拘泥黃鐘爲宮之說。各調俱以羽字起。羽字止。其實如郊壇。及御殿萬壽所用樂章。自應以黃鐘爲宮。羽字起止。至每月所用樂章。則應以

每月本律爲宮。如太簇爲正月主宮。正合人生於寅之義。其餘逐月。皆依律呂相生。所謂旋相爲宮者此也。今閱所進淸單。按照樂章。將五音配合彙註。已屬明晰。毋庸另爲一編。著與璇宮圖俱附入律呂正義後編。並於四庫書內。一體補入。並將前奉諭旨及此旨。冠於律呂正義後編篇首。俾講求樂律之士。及肄業伶官。俱曉然於宮商角徵羽五音。共知避俗就雅。援今入古。而仍不禁其五六工尺上。俾雅頌各得其所云爾。　甲戌。河南巡撫畢沅奏。前命履勘淮源。臣親赴桐柏山。至陽口地方。乃淮水伏流發現之所。似非初源。遂行至山頂。見大石盤陀。廣十數畝。石旁有潭。圍徑丈許。泉深尺餘。汲之不及竭。其爲淮瀆眞源無疑。計自山頂至陽口。上下三十餘里。中開井泉不一。俱匯陽口入河。得　旨。知道了。　御製淮源記。　乙亥。　諭五十一年。正月初一日。日食。業經頒諭。停止朝賀。其救護典禮。禮部遵例奉行。朕仍於內殿。恭設香案。虔中祈禱。以答上天垂象。儆惕修省之意。至於下詔求言。史冊所稱。朕以爲轉涉虛文。蓋事天以實。爲人君者。敬天勤民。躬理庶務。日愼一日。乃職分所當然。卽言官應行陳奏事件。原當隨時入告。何待日食。然後求言。況今每日御便殿聽政。批答奏章。大學士。軍機大臣。及九卿科道等。不時召見。諮詢政務。卽外省自督撫。至道

府。無不隨到宣召。未至民隱壅於上聞。詎因日食。方始下詔求言耶。至薄蝕天變。日時度數有定。昔宋仁宗康定元年。正月丙辰朔。應日食。先是日官楊維德等請移閏於庚辰年。則日食在前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所見甚爲合禮。蓋凡日食必以合朔。移於晦日。尤爲非是。又考漢唐以來。如光武帝建武二年。北魏孝文延興四年。太和十四年。唐太宗貞觀六年。均以正月朔日食。昔我
皇祖時。以康熙三十一年。及五十八年。正月朔日食。且三十一年。有錫伯瓜爾察達呼爾等來歸。喀爾喀格楚爾喀。亦以屬裔來歸之事。可見日食爲定數。而君人者。則當因此益加戒懼。至於以改易爲消弭之說。則尤斷斷不可。朕踐阼之始。卽叩天默禱。以若蒙天佑。享國至六十年。卽當傳位歸政。不敢如　皇祖之數。逾花甲。今幸五十年來。壽逾古稀。康强如昔。惟有宵旰勤求。不遑暇逸。以仰赴上天眷顧之殷。祖宗付托之重。設以天變爲可消弭。自於今歲歸政。則是欲移咎後人。圖卸己責。如宋高宗。年未六十。傳位孝宗。置軍國大事於不問。不獨無以對天。並無以對子。朕豈肯出此乎。從前推算天行度數。乾隆六十年乙卯。亦當正月朔日食。與今歲同。若於是年歸政。則値嗣子首歲元旦。尤屬非宜。朕心亦有不忍。何若以是歲爲朕臨御六十

年。頤和錫福之餘。卽以次年爲嗣子迎庥改元之始。國祥家慶。天日重光。以符朕首祚之祈。以治我大清億萬年之寶命。不其懿歟。然此願亦不敢期必。總以惟日孜孜。以靜俟上天垂佑耳。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十二月。乙酉。　諭盛京大城外。八邊門。用磚改砌。　乙未。續修大清一統志。並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成。

丙午。乾隆五十一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戊申。　命撥戶部庫銀一百萬兩。解往安徽備賑。　庚申。　命順天府。復行鄉飮酒禮。　二月。壬午。　命將于敏中撤出賢良祠。以爲營私舞弊者戒。　乙酉。　上幸南苑。行圍。　己丑。　上還宮。　壬辰。　上啓鑾。謁泰陵。泰東陵。巡幸五臺。　三月。丙午。　上駐蹕五臺山。　辛亥。　上回鑾。　壬子。　諭軍機大臣等。據書麟奏。太湖縣。唐家山地方。鄉民掘挖蕨根。見土內雜有黑米。磨粉攙和好米煑食。頗可充飢。民人聞風踵至刨挖等語。此項挖出黑米。或係從前窖藏之物。但唐家山地方。並無民人居住。或竟係天地生出。以濟民食。亦未可定。該處既有此自然之利。爲數較多。恐遠近居民。聞風刨挖。以致攘奪紛爭。亦所不免。現在雖有該縣。駐彼彈壓。但必須妥協管束。俾小民既得藉資。貧乏仍不至忿爭生事。方爲妥善。著傳諭該撫。飭屬加意彈壓。勿令滋生事端。並查明該處民人刨

乞時。有無爭競。據實具奏。尋奏太湖縣。唐家山鄉民。掘出黑米。自正月十二至二十七日。共獲一千數百餘石。時該縣在彼彈壓。民無攘競。嗣因僅存雜土零粒。卽已無人乞掘。得　旨覽。御製誌事詩曰。草根與樹皮。窮民禦災計。敢信賑恤周。遂乃無其事。茲接安撫奏。災黎荷天賜。乞蕨聊餬口。得米出不意。磨粉攙以粟。煑食充飢致。得千餘石多。而非村居地。縣令分給民。不無少接濟。並呈其米樣。煑食親嘗試。嗟我民食滋。我食先墮淚。乾坤德好生。既感且滋愧。愧感之不勝。遑忍稱爲瑞。郵寄諸皇子。令皆知此味。縣曾元永識。愛民悉予志。　己未。　上至正定府。詣河神廟行禮。閱滹沱河。　閱正定鎭兵。　壬戌。　上詣堯母陵帝堯廟行禮。　庚午。　上還京師。

夏四月丙子。禮部奏。酌定陪祀各氏後裔條例。一貢生。准以本身應考職銜掣籤。一武生俊秀。俱准作監生。一奉祀。向准作恩貢。究與考取者不同。應改作監生。一至聖裔。向止帶山東曲阜五人。今添浙江衢州二人。一元聖裔。向止帶山東東野氏二人。今添陝西姬氏二人。一有子裔。向係江蘇崇明縣奉祀生。有氏帶領。未爲允協。應扣請以山東肥城縣。有氏承襲博士。嗣後卽以博士帶領。一朱子裔。向係帶安徽婺源縣籍二人。查福建建安。亦有額設博士。應定爲婺源一人。建安二人。從之。　己卯。

命大學士阿桂。往江南籌辦河工。壬辰。諭四庫館。進呈八旂通志一書。朕詳加披閱。其忠烈傳提要內。詳載開國以來。列祖。列宗。褒奬功勛。風勵忠節之典。而於乾隆年間。恩卹諸大政。俱闕而不載。如八旂陣亡官員世職。襲次已完。朕特降恩旨賞給恩騎尉世襲罔替。而綠營官員陣亡。議卹之例。止得難蔭一次。非奉特旨加恩。不能得有世職。昨年降旨。凡陣亡人員。無論漢人及旂人之用於綠營者。總與旂人一體。給與世職。卽襲次已完。亦照例給恩騎尉。俾得賞延於世。蓋以官員等。力戰敵愾。效命疆場。其義烈實堪嘉尙。是以特沛殊恩。使其子孫。永承恩澤。懋答前功。甚盛典也。乃通志內竟未登載。則將來此書之傳。何足以羽翼國史。昭示來茲。再志內所載。壯尼大。卽護軍校。他如昂邦章京。阿思哈尼哈番之爲子男。阿達哈哈番之爲輕車都尉。拜他拉布拉哈番之爲騎都尉。拖沙拉哈番之爲雲騎尉。雖不便擅改原文。亦當加按註明。或請朕指示。使後人開卷曉然。乃爲傳信。豈多人無一思及此。但知遷延其事。以爲領桌飯之計乎。是鈔史。非修史矣。前因遼金元三史。人地名。原文俱係當時國語。而後之修史者。不諳文義。率以不善語言。爲之譯寫。是以數年來。特命館臣。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將語言。詳加改正。鋟板重修。遂使當時名爵山川。

瞭如指掌。今以本朝之書。乃止仍原文開載。不爲分晰注明。開列凡例。以定章程。是爲前史盡心改正。而於本朝。反不經意。不幾貽笑將來。傳疑後世。辦理太屬疏漏。此書著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館總裁。重加輯訂。詳悉添註。加按進呈。候朕閱定後。再將文淵閣等處。陳設之書。一體改正。所有承辦此書之總裁。及纂修等。俱著逐一查明。交部議處。　五月。丙午。　命阿桂赴浙。會同曹文埴等。查辦虧空。並履勘海塘。　己未。以李侍堯。署湖廣總督。　辛未。　上秋獮木蘭。啓鑾。　六月。丁丑。　上詣熱河。文廟行禮。駐蹕避暑山莊。　秋七月。癸卯。　命嗣後親王郡王。固倫公主。和碩公主。太監內。各准給八品頂戴一人。將姓名報禮部。內務府備查。不得私有增益。至固倫公主。和碩公主。均爲皇女。敵體藩封。一切禮儀。護衛。會典內並未定有等級。遂至體例不一。互有增損。嗣後固倫公主品秩。著視親王。和碩公主品秩。著視郡王。其額駙品級頂戴。仍照會典舊例。至公主下嫁時。一切禮儀。護衛員數。固倫公主。即照和敬固倫公主之例。和碩公主。即照和嘉和碩公主之例。著禮部內務府。會同定議具奏。載入會典。則例。永遠遵行。　伊犁地震。　庚戌。　諭。三通館進呈皇朝通志職官略。一門。朕詳加披閱。其中所載文武官階。諸多未協。國家設官分職。文武兼資在文職。則

內而閣部院司。外而督撫。以至守令丞尉。階級等差。互相維制。至武職。爲國干城。同膺心膂之寄。其階級自應與文臣相埒。方足以重閫寄。而勵戎行。今志內文職。則係正一品起。而武職則係從一品起。既顯然少予一階。且文自正一品至從九品。共十八階。武職自從一品至正七品。止十二階。多寡顯有懸殊。體制卽暗爲隆替。非所以著朝章垂令典也。大抵議定官制。編纂志書。多出於文臣之手。其意在乎輕武重文。殊不知國家設立武職。原欲其折衝捍衛。其責並不輕於文臣。有明之季。文臣用事於中。武臣宣力於外。一二臺閣。本兵科道書生。搆謀倡義。俱足以掣武臣之肘。卒致武備廢弛。疆圉孔棘。國事遂不可爲。此皆重文輕武之流弊。不可不引爲殷鑒。所有武職人員。現在所缺正一品之階。應照朕前次欽定領侍衞內大臣將軍爲正一品之例。增入一階。其自正七品以下。較文職所少之五階。亦應於內外武職衙門微末員弁內。按其職守。酌定正從。照文階一體釐正。以昭畫一。再志內載舊例。武官正從一品。俱封榮祿大夫。正二品至從五品。俱封將軍。未爲允當。嗣後更定新例。則皆稱大夫。因思將軍爲專閫主帥。大夫係文臣之稱。乃舊例則封將軍。而今又更封大夫。名義殊覺淆溷。嗣後武職正一品至從二品。俱應封爲將軍。正三品至從九品。應分

別酌與都尉騎尉校尉等字樣。遞爲差等。以示區別。至向來文職。遇有降級處分。如降一級者。俱以正從計算。止於正降爲從。而武職則降一級卽降一品。辦理既不畫一。而武職官員遇有處分。卽官階較大者。轉瞬卽降至末弁。相形未免偏枯。嗣後武職處分。亦應照文員之例。以正從核計議降。庶爲平允。夫文武初無重輕。官聯要於整肅。必當詳行更正。較若畫一。載入典章。所有一切增改事宜。著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吏兵二部。詳晰定議具奏。尋議查中樞政考。內外武職。共十六階。較文職少正九從九二階。應請將藍翎長爲正九品。太僕寺委署固山達。爲從九品。綠營經制。外委千總爲正八品。外委把總爲正九品。額外外委爲從九品。以足十八階。其各階內。請增烏嚕木齊都統爲從一品。委署前鋒侍衞下五旂包衣參領。爲從九品。委署步軍校內務府領長。爲從六品。委署親軍校。前鋒護軍校。爲從八品。請改包衣佐領。察哈爾副參領。佐領爲從四品。營千總爲正六品。衛千總爲從六品。其正四品之駐防參領。正六品之監造火藥官。正七品之弓匠固山達。請裁。再降調處分。提督至遊擊。本以正從遞降。都司以下。有正無從。擢用時升一級卽升一品。降調照此。亦屬適均。至封典名號。請將一二品爲建威振武武顯武功等將軍。三四品。爲武義武翼昭武

宣武等都尉。五六七品。爲武德。武德佐。武略。武畧佐。武信。武信佐等騎尉。八九品。爲奮武。奮武佐。修武。修武佐等校尉。纂入例冊。咨三通館增定。從之。　戊午。　命阿桂。由浙赴淸口。會同李世傑等。辦理堵築事宜。　壬戌。　諭。明史紀事本末一書。係谷應泰所撰。朕從前在書房時。卽曾見其書。以其舉有明一代之事。倣袁樞通鑑紀事之體。逐事貫穿始末。俾覽瞭然。而逐段所論。四六文頗佳。茲因四庫館鈔出進呈。復詳加披閱。其中所載李自成攻陷京師。挾太子二王東向永平。吳三桂頓兵山海關。悉銳出戰。擊殺數千人。大清兵繞至三桂之右。所向披靡。自成遁走。三桂復率大兵追賊。連戰於保定正定。西度固關入山西等語。其言不足傳信。當流賊攻陷京城時。吳三桂以一旅偏師。頓兵山海關外。而賊方以太子二王爲奇貨。載之馬上東行。且欲招致三桂。執其父襄。脅令作書以誘其子。其時三桂懼賊。不啻風鶴皆驚。一軍膽懾。其所以乞兵復仇。皆藉本朝兵力。及我　睿親王奉　命統率義師。入關討賊。我兵奮勇衝殺。賊人望風披靡。自相蹂踐。自成遂棄京師西走。而英親王復率師驅逐。賊卽狼狽竄死。實錄所載甚明。是李自成之竄敗。皆係本朝滿洲兵力。更爲彰明較著者也。而谷應泰乃稱三桂頓兵山海關。悉銳出戰。擊殺數千人。追奔逐北。似賊人之敗


商務印書館印行

於三桂。而非敗於本朝。谷應泰係漢人。猶及明末。未免意存迴護。故爲左袒。而非當日實在情事。不足傳信。著軍機大臣詳查開國方略。所載入關殺賊實事。將書中此一節。重行改正。以昭正論信史。 閏七月。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據孫士毅奏。暹羅國長鄭華。遣使進貢請封。俟八月中旬。委員伴送赴京。其所稟懇。在粵東置備銅甲二千副。領回本國。防禦緬匪一節。殊屬不知分量。擬檄稿駁飭等語。所見甚是。自當如此辦理。兵丁禦敵。自古皆用鐵甲。從未聞有銅甲之名。蓋銅質本脆。槍箭易入。不能如鐵甲之堅。何以該國欲於粵東置備銅甲。自係該國需用銅斤。因例禁出洋。是以揑稱備禦緬匪。需用銅甲。以掩其迹。尤屬非分干求。現已令軍機大臣將該督所擬檄稿。添改發往。該督卽可遵照檄諭傳示。 八月。丙寅。 諭。向來固倫和碩公主。俱乘坐銀頂轎。嗣後固倫公主。著乘坐金頂轎。和碩公主。仍著乘坐銀頂轎。十公主。著加恩亦乘坐金頂轎。 戊辰。 諭蒙古王公子弟。有雖未及歲。已賞戴花翎者。卽予應得職銜。著爲令。 九月。丙戌。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壬辰。 上還京師。 己亥。皇長孫貝子緜德薨。 諭緜德阿哥病逝。可悼。著加恩賞銀二千兩。辦理喪事。准其靈柩進城。 冬十月。庚申。 諭。富勒渾於督撫中資格較深。歷練亦久。是以由閩

浙。調用兩廣。委以海疆繁劇重任。以爲將來能勝任陝甘總督者。尚無出其右。乃富勒渾縱容家人殷士俊等。關通婪索。招搖舞弊。富勒渾。漫無覺察。已屬形同木偶。且家人贓蹟纍纍。家私巨萬。焉得委爲不知。又因點派各口岸。令書吏攤繳銀一萬九千六百餘兩。交收入署。豫備賠補關稅。迨事已敗露。始行奏請歸公。明係本欲希圖肥橐。先侵後吐。試思管理關務各員。豈有先斂銀入己。而藉口爲將來短少彌補之地。有是辦法乎。及派阿桂前往審訊。乃敢咆哮剖辨。悖戾之氣。形諸詞色。並有我若得罪。合省官無一得免者。此何言耶。是今日富勒渾之隨同衆囚。綁赴市曹者。實阿桂和珅。心存迴護。有以釀成。而亦富勒渾之罪由自取。自不顧顏面。朕尚爲存其顏面乎。然究念其非賣官鬻爵。貪黷不法。且歷任封疆。宣力有年。尚知奮勉。而當金川用兵時。督辦糧務。亦有微勞。是以從寬免其勾決。仍牢固監禁。令其待罪囹圄。愧悔思過。將此通諭知之。　十一月。諭。現今貝子緜德。應降一等。將伊子奕純。封爲鎭國公。但緜德係朕長孫。而奕純又係長曾孫。若拘泥成例。令其降等襲封。似朕有意。不令承襲。奕純著令仍襲封貝子。不可爲例。將此通行曉諭宗室等知之。　十二月。丙辰。諭。朕披閱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論音律算法。稱引繁賾。但其中較律呂正義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一書。疏漏歧誤之處。正復不少。蓋樂律算法。義本相通。必須講求貫串。以期畫一。卽如樂律。以黃鐘爲本。而尺度之長短。視累黍爲準。但黍有縱橫。亦有大小顆粒。若用縱黍則較長。若用橫黍則較短。其大小顆粒亦如之。原難定以爲準也。是書所論橫黍百粒。當縱黍八十一粒之說。尙爲牽强。又書中所載樂譜內。塡註五六工尺上等字。並未兼註宮商角徵羽字樣。未免援古入俗。自應倣照律呂正義。逐細添註。方爲賅備。蓋古樂皆主一字一聲。如關關雎鳩。文王在上等詩。詠歌時自應以一字一音。庶合聲依永律和聲之義。若如朱載堉所註歌詩章譜。每一字下。輒用五六工尺上等字。以五音分註。未免一字下而有數音。是又援雅正而入於繁靡也。卽以琴瑟而論。上古操縵。亦係一字一音。後世古樂失傳。而製譜者。多用埽拂鈎擘等法。以悅聽者之耳。遂使一字而有數音。幾與時曲俗劇相似。更失古人審音知樂。能使人人聲入心通之意。著交管理樂部算法館之皇六子永瑢。及德保等。會同精核。朱載堉所著此書。分門別類。務將樂律全書。較律呂正義。疏漏歧誤之處。分列各條。公同詳悉訂證。如書中凡例體裁。逐加考評。載於提要之後。以垂永久。而昭釐定。　乙丑。諭。據總管內務府大臣奏。乾隆五十五年。値朕八旬萬壽。請循照前例。諸王內外大臣。

虔造無量壽佛。延禧祝嘏等語。因思朕六旬七旬萬壽。該管大臣俱先期奏請。成造佛像。以申慶祝。惟時朕恭侍　聖母皇太后慈闈。凝禧篤祜。內外臣工。共抒忱悃。是以俯允所請。藉用承歡錫慶。茲因朕八旬之慶。先期備辦。非朕所喜。且回思益增悵然。朕仰邀昊眷。年已古稀。康彊勤政。惟期日愼一日。敬迓鴻庥。以俟八旬有五之歸政。朕一人之福。卽億兆臣民之福。又何必循用具文。徒滋繁費乎。所有該管大臣等。奏請成造佛像之處。著不必行。　丙寅。閩浙總督常青奏。臺灣彰化縣賊匪林爽文。結黨擾害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知縣俞峻在墩拏賊遇害。縣城失守。臣聞信。飛咨水師提督臣黃仕簡。領兵二千名。由鹿耳門飛渡進剿。並派副將參將都司等。帶兵分路夾攻。臣駐泉州。與陸路提臣任承恩。居中調度。委金門鎭總兵羅英笈。赴廈門彈壓。飭沿海州縣防範。咨廣東浙江督撫。嚴查海口堵拏。　諭軍機大臣等。臺灣地隔重洋。民刁俗悍。屢次滋事。今有彰化縣賊匪林爽文等。糾衆騷擾。殺害官長。攻陷城池。尤爲罪大惡極。不可不痛加殲滅。以示創懲。黃仕簡甫經病愈。一聞匪犯滋事之信。卽帶兵渡臺。殊屬奮勉可嘉。著賞給荷包等件。以示優眷。

丁未。乾隆五十二年。春正月。庚午朔。閩浙總督常青奏。據興泉永道稟稱。賊陷彰化。十

二月初六日。陷諸羅。見柴大紀帶兵募勇守城。遣員來廈請救。查林爽文。籍隸漳州。其附從率多漳屬。難保著內外勾連。漳泉兩郡。爲內地根本。尤爲緊要。臣一面移咨兩廣督臣。於漳州連界之潮州等境。一體防範。一面督催兵弁渡臺進剿。知府孫景燧。業已被害。現飭福州府海防同知楊紹裘署理。得　旨。此次所奏派兵剿捕各事宜。較從前稍有主見。略知鎭定。現在水陸兩提督先後帶兵渡臺。已有六千餘名。徐嗣曾又經派撥兵丁一千五百名。渡臺協剿。兵力不爲不厚。此時似可無需鄰省接濟兵力。然豫備亦可。總宜不動聲色。密爲布置。不可稍涉矜張。驚動衆聽。至臺地會匪。究係何會。興有幾年。聚衆數千。蔓延滋擾。刼縣戕官。該地方文武平日所司何事。豈竟漫無覺察。並著常青。於事定後。查明嚴參示儆。　乙亥。釋富勒渾於獄。　己卯。

命常青調補湖廣總督。李侍堯調補浙閩總督。卽馳驛前赴新任。　癸未。臺灣鎭總兵柴大紀奏。臣於初七日。獲奸細林馬訊供。賊分水陸兩路。犯郡城。臣相度形勢。惟鹽埕橋扼要。隨馳往察看。見賊船數百隻。浮水而來。飭兵弁施放槍礮。打沉小船數十隻。餘船逃去。而徧野賊匪萬餘衆又至。復督兵剿殺。至初九日。打死數十名。連日旋退旋來。我兵奮戰。斃賊數十名數百名不等。生擒十餘人。俱卽正法。又奏接臺

灣道永福札稱。鳳邑參將瑚圖里於十二日。聞賊欲犯鳳山。卽帶兵駐城外防禦。十三日。賊二千餘名來攻。瑚圖里督兵攻擊。轟斃五六人。賊匪俟其追剿。乘虛入城。該參將卽縱馬南去。不知下落。知縣湯大奎自刎。臣派澎湖協。及城守兵丁千名。赴南路抵禦。臣仍駐鹽埕橋。截拏北路賊匪。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柴大紀與賊打仗奮勇得勝。尚屬可嘉。北路賊勢蔓延。鹽埕橋係水陸扼要之區。該鎭自應仍在彼督率剿捕。未便遽回郡城。以致賊人躡後。且南路旣經該鎭派撥澎湖協。及城守兵千名前往。諒亦足資抵禦。至林爽文等。輒敢豎旂結會。並用槍礮攻犯城池。竟屬有心謀逆。此皆由從前辦理械鬬各案。該地方官等。止期就案完結。將就了事。並未徹底嚴辦。以致刁民肆無忌憚。釀成巨案。此次惟有痛加誅捕。以示懲創。斷不可使一名倖逃顯戮。 丁亥。晉封十公主爲固倫公主。 己丑。常靑奏。臺地將賊目楊振國高文麟等解到。據供林爽文住彰化大里杙莊。平日窩賊搶竊。樹黨結會。經該縣俞峻訪聞。差役楊詠。卽楊振國。嗣知從前林爽文犯竊被獲。係該役賣放。遂將該役收禁。又聞別案逸犯張烈等。亦逃避林爽文處。該縣稟知鎭道搜捕。林爽文起意戕官。占據縣城。於十月二十九日。攻破彰化。自稱盟主大元帥。楊振國爲副元帥。分攻諸羅淡


商務印書館印行

水。楊振國等旋經陳邦光募集鄉勇擒獲。又供天地會係平和縣人莊烟。卽嚴烟。於五十二年過臺與起會係廣東後溪鳳花亭和尙洪二房同一十五六歲朱姓人倡立等語。該犯應請解京究辦。一面派員密防嚴烟下落。一面飛咨粵省。踹緝洪二房及朱姓人蹤跡。期於必獲。以便歸案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常青辦理此事。初時未免稍涉矜張。嗣據該督等節次奏到。調度進剿各事宜。辦理漸有主見。至所獲匪犯。朕意本欲令其解京。今該督於獲犯審明後。卽請解京審辦。並鎭靜辦理各事宜。皆與朕意適合。不意常青竟能如此。甚屬可嘉。至嚴烟籍隸漳州。不難卽時擒獲。並著常青於拏獲該犯後。一併妥速解京。現在黃仕簡任承恩自必已到臺灣。厚集兵勢。合力剿捕賊匪。自無難立就殲滅。一得捷音。迅速馳奏。　庚寅。　諭軍機大臣等。臺灣地方自康熙年間。始隸版圖。因遠隔海洋。該處府廳各縣。俱未建立城垣。後經朱一貴聚衆滋事。平定後。總督滿保會議建城。惟時以地處海外。無城雖難於防守。然失之易。復之亦易。是以未經建立。以節繁費。但該處久成郡縣。與內地無異。而城圍尙相沿用竹木編插。不足以垂久遠。且此次林爽文糾衆猝起。縣城遂被砍破。究由莿竹。不能防禦所致。朕意與其失之復取。旣煩我兵力。駭衆聽聞。何如有城可守而

勿失。更爲有備無虞乎。況方今國帑充盈。該處郡城廳縣。不過五處。卽建立城垣。動用不過百萬。何惜而不爲。至建城時。如該處可立窰座。或用外磚內土之法。如窰座不便。該處徧地皆山。卽開採石料。以代磚工。更爲鞏固。著李侍堯於臺匪蕩平之後。詳細熟商。歸入善後事宜案內。一併妥議。勘估繪圖具奏。 二月。辛亥。 諭。臺灣賊匪林爽文糾衆滋事。現據任承恩奏。臺灣知府孫景燧。彰化知縣俞峻。鹿仔港巡檢馮敏宗。同時被害。各將印信。令家屬呈繳等語。孫景燧等守禦城池。猝被戕害。殊堪憐憫。著交部從優議卹。 庚申。 諭。總兵柴大紀督率官兵義勇。保護郡城。最爲出力可嘉。郝壯猷在南路一帶。督兵攻剿。殺賊多人。亦屬認眞奮勉。自應酌量加恩。以示獎勵。著常青查明該鎭等。如未經賞過花翎。卽傳旨加恩賞戴。至黃仕簡任承恩。並不親臨行陣。貽誤事機。已降旨令常青查明。卽行參奏解任。將水師陸路提督印務。交與柴大紀郝壯猷暫署。常青務須飛渡臺灣。遵照節次所降諭旨。督率柴大紀等分帶官兵。相機妥辦。黃仕簡任承恩。並著先行摘去花翎。 甲子。 上啓鑾謁東陵。 戊辰。 上幸盤山。 三月。癸酉。 上回鑾。 丙子。以重修明陵告成。 上親臨閱視。命交直隸總督責成霸昌道。就近專管稽查。仍於每年十月。著工部屆期奏請。

派該部堂官一員前往查勘如有殿宇牆垣傷損等事惟該管道員是問以示朕加禮勝朝保護舊陵至意著爲令　乙未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李侍堯奏到臺灣情形一摺並鈔錄海防同知楊廷理原稟據稱賊匪滋事以來大兵僅屬固守皆以兵單難於遠捕爲辭如彰化早經恢復而任承恩駐兵鹿仔港普吉保駐兵埔心莊諸羅收復月餘而柴大紀駐兵城外鳳山復經收復郝壯猷分駐四門靜守黃仕簡駐守郡城以致賊匪各路嘯聚現在臺灣之兵統計一萬三千有餘合之則多分之則寡等語該同知所稟各情形早在朕遙度之中可見兵力以分而見單伊等貽誤實由於此昨經降旨將任承恩革職拏問尙以黃仕簡年老有病僅令革職撤回內地伊等如此玩誤則二人厥罪惟均黃仕簡亦難稍爲寬宥著李侍堯一俟黃仕簡撤回厦門即傳旨一併革職拏交刑部治罪　夏四月辛丑　命將郝壯猷在臺灣軍營傳集衆將弁將伊正法並將前旨欲用爲提督及現在又因其棄城潛回是以按軍法從事各緣由向其宣諭俾知賞罰分明死而無怨至柴大紀普吉保姑令帶罪自贖從寬交部嚴加議處以觀後效所有福建水師提督員缺著藍元枚調補其陸路提督著柴大紀暫行署理以觀後效　辛亥　上閱健銳營兵　壬戌　賜史致

光等一百三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上閱火器營兵。五月。甲戌。上啓鑾。秋獮木蘭。庚辰。湖南鳳凰廳屬勾補寨苗人石滿宜等滋事。總兵尹德禧討平之。特旨嘉獎。己丑。諭。據孫士毅等奏。接據安南國王黎維禑之孫黎維祁咨稱。該國輔政鄭楝專擅威福。上年五月。有西山土豪侵入國城。鄭楝出奔被擒。亡其國印。嗣伊祖黎維禑病故。伊父早亡。黎維祁以嫡孫權管國事。咨請權給憑信。嗣後遇有題奏事件。用此爲驗等因。其中疑竇多端。不便遽如所請。現酌擬檄稿詢問等語。自應先如所議辦理。安南世守藩服。最稱恭順。該國既有土豪侵擾。失去印信之事。其時國王黎維禑尙在。何以不行咨請。直至此時。始行咨報。況印信係該國王執掌。何以不在國王處所。轉似鄭楝經管。以致土豪侵掠。鄭楝出奔被擒。竟將國印遺失。其中恐有別情。自應檄飭查詢。俟其登覆到日。再行酌量辦理。癸巳。諭柴大紀奏。四月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七等日。賊首林爽文。潛聚夥黨。分路侵擾諸羅縣城。該總兵帶領遊擊楊起麟。林光玉。邱能成。守備楊彪。署諸羅縣陳良翼。武舉陳宗器。黃奠邦等。督率官兵出城迎捕截殺。爭先奮勇。接仗數次。共槍礮打死賊匪數百名。生擒正法十餘名。割獲首級。奪獲器械甚多。賊匪被官兵義民殺退。四散逃竄

等語。柴大紀自駐守諸羅以來。賊首糾合匪徒。屢次攻擾。該總兵督率官兵義民。奮勇截殺。連得勝仗。賊匪退敗。實屬可嘉。柴大紀著交部議敍。其隨從打仗出力之遊擊楊起麟等。著交常青。俟將來到彼時。查明具奏。候朕降旨議敍獎擢。 丙申。 諭軍機大臣等。朕披閱藍鼎元所著東征集。係康熙年間。臺灣逆匪朱一貴滋事。官兵攻勦時。伊在其兄藍廷珍幕中。所論臺灣形勢。及經理事宜。其言大有可採。如所稱諸羅一縣。地方遼闊。鞭長莫及。應劃虎尾溪以上。另設一縣。分駐半綫地方。並於各要隘處所。增添巡檢千把總員弁。以資防守等語。後從其說。添彰化一縣。至該處迄今。又閱六十餘年。土地日闢。戶口日滋。酌量情形。有須添設文武員弁。以資控制撫馭之處。前經降旨令常青李侍堯。於勦賊完竣。辦理善後事宜時。一併籌酌。今閱藍鼎元卽有此議。是臺灣增設官弁。實爲最要。又覆與總督滿保經畫疆理一書。內稱臺灣地方。地土廣饒。糖穀之利甲天下。過此再四五十年。卽內山山後。皆爲良田美產。若劃定疆界。人民驅逐。不許往來耕種。勢難禁止等語。所言亦屬有理。臺灣疆土既開。民安耕鑿。處處皆成膏腴之地。自楊景素議立界限之後。界外良田美產。轉畀生番。而生番以射爲生業。不事耕種。勢必內地民人。仍往偸墾。日久徒滋事端。又與

提督施世驃書內。稱賊衆至三十萬。其中畏死脅從。非盡出於本願。或有挂名賊黨。以保身家者。若盡誅之。多殺生靈。亦屬無益。似應止將巨魁首逆。及實在黨惡不法者。殲錄無遺。其被賊脅迫聽從者。准其悔罪自新。以解散賊黨。藍鼎元之語。適與朕意相合。常青於整齊兵力進剿時。不妨先將此意。出示曉諭。使被脅良民。及從賊夥黨。得以畏罪投誠。亦解散賊黨。先聲奪人之一法。此外書內。所列各條。尙多可採者。藍鼎元。籍隸漳浦。所著東征集。閩省通行者必多。著常青李侍堯。即行購取詳閱。於辦理善後事宜時。將該處情形。細加察覈。如其書內所論各條。有與現在事宜。確中利弊竅要者。不妨參酌採擇。俾經理海疆。事事悉歸盡善。以爲一勞永逸之計。　六月。丙辰。　命陝甘總督福康安往臺灣督辦軍務。　辛酉。　諭。常青年過七十。親歷行陣。督率侍衞章京將備。併力向前。人人用命。朕心深爲嘉獎。著賞戴雙眼花翎。參贊藍元枚。自抵鹿仔港以來。一切調度合宜。打仗得勝。伊係藍廷珍之子。伊父從前勦辦奸民朱一貴。收復全臺。奮勇克捷。聲威久著。今藍元枚在鹿仔港統兵進勦。能繼家聲。實爲可嘉。亦著賞戴雙眼花翎。至臺灣百姓。被賊侵擾。焚毀村莊。耕種失業。該將軍等。於收復各路時。務妥爲安撫。俾得盡力補種。既可免其失所。更得多獲糧

食。兩有裨益。此爲最要。　壬戌。東河睢州下汎十三堡河溢。　令阿桂馳往睢州。督辦河工。　秋七月。戊寅。　諭。福建陸路提督。署臺灣鎭總兵柴大紀。自勦捕逆匪以來。督率官兵義民。奮勇殺賊。一切調度。深合機宜。著授爲參贊。協同將軍常青等。悉心籌辦。以期迅速奏功。　壬辰。以海蘭察爲參贊大臣。舒亮。普爾普。爲領隊大臣。率侍衛章京等。赴臺灣勦賊。　八月。丁酉。　諭。臺灣逆匪林爽文等。於光天化日之下。膽敢糾衆不法。刼縣戕官。前特派總督常青。前往臺灣。授爲將軍。督辦勦捕事宜。數月以來。該將軍督率調度。尙無過失。但統領多兵。駐守府城。營盤雖屢有斬獲。並未能痛加殲戮。那移尺寸之地。相機進勦。是常青雖屬無過。亦不得爲有功。且該將軍年逾七旬。究恐精神不能週到。玆特命福康安前來行在。面授機宜。令其攜帶欽差關防。馳赴臺灣。更換常青。督辦軍務。卽授福康安爲將軍。並授海蘭察爲參贊大臣。普爾普。舒亮。爲領隊大臣。其恆瑞。藍元枚。柴大紀。仍著照前參贊軍務。並揀派曾經戰陣之巴圖魯侍衛章京一百餘人。分起前往。領兵征勦。至臺灣初次調撥。及續調官兵。已有數萬。嗣又於廣東浙江。添調綠營及駐防兵萬餘名。並於福建本省。派撥兵六千。現又添派四川屯練降番。並於湖北湖南等省。挑備兵數萬。陸續遄程前往。

合計徵調各兵。不下十餘萬。福康安到臺灣後。察看情形。如以兵力多多益善。再應添兵若干。即一面檄調。一面奏聞。所有應用軍糈。已於浙江江南江西湖廣四川等省。撥運米百餘萬石。軍營火藥等項。亦已廣爲儲備。著李侍堯通盤核算。妥爲經理。俾足數十餘萬官兵之用。毋致稍有短絀。似此大兵雲集。加以派出帶兵之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皆係一以當千。是百餘人。已足當萬餘人之敵。諒此幺麽小醜。一時烏合。何難立見殲除。指日授首。至常青剿捕賊匪。雖未能蔵功奏績。念伊究係年老。尚無貽誤。著於福康安到臺灣後。即行來京陛見。再赴湖廣總督之任。　甲辰。江南周家濤等處河溢。　丁未。　諭。朕寅紹鴻圖。仰承昊眷。臨御五十餘年。壽躋上壽。五世一堂。錫光篤慶。介景延禧。允宜爲史冊罕覯。昇平盛瑞。茲王公大臣。及直省將軍大吏等。以乾隆五十五年朕八旬萬壽。籲請舉行慶典。豫祝蓍釐。覽奏具見悃誠。前此朕七旬慶節。內外大臣。奏懇恭祝萬壽。朕以徒增縻費。未俞所請。今內而王公大臣。外而將軍督撫大吏。以朕壽屆八旬。臣工身際昌期。久承渥澤。感激歡忭。出自積誠。朕若仍不允准。無以申臣下臚歡祝嘏之願。轉似近於矯情。且載稽前史。三代以後帝王。克享大年。莅國最久者。不過六君。其年逾八旬者。僅梁武帝宋高宗二君。而其

在位。則不過三四十年。一則侯景擅權。一則南渡內禪。考其事績。殊不足比數。若朕躬膺上壽。海宇乂甯。親理萬幾。孜孜不倦。五十餘年如一日者。實古所未有。此皆朕仰賴上天嘉佑。 列祖垂庥。用能膺受純熙。康强逢吉。允宜光昭盛軌。以答景貺。而洽輿情。著照所請。於五十五年。舉行萬壽典禮。所有一切儀文。俱恭照從前朕率天下臣民恭祝 聖母皇太后六旬七旬八旬萬壽慶典之例備辦。毋得稍有加增。致滋煩費。若內外臣工等。不能仰體朕意。惟務踵事增華。鋪張過甚。轉非至誠愛戴之心。逮時朕必不受也。至此次慶節。率士歡騰。宜特沛殊恩。以光鉅典。除普免天下錢糧一節。前經降旨。俟朕歸政之時。於嗣君元年。再降恩旨蠲免外。所有此次應行加恩各事宜。著內閣及軍機大臣。擬開條款進呈。候朕酌定。另降諭旨。 辛亥。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九月。辛未。 諭。福建水師提督藍元枚奏。染患痢症。屢次力疾。統兵勇往堵剿。復降旨賞給大小荷包。用昭體恤。方冀速就痊愈。迅奏膚功。以承恩敍。茲據李侍堯奏。藍元枚於八月十八日病故。聞之深爲憫惻。藍元枚著贈太子太保。並賞銀一千兩。以示朕軫念勤勞。優卹戎臣之至意。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謚襄毅。 庚辰。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丙戌。 上還京師。

冬十月。乙未朔。　諭。乾隆五十五年。朕八旬慶節宜沛特恩。所有下屆鄉會試正科。著於十三年八月。五十四年三月。豫先舉行。五十四年秋。舉行恩科鄉試。五十五年春。舉行恩科會試。以示樂育敷恩壽世作人之至意。　諭。朕前披閱朱載堉樂律全書。樂譜內。塡注五六工尺上等字。並未兼注宮商角徵羽。而於雅頌烝民思文諸詩。以時俗豆葉黃等牌名小令分譜。未免援古而入於俗。又所著琴譜一弦之內用正應和同四聲。長至十六彈。不勝其冗。而一音之中。已有抑揚高下。是徒滋繁縟。而近於靡曼。有類時曲。曾經降旨交皇六子永瑢。及鄒弈孝等。將朱載堉樂律全書內。疏漏歧誤之處。詳晰訂正。分列各條。載於本書提要之後。以垂永久而昭雅正。因思詩三百篇。皆可歌詠。魏晉時。尚有文王鹿鳴等四章。但未著宮調。學者茫然不知。而朱載堉譜。又固執周詩不用商聲之說。以角調譜國風。徵調譜小雅。羽調譜周頌。而專以商調譜商頌。夫商調。乃宮商之商。非夏商之商。此其穿鑿拘墟。不待辨而自明。豈足與言五音述三百哉。且古樂皆主一字一音。虞書依永和聲。雖有淸濁長短之節。合之五聲六律。止於一句數字內。分抑揚高下。不得於一字一音之內。參以曼聲。後世古法漸湮。取悅聽者之耳。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數聲。此乃時俗優伶所爲。正古

人所識煩手之音。未足與言樂也。從前朕親定詔樂。細繹　皇祖欽定律呂正義。考訂精審。皆主一字一音。實爲古樂正聲。永當遵守。現在朝會大典。鐘簴鏗鏘。備極莊雅。朕前於經筵之典。令歌抑戒之詩。於瓊林鷹揚兩宴。令歌棫樸干城之詩。皆親爲指定。而三百篇全詩。三代以後。未有全行譜定者。朱載堉所譜。又復雜以俗調。或自行杜撰。不可爲訓。所當詳加訂正。叶之宮商。俾操縵安絃之士。皆得矢詩遂歌。更足以昭美盛。著派皇子等。會同樂部大臣。悉心精覈。其詩篇內。應用某宮某調者。俱著詳審文義。定爲某宮某調。仍於各譜駢注七音字樣。彙成一書。俾四始六義之文。皆可歌詠。分刌節度。悉符正始元音。庶幾考古而益進於古。以副朕條理集成。引俗入古至意。將來書成時。即將此旨。弁於簡端。亦不必重爲之序矣。　戊戌。　諭成都將軍鄂輝。現在帶領四川屯練兵丁。赴臺灣剿捕。著授爲參贊。協同福康安。籌辦進剿。以期迅奏膚功。　諭福康安由廈門配渡。前赴鹿仔港。仍聲言由鹿耳門前進。使賊匪猝不及防。所辦甚好。其所稱常青等調度失宜。官兵多有損失。及南北兩路賊匪。處處相通。而我兵相距遼遠。聲勢不能聯絡各情節。實爲切中肯綮。福康安於抵鹿仔港後。振作士氣。鎭定人心。探視賊蹤所至。沿途搜剿。實爲此時要著。福康安務須

隨時體訪。加意密防。使良善得安其心。而奸宄無由逞伎。所過之處。其原派駐守官兵。不可輕易撤調。以免疏虞。 庚戌。 諭嗣後鹽務各員。銓選分發。俱迴避本省。著爲令。 甲寅。 賜馬兆瑞等三十六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丙辰。 命阿桂赴江南。勘高堰等處隄工。 十一月。甲子朔。 諭現在勦捕臺灣逆匪。總督李侍堯孫士毅。調兵運餉等務。辦理迅速。甚爲妥協。殊屬可嘉。李侍堯。孫士毅。俱著加太子太保銜。參贊提督柴大紀。自駐紮諸羅以來。屢經奮勇抵禦。勦殺賊匪。詢爲懋著勞績。著加太子少保銜。 丙寅。 諭臺灣逆匪林爽文。糾衆倡亂以來。提督柴大紀。統兵勦捕。收復諸羅後。賊匪屢經攻擾。城內義民。幫同官兵。奮力守禦。保護無虞。該處民人。急公向義。衆志成城。應錫嘉名。以旌斯邑。著將諸羅縣。改爲嘉義縣。俾合縣良民。倍加奮勵。以昭獎勸。 壬申。 諭柴大紀奏。接到常青札稱。昨已有旨。交柴大紀不必拘泥城存與存之見。設遇緊急。卽帶兵殺出縣城。再圖進取等因。惟思諸羅。地居臺灣南北之中。其縣城四面堆土種竹。在圍中本難爲守。前此克復後。環營開溝。並堆矮牆。安設礮位。營盤甚屬堅固。若一旦棄之而去。則城池營盤大礮。均爲賊匪所據。恐賊勢益張。鹽水港。笨港。兩路之兵。均難駐守。且城廂內外居民。及各莊避難入

城者。共有四萬餘人。至今協力守禦。並捐助軍糈。急公向義。實不忍將此數萬生靈。盡付逆賊毒手。現在恆瑞住鹽港。普吉保駐元長莊。距諸羅不過三四十里。三方鼎峙。聲勢壯盛。惟有竭力保守縣城。以待援兵齊集。併力進勦。擒拏逆首等語。所奏忠肝義膽。披閱之下。爲之墮淚。柴大紀以縣城內外居民甚多。不忍將數萬生靈。委之於賊。立意堅守。以待應援。是其保護合縣民人。與朕軫念義民。多方受護之意。適相脗合。所謂我君臣各盡其義也。柴大紀在臺灣勦捕賊匪。勞績最著。卽守城一節。其功甚大。本欲俟大功告竣後。優加封賞。今伊如此繫念民生。忠良激發。爲國家出力。尤堪嘉奬。柴大紀著封爲一等義勇伯。世襲罔替。並著浙江巡撫琅玕。賞給伊家屬銀一萬兩。用示朕軫念勤勞。錫爵酬庸之至意。　丁亥。福康安等奏。帶領巴圖魯侍衛等。至八卦山一帶。殺賊得勝情形。　諭軍機大臣。此次海蘭察所帶巴圖魯侍衛。止二十餘人。卽能直抵賊人設卡處所。殺死賊匪。擒拏活口。士氣人心。爲之一振。洵爲事機順利。極好吉兆。柴大紀力捍圍城。城中糧食。大約久已缺乏。今花生地瓜等物。又俱用盡。兵民至以油粎充飢。亦恐不敷接續。而恆瑞普吉保兩路。又未能卽時前進。柴大紀望援甚切。梁朝桂急應前進。而語意之間。似不免恆瑞有掣肘之處。著

福康安。卽確切查明。據實嚴參。不得稍有徇隱。 十二月。丁未。 諭。福康安奏。十一月初六日。帶兵援嘉義縣。初七日行抵元長莊。又與普吉保所帶官兵內。挑新舊兵丁義民。分爲五隊前進。初八日黎明。行抵崙仔項地方。與賊接仗。我兵無不一以當百。搶上山梁。賊匪紛紛逃竄。卽於酉刻入城。現在督率官兵。卽由斗六門進攻大里杙賊巢。擒拏賊匪首目等語。逆匪林爽文。糾集賊黨。滋擾嘉義縣城。攻圍數月。若援兵再遲十日。縣城卽難固守。福康安。海蘭察。能督率將弁官兵。鼓勇直進。迅奏捷音。自應優加寵錫。福康安。海蘭察。俱係侯爵。著晉封公爵。各賞紅寶石頂。四團龍補褂。以示優異。 福康安奏。諸羅圍解。賊入內山潛匿。隨令海蘭察等。沿山搜查。賊遁入斗六門據守。大兵進攻。山徑雜出。惟有探明路徑。方可長驅直入。至恆瑞前次不敢輕進者。恐鹽水港海口有失。所關匪細。自克復鹿仔草後。招集義民五十餘莊。以清後路。原擬剿撫兼施。連營前進。無如過於持重。轉涉遲延。尙非有心畏葸。又蔡攀龍。在諸羅西門外紮營。並無自諸羅殺出之事。臣面加詢問。據稱因係損失多兵。賊圍仍不能解。惟有據實陳明。懇請革職。但觀其人尙奮勉。可否酌留海壇鎭總兵原任。查諸羅被圍數月。終未失陷者。實由衆義民一心奮勇。又略得餉銀接濟。方能保守。

與昔日錫伯軍營被圍絕餉。迥不相同。柴大紀人本詭詐。深染綠營習氣。不可倚任。是以仍使伊屯駐諸羅。將來事竣入都。自難逃聖明洞鑒。 諭據福康安奏。查明柴大紀蔡攀龍各情節。請將普吉保調任臺灣鎮總兵等語。所奏固是但柴大紀。究能保守嘉義。數月閒。屢經剿殺賊匪。曾經加恩封爲伯爵。賞戴雙眼花翎。即蔡攀龍。亦因從前李侍堯稱其領兵攻解嘉義縣之圍。曾經授爲提督。賞給巴圖魯名號。今當進兵之際。遽將伊二人更調。殊覺不便。著暫留令其駐守。彈壓官兵。並傳諭李侍堯。俟擒渠魁後。伊等任內。果有卑陋情弊。再行查明補參治罪。 丙辰。據李侍堯奏聞官兵已破大里杙賊巢。賊匪逃入內山。生番等稟稱。欲將逆首林爽文。擒獲獻出等語。想福康安之奏報。自已在途。即日捷音可到。俟大功告竣。再行另降諭旨外。福康安。海蘭察。恆瑞。普吉保。袁國璜。著先行交部議敘。 戊午。 諭軍機大臣等。德成自浙江差竣回京。偶詢及柴大紀。平日居官聲名如何。據奏風聞柴大紀自復任臺灣總兵以後。縱恣自大。且居官貪黷。較之地方文職尤甚。並將臺灣所轄守兵。私令渡回內地。貿易牟利。駐守之兵。所存無幾。上年逆匪林爽文等滋事不法。其始不過會匪黨夥。聽從附和。人數無多。因存城之兵無幾。不能即時搜捕。賊匪糾衆肆擾。距府

城止三十餘里。而柴大紀尙不思前往堵禦。經永福催令出城。始與打仗。又因兵少敗衂。以致賊匪益肆猖獗。不可復制等語。若如所奏。是柴大紀在總兵任內。貪縱不職。骫法牟利。於賊匪起事之初。任意玩視。使賊匪得以鴟張。蔓延日久。竟由柴大紀貪縱廢弛。釀激事變。其平日劣蹟。已屬確有可據。浙江既有風聞。福建自更有議論。福康安到彼。於柴大紀種種劣蹟。自必有所見聞。卽應訪查明確。將其實在款蹟。據實參奏。乃僅稱沾染綠營習氣。狡詐難信。而於柴大紀平日如何侵貪滋事激變之處。並未逐款指出。含糊具奏。豈欲待朕自爲揣度耶。福康安著傳旨嚴行申飭。李侍堯。自調任閩省。駐紮廈門。於柴大紀平日居官聲名狠籍。及廢弛玩誤之處。豈無傳聞。乃有心瞻徇。實屬孤恩昧良。卽日大功告竣。本欲給還原襲伯爵。以示優獎。今伊如此心存欺隱。豈可再膺懋賞。給還伯爵耶。所有德成指出柴大紀各款外。有何別項劣蹟。並著福康安李侍堯。各行嚴查密訪。據實參奏。 又諭。前經降旨加封柴大紀伯爵。並賞給銀一萬兩。現在另降諭旨。訪查柴大紀激變殃民之事。所有前項銀兩。未便徑行賞給。著傳諭李侍堯。琅玕。接奉此旨。將前項銀兩。暫停給發。另候旨辦理。 庚申。官兵攻克水沙漣大里林等處。授阿穆勒塔爲一等侍衞。賞張芝元總兵

銜。袁國璜等巴圖魯名號。餘升賞有差。命福建巡撫徐嗣曾。浙江巡撫琅玕。於柴大紀如此款蹟。因何不奏之處。明白回奏。

東華錄擥要卷四十九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衡翰章恭校

高宗純皇帝

戊申。乾隆五十三年春正月。辛未。　諭軍機大臣等。據明興奏報。山西境內。河清獻瑞一摺。內稱接據永甯州等十三州縣稟報。黃河自十二月初七八日。漸次澂清。至二十八九日。時屆二旬。河水澈底澂清可鑑。共計一千三百餘里等語。此不足爲誇美。國家景運光昌。太和翔洽。惟在年穀順成。豐綏屢告。五風十雨。普被和甘。乃爲昇平瑞應。至歷代史策。侈陳符瑞。大率出於傅會鋪張。無關實政。現在晉省既有河清之事。則下游各省。自必由漸澂清。該地方官不奏則已。倘亦有似此具奏者。再將此意明諭。以示朕敬天勤政。以實不以文至意。將此先諭明興知之。不必稱揚其事也。

乙亥。　諭。恆瑞自臺灣帶兵赴援。觀望遷延。種種玩誤。又妄請添兵。張大賊勢。若治以搖惑軍心之罪。卽應按照軍法立斬。豈福康安曾經屢次出兵。而於行軍紀律。尙未知之。朕因念恆瑞年輕無識。且係宗室。姑援議親之條。不卽寘以重典。僅令回京候旨。已屬格外施恩。乃福康安節次奏到之摺。由爲庇護。將恆瑞聯寫銜名。又屢於


商務印書館印行

摺內。聲敘恆瑞帶兵打仗。試思伊爲滿洲大臣。衆皆打仗。伊不打仗。逃往何處乎。福康安由垂髫豢養。經朕多年訓誨。至於成人。今甫經解圍得勝。朕卽優加獎賞。福康安自當加倍感奮。迅速擒拏賊首。尅日蕆功。以期承受恩眷。乃竟敢藉此微勞。袒護親戚。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耶。本應從重治罪。因念其現在帶兵勦賊。業經攻克巢穴。拏獲逆犯家屬。姑從寬免其深究。著傳旨嚴行申飭。福康安惟當益知愧懼。力改前非。若能將林爽文莊大田生擒解京。尚可將功補過。仰承恩眷。至恆瑞。仍著福康安遵照前旨革去職銜。伊係宗室。不忍拏問。令其自備資斧。速行來京。交部治罪。至輕亦當發往伊犂效力贖罪。以示懲儆。是福康安愛之實所以害之也。　庚辰。

諭。據軍機大臣奏。福康安有寄伊等公信一件。內稱柴大紀守禦縣城。並非伊力所致。福康安到縣城時。面見柴大紀形貌並非勞瘁。馬匹亦皆膘壯。城中糧食並未斷絕。其接奉諭旨。不肯帶兵出城一節。亦係義民等不肯將伊放出。伊亦畏賊。不敢出城。守諸羅一事。朕不忍以爲柴大紀之罪。至於其他聲名狼藉。縱兵激變。不肯帶兵勦賊。既有此等情節。福康安於具摺時。何不逐款指出。據實參奏。若因此籠統虛詞。卽將有功之人。加以罪譴。又何以服衆心而示天下耶。本日常青所奏。總不過敷

衍塞責。殊屬無謂。前因其調度妥協。且年老尚能親自打仗。是以賞戴雙眼花翎。以示獎勵。今半載以來。株守郡城。毫無出力。念其尚無大過。與恆瑞之搖惑人心者有間。伊於閩省情形。尤爲熟悉。業經補用福州將軍。伊自當照將軍職分。戴用單眼花翎。丙戌。諭據瑱玕奏。風聞柴大紀。私令守兵。渡回內地貿易。每月勒繳銀錢。又駐守嘉義縣時。係畏賊不出。並非實心守城。本日又據李侍堯奏。臺灣戍兵。多有賣放私回。以致缺額。其留營當差之兵。亦聽其在外營生。開賭窩娼。販賣私鹽。鎮將等。令其每月繳錢。經年並不操演。經李侍堯咨查。始據柴大紀開報。現在戍兵。實止共有七千五百名。此外則以傷亡散失。無可查覈爲辭。觀之不勝駭異。又稱前歲賊匪滋擾府城時。柴大紀恇怯不敢出戰。經永福等面加誚讓。始帶兵出城等語。用兵之道。當賞罰嚴明。此次賊匪滋事。竟由柴大紀平日廢弛貪黷。積漸釀成。豈可以守城微勞。置之不問。況柴大紀。先在府城。既畏賊不敢出戰。又移駐嘉義縣時。保護無虞。全係兵民之力。即所奏糧餉斷絕各情節。亦多不實。而其貪劣各款。現經查有確據。此而不嚴加查辦。何以肅軍政而儆官邪。柴大紀著革職拏問。交福康安。逐一嚴審明確。擬議具奏。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林爽文已被拏獲。是福康安

辦理此事雖少稽時日。但林爽文業已就獲。大功即日完竣。福康安籌辦一切。尙爲妥協。著於南路賊匪掃除淨盡。拏獲莊大田後。即將臺灣逆匪滋事根由及釀成此案之文武官員。並官兵散失數目。一一詳細嚴行查辦。並將善後事宜。悉心籌畫辦理。

二月。甲午朔。福康安等奏。賊首逃入內山。經臣等派兵。堵截要隘。正月初一日。拏獲假扮林爽文之賴達。據供林爽文自獅子頭社痛勦後。即從打鐵寮一帶山溝內藏匿。當派官兵等由蝦骨社合歡社追捕。直至炭窰。與南港仔山口相通。出山即係海岸。恐其潛向海口逃逸。復派各營官兵。由後隴至中港。又自竹塹至桃仔園。沿山密布。臣等亦各分隘口。四面圍截。又恐逆首驚懼自戕。不能生獲。因揀巴圖魯侍衞二十員。貴州廣東屯練兵數百名。扮作民人。同淡水義民差役及社丁通事等。分投搜緝。旋於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將逆首林爽文。賊目陳傳。何有志。林琴。吳萬宗。賴其壠等。一同擒獲。現在搜查餘匪。並令入山各休息數日。即行統率大兵。肅清南路。

諭福康安等自鹿仔港進兵後。督率將弁。奮勇攻勦。連次克捷。前於嘉義縣。破賊解圍。業經降旨將福康安。海蘭察。晉封公爵。賞給紅寶石頂。四團龍褂。以示優獎。今逆首林爽文。經福康安等設法生擒。辦理周妥。實屬可嘉。特親解御用佩囊二箇。

分賜福康安海蘭察。用昭恩眷。所有在事出力之將弁等。並著福康安查明咨部議敍。至辦理此事以來。朕先事運籌。決機發策。大學士和珅。始終承旨書諭。於一切清漢事件。鉅細無遺。懋著勤勞。自應特加優賞。和珅著照大學士張廷玉之例。晉封爲三等伯。大學士阿桂等。夙興夜寐。一體宣勤。俱著交部議敍。其滿漢章京。並著軍機大臣。查明實在出力者。交部分別議敍。此次辦理軍務。孫士毅以鄰省總督。一聞逆匪滋事之信。卽親赴潮州駐紮。節次調派兵丁。撥運軍餉。火藥鉛丸等項。源源接濟。迅速周妥。甚爲出力。業經錫予宮銜。並賞戴雙眼花翎。仍著照從前大學士蔣廷錫之例。賞給輕車都尉世職。以示嘉獎。李侍堯自調任閩浙總督後。於照料過兵。及運送糧餉等事。亦尙妥速。惟抵閩已及一年。於柴大紀有心徇隱。豈可再膺懋賞。且伊業經賞戴雙眼花翎。晉加宮銜。毋庸給還伯爵。仍著照例議敍。　乙未。　諭。黃仕簡。任承恩。俱著加恩釋放。勒令回籍。閉戶靜居思過。　諭。此次臺灣逆匪滋事。剳縣戕官。肆行不法。至一年之久。福康安等帶兵渡洋。旬月之間。卽將賊匪痛加殲戮。搗穴擒渠。各村莊得以安堵如舊。該處地隔重洋。五方雜處。風俗素稱刁悍。經此一番懲創。若不明示威武。恐民人等事過卽忘。不足令其怵目儆心。常思安分畏法。將來事

竣後。如福康安海蘭察。及鄂輝普爾普舒亮之勇略最著者。應於臺灣郡城。及嘉義兩處。共建生祠。塑立像貌。俾該處民人望而生惕。日久不忘。　辛亥。　上啓鑾。幸天津。　庚申。福康安等奏。進剿南路賊匪。自南潭大穆降水底寮等處。節次射死賊目陳建平曾大達等。生擒藍九榮等十九人。均已正法。隨探知莊大田等。俱在柴城。欲往蛟率社。經番衆抵禦退回。臣等於本月初五日。由風港進兵。直抵瑯嶠。當派穆克登阿等分六隊。自山梁挨次排下。直抵海岸。烏什哈達。所帶水師兵丁齊至。四面合圍。自辰至午。殺賊二千餘名。將莊大田及有名頭目莊大韮許光來等四十餘名。全數擒獲。並搜獲莊大田之母莊黃氏一口。現在派員解京審辦。仍令官兵分投搜查遺孽。　諭賊目莊大田等。於逆首林爽文就擒之後。尚敢竄匿山林。抵死抗拒。經官兵四路攻圍。將賊目莊大田及有名頭目。悉數擒獲。此皆由上天眷佑。將士用命。而福康安等調度有方。布置周密。是以南北兩路賊首賊目。悉就俘擒。臺灣全郡平定。實堪嘉獎。特親解本日手帶漢玉搬指一箇。小荷包一箇。賜福康安。又親佩小荷包一箇。賜海蘭察。以示優眷。福康安等俱著交部從優議敘。普爾普。鄂輝。均著加恩賞戴雙眼花翎。　壬戌。　上御閱武樓閱兵。　諭。柴大紀在任兩年之內。已婪索金銀

至五六萬之多。且因臺灣逆匪滋事。豫行寄信家中。屬伊子先行防備。現據琅玕在其屋後地平之下。起出金錠銀錠。可見柴大紀居心狡詐。任意貪黷。擁有厚貲。是柴大紀骫法營私。貪婪激變。確有可據。柴大紀業經拏問。應俟解到後。交部照律定擬。明正其罪。　三月。丙寅。　上回鑾。　辛未。大學士等奏。臺灣解到賊匪。除何有志林澆等業經因病先行正法。其逆首林爽文。糾衆倡亂。戕官攻城。復編造年號。私封偽職。賊目陳傳從賊戕官。受封偽職。與官兵義民打仗多次。均應按律凌遲處死梟示。至何有志陳傳等家屬。例應緣坐。應令該督撫嚴查辦理。得　旨林爽文。陳傳。著即凌遲處死。梟示。餘依議。　癸酉。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勦捕臺灣逆匪。籌辦軍書。宵旰焦勞。一切緊要機宜。朕思慮所及。隨時指示。福康安等禀承方略。擘畫周妥。仰賴上蒼眷佑。於三月之間。生擒二逆首。全郡賊氛。掃蕩無遺。現在大功告蕆。所有辦理此事顛末。曾親製記事語二篇。及平定臺灣功臣像贊序一篇。備述用兵機要。及賞功罰罪諸大端。而一本於敬天勤民。孜孜不怠之一心。宜勒之貞珉。以昭彰癉。著將御製文三篇。交福康安李侍堯。於臺灣府城及廈門建碑碣三座。妥爲鐫刻。俾巖疆海徼。咸喻朕勤政愛民。明愼用兵之意。　夏四月。丙午。　上閱健銳營兵。　辛酉。軍

機大臣等議奏。革職總督富勒渾雅德。於已革總兵柴大紀骫法營私。已故知府孫景燧侵貪釀變毫無見聞。且於地方立會盜劫重案。不能及早查拏致釀巨案。均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從之。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癸亥。福康安等奏。臺灣改建城垣。用磚既難拉運。用石尤易爕蟄。請築土城高一丈八尺爲率。除南北東三面。照依舊基外。西面一帶瀕海。應收進一百五十餘丈。共添建城樓八座。西門券臺一座。卡房十六座。兵房八座。至鳳山縣城。偪近龜山之麓。地勢低窪。請移於十五埤頭街。仍用莿竹圍插。其舊城基址。與彰化縣西八卦山。均應添設石卡一座。駐兵防守。得旨。諸凡妥貼。知道了。　己巳。兩廣總督孫士毅等奏。探聞安南國。先因鄭姓作亂。廣南夷兵阮姓。用兵恢復。留夷目供靖在黎京輔佐嗣孫黎維祁。阮姓自詡其功。索封護國將軍。兼攝王府之職。供靖不允其請。被阮姓殺死。嗣孫畏懼。出奔處北地方。夷民起兵截殺等語。查該國請封請印。至今未到。自緣內訌躭延。見飭該鎮道。於關隘豫防夷匪竄入邊境。報聞。　庚辰。　上啓鑾秋獮木蘭。　丙戌。　上詣熱河文廟行禮。駐蹕避暑山莊。　庚寅。　諭。嗣後督撫提鎮。及學政等。凡遇巡查出考。途次所需夫馬等項。均著自行備用。毋得令經過各員代辦。如有仍前需索擾累者。卽行據

實奏治罪。六月。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富綱奏。接據順甯府全保等稟。四月二十日。有緬甸孟隕。遣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盧撒亞三名。恭賫金葉表文。及金塔。寶石。馴象等項。賫至江邊。懇求進貢。並稱老官屯一路。山高瘴大。象隻難行。故從木邦前來等情。查孟隕差遣頭目。具表納款。雖情詞恭順誠懇。但緬性多疑。此來虛實。不可不詳慎辦理。當差副將定住。馳往察看。經該協將譯出表文。及驗明貢物。錄報前來。似屬可信。現飛飭該副將。會同順甯府等。點驗明白。先行帶至順甯府地方安頓。臣即日前赴該處。料理一切。俟奉到諭旨。即派大員。伴送進京。又據片奏稱。因該頭目等此次未帶楊重英同來。向其根究。現經該頭目等。遣人回國。能否即行送出楊重英。尚難遽信等語。富綱此奏。竟不曉事。用心於無用之地。緬甸僻在荒服。我國家帑藏豐盈。威稜遠播。朕之所以停止進剿者。並非因兵力不足。特因該處水土惡劣。地多瘴癘。派往官兵等。往往染病身歿。出征將士。若臨陣不前。不肯效命。自當重治其罪。乃因不耐烟瘴。染病。且有身故者。殊堪憫惻。朕之罷兵以此。又值該國畏懼。懇求。朕體上天好生之德。遂諭令撤兵。自撤兵後。十餘年來。邊境相安。且懵駮父子相繼作孽。自外生成。俱已身遭夷滅。孟隕本在緬寺為僧。前此之事。與伊無涉。

今因該國無主。衆頭目等。推舉掌管國事。差遣頭目。齎表納款。閱其表文。情詞甚爲恭順誠懇。此係好事。將來該頭目等到時。朕方欲加恩賞賚富綱接據稟報。自應一面具奏。一面即遴員護送來京。乃始則疑其狡詐。派員前往察看虛實。已屬過慮。繼復以無關緊要之楊重英。向其根究。尤屬糊塗。不曉事體。楊重英不過監司職分。並非大員。況伊至緬甸。亦係用兵時爲其所擄。與叛而逃往者不同。臨陣對敵。彼此擄掠人口。事所常有。從前征剿緬甸之時。兵弁被擄者。亦復不少。豈能向其一一根究索取耶。總之督撫等。養尊處優。胸無主見。遇事則畏葸不前。而見恭敬可欺負者。卽又傲睨自大。多方刁蹬。設緬夷等因該督撫。向其盤詰。心生疑畏。豈不負其向化之忱。試思緬夷。若果倔强不服。以富綱之才具。豈能使之畏威懷德。遽可平定安集耶。朕前已屢經訓飭。富綱何仍不曉事若此。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傳諭。接奉此旨。卽一面還派妥員。護送該頭目等。迅速前來行在。呈進表物。如能於萬壽以前。趕到熱河。固好。若計算日期。八月初旬前後。不能趕到。卽於出哨前。趕到熱河祗候。維時蒙古諸王公。皆扈蹕山莊。俾遠國貢使。同入筵宴瞻覲。尤爲盛事。其所進象隻。若沿途累重難行。不妨另委妥員。按程護送至京。以免遲滯。惟須飭令派出之員。帶同大頭

目等。親齎表文貢物遺行。如期趕赴。勿誤爲要。　戊申。命福建督撫。於天后本籍祠宇。每歲春秋致祭。載入祀典。　廣西巡撫孫永清奏。據太平府知府陸有仁稟報。有安南國牧馬鎭夷官阮輝宿。帶同男婦老幼數十人。至龍州斗奧隘地方。對河求救。詢據該夷官口稱。該國被土酋阮姓。攻破黎城。嗣孫黎維祁出奔。伊與夷官黎個等。保護王母王子等。避兵博山社。被寇追殺。逃至河邊。無計可脫。求救入隘。經守隘弁兵。向其詢問。遙望隔河有百餘人。似係前來追趕。及見河北有兵。不敢過河。查點老幼。共六十二名口。即收入隘內。撥房棲止等語。臣現以巡閱關隘。直抵龍州。查詢實在情形。另行具奏。得　旨。孫永清從未經歷軍務。孫士毅前曾隨赴軍營。此次駐紮潮州。調度一切。亦皆妥協。孫士毅接奉此旨。即著馳赴廣西龍州。辦理安南國求救內投之事。俟覆奏到日。再行分別辦理。　乙卯。　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記。　秋七月。辛酉朔。　諭。孫士毅孫永清先後奏到。接據太平府至府陸有仁稟稱。面向夷官阮輝宿等。逐加詳詢。因該國夷酋阮岳。恃強搆兵。攻破黎城西南及迤北各府。俱不肯從賊。嗣孫先已避赴山南等處。調兵征討。現無消息。阮岳一味獷悍。該國人心戴舊。若嗣孫乘隙而動。阮岳即可一舉成擒。阮輝宿等。護送王母王子。避

難內投。仍情願回國找尋嗣孫。俟剿平阮岳後。再迎嗣孫之眷屬歸國等語。安南臣服本朝。最爲恭順。該國王黎維祧病逝。長子早故。黎維祁例應承襲。前因該國遺失印篆。僅備文申請補給。並未遣官告哀。於體制不合。經該督撫等奏聞。已據例復行檄詢。原俟該國再遣使懇請。即准其補給敕封。今據孫士毅等奏。黎城地方。竟被阮岳占據。黎維祁赴山南調兵。尙無消息。而伊母及子。幾被賊搶刼。踰跟內投。自當妥爲撫恤。加意防護。現在該國眷屬。以及隨從人等。業經地方官撥房安頓。孫士毅。孫永淸。已先後馳赴龍州。著傳諭該督等。務宜就近親加照料。優給廩餼。俾無失所。並傳知該嗣孫之母。以該國雖被阮岳攻破黎城。嗣孫出奔。伊等懼被賊辱沒。率兵內投。現既來至內地。各關隘均有重兵防守。斷無虞賊匪擱入內地傷害伊等。向該嗣孫之母。詳細傳旨告知。使其安心居住內地。將來護送歸國。以副柔遠字小之至意。陸有仁。已擢道員。交部議敘。　諭。據富綱奏。六月初十。行抵順甯。察看緬甸來目等情形。極爲誠敬。並據耿馬土司稟報。聽聞緬甸已將楊重英送出。富綱恐在彼坐守。或致該頭目等。重視居奇。又生更變。查大理亦係必經之路。較順甯程站。亦無紆折。現將來目人等。並象隻什物。先行帶赴大理。妥爲安置。恭候諭旨遵行。又片奏。來目

內業涉瑞洞一名患瘧。令回耿馬居住調理等語。實屬糊圖已極。緬甸此次差人進貢。情詞極爲恭順。係屬好事。乃富綱前接稟報時。卽以無關緊要之楊重英向其根究索取。已屬不曉事體。今據耿馬土司探聞。該國將楊重英。與原留雲南兵丁四名。廣東客民七名送出。而富綱又慮該頭目等重視居奇。將其來人並貢物象隻。帶赴大理。候旨遵行。用心太過。總不著要。試思楊重英爲何物。富綱遽以爲實欲待其送出。始將貢目人等。一同護送來京。若係富綱被緬甸裹去送出。或須如此辦理。然亦當將貢目人等先行送京。其續行送出之人。何妨隨後派員護送。斷無等齊起程之理。現在業涉瑞洞等。染患瘧疾。未必不因在彼日久。耽延時日所致。富綱何不曉輕重緩急。至於此極。直乃下愚不移。可恨可笑。著再傳旨申飭。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知之。又諭。楊重英從前係被緬甸裹去。原與叛逃者不同。今緬甸送出。伊係無罪之人。將來送到時。不必加以鎖鍊。並著富綱。向其傳諭。以伊前被緬甸裹去。聞其到阿瓦後。總在寺廟居住。並無娶妻生子之事。從前蘇武被匈奴羈留。卽在匈奴娶妻生子。仍用爲典屬國。如楊重英果無其事。是尙比蘇武爲勝。卽或亦娶妻生子。不過與蘇武相等。亦無大過。雖伊回京後。自無顏復望如蘇武之得邀錄用。然亦不致治

罪。令楊重英據實自行說出。並派員帶同在彼起程回京。諭令沿途安心行走。不必疑懼。戊辰。諭本日汪承霈前來熱河引見。詢及伊從前射靶中二箭。賞戴花翎。前日張若渟亦中二箭。未經賞給。汪承霈係協辦大學士汪由敦之子。今張若渟亦係大學士張廷玉之子。且肯留心習射。尙屬奮勉。著加恩一體賞戴花翎。以示朕眷念舊臣之意。己巳。諭楊重英之子楊長靈現在刑部監禁。今查明楊重英並無從順緬甸情事。楊重英係屬無罪之人。伊子楊長靈著即行釋放。辛未。命阿桂德成往勘荆州水災。撥庫銀二百萬兩解往備用。丁丑。諭李侍堯著加恩仍賞還原襲伯爵至李奉堯承襲以來。並無過失。今既將伯爵給還。伊兄李奉堯著賞給提督銜。此係朕宥過賞功。恩施格外。李侍堯等宜倍加感激奮勉。以副委任。辛巳。命將柴大紀照大學士九卿所擬。即行處斬。以爲孤恩昧良狡詐退縮者戒。甲申。諭軍機大臣等。阮岳逐主亂常。差人進貢。斷無即准其納款之理。此必阮岳自知篡竊。恐天朝致討。故先以此爲嘗試。若令不曉事之督撫在彼收則懼失國體。不收又慮生事端。豈不致進退無據。今孫士毅一接稟報。即親赴鎭南關。督令該協。站立關牆。大聲呵斥。並諭以天朝已調大兵分路進討。令該夷官歸諭阮岳。迅速海

罪自新。迎還故主。詞嚴義正。足使阮岳聞之膽落。孫士毅所辦。實屬可嘉。著賞上用蟒袍料一件。以示優獎。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慶麟等奏。巴勒布靡爾喀屬下頭目。蘇爾巴爾達布等。跳梁起釁。若向聶拉木濟嚨宗喀。後藏俱各嚴備等語。巴勒布地方。距後藏甚近。今蘇爾巴爾達布等。向我邊入寇。理應派兵堵禦。第班禪額爾德尼。年齒尚幼。而仲巴呼圖克圖。亦係出家之人。難免震驚。著雅滿泰。即帶綠旗兵。暨達木額魯特兵。前赴札什倫布。將班禪額爾德尼。加意撫慰。與仲巴呼圖克圖等商議。所有後藏與巴勒布接壤之處。俱宜力為守禦。其前藏地方。亦著慶麟等。嚴加防範。再雅滿泰抵彼後。若聶木拉濟嚨宗喀。一有挫失。即先將額爾德尼。遷移前藏。方為妥協。倘更需川兵。著一面咨行調取。一面奏聞。此時慶麟等。惟應豫籌萬全。善加防守。有何信息。即速奏聞。八月。辛丑。諭安南廠丁。為數甚衆。若為賊所煽惑。恐致賊勢益張。今孫士毅等。檄諭該廠頭人。許以恩賞。並免其廠稅。令出力剿賊。亦一辦法。至江朝英所稱。安南連年荒旱。米價昂貴。恐剿賊時。糧食不接。粵西地方。向係產米之區。孫士毅等。於附近倉穀。酌量濟給。亦無不可。但此項糧石。止須運至邊界各隘口地方。令廠民等前來領取。若該廠丁。果能助力殺賊。迎回嗣孫。不煩內地

兵力。自屬甚善。該廠丁等因感念黎氏舊德。不肯從逆。現復諭令幇同勦賊。正資其力。所有從前僭越之事。亦可不必追問。 丙午。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戊申。 諭。前因臺灣賊匪勦捕完竣。令建立福康安海蘭察等生祠。俾民人望而生惕。昨徐嗣曾奏臺灣興建生祠。擬於御碑亭後。附連建蓋。因思福康安海蘭察等。帶兵渡臺勦賊。固屬有功。而李侍堯在泉州廈門一帶。辦理軍需。始終無誤。徐嗣曾。前赴臺灣。幇辦善後一切。亦爲妥協。且督撫爲守土之官。若不得與帶兵之將軍參贊等。同沐褒功之典。亦恐該處民人。意存輕視。李侍堯。徐嗣曾。著准其一體列入。俟生祠建竣後。所有設立木牌。福康安自當居中。其左則海蘭察。右則李侍堯。左次普爾普。右次鄂輝。左再次徐嗣曾。右再次舒亮。並將御製功臣生祠誌事詩一首。繕寫清漢文。發往一併刊泐碑旁。以示朕優獎功臣之至意。 御製詩曰。三月成功速且奇。紀勛合與建生祠。垂斯琬琰忠明著。消彼萑苻志默移。臺地期恆樂民業。海灣不復動王師。曰爲曰毀似殊致。崇實斥虛政在茲。 庚戌。以木蘭水大。停止行圍。 癸丑。

諭。巴勒布賊匪滋擾後藏。成德鄂輝。先後帶兵赴勦。鄂輝著授爲將軍。成德著授爲參贊大臣。協妥辦理。以期迅奏膚功。 甲寅。 諭軍機大臣等。黎維祁。親赴山南。

招集義兵。乃至爲賊所偪。僅有跟隨數人。入山藏匿。看來竟是一無能爲之人。難望其振作恢復。現在阮岳。阮惠因見孫士毅所發檄文。畏懼遁逃。潘啓德本係阮惠心腹。一接檄文。卽知去逆効順。經孫士毅。諭令糾約七州人馬。及廠民人等。速卽遣進。自無難直達黎域。該嗣孫現在處東地方。孫士毅已購募土人。前往探聽。知處東鎭目。接到孫士毅密札。已撥兵護送該嗣孫起程歸國。孫士毅俟得有該嗣孫送來符驗。自當酌量情形。再料理眷屬出關。至阮惠等。因見該督檄諭。懼天朝致討。震讋遠竄。若內地竟無舉動。賊匪知該督檄文內所稱調備大兵。不過虛張聲勢。必無畏懼。故智復萌。竟圖纂奪。孫士毅所請先期調兵豫備之處。自當如此辦理。但如果用兵進討。孫士毅不可親往。須令許時亨。並總兵一二員。帶兵數千名前往。孫士毅再備數千。在關隘駐紮。聲言續發。諒阮賊等斷不敢恃其頑獷。負嵎抗拒。 戊午。 上駐蹕避暑山莊。 九月。壬戌。緬甸國使臣細哈覺控等入覲。 癸亥。 敕諭緬甸國長孟隕。並加賞賚。 丙子。阿桂等奏。窖金洲沙灘。偪溜北趨。恐開空引河。江水平漾無勢。仍致淤閉。請於對岸楊林洲。靠隄先築土壩。卽靠土壩接築雞嘴石壩。逐步前進。約計一百四十餘丈。激溜向南。俟洲墈盪擊剝蝕。刷成兜灣。方乘勢酌挑引河。較爲

得力。又黑窰廠一處。應用碎石裹頭。遏其北來水勢。可期溜緩沙積。不再往裏搜刷。又玉路口迤東掃灣之處。飭員載石沈船。亦可漸次挂游保護隄根。俱無庸改建石工。得 旨覽奏俱悉。又批亦止可如此辦理。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據陳名炳。係阮賊所遺攻奪諒山之人。今見沿途所挂檄文。心生畏懼。情願歸順嗣孫。並請派義兵。與潘啓德會同恢復。其言自出於眞誠。可不必加之疑慮。看來內地官兵。竟有不得不動之勢。著傳諭孫士毅。卽派令許世亨等帶兵三千名。前往督率潘啓德等。以次攻剿。該督之意。不値勞動大兵。固爲正辦。然亦不可存得就完事之見。 甲申。上還京師。 乙酉。 諭。原任道員楊重英。前在緬甸羈留二十一載。念其獨居緬寺。並未娶妻生子。尙知顧惜名節。較之漢時蘇武奉使外域。卽在彼娶婦生子者差勝。現在緬甸款關投誠。奉表納貢。業將楊重英送出。伊本無罪之人。今在途因病身故。殊堪憫惻。著加恩賞給道員職銜。以示軫恤。其子楊長靈。早經加恩釋放。著俟營葬事畢。交該旗帶領引見。候朕另降諭旨。 冬十月。辛卯。 諭。今據孫士毅奏。安南各廠。現有起兵隨同嗣孫第三弟黎維祇。來至諒山。會同潘啓德進剿之信。黎維祁現已出山。第該嗣孫潛匿已將一載。毫無展布。現雖糾集該國義民。意圖恢復。其成敗

尚未可知。孫士毅以各關隘官兵。與其駐紮本境。暗為黎氏糜費錢糧。並須內地兵力。護送嗣孫眷屬出境。不如建樹旗鼓。出關進討。擣穴擒渠。所見甚正。孫士毅既胸有成竹。力肩鉅任。自請出關進剿。則此事竟交與該督一手承辦。庶呼應更靈。蕆功自速。該處現有潘啓德等。糾集人眾。力圖恢復。而陳名炳。係攻打諒山之人。又已畏威投順。現又據富綱奏。都竜保勝兩處土目。均集兵聚糧。協同剿賊。可見該國人心。尚思黎氏。今見總督親自督兵進剿。聲勢壯盛。自必更踴躍前驅。協同官兵。直抵黎城。辦理更易集事。惟計日盼望捷音之速至耳。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巴勒布。無故侵擾藏地。特調內地兵丁。嚴行剿辦。近聞薩嘉呼圖克圖與仲巴呼圖克圖。私相約會。遣人往賊營議和。所辦甚屬錯謬。況薩嘉呼圖克圖。係紅帽喇嘛。唐古特等。不達事理。或因此議和一節。心懷感激。漸至信奉紅教。侵奪黃教之權。關係頗為緊要。已有旨諭知巴忠。於到藏後。明白宣示。今思西甯所屬蒙古人等。亦係素奉黃教。自應一體曉諭。伊等如何議論。並著普福奏聞。　諭。據慶麟奏。照料班禪額爾德尼。回至後藏。接奉申飭諭旨。稱伊已與雅滿泰商定。仍往扎什倫布地方。後又接奉著雅滿泰前往後藏之旨。雅滿泰。即前往扎什倫布地方去訖。今成德到彼。令雅滿泰至

前藏。慶麟速往扎什倫布地方去。慶麟竟屬病狂。從前伊託辭照料。班禪額爾德尼。來至前藏。竟將後藏棄擲於一庸懦之仲巴呼圖克圖。扎什倫布地方何可無大臣在彼。倘若班禪額爾德尼去後。衆心散亂。扎什倫布地方被賊占據。更屬不成事體。曾經申飭慶麟。慶麟並不認罪。膽敢在朕前詐稱伊曾言定。仍欲前往扎什倫布地方等語。竟不成話。似此糊塗。尙敢在朕前取巧具奏。豈能逃朕洞鑒。慶麟著革去公爵。賞給頭等侍衞。仍留頭彼。協同雅滿泰辦事。效力贖罪。慶麟之世襲公爵。著交該旗。揀選班第子嗣。或巴祿之別子承襲。慶麟之子。不必承襲。

諭。安南臣事天朝。最爲恭順。向屆朝貢請封之期。俱係遣陪臣來京。將來該嗣孫黎維祁。復國受封。自必照常請封。第思該國自阮惠等稱兵逐主。攻陷黎城。眷屬內投。嗣孫奔避。國祚幾不可保。朕以其臣服年久。不忍見黎氏滅亡。特令該督傳檄安南。擒拏阮惠。並令孫士毅帶兵督同進剿。該國鎭目。及廠民義勇等。聞內地聲罪致討。皆思滅阮輿黎。紛紛響應。大兵一到。卽可全行恢復。是安南之得延宗祀。危而獲安。全仗天朝兵力。爲之主持。將來事定請封。非尋常朝貢可比。不必仍遣陪臣。自應親身入朝。瞻覲行禮。以展其感戴悃忱。至黎維祁被阮惠攻偪。卽遠竄入山。及聞大兵進剿之信。尙不能憑

仗聲威。激勵義勇。而呈報該督文內。又有推固予奪。惟上所命之語。其識見闇弱。多慮遲疑之處。卽此已可概見。若該嗣孫不甚踴躍。該督亦不必相强。致令生疑。或卽令曾孫黎維詮。前來瞻覲。倘以年歲幼小。不能遠行。卽於該嗣孫兄弟內。如黎維祇者。遣令入京朝貢。亦無不可。 庚子。 諭。孫士毅奏請諭知暹羅國王。趁天兵進勦安南之時。就近占取廣南一節。初閱之。似屬可行。及細思之。此爲下策。從來撫馭外域之道。惟仗天朝威重。綏靖戢服。全不藉外域兵力佽助。况暹羅本與阮惠等。彼此相攻。今若令其發兵。占取廣南。將來安南事定後。自必將廣南一路。給與暹羅。現在以黎氏本國之人爲亂。尙至遷播流離。憑仗天朝兵力。始能復國。若暹羅復取廣南。與安南接壤。以一國兼倂一國之地。更較阮惠倍蓰。設將來復行攻擾。安南勢益難支。又將如何辦理。且暹羅國王鄭華。仰邀封號。已屬格外恩施。亦不值令其無故益土。况天朝統馭中外。遐邇一體。廣南舊係占城地方。該國全境。爲阮惠所得。止有一邑爲占城子姓居住。與其令暹羅坐獲廣南。何若卽以占城舊地。還之占城。更爲名正言順。該國當式微之際。得復國土。感戴天朝。則興滅繼絕之義。更爲一舉兩得。俟安南事定。孫士毅再當查明廣南地方。是否舊隸黎姓。抑係新爲阮姓所得。據實奏

聞。或給安南。或給占城之處。再行請旨酌量辦理。又據奏孫士毅帶兵出關後。請於巡撫藩司內。欽派一人。在邊境督率辦理等語。孫永淸在粵有年。熟悉該處情形。即著該撫前赴邊關。至安南嗣孫黎維祁。現雖差人送信。但據阮時傑等稱該嗣孫現在藏匿春蘭社民人家內。跟隨止有三人。看來黎維祁。竟係一無能爲之人。將來孫士毅帶兵出關。直抵黎城。與其俟該嗣孫籲請封號。莫若於攻克黎城後。即將黎維祁傳旨勅封國王。俾得及早復國。除現交內閣撰擬勅文。並令禮部鑄印。續行發往外。著孫士毅於抵黎城後。傳旨諭知該嗣孫。以天朝統領大兵。爲該國力圖恢復。現在黎城已克。該嗣孫自應懇請封號。但念該國遭兵燹之後。若循例具奏請封。正須遣使納貢。該國瘡痍甫復。實難備辦。若即於此時冊封復國。既可省賫表納貢之勞。且定例天使冊封。其銜較小。不如以天朝總督帶兵收復國都。即頒賜封號。聲威更重。尤足以鎭服人心。招徠離叛。如此詳悉曉諭。曲加體恤。該嗣孫自必益加感激。永思效順。至該國舊傳印信。被阮惠掠去。現已改鑄新印。即將來尋獲舊印。不祥之物。亦不便行用。著即呈繳。送京銷毀。 丙午。 命淸口天后神祠。春秋致祭。 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上年福康安前赴臺灣。特賞給右旋白螺帶往。是以渡洋迅速。風靜

波恬。咸臻穩順。今思閩省總督將軍巡撫提督等。每年應輪往臺灣巡查一次。來往重洋。均賚靈佑。特將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右旋白螺。發交福康安。於督署潔淨處敬謹供奉。每年督撫將軍提督等。不拘何員赴臺灣時。即令帶往渡海。俾資護佑。俟差竣內渡。仍繳回督署供奉。至前往巡查大臣。亦不必因有白螺。冒險輕涉。總俟風色順利時。再行放洋。以期平穩。　十一月。癸亥。予李侍堯祭葬。諡恭毅。調福康安為浙閩總督。　十二月。己丑。命釋富勒渾雅德於獄。令其家居閉門思過。自知感愧。　壬辰。　諭國史館纂修王公大臣表傳。前經降旨。令總裁等。董飭纂修等官。將乾隆四十年以前王公大臣表傳。纂辦進呈。候朕欽定成書頒行。並寫入四庫全書。垂為信史。今該館業已按期編纂。將次告竣。因思四十一年以後。王公大臣。事功才品。亦多可紀。即其中有瑕瑜互見。功過不掩之處。亦當並存其實。以示傳信。今該館既遵前旨。將次竣事。自應續行纂辦。著國史館總裁等。將乾隆四十年以後。至五十年。所有王公大臣。例得分立表傳者。查據內閣紅本。及軍機處檔案。詳悉裒輯。以次進呈。俟再過十年。屆期另降諭旨。　癸巳。　諭軍機大臣等。據此次孫士毅帶兵進剿。辦理悉合機宜。而本日奏到之摺。尤為大快人意。昨因富良江為該國險要之區。恐賊在

彼屯守。官兵難以徑渡。諭令密分弁兵。於江之上下游暗渡。茲據孫士毅奏。一面排列多礮。隔江攻打。一面暗令備弁。在沿江一帶。密邏地方。探至左邊二十里之外。派總兵張朝龍。帶兵二千名。於夜半用竹筏及農家小船暗渡等語。正與昨降諭旨適合。實在可嘉。又陳名炳前曾進關。親向孫士毅乞降。願效前驅。經孫士毅曉諭獎賞遣回。乃陳名炳因接賊黨吳初寄信。復行從賊。並率領賊衆。抗拒官兵。情節可惡。今孫士毅派令副將慶成。守備黎致明。帶兵潛赴要路攔截。剿殺。將陳名炳暨偽官黎霆。栗全。一併拏獲。並令潘啓德隨同看視行刑。實屬大快之事。此皆由調度有方。故能所向知志。而事機順遂。即此可卜迅速成功。此次大兵剿辦安南賊匪。為天朝字小存亡。體統攸關。且該國道路險峻。又有數重大江阻隔。孫士毅力肩重任。親率官軍致討。據該督奏。現距黎城不及百里。若能將阮惠等設法生擒。解京辦理。厥功甚鉅。桂平定金川。生致索諾木等。福康安剿捕臺灣賊匪。生擒林爽文等。蕆功完善。俱特沛殊恩。晉封公爵。賞給紅寶石頂。四團龍褂。黃帶紫韁。及四開楔袍。以昭寵異。孫士毅能生致阮惠等。則其功與阿桂福康安相埒。朕必當照阿桂等之例。一體格外加恩。俟紅旗捷音一到。即降恩綸。該督務當加倍奮勉。迅奏膚功。仰膺懋賞。

丙申。

諭。孫士毅奏。十一月十九日黎明。統兵前抵富良江。在江心打仗五六次。殺賊百餘人。生擒十七人。賊衆膽落。不敢前進。乘昏黑中賊匪不能辨兵數多少。遂將船筏盡數配載。令提督許世亨等督率官兵二百餘人。於二十日五鼓。直衝彼岸。賊人初猶放礮抵禦。及我兵到岸。賊即逃竄。我兵痛加勦殺。生擒四十六人。奪獲船隻。渡兵過江。分路追殺。賊人傷死無算。復生擒一百八十七人。又追趕賊船十餘隻。用槍礮火球圍燒。沈入江心。賊匪數百人無一得脫。起獲僞印三顆。黎氏宗族及百姓人等。俱出城跪迎。黎城不攻自潰。孫士毅許世亨入城妥爲安撫。該嗣孫黎維祁。於是日二鼓。趕赴軍營。經孫士毅傳旨。令其襲封國王。並將伊母及眷屬人等。一面知會孫永清。照料出關。送回該國等語。覽奏嘉悅之至。此次大兵進勦安南。孫士毅自從統兵出關。過壽昌江後。趕緊前進。將市球江屯紮賊匪。殲戮數千人。乘勢迅抵富良江。直衝對岸。賊匪紛紛潰逃。追殺生擒甚衆。立將黎城克復。傳旨令該嗣孫黎維祁。襲封國王。辦理甚爲妥速。阮惠等逐主亂常。竊據黎都。一經大兵聲討。望風奔竄。該國當殘破之餘。得天朝爲之興復。俾黎氏國祚重延。並不利其寸土。於字小存亡之道。仁至義盡。實史册所僅見。孫士毅力肩重任。調度有方。不及一月。即已迅奏膚功。克

副委任。著加恩晉封爲一等謀勇公。並著賞戴紅寶石帽頂。以示優眷。俟擒獲阮惠等。紅旗捷報到日再當續降恩旨格外優異。許世亨隨同帶兵剿賊奮勇可嘉。著封爲一等子爵。用昭懋賞。其在事出力鎭將文武員弁。著即査明等第交部從優議敘。各路官兵。俱屬勇往。並著賞給一月錢糧。其尤爲出力者。著賞給兩月錢糧。以示鼓勵。至孫永清駐紮邊界。籌辦接濟糧運。亦屬妥速。著交部議敘。

諭軍機大臣等。據孫士毅奏官兵剿賊喫緊時。不令官兵割取耳級。致誤追殺。是以殲賊甚多等語。所辦更是。不料孫士毅以讀書之人。竟能具此識見。朕覽之以手加額。慶國家得一全材好大臣。較之平定安南。尤爲快意。此次孫士毅帶兵出關。未及一月。即能痛殲賊匪。收復黎城。實爲迅速。是辦理安南一事。大局已定。成功業過大半。自無難克期蕆功。現已明降諭旨。晉封公爵。並賞給紅寶石頂。一俟紅旗報到。再行加恩。至黎維祁於大兵將到之際。尙不敢前赴軍營。直至收復黎城後。夜間方來見孫士毅。看此光景。竟係一委靡不振之人。全仗孫士毅爲之主持安頓。計發往之敕印。此時自已接到。黎維祁襲封之後。又得天朝敕印崇封。自足以資鎭撫。而孫士毅現籌諸務。皆能週妥。所有安設糧臺。及添調官兵等事。著傳諭孫永清。圖薩布。即照孫士毅所奏。妥

速辦理。並傳諭烏大經。卽速沿途探聽。自都竜帶兵。徑赴廣西一帶會剿。富綱仍遵昨旨於都竜一帶駐紮。遙爲聲援。不可拘泥前進。孫士毅辦理此事。力肩重任。不避艱險。斷無慮其半途而廢。致滋疏縱。但用兵固不可稍存畏怯。然知進而不知退。亦非大將計出萬全之道。現在黎城已經收復。傳旨將該嗣孫。敕封國王。於天朝字小存亡。體統已得。茲阮惠畏懼逃竄。若仍在安南境內潛匿。自不難於設法圍擒。以絕後患。倘竟潛逃入海。或竄匿附近他國。又不値以內地錢糧兵力。爲屬國搜緝逋逃。深入窮追。久躭時日。此事在他人。朕方加之策勵。而孫士毅向來遇事勇往。爲朕素知。又不可不豫爲指示。俾臨期有所遵循也。又據奏。黎維祁襲封後。請卽赴京師謝恩等語。如阮惠等業已擒獲。該國王無內顧之憂。卽令其將國事。略爲安頓。俟五十五年。親自赴闕謝恩。恭祝萬壽。若阮惠尙在潛逃。則黎維祁振作自強。以禦外侮。不可輕離遠涉。止須令伊子或親弟一人。代爲赴京謝恩。此事就孫士毅奏到情形而論。蕆功全局。已有八分。明歲新正。重華宮聯句。已將此事命題。特一併諭知。該督自必同深慶忭。計期迅奏膚功。仰受渥眷。　戊申。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孫士毅奏。廣南道路險遠。大兵難以遽行深入。已降旨令孫士毅止須略爲前進。設法招致。萬一

阮匪畏懼。出具印結。認罪乞降。亦足蕆事。並諭知孫永清。探聽孫士毅撤兵信息。再將應辦人夫馬匹等項。即行停止。今閱孫永清奏到。軍營糧臺。需夫至十餘萬名之多。本省再難添備。必須廣東協濟。看此情形。黎城至廣南程途遙遠。竟有礙難辦理之勢。似不必再於各處。紛紛徵調。致滋勞費。著傳諭孫士毅。接到此旨時。如已自黎城進兵。即酌量巡查邊界。趁便撤兵。倘因人夫糧餉未齊。尚未前進。該督當諭令該國王振作自強。並妥爲安頓。嚴設邊防。亦即撤兵回粵。並一面知會滇省。一路官兵。同時並撤。所有廣東協濟人夫之處。著孫永清圖薩布。竟可無庸辦理。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阮惠既經遠竄。安南境土。除大兵攻克之處。北太原宣光興化外。其餘如海陽山南山西安廣各道。俱經傳檄收復。區區廣南一隅。豈能始終負固。我國家德威遠布。無攻不克。若以大兵直擣賊巢。原無難殲擒首惡。但現在賊人所據之處。本係占城故地。其黎氏境土。業經收復。已足完局。且現在敵糧既無可因。設臺運送。計用夫十五六萬名。較之官兵。轉多數倍。徵調紛繁。尤非政體。朕思黎氏立國已久。氣運漸衰。近年以來。搆亂頻仍。黎維祁懦弱無能。而其左右又無可倚恃之人。看此情形。或天心已有厭棄黎氏之意。設將來黎氏。又有播越內投之事。亦不過將伊等。

妥爲安頓。如從前黃公續故事。亦斷不必又如此發兵致討。再爲收復。是進剿廣南一事。此時斷不値辦。竟當遵照近日所降諭旨。凱旋爲是。亦不必在彼留駐經月。徒稽時日。再據孫士毅奏。阮惠萬一聞雲南大兵又進。或思投至烏大經軍前乞降等語。看來未必。此時阮惠。如果已向烏大經處投降。固屬甚善。或此旨到時。尙無投出消息。孫士毅亦不必等候。卽趁勢作爲巡卡安防。將兵撤回。並知會富綱烏大經。將滇省官兵。同時並撤。所有續調之廣東兵三千名。已據孫士毅飛咨停止。其粵西添僱人夫。亦著卽速停其雇備。以省煩費。

己酉。乾隆五十四年。春正月。庚申。 諭軍機大臣等。據成德奏。率領官兵。自第哩朗古。覓取小路進發。收復宗喀濟嚨。卽取道克復聶拉木等語。所辦甚是。現在鄂輝。已領兵將到。而巴忠又訪聞賊衆力窮。不耐寒冷。大兵一到。定可卽日成功。鄂輝。成德。巴忠。著每人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對。以示優奬。 孫士毅奏。安南國王黎維祁。感激 皇上再造鴻恩。情願親身叩謝。臣以該國初定。黎維祁未便卽行。令於五十五年春閒。叩祝萬壽。先令其子弟來京瞻覲。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以安南新造。止須令其親子弟來京謝恩。俟朕八旬萬壽。屆期再令黎維祁親來瞻覲。今孫士

毅所奏相同。所辦甚好。著傳諭孫士毅。卽遵照節次所降諭旨。振旅撤回。並一面知會烏大經。將所帶官兵。同時並撤。毋致稽延時日。 癸酉。 諭。據孫士毅奏。懇辭公爵及紅寶石頂。並許世亨奏。懇辭子爵等摺。此次孫士毅。許世亨。帶兵出關。能遵照朕節次指示。奮勇殺賊。未及一月。卽收復黎城。仍立黎維祁爲國王。並送回眷屬。於字小存亡之體。已爲盡善盡美。卽屬孫士毅許世亨之功。自不可不加懋賞。以示酬庸。孫士毅。許世亨。自當承受。不必辭繳。至該國王黎維祁。准其於五十五年來京。恭祝萬壽。以遂其瞻仰感戴之誠。 諭軍機大臣等。前曾屢降諭旨。以黎維祁復國後。不能振作有爲。卽使天朝將阮惠等。盡爲驅除。將來難保無更有阮惠其人者。復出滋亂。豈能屢煩天朝兵力。爲屬國搜緝逋逃。且黎維祁復國。懦弱無用。左右又無一二有能爲之人。爲之輔佐。或是天厭黎氏。朕辦理庶務。惟知順天而行。是以諭令孫士毅。將黎維祁。妥爲安頓。卽行撤兵回省。今據孫士毅奏。黎維祁優柔寡斷。勢難久支。從前爲鄭氏輔政用事之人。又希冀鄭氏重興。若輩復得任意操縱。竊取國柄。俟隙而動。看來竟是天厭其德。果不出朕所料。卽此時將阮惠等。盡行擒獲。恐亦無用如此之人。亦何能爲護助。止可聽之。孫士毅現與烏大經會合一處。著卽定期同時

撤兵。各回本省。但黎維祁如此無用。國事難期整頓。五十五年。再行來京慶祝。相距尙有年餘。將來能來與否。此時亦難豫定也。 壬午。孫士毅奏。黎城收復後。其迤南一帶。仍與賊境毗連。本年正月初二日。據黎維祁告知。該國王所派防守官兵。俱被賊人趕逐。聲言欲報仇洩恨。臣等隨派官兵前進。剿殺連敗賊兵。詎黎維祁聞阮惠親至。心膽俱裂。手抱幼孩。隨同伊母逃過富良江。衆情慌亂。國民紛紛逃竄。臣與提督許世亨。復督率官兵。決一血戰。無如賊衆甚多。將大兵四面密圍。臣與提督許世亨。不復見面。臣奪圍而出。前至浮橋。令總兵李化龍過江。占住北岸。詎李化龍行至橋心。失足落水。臣令副將慶成等。回頭施放鳥槍。帶兵徐徐由浮橋。撤至北岸。回至市球江駐紮。一面令人趕赴諒山南關一帶。訪查黎維祁母子。暫令進關存活。臣膺茲重任。不能及早蕆功。茲復被賊匪截擾。請革職從重治罪。以為調度乖方者戒。諭軍機大臣等。朕前以黎維祁巽懦無能。毫無振作。看來竟是天厭黎氏。不能護助。而安南民情又反覆難信。早經節降諭旨。令孫士毅作速撤兵。若孫士毅接奉前旨。即遵照撤回。計此時官兵早已進關。今阮惠復敢前來截擾。究由孫士毅希冀阮惠等悔罪投出。以臻全美。略耽時日所致。現在已交春令。該國向多陰雨瘴氣。即欲整

兵大舉。亦非其時、況廣東廣西。續調兵夫。皆已停止。若又紛紛檄調。不但緩不濟急。而且未免驚駭聽聞。總以完師撤回。善全國體爲要。孫士毅爲軍營總統之人。萬不可稍爲冒險。該督奪圍而出。所見甚是。其次則許世亨係提督大員。並關緊要。現無信息。深爲廑念。伊二人務宜加意愼重。率領官兵。妥速進關。現據孫永淸奏。黎維祁。已於正月初七日。投進關內。暫送南甯安頓。從來行軍之際。原不能一往順利。卽如新疆西路。及兩金川等處。亦皆小有挫失。旋卽成功。此次孫士毅。許世亨。帶兵前赴安南剿賊。成功太易。今有此波折。安知非阮惠自取夷滅。此時必須孫士毅。許世亨。帶領大兵。完全而出。無損國體。將來辦與不辦。操縱在我。自可徐爲酌定。至孫士毅奏請革職治罪之處。此事係出自意外。非該督冒昧之罪。何出此言。該督惟當倍加鎭定。料理撤師事宜。不必心忙意亂。此爲最要。料阮惠等亦不敢竟至天朝邊界。但屬關隘一帶。亦須安頓兵力。以壯聲援。而資接應。現據孫永淸奏。調兵一千餘名前往。合之原有防兵。共三千名。俾資添撥等語。著傳諭孫永淸。再加酌量。如果續調兵丁。尙不敷派撥。卽於附近各營。一面再爲抽調。一面奏聞。至粵西官兵。現已撤出。則雲南一路。亦應由宣光安邊等處。迅速撤回滇省。各營兵額較多。若富綱爲大經。現

帶各兵。不敷撥用。亦不妨再爲酌調。於沿邊一帶安設。聲勢益壯。癸未。諭前經降旨。令孫士毅作速撤兵。若接奉前旨。迅卽撤回。計此時早已進關。乃在彼躭延一月有餘。致賊衆乘閒復發。由孫士毅希冀阮惠等投出。或被旁人縛送。未免意存貪功。因有此意外之變。朕與孫士毅。均不能辭其咎。但此事核其情節。尙與有心貽誤者不同。惟因貪功自滿。致亡提鎭大員。不特難膺懋賞。卽令其仍回兩廣總督之任。而威望已損。亦不足彈壓海疆。且轉非保全該督之道。所有孫士毅前封公爵。及所賞紅寶石帽頂。俱著撤回。並著來京。另候簡用。兩廣總督員缺。已另降旨將福康安補授。福康安接奉此旨。卽著星馳前赴鎭南關任事。福康安未到任之先。仍著孫士毅暫行署理。俟福康安到彼交代。再行起程來京。至許世亨子爵。雖與孫士毅同時並賞。但該提督業經身故。究爲可憫。且撤兵事宜。應聽孫士毅調度。與許世亨無涉。其子爵著加恩准令伊子承襲。總兵尙維昇張朝龍。參將楊興龍王宣英林。遊擊明柱。因橋斷不能過江。殺賊陣亡。俱著從優議卹。總兵李化龍。雖因失足落水淹斃。實屬歿於王事。亦著照陣亡例議卹。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此時阮惠等。自知傷損官兵。獲罪甚大。懼天朝大舉進剿。自必差人至關。悔罪乞降。福康安孫士毅。俱係封

疆大臣。仍宜示以嚴厲。若差人再四籲懇。情詞恭順。俟奏到時。朕自當相機而行。方今國家全盛。阮惠以安南土目。若集兵會勦。原不難爲擣穴擒渠之計。但該處向多瘴癘。卽使收入版圖。照新疆之例。又須分派多員駐紮。而該處貢賦所入。必不敷經費。況安南民情反覆。勝國以前郡縣其地者。不久仍生變故。歷有前車之鑒。朕再四思維。實不值大辦。莫若量寬一綫。俾其畏罪輸誠。不勞兵力而可以蕆事之爲愈。福康安等不可不知此意也。福康安未到之前。孫士毅尤當小心妥辦。一切不可心忙意亂。措置稍有失宜也。 諭。黎維祁。本係無能之人。屢經播越。失守藩封。今已敕封爲國王。又復棄國逃遁。律以內地官常。亦應斥革治罪。將來卽欲懇請瞻覲。亦不值准其來京。止可等諸編氓。予以衣食之資。俾足存活。且南甯距邊關甚近。恐日久又有夷人往來。與黎維祁潛通信息。或致滋生事端。不若將黎維祁。及其母子從人等。移至桂林省城安插。該撫就近約束照料。較爲妥協。著傳諭孫永淸。卽於省城內。查撥空閒官房一處。給與黎維祁挈眷居住。並酌量給與口糧。安頓。以資養贍。 丙戌。御製書安南始末事記。 二月戊子。孫士毅等奏。正月二十二日。有諒山夷目。遣通事齎送表文前來。據稱阮惠情願投誠納貢。恐天朝不准。是以先令通事。齎表送

看。臣等以阮惠不將內地官兵先行送出。遽請奉表稱藩。明係借此嘗試。當將表文擲還。仍行嚴守關隘。　諭軍機大臣等。阮惠以安南土酋。想斷不敢侵犯天朝邊界。但既借此以爲嘗試。若僅將其表文擲還。恐尚不足使之震懼畏懾。以堅其悔罪投誠之念。計福康安接奉前旨。自已迅速起程。星赴鎮南關。接辦一切。福康安久歷戎行。又甫經平定臺灣賊匪。聲威已著。著福康安即檄諭阮惠。使阮惠見天朝不肯准其歸順。震懾聲威。復行敬謹差人。送還官兵。再四哀求。維時福康安再遵照前旨。相機辦理。至孫士毅。經此次挫折後。於阮惠差人乞降一事。尚能將其表文擲還。且措詞正大得體。看來尚有主見。不致心忙意亂。孫士毅熟悉該處情形。竟當留於該處。與福康安商同協辦。俟可以起程時。再行來京。　庚子。　諭。據巴忠奏。探得鄂輝成德等。已將宗喀收復。該處人民。妥爲安置後。即以次克復聶拉木濟嚨。現在巴勒布頭目。帶領屬下人等迎接。似欲有所稟報等語。巴勒布原係在藏往來貿易。久享天朝利益。斷不敢無端抗拒。茲聞大兵一到。即迎接將軍大臣。意欲稟明情節。聽候剖斷。是伊等尚知恭順。必係將平日受屈之處。告知將軍等。懇求代爲辦理。著傳諭鄂輝。成德。巴忠。如巴勒布頭目果有訴告被欺情節。即明諭以爾等係屬小番。料非無

故妄與爭鬬。明係藏內噶布倫第巴等。平素苛求勒索。增收稅課。爾等欲抒誠納貢。藉以奏聞大皇帝。又被噶布倫等謊言阻止。因此負屈含寃。不能解釋。致起兵端。大皇帝早已洞鑒隱微。一秉大公處置。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業經身故。將伊各臺吉職銜停襲。第巴桑幹發往烟瘴。藏內大臣。及其餘噶布倫等。一併革職治罪。想爾等亦已聞知。今深諒爾等起事之由。實因偪迫所致。且大兵到臨。卽謹順乞降。是以並不嚴加勦辦。爾此後益當感戴大皇帝鴻恩。安分守職。若再如此妄行。斷難輕恕。將此明白曉諭。俟定界等事完竣。卽將官兵撤回。此旨到時。倘巴勒布已回本境。鄂輝等。卽遵照譯寫唐古特字咨文。速行發往。　甲寅。福康安奏。請於沿海地方。明設官渡。給照驗放。以清私渡之源。從之。　乙卯。孫士毅奏。二月初九日。阮惠又遣夷目阮有嗣。武輝璞二員。齎表呈進。臣諭令左江道湯雄業。在關前面諭。並將表文拆閱。情詞尚爲恭順。惟以官兵尚未全行送出。仍令指駁。恭候訓示遵行。得　旨。阮惠得罪天朝。此時雖遣夷目。兩次齎表至關。究難遽允所請。至官兵等既經陸續退出者甚多。其未出官兵。自係跟隨許世亨等打仗。勇往深入。以致落後。其情尚堪憐憫。將來阮惠等。將此項官兵等。續行送出時。不但不必復治其罪。並著加賞一月錢糧。令其

歸伍甯家。以示格外矜恤。三月丁卯。上啓鑾幸盤山。庚午。上駐蹕盤山。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次阮惠送出官兵五百餘名。據稱尚有未送出二百餘人。卽當陸續護送進關。茲復送出兵夫三十九人。是尚有一百餘人未經送出。據稱尚須陸續送回。現在曾否又續行送到。著福康安查明具奏。丁丑。上回鑾。己卯。上還京師。辛巳。兩廣總督福康安奏。臣行至廣西貴縣地方接受督篆。一路密察安南動靜。並以情事推之。黎維祁棄印潛逃。竟係一童騃昏暨。不足憐惜。其國中亦並無愛戴故主者。阮惠既欲號召國人。自必仰藉天朝聲勢。其畏懼震懾。似非虛假。惟曾抗我顏行。此時未便遽略迹原心。臣到關後。當於拒絕之中。予以轉旋之路。總須審愼隄防。一有把握。卽當馳奏請旨。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所奏大端已得。止可如此辦理。著傳諭福康安。卽將抵鎭南關後。作何籌辦。並將途次遇見慶成情形若何之處。遇便奏聞。夏四月癸巳。諭。據鄂輝等奏。巴勒布人等一聞大兵掩至。俱未敢抗拒。卽行逃歸本處。業將濟嚨被搶之地收復。並安撫邊避唐古特人等。現復傳喚巴勒布之頭目。俟到來時。再行奏聞等語。鄂輝等此次辦理巴勒布事務。尚屬週詳。鄂輝等均著加恩交部議敘。兵丁著各賞一月錢糧。丙申。諭。前因許

世亨。隨同孫士毅。收復黎城。甚爲奮勇。因加恩晉封子爵。嗣以該提督殺賊陣亡。其子爵仍令伊子承襲。本日召見升任副將慶成。詢以安南情形。據稱阮惠糾衆搶奪黎城時。孫士毅與許世亨再三攔阻。並告以總督係統兵大臣。非鎭將可比。設有疎虞。於國體攸關。未便輕入。遂派慶成。護送孫士毅。並令薛忠。牽挽孫士毅馬韁退出。卽帶領將弁等大呼直進。奮勇衝殺。許世亨旋卽陣亡等語。許世亨在軍營連次與賊打仗。奮勇出力。懋著勤勞。當此危急之際。又復能持國體。力勸孫士毅統師入關。設無該提督勸阻。孫士毅不能退出。大體所關。更屬難辦。許世亨深知大義。見及於此。實堪嘉尙。許世亨著晉贈爲伯爵。卽令伊子承襲。其千總薛忠。著福康安查明。以應升之缺升用。用示鼓勵矜惜至意。　庚子。　諭軍機大臣等。安南夷目阮有晭等。一聞傳喚。卽速前來。經福康安令湯雄業使之進關接見。詳細詢問。該夷目等語言舉止。十分恭敬。看此情形。阮惠實心畏罪。安南地方險遠。又多瘴癘。不值大辦。自不如俟其前來乞降。相機蕆事。現令福康安令湯雄業密諭阮有晭等。告知阮惠。親自到關。齎表求降。若阮惠遵諭親來。福康安等當向其剴切曉諭。使之束身歸命。詣闕懇請。候朕定奪降旨。　庚戌。賞河南魯山縣七世同居之生員傅麟瑞。　御製詩章。

御書匾額。辛亥。賜胡長齡等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癸丑。御製安南記事文。五月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康安等奏阮惠遣親姪阮光顯。敬齎表貢進關乞降。並籲懇進京入覲等語。此次阮惠遣伊親姪求降進表。其情詞迫切。實屬出於至誠。已另降敕諭。令福康安宣示。看來此事即可完結。阿桂出差在外。自必心存懸注。著將本日福康安等奏到各摺。並所降諭旨及阮惠表文。一併抄錄。寄阿桂閱看。敕諭阮光平。如爾必欲輸誠納款。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屆朕八旬萬壽。至京親詣闕廷懇請。以冀永承渥眷。勉之。辛酉。諭軍機大臣等。黎維祁因無能失國。棄印潛逃。今姑寬其失守藩封之罪。安插桂林省城。酌給養贍。比於編氓。若聽其仍舊蓄髮服用該國衣冠。與內地民人迥異。殊與體制未協。著傳諭該督撫。即令黎維祁。並伊隨從人等。一體薙髮。改用天朝服色。將來阮光顯經過桂林時。與黎維祁會晤。見其業經薙髮服色改易。斷無回國之理。並可令阮光顯。差人回國。寄知阮惠。俾得釋其疑畏。閏五月。庚寅。上啓鑾。秋獮木蘭。丙申。上詣熱河文廟行禮。駐蹕避暑山莊。辛亥。予安南陣亡廣西提督贈壯烈伯許世亨諡昭毅。廣西左江鎮總兵尚維昇諡直烈。閩粵南澳總兵張朝龍諡壯果。並予祭葬。入祀昭忠祠。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六月。丙辰。成都將軍鄂輝等奏。巴布勒畏罪輸誠。遣頭目來營乞降。臣等察其意誠。隨將唐古特番兵。先行撤動。一面宣布恩威。設法招致。茲據總兵穆克登阿。帶領巴勒布大頭目噶登蔴撒海哈哩烏巴第哇等。環跪營門。悔罪乞恩。稟稱我等遠在邊外。本與唐古特和好。常來西藏交易。近因西藏人將我等貨物。任意加稅。並於食鹽內攙入砂土。我等實不能堪。冒昧侵犯邊地。今大兵遠來。我等不敢抗拒。望風退回。今蒙將從前在藏滋事之噶布倫並加稅之第巴等。均革退治罪。又將駐藏辦事大臣更換。莫不感仰大皇帝公正嚴明。額手稱頌。臣等隨向宣布威德。番衆等叩頭畏服。隨令西藏噶布倫第巴等。將減稅售鹽等事說明。立定規條。勘明邊界。各設盟誓。並取具該部落永不滋事圖番結交噶布倫收存備案。所有漢土官兵。當令分起全撤。當換臺站。隨營糧員。俱以次撤回。其前藏濟嚨聶拉木宗喀脅噶爾等處。俱各慎選總管。給與執照委牌。飭令妥爲經理。復諭噶布倫第巴等。隨時查察。教養兼行。俾令安分守法。以仰副 皇上受護唐古特僧俗番衆之至意。 丙寅。 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桂及畢沅等先後奏到。李天培於幫船灑帶木植一千九百五十根。內有[illegible]百根。係福康安託伊購辦等語。不謂福康安竟有此事。福康安爲傅恆之子。自[illegible][illegible]

供任使。豢養訓誨。受恩有年。前歲平定臺灣。生擒二醜。朕以其著有勞績。恩錫優渥。乃竟有託辦木植一事。實出於意料之外。朕賞功罰罪。一秉大公。前此軍功告蕆。既經重予酬庸。則此次交李天培購辦桅木。亦當從重治罪。本應將所有公爵並四團龍補服。寶石頂黃帶等類。盡行革除。以示懲創。第念現在阮光顯賚表投誠。進京入覲。明年尚有阮惠親自到京叩祝萬壽之事。若此時遽將福康安公爵降革。並改換章服。非特觀瞻不肅。且使夷衆等見而心疑。甚有關繫。將來福康安覆奏到時。朕再酌量加恩降旨。設或無阮惠獻悃歸誠之事。則福康安竟至罪無可逭。朕實引以自愧。而又爲福康安幸也。著福康安明白覆奏。　丙子。　諭福康安等奏阮惠即阮光平。因赦其前罪。准令降附。具表謝恩。恭進貢物到關。並以明年爲朕八旬萬壽。籲懇進京瞻覲祝釐等語。朕念安南雖僻處海隅。然立國已久。其興廢亦必關乎氣運。黎維祁優柔廢弛。是天心已厭棄黎氏。朕從來辦理庶務。無不順天。而阮光平既已震懾聲威。悔罪投誠。因命赦其前罪。不加進討。且據稱已先爲陣亡提鎮大員築壇奠祭。現於國內擇吉立廟。請頒發提鎮官銜謚號。以便遵照奉祀。稍贖前愆。實爲小心恭順。黎氏已爲天心厭棄。而黎維祁又棄印潛逃。自無復令立國之理。王者有分土

無分民安南雖屬小國。亦不可無人統率。阮光平以造邦伊始。籲求天朝封爵。以爲綏輯民人之計。措詞尤爲肫實。阮光平著卽封爲安南國王。所有應行頒給印信敕書等項。著各該衙門照例撰鑄。俟伊姪阮光顯歸國時。恭奉齎回。至阮光平既封爲國王。其所進貢物。卽著收留。另行加賞。朕於臨馭外夷。恩威並著。叛則討之。順則撫之。大義昭然。無不仰體天心。俾薄海內外。悉歸涵育也。　賜阮光平敕諭。　戊寅。諭孫士毅所有恩賞宮銜世職。係辦理赴勦臺灣官兵事宜所得。與勦辦安南一案無涉。且已將伊公爵及紅寶石帽頂撤回。功過已足相抵。其從前宮銜世職。仍著賞留。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終



藩分民安南仍屬小國亦不可無人統率。阮光平以建邦伊始。籲求天朝封[illegible]以資撫輯民人之計。語為允協。阮光平著即封為安南國王。所有應行頒給印信敕書等項。著各該衙門照例撰鑄。俟伊姪阮光顯齎謁時齎捧回至阮光平所封國王。其所進貢物。即著收留。另行加賞緞疋。於照例外再恩賞並著按冊封之禮之大義昭然。無不仰體天心。傳諭海內外藩服咸知也。賜阮光平敕諭一道黎孫士毅所有總督宮銜花翎。前因孫士毅辦理安南事宜所辦舛謬。將安南一案辦理。且已將伊公爵及紅寶石帽頂撤回。功過已足相抵。其從前宮銜花翎。仍著[illegible]留。



# 十一朝東華錄擥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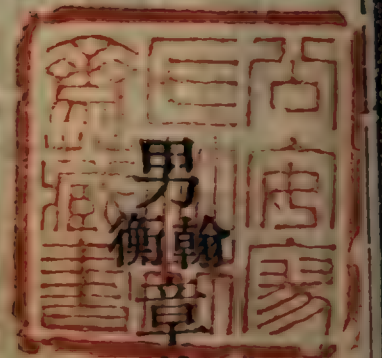
　　宜興任文安敬錄

高宗純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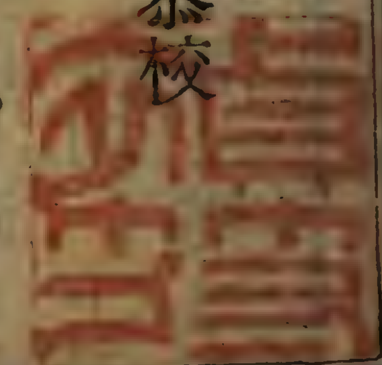
己酉乾隆五十四年秋七月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鄂輝等奏。巴勒布王子。遣大
頭人。赴營稟稱情願具表納貢。永歸王化等語。巴勒布王子巴都爾薩野。前於上年
[illegible]欲呈獻貢物。因駐藏大臣等嚴飭不受。未及舉行。今復遣頭目。[illegible]
嚴飭交軍機大臣存記。俟其來使呈齎表貢至京時。再行酌量施恩。于以[illegible]
給諭而自當酌量施用示懲勸。　丙申。諭。據福康安奏稱。上年曾等[illegible]
[illegible]質本屬數百[illegible]實在令其[illegible]交[illegible]帶之[illegible]等字[illegible]
[illegible]前[illegible]實[illegible]石[illegible]要[illegible]花[illegible]西[illegible]全行撤回[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實[illegible]總督[illegible]行[illegible]法[illegible]治罪。仍請[illegible]督[illegible]等字[illegible]大
[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伊[illegible]自[illegible]安[illegible]令[illegible]可不[illegible]代[illegible]
[illegible]欽[illegible]待[illegible]可[illegible]伊[illegible]見[illegible]又[illegible]
可以[illegible]用一千[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交[illegible]占[illegible]

#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一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衡翰章恭校



## 高宗純皇帝

己酉。乾隆五十四年。秋七月。壬辰。　諭軍機大臣等。據鄂輝等奏。巴勒布王子。復遣大頭人。赴營稟稱。情願具奏納貢。永歸王化等語。巴勒布王子巴都爾色赫普。於上年卽欲呈獻貢物。因駐藏大臣等。隱匿不奏。未及舉行。今復遣頭目。抒誠進貢。恭順可嘉。現交軍機大臣存記。俟其來使呈齎表貢至京時。再行酌量施恩。予以封爵。並賞給該頭目等職銜。用示鼓勵。　丙申。　諭。據福康安奏稱。上年曾寄信與李天培。託其購買木植數百根。實無令其派交糧船灑帶之事。接奉諭旨。戰慄恐懼。無地自容。懇將公爵紅寶石頂。雙眼花翎。四團龍褂。黃帶紫韁。全行撤回。並將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兩廣總督。概行革去。從重治罪。仍請罰繳總督養廉等語。李天培。係臬司大員。有奏事之責。如伊能矯矯自持。於福康安屬令購辦時。原可不允代辦。或竟據實參奏。朕必嘉其持正。不次超擢。乃伊意圖見好。允爲購辦。又因有福康安託辦木植。可以藉其聲勢。將自用一千餘根之木。一併勒交糧船帶運。圖占便宜。從中獲利。並



商務印書館印行

將原書存留。豫防敗露。以爲避卸之地。反覆險詐。實爲小人之尤。是此案固由李天培假托聲勢。牟利營私。而其始總緣福康安向其託辦所致。所有福康安自請撤回公爵章服等項。及斥革治罪之處。著加恩免其撤回斥革。著罰總督養廉三年。仍罰公俸十年。並帶革職留任。用昭懲創。　戊申。　御製再書安南始末事記。　八月戊午。　諭軍機大臣等。安南貢使阮光顯等於送駕後。令其回京。所有頒給敕印。仍交禮部齎捧回京。俟該貢使到京後。著留京王大臣擇日頒發。令該貢使在太和門內丹墀下行禮祗領。阿桂捧印。嵇璜捧敕。並派員贊禮。俾得瞻仰闕庭。並覩禮儀整肅。該貢使祗須住二三日。卽令委員伴送回國。不必又候回鑾。　己未。西藏辦事大臣巴忠奏。巴勒布王子名喇納巴都爾。其總辦事務。係王子之叔。名巴都薩野。感恩入貢。不日抵紮什倫布。懇將來使賜以頂戴等語。得　旨。巴勒布齎表頭目。務於歲底到京。俾得與朝鮮琉球等國貢使。一同瞻覲。毋致稍有遲誤。至巴勒布部長。此時尚未封爵。若遽將所遺頭目賞給頂帶。轉覺未洽。現交軍機處存記。俟該頭目到京後。再爲酌量施恩。　己巳。　上巡幸木蘭行圍。　九月丁酉。　上回鑾。　癸卯。　上還京師。　丙午。　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奏。黎維祁之弟黎維祗。潛匿安南保樂地方。

與黃文熥糾聚土兵。攻打牧馬地方。被阮光平手下殺敗等語。黎維祇。於伊兄進關後。窮竄無歸。而黎氏國祚頓移。安南境土。全為阮光平所得。黎氏支子黎維祇。倘力有可圖。與阮光平彼此爭鬬。尚為情理所有。但阮光平既已身受封爵。其聲勢自必加增。黎維祇。即再思糾約舊時臣庶。希圖恢復。揆之時勢。自必不能。而阮光平意欲翦除後患。四處尋覓黎維祇。亦事所必致。如黎維祇因阮光平偪迫。叩求內地收留。自當與黎維祁一同安插。從前黃公纘以夷目內投。尚准收納。豈有黎氏宗支。反拒而不納之理。若將來黎維祇。不投入內地則已。倘黎維祇投入內地。阮光平或有具稟懇請賞還之事。福康安當諭以黎維祁孱弱無能。播遷失國。但黎氏備列藩封。百有餘年。雖與國王搆釁稱兵。並無得罪天朝之處。今黎維祇窮蹙來投。念其祖宗臣事已久。自當與伊兄一同收留內地安插。大皇帝撫馭中外人民。大公至正。一視同仁。現以國王悔罪投誠。錫之封爵。豈肯將天心厭棄之黎氏。復予扶持。然因國王撫有安南土宇。遂欲將黎氏之孫。盡行誅滅。天朝亦不忍出此。從前已經奏聞。此係遵旨而行。如此詳悉曉諭。方為妥善。　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甲寅。　命舉行順天舉人覆試例。　己未。睢甯周家樓漫工合龍。　壬申。　賜劉國慶等四十三人武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十一月乙酉。孫永清奏。阮光平於十月十四日至黎城。諏吉十五日宣旨錫封。阮光平感怍出於至誠。來年親自進京叩祝。先遣陪臣等隨同進關等語。得　旨著傳諭福康安孫永清。令其派委妥員護送。迅速赴京。務於年底趕到。俾得與巴勒布暹羅等國使臣同與朝正盛典。以遂其覲仰之忱。其呈進貢物陪臣等亦著與謝恩進表貢使一同進京。庚寅。諭。朕紹膺丕緒。仰荷天祖垂庥。康强逢吉。明年爲朕八旬壽辰。敷天臚慶。諸皇子稟承家法。孝道克循。朕與和親王前在藩邸時。曾以皇子受封親王。今諸皇子年歲已長。允宜式遵成憲。錫受親藩。用昭慈眷。皇六子永瑢著晉封爲質親王。皇十一子永瑆著封爲成親王。皇十五子永琰著封爲嘉親王。皇十七子永璘著封爲貝勒。其皇十一子以下。俱著仍在內廷居住。暫緩分府。所有册封一切應行典禮。著宗人府會同各該衙門。察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朕思黎維祁曾爲國王。現在桂林省城安插。究仍密邇安南。恐其舊時臣庶。假以爲名。又致滋生事端。阮光平亦恐因此疑慮。且黎維祁柔懦無能。不克自振。投回內地。本無大罪。若竟齒於齊民。亦非朕興滅繼絕之意。應令黎維祁。率同屬下人戶。全行來京。歸入漢軍旗下。編一佐領。即令黎維祁爲世管佐領。黎維祁既有官職

承襲。所屬人戶。皆得食錢糧。生聚亦可出仕。伊等自屬樂從。著傳諭福康安。即行詳加酌覈。將黎維祁等。及伊屬下之人。在各府安插者。分起送京。編隸旗籍。用示朕格外矜恤至意。至黎維祇。若竄壓內投。亦著一併送京。庶使阮光平聞知黎氏支屬。全已來京。不至復留後患。自當倍加感激也。 十二月。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阮光平。祇受封爵。撫有安南。知敬奉天朝正朔。籲求頒發時憲書。自應准其所請。由報先行發給五十五年時憲書二十本。嗣後著禮部每年查照朝鮮國之例。頒發時憲書。令廣西巡撫發交左江道。知照該國。差官到關祇領。至粵西水口等關通市之處。若不即允所請。恐該國貨物罕至。民用有關。轉非體䘏外藩一視同仁之意。現已明降諭旨。准其開關通市。不必俟該國王來京奏懇。再行允准。著傳諭福康安等接奉此旨後。即行照會該國王。以安南與內地通市。前經設禁。未便擅開。本部已據實奏明。並令國王於入覲時。自行奏懇。今大皇帝俯念安南連歲被兵。物產衰耗。該國夷民。俱係天朝赤子。若待明年國王入覲。奏懇回國後。始准開關。為期將及一載。通國日用所需。未免短絀。是以不俟國王面奏。先已特降恩旨准行。以示體恤。如此明白宣諭。庶使安南通國夷民。益仰天朝撫育深仁。倍加感戴也。 庚申。 諭前因國史館所

進貳臣傳乙編。內有先順流賊。仍降本朝。投誠後復行從逆者。皆係反覆小人。不值爲之立傳。是以降旨令將伊等立傳概行撤去。止爲立表。排列姓名。摘敘事蹟。今思此等偷生嗜利之徒。進退無據。實爲清議所不容。若僅於表內略摘事蹟。敘述不詳。使伊等醜穢之行不彰。後世得以倖逃訾議。轉不足以示懲戒。但貳臣傳內原分甲乙二編。如甲編內洪承疇李永芳諸人。皆曾著績宣勞。本朝有功可紀。即列入乙編者。歸順本朝之後。並未嘗別生反側。若吳三桂。耿精忠。李建泰。姜瓖。王輔臣。薛所蘊。張炘等。或先經從賊。復降本朝。或已經歸順。復行叛逆。此等行同狗彘。覥顏無恥之人。並不得謂之貳臣。若亦一同編列。轉乖史例。著國史館總裁。即行詳悉查明。特立逆臣傳。另爲一編。庶使叛逆之徒。不得與諸臣並登汗簡。而生平穢蹟。亦難逃斧鉞之誅。方爲公當。至如馮銓。龔鼎孳等。罔顧名節。身事兩朝。降附之後。又無功績可紀。從前歿而錫謚。蓋因本朝定鼎之初。世祖章皇帝尚在沖齡。未嘗親政。睿親王等總理事務。皆在草創權宜之際。或欲藉此收拾人心。不暇覈實。彼時爲史者所欺耳。今久而論定。使伊等倖竊易名之典。實不足昭彰癉之公。所有貳臣傳內。如馮銓等之曾給美謚者。亦著國史館查明。概行追奪。以示朕維植綱常。愼重名教至意。

辛未。 上以來年八旬萬壽。命鐫八徵耄念之寶。御製記。

庚戌。乾隆五十五年。春正月。壬午朔。以八旬萬壽。頒詔天下。 普免天下錢糧。 壬辰。諭大學士和珅。著加恩賞給黃帶四開禊袍。固倫額駙豐紳殷德。著兼散秩大臣行走。 丙申。 御定重排石鼓文十章。刻石鼓於太學。及熱河文廟。 丁酉。廣西巡撫孫永清奏安南國王阮光平接受國印及賜詩。具表申謝。並備貢物。遣陪臣齎呈。計正月下旬抵關。又該國王與陪臣阮宏匡等書信。閱其情節。因從前與暹羅搆兵。恐干詰詢。令阮宏匡據實陳奏。合於恭順之義。書內並因伊母年高。令陪臣購買人參。以爲奉親至寶。謹將原書。由驛呈遞。得 旨阮光平祗領印信詩章。倍深感激。遣使具表呈貢。係出至誠。現在朕於二月初八日。起鑾巡幸山東。計該陪臣等於正月下旬進關起程。到京自尙需時日。著傳諭該撫。計算日期。或令該貢使等於朕駐蹕泰安。及行抵曲阜時。卽在該處瞻覲。固屬甚善。倘不能如期趕至。則竟俟朕四月十六回鑾後。令該貢使等在京瞻仰。另行酌予宴賚。亦無不可。又據奏。阮光平現在寄信與陪臣阮宏匡等。令將暹羅與安南搆釁緣由。據實陳奏。並將原書進呈等語。現在暹羅與安南使臣。同赴闕廷。共與筵宴幾及兩旬。彼此並未提及從前起釁緣由。

商務印書館印行

亦並無些微形跡。朕亦未經垂詢。現將該國王所寄原書交與正使等閱看。並因伊
國母年高。賞給人參一斤。繕寫敕書。並前此硃批表文。先行發去。該撫接奉後。卽委
員賫赴鎭南關交該國鎭目。轉遞阮光平收受。該國王自當倍深欣感。　賜安南國
王阮光平敕諭。　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本年朕八旬萬壽。安南國王阮光平赴闕
祝釐。先至熱河瞻覲。準於三月中自該國起身進關。距八月萬壽之期尚遠。該國王
初入內地。道路遙遠。正値天氣炎熱之時。自應緩程前進。不必過於趲行。朕夏秋駐
蹕熱河。已定於七月二十六日在萬樹園筵宴藩部。八月初三日。始行啓鑾回京。著
傳諭福康安。計算程期。令阮光平於七月二十一二日前抵熱河。俾途中行走從容。不
致勞頓。以示朕體恤遠人至意。　辛亥。　諭。涇渭爲關中八水之二。向來有謂涇清
渭濁者。又有謂涇濁渭清者。迄無定說。考之谷風詩云。涇以渭濁。解經者皆言涇濁
渭清。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朕詳釋詩意。蓋言涇
水發源本清。入渭以後。其流不得不合而爲濁。是涇水因渭水而濁。非謂涇水本濁
也。箋釋諸家。似與經文本義不合。惟宋人蘇轍詩云。袞袞渭河濁。元人曹伯啓詩。亦
有涇清渭濁源何異之句。足爲證據。因思二水皆在陝西境內。秦承恩係讀書人。以

今證古。詳加履勘。無難考據得實。著傳諭該撫。親赴涇水渭水之各發源地方及二水合流之處。確加察視。是否涇清渭濁。抑眞涇濁渭清。卽行繪圖貼說具奏。尋奏查涇水發源甘肅平涼笄頭山。東至長武入陝。渭水發源甘肅渭源鳥鼠山。東至隴州入陝。二水至高陵縣合流。臣察視涇水約寬一二十丈。入陝後併支流一十有四。其流與江漢諸川相似。渭水約寬七八十丈。入陝後併支流三十有三。其色與黃河正同。合流處涇北渭南。一望可辨。七八里始溷爲一。涇係石底。四時常清。渭係沙底。四時常濁。並於急流各取水澂之。涇一石滓三升。渭一石滓斗許。臣以所目驗。並考之碑乘。詢之土著。涇清渭濁。毫無疑議。得 旨覽奏具悉。又奏其源在甘肅。俟臣查明具奏。批其流既清。斷無其源反濁之理。不必往查矣。 二月。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富綱奏。緬甸國長孟隕。敬備表貢。遣使叩祝萬壽。並欲求請封號。其貢物象隻。業已齊備。該國長定於一交新年。齋潔告虔。卽令貢使起身等語。前年該國長遣使輸誠。敬爾納貢。業經恩准內附。賞賚回國。此次又虔備表貢。遣使來京祝釐請封。實係好事。福康安聞之。自必同深慶幸。著傳諭福康安。俟阮光平進關後。遇便告以緬甸國長。現在亦欲遣使赴闕。虔備貢品。恭祝萬壽。求請封號。皆由大皇帝統御中

外。萬國輸誠。是以荒服炎徼。莫不傾心向化。效悃來庭。如此明白告知。阮光平自必踴躍歡忻。益深傾向也。　己未。　上啓鑾謁東陵西陵。巡幸山東。命皇十五子。同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七子永璘隨行。　賜十世同居之甘肅監生。固原州人陳藹。　御製詩章御書扁額。　三月。甲申。　上至泰安府。謁岱廟。　乙酉。　上登岱。　丁亥。　上詣岱廟行禮。　辛卯。　諭本日據奎林等奏稱。獅仔等社生番頭目懷目懷等一十二名。均願赴京叩祝萬壽。以展悃忱等語。該生番等。畏威懷德。馴化歸誠。聯名籲懇祝釐。洵屬好事。現令奎林等派令熟悉番情之貢生張維光。帶同各番目。於三月內。由鹿耳門配船內渡。四月內。應可抵福州省城。徐嗣曾前已派令八月來京祝嘏。即著該撫帶同各番目起身。務於七月二十日以內。前赴熱河瞻覲。俾與外藩蒙古。同與筵宴也。　甲午。　上謁少昊陵。至曲阜。謁先師孔子廟。元聖周公廟。　乙未。　上釋奠先師孔子。　丙申。謁孔林酹酒。　上回鑾。　戊戌。　上自濟甯登舟。　己亥。　上詣禹王廟。分水龍王廟行禮。　戊申。兩廣總督公福康安奏。據安南國王阮光平咨送左江道移文。內稱先撰慶祝萬壽詞曲十章。令樂工演習。按拍定譜。先行送部。伏查前年緬甸貢使。帶該國夷樂進京。曾命內府演奏。今阮光平所進詞曲十章。

俱係詞闋。尙無不合體例。且其隨帶樂工演奏。希冀列入太常。尤爲恪恭慶忭。當卽飭令照繕。攜帶進呈。報聞。 夏四月丁巳。 上幸天津府。詣海神廟行禮。恭查實錄丙辰御舟駐蹕湖洋莊是日上策馬至天津府城 己未。大學士嵇璜重與恩榮宴。 御製詩章賜之。 癸亥。 諭。據琅玕奏。西塘一帶。自湖神廟迤西至烏龍廟止。隨塘漲出陰沙五千七百餘丈。寬自二百丈至一千五百九十丈不等。該處石柴各塘。層層保障。實爲益加鞏固等語。覽奏欣慰之至。范公塘一帶。爲杭州省城之保障。石柴各工。全賴陰沙爲外衛。今該處迤西隨塘漲出新沙。寬長至數千丈。沙灘堅實。業成高阜。其迤東一帶。自必逐漸漲長。而對面南岸陰沙。日漸坍卸。塘身鞏固。更足以保衛民生。此皆仰賴海神默佑。靈貺聿昭。始得成此北漲南坍之勢。實爲瀕海居民額手感慶。著將內府藏香四十炷。發交琅玕。卽著該撫親賫至海神廟。虔誠告祭。用答神庥。 乙丑。 上還京師。 丙寅。 上詣黑龍潭祈雨。 甲戌。 上詣覺生寺祈雨。 乙亥。 諭。內外文武大臣。特恩賞在紫禁城內騎馬。用資代步。但年老足疾之人。上馬亦覺艱難。如大學士嵇璜。雖經賞馬。仍恐難於乘騎。嗣後已經賞馬之大臣。因有足疾。難於步履者。著加恩准令乘坐小椅。旁縛短桿。用兩人舁行入直。以示朕眷念大臣。恩加體卹至意。

賜石韞玉等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寅。諭。據富綱奏。緬甸貢使於四月十二日到省。十五日齎表起程。前赴熱河等語。本年八月。朕八旬壽誕。外藩屬國。俱各納貢祝釐。定於七月十四日筵宴。前經降旨令緬甸貢使於七月十一日。南掌貢使於七月十二日。次第前抵熱河。今該貢使等俱於四月中旬自滇起程。計七月十一十二日。至熱河行在。同與十四日筵宴。尚有八十餘日。儘可從容趲到。亦不至過於勞頓也。再另摺奏耿馬土司罕朝瑗謹備馴象二隻。遣應襲長子罕廷所。押送至省。懇轉奏恭祝萬壽等語。該土司辦理撫輯事宜。向屬勤勉妥協。茲虔備象隻。請代奏祝嘏。具見悃忱。所貢象隻。准其賞收。外著賞給大段四匹。以示嘉獎。五月。辛巳朔。皇六子和碩質親王永瑢薨。予祭葬。諡曰莊。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從前高麗國王及科爾沁等處蒙古藩王。來京瞻覲。曾派禮部堂官一員往迎。賜茶。茲阮光平親自赴闕祝釐。愛戴悃忱。實堪嘉尚。著禮部左侍郎德明。於該國王將次抵京時。前往良鄉迎迓。並傳諭福康安。於途次遇便告知。庚寅。上啓鑾。秋獮木蘭。丙申。上詣熱河文廟行禮。閱視新鐫石鼓於戟門前。駐蹕避暑山莊。庚子。諭。金簡奏安置黎維祁及伊族人屬下人等一摺。黎維祁雖孱弱無能。不克保其土

宇。但念黎氏職貢百餘年。極爲恭順。因特授爲佐領。贍及身家。俾得永列仕途。宗支完聚。已屬格外恩施。今黎維祁帶領家屬人等。從粵西甫到京師。室家初定。一切用度。未免稍形拮据。此時春季已過。所有俸銀俸米。仍著補行給予。並加賞銀二百兩。用資安頓。至藩啓德。以都司職銜。補爲驍騎校。亦係四品頂戴。與黎維祁頂戴相同。未免無分等級。黎維祁再加恩授爲三品職銜。以示區別。　壬寅。免西藏所屬三十九部落錢糧。　六月。辛亥。　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奏。淸遠縣途次。帶領阮光平。跪接敕封阮光垂爲世子諭旨。及荷包香器。該藩恪恭欣幸。伏地叩首。並稱尙有長子光纘。現在監理國事。光垂爲次。蒙恩晉封世子。不敢承當。特具表申謝。朕欣覽之餘。深爲嘉尙。特用硃筆批答。以示優寵。著將原發表文。發交福康安。轉給阮光平閱看。並告以大皇帝接覽謝表。方知阮光垂爲國王次子。國王不稍隱飾。披誠具奏。實屬深曉大義。大皇帝特命閣臣。撰擬敕書。卽封王長子阮光纘爲世子。至節次所賞物件。仍著給予阮光垂。再賞給王世子阮光纘。玉如意一柄。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紗四端。茶葉二瓶。扇一匣。香器七匣。藥錠二十封。俾得同霑寵錫。均被恩施。　壬子。調孫士毅爲兩江總督。　丙辰。　敕封安南國王阮光平長子阮光纘爲世子。　壬


商務印書館印行

戌。敕封緬甸國長孟隕爲國王。秋七月。己丑。安南國王。阮光平入覲。賜御製詩章。詩曰。瀛藩入祝値時巡。初見渾如舊識親。伊古未聞來象國。勝朝往事鄙金人。九經柔遠祗重譯。嘉會於今勉體仁。武偃文修順天道。大清祚永萬千春。壬寅。上自避暑山莊回鑾。上以本年八旬萬壽。率土臣民。來京祝嘏。恐京城米價稍增。命發稜米三萬石。於五城平糶。戊申。上還京師。八月。庚戌。暹羅國王鄭華。表祝萬壽。貢方物。庚申。上御禮輿還宮。騎駕鹵簿全設。導迎樂作。並奏萬壽衢歌。皇子。皇孫。皇曾孫。皇元孫。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紳民耆老。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回部王公伯克。安南國王。及陪臣。朝鮮。緬甸。南掌等國使臣。金川土司。臺灣生番等。環跪稱慶。賞賚老民樂工承應匠藝人等有差。辛酉。上八旬萬壽節。御太和殿。受慶賀禮成。上幸甯壽宮。賜王公大臣。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外藩使臣等宴。御乾清宮。賜宗室諸王等宴。皇子。皇孫。皇曾孫。皇元孫。以次舞綵。稱祝如儀。壬戌。命賞予告大學士蔡新人參一斤。以資頤養。該大學士年逾八旬。跋涉遠來。抒誠祝嘏。其回籍時。著經過沿途地方官。酌備船隻肩輿。俾得行程安頓。以示朕優眷耆臣。恩加無已至意。九月。癸未。諭。前因黎維祁失國內投。念其祖

宗。世守藩封職貢百有餘年。不忍致令廢絕。是以降旨加恩。令其來京。編入漢軍佐領。令黎維祁到京供職後。頗屬謹慎守法。因念伊妻未曾隨同進關。令於隨從女子中。挑選一二人。以爲側室。而黎維祁以跟隨屬下人等。妻孥俱已散失。伊不忍一人獨有家室。並稱親弟黎維祗。親妹三人。及妻妾家眷等。相別已經二載。存亡未卜。朝夕繫念。魂夢難安。不肯遽置媵妾。黎維祁本屬懵懂之人。此事卻不以安樂而忘患難。其心可嘉。其情翻屬可憫。從前黎個進關時。曾稱黎維祗。糾集多人。力圖恢復。該國人心未去。羣思推奉黎維祗。與阮氏爲難。嗣將黎個解京詢問。復稱國母尚在伊所。若在此淹留。有負故主託妻寄子之重。且稱甯死不易衣冠。是該國反側之徒。皆以黎維祁妻弟眷屬。尚在該國境內。輒思藉以爲名。糾衆滋擾。與阮光平轉多未便。不若令阮光平將黎維祁之妻妾弟妹。一併派人送出。既全黎氏骨肉。又免該國後患。豈不一舉兩得。著福康安告知阮光平。若將黎維祁妻妾弟妹。及一切親屬人等送出。如黎氏舊臣在安南。尚有自作不靖。爲國王素所疑忌者。亦可乘此送出。俟到鎮南關後。卽交廣西巡撫。派員送京。在黎維祁不但室家團聚。亦使永絕繫戀故鄉之念。而爾國反側之輩。更無從以藉口滋事。實爲兩得之道。發去蜜餞菓乾一匣。賞

給阮光平。以備途次食用。不必具表申謝。以示優眷。 己丑。上閱健銳營兵。 戊戌。命嗣後賊犯。拒捕殺斃捕役者。罪斬決。著爲令。 甲辰。諭。據伍拉納奏。福建所屬海島四百五十七處。浙江所屬海島五百六十一處。多有民人居住。有搭蓋寮房。零星散處者。有建蓋瓦屋。已編保甲者。有漁汛時。暫行搭廠者。自應遵照定議。悉行燒燬。惟是烟戶稠密之處。若概行驅逐。使謀生之民。一朝失業。轉致漂流爲匪。請將編甲輸糧者。免其驅逐。倘有匪徒竄入。立卽擒縛。解官辦理。其餘零星散處。或本係封禁之地。將所搭寮房燒毀。人口遞籍安插。至各處漁戶。駕船出洋。暫搭寮廠。未便概行禁阻。應令地方官。取結給照。認眞稽查。得 旨。所奏是。自當如此辦理。地方官果能認眞稽查。盜風自可永戢。原不在多設條款。競爲無益之空言也。 冬十月。乙丑。予山西太平縣七世同居之候選知府王協旌表。 丁卯。 賜玉福等四十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一月。乙未。 諭。富勒渾雅德均已年邁。留在伊犁。亦不得力。施恩俱著回京。 十二月。乙丑。 諭。據陳用敷奏。阮光平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行抵鎭南關。與之餞別。該藩纘述隆恩。詞意甚覺肫摯。自關外至義安。按日計程。總在年內可到。謹將該藩謝恩表文呈覽等語。表文已經披閱。於表內親加批諭矣。

現居嘉平之吉。御書壽字以賜。以爲新春吉慶。並加賞金綫葫蘆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內分貯金錢二箇。金八寶一分。又白玉鷺一件。漢玉象一件。琺瑯金盤一件。海棠盒一對。奶餅一匣。奶皮一匣。用示眷注垂念之意。陳用敷奉到後。即行照會阮光平敬謹遞交祗領。該國王渥受厚恩。自必倍加感悅也。

辛亥。乾隆五十六年春正月。丙申。諭。總兵張朝龍。尙維昇出師安南陣亡。前經降旨。從優議䘏。均照提督例給與騎都尉。又一雲騎尉世職。本日兵部將張朝龍之子張文貴帶領引見襲職。因念張朝龍。尙維昇帶兵前赴安南。屢著勞績。迨後力戰陣歿。奮不顧身。尤堪嘉憫。著加恩均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即令伊等之子承襲。用示朕褒嘉勇烈。有加無已之至意。 二月。己酉。諭。前因尹壯圖奏。督撫藉詞賠項。勒派屬員。倉庫遂至虧缺。商民蹙額興歎。節次降旨詢問。令其據實指出。並著慶成。帶同前赴直隸山西山東江蘇等省盤查。尹壯圖目擊各省庫項豐盈。倉儲充足。並無絲毫短缺。而往來數千里內。復見商賈士民。安居樂業。共享昇平。實無地方官滋擾之事。伊又全改其言。自認爲愚謬妄談。其於何處督撫貪黷。何處商民嗟怨。總不能指實一人一事。輒以蹙額興歎之言。誣及百姓。其罪不能再寬。因降旨將尹壯圖革

職。押帶來京治罪。並將伊熱中干進。戀職忘親。及種種虛捏妄謬之處。明白通諭矣。玆據慶成押帶尹壯圖到京。命大學士九卿會同審訊。尹壯圖俯首認罪。將希榮卑鄙。飾詞謊奏各實情。逐一供吐。大學士九卿。照挾詐欺公妄生異議律。問擬斬決。在諸臣。以尹壯圖如此乖謬不敬。忠孝兩虧。實堪共憤。自應按律問擬。即不立寘典刑。亦當發遣伊犁。以示懲儆。但朕於臣工功罪。是非必期核實。若伊前摺內。止以各省多有虧空。奏請盤查。倘所查倉庫。果有一二處虧短。必將督撫藩司。及該府州縣等。重治其罪。根問虧短之由。嚴加究辦。尙將尹壯圖予以獎擢。是以未盤查之先。大學士九卿等。奏請將伊革職治罪。其時朕猶曲加寬宥。未嘗交部也。今即盤查無缺。所言盡屬虛誣。而伊前摺內。若無此商民蹙額興歎之言。亦欲矜全格外。乃尹壯圖造作無稽。使小民等。受我朝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尊親愛戴之忱。盡行泯沒。竟將熙皡之民。誣爲朝不謀夕之狀。則莠言惑衆。其罪實無可解免。雖摺內所指。係下吏怨及督撫。小民怨及牧令。而文理不通。未能分晰。直似居今之世。民不聊生。朕實不受此言。即萬民孰無良心。亦不受此言也。此而不加之譴斥。仍令復任原官。不特無以安天下百姓之心。而朕亦轉類矯情矣。昔唐太宗之於魏徵。徒以金帛賜賚。沽納諫之

名。原非虛衷聽受。試思唐太宗。果從諫如流。魏徵果直言無隱。則太宗闕德之事多矣。即納巢刺王妃時。何不聞魏徵讜言諫阻耶。當時君臣之間。相率爲僞。不能相與以誠。而竟能傳千載美名。實素所不取。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從不肯飾虛文以干譽。而於臣工獲罪重輕。處置悉歸平允。尹壯圖遮拾虛詞。妄行瀆奏。律以挾詐異議之罪。原難竟予從寬。而造作無稽。汙衊良民。其罪更無可逭。然朕孜孜求治。兢惕爲懷。從前彭元瑞呈進古稀頌。贊揚宏業。朕因作古稀說。有以頌爲規之說。今尹壯圖。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謗爲規。不值遽加之重罪也。尹壯圖著加恩免其治罪。以內閣侍讀用。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並著將朕前後辦理原委。權衡至當之處。再行通諭知之。　戊午。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阮元等二員爲一等。餘留館升賞有差。　三月。戊寅。　上啓鑾。幸盤山。　辛卯。　上還京師。　夏四月。甲子。諭。前因黎維祁。投回內地。特令帶領屬下人等來京。歸入鑲黃旗漢軍旗下。授爲佐領。賞給錢糧。俾免失所。伊自到京數月以來。尙知安分。上年冬間。忽向該管都統金簡。懇請仍回安南。並請於安南之高平諒山宣光興化四處內。酌給一處安插。愚妄無知。莫此爲甚。茲據都統金簡奏稱。黎維祁庸懦無能。聽信黃益曉。范如松。阮國棟。

黎忻等教唆。是以妄行瀆請。而黎光睿等二十名。不領餉銀。隨同告歸。亦屬生事。請將黃益曉等四名。分別發往伊犁等處。當兵食糧。黎光睿等二十名。分發江甯等處安插等語。黎維祁自到京以來。入旂受職。恩加養贍。乃敢聽信黃益曉等之言。瀆請歸國。自應將教唆之人。加以懲治。已令將黃益曉等四人。發往伊犁等處。入伍當兵。止准支食一半錢糧。黎光睿等二十名。不必發遣外省。卽著發往熱河地方安插。著將辦理情形。諭令該國王知悉。並將硃批金簡原摺。發給閱看。至黎維祁弟妹妻妾。及伊從人眷屬等。尙在安南。未經帶出。前經降旨令阮光平查訪送出。俾得室家完聚。係朕格外之恩。今黎維祁等。如此不安本分。不能承受朕恩。竟不必將伊等眷口查送。況黎維祁等進關以後。迄今已及兩載。婦女老弱。經兵燹流離之後。亦恐難於尋訪。著傳諭該國王。若此時業已訪得。仍可遣送進關。倘現在尙無消息。竟可無庸查訪矣。◉五月乙未。上啓鑾秋獮木蘭。辛丑。上詣熱河文廟行禮。駐蹕避暑山莊。六月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朕駐蹕熱河。幾餘偶檢舊作。有昨歲賜安南國王阮光平至避暑山莊陛見詩章。憶及該國王萬里來庭。情殷愛戴。節經接見慰勞。頻加宴賚。而該國王恭順恪誠。根於至性。其感激依戀之忱。不啻家人父子。及陛辭

回國。朕復繫念不置。屢賜上方品物。優賚有加。今屈指又將一載。因用前韻。特製詩章書扇以賜。現在溽暑居候。該國王正可藉拂炎薰。至此間相隔交南。道里甚遙。若以時鮮食品。附驛遠寄。恐致黴損。不堪食用。今隨報發去菓乾一匣。以示眷注。該國王接奉後。不必專表謝恩。止須附便奏及。仰副體䘏至意。 秋七月。甲戌朔。 命回城阿奇木伯克設立清文學校。 八月。甲寅。 上御山莊宮門觀射。皇孫質郡王緜慶。年十三。中三矢。賜黃褂三眼花翎。皇元孫載錫。年八歲。中三矢。賜黃褂雙眼花翎。御製誌喜詩。 戊午。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甲子。 上行圍。皇孫宣宗皇帝。年十歲。中鹿。賜黃褂雙眼花翎。 御製威遜格爾行圍誌事詩曰。堯年避暑奉慈甯。樺室安居聽敬聽。老我策驄尙武服。幼孫中鹿賜花翎。是宜誌事成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家法永遵緜弈葉。承天恩貺愼儀刑。 諭軍機大臣等。據駐藏辦事大臣保泰。雅滿泰奏。據喇嘛噶布倫稟稱。六月二十四日。行至聶拉木。給信與廓爾喀。商議舊時未完債項。七月初六。廓爾喀頭人。帶領七十餘人至聶拉木。次早廓爾喀頭人等。領兵千餘。向聶拉木進發。我等見來人甚衆。一時不能禁止。將彼處橋梁拆毀。廓爾喀疑斷其後路。混放鳥槍。致相爭鬪。廓爾喀即占據聶拉木。將噶布倫

戴綳等。俱圍在彼處。臣等隨遣都司嚴廷良。迅赴聶拉木。查問起釁緣由。並委戴綳。敏珠爾多爾濟。帶領唐古特兵丁。飛往救應。臣保泰。調達木兵五百名。酌帶綠營兵丁。至扎什倫布安撫人衆等語。並稱成德亦願前往。廓爾喀係歸降外夷。何遽敢肆行滋擾。從前鄂輝。成德。巴忠。辦理藏務時。若將債欠查明清還。自可久遠寗謐。乃含糊辦交噶布倫。私自還給唐古特性本瑣屑。復不照原議給發。致有此事。若差去之噶布倫。能知事體輕重。與廓爾喀理論期限給還。則廓爾喀亦不敢占據滋事。止因丹津班珠爾。見廓爾喀人衆。心存懦怯。退回拆橋。廓爾喀見橋已拆毀。懷疑生變。其情形可想而知。保泰聞信。卽赴後藏。如已查明辦竣。固屬甚好。倘若暫且不能完事。鄂輝距彼甚近。自可不時聞信。成德人稍粗率。未經歷練。應令鄂輝前往爲妥。亦不必多帶兵丁。不過於伊所管綠營內。揀選五十人帶去。已足敷用。鄂輝係總督大員。前往廓爾喀。自必聞風膽落。西藏見有達木蒙古兵丁。若再有需用之處。內地相去窵遠。可於土練番兵內。就近調取千餘名。不獨順便。且較爲得力。著鄂輝探聽西藏信息。相機妥辦。 命孫士毅署四川總督。鄂輝領兵進勦廓爾喀。 丁卯。 諭前歲廓爾喀滋事。朕特著鄂輝成德巴忠。前往辦理。乃鄂輝不思久遠奠安。惟圖苟且了

事。致廓爾喀復肆跳梁。朕以此事係鄂輝承辦。已降旨仍著鄂輝前往。今據鄂輝成德所奏。仍遣成德督辦。鄂輝觀望不前。著嚴行申飭。此次保泰奏到。朕披覽之後。將摺令巴忠閱看。尚未加以斥責。次日巴忠在軍機大臣前自稱此事辦理不善。懇祈趕赴藏地。效力贖罪。經軍機大臣等代奏。朕因已遣鄂輝往辦。未令前往。不意巴忠。即於是夜潛出。投河淹斃。殊堪駭異。因思從前商辦此事時。巴忠必自倚侍御前侍衞。隨從有年。又爲欽差大員。凡有事件。俱係自專。今復滋生事端。恐鄂輝成德據實陳奏。心懷疑畏。是以短見自戕。伊既如此。鄂輝等聞之。未必不至狐疑慌亂。倘因此貽誤公事。伊等不能當其咎也。著傳諭鄂輝等。令其安心奮勉。馳赴藏地。如將此事妥辦完竣。朕必加恩寬宥。以功抵罪。倘仍苟且了事。不爲久遠之計。鄂輝更何顏見朕耶。　九月。壬午。　諭。朕偶閱嘉靖年間所刻文獻通考。其序文內有命司禮監重刻以傳之語。文獻通考一書。於列代制度典章。采摭綜覈。鏤板以傳。原屬表章之道。但自應交與儒臣。詳校精覈。付諸梨棗。庶於稽古崇文。較有裨益。乃竟付諸奄豎之手。率行承辦。書內句讀。及所別四聲。多有舛誤。即此可見嘉靖年間。惟知溺志焚修。躭心齋醮。於政治朝綱。廢弛不講。此書自不值特加論說。重爲駁正。著將此旨錄存

首册。以示朕崇實黜浮至意。丙戌。上回鑾。壬辰。命革保泰雅滿泰職。仍留藏效力贖罪。奎林補授正紅旗蒙古都統。往西藏駐紮辦事。舒濂賞給副都統銜。馳驛前往。協同奎林辦理事務。戊戌。上還京師。庚子。諭。廓爾喀侵擾西藏邊境。若不示以軍威。則我軍甫撤。賊匪復來。方欲進兵。賊已遠遁。頻歲勞師遠涉。仍屬無功。終非一勞永逸之計。朕意至明歲春融。厚集兵力。分路進討。鄂輝資望較輕。恐難勝統兵重任。朕再四思維。竟須福康安前往督辦。方足以資統率。福康安素嫺軍旅。識見較鄂輝爲優。且奎林係福康安堂兄。平日尙稱友愛。令其同辦軍務。想能和衷協辦。迅速蕆功。朕意卽令鄂輝留駐藏地。辦理糧運。無須同在軍營。況現在駐藏大臣。除奎林帶兵外。止有舒濂一人在彼。一切採辦糧餉。及接運軍糈等事。均關緊要。得鄂輝舒濂商同辦理。更於軍行有益。著傳諭福康安。迅速來京。候朕面授方略。

冬十月。壬子。諭。據保泰奏稱。廓爾喀賊匪。來至後藏。入扎什倫布廟中。肆行擄掠。將塔上鑲嵌綠松石珊瑚等摘去。卽皆遁回。又稱唐古特等聞廓爾喀來侵聲息。前藏人衆。盡皆驚擾。妄行逃避。雖稱尊奉達賴喇嘛。而實無愛護之心。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不可在藏居住。請移於泰甯。或西甯居住等語。所奏竟是狂謬。廓爾喀

賊匪侵擾之事奏到之初。朕卽謂此等賊匪。不難辦理。不過稍事搶掠。一聞內地大兵將至。卽當遁歸。今果逃遁歸去矣。夫自賊匪擾動。保泰卽懦怯驚懼。全無措置主見。今賊匪旣已遁歸。又不追趕剿殺。欲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移於泰甯西甯。是誠何心。賊衆入扎倫布廟中。止將塔上鑲嵌綠松石等物乞去。隨卽遁歸。可見賊匪不過如鼠竊者流。初無伎倆。旣已逃遁。正宜尾追隨後攻殺。保泰何並不追趕。乃竟慫慂至欲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向內遷移耶。保泰。係納穆扎爾之子。朕念伊曾經駐藏。平日尙屬曉事。遣伊往藏辦理一切事宜。自必較他人有主見。是以令其前往。不意頓値此事。竟至昏亂驚張。出人意表。可笑亦可恨也。卽如雅滿泰。尙知上緊追賊。此猶略有人心。保泰如此怯懦。實屬不堪。今賊已退回。而欲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內移。是竟將藏地棄捨乎。設使賊人得駐藏地。更思進取。遂將察木多。裏塘巴塘。漸次退讓。並將成都。亦讓與賊人。有是理乎。藏地乃 皇祖 皇考。再三勤用兵力略定之地。不惟不可因此小醜騷擾。遽行棄置。且藏地棄而不取。令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其徒衆。安插何地。甚不成事。此斷非雅滿泰之意。雅滿泰。前曾辦理此事。若果有其意。亦必具奏矣。此必保泰之意。朕自御極以來。累年辦理

大事。從無畏難。衆所稔知者。今八旬有一。臨御五十六年。豈有處此區區小醜之事。反至爲開門揖盜之舉乎。保泰。即不自思。視朕爲何如主也。仍著鄂輝到藏時。傳旨將保泰。用重枷永遠枷號。在該處示儆。查明保泰之子弟。有居官者。著革職以示儆戒。丁巳。俄羅斯懇請開市。允之。庚申。諭各省督撫文員武弁請貤封者俱限年終彙奏。著爲令。乙丑。諭國初以來。設立議政王大臣。彼時因有議政處。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辦理。自雍正年間。設立軍機處之後。皆係軍機大臣。每日召對。承旨遵辦。而滿洲大學士尚書。向例俱兼議政處銜。無應辦之事。殊屬有名無實。朕向來辦事。止崇實政。所有議政空銜。著不必兼充。嗣後該部亦無庸奏請。十一月。癸酉。諭。廓爾喀賊匪。滋擾後藏。現派福康安。帶領巴圖魯侍衞章京等統領勁兵進剿。以期迅速奏功。福康安著授爲將軍。海蘭察。奎林。著授爲參贊。其餘隨在軍營。及派往各大員。俱著在領隊上行走。庶軍行有所統屬。以專任使。庚辰。諭。福康安。前因瀝帶木植一案。曾罰公俸十年。尚有未扣完銀六千餘兩。現令前往西藏。需費較繁。所有前罰公俸。除交納外。餘著加恩寬免。以示體恤。辛巳。命革鄂輝總督。賞給副都統職銜。駐藏辦事。成德。亦著革去將軍。賞給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

走。聽候福康安調度差遣。以其濡滯不前坐失機會故也。成都將軍著奎林補授。

辛卯。諭。昨令軍機大臣詢問達賴喇嘛之弟羅卜藏根敦扎克巴。據稱前年廓爾喀投順時。出有永遠不犯邊界甘結。係沙瑪爾巴。葛布倫丹津。班珠爾玉陀地方。戴綳同廓爾喀頭人。當面議定。廓爾喀。以聶拉木宗喀濟嚨三處地方係他自己搶得。不肯退回。經噶布倫等許以每年給西番銀元寶三百箇。合內地銀九千六百兩。令其退還地方。曾告知鄂輝成德巴忠等語。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許給廓爾喀銀兩一節。實屬錯謬。聶拉木。宗喀。濟嚨。本係衛藏地方。被其搶占。廓爾喀既經投順。自應將搶占地方退還。何得許給銀兩。乃噶布倫等。私與商議。每年給元寶三百箇。而巴忠顢頇完事。鄂輝。成德亦隨同附和。廓爾喀。藉詞搆釁。復滋事端。是以巴忠畏罪自盡。將來事竣後。自應查明治罪。此時福康安抵藏後。惟當督率官兵。大舉進剿。正名討賊。至於巴忠等許給銀兩一事。不必豫為訪查。朕此時將羅卜藏根敦扎克巴所供情節。先為諭知福康安者。惟恐大兵進剿時。廓爾喀或以此藉口。福康安臨時不能得有主見。難於措詞。是以豫行降旨。倘廓爾喀提及前此許給銀兩一事。福康安即不得諉為不知。總當以此原係噶布倫等與廓爾喀頭人私相定議告之。巴忠等

就事完結。因巴忠通曉番語。專主允行。其辦理錯誤。實係巴忠一人之罪。以安其心。統俟剿辦事竣。再行查辦具奏。 壬辰。 諭。漢唐以來。皆有石經之刻。所以考定聖賢經傳。使文字異同。歸於一是。嘉惠藝林。昭垂弈禩。甚盛典也。但歷年久遠。率多殘缺。卽間有片石流傳。如開成紹興年間所刊。今尙存貯西安杭州等府學者。亦均非全經完本。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臨御五十餘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特命所司。創建辟雍。以光文教。並重排石鼓文。壽諸貞珉。而十三經。雖有武英殿刊本。未經勒石。因思從前蔣衡所進手書十三經。曾命內廷翰林。詳覈舛譌。藏弆懋勤殿有年。允宜刊之石版。列太學。用垂永久。著派和珅王杰爲總裁。董誥。劉墉。金簡。彭元瑞。爲副總裁。並派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圖禮。那彥成。隨同校勘。但卷帙煩多。恐尙不敷辦理。著總裁等。再行選派三人。以足八員之數。爲校勘。諸臣等。其悉心研辨。務臻完善。以副朕尊經右文至意。 十二月。己酉。 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一到西甯。卽將青海道路。訪詢確切。定於十二月初一日吉期起程前進。與朕心適相符合。實能仰體朕懷。克副委任。嘉慰不可言喻。且摺內稱。近日天氣和暖。爲西甯邊地所罕見。此上天護佑之嘉兆。曷勝額手感謝。看來事機順利。明春大舉進剿。定能速奏武功。

從此得以稍舒馳廑。迓歲迎祥。欣慰之餘。有何可諭。至勒保奎舒。於福康安未到之先。將應用駝馬帳房口糧柴薪等項。設法趕緊籌辦。並安設臺站。雇覓熟習番子。作爲嚮道。福康安一抵西甯。得以定期遄發。所辦俱屬可嘉。勒保前次議處之處。卽行寬免。並著加恩與奎舒一體議敘。藩司景安。亦著賞戴花翎。　庚申。加勒保太子太保。　辛酉。　諭。大學士嵇璜年逾八十。每晨趨直。策騎維艱。著加恩令其乘坐肩輿。以示格外體恤之意。　乙丑。　諭。前因保泰奏。廓爾喀滋擾後藏時。扎什倫布廟內。有孜仲喇嘛。及四學堪布喇嘛。在吉祥天母像前。假託占詞。妄稱不可與賊打仗。以致喇嘛番衆等。皆無固志。相率散去。賊匪得以乘虛占據。夫扎什倫布。爲歷代班禪額爾德尼駐錫建塔之地。該喇嘛等。不思竭力守禦。竟敢妄稱神言。渙散衆心。是扎什倫布並非賊匪所能攻陷。竟係該喇嘛等委之於賊。此等喇嘛。自叛其教。爲王法所難宥。卽佛法所不容。節經降旨令鄂輝等查明爲首之喇嘛。明指其罪。卽行剝黃正法。其隨同占卜之喇嘛。亦應查明解京。茲據鄂輝奏。查明該喇嘛等占卜者。共有五人。內羅卜藏丹巴一名。訊取確供。實係起意占卜。妄言惑衆之人。於審明後。傳集衆噶布倫各寺大喇嘛等。眼同將羅卜藏丹巴剝黃處決。其羅卜藏策登等四名。遞


商務印書館印行

旨解京。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濟嚨呼圖克圖等。皆感畏敬懔等語。朕於黃教。素雖愛護。但必於奉教守法之喇嘛等。方加以恩遇。若爲教中敗類。罪在不赦者。卽當明正典刑。斷不稍爲袒護。如元季之供養喇嘛。一意崇奉。漫無區別。致有詈罵者割舌。毆打者截手之事。令喇嘛等無所忌憚。尙復成何政體。此次辦理羅卜藏丹巴占卜惑衆一事。卽於護衛黃教之中。示以彰明憲典之意。著將辦理緣由通諭知之。

壬子。乾隆五十七年。春正月。壬申。諭。朕仰蒙昊眷。慶澤延洪。五代一堂。誕膺多福。因思朕逮事　皇祖　皇考。復得元孫。親見七代。實爲古今罕有。前曾降旨令八旗都統。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各直省督撫。詳查臣民中。如有曾親身上見祖父。下逮元孫。有指證者。據實奏聞。候朕優加恩賚。茲當歲籥開韶。元正肇慶。節據內務府。正白旗。查有致仕上駟院卿李質穎。並據馮光熊奏。忻州監生張克用。趙鈺。解州民人陳徵舜。交城縣民人武魚河。江瀾奏。濟甯州原任雲南布政司李承鄴。朱珪奏。歙縣捐職府知事潘起煌。均係上事祖父。下逮元孫。確有指證。並飭取系圖册結。咨部等語。李質穎等年躋耄耋。或曾列卿僚。或安居茆屋。親見七代。五世同堂。實爲昇平盛事。

著加恩賞給七葉衍祥扁額字樣。令該部。及各該督撫。製造頒給。用昭壽宇同登。斂時錫福之盛。嗣後遇續有奏到者。該部照例彙題。一體頒給扁額。 丙戌。以舒濂到藏身故。賞銀五百兩治喪。照例賜卹。 二月。壬寅。本日據成德奏帶領將備兵丁。行抵拍甲嶺。督率滿漢屯土弁兵。會同進攻。並拋擲火彈。將賊匪燒斃甚多。官兵分報殲戮。殺賊二百餘名。生擒七名。現將屯聚之賊。四面拏卡攻圍等語。是成德此次帶兵進剿。其從前行走遲延。固有應得之咎。但一抵拍甲嶺。卽能督率弁兵奮勇剿殺。痛加殲戮。並生擒活口。尙爲出力。所有成德從前革職處分。著加恩寬免。 三月。丁丑。 上啓鑾。謁泰陵。泰東陵。巡幸五臺山。 甲申。 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統領大兵。剿辦廓爾喀賊匪。特授爲將軍。與外省駐防將軍。體制稱謂相同。究覺等威莫辨。此次福康安應稱爲大將軍。遇有檄諭行文等事。竟以大將軍列銜。更覺威嚴尊重。足使番衆生畏。賊匪破膽。 辛卯。 上駐蹕五臺山。 壬辰。 諭昨據孫士毅奏。成都將軍奎林。行至江卡地方。因頭患熱癤。精神委頓。旋卽在江卡病故。聞之深爲悼惜。著加恩賞給銀二千兩。辦理喪事。伊子崇倫現已馳抵江卡。卽令沿途照料。入城治喪。仍著入祀賢良祠。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 丙申。 上回鑾。 夏四月。

辛丑。諭據福康安奏。附近廓爾喀之哲孟雄。宗木作。木郞。布嚕克巴披楞等部落。前經福康安檄諭。令其進兵擊賊。爲我先驅。今仍各守地界逗遛不進等語。此時據福康安奏到時。朕卽以辦理失之太早。節經降旨飭諭。今福康安。察看各部落情形。大率觀望遲疑。莫能先發。各處番兵。恐不能恃以集事。果不出朕之所料。此等附近廓爾喀各部落。素被賊匪欺陵。若見大兵進擣巢穴。聲勢壯盛。自必乘賊匪窮蹙。協力攻剿。藉以報復私仇。乃福康安於大兵未集之時。檄諭各部落。發兵協剿。則該部落等。誰肯先與賊匪爲難。其觀望不前。心持兩端。自係必然之理。節降諭旨甚明。福康安何始終未見及此耶。至賊匪現在情形。雖已併吞三十餘部落。但從來用兵之道。惟在攻擣腹心。得其要領。則此外皆望風瓦解。不難一舉蕩平。卽歷觀前代。勘定區宇。亦不過扼據形勢。於要隘地方。併力攻取。其餘皆可傳檄而定。斷無賊匪。有數十部落。卽須各部落處處派兵進剿之理。福康安等。惟當厚集兵力。直趨陽布賊巢。使賊人失其所據。此外各部落。自必紛紛瓦解。一舉集事。總在福康安堅持定見。激勵將士。鼓勇直前。生擒首惡。固不可存輕視賊匪之心。尤不可因賊匪。併吞部落較多。稍涉遲疑。或致餒我士氣也。

甲辰。上詣河神廟行禮。

丁未。上詣帝堯廟

行禮。甲寅。上還京師。乙卯。上詣黑龍潭祈雨。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朕閱本日奏到藏地圖樣。自以濟嚨爲進兵正路。將來大舉深入。竟可由此一路。併力全攻。軍勢更爲壯盛。似無須分作兩路。且福康安亦必須海蘭察一同領兵。更爲得力。朕再四思維。莫若福康安海蘭察惠齡同在一路。統領大兵。竟由濟嚨直前進剿。自當勢成破竹。成德人雖粗疏。但伊曾任將軍提督。經歷戎行。且聶拉木地方。究係成德克復。福康安於濟嚨剿除賊匪後。統兵深入。其聶拉木濟嚨一帶。或慮賊匪抄截。不可不豫爲堵禦。應卽令成德台斐英阿在彼處一帶。率兵分駐。往來策應。以壯聲援。更爲萬妥。　閏四月。甲申。　諭孫士毅奏。打箭鑪至前藏。道里遙遠。軍儲等項。未能尅期迅速。現帶領幹員。親赴察木多駐紥督辦。此時福康安等正在集兵進剿。糧運軍儲。最爲喫緊。朕正繫念。今孫士毅移駐察木多。親身督辦。呼應既靈。而承辦之員。亦可隨時稟商。聽候調度。一切糧餉等項。更可迅速遄行。事事應手。孫士毅不辭勞瘁。實心經理。殊屬可嘉。著仍賞戴雙眼花翎。並賞大小荷包。以示優眷。道員王啓焜委辦出口各事。甚爲出力。亦著賞戴花翎。用示鼓勵。　庚寅。　諭河東鹽務。從前籤商承辦。徒滋地方官勒索之弊。商力屢行疲乏。是以議將鹽課。改歸地丁。以期

利歸於下。商民交便。但立法之初。朕尙慮未能立時奏效。乃自改定章程以來。晉省業已行之有驗。而河南陝西二省。行銷河東引鹽地方。節經穆和蘭奏承恩奏稱。鹽價日減。商民俱獲利益。茲又據馮光熊奏稱。現在該省鹽池產鹽旺盛。兩三月內發販鹽數。較往年多至加倍有餘等語。是鹽課改歸地丁一事。效驗甚速。竟可永遠遵行。商民均資利賴矣。此議實蔣兆奎所倡。朕不掩人之善。是以自甘肅調彼至山西。俾身其事。今果始終承辦。已著成效。甚屬可嘉。蔣兆奎著加恩賞戴花翎。以示獎勵。

丙申。　諭京師自春徂夏。總未獲沛甘霖。朕晝夜焦勞。無時或釋。去冬因雪澤較稀。卽於春間齋心祈禱。而入夏以後。望澤尤殷。屢經敬謹籲求。仍未能卽施渥霑。展轉思維。求所以不能感召之由而不可得。至於夜不成寐。昨本欲於二十八日御門聽政時。召見大學士九卿等。面加諮詢。交相循省。今早適恭閱　聖祖實錄。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亦因天氣炎旱。曾令九卿科道會議。彼時九卿等奏請淸理庶獄。而親祈之禮。未及舉行。現在恤刑一事。朕不待九卿奏請。早經降　旨。並截漕。緩徵。平糶。賚賑等事。無不次第加恩。且朕曾於黑龍潭覺生寺拈香敬禱。又令皇子等分詣行禮。凡所以祈求甘澤者。已無不備至。因思乾隆二十四年。京城亢旱。六月初旬。尙未

得雨。朕於十一日。舉行大雩禮。躬親步禱。旋沛醲膏。但維時。朕年甫四旬有餘。力能步行。今春秋八十有二矣。雖精神尙能如舊。而步履未免稍艱。卽在宮內行走。天色稍暗。閒或需人扶掖。若必勉强步禱。足力不支。倘偶愆儀節。轉不足以昭慤誠。如本日召見諸臣內。尙書常青。年甫八十。精力素稱强健。乃因跪聆諭旨。爲時未久。竟至頭目眩暈。須人掖出。況朕年高於常青乎。且朕雖未行大雩之禮。而於設壇祈禱。分遣皇子等恭詣行禮時。朕每日夙興。必於宮中升香。天神地祇前默禱。偶見雲氣往來。必望空叩祝。是朕雖未步禱。而爲民祈禱之誠。實不敢一刻稍懈。乃至三壇禮竣。昊貺未昭。夙夜焦思。撫躬自省。或緣政治有所缺失。以致未能感迓祥和。但自古政治之失。無如女謁。宦寺。權臣。外戚。諸大端。現在宮中妃嬪四五人。皆已年老。且不能備位。至於女樂。自卽位以來。卽不用。其餘給使女子。合之皇子皇孫等。乳嫗使婢。統計不滿二百人。爲從來宮闈所未有。至本朝閹寺。止供灑掃之役。從不敢干與政事。近因約束更嚴。稍有微愆。卽加斥責。而伊等亦自覺愚蠢。卽尋常使令。尙形竭蹶。豈復能營私舞弊。是以願充太監者日益少。當差竟致乏人。若云權臣專政。則更無其事。朕乾綱獨攬。太阿從不下移。況現在內外大臣。俱朕親加擢用。不特不敢如前明

之嚴嵩輩。盜竊威柄。朋比爲奸。即本朝康熙年間。明珠。徐乾學等。私相交結。少通餽遺。雍正年間。及朕乾隆十年以前。鄂爾泰。張廷玉等。素知謹愼。尙不免稍存門戶之見。此時諸臣中。亦無一略似彼二人者。以言外戚。則觀音保。爲　孝聖憲皇后之姪。在散秩大臣上行走。十有餘年。甫得簡用副都統。爵位亦不爲崇。若傅恆。福康安之晉封公爵。俱因底定金川。及剿平臺灣等處逆匪。懋著勞績。用示酬庸。並非因傅恆。福康安爲孝賢皇后之弟姪。特加恩寵。即明瑞。奎林。皆皇后之姪。俱以躬歷戎行。爲國家宣力。而明瑞又係歿於王事。此等得力大臣。豈必因身係外戚。轉棄而不用乎。其餘如興修工作等事。朕早自以爲過。然俱動用內府帑餘。從無累及閭閻。並或以工代賑。俾小民均資利益。且近十餘年來。亦未嘗復舉大工。是朕之用人行政。天下臣民所共聞共見者。因復思目前重務。惟有進剿廓爾格一事。外間或有議及。不應勞師動衆。以致雨澤愆期者。殊不知廓爾喀係徼外小番。前此因與唐古特人等。鹽稅細故。侵擾後藏邊界。彼時派令巴忠。鄂輝。成德等。前往剖斷。賊匪即畏懼乞降。此次賊匪復因帳目不清。又來滋擾。經駐藏大臣具奏時。僅令鄂輝。成德。帶兵往　諭。原不過示以兵威。使之悔罪乞降。不敢再萌他念。即可完事而已。及巴忠聞信自戕。

始疑從前辦理錯誤。而賊匪等竟敢擾至札什倫布。肆行搶掠。若不痛加殲戮。賊匪無所忌憚。勢必爲得尺則尺之計。漸至侵及前藏。即察木多巴塘裏塘一帶。亦必受其煽惑。日久漸成邊患。且此時僅以和息了事。將來大兵撤後。倘賊匪復來滋事。後藏距川省遼遠。鞭長莫及。斷無屢勞兵力遠涉勦辦之理。是以特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統兵前往。聲罪致討。無非爲綏靖邊圉。保護衞藏起見。朕臨御以來。拓土開疆。膚功屢奏。以廓爾喀之蕞爾彈丸。不及回準二部。兩金川。緬甸安南百分之一。豈屑利其土地而爲此勞師動衆之舉。此朕不得已用兵之苦心。又宜爲天下臣民所共諒者。或此卽爲窮兵黷武乎。朕反覆推求。終莫能得致旱之故。但甘澤未施。總由朕躬不能感格。豈此自省無缺之一念。卽不免爲滿盈之累。遂至恆暘示儆耶。此意朕每日召見軍機大臣。未嘗不再三垂問。卽大學士九卿。間日召對時。均殷殷面詢。令其據實直陳。而諸臣等僉稱並無闕失。大臣等受恩深重。於此等關係民瘼重務。經朕虛懷訪詢。豈忍復事諱飾。第天恩未降。究由人事未孚。是以於本日御門聽政畢。復召見皇子皇孫及大學士九卿等。交相咨儆。務求致旱之由。益加省惕。皇子等。皆當北郊大祭齋居。並派皇孫大臣等分詣黑龍潭覺生寺齋宿籲禱。仍令皇子等輪日

前往拈香。此時將屆夏至。若能速霈恩膏。趕緊播種。大田秋收。尙屬可望。著大學士九卿等傳集科道。公同詣議。如果確有所見。即據實合詞陳奏。以副朕遇災戒懼。側身修省之至意。丁酉。大雨。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一終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二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衡翰章恭校

高宗純皇帝

壬子。乾隆五十七年。夏五月。甲辰。定親王。固倫公主。郡王。和碩公主。及貝勒門首。俱應設立行馬下馬椿。其親王。固倫公主之下馬椿。應高一丈。郡王。和碩公主之下馬椿。應高九尺。貝勒之下馬椿。應高八尺。其行馬親王固倫公主。應安設八架。郡王和碩公主。應安設六架。貝勒。應安設四架。每架以五尺爲率。從之。丁未。上啓鑾。秋獮木蘭。壬子。以陝西太白山。禱雨輒應。列入祀典。癸丑。上詣熱河文廟行禮。駐蹕避暑山莊。六月。丙子。諭。據福康安等奏。官兵攻克擦木要隘。全殲賊衆情形一摺。首戰得勝。實賴上天之恩。欣慰之餘。倍深欽感。擦木地方。兩山夾峙。中亙山梁。賊匪據險拒守。拚死抵禦。經福康安。海蘭察。惠齡等。乘陰雨緜密。連夜發兵。將弁官兵等。鼓勇先登。奪獲碉座。將賊衆全行殲戮。實爲奮勇爭先。勤勞倍至。覽奏殊爲心惻。已另降諭旨。將福康安等。及帶兵將弁。並出力兵丁等。分別優加賞賚。以示獎勵。至福康安等。於攻克擦木後。卽乘勝直趨濟嚨。其聶拉木一路。已遣成德帶兵。作爲



商務印書館印行

偏師牽綴賊勢。並於賊轄要口留兵一千名。派諸神保帶領防守。我兵後路。無虞賊匪抄截。所辦俱妥。總之初次打仗。即獲全勝。大挫賊鋒。賊匪自必聞風膽落。事機極爲順利。現乘軍威勝勢。直趨濟嚨。定可克期摧破。將賊匪剿戮無遺。肅清邊境。即行合兵深入。進剿賊巢。自必勢如破竹。惟計日以待捷音續報也。丁丑。諭福康安等奏。行至瑪噶爾轄爾甲山梁。殲戮賊匪一摺。覽奏欣慰。此皆仰賴上蒼恩佑。連次打仗。再戰再捷。士氣倍奮。賊匪望風膽落。該處距濟嚨不遠。看此事機順利。乘勢直前。自已將濟嚨。立時攻克。捷報當已在途。一得此處。軍威大振。自必迎刃而解。福康安。惟當倍加勉力。迅奏膚功。著再賞給福康安鍍金盒子。伽南手串一掛。並大小荷包。鼻烟四瓶。用昭優眷。海蘭察。與賊交戰。馬匹受傷。幸未顛蹶。實賴上天護佑。爲之額手虔謝。特賞給行幸常佩護身佛一尊。以爲諸事吉祥佳兆。海蘭察。臨陣勇往。是其素性。但身爲參贊。所關甚重。以後接仗時。固當督率士卒。鼓銳直前。然究宜加意持重。不可輕於冒險。此必當遵朕訓諭也。己卯。諭福康安奏。統領大兵。攻克濟嚨。痛殲賊衆一千餘人。所有帶兵將領人員。奮勇出力。甚屬可嘉。其受槍傷陣亡之參將長春。著加恩照副將陣亡例議卹。秋七月。辛亥。此次福康安。海蘭察。自第哩

朗古宗喀進兵。屢次克捷。收復濟嚨。攻克熱索橋。深入賊境。捷音踵至。今又由協布嚕進攻東覺山梁。並雅爾賽拉博爾東拉等處。將賊匪營寨木城碉卡。全行攻克。痛殲賊衆。擣穴擒渠。成功在即。該處林深箐密。路徑險峻。福康安等帶領官兵。冒雨步戰。手足胼胝。實屬奮勇出力。可嘉之至。除此次出力之將領等。交福康安等。查明具奏。另行升賞外。福康安。海蘭察。俱著交部議敍。　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等奏。進攻東覺山梁。並雅爾賽拉博爾東拉等處。將賊匪營寨木城碉卡。全行攻克。痛殲賊衆。覽奏深爲嘉慰。各兵登山陟險。打仗追賊。晝夜辛勤。已至八日。自應暫予休息。再行前進。此次福康安等。於萬難攻剿之處。竟獲全勝。皆賴上天眷佑。感謝之忱。不能言喻。而福康安等董率調度。悉合機宜。以及將弁兵丁。勞苦之狀。可憐可嘉。竟不忍復視。除降旨先將福康安。海蘭察。交部議敍外。著加賞福康安。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海蘭察。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用示優眷。其餘出力官兵。皆交議敍。統俟大功告竣。再降諭旨。又據福康安奏。入賊境後。即聞沙瑪爾巴。業伏冥誅。詢之現獲賊目巴載巴拉里。亦供稱沙瑪爾巴。於五月十五日病斃等語。此次廓爾喀滋事。皆由沙瑪爾巴唆使。實爲此案罪魁。或係廓爾喀見大兵連捷。危亡在即。託言該犯已

伏冥誅。希圖卸罪。否則該犯詭計多端。豫爲揚言。使官兵搜捕稍寬。乘閒遠颺。均未可定。著福康安訪查的確。並將此次拏獲賊目。係何兵弁。查明具奏。量加獎賞。 八月。辛未。 諭。據福康安等奏。賊酋拉特納巴都爾。將上年裹去之兵丁。王剛。第巴。塘邁等。送出。並呈遞福康安暨官員兵弁等稟各一件。此次賊匪賫呈稟帖。僅令裹去兵丁等。前來投遞。稟內止妄想乞降。尚未自行認罪。至沙瑪爾巴唆使賊匪。誘執兵丁。噶布倫及搶掠後藏。罪不容誅。卽服毒身死。已屬倖逃顯戮。該犯雖無應襲封職。未知藏內。尚有父叔子姪否。著和琳。鄂輝。於事竣後。查明現當何差。概行斥革。以紓衆憤。 壬申。 諭。蒙古王公等奏。今歲値有閏月。哨內已降霜雪。且過哨鹿之時。請暫停進哨等語。山莊氣候早涼。該王公等。以朕年過八旬。誠心籲懇。且駐蹕此處。佇待紅旂捷報。道路較近。尚可早到數日。著照所請。停止進哨。但隨圍人等。業已遠來。豫備無不需費。著加恩仍照例各減半賞給。卽令回京。其御前乾清門行走之額駙。及衆閒散蒙古王公等。俟十六日。在惠迪吉門瞻覲後。均令各回遊牧。其由京前來之前鋒護軍等各營官兵。亦著無庸前赴熱河。以示體卹。 癸酉。 諭福康安。統領大兵。剿捕廓爾喀。自進兵以來。督率將弁兵丁。攉堅破險。屢戰屢捷。無不鼓勇爭先。

於調度布置。一切機宜。悉中竅要。且經越艱險。冒雨步戰。手足胼胝。用兵之難。爲從來所未有。實屬奮勇出力。現在大功將次告成。福康安著加恩實授爲大學士。孫士毅。自署川督以來。辦理一切糧運。督率所屬。尙屬認眞。且伊係漢人。能由察木多一帶。馳赴衛藏。會同和琳等。籌備軍需。俾資源源接濟。甚爲出力。孫士毅亦著加恩實授爲大學士。和琳自到藏後。催辦運糧。實心整頓。設法勸懲。俾該處疲玩積疾。日有起色。昨經奏請馳赴宗喀濟曨一帶。與福康安所奏適合。現復奏報。卽日迅赴該處。趕緊催趲。俾軍食接濟充裕。無誤師行。奮勉可嘉。所有工部尙書員缺。卽著和琳補授。

庚辰。諭。從前普福駐藏時。廓爾喀遣大頭目蘇必達多喇拉木等。來稱拉特納巴都爾等。業經封王。請賞俸祿地方。經普福飭駁。並曉示天朝特封王爵。並優加賞賚。已屬格外施恩。且現在納貢之國甚多。從無賞給地土俸祿之例。所辦尙屬得體。此等關係外藩之事。應據實奏聞。乃當時既未入告。及陛見時。又未面陳。實屬錯謬。不便稍爲寬宥。著博興馳往庫倫。代理事務。傳旨將普福革職。拏送刑部治罪。

丁亥。諭。福康安等奏攻克噶勒拉堆補木。奪橋過河。打仗殺賊情形一摺。據稱藏地雪下最早。宗喀通拉山等處。八九月閒。大雪封山。今年節氣較早。須趕封山前蔵

事撤兵等語。前恐藏內氣候寒冷。若非及早竣事撤兵。或爲大雪所阻。屢降旨令福康安等妥速蕆功。今福康安等已籌計及此。朕心轉爲稍慰。前福康安等遣郎穆幾爾帮哩二人回巢。諭知賊酋將各山梁拒守賊衆全數撤回。又經數日尚未撤動。福康安自以進攻爲是。各官兵分路攻剿。攀援登陟。雖見有中槍陣亡者。並不退怯。仍直前拋擲火彈。痛殲賊衆。將噶勒拉堆補木石卡木城。全行占奪。可嘉可憫。幾於不忍披閱。阿滿泰墨爾根保等皆中槍陣亡。尤堪軫惜。嗣後與賊接仗。所有得力之巴圖魯侍衛等。不可復使冒險輕進。致有損傷。並傳諭福康安等。如賊匪經官兵連次痛殲。望風膽落。必差人赴營遞稟乞降。即可趁其畏懼哀懇。傳旨允准。現爲節候所限。亦不得不如此辦理。　諭福康安等。又奏成德一路。攻得利底大山賊卡二座。前據福康安等奏成德等攻克多洛卡隴岡等處。未經續奏。今既將攻得利底各員保奏。則該處打仗情形。成德自必一併呈報。何以未據奏明。前經軍機大臣訊之阿爾曾薩野等。據稱聶拉木一路。向來冬雪較大。封山後。不能行走等語。著福康安等。將成德所帶兵丁。現在何處。曾否前進。將來能否不爲雪阻。著一併查明具奏。　戊子。諭福康安等。自馳抵後藏。即整兵進剿。於擦木邦杏。連獲勝仗。以次收復濟嚨。攻

克熱索橋。協布嚕。東覺集木集等處。所向克捷。痛殲賊衆。深入廓爾喀境數百餘里。賊酋拉特納巴都爾。及伊叔巴都爾薩野。自知滅亡在卽。畏懼慴伏。將去年裹去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早行送出。差大頭人朗穆幾爾幫哩等四名。赴營遞稟乞降。並以此次擾至後藏邊界。皆由誤聽沙瑪爾巴指使。本欲將該喇嘛送出。適先病斃等語。經福康安等。嚴行駁飭。令該賊酋叔姪。親自赴營懇乞。始准投誠。本日據福康安等奏。七月初八日。接到拉特納巴都爾來稟。所有諭令交送札什倫布什物。並呈獻沙瑪爾巴骨殖等款。已一一遵奉。稟內語意。多係感戴恩德。自行認罪。凡自稱之處。俱改爲小的。惟於親來一節。止婉陳感畏之意。未敢切實稟覆等語。前因廓爾喀自作不靖。是以加之天討。今既畏罪。疊次遞稟乞降。情詞尙爲恭順。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廓爾喀民人。猶吾民人也。不忍多事誅夷。況福康安等。此次帶兵進攻。每戰必克。賊匪望風膽落。故以畏服之詞。爲歸城之請。較之前次安南受降納款。更足以尊國體而示軍威。但外番素性多疑。拉特納巴都爾等。因滋擾獲罪。察其畏懼情形。目下亦未必敢親自詣營。將來歸誠後。見安南阮光平。叨荷崇封。進京祝嘏。賞賚駢蕃。寵榮已極。該賊酋等。自必心生豔羨。或情願詣闕覲光輸誠。亦未可知。著福康安等。

即傳朕旨。赦其前罪。准令納表進貢。悔罪投誠。福康安等。亦即撤兵回至內地。此朕始終不欲用兵之苦心。又當為天下臣民所共見共聞者。福康安等之摺。係七月初九日拜發。距今已四十餘日。此旨到時。或福康安等。已擣穴擒渠。馳遞紅旂。亦未可定。但朕怙冒為懷。覺勞師久役。轉不若納款受降。趁大雪封山以前。撤兵凱旋之為完善。朕本欲俟福康安等紅旂遞到。恭謁東西兩陵。告厥成功。今已准其受降完事。不值擬陵祭告。行此鉅典。已定於二十五日。啓鑾回京。所有辦理廓爾喀緣由著通諭中外知之。　諭。據福康安奏。俟其將合同札什倫布物件呈交。並送出沙瑪爾巴骨殖。徒弟跟役。看如何具稟。再相機酌辦。所見甚是。以現在情形而論。賊匪經兵威震懾。不敢再萌故智。邊境敉甯。可保數十年無事。趁此收功。較安南投誠入覲。尙為完善。廓爾喀。既經內附。或三五年。遣頭人赴京。具表進貢。如朝鮮。安南。暹羅。緬甸外藩。一律辦理。方成體制。從前來藏貿易之巴勒布人等願留藏者。即編入戶册。作藏內民人。不願者。派兵押送出境。令回故土。永斷葛藤。藏內行使錢文。設鑪改鑄寶藏字樣。所有巴勒布銀錢。不許再行使用。自立定疆界後。廓爾喀人衆。固不許偷越藏界。即藏內人等。亦不得私赴廓爾喀禮塔貿易。至駐藏大臣二員。向俱駐紮前藏。於

後藏事務。鞭長莫及。嗣後應分駐一員以資彈壓。遇有事務。就近辦理。福康安等。當會同駐藏大臣。將應辦各條。參酌損益。妥協辦理。以期經久遵行。邊隅永臻寧謐。

命福康安爲武英殿大學士。並吏部尚書孫士毅爲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辛卯。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九月。丁酉朔。　上還京師。　己亥賞福康安一等輕車都尉。即令其子承襲。海蘭察本係二等公爵。著晉封一等公爵。孫士毅。和琳。惠齡。均著交部議敍。　諭。此次廓爾喀滋擾後藏。沙瑪爾巴挑唆起釁。實爲罪魁。現據賊酋將該犯骨殖送出。著福康安等。不必送京。分懸前藏之布達拉。後藏之札什倫布。並前後藏及察木多打箭爐一帶大寺廟。一一懸挂。並將起釁犯事緣由。逐一開寫號令示衆。用示儆戒。　丙午。　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等奏。賊因繳出札什倫布物件。並挐沙瑪爾巴之番婦女喇嘛等一摺。未將何日撤兵之處。聲明具奏。想因賊酋所遺大頭人。尚未到營。略爲等候。計此時已詣營謁見。即派護送進京。著傳諭福康安等計算日期。如能年內到京。固屬甚善。否則明正燈節前趕到。尚可隨朝鮮暹羅。一體瞻覲。至此次繳出物件。因金册係天朝頒賜。班禪額爾德尼。關繫緊要。其貴重等件。亦不敢私留。又沙瑪爾巴姦占之妻策旺拉木。中途逃逸。賊酋即緝獲鎖送。並

備象隻樂工恭進。看此情形。實已眞心慴伏。悔罪輸忱。邊境自可甯靖。惟定立地界一事。前已有旨令福康安等一一設立。鄂博毋許僭越。現在大兵將撤。宜趁此時。申明約束。以熱索橋迤西。如協布嚕雍鴉東覺堆補木帕朗古等處。皆經大兵攻克。本應即以此爲後藏邊界。念爾悔罪投誠。仍行賞還。其熱索橋以內。濟嚨聶拉木宗喀等處。本屬藏地。雖經汝侵占。現經大兵收復。非如上次講和退還者可比。嗣後應以濟嚨聶拉木以外爲界。爾部落人等。不得尺寸擅越。如有私行僭越者。拏獲即行正法。爾部落遇有遣使進貢獻表等事。當先禀明邊界將領。聽候知照。方許進口。乙卯。諭。前據福康安等奏。廓爾喀遣大頭人進表納貢。於方物之外。另備馴象五隻。因思現在京城象隻。儘敷陳列儀仗之用。而藏地向無象隻。著傳諭福康安。即傳旨賞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各一隻。其餘三隻。緩程送京。俾前後藏僧俗番衆。常覩邊方貢物。更足以肅觀瞻。而壯聲威。　冬十月。戊辰。　諭。福康安等奏。廓爾喀差出頭人禀稱。欲令貢使過藏時。謁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叩頭請罪。並於准降後。擬遣人赴藏。呈遞哈達土物等語。拉特納巴都爾。欲令來使謁見達賴喇嘛等。請罪。亦足見其悔過之心。至伊呈送達賴喇嘛等哈達土物。和琳應告知達賴喇嘛。酌

量收存數件。勿虛其意。仍加倍酬給回賞。不可爲廓爾喀所輕。再此藏功完善。御製十全記一篇。以誌武成十告。現令繕寫四體字。俟繕寫完竣。再行發交和琳。酌量於聖祖御碑之旁豎立。或另相地勢。建蓋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遠。謹案御製十全記以平準噶爾爲二定回部爲一掃金川爲二靖臺灣爲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受廓爾喀降合爲十其內地之三叛弗計也 癸酉。諭阿迪斯在鑾儀衛行走。止屬照常供職。念伊係大學士阿桂之子。阿桂年逾七十。阿迪斯著加恩補授戶部侍郎。仍兼鑾儀衛使行走。以示體䘏。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濟嚨地方。於八月十六七等日。連次降雪。已至尺許。況今年節氣較早。月內即恐封山。是以朕早經慮及。降旨令福康安等。於受降後。即速撤兵。茲大兵已於九月初間。全抵濟嚨。此時自已早至前藏。不至有凍阻之虞。朕心始爲稍釋。此次廓爾喀。不特備物輸誠。向福康安等軍營。呈送牛羊酒米等物。備犒官兵。即成德一路。亦呈送牛羊酒米等項。可見其眞心慴伏恭順。實出至誠。福康安等所奏。酌留兵一百餘名。在熱索橋暫駐之處。竟可不用。至所稱廓爾喀貢使已派侍衛珠爾杭阿等。於九月初三日。帶同起身。計算該貢使起程日期。距臘底尚有一百十餘日。儘可趕到。以所進貢品。馴象番馬。本令緩程行走。其餘沉重物件。昨已有旨令福康安。酌減隨從送京。以便貢

使遄行。但樂工一項。必須隨貢使一同趕到。庶年節宴會。使朝覲各國。共聆異方僸佅。更足以備太常而昭武烈。福康安等摺內止稱該貢使及隨從人等起身日期。而於樂工。是否可偕貢使於年內到京之處。未經敍及。著傳諭福康安。如樂工隨貢使同行則已。若係落後。卽著孫士毅。和琳。於該樂工行抵何處。卽另派妥員飛速伴送。以便與貢使一同於年內到京。方爲妥善。 乙酉。 諭軍機大臣等。郭世勳等奏。據洋商蔡世文等稟稱。有英吉利國夷人啵嘲啞晚嘖哐等來廣稟稱。該國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萬壽。未及叩祝。今遣使臣嗎嘎爾呢進貢。由海道至天津進口赴京。但海洋風帆無定。或於浙閩江蘇山東等處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到口。卽將貢使及貢物等項。派委妥員迅速護送進京。毋得稍有遲誤。至該國貢船雖據該夷人稟稱。約於明年二三月可到天津。但洋船行走。風信靡常。或遲到數月。或早到數月。難以豫定。該督撫等應飭所屬。隨時稟報。遵照妥辦。 丙戌。

諭軍機大臣等。和琳奏。查出五十五年廓爾喀遣人至藏。曾有謝恩表章貢物。及各信字物件等項一摺。此事大奇。我國家綱紀肅清。朕臨御以來。一切政務。無不躬親綜理。而大小臣工。凡遇地方事件。亦無有不據實陳奏。候朕裁奪。從未有敢於匿

不上聞者。今閱廓爾喀表文。因其貢使受恩回國。特差頭目齎表貢謝恩。情辭至爲恭順。並無討要俸祿地方之語。其稟請銀錢一事。亦屬無關緊要。俘習渾等。縱不知事體輕重。卽爲討好起見。亦應據情代奏。又何所顧忌。而匿不上聞。卽云伊信字中。有要照大人們所許的話行事等語。自卽係指巴忠等前此在藏許給銀兩之事。若果於普福俘習渾等有所干涉。或心存畏懼。自思迴護。不敢上聞。尙屬情理所有。今許給銀兩之事。係巴忠鄂輝成德三人所辦。與俘習渾普福。毫無干涉。又復何所瞻顧。竟將表文貢物等項。壓閣不奏。專擅糊塗。竟至不解。實屬可恨。凡內地事件。隱匿不奏。一經發覺。卽當按律治罪。況邊外重務。竟敢壅於上聞。則何事不可爲。此而不嚴行查辦。何以肅政治而肅官常。現令阿哥等同軍機大臣。將普福嚴加刑訊。據供五十五年七月內。鄂輝說及廓爾喀會有人來藏。帶了珊瑚刀子等物。還有表文。說要進貢。並有給大人們信件。因見表文係屬底稿。且又並無正經頭人到來。已駁回。叫他另換正經表文貢物等語。此話我曾告過雅滿泰嚴廷良。其雅滿泰。有無告知俘習渾。不得知道等語。據普福所供。是此事竟係鄂輝隱匿不奏。此時福康安等。均已齊集前藏。鄂輝亦卽日可到。著福康安孫士毅惠齡和琳。卽將鄂輝革職。同俘

習渾。雅滿泰。嚴切刑訊。令其據實供吐。是何意見。迅速具奏。毋任稍有迴飾。至普福係和珅保舉之人。和琳並不因伊兒所薦。稍存迴護。據實查奏。甚爲公正。著賞給御用玉搬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以示獎勵。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等奏。遵旨受降撤兵回藏。及廓爾喀懍遵約束情形一摺。覽奏欣慰。廓爾喀傾心向化。備具表文貢品。懍遵約束。並恭撰番字歌詞呈進。極爲恭順。蔵局實爲完善。至福康安等奏接到拉特納巴都爾稟稱。從前因銀錢啓釁。嗣後不再提一箇當兩箇箇半行使之語。以表其誠心改悔。廓爾喀與唐古特人等交通貿易。由來已久。前因此事易啓爭端。是以有旨令福康安等。諭知廓爾喀。竟應停止貿易。以杜葛籐。今聞廓爾喀地方需用食鹽酥油等項。斷不可缺。與俄羅斯之需用大黃相同。藏內亦需彼處米石。今廓爾喀業經歸順投誠。若停止貿易。轉非懷柔之意。但從前廓爾喀與藏內交易。俱係伊等自行說合。並無官爲經理。以致噶布倫從中牟利。致滋弊端。今因俯示體卹。准其仍通買賣。所有貿易等事。竟應官爲辦理。不准噶布倫等復行私自講說。一切事宜。應比恰克圖之辦理俄羅斯交易。更爲嚴密。或於一歲中酌定兩次四次。准其通市。於撫輯之中。予以限制。駐藏大臣。仍不時稽查。親加督察。令彼此

公平交易。毋得稍有偏枯。既可遂其恭順之心。又可免噶布倫等從中滋弊。至廓爾喀與藏地交易。自不能不行使銀錢。現據廓爾喀呈稟。此後不敢再提一箇當兩箇箇半之說。是該處銀錢。亦可公平定價。不至再有爭執。此事著交福康安等四人。會同詳定章程。並明白曉諭廓爾喀及唐古特人等。永遠遵奉。　十一月。甲辰。諭。朕偶閱錢鈺蔡珽列傳。錢鈺爲御史時。參劾山西巡撫穆爾賽貪婪。暨條陳各款。似有風裁。及用至巡撫。輒於所屬知縣婪贓之事。聽受私書。徇情銷案。不能自踐其言。蔡珽曾極陳年羹堯貪暴。洊擢總督。乃挾嫌誣陷岳鍾琪田文鏡。袒護黃振國。以致獲罪。問擬重辟。而傳內於伊二人身故。俱書爲卒。體例皆未允洽。國史所以傳信。一字之褒貶。即關其人終身之優劣。義例綦嚴。夫人臣立品無訾。有始有終者。方得謂之卒。錢鈺之言行不符。蔡珽之朋比取戾。安得謂之始終無玷者。若伊二人得書爲卒。其與立朝本末粹然者。何以示區別。錢鈺蔡珽傳末。均著改書爲故。嗣後除特行予謚。及入祀賢良祠者。自當書卒外。其雖無飾終之典。而品行克保厥終者。仍一例書卒。若初終易轍。營私獲罪之人。傳末止當書故。不得概書爲卒。著國史館總裁查明列傳。確覈人品事實。如有似此者。均改正書故。用昭彰癉。已改未改。陸續開日。以四

本傳爲率。繁簡錯綜迭看。壬子。諭。福康安等奏稱行抵前藏。將善後章程大意。告示達賴喇嘛。察達賴喇嘛。感戴出於至誠。一切惟命是聽。斷不敢稍形格礙等語。朕節次所示條款內。如嚴禁達賴喇嘛左右近侍親族。及噶布倫等干與滋事。並發去金奔巴瓶。籤掣呼畢勒罕各款。皆係護衛黃教。去彼世襲屬托私弊。達賴喇嘛。自當一一遵奉。此係極好機會。皆賴上天所賜。福康安等。當趁此將藏中積習湔除。一切事權。俱歸駐藏大臣管理。俾經久無弊。永靖邊隅。方爲妥善。再向來藏內。出呼畢勒罕生年。及伊父母姓名。一一記明。復令拉穆吹忠降神禱問。指定眞呼畢勒罕。積習相沿。由來已久。朕思其事。近於荒唐。不足憑信。拉穆吹忠。往往受人囑託。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而藏中人等。因其迹涉神異。多爲所愚。殊屬可笑。此等拉穆吹忠。即係內地師巫。多以邪術惑人耳目。聞拉穆吹忠降神時。舞刀自扎。身體無害。是以人皆信之。此等幻術。原屬常有。但即使其法果眞。在佛教中。已爲下乘。若使虛假。則更不値一噱。其妄誕不經。豈可仍前信奉。福康安等。現在整飭藏務。正應趁此破其積弊。莫若在藏。即令拉穆吹忠。各將其法試演。如用刀自扎等項。果能有驗。則藏中相沿日久。亦姑聽之。若福康安等親加面試。其法不驗。即當將拉穆吹忠降神荒唐不可

信之處。對衆曉諭。俾僧俗人等。共知其妄。勿爲所愚。嗣後出呼畢勒罕。竟可禁止。拉穆吹忠降神。將所生年月相彷數人之名。專用金奔巴瓶。令達賴喇嘛掣籤指定。以昭公允。　命福康安。照王公名下親軍校之例。賞給六品頂戴藍翎三缺。令福康安。於伊得力家人內。酌量給戴。用昭格外加恩優眷勞臣至意。　十二月。庚午。命藏內所鑄銀錢。其正面用漢字鑄乾隆寶藏四字。背面用唐古特字。亦鑄乾隆寶藏四字。以昭同文。而符體制。另行模繪錢式。發去遵辦。　辛卯。　諭福康安等奏審訊鄂輝壓閣廓爾喀表貢。匿不具奏一摺。鄂輝於許給廓爾喀銀兩一事。或可諉爲不知。至五十五年廓爾喀呈進表貢。壓擱不奏。現經福康安等面加詰訊。鄂輝雖展轉支飾。而此事係其主見。已屬百喙難辭。今福康安等並未按律定擬。請將鄂輝等解京治罪。試思解到後。卽交軍機大臣覆訊明確。亦不値卽將伊三人。概行立寘重典。若交部監禁。是伊等身獲重譴。轉藉此回京安坐囹圄。殊不足以示儆。計此時鄂輝起解在途。亦距藏不遠。著傳諭惠齡英善。接奉此旨。飛飭沿途。不拘鄂輝解到何處。卽於該處截留。仍解回前藏。交與和琳。將伊永遠枷號。與俘習渾雅滿泰。同爲在藏辦事大臣不肯用心安辦致藏地不靖者戒。（謹按俘習渾原名保泰以與裕親王之名相同於乾隆五十七年三月避名改名俘習渾）

大學士兩廣總督公福康安等奏。欽奉頒發。御製十全記。於聖祖仁皇帝御碑之旁。豎立恭查　聖祖仁皇帝御碑。在布達拉山前。爲前後藏通衢。擬添建碑亭一座。礱石爲方碑。正面刊國書。碑陰刊漢文。左刊蒙古字。右刊唐古特字。報聞。

癸丑。乾隆五十八年。春正月。甲辰。　賜霍罕伯克那爾巴圖敕諭。　乙巳。　賜安南國王阮光平敕諭。　丙辰。　諭。據郭世勳等奏。安南國王阮光平。於上年九月內。在義安身故。世子阮光纘。年已十五。現在暫權國事。定於五十八年正月內。專遣陪臣恭齎表貢。赴京告報等語。覽奏深爲惋惜。該國王係上年九月物故。該員等呈報稍遲。想此時業經殯葬。飾終之典。不及施行。茲親製誄詩一章。發去。著派臬司成林。齎赴義安。於阮光平塋前焚化。並賞大哈達一箇。於廣西藩庫內。發銀三千兩。俾作好事。俱著成林帶往祭奠。賞給以示軫卹。阮光平之子阮光纘。前已封爲世子。自應襲爵藩封。著成林傳旨。即封阮光纘爲安南國王。其應給襲封敕書。俟該使臣吳時任等到京後。再行照例賞給。即令齎回。　賜安南國世子阮光纘敕書。　二月。丁卯。　諭向來武臣。無乘轎之例。海蘭察在軍前效力多年。骽有宿疾。著格外施恩。賞令坐轎。

己巳。。諭前全德參奏運使柴楨。挪移商人鹽課二十二萬兩。解送浙江。彌補鹽道庫內短缺銀兩一案。事關侵挪帑項。不得不切實嚴究。特派慶桂前往。會同長麟查辦。今據慶桂等奏。審明福崧。柴楨。侵婪各款。於原參二十二萬之外。又審出福崧。侵用製規用費等銀六萬餘兩。殊爲駭異。實出意料之外。經慶桂等。將福崧柴楨等。分別定議具奏。現據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核議。請照慶桂等所奏。將柴楨擬斬。卽於浙江犯事地方正法。福崧亦擬斬決。均屬罪無可逭。柴楨著交長麟卽在浙江省處斬。福崧著無庸解京。卽令慶桂於押帶福崧所到之處。如在江南境內。卽著會同書麟。監視正法。如已行抵山東。卽著會同吉慶。在該處正法。亦足以爲封疆大員辜恩骩法者戒。　壬午。　諭據慶桂等奏。福崧之母。游玩西湖。每次預備食用。燈綵船隻等項。共用銀二千餘兩等語。福崧之母游玩西湖。伊自托詞孝養。不知地方官吏。眷屬隨任。本不應出署閒玩。福崧卽自出己貲。奉母游玩。已不免屬吏伺候麋費。乃竟派令鹽道。豫備供應。節次費銀至數千兩之多。累及地方。以致身罹重辟。虧體辱親。所謂孝養者安在。因思外省督撫。凡事非失之太過。卽失之不及。若福崧之奉母游湖。擾及官民。甚至恣意貪縱。固其罪由自取。而長麟素屬好名。恐因此復生

矯枉過正。禁止民人進香游玩。則又不可。杭州天竺。供奉觀音大士。每遇春秋令節。士民咸往。瞻禮祈求。習俗相沿。由來已久。自可仍循其舊。即官斯土者。或因禱雨祈晴。赴天竺等處拈香。及查看行宮。經由湖上一二次。亦所不禁。惟不當托遊玩於查勘。及任聽眷屬出外。致滋擾累。此不特杭州為然也。如蘇州之靈巖。虎邱。及揚州之平山堂等處。均為地方名勝。士民瞻眺之所。又安能絕其游踪。即戲園演劇。俗習奢靡。豈不應禁止。但蘇杭淮揚。商賈輻湊。無藉游民。皆藉此餬口。若一經嚴禁。則游手好閒之徒。無所托業。甚至官吏奉行不善。轉啓需索訛詐之漸。於政體有何裨益。此朕臨御以來。並不降旨飭禁。即與不肯沙汰僧道之意相同。況國家承平日久。生齒益繁。民風之日即華靡。其勢亦已積重難返。而必欲執黜奢崇儉之說。以期革俗化民。譬如均田井里。法非不良。斷難施於今日。即其明證。封疆大吏。均有牧養斯民之責。嗣後辦理地方事件。務宜因利乘便。酌衷至當。去其已甚。不為過甚。固不可肆意累民。亦不可違俗干譽。以副朕諄諄訓戒至意。 三月丁酉。 上啓鑾幸盤山。 庚子。 上駐蹕盤山。 丁未。 上回鑾。 己酉。 上還京師。 戊午。 諭海蘭察。曾在軍營效力有年。聞伊患病。當即遣醫調治。以冀速痊。玆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惜。伊病

篤時。業經賞給經被。著加恩派御前侍衛豐紳濟倫。帶領侍衛。往奠茶酒。其應得䘏典。著該部察例具奏。　壬戌。　諭。海蘭察係行伍出身。在戎陣多年。其打仗次數。不可勝計。且身受多傷。實爲出力奮勉。但伊由藏回京。在家數月病故。非陣亡可比。例不入昭忠祠。茲念伊軍營效力多年。身曾受傷。著入祀昭忠祠。以示朕軫䘏軍營效力大臣之意。　夏四月乙丑。　御製凱旋兵丁至京。由驛各回本地營伍文一篇。以記其事。　辛未。封丹達山神爲昭靈助順山神。並　賜御書扁額。　辛巳。禁止蒙古地方。不准王公子弟內私自作爲呼畢勒罕。並命將頒發金奔巴瓶。於大昭供奉之宗喀巴前掣籤。所有招尋呼畢勒罕一事。永遠不准吹忠指認。　御製喇嘛說。　丁亥。　賜潘世恩等八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戊子。　命於乾隆五十九年秋。特開鄉試恩科。六十年春。爲會試恩科。　五月乙未。　諭。據成林奏。四月初八日。行至安南嘉橘橋地方。阮光纘已率文武大小陪臣。跪接龍亭。初十日赴昇隆。城傳旨錫封阮光纘爲安南國王。通國官民。無不歡忭鼓舞。同聲感頌。且阮光纘向成林稱。阮光平於彌留之際。諭屬光纘。不必歸櫬義安。即在西湖安葬。以西湖較義安至鎮南關近有十數站。庶幾魂魄有知。亦得近依帝闕。情詞甚爲肫切。閱之深堪憐恤。茲

據該國陪臣恭齎貢表到京。允宜錫之殊恩。以光泉壤。阮光平。著加諡忠純。並頒賜御製詩一首著阮光纘。將御製詩章。並此旨。於該國王墓道勒碑。以表其一心恭順。始終戀闕之誠。用妥忠魂。式昭懋典。　丁未。　上啓鑾。秋獮木蘭。　辛亥。諭從前阿桂平定金川時。係封四字公爵。福康安剿辦臺灣。由嘉勇侯晉封公爵。此次辦理廓爾喀。跋涉險阻。艱苦備嘗。蕆功完善。著於嘉勇二字上。再加忠銳二字。以示酬庸。癸丑。　上詣熱河文廟行禮。駐蹕避暑山莊。　六月。戊辰。　命賞和琳雲騎尉世職。卽令伊子良輔承襲。仍授三等侍衛。在乾清門學習行走。以示奬勵。　秋七月。癸巳。

諭和琳奏。俘習渾等在藏起程一摺。俘習渾。雅滿泰。鄂輝。俱因在藏辦理不善。致獲重咎。伊三人現已省釋來京。藏內番俗人等。見如是賞罰辦理。以爲如何。達賴喇嘛。更有何言。於此三人中。去取若何。有無議論。並孰爲優劣之處。亦著防詢明確。秉公據實具奏。勿稍迴護。將此諭令知之。　八月。庚午。　上御萬樹園大幄次。英吉利國正使臣嗎嘎嚹呢。副使臣嘶嘡嗦等。入覲。　乙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富綱奏。緬甸貢使孟幹。稟請賞給舊印一節。玆該使臣孟幹到來。又經稟請。當令軍機大臣。傳知孟幹。以伊所請賞給舊印。係明末桂藩。逃竄雲南時所給。印上所鑄之字。係屬

詹事官銜。並非土司字樣。前明廢印。若賞給鈐用。不足以昭信守。特加恩勅部另行鑄給鑾暮宣撫司印信賞給。俾得永遠遵守。以昭寵榮。　己卯。　賜英吉利國王勅諭。　庚辰。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丙戌。　上還京師。　九月乙未。　諭內府習技諸人。乃國家年節筵宴等事備樂所需若內務府佐領下人等。皆係朕之旗僕。且俸祿錢糧。亦有定額。至於京城漢人與蘇州優伶及太監等子孫。偶有入於內務府三旗。占食內府佐領下人錢糧者。亦因其認眞奮勉。出力年久。或可暫入一二。但不可任意濫入。是以朕臨御以來。將伊等入於內務府佐領下者甚少。斷不肯因伊等懇請。遂爾濫入。此朕可自信者。但恐後世子孫。或偶不經心。或惑於伊等懇請。率行濫入。著交總管內務府大臣等將此詳記。日後朕之子孫。不得將漢人等。濫入內府佐領。倘言之不聽。執意欲入。即持朕此旨力爲諫阻。此旨著於阿哥書房。及軍機處。內務府總管衙門。各錄一通存貯。　冬十月。癸亥。安南國王阮光纘表進謝恩貢物二分。納其一。　庚辰。　賜徐殿颺等三十七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一月。戊午。

諭。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四十九年。民數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二千二百餘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共三萬七百四十六萬七千二百餘名口。



商務印書館印行

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三倍有奇。我國家承天眷佑百餘年。太平天下。化澤涵濡。休養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戶口之數。視昔多至十餘倍。以一人耕種而供十數人之食。蓋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戶既日益繁多。則廬舍所佔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衆。與閭閻生計。誠有關繫。若再因歲事屢豐。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畝荒蕪。勢必致日食不繼。益形拮据。朕甚憂之。猶幸朕臨御以來。闢土開疆。幅員日廓。小民皆得開墾。邊外地土。藉以暫謀口食。然爲之計及久遠。總須野無曠土。家有嬴糧。方可戶慶盈甯。收耕九餘三之效。各省督撫。及有民牧之責者。務當隨時勸諭。剴切化導。俾皆儉樸成風。服勤稼穡。惜物力而盡地利。共享昇平之福。毋得相競奢靡。習於怠惰。用副朕愛養黎元。諄諄敎誡至意。　己未。　諭。向來安南緬甸南掌各國。俱有例應進貢象隻。因其遠道抒誠。均予收納。現在鑾儀衞有象三十九隻。爲數已多。若年復加增。不但象房不敷豢養。抑且虛靡廩給。著傳諭雲貴兩廣督撫等。接到咨會。卽可檄知各國。除別項貢品俱准其呈進外。所有象隻。不必收受送京。該國可免購覓之勞。　十二月。甲子。除江蘇吳縣等四縣捐置義冢地畝額賦。　乙亥。諭。海蘭察所遺頭等公爵。已令伊長子安祿承襲矣。復念伊勞績夙著。著加恩授

伊次子安成爲藍翎侍衛。俟十八歲時。再行當差。以示朕體恤軫念勛臣之至意。

丁亥。諭定郡王緜恩。爲皇長子永璜之子。皇長子。爲　皇考長孫。緜恩於現在諸皇孫中年又最長。自派管旗營諸務以來。謹愼妥洽。甚爲得力。著加恩晉封親王。緜恩當益加勤勉。倍思虔恭。以期仰承恩眷。

甲寅。乾隆五十九年。春正月。癸丑。命於舟山對岸五奎山。駐兵防守。每屆半年。輪換一半。

二月。庚申。諭明年乙卯。正屆臨御六十年國慶。中外臣工。卽有以福祚延長。史冊罕覯。宜舉行慶典爲請者。朕初亦以國慶駢蕃。王大臣等。抒忱奏懇。難以固行拒卻。今思乙卯元旦。適逢日食。近復查是年上元。又值月食之期。雖日月薄蝕。躔度本屬有定。數十百年前。皆可推算而得。所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但以新正一月之間。朔望俱有虧食。此亦上天垂象示儆之意。所有乙卯年慶典。著毋庸舉行。是年八月。朕仍駐蹕熱河。不復照五十五年之例。先期回京受賀。庶幾改過不吝。若過而不改。則爲過滋甚。若天下臣民。以乙卯停止慶典。無由伸其愛戴之忱。意有未愜。將來丙辰年歸政後。遇朕壽辰。彼時嗣皇帝。以天下養。率領臣民。爲朕祝嘏介釐。以洽輿情而昭盛典。原無不可。朕此時則惟有倍加乾惕。勤政愛民。不敢以時際隆


商務印書館印行

平。稍涉鋪張。致蹈盈滿之戒。將此通諭知之。三月。庚子。上啓鑾巡幸天津。壬子。上駐蹕天津府。乙卯。上自天津回鑾。夏四月。癸亥。上還京師。丁丑。上詣黑龍潭祈雨。五月。戊子。命浙江杭嘉湖三府比戶飼蠶以資生業。允宜官爲致祭先蠶。載入該省祀典。並御書扁額。發往懸挂軒轅黃帝廟及先蠶後殿。以祈神貺。丙申。京師雨。辛亥。上啓鑾秋獮木蘭。壬寅。命考選軍政照文官例。卓異賜服旌勸。丙午。御製資政要覽序文。秋七月。戊子。永定河溢。丙午。諭。大學士嵇璜。老成端謹。歷練有年。簡任綸扉。齒逾八秩。方冀長承恩眷。用資倚任。前因患病告假。卽令皇八子帶領御醫。親往診視。茲遽聞溘逝。深爲軫惜。著賞給經被。以昭飾終令典。加恩晉贈太子太師。派皇八子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並賞銀一千兩。辦理喪事。其從前降革處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至伊家屬扶柩南歸。並著加恩照例遣官一員護送回籍。以示優眷。尋予祭葬。謚文恭。召孫士毅入閣辦事。八月。戊午。永定河漫工合龍。丙寅。諭。據成德來京奏稱。和琳辦事甚妥。且見達賴喇嘛。不行叩拜。達賴喇嘛。惟命是聽等語。和琳如此舉動。甚爲得體。數年以來。藏內風氣日下。諸事廢弛。今經和琳整頓。權歸而令自易行。

現派松筠赴藏辦事。伊係蒙古。素遵黃教。倘不知自重。恐將來辦事仍虞掣肘。著傳諭松筠赴藏辦事。接見達賴喇嘛。不可叩拜。即使遵奉黃教。俟年滿回京之日。再行禮拜。亦無不可。　甲戌。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庚辰。　上還京師。　壬午。　諭前福康安奏拏獲傳習邪教之大甯縣民人謝添繡等。與湖北竹谿縣之王占魁。陳金玉。往來傳授靈文。經川省委員前往湖北查拏。於拏獲後。竟有夥黨在途搶回毆斃差役之事。畢沅於所屬地方有此等案件。並未奏及。業經降旨嚴行申飭。並令該督親赴各該處。嚴密查拏。茲據畢沅奏稱。接到陝省咨會。當即飭屬馳赴襄陽地方。拏獲樊學鳴一犯。並將首犯宋之清拏獲。及究出同教各犯劉喜等十八名。搜獲經卷等語。該犯等在湖北地方傳習邪教。已經數年。該督並未及早訪聞查辦。迨別省犯出。接到札會。始行飭屬拏獲。已屬遲緩。又片奏。接到川省札會。又飭屬將傳教之王占魁韓隴二犯拏獲。解川審辦等語。而於奪犯傷斃差役之事。未提一字。可見該督既經失察於前。又復迴護於後。殊屬非是。畢沅著嚴行申飭。並交部嚴加議處。　九月。辛丑。　諭石經館總裁等校勘石經。現在將次完竣。和珅等與彭元瑞均係總裁。和珅等所管事務較多。止能綜其大綱。酌加參閱。至於較定釐正。皆係彭元瑞專司

其事。彭元瑞著加太子少保銜。並賞大段二匹。以示獎勵。若校定之文。或有紕繆不經之處。將來披覽所及。經朕指出。惟彭元瑞是問。　冬十月。壬戌。　諭。福甯奏。審明王應琥宋之清二犯。係邪教一案。倡首惑衆之人。其所稱牛八及彌勒轉世。提訊各犯。已一百二十餘名。無不逐加窮詰。閒有聽聞牛八之語者。加以刑夾。均無指實等語。所辦好。牛八掌教彌勒轉世之語。現經福甯搜出邪經。係起自前明正德四年。且乾隆二十二年三十三年河南貴州所辦邪教。已有牛祖牛八名目。自係奸徒揑造。摭拾無稽。煽惑流傳。冀圖聳聽。但現據勒保奏。訪獲劉松一犯。於伊臥房內。搜出銀二千兩。據供有舊徒安徽太和縣原香集人劉之協。徒弟宋之清。自五十四年起。至五十八年。曾到過隆德六次。起出之銀。就是劉之協令宋之清向衆人歛取打丹銀兩。陸續送給劉松等語。劉松一犯。據穆和藺奏。訊宋顯功等。俱稱為老教主。是該犯必係此案倡教之人。宋之清所傳邪教。尚得自劉之協。劉之協又得自劉松。乃宋之清在湖北。經福甯再四嚴審。並未將劉松劉之協據實供吐。實為狡猾可惡。自應從重究擬。以示懲儆。現經勒保訊出劉松舊徒劉之協。又係安徽太和縣人。恐安徽一省。習其教者。又復不少。此事著交與蘇淩阿陳用敷。督飭所屬。務將劉之協密速查

拏。嚴加審鞫。該犯如何爲劉松傳教斂錢。並將訊出入教之人。一併嚴拏。倣照陝西之例。分別定擬具奏。 癸亥。 命准荷蘭國使臣入覲。 御製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文。 停止御試覆試。 命將安南內投之黎維治。張眷。入於黎氏佐領下編管。 賜安南國王阮光纘敕諭。 十一月。癸巳。 諭據福康安奏。貴州按察司西成。係伊教習清書之師。例應迴避。請旨酌調等語。西成著調補湖南按察使。 甲午。

上幸皇十七子多羅貝勒永璘第。 十二月。丙辰。 諭前因六十年乙卯元旦日食。上元月食。雖薄蝕躔度。可以豫行推測。所謂千歲日至。可坐而致。但稽古史傳所載。遇有日食月食等事。往往下詔求言。以示修省。朕思上天垂象。固宜戒愼而應天。以實不以文。與其托諸空言。孰若施諸實政。前已降旨普免天下漕糧。俾海宇子民。共臻樂利。今思各省尚有節年民欠。及因災帶緩未完銀穀。俱應按限徵輸者。小民究因官欠未清。未得遂其含哺之樂。朕仰邀昊眷。六十年寰宇甯謐。景運增隆。丙辰年。卽屆歸政。今若於朕臨御之年。覃敷恩賚。俾小民節年欠項。廓然一清。得以戶慶盈甯。共游化宇。所謂修德愛民。孰大於是。而修刑亦槪於是矣。以此上應垂象。感召休和。實屬吉祥盛事。所有各省節年正耗民欠。及因災緩徵帶徵銀穀。著各督撫。詳


商務印書館印行

悉查明。按照各省所屬之某州某縣。實欠在民銀穀若干。速行開單。具奏到日。降旨豁免。並著先將此旨謄黃宣示。俾鄉村鎮市。咸使周知。得以共霑實惠。官吏胥役等。無從影射侵冒。以副朕子惠黎元。敷錫延禧。俾普天羣黎無一負欠者。喜孰大於是。該部卽遵諭行。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昨日畢沅呈進貢品。內有恭錄御製燈詞燈八座。又隨進册葉二本。偶取閱看。所載巽卦至未濟八首。係朕於冬至月初閒。豫作六十年上元燈詞。發交王杰錄出。俟明年上元。方寫入詩本者。外閒何以早得傳播。鈔寫製辦。本擬將燈詞序文。得自何人之處。詢問畢沅。茲令軍機大臣查詢畢沅差弁。據稱係舉人劉在田。在京代辦。隨傳詢劉在田。據稱係素識拔貢方楷。給與底稿。復詢之方楷。據稱伊在彭元瑞家代筆。因彭元瑞令其繕寫。私行錄稿。轉給劉在田。圖其酬謝等語。御製詩章。外閒購求寶貴。爭相傳錄。固屬事之所有。卽此次劉在田方楷。私行鈔寫牟利。止將伊等斥革示儆。免其深究。但彭元瑞於伊代筆之人。私將底稿抄錄。轉給他人。並未覺察。設遇有機密事件。亦似此私行博播。豈不大有關係。彭元瑞不能慎密之咎。實所難辭。嗣後當知謹慎。至畢沅向來所進之貢。不過尋常物件。自可照常備辦。何必另求新奇見好。以致代伊辦貢之人。因此多事。著傳諭

畢沅。嗣後務須留心謹慎。勿蹈前轍。轉令匪人藉端滋事。致蹈愆尤也。　壬午。册封婉嬪陳佳氏爲婉妃。循嬪伊爾根覺羅氏爲循妃。貴人林佳氏爲恭嬪。陳佳氏爲芳嬪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二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衡翰章恭校

高宗純皇帝

乙卯。乾隆六十年。春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乙酉。翰林院檢討謝啓祚。一百二歲。五代同堂。予編修銜。賜　御書扁額。　戊子。命將文綬。裴宗錫。閔鶚元。福崧。陶易。五員。俱曾緣事查抄。其名下尚有未完銀兩。本應著落該家屬子弟照數賠繳。第念丙辰年卽屆歸政之期。覃敷愷澤。破格施恩。著將五員名下未完銀兩。概予寬免。此外如尚有似此者。並著各該旗籍。查明具結。咨部題請豁免。以示朕法外施仁。恩加無已至意。　辛卯。　諭。朕自臨御以來。恭遇郊廟大祀。無弗祗肅躬親。惟中祀之禮。於五十五年以後。不復親行。今思先師孔子。道集大成。師表萬世。朕自沖齡服膺聖教。久而無倦。凡行政典學。悉皆得自心傳。況丙辰年。卽係歸政之期。本年爲朕御極六十年。二月上丁。允宜展禮宮牆。用申企慕。此次文廟釋奠。朕親詣行禮。以昭崇儒重道之誠。　己亥。　賜荷蘭國王嘁咻嗶囒唓哪嗖敕諭。　二月。丙辰。湖廣提督劉君輔奏。正月二十二日。准鎮筸鎮總兵明安圖咨稱。黔省松桃廳屬大塘苗人石柳鄧。



商務印書館印行

聚衆不法。恐竄入楚境。現帶兵堵截。旋於二十五日。據鎮筸遊擊田起龍等稟稱。偵聞永綏廳屬黃瓜寨苗人石三保糾衆搶刦。由永綏之黃土坡及鳳凰廳之栗林。燒毀民房。殺斃客民。現在竭力保護城池等語。石三保等或與大塘苗人句結。檄派永綏兵五百。靖州兵三百。沅州兵三百。辰州兵二百。常德兵一百。速赴鳳凰栗林一帶聽用。並咨會督撫臣外。臣卽帶本標將弁。及戰兵六百名。前往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貴州湖南等處苗民。數十年來。甚爲安靜守法。與民人等分別居住。向來原有民人不准擅入苗寨之例。今因日久懈弛。往來無禁。地方官吏。暨該土著。及客民等。見其柔弱易欺。恣行魚肉。以致苗民不堪其虐。刦殺滋事。迨至釀成事端。又復張皇稟報。看來石柳鄧石三保等。不過糾衆仇殺。止當訊明起釁緣由。將爲首之犯。拏獲嚴辦。安撫餘衆。苗民自然帖服。何必帶領多兵前往。轉致啓其疑懼。甚或激成事端。是因一二不法苗民。累及苗衆。成何事體。劉君輔係行伍出身。擢至提督。未能深曉事體。一聞稟報。輒調兵二千名之多。辦理未免張皇。所奏又無頭緒。著傳諭福甯。卽行前赴該處。駐紮辦理。福康安素嫻軍旅。貴州是其所屬。想福康安得信後。或不待朕旨。已馳赴黔省督辦。亦未可定。但福康安係該省總督。聲勢較大。恐苗民聞福康安

前往。疑為帶兵往剿。羣懷畏懼。所關匪細。著傳諭福康安。如已起程到彼。止須不動聲色查明妥辦。於大局定後。即速回滇省。以免苗民驚疑。若福康安尚未起身。察看情形。或可無須親往。福康安係曉事之人。經練日久。自能權衡輕重。辦理妥協也

丁巳。釋奠先師孔子。 諭。朕臨御六十年。於二月上丁。親詣文廟釋奠禮成。並閱辟雍。新刊石經。瞻仰宮牆。彌深景慕。當茲郅運增隆。慶臻耆壽。莫非仰邀錫貺。允宜施恩饗序。嘉惠士林。以光盛典。所有各直省歲試入學名數。著該部查照向例。分別廣額。其太學諸生。並免其坐監一月。用示重道崇儒。壽世作人至意。 諭本日上丁釋奠禮成。因念朕臨御六十年以來。孜孜勤政。悉繇典學懋修。罔弗衷諸聖道。回憶沖齡就傅之時。福敏啓蒙授業。循循善誘。加增日課。得以多讀經書。蔡世遠教以古文作法。宜學昌黎。朕從此問津肆力。學業益進。至今所作古文。無不理明氣盛。是當年久侍帷幄。敷陳啓沃。實福敏蔡世遠兩師傅之力為多。今年登八旬有五。眷懷舊學。允宜秩贈三公。原任大學士太傅福敏。著晉贈太師。原任尚書蔡世遠。著加贈太傅。並各賜祭一壇。福敏著派舒常致祭。蔡世遠著派福建巡撫親往致祭。以示朕眷隆耆舊。崇禮師儒至意。 諭。辟雍新刻石經。係從前蔣衡手書進呈之本。該管收掌官

蔣和。係蔣衡之孫。能承家學。著加恩以國子監學正學錄補用。並賞大段二匹。以示表章經學獎勵宿儒至意。　戊午。調任湖廣總督福甯奏。臣於正月二十九日途次。據署辰州府知府朱幼蘭禀報。乾州城已被圍。倉庫亦被搶刦。並聞署乾州同知宋如椿。巡檢江瑤。俱已殉難。各路苗人。約有數千。鎭筸鎭臣明安圖。在永綏鴉西地方被阻。當卽飛飭提臣。前調沅靖各府兵。速赴鴉西地方應援。又檄調湖南撫標。及岳州長沙常德澧州等營兵二千名。令該管將備。帶領前往會剿。臣卽督同提鎭。相機剿捕。　諭軍機大臣等。此事前據劉君輔奏到。朕尙以爲不過該處苗民。互相仇殺。無須大辦。今閱福甯所奏。竟係逆苗等聚衆不法。膽敢搶城傷官。必須痛加剿除。以儆兇頑。而彰國憲。福康安。久嫻軍旅。屢著勛績。雲南距湖南較近。且黔省亦有苗人石柳鄧滋事之處。想福康安一接禀報。早已馳赴該處督辦。貴州兵力。素稱勇健。著福康安於路過貴州時。卽酌量情形。調撥帶往聽用。如軍營有需員差委之處。滇黔兩省道府內。亦不乏人。福康安。可酌選帶往。沿途加緊行走。以便迅速到彼。相機剿捕。此時總以翦除逆苗。擒拏首惡。離散黨羽。並安撫別寨苗人。勿致驚疑煽惑爲要。　辛未。諭姜晟奏。保靖瀘溪兩處。已先後派兵堵禦。無慮踈虞。惟逆苗忽聚忽散。

須酌籌路徑。乘勢進剿。一俟各兵調到。卽行分頭剿捕。所辦倘是看來此事姜晟籌辦。較有眉目。而福甯見賊蔓延。未免心存畏葸。布置一切。不能得有把握。現在楚省調派官兵。已及萬餘。福康安自黔省前來。亦必帶領黔兵數千。軍威已壯。現又派巴圖魯侍衞章京。令護軍統領德楞泰帶領。由驛馳往。況福康安久歷戎行。聲望素著。諒此烏合之衆。無難一鼓殲擒。福甯惟當鎭靜辦理。隨同福康安。察看道路情形。通盤籌畫。相機進剿。勿使苗匪東西奔竄。四出驚擾。至保靖爲永順門戶。瀘溪爲辰州門戶。賊苗在兩處攻擾。而保靖地方。有永順苗匪張廷仲父子。集衆數千人。撲城奪卡。勢尤緊急。雖經福甯檄調兵丁。令宜昌鎭總兵張廷彥帶兵前往應援。猶恐途遠。緩不濟急。福甯當酌量事機。如永順保靖一帶有急。福甯卽行親帶官兵前往應援剿捕。現在事機順遂。福康安此時已抵軍營。聲威百倍。士氣奮揚。速盼捷音之至。

乙亥。　諭福康安奏行抵鎭遠。飛調官兵會剿一摺。所見均爲得要。此次楚省所辦。遲延觀望。殊不滿意。今福康安已抵鎭遠。因松桃正大兩處苗匪。尙在圍伺未退。飛咨提督等。先爲疏通。松桃銅仁後路。然後進剿各匪巢徑。四路舉兵剿戮。是黔省苗匪。雖聚散無常。現在四路俱有官兵堵截。自可無虞竄逸。福康安於黔苗剿捕淨盡

後。卽可前赴楚境。合兵攻剿。佇盼捷音之至。　辛巳。　諭。據福甯奏。剿殺賊苗。奪梁拏卡一摺。此奏略強人意。但閱摺內稱蘇靈帶兵六百名。於二十日辰刻方到。午刻卽率領官兵。由東面上山。至頭卡。向西迎敵。搶上山梁。占住得勝坡獅子口二處。劉君輔在後面。往上直撲。福甯在緊對山梁。用礮轟斃賊數十名。賊始紛紛逃竄等語。蘇靈曾經出兵。前據該鎭奏帶兵前往時。朕卽以爲此人必能得力。今果奮勉殺賊。實屬可嘉。看來福甯前此竟因賊勢滋蔓。不免心存畏懼。今因蘇靈帶兵到彼。有所倚賴。始在後策應。得有勝仗。可見該督之無能。是福甯辦理此事。毫無主見。惟仗福康安迅速來楚。督率進剿。以期尅日蕆功。　閏二月。乙酉。大學士公管雲貴總督福康安奏。連日察看苗寨情形。先差兵役。繞道前往正大營。飭知提鎭。約日出城迎合。二月十九夜。臣與總兵花連布等。分路直前。行至盤塘坳地方。已係五更時候。探知該處苗寨叢雜。卽令連拋火彈。燒斃苗匪多人。其寨內逃出之賊。亦多殲戮。迨天色漸明。對山賊匪。鳴鑼吹號。四面苗賊來拒。我兵槍礮並發。各從山旁溝路。飛攀而上。奮力攻打。殺賊百餘。搜獲米糧二千餘石。提臣一聞槍礮聲。立卽帶兵出城會合。城內外難民。聞知燒寨獲糧。皆踴躍前來。當將米全行散給。仍於盤塘坳安營。一俟大

兵齊集。即進攻松桃嗅腦等處。 諭軍機大臣。福康安一到銅仁。不待兵齊。即帶兵分路進攻。立解正大營之圍。痛殲賊衆。將盤塘坳地方苗寨。焚毀數處。斃賊多名。實屬快意之至。現在大兵雲集。松桃嗅腦等一帶道路。應已開通。其要處剿平烏合餘匪。自必紛紛四散。福康安由黔赴楚時。和琳剿除秀山賊匪。肅清後路。亦可帶兵前來會合。與楚省官兵。併力夾攻。勢成破竹。愈盼捷音速至。 丙戌。 諭此次黔楚邊界。逆苗滋擾。延及四川秀山一帶。各該省督撫。一聞信息。前後帶兵。馳往該處會商合剿。惟福甯自抵辰州鎮筸以來。籌畫布置。全未合宜。又不能帶兵殺賊。無庸議敘外。福康安一得苗匪滋事之信。即馳赴銅仁籌辦一切。旋赴正大營。帶兵督剿。痛殲賊匪。立解城圍。疏通道路。實堪嘉尚。畢沅自抵常德後。諸凡用心合宜。亦屬可嘉。和琳自藏回京。一入打箭爐。於途次得黔省苗匪滋事之信。即奏明馳往。先後撥派將領兵丁。前赴邊界。嚴密堵截。所辦亦爲得要。姜晟。馮光熊。籌辦軍務事宜。秩然有序。均屬鎭靜得宜。劉君輔駐紮鎭筸。防護城池。殲獲賊匪。彭廷棟帶兵馳往正大營。幫同珠隆阿相機剿賊。珠隆阿於攻繞之賊。率領將弁兵丁。奮勇剿殺。傷斃賊匪三百餘人。守住營寨。蘇靈一到鎭筸。即日帶兵擊賊。搶上山梁。乘勝剿殺。花連布。隨同福


商務印書館印行

康安。帶領官兵。分路殲擒賊匪。均爲奮勇出力。福康安。畢沅。和琳。姜晟。馮光熊。劉君輔。彭廷棟。蘇靈。珠隆阿。花連布。俱著交部議敘。其在事守城殺賊。著有勞績之文武各員。並著福康安等查明咨部議敘。以示鼓勵　壬辰。諭。據福康安奏。督領官兵。於二月二十六日。分路進攻。伐木開柵。殺斃賊匪數百。燒毀賊寨二十六座。並搜獲糧食萬餘石。現在籌剿松桃一帶賊匪。即行前赴鎮筸等語。覽奏欣慰。其籌辦一切。甚合機宜。可謂用心之至。閱圖內。正大營迤南。報國啞喇各塘地勢最爲險要。現已爲官兵攻得。其迤北之松桃嗅腦一帶。尚爲賊匪屯聚。道路橋梁。被其燒毀掘斷。福康安此時。自應探明路徑前進。先將松桃一帶賊匪。全行剿除。庶後路廓清。方可安心進剿。前據和琳奏。上月底。可抵秀山。該處賊匪不少。閱圖內。秀山與松桃接壤。松桃等處。道路未通。和琳自必將秀山一帶賊匪剿靜。肅清後路。再赴松桃。與福康安併力前進。福康安。和琳。當倍加奮勉。以副委任。　乙未。　上啓鑾謁東陵。西陵。　庚子。福康安奏。臣於正大營解圍後。進剿嗅腦逆苗。見被追賊匪。均向巖門寨地所坪一帶奔逸。當用火攻。將各寨焚燒。時風勢正大。賊苗囤積火藥。經槍礮轟擊。烟衝徧嶺。並將官舟營木城一座燒毀。賊即竄逃。追至柳皮寨。適總兵花連布等。與賊匪數

千相持。令官兵上前迎擊。賊卽驚竄。次日花連布等。分投進攻。共燒賊寨百十餘座。峙嗅腦城外。正有賊苗圍繞攻撲。立經官兵殺散。該城守備黃上達。千總汪連棟。聞槍礮聲。卽帶領兵丁鄉勇難民出城接應。當將出力兵勇等。分別重賞。再和琳知臣處帶兵人少。將曾經隨征臺灣廓爾喀之都司姜敏功等數員。繞路前來協剿。亦於是日到營。孫士毅。和琳奏。黔楚逆苗。竄入川境滋擾。經都司何元卿等。悉力堵截。適重慶鎭總兵袁國璜。帶兵趕到。添撥各隘守禦。臣等於二月二十七日。同抵秀山。分路進剿。臣和琳由石耶場至梨木場。見苗匪修築木城。令官兵迎撲。立斃數人。該匪向山溝逃匿。適穆克登阿由後路抄住夾攻。槍斃苗匪六十餘名。臣孫士毅。帶同袁國璜。前赴貴道溪。見賊數百人。正肆焚搶。何元卿等馳往。手刃數賊。追至王瓜屯地方。生擒數十人正法。　諭軍機大臣等。正大營嗅腦等處屯聚賊匪。已經福康安先後剿散。卽可進攻松桃。和琳惟當將秀山一帶賊匪。剿捕淨盡、卽督兵前往松桃。會合攻擊。肅淸黔境。直趨楚界。乘勝攻剿。兵威壯盛。併力殲擒。佇盼大捷喜音速至。戊申。福康安奏。臣由嗅腦進剿。奮力追出山口。地勢稍平。苗寨無數。幾有四五千人。經官兵殺斃甚多。追至青魚塘。賊趨松桃。官兵分路圍殺淨盡。並將松桃城外賊苗

窩棚燒燬。城內都司孫清元等。望見火光。帶兵民出城。會合進剿。闔城難民。及諸禦兵勇。均已分別給賞。　諭福康安。此次親身督戰。調度悉合機宜。甚屬可嘉。福康安著賞戴三眼花翎。特昭優異。　三月。癸丑。　諭。據福康安奏。各路黔苗。畏罪歸誠。一摺。該處苗民。因見官兵連勝。賊匪奔潰。紛紛投營乞命。已有六十五寨之多。經福康安厚加撫恤。藉可解散賊黨。仍不令隨同打仗。致有糾連。所辦更覺週妥。至前獲賊匪隴久生。據供石柳鄧與石三保。係屬叔姪。又有吳隴登自稱爲吳三桂之後。思復稱王。以資號召。雖係揑詞煽惑。但似此狂悖不法。務須將石三保吳隴登石柳鄧爲首重犯。按名生致。盡法處治。使苗匪知所儆畏。其帶兵出力之文武各員弁。分別加恩。並著賞給福康安銀一萬兩。以爲賞需之用。卽於黔省軍需項下動支。　甲寅。上還京師。　乙卯。　命和琳。仍將總督印篆。派員送交孫士毅署理。仍帶兵前往松桃。與福康安會剿。　己未。　諭福康安前經屢降恩旨。疊加獎賚。並賞戴三眼花翎。和琳。初次帶兵。於抵秀山後。連剿逆匪。今復將礮木山黃坡一帶屯聚之賊。悉力擊殺。攻克木城。賊匪望風逃竄。實屬可嘉。和琳。著加恩賞戴雙眼花翎。用昭優獎。　賜和琳銀五千兩。爲賞需之用。　乙丑。　諭。據福康安和琳奏。石柳鄧。見官兵屢次痛

剿。不敢潛居大塘。往依石三保。勾合負嵎。爲苟延殘喘之計。前據福康安奏。石三保在黃瓜寨。吳隴登在鴨保寨。已有諭旨。令福康安等合兵攻擊。次第搜剿。今石柳鄧既往依石三保。若吳隴登亦與石三保聚在一處。更屬易辦。福康安和琳。統率川黔勁兵。會合進剿。但能破賊所守巢穴。生擒石柳鄧石三保吳隴登三犯。其餘黨羽自必紛紛瓦解。惟當察看賊情。合兵攻剿。使賊猝不及備。爲一鼓殲擒之計。轉不必亟赴鎭筸也。己巳。諭。我國家重熙累洽。列聖相承。敬天愛民。海內昇平。梯航向化。朕春秋二十有五。御極踐阼。即拈香叩祈天恩。設能如聖祖仁皇帝之享阼緜長。仰邀昊眷。克繩祖武。壽祚延洪。享國六十年。即當歸政。不敢更冀有所過算。今荷天恩篤祜。八旬開五。康彊逢吉。五代同堂。撫御寰區。幸周甲子。明歲丙辰。即屆歸政之期。大廷授受。景運增隆。實爲史册罕覯。惟念諸皇子皇孫。以及曾元。於子皇帝嗣位以後。一切章服儀制。例有一定等差。不可僭越。但朕爲太上皇帝。而皇子皇孫。不能照諸皇子皇孫之例。遂與宗室等倫。於親親之誼。似有未協。著於明年歸政後。所有諸皇子皇孫。以及曾元。仍在上書房讀書。應用冠服韁轡等項。俱著仍照現在之例。不必更改。朕年登九秩。即可得六世來孫。亦當視元孫一例。豈不更爲千古

未有之吉祥盛事。我子子孫孫。纘膺統諸。倘亦能如朕之享國緜長。舉行歸政典禮。爲太上皇帝者。其皇子皇孫等亦如今日朕加恩曾元輩之服物禮秩。照此永以爲法。光昭弈禩。衍慶增祥。實我大清億萬斯年之福。若無太上皇之稱。則當照國家宗室舊例。不可僭越。有紊成憲。用是特頒訓諭。交上書房敬謹存記。俾我世世子孫。知所稟承。以示惇睦。而昭法守。　己卯。福康安和琳奏。臣等進攻土空。奪據得拉大山木棚。苗匪蜂擁前來。官兵從山梁壓下。往來衝擊。各寨應援賊匪。復經額勒登保等。分頭截殺。乘勝直抵牛心山及野牛塘暫紮。旋據花連布攻克梁冒寨。且戰且前。望見永綏廳城。臣等即從葫蘆坪一帶。剿殺沿途賊匪。分路繼至。城內都司吳開泰等。及紳士難民。出城迎見大兵。聲淚俱下。當經徧加撫慰。並按照兵民戶口。散給糧石。仍帶兵至巴茅汛一帶。相機進剿。　諭。據福康安和琳等奏。痛剿土空一帶各苗寨。並迅解永綏圍城。實堪嘉尚。福康安和琳等著交部議敘。又據畢沅奏。籌辦糧儲軍火等摺。辦理妥協。諸凡留心。亦屬可嘉。著加恩賞戴花翎。以示獎勵。　庚辰。福康安奏。臣由金川帶兵以後。凡征剿石峯堡臺灣廓爾喀等處。皆賴聖明指授。藉著微勞。爵秩之隆。已超儔列。茲因剿辦逆苗。復蒙賞戴三眼花翎。臣父傅恆。曾經賞戴。未敢

祗領。臣謹援例懇辭。倘未蒙允准。仍行敬謹收貯。不敢戴用。得 旨。汝此數次功勞。實過汝父。朕若不格外加恩。乃是有私。何以爲國家鼓勵衆世臣。不可辭。該部知道。

夏四月。辛卯。諭。昨據伍拉納哈當阿等奏。臺灣賊匪陳周旋等糾衆滋事。已有旨令該提督等速往查拏。茲又據伍拉納等奏。據該處漳泉廣東各村莊。俱起義民。賊匪多被擒獲。餘黨紛紛竄散。陳周全等三月十五日。攻擾民莊。有義民首楊仲舍。許暢舍。施適舍。金鋪觀等。招集義民二千餘人。假意投入賊夥。與賊飲酒。出其不意。殺死賊匪百餘人。將賊首陳周全拏獲。裝入木籠等語。覽奏欣悅。臺灣自林爽文滋事後。大加懲創。乃爲時未久。陳周全等復敢聚衆戕官。不法已極。實屬罪不容誅。該處義民幫同殺賊。而義民首楊仲舍等能招集多人。誘獲賊首。實屬可嘉之至。除楊仲舍等四人。交伍拉納查明。照從前義民黃奠邦郭廷筠等之例。超擢官職。優加賞賚外。所有廣東福建是何村莊。均著該督撫查明本年應納錢糧。概予寬免。以示朕嘉惠善良。恩施逾格至意。

癸巳。諭。朕辦理庶政。往往天牖朕衷。幾先洞燭。本年會試榜發。第一名王以鋙。係浙江人。二名王以銜。同籍聯名。儼然兄弟。恰居前列。朕披閱之下。以各省應試舉子。不下數千人。豈無眞才足拔。殊覺可疑。茲據欽派大臣。

將覆試各卷。分別等第進呈。第二名王以銜。覆試列在二等第四。高下尙不相懸。其王以鋙竟列在三等七十一名。朕親加批閱。疵纇甚多。派出大臣校閱。甚爲公當。且據磨勘大臣奏稱王以鋙會試中式之卷。第二藝參也魯後比內用一日萬幾。一夜四事等字樣。於先賢身分引用不切。似此膚泛失當之卷。何以拔置第一。且所擬策題。紕繆處甚多。該考官等於掄才大典。漫不經心。殊非愼重衡文之道。竇光鼐著卽解任。聽候部議。副考官劉躍雲瑚圖禮及薦卷不當之同考官等。卽照和珅等所請。交部嚴加議處。戊戌。平定廓爾喀紀略成。己亥。諭此次湖南苗匪滋事。姜晟辦理軍需一切均屬妥協。著加恩賞戴花翎。庚子。賜王以銜等一百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申。諭軍機大臣等。黃瓜寨。爲逆苗巢穴。負嵎固守。福康安和琳。躧探路徑。由間道用奇。密派官兵。分路繞道進攻。將黃瓜山大梁占據。復乘夜進發。將黃瓜寨一帶。焚燒五十六處。將士爭先效命。兩晝夜不遺餘力。實屬可嘉。惟首惡石三保等。乘間兎脫。未卽生擒。殊爲可惜。但首惡賊巢。已經攻破。其餘匪黨。自必人無固志。福康安和琳。督率官兵。就其供出藏匿地方。跟蹤搜捕。自無難尅期擒獲。迅奏膚功。五月。丙辰。上啓鑾。秋獮木蘭。丁巳。諭福康安和琳奏。四月二

十二十一等日。進剿逆苗。攻克蘇麻寨一帶賊巢。偪近西梁一摺。此次官兵。分路進剿。攀援險阻。不避矢石。賊匪據險抗拒。潛出滋擾。我兵倍加奮勇。痛殲賊衆。打仗二日一夜。未能憩息。連克構皮寨。清水塘。小紅巖。大坪山。喇耳柳瓦山梁。直抵蘇麻賊寨。擒拏賊目活賊八十餘名。殺賊六七百名。焚燒苗寨四十餘處。此皆福康安和琳調度有方。將士用命。始能痛殲賊衆。所向無前。福康安等。俱著交部議敍。其打仗之綠營官兵。俱著賞給一月錢糧。以示朕獎勵勤勞有加無已至意。　壬戌。　上詣熱河文廟行禮。駐蹕避暑山莊。　辛未。撥湖北江西銀一百萬兩。解黔備用。　六月。庚寅。　諭福康安和琳奏官兵攻克沙兜寨等處一摺。內稱連日駐紮大烏草河。該處有大山一道。地勢險峻。苗寨甚多。所有鴨保鴉酉天星寨等處。遠近山勢。約略可見。賊匪往來出沒。俱於沙兜寨聚集。密派額勒登保等。分路繞道前進。福康安等統領勁旅。由正路進攻。該處山坡陡窄。險峻異常。賊苗築卡守禦。官兵圍繞賊寨。併力夾攻。隨將沙兜盤喇多喜等處寨落。悉行攻克。殲斃苗匪無數。擒獲活口多名。實屬出力可嘉。又據福甯奏。鎮筸一帶賊匪。連日前來滋擾。該督與蘇靈密商。歸併一處。協同防禦。殺死苗匪甚衆等語。鎮城關繫緊要。連日以來。因該處兵力稍單。正深廑念。

今據福甯奏。現已固守無虞。與蘇靈合併一處。打仗多日。晝夜不息。亦屬出力可嘉。福康安和琳。福甯額勒登保德楞泰達音泰。花連布。蘇靈俱著交部議敘。　秋七月。丙寅。　諭軍機大臣等。官兵現已乘勝渡過大烏草河。賊匪無險可守。且與鎮筸一路官兵。業經會合。賊人不過向猿猴寨及鴉酉鴨保一帶竄匿。不致蔓延。但鎮筸永綏乾州三廳。暨保靖辰谿一帶。及四川酉陽貴州銅仁等處。在在苗疆。道路緜長。苗戶甚多。倘必悉數剿辦。不特兵力不敷搜捕。兼恐餘黨聞知。以罪在不赦。轉堅其死守之念。朕意此時福康安和琳。自應遵照續降諭旨。於擒獲首逆吳半生等四犯後。再將各處焚擄爲首有名賊目。查拏懲辦外。其餘被脅附和各犯。及一聞官兵進剿。而即畏罪乞降者。俱可毋庸深究。自以殲厥巨魁。脅從罔治爲正辦。統俟擒獲首逆。大功告成。再沛恩綸。普加懋賞。　諭。向來督撫年節三貢。備物呈進。朕不過酌量賞收。以聯上下之情。但伊等所得養廉。原資辦公之用。現在每年督撫等。尚不免有簠簋不飭。私行派累情事。因思明年届歸政之期。前已有旨交軍機大臣存記。各督撫等。不得於年例之外。另添進呈次數。致滋靡費。但明年以後。慶辰月分。自當不同。若分期呈進。是又添貢一次矣。著傳諭該督撫等。明年止須於嗣皇帝慶辰。備物呈進。

仍原係朕照例觀覽。其收與否。與常年相同。其八月之貢。不必再進。以示體邺。在各督撫等職分較大稍知大體。自能恪遵朕諭。其鹽政。關差。織造。係內務府人員。誠恐伊等私添次數以爲見長地步。如此不特踵事增華。且失敬恭之道。斷不可行。爾等可遇便諭令知之。　八月。癸未。　賜南掌國王召温猛。緬甸國王孟隕。敕諭。　乙酉。諭。近日長麟魁倫。審辦閩省藩庫那移虧缺一案。亦存化大爲小之見。屢經嚴旨申飭。看來各督撫。未免因朕明春卽屆歸政。以爲辦理讞案。可以顢頇遷就。輒敢輕爲嘗試。殊不知朕綜覈庶務。從不絲毫含混。卽嗣位之皇子。朝夕敬聆訓誨。自亦知所稟承。未必肯聽其朦混。或初年莅政。未能灼知情僞。而朕仰蒙昊眷。精神强固。雖歸政之後。亦豈肯置天下事於不問。彼時督撫等。設敢施此伎倆。經朕察知。更當加倍懲治。決不稍寬也。將此諭令各督撫。著存記衙中。交代時。必令面授。以誌永久奉行。　己亥。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乙巳。　上還京師。　九月。辛亥。　上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入見。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親王爲皇太子。以明年丙辰。爲嗣皇帝嘉慶元年。　諭。朕寅紹丕基。撫綏方夏。踐阼之初。卽焚香默禱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卽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　皇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其時亦

未計及壽登八十有六也。自臨御以來。仰荷昊蒼垂佑。列聖貽庥。寰海昇平。重熙累洽。御宇之年。慶周甲子。敬念維天維祖宗。所以付託在予者。至重且鉅。於繼體授受之際。曷敢不倍切兢兢。朕前此不立儲之由。節經頒發諭旨。反覆申明。蓋以歷觀史册。三代而下。由漢迄明。儲貳一建。其弊百端。前鑒具在。我朝 太祖。太宗。 世祖。俱未豫立儲位。惟 聖祖仁皇帝。曾以嫡立理密親王。爲皇太子。後竟爲宵小誘惑。兼患瘋疾。不克祗承。其時大臣中。曾有以國本應行建立陳請者。仰蒙 皇祖聖裁獨斷。訓諭特頒。不復册立。迨傳位 皇考十三年。勵精圖治。內外肅清。雍正元年。 皇考卽書朕名。貯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額之上。又另書密緘。常以自隨。朕纘紹鴻業。六十年閒。景運龐洪。版圖式廓。十全紀蹟。五代同堂。積慶駢蕃。實爲史册所罕覯。此皆仰賴 皇祖 皇考貽謀燕翼。用能啓佑後人。綏茲多福。朕欽承家法。踐阼後。亦何嘗不欲立嫡。以皇次子爲孝賢皇后所生。曾書其名。遵 皇考之例。貯於正大光明扁上。不意其早年無祿。不能承受。曾同大臣等啓緘閱看。贈爲端慧皇太子。此中外所共知者。嗣於癸巳年冬至 南郊大祀。敬以所定嗣位皇子之名。禱於上帝。並默禱所定嗣位皇子。倘不克負荷。卽降之罰。俾臣得另簡

元良。以爲宗祏延遠無疆之福。又於盛京。恭謁祖陵時。敬告 太祖。太
宗。在天之靈。是朕雖不明立儲嗣。而於宗祏大計。實早爲籌定。特不效前代之務虛
文。而貽後患耳。夫建儲一事。三代以後。建立嫡嗣。舊制相沿。具載史册。若以此等歷
代相踵。名正言順之事爲非。則朕亦非讀書稽古之人矣。設名分未定。或致如前史。
夜半宮中出片紙之語。其流弊更不可勝言。方今綱紀肅清。宮府一體。歷代權奸婦
寺。諸秕政。絕無其事。斷不至因儲位。未早宣示。致滋他慮。我子孫。果能效法祖宗。及
朕之敬天勤民。敕幾親政。卽不明詔立儲。實可萬年無弊。然此言。卽朕自問。亦不敢
自以爲是。千萬世後。必有以爲非者。且令其平心觀我祖宗。及朕所行。與國家之得
實僉政治之享。太平與否可耳。朕誕大寶。今六十年矣。回念踐阼時。默禱上帝之語。
並追憶朕年五旬後。曾於 聖母皇太后前。奏及歸政之事。彼時蒙 聖母諄諭。以
朕躬膺付托之重。天下臣民所繫望。卽至六十年。亦不當傳位自逸。次晨朕卽以
聖母所諭。默奏上帝。若能長奉慈甯。壽躋頤慶。朕亦何敢復執前願。乃自丁酉年以
來。所願既虛。於是仍冀得符初志。茲天恩申錫。竟獲周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精神
康健。不至倦勤。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屬國。實皆不願朕之歸政。但天聽維

聰。朕志先定。難以勉順羣情。茲以十月朔日。　頒朔。用是諏吉。於九月初三日。御門理事。召皇子皇孫。王公大臣等。將癸巳年。所定密緘嗣位皇子之名。公同閱看。立皇十五子。嘉親王。爲皇太子。用昭付托定制。孟冬朔。頒發時憲書。其以明年丙辰。爲嗣皇帝。嘉慶元年。俟朕長至齋戒後。皇太子卽移居毓慶宮。以定儲位。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貴妃。著贈爲孝儀皇后。升祔奉先殿。列孝賢皇后之次。其應行典禮。該衙門查照定例具奏。皇太子之名。上一字改書顒字。其餘兄弟及近支宗室一輩。以及內外章疏。皆書本字。永不宜更改。清書缺寫一點。以示音同字異而便臨文。至朕仰承昊眷。康疆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卽一日不敢懈弛。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將來知所稟承。不至錯失。豈非國家天下之大慶。至郊壇宗社諸祀。朕年開九秩。於登降拜跪儀節。恐精力稍有未充。不足以將誠敬。自應嗣皇帝親詣行理。部院衙門。各省具題章疏。及引見文武官員。尋常事件。俱由嗣皇帝披閱。奏知朕辦理。爲朕分勞。庶得更遂怡養。幸躋期頤。勉副天下臣民之望。尤所至願。現屆歸政之期已近。所有册立皇太子典禮。一切虛文。俱不必舉行。其明年歸政一切典禮儀文。著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敬

謹條議以聞。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壬子。皇太子。臣 奏言。洪惟 皇父陛下。大德受命。久道化成。膺昊蒼之篤祜。纂 列祖之貽庥。臨御以來。六十年如一日。自敬天勤民。用人行政諸大端。以及出入起居。發號施令之間。兢兢業業。罔有不欽。是以紀綱肅清。寰海悅豫。文謨武鑠。時和歲豐。諸福畢臻。如響斯應。天人訢合。曠隆往牒。方今聖壽將躋九秩。履帝位者甲子重周。猶復體健勵精。孜孜惟日。薄海臣民。共知共見。臣幸際萬古未有之鴻庥。親依一人在上之慈蔭。抃蹈之懷。何可名喻。茲者恭誦詔旨。荷沐恩慈。册立臣爲皇太子。以臣之材質。撫衷循省。已弗克勝。復奉慈諭。將以來年畀政於臣。臣五內戰兢。跼蹐彌日。竊維神器之重。天下之大。 皇父淵默取裁。所以篤念。維天維祖宗者。陳義高而垂訓切。臣何敢以區區之私。效前代辭讓具文。上瀆君父之聽。顧維臣知識檮昧。雖自幼讀書。日侍慈顏。粗識典要。但年齒尚少。閱事日淺。於措施經緯。全體大用。夙夜省循。斯未能信。惴惴焉。深以弗克負荷爲懼。況恭逢 皇父。八旬衍慶以來。仰見聖壽日高。康强純固。神運萬幾而有餘。慮周羣下所不逮。念徵省歲給。復蠲租。惠澤及人。淪浹肌髓。非特寸心愛日之私。依戀椿煇之庇。卽內外大小臣工。下逮億兆黎庶。屬國藩臣。靡不含和吐氣。喁喁焉。願長奉悠


商務印書館印行

久無疆之盛治。伏願我　皇父。御極延禧。躬攬庶政。上答天眷。俯遂輿情。臣旣蒙恩
册立。謹當備位儲宮。朝夕侍膳問安之暇。得以稟受至教。勉自策勵。敬俟我　皇父。
期頤策衍。上儀慶成。維時載頒成命。臣敢不敬謹祗承。所有現在改元歸政事宜。伏
祈　敕停舉行。臣慺慺寸誠。措詞罔知體要。伏維　聖慈鑒察。俯賜俞允。實深屏營
籲懇之至。和碩禮親王。臣永恩率王貝勒貝子公。內外文武大臣。及蒙古王公等奏。
欽惟我　皇上。治懋登咸。化隆熙洽。以聖神文武之至。膺位祿名壽之全。景運龐洪。
禔福曼羨。八徵念範。十全紀功。五代同堂。九旬衍慶。自繩契以來。鋪鴻庥。揚偉烈。未
有若斯之懿鑠隆茂。純嘏緝熙者也。乃特頒詔旨。定儲位。將以來歲丙辰紀元歸政。
蓋自我　皇上御宇之初。敬念神器至重。默禱昊慈。紀年周甲。不敢上同　聖
祖。所以懔貽謀。昭付畀。意深典鉅。詎臣等管蠡之見。所能窺測萬一。竊稽內禪之文。
前史所載。休烈無聞。不足仰方今日惟勛華之盛軌。實授受之上儀。然帝堯巽位。七
十三載。帝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又三十三載。始行禪受。計年俱將百有餘歲。我
皇上握乾符。闡坤珍。履帝位者六旬。法天行如一日。視伊耆應更延光被。例有嬀尙
未逮倦勤。而且莊敬日强。幾康時敕。宵旰勤思政要。暑寒念切民依。丹筆批章。彤庭

引對。萬幾躬攬。而晷刻弗踰。四遠周知。而精神罔閒。惟天錫聖主康疆逢吉之徵。即啓聖主億萬無疆之紀。　皇上凝承寶命。動必稽天。今敬逊天庥。允宜久履天位。且億兆人之心。上帝之心也。　皇上闓澤涵濡。湛恩汪濊。近自茆屋編氓。遠而外藩屬國。凡含齒戴髮。跂行喙息之倫。莫不怙冒如日月。瞻依若父母。矧臣等渥被恩慈。淪浹肌髓。犬馬戀主之私。動於不自知。而發於不容已。以臣等區區懇款之心。合之薄海內外。喁喁萬衆之心。益知天心之保佑。未有艾也。伏願　皇上寶籙崇躋。瑤圖益煥。本至誠悠久之德。兆貞元迭啓之祥。增上壽於期頤。輯蕃釐於章蔀。然後精一傳心。以聖授聖。紀重光之盛瑞。修太上之鴻儀。斯仁壽之符。倍光於前典。聲烈之茂。愈播於來茲。臣等不揣冒昧。謹合詞恭摺籲懇。仰乞　皇上。俯順羣情。即賜俞旨。臣等不勝依切待命之至。奏入。　上宣諭曰。本日皇太子。及王貝勒貝子公。暨內外文武大臣。蒙古王公等各具摺籲請。俯順羣情。俟朕壽躋期頤。再舉行歸政典禮。朕逐加披閱。見其情詞懇款。實皆出於至誠。朕敬念維天維祖宗。所以付托在予者至重且鉅。臨御以來。仰荷眷佑。海宇乂安。康疆逢吉。勤求治理。惟日孜孜。朕亦何敢稍存自暇自逸之念。惟是朕紹承大統。踐阼之初。即焚香默禱上天。若蒙昊蒼垂佑。得在位

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　皇祖紀元六十以次增載之數。且實未計及歸政之年。朕壽當在八旬有六也。迨五旬後。甫經念及。歲月舒長。倍深兢業。初不敢以此自必。茲幸天恩申錫。竟獲周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始願克償。此皆仰荷上天篤祜。　列祖貽庥。躬舉授受上儀。實爲曠古所未有。用是特降詔諭。册立皇太子。於丙辰年。改元歸政。今皇太子。及宗室蒙古王公。內外文武大臣。以朕八旬衍慶以來。精神純固。仍請躬攬庶政。皇太子及臣工等。日侍禁廷。渥承恩眷。臚誠籲懇。愛戴依戀。朕未嘗不深鑒其誠悃。即天下臣民。外藩屬國。飲和食德。久沐涵濡。實皆不願朕即歸政。但朕齋心默禱之意。精誠孚格。久荷　昊慈垂鑒。歷數十年來如一日。今若因羣情依戀。勉逐所請。則朕焚香告天之初心。轉不爲誠。是實難以聽許。毋庸再行瀆請。況朕仰承天眷。純嘏有常。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即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敕幾體乾。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可以知所禀承。不致錯失。而大小臣工。恪恭盡職。亦可謹懔遵循。迨朕壽臻頤慶之後。優游無爲。豈不更爲亙古未有之盛事。將來嗣皇帝紹膺大統。若能如朕之敬天愛民。勵精圖治。景祚綿長。上躋耆壽。亦如朕之舉行歸政。明彰典禮。大廷授

受。尤爲我國家億萬無疆之庥。此則朕所至願也。除本日面諭皇太子皇子皇孫。及王公大臣外。將此通 諭中外知之。 甲寅。 諭皇太子。恭謁兩陵。所有拜位應在琉璃門內石五供南。安設拜褥行禮。恭祭太廟。奉先殿。拜位應在殿門檻外。階上安設拜褥行禮。其拜褥。俱用金黃色。 軍機大臣等議奏皇太子應行儀制。一皇太子。每十日。率皇子皇孫。恭請聖安一次。一皇太子。行走在諸皇子前。坐次。皇太子正位。諸皇子旁坐。凡遇令節。及皇太子慶日。諸皇子。於皇太子前行三叩首禮。在上書房。俱如家人常禮。皇孫。皇元孫。悉照現行禮。一宗室王貝勒貝子公等。遇令節。及皇太子慶日。行六叩首禮。一皇太子福晉。應請旨立爲皇太子妃。班次在諸皇子福晉前。皇太子妃。在內廷主位前。俱與常禮同。公主諸皇子福晉。見皇太子妃。與諸皇子見皇太子禮同。皇太子之子。行走在諸皇孫前。皇太子之女。行走在諸皇孫女前。一皇太子。移居毓慶宮日。及皇太子慶日。王大臣官員等。俱蟒袍補服。齊集前星門行禮。毋庸具牋。其外省督撫提鎭。亦俱毋庸牋賀。一皇太子。移居毓慶宮後。於前星門。派散秩大臣一員。率領侍衞班領一員。侍衞十員。更番上直。未經移居以前。居住三所。卽照此值宿。一皇太子禮服。奉旨俱用金黃。不必更改。冠帶亦著照舊。理合遵照。一

會典內載。有皇太子儀仗。現遵諭旨。册立典禮。既未舉行。其儀仗。亦無庸製備。謹擬皇太子出入內朝。於現例所有導從侍衞二員外。酌定再行加添二員。並隨班輪派。乾清門侍衞二員。導從出入。如出外朝。及城市內外。除例隨散秩大臣一員侍衞十員外。添派乾清門侍衞四員。領侍衞內大臣一員。帶領前設虎槍三對。後設豹尾槍八桿。並令步軍統領衙門。飭屬略加除避。一皇太子妃所乘車。亦用金黃色。凡進城出城。與內廷主位同行。一皇太子。暨皇太子妃。應得月費飯食分例等項。均照現在諸皇子。皇子福晉。應得分例。加倍支領。又奏皇太子。恭謁兩陵。諏吉於本月十二日啓程。二十六日回京。乘用車轎。遵旨俱用金黃色。轎夫四人。於奉旨派出領侍衞內大臣內。諳練隨往外。擬派禮部堂官一員。護軍統領一員。總管內務府大臣一員。散秩大臣二員。詹事府堂官一員。乾清門侍衞四員。前設虎槍三對。後設豹尾槍八桿。共用侍衞三十員。其內務府。武備院。上駟院。及茶膳房。各該處。應行派往。隨從官員兵丁。請照皇子向例增添。至該地方官迎送。遵旨照查雍正八年。和碩親王。赴闕里告祭之例。行知直隸總督。遵辦。報聞。 己未。 上閱健銳營兵。 諭。據福康安和琳奏。官兵進剿茶它柳夯等苗寨。痛殲賊衆。苗匪紛紛乞降者。已有七十餘寨。現剿撫

兼施。擒捕首逆等語。福康安和琳。運籌布置。悉合機宜。冒險進攻。勤勞備至。應即加恩優奬。國家定制。奬勵勳臣。若非宗室。皆不過五等之封。惟國初額駙。揚古利曾殊勛追贈王爵。福康安前經出師金川。及平定石峯堡。臺灣廓爾喀。屢著勛績。已節次晉封一等忠銳嘉勇公。此次督剿苗匪。又復勤奮出力。業經賞戴三眼花翎。福康安著加恩仍帶榮賞四字嘉號。晉封貝子爵銜。即照宗室貝子之例。所有護衛官員。聽其自將家人揀放。此乃逾格施恩。俾異姓藎臣。得邀殊典。將來我八旂大臣。有似此超衆宣勞者。均可援以爲例。豈非國家世臣之福。和琳前歲在廓爾喀。董辦軍需。諸凡妥協。彼時設非和琳。沿途催趲。竭力轉輸。福康安幾不能由濟嚨。直入廓爾喀之境。此次又帶兵剿捕。攻克礮木山梁。肅清後路。與福康安合兵。長驅深入。前經賞戴雙眼花翎。和琳著封爲一等宣勇伯。用昭酬庸懋賞。 庚子。 上命皇太子。恭謁東陵。西陵。 癸亥。皇太子奉 上命。恭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孝賢皇后。孝儀皇后陵。詣端慧皇太子園寢。行禮。 辛未。皇太子奉 上命恭詣泰陵。泰東陵。行禮。

丙子。 諭本日皇太子。率同王大臣等具奏。恭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豫備內廷頒賞之用。一摺。覽奏。具見悃誠。朕因定例。孟冬頒發來年時憲書。特明降諭旨。建

立皇太子。以明歲丙辰。爲嘉慶元年。舉行歸政典禮。此實朕祇迓天庥。敬繩祖武之念。數十年如一日。屢經降旨明白宣示。茲皇太子及王大臣等。以朕歸政改元。爲曠古未有之盛典。雖現在頒朔。以嘉慶紀年。而宮廷之內。若亦一體循用新朔。於心實有所未安。特進獻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臚詞籲懇。出於至誠。朕已俯從所請。用備頒賞內庭。皇子皇孫。及曾元輩。並親近王大臣等。俾得遂其愛戴之忱。其頒各直省外藩。仍用嘉慶元年時憲書。以符定制。因思來歲歸政。朕爲太上皇帝。歷稽前典。有上尊號之文。殊屬無謂。太上皇帝。非若太皇太后。因母儀而崇尚徽稱者可比。況朕臨御六十年以來。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及拓土開疆。諸實政。彰彰可考。又何藉聖神文武等文字。虛示尊崇。且以臣子而稱揚君父。本屬後世沿用虛文。於理原未盡協。我聖祖仁皇帝。平定三藩。及恭遇慶節。從前臣工等。屢有以上尊號爲請者。聖祖悉卻而不許。訓諭煌煌。實可爲萬世法。今朕特豫行降旨。將上尊號一事停止。此即朕效法皇祖之心。亦即御極初年。齋心默禱。不敢上同皇祖紀年之數之初念也。將來嗣皇帝。及臣工等。皆當恪遵朕諭。不必復有瀆請。朕惟敬祈昊貺。精神純固。康疆逢吉。嗣皇帝稟承指示。克肩負荷。海宇熙和。治臻上理。此即國家

吉祥盛事。況太上皇帝稱號。已極尊崇。嗣皇帝躬率臣民。以天下養。尤爲古今郅隆盛軌。又何必徒尙繁文。務爲增美耶。至朕歸政後。應用喜字第一號玉寶鐫刻太上皇帝之寶。玉册。卽將御製十全老人之寶說鐫刻。作爲太上皇帝寶册。用彰熙朝盛瑞。將來嗣皇帝亦能如朕之懋承天眷。壽屆期頤。再舉上儀。一切典禮。皆可敬謹遵循。實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庥。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諭。俘習渾。富勒渾。均著加恩釋回。　諭宗人府。福康安。係孝賢皇后之姪。究非宗室可比。其貝子爵。著承襲三次後。再行降等。列爲不入八分公。令其世襲罔替。　冬十月。庚辰。　諭福康安和琳奏。訪得首逆吳半生。從鴨保寨。來至高多寨。卽四面攻圍。不遺餘力。將首逆吳半生擒獲。現在乘勝長驅。直攻鴨保等處賊巢。覽奏深爲欣喜。此次逆苗滋事。福康安和琳統領大兵。於崎嶇險阻。蠻烟瘴雨之中。有戰必克。朕卽知功成在卽。特沛恩綸。福康安。晉封貝子。和琳。封爲一等伯。甫及十日。而福康安和琳。已將首逆吳半生俘獲。逆黨吳隴登等。聞風膽落。斷不能稍延殘喘。奏凱蕆功。尅期可至。福康安和琳。著再交部從優議敘。福康安之子德麟。前已承襲恩賞輕車都尉。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在御前侍衞上行走。和琳賞緊黃帶。以旌勞勩。孫士毅。畢沅。姜晟。馮光熊。福甯。均著交


商務印書館印行

部分別從優議敍。乙酉。諭朕自臨御以來。勤求民隱。日有孜孜。惟期藏富於民。家給人足。仰荷昊蒼眷佑。列祖貽庥。寰宇昇平。重熙累洽。行慶施惠。闓澤頻加。節經普免天下漕糧三次。地丁錢糧四次。其餘遇有偏災。隨時蠲賑。不下億千萬兩。近將各省積欠錢糧。概行蠲免。又復數千餘萬兩。所以子惠元元。休養生息者。至周且渥。今朕紀年。慶符周甲。丙辰元旦。舉行歸政典禮。爲嗣皇帝登極初元。大廷授受。篤祜延釐。實爲曠古吉祥盛事。允宜廣沛恩綸。俾薄海羣黎。共沾湛愷。本欲於新正傳位後降旨。但思二月間。卽屆開徵之期。恐遠省接奉稍遲。著卽將嘉慶元年。各直省應徵地丁錢糧。通行蠲免。以示朕與嗣皇帝愛育閭閻。同錫恩施至意。其如何按年輪免之處。該部照核議施行。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會同審訊伍拉納浦霖婪索鹽務陋規。屬員餽送。贓累鉅萬。以致通省錢糧倉庫。虧空纍纍。地方洋面盜案。一切廢弛。將伍拉納浦霖。問擬斬決。請旨正法。伍拉納浦霖。卽著照擬處斬。並派倉場侍郞宗室宜興。刑部侍郞阿精阿。監視行刑。以爲封疆大臣。貪黷營私。廢弛侵虧。負恩溺職。昧良者戒。乙未。諭湖南苗匪滋事。經福康安和琳。統領大兵。痛加剿戮。賊勢萬分窮蹙。探知秀山兵少。潛往滋擾。經孫士毅督率將弁。奮勇剿殺。割獲首級二

百餘顆。生擒賊匪楊老倫吳老四等二名。當即正法。所辦實屬可嘉。孫士毅著交部從優議敘。乙未。軍機大臣等議奏丙辰舉行傳位大典。所有各該衙門並各直省應行遵辦事宜。一丙辰年歸政。嗣皇帝登極。頒發傳位詔書。一道鈐用 太上皇帝之寶。次用 皇帝之寶。所有恩詔條款。一體敘入。一 太上皇帝諭旨稱爲敕旨。一 太上皇帝。仍稱朕字。一丙辰年。 太上皇帝。起居注。 嗣皇帝起居注。交該衙門敬謹分纂。一題奏行文。凡遇天祖等字。高四格擡寫。 太上皇帝。高三格抬寫。 皇帝。高二格抬寫。一恭遇 太上皇帝慶節。稱萬萬壽。 嗣皇帝慶節。稱萬壽。一恭遇 太上皇帝萬萬壽慶節及元旦冬至令節賀表。 嗣皇帝萬壽慶節。及令節賀表。俱由內閣撰擬表式。一體頒發遵照。一丙辰年恭進 列祖 列宗實錄。交內閣循照向例。按期於 嗣皇帝前恭進。一丙辰年。恭遇大祀。由各該衙門具題。 嗣皇帝親詣行禮。中祀小祀。應分別親詣恭代之處。俱循照向例題請。一經筵耕籍大閱。傳臚。各典禮。屆期由各該衙門。奏請 嗣皇帝循例舉行。一恭遇 太上皇帝萬萬壽慶節令辰。一切典禮。應用樂章。另行恭擬。交樂部遵用。一恭遇 太上皇帝。 嗣皇帝慶節令辰。及掖輦巡幸地方。內外大臣。恭遞慶賀請安摺。俱繕備二分呈進。其

隨奏事件請安摺。俱照常繕備一分。呈進　嗣皇帝批閱。一外廷筵宴。由各該衙門。
循例奏請　嗣皇帝恭奉　太上皇帝。親御宴座。　嗣皇帝侍坐。一切儀注。臨時具
奏。一各部院衙門題本改籤。放缺。奏派各項差使。俱循例題奏。恭候　嗣皇帝批閱
遵行。其各部院衙門。及各省題奏事件。俱照常式。恭繕　皇上睿鑒字樣。後書嘉慶
年號。按照向例呈進。不必備繕二分。一御門聽政。　嗣皇帝拆本示期遵辦。一鄉會
試。殿試。朝考。散館。及一切考試題目。由各該衙門。循例奏請　嗣皇帝命題考試。一
嗣皇帝登極後。應請　太上皇帝敕旨册立皇后。所有應行典禮。交各該衙門。循
例遵行。一丙辰年元旦。奉先殿。堂子行禮。在未傳位以前。皇太子隨　皇上行禮。一
陛見文武大臣。及新授道府以上。具摺恭請　太上皇帝恩訓。　嗣皇帝恩訓。一丙
辰年新正。遞丹書克。仍係奏　太上皇帝詞句。且有賀六十年國慶之事。應仍於
太上皇帝前恭遞。得　旨依議。　丁酉。　賜邱飛虎等三十二人武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己亥。　諭皇太子。皇子。軍機大臣曰。國朝舊典最重祭神。如遇有服制。百日
之內。例不薙髮。卽不舉行祭祀。朕思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通行已久。從前
皇祖升遐時。　皇考卽欲行三年之禮。經王大臣等再四敦勸。勉從國制。　皇考龍

馭上賓之日。朕亦欲倣行古禮。時王大臣等。亦曾奏勸。朕皆不允。因奏知　聖母皇太后。蒙嚴諭。皇帝此舉差矣。我朝舊制服孝。不應薙髮。設三年之久不薙。與前代漢人蓄髮何異。且祭神最爲吉禮。若因不薙髮。遂三年不祭神。更非吉事。且於國典有關。此斷斷不可之事。朕承慈訓諄諄。實爲至當不易。初未念及此也。彼時即祗遵
聖母訓諭。不敢泥古。今朕仰邀昊眷。御極六十年。舉行歸政大典。凝禧篤祜。衍慶方長。將來嗣皇帝如亦欲倣行古禮。當思天子之孝。與士庶人異。我皇淸之制。與漢姓殊。嗣皇帝仔肩重器。惟當效法祖宗。及朕敬天愛民。法祖勤政。勉承付托。此即孝之大者。且朕歸政後。嗣皇帝以天下養。仰承朕志。舉措得宜。俾海寓咸臻郅治。合萬國之歡。以奉予一人。甯不愈於斤斤法古耶。特恐後來書生之見。猶不免以事不師古爲言。不知純孝篤慕。惟在寸心之誠。孔子所答宰予之語。但當存此心。而難盡拘其迹。若必泥行此禮。則蓄髮三年。又與改裝漢人何異。且必有因此慫慂改服制者。前代北魏遼金元。初亦循乎國俗。後因惑於浮議。改漢衣冠。祭用袞冕。一再傳而失國祚。是以祖宗垂訓。無得改用漢人服色。實萬萬年貽謀燕翼之道。設云。天子應服袞冕以祀天。不服袞冕。即非敬天之義。則我國家用本朝禮服。將事郊壇。百數十年來。


商務印書館印行

累洽重熙。懋膺洪貺。我 聖祖仁皇帝。踐阼六十一年。逮至朕躬。紀元周甲。復舉行禪受盛典。享國延長。兩朝共閱百二十餘年之久。昊天眷佑之隆。孰踰於此。較之北魏遼金元。輕改服色。轉不克享天心。未數傳而不祀者。得失豈不彰明較著哉。若後世無識之徒。復有循古衣冠之議者。即可執此諭以破其迷。總之事貴斟酌成法。期於可行。我國家素敦醇樸。不尚煩文。即如本日太常寺具奏。准禮部咨稱。孝儀皇后神牌。升祔奉先殿。前期告祭天地太廟一事。亦未免失當。孝儀皇后。乃朕因係嗣皇帝生母。恩旨册贈。止應於奉先殿祭告。若因此而舉行天地廟祀大典。轉鄰於瀆已著不必舉行。後世子孫。遇有册贈母后。即遵朕此旨辦理。以昭虔敬。而省煩瀆。我世世子孫。其欽承無忽。

癸卯。

諭我國家重熙累洽。景運昌明。綏萬屢豐。中外禔福。所以涵濡休養。咸登仁壽者。實爲史册所罕覯。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沖齡踐祚。統馭寰區。仁漸義摩。熙熙皞皞。康熙年間。曾舉行千叟宴。與天下臣民。躋壽寓。而迓蕃禧。爲千載一時之嘉會。朕誕膺丕諸。敬紹鴻圖。夙夜孜孜。勤求治理。仰賴昊蒼篤佑。 列祖垂庥。海宇乂安。人民樂利。曾於乾隆五十年。乙巳。恭照 皇祖千叟宴。舉行盛典。迄今已逾十年。逢吉康彊。精神純固。明歲丙辰。紀元周甲。躬舉授受上儀。

尤屬曠古所未有。天下臣民。歌詠太平。期頤衍慶者。此十年內。又不知凡幾。允宜再啓耆筵。以紀重光之盛。著於明年正月初吉。再舉千叟宴盛典。惟是前次乙巳。朕壽七旬有五。是以六十歲以上者。俱令預宴。明年朕八旬有六。若仍照前次六十以上。卽准入宴。年齒皆如兒輩。長幼懸殊。轉爲未協。此次應自七十歲以上。准其入宴。用示朕介景延祺。申錫無疆至意。　皇太子率戶工二部臣奏請自丙辰年爲始。寶泉寶源二局錢文。乾隆嘉慶各半分鑄。至各省俟開爐鑄錢之期。亦準此例。除新疆等處。仍照舊遵行外。其衛藏錢文。均令照此辦理。得　旨如所請行。　甲辰。冊贈令儀皇貴妃爲孝儀皇后。皇太子恭捧孝儀皇后神牌。升祔奉先殿。奉安孝儀皇后神牌於孝賢皇后陵享殿。　十一月。甲寅。　上幸皇十一子成親王永瑆第。　丁巳。　諭福康安和琳。攻撲天心寨山梁。統率大兵。不避風雪。於黑暗之中。覓徑逕發。立時撲開木城七座。石卡五處。復乘勝將垂藤董羅等處苗寨。全行攻克。出力可嘉。其另摺奏各路著名賊目。業已盤獲正法。尚有密行存記之人。一俟首逆全擒。卽當趁此兵威。立加搜捕。所想周到。甚合朕意。除福康安已加宮銜外。和琳著加太子太保銜。現在風雪嚴寒。並給福康安和琳。上用元狐黃裏褡護各一件。以資禦寒之具。各官兵。

再賞一月錢糧。用昭鼓勵。　癸亥。　諭。福康安奏撥川黔兩省軍餉銀各一百萬兩。照所請。敕部行知撥給。傳諭孫士毅。馮光熊。如川黔兩省有項可動。卽先行動支墊發。俟餉項解到。再行歸款。　乙丑。　上命皇太子居毓慶宮。　諭皇太子生母。已追封孝儀皇后。其家例宜晉封公爵。但孝儀皇后居孝賢皇后之次。著加恩暫賞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交該旗照例揀選。帶領引見。尋予世管佐領花沙布一等侯爵如例。

己巳。　諭明年舉行千叟宴。所有官員。仍照上次之例。年至六十以上者。俱准入宴。　十二月。戊寅朔。　諭。朕於明年歸政後。凡有繕奏事件。俱著書太上皇帝。其奏對。著稱太上皇。　諭。御書福字。向於臘月朔。始行開筆頒賞。本日正值開筆吉期。年例皆書五福。茲特多書二福字。頒賜福康安和琳二人。共迓春祺。以爲迅速成功先兆。　乙酉。　諭明年元旦。御內殿受賀。嗣皇帝之皇后。仍照每年常例。於重華宮行禮。班次在公主福晉之前。公主福晉與嗣皇帝及皇后。均係同輩。仍應行家人常禮。俱不必跪叩。若皇后受册封。及御交泰殿。蠶壇諸大禮。公主福晉自應照外班舊例行。再嗣皇帝之貴妃妃嬪等。同皇子等側福晉一例。其職分俱不至在朕前行禮。明年元旦。卽著照此旨交總管太監存記。屆時遵行。　丁亥。追封孝儀皇后父原任內

管領清泰為三等公。母楊佳氏為公妻一品夫人。庚寅。諭內閣衙門。因丙辰正月初四日降敕冊立嗣皇帝元妃為皇后。照例擬撰恩詔進呈。似此繁文。所請可不必行。明年元旦歸政後。朕為太上皇帝。嗣子為皇帝。其嫡妃自應立為皇后。此乃宮廷一定禮儀。止當循照向例。祭告天地宗廟。用昭茂典足矣。何必撰擬恩詔。布告天下。多此繆節繁文。皇后正位端闈。恪修內職。非如皇太后為母后分應尊崇者可比。我朝家法宮壼肅清。從不干與外事。來年舉行冊立皇后典禮。不特恩詔不必頒發。卽王公大臣以及外省督撫等。亦毋庸因立后於朕前及嗣皇帝皇后前呈遞慶賀表箋。且皇后壽節。暨元旦冬至。與外庭無涉。嗣後俱當永行停止箋賀。並著為例。以肅體制而垂法守。辛卯。諭長春宮向有孝賢皇后東珠頂冠東珠朝珠等件。在彼陳設。因思國家宮殿。俱有定制。若皇后服物。陳設宮中。則其地卽扃閉清嚴。未便再行居住。一朝之后服物陳設一宮。世代相承。禁內幾無餘地。況此等貴重物件。原為端闈服飾。自當為世代皇后之用。又何必虛為供奉。致占宮闈之地。朕前降諭旨。以重華宮為每年錫宴之所。將來不應復安神御。當循其舊。以為世世子孫衍慶聯情吉祥福地。卽猶此意。所有長春宮供奉孝賢皇后東珠頂冠東珠朝珠等物。嗣皇


商務印書館印行

帝卽位後。皇后卽可服用。從此雲礽繼慶。翬翟增輝。更爲無疆盛事。此旨著交內閣。上書房。內務府。敬事房。各存貯一分。以垂法守。 定革職留緝人員獲犯後分別開復例。 癸巳。 諭朕紀年周甲。於丙辰元旦舉行授受大典。王公等及文武百官。慶賀禮成。本應筵宴。但是日朕御太和殿授寶後。嗣皇帝御殿登極。若於是日復舉行筵宴。儀節未免繁縟。是以初四日特舉行千叟宴盛典。臚歡申慶。宣愷頒酺。卽以示元正授政於甯壽宮。初御皇極殿。錫賚受賀。普迓春祺。諸慶俱備。其餘繁文。不必行矣。 甲午。 諭每歲太廟祫祭。九廟合饗。典禮綦崇。朕御極以來。肅恭將事。於中位上香畢。至 列祖列宗前。以次上香。乾隆三十七年。朕春秋六十有二。因舊行儀注。上香往返。次數較煩。恐稍有失儀。轉不足以將誠敬。曾令大學士等定議。派親王皇子八人。分別隨同上香。稍節步履之勞。明歲元旦舉行授受大典。本年祫祭。尤當展恪升馨。敬申昭格。是以乙巳年歲暮祫祭禮成。御製詩內。卽有期待將歸政。拈香親詣周之句。其時已豫擬六十年祫祭。將屆歸政之期。於 列祖列宗神位前。仍俱親詣拈香。不令諸皇子恭代。用展積忱。勉符舊典。今朕仰荷洪釐。壽屆八旬開六。精神純固。自揣廟中行禮。於 列祖列宗神位前。一一躬親上香。致敬。尙所能勝。此次歲

暮祫祭。仍當敬率舊儀。九廟以次上香。用示朕精禋昭告之意。　丙申。義民購獲要犯多名者。命量予職銜。不得過七品。　丁酉。　諭四川布政使員缺。著林儁補授。從前因林儁之父。係福康安家僕。門地卑微。曾降旨內用不過郎中。外用不過道員而止。嗣因林儁在後藏催運軍糧。屢有勞績。用人之際。不得不格外施恩。是以先賞給按察使銜。旋經擢補。此次進勦苗匪。林儁在川省秀山一帶。籌辦軍糧等事。井井有條。福康安和琳。以勤能得力。專摺保奏。復經降旨賞給布政使銜。遇有四川湖廣等省藩司出缺。卽行補授。兩司大員。表率全省。原應視其出身。酌爲限制。但當軍務需人。似此勤奮出力之員。豈可拘其家世。不加奬勵。況林儁現任臬司。若停其外擢。轉用京堂。則班次豈不更優。今將該員補授藩司。實因軍務需才起見。該員當倍加感奮。以副朕逾格恩施至意。　壬寅。　諭軍機大臣等。朱珪奏。英吉利國呈進表文貢品一摺。該國王因前年貢使進京。賞賚優渥。特具表文土物呈進。具見悃忱。雖未專使來粵。有何不可。已准其賞收。並發給敕書一道。朱珪接到後。可卽交與該國大班啵啷。轉送該國。俾該國王益加感戴恭順。以示懷柔。至天朝官員。例不與外夷交際。其致送前任總督監督禮物。朱珪飭令寄回。所辦亦是。　甲辰。以丙辰元旦傳位皇

太子。改爲嘉慶元年。　敕諭琉球國世孫尙温。　乙巳。　諭福康安和琳奏。於積雪未化之時。督率將弁等分路進攻。將高斗山梁搶占。奮勇追趕。並卽趁勢撲入苗寨。縱火焚燒。斃賊甚多。將爲首賊目廖老暮隴老西二犯擒獲正法。可嘉之至。福康安和琳各賞荷包等物。滿漢屯土各兵。俱賞一月錢糧。以示獎勵。　丁未。　上以來歲丙辰元旦。傳位皇太子。爲嗣皇帝。前期遣官告祭天地社稷宗廟奉先殿。　是歲朝鮮。緬甸南掌。暹羅。安南琉球。英吉利。來貢。會計天下民數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八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九百七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五石三斗三升三合零。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三終

跋

賜進士出身日講起居注官四品銜翰林院侍讀本衙門撰文實錄館總校國史館總纂功臣館纂修加三級臣王先謙謹撰。

洪惟我　皇清。光宅函夏。　列聖纘承。　至德豐功。度越隆古。　仁育義正。海寓蒙福。宜勒成書。昭示萬禩。凡有血氣。戴履　高厚。游息酣嬉。幾忘　帝力。紀載闕略。聽覩茫昧。靡以宣　上德。抒下情。匪他人任。實惟史臣責。臣前見蔣良騏東華錄。纂自開國以來。迄於雍正。頗具條理。乾隆以後。未聞續撰。若　皇朝武功紀盛。　聖武記。嘯亭錄諸書。於乾隆朝事實。多所采摭。至　徽猷鴻誥之垂貽。典章名物之富美。六十年中。燦若星列。掇拾舛漏。咸所不免。自非年經月緯。難可尋究。考之往代。以本朝國史編年。創自宋司馬光稽古錄。厥後作者約數十家。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明鄭曉吾學編。史裁特備。而宋林駉皇鑒箋要。取寶訓實錄國朝會要爲注。固知國史館書。咸資採錄。體例斯存。亦載筆之柯則也。伏讀乾隆二年五月　上諭曰。向來　列祖實錄聖訓告成之後。皆藏之金匱石室。廷臣罕得見者。朕思　列祖聖訓。謨烈昭垂。不獨貽謀於子孫。亦且示訓於臣庶。自應刊刻頒示。俾人人知所法守。用是有刊　五朝聖訓之命。若乃　方略則例。悉載　絲綸。　寄諭硃批。

並得宣示。仰見　聖人示寰海以大功。開臣庶之蒙惑。　醲恩厚意。夐古無兩。惜乎　欽定諸書。頒賜有限。雖在士夫。無由徧覩。至於閭巷。彌絕閱仰。臣愚竊謂本朝二百餘年來。所以陶冶羣倫。無微不到。故名臣耆碩。項背相望。而或服吏者練法而玩刑。業儒者襲經而市利。蘊孽釀釁。戎生伏莽。一旦潢池盜弄。鹿鋌猰噬。杼柚告空。宵旰廑慮。竭天下之力。僅迺平之。而元氣休養。又需數十百矣。雖天地之大。物不答施。豈德風偃草之效。有時或爽。毋亦　朝廷條教。不能戶喻。　彝訓之垂。與世推移。簡册無稽。觀聽未洽。故致然歟。臣備員詞曹。編摩史館。亦頗究心當世之務。痛斯民無知。與所以報　上德之未至。仰體　大聖人公天下之心。遠追前代李鄭述作。近接蔣氏當日所錄。凡登載　諭旨。恭輯　聖訓方略。編排月日。稽合　本紀實錄。於制度沿革。纂會典。於軍務奏摺。取　方略。彙載　御製詩文。旁稽大臣列傳。成東華續錄一百二十卷。乾隆一朝政要。大略具存。不揣冒昧。敬登梨棗。欲得家置一編。循覽紬繹。於以體　聖訓而遵正直蕩平之路。微臣區區之意。實在於此。嘉慶而下。稿本麤具。雍正以前。錄視蔣氏加詳。將以次刊行焉。時在光緒五年歲次己卯秋八月

卷終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四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仁宗睿皇帝。　高宗第十五子也。　母孝儀純皇后魏佳氏。原任內管領加封承恩公清泰之女。以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十月初六日丑時誕。　上於御園之天地一家春。　上隆準豐頤。舉止凝重。神明內蘊。睿慮淵通。自六齡就傅受書於兵部侍郎奉寬。年十三。通五經。學今體詩於工部侍郎謝墉。學古文古體詩於侍講學士朱珪。天藻睿發。英詞炳蔚。援筆立就。動成典則。性尤純孝。七齡時。謁　孝聖憲皇后於盤山行殿。渥承飴愛。事　高宗純皇帝。　孝儀純皇后。婉愉孺慕。曲愜歡心。三十八年癸巳。十四歲。上元前夕。宴親藩。　特命奉觴上壽。是年　高宗遵密建家法親書　上名。藏乾清宮正大光明匾上。長至南郊大祀。復以　上名默禱。告祈加眷。是日復　命祀東陵。隱然以神器攸歸面稽天祖。三十九年甲午。　賜成大婚。是爲孝淑皇后。　上定省之暇。懋學稽古。日居書室。惟究心治法源流。古今得失。參稽考證。寒暑罔閒。所居書室五楹。嘗取三餘之義。顏以味餘。摛藻抒文。卷軸日富。後所刊詩文全集四十卷是也。尤喜讀諸史通鑑。上下三千年。治蹟瞭然貫徹。御極


商務印書館印行

後。幾餘遺興。依史分題製詠。遂成全帙。自乙酉六齡時。隨　駕至木蘭。　高宗巡視江浙。祇謁闕里。及歲行秋獮。恆侍行幄。賡天章。數蒙奬賚。四十八年。癸卯。　高宗詣盛京恭謁祖陵。命　上隨侍行禮。復以宗社有托。敬告　太祖
太宗之前。仰祈靈爽式憑。永垂昭鑒。五十年乙巳。耕耤。　特命從耕播種。五十四年。己酉。封嘉親王。自是每歲兩陵春祀。壇廟薦祈。多命恭代行禮。紫薇東偏曰毓慶宮。　上養正時所居也。分邸後。移居擷芳殿。至建儲未宣諭之前。又重葺是宮。復命居之。並賜繼德堂額。與從前避暑山莊松鶴齋後賜額同名。蓋密邇趨庭。祇承堂構。早寓付托深心。乙卯。　高宗臨御六十年。聖壽八十有五。因踐阼之初。曾以周甲歸政告天。又自密建以來二十二年。灼見　上仁孝端醇。克肩重器。爰命禮官諏吉。於是年頒朔前九月初三日。　御勤政殿。集王公百官。啓密緘冊。　上爲皇太子。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於明年丙辰元旦。　御太和殿。親授寶璽。傳位於　上。詔以是年爲嘉慶元年。敬惟自古帝王。以聖人相禪者。惟堯舜禹。而伊耆嬀姒。與繼體殊。惟　高宗創舉盛儀。初元　授　受。兩聖同堂。三年如一日。至四載以後。無不恪遵彝訓。時懍前猷。實爲前古所未有。允宜迓天庥。裕後昆。貽萬世無疆之業

焉。

仁宗睿皇帝。

御諱上一字。从禺从頁下一字。从王从炎上英察果斷。寬仁大度。親承訓政三年。爲曠古所未有。親政之初。除巨奸。祛壅閉。其時川陝楚三省教匪。日久稽誅。乃嚴逗留之罪。懲飾奏之風。信賞必罰。軍威立振。越四載。大功告成。 高廟未竟之緒。雖軒皇阪泉。帝堯丹水。猶不足方也。厥後林清肆逆。旦夕克殲。豫東餘孽。迅即掃蕩。而南山匪徒。繼起。 特詔領兵大員。分途專剿。勢不蔓延。皆由獨照幾先。不半載而戡定。他如定苗疆。緝洋匪。 聖武布昭。海寓康乂。至於廣開言路。籲進賢良。有才無德者。益之矯廉曲謹者辨之。此尤知人之哲也。矜恤庶獄。愼重民命。凡內外問刑之吏。於罪名稍有出入。必權衡輕重。無枉無縱。迄今讀 御製愼刑論愼刑續論。想見如天之仁。無微不照。猶復廑水旱之災。興宣防之利。賜賑蠲租。動以萬計。六旬正慶。普免積逋。至二千一百二十九萬有奇。恭儉敦樸。出於性成。罷珍玩之貢。卻供億之煩。雖謁陵秋獮。歲以爲常。而屬車所臨。 特諭疆吏。毋設宮觀。擾田疇。蓋以展孝思遵成憲。而尤周恤民隱也。二十五年中。凡典章法制禮樂刑政。無不本之以誠。將之以敬。於戲。盛哉。



商務印書館印行

布在方策。佑啓雲礽。啚洪庥。康茀祿。服教畏神。以膺此緜延之祚。非聖人之大德。其孰能垂裕若此哉。

丙辰。嘉慶元年春正月。戊申朔。舉行　授　受大典。　上侍　太上皇帝。詣奉先殿堂子行禮。遣官祭太廟後殿。　太上皇帝御太和殿。親授　上寶。　上跪受寶。　太上皇帝受賀畢。還宮。　上卽位。受賀後。奉　太上皇帝傳位詔書。頒行天下。覃恩有差。是日　上侍　太上皇帝。詣壽皇殿行禮。　御乾淸宮。賜皇子親藩等宴。　辛亥。上御太和殿。奉　太上皇帝命。冊立嫡妃喜塔臘氏爲皇后。冊封側妃鈕祜祿氏爲貴妃。劉佳氏爲誠妃。侯佳氏爲瑩嬪。　上侍　太上皇帝。御甯壽宮皇極殿。舉行千叟宴。賜親王大臣官員蒙古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年七十以上者。三千人。及回部。朝鮮。安南。暹羅。廓爾喀貢使等宴。其一品大臣。及年屆九十以上者　太上皇帝。召至御座前。親賜卮酒。其未入座五十八人。各賞詩章。如意。壽杖。文綺。銀牌等物有差。上侍　太上皇帝御重華宮茶宴。羣臣及內廷翰林。每歲皆如之。　鑄嘉慶錢。　壬子。　上侍　太上皇帝御紫光閣。賜蒙古王貝勒。哈密郡王等。及土爾扈特。杜爾伯特。朝鮮。安南。暹羅。廓爾喀使臣等宴。並賞賚有差。每歲皆如之。　庚申。奉　太上皇

帝命封皇后兄盛住。一等承恩侯。 辛酉。祈穀於上帝。 上以福酒躬進 太上皇帝。 太上皇帝卽以賜 上。 上侍 太上皇帝御奉三無私殿。賜皇子親藩等宴。壬戌。 上侍 太上皇帝。御正大光明殿。賜朝正外藩等宴。每歲皆如之。 癸亥。上侍 太上皇帝。御正大光明殿。賜大學士尚書等宴。每歲皆如之。 壬申。湖北枝江宜都二縣。白蓮教匪聶傑人。劉盛鳴等。糾衆滋事。 命惠齡往剿之。 二月。丁丑朔。釋奠先師孔子。 庚辰。以初舉經筵。 上詣傳心殿行禮。 御文華殿經筵。幸文淵閣。賜講官及諸臣茶。復賜宴於本仁殿。自是以爲常。 建甘肅貴德廳文廟。己丑。 上御乾清門聽政。自是以爲常。在圓明園。則御勤政殿。 庚寅。 命宥明亮。舒亮。安慶罪。效力湖南軍營。 調四川雲南廣西兵一萬名。廣東陸路兵一萬名。赴湖南軍營。 己亥。湖北當陽縣教匪聚衆戕官。命西安將軍恒瑞率滿洲兵二千。往剿之。 授熱河總管鄂輝三等侍衞。往湖北軍營協剿。 甲辰。追封皇后父原任副都統和爾經額三等承恩公。母王佳氏爲公妻一品夫人。 丙午。 諭軍機大臣。惠齡生擒首逆聶傑人。並連奪賊卡。所辦俱好。但現據聶傑人供。尚有傳習白蓮教之張正謨。係此案爲首之犯。未經就獲。而餘黨亦未搜查淨盡。未便遽行降旨議敍。將


商務印書館印行

此諭令知之。三月。辛亥。上親耕耤田。三推畢。加一推。自是以爲常。壬子。上侍太上皇帝啓鑾謁東陵。西陵。乙卯。上侍太上皇帝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上恭謁孝儀皇后陵。詣端慧皇太子園寢奠酒。戊午。上侍太皇帝幸南苑。上行圍。甲子。上侍太上皇帝謁泰陵泰東陵。回鑾。丁卯。上侍太上皇帝還京師。恆瑞奏收復湖北竹山縣。得旨嘉獎。下部議敍。夏四月。丙子。朔。諭軍機大臣等。恆瑞雖已將竹山賊匪勦散。尙有前往保康房縣勦賊事宜。鄖西俱在漢江以北。勢難回顧。宜緜駐紮商州。距彼不遠。所有鄖縣鄖西一帶賊匪。著責成宜緜督飭百祥等實力勦辦。其自竹谿以至保康一帶賊匪。卽責成永保恆瑞勦辦。當陽遠安東湖一帶賊匪責成畢沅成德阿克東阿舒亮勦辦。枝江宜都一帶賊匪責成惠齡富志那勦辦。襄陽穀成均州光化賊匪。卽交鄂輝同彭之年等辦理。來鳳與四川接壤。該處一帶賊匪。卽責成孫士毅督辦。總之賊匪蟻聚蜂屯。官兵分投掩捕。辦一處。必須肅清一處。不得因賊匪逃散潛匿。卽爲完事。以致兵過之後。遺孽復萌。又復潛出滋擾也。丁丑。皇后行躬桑禮。辛巳。命直隸提督慶成。率兵二千名。往河南南陽。堵勦湖北竄匪。以勦來鳳縣小坳賊匪功。晉孫士毅爵三

等男。壬辰。惠齡奏。攻奪灌灣腦內城等九處賊卡。得旨獎賞。癸巳。頭等侍衛鄂輝奏。剿殺囊樊賊匪。得旨嘉獎。賞副都統銜。乙未。撥內庫銀二百萬兩。備河南軍需。宜緜奏。與柯藩明亮。攻克孤山大寨。擒獲賊首王全體等。得旨嘉獎。下部議敘。賞明亮頭等侍衛。作爲領隊。己亥。福康安等奏。攻克結石岡山梁石城。殲賊毀寨。得旨嘉獎。下部議敘。又奏苗匪吳隴登投誠。得旨嘉獎。欣慰覽之。庚子。賜趙文楷等一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庚戌。諭福康安。和琳。攻克火蘇營一帶險要山梁。距平隴更近。此時賊匪緊要屏障。俱經官兵乘勝占奪。而石三保。石柳鄧。吳廷禮等首惡。俱聚集平隴。正可悉數生擒。一舉蕆功。事機順利。佇待捷音之至。甲寅。諭宜緜。查明逆首王全禮徐良等滋事緣由。實力搜捕。全行授首。漢江以北。悉就肅清。實屬可嘉。宜緜著賞帶雙眼花翎。並加太子太保銜。以示優獎。壬戌。上侍太上皇帝啓鑾。秋獮木蘭。甲子。以剿湖南廖家沖苗匪功。追贈福康安之父傅恆貝子。乙丑。諭。據彭之年文圖奏。剿滅白雲寺黑龍溝之賊。追至喇叭洞山。全行剿滅一摺。所辦甚好。文圖屢次剿賊得勝。即著補授興漢鎮總兵。其現任總兵德光。俟有他鎮員缺。另行補用。戊辰。上侍太上皇帝駐蹕

避暑山莊。　壬申。大學士浙閩總督貝子福康安卒於軍。遺疏聞。諭大學士貝子福康安秉性公忠。才猷敏練。敭歷中外。懋著殊勛。年力富强。正資倚畀。乃當大功垂成之際。積勞成疾。遽爾溘逝。實深震悼。且當患病之時。猶復力疾督師。親臨前敵。實爲宣勞超衆。體國忘身。尤宜渥沛殊恩。用昭飾終令典。著晉贈郡王爵銜。賞內帑銀一萬兩。經理喪事。並賞給陀羅經被。仍著於伊家宗祠之旁。建蓋專祠。以時致祭。並推恩伊父傅恆。亦追贈郡王爵銜。其子德麟。著加恩晉爵貝勒。派固倫額駙。豐紳殷德。迎往奠醊。帶同伊子德麟。馳赴前途。妥爲照料。俟入城治喪時。朕必親往賜奠。所有任內降革罰俸處分。俱著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以示軫惜勛勞。有加無已至意。仍賜祠額曰奬忠。予祭葬。諡文襄。　癸酉。　諭軍機大臣等。和琳奏。福康安積勞溘逝。現在嚴飭帶兵將弁。及巴圖魯侍衞等。均各認眞防守。照常鎭靜。不至稍涉驚惶。所辦均極周妥。此時亦不復另派大臣前往。即專交和琳一手督辦。和琳惟當益加奮勉。迅速蕆功。以副委任。至石三保見已擒獲。官兵一抵乾州。所餘不過搜捕及善後事宜。無須多兵。所調湖北兵丁。見聞本省有賊匪滋擾。未免繫戀家室。自應先行撤回。　諭魁倫奏。海洋盜首獺窟舵。即張表。帶領首夥各犯四百七十三名。

自行投首。並呈繳船隻礮械等物一摺。海洋盜匪王流蓋。獺窟舵。林發枝等。屢在洋面肆刧。今王流蓋。業經被礮擊斃。獺窟舵帶領夥盜。全行投出。其未獲者。僅止林發枝一犯。魁倫所辦。尚屬可嘉。從前盜匪莊麟投出時。曾拔用千總。並賞大段一匹。今獺窟舵著賞給守備職銜。並賞戴藍翎。仍賞大段二匹。用示獎勵。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戊寅。四川總督伯和琳奏。生擒首逆石三保。並訊吳八月之子吳廷禮業經病斃。得 旨獎賚。 楚北軍務。命專交永保一人督率調度。 戊子。和琳奏報。攻克得鋒山全璧嶺等處。得 旨獎賚。 壬辰。孫士毅奏。攻克旗鼓寨賊營頭卡。得 旨獎賚。 癸巳。江南豐汎六堡河溢。 丙申。惠齡等奏。連克灌灣腦賊卡。得 旨嘉獎。 丁酉。和琳奏。連克廖貢坡馬鞍山苗寨。得 旨嘉獎。 秋七月。甲辰。和琳奏。督率額勒登保等。連克黃連坡曬谷坡等處。收復乾州。得 旨嘉獎。賞和琳三眼花翎。額勒登保雙眼花翎。 辛亥。副都統銜署廣州將軍明亮。剿平孝感胡家寨賊匪。得 旨嘉獎。賞輕車都尉世職。 大學士署四川總督。三等男孫士毅卒。 賜祭葬。贈公爵。賞銀五千兩。諡文靖。以其孫均襲伯爵。 辛酉。逆首石三保解京伏法。 戊辰。以剿平紅土山賊匪功。加永保太子太保。慶成太子少保。 八月。以剿平旗鼓寨賊


商務印書館印行

匪功。加福甯觀成太子少保。丙子。以雨。詔停秋獮。和琳奏。生擒吳八月之姪吳老二。甕賊無算。得　旨嘉獎。賞賚吳廷試等有差。乙未。諭和琳奏。攻克竹山坡都魯溪後。乘勝將强虎哨山梁搶據。距平隴賊巢更近。有勞神寨苗目吳老巖等投降。願縛獻石柳鄧贖罪。諒石柳鄧等此時自易擒獲。但思湖南自剿辦苗匪以來。降苗不下二十餘萬。頭目亦不下百餘人。其居心究難深信。著和琳於剿捕事竣後。悉心籌畫。或將此項緊要頭目。酌給項帶。攜往他處。或設法移置。俾離巢穴。不可仍留該處。致滋萌孽。　戊戌。和琳奏。連克後坡麻里灣等處苗寨。擒賊目石代噶。得　旨嘉獎。　福甯奏。攻剿湖北來鳳縣指甲坡山梁。擒賊首楊子敖等。得　旨嘉獎。己亥。　上侍　太上皇帝。自避暑山莊回鑾。　惠齡奏。剿平灌灣腦賊匪。生擒首逆張正漠劉洪鐸等。得　旨嘉獎。加太子少保。予輕車都尉世職。以剿除當陽賊匪功。加賞畢沅輕車都尉世職。　壬寅。四川總督一等伯和琳卒於軍。贈一等宣勇公。子豐紳宜緜襲。入祀昭忠賢良祠。仍建專祠於其家。　九月乙巳。　上奉　太上皇帝還京師。　丁未。永保奏。剿平鍾祥縣賊匪。得　旨嘉獎。晉提督慶成太子太保。加副都統。鄂輝太子少保。並都統銜。總兵官阿克東阿。太子少保。賞兵丁一月錢糧。　己

酉。上奉 太上皇帝命。御出入賢良門。率皇子諸王等習射。 癸丑。 命明亮。鄂輝。總統湖南軍務。 甲寅。貴州巡撫馮光熊奏。攻剿小竹山賊。奪獲隮河坡要卡。得 旨嘉獎。賞兵丁一月錢糧。 丙辰。惠齡奏。剿殺涼山賊匪。奪獲獅子山等五處要卡。得 旨嘉獎。賞兵丁一月錢糧。 丁巳。福甯奏。剿平宣恩縣龍馬山賊匪。得 旨獎賚。 己未。停本年秋決。情重者仍正法。 辛酉。以河南巡撫景安。堵剿教匪。籌辦軍需無誤。加太子少保。 壬戌。大學士阿桂。以耳聾辭兼管兵部。允之。 乙丑。荊州副都統成德奏。奪獲蓼葉口長沖賊卡。將弁等下部議敘。賞兵丁一月錢糧。 冬十月。丁丑。福甯等奏。剿辦楚省巴東譚家村賊匪。得 旨嘉獎。 辛巳。贈征苗陣亡貴州提督花連布太子少保。予世職。 雲南巡撫江蘭奏。剿降猓黑。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 己丑。撥部庫銀二百萬兩。備湖北軍需。 賜黃仁勇等三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惠齡奏。攻克馬王廟賊卡。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 十一月。壬寅朔。明亮等奏。攻克平隴賊巢。得 旨嘉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 丙午。撥部庫銀四百萬兩。分備湖南湖北軍需。 命董誥爲東閣大學士。管理戶部。 丙辰。豐汎漫工合龍。 永保等奏。連破賊屯十一處。得 旨獎賚。下部議敘。賞兵丁一月錢糧。 辛酉。

豐汛復決。命河東河道總督李奉翰。赴豐汛堵築。明亮等奏。攻克土貫坡菜沖湖耳坳等處石卡。得　旨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戊辰。宜緜等奏。剿除興安賊匪。得　旨獎賚。以故大學士公贈郡王銜傅恆。協辦大學士尚書公兆惠。大學士浙閩總督貝子贈郡王銜福康安。四川總督伯贈公爵和琳。配饗太廟。雲貴總督勒保等奏。剿擒大鬼埡敎匪首夥。得　旨嘉獎。下部優敍。賞兵丁一月錢糧。以賊匪偸渡滾河西竄。革永保恆瑞慶成太子太保花翎。舒亮巴圖魯名號花翎。並革延綏鎭總兵官楊秀等職。留軍前効力贖罪。撥湖南各州縣倉穀六十六萬三千石。備軍糈。永保逮京治罪。以惠齡代統軍務。十二月。甲戌。明亮等奏。奪獲馬頭山賊卡。據之。得　旨獎賚。以景安魏家集被圍。兵僅四百名。堅守無失。得　旨獎賚。出力員弁。賞兵丁兩月錢糧。福甯等奏。奪占九洲等處要卡。得　旨獎賚。壬午。宜緜奏。剿克米溪等處賊巢。得　旨獎賚。將弁下部議敍。賞兵丁一月錢糧。癸未。雲南猓匪札杜等糾衆滋事。命江蘭等剿之。甲申。上侍　太上皇帝幸皇次子所。丙戌。明亮等奏。攻克貴魚坡木城石卡。得　旨獎賞。將弁優敍。賞兵丁一月錢糧。賜高年頂帶六千七百七十人。戊子。諭明亮等奏。官兵連日奮勇殺賊。斬梟

首逆石柳鄧。並生擒石柳鄧之子石老喬。蕆功獻馘情形一摺。此次官兵由貴魚坡大頂坡等處。分路進剿。將賊苗各處木城石卡。層層奪據。官兵蹑蹤剿殺。四路捕搜。首逆石柳鄧。頭著槍傷甚重。當經梟取首級。並生擒伊子石老喬。並將前獲監禁之伊子石老觀。一併解京治罪。綏靖苗疆。蕆功完善。覽奏深為嘉悅。湖南軍務。當功屆垂成之時。明亮。鄂輝。馳抵軍營後。與額勒登保。德楞泰。遵照指示機宜。督率有方。所向克捷。而額勒登保自用兵以來。駐紮前敵。節次首先帶兵殺賊。尤為奮勇可嘉。德楞泰。鄂輝。分路領兵。亦屬奮勉出力。見在大功告竣。苗境肅清。允宜各加懋賞。用示酬庸。明亮著封為襄勇伯。額勒登保著封為威勇侯。德楞泰著賞給予子爵。鄂輝著賞給男爵。額勒登保。並著加賞銀一萬兩。德楞泰。著賞銀五千兩。即交伊等家屬收領。以示優獎勛勞至意。兵丁等。賞給兩月錢糧。其在事出力大小員弁。并著明亮等查明咨部。從優議敘。用昭獎勵。　諭苗疆善後事宜。最關緊要。此時大功告蕆。著傳諭畢沅。即馳往湖南會同鄂輝姜晟。悉心辦理。　申禁八旗官員軍民。不得與王公大臣同名。　辛卯。　諭前魁倫奏拏獲盜犯。內有安南總兵。及該國兵丁。該犯等既在洋面行劫。即與內地盜犯無異。是以按律正法。此次吉慶拏獲盜船票照。內有寶

玉侯字樣。自係前在浙江洋面陳阿寶匪夥。嗣後洋面獲盜。無論內地外夷。一經緝獲。卽按律嚴辦。丁酉。明亮等奏。生擒首逆吳廷義等。苗疆悉平。諭軍機大臣等。明亮奏。生擒首逆吳廷義。及石柳鄧之子石老二石老九。並逆犯家屬。全數就獲。所辦可嘉之至。除額勒登保。前已賞戴雙眼花翎外。明亮德楞泰。俱著賞戴雙眼花翎。官兵賞一月錢糧。至降苗吳廷梁。自知悔罪。將吳廷義及石柳鄧家屬縛獻。不但免其治罪。並著賞給五品頂戴花翎。仍賞段二匹。吳廷義等犯。均著解京。福甯奏。攻克西流溪賊卡。得旨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

丁巳嘉慶二年。春正月。乙巳。諭軍機大臣。明亮等拏獲首逆石三保家屬。並查拏賊目隴得保等。分別辦理。所奏甚是。現在止有吳廷英吳廷玉。及吳八月家屬。尚無下落。想亦易於查拏。計此旨到時。疏通大路各事宜。辦理已竣。畢沅亦可到彼。姜晟見抵乾州。明亮卽可將後路各事。交與畢沅。鄂輝。姜晟。查照和珅奏定章程。以次妥辦。明亮仍著帶應撤川兵。迅往太平東鄉一帶。額勒登保。德楞泰。探聽湖北黃柏山及鍾祥。何處亟須添兵。卽迅往該處。或分赴長陽鍾祥。上緊剿辦。將此各傳諭知之。諭吉慶等。審辦海洋盜犯。內稱察訪江坪地面。係閩粵民夷雜處。勾結爲匪。如有應

行知會安南之處。臨時再繕發照會等語。細思事有所難。如該國王果不知情。自可照會搜捕。今據拏獲夷匪羅亞三等供稱。安南烏艚有總兵十二人。船一百餘號。並據起獲印記。是此項烏艚夷匪。皆得受該國王封號。其出洋行刦。似該國王非不知情。若令會合拏賊。彼豈肯聽從。且內地民人。出洋為匪。尚不能官為禁止。何況外夷。倘安南藉詞抵飾。何從與之分辨。又豈值因此生衅。興師征討耶。吉慶等惟當與閩粵浙江三省洋面。飭屬會擒。遇有外洋駛入夷匪。無論安南何官。卽行嚴辦。再此後拏獲安南盜匪。審明後當卽正法。毋庸解京。以省驛站解送之煩。 福甯奏。攻奪黃柏山賊卡。得 旨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 己未。 諭觀成奏。賊匪復犯東鄉。官兵衆寡不敵。致被槍占。並戕害文武各員。竟不成事。此時兵力。既不敷調撥。惟當加意固守。轉不得冒昧前進。致有損失。卽宜縣所帶兵力。亦屬無多。仍須慎重。前所調陝甘兵丁。應卽催令速赴。昨已令明亮額勒登保德楞泰。前赴襄陽。今東鄉尤為緊要。著明亮德楞泰二人。將四川應撤兵。先帶數百名。馳赴東鄉。餘另派將領。分起續往。至惠齡一路。卽著額勒登保。帶撤回湖北兵丁。速赴襄陽。庶兩處皆有多兵。可期迅速集事。 明亮等奏。擒獲首逆吳廷英吳廷玉等。押赴平隴正法。得 旨嘉獎。 乙

丑。宜緜奏。攻克太平通天觀。斬賊首黃自榮等得　旨嘉獎。賞賚兵丁一月錢糧。丁卯。　諭。據馮光熊奏南籠府狆苗滋擾。馳赴該處查辦。此次狆苗糾衆焚槍自係與湖南苗匪氣類相通。勾結竊發。此次馮光熊雖已前往。但貴州苗疆關繫緊要。恐馮光熊一人照料難周。著勒保卽輕騎減從。馳赴南籠。並著珠隆阿。張玉隆。卽將應撤回貴州之兵。速行帶領。前赴南籠。或再將他省應撤之兵。酌帶一二千名。總當星速剿捕。以期蕆事。國史勒保傳王囊仙者故洞灑寨苗婦當丈寨苗韋七緒鬚以囊仙有幻術羣苗信之推爲首以作亂分遣賊黨大王公李阿六王抱羊等圖南籠府及府屬之永豐黃草壩捧鮓新城册亨安順府屬之永甯歸化各城册亨旋被陷滇黔道梗　戊辰。　上奉　太上皇帝命賜暹羅國王鄭華勅諭。　二月。江南豐工合龍。加李奉翰太子太保。　戊寅。未刻。皇后崩。　上至吉安所臨奠。　諭本日皇后薨逝。一切典禮。仰蒙　皇父太上皇帝特降勅旨。加恩照皇后例舉行。第思朕日侍聖慈。一切稟承睿訓。所有輟朝期內。各衙門章疏。及引見等事。仍著照常呈遞。王公大臣官員等雖有素服之例。但皇后册立甫及一年。母儀未久。且昕夕承歡。諸取吉祥。此七日內圓明園值日奏事之王大臣等。及引見人員。俱著常服。惟不掛珠。此禮以義起。天下臣民等自當共喻朕崇奉　皇父孝思。敬謹遵行。副朕專隆尊養至意。　辛巳。景安奏。擒剿浙川內鄉未及起事教

匪首逆王佐臣等得　旨嘉獎。賞雙眼翎。晉封三等伯爵　甲申。奉移　大行皇后梓宮於靜安莊。　上親臨目送。是日　上除服。　己丑。撥部庫銀二百萬兩。備湖北軍需。　辛卯。予陝西興安府屬被賊難民口糧籽種。並修屋銀。　壬辰。　上奉　太上皇帝命。詣黑龍潭祈雨。　是日雨。　丙申。大祭　大行皇后。　上至靜安莊奠酒。戊戌。　上奉　太上皇帝命。賜　大行皇后諡曰孝淑皇后。　三月。甲辰。　上恭送太上皇帝。幸盤山。　上啓鑾謁西陵。　戊申。　上謁泰陵。泰東陵。回鑾。　乙卯。諭。賊匪前在雙溝地方。布散逆詞。內有姚張王黎四姓之語。本日軍機大臣。審訊河南解到之劉起榮楊應邦二犯。供稱姚張二姓。卽係姚之富張富國。其黎姓。係名黎樹。賊夥稱爲黎叔王姓稱爲大叔。更在姚之富等之上。該二犯俱係隨州大頭目。根究明白。更可易於蹤跡。惠齡等務須按名拏獲。毋致漏網。　丁巳。　上侍　太上皇帝還京師。　夏四月。辛巳。　上奉　太上皇帝命。追贈故兵部侍郎奉寬太師。禮部尚書。　甲申。　諭。上年邪教起自長陽當陽。未幾。鄖襄一帶。相繼滋擾。雖經以次撲滅。而巴東歸州之賊。竄入黃柏山。又逃匿芭葉山。其達州教匪。延及興安紫陽等處者。亦已肅淸。而金峩寺淸溪場賊巢。迄今尚未剿滅。至襄陽之賊。先在鍾宜棗


商務印書館印行

隨一帶屯聚近又由盧氏竄入陝境商雒一帶東奔西竄往來無定所過村莊焚掠爲害若不亟爲埽蕩僅事尾追使未經蹂躪之區復遭擾累日復一日伊於何底各路領兵大臣俱係朕特派前往甯不知賊匪多過一處卽多擾一處多一日搶掠則百姓多一日顚連而糜費帑金尙爲餘事伊等身列行閒目擊情形何以漫無籌畫若云軍營事權不能歸一則襄陽一路原責成惠齡達州一路責成宜緜黃柏山一路責成額勒登保福甯若云兵力不敷已節次派調鄰省各兵京營勁旅並湖南撤回勝兵共至數萬軍威不爲不壯卽軍餉一項各省撥解以及特發部帑不下三千餘萬豈尙不敷支給卽此外尙有礙難情形伊等亦應據實奏聞或自揣才力不能辦賊更當奏明候朕另派大臣前往督剿乃諸處大員並無一字奏及況明季流寇橫行皆緣其時紀綱不整朋黨爲奸文恬武嬉竟置民瘼於不問以致壞事方今吏治肅清勤求民隱每遇水旱偏災不惜多費帑金蠲賑兼施百姓具有天良均應知感若以內地亂民糾衆滋擾不能立時殄滅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耶伊等若再不知激發天良速擒首逆埽除餘匪以致流毒蔓延多躭時日自思應得何罪朕於有功自加懋賞有罪亦予嚴懲信賞必罰惟在各路領兵大臣自擇耳勿謂言之不

預也。丁亥。勒保奏。殲剿南籠下山等處苗匪。得　旨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戊子。勒保奏。獲雲南威遠猓首札杜。辛卯。予四川達縣等三州縣被賊難民三月口糧。及修屋銀。壬辰。追封側福晉完顏氏爲恕妃。格格關佳氏爲簡嬪。沈佳氏爲遜嬪。五月。庚子朔。上奉　太上皇帝命。賜安南國王阮光纘勅諭。甲辰。上奉　太上皇帝命。詣黑龍潭祈雨。乙巳。修明太祖陵。撥部庫銀二百萬兩。備陝西軍需。癸丑。上至靜安莊。大行皇后嬪宮行百日祭禮。甲寅。撥部庫銀二百萬兩。備四川軍需。己未。行冊謚　孝淑皇后禮。上奉　太上皇帝敕諭。貴妃鈕祜祿氏。繼位中宮。先冊封皇貴妃。乙丑。命革四川總督陸有仁職。拏交刑部治罪。以遲誤軍情。屢催罔應故也。命英善以刑部侍郎兼攝藩篆。並代理總督事務。戊辰。上侍　太上皇帝啟鑾。秋獮木蘭。己巳。命革惠齡前賞宮銜世職雙眼翎。恆瑞。柯藩。芠如文。花翎。俱著革去。暫留本任頂戴。以其任賊李全王廷詔姚之富等。全股渡江滋擾故也。命宜綿調遣一切。總統軍務。明亮德楞泰幫辦。以期事權歸一。撥內庫銀二百萬兩。備湖北軍需。六月。癸酉。據勒保奏。訊據獲犯供稱。仙達仙姑。內有光仙囊仙二人爲首。號召衆苗。在大王公之上。並有僞總兵將軍等

號。苗匪等膽敢揑造僞官。不法已極。必須按名拏獲解京。盡法處治。 甲戌。 上侍太上皇帝駐蹕避暑山莊。 以剿克卡子河苗匪要隘。賞勒保雙眼花翎。 閏六月。以攻克西隆州亞稿苗寨功。加吉慶太子太保。彭承堯太子少保。均賞戴雙眼翎。以南籠解圍。勒保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 戊申。 諭貴州南籠。係由廳改郡。本年狆苗滋事以來。該郡紳民人等。深明大義。衆志成城。被圍日久。固守無虞。允宜特錫嘉名。用昭勸勵。南籠府。著改爲興義府。所有該府印信。著該部照例改鑄發給。俾其顧名思義。共勉敦龐。以副朕褒獎善良至意。 庚戌。 撥內庫銀四百萬兩。備四川軍需。 癸亥。吉慶奏。亞稿首犯龍登連經族姪龍起鳳。諭以官威。率其子龍朝鳳投誠。 諭龍登連父子。現已送京。其家屬人等。亦應送京。著吉慶傳知龍起鳳。轉諭龍登連寨內之人。龍登連等。送京後。斷不加以誅戮。其家屬人等。亦不治以緣坐之罪。並當給以養贍。俾骨肉團聚。如此明白曉諭。俾各苗寨。聞風效順。於安撫苗境機宜。更爲有益。 秋七月。己巳。永定河溢。 太子少保湖廣總督畢沅卒。贈太子太保。癸酉。以雨。詔停秋獮。 辛巳。 諭軍機大臣。賊匪齊王氏姚之富等。欲往歸州巴東。與長陽賊匪合夥。明亮等。見繞出賊前。相機迎擊。著汪新酌帶兵勇。迅往緊要處所。

幫同堵拏。其界連歸州之竹山竹谿等處。亦當嚴密防堵。毋使勾結煽惑。丁亥。予貴州降苗一萬八千戶安撫銀米。甲午。撥內庫銀一百萬兩備湖南軍需。八月。己亥。山東曹汛壩河溢。庚子。撥內庫銀三百萬兩備湖北軍需。甲辰。永定河漫口合龍。免陸有仁治罪。發往四川軍營。交與宜緜。令在軍需局効力贖罪。甲寅。截留湖南漕糧二十萬石。備湖北軍糈。己未。大學士公阿桂卒。加恩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成。庚申。上侍太上皇帝回鑾。丙寅。還京師。九月。戊辰。勒保攻克洞灑當丈苗巢。生擒狆苗首逆王囊仙韋七綹鬚。殺賊千餘。燒斃賊衆萬餘。生擒男婦千六百名口。諭軍機大臣。此時首逆旣擒。其附和苗寨。自必望風震懾。官兵乘勝直前。永豐冊亨之圍。自可不攻而解。但王抱羊一犯。與囊仙俱係起事首逆。必須一併擒獲。勒保應趁此兵威。曉諭降苗。其搜捕縛獻。以淨根株。晉封勒保三等侯。丙子。上至靜安莊孝淑皇后殯令宮奠酒。丁丑。上臨故大學士公阿桂第。賜奠。戊寅。勒保奏進攻巴林苗寨。擒首逆王抱羊。吉慶奏。剿除賊苗。收復冊亨。均得旨嘉奬賞賚。辛巳。勒保奏。洞灑當文兩處逆苗。剿除淨盡。晉一等威勤侯。己丑。命愛星阿景安馳赴湖北。剿辦

施南教匪。撥部庫銀二百萬兩。備陝西軍需。　乙未。諭軍機大臣姚之富。齊王氏。尤爲賊中緊要之犯。明亮德楞泰。總當確探二首逆蹤跡。設法擒獲。此外四川賊首徐添德王三槐。羅其清。冉文儔。責成宜緜。巴東賊首林之華。覃加耀。責成額勒登保等。老木園賊首。責成觀成。劉君輔。安康賊首李金。責成惠齡。恆瑞。慶成。彼此各辦各賊。不拘何路。擒獲賊首。卽屬該帶兵大員之功。何路任賊首縱逸。卽係該處帶兵大員之罪。將此各諭令知之。　冬十月。壬子。上奉　太上皇帝命。册封貴妃鈕祜祿氏爲皇貴妃。　丙辰。乾清宮交泰殿災。　辛酉。命勒保總統四川軍務。　十一月。丙子。貴州苗匪首逆王囊仙。韋七綹鬚等伏誅。　十二月。壬寅。賜高年頂帶。八千四百七十九人。　癸卯。雲貴總督鄂輝奏。攻剿捧鮓至黃草壩一路苗匪。全行肅清。　癸亥。勒保奏。訪察各路軍情。審度賊勢。所以不能得手者。蓋緣賊匪隨處焚掠。卽隨處勾脅。是以日久愈多。而川陝楚三省。犬牙相錯。緜亙數千里。崇山峻嶺。處處有險可恃。有路可逃。及官兵擇隘堵禦。賊又向無兵處滋擾。以致有賊之地無兵。有兵之地無賊。並有賊過而兵猶未來。有兵到而賊已先去者。東剿西竄。南擊北馳。以言兜剿。卽數十路難以圈圍。以言堵禦。雖數十萬兵亦不敷分布。再四思維。現在陝

楚兵多賊少。川省則兵少賊多。若陝楚各路截剿嚴密。使賊匪不能北竄。歸入川境。誘令散者漸聚。則官兵層層偪剿。轉覺易於爲力。通盤籌畫。惟有先從川東進剿。清一路。再進一路。以期與各路領兵大員。及早會合。一鼓埽蕩。奏入。諭軍機大臣等。勒保所稱剿辦情形。切中向來各路督兵諸人之弊。勒保既能周知暢論。自當力除積習。大加振作。況總統責成較重。倘帶兵大員。從前實有因循怠玩。此時仍不聽指示調遣。即當據實嚴參。不可稍徇情面。庶可迅勉成功。所有明亮處欽差關防。著即迅速送交勒保接收蓋用。以專責成。

戊午。嘉慶三年。春正月。甲戌。諭明亮德楞泰。於川省竄匪高均德一股。折回漢中。即置姚之富等大夥賊匪於不顧。輒帶全隊官兵至陝追剿。所辦乖謬已極。業經降旨拔去花翎。所有明亮德楞泰前得世職。及優賞紫韁。俱著概行撤回。止留本任職銜。俾其戴罪立功。以示懲創。貴州苗匪首逆查得物伏誅。苗疆平。辛巳。諭愛星阿。柯藩均係留防漢軍之人。不能堵截賊匪。均有應得之咎。但二人係分投駐守。此次賊匪偷渡處所。在長寨以東。係愛星阿汛地。其罪較重。著將護軍統領副都統全行革去。柯藩著拔去花翎。暫留提督之任。伊二人著在漢江北岸分防。倘再有疏失。

即當在軍前正法。懔之騎馬女賊。偸渡漢江。又係在何人所管界內。著勒保據實詳查。嚴行參奏。甲申。諭。川省軍務。正當緊要之時。不可無總督大員。督率調度。勒保現係總統。著即調補四川總督。俾呼應較靈。得以迅速蕆功。宜緜本係陝甘總督。且陝西亦有應辦軍務。著宜緜酌量情形。或回駐西安。或赴甘肅。以資彈壓。其川省運糧事宜。亦不可無大員督辦。並著專交福甯英善。悉心經理。倘有遲延貽誤。惟伊二人是問。己丑。諭額勒登保。汪新奏擒獲首逆覃加耀。埽蕩楚北餘孽一摺。楚北賊匪覃加耀等。糾合夥黨。在長陽一帶。四出竄擾。額勒登保。福甯。帶兵剿辦。任其轉展逃竄。已及年餘。此次自巴東折竄歸州。額勒登保等。又未能奮力進擊。遷延數月。今汪新帶兵到後。協辦攻圍。始將覃加耀等拏獲。實屬有過無功。前因額勒登保等種種遷延貽誤。降旨將額勒登保降爲三等伯爵。並降戴單眼花翎。福甯革去宮銜。花翎。仍各留本職。不過僅示薄懲。今雖同將首逆拏獲。而其經年帶兵不力。稽延玩誤之咎。實所難辭。額勒登保。著革去伯爵。並領侍衛內大臣都統。賞給副都統職銜。令即赴陝省商雒一帶。迎剿賊匪。立功自贖。至福甯之罪。更重於額勒登保。伊本由湖北巡撫。洊升湖廣總督。湖南苗匪滋事。既有應得之咎。而湖北教匪。勾結竄擾。

又係伊所轄地方。前在鎮筸鎮。剿辦苗匪。一籌莫展。已屬無能。及至旗鼓寨剿賊。又任賊展轉奔竄。毫無振作。是福甯之罪。實較額勒登保爲重。所有四川總督。昨已降旨。令勒保補授。福甯本係總督虛銜。今著一併革去。亦賞給副都統職銜。在川會同英善辦理糧餉。各予以自新之路。伊二人若不自知愧奮。出力自效。必當從重治罪。至汪新剿辦此股賊匪。尙爲出力。著交部從優議敘。以示獎勵。　壬辰。　諭軍機大臣等。勒保甫抵川境。初次攻剿。即殺賊一千四五百名。生擒賊目三名。將新起賊匪。全數洗蕩。此入川第一功。可嘉之至。此時勒保統領勝兵。迅赴開縣一帶進剿。乘此威勢。將王三槐等。速行擒獲。殲盡餘黨。廓清全境。將此傳諭知之。　癸巳。　上奉太上皇帝命。賜琉球國中山王世孫尙溫敕諭。　甲午。　諭本年京察屆期。吏部開單請旨甄別。一本。朕詳加酌覈。軍機處大學士和珅。參贊機政。兼理部務。懋著勤勞。尙書福長安。沈初。侍郎傅森。在軍機處行走。亦屬勤愼。克稱厥職。朱珪。以尙書署理巡撫有年。且學問尙優。尙書胡季堂。雖甫任總督。但在刑部年久。於刑名案件。辦理諳悉。俱交部議敘。總督勒保。吉慶。魁倫。鄂輝。巡撫費淳。汪新。姜晟。或著績戎行。宣勞邊徼。或緝捕洋匪。勤職封疆。俱交部議敘。　二月。丁酉。撥部庫銀二百萬兩。備陝西


商務印書館印行

軍需。辛亥。諭。前賊首齊王氏。由石泉偷渡。在漢中之東。自係柯藩汛地。今據柯藩奏到情形。並自請從重治罪。果不出朕所料。柯藩革去頂帶官職。暫留護理提督事務。仍令帶領原兵。戴罪自贖。烏爾圖納遜。不能截住賊匪。任其竄至漢中。又不趕緊追剿。轉欲前赴四川梁山。竟係心懷畏怯。避難就易。著革職作為兵丁。交縣宜德楞泰差遣。三月。丙子。以京師缺雨。命刑部清理庶獄。丁丑。諭。德楞泰奏。殲除首逆齊王氏。姚之富。並將此股賊匪。全行掃蕩。覽奏欣悅。但兩首逆。均係情急投崖垂斃。雖經臠割示衆。究未能生擒解京。盡法處治。不為滿意。計此時陝省竄匪中。緊要首逆。係高均德。李全。其次即張添文。阮正通。務須按名設法生擒。不可再令情急自斃。倖逃顯戮。以殲首逆齊王氏。姚之富。予明亮副都統銜。花翎。己丑。諭。觀成。劉君輔。剿辦老木園賊匪。已閱年餘。迄未蕆事。實屬玩誤遷延。觀成著即革職。劉君輔著革去提督銜。均仍留該處。帶兵贖罪。以觀後效。所有成都將軍員缺。即著富成補授。撥部庫銀四百萬兩。備河南軍需。夏四月。己亥。諭。景安一聞賊匪北竄。即與高杞設法布置。能以少擊多。殲賊多名。深為可嘉。見在陝省賊匪。勢已窮蹙。該處帶兵大員多人。額勒登保。興肇。俱著速赴荊州一帶。幫同景安剿辦。再賊匪係由

川東竄入楚境。前此勒保。曾派富森布。六十七、帶兵剿捕。何以至今未見下落。或竟在他處逗留。惟知驅賊出境。以鄰國爲壑。則其罪甚重。著勒保據實查奏。其高均德一股。係德楞泰明亮二人專責。若再不知奮勉。曠日持久。必當從重治罪。 癸卯。湖北巡撫汪新卒。照總督例賜邺。諡勤僖。 五月。甲戌。 上侍 太上皇帝啓鑾。秋獮木蘭。 庚辰。 上侍 太上皇帝駐蹕避暑山莊。 丙戌。撥內庫銀二百萬兩。備陝西軍需。 庚寅。賞觀成劉君輔頭等侍衞。以剿滅陳崇德賊巢故也。 六月。癸巳朔。

諭長麟等奏。薩木薩克。輸誠向化。懇請內投。覽奏俱悉。薩木薩克。係回部嫡裔。該處布嚕特。向俱借其名目。搖惑衆聽。今因逋竄日久。窮蹙無依。而各布嚕特。又聞喀什噶爾有調兵之信。不敢與之句結。經長麟等曉諭。令其內投。可以永除餘孽。回疆益臻寗謐。實屬極好機會。見在薩木薩克。已令其爲首辦事之邁瑪特尼牙斯。齎投文稟帖。並力辨上年並無糾衆滋擾之事。自係感畏出於真誠。此時不必深詰。薩木薩克。如果傾心向化。遵照親來。長麟等自當派委妥員。迎出卡倫。分起照管。將薩木薩克父子。俱行送京安插。 撥山西河南藩庫銀各三十萬兩。備甘肅軍需。 己酉。

命將德楞泰御前侍衞。罷領侍衞內大臣都統。一併革去。仍留副都統職銜。戴罪

圖功。以其又任賊匪。高均德竄入川境故也。甲寅。雲貴總督三等男鄂輝卒。予祭葬。入祀賢良祠。諡恪靖。以其子鄂彌善襲。辛酉。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備湖北軍需。秋七月。甲申。上奉　太上皇帝命。以雨。停秋獮。八月。庚子。勒保奏。攻克安樂坪賊巢。生擒賊首王三槐。得　旨嘉獎。晉勒保及軍機大臣和珅公爵。封戶部尚書福長安侯爵。大學士王杰。董誥。戶部尚書沈初。戶部右侍郎戴衢亨。工部右侍郎那彥成。均下部優敘。湖北巡撫高杞奏。剿平蒲圻縣洋泉園餘匪。擒斬賊首王添萬等。得　旨獎賚。下部優敘。乙卯。革惠齡德楞泰花翎。以箕山賊復偪陝境故也。丁巳。上侍　太上皇帝回鑾。革明亮興肇花翎。以賊匪竄至石泉故也。九月。上侍　太上皇帝還京師。丙寅。河南睢州上汎河溢。己卯。予廣東故明遼東總制袁崇煥入祀賢良祠。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戊戌。重建乾清宮交泰殿成。丁未。新修玉牒成。十一月。癸酉。撥部庫銀二百萬兩。備陝西軍需。十二月。戊戌。撥部庫銀八十萬兩。備湖北軍需。己亥。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備貴州善後事宜。乙巳。諭惠齡等奏。生擒首逆羅其清等。痛殲賊衆。覽奏稍慰。惠齡等。剿辦此股賊匪。久稽時日。直至此時。始將羅其清等擒獲。原屬有過無功。但念各路帶兵大

臣。老師糜餉。無微末之功足紀。今惠齡等。尙能愧奮自勵。擒獲賊首。較之勅保明亮等差強人意。惠齡。額勒登保。德楞泰。俱著賞戴花翎。以示鼓勵。見在軍威已振。冉文儔一股。當潰敗之餘。聞羅其清業已生擒。自更喪膽。無難一鼓成擒。惠齡等不可不黽勉成功。力圖自贖也。至此次生擒羅其清羅其書。自必有首先上前之人。著查訊明確。據實具奏。再行加恩。羅其清羅其書二犯。著派妥員迅速解京。不得稍有疏虞至川北賊匪。紛紛潰竄。偪近陜省。宜緜秦承恩等。惟當嚴密防堵。毋令北竄滋擾。至要。戊申。申禁各督撫年節進幣。并減各鹽政關差進幣十分之二。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四終



史記詳節要卷五十四終



# 十一朝東華錄撮要

[illegible]王先謙撰

仁宗睿皇帝

己未嘉慶四年。春正月。辛酉。太上皇帝聖躬不豫。上侍疾養心殿。[illegible]

太上皇帝疾大漸。壬戌辰刻。太上皇帝崩。上擗踊大慟。仆地良久。[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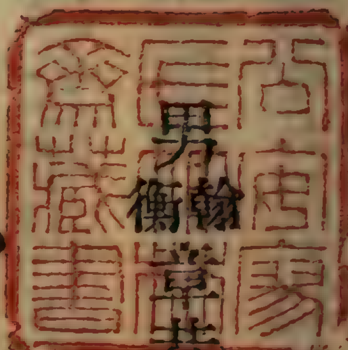
欽奉[illegible]乾清宮。上以上書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五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掌恭校

仁宗睿皇帝。

己未。嘉慶四年。春正月。辛酉。 太上皇帝。聖躬不豫。 上侍疾養心殿。籲天虔禱。嚮夕。 太上皇帝疾大漸。 壬戌辰刻。 太上皇帝崩。 上擗踊大慟。仆地良久。申刻大斂。奉安梓宮於乾清宮。 上以上書房爲倚廬。席地寢苫。每日哭奠盡哀。 諭。予受 皇考付託之重。夙夜兢兢。今猝遭大故。服制一節。欽奉 皇考遺詔。持服二十七日而除。但予自沖齡以來。荷蒙 皇考教誨生成。迥逾常格。自親授大寶後。孜孜訓政。又逾三載。高厚深仁。昊天罔極。實非自古帝王柩前卽位者可比。以日易月。予心實有所不忍。卽持服百日。亦屬日月易盡，而哀慕無窮。自當恪遵古制。敬行三年之喪。庶幾稍盡思慕之忱。天下臣民。仍照定例行。 諭。自古帝王。功德顯著。並有隆稱懿號。昭垂萬世。典至鉅也。我 皇考太上皇帝。御極六十年。撫御萬邦。法天行健。遇郊廟大祀。必親必敬。崇奉 皇祖妣孝聖憲皇后四十二年。大孝彌隆。尊養備至。綜攬萬幾。愛民勤政。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積欠者再。偶遇水旱偏災。蠲貸棄



商務印書館印行

施。以及築塘捍海。底績河防。所發帑金。不下億萬萬。至於披覽章奏。引對臣工。董戒激揚。共知廉法。禮勛舊而敦宗族。廣登進而育人才。征討不庭。則平定準部回部。闢地二萬餘里。土爾扈特。舉部內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獻馘。餘若緬甸。安南。廓爾喀。僻在荒服。戈鋋所指。獻贄投誠。其臺灣等處。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殲除。此十全紀績。武功之極於無外也。而且聖哲多能。聰明天縱。聖製詩文。全集之富。尤爲度越百家。又開四庫。以網羅載籍。刊石經以嘉惠士林。集石鼓之遺文。復辟雍之古制。精研六論律。纂輯羣編。此聖學淵深。文德之昭於千古也。凡茲功德之隆。宜備尊親之典。夫繼統緒。則爲守成。論功業。則兼開創。自宜崇承祖號。以副鴻名。惟是聖德謙沖。曾面萬年後。當以稱宗爲是。予不敢上違遺訓。惟至德難名。究非臣下所能擬議。謹按謚法。肇紀立極曰高。敬上廟號曰高宗。爲百世不祧之廟。其應擬尊謚徽稱。著大學士九卿等。敬稽典禮以聞。

諭。朕受 皇考深恩。紹承大統。日侍聖顏。敬聆訓諭。綜理庶政。洵爲曠古罕覯之盛事。方冀再加數年。侍奉聖體。得以長聆訓誨。詎意 皇考於本日。龍馭上賓。朕五內攢裂。哀慟迫深。嗣後一切政務。悉應仰體 皇考聖意。朕兄弟中。惟儀郡王居長。著加恩晉封親王。貝勒永璘。係 皇考之皇幼子。緜億。係五

皇兄之長子。五皇兄原係親王。薨逝後。 皇考將緜億遞減二等。襲封貝勒。茲均著加恩。晉封郡王。緜億派往東陵。悉心辦事。儀親王長子緜志。成親王長子緜懃。定親王緜恩長子奕紹。俱係親王長子。著加恩。即照考封一等之例。均作爲未入八分公。緜總緜偲係成親王庶出之子。均著照例封爲輔國將軍。緜偲著賞戴花翎。與奕純。並挑在乾清門行走。其餘已授職者。各供厥職。奕綸奕紳。陪伴二阿哥在書房讀書。其餘年幼未受職者。均著在邸讀書。以示朕仰體 皇考聖心加恩本支之意。 癸亥。 命議行三年喪制。卻羣臣以日易月之請。 諭。朕自沖齡蒙慶貴妃養母撫育。與生母無異。理宜特隆典禮。加晉崇封爲慶恭皇貴妃。所有應行典禮。著該衙門察例具奏。 諭。我 皇考臨御六十年。天威遠震。武功十全。凡出師征討。即荒徼部落。無不立奏蕩平。若內地亂民王倫田五等。偶作不靖。不過數月之間。即就殄滅。從未有經歷數年之久。糜餉至數千萬兩之多。而尚未蕆功者。總由帶兵大臣及將領等。全不以軍務爲事。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升賞。寡廉鮮恥。營私肥橐。即如諳達侍衞章京等。遇有軍務。無不營求前往。其自軍營回京者。即平日窮乏之員。家計頓臻饒裕。往往託詞請假。並非實有祭祖省墓之事。不過以所著之貲。回籍置產。此皆朕

所深知。可見各路統兵大員等。有意稽延。皆蹈此藉端牟利之積弊。試思肥橐之資。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幾。豈能供無厭之求。此教等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即屢次奏報所擒戮者。皆朕赤子。出於無奈。爲賊所脅者。若再加之朘削。勢必去而從賊。是原有之賊未平。轉驅民以益其黨。無怪乎賊匪日多。展轉追捕。迄無蕆事之期也。自用兵以來。 皇考焦勞軍務。寢膳靡甯。即大漸之前。猶頻問捷報。迨至彌留。並未別奉遺訓。仰窺聖意。自以國家付托有人。他無可論。惟軍務未竣。不免深留遺憾。朕躬膺宗社之重。若軍務一日不竣。朕一日負不孝之疚。內而軍機大臣。外而領兵諸臣。同爲不忠之輩。何以仰對 皇考在天之靈。伊等即不顧惜身家。甯忍陷朕於不孝。自列於不忠耶。況國家經費有常。豈可任伊等虛糜坐耗。日復一日。何以爲繼。又豈有加賦病民之理耶。近年 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從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情。亦不過革翎申飭。一有微勞。旋經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旨。亦未懲辦一人。即如數年中。惟永保曾經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釋放。其實各路縱賊竄逸者。何止永保一人。亦何止一次乎。且伊等每次奏報打仗情形。小有斬獲。即鋪敘戰功。縱有挫衄。亦皆粉

飾其辭。並不據實陳奏。伊等之意。自以　皇考高年。惟將吉祥之語入告。但軍務關繫緊要。不容稍有隱飾。伊等節次奏報殺賊數千名。至數百名不等。有何證驗。亦不過任意虛捏。若稍有失利。尤當據實奏明。以便指示機宜。似此掩敗爲勝。豈不貽誤重事。軍營積弊。已非一日。朕總理庶務。諸期覈實。止以時和年豐。平賊安民爲上瑞。而於軍旅之事。信賞必罰。尤不肯稍從假借。特此明白宣諭各路帶兵大小各員。均當滌慮洗心。力圖振奮。務於春令一律剿辦完竣。綏靖地方。若仍蹈欺飾怠玩故轍。再逾此次定限。惟按軍律從事。言出法隨。勿謂幼主可欺也。　丁卯。　諭各部院衙門文武大臣。及各直省督撫藩臬。凡有奏事之責者。及軍營帶兵大臣等。嗣後陳奏事件。俱應直達朕前。不許另有副封。關會軍機處。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將所奏之事。豫先告知軍機大臣。即如各部院衙門奏章。呈遞後。朕可即行召見。面爲商酌。交各該衙門辦理。不關軍機大臣指示也。何得豫行宣露。致啓通同扶飾之弊耶。

命改惠郡王永璘封號爲慶郡王。　以科道列款糾參。奪大學士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職、下於獄。　命儀親王永璇總理吏部。成親王永瑆總理戶部。兼三庫。　戊辰。

諭軍機大臣等。勒保在川東剿賊多時。未能迅速蕆事。固有應得之咎。但伊剿捕

狆苗。一手安辦。著有勞績。入川後。又將首逆王三槐擒獲。較之各路領兵大員。猶爲彼善於此。此時若另簡總辦軍務之員。一時不得其人。勒保著仍授總統之任。自惠齡之下。皆受其節制。庶事權畫一。責有攸歸。若伊等不能認眞剿賊。或不聽勒保調遣。即當據實嚴參。以違軍制論。從前軍營帶兵各大員。皆以和珅爲可恃。止圖迎合鑽營。並不以軍事爲重。虛報功級。坐冒空糧。其弊不一而足。今和珅業經革職拏交刑部。伊等失所倚恃。向來掩飾虛揑之技已窮。惟當以國事爲重。勉力蔵功。若再不力加悛改。奮發有爲。督率將領等。設法兜截。速擒各首逆。則軍律具在。斷不能爲伊等屢次曲貸也。至明亮等所剿張漢潮一股。至今迄未擒獲。聞張漢潮一老病無能之賊。逃竄時。薙去鬚髮。用椅擡行。其衰憊可知。乃明亮等任其往來奔逸。日久稽誅。實屬無能已極。經朕此次飭諭。若再不知奮勉。設法兜擒。必按軍法嚴懲。懍之愼之。

諭。近聞京師步軍統領衙門。及巡捕五營所管步甲兵丁。在和珅宅內供厮役者。竟有千餘名之多。實出情理之外。其兩翼步軍協尉。及司員筆帖式等官。亦有坐甲十數名。以致步甲之數日少。盜賊肆意夜行。殊屬不成事體。國家設立兵額。原資捕盜緝匪之用。豈可任大小營員。冒食空糧。甚至將歸伍之兵。供私宅之役。無怪乎兵

數日少盜賊肆行也。京師輦轂之下。耳目甚近。營制廢弛。尚復如此。則此種情弊。各直省自所不免。著傳諭各該將軍督撫提鎭等。卽秉公據實查明。如有似此情弊。各按照原設額數。一律補足。不准冒食空糧。亦不許大小營員私役兵丁。以昭覈實。而靖地方　壬申。諭。本日伊江阿由驛遞到奏摺。有寄和珅書信。業經聞知　大行太上皇帝。龍馭上賓。信內惟諄勸和珅。節哀辦事等語。而於朕遭罹大故。並無一字提及。卽以常情而論。寄信唁問。自當以慰唁人子爲重。今伊江阿於和珅則再三勸以節哀。而於朕躬。僅照常具一請安摺。轉將尋常地方事件陳奏。不知是何居心。可見伊江阿平日不知有　皇父。今日復不知有朕。惟知和珅一人。負恩昧良。莫此爲甚。伊江阿著傳諭嚴行申飭。並交部嚴加議處。仍著明白迴奏。　領隊大臣惠齡等。以元日攻克麻壩寨。生擒逆首冉文儔。埽蕩賊巢情形入奏。　諭軍機大臣等。川北賊首冉文儔。與羅其淸。同時起事。到處焚掠。擾害良民。實屬罪大惡極。羅其淸前已生縛解京。此次擒獲冉文儔。埽蕩賊巢。適當元日。仰荷上天垂眷。　皇考默佑。嘉慰之餘。叩感不盡。冉文儔首級。著於該首逆滋擾地方。每處傳示。懸掛數日。俾受害良民。快心洩憾。而不逞之徒。亦共知儆惕。冉文儔之子冉天受。著卽行凌遲梟示。此時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兵威已振。事機順利。尤當鼓勇直前。探明何路緊要。卽向何路剿辦。以次肅清餘孽。綏靖地方。近來各路領兵大員皆以專擒首逆爲事。竟置餘匪於不問。是以王三槐、羅其清挐獲後。餘黨仍四出焚掠。未見廓清。今首逆冉文儔又經擒獲、必將各股竄匪。一律剿盡。方爲著有成效。又聞各路剿賊。名爲繞截。其實畏賊遠避。民閒有賊至兵無影。兵來賊沒蹤。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又聞賊來不見官兵面。賊去官兵纔出見二語。此等積弊已非一日。朕所深知。嗣後各路帶兵大員務當痛加省改。實心實力奮勇立功。迅速蕆事。不得仍蹈故轍。致干重譴。著傳諭各路軍營一體謹遵。

諭。昨經降旨將和珅罪狀宣示各督撫。令其議罪。茲據直隸總督胡季堂奏和珅喪盡天良。非復人類。種種悖逆不臣。蠹國病民。幾同川楚賊匪。貪黷放蕩。直一無恥小人。喪心病狂。目無君上。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並查出和珅薊州墳塋僭妄違制。及附近州縣置有當鋪貲財。見飭查辦等語。又據連日續行抄出和珅金銀等物。特再行諭衆知之。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　皇考冊封皇太子。尙未宣布諭旨。而和珅於初二日。卽在朕前先遞如意。漏洩機密。居然以擁戴爲功。其大罪一。上年正月。　皇考在圓明園召見和珅。伊竟騎馬直進中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

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其大罪二。又因骽疾。乘坐椅轎。擡入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衆目共覩。毫無忌憚。其大罪三。並將出宮女子。娶爲次妻。罔顧廉恥。其大罪四。自勦辦教匪以來。 皇考盼望軍書。刻縈宵旰。乃和珅於各路軍營遞到奏報。任意延擱。有心欺蔽。以致軍務日久未竣。其大罪五。 皇考聖躬不豫時。和珅毫無憂戚。每進見後。出向外廷人員敘說。談笑如常。喪心病狂。其大罪六。昨冬 皇考力疾披章。批諭字畫。間有未眞之處。和珅膽敢口稱不如撕去。竟另行擬旨。其大罪七。前奉 皇考諭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務。嗣因軍需銷算。伊係熟手。是以又令兼理戶部。題奏報銷事件。伊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其大罪八。上年十二月內。奎舒奏報循化貴德二廳。賊番聚衆千餘。槍奪達賴喇嘛商人牛隻。殺傷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將原奏駁回。隱匿不辦。全不以邊務爲事。其大罪九。 皇考升遐後。朕諭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和珅不遵諭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來京。全不顧國家撫綏外藩之意。其居心實不可問。其大罪十。大學士蘇淩阿。兩耳重聽。衰邁難堪。因係伊弟和琳姻親。竟隱匿不奏。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寺卿李光雲。皆曾在伊家教讀。並保到卿階。兼任學政。其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

人員。和珅任意撤去。種種專擅。不可枚舉。其大罪十二。將和珅家產查抄。所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倣照寗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肺腸。其大罪十三。薊州墳塋。居然設立享殿。開設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其大罪十四。家內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竟有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寶石頂。並非和珅應戴之物。所藏眞寶石頂。有數十餘箇。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其大罪十六。家內銀兩及衣服等件。數逾千萬。其大罪十七。且有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內並有埋藏銀百餘萬兩。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薊州地方。均有當鋪錢店。查計貲本。又不下十餘萬。以首輔大臣。與小民爭利。其大罪十九。伊家人劉全。不過下賤家奴。而查抄貲產。竟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珍珠手串。若非縱令需索。何得如此豐饒。其大罪二十。其餘貪縱狂妄之處。尙難悉數。實從來罕見罕聞者。著將胡季堂原摺。發交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即著悉心妥議具奏。此內如有自抒所見者。不妨另摺封陳。若意見皆合。即連銜具奏。至福長安祖父叔姪兄弟。世受厚恩。尤非他人可比。其在軍機處行走。與和珅朝夕聚

處。凡和珅貪黷營私。種種不法罪款。知之最悉。伊受　皇考重恩。常有獨對之時。若果將和珅縱恣褻玩各款。據實直陳。較之他人舉劾尤爲確鑿有據。　皇考必早將和珅。從重治罪正法。如從前辦理訥親之案。何嘗稍有寬縱。豈尙任其貽誤軍國重務。一至於此。即謂　皇考高年。不敢仰煩聖慮。亦應在朕前據實直陳。乃三年中。並未將和珅罪跡奏及。是其扶同徇隱。情弊顯然。如果福長安曾在朕前。有一字提及。朕斷不肯將伊一併革職拏問。見在鈔出伊家貲物。雖不及和珅之金銀珠寶。數逾千萬。但已非伊家之所應有。其貪黷昧良。僅居和珅之次。並著一併議罪。　丁丑。諭。大學士九卿文武大員翰詹科道等。定擬和珅福長安罪名。請將和珅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福長安照朋黨律。請即行正法等因一摺。和珅種種悖逆專擅。罪大惡極。於法實毫無可貸。因思　聖祖仁皇帝之誅鰲拜。　世宗憲皇帝之誅年羹堯。　皇考之誅訥親。此三人與和珅相等。而和珅之罪過之。從前辦理鰲拜年羹堯。皆蒙恩賜令自盡。訥親則因貽誤軍機。於軍前正法。今就和珅罪狀而論。其壓閣軍報。有心欺隱。各路軍營。聽其意指。虛報首級。坐冒軍糧。以致軍務日久未竣。貽誤軍國。情罪尤爲重大。即不照大逆律凌遲。亦應照訥親之例。立正典刑。此事若於二

年後辦理。斷難緩其一綫。惟見當 皇考大事之時。卽將和珅處决。在伊固爲情眞罪當。而朕心究有所不忍。且伊罪浮於訥親。究未身在軍營。與訥親稍異。國家本有爲議親議貴之條。以和珅之喪心昧良。不齒人類。原難援八議。量從末減。姑念曾任首輔大臣。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此朕爲國體起見。非和珅也。至福長安受 皇考厚恩。卽居和珅之次。且與和珅朝夕聚處。於和珅罪狀。知之最悉。自朕立爲皇太子。及受寶後。已及四載。乃始終並無一語。是其有心扶同徇隱。百喙難辭。見在查抄伊家內財產。已非伊分內之所應有。若非平日肆意貪婪。何從得此饒裕。卽照大學士等所請。按例辦理。實罪所應得。但科道並未將福長安指款參劾。而所抄之貲。究不及和珅十分之一二。和珅見已從寬。賜令自盡。福長安亦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决。並著監提福長安。前往和珅監所。跪視和珅自盡後。再押回本獄監禁。至和琳本無功績。止因伊參奏福康安木植一案。得以屢邀擢用。此案並非和琳秉公參劾。實係聽受和珅指使。爲傾陷福康安之計。今和珅籍沒家產。查出所蓋楠木房屋。僭妄踰制。較之福康安託帶木植之咎。孰重孰輕。且和琳同福康安剿辦湖南苗匪。亦因和琳從中掣肘。以致福康安及身未能辦竣。是和

琳於苗匪一案有罪無功。所有和琳公爵。自應照議革去。至配享太廟。尤爲非常鉅典。和琳何人。乃與開國功臣同列。著卽照議。撤出太廟。並將伊家所立專祠。一併拆毀。豐紳殷德。係固倫額駙。且公主平日。最爲　皇考鍾愛。自應仰體恩慈。曲加體卹。若此時將豐紳殷德職銜斥革。齒於齊民。於體制亦覺未協。和珅公爵。因孥獲王三槐所得。應照議革去。著加恩仍留伊伯爵。卽令豐紳殷德承襲。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豐紳伊緜。亦著革去公爵。斥退侍衞。不准在乾清門行走。仍著加恩賞給雲騎尉。在本旗當閒散差使。錫麟。原係承襲福靈安雲騎尉世職。福長安獲罪。侯爵自應斥革。與福靈安無涉。著仍加恩。准錫麟承襲雲騎尉。亦斥退侍衞。不准在乾清門行走。回本旗當閒散差使。學士蘇淩阿。年老龍鍾。和珅因係和琳姻親。且利其昏憒充位。藉顯己才。伊年逾八十。跪起維艱。豈能勝綸扉重任。蘇淩阿。著卽以原品休致。侍郞吳省蘭。李潢。雖無人列款參劾。但未便倖列卿貳。俱著降爲編修。吳省蘭。著撤回學政。不必在南書房行走。　先是左都御史吳省欽條奏。候補知府李基。曉諳兵法。有手車火雷列卦圖。又舉人王曇。能作氣按掌。辟易多人。請加試看。得　旨吳省欽所奏。竟屬荒謬。試問伊所稱李基。所著手車火雷列卦圖。較之本朝訓練之九進連

環。孰爲得用。其作氣按掌之語。即稗官野史所謂掌心雷者是也。係屬邪術。見當剿辦教匪之時。正當將妖言左道。痛絕根株。方嚴禁之不暇。豈可轉引而試驗。吳省欽身爲臺長。不知政體。惑於邪言。妄行瀆奏。與學習邪教何異耶。吳省欽。著交部嚴加議處。至是部議革職。回籍。得 旨依議。 戊寅。 諭。昨經降旨。將和珅罪狀。明白宣示。據大學士九卿等會同定擬具奏。已將和珅賜令自盡矣。和珅任事日久。專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達。若不力除元惡。無以肅淸庶政。整飭官方。今已明正其罪。此案業經辦結。因思和珅所管衙門本多。由其保舉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員。奔走和珅門下。逢迎餽賄。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連及多人。亦非罰不及衆之義。且近來弊端百出。事難悉數。見在宣示和珅罪狀。其最重各款。俱已曉然衆著。倘臣工誤會朕意。過事搜求。尙復攻擊陰私。摘發細故。或指一二人一二事。以實其言。則舉之不勝其舉。並恐啓告訐報復之漸。是除一巨蠹。又不免流爲黨援門戶陋習。殊非朕之本意也。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實爲其貽誤軍國重務。而種種貪黷營私。猶其罪之小者。是以立即辦理。刻不容貸。此外初不肯別有株連。惟在儆戒將來。不復追咎既往。凡大小臣工。無庸心存疑懼。況臣工內中材居多。若能遷善改過。皆可爲國

家出力之人。即有從前熱中躁進。一時失足。但能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仍可勉爲端士。不至終身誤陷匪人。特此再行明白宣諭。各宜懍遵砥礪。以副朕咸與維新之治。

己卯。大學士九卿等。恭擬上 大行太上皇帝尊謚徽稱曰。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天下萬世稱曰。高宗純皇帝。奏入。 上曰。諸王大臣。議上尊謚徽稱。詳愼公允。足以昭垂萬世。甚愜朕心。 諭勒保。著授爲經略大臣。賜以印信。所有各路帶兵大臣。及總督宜緜。景安。巡撫倭什布。秦承恩。高杞等。悉受節制。明亮。額勒登保。擒獲首逆覃加耀。均曾著有勞績。俱著實授副都統。授爲參贊大臣。伊二人。應否與勒保同在一路。抑或別領一軍。分布要路之處。著勒保。酌量情形辦理。勒保帶領重兵。或於川省。或於陝省。擇扼要適中之地。居中調度。統攝各路。其有不遵軍令者。即行指名參奏。若貽誤重大軍情。准其一面拏究。一面具奏。以重事權。永保前在軍營獲咎。業經釋放。著加恩賞給藍翎侍衛。齎送經略印信。前往軍營。在領隊侍衛上行走。 庚辰 諭。朕維崇孝爲致治之原。徽稱重易名之典。健順功均覆載。帝后體備尊親。欽惟 孝賢皇后。作配 皇考。懋著坤儀。 孝儀皇后。誕育朕躬。親承顧復。仁惠久孚於壼掖。孝德並洽於宮闈。茲恭上 大行太上皇

帝尊謚。宜並追崇。恭上尊謚。以昭萬世。該衙門詳查典禮具奏。 壬午。
上居咸福宮苫次。自是一月內每日。一月外間日。二月外間二日。百日外間三日。親
詣奠獻。 甲申。 上詣觀德殿。 大行太上皇帝几筵前行初祭禮。 睢工漫口合
龍。 乙酉。 諭。和珅原係正紅旗滿洲人。後擡入正黃旗滿洲。今伊身既犯重罪。將
此一支。仍改回本旗本佐領。 丁亥。 諭。從前已故御史曹錫寶參奏和珅家人劉
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一事。彼時和珅。正當聲勢薰灼之際。舉朝並無一人。敢於糾
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殊爲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辦劉全家
產。竟有二十餘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屬不虛。自宜加之優獎。以旌直言。曹
錫寶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銜。並將伊子。照加贈官銜。給予廕生。該部照例辦理。
諭。從前原任內閣學士尹壯圖。曾以各直省倉庫。多有虧缺。藉詞彌補。層層朘削。以
致民生受困之處甚多。具摺陳奏。其事雖查無實據。而所奏實非無因。似此敢言之
臣。亟宜錄用。尹壯圖前以禮部主事。請假回籍。著富綱傳知尹壯圖。令其即行來京。
候旨擢用。並著准其馳驛。 戊子。 上詣觀德殿。 大行太上皇帝几筵前。行大祭
禮。 二月己丑朔。 上始御西廠幄次。引見官員。 辛卯。 上詣觀德殿。 大行太

上皇帝几筵前行周月祭禮。　諭自川楚邪教逆匪滋事以來。所過地方。刦掠良民。焚燒村落。迫脅萬狀。展轉煽惑。良民不得已而從賊。日以寖多。奔驅三載。不能自拔者。數逾十萬。室廬焚蕩。田畝抛荒。欲返則無所歸。即歸亦無所食。其勢不得不托賊巢爲棲身之所。藉盜糧爲餬口之計。此非徒招撫之空談。所能收解散之實效者也。國家哀憐赤子。累歲流離。敷脅從罔治之仁。播咸與維新之治。前經降旨。剿撫兼施。大約謂自古惟聞用兵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息。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第思既歸之後。目前則何以食之。將來則何以居之。務使此番安集。即成永遠規模。設非慮及他時。恐倍難於今日。凡從各股賊匪中受撫來歸者。應如何綏輯安插之處。令勒保就近傳喚同知劉清。及川省素有清名之州縣。俾其悉心妥議具奏。　壬辰。　諭軍機大臣等。朕憶乾隆四十九年。扈從　皇考南巡。於杭州聖因寺行宮。同軍機大臣召見面奉諭旨。將來億萬年後。浙省臣民。自必仰遵　聖祖成規。於杭州省城及聖因寺。安奉神牌。但止須在殿內東室安設。不得於行宮內別致尊崇。方協永侍　皇祖之心等因。欽此。仰見　皇考孝思純篤。永切瞻依。幷遂該省臣民感戀瞻就悃忱。所奉諭

旨。曾交督撫等密行存記。入於交代。著傳諭玉德。恭查存記諭旨。謹遵辦理。選擇潔淨地方。恭造龍牌。并著將何日恭造。何日造竣之處。先行具奏。屆期發香。代朕虔祀。敬謹安奉。　甲午。　諭教匪不過烏合之衆。乃自剿辦以來。時日已閱三年。經費則數逾七千萬兩。總緣伊等各路軍營。全不認眞剿辦。惟知苟延歲月。軍中宴樂。即如勒保另摺所奏。軍營大概情形。於兵餉一節。即稱力加撙節。於保奏一節。即稱用人之際。應隨時錄用。此不過指和珅從前於軍需銷算刻覈過甚。而於保列人員。又復裁抑過多。是以隱躍其詞。今和珅業經伏法。各路陳奏事件。無不直達朕前。勒保更復何所瞻顧。至國家經費。惟期實用實銷。如果軍營情形。實有難照常例報銷之處。原不惜多費帑金。無如各路軍營。以正項錢糧。供娛樂之費。試令清夜捫心。天良何在。此時勒保已授爲經略。事權既重。呼應必靈。惟當通盤籌畫。於各股賊匪中。擇其尤要者。先行剿辦。其餘堵剿戰守。全在伊悉心調度。務協機宜。功成必膺懋賞。倘再涉遷延。則軍紀具在。朕必執法從事。勒保甯不自爲身家性命計乎。　弛私售葉爾羌和闐等處玉禁。　四川教匪王三槐。羅其清。羅其書。伏法。　大學士王杰等。遵旨謹擬。恭上　孝賢皇后尊謚曰。孝賢崇正。敦穆仁惠。輔天昌聖。純皇后。恭上　孝儀

皇后尊謚曰孝儀恭順康裕慈仁翼天毓聖純皇后。旨是依議。壬子。諭。見在會試屆期。士子文藝詩策內。於朕名自應敬謹迴避。如遇上一字。著將頁字偏旁。缺寫一撇一點。書作顒字。下一字。將右旁第二火字。改寫又字。書作琰字。其單用禺字頁字。炎字。俱毋庸缺筆。至乾隆六十年以前所刊書籍。凡遇朕名。不必更改。自嘉慶元年以後。所刊書籍。著照此缺筆改寫。乙卯。諭。前因和珅悖妄不法。黷貨營私。情罪重大。革職拏問時。卽派定親王緜恩等鈔沒家產。節據查出眞珠手串二百餘掛。其餘珍寶金玉。不可勝計。已屢降諭旨。將和珅種種罪狀明白宣示。茲又據查出眞珠朝珠一掛。呈覽。朕視之。殊爲駭異。正珠朝珠。爲乘輿服用珍物。豈臣下所應收藏。若云貢獻所需。則緣辦何以皆用香色。其非豫備呈進明甚。因詢據緜恩奏稱。曾訊之和珅家人供稱。和珅日間不敢帶用。往往於燈下無人時。私自懸掛。臨鏡徘徊。對影談笑。其語言聲息甚低。卽家人亦不得聞悉。此種情狀。竟有謀爲不軌之意。若此事敗露。於正月十八日以前。卽不照叛逆凌遲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今已賜令自盡。倖逃顯戮。姑免磔尸。至伊子豐紳殷德。若知有此物。不行舉發。卽當照大逆緣坐律辦理。今經緜恩等再四訊究。實不知情。著加恩免其追問。但不應仍叨世襲伯

爵。豐紳殷德。著革去伯爵。停其世襲。賞給散秩大臣銜。當差行走。緜恩濬穎縕布佶山。能細心查出。使和珅逆跡。不至掩覆。辦理甚爲認眞。均著交部議敘。撥部庫銀二百五十萬兩。備四川軍需。三月。丙寅。加上　世宗憲皇帝。孝誠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孝敬憲皇后。孝聖憲皇后尊諡。尊　大行太上皇帝陵曰裕陵。諭。據勒保奏。官兵勦捕蕭占國張長更兩股賊衆。全數殲獲淨盡一摺。此皆仰賴上蒼默佑。　皇考威靈。覽奏曷勝欣慰。此二股賊匪。從前在白巖山與林亮功合夥。林亮功槍斃後。即各自爲首。到處焚滋。此次該匪等由閬中折回。經額勒登保等督率弁兵。乘夜搶上山梁。痛加勦戮。賊匪斬獲殆盡。賊首蕭占國。張長更。均經殲斃。此次打仗得勝情形。實爲認眞勦辦。額勒登保。著加恩賞給二等男爵世職。勒保調度得宜。而於投出被脅良民。酌給銀米。遞籍安插。尤爲妥協。著交部從優議敘。　諭。據勒保奏。官兵勦捕冷添祿一股賊匪。首夥全行埽蕩一摺。仰賴上蒼默佑。　皇考威靈。將此股賊匪首夥全行埽蕩。覽奏曷勝欣慰。冷添祿一股賊匪。自上年由祖師觀竄出後。又復到處奔匿。日久稽誅。今勒保因額勒登保。勦滅蕭占國等股匪完竣。即知會額勒登保。帶領勝兵。乘勢勦捕。得以迅就蕩

平。勒保調度得宜。能得人心。以致將弁等。皆知感恩報效。實不負經略大臣之任。深堪嘉奬。額勒登保前於病勢初愈後。卽將蕭占國張長更兩股賊匪。全行辦竣。茲又將冷添祿一股撲滅淨盡。旬日之內。殲除三股賊匪。實爲奮勇可嘉。不愧認眞出力之大將。前已加恩賞給二等男爵世職。著再晉加一等男爵。其從前恩賞銀一萬兩。未經完繳者。免其著追。其兵丁等。著勒保查明。普賞一月錢糧。以示鼓勵。　諭。據廣厚奏。痛勦賊匪。分路追勦情形。所辦甚好。近日川省蕭占國冷添祿等股匪。業經先後勦淨。朕所慮者。正在甘省。今據奏賊匪張映祥等。或分或合。經官兵追勦。殲賊一千餘人。生擒一百八十六人。並將賊目張世龍擊斃勦散。賊匪由山後奔竄。覽奏深爲欣慰。此皆廣厚吉蘭泰二人之功。廣厚著加恩賞戴花翎。吉蘭泰著加恩賞給伊青阿巴圖魯名號。並賞戴花翎。以示嘉奬。　夏四月。己丑朔。　諭。欽天監奏四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一摺。前因上年十月二十八九夜間。衆星交流如織。實爲天象示儆。欽天監並未奏聞。曾降旨飭諭。嗣後占星觀象。遇有災異。不可諱言。偶見嘉祥。毋庸粉飾。惟當據實直陳。原以上蒼垂象。無非儆惕朕躬。可以隨時修省也。昨欽天監於初聞雷聲。循例具奏。今復以合璧聯珠。侈陳祥瑞。則未免誤會前旨。大失

畏寅欽崇之意。夫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皆爲前代史册所載。朕亦粗知算法。其躔度運行。無難推算而得。非若景星卿雲。麟鳳來游之可以虛詞附會也。然亦會逢其適。曾何瑞之足言。見在川陝一帶。教匪未盡殄平。逾越三年。蔓延數省。凡我赤子。遭荼毒流離者。至今未登衽席。朕方惆惻戒愼之不遑。尙敢言符應乎。如能逆匪即日蕩平。黎民復業。吏治肅而政通。年穀成而時若。其爲休應。孰過於斯。若此鋪陳。侈言祥瑞。實爲朕所不取。其不必宣付史館。用昭以實不以文之意。　以尹壯圖到京。具呈謝恩。據軍機王大臣面奏。尹壯圖見有老母年逾八十等語。尹壯圖籍隸雲南。距京較遠。既難迎養。若留京供職。則伊母子萬里暌違。朕心有所不忍。尹壯圖從前尙屬敢言。著加恩賞給給事中銜。仍令馳驛回籍侍母。他年再候旨來京供職。並加恩賞給伊母大段二匹。交尹壯圖帶回。以示恩眷。至尹壯圖。見係給事中職銜。准其在籍奏事。所有呈遞奏摺。即交雲南巡撫轉遞。但須擇緊要事務。據實入告。不得因有奏事之責。遂爾挾制地方。想尹壯圖亦不肯出此也。　丙申。恭上　高宗純皇帝尊諡廟號禮成。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丁酉。　上詣觀德殿　高宗純皇帝几筵前行百日大祭禮。釋縞素。　追封　孝儀純皇后曾祖父原任護軍校嗣興。祖父

總管內務府大臣武士宜爲三等公。曾祖母陳氏。祖母年氏。晁氏。爲公妻一品夫人。祭一次。建碑修墳如例。晉封　孝儀純皇后姪孫一等侯花沙布。爲三等公。世襲罔替。　辛丑。　諭上年籲請恭辦　皇考九旬慶典。欽奉敕旨。特開鄉會恩科。本年正月內猝遭　皇考大事。朕當哀痛迫切之時。曾降旨因慶典既不能舉行。並將恩科停止。茲過百日後。復思開科一事。乃　皇考嘉惠士林至意。今朕不獲祇服承歡。以天下養。愜率土臣民之願。而惟此作人盛典。爲　皇考已沛之恩。自應仰體聖慈。無庸停止。俾天下士子。仍得普沾遺澤。倍深感慕。所有恩科文武鄉試。著於庚申年舉行。其文武會試。著於辛酉年舉行。　晉封　孝淑皇后兄一等侯盛住爲三等公。

丙午。　諭前奉　皇考勅旨。孝淑皇后二十七月後。立貴妃爲皇后。今已屆期。應即欽遵敕旨。正位中宮。皇后之父恭阿拉。封爲一等侯。應行典禮。俟嘉慶六年。釋服後舉行。　辛亥。撥部庫銀一百五十萬兩。備陝西軍需。　癸丑。　諭。前據薩彬圖奏。和珅財產甚多。斷不止查出之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等項情弊。刑部查審時。司員等意存含混。應請密派大臣。研鞫追究等語。朕以其言不足取。當即詳加開導。不可苟求。昨又據薩彬圖具奏。向伊親戚問出和珅家掌管金銀內帳使女四名。請交

伊一人。至愼刑司提訊。所言更屬乖謬。薩彬圖係副都統。並非原派籍沒和珅之員。乃忽思越俎。欲以一人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牘。達於朕前。實爲從來未有之事。朕若卽加駁飭。轉恐不足以服其心。是以特派怡親王永琅。尚書布彥達賚。同薩彬圖提集使女等再三究訊。仍無指實。果不出朕之所料。永琅布彥達賚。素稱公正和平。薩彬圖亦會同研鞫。更有何人爲之徇隱。豈伊尙不憑信。必請朕廷訊使女乎。是薩彬圖無知妄瀆之罪。百喙難辭矣。朕所以辦理和珅者。原以其蠹國病民。專擅狂悖。和珅一日不除。則紀綱一日不肅。是以卽於正月初八日。將和珅革職拏問。宣示罪狀。用申國憲。猶念其在 皇考前扶掖奔走微勞。不忍肆諸市朝。節降諭旨甚明。天下臣民。自必咸知朕意。自辦理此案後。軍機王大臣及大臣中如朱珪等。從未於朕前奏及和珅財產隱寄。乃薩彬圖屢以爲言。竟似利其私蓄者然。豈薩彬圖。視朕爲好貨之主。致以此嘗試乎。或伊必欲陷朕等於唐之德宗。伊亦未必有此伎倆也。向來治罪之員。多有應行查鈔者。況和珅獲罪重大。焉有不行鈔籍之理。自古有籍沒之例。所以懲戒貪黷。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卽和珅家僕劉全。呼什圖。亦因平日倚恃和珅聲勢。橫肆不法。招搖受賄。不可不一併查鈔治罪。在朕方以

辦理此案。爲日已久。已覺過當。是以諭令速結。不爲已甚。而無識之徒。鰓鰓計較和珅財產。不惟不知政體。實太不知仰體朕之本意矣。朕在藩邸時。則一切財用。猶有人己之別。今以天下爲家。豈僅以藏諸府庫者。視爲己有。此項查抄之物。縱有隱寄。自朕觀之。亦不過在天之下。地之上耳。何以展轉根求。近於搜括閒陌錢等事耶。薩彬圖又以內務府步軍統領官員。均意存袒護。並疑及刑部亦不肯認眞究問。則承審各衙門。舉不足信乎。又薩彬圖摺內。有和珅窖埋金銀。大概不離住宅之語。和珅之宅。已賞給慶郡王永璘居住。和珅之園。已賞給成親王永瑆居住。若將所指管帳使女。嚴切刑求。必致畏刑妄供。某物埋藏某處。以慶郡王府第。成親王寓園。令番役多人。徧行掘視。斷無此事。豈有令成親王。慶郡王。自行刨挖之理。見在朕賜公主物件甚多。累日擡運不盡。焉肯轉向公主額駙。追問寄頓。況連日閱查鈔物件。卽隨時頒賜者。亦復不少耶。薩彬圖輒以此等謬妄之言瀆聽。竟似欲藉追究和珅財產。爲圖報之地。實爲卑鄙不堪。聚斂之臣。朕斷不用。前嚴飭給事中明繩開鑛一事。旨內詳言及此。薩彬圖寗不知之耶。薩彬圖著交部嚴加議處。先將副都統開缺。另簡。至所奏伊戚告知管帳使女之語。乃刑部員外郎哈豐阿所言。哈豐阿。係刑部司員。既

有所聞。何不稟知堂官。乃私向親戚議論。實屬意存取巧。哈豐阿。亦著交部嚴加議處。即行開缺。嗣後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珅貲產妄行瀆奏。將此通諭知之。　賜姚文田等二百二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寅。　諭刑部審訊和珅家奴劉全太監呼什圖等。分別定擬一摺。劉全呼什圖等。以下賤家奴太監。倚藉和珅聲勢。招搖受賄。婪索多贓。恣肆妄行。目無法紀。令刑部將該二犯俱按律問絞監候。所議雖是。但朕辦理此案。以和珅之蠹國病民。專擅狂悖。尚且法外施恩。賜令自盡。況其家奴太監。止係狐假虎威。倚勢營私。情同爲從。自應稍從末減。且即照刑部所擬辦理。將來秋審時。亦不予勾。而該二犯。仍令監禁。轉得安坐囹圄。支食囚糧。本案雖已辦結。而留犯在監。恐無識之徒。從中搜剔。又復妄疑留查寄頓。別生枝節。劉全。呼什圖。俱著從寬發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爲奴。遇赦不赦。其擬發駐防爲奴之劉印。劉陔。王平。方二。張五。方大。胡六。方四。周七等犯。俱著依擬。分發廣東福建省分。給駐防兵丁爲奴。不許發往近畿腹地。此數人如有脫逃頂替等項情弊。一經發覺。即行正法。自此定案之後。斷不許摭拾浮言。復事吹求。必欲陷朕等於貪利之主。是欲爲和珅報復矣。諒諸臣亦不忍爲也。　夏五月。　命停秋讞勾決。　甲子。　諭兵部會同吏

部議將薩彬圖革職。哈豐阿降調一摺。薩彬圖具摺奏請獨訊此案。並將使女之名。開列進呈。殊失大員入告之體。及審無實據。彼更何辭置辨。是其意在言利。卑鄙謬妄。即照部議革職。實屬咎所應得。姑念其究係言事。若竟予罷斥。則此後人懷顧忌。遇有應奏之事。又將緘默不言矣。薩彬圖著加恩賞給七品筆帖式銜。前往萬年吉地工程處所。自備資斧。隨同盛住明德。效力行走。餘依議。 壬申。 諭。原任大學士公阿桂。前在新疆。著有勞績。曾賞給騎都尉世職。嗣因征剿緬甸獲罪。將世職註銷。茲據該旗查明具奏。加恩將此世職。著阿桂之三房孫那彥寶承襲。以示朕優眷勳舊子孫至意。 甲戌。軍機王大臣議覆奇豐額等奏辦理葉爾羌和闐販賣玉石。請照舊例一摺。查葉爾羌和闐等處。出產玉石。向聽民間自行售賣。並無例禁。後經高樸奏請間年一次。官為開採。名為嚴禁偷漏。實陰便其營私肥橐之心。應如該大臣所奏。嗣後回子得有玉石。准其自行賣與民人。無庸官為經手。致滋紛擾。惟民人起票進關時。仍應照向例。於票內註明造冊。移付嘉峪關。以憑查核。得 旨報可。 諭原任兵部侍郎奉寬。為朕啓蒙師傅。前奉 皇考勅旨。特追贈太師。並加禮部尚書銜。其時未經議及易名之典。奉寬著加恩追諡以獎舊學。至原任左都御史觀保。禮

部尚書德保。俱在上書房行走有年。學問優長。亦著一體加恩追謚。所有應得謚法。著該衙門察例具奏。尋議上。賜奉寬謚文勤。觀保謚文恭。德保謚文莊。　追封孝淑皇后曾祖父原任員外郎愛星阿。祖父拜唐阿常安。三等公。曾祖母王佳氏。祖母李佳氏。爲公妻一品夫人。祭一次。建碑修墳如例。　諭。據和碩儀親王永璇等奏。昨日皇后出神武門。克勤郡王恆謹。並不迴避。竟自迎面前行。請將恆謹革去王爵等語。凡遇主位出入。臣下例應迴避。恆謹身爲郡王。乃遇皇后出宮。太監等攔阻。置若罔聞。並不迴避。竟自乘轎衝突。殊屬不曉體制。大失人臣之道。恆謹著照王大臣等所奏。革去王爵。降爲閒散宗室。不准戴宗室頂帶。著即自備資斧。前往西陵。交弘融差遣。效力贖罪。以示懲儆。其所遺王爵。著交宗人府。照例帶領引見承襲。至跟隨恆謹包衣官員護衛等。並未勸阻。亦屬非是。並著宗人府查明咨部。俱著革職。該護軍營。步軍營。章京官員等。並不管阻。任聽恆謹前行。咎亦難辭。並著交緜恩。晉昌查明咨部。斥革。所有護軍步甲等。俱著責革。緜恩晉昌。俱有管轄之責。亦屬疎忽。緜恩晉昌。著交部嚴加議處。　六月。庚寅。定步軍統領爲從一品。左右翼總兵。俱正二品。丙申。廣厚奏。官兵偪勦白號賊匪。已出甘境。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　丁酉。發伊江

阿。伊犁效力。癸卯。諭軍機大臣等。額勒登保、隨時察看賊勢。到處攔剿。使冉添元等。歸併一處。實爲出力可嘉。德楞泰。亦差强人意。朱射斗。剿辦包正洪一股。亦有斬獲。勒保飭令該鎭。盡力窮追。所辦甚是。惟兵丁李剛。能將包正德。立砍下馬。並將賊目汪正拔。一併殺死。此等奮勇兵丁。勒保身爲經畧。自應一面賞給把總外委頂帶。一面奏聞。何以摺內。並未奏請獎賞。著卽具奏。候朕加恩。卜三聘。經七十五堵剿。不使闌入楚境。所辦亦好。至齊王氏。久經殲戮。何以尙有齊家營之稱。可見從前辦理。未絕根株。又冉添元。係冉文儔之姪。上年惠齡剿辦時。止知拏獲首逆邀功。置餘賊於不問。以致冉添元得以從容前往西鄉。別有勾結。勒保與各路帶兵大員。斷不可復染積習。再勒保奏。目下賊勢漸窮。無庸再請添兵。且具陳選將籌餉。及各省營伍情形。所見已有把握。若能於三兩月內。兵不增而功速蔵。以仰慰　皇考在天之靈。紓朕宵旰焦勞之意。此誠日夜所盼望者。勒保係經略大臣。各路軍皆所統轄。務於七八月閒。將川省各股賊首。全行擒獲。其餘竄逸匪衆。仍應予數月期限。逐一搜捕無遺。方可謂之告厥成功。又據密陳。明亮辦賊鬆懈。所言自係公論。前因明亮剿辦張漢潮一股。日久任其往來奔竄。並未卽行擒獲。已降旨嚴飭矣。　秋七月。癸亥。

勒保奏。總兵官朱射斗。殲斃賊首包正洪。得 旨嘉獎。賞朱射斗。騎都尉世職。兵丁一月錢糧。 撥安徽江西藩庫銀各五十萬兩。備湖北軍需。 壬申。 諭軍機大臣等。勒保自任經略以來。已及半載。於剿辦賊匪機宜。總未通盤籌畫。惟知安坐達州。毫無調度。僅將各路軍營所報。敷衍入奏。前據倭什布奏。川省賊匪。闌入楚省邊界。係前月二十四日拜發。至今已二十餘日。並未據勒保奏及此事。茲又據倭什布奏。李淑等股匪。屯聚竹山竹谿房縣交界處所。倭什布。督率將弁。悉力堵剿。賊匪直撲副將孫元清營盤。意欲北趨襄陽一帶。經倭什布派兵堵禦。賊匪又復折回。乘夜圍撲倭什布營盤。被官兵擊退。始向西南奔竄。而李淑後股賊匪。尚屯泉河一帶。又有羅半年一股。亦接踵入楚。爲數不下二萬。見經倭什布。飛咨勒保。速派官兵。赴楚協剿。可見楚省並無川省派往之兵。勒保於事先既未能豫爲防範。縱令羣賊。擾及楚境。迨賊已入楚。又不星速派兵。前往會擊。並未將如何籌辦。派何人前往會剿之處。先行馳奏。竟置楚省之賊於不問。又安用此經略爲耶。且見在藍號白號賊匪。俱已竄入川北地界。亦未聞勒保派兵堵截。是勒保竟係擇一無賊處所。紮營株守。直與木偶無異。不料勒保。孤負委任。一至於此。種種玩誤。上負 皇考及朕簡用之恩。此

而不加懲治。軍紀安在。勒保著革職拏問。所有經略事務。著明亮接辦。並授為正紅旗漢軍都統。其四川總督員缺。著魁倫署理。明亮接奉此旨。將剿辦張漢潮事務。交付慶成永保。即同魁倫前赴達州軍營。傳旨將勒保革職拏問。即將以上指出各情節。嚴訊勒保定擬具奏。　江南碭汎邢家壩河溢。　甲申。撥山西藩庫銀四十萬兩。備四川軍需。　八月。乙未。勒保奏。德楞泰生擒首逆龔文玉。賞德楞泰騎都尉世職。兵丁一月錢糧。　丁酉。撥內庫銀四十萬兩。備河南軍需。　戊戌。倭什布奏。剿捕湖北歇馬河竄匪。賞雲騎尉世職。兵丁一月錢糧。　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廣興奏。聞明亮曾說從前在金川時。伊與溫福一同帶兵。今受伊子勒保節制。心實不願。若即將張漢潮一股剿盡。必須前往四川。聽候勒保調度。莫若留張漢潮在陝。任其往來奔竄。藉追剿為名。免致赴川。且得專摺奏事。又聞永保在留壩華林山地方。遇見賊匪。永保所帶之兵。雖有二千。皆係疲乏。有將官穆克登布再三阻止不可與賊打仗。永保說受主恩深厚。既遇賊匪。豈有不竭力截殺之理。彼時賊匪見官兵在半山駐紮。即在山下向上攻撲。另分一股從開道上山下壓。以致官兵被賊匪上下夾攻。勢甚危急。幸有馬兆瑞帶兵五百名前來衝擊。賊匪見有接應。始行散去。嗣明亮

前來會晤。永保責備明亮。以華林山打仗時。明亮在廢邱關駐紮。相隔止七十里。何以不帶兵前來救援。明亮又責備永保。冒昧打仗。損折兵將。與伊無涉。永保要參明亮頓兵不救。明亮要參永保敗衄失事。彼此大加爭鬧。又明亮至鳳縣時。賊匪向北奔竄。明亮轉帶兵向南行走。聲言繞道迎截。其時慶成到彼。與永保合兵。未赴明亮一路等語。朕又聞從前張漢潮曾遇乏食。向村莊內搜尋。並無可掠。止覓得桐油。卽與賊匪分食充飢。遂卽嘔吐困頓。經兵勇探知。報明帶兵大員。而明亮興肇並不往捕。又張漢潮曾與賊匪。在村莊酣飲臥地。經兵勇報知領兵大員。亦不迅往擒拏。旋被逃脫。以上各情節。如果屬實。則明亮。慶成。永保竟係挾私縱賊。有心玩寇。無怪乎意見之不和也。著魁倫秉公確查具奏。不可稍有徇隱。又本日祖之望到京。據稱湖北辦理軍需。查出胡齊崙經手帳簿。多係開載。領兵大臣犒賞提用。及督撫與該道。餽送領兵官員款項。如明亮。慶成。永保。恆瑞。德楞泰。舒亮等。皆曾得過。惟額勒登保一人。未經得受。是軍興以來。所發餉銀七千餘萬。竟爲伊等餽送侵肥。花消之用。湖北一省。經手軍需。爲數尙少。已有如此弊端。何況四川支發軍餉。不啻數倍於楚。且胡齊崙。僅係道員。輒以公帑作爲餽送見情。何況福甯職分較大。總辦糧務。如勒保。

明亮。及在營帶兵官員。豈有不任意提用。作爲餽送。藉資結納之理。卽如福甯。從前曾經致送和珅銀兩。朕所深知。此時朝中雖無權要。有須餽賂之人。而督撫等。或藉犒賞爲名。私行提用。自肥己橐。皆所不免。試思國家經費有常。今以七千餘萬之帑。一任伊等揮霍。全不以軍務爲重。則賊匪何由得平。今特交魁倫將福甯經手軍需。嚴行查核。其平日如何侵用餉銀。致送何人。並各路帶兵大員。如何藉詞犒賞。提用若干之處。一一詳細查究。若得實據。卽行鎖拏。速卽具奏。見在各路帶兵大員。惟額勒登保。最爲出力。卽以胡齊崙餽送而論。亦惟額勒登保。獨無沾染。不特軍營人員。衆口稱贊。卽在京滿漢各員。無不重其爲人。可見額勒登保。忠勇清公。實爲難得。經略之任。舍伊誰屬。魁倫竟不必存避嫌之見。爲明亮等容隱。惟當據實詳查。若得有受賄確據。贓數逾貫。罪應至死者。卽應一面嚴參。一面拏問。魁倫到川後。第一緊要之事。係審訊勒保。其次卽嚴查福甯經手餉銀。此二事。特交魁倫專辦。 賞參贊大臣額勒登保都統銜。爲經略大臣。撥內庫銀二百萬兩。命副都御史廣興。副都統托津。押送四川達州。以備軍需。 勒保奏。生擒首逆卜三聘。並各逆家屬。 定各省刑具式。有私創及非法濫用者。罪之。 己酉。 特命工部尚書那彥成。以欽差大臣。前

往督同明亮。勦辦張漢潮一股賊匪。以期迅速集事。即著那彥成。齎朕旨諭。先於慶成永保軍營。將伊二人傳旨革職拏問。一面向慶成永保嚴訊。將伊二人玩誤實情。先行具奏。再交與松筠定擬具奏。那彥成。即帶領慶成永保原帶之兵。與明亮會商勦辦。務將張漢潮一股首夥。悉數殲除。不留餘孽。　辛亥。革翰林院編修洪亮吉職。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尋議照大不敬律。擬斬決。得　旨洪亮吉。著從寬免死。發往伊犁。交與將軍保甯。嚴行管東。　九月。丁巳。　高宗純皇帝梓宮發引。上恭送往裕陵。啓鑾。　戊午。江南洪澤湖決。　辛酉。　上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至裕陵。詣隆恩殿。恭奉册寶。上　孝賢純皇后尊謚曰。孝賢誠正敦穆仁惠輔天昌聖純皇后。　孝儀純皇后尊謚曰。孝儀恭順康裕慈仁翼天毓聖純皇后。　壬戌。　高宗純皇帝梓宮至裕陵。暫安於享殿。　甲子。　諭軍機大臣等。張漢潮大股賊匪。經明亮等。分路佰勦。即折向毛平一帶逃竄。是賊勢已蹙。明亮趕抵江河。而張漢潮。已由焦溪河西竄。若永保。慶成。能在彼堵住。自行就戮。乃總未夾擊一次。見據明亮奏稱。永保慶成。已至四畝地迎勦。永保於八月駐紮大山岔。至今未動。豈非有心貽誤。故縱張逆。昨據松筠查奏。永保七月間移營。每日不過二三十里不等。

已屬玩誤。而自駐紮大山岔後。又株守二十餘日。實出情理之外。著交那彥成。松筠。切實嚴訊。並查四畝地追賊之事。是否確實。一併具奏。至明亮奏稱居心行事。以阿桂爲則。試問明亮若能效阿桂之淸。何至到處勒索。若能效阿桂之勇。何至乘轎避賊。此等詭辨。何所用之。今那彥成。係阿桂之孫。明亮若心存輕視。則非和衷共事之道。但又不可將軍情重務。諉之那彥成一人。自圖卸責。須幫同剿辦。速將張漢潮拏獲。若再不知奮勉。則永保卽前車之鑒也。　庚午。大葬　高宗純皇帝於裕陵。

辛未。　上回鑾。　癸酉。還京師。　甲戌。恭奉　高宗純皇帝。　孝賢純皇后。孝儀純皇后。升祔太廟。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額勒登保奏。斃首阮正漋。得　旨獎賞。授正白旗漢軍都統。出力員弁。升賞有差。　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備陝西軍需。革疏縱張漢潮之參贊大臣明亮職。賞副都統銜剿賊。　癸未。　諭吏部議。請將祖之望。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一摺。實屬咎所應得。胡齊崙一案。本係特交祖之望審辦。祖之望既經査出底帳。有餽送軍營各員情事。若於彼時。卽據實具奏。方爲不負委任。乃並不早行陳奏。經倭什布再三開導。始行交出。祖之望雖因人數衆多。案關重大。其心究不免迴護。本應照部議降調。惟念祖之望在湖北藩司任內。於軍需總

局支發各項。尙無染指情弊。此底帳。旋卽送交倭什布處。並未焚毀。伊於到京日。卽行陳明。非始終欺隱者可比。且聞其平日居官。聲名尙好。祖之望係刑部司員出身。刑名素所諳悉。著加恩以按察使降補。

諭。昨據倭什布奏到胡齊崙動用軍需底帳。慶成永保。俱得受餽送銀兩。因降旨將伊等家產查鈔。今據布彥達賚盛住等將抄出慶成永保家產。開單呈覽。本應照例入官。但慶成之曾祖孫思克。曾於國初著有勳績。爲本朝出力之臣。又有公主下嫁伊家。而慶成之祖五福。亦曾任御前侍衞。始終勤愼。今慶成雖因帶兵不力。得受餽送獲罪。但念伊前此打仗。曾經得傷。此次未經上緊殺賊。較之永保之有心逗遛。安坐貽誤者有間。所有慶成住房一所。及公主陪嫁坐落薊州等處地三十一頃六十畝五分四釐金冊一分。俱著加恩賞還。至慶成之父惟精。並未獲咎。其屋內什物。亦著全行給還。其餘鈔出房地金銀錢文衣物等項。皆係軍需項下餽遺所得。俱著交內務府等衙門照例辦理。男婦人口。發交該旗查辦。所有大隆號氆氌鋪李文林借過銀一萬兩。九江關道阿林保借過銀四千兩。及張星彩借過銀四百兩。並著勒限嚴追。至永保在刑部監禁後。有沈姓送到銀八千兩。內有畢沅送銀二千兩。胡齊崙送銀六千兩。永保卽令伊姪出名。將銀三

千兩。買得住房一所。其餘五千兩。陸續用去等語。是此項房屋。係永保將收受餽送銀兩所買。自應入官。其餘查出祠堂祭田及伊子英華衣服什物。俱著賞還。 賜賢良後裔故大學士朱軾曾孫。生員晉麟知縣。振聲景華舉人。 乙酉。 諭鄂輝得受餽送銀兩。因降旨將伊家產查鈔。本應照例全數入官。並查革世職。惟念鄂輝所得世襲男爵。係在軍營擒獲首逆。加恩賞給。所有前賞鄂輝男爵。仍加恩賞伊長子鄂彌善。照舊承襲。其次子少子所捐官職。亦不必斥革。鄂輝從前得受此項銀兩。明知出自軍需。佯為不知。本當計贓治罪。今已身故。免其深究。所有住房一所。取租房三百餘間。地十頃餘畝。及家人男婦十六名口。俱著加恩賞還伊子鄂彌善等。其銀錢朝珠玉器衣服等項。自應照例入官。至伊子鄂彌善等衣服物件。著查明賞還。 冬十月。己丑。 命將明亮興肇。革職拏問。交與松筠嚴審定擬具奏。以其謊報軍情。扶同入奏故也。 丙申。 命二十七月內。停閱冰嬉。 丁酉。 諭胡齊崙身為道員。經手湖北襄陽軍需局。四百一十九萬餘兩。並不按例支發。於奉文扣平之外。復又私扣銀至二萬九千餘兩。任情餽送。其罪甚重。因將胡齊崙革職拏解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行審訊。並傳集人證質對。今據審明屬實。照侵盜錢糧入己。數在一

千兩以上。例問擬斬監候。洵屬法無可貸。胡齊崙爲此案罪魁。今問擬斬監候。核其情罪。明年秋審時。必當予勾。且業已動刑監禁。一年之久。或致病斃。轉得倖逃顯戮。然予以斬決。在胡齊崙固不足惜。而於本律究有所加。朕詳愼庶獄。俱係按律辦理。從不肯有意從嚴。胡齊崙著卽處絞。餘依議。　明亮奏。殲斃賊首張漢潮出力員弁。議敘有差。賞兵丁一月錢糧。　戊戌。　諭。前此陝省賊匪。一被官兵偪勦。卽向老林。翻山逃匿。看來老林大山。實爲藏奸之藪。此時賊氛已淨。此等處所。必當酌加清理。適本日召見彭元瑞。奏及陝省終南山。緜亙八百餘里。山內地界。皆係岐山。鳳翔。武功。盩厔。郿。鄠。咸甯。長安。藍田。等九縣。分段管理。而山內地方遼闊。居民稀少。又子午谷一道。向來本禁止行旅往來。後畢沅因遞送金川文報。改由子午谷行走。取道便捷。較之舊時驛路。可近七八日之程。闢成通衢。以致賊蹤。得由此奔竄。其山脊已開有民人耕種。此等地方。既係山徑僻雜。又延袤廣遠。與其置之空閒。徒爲盜藪。何若酌爲疆理安置編氓。且見在難民就撫之後。無家可歸。無地可種。卽官給銀兩。藉資口食。止能贍給一時。亦豈能久安生計。若資糧用盡。無以自存。勢必故智復萌。仍爲草竊之事。朕意南山內。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將山內老林。量加砍伐。其地畝既可撥

給流民。自行墾種、而所伐材木。即可作建蓋廬舍之用。並察看山內地方。形勢廣狹。或分建縣治。或設立廳署。並安設營汛。移駐弁兵。以資管束彈壓。其官廨所需木植。取給老林。亦屬甚便。且就撫之民。又可傭工覓食。亦以工代賑之一法。從此作爲土著。各安本業。既有恆產。必有恆心。於招徠安撫及因地制宜之道。豈不兩有裨益。松此即倣明代原傑經理鄖陽綏輯流民之遺意。而小用之。實善後之所急宜籌及者。松筠台布務須實心經理。妥速籌辦。不可止圖目前。急於完事。仍致有名無實也 庚子。 上自成福宮移居養心殿。 辛丑。截留湖北漕米六萬石。備軍糈。 壬寅。 上幸慶郡王永璘第。 德楞泰奏。剿除高家營賊匪。生擒首逆高均德。高二等。得 旨獎賚。封二等男。授參贊大臣。賞兵丁一月錢糧。 癸卯。 諭朕莅紫光閣。閱武進士騎射。路過實錄館。因念在館人員。值此天氣漸寒。朝夕纂辦。著加恩於例支柴炭外。所有冬臘正三月。每月賞銀五十兩。以爲燈火薪水之資。在廣儲司庫內支領。並著爲例。 賜李雲龍等六十四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亥。 命滿漢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及三品以上之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官。於京外各員內。有操守端潔。才猷幹濟。及平日居官事蹟可據者。各舉所知。密行保奏。以副朕廣諮博採至意。

壬子。　諭。本日據魁倫審訊勒保供情定擬一摺。朕詳加批閱。如勒保並不留心體卹兵丁。於喧閙生事之滿兵。不卽查明嚴辦。又不將領隊之訥音劾參總兵德麟戕害時。不卽派兵將前往接濟明亮恆瑞。不聽調度。亦未據實參劾。而於接到倭什布咨會有賊匪竄入楚境之事。並不速行具奏。傳詢之下。勒保轉以恐煩聖心爲詞。此四字尤爲內外臣工通弊。殊不知蒙混日久。激成事端。豈不更煩朕心耶。此皆勒保昏瞶錯誤之咎。今魁倫逐款審訊明確。將勒保按律問擬斬決。實屬罪所應得。惟勒保自春閒委任經略時。朕曾有令其居中調度之旨。彼時原以經略大臣。惟在決機制勝。不責以衝鋒陷陣之事。初非令其安坐軍營。不一親臨行陣也。乃勒保昏瞶糊塗。錯會朕意。半載以來。惟在達州附近地方。紮營株守。竟成一彙報軍情之員。任閫寄者。豈宜若此。今念其究係誤會前旨。拘泥糊塗。尚可稍從末減。且勒保總統軍務以來。所有首逆王三槐。冷天祿。冉文儔。包正洪。龔文玉等犯。皆以次就獲。雖非勒保親往督率擒獲。然究係伊所派調。與有微功。又前次勦辦貴州狆苗。則係勒保之功。一手辦竣。曾蒙　皇考加恩。錫以封爵。自平定後。至今狆苗安靜無事。其功亦尚足錄。斷不可泯。勒保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魁倫接奉此旨。卽派委妥員。將勒保解

交刑部監禁。命鄂輝撤出賢良祠。十一月。庚申。恭建　高宗純皇帝聖德
神功碑。上親製碑文。甲子。諭額勒登保奏稱。乾清門侍衛公安祿。在王家山
地方追賊。於樹林內突遇賊出。槍刺安祿落馬陣亡等語。安祿係海蘭察之子。海蘭
察前在　皇考時。屢經宣力。功績懋著。今安祿甫至軍營。即能奮不顧身追賊陣亡。
海蘭察於九泉下。亦當自喜有子。然朕心深爲憫惻。安祿所襲伊父海蘭察公爵。著
交該旗。不必俟年終。卽著承襲。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遣乾清門侍衛富翰。及
其弟安成。往迎靈柩。散秩大臣侍衛等往奠茶酒。並賞銀一千兩治喪。入祀昭忠祠。
嗣該旗奏安祿新生一子。賜名特赫默扎拉芬。命襲公爵。弟安成。襲騎都尉世職。
諭本年親政之始。聞松筠爲人。尚能持正。卽擢用陝甘總督。晉加宮銜。乃伊數月以
來。辦理殊多錯謬。卽如慶成係革職拏問。尚未定罪之人。輒令帶領撤拉爾回兵。前
赴西鄉。既已檄調。一經奉到諭旨。旋卽撤回。回兵素性驕悍。倘因此心生疑畏。別滋
事端。更復成何事體。又如恆瑞本在甘境追勦藍號賊匪。松筠令其回陝。致藍號賊。
乘閒他竄。至今貽害。本日據額勒登保奏。遊擊阿克東阿。原在甘省。追勦楊開甲等
股匪。經松筠撤回西鄉。行抵界牌。遇賊陣亡。是阿克東阿之死。及楊開甲之遺孽未

盡。實皆松筠之咎。其種種調度失宜。殊負委任。著先將太子少保。及御前侍衛革退。
拔去花翎。用示薄懲。仍留頂帶以觀後效。並傳旨嚴行申飭。 丙寅。 諭向年恭遇
聖祖仁皇帝忌辰。誕辰。 皇考俱親詣奉先殿。壽皇殿行禮。而於 世
祖章皇帝忌辰誕辰。則遣諸王輪流恭代。蓋祀事常儀。應有限制。是以恭遇忌辰誕
辰。親詣行禮之處。近遠祖考。而曾祖以上。則遣諸王恭代。具有等差。本月十三日。恭
值 聖祖仁皇帝忌辰朕若親詣奉先殿行禮。則視 皇考恭遇 世祖
章皇帝忌辰誕辰遣代之禮。爲有過之。朕不敢也。至壽皇殿。則供奉 神御。始自
聖祖。與圓明園之安佑宮相等。密邇宮庭。較之奉先殿之祟祀 列聖者。又有
不同。每遇忌辰誕辰。例皆陳設供器。本月十三日。 聖祖忌辰。朕自應親詣壽
皇殿行禮。我世世子孫。皆當永遠遵照。遇祖考忌辰誕辰。必親詣奉先殿行禮。至曾
祖以上。則於奉先殿。應遣恭代。其壽皇殿。及圓明園之安佑宮。自 聖祖仁皇
帝以後。萬世供奉。每遇忌辰誕辰。皆應躬親展敬。所謂禮緣義起者。此也。著將此旨
傳諭近支諸王。並交內務府大臣。敬謹存記。 癸酉。 諭見屆長至圜丘大祀。
高宗純皇帝升配禮成後。自應仰推 皇考恩慈。用敷惠闓。因思乾隆六十年以

前各省積欠緩徵地丁耗羨。及民欠耔種口糧。漕糧銀兩。並積欠緩徵民借米穀草束等項。見在應徵者。尙復不少。著該部通行各省。詳悉查明。將以上各款。自乾隆六十年以前。普行豁免。俾寰宇羣黎。同沾遺澤。於乾隆年間逋欠銀米等項。永免追呼。用仰副　皇考六十年來子惠元元至意。即將此二條。入於升配恩詔款內。　丁丑。額勒登保奏。圍剿徐添德等股匪。擒賊目貫正舉等。得旨嘉獎。　撥部庫銀五十萬兩。備河南軍需。　賞額勒登保銀一萬兩。德楞泰銀五千兩。充軍賞。　撥部庫銀一百五十萬兩。分備四川陝西軍需。　癸未。邵家壩工合龍。頒　御書河神廟扁額。

十二月。乙未。　諭額勒登保奏。此次在毛耳亞青子亞地方打仗。傷損得力官兵。自揣無才。請另簡有福大臣。以充經略等語。額勒登保。數年來。宣力戎行。勛猷懋著。故特加恩授爲經略大臣。俾其盡心剿辦。克奏膚功。至疆埸勝負。乃事之常。從前軍營。遇有折挫。往往匿不以聞。今額勒登保。據實入告。朕方軫念不暇。豈肯加以斥責。東三省之人。勇者固多。然忠勇端潔。實力體國。似額勒登保者頗少。額勒登保。即係朕之福將。其所請另派大臣。殊屬非是。前調黑龍江兵一千名。嗣因額勒登保等奏。賊勢窮蹙。始行停止。今賊衆仍復抵死抗拒。額勒登保。可卽熟籌見在情形。如須加添

兵力。不妨卽行調取。毋以糜費爲慮。額勒登保。務須仰感　皇考。及朕倚畀之恩。整飭戎行。相機進剿。亦不可不顧國家大體。輕身涉險。將此密諭知之。　丙申。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王登廷。得旨獎賞。　丁酉。賞還原任湖廣總督畢沅。鈔產內墳塋山田。祠堂家廟。並附近墳塋餘地。及祭田三分之一。　戊戌。諭昨候補知府那英。押解教匪首逆。高均德高成傑到京。據稱高均德在途心懷畏懼。不肯飲食。經伊等用言誘告。以到京必可邀恩釋放。仍令回至川陝。隨同官兵打仗。高均德聞而欣喜。並於沿途驛站。索銀積至五百餘兩。零星給與擡夫。並積存銀兩。擬於釋回赴軍營時。作爲犒需等語。高均德。身犯大逆重罪。一聞解官哄誘之言。卽深信不疑。冥頑已極。在地方官。慮其不食餓斃。干係處分。給與銀兩。尚無不合。但高均德。竟不知所犯係必死之罪。亦可謂下愚不移矣。因思愚賤之民。敢於聚衆謀逆。罪由自取。而揆其罔知法度之由。則係地方官。平日不能化導所致。各省地方有司。每逢朔望。有傳集民人。宣講聖諭廣訓之事。如果膺民牧者。能教以大義。於國家設立科條。摘其大端。剴切宣示。俾圜聽之民。知所領悟。則不但馴謹善良。聞而欣慕。卽桀驁不馴之徒。亦當知所歛戢。今高均德。係倡亂首逆。屢抗官兵。伊卽毫無知識。豈於謀反叛逆。萬無可

赦之條。亦竟不知。乃於拏解在途。竟作倖生之想。在此等悖亂之徒。同於禽獸。原無足惜。而聚此情節。其愚鈍無知。轉覺可憐可憫。政治以教化爲先。如論語所云。道德齊禮。有恥且格。固難驟期其效。但地方大小官員。有教育斯民之責。豈可視爲迂闊。置之不講。嗣後不但朔望宣讀聖諭廣訓。當明切講論。即公堂聽獄。赴鄉勸農時。皆可隨時誨導。啓發愚蒙。庶默化潛消。可漸收易俗移風之效。毋得視爲具文。虛應故事。特此通諭各督撫。督率所屬。實意奉行。朕實有厚望焉。 辛丑。姜晟奏。擒斬苗匪首惡吳陳受。餘苗安靜回寨。得旨嘉獎。加太子少保。仍下部議敘。 諭朕恭閱 皇考。前降諭旨。曾將打牲烏拉東珠。自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停採五年。不惟每歲勞苦。採勞人等。又復多傷物命。朕仰體 皇考。好生至仁。其打牲烏拉採珠河。著自明年起。停採三年。以資長養。自三年滿後。由該將軍等再行具奏請旨。當此停歇之際。交吉林黑龍江將軍等。於水陸隘口。安設卡倫。嚴行查拏偷採之人。此朕憐惜物命。並非珍愛其珠也。勿得仍任偷採。負朕愛物之至意。 庚戌。 諭督撫職任封圻。政務殷煩。不得不延請幕友。以資助理。近聞各省督撫。多有挑取屬員入幕之事。因其粗明例案。便於任使。是以多留在幕。謹飭者。或無影射滋弊。而一二姦滑之輩。

藉與同寅交好。暗通關節。私相勾結。到處招搖。逢人撞騙。司道資其通信。府州藉以逢迎。每遇升遷。輒出具上考。既擁厚貲。復邀遷擢。且此等人員。既經常在督撫署中。於本任應辦事件。必多貽誤。於吏治官方。實有關係。嗣後各督撫。不得將所屬人員。留入署中。致滋弊端。其延請署中幕友。亦毋許出外。與地方官交結往來。如敢仍前私自留用屬員。別經發覺。或被科道糾參。必將各督撫及留入署中之員。一併治罪。決不寬貸。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五終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六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仁宗睿皇帝。

庚申。嘉慶五年。春正月。甲寅朔。上啓鑾謁裕陵。丙辰。上謁裕陵。行初期祭禮。丁巳。上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復謁裕陵。回鑾。庚申。上還京師。命長麟馳往陝西會辦軍務。命慶成效力陝西軍營。丙寅。命直省清釐積欠。己巳。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分備陝西甘肅軍需。辛未。祈穀於上帝。恭奉高宗純皇帝配享。諭前因明亮在陝省剿辦張漢潮一股賊匪。日久稽延。於鑾莊牧護關等處打仗。又復奏報不實。是以將伊革職拏問。交大學士九卿。嚴訊定罪。但念明亮。從前在西北兩路帶兵。著有勳勞。嗣於征剿大小金川。曾任副將軍。贊理軍務。功成受賞。辦理湖南苗匪。亦係伊接辦藏事。剿辦湖北孝感邪匪。亦能迅速殄除。嗣又在陝境殲斃齊王氏姚之富二逆。惟上年追剿張漢潮。辦理遲延。先經降旨將伊拏問。明亮旋即將張漢潮殲斃。雖其餘匪冉學勝等。尙未淨盡。而那彥成等帶兵督剿。僅在老林尾追。徒疲兵力。至今亦未痛加殲戮。是辦理遲緩之罪。不獨明亮一人爲

然。朕平心細核。明亮功多罪少。況係宿將。必應保全。至明亮在湖北得受餽遺。訊明俱係犒賞兵丁。並未入己。卽兩次查伊家產貲財。亦屬無多。亦未有似永保於事後受賄之事。罪不掩功。非曲法示恩。亦非姑息。明亮著加恩釋放。賞給金頂。領催前赴湖北竹谿一帶。隨同松筠帶兵剿賊。但係屢經獲罪之人。本應自備資斧前往。第恐行走不能迅速。並著加恩准其馳驛。伊到軍營後。所有一切分例。不准支給。明亮經朕此次寬宥之後。如能倍加感奮。殲賊成功。尙當加以懋賞。若再不激發天良。力圖報稱。或仍以宿將自居。不聽調度。致有貽誤。必當加倍治罪。不能再爲曲宥矣。 以倭什布不能辦賊。召來京。以姜晟爲湖廣總督。 命松筠馳赴湖北。總兵剿賊。 庚辰。 命慶郡王退出乾清門。並交宗人府議處。加恩仍留內廷行走。隨同儀親王永璇等當差。以觀後效。因其以頴貴太妃七十壽辰。備物申祝。令護衛太監等徑赴壽康宮呈遞。未經奏明故也。 二月。甲申朔。 諭勒保前在雲貴任內。剿辦狆苗。蕆功完善。蒙 皇考錫封侯爵。嗣調任四川。剿辦教匪。因擒獲起事首逆王三槐。復蒙皇考殊恩。晉封公爵。上年朕親政之初。卽授勒保爲經略大臣。畀以事權。冀其上緊辦賊。迅速奏功。乃勒保自任經略以後。惟知安坐達州。從未帶兵與賊接仗。僅將各

路打仗情形。彙奏塞責。毫無調度。以致賊匪日久稽誅。是以將勒保革職拏問解京審訊。勒保惟認遷延貽誤之罪。無可置辯。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遵朕前旨擬以斬候。但念勒保前此辦理狆苗。尙爲妥速。至今黔省苗民甯帖。其功實不可泯。即在川省辦理剿匪。曾擒首逆王三槐。且其任經略時。各路亦曾頻獲首犯。雖非勒保帶兵擒捕。究係伊所派調。其罪止於安坐軍營一節。竟似帶兵打仗。非伊分內之事。而各路剿賊處所。又未能相度機宜。隨時策應。實屬大負委任。然朕權衡功罪。務在持平。勒保尙可功罪相抵。伊在任。亦尙無營私等事。著加恩釋放。賞給藍翎侍衛。帶兵贖罪。本應令伊自備資斧前往。但恐行走遲滯。著加恩准其馳驛。迅即起程。前往經略額勒登保軍營。面商應赴何處剿賊。即行帶兵協剿。伊見係領隊之員。自當以打仗殺賊爲事。若能將賊匪痛加殲戮。或更有立功之處。朕必加以恩擢。勒保惟應備加奮勉。不但可贖前罪。並可蓋伊父溫福之愆。儻再不知感勵。仍前玩誤。即當於軍營正法示衆。不能屢邀寬貸矣。　以賊匪擾及川西。　命德楞泰帶兵。由廣元昭化。赴川西。會同魁倫剿辦。　命明亮赴四川剿賊。　庚寅。以慶成爲藍翎侍衛。仍留軍營剿賊。　壬辰。　諭。魁麟奏。請將福甯發往新疆。自備資斧效力贖罪等語。福甯在旗

鼓案。誘殺已降之賊。各處賊匪。心懼疑懼。不肯投出。其罪甚重。本應照擬發遣。姑念福甯。恐降賊不可深信。辦理錯謬。尙屬有因。著加恩免其發遣。自備資斧前赴額勒登保軍營。作爲兵丁。效力贖罪。禠倭什布翎項。留軍營效力。癸巳。諭新疆各回城。自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後。卽鑄造乾隆通寶錢文。通行至今。敬思新疆二萬餘里。俱係　皇考開拓撫定之區。國寶流行。所當萬年敬守。見在阿克蘇。請頒祖錢式樣。所有新疆等處地方。自應鼓鑄嘉慶錢。以資行使。至乾隆錢。尤應永遠通行。嗣後新疆地方。鼓鑄乾隆錢二成。嘉慶八成。一體行用。萬世子孫。敬謹遵循勿替。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備陝西軍需。　戊戌。諭本日肅親王永錫。因三阿哥。於本月十八日上學。備進玉器陳設等物。並不奏明。輒令伊本府太監。轉交皇后飯房太監遞進。實大不是。前此慶郡王永璘。於頴貴太妃七十壽辰。備物申祝。因其未經先行奏明。輒令護衛太監。擅自呈遞。是以將永璘退出乾淸門。並交宗人府議處。今永錫迥非永璘可比。乃似此妄行呈遞。其罪更重於永璘百倍。且永錫管理圓明園八旗事務。諸事高興。擅將宏雅園。私行居住。見在二十七月內。朕尙不詣圓明園。而永錫轉將官園私住。有是理乎。永錫種種不合。著將所管鑲藍旗漢軍都統。及圓明園管理八

旗事務。俱行革退。仍交宗人府議處。伊子敬敏著革去副都統。散秩大臣敬敍。革去額委散秩大臣。俱在閑散王公上當差。稍示內外之限制。至內外臣工。此後如尚有不知謹飭，仍前以陳設玩好。私相餽送者。一經察出。必重治其罪。決不姑貸。將此通諭內外王公大臣。一體懔遵。並著傳集各親王郡王。將永錫所進物件。當面擲還。福甯以率裁鄉勇。仍發伊犁效力。　壬寅。　諭倭什布前在湖廣總督任內。防堵疎懈。致川陝賊匪闌入楚境。是以將伊革職示懲。近日倭什布在楚督率兵勇。分投堵剿。並將竄匪偪入房縣南山。尚有微勞。且念其平日官聲尚好。於楚省情形亦較熟悉。雖前此疏防貽誤。咎有難辭。但賊匪奔竄無定。卽如陝省督撫。亦被川省賊匪。闌入境內。並未將伊等治罪。自難專責倭什布一人。倭什布著加恩補授湖北巡撫。以觀後效。不必給予頂帶。仍帶革職留任處分。俟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並俟川陝各路軍務。全行告竣。再行來京陛見。　癸卯。穎貴太妃薨。　上至吉安所奠酒。　諭劉權之代四川舉人朱侁條奏川省情形。所見甚是。魁倫接辦軍務後。又不能妥為布置。致任賊匪搶渡嘉臨江。擾及川西完善地方。其罪甚重。見在卽能將竄匪堵住。亦僅可略減其罪。斷無仍任川督之理。勒保前任經略。惟知株守達州。聽賊匪奔竄。是以

將伊革職治罪。而辦理地方事務。尙無大過。著加恩賞給三品頂帶辦理四川總督事務。仍帶革職留任處分。俟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今據朱俛稱蓬溪南阻潼江。北阻嘉陵江。賊匪屯集之處。係屬絕地。若將賊誘近合州地界。而以重兵扼住蓬溪定遠遂甯之間。則三面阻水。可以全股擒獲等語。於該處地理險要情形。頗為明切。未必非目前一好機會。勒保。須察看形勢。督兵在兩處江岸之中。實力防堵。以期蹙之死地。於潼川之東。嘉陵江之西。將賊一鼓殲除。其朱俛所稱。官聲素著之各州縣。已用硃筆圈出。著勒保酌量奏請調赴軍營效用。其川省貪劣各員。亦著據實嚴參治罪。

戊申。　上以穎貴太妃啓殯。至吉安所臨送。　陝西巡撫台布奏連殲安康一帶賊匪。槍斃首逆王金桂。得　旨嘉獎。　三月。庚申。　上啓鑾謁東陵西陵。　壬戌。諭本日由四川軍營奏報。參贊德楞泰。連得勝仗。生擒首逆。川西將次肅清。又據甘省軍營奏報。經略額勒登保。參贊那彥成。截剿邪匪。不令入川。擒獲僞元帥。殲戮千餘名。正值朕駐蹕隆福寺。此皆上天祖考垂佑。欣感不盡。明晨敬詣諸陵。虔申叩謝。軍機大臣。每日自寅至酉。實力贊襄。助朕籌劃。實屬辛勤。俟大功告成。自當予以世職。先著各加一級。軍機章京。及兵部聽報章京。均著賞給紀錄二次。沿途驛站。咨行

各督撫。俱加賞賚。以剿殺川西賊匪。擒首逆陳得俸等功。授德楞泰內大臣。以截剿甘肅教匪功。予慶成三等侍衛。　甲子。淸明節。　上謁裕陵。躬行敷土禮。詣隆恩殿。行大饗禮。　乙丑。以阿迪斯擁兵玩誤奪職逮問。以勒保護理成都將軍。　丁卯。上幸南苑。　晉德楞泰三等子。以其在馬蹄岡火石埡一帶。殲擒賊匪二千餘名。生擒首逆冉添元。並各股賊目僞總兵鮮其順等故也。　壬申。　上謁陵回鑾。　癸酉。　命魁倫以三品頂帶辦理總督事務。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不必交部嚴議。以其防守潼川。尙能持以鎭靜。稍著微勞故也。　諭勒保。前已降旨。授爲藍翎侍衛。暫護成都將軍印務。此時川北一帶。尙有賊匪竄入。亟須大員帶兵進剿。勒保著格外加恩。以四品翎頂。補授四川提督。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勒保。卽當徑赴川北。將各股賊匪。以次殲除。用副棄瑕錄用至意。　甲戌。德楞泰奏。痛剿川西竄匪生擒賊目多人。得旨獎賚。授御前侍衛。　乙亥。　上還京師。　革四川總督魁倫職。並著拏問。以賊匪竄過潼河。情罪重大故也。　命勒保。以四品頂帶。實受提督。暫署四川總督。並將魁倫交與勒保嚴審。按律定擬具奏。　諭松筠。因患病不能帶兵剿賊。奏請來京。業已准行。所有湖北剿賊之事。專交明亮督辦。其防堵卡隘。並攔截賊


商務印書館印行

匪等事。交倭什布辦理。明亮著加恩授爲藍翎侍衛。領隊大臣。楚省軍務。一切情形。俱著隨時奏報。列銜在倭什布之前。　壬午。撥部庫銀五十萬兩。備陝西軍需。　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德楞泰奏。剿潼河竄渡賊首雷世旺等。得　旨嘉奬。晉封子爵。實授成都將軍。　丁亥。撥廣儲司庫。及熱河。廣東銀五十萬兩。分備陝西湖北軍需。　丙申。以京師缺雨。命刑部清釐庶獄。　丁酉。濬直隸牤牛河黃家河。北村河。及新安等八州縣河道。書麟奏。猓黑投順。夷境廓清。得　旨嘉奬。晉太子太保。　辛丑。大學士九卿等會審景安永保。將景安擬斬立決。永保仍擬斬監候。得　旨。景安永保二人。一則恇怯避賊。一則縱賊奔竄。若律以軍法。自當立正典刑。今事隔二年。核其罪狀。與當時貽誤。即行治罪者。稍有不同。景安著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永保仍照原擬。牢固監候。　癸卯。釋永遠監禁枷號情輕人犯。　丙午。　上自午門。步詣社稷壇。祈雨。　以陝西教匪。竄偪河南。革額勒登保。那彥成。長麟。台布。花翎。　閏四月。癸丑朔。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分備河南陝西軍需。　乙卯。　諭。聽言爲致治之本。拒諫實失德之大。朕從不敢自作聰明。飾非文過。兼聽並觀。惟求一是而已。去年編修洪亮吉。既有欲言之事。不自陳奏。轉向成親王。尙書朱珪。劉權之私宅呈進。經

成親王等先後呈進原書。朕詳加批閱。實無違礙之句。仍有愛君之誠。惟言視朝稍晏。及小人熒惑。未免過激。令王大臣訊問。定以重辟。施恩改發伊犁。自此以後。言事者日少。卽有言皆官吏之常事。而與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絕無言者。豈非因洪亮吉獲咎。鉗口結舌。以致朕不聞過。下情仍壅。爲害甚鉅。洪亮吉所論。實足啓沃朕心。故置諸座右。時常觀覽。若實有悖逆。亦不能壞法沽名。況皆屬子虛。何須置辦。而勤政遠佞。更足儆省朕衷。今特宣諭王大臣。並洪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爲可與言之君。諸臣幸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之言。大失致君之道。負朕求治之苦心矣。仍各殫心竭思。隨時密奏。　釋洪亮吉回籍。上兩條恭查本紀輯錄　丙辰。雨。　以擊敗穀城賊匪功。授明亮三等侍衛。　革松筠將軍職。加恩賞給副都統銜。前往伊犁。作爲領隊大臣。並賞戴花翎。替換珠爾杭阿回京。以其瀆奏。弛禁私鹽私鑄故也。　戊辰。　命革成都將軍阿迪斯職。著照勒保所奏。發往伊犁充當苦差。此尙係朕憐念阿桂。不忍重治其子之罪。亦欲令勳舊大臣之後嗣。不能承受恩眷者。知所儆也。　命那彥成。退出軍機大臣。不必在南書房行走。亦不准在紫禁城騎馬。所有原充之實錄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文淵閣提舉。戶部三庫。總管內務府大

臣。茶膳房造辦處總管工程處。均著革去。止留工部尚書。鑲白旗。漢軍都統。及經筵講官銜。伊所戴花翎前於革去後復經賞還。仍准戴用。此係朕推念阿桂。舊日勛勞。又因阿迪斯。見在獲罪。已革去所襲公爵。成都將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若再將那彥成革職治罪。則阿桂之子孫。竟無身任大員者。是以姑示薄懲。那彥成惟當倍加感奮。痛改前非。勉圖後效。以副朕教誨矜全之至意。　甲戌。禁京城內外。及各直省民人。越境酬神。　己卯。以明亮。爲湖北宜昌鎮總兵官。　以攻剿楊開甲等賊匪功。賞恆瑞雲騎尉世職。扎克塔爾恩騎尉世職。　庚辰。撥部庫。及廣儲司庫銀四十萬兩。備四川軍需。　五月。壬午朔。夏至。祭地於方澤。恭奉　高宗純皇帝配享。癸未。　命嗣後四五品京堂及翰詹學士等官。卽照三品京堂之例。一體帶領引見。不必由王大臣驗看。著爲令。　己丑。以殲淨陝西逆匪。劉允恭。劉開玉。擒獲賊目王洪儒功。晉額勒登保三等子。　戊戌。撥部庫銀五十萬兩。備陝西軍需。　額勒登保奏。追剿伍金柱。大股賊匪。得　旨嘉獎。賞犒兵銀五千兩。　諭刑部。遵旨將前獲官犯子嗣。不准應考出仕。及原案並無不准應考出仕。官犯子嗣。分別開單具奏。朕詳加批閱。內陳山崑。係陳輝祖之子。陳輝祖。在總督任內。聲名固屬平常。但如吏治闒

冗。漕務武備廢弛。究係空言。卽如查鈔王亶望案內抽換抵兌一事。亦不過卑鄙見小。又楊炤係楊景素。在總督任內。聲名亦甚平常。但尙無破案實據。又另單所開之高積。高棚。高棶。均係原任廣東知府高綱之子。高綱爲僧澹歸。製悖逆文集序文。並募貲刊行。將該犯等發遣。此不過比照大逆緣坐辦理。與實犯不同。其原任布政使。錢度之子錢邠。不過隱匿伊父查鈔財產。原任海州知州。鄔承顯之子。鄔嘉龚。鄔德龚。鄔圖龚。三人。尤不過於應繳伊父借支銀錢糧石等項。拖欠未完。核其情節。均尙可原。陳山崑。楊炤。高棶。高棚。高積。錢邠。鄔嘉龚。鄔德龚。鄔圖龚。均著加恩准其出仕應試。至年羹堯。大逆不道。子孫本係永遠不許爲官。巴忠。辦理廓爾喀軍務貽誤。子孫二三代內。不准居官。其王亶望等。係甘肅揑災冒賑。侵蝕。錢福崧。係婪索多贓。虧缺庫項。情節俱重。其子嗣仍不准出仕應試。至另單內官犯子嗣文敏等。祖父各原案。或遇賊退縮。從軍脫逃。或貽誤軍機。挾詐飾欺。或贖貨營私。貪汚敗檢。或侵盜賞賜外藩銀物。情罪均屬重大。其子嗣。業經釋回。准令充伍食糧。已屬從寬。豈可令其復登仕版。文敏等。亦一併不准出仕應試。

諭那彥成。外似有才。中無把握。見機遲鈍。遇事狐疑。不聽人言。自以爲是。本應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但阿桂之子孫。半

年之內俱行遣戍。朕心實有不忍。伊等縱不念乃祖乃父。朕豈可不篤念老成乎。那彥成。在外不能決勝千里。在內不能運籌帷幄。洵爲無用之物。分宜置散投閒。著革去尙書。都統。講官。花翎。格外施恩。用爲翰林院侍講。在實錄館效力行走。八年無過。方准食俸。　諭阿桂乃勛勞舊臣。其子孫無一二品大員。朕心實有不忍。著那彥寶。補授正黃旗。漢軍副都統。俾資造就。伊惟當感激奮勉。力圖報效。切勿稍存自滿。以副朕眷舊施恩至意。　六月。丙辰。撥江蘇藩庫。及淮揚各關。銀三十三萬兩。並碭山等縣倉貯麥豆。一萬三千石。展賑蕭碭二縣水災。　丁巳。命江西碾米十萬石。備陝西平糶。　額勒登保奏殲斃逆首楊開甲。得　旨嘉獎。　丁卯。允廷臣請編御製味餘書室詩文全集。　甲戌。　命魁倫照楊應琚之例。免其肆市。著刑部堂官傳旨。監視賜令自盡。魁倫之子。完顏扎拉芬。並著發往伊犂效力贖罪。以示懲儆。　撥浙商捐銀五十萬兩。備陝西軍需。　秋七月。甲午。　諭軍機大臣。前據馬慧裕奏。寶豐郟縣地方。有匪徒千餘名。焚掠之事。旋據葉縣稟報。盤獲首犯劉之協。本日馬慧裕馳奏。已將寶豐等處匪徒。悉數殲除。並提到眼目。認明劉之協屬實。劉之協爲教匪首逆。勾連蔓延。荼毒生靈。乃該犯仍敢在豫省糾結。潛謀起事。並欲爲陝楚教匪接應。

實堪痛恨。仰賴昊穹垂慈。　皇考默佑。俾豫省新起敎匪一千餘人。立時剿捕淨盡。擒獲首逆。明正刑誅。可見敎匪刼數已盡。從此各路大兵。定可尅期蕆事。朕於欣感之餘。轉覺惻然不忍。蓋敎匪本屬良民。止因劉之協首先簧鼓。附從日衆。征兵剿辦。已閱數年。無論百姓無辜。橫遭殺戮。被脅多人。迫於不得已。卽眞正白蓮敎。皆我大清國之赤子。止因一時愚昧。致罹重罪。至各股賊首。先後就誅者。如張正謨聶傑人覃加耀林之華齊王氏姚之富王三槐冷添祿羅其清高均德龔建卜三聘王登廷張漢潮冉添元陳士傣楊開甲龐洪勝等。無不身受極刑。全家被戮。雖孽由自作。亦係聽從劉之協倡敎而起白蓮敎。獲罪於天。自取滅亡。其頑梗可惡。其愚蠢可憐。朕仰體上天好生之仁。於萬無可貸中。寬其一綫。著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及各路統兵大臣並各督撫等。將劉之協擒獲一事。廣爲宣播。並傳諭賊營。伊等敎首已就誅戮。無可附從。至於裹脅之人。本係善良百姓。何苦爲賊所累。自破身家。如能翻然悔悟。不但免誅。並當妥爲安置。卽實係同敎。畏罪乞命。棄械歸誠。亦必貸其一死。若經此番曉諭之後。仍復怙惡不悛。則是伊等甘就駢誅。大兵所到。殲戮無遺。亦氣數使然。不能復加矜貸。額勒登保等。鼓勵將士。務於今秋迅掃賊氛。奠安黎庶。同膺

懋賞。乙未。中元節。上以高宗純皇帝。升祔後。特擬奉先殿致祭。甲辰。德楞泰等督勦樊人傑等四股賊匪。殺賊四千餘人。得旨獎賚。實授勒保四川總督。賞二品頂帶。予明亮三品頂帶。撥山西藩庫銀。五十萬兩。備陝西軍需。八月。甲子。河南教匪首逆劉之協伏法。額勒登保奏。殲斃賊首伍金柱。得旨獎賚。九月。庚辰朔。以陝西咸甯等三十八州縣旱災。撥山西藩庫銀三十五萬兩備賑。壬午。上啓鑾謁東陵。戊子。上回鑾。辛卯。命貴州總兵官以下。聽巡撫節制。癸巳。賜尚書朱珪孫涂舉人。甲午。德楞泰等奏。殲斃逆首唐大信。乙未。撥山西藩庫銀七十萬兩。備陝西軍需。辛丑。賜故朝鮮國王李祘諡恭宣。以其世子玜為朝鮮國王。命署散秩大臣明俊。內閣學士納清保往封。命陝安鎮總兵官慶成在漢中專辦堵勦事宜。暫護陝西巡撫。冬十月。癸亥。明亮以不能勦賊。降藍翎侍衛。以長齡為宜昌鎮總兵官。甲子。撥部庫。及廣儲司庫。並山西藩庫銀。各二十萬兩。備四川軍需。以張標餘匪就獲。復原任直隸總督胡季堂太子太保。德楞泰等奏獲首逆張子聰。得旨獎賚。癸酉。撥山東江西藩庫銀。各二十五萬兩。備陝西軍需。以截勦鐵[illegible]寨等處竄匪功。賞已革翎頂之湖北巡撫倭什布四品銜。以

藍翎侍衛明亮爲領隊大臣。十一月癸巳。賜賢良後裔原任大學士吳璵四世孫拔貢生沅福建巡撫潘思渠曾孫監生福舉人。癸卯。邵家壩工合龍。加費淳吳璥太子少保。甲辰。諭向來挑選秀女皇后皇貴妃妃嬪之親姊妹。俱應備挑。於體制殊有未協。嗣後自嬪以上。其親姊妹。著加恩不必備挑。戶部內務府。卽遵照辦理。著爲令。十二月。甲寅。命仍革倭什布四品頂帶暫留巡撫之任。以任徐添德一股竄入楚境故也。降德楞泰一等子爲一等男。降勒保二品頂帶爲四品頂戴。暫留川督之任。以縱賊入陝。避難就易故也。撥山東江西藩庫銀各二十萬兩。備湖北軍需。丁巳。德楞泰等奏殲首逆楊開第。齊國謨。命晉德楞泰三等子爵。賞勒保三品頂帶。甲戌。長麟奏。擒剿瓦房口逆匪。得旨賞賚擢明亮二等侍衛。

辛酉。嘉慶六年。春正月。乙酉。諭前於乾隆六十年。欽奉恩旨。於次年正月傳位後。册立朕元妃爲皇后。經內閣照例撰擬恩詔進呈。其時我皇考。日勤訓政。一切禮儀詔令。自應統於所尊。曾蒙聖諭。循例祭告天地宗廟。不必撰擬恩詔。停止慶賀表箋。並以皇后壽節。暨元旦冬至。亦俱停止箋賀。禮緣義起。朕受寶以後。敬謹遵行。嗣於嘉慶二年。先皇后逝世。蒙皇考賜諡孝淑。晉封朕之貴妃爲皇貴妃。命於


商務印書館印行

孝淑皇后。二十七月後。舉行冊立皇后典禮。四年四月。欽遵敕旨。今皇后正位中宮。而冊立之禮。理宜俟朕釋服後舉行。因思立后頒詔。乃本朝家法。載在會典。實亦古今通義。誠以皇后母儀天下。佐理化原。於冊立之際。祭告天地宗廟。並頒詔天下。以昭慎重。　列聖舊章。自當恪守。著於本年四月十五日。御殿行冊立禮。其應頒恩詔。著遵例行。一切事宜。各該衙門查照豫備。至於中外臣工慶賀表箋。及遇壽節令節。奏上箋賀。欽遵聖諭。仍行停止。　諭婉太妃母妃。從前　皇考在藩邸時。蒙　皇祖所賜侍奉　皇考多年。嗣經晉封爲妃。見在壽康宮位次居首。年躋八十有六。康健頤和。宜崇位號。以申敬禮。應尊封爲婉貴太妃。所有應行事宜。著該衙門查照定例豫備。於四月十五日舉行。　戊子。　命清釐嘉慶以前軍餉。　辛卯。　命大理寺少卿。窩星額等。齎銀十萬兩。赴額勒登保德楞泰軍營。頒賚將士。　壬辰。撥部庫及廣儲司銀六十萬兩。備陝西軍需。　丁酉。以截剿陝西山陽賊匪功。復德楞泰一等子爵。　命截留湖北漕糧。六萬七千石有奇。賑恤難民。　己亥。　賜賢良後裔。原任刑部尚書魏象樞六世孫煜。舉人。　勒保奏殲斃首逆張世龍等。下部議敍。　壬寅。命湖南碾米十五萬石。備陝西軍需。　德楞泰奏。殲斃高二。生擒僞先鋒王儒等。得

旨獎賚。乙巳。勒保奏剿捕藍黃白三號賊匪。殲斃首逆徐萬富等。得　旨嘉獎。賞二品頂帶花翎。二月。壬子。諭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駁吉慶奏。請另開河工捐例。將見開捐例停止一摺。又戶部議駁費淳奏。請將捐銜捐封捐貢三項。皆在外報捐一摺。所駁俱是。已照議行矣。見開川楚善後事例。原因剿辦教匪。一切善後需用較多。暫行開捐。係屬一時不得已之舉。原非善政。前年本欲卽行停止。嗣因各省報捐者人數衆多。業已來京具呈。未便阻抑。是以仍准續捐。至今捐生尚踴躍如前。而近來各路軍營捷音踵至。川楚等省教匪。指日卽可蕩平。朕意方欲俟大功告竣。辦理善後。略有端緒。卽將捐例停止。豈有此時復開河工捐例之理。況上年河南報效各員。所捐之項。卽係爲挑濬河身。增倍隄工而設。今該省報效各員捐銀若干。尚未奏報。又欲另開河工事例。似此斤斤言利。實屬不知大體。至各省開捐監之例。本爲各省封貯銀兩。節經動撥。均須補足原額。嗣因粵東浙江等省。捐監銀兩較多。經部議令湊至成數。隨時解京。俟軍務完竣。補足封貯原額。將外省捐監。一併停止。若又將貢生職銜封典等項。均准於各直省。一體報捐。則京中常捐。竟成虛設。所有部中經費。勢必又由外省報撥。徒勞運費。該督不過爲外省多積捐項。易於通挪起見。

並未詳核事理。通盤籌畫。儻伊見任部臣。亦必不爲此奏矣。吉慶費淳等。率陳臆見。除所奏不准外。仍各行申飭。嗣後內外大小臣工。不得妄行條奏。開言利之端。如再有以此等事瀆陳者。著卽當治以應得之罪。　乙卯。勒保奏。擊剿碑灣寺等匪。射死首逆王士虎。得　旨嘉獎。　丙辰。湖廣總督書麟等奏。長齡會同明亮。殲斃僞總兵卜興昂等。得　旨嘉獎。下部議敍。　賜賢良後裔原任禮部尚書楊名時曾孫景曾。江蘇巡撫徐士林孫從旭舉人。　乙丑。　上啓鑾。謁東陵。　己巳。淸明節。　上謁裕陵。行敷土禮。回鑾。　壬申。　上還京師。　乙亥。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王廷詔。得旨獎賚。與提督楊遇春。均下部議敍。　三月。甲申。保甯請開採塔爾巴哈台金鑛。上不許。仍嚴飭之。　辛卯。長麟奏。剿滅汧陽新起賊匪。得　旨嘉獎。　乙未。書麟等奏。孫淸元等槍傷首逆苟文明。並殲擒賊匪多名。得　旨嘉獎。下部議敍。　丁酉。賜賢良後裔原任工部尚書湯斌四世孫生員念曾舉人。廣西巡撫傅宏烈六世孫。縣丞徽知縣。　辛丑。　上啓鑾。謁裕陵。　乙巳。　上謁裕陵。行釋服禮。回鑾。　夏四月。丁未朔。　上還京師。　撥廣東兩淮鹽課銀七十萬兩。分備湖北陝西軍需。　庚戌。　上幸圓明園。　賜故大學士蔡新孫舉人。行達進士。　戊午。　賜賢良後裔。原

任大學士李光地元孫維翰舉人。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高三馬五及馬五之子。餘黨悉平。辛酉。上御太和殿。册立皇貴妃鈕祜祿氏爲皇后。頒詔天下。覃恩有差。晉封瑩嬪侯佳氏爲華妃。湻貴人董佳氏爲湻嬪。春貴人王佳氏爲吉嬪。尊封高宗純皇帝婉妃陳佳氏爲婉貴太妃。書麟有疾。命來京。補授吏部尚書。以倭什布爲湖廣總督。仍戴三品翎頂。全保爲湖北巡撫。命那彥成交軍機處以副都統記名。壬戌。命倭什布解任來京候旨。以德楞泰奏軍食不繼。前在湖北軍行四十五日。僅得五日之糧。玩誤軍需故也。命吳熊光爲湖廣總督。到任後仍赴軍營帶兵。長齡暫署湖廣總督。德楞泰奏。剿辦紅花埰等處賊匪。斃賊首張允壽。得旨獎賚。賞還雙眼花翎。丙寅。以生擒高二馬五。王廷詔各功。晉額勒登保二等子爵。賞還雙眼花翎。提督楊遇春騎都尉世職。己巳。命革勒保頂翎。暫留四川總督之任。以其帶兵不力。一味遲滯故也。賜顧臯等二百七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己卯。賜賢良後裔故大學士王熙曾孫元洪舉人。癸未。諭前因德楞泰奏。年來湖北。辦理糧餉。不能隨時接濟。軍行乏食。是以賊未克期剿竣。當卽明降諭旨。令倭什布解任來京。本日倭什布奏到之摺。力爲申辨。適額勒

登保奏到。密陳湖北情形一摺。據稱久聞湖北辦理糧餉。甚不妥協。因屬德楞泰於赴楚時。留心查訪。據伊來札。內稱楚省所派防堵官兵。竟不給發糧餉。以致官兵有勒索之事。而鄉勇等係每月給銀三兩。不給糧食。近則數月以來。並銀兩亦未給發。甚至擾累居民等語。殊堪駭異。各省派調兵勇。原以剿賊安良。數年以來。糜帑至數千萬。何嘗稍有吝惜。昨年因楚省軍營。久未奏請撥餉。經朕降旨查詢。並不待伊等奏請。節次撥發餉銀。數已一百七十餘萬兩。並發鄰省米石。何至不能接濟軍食。此必承辦之員。任意侵扣。私肥囊橐。竟忍令兵勇枵腹從事。累及閭閻。是國家派撥兵勇。未能安民。先已病民。不料該省大小官員喪心昧良。一至於此。倭什布在楚有年。種種紕繆。著即革職拏問。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治罪。　甲申。　上詣文昌廟行禮。命春秋致祭。載入祀典。　乙酉。予陝西陣亡四川總兵官朱射斗祭葬世職。如提督例。諡勇烈。　壬辰。　上詣靜明園。龍神廟祈雨。　癸巳。雨。　乙未。　諭玉泉山惠濟慈佑龍王廟。每遇祈禱雨澤。屢著靈應。久經載入祀典。近因夏至以後。雨澤稀少。本月十七日。朕親詣虔誠默禱。是日即有微雨。次日大霈甘霖。連宵達曙。尤徵靈驗。允宜敬加稱號。用答神庥。著稱爲惠濟慈佑靈護龍王廟。以昭崇奉。　以圓明園

內弘雅園。賜名集賢院。賞給各議堂官等作爲公所。　以湖北宜昌鎭總兵官明亮年老。命回京。爲二等侍衛。　六月。己酉。以京師大雨。命濬溝渠河道。　壬子。永定河溢。　命內閣學士台費蔭等分勘水災。　癸丑。　諭朕德薄任重。夙夜憂勤。深懼弗克負荷。陝蜀邪教倡亂。民遭荼毒。近日連擒首逆。意謂今秋或可蕆事。即此一念。稍涉自滿。致干天和。自六月朔日。大雨五晝夜。宮門水深數尺。桑乾河決。漫口四處。京城西南隅。幾成澤國。村落蕩然。聞者動心。見者慘目。小民何辜。皆予之罪也。分命卿員實力稽查。盡心撫卹。救我餘黎。因思今秋。往木蘭行圍。除道成梁。皆需民力。予心不忍。擬今秋停止巡幸。以紓民力。而迓天和。以省己過。爾諸臣其速議以聞。德楞泰等奏。追繳靑號賊匪。淹斃首逆徐添德。得　旨獎賚。下部議敍。　撥局錢二千緡。撫卹永定右安門外災民。　命戶部左侍郎高杞。武備院卿巴甯阿。堵築永定河決口。　乙卯。晴。遣官祭龍神廟。　起丁憂在籍巡撫陳大文。署直隸總督。　賑永定門外飢民。　命順天府尹率屬收葬淹斃災民。　丙辰。復雨。　命清理庶獄。　丁巳。額勒登保等奏。督剿冉逆等股匪。並生擒逆首張添倫。得　旨獎賚。　壬戌。截留漕米六十萬石。貯天津備賑。　癸亥。撥廣儲司銀二千兩。賑永定右安門外災民。　額勒登

商務印書館印行

保奏。生擒首逆伍懷志。餘匪肅清。得　旨獎賚。甲子。增定祈晴典禮。撥大興宛平二縣。常平倉穀備賑。命五城。照冬月例賚賑一月。撥直隸藩庫銀十萬兩。撫邮安州等處災民。乙丑。以水災改順天鄉試。展期一月。己巳。撥京倉稜米二千四百石。局錢千緡。賑永定右安門外災民。辛未。上步詣社稷壇祈晴。是日晴。勒保奏。剿辦東鄉青藍兩號賊匪。悉數殲除。得　旨嘉獎。賞四品翎頂。再撥大興縣倉穀一千石。銀二千兩。接賑災民。秋七月乙亥朔。再撥京倉米二千四百石。展賑宛平縣災民。丙子。上步詣社稷壇謝晴。吳熊光奏。殲斃白號賊匪首逆王鎮賢。得　旨嘉獎。撥廣東藩庫。兩淮運庫銀各二十萬兩。備陝西軍需。勒保奏。督同阿哈保薛大烈。痛剿徐逆各股。生擒徐添壽王登高等。得　旨嘉獎。賞還二品頂帶花翎。乙酉。命濬京師護城河。以工代賑。己丑。撥部庫。及廣儲司庫銀。各五十萬兩。購永定河工料。庚寅。增右安門外賑米。壬辰。撥內帑。濬紫禁城內外。及圓明園各河道。乙未。展賑五城災民一月。丙申。撥廣東藩庫銀二十萬兩。又撥兩淮運庫二十萬兩。備四川軍需。戊戌。予熱河被水災民口糧。撥山西藩庫銀六十萬兩。山東河南藩庫銀各三十萬兩。賑甘肅旱災。辛丑。命山東採買

米麥十萬石。河南採買小米五萬石。備直隸明年平糶。壬寅。展賑永定右安門外災民一月。撥部庫及兩淮銀一百五十萬兩。於直隸備賑。撥湖南米三萬九千石。備陝西軍需。釋遣戍伊犁巡撫秦承恩來京候旨。乙卯。命編輯辛酉工賑紀事。丙辰。撥江西藩庫銀三十萬兩。備四川軍需。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王士虎冉添泗等。勒保奏七十五一路官兵在桑樹坪。獲劉朝選之弟劉清選湯思蛟之弟湯步武。均得 旨獎賚。戊午。撥內庫銀一千兩。賞永定右安門外收養災民各僧道。甲子。勒保奏。分派鎮將殲剿高魏股匪。生擒首逆冉學勝等。得 旨獎賞。著賞還一品頂帶。封三等男爵。撥江西廣東藩庫銀各二十萬兩。備陝西軍需。九月。定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大臣。按年更換例。冬十月。永定河漫工合龍。癸丑。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辛斗僞總兵蘇啓志。得 旨嘉獎。乙卯。撥廣東藩庫銀二十萬兩。備湖北軍需。撥江西藩庫銀十一萬兩。於陝西備賑。德楞泰奏。殲斃首逆龍紹周。全股掃蕩。得 旨獎賚。下部議敘。癸丑。諭。額勒登保於嘉慶元年冬間。攻克湖南平隴賊巢。曾經賞給侯爵。並雙眼花翎。二年春間。苗疆事竣。帶兵前往湖北。因剿辦教匪遲延。革去侯爵。授爲伯爵。又因擒捕首逆覃加耀辦理遲緩。革去伯

爵。及領侍衛內大臣都統。後復授爲經略大臣。又因屢次殲擒首逆冷添祿阮正滙龐洪勝伍金柱王廷詔高三馬五。節經加恩。復予優擢。遞封二等子爵。賞還雙眼花翎。數年以來。所至之處。身先士卒。調度有方。楊遇春等節次生擒渠魁。皆係額勒登保分出兵力。調遣合宜。故能所向克捷。將十餘萬之賊。殲除殆盡。所餘僅十分之一。見在川北地方。惟李彬一股夥匪。尚有二千餘人。較之從前擒獲。各首逆股內人數。亦相去懸絕。目下額勒登保。復帶兵前往。通江一帶。奮力截剿。即日定可殲淨。其另摺所奏。軍務勘定情形。及搜捕餘匪。辦理善後各事宜。皆與朕每日指示軍機大臣等意旨。不謀而合。具見額勒登保胸有把握。籌畫全局。悉中肯綮。深堪嘉尚。額勒登保加恩晉封三等伯爵。並賞給黃面貂皮馬褂一件。俟李彬一股剿盡後。再加懋賞。德楞泰亦因平苗蔵功。賞給子爵。雙眼花翎。嗣剿辦教匪。在穀城殺賊千餘。復賞用紫韁。旋因追剿齊王氏姚之富等。未能迅速。將伊所得世職花翎紫韁革去。自嘉慶四年以後。節次殲擒首逆冉文儔高均德楊開第徐國讃等。而其功績最著者。尤在截剿僞渡嘉陵江股匪。生擒首逆冉添元。保全川西數百萬生靈。至今該處民人。無不感頌。疊次加恩。復遞封爲一等子。賞還雙眼花翎。本年又將徐添德龍紹周兩股

劇賊。全行殲滅。厥功甚偉。著加封二等伯。並賞給黃面貂皮馬褂一件。此時川東。惟湯劉二逆。尙有二千餘人。德楞泰見由夔州入山迎擊。勒保。兩面夾剿。卽可盡數掃除。俟湯劉股匪辦理完竣。再當加恩優獎。賽沖阿。溫春在德楞泰一路。帶兵剿滅賊匪。凡德楞泰所得之功。伊二人俱協同出力。雖疊次仰邀恩賞。交部議敘。尙未得有世職。此次殲斃龍紹周。係伊二人帶兵剿辦。賽沖阿。著加恩賞騎都尉世職。並給海龍馬褂一件。溫春。著賞雲騎尉世職。並賞給烏雲貂黃面皮馬褂一件。以示獎勵。至軍機大臣慶桂。董誥。戴衢亨。數年以來。承旨書諭。尙能周到勤勉。著加恩交部從優議敘。成德本年甫令在軍機處行走。亦著交部議敘。軍機章京章煦。自教匪剿辦以來。所有軍營事件。係一手繕辦。是以節次加恩升擢。昨因升用大理寺少卿。軍機大臣奏明不應在軍機上行走。特降旨暫留。並著加恩交部從優議敘。其餘出力章京。著慶桂等擇其尤爲勤慎者。奏明交部議敘。甲子。予近畿災民棉衣。十一月。甲戌朔。加賞五城賑米。戊寅。賜姚大甯等五十四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諭軍機大臣等。琅玕等奏。會審伊桑阿貪縱欺罔各款。定擬斬監候一摺。已明降諭旨。派乾清門侍衛孟桂。刑部侍郎瑚靈阿。馳驛迎赴前途。於伊桑阿解到地方。不拘何

處旅寓。卽帶同地方大員及原解官員。將伊桑阿立卽處絞。以爲甘心欺君者戒。並宣示中外矣。琅玕身爲總督。於伊桑阿在巡撫任內。驕縱勒索各款業已得其確據。卽應早爲參奏。乃琅玕並不明列彈章。惟向同僚初彭齡告語。其瞻徇之咎。實屬難辭。卽伊桑阿誑報邀功之處。亦難諉爲不知。朕因琅玕在石峴地方。搜捕苗匪。尙爲迅速。是以前此僅將伊降爲二品頂帶。拔去花翎。以示薄懲。嗣後該督辦理一切事務。惟當一秉至公。以伊桑阿之欺飾爲戒。 戊子。額勒登保奏督勦通江一帶殘匪。擒獲僞元帥冉添璜。賊目龐思宇等。得 旨獎賚。 己丑。撥兩淮運庫銀四十萬兩。分備陝西四川軍需。 撥廣東商捐銀十三萬兩。備陝西軍需。 甲午。 諭吉慶等奏。安南保樂州夷人農福連。幫同農耐與阮光纘打仗。見在三路進攻黎城等語。安南地方。被農耐屢次奪取。玆復進偪黎城。看來阮光纘未必能保有境土。但外夷彼此搆兵。與內地無涉。吉慶等當持以鎭靜。不必過問。止須飭令內地各邊隘。嚴加防範。並密爲偵探。如安南爲農耐所併。阮光纘敂關請命。或農耐占踞安南之後。具稟到粵。彼時吉慶等將實在情形。卽行奏聞。候旨辦理。 額勒登保奏。殲擒首逆高見奇。僞元帥周萬友。得 旨嘉奬。 湖北巡撫全保等奏。進勦戴家營賊匪。殲擒僞軍

師第三元。偽元帥褚貴等。得 旨獎賚。全保長麟。下部議敘。己亥。升四川達州爲綏定府。十二月。癸卯朔。長麟奏。慶成等在階州牛頭寺。草川子等處。殲擒苟文明股匪。得 旨嘉獎。賞還慶成巴圖魯名號。丁未。諭前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特降諭旨。令軍機大臣。會同旗部。將國初以來殉節諸臣。未經得受世職者。查明賞給恩騎尉。世襲罔替。仰見 皇考崇獎藎臣。推恩後嗣。實爲異數隆施。乾隆六十年。先經軍機大臣。會同兵部。將數年以來各省陸續咨到從前殉節諸臣。九百九十餘員。查明開單具奏。朕詳核諸臣事跡。俱能抗節效忠。成仁取義。允宜賞延於世。用示褒嘉。所有單開各該員子孫。均著加恩。補給恩騎尉。世襲罔替。惟念該世職等。承襲之後。若照例概令分標營學習。其中或有未能諳習弓馬操防者。轉非成全之意。所有世職人員。著加恩凡遇承襲時。在各本籍地方具呈。分別咨部。除情願入標學習當差者。仍照舊例支給俸餉外。其有願應文試者。即以本職頂帶。作爲文生員。願應武試者。即以本職頂帶。作爲武生員。准其一體應試。嗣後各省凡遇應襲恩騎尉世職。均照此例辦理。甲寅。截留湖北帶徵漕米四萬七千石。備軍糈。乙卯。諭前日吏部。請簡內閣侍讀學士一本。例應輪用郞中一員。將各部郞中。按照食俸年分。開

單進呈。朕閱單內各員。俱非素所稔知。因黃永沛。列名居首。資俸較深。是以簡用。今據御史游光繹奏稱黃永沛未經保舉京堂。又係捐班。從前俸滿時。該堂官曾定爲不勝外任。恐其人少所表見。並稱資格之說。吏部以之選官則可。皇上以之用人。則似未可等語。殊屬紕繆。國家用人。才行與年勞並重。本無偏廢資格之理。凡遇開單請簡各員。朕豈能徧識其人。自不得不按其資俸。量加擢用。此次吏部本內。如果將不應開列人員。蒙混厠入。或將年俸深淺。任意倒置。游光繹自應據實參奏。若黃永沛。平日或有別項劣跡。游光繹見聞果確。亦可列款彈劾。乃該御史並未識黃永沛其人。僅以係屬捐班。遂謂不應簡用。試思從前　皇祖所用李衞　皇考所用李世傑。何嘗非捐班出身。而歷任封圻。政績卓著。朝廷立賢無方。豈得謂以貲入仕者之竟無人才耶。又如該御史摺內稱侍讀學士升轉小九卿。數年之間。內爲侍郎。外爲藩臬。若徒取備員。何以仰副任使。尤爲讆說。各部司員升擢小九卿後。凡值日奏事之期。經朕隨時召見。必察其才具。實在可用者。方予拔擢。豈有不論賢否。但循資按格。卽內用卿貳。外用藩臬乎。乃該御史所奏。竟欲於國家用人大柄。持其短長。又與前次御史王蘇之劾奏平恕不應簡放江蘇學政相等。明季科道惡習。往往朝廷用

一大僚。輒交章攻擊。伐異黨同。最爲言職之玷。方今綱紀肅清。豈容以此嘗試。游光繹妄逞臆見。阻撓國是。非尋常奏事失實可比。著交部議處。尋議請照溺職例革職。得 旨改爲降三級調用。 撥兩淮商捐銀二十萬兩。備四川軍需。 辛未。 諭。明亮從前在金川等處。曾經屢次效力。嗣遣往湖北剿辦敎匪。亦尙奮勉。後因追擊竄匪。曠日持久。是以將伊革職治罪。尋又遣往湖北。追捕徐添德一股逆匪。節次擒獲賊目殲除賊匪。加恩給四品頂戴。補授宜昌鎭總兵。本年因念伊年邁有病。乘騎維艱。諭令來京。賞給二等侍衛。令在乾淸門行走。今聞患病。朕心深爲軫念。明亮著賞給副都統銜。仍在乾淸門行走。令其安心調養。俟病痊再行供職。 壬申。額勒登保等奏。剿辦通江賊匪苟文明。斬獲多名。斃賊目苟朝獻等。得 旨獎賚。

壬戌。嘉慶七年。春正月。癸酉朔。 上啓鑾謁裕陵。 予經過通州等四州縣貧民棉衣二萬件。 甲戌。定祭社稷壇用上戊。 乙亥。 上謁裕陵。行三周年祭禮。 丙子。上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復謁裕陵。回鑾。 癸未。以三月謁西陵。豫予經過涿州等五州縣貧民棉衣一萬件。 撥湖南藩庫銀十五萬兩。備湖北軍需。 戊子。撥山西河南藩庫。兩淮長蘆運庫銀。各十萬兩。備陝西善後事宜。 甲午。 諭嗣後大

祀。中祀遇忌辰。不改祭期。　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辛聰。殄除餘黨。得　旨獎賚。吳熊光奏。搜剿邊境匿匪。生擒首逆張允壽子得貴。並將青號餘匪。全數撲滅。得旨獎賚。全保長齡下部議敘。　革明安職。發伊犁效力。以其貪黷營私故也。　己亥。革額勒登保伯爵。降爲一等男。拔去雙眼花翎。換戴單眼花翎。以苟逆由西鄉七星壩搶船偸渡。疏防故也。　二月。撥安徽藩庫銀十萬兩。備湖北軍需。　乙巳。發京倉稜粟米二萬五千石。於五城平糶。　命秦承恩。以六部主事遇缺卽補。　丁未。釋奠先師孔子。　己酉。召長麟來京。命賽沖阿。回陝西協剿敎匪。　辛亥。撥河南山東藩庫銀各五十萬兩。山西鹽庫銀一百萬兩。備四川善後事宜。　庚申。命盧溝橋黃村東壩采育四處增設飯廠。　撥雲南積存錢一百萬緡。備四川軍需。　丙寅。雲南維西廳猓匪首逆腊者布恆乍綳。句結猓猓夷匪滋事。　命琅玕剿之。　額勒登保奏。道員劉淸生擒首逆李彬。及辛聰之弟辛文。殲斃餘匪多名。得　旨嘉獎。賞劉淸按察司銜。並花翎。　丁卯。展賑廣甯門外普濟堂功德林。留貧民一月。　命廣甯門外增設飯廠。　己巳。勒保奏。疊次痛剿陳自得一股賊匪。殲擒殆盡。田朝貴追剿張魏一齊。及宋國品連次斃賊多名。得　旨獎賞。　三月。癸酉。勒保奏。殲斃首逆張添

倫。魏學盛。及僞元帥陳國珠等。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 乙亥。 上親耕耤田。 丁丑。德楞泰奏。截剿綫號賊匪。斃首逆龔其堯。生擒老教師李世漢。李國珍等。全股洗淨。得 旨獎賞。 戊寅。 上啓鑾謁西陵。 閱永定河工。 庚辰。賑京城內外災民。再展一月。 壬午。 上謁泰陵泰東陵。回鑾。 庚寅。 上還京師。 撥浙江商捐銀四十萬兩。備四川善後事宜。 庚子。撥江西藩庫銀十萬兩。備湖北善後事宜。 夏四月。庚戌。皇后行躬桑禮。 癸丑。以京師缺雨。展賑京城內外災民。 甲寅。撥河南藩庫銀二十萬兩。增建陝西營汛兵房。 壬戌。 上詣黑龍潭祈雨。 撥江西河南藩庫銀各二十萬兩。湖北藩庫銀十萬兩。備湖北軍需。四川米一萬石。備陝西軍需。乙丑。 賜吳廷琛等二百四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丙寅。雨。 再展賑京城內外災民十日。 丁卯。慶成奏。生擒首逆魏洪升。張喜。僞先鋒白庸等。得 旨獎賚。 五月。庚辰。賞故琉球國副使鄭得功。治喪銀三百兩。 辛巳。琅玕奏。擒獲首逆腊者布。得 旨嘉獎。賞還花翎。 壬午。勒保奏。生擒首逆庹向瑤。並老教學櫃徐添培。張思從。賊目多名。得 旨獎賚。 丁亥。撥河南藩庫銀十萬兩。廣東藩庫銀三十萬兩。備陝西軍需。 己丑。琅玕奏。攻克康普賊寨。剿盡北路猓匪。得 旨嘉獎。賞還

一品頂帶。甲午。慶成奏。剿捕張魏餘匪。生擒僞元帥康二麻子。僞總兵張昌元等。得 旨獎賚。加太子太保。六月。癸卯。瑱玕奏。兜剿康普葉枝夷匪西北兩路。全境疏通。己酉。德楞泰奏。冒雨趕剿樊增賊股。淹斃首逆樊人傑等。並將樊人傑等妻子弟姪。全行殲斃。餘匪掃蕩。得 旨獎賚。晉封德楞泰。三等侯。將軍賽沖阿等。下部議敍。勒保奏殲斃賊首楊步青。得 旨獎賞。乙卯。額勒登保奏。擎獲首逆苟文明家屬。開復革職留任處分。秋七月。勒保奏。殲除黃白藍青四號賊匪。生擒首逆劉朝選。得 旨獎賚。晉一等男。辛巳。 諭。朕惟求治之道。必期明目達聰。廣爲諮諏。庶民隱得以周知。古帝王懸鞀設鐸。自臣工以逮士庶。悉令各陳所蘊。以備採納。本日據步軍統領衙門。呈遞陝西恩貢生加捐州同銜何泰條奏一件。朕詳加批閱。其所陳敬天勤民。敦崇治本。澂敍官方。整飭士習。及黜奢崇儉。挽回風化各大端。俱能援引古書。切陳時事。其中不無可採。何泰係恩貢出身。加捐州同職銜。非齊民可比。伊果有志上進。於鄉會試中式後。原可臨軒試策。直陳無隱。今抒陳各款。於風俗人心。均有關係。且文理亦屬通順。著加恩賞給大段二匹。交祿康將伊傳到祗領。並諭何泰回家安靜讀書。勉圖進取。以備將來量材錄用。所有原遞各條。留備省覽。

撥河南藩庫銀二十萬兩。備陝西善後事宜。 甲申。允大學士王杰致仕。加太子太傅在籍食俸。 丙戌。 諭軍機大臣等清安泰奏安南阮藩被農耐侵佔。欲叩關投納。想吉慶接到稟報。自必馳赴鎮南關。督辦一切。見在清安泰已奏明前往。茲又諭令孫玉庭速赴廣西。會同妥辦。如阮光纘率屬內投。即照從前黎維祁之例。妥爲安置。儻籲請助兵。吉慶應據實奏聞候旨。至農耐知阮光纘入關。或指名求索。儻敢稱兵境上。自不可稍爲容貸。若情詞恭順。亦當馳奏。朕再爲區處。吉慶當熟籌妥辦。並於各關隘飭屬嚴防。不可示外夷以弱。如孫玉庭已到。即令清安泰回省理事。 戊子。 上啓鑾秋獮木蘭。 甲午。 上駐蹕避暑山莊。 諭本日至避暑山莊。甫經下馬。適遞到額勒登保等六百里加緊奏報。官兵殲斃首逆苟文明。並擒斬餘黨。大喜捷音。此皆上天垂恩。 皇考賜佑。欣慰之餘。翻增感涕。秋獮大典。爲我朝家法相傳。所以肄武習勞。懷柔藩部者。意至深遠。我 皇考臨御六十餘年。於木蘭行圍之先。駐蹕避暑山莊。歲以爲常。敕幾勤政之暇。款洽蒙古外藩。垂爲令典。是避暑山莊實爲 皇祖 皇考在天靈爽式憑之地。朕祇承鴻緒。不敢稍自暇逸。特於今秋涓吉啓鑾。舉行秋獮。實本繼志之忱。若以山莊爲從事游覽。則京師宮觀池籞。豈不較此

閭更爲清適。而必跋涉道途。衝冒泥淖。遠臨駐蹕乎。朕之謹遵成法。不敢偷安。必欲前來山莊之忱悃。　皇考實鑒臨之。是以清蹕纔停。捷書已至。眷佑所昭。如響斯應。朕披覽奏函。瞻依居處。不覺聲淚俱下。召見軍機大臣時。至於哽咽不能宣旨。此實至情所感。不能自已。當命將此摺徧示內外王公滿漢諸臣。亦莫不額手稱慶。彼止朕此行之漢員。適見其愚憒不曉事耳。至苟文明爲積久著名首逆。與羅其清冉文儔等一同起事。今該逆在花石巖地方。經官兵四路搜偪。立時殲斃。斬級梟示。並餘匪盡數殲除。是積年著名巨憝。業已悉數掃蕩。其零星奔竄之蒲添寶等。止係近日攢聚殘匪爲首之犯。且爲數無多。見有參贊德楞泰等督兵搜捕。蕆功大局已得十之九。額勒登保著加恩晉封一等伯。賞還雙眼花翎。俟陝省零匪全數肅清。再加恩賚。提督楊遇春。雖係事後趕到。而督率搜剿。亦屬勤奮。著交部從優議敘。　諭姜晟前經賞給刑部主事。旋以員外郎升用。今祖之望已授山東巡撫。姜晟著賞給四品頂帶。補授刑部右侍郎。　諭倭什布前在湖北督撫任內。辦理糧餉遲誤。經朕加恩。賞給筆帖式。發往陝西當差。念伊前任陝西藩司時。官聲尚好。倭什布著加恩賞給四品頂戴。補授山東布政使。　乙未。　諭軍機大臣等。清安泰奏。接據太平府知府

王撫棠等稟報。農耐阮種。攻打昇隆城。阮光纘敗走被獲。阮種入城自立等語。邊關緊要。吉慶孫玉庭。應查看情形。督率文武各員小心防守。至外夷自相呑噬。與內地無涉。不必過問。如阮種有納款之事。或另有別意。再行奏聞請旨。 丙申。勒保奏。迎剿楚省竄匪。斃首逆賴先鋒。撲滅全股。並兜截張長青一股。得 旨獎賚。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以日月薄蝕。詔求讜言。 庚子。禮部議覆御史秦維嶽條奏。嗣後拔貢朝考之年。定於五月三十日截數。六月初旬考試。庶各省均知試期。同時到京。不至有守候之累。至錄取數目。係考選引見。臨時欽定。所奏毋庸議。從之。 撥河南藩庫銀三十萬兩。兩淮鹽庫銀二十萬兩。備湖北軍需。 諭軍機大臣等。吉慶奏。農耐遣使恭進表貢。並縛送莫觀扶等三犯。來粵正法各情形。覽奏俱悉。從前阮光平款關內附。極爲恭順。我 皇考鑒其忱悃。錫以封土。阮光平感被殊榮。躬親詣闕。皇考恩禮有加。駢蕃錫賚。原以阮光平克矢畏懷。始得仰承寵遇。迨阮光纘嗣服交南。復頒勅命。俾其世守勿替。乃近年以來。閩粵二省洋面盜船內。間有長髮之人。聞係該國縱令出洋行刦。朕未肯輕信。尙以長髮匪徒。或係該國貧民。隨盜入夥。曾降旨諭令查拏。總未見擒獻一人。今阮福映縛致莫觀扶等三犯。訊取供詞。均係內地



商務印書館印行

盜犯。該國招往投順。封爲東海王。及總兵等僞職。仍令至內洋行刦商旅。是阮光纘不但不遵旨查拏。而且窩納叛亡。寵以官職。肆毒海洋。負恩反噬。莫此爲甚。至敕書印信。頒自天朝。名器至重。尤當敬謹護守。與國存亡。乃阮光纘不知愼重。於阮福映上年攻取富春時。輒行捨棄潛逃。罪無可逭。至阮福映此次使臣吉慶當諭以爾國長恭進表內。所敘情節。業經轉奏。蒙大皇帝俯察爾國恭順之忱。深爲嘉獎。阮光平臣事天朝。　先大皇帝錫之敕命。恩賚優加。乃其子阮光纘。竟敢窩留內地盜犯。通同刦掠。喪心背恩。實爲天理所不容。是以亡不旋踵。今棄國潛逃。並天朝所給勑印。亦不能守。是阮光纘不特上負　先大皇帝怙冒洪慈。抑且爲阮光平不孝之子。獲罪甚重。爾國長遣使恭繳敕印。並縛獻逋盜。深得事大之禮。恭進表貢。具見至誠。但天朝每遇外洋諸國遭風船隻。無不一視同仁。給資妥送。從無因此遽納貢獻之事。且爾國長邦家未定。並非素備藩封。揆之體制。尚不應在職貢之列。爾可卽賚回。轉向爾等國長告知。如此明白檄諭。方爲得體。其所繳敕印。著吉慶暫爲收貯。再前據清安泰奏。阮光纘爲阮種所獲。阮種是否卽係阮福映。未據聲敘。本日吉慶摺內稱農耐使臣起程。尚在阮光纘未獲之前。是以未得此信。前次諭令吉慶等。如阮光纘

率屬內投。妥爲安置。今伊罪狀昭著。實無足惜。若叩關求納。吉慶當將阮福映繳來勅印。並盜犯莫觀扶等供詞。令其閱看。面加詰責。後傳旨革去王爵。即於該處監禁。候旨定奪。儻阮光纘已爲阮福映所獲。阮福映不敢自專。將伊解送鎮南關。亦當照此辦理。其莫觀扶等三犯。俱照大逆律辦理。如各犯家屬。有應緣坐者。一體查辦。此時吉慶當遵前旨。迅赴鎮南關。勒兵防守。持以鎮靜。俟阮福映攻得安南全境。遣使請封。或得阮光纘實在下落。再行奏聞候旨。 乙巳。撥安徽米四萬石。湖南米三萬石。河南小米二萬石。備湖北軍糈。 丁未。 諭額勒登保。所封一等伯爵。仍著用威勇名號。照例承襲。 撥河南藩庫銀三十四萬兩。浙江藩庫銀二十六萬兩。廣東藩庫銀四十萬兩。備陝西軍需。 乙卯。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戊午。 上射麅二。 德楞泰奏。殲斃蒲添寶。擒斬藍白黃三號賊目多名。得 旨獎賞。 九月。癸酉。廣東博羅縣會匪滋事。命吉慶剿之。 庚辰。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丁亥。以江西水災旱災。撥兩淮倉穀十萬石備糶。 戊子。 上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裕陵。 辛卯。 上還京師。 廣東博羅縣會匪平。總督吉慶得 旨獎賚。 丙申。吳熊光奏。興山縣寨勇。殲斃黃號首逆唐明萬。得 旨嘉獎。

東華錄擧要卷五十六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 翰衡 章恭校

仁宗睿皇帝。

壬戌嘉慶七年。冬十月。癸卯。　諭。本日據吉慶奏。將博羅縣結會滋事之首惡陳爛屐四擒獲。凌遲正法。餘匪即就肅清。已明降諭旨矣。陳爛屐四。在博羅地方。製造兵械旗幟。占踞山險。恃爲巢穴。糾衆多至萬餘。其蓄謀已非一日。且該犯之父陳士莊係捐納按察司照磨。可見家道尙屬殷裕。並非迫於飢寒。爲結會歛錢之計。竟係有心謀爲不軌。該地方官。若能乘其糾人未多。將一二爲首之犯。設法緝拏。按律懲治。其餘黨。自必聞風解散。可期立即消弭。即地方官失察之咎。亦不過照例參處。所保全者何限。乃外省積習。遇有此等匪徒。並不早爲懲治。又或存化大爲小之見。豫爲屬員規避處分。總欲袒庇不肖州縣。而忍陷無辜小民。於水火鋒鏑。遂致日久因循。匪黨無所畏懼。四出焚掠。附近村莊。既遭荼毒。迨逆跡既彰。勢不得不懾以兵威。加之誅戮。其臨陣殲斃。及擒捕正法者。動輒數千。可見平時之姑息養奸。必致釀成巨案。所傷人命轉多。即以世俗陰功之說而言。孰重孰輕。亦不辨自明矣。著傳諭各督撫。

嗣後應嚴飭地方官。平日務當留心化導。俾無知小民。皆知安分畏法。如或有不肖匪徒。倡謀滋事。一有風聞。卽當趁其未經蠢動之時。將爲首者。上緊緝獲。立時辦竣。毋任彼此句結。致啓事端。卽如博羅一案。幸該匪等。尙未四竄蔓延。得以尅期捕獲。然已殲斃多人。同案抵罪者。亦復不少。雖頑民自作不靖。而朕心良用惻然。該督撫等。惟當勉思撫馭。禁暴緝奸。勿俾萑苻孽潛滋。以副朕諄諄教誡之至意。　丙午。撥兩淮鹽運庫銀二十二萬兩。浙江運庫銀二十八萬兩。備湖北湖南軍需。　辛亥。禁番役子孫。出仕應試。　壬子。勒保奏。擒獲白號賊首張簡。　甲寅。以湖廣總督吳熊光。兼署湖北提督。　乙卯。申禁軍營賞項。入軍需報銷。　勒保奏。殲除白號餘匪。擒獲藍號賊首湯思蛟。得　旨嘉獎。　丁巳。德楞泰奏。殲斃白號賊首戴四。生擒賊目趙鑑。得　旨獎賚。　撥兩淮運庫銀二十萬兩。粵海關稅銀二十萬兩。備四川軍需。　辛酉。　賜李白玉等六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一月。戊辰朔。德楞泰奏。殲擒首逆陳侍學。得　旨獎賚。　庚午。　諭。吉慶辦理博羅會匪一案。節次奏報。種種張皇冒昧。糊塗草率。不勝協贊綸扉之任。吉慶著革去協辦大學士。仍留兩廣總督。以觀後效。　諭軍機大臣等。見派那彥成。馳赴廣東。有密查事件。粵東歸善縣。添弟

會滋事一案。先於八月二十二日。吉慶奏到。拏獲首夥四十餘名。投出者。一百九十餘名。地方業已甯謐。二十九日奏摺內。忽稱歸善博羅。共有會匪一二萬人。此二摺。情形互異。嗣後所奏各摺。如所稱東莞增城龍門等處。均有匪徒。繼復添入河源歸善石龍三處。而瑚圖禮所奏。東莞等六處。並無會匪。及至攻克羊矢山羅溪營賊巢。據稱賊匪萬餘。擒斬者。三千餘人。其餘賊匪。並未聲明竄往何處。迨攻克羅浮山。拏獲首逆陳爛屐四後。突於十月二十一日奏到。博羅匪徒曾鬼六。勾結永安賊匪曾清浩。官學壠等數千人。而二十七日奏摺。止稱曾清浩等糾夥數百人。本日奏到摺內。又稱曾清浩。率夥投出四千餘人。官學壠。賴東保兩起。尚有二三千人。且於曾鬼六一犯。並未提及。所稱賴東保一起。前奏未見其名。種種歧異。不一而足。那彥成抵粵後。即將指出吉慶陳奏不符之處。密爲查訪。此案究竟因何起釁。是否吉慶濫殺激變。據實直陳。

莊靜固倫公主下嫁土默特貝子額駙瑪呢巴達喇。

甲戌。諭。本日烏大經奏稱。猓匪經官兵屢次痛剿後。業已畏罪乞降。其首逆恆乍綳。逃匿江外。亦不難弋擒。並留兵二千名。分派將弁。沿江防堵。自應布置周密。何至又有渡江滋擾之事。該匪等渡過之處。係何人汛地。著琅玕查明參奏。猓匪係邊外野夷。似此

反覆無常。暋不畏死。若不大加懲創。何所忌憚。著琅玕。卽將前此奏撤各兵截回。迅速剿辦。俾知畏懾。至此次渡江賊匪。自仍係恆乍綳。往來勾結。正可乘其過江。設法搜擒。若將該首逆擒獲。餘匪望風奔潰。自不難迅就蕆事。　丙子。勒保奏。生擒黃號逆首唐明萬。得　旨獎賚。　己卯。額勒登保奏。截剿川界竄匪。生擒首逆葉二。得　旨嘉獎。　甲申。上臨莊敬和碩公主第。　丙戌。額勒登保奏。追剿黃藍綫等號賊匪。生擒首逆景英等。得　旨獎賚。晉封三等侯。擢乾清門侍衛。穆克登布。爲御前侍衛。賞騎都尉世職。　庚寅。革兩廣總督吉慶職。拔去雙眼花翎。暫留頂戴。交與瑚圖禮。那彥成。會同審訊。所有兩廣總督。著長麟補授。加恩賞戴花翎。卽馳驛前往。其未到任以前。著瑚圖禮署理。廣東巡撫印務。著那彥成暫行署理。俟長麟到粵後。瑚圖禮。仍回巡撫本任。那彥成。卽來京供職。　革江西巡撫張誠基職。解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擬治罪。秦承恩著加恩以三品頂戴。補授江西巡撫。未到任之前。卽著姜晟暫行署理。　命永保。以三品頂戴。爲雲南巡撫。　十二月。戊戌朔。安徽宿州賊匪滋事。費淳等剿平之。　辛亥。湖廣總督吳熊光奏。拏獲在逃首逆崔宗和。得　旨獎賚。　癸丑。諭本日申刻。據額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惠齡。吳熊光等。聯銜遞到六

百里加緊奏報。川陜楚剿捕逆匪。大功戡定一摺。朕與天下臣民。同深欣慰。邪教之始。由奸民假燒香治病爲名。惑衆斂錢。無知愚民。被其煽誘。黨與既多。脅從愈衆。起於湖北宜都當陽。繼且擱入豫省。由陜入川。蔓延三省。蹂躪地方。無限生靈。遭其荼毒。不得不盡力剿辦。以靖兇殘。溯自嘉慶元年受璽之初。即値辦理軍務。仰荷 皇考高宗純皇帝付畀之重。兢惕實深。幸蒙睿謨指示。兩年之間。疊次殲擒起事首逆多名。迨至三年。 皇考聖壽益高。秋冬之間。聖體違和。每遇軍報到時。猶復親授機宜。孳孳不倦。而朕日侍左右。仰見 皇考精神漸減。侍奉湯藥。寢食靡甯。心志昏迷。是以區畫未能周備。以致剿捕事機。稍形疏懈。猶蒙 皇考隨時訓迪。迨彌留前一日。仍以望捷成什。追維在天未竟之志。五中悲感。益懷仔肩。四年正月初三日。愴遭 皇考大故。飲泣椎心。哀痛勿釋。軍需旁午。更不能謀慮周詳。直至奉安山陵禮成。始得專心軍務。申明軍紀。激勵將士。責以成功。數年以來。斬獲著名首逆。不下百餘人。積惡頭目。亦有數百名。悔罪投出者。數萬餘人。茲幸三省餘匪。一律殄除。耆定大功。飛章奏捷。從此海寓敉甯。昇平永慶。仰賴昊蒼眷佑。 祖 考垂慈。感慰之餘。彌深欽惕。此事係剿捕內地亂民。雖非平定外域拓土開疆可比。然辦理已及七載。領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兵大臣等。沐雨櫛風。馳驅險阻。艱苦備嘗。以及徵兵轉餉。團勇安案之各督撫等。並在廷參與機謀。趨承密勿之王大臣等。均能各殫心力。用蕆鉅功。允宜普沛恩綸。酬庸懋賞。成親王。於四年在軍機處行走。幾及一載。贊襄機務。一切剿捕機宜。深資擘畫。今大功告竣。自應嘉獎公勤。王已列親藩。著施恩加賞一貝勒。令其子緜懃受封。儀親王。雖未在軍機處行走。但自元年以後。軍報絡繹之時。王見朕憂勤。每申誠悃。時進嘉謨。茲當喜報遄來。同深歡慶。著施恩加封一貝子。令伊子緜志受封。慶郡王永璘。定親王緜恩。前在書房時。咸念切軍務。盼捷維殷。永璘。近來亦醇謹自持。深可嘉慰。緜恩在御前大臣上行走。夙夜勤慎。當此奏績慶成之際。亦應一體加恩。著再將永璘之子緜慜。緜恩之子奕紹。俱入八分公。以昭恩渥。額勒登保。總統師干。公忠懋著。謀勇兼優。前此平定苗匪時。即經賞給侯爵。嗣因剿辦邪匪遲延。暫予降黜。自膺經略重任。運籌決勝。悉中機宜。躬親行陣。與士卒同勞苦。用能屢獲巨魁。掃除萑蘖。業經節次降旨加恩。晉封三等侯爵。茲三省全奏底平。厥功殊偉。額勒登保著晉封一等侯。世襲罔替。並授為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銜。賞用紫韁。以彰殊錫。德楞泰。前於平定苗疆時。亦曾賞給子爵。自授為參贊後。督率將士。奮勇超倫。所向克捷。前

後殲賊最多。勳績炳然。節經封至三等侯爵。著晉封一等侯。加太子太保。賞用紫韁。伊子蘇沖阿。並賞給副都統職銜。即著齎送賞件前赴軍營看視額勒登保及伊父德楞泰。用示眷念勤保從前辦理狆苗。擒渠掃穴一人之功。曾經賞封侯爵至今苗民安輯。嗣命赴川省。總統軍務。奏報生擒賊首王三槐。晉封公爵。旋廉知王三槐本欲自行投出。其事尚涉疑似。後授爲經略大臣。辦賊遲延。降旨逮問。復念其於川省地方情形熟悉。仍令赴川帶兵。洊升總督。勒保自復任以來。倍加奮勉。督兵連獲首逆。協同德楞泰。將川省全境廓清。已加封一等男爵。見當大功戡定。覈其功過。雖不能復還原爵。亦當加以褒封。著加恩晉爲一等伯爵。並加太子少保銜。明亮爲多年宿將。前此在金川帶兵。立功甚著。迨敎匪滋事後。派令統兵勦辦。曾將湖北孝感賊匪。悉數殲除。辦理最妥。茲因在陝辦理逆匪遲延。罷其世職。又因南山賊匪。未能迅速殄除。降旨逮問。念其久歷戎行。仍畀以勦捕之寄。伊自復用後。亦尙能黽勉立功。惟因年老。不能衝鋒接仗。諭令回京。洊擢都統。茲功竣載念前勞。著加恩賞封一等男。西安將軍賽沖阿。固原提督楊遇春。自隨征以來。在諸將領中勇略尤著。節次殲擒首夥各逆。爲數較多。伊二人俱經賞給騎都尉世職。著賞加輕車都尉世職。惠齡。

由湖北巡撫任內剿賊。旋接辦總統軍務。疊獲首逆張正謨等。歷升尚書都統。並給予宮銜及輕車都尉世職。嗣守制回京。因聞其在軍營亦有延誤之處。且賊匪由陜竄川。惠齡不能遏截。曾經降黜示懲。此次在陜甘總督任內。剿辦南山餘匪。辦理遲延。復革去花翎。降爲二品頂帶。今大功底定。念其從前著有微勞。惠齡著加恩賞還頭品頂帶花翎。吳熊光自簡任湖廣總督以來。於一切糧運團堡事宜。實心經理。著加恩賞給太子少保銜。仍交部從優議敘。姜晟前在湖北辦理軍糈。並無貽誤。嗣因在直隸總督任內。報災延緩。罷斥治罪。念其尚無大過。見以四品頂帶。擢任侍郎。著加恩賞給二品頂帶。倭什布前在湖廣總督任內。亦曾帶兵剿賊。賞給雲騎尉世職。嗣因辦餉稽遲。被劾逮問。訊明尚非有心貽誤。其平日居官。聲名尚好。復行錄用。以三品頂帶。補授巡撫。茲著加恩賞給二品頂帶。福甯前在楚境。剿辦賊匪。曾加賞宮銜。因在軍營。節次獲罪。罷職遣戍。旋經釋宥。以侍衛前往西藏辦事。茲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英善。前以侍郎署四川總督。亦有勞績。嗣緣事鐫秩。命在西藏辦事。亦著加恩賞給頭等侍衛。溫承惠。楊揆。文霈。劉清。或帶兵堵剿。或籌辦軍儲。勤勞數載。均著加恩交部議敘。至軍機處行走之大學士董誥。慶桂。尚書戴衢亨。均經 皇考。

簡任綸扉。克盡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用兵以來。承旨書諭勤慎小心。朕敬推皇考之恩。慶桂。董誥著賞給騎都尉世職。戴衢亨著加太子少保銜。仍賞給雲騎尉世職。尚書劉權之。德瑛。雖在軍機處行走未久。其素日陳奏。亦時有所見。協辦大學士朱珪。尚書彭元瑞。雖未入直樞廷。亦能留心軍務。每有敷陳。均著加恩。交部議敘。大理寺少卿章煦。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年久。辦理軍務。始終其事。著交部從優議敘。宜緜。前在軍營督剿洞汝河等處賊匪。尚屬認眞。後因總統軍務。安坐大成寨。任賊匪往來奔竄。革職發往伊犁。念其年老。釋放回京。伊究曾出力。亦著加恩。以六部員外郎用。景安。前任河南巡撫。不能堵剿賊匪。致令延及川陝。其罪甚重。業經問擬重辟。念其平日居官廉潔。從寬監禁。茲軍務告蕆。著加恩釋放。伊係本身獲罪。非若完顏扎拉芬因伊父魁倫發遣者可比。著發往熱河充當披甲。以示朕覃敷惠闓。嘉賞成功至意。通諭中外。咸使聞知。

諭原任兩廣總督吉慶。平日居官。操守廉潔。辦理地方公事。尚無貽誤。前因查辦歸善博羅永安等縣添弟會匪一案。節次奏摺。俱係寥寥數語。聲敘總不明晰。其前後自相矛盾之處甚多。朕恐其有濫殺激變。及有心疏縱情事。諭令那彥成。於江西審案之後。就近赴粵查訊。復因永定首匪曾清浩

等三犯投出後。吉慶不行定擬。輒奏請安插辦理謬誤。特將伊革去總督並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旋據瑚圖禮奏稱。吉慶自戕身死。更堪駭異。恐其中或另有別情。茲據那彥成查奏歸善博羅會匪。實係叛逆。吉慶帶兵攻剿。殲厥渠魁。餘黨瓦解。地方遂得平靜。吉慶辦理此案。並非濫殺激變。惟曾清浩等。止各帶百餘人投首。而吉慶則奏稱曾清浩率夥投出四千餘人。官粵壠賴東保率夥投出一千餘人。其官兵攻剿天字嶂賊匪一節。並無其事。吉慶率聽員弁稟報虛詞。遽爾入奏。並將永安投首賊目。概予甯釋。加以賞賚。以致民心不服。紛紛控訴。吉慶慚畏交加。因病後糊塗。自尋短見等語。吉慶辦理疏縱種種錯誤之處。固有應得之咎。設曾清浩等三犯。竟已釋放。則獲罪甚重。今據那彥成奏稱。首犯曾清浩官粵壠賴東保三人。俱在監禁。見經審明正法。是吉慶之罪。斷不至於死。且吉慶平日。素有廉名。即此次獲咎。亦不過革職。或發往新疆效力。將來尚可用為巡撫。何至遽爾輕生。況身為封疆大吏。即罪在不赦。亦當靜以待命。豈得私行自盡。效匹夫溝瀆之為。是其自戕一節。即吉慶之罪。實無足惜。豈尚可復邀恩䘏。至吉慶辦理疏縱之處。既經那彥成查明。委無別項情事。亦不必再行追論。著傳知伊家屬。扶柩回旗。並將前後獲罪及身故緣由。

通諭知之。甲寅。諭固倫和孝公主素爲 皇考鍾愛。下嫁固倫額駙豐紳殷德。其品秩原與貝子相等。嗣因伊父和珅。身獲重譴。是以將豐紳殷德一併革職。旋經朕格外加恩。授以散秩大臣。今當大功戡定。恩逮親藩。因念固倫和孝公主。亦應一體錫予恩施。著將豐紳殷德賞給民公品級。仍在散秩大臣上行走。俾公主同深歡感。以示朕篤念推恩之至意。丙辰。諭安南國爲南徼藩服。前此黎維祁與阮光平搆兵。先後率屬內投。繼復棄國潛遁。皇考高宗純皇帝。以黎維祁巽懦無能。不能自振。天厭黎氏。不宜復加扶植。惟念其流離失所。將黎維祁送京入旗授職養贍。其時阮光平修表敂關。籲求內附。請親詣闕廷祝釐瞻覲。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忱悃。錫之敕印。封阮光平爲安南國王。阮光平受封之後。時修職貢。終其身祗承恩眷。及子阮光纘嗣封。比年來閩粵洋面。屢有刦盜。經疆吏訪聞入告。該國竟有潛通窩納之事。朕以誠信懷柔遠人。尙謂事直疑似。止令飭知該國。一體查緝。旋據阮光纘自陳惶悚。堅稱實不知情。本年八月。吉慶奏到。農耐國長阮福映。遣使齎表進貢。縛送盜犯莫觀扶等三名。係內地奸民。經安南招往。授以僞職。並給與印札。行刦內洋。審訊明確。已伏厥辜。是阮光纘豢養賊盜。通同刦掠。負恩背叛。情迹顯然。實爲王

章所不宥。設阮光纘此時尙膺封土。必應聲罪致討。以懲兇詐。乃伊國連年與農耐戰攻。上年阮福映拔取富春時。阮光纘輒將天朝所頒敕印。遺棄潛逃。其罪更無可逭。阮光纘不念　皇考高宗純皇帝覆幬深恩。又不能繼父之志。於臣爲不忠。於子爲不孝。今已自取滅亡。益見傾覆之理。昭然不爽。阮福映能爲天朝緝捕逋逃縛獻。請旨定奪。並將安南舊領敕印。遣使呈繳。深爲恭順。玆表陳搆兵顚末。本係爲先世復讐。雖得其國土。不敢擅專。虔遣陪价。納貢請封。除將表文請賜建國名號之處。交大學士會同六部尙書議奏外。所有安南阮光纘獲罪覆滅。及阮福映恭順出力緣由。先行通諭中外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孫玉庭奏進阮福映請封表文。朕詳加批閱。所請以南越二字錫封一節。斷不可行。南越之名。所包甚廣。考之前史。今廣東廣西地界。亦在其內。阮福映邊徼小夷。此時卽全有安南。亦不過交阯故地。何得遽稱南越。安知非欲夸示外夷。故請易國號。先爲嘗試。自應加以駁飭。已令軍機處。代擬檄諭一道。並原表。交孫玉庭發回。看其接奉之後。如何稟覆。候旨酌辦。至阮福映。求封南越。顯有恃功要請情事。恐其心存叵測。所有廣東廣西一帶海道邊關。俱著密飭地方官。留心防備。不可稍涉懈弛。

癸亥。嘉慶八年。春正月。命伊犁廣開屯田。其無耕牛者。官給之。壬午。命刊御製詩將元年至八年爲初集。從慶桂等之請也。乙酉。予五城老病貧民棉衣。乙未。以琉球國貢使船漂沒。詔免補進土貢。二月。壬寅。欽差內閣學士那彥成等奏。攻克廣東鐵籠嶂賊巢。生擒首逆黃亞程等。得旨嘉奬。以那彥成署吏部侍郎。己未。上啓鑾謁東陵。甲子。回鑾。額勒登保奏搜捕通江縣餘匪。殲首犯姚欣祖。生擒陳大海。得旨奬賚。閏二月。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宋應伏誅。殲盡餘黨。戊寅。上還京師。癸未。諭本日在萬壽山玉蘭堂用膳辦事。正值召見大臣時。見有太監自西邊直至宮門。猝然退避。又有園戶自東而西。徑行走過。均屬不合。朕召見大臣處所。該管大臣及本處總管太監。理應先時派人查管。以昭嚴肅。豈有任聽閒人往來行走之理。所有管理三山事務之縕布。額勒布。著傳旨申飭。乙酉。予告大學士王杰陛辭。上以高宗純皇帝御前陳設玉鳩杖。並親書御製詩章聯句賜之。仍加賞人葠一觔。給饌賜餞。命馳驛回籍。經過地方二十里內官員護行。定親王綿恩等拏獲潛匿禁門逞兇拒捕之逆犯陳德。上命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九卿科道等嚴鞫。以拏獲陳德。賞定親王綿恩。固倫額駙喀爾喀親王

拉旺多爾濟。御用補褂。封縣恩子奕紹貝勒。拉旺多爾濟子。巴彥濟爾噶勒。輔國公。賞乾清門侍衛喀喇沁公丹巴多爾濟貝勒。在御前行走。御前侍衛扎克塔爾。世襲三等男。珠爾杭阿。桑吉斯塔爾。世襲騎都尉。　以廢弛門禁。革阿哈保護軍統領副都統。仍留世職。賞副都統銜。乾清門行走。革蘇沖阿副都統銜。作為頭等侍衛。餘降罰有差。　丙戌。德楞泰奏。剿捕四川老鴉寨竄匪。得　旨嘉獎。賞還其子蘇沖阿副都統銜。　己丑。　諭二十日。進宮齋戒。將入順貞門。突有一人趨出。彼時朕乘轎。已入宮門。實未見其面貌。差內監詢御前大臣。方知其兇悍拒捕情狀。因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竟日。所供情節。出乎情理之外。次日又添派滿漢大學士。六部尚書會審。所供矢口不移。又命九卿科道。一同會審。仍如前供。在諸臣見此等逆犯。義憤自不容已。不欲窮究主使何人。同謀何人。有無黨與。反復究詰。悉心訊問。忠君為國之忱。必應如是。盡心窮詰。並非鍛鍊周內也。然朕為天下共主。以誠心御下。毫無猜忌。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八年以來。雖無仁政及民。然亦不敢妄行誅戮。既不妄殺。有何仇怨。舉朝臣工。皆朕之兄弟子姪。至親骨肉。朕又何忍令兇犯扳扯。況實無疑忌之人乎。總之天下之人。何所不有。譬如猘犬噬人。原無主使。鴟梟食母。豈有同謀。

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問。終是疑團。所損者大矣。朕所慚懼者。風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儆予之事。當謹身修德。勤政愛民。自省己咎耳。所有此案兇犯陳德。並伊二子。即行公同按律定擬具奏。候旨施行。其餘即行省釋。不可累及無辜。但二十日捕捉兇犯之時。定親王緜恩首先奮力推卻。衣被浮傷。固倫額駙親王拉旺多爾濟。御前侍衛丹巴多爾濟。珠爾杭阿。扎克塔爾。桑吉斯塔爾。同擒逆犯。即時就縛。丹巴多爾濟。身被三傷。實堪嘉尚。是以超封貝勒。緜恩等。俱分別加恩矣。然御前侍衛。及各項人等。彼時不下百餘人。而奮不顧身。擒捕兇犯者。止此六人。在緜恩拉旺多爾濟等六人。受恩固厚。然百餘袖手旁觀之人。竟無一受恩厚者乎。緜恩係朕之姪。拉旺多爾濟。係朕額駙。固應休戚相關。朕懷深慰。然百餘袖手旁觀者。豈無朕之至親。豈非世受國恩之臣僕乎。見此等事。尚如此漠不關心。安望其平日盡心國事耶。朕之所深懼者在此而不在彼。諸臣具有天良。自問於心。能無愧乎。特書此諭。中外知之。　逆犯陳德。及其子祿兒。對兒。伏法。　庚寅。德楞泰奏。搜捕竄匪。殲斃首逆曾芝秀。　那彥成等奏。續獲會匪首逆溫亞利。永安全境肅清。癸巳。德楞泰奏。殲斃首逆劉渣鬍子。　三月丙申。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陳嵩


商務印書館印行

慶等三員爲一等。餘升黜留任有差。　甲辰。革額勒登保御前大臣並紫韁。仍授御前侍衛。以其竟不盡心辦賊故也。　贈四川陣亡甘肅提督穆克登布二等男。遣御前侍衛扎克塔爾。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予祭葬。諡剛烈。　丁巳。　上詣黑龍潭祈雨。　夏四月。勒保奏。擒獲賊首宋國品。得　旨嘉獎。　壬申。　諭瑔玕奏。江外夷人圍拏首逆。擒戮賊黨各情形一摺。據稱隴戞一帶夷人。攜家乞投。共二百數十人。擒獲恆乍綳妻母及妻弟二名。並有老幼男婦百餘人。哀懇乞投。亦經量給口糧。全行放回。見據恆乍綳妻母供稱。願將二子留質。伊單身過江。找尋伊女。密爲商酌。設法辦理等語。所辦甚好。且據稱該逆攜帶多人。向不裹積糧食。惟仗各寨隨時供應。今經瑔玕密諭各寨。令於該逆就食時乘機縛獻。看來該逆勢極窮蹙。自可即就俘擒。瑔玕當迅速妥辦。俟恆乍綳就擒後。即將該逆凌遲處死。在彼梟示。俾江內江外夷人共知儆懼。即可完案。其擒獲該逆之夷人。自當從重獎賞。或奏請賞給頂帶。以示鼓勵。至恆乍綳之妻。及妻母妻弟等。本應緣坐之犯。但既據該夷婦本係江內猓猓。被恆乍綳。硬將伊女奪占爲妻。以致棄家失業。儻該夷婦母女果能將恆乍綳。設法獻出。或別經擒獲後。訊明該逆妻室。實係奪占。即當將夷婦及子女等一併釋回。

俾免株累。丙戌。上諭黑龍潭祈雨。丁亥。雨。辛卯。德楞泰奏生擒首逆張世虎。五月。庚戌。諭額勒登保奏親督官兵剿賊殲斃緊要賊目見赴川東。趕剿另股賊匪緣由一摺。覽奏欣慰。齊國典一起零匪百餘人。經官兵追剿緊急。又分三股奔逃。經額勒登保親督官兵。並分派將領。跟蹤搜捕。均有斬獲。將賊目齊國典僞元帥靳思慶僞先鋒路紹成。殲斃。所辦好。自上年奏報戡定以來。賊匪著名首逆。均已殲斃。惟齊國典一犯。前曾隻身潛匿。繼又結夥奔逃。展轉稽誅。今臨陣殲斃。是從前未獲兇渠實無一名漏網。指日即可全數廓清。額勒登保。前因冒昧陳奏善後事宜。干與地方事務。曾降旨將伊革去御前大臣並紫韁。稍示薄懲。自經朕訓飭以後。甚知感奮。親督官兵。認眞趕剿。將緊要賊目。盡數殲除。實屬可嘉。額勒登保著賞還御前大臣並紫韁。用昭優獎。戊午。德楞泰奏擒獲首逆趙聰觀。得旨嘉獎。六月。戊寅。諭向來皇后出入。均派內務府大臣一員。帶領豹尾槍扈從。此次隨朕巡幸。轉無扈從之員。殊非體制。嗣後皇后行營。俱著派內務府大臣一員。帶領豹尾槍扈從。著爲令。額勒登保奏生擒戕害穆克登布之首逆熊老八。得旨嘉獎。己丑。諭前此農耐國長阮福映表陳。與安南搆兵顛末。係爲先世復仇。恭遺陪价。賫繳

阮光纘遺棄舊頒敕印。並縳獻海洋逋盜。恪恭請命。朕鑒其航海抒誠。特予嘉納。曾經明降諭旨。將安南阮光纘獲罪覆滅。及阮福映恭順出力緣由。先行宣示中外。嗣節據該國長請錫新封。陳明該國係先有越裳之地。今併有安南。不願忘其世守。籲懇仍以南越名國。經疆吏據情入告。部臣議駁。以南越命名。與徼外封域未協。特念其敂關內附。敬抒悃忱。命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於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於下。表其新錫藩封。並令廣西撫臣孫玉庭。一面檄知阮福映。一面委員伴送。齎進表貢使臣赴京。諭其緩程行走。以示天朝柔遠之意。茲復據孫玉庭奏稱。阮福映接奉欽定越南恩命。倍深感激。情辭歡忭。出於至誠。該使臣業已起程北上。計七月下旬。即可到京等語。應即加之寵命。封為越南國王。所有應行頒給該國王印信敕書等件。著各該衙門。先期豫備。並著欽天監衙門。於頒行時憲書內。將安南二字。改為越南。永遵正朔。至將冊封時。著派廣西臬司齊布森。將新頒敕印。帶同來使。齎捧出關。前往宣示詔旨。俾該國王長承恩眷。世守勿替。　秋七月。壬寅。　諭易州太平峪。係皇考賜朕之吉地。自經理以來。至本年工程甫畢。而皇后在靜安莊暫安。已屆七年之久。今地宮既成。敬倣　孝賢純皇后乾隆十七年之例。從靜安莊奉移至聖水

峪。於十月內。移至太平峪地宮。仍與從靜安莊奉安。事同一律。乃本日辦事王大臣具奏事儀摺內。有掩閉石門。大葬禮成八字。殊屬粗心疏忽。不經之極。試思石門豈可閉。既閉不能復開。此吉地。乃　皇考賜朕之地。非賜皇后之地。今關閉石門。欲朕另卜吉地乎。朕遵　皇考之旨。決不敢更易至大葬禮成。更不成話。王大臣等。又何忍出諸口。形諸筆墨。總之朝廷之上。無實心辦事之人。彼此因循將就。是朕之隱憂。刻不能去。所有辦事之王大臣。並禮部堂官。著交吏部。會同宗人府嚴加議處。速議具奏。尋議將王大臣。禮部堂官。一併革職。得　旨。分別降罰有差。　丁未。　諭翰林院爲儒臣文藪。圖書清秘。規制綦崇。乾隆甲子年。　皇考高宗純皇帝。曾經臨幸。賜宴賡吟。允爲藝林盛軌。明歲。又屆甲子。朕當踵行斯典。諏吉親臨。用光文治。所有應行豫備各事宜。著該衙門照例辦理。屆時具奏。　以三省餘匪肅清。予經略大臣額勒登保。參贊大臣德楞泰。軍機大臣等優敘。　遣官告祭四川陝西湖廣河南四省。名山大川之神。　以軍務全蕆。賞八旗兵丁半月錢糧。　己酉。定文武官失察邪教會匪滋事者。降級不准抵銷例。　壬子。　上啓鑾。秋獮木蘭。　戊午。　上駐蹕避暑山莊。　八月。癸亥。　諭前據緼布奏。和孝公主府內。已革長史奎福。呈控額駙豐紳

殷德。演習武藝。與父報仇。並欲毒害公主。及將侍妾帶至墳園。於國服內生女各款。豐紳殷德係和珅之子。和珅獲罪重大。中外共知。其伏法實由自取。國家憲典所在。一秉至公。從無罪及其孥之事。至罪臣後嗣。自古從未聞有敢讐國法者。況辦理和珅一案。經大學士九卿等僉稱伊種種狂悖欺罔。照大逆律應凌遲處死。定擬具奏。朕因和珅蒙　皇考豢養多年。又曾任首輔大臣。曲爲末減。然論其妄誕。卽肆市亦罪所應得。仍加恩賜令自盡。伊子豐紳殷德。旋授爲散秩大臣。上年剿辦邪匪。大局戡定。復推恩賞給公銜。朕於和珅父子。實可謂仁至義盡。在豐紳殷德具有天良。自應感激無地。豈有反生怨望。隱蓄異謀之理。此案緼布奏上時。朕卽知事屬虛誣。但所控謀逆情事。案關重大。若少露意旨。卽使此案審訊實係誣控。而外間無識之徒。妄生臆度。必以朕過於仁慈。不忍遽與大獄。而承審大臣亦似有心迎合。轉不足以破羣疑而成信讞。當卽特派大學士董誥。星馳回京。與留京王大臣。及內務府大臣緼布。刑部堂官等。會同秉公研訊。並節經降旨諭令悉心推究。務得實情。不可加以刑求。茲據王大臣等。連日詳細鞫問。惟豐紳殷德在國服內侍妾生女一節。業已自認不諱。此外如公主疑心飲食下毒。僉供實無其事。朕亦素知額駙與公主和睦。誣

妄實屬顯然。至演習白蠟桿。始自乾隆五十九年。藉以練習身體。並非起自近日。其私放利債。尚非違例盤剝。卽引進高升鄭二。戲耍棍棒。亦止係少年不謹。而豐紳殷德。平日所作詩文。經保甯董誥緼布等親至府內查出封固進呈。多係嘉慶三年以前所作。惟靑蠅賦一篇。係四年在墳塋栽樹。聞外有傳說大動工程之語。憂讒畏譏而作。詳加檢閱。委無怨望違悖語句。見經王大臣等訊明實係奎福因豐紳殷德將伊責打。革去長史。又追索經手銀兩。心懷怨恨。揑詞誣控。並傳到奎福妻子質對。供吐一一如繪。按律將奎福定擬斬候。請旨定奪。王大臣等。審辦此案。虛心詳細。所擬罪名。亦屬允當。今爰書已定。豐紳殷德並無謀爲不軌之事。毫無疑義。其罪惟在私將侍妾帶至墳園。於國服中一年內生女。實屬喪心無恥。前已降旨將伊革去公銜。及所管職任。仍著在家園圈禁。令其閉門思過。如此懲辦。已足蔽辜。其他俱屬輕罪不議。總之。此案如豐紳殷德果有悖妄之處。朕斷不肯因公主曲法姑貸。既經訊係誣揑。朕又豈肯因其怨家造作蜚語。遽將豐紳殷德置之重典。置公主於何地乎。奎福著依議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入於本年朝審辦理。餘俱照所議行。　越南國王阮福映。遣陪臣表貢方物。降勅褒奬。宴賚如例。　甲申。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辛卯。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上還京師。九月。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從前隨同黎維祁。陸續內投之安南人。節經分別安插。歷有年所。見在阮光纘。業已自取覆亡。農耐阮福映。款關內附。新封爲越南國王。因念前此安插內地之安南人。自必心懷故土。業經查詢火器營安插之黎侗等。及編入旗下之黎姓舊臣。咸願回至本國。並將黎維祁骨殖帶回。此時越南國貢使已自京起程。抵粵西後。臬司齊布森。自遵照前旨。賚送敕印出關錫封。即著該撫傳諭齊布森。於錫封時。告知該國王。從前內投之安南人等。見蒙大皇帝垂詢。伊等俱願歸故土。該國王。是否願將此項人等收留。令其據實登覆。稟知該撫具奏。俟奏到。再降諭旨。癸卯。命旌陝西四川湖北婦女。爲教匪迫脅被戕。及完貞自盡者。庚戌。東河衡家樓河溢。辛亥。命劉權之那彥寶。馳勘衡家樓河工。冬十月。己巳。雲貴總督琅玕奏。生擒賊目別的扒首逆恆乍綳家屬。壬申。孝淑皇后梓宮。奉移山陵。上詣靜安莊殯宮奠酒。諭軍機大臣等。會同戶部議奏。嵇承志。馬慧裕。懇請暫留衡工捐例一摺。國家偶值度支煩費之時。請開事例。原非得已。此次豫省衡家樓漫口。工費甚鉅。若非軍興八載。節次動撥餉項。數逾千萬。即該河督等合詞籲懇。朕亦斷不允行。今大功雖經底定。而一切善後事宜。尚多需用。復值

此河水漫溢。亟須尅期堵築。工程緊要。刻不容緩。不得不寛爲籌備。著如所請。暫開衡工事例。一俟該處漫工告竣。即降旨停止。雲貴總督琅玕奏生擒首逆恆乍綳。得旨嘉獎。下部議敘。癸酉。孝淑皇后梓宮發引。上臨送。戊寅。上啓鑾。謁西陵。孝淑皇后梓宮至山陵。暫安於享殿。壬午。上謁泰陵。泰東陵。癸未。孝淑皇后梓宮。奉安地宮。禮成。上親臨奠酒畢。命皇次子行禮。上回鑾。丙戌。上還京師。以孝淑皇后奉安禮成。寛免前會奏奉安事宜摺內。措詞不經之王大臣官員處分。賞還大學士保甯太子太保。十一月。戊戌。諭。朱珪英和。奏請將敬一亭兩旁舊刻前明嘉靖六年兩碑。細爲刮磨。恭繕乾隆九年臨幸翰林院諭旨。及朕此次幸院諭旨。摹勒上石。以光盛典。並鈔錄明時碑文進呈。固屬臣下尊崇本朝令典之意。但前明所建兩碑。幾及三百年。且詳閱碑文。係飭修明倫大典。古帝王之勅諭。亦不可輕去。若磨去原碑。將我朝幸院鴻儀。改爲刊泐。亦不足以昭盛美。所有前明兩碑。毋庸更動。朱珪等。既欲摹刻 皇考諭旨。及朕此次諭旨。著即於該院署內。製造匾額。敬謹懸掛。垂示藝林。永彰盛軌。己酉。申禁上控案件發原審官。十二月。癸亥。命史館恭纂 高宗純皇帝本紀。經略大臣額勒登保。振旅還

朝。遣御前侍衛珠爾杭阿。郊迎頒賞。丁丑。諭軍機大臣等。上年大功。將次告蕆。朕卽慮鄉勇一項。於裁撤後。或復行滋事。再三諄諭各督撫。妥爲安插。今賊夥內陳賊止三四十人。其餘皆係鄉勇。可見該地方官。於安插一事。竟屬陽奉陰違。未嘗認眞經理。茲伊等既已從賊。卽當與賊一律剿辦。惟各路鄉勇。尚未盡撤。不可遽爲宣露。以致隨征鄉勇。轉生疑懼。其有自賊中棄械來投者。當追問係何處鄉勇。地方官曾否安插。及因何從賊緣由。徹底根究。如查有尅扣資給銀兩等弊。德楞泰務卽會同勒保。從嚴參辦。　癸未。　命貢楚克扎布戴均元。馳往山東。查勘張秋運河。並衡工漫口。　丙戌。賞固倫額駙豐紳殷德三等輕車都尉俸。　丁亥。　諭。德楞泰追賊至橫山大梁。雪夜襲剿。衝鋒前進。忽前敵鄉勇。袖手不動。賊匪踞巖下壓。以致張應貴彭家棟。身受矛傷陣亡。旋據前營三旗鄉勇來稟。接仗時。看見多是同當過鄉勇的弟兄親友。說是受了寃屈。是以不肯動手。願求諭帖。叫他們出來伸寃。德楞泰因鄉勇人多。恐激變釀事。從權辦理。頒給諭帖。令鄉勇魏忠才等。持往招諭。看此情形。實爲可恨。鄉勇見在竟有挾制官兵之意。魏忠才往諭。卽使竟從招撫。而此等桀驁狡黠之徒。亦難保其不再生反側。且不獨此數百人未可盡信。卽見在隨征之鄉勇。

四五千人散之甚難。尤須豫籌萬全。以資控制。著方維甸體察情形。應如何設法安置鈐束。如有所見。即行詳悉具奏。總期不至激而生變。亦不至姑息養奸。方爲妥善。

戊子。諭本日召見額勒登保。據稱伊在軍營。即聞鄉勇等因散遣時得項較少。未遂所欲。或窮而無歸。不免心生觖望。此外實無抱屈之事。該匪等既經從逆戕害大員。自當嚴行懲辦。不可稍存姑息等語。德楞泰。見令持諭開導。倘竟受撫來營。亦不能概從寬宥。務將此次戕害副將軍都司各逆首。諭令指出。明正典刑。此外凶悍助惡者。亦應查出數人。發遣。其餘情願入伍者。分發各標營當差。其不願入伍之人。酌量優給行貲。俾歸鄉里。著德楞泰查照妥辦。至此次在橫山大梁。前敵觀望不前。甚至與賊匪交談。代爲申訴。心懷挾制。事定後。亦當查明數人。照軍法從事。俾知儆畏。將此傳諭知之。

甲子。嘉慶九年。春正月。戊戌。諭。前據德楞泰奏。前敵鄉勇代訴從賊鄉勇受屈。經德楞泰發給諭帖。令魏忠才等持往招撫。今據奏獲賊李思貴供稱。都被衆人殺死。經德楞泰派令弁兵。將魏忠才等屍身起獲。驗明等語。可見該匪等甘心叛逆。從前所稱受屈之語。全不必究。德楞泰誤聽其言。辦理失之過輭。然以事勢而論。此正極好


商務印書館印行

機會。設該匪等竟受撫投出。則此內戕害人員各犯。勢不能不按律嚴辦。此外夥黨。若概事貰宥。固無此理。但加以誅戮。該匪等又必謂已經投出。仍不免於伏法。或又生心反側。辦理轉未免棘手。今該匪既將魏忠才等殺死。德楞泰正當趁此激怒鄉勇。上緊剿辦。尅期殲滅。以靖地方。至魏忠才等同時被戕。實屬忠義可嘉。著德楞泰將該員等賜邺升銜。繕寫名牌。齎赴被害處所設立。傳旨賜祭。以妥忠魂。並傳集隨征鄉勇。咸使觀瞻。俾共知感奮。　撥廣東關稅銀一百萬兩。備四川善後事宜。　戊申。　諭剿辦邪匪。自前年臘月奏報大局戡定。上年七月。又續奏三省肅淸。而敗殘零匪。至今仍展轉奔逃。總未淨盡。見在已屆春融。賊匪必思到處掠食。即已散之鄉勇。聞伊等夥黨尚在各處搶掠。互相效尤。愈集愈多。豈不又成大股劇賊。即如元年賊匪初起時。原不過數百人。後來到處裹脅。人數日衆。遂至猖獗。此時統計零匪。雖不過三百餘人。若不上緊辦竣。必致遺灰復然。德楞泰務於二月內。將此起賊匪。速行剿洗無遺。以續遷延之咎。若以帶兵乏人。各路兵丁。業經陸續裁撤。見在兵力實屬未敷。應即時奏聞。朕必俯如所請。每思元二年帶兵大員。曾請京兵。不即發往。以致賊勢鴟張。遷延時日。深以為前車之鑒。總之辦理軍務。最忌因循粉飾。如果零匪

未淨。須調多兵。亦無可諱飾。德楞泰接奉此旨。即將是否需用領兵之員及尚須加添兵力之處。速行覆奏。並著傳諭楊遇春。令其前赴南山一帶。將各要隘及江防嚴密。緊顧北面。毋令零匪一名逸入。所有陝省南山隘口及江防。專交楊遇春堵禦。其未盡零匪。專交德楞泰一手辦竣。俾各專責成。以期無負委任。 二月。癸亥。 上幸翰林院。先期賜掌院學士朱珪。英和。御書匾額。是日賜羣臣宴。 御製敬依高宗聖製元韻詩二首。命諸臣分韻賦詩。又倣栢梁體詩。 御製首句。命羣臣以次賡續成章。復宣示御製七言律詩二章。命諸王及分字諸臣和韻。宴畢。 賜御製味餘書室全集。並賞賚有差。 癸酉。遣編置佐領及安置各處安南人回國。賚銀有差。並許黎維祁歸葬。 撥廣東商捐銀四十萬兩。兩淮鹽課銀二十萬兩。備陝西善後各事宜。 戊子。 上啓鑾謁東陵。 三月。辛卯。 上謁陵。回鑾。 壬辰。 上幸盤山。 戊戌。撥山西米三萬石。備陝西軍糈。 壬寅。 上謁明成祖陵奠酒。 以明後裔延恩侯朱毓瑞爲散秩大臣。並賞守陵人銀。 甲辰。 上還京師。 戊申。賞阿克蘇賽哩木貧回地五千畝有奇。 丙辰。衡家樓河工合龍。 夏四月。己巳。 上閱健銳營兵。 庚午。四川總督勒保奏。查辦黑瑪溪猓匪。生擒首犯庚兒得 旨嘉獎。 乙

亥。四川總督勒保奏。來谷夷目。縛獻聽從黑瑪溪猓匪糾約搶掠六翁堡滋事兇夷。辦理全竣。總兵張志林等。下部議敘。 命江南淮徐道徐端。以三品頂帶。署河東河道總督。召嵇承志來京。 五月。甲午。 上詣黑龍潭祈雨。 丁酉。雨。 庚子。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孫全謀奏稱。上年十一月內。在雷州洋面。探聞盜首鄭一烏石二等。竄回粵洋。共有匪船二百餘隻。聚泊遂溪縣廣州灣洋面。其餘六七十隻。分投各洋面游奕。孫全謀督率兵船五十八號。於十二月二十日。馳赴攻勦。賊船隨拒隨逃。官兵傷斃二十名。緣孫全謀所帶兵船。內有九號小料民船。配兵無多。其餘各兵船。在洋駕駛日久。船底滲漏。僅有兵船三十九號。跟踪追捕。詎盜船百餘隻。竄至平海黃茅洋面。見官兵稀少。膽敢放礮迎敵。傷斃千總一員。兵丁四名。俱經扎達倭什布具奏外。並自請交部治罪等語。洋盜鄭一烏石二等匪船二百餘隻。在廣州灣等處。分屯游奕。經官兵兩次追捕。傷斃兵丁二十餘名。戕及員弁。此係上年十二月間之事。該督接到札稟。自應據實具奏。一面認真督辦。乃檢查倭什布節次奏到各摺。並未詳晰陳奏。殊不可解。洋盜為廣東大患。此事尚不留心。別項事自必更形疏懈。伊係棄瑕錄用之人。尤不應如此怠忽。粵省洋匪。自越南受封以後。已無窩留逋逃之

藪。自當漸就肅淸。乃至盜船數百。連幫聚泊。游奕各洋。豈地方文武。尙不急思上緊撲捕乎。試思盜船有二百餘隻之多。而兵船止有五十八號。卽一律整齊。已覺寡不敵衆。何況此內半有損壞。僅賸三十餘船。追捕大幫賊匪。無怪乎官兵之被戕。而匪徒之遠颺也。近聞該省船隻。於製造完竣後。止在海口停泊。以致日久浸漬。多有齡壞。此卽營員出洋懈弛之明證。但既有損壞。地方官卽當隨時修整。乃亦因循觀望。一有調撥之事。始僱小料民船數號。搪塞了事。此等積弊。朕所深知。大率營員憚於出洋。輒以無船可駕爲詞。地方官則以營員平日素不出洋。空船停泊。徒置無用。一旦議令修艌。每稱所費不貲。似此互相推諉。日漸廢弛。海洋何能安輯。倭什布係該省總督。文武皆其統屬。著卽嚴切查明。分飭所屬。痛改積習。和衷辦公。若陽奉陰違。仍前貽誤。或稍有諱飾。一經朕訪聞得實。或別經劾奏。惟倭什布是問。所有孫全謀自請治罪之處。此時且暫緩交部。仍著該提督上緊督緝。務淨根株。如再有遲誤。卽當一併治罪。不能曲貸矣。將此傳諭知之。

丙午。諭額勒登保等奏。自奏報分路剿賊情形後。迄今已閱旬日。朕盼望之殷。刻深焦廑。本日四百里報到。所敍連日分兵探剿情節。不過殺賊一名。被擄民人擒獲者十人。賊匪除二百三十四人。又新擄

百姓一二百人。賊數竟添至一倍。見據摺內稱官兵連日爲大雨所阻一俟天色稍霽奮力進攻。儻賊匪他遁。亦卽設法趕剿等語。殊不成話。如此大雨。官兵旣寸步難進。賊匪又何能遠遁。若賊匪竟能冒雨前行。官兵自亦可跟蹤追躡。何至不能奮力進攻。額勒登保等不過又爲將來追賊遲延。自占地步。此等敗殘零匪。不但不能殲除。又復展轉奔逃。致增裹脅。均由伊等辦理延誤所致。上年冬間。德楞泰接辦時。朕以該處零匪止賸一二百人。無難尅期辦淨。乃德楞泰誤聽鄉勇詭計。欲事招降。予賊以暇。坐失事機。不得已又令額勒登保到彼幫辦。額勒登保在京時。卽再三婉辭。及至到陝後。聞德楞泰於三月初二日得有勝仗。又欲避分功之嫌。不卽會辦。逮德楞泰屢次不能得手。伊自知難以坐視。始行前往。今自與德楞泰會同以來。又閱月餘。老師糜餉。一籌莫展。此而不加黜罰。何以肅軍紀而勵戎行。此起零匪。德楞泰剿辦最久。其貽誤之咎尤重。著降爲二等侯。革去內大臣。降戴單眼花翎。革去紫韁。賽沖阿以西安將軍幫同剿賊。且係聯銜奏事之員。非專聽調遣鎭將可比。其獲咎亦重。伊前賞輕車都尉世職。著降爲騎都尉。並拔去花翎。額勒登保會同督剿。雖不似德楞泰等爲時已久。但到軍營後。毫無振作。咎已難辭。著降戴單眼花翎。並革去紫

轤。朕權衡伊三人貽誤。輕重之咎。分別降革。以示薄懲。定身犯二罪。均應斬決者。加梟示例。以遣戍釋回賞給員外郞前任陝甘總督宜緜。前奏鄉勇情形。切中時弊。命以四五品京堂候補。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朕近聞本年豫省合龍後。黃流由雲梯關入海。不甚暢利。竟有分溜直入洪澤湖。及淮陽一帶。運河倒灌。較往年爲甚。此事殊有關繫。海口一帶。舊有阻遏。上年豫工未經合龍時。朕早爲慮及。節經降旨令吳璥親赴海口一帶。隨機酌辦。務爲一勞永逸之舉。不可惜費畏難。申諭甚爲明切。該督屢次奏到。皆言雲梯關一帶。出水通暢。惟請再將黃泥嘴新河等處。取直開空。以收束水刷沙之益。本月初旬。復據奏稱。各工業經挑切如式。河水滔滔外注。並無阻遏等語。今黃流分溜。直入洪澤湖運河。是海口之不能通暢。已可概見。見在未交大汛以前。已形倒灌。將來伏秋大汛。淸黃並漲。洪澤湖不能容受。各處工程。豈不大形危險。海口阻滯。本非一日。但上年有旨特交吳璥查辦。何以並不通盤籌畫。以致本年黃水倒灌。甚於往年。該督前此所辦。自不免存惜費之見。殊不知顧惜小費於前。卽不免多糜帑金於後。試思海口消納不暢。洪澤湖又遭淤淺。則河身漲滿。濱河州縣。在在可危。彼時設有漫溢。工鉅費煩。又將如何辦理。吳璥卽不惜身家。

更於國事何益。著吳璥即查明見在河水倒灌情形務即設法籌備。不可遲緩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玉德李殿圖奏。蔡牽匪船竄至鹿耳門滋擾。見在調遣官兵。赴臺灣協剿情形一摺。盜首蔡牽在洋面竄擾。刦奪日久。未能緝獲。今竟敢率其夥匪。駛至鹿耳門海口。突入北汕木寨滋擾。以致戕害官兵。實屬可恨。但武克勤王維德二員。既經玉德等派往北汕寨防堵。遇盜船登岸。自應奮力擒拏。何至遽有失事。儻該遊擊等竟係畏葸不前。未經抵禦。以致被戕。則本有應得之罪。無庸再行加恩。若果督兵殺賊。或因衆寡不敵。力竭被害。仍當照陣亡例賜卹。著該督等確切查明據實具奏請旨。其臺灣鎮道府各員。據稱愛新泰同慶保。先經聞信。馳赴鹿仔港。因盜蹤業已他竄。即行回郡。嗣於二十八日。接有汎弁稟報。該鎮即馳赴北汕木寨督捕。遇昌慶保在海口一帶彈壓巡防。是日該鎮坐船因黑夜逆風暴雨。急切不能趕到等語。地方文武大員。於此等盜刦重案。自應即時馳往督捕。況郡城距鹿耳門水程。止三十餘里。相距不遠。究竟北汕寨失事時。該鎮暨道府等曾否趕到。並著查明。如果有諉卸退避情事。即應據實參奏。不可稍有回護。此時盜船。業已遠颺。該督見分派鎮將帶兵擒捕。惟當嚴飭上緊兜圍截擊。追蹤務獲。即該匪從外洋竄逃。鄰近省分。

尤宜不分畛域。協力嚴拏。閩浙兩省。均係玉德所轄。應通飭營汛。並知照阮元李長庚等。上緊圍擒。其濱海如粵東江蘇等省。亦著飛咨各該督撫。一體嚴拏。毋任日久稽誅。 丙寅。撥九江龍江淮安滸墅各關稅銀五十萬兩。並撥陝西藩庫銀十萬兩。備善後事宜。 甲申。 諭玉德等奏。温州鎮兵船。追剿蔡牽。被盜匪擲火焚燒。官兵俱遭戕害一摺。覽奏不禁髮指。蔡牽夥盜。向來不過在洋面遊奕。刦掠商船。尚不敢竄入內洋。登岸滋擾。前據該督撫奏。蔡牽盜船。駛至鹿仔港。搶奪木柵。已屬愍不畏法。今於浮鷹洋面。令官兵追剿。盜匪向前拒敵。並敢將温州鎮胡振聲坐船。擲火焚燒。該鎮及同船官兵。均被戕害。實爲罪大惡極。前聞蔡牽一犯。屢欲投出。經伊妻勸阻中止。茲該犯膽敢傷害總兵大員。罪在不赦。斷無招撫之理。卽日拏獲蔡牽後。當按叛逆律嚴辦。其妻子等。亦應問以緣坐。該犯籍隸閩省。陸路地方。諒必有伊近支親屬在彼居住。著玉德等。密爲查辦。分別治罪。温州鎮總兵胡振聲。在洋捕盜被害。殊可矜憫。著加恩照提督陣亡例賜䘏。查明伊如有子嗣。著於服闋後。送部引見。此時官兵等見賊戕害大員。自必同深憤恨。咸思滅此朝食。但不可稍涉大意。輕爲嘗試。總須謀出萬全。持以慎重。以期一鼓成擒。玉德業已親往督辦。所有捕盜舟師。應

卽派提督李長庚總統。並著知會浙江江南各督撫提鎭。派撥弁兵。於所在洋面。一體緝捕。通飭各海口要隘。禁止奸民接濟米石柴薪。以淸盜源。乙酉。以飛蝗集御案。御製見蝗歎。勅直隸總督顏檢嚴率所屬撲捕。秋七月。戊子。華妃薨。上至吉安所賜奠。丙午。上啓鑾。秋獮木蘭。己酉。以木蘭鹿少。詔停秋獮。德楞泰奏。捕獲四川餘匪首逆羅思蘭等。得旨獎賚。賞還額勒登保。德楞泰。紫韁雙眼花翎。壬子。上駐蹕避暑山莊。以本年甲子。命停勾決。遵成憲也。八月。甲子。諭。朕兄成親王。自幼專精書法。深得古人用筆之意。博涉諸家。兼工各體。數十年來臨池無間。近日朝臣文士之工書者。罕出其右。早應摹勒貞珉。俾廣流傳。而王撝謙自矢。不肯遽付鈎鐫。昨特命軍機大臣傳旨。諭令將平日所書各種。自行選擇刻石。始據王具摺陳謝。遵旨於回京後。覔工摹刻。著照所請。以詒晉齋名。顏其卷帙。王卽繕朕此旨。勒冠簡端。以當製序。本日王所奏之摺。亦著另書一通。附刊於後。以誌翰墨欣賞之盛。庚辰。命查軍功名目。始自何年。何處軍營。係由何人首先賞給四五六品至七八品軍功。有無奏咨成案。著該部將歷來軍營檔案。詳查確據。奏明請旨。尋奏。此項軍功。自乾隆五十一年福康安勦賊臺灣爲始。得旨。福康安早

經身故。其餘概免深究。嗣後遇有應行獎勵之處。俱當奏明請旨。不得仍前擅給。丙戌。上謁陵。九月。丁亥朔。重修隆恩殿成。上復謁裕陵回鑾。庚寅。上幸南苑行圍。辛卯。以搜捕三省教匪餘孽淨盡。甄敍各將弁。並賞賚有差。甲午。上還京師。冬十月。戊午。命嗣後順天武鄉試。外場改於十月初七日開弓。十二日出榜。己卯。上御惇敍殿。賜宗室諸王等宴。十一月。予告大學士王杰謝恩來京。命乘肩輿至隆宗門外。扶杖進內。以備召對。十二月。庚辰。體仁閣大學士劉墉卒。晉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遣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一千兩。並令其姪江蘇學政劉鐶之。來京治喪。予祭葬。謚文清。

乙丑。嘉慶十年。春正月。丁亥。命嗣後各省。及新疆等處慶賀元旦摺。統限於十二月初十日以後。二十五日以前。半月內。一律遞到。乙未。諭予告大學士王杰。先朝耆舊。久直內廷。宣力有年。忠清直勁。老成端謹。前年以老疾乞休。經朕再三慰留。因屢次陳懇肫切。勉從所請。朕曾親製詩章。優加錫賚。以寵其行。歸里以後。屢有批章詢問。知其起居無恙。上年十月間。為伊夫婦八十同庚。特製詩章匾聯。並賜以如意文綺等件。用迓福綏。嗣據王杰具奏謝恩摺內。有即日脂車詣闕之語。朕惟慮其衝

寒遠涉。諭令自行酌量。緩程行走。旋於臘月初旬抵京。特令肩輿進朝。扶杖入對。察其精神尚健。賜詩誌喜。並留俟春融後。再行起程回籍。旬日以來。屢經召見。看其體氣稍形疲輭。疊經諭以在寓靜攝。方冀春和增健。安愈言歸。俾其頤養臨泉。壽躋大耋。不料究以年高氣弱。不勝嚴寒凛冽。遽爾溘逝。聞之深爲悼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賞給陀羅經被。派榮郡王綿億。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茶酒。並賞給廣儲司庫銀二千兩。經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其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照料。妥爲護送。尋予祭葬。加賜祭一壇。諡文端。 二月。辛酉。 諭。據倭什布等奏。英吉利國。呈進表貢。請旨遵行一摺。該國王。重譯輸誠。情詞恭順。從前乾隆六十年間。曾經附進表貢。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俯賜賞收。加以錫賚。錫之敕書。此次旣據該國王備進方物。自應照例賞收。著那彥成等。查照辦理。並將貢品賫京呈遞。再行頒給敕書賞件。俾遂悃忱。而示懷柔。至所稱該國有護貨兵船四隻。來廣一節。近聞外洋貨船到粵。均有兵船護送。亦不獨英吉利國爲然。必係因洋面不能肅清。自爲守衛之計。迨駛至澳門。已近內地口岸。或有竊掠之事。豈不貽笑外夷。該督等當嚴飭地方文武。整飭巡防。使澳門一帶。商船停泊。得以安靜無虞。至伊

等護貨兵船。向來必有灣泊處所。總當循照舊規。勿令任意越進爲要。再閱譯出該國原表。內稱有別項事情要我出力。我亦十分歡喜効力等語。此言似非無因。自係聞洋面時有盜警。或需伊國兵力幫同緝捕。是以隱躍其詞。海洋地面。番船往來。原應內地官兵實力查緝。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那彥成到任後。惟當遵照節次諭旨修明武備。整頓營伍。使奸徒聞風自遠。以懾外夷。而靖海疆。方爲不負委任。

癸亥。皇四子緜忻生。　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紀昀卒。遣散秩大臣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五百兩治喪。予祭葬。諡文達。　三月己丑。　上啓鑾謁西陵。是日。幸南苑行圍。　戊戌。　上臨五公主園寢。賜奠。　己亥。謁陵。　上回鑾。　丙午。　上閱健銳營兵。　戊申。　上還京師。　己酉。倭什布以總督兩廣時廢弛。降二品頂戴。褫花翎。　夏四月辛未。　諭御史蔡維鈺奏。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一摺。京師設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參用西洋。凡西洋人情願來京學藝者。均得在堂棲止。乃各堂西洋人。每與內地民人往來講習。並有刊刻書籍。私自流傳之事。在該國習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行講論。立說成書。原所不禁。至在內地刊刻書籍。私與民人傳習。向來本定有例禁。今奉行日久。未免懈弛。其中一二好事之徒。創立異說。妄思

傳播。而愚民無知。往往易為所惑。不可不申明舊例。以杜歧趨。嗣後著管理西洋堂務大臣。留心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書籍。即行查出銷毀。並隨時諭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務當安靜學藝。不得與內地民人往來交結。仍著提督衙門五城順天府。將坊肆私刊書籍。一體查銷。但不得任聽書役藉端滋擾。致干咎戾。　戊寅。賜彭浚等二百四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卯。撥廣儲司銀十萬兩給隨從盛京官員兵丁。製備行裝。　癸未。諭。據刑部奏。審明廣東民人陳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遞送書信地圖。並究出傳教習教各犯。分別定擬一摺。西洋人信奉天主教。在該國習俗相沿。原所不禁。即京師設立西洋堂。亦止因推算天文。參用西法。凡該國情願來京學藝者。均得在堂棲止。原不准與內地民人往來滋事。乃德天賜膽敢私行傳播。訊明習教各犯。不惟愚民婦女。被其煽惑。兼有旗人亦復信奉。並用漢字編造西洋經卷至三十一種之多。若不嚴行懲辦。何以闢異說而杜歧趨。且該國原係書寫西洋字。內地民人從無傳習。今查出所造經卷。俱係刊刻漢字。其居心實不可問。此在內地愚民。已不得傳習。而旗人尤不應出此。關繫人心風俗者甚巨。所有寄信人陳若望。在堂講道之漢軍周炳德。會長民人劉朝棟。趙昣。朱長泰。漢軍汪茂德。或往

來寄信。或展轉煽惑。著照刑部所擬。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先用重枷枷號三箇月。以示懲儆。民婦陳楊氏。以婦女充當會長。尤屬不安本分。著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不准折枷收贖。民人簡恆。曾代爲寄信請人傳教。漢軍佟恆善。經反復開導。執迷不悟。俱著枷號三箇月。滿日。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周炳德。汪茂德。佟恆善。既自背根本。甘心習學洋教。實不齒於人類。均各銷去旗檔。至一經曉諭。即情願出教之民人王世甯。柯添福。尹思敬。吳西滿。漢軍佟明。佟四。蔡永通。尚知悔過。應行省釋。但恐該犯等因一時畏罪飾詞。未必出於至誠。仍著該管旗籍各官。嚴加管束。如敢再行傳習。即加倍治罪。德天賜。以西洋人來京當差。不知安分守法。妄行刊書傳教。實爲可惡。該部奏請。或飭令回堂。或遣回本國。均屬未協。德天賜著兵部派員。解往熱河。在厄魯特營房圈禁。仍交慶傑。隨時管束。毋許與內地旗民。往來交涉。以杜煽惑。管理西洋堂事務大臣常福。於德天賜寄信刊書傳教等事。未能先事查察。著交內務府議處。其失察旗人習教之歷任都統。著軍機大臣查明。奏請交部分別議處。該堂存貯經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派員檢查銷毀。毋許存留。其刊刻板片。並著五城。順天府。步軍統領衙門。一體查銷。並出示曉諭。軍民人等。嗣後再有與西洋人往

諭。修瀾等到案。來習教者。卽照違旨例。從重懲究。決不寬貸。餘著照刑部所議行。五月。庚子。修瀾色克舒敏李慶喜因傳習天主教。革職。交刑部審辦。茲據刑部奏。佟瀾等俱各供情願出教。請革職。免其治罪等語。佟瀾等均係旗人。且任職官。輒敢棄背根本學習洋教。見雖據供明眞心改悔。但恐因一時畏罪。求免伊等全家。久爲邪說所惑。一經釋放。或仍私相崇奉。其言殊難憑信。佟瀾。色克舒敏。李慶喜。仍著在刑部羈禁。將伊等家屬傳至。令其當面告誡。各將洋教不祀祖先。不供門竈等事。全行改革。仍交各該旗查明伊全家出教屬實。由該管參佐領。具結詳報。再行釋放。如釋放後。再敢私行習教。卽加倍治罪。戊申。命加勒保太子太保銜。並賞戴雙眼花翎。以其首先倡議堅壁淸野之策。洞悉機宜故也。晉封明亮一等子爵。己酉。嚴禁監生把持漕務。六月。甲寅。以江蘇浙江水災。命截留四川運京米三十萬石備糶。丙辰。封貴人鈕祜祿氏爲如嬪。辛未。四川餘匪首逆王世貴伏誅。丁丑。直隸永定河溢。命那彥寶馳往堵築。降革劉權之英和。太子少保花翎。閏六月。癸未。降劉權之爲編修。仍帶革職留任處分。遇有國史等館纂修缺出。令其充補。以其瞻徇情面也。降英和爲太僕寺卿。從前所賞一品補服。黃馬褂。紫禁城騎馬。綠牙縫靴。

俱著革去。並不准隨往盛京。以其奏事。懇求不必詢問劉權之。尋事退出軍機。有心專擅故也。　戊戌。永定河漫工合龍。　乙巳。阮元丁父憂。調淸安泰爲浙江巡撫。命秦承恩仍暫署江西巡撫。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七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衛章恭校

仁宗睿皇帝

乙丑嘉慶十年。秋七月。戊辰。　上啓鑾。詣盛京。謁祖陵。　八月。丙戌。　上詣北鎭廟行禮。　庚寅。朝鮮國王李松。遣陪臣至盛京表貢方物。　甲午。閱盛京官員等射。　乙未。　上謁永陵。　丙申。行大饗禮。　閱興京城。　閱吉林官員等射。　己亥。　諭。朕詣盛京。親至克勤郡王及揚古利費英東額亦都等墳塋。賜奠。禮部擬進儀注。並有前引大臣恭導。所奏殊屬非是。朕追念勳臣。親釂酹酒。禮以義起。一切服色儀節。自可隨時斟酌而行。亦何須前引大臣恭導。卽如在京屢有賜奠王大臣之事。禮部從未呈遞儀注。今於賜奠功臣。詳叙禮儀。先期呈進。幾與祭祀大典同例。豈協以尊臨卑之義乎。著傳諭禮部。嗣後凡遇賜奠之事。俱無庸奏進儀注。　庚子。　上謁福陵。　臨奠宏毅公額亦都墓。　辛丑。行大饗禮。　上詣昭陵。　臨奠武勳王揚古利。直義公費英東墓。　賜揚古利後裔福克津藍翎侍衛。額亦都後裔和世泰爲頭等侍衛。費英東後裔安甯爲二等侍衛。　壬寅。行大饗禮。　上至盛京。詣太廟尊藏册寶


商務印書館印行

前行禮。諭。朕恭謁三陵禮成。本日駐蹕盛京。以次舉行一切典禮。敷渥愷澤。吉事有祥。今念額勒登保久歷戎行。克敵致果。前於大功告蕆時。業經晉封一等侯。授爲御前大臣。此次因積勞抱病。不克扈從前來。朕升香 列聖。賜酹元勛。並將其後裔。量加恩擢。以獎前勞。言念藎臣。宜膺殊錫。額勒登保著加恩晉封爲三等公。以示朕錫類酬庸有加無已至意。 遣官致祭壽康太妃。懿靜太妃。康惠淑妃。並公主園寢。奠親王貝勒大臣等墓。 遣官祭長白山。遼陽太子河。巨流河。渾河。北海。松花江諸神。遼太祖陵。 賞扈從蒙古王貝勒貝子公等銀。 甲辰。 上詣天壇。地壇。堂子。行禮。 詣文廟瞻禮。 臨奠克勤郡王岳託墓。 乙巳。 上御崇政殿朝賀。 御前大臣都統公額勒登保卒。賞銀五千兩治喪。予祭葬。謚忠毅。建祠京師。 丙午。 上御大政殿。賜臣工及朝鮮使臣等宴。 御製盛京頌八章。 以清甯宮未設國都。留貽糠鐙。召富俊詢之。以敝舊對。 上曰。先朝遺物。原欲使後世企仰湻樸之風。即敝舊何礙觀瞻。命仍設之。 廣奉天等府各屬科試學額。 賜朝鮮國王李松御書扁額。 免盛京興京旗地額賦。並九年以前逋賦。 免盛京戶部各莊頭應交倉糧。 戊申。 上回鑾。 九月己巳。 上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裕陵。至端慧皇太子園

寢。奠酒。　壬申。　上還京師。　丙子。　上臨故都統公額勒登保第。賜奠　冬十月。
戊子。允廷臣請。編　御製文初集。　己丑。　賜張聯元等六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丙申。　賜英吉利國王敕諭。　辛丑。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辰刻。先據孫玉
庭馳奏。辦理投首洋盜。未臻妥善一摺。內稱那彥成辦理投首盜匪。酌賞頂帶。並每
名賞銀十兩。計海盜不下數萬。若盡行招撫。經費為難。其殺賊投首之人。未可盡信。
且此等盜犯。罪皆凌遲斬梟。今准其投首。概置不問。榮以頂帶。加以重賞。以致民間
有為民不如為盜之謠。揆諸事理。殊屬未協。曾與那彥成再三辨論。意見不同等語。
是那彥成於洋盜投首一事。竟屬辦理錯謬。是以該撫據實參奏。朕披閱時。即料及
那彥成日內亦必有奏報。迨至巳刻。果遞到那彥成四百里馳奏之摺。係在孫玉庭
拜摺之次日所發。內一摺。係續報洋盜投誠。節次統計。有三千一百七十名口。請仍
照前議章程。分別將出力者賞給千把外委頂帶。其餘分別量予安插。又另摺具奏。
辦理洋盜剿撫事宜。據稱與孫玉庭兩次面商。意見未能畫一。並另單臚列各條。多
係分辦之語。自係知該撫先經具摺。故為此奏。伊二人身任封疆。意見齟齬。猶屬小
事。至粵省海盜充斥。前授那彥成為總督。原令會同該撫督飭地方文武。盡心緝捕。

期於戢盜安民。並未令其招撫。乃前據那彥成兩次奏報洋盜投誠若干名。請將出力各首犯。賞給頂帶。朕即以爲此等稔惡匪徒。貸其一死。已屬格外施恩。豈可濫邀名器。當即降旨訓諭。其賞銀一節。特以其人數尚少。尚可准行。今前後投首者。至三千餘名之多。據那彥成稱盜匪情形。十分窮蹙。試思該督到粵以來。並未有督率將弁。出洋痛剿。圍殲擒斬巨盜之事。該匪等方且乘閒登岸。搶刼礮臺。肆其滋擾。有何畏懼。遂形窮蹙乎。又稱。該犯等船隻礮械。既經繳官。目前可以無患等語。辦理地方事務。總當計及將來。經久無弊。豈有止圖目前之理。況目前即未必無患耶。至稱棄用熟悉盜蹤。與新舊投降之人。廣爲間諜等語。看來竟係設法招撫。此等兇渠。如果情急逃生。輸誠投首。尚當防其反側。若招之使降。如何足恃。從前朕辦理勦捕教匪。曾諄諄以勿事招撫爲誡。天下甯不知之。況那彥成。曾經行陣。猶非他人可比。即軍營中。實係窮蹙投誠。或殺賊獻功者。亦必令審訊明確。然後酌予安插。今那彥成奏稱。既已悔罪投誠。勢不可再加之審訊。殊不成話。該犯等。來歷不明。若不訊問確切。豈可遽爾省釋。至所獻賊目首級。既稱難於盡信。又稱止可權爲包容。該匪殺賊獻功。自當將所殺之賊。訊訪明確。方足憑信。若概予包容。該匪等。詭譎異常。設竟仇殺

良民。捏報殺賊。呈驗首級。假詞投首。豈亦置之不問。有是理乎。又據稱盜犯。置之岸上。尙有蹤跡可尋。得以制其生命等語。大言不慚。可笑已極。盜匪在洋行刼。止係擾害商旅。近日漸肆鴟張。原以其登岸刼掠。不可不上緊緝捕。地方文武。於盜匪在洋出沒時。尙不能謹守礮臺要隘。制其登岸之路。卽如李崇玉一犯。乃係岸上匪徒。經朕嚴飭緝拏。那彥成猶未能尅期弋獲。致令兔脫。豈將海盜置之陸路。轉能制其生命。卽伊祖亦未必有此才幹。況那彥成乎。該匪等積慣刼掠。一無恆業。此時卽按名賞銀十兩。花消易罄。卽賞給項帶。亦豈能久事羈縻。是目前雖經投首。將來必致背恩潛逃。復萌故智。並恐無數兇徒。散居各處。心懷叵測。保無與陸地奸民。句結煽誘。別釀事端。殊有關繫。今那彥成奏稱。籌及人數衆多。或將廣西閒曠地畝。給懇安插。可見此次投首至三千餘名。伊亦不能辦理。乃出此謬悠之見。以廣西甯靖地方。忽令數千匪徒。雜處其閒。豈能保其日久相安。倘廣西又不能容。則將徙置何處。此時投首之三千名。業據那彥成。將出力者。分賞項帶。並賞給銀兩。自不便復行撤回。致生觖望。但此後洋盜。必須力爲緝捕。斷不可輕信投誠。以杜後患。且此三千餘名。亦不可不酌籌安置。因思吳熊光。托津在湖北審辦各案。自必得有端緒。奏摺諒已拜

發在途。現經明降諭旨。將吳熊光調補兩廣總督。吳熊光接奉此旨。卽星夜兼程。由驛馳赴新任。其湖北應訊案件。如尙審辦未結。卽專交托津會同瑚圖禮秉公辦理。並將私鹽小錢兩事。會同查辦。俟辦理完竣後。托津仍著遵前旨馳赴廣東。會同吳熊光。查辦一切。回京面奏。至吳熊光抵粵後。須將投首盜匪三千餘名。妥爲安置。遣散爲第一要務。並嚴飭沿海各口岸營汛。上緊巡緝。毋任洋匪登岸。並嗣後不准設法招致。其節次投首之犯。如有滋生事端者。著卽按例正法示懲。勿稍寬縱。至那彥成辦理緝捕洋盜之事。招徠投首。止圖海洋盜匪稀少。有意見好見長。殊不知辦理並未妥協。此必係誤聽屬員慫慂。或竟出自廣厚一人主見。亦未可定。那彥成廣厚。俱著解任。交吳熊光傳旨質訊。將以上各情節。詳細究問。如止係聽信人言。辦理錯誤。卽當據實參奏。一面令那彥成廣厚二人。自行來京候旨。或那彥成偏聽信任者。不止廣厚一人。亦當指名參辦。倘此外復訊有骫法營私款蹟。卽當傳旨革職拏問。並將任所貲財查鈔。一面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前聞那彥成在粵飲酒看戲。曾經降旨訊問。據伊自行覆奏。每月唱演二三次等語。今朕聞伊在署。竟日以看戲爲事。伊前赴浙江審案時。在公館中。卽係如此。並有屬令延豐。爲伊購買優伶之語。見在伊

所帶家人中。即有能唱曲演戲者。並聞廣厚素講音律。其跟役亦能演唱。那彥成在粵。耽於逸樂。皆係廣厚引誘所致。其所設軍工局。聞亦係廣厚從中贊成。此時如已裁撤則已。若見尚設立。著速行裁撤。並將廣厚如何迎合那彥成之處。一併查明。據實具奏。至孫玉庭與那彥成近在同城。其飲酒看戲。及設立軍工局等事。豈竟毫無聞見。何以並無一字奏及。止以那彥成辦理洋盜投首。未能妥協具奏、殊屬非是。著吳熊光傳旨將孫玉庭申飭。並詳悉詢問具奏。又據那彥成等。另片覆奏。御史吳榮光具奏。洋盜追趕師船進口。焚掠各緣由。查明並無其事。並據稱吳榮光。係鹽商吳昆同之姪。那彥成見在清查局商牟利營私諸弊等語。吳榮光家有局商。或因粵東清查鹽務。故為挾嫌入奏。亦未可定。若該省實有洋盜進口焚劫之事。那彥成藉詞諱飾。則獲咎益重。著吳熊光查明具奏。　十一月。甲寅。　諭。前以初彭齡漏洩面諭之旨革職。家居養親。令其閉門思過。今已閱年餘。因念初彭齡平日官聲尚好。本日所出右庶子一缺。著加恩以初彭齡補授。示朕終不廢棄敢言之臣。以期有政事之至意。　丙辰。前據那彥成奏。已革南海番禺二縣知縣王軾等。稟出百齡在巡撫任內。用聯枷致斃二命。又派伊家人任二。傳令兩首縣。代辦供應物件。並於離任時。將

一切玻璃紫檀物件。搬運下船。並又據奏稱。那彥成有與百齡聯銜具奏各摺。百齡到湖北後。將摺差截留鈔錄硃批行文等款。情節重大。特派吳熊光托津前往查辦。先據吳熊光托津奏到查訊大概情形一摺。據稱百齡供認在廣東任內。曾因懲辦棍徒。用過聯枷。其與那彥成會奏之摺。因係巡撫衙門主稿。是以於到湖北後。將摺差截留。行文知會。至於在粵省起程時。將署內各物件。用人夫二千餘名。搬運下船一節。堅不承認。請將百齡解任質訊。其印務遴交瑚圖禮兼署。已降旨允行。本日復據吳熊光等奏到。續行究出任二寄頓一摺。據稱連日詳細研訊。據任二供稱。六月初二日。百齡自廣東起身時。眷船隨後行走。將歷年積存之件。並廣東署中原備器用傢伙。私自搬取下船。於到楚後。覓得漢陽李姓棧房。運往安放。百齡均不知情等語。當將任二寄頓各件。逐一查明。其百齡署內物件。亦行查封。內即有木器挂燈等項。亦係廣東之物。據百齡供稱。均係任二私自安放。實不知情。惟自認糊塗昏憒等語。並據將百齡供單進呈。百齡素號精明。豈有於伊家人私帶物件。安置署內。竟毫無覺察之理。殊不足憑。且披閱單內有買房六處。買地五千餘頃。爲價不少。伊本年出京時。曾聞其稱盤費不敷。向人挪借銀兩。竟似淸貧有素。而現在查出所置產業

如此。其平日所爲。恐未足深信。百齡於廣東巡撫任內。與總督會奏事件。不將硃批移交總督。僅行恭錄知照。又因懲辦光棍。製用聯枷。均屬錯謬。今又查明伊署內。見有存貯廣東物件。是其巧詐營私。不可不徹底訊明辦理。見在吳熊光已赴兩廣總督新任。百齡著革職拏問。交托津會同瑚圖禮。提同伊家人任二。及廣東人證。詳細質訊。確實按律定議具奏。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上月二十二日。據那彥成奏到。續投洋匪。前後共有三千餘名。請賞給頂帶銀兩。分別安插。所辦非是。已特諭吳熊光。前往查辦。本日又據那彥成奏。續收投首各起。三百二十餘名。見在賊匪窮蹙。並據另片奏稱。另有東路巨盜兩幫來投。人數不下四五千名。即星赴惠潮一帶。親往辦理等語。所辦輕率錯謬。深爲可慮。看其摺內所敘。鈔錄賊供。委員等。紛紛購線。並各口岸。均有告示。是前後投到之賊。均非自行投誠。竟係那彥成倡爲招撫。謬論深信不疑。惟欲藉以見好見長。不顧事之利害輕重矣。辦理洋盜。惟有督飭文武。實力勦捕之一法。即或因勦急來降。亦當詳辦眞僞。分別核辦。豈有將刦盜罪名。置之不問。優以賞項。獎以官職。率意妄行。竟置勦捕於不辦乎。伊摺內尚云。此次查閱營伍。諭令水陸將弁。奮勉殺賊。以堅賊匪投首之心。士氣百倍振作等語。可謂恬不知恥。廣

東營伍。廢弛已極。朕用那彥成爲總督。令其實力整頓。勦捕盜賊。那彥成。並不以勦賊爲務。專辦投首。並將巨盜紛紛錄用營弁。致兵民皆懷怨望。士氣更何由振作。設有他變。那彥成實爲禍首罪魁。縱執法重懲。地方尙可問乎。況有何把握。如此擔承。太不度德量力。又據稱從前吉慶任內。曾辦投首一千七百餘名。迄今數年。未聞另有滋事之案。以爲可以倣照辦理。殊不知吉慶意在招撫。以致盜匪全無畏懼。營伍廢弛日甚一日。本屬錯誤。且伊止稱安插散遣。並未優給頂帶銀兩。其安插之處。係在南雄一帶。距海甚遠。卽有黨與。亦難以句結。今那彥成將投首數千人。散在各屬。甚至列入營伍。能保反側之徒。不濳相句結乎。伊尙云。賊匪見在窮蹙。肅淸海氛。眞非難事等語。實不成話。見在外洋盜匪。直入內河。肆意焚刼。並致省城戒嚴。正所謂開門揖盜。尙得謂窮蹙乎。那彥成前此將各州縣焚刼之賊。指爲內河匪徒。以明其並非洋盜。殊不知從前盜匪。止在海面行刼。並不敢肆行登岸。今洋盜投首者紛紛。而內河之盜。其勢日熾。豈將盜匪移入內河。卽謂之肅淸洋面乎。封疆大吏。辦理諸事。小心敬畏。尙慮貽誤。今那彥成。毫無愼重之心。如此易視。必貽後悔。不知那彥成有何把握。敢出此語。摺尾又云。自分十餘年。少有知識。眞可謂大言不慚矣。海疆重

地。關繫緊要。今那彥成如此。朕廑念綦切。吳熊光接奉此旨。著卽迅速馳赴惠潮一帶。接印任事。妥爲經理。又據另片奏稱。見在經費不敷。先於捐監項下動用。已諭令洋鹽兩商捐貲一二十萬俟收到歸款等語。籌畫經費。原爲捕盜而設。今那彥成並不以之捕盜。而用以賞盜。以每名十兩而論。前後所給。已屬不少。設將來照此辦理。遇有剿捕要需。又將從何支給。那彥成此時亦自知難以爲繼。故授意洋鹽兩商捐助。著吳熊光據實查明。如果該商等情願捐輸。卽准其據情代奏。屆時當加恩賞給議敘。以示獎勵。又據另片稱。伊在粵東。水土未習。時多病痛。恐有貽誤。那彥成正在壯年。不知盡心國事。自到粵後。惟與廣厚晝夜酣歌。耽樂無度。精神自難振作。或那彥成因粵事難辦。豫存推諉。故爲此奏。亦未可知。均著吳熊光據實查奏。毋得稍有瞻徇。

辛酉。 諭本日朕恭閱 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內。欽奉 聖諭。以西洋人蔓延數省。皆由廣東地方官未能稽察防範所致。向來西洋人情願進京効力者。尚須該省督撫奏明。允准後。遣員伴送來京。何以此次羅瑪當家竟公然分派多人赴各省傳教。澳門距省甚近。地方官平日竟如聾聵。毫無覺察。自有應得處分。儻嗣後仍有西洋人潛出滋事者。一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卽當重

治其罪等因。又奉　聖諭以孫士毅奏。委員伴送西洋人。德天賜等四人進京。已數當差。嗣後可毋庸選派。俟將來人少需用之時。另行聽候諭旨等因。仰見　皇考禁絕邪說。訓誡嚴明至意。當德天賜等進京効力之時。在京西洋人。已敷當差。卽諭令停止選派。可見西洋人等來至內地。授徒傳教。爲害風俗。早在聖明鑒察之中。粵省澳門地方。洋船往來。該國人等。自因赴廣貿易。與內地民人勾結。始能惑衆傳教。如果粵省稽察嚴密。何至私越內地乎。本年因江西省拏獲爲西洋人送信之陳若望。及山西省民人李如接引西洋人。若亞敬傳教等案。業經根訊明確。分別懲創。嗣後著該督撫等。飭知地方官。於澳門地方嚴查西洋人等。除貿易而外。如有私行逗留。講經傳教等事。卽隨時飭禁。勿任潛赴他省。致滋煽誘。其有內地民人。暗爲接引者。卽當訪拏懲辦。庶知儆懼。並當曉諭民人等。以西洋邪教。例禁綦嚴。不可受其愚惑。致蹈法網。俾無知愚民。各知遷善遠罪。則西洋人等。自無所肆其簧鼓。卽舊設有天主堂之處。亦不禁而自絕。此尤潛移默化之方。該督撫等。惟當善爲經理。實力稽查。絕其根株。正其趨向。亦整風俗之要務也。　諭。據黑龍江將軍觀明等。奏進白雉一摺。知道了。其所請備宣史館之處。著不必行。朕惟以時和年豐。民康物阜。爲念。無事

侈言祥瑞也。丁卯。輯皇朝詞林典故成。御製序文。癸酉。上臨莊靜固倫公主第。增蒙古滿洲八旂養育兵三千三百三十名。十二月。庚辰。定廣東陸路鎮協各營屬廣州將軍節制。甲午。諭昨因延豐於[口路][口臣]國商船至粵。擅令交易一事。辦理粗率。已降旨申飭。延豐既經札商督臣那彥成。並不候那彥成札覆。是否准其貿易之處。熟商妥辦。輒將意見相同之語。狂詞入奏。實屬專擅乖謬。著交部嚴加議處。丙午。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侍郎托津等審擬已革湖廣總督百齡截留批摺。製造非刑。及令屬員代辦供應。致家人需索等情。請旨將百齡發往伊犁効力贖罪一摺。百齡自擢用督撫以來。所到之處。俱能實心任事。整頓地方。國家辦理刑章。八議中原有議能之條。其情節尚可量加寬宥。百齡著免其發往伊犁。加恩在實錄館効力行走。會計天下民穀數。除福建陝西。未經查報外。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三萬三千二百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二千九百四十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九石七升三合二勺。

丙寅。嘉慶十一年。春正月。壬子。諭軍機大臣等。玉德奏稱。蔡逆豎旂滋事。自稱鎮海王。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搶入鳳山縣城。經官兵攻散後。賊船復駛入鹿耳門。在

府城外。登岸刼擄。並句結嘉義縣匪徒洪四老等。乘機滋事等語。玉德久任總督。查辦有年。摺內詔該逆在洋稽誅十餘年。皆因亡命走險。試問此十餘年來。誰司緝捕之責。任其亡命走險至此乎。此時賊勢鴟張。不得不大加懲辦。所有軍火糧餉器械船隻等項。照軍興例。動帑經理。一切均責成該督。不可稍有貽誤。並傳知水陸文武各員弁。有能將蔡逆擒獲者。朕必重加恩賞。再行曉諭。臺灣士民。悉力堵禦。留心盤詰。一面懸立賞格。俾知奮勉。　諭賽沖阿。久歷戎行。於勦捕事宜。素爲諳練。見發去欽差大臣關防一顆。交該將軍行用。不拘何處。接奉此旨。卽由該處馳驛前赴閩省。玉德見駐之常武海口。於該督豫備兵力內。擇精練强壯者。帶領放洋。悉力督勦。該處自李長庚許文謨以下各將弁。均受該將軍節制調撥。再臺灣遠隔重洋。風濤靡定。特發去大藏香五枝。著賽沖阿。敬詣天后宮。代朕虔禱。以期仰叨神佑。又福康安。平定林爽文時。攜帶大利益吉祥。右旋螺。往來渡海。風帆順利。茲亦發交賽沖阿祗領。帶往渡洋。以資護佑。俟凱旋日。派大員齎送回京供奉。　丙辰。　諭臨安府所屬六猛地方。久隸版圖。從前安南黎維祁。阮光平時。兩次懇請。申畫地界。俱經駮飭有案。今該國興化鎭目。忽遞送傳詞。欲其外附。實屬無知妄爲。伯麟等接據稟報。一面

飭令鎮道等。將六猛掌案。妥爲撫慰。嚴諭各邊界。加意巡防。並令該掌案等。自行具文。先行回覆越南鎮目。一面擬繕照會該國王文稿進呈。所辦皆是。阮福映自得國以後。恭順輸忱。未必敢冒昧出此。此事諒係該鎮目所爲。應交該國王。嚴行懲辦。已命軍機處。於原擬照會內。添敘發往。該督接奉後。著即照繕如式。由廣西省轉遞該國。仍飭該處鎮道等。凡與越南接壤之處。嚴密防範。並嚴諭六猛掌案。毋許越南夷人。偸串入境。俟該國接奉照會之後。如何申覆。即由驛奏聞。丁巳。諭據吳熊光具奏。訊取那彥成廣厚親供。據實參奏。令那彥成廣厚自行進京。候旨等語。那彥成。素日自謂才具過人。不肯虛衷。是其受病之處。前在陝省督辦軍務。未能安協。撤令回京降職。未及數年。經朕特恩棄瑕錄用。擢授封疆。並疊次諄諄訓戒。至再至三。乃竟未能悛改舊疾。虛心任事。實屬有負朕敎誨成全之意。姑念並無別項劣蹟。招降盜匪等。亦並無滋事之處。尙可略加寬宥。不至罷斥治罪。廣厚於那彥成招撫設局等事。訊無慫慂情事。但伊身任藩司。與那彥成住在同城。並不阻止。且有與那彥成飲酒看戲之事。亦有不合。除將那彥成廣厚派往新疆辦事外。所有伊二人獲咎緣由。特諭中外知之。降那彥成藍翎侍衛。爲伊犁領隊大臣。廣厚三等侍衛。爲庫車

辦事大臣。戊辰。諭據吳熊光等奏查明嚕咥國。來廣貿易情形一摺。嚕咥國即俄羅斯國。向例止准在恰克圖地方通市貿易。本有一定界限。今該國商船。駛至粵東。懇請越關卸貨。自應照例駁回。乃延豐擅准進浦卸貨。實屬冒昧。且該國商船。於十月初八十七等日。先後進口。延豐於二十九日。始行具奏。又於咨商總督後。並不候那彥成回咨。輒以意見相同之語入告。其咎甚重。前經降旨將延豐降爲七品筆帖式。尚不足以示懲。延豐著即革職。仍令在萬年吉地工程處所効力行走。接任監督阿克當阿。因延豐已准該夷商起卸一船貨物。亦即不候那彥成移咨。率准後船卸儎。吳熊光孫玉庭。未經詳查明確。遽准開船回國。均屬辦理未協。不能無咎。均著交部議處。嗣後遇有該國商船來廣貿易者。惟當嚴行駁回。毋擅准起卸貨物。以昭定制。　丙子。　諭前因那彥成在兩廣總督任內。招撫洋匪。辦理錯謬。將伊降爲藍翎侍衛。派充伊犂大臣。茲據吳熊光續行查出洋盜黃正嵩投首時。那彥成先經賞給四品藍頂。旋即製回。改給千總頂帶。昨李崇玉解到。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並據李崇玉供出那彥成亦曾給與四品藍翎等情。四品頂戴。等級較崇。那彥成。輒以賞給投出盜首。實屬任意妄爲。那彥成豈復能勝領隊大臣之任。著革職。伊見在

行抵何處。卽著該督撫派員押送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具奏。二月。庚辰。諭李長庚等。因蔡逆大船在鹿耳門內。小船分泊洲仔尾一帶。與岸匪句連。當卽豫備火具攻燒。將賊船燒毀多隻。生擒賊匪一百六十八人。蔡逆大船。既見泊鹿耳門內口門外。有沈船堵塞。正可水陸夾攻。不可稍有鬆勁。至鹿耳門外。係堵截海口要路。務須加意嚴密提防。又臺灣府城經賊兵攻撲多日。亟應救援。著速飭李應貴一路官兵。由大港直抵郡城。不可延緩。 辛卯。 上啓鑾謁東陵。 丙申。 上謁陵回鑾。 甲辰。 上幸南苑行圍。 諭軍機大臣等。李長庚愛新泰慶保奏。許松年王得祿在柴頭口勦賊。臺郡文武。派兵協助。將盜夥殲獲多名。得有勝仗。但蔡逆本係積年洋盜。設或官兵勦急。竟於海口逋逃。復竄重洋。辦理殊爲棘手。今朕明諭李長庚。蔡逆一犯。全責成該提督擒捕。倘能擒獲該犯。卽公侯伯崇封。朕所不靳。設蔡逆於海口逃竄。伊自思當得何罪。恐不止革職拏問已也。玉德養癰貽患。負恩曠職。莫此爲甚。著降爲二品頂帶。拔去花翎。先示薄懲。以觀後効。 乙巳。 諭閩省洋盜蔡牽。句結陸路匪徒。在臺灣滋擾。亟應勦除淨盡。以靖海疆。前經特派賽沖阿前往。督同該省提督協鎮。水陸官兵。赴臺勦辦。連日節據該提鎮等奏報。殲獲逆匪數百

名。蔡逆勢已窮蹙。茲再派德楞泰爲欽差大臣。同護軍統領扎克塔爾溫泰。提督薛大烈。並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五十員名。馳驛前往剿辦。於三月初四日。由京起程。酌分二起行走。所有經過地方。著該督撫等將應行支應事宜。妥爲豫備。俾行程迅速。以期刻日蕆事。戊申。上還京師。三月己酉朔。命挑濬江蘇淮揚下游。歸江河道。庚戌。福建臺灣鎭總兵官愛新泰等奏。攻克洲仔尾等處賊塞。得旨嘉獎。下部議敘。壬子。命百齡赴福建。襄辦軍需。戊午。命將那彥成。即照部議。發往伊犁効力贖罪。交與松筠嚴行管束。如果守分安靜。數年後。再行具奏。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許文謨奏稱。三月十六十七等日。賊匪數千人。攻樸鹽水港營盤。前往救援。剿殺甚多。當將竹園尾太史宮莊賊巢四百餘間。概行焚毁。敗陣餘匪。向沿海沿山竄去。又據稱聞蔡牽匪船於十九夜北竄。至王耶莊海邊停泊等語。此次許文謨在鹽水港一帶。連次痛剿。自郡城至嘉義一帶道路。業已疏通。惟蔡牽匪船復敢竄至王耶莊海邊停泊。總須將該逆擒獲。方可杜絕根株。甲戌。諭李長庚奏。在東港洋面追遇盜船。官兵止擊沉盜船一隻。斃匪百餘名。仍令蔡逆往北竄逃。該提督又以風浪狂大。未經窮追。復任駛近鹿港。竄至崇武。與朱濆合幫。此皆由

李長庚督剿不力所致。見在賽沖阿業已到臺。該提督放洋追剿。亟當探蹤躡。如能將蔡朱二逆。一併殲獲。不但可贖前愆。仍當懋加恩賞。若再有遲誤。必當併計重治其罪。不能再邀寬貸矣。李長庚務當倍矢愧奮。設計擒殲。並曉諭將弁兵丁人等。如能將蔡牽擒獲者。賞銀二千兩。擒獲朱濆者。當賞銀一千兩。其洪四老陳檯吳三池。三名。均係盜船要犯。每獲一名。賞銀五百兩。仍奏明。分別賞給官職。如本係職官。卽予加等升擢。倘舟師與盜船相遇。或有退縮不前。縱令二逆竄逸。官弁卽行拏問。兵丁立置重典。至蔡朱二逆。或仍合幫竄至臺郡一帶。李長庚固當跟蹤急追。卽或駛向粵東。江浙鄰省洋面。李長庚亦當不分畛域。追拏務獲。其朱濆盜船。卽咨報玉德。另行剿辦。　丙子。　命德楞泰回京。　皇后行躬桑禮。　夏四月。辛卯。　上閱健銳營兵。　丙申。　諭御史葉紹楏奏請續編皇清文穎。以光文治一摺。我朝重熙累洽。郅治同文。康熙四十八年。編集皇清文穎。乾隆年間。重加纂輯。卷首恭載　列聖聖製。次附廷臣賦頌各體。宏篇鉅什。炳炳麟麟。書成以後。　皇考高宗純皇帝。聖製詩文集。共編五百四十餘卷。金聲玉振。集千古之大成。朕景紹前徽。亦每有因文見道之作。而六十餘年以來。親藩王公以逮臣工等奏御篇目。其和聲鳴盛。堪備採擇

者。積而愈多。允宜續加裒集。宣布藝林。著俟恭纂實錄告蕆後。卽在實錄館地方。開館編纂。屆期再行簡派總裁。詳查舊章。酌議具奏。五月。丙寅。命革玉德職。令回旂調理。病痊後另降諭旨。所有浙閩總督員缺。著阿林保補授。庚午。允淍承熹等。所請將商船改造同安梭船六十隻。以資緝捕。癸酉。諭李長庚奏報蔡逆內竄。兵船返篷追勦情形。並覆奏接奉諭旨緣由二摺。據稱蔡逆未能擒獲者。實緣兵船不能得力。接濟未能禁絕所致。上年李長庚因兵船低小。曾與三鎮總兵籌商。願自行捐造大船十五隻。海壇金門二鎮。亦願捐廉造船十五隻。札會督臣。請借養廉銀兩辦理。旋准札覆。以造成十五隻。須數月之久。且工價需銀四五萬兩。應配礮位。亦需工料銀八九千兩。捐廉辦理。扣足此數。有需時日。借動庫項。必須具奏。窒礙難行。又據稱蔡逆此次在鹿耳門竄出時。蓬索破爛。火藥缺乏。一回內地。在水澳大金。裝蓬燂洗。見在盜船無一非係新蓬。火藥無不充足等語。所奏自係實在情形。官兵在洋勦捕。全賴船隻得力。可資衝風破浪之用。蔡逆賊船較大。駕駛便捷。官兵乘船低小。每致落後。卽追及時仰攻。亦不能制勝。既經李長庚等會商捐造大船。玉德卽應上緊籌辦。如彼時卽行興工。則數月前早已完竣。此時正可應用。玉德卽因扣廉。有

需時日。必須借動庫項。亦當據實具奏。請旨遵辦。乃玉德於李長庚札會時。任意駁飭。又不具奏。直至昨日奏到之摺。始擬將米艇製造出洋。又未聲明米艇不能得力。并於緝捕重務。全不關心。非貽誤地方而何。至蔡逆此次在鹿耳門被官兵圍困。潛竄情形。已極窮促。如果各口岸查禁接濟。實無透漏。自可不攻而斃。乃賊船回至水澳大金地方。即能裝換新蓬。火藥充足。可見該處必有奸民。及不肖弁兵等。平日積慣通盜。將蓬索火藥等件。豫備窩藏。濟匪應急。否則賊船甫經竄回。何能猝然購辦。是地方文武。嚴查接濟。竟屬有名無實。此亦玉德廢弛貽誤之罪。實無可辭。前已降旨。將玉德革職。著溫承惠傳旨。將玉德拏問。派委妥員。押解赴京。交刑部審訊治罪。其水澳大金地方。該管之文武官員。著一併解任。交溫承惠嚴行審鞫。如訊出奸民弁兵等。有通盜賄縱情事。即當嚴行懲辦。俾知警畏。　阿拉善王瑪哈巴拉。請獻吉蘭泰鹽池。得旨嘉奬。賞三眼花翎。在乾清門行走。　六月。丙戌。江南王家營減壩河溢。　江蘇巡撫汪志伊奏懇頒發御製文集詩集於江南各書院。得　旨朕之政治即文章。何必以文字炫長。所請不必。　秋七月。癸亥。陝西甯陝鎮新兵陳達順等糾黨戕官。攻陷洋縣。並擾及城固等境。命德楞泰往勦之。　丁卯。　上秋獮木蘭。啓鑾。



商務印書館印行

庚午。大學士慶桂等。議覆侍郎英和等會議山西等省鹽務情形。晉省商人賠累。實緣原議以賤價定爲常額。請照乾隆十年前成例。令該商等按收鹽豐歉。成本重輕。自定賣價。仍令該撫等將各處售賣鹽斤實價。按月造册報部。俟試行一年。再行酌中定價。吉蘭泰鹽斤。向用船隻。由黃河運至山西行銷。若定由木商造船。轉給運商。難保無指勒情弊。應令運商自行購造。方足以資輓運。又運商應帶口糧。官爲驗放。但出口人數多寡。視該處產鹽旺歉。難於豫定額數。自應隨時造報。不准浮多。又河東鹽政。照舊以山西巡撫兼管。所有河東運司。無庸復設。應卽以河東道。兼辦鹽法道事務。其吉蘭泰鹽斤。卽令甯夏道兼管鹽法道辦理。並令該督於丞倅中。酌量一員。在該處輪流駐紮。以資查察。其陝西鹽務。仍照舊令鳳邠道。兼鹽法道管理。統由山西巡撫核轉。至所請磴口添設通判一員。吉蘭泰及磴口。各設鹽大使一員。河口鎭添設批驗所大使一員。以及派委武職彈壓之處。應如所奏辦理。從之。 癸酉。

上駐蹕避暑山莊。 甲戌。江南宿南廳郭家房河溢。 八月。癸未。浙江提督李長庚奏。拏獲蔡牽幫船盜首李按。並夥匪盜船礮位器械。得 旨著清安泰再行嚴催李長庚等。務卽確探賊跡。上緊躡緝。 撥山西藩庫銀四十萬兩。備陝西軍需。 乙

酉。命承德府承字號中額一名外。加恩廣額二名。每科鄉試。取中三人。以示朕仰承敎澤。嘉惠烝髦至意。丙戌。諭據阿林保奏。蔡逆幫匪船。復竄回閩。飛催許松年統帶舟師。迎頭截擊各緣由。辦理均屬得宜。但昨據該督奏稱。拆閱李長庚致溫承澤書函。有七月初十日。將兵船收進淀港。裝蓬燂洗。購備口糧之語。因疑私行回署。又稱追至盡山洋面。盜船竄往極東深洋。不能勦捕。初五六七等日。見盜船游弈。扼住上風。何以忽稱探聽無蹤。特將李長庚密摺參奏。請革職治罪。經朕降旨訓示。以阿林保所奏。均係揣度之詞。且於李長庚所奏。七月二十一日。在大陳調班等洋面。攻勦盜船。生擒盜首李按。及殲斃夥盜多名一事。尚未知悉。是以諭令清安泰。確查李長庚是否有心玩誤。私回衙署。揑飾奏報情事。據實陳奏。本日摺內。又稱李長庚玩誤縱賊。是該督之意。必欲將李長庚參革治罪。太存成見矣。帶兵大員。如果查有玩誤確據。朕豈肯稍從寬宥。近年辦理教匪。因玩誤而獲罪者甚多。然彼皆有實據。是以不稍寬假。朕非庸闇之主。豈肯以莫須有入人重罪乎。今該督前後所奏。總不過懸揣之詞。毫無實據。即如李長庚所奏。生擒李按一事。適據清安泰奏到情形。均屬相符。並經委員將李按訊供。知蔡逆另坐大船脫逃。其起獲礮位器械等項。均

係確鑿。若如該督所奏。疑其私行回署。則李按一犯。又從何擒獲。即云李長庚飾詞謊奏。豈清安泰亦從而附和乎。看來阿林保竟係先存意見。不自思其言之無據。朕於李長庚從未識面。豈復稍有袒護。惟督勦蔡逆一事。經朕特派統領舟師。該提督衝風涉浪。已閱數年。豈能以該督懸揣虛詞。遽繩以法。試思此時。即將李長庚褫問。將治以何項罪名。且將伊治罪後。又責令何人統領舟師勦賊。豈不轉致遲誤。外省文武大吏。總在和衷商榷。若稍存私見。動掣其肘。以致日久罔功。固當嚴治李長庚之罪、該督亦豈能置身事外。阿林保所奏。實屬冒昧輕率。著傳旨申飭。　庚寅。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乙未。　諭本日裘行簡奏。藩司査出司庫假雕印信。串通銀號。虛收解款。舞弊侵用緣由一摺。並據慶格。同日具奏。究出司書。私雕假印。句串舞弊緣由。據稱司庫。出入銀數。轇轕不清。司書狡黠枝梧。因吊齊冊檔案據。詳悉稽核。査出歷年地糧耗羨。以及雜稅銀兩。均有虛收之款。隨又親提各州縣。奉到司發批收。逐加核對。竟有假印貼改諸弊。隨査傳承辦司書王麗南等。隔別研訊。歷年以來。該犯等有將司庫收小數。貼改大數者。有將領款抵解錢糧。又蒙混給發者。有串通銀匠。給與假印批收者。爲弊不一。共虛收過定州等十九州縣。地糧正耗雜

稅等銀二十八萬餘兩。並起出藩司及庫官假印二顆等語。直隸司書王麗南等。敢於私雕藩司及庫官印信。與銀匠等串通舞弊。將各州縣批解銀糧。任意侵盜。數至二十八萬餘兩之多。作奸犯科。至於如此。為從來未有之案。實出情理之外。案關重大。不可不嚴行根究。辦理示懲。著派協辦大學士尚書費淳。尚書長麟。帶同明幹司員。卽行馳驛前往保定。查明款項。提集犯證。逐一嚴訊。秉公定擬具奏。 丙申。諭方維甸等奏。洋縣知縣。曾彰泗。於賊匪攻城時。經軍功等掖令逃避。該令堅不肯行。旋被賊匪執縛。脅令同行。該令大罵賊匪。縛赴城隍廟。湯泡火烙。身受多傷。罵不絕口而死。曾彰泗深知大義。慘遭戕害。實可嘉憫。著加恩照知州例。咨部賜䘏。並著於事竣後。設立牌位於城隍廟之配殿。春秋官為致祭。載入祀典。 甲辰。諭。此次李長庚。探明賊踪所在。追及蔡逆坐船。奮不顧身。直前攻擊。以致身受數傷。實屬勇往可嘉。不得復疑其恇怯逗留。至蔡逆此次當兵船駛攏之時。先用火器長槍抵禦。繼復用瓷碗拋擲。可見盜船火藥漸少。不能如前接濟。近來各海口辦理防堵。尚屬緊嚴。但該逆當此鋌走之際。船上火藥既盡。其望接濟更殷。自必多方設法。欲圖透漏。該督撫尤當嚴飭各海口地方文武員弁。加意巡緝。有犯必懲。無許絲毫透漏。方為

有僉。倘有走漏者。從重治罪。首犯卽行絞決。餘犯定擬具奏。再李長庚稱該提督所坐之船。爲通幫最大。及並攏蔡逆之船。尙低至五六尺。是以不能上船擒捕。致被兎脫。殊爲可惜。閩省兵船前據該督撫等先後奏到。添造大號同安梭船。以資勦捕。並因大同安梭船一時趕造不及。請將大號商船。先行雇用。卽降旨准行。見當勦賊喫緊之際。該督撫一面上緊籌辦大船。派委將弁。送交李長庚。俾令乘坐追勦。庶擒渠不能久稽。　以殲擒海盜多名。賞還李長庚頂帶。　九月。己酉。　諭費淳長麟奏審訊大概情形。並究出串通舞弊之各州縣。請旨革職拏問一摺。據稱司書王麗南等。私雕假印。舞弊營私一案。査明自嘉慶元年起至本年止。地丁耗羡雜款項下。俱有虛收虛抵。重領冒支等弊。計有二十四州縣。共侵盜銀三十一萬六百餘兩。此內竟有與州縣講明。每處收重抵。冒支銀一萬兩。給與司書及說事人使費銀三二千兩不等。各州縣實省解銀六七千兩。當經費淳等。逐細研鞫。按册稽核。究出串通知情之知縣張麟書等十一員。其見任者。均經提傳質審。各認通同舞弊屬實等語。閱之殊堪駭異。實爲我朝未有之事。從前外省不肖官吏作奸犯科。如甘肅揑災冒賑之案。最爲重大。然止藉辦賑爲名。虛報侵肥。從無有身任州縣。與胥吏等句連一氣。公

然將正項錢糧。私雕假印。空改公文。虛揑報解。抵冒分肥。至三十餘萬兩之多。若似此朋比爲奸。將各直省應徵錢糧。奸胥劣員得以任意乾沒。綱紀何在。亟應徹底訊究。加等嚴行治罪。所有見已究出之知州陳錫鉦。知縣徐承勛。陳孚。蕭泗水。范穀貽。魏廷鑑。均著革職鎖拏。同已參革之知州王盛清。知縣任銘獻。一併鎖拏監禁。交費淳等悉心研審。如有狡展。卽當加以刑訊。務得確情。按律加等定擬具奏。該革員等任所及原籍。並病故之知州張麟書。知縣鄒試。丁履端。各原籍貲財。一併嚴密查鈔。並查明該革員等子孫。有捐納官職者。悉予斥革。其訊不知情之各州縣。亦尙未可盡信。仍當詳加確訊。毋任稍有不實不盡。以成信讞。

庚戌。上駐蹕避暑山莊。諭。本日清安泰奏到。查明李長庚。在洋捕盜。並無因循懈玩一摺。所論甚屬公正。阿林保。身任總督。原不能無參劾之舉。但伊到任不過旬月。地方公事。海洋素不熟悉。而於李長庚。更從未謀面。輒行連次參奏。是以降旨令清安泰秉公詳查。本日據清安泰覆奏。則稱李長庚帶領兵船。經過海口。並未回署。又稱海船若不勤加燂洗。則船底苔草蔭蠱黏結。輒致駕駛不前。故隔越兩三旬。卽須傍岸燂洗。李長庚收船進港。委非無故逗留。又李長庚所獲李按。實係蔡牽夥黨。俱經審明確實。並無揑報斬

獲情弊。並據另片奏稱。八月十六日。李長庚帶兵圍攻蔡逆坐船。將盜船燒沉二隻。斃賊無算。是阿林保前此參奏李長庚之處。全屬子虛。設朕誤信其言。則李長庚正當奮不顧身。爲國殄賊之際。忽將伊革職拏問。成何事體。豈不令水師將弁寒心。試問水師中。有過於李長庚者乎。阿林保未見確實。任意糾彈。殊屬冒昧。朕又不昏聵糊塗。豈受汝蠱惑。自失良將耶。李長庚平日既無逗留恇怯情事。此次在長塗洋面。痛勦蔡逆。身先士卒。躬受多傷。實爲認眞出力。朕已特降恩旨。先行賞還頂戴。以示奬勵。並將勦辦蔡牽一事。責成該提督。勉以成功。李長庚感激朕恩。既知責無旁貸。自必倍加奮勉矣。　壬子。撥山西藩庫銀三十萬兩。備陝西軍需。　癸丑。　諭。據費湻長麟奏。連日審辦直隸省官吏句通侵帑一案。除州縣短解司書銀匠侵蝕之外。尚有知情分贓之各幕友。及長隨人等。見已咨部斥革。分別提拏押解歸審。又究出正定縣知縣戴書培。曾經借領司庫銀一千六百餘兩。經司書王麗南串通將借領案卷銷燬。戴書培允從。給予酬謝銀四百兩。幕友余用甫索銀一百兩。已提到質審屬實。又任縣知縣馬河。有應解地糧銀五千兩。經長隨賴錦堂串通司書。以實解銀五錢。誆出眞印庫收。穵改爲解銀五千兩。見在訊據賴錦堂。先供官不知情。又供官

止給銀二千五百兩供詞兩歧等語。並據查明。歷任總督藩司各任內。虛收銀兩數目。及失察虛收銀數。開繕清單呈覽。知縣戴書培以借領司庫之項。竟敢與司書串通。將領案銷毀圖免解還。私給與王麗南酬謝銀目無法紀。至於此極。實堪令人髮指。前任正定知縣今升昌平州知州戴書培。卽著革職。鎖拏到案嚴訊。一面將伊任所及本籍貲財。先行查鈔。知縣馬河所解銀五千兩。雖據長隨賴錦堂供稱係伊與司書串通。以實銀伍錢。將庫收㐌改。但供詞閃爍。前後不符。亦應歸案嚴訊。任縣知縣馬河。著解任一併質訊。其串通得贓之幕友長隨人等。見經費滀等。分別提拏。均著迅速鎖拏到案。嚴加根訊。將來定案時。均應計贓論罪。再加等問擬。至該省官吏幕友長隨人等。敢於勾通一氣。將國家正帑任意侵呑。明目張膽。毫無忌憚。歷任總督藩司。憒然不知。竟同木偶。所司何事。爲從來未有之案。朕不得不從嚴加重辦理。毫無良心之歷任庸碌無能督藩。實堪痛恨。而朕不知人之咎。惟自怨耳。閱費滀等呈覽單內。查出各任虛收銀兩。及失察虛收數目。此時懲辦之法。亦應按其虛收失察數目之多寡。以分其獲戾之輕重。所有各藩司任內虛收之數。瞻柱計有十九萬餘兩。數目最大。其次卽係顏檢任內。虛收六萬三千餘兩。鄭製錦任內虛收二萬二

千餘兩。同興任內。虛收二萬餘兩。又均在顏檢之次。其失察虛收之各總督。則顏檢失察藩司。虛收銀二十萬八千餘兩。爲數最多。胡季堂失察虛收銀六萬二千餘兩。梁肯堂。失察虛收銀二萬二千餘兩。陳大文。失察虛收銀七千餘兩。熊枚。失察虛收銀一千五百餘兩。除病故各員外。均交部分別嚴加議處。顏檢本係在直隸總督任內獲咎之人。經朕節次施恩棄瑕錄用。賞給同知。發往南河效用。今伊在總督藩司任內。復有此重大之案。實再難曲爲寛貸。顏檢著革去頂帶。著鐵保派員押送來京。聽候部議。山西巡撫同興。亦著開缺來京。聽候部議。裘行簡。在藩司任內。曾虛收銀一萬一千餘兩。其署督任內。亦失察藩司虛收銀一萬六千餘兩。但爲數較少。再伊於升署總督之後。因藩庫款項未清。曾奏明同慶格再行查辦。尚未出結。此時慶格接手查辦。方能釐出弊端。裘行簡。免其嚴議。著交部議處。慶格任內。亦有虛收一萬二千餘兩。但此案係伊查明舉發。功過尚足相抵。慶格前經交部議敘。卽著撤回議敘。免其交部議處。所有見在查出侵虧各數。將來各任總督藩司名下。俱應分賠。著費淳長麟。於定案時。查明各該員在任月日。並虛收失察銀數之多寡。分別著賠。其已故各員。亦當責令各家屬名下。按數追繳。至吳熊光前任總督藩司。何以未列單

內。吳熊光前任藩司。係鄭製錦之後任。所有鄭製錦虛收之數。伊到任後。未經查出。迨簡任總督。於前任各藩司虛收銀數。亦未查辦。將來結案時。自有失察之咎。至伊藩司本任。竟無虛收之數。其任總督時。亦無失察本任藩司虛收之事。是否單內遺漏。抑係該書吏等因其查察較嚴。不敢舞弊。並著費淳長麟提集司書人等。一併訊明。據實具奏。尋議上。得 旨顏檢著革職。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同興照議革職。善晟。陳大文。熊枚。降四品京堂。裘行簡革職留任。吳熊光交部議處。 丁巳。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壬戌。 諭。直隸省司書王麗南等串通州縣舞弊一案。本日行在大學士尚書侍郎等。遵旨速議具奏。已將情節尤重贓私較多之革員書吏等抵法矣。州縣身為職官。任膺民社。乃甘與奸胥蠹吏。勾通作弊。不獨蔑視憲典。亦且不顧身家。見在破案之貪官蠹吏立決者。已有十名。朕心實覺不忍。然王章俱在。卽欲為寬貸。有所不能。此案定讞。悉遵照當日 皇考高宗純皇帝辦理甘肅捏災冒賑之例。分別問擬。以侵盜之多寡。定罪名之輕重。此實於無可寬貸之中。稍示區別。不為已甚。而釀成巨案。實由歷任藩司。於收支帑項。漠不經心。喪盡天良。因循闒茸所致。試思該藩司等。如果認眞嚴查。留心杜弊。奸吏等何至如此縱恣。見據查出吳熊光

在直隸時。卽無虛收之事。訊之司書等。僉稱憚其查察。不敢作弊。可見同一職守。而實心任事。與庸碌無能者。判然各殊。朕簡任大吏。均望其認眞辦理。特伊等辜恩盡職。各有不同耳。經此次懲辦之後。惟願各直省。再無此等營私骫法之事。當以直隸此案爲戒。務各詳加稽考。如有相沿舊習。未盡妥善者。俱當及早清釐。剔除積弊。勿致官吏等因緣爲奸。自干重戾。庶不負朕諄諄教誡至意。 諭德楞泰奏。新安擊剿叛賊。並解鄂縣城圍一摺。德楞泰軍營。見在豐紳所帶松潘鎭。及建昌新疆等處官兵。先後趕到。統計已有兵四千數百名。札克塔爾楊遇春等。亦帶兵五千餘名。合計已有萬餘兵力。不爲不厚。賊匪止有一股。不過二千餘人。脅從者居十分之六七。兇悍僅六七百人。以如許兵力。加以東三省勁旅。有何難辦。務卽乘此兵威。勉力辦理。一鼓殲除。佇聽奏捷佳音。切勿稍有延緩。所有此次起事各首逆。及有名賊目。務須一律擒獲。按律嚴辦。毋任一名漏網。此爲最要。 癸亥。 上還京師。 癸酉。 諭。本日據瑚圖禮奏到。藩司章煦。查出湖北省城武昌等五州縣。節年解司地丁正耗銀兩。銀匠陳信義。亦有任意侵欺。私將庫收照票洗改之事。實可駭異。藩司衙門收支出納。自應有一定章程。鉤稽考核。豈容稍有弊混。卽州縣等。於應解帑項。亦當加意

愼重。豈容率交書吏人等。不加查核。以致有省城銀匠。包攬交收。通同舞弊情事。不肖州縣等。亦竟與之勾通分肥。今數旬之閒。連破兩案。可見外省積習顢頇。平日並不認眞綜核。書吏等乘機作弊。肆意侵欺。所在皆有。殊難憑信。前經特降諭旨通飭各省藩司。將章程有未善者。妥爲核辦。著再傳諭各該省藩司。將收銀章程。妥爲籌議。以期經久無弊。勿致再釀成此等重案。庶不負朕諄諄訓誡至意。　冬十月。丙子。永定河漫工合龍。　丁丑。諭德楞泰奏。賊匪見大兵雲集。四面環攻。賊首蒲大芳。王文龍等。環跪痛哭乞命。將首先謀逆之陳達順等三人。捆縛送出。其逃赴留壩等處賊匪一千餘名。又經該逆隨同官兵截回。將賊夥四千餘人。在彼屯紮。懇請分別造冊。聽候核辦。看此情形。其畏懼乞降。自屬可信。此時賊營首夥。自無概予駢誅之理。惟當將叛賊游匪。及乘機脫逃之軍流人犯等。分別酌核。按律問擬。即至輕者。亦當遣戍。一面將各犯照例監禁。一面奏聞候旨辦理。若實係被裹難民。著先行釋放回籍。至方維甸前因剿賊之時。無須伊在彼同辦。是以諭令回省。見在善後事宜。關係地方者甚多。著該撫帶同臬司素納。馳往德楞泰軍營。悉心商酌。務期妥善。其地方事務。仍著交朱勳在省督辦。　己卯。諭各省巡撫中兼提督銜者。有節制各鎭

統轄合省營員之責。前曾准令帶用花翎。以資表率。見在山東巡撫長齡。河南巡撫馬慧裕。俱先經賞戴花翎。其江西巡撫張師誠。安徽巡撫初彭齡。山西巡撫成甯。均准其戴用花翎。嗣後此五省巡撫簡任時。卽准其照例戴用。如調任他省。有旨賞帶。方准戴用。　壬午。　命已革山西巡撫同興。赴南河效力。　甲申。　命德楞泰。退出御前侍衛。領侍衛內大臣。管理兵部事務。管圍大臣。將上次所給議敘撤回。仍傳旨申飭。交部議處。以其令叛賊歸伍擅專故也。　己丑。　諭兵部會同吏部奏。議處德楞泰。倭什布。均照溺職例革職請旨一摺。所議甚是。德楞泰。經朕特命爲欽差大臣。前赴陝西。剿辦甯陝叛賊。一經到陝。自當迅速進兵。專意剿辦。乃遷延多日。總以調兵未齊藉詞等候。已屬遲緩。迨朕節次嚴催。始據奏報楊芳及札克塔爾。楊遇春。接仗兩次。旋據奏報納降。朕因賊犯人數既多。斷無駢誅之理。因降旨令將各犯。詳悉查明。仍行按例定擬。分別監禁。候旨核辦。而德楞泰。又不候諭旨到彼。遵奉施行。郎擅將賊中投出之人。及匪犯三千八百餘名。悉予資遣回籍。此內並有各處軍流人犯。曾經助賊抗拒官兵者。悉置不問。甚至將曾充兵丁。叛逆滋事之二百二十四人。竟交與將弁管帶。各回原營。約束操防。其糊塗錯謬。壞法養奸。至於如此。實出情理

之外。大負朕恩。殊不可解。此事辦理之初。過於張皇。繼又失之草率。不顧後患。將就完事。八月間。德楞泰。曾以賊匪裹脅漸多。必須厚集兵力。懇請簡派巴圖魯侍衛。及東三省墨爾根學圖官兵。前往協勦。朕以其所見適與數日前所降諭旨相符。方嘉優獎。是以即於木蘭行圍之際。先後簡派溫春富翰等。率同巴圖魯侍衛章京。及東三省勁旅。分起遄行。星馳協勦。乃德楞泰於伊到陜之後。並不令其乘銳圍攻滅此朝食。惟以納降爲事。任意辦理。見已飭該將士等分起回京。此無論沿途備辦軍糈。虛糜餉項。其所費者不貲。而如此簡鍊勁卒。遠道馳赴。竟不令其痛接一仗。往返徒勞。成何事體。又如賊首蒲大芳。即蒲拜子。先經德楞泰上月二十七日奏報。稱該逆被官兵圍勦。戳傷胸腰數處。滾跌落馬。幾被擒獲。其受傷情形。甚爲著重。而初四日奏報摺內。已稱該逆率領多人。在陣投械乞命。其於上次受傷之處。不置一辭。計前後纔止六日。若該逆受傷已重。此時豈能頓痊。若業已痊愈。則前次受傷。即屬不重。看來德楞泰於此一節。亦難免粉飾之辭。不足憑信。似此辦理舛謬。膽大專擅。若係他人。朕不待交部。早已降旨革職。並當按律治罪。因德楞泰前在川西。於賊匪竄過潼河時。尙能勇往認眞。迅速追勦。著有微勞。僅退去御前侍衛。領侍衛內大臣管理

兵部事務。管圍大臣。仍任爲西安將軍。交部議處。今該部以德楞泰獲咎甚重。雖非奉旨嚴加議處。仍照溺職例議以革職請旨。甚爲允當。本應如所議行。姑念德楞泰前此剿辦邪匪有功。特加寬貸。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但此事非尋常錯誤可比。仍俟八年無過。方准開復。至伊子蘇沖阿。亦因德楞泰剿賊有功。推恩晉擢。由侍衛挑在乾清門行走。洊升上駟院卿內閣學士副都統。蘇沖阿。數年以來。不過循分供職。今德楞泰既以辦理軍務。獲咎。伊子亦不應過邀恩眷。蘇沖阿著革去內閣學士。上駟院卿。退出乾清門。伊父德楞泰。先曾管理健銳營。卽著伊以副都統。管理健銳事務。前往香山值班。倭什布係該省總督。於本管地方軍務。尤當詳慎會籌。盡心經理。前日巡撫。方維甸因聞有納降歸附之說。卽能慮及種種後患。專摺密陳。請旨酌辦。而倭什布不但見不及此。并且附和德楞泰。遞遣叛逆等各歸原營。竟不慮所管地方。將來有無後患。本當照部議革職。但此事究係德楞泰主見。伊係隨同辦理。量予輕減。著加恩降爲二等侍衛。前往科布多辦事。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乙未。　諭阿林保李長庚奏。舟師剿捕得勝。擊斃著名賊目等情一摺。據稱蔡逆匪船。南竄至竿塘一帶遊奕。經阿林保知會李長庚。率師躡剿。追及盜船。揮令

兵船攻剿。擊沉盜船一隻。匪犯全行落海。又有蔡逆之姪蔡添來坐船。經李長庚督兵圍住。攻打擊壞。擒獲匪犯六十七名。斬獲首級五顆。蔡添來被官兵礮傷胸前穿透落海各等語。此次李長庚督領兵船攻剿蔡逆幫匪。擊沉盜船。並將蔡添來坐船擊壞。該匪受傷落海。計擒獲及落海者共有百數十人。看來賊船日少。其勢日就窮促。李長庚督率舟師圍捕。不遺餘力。奮勇可嘉。俟拏獲蔡牽。再賞世職酬勳。至蔡添來。係蔡逆胞姪。助逆肆惡。本為緊要賊目。今經官兵擊斃。翦其羽翼。蔡逆自必聞而喪膽。阿林保正當乘此機會。催令李長庚上緊圍捕。速擒巨憝。以靖海疆。

十一月。戊申。

諭德楞泰。方維甸奏稱降賊尚在疑慮。籲懇緩以時日。相機辦理等語。太不成話。叛匪既懷疑慮。此時若不辦理。則受降已久。即應將留存各兵全撤歸伍。將軍巡撫。亦應回省蒞任。何能遲之又久。忽復將此二百二十餘人問擬罪名。著仍留兵防守。尤難保不別生事端。德楞泰。全保。方維甸。仍遵前旨將蒲大芳。王文龍。及其餘叛匪。調集到營。明白宣諭。以爾等曾隸營伍。膽敢攻城戕官。罪大惡極。今因爾等悔罪乞降。蒙皇上法外施仁。貸爾一死。但發遣之罪。斷難倖免。該匪等聞之。果能束身聽命。此則事機之最順者。設或抗傳不到。即屬已降復叛。罪無可辭。即當置之於法。

或有抗拒情事。朕亦不責以激變之罪。若止顧一時。養成後患。不特德楞泰獲戾滋重。卽全保方維甸亦不能辭咎矣。　壬申。增八旗及內務府三旗圓明園包衣三旗養育兵四千四百名。　發倭什布烏嚕木齊效力。　十二月。丁丑。　命理藩院通行內外衆札薩克蒙古王公等。嗣後年班圓班請安時。俱著正穿石青馬褂。不得穿黃馬褂及反穿馬褂。著爲例。　戊寅。太子太保大學士朱珪卒。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遣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二千五百兩治喪。予祭葬。諡文正。己卯。　上臨故大學士朱珪第。賜奠。　庚辰。　諭。朕維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止有此數。卽使雨暘時若。歲獲屢豐。小民蓋藏。猶虞不足。又況水旱不時。豈能盡獲豐稔。設遇歉歲。支絀倍形。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甯。卽如本日戶部奏嘉慶十年分民數穀數。朕詳加披覽。民數比上年多至二千七百七十二萬一百一十九名口。而各省存倉穀數。則比上年少二十九萬四千二百四十八石有零。自緣各省間遇偏災。倉儲卽有短絀。閭閻生計。安可不裕之於平日乎。近來八旗戶口。亦歲有增添。而所得錢糧。限於定數。伊等當差執業。亦須衣食稍充。方能安心習

學若平時不知節省。焉能自贍身家。乃邇年風氣。日就華靡。飲食衣服。無一不競美爭鮮。毫無節制。以致數日之用。罄於一日。數人之養。竭於一人。甚或飲酒看戲。遊蕩賭博。錢糧入手。任意花銷。不顧身家。罔慮後患。豈非自取窮困乎。朕崇儉黜奢。務敦淳樸。向來東三省隨圍官兵。於引見較射時。所服均係布素。深得持儉之道。甚爲嘉悅。見在年終。卽須引見世職官員。及凡一切引見。伊等卽服著布素。有何不可。又何須過飾衣帽。爭尙華靡耶。此後旗人等。尤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尙儉樸。以期仰事俯育。共慶生成。毋負朕諄諄訓誨至意。　壬午。　諭。鐵保奏報郭家房大工合龍。穩固情形一摺。郭家房大工。自八月下旬開工以來。該河督等。籌催料物。疏挑引河。趲築壩座。步步進占。玆得合龍穩固。實爲幸慰。至漫口旣經堵合。黃水全注下游。必須將減壩堵閉合龍。方能挽歸舊河。不至復行散漫。所有減壩工程。著於明年正月底。淩汛以前。堵築完固。方爲妥協。　癸巳。　諭軍機大臣等。楊芳係營伍書識出身。洊膺恩擢。乃身爲專閫大臣。平日馭兵。不能嚴明訓練。一味姑息。以博寬厚之名。致令兵丁不知軍紀。桀驁者糾衆倡亂。怯懦者臨陣潰逃。其咎實難寬宥。德楞泰等議將楊芳革職遣戍。自應如此辦理。楊芳著革職。發往伊犂。交與松齡。派令效力贖罪。至楊

遇春。戰功較著。且管兵有方。衆心知感。伊擢任固原提督後。並未到任。此次甯陝叛案。及固原等營官兵潰散。皆非伊任內之事。自應量予從寬。前已降旨。將楊遇春降補甯陝鎮總兵。嗣後惟當責令妥爲管轄。務使營伍日就整肅。勿再懈弛干咎。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八終

選充福對後著。且營兵官方。素必須慮。使備任固原提督。並未到任。此次[illegible]
裝及甘肅各營官兵潰散。皆非伊任內之事。自應量予從寬。前已降旨將
甘肅陝西總兵綱實情實貸。令受督管營務。使各在日後整頓。勿稍涉干咎。

東華錄纂要卷五十八終





# 十一朝東華錄擥要

東華續錄卷五十九

仁宗睿皇帝。

丁卯。嘉慶十二年。春正月乙[illegible]

[illegible]

#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九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 衡 翰 章恭校

仁宗睿皇帝。

丁卯。嘉慶十二年。春正月。乙卯。四川總督勒保奏。綏定府新兵滋事。官兵進勦。生擒首惡王得先。孔傳世。劉金定。殲除夥黨。得 旨嘉獎。 丙寅。賞那彥成三等侍衞。爲伊犂領隊大臣。 戊辰。西安將軍德楞泰奏。陝西西鄉營五石坪汎新兵滋事。督兵截勦。殲擒首逆周士貴等。並夥黨多名。得 旨嘉獎。 二月。丁丑。 諭阿林保奏。蔡逆匪船。因沿海斷絕接濟。竄入粵省。希圖遠颺延喘。其勢窮促已極。但閩粵洋匪同一刼盜。安知不聲息暗通。同惡相濟。見在粵洋盜首如鄭一。烏石二等著名巨憝。尚在稽誅。設蔡逆匪船入粵後。該逆等容留合夥。豈不又增羽翼。此時阿林保已咨令李長庚。趕過粵洋躡蹤追勦。第念粵省海洋沙綫。李長庚未能諳習。且恐閩省所造同安梭船。帶入粵洋。駕駛不能應手。於事轉屬無益。吳熊光。或於粵省多備米艇。俟李長庚帶兵到粵時。令其酌量換駕。俾資緝捕。尤爲得力。總之。蔡逆既入粵洋。則粵省舟師。即應上緊迎勦。此事責成吳熊光。督飭錢夢虎。孫全謀。統領舟師。探蹤迎擊。與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李長庚收兩面夾攻之效。斷不可令其與粵省盜匪合夥。此爲最要。己卯。婉貴太妃薨。上至吉安所奠酒。丙戌。命嗣後挑選秀女。皇后妃嬪之姊妹。及親弟兄姊妹之女。於挑選秀女時。仍一併備挑。著戶部內務府聲明。另爲一班。不必拘定年歲。作爲各本旗頭起帶領。著爲令。申禁廷臣與諸王交接。壬辰。上啓鑾。謁東陵。西陵。三月。甲辰。上幸南苑。行圍。乙巳。諭。朕展謁西陵。道經畿甸。原任大學士朱珪墓。近距蹕路數里。追維哲輔。逝已三月。瞻眺松阡。中心愴惻。著派侍郎英和。本月初五。前往賜奠。以達朕懷。戊申。江南王營減壩大工合龍。賞戴均元。徐端。太子少保。辛酉。上謁陵回鑾。甲寅。上還京師。丁巳。高宗純皇帝實錄聖訓告成。辛酉。上詣黑龍潭祈雨。甲子。雨。夏四月。丙子。諭。此次恭值常雩。朕進宮齋戒。今當大祀屆期。若仍照常御輦詣壇。朕心實有不安。本月初六。朕由宮中御禮轎。前詣天壇齋宿。著該衙門敬謹豫備。嗣後遇雨澤稀少之年。舉行常雩祀典。均著照此行。丙戌。上閱健銳營兵。五月。丙辰。增福建臺灣府鄉試中額一名。四縣學額各一名。丁卯。諭。興奎等奏。酌調官兵。相機進剿賊番一摺。據稱興奎趕抵大通。會晤貢楚克扎布。面商剿辦事宜。接據巡緝官兵稟報。松布地

方有賊番二三十名在彼遊弈搶掠。當派西甯鎮九十帶兵進剿。賊番見官兵趕近。先行占據山梁。槍箭齊發。經官兵衝鋒直上。殺斃賊番七名。餘始畏懼奔竄。見在與奎等即擬相機進剿。大加懲辦等語。向來賊番等出入無常。其狡獪伎倆。往往乘閒肆刼。迨一經官兵剿捕。即時聞風遠颺。乃此次輒敢恃强抗敵。竟與天兵抵拒。甚至憑高恃險。槍矢並施。其獷猂情形。實堪痛恨。見在該將軍等督兵進剿。所有帶兵大員。前已降旨將格布舍簡放甯夏副都統。並令馳驛前往。計此時尚未到彼。與奎等應即迅速催令赴營聽用。其所調各兵。已共有三千名。計賊屢出肆擾。至多亦不過二三百人。兵力十倍於賊。聲威不為不壯。不可分起前進。轉致見單。與奎等當整隊督剿。以一鼓集事。務令實在震懾天威。不敢再出。方為一勞永逸。 六月癸未。禁直省各督撫幕友捐職奏留本省。 乙未。 命京察三等人員不得保送知府。 秋七月癸卯。 諭翰林院。嗣後著於每屆正科恩科鄉試之年。仍將修撰編檢等官。輪班帶領引見。朕得記識其人。以備簡用。其尋常年分。不必帶領引見。著為令。 乙巳。以故琉球國中山王尚温孫灝襲爵。命翰林院編修齊鯤。工科給事中費錫章往封。 戊申。新修玉牒成。 癸丑。徐國柟奏請敕國史官增輯列傳。並續修天文等志。下大

學士六部九卿。本館總裁議奏。尋議歷代史例。以紀傳表志爲綱。而列傳內。有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列女。土司。四裔名目。我朝文教覃敷。允宜裒其事跡。垂示將來。至天文等十四志。自雍正十三年以前俱已詳載。但成書七十餘年。亦應續修。均如所請。從之。 甲寅。移貯列朝硃筆於太和殿東夾室。 戊午。 上秋獮木蘭。啓鑾。 甲子。 上駐蹕避暑山莊。 乙丑。以江蘇安徽水災。命截留江西湖南湖北漕米三十萬石。備賑。 八月乙酉。 上巡幸木蘭行圍。 諭阿林保奏舟師過臺攻擊朱濆。大獲勝仗一摺。此次朱濆在大雞籠洋面遊弈。王得祿督率舟師攻擊。奪獲盜船九隻。殲斃賊匪多名。頗爲奮勇。朱濆係積年盜首。若能將該逆擒獲。則是海洋除一巨憝。必當渥沛恩施。至另片奏蔡逆駛過東獅洋面北竄。見在許松年。周國泰。孫大剛。率師由北而南。正可迎頭截擊。阿林保當督催該鎮將等。上緊迎剿。毋予以暇。如能將蔡逆擒獲。朕必優加獎賞。 九月。己亥朔。准浙江前任翰林院侍講梁同書。重赴鹿鳴宴。賞侍講學士銜。 諭軍機大臣等。興奎奏官兵攻破沙卜浪番族。焚毀賊巢。剿捕殆盡。並收撫投誠番族一摺。沙卜浪人數最多。素稱兇橫。今經官兵屢次攻擊。殲擒多名。餘匪散竄。是番族中之强横者。已加懲創。其餘各番衆。陸續乞降。接踵而至。自

俱已震慴軍威。聞風膽落。既知畏法斂戢。卽可凱撤蕆事。又據稱尖木贊逃往竹林塥一帶老林藏匿。與奎等既探明蹤跡。卽當曉諭降番。令其將伊獻出。以憑核辦。丁未。 賜暹羅國王鄭華敕諭。 辛亥。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甲寅。 上閱古北口兵。 丙辰。 上還京師。 壬戌。 諭伯麟奏。緬甸遣使投文。懇求援助。遵旨曉諭該國王一摺。所辦甚是。天朝撫綏外藩。一視同仁。斷無偏助之理。緬甸與暹羅。同列藩服。彼此稱兵搆釁。蠻觸相爭。惟當置之不問。若此時允緬甸之請。遽爲出兵援助。設暹羅亦遣使敂關求救。彼時又將何以處之。伯麟遵奉前旨。於該國王遣孟幹投文之時。卽行明白曉諭。並將從前刀派功。私帶兵練出境。本屬有罪之人。禍由自取。不能因一越境滋事之土司。興師問罪。其召三。並非天朝曾賞官職之人。此時被戞於臘。驅逐入山。無庸過問。所駁詞嚴義正。甚爲得體。諒該國接此照會。自未敢再行瀆求。至摺內稱。探聞九龍江車里土司之堂弟刀永和。竄至緬甸。該國欲將刀永和。送回九龍江。仍充土司等語。刀永和係謀殺土弁刀太昌案內逸犯。此時或卽係該犯在彼。布散謠言。希圖搆釁。亦未可定。如果見在緬甸。自應將該犯罪案緣由。飭知該國王。令其縛獻。以便按法懲治。 冬十月。撥江西新關稅十萬兩。於江蘇備賑。

商務印書館印行

乙酉。濬直隸南運河。分洩各減河。 乙未。罷武鄉試會試內場策論。改令默寫武經。十一月。壬寅。朝鮮王李玜。懲處其國與邊民私市之商人。並繳貨物。 上嘉其恭順。優賚之。 癸卯。皇史宬建自前明。四周石室。中藏金匱。我朝自定鼎以來。因其舊制。尊藏五廟實錄聖訓。寶帙琅函。以次排列。茲恭編 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聖訓告成。卷帙增倍。特命所司重加修葺。將金匱分列石臺。諏吉尊藏。朕躬親瞻禮。敬念我國家 列聖相承。六朝謨烈。振古鑠今。億萬斯年。篤祜延釐。正未有艾。嗣後石室排列充盈。即著於兩配殿。倣照石室規制。敬謹建造分貯。弈葉遵循。永遠無替。將此旨交內閣敬謹存記。 甲辰。天壇齋宮災。 十二月。癸酉。 命慶成爲二等侍衛。仍充圍場總管。以示獎勵。 副都統豐紳殷德。係固倫和孝公主額駙。著加恩賞給伯爵銜。

戊辰。嘉慶十三年。春正月。己亥。以來歲五旬萬壽。詔舉恩科鄉會試。 甲辰。浙閩總督阿林保奏。拏獲蔡牽義子蔡三來等。 戊午。 諭浙江提督李長庚。宣力海洋。忠勤勇敢。不辭勞瘁。懋著威聲。數年以來。因閩浙一帶洋盜滋事。經朕特用爲總統大員。督率各鎮舟師。在洋剿捕。李長庚身先士卒。銳意擒渠。統兵在閩浙臺灣洋面。及粵

省往來跟剿。艱苦備嘗。破浪衝風。實已數歷寒暑。每次趕上賊船。無不痛加剿洗。前後殲斃無數。擒獲賊船多隻。蔡逆亡魂喪膽。畏懼已極。聞李長庚兵船所至。四處奔逃。正在盼望大捷之際。乃昨據阿林保等奏到李長庚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南澳洋面。駛入粵洋。追捕蔡逆。望見賊船。止賸三隻。窮促已極。官兵專注蔡逆。窮其所向。追至黑水洋面。已將蔡逆本船擊壞。李長庚又用火攻船一隻。乘風駛近挂住賊船後艄。正可上前擒獲。忽暴風陡作。兵船上下顛播。李長庚奮勇攻捕。被賊船礮子。中傷咽喉額角。竟於二十五日。未時身故。覽奏。爲之心搖手戰。震悼之至。朕於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在洋出力。疊經降旨褒嘉。並許以奏報擒獲巨魁之時。優予世職。李長庚感激朕恩。倍矢忠藎。不意其功屆垂成之際。臨陣捐軀。朕披閱奏章。不禁爲之墮淚。李長庚辦賊有年。所向克捷。必能擒獲巨憝。朕原欲俟捷音奏到。將伊封授伯爵。此時李長庚雖已身故。而賊匪經伊連年痛剿之後。殘敗已極。勢不能再延殘喘。指日舟師緊捕。自當縛致巨魁。況李長庚以提督大員。總統各路舟師。今歿於王事。必當優加憫獎。用示酬庸。李長庚著加恩追封伯爵。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並著於伊原籍同安縣地方官。爲建祠宇。春秋祭祀。其靈柩護送到日。著派巡撫張師


商務印書館印行

誠。親往同安代朕賜奠。並查明伊子見有幾人。其應襲封爵。俟伊子服闋之日。交該督照例送部引見。承襲。其李長庚任內各處分。著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以示篤念勞臣。施恩無已至意。尋予祭葬。謚忠毅。　諭軍機大臣等。李長庚追賊身故。係在粵省潮陽縣地方。該地方官自已稟報。吳熊光備知其詳。因思王得祿。本因朱濆匪船逃竄粵洋。跟踪追捕。並與錢孟虎會合辦理。今王得祿。既經前往追剿蔡逆。則朱逆一路。必須大員專辦。且蔡逆見既逃至粵洋。恐有朱濆盜船句結之事。著吳熊光。飭知錢孟虎。即責成該提督統率所帶粵省兵船。專剿朱濆一股。杜其與蔡逆句結一路。此為最要。又諭。李長庚此次究因猛於攻敵。猝然被害。阿林保。仍當密飭王得祿等。於猛勇之中。加以慎重。不可輕易冒險。致涉疎虞。但亦不得因李長庚受害。稍形氣餒。至水師見無總統之員。阿林保見已往廈門漳州一帶。即著阿林保。擇要駐紮。調度一切。再見訊蔡三來鄭昌所供。蔡逆本船。所挂牛皮網紗多層。於接仗時。汲取海水淋濕。礮火不能縣入。必須兵船四面圍攏。先用長柄鉤鐮。將網紗牛皮拉去。再用火礮一轟。全船賊衆可以殲獲等語。此時王得祿等兵船。自應多備長柄鉤鐮應用。　二月。丁卯朔。　命皇次子。釋奠先師孔子。　癸酉。四川

總督勒保奏。嗰隴廝里野番。嚮化投誠。請入版圖。賞給長官司印信。得　旨允行。定湖南鳳凰乾州永綏保靖四廳縣鄉試苗生中額一名。　癸未。陳家浦壩工合龍。乙未。以明年五旬萬壽。豫飭直省督撫毋得進獻珍玩。　三月庚子。　上啟鑾謁東陵並巡幸天津。　甲辰。　上謁陵。　壬子。　上閱視千里長隄。　戊午。　上駐蹕天津府。賚畿南老民老婦。　己未。　上閱天津鎮兵。　壬戌。　賜召試一等龍汝言等六人舉人。　廣直隸歲試學額。　甲子。　上回鑾。　丙寅。　上幸南苑行圍。　夏四月戊辰。　上還京師。　庚辰。　上閱健銳營兵。　丁亥。　諭本月得皇長孫。雲礽兆慶。弈葉延釐。洵為吉祥喜事。允宜加惠宮闈。誠妃晉封為誠貴妃。吉嬪為莊妃。信貴人為信嬪。二阿哥之宮女子那拉氏。慶育皇孫。加恩封為側福晉。　庚寅。　諭前此誕育四阿哥時。在廷諸臣。均各呈遞如意。四阿哥係朕登極後皇后誕生之子。臣工等抒忱展慶。理所當然。即前日諸臣等因皇長孫誕育。亦皆呈遞如意。朕因初慶抱孫。特行賞收。並於兩次俱回賞如意。用示錫祉聯情。至此後慶育蕃昌。正未有艾。將來凡遇誕生皇子皇孫。諸王公大臣等。均不准呈遞如意。違者治罪。此旨著內閣存記。並諭諸王公大臣等知之。　辛卯。　賜吳信中等二百六十一人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五月。己亥。授八十五歲之三甲進士王服經翰林院檢討。癸卯。諭。長麟。戴衢亨奏勘明毛城鋪。無庸修復。並另籌宣洩之路。以利漕運。而防盛漲一摺。據稱毛城鋪滾水壩。因啓放日久。河水下趨。著重。前經掣動大溜。致成漫口。經年累月。始行堵合。見在該壩東西相距五十餘丈。口門寬廣。一經啓放。恐黃水建瓴而下。不能循軌前進。大隄難保無潰決之虞。茲據康基田告稱。天然閘迤東數里地名十八里屯。有前河臣靳輔所建石閘二座。足以減黃利運。當往勘明該處有小石山一座。中峯兩旁有山縫二道。東山縫內。尚露舊時壩頂。西山縫內。業已積淤。又復徧加採訪。適有老民張姓指認。帶領人夫刨挖。已得原舊壩基。該二閘。每閘過水。僅寬三丈有餘。山石夾峙。可保無奪溜衝決之患。應請旨興修。其毛城鋪石壩。無庸辦理等語。所辦甚好。其摺內所敘情形並圖說。亦皆明晰。前此鐵保等請修毛城鋪。原爲減黃利運起見。但流弊甚多。若竟照所議辦理。不但工費浩煩。且該處勢若建瓴。口門寬廣。將來啓放時。必致一發莫禦。下游潰決之患。何所不至。長麟戴衢亨於馳詣江境後。因康基田告稱十八里屯地方舊有壩基。足資宣洩。即至彼確勘。並又訪得一百三十餘歲之張姓老民。令其指引人夫。立將壩基刨出。信而有徵。於此修復舊規。較

之毛城鋪工程。實屬事半功倍。長麟戴衢亨能不遷就鐵保等原奏。留心博訪。措置得宜。實爲可嘉。俟工成後。再行優叙。至康基田曾任河臣。近因年老。改用京員。此次派令隨往。能將十八屯舊閘基址。呈明辦理。可見其平日留心河務。深中窾要。應予嘉奬。康基田著加恩升賞道銜。並賞戴花翎。張姓老民。年已一百三十餘歲。尚能記臆壩座舊基。帶人指認。得濟要工。亦屬可嘉。伊從前自必得受旌賞。著鐵保詳查。如無頂帶。卽賞給七品頂戴。再賞銀數十兩。並加賞大緞二三匹。以示奬勵。所有十八里屯修復舊閘。並開挑引河。打築隄岸等事。俱著交該督等確估具奏。於本年汛大後卽行辦理。務須認眞督辦。期收減黃利運之益。不可草率。其修復毛城鋪石壩之處。無庸議。　庚申。　命重修山東闕里至聖孔子復聖顏子廟。　閏五月壬午。　諭。前因慶育皇長孫。在廷王公大臣。俱呈遞如意申賀。外省將軍督撫。亦先後呈遞如意。具摺賀喜。朕因初次得孫。內外大臣等。抒誠展慶。是以未加駁飭。隨疊次降旨諭令嗣後每遇誕生皇子皇孫。俱不准陳賀。此次該將軍督撫提鎭所遞之摺。亦止稱恭賀天喜。從無以頌揚之詞。妄行鋪叙者。自昨日將軍興奎。遞到清字奏摺。始以慶賀虛言摭拾入奏。朕因其措詞失當。業經降旨申飭。然伊摺內所叙之語。尚不過侈

陳吉祥。並無疵謬。乃本日提督仙鶴林。所奏之摺。則以誕降重熙。承華少海。玉質龍姿。前星拱極。本支百世。派衍東宮等詞。塡寫滿紙。一派狂言。謬妄已極。仙鶴林。著革職鎖拏。交景安派委道府大員。就近解赴省垣。嚴行審訊。並將代擬奏摺之人。一併鎖拏解省。會審仙鶴林是否通曉文義。此摺或係伊出自臆撰。或係授意他人代擬。抑係伊本無主見。止請人撰擬賀摺。而其人遂肆意胡言。均須詳細鞫訊。俟審有大概情形。景安卽一面奏聞。一面將仙鶴林及代擬奏摺之人。派送進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六月。丙申。江蘇荷花塘運河溢。　戊申。江南七里溝運河溢。　秋七月。丁丑。四川總督勒保奏攻克牛心山等處滋事額夷。殲獲賊首。餘匪乞降。得　旨嘉奬。下部議敘。　庚辰。　上啓鑾秋獮木蘭。　壬午。四川總督勒保奏。生番縛獻首逆烏卜乞降。涼山軍務全竣。得　旨奬賚。　丙戌。　上駐蹕避暑山莊。　辛卯。　諭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刑部奏。審訊仙鶴林等。分別定擬一摺。此案仙鶴林以提督大員。於慶育皇孫。本應遞摺陳賀。伊因素不通文義。令營書郭裕昆代擬摺稿。恐未妥協。隨差人轉煩已革知府薛淇酌改。維時薛淇適因感患暑病。未能閱看。交幕友石先幾改擬。石先幾。遂摘用郭裕昆數語。並撫拾陳言。衍成一稿。仙鶴林

卽照繕拜發。其摺內疵謬之處。業經訊明。係用石先機改擬摺稿。石先機著照擬。杖一百。徒三年。仙鶴林於自行陳奏事件。並不詳加檢點。致多謬妄。其咎較重。本應照擬遣戍。念伊從前屢經帶兵打仗。身受重傷。著有微勞。著加恩免其發往烏嚕木齊。仍與石先機一律問擬滿徒。　八月。己酉。　上巡幸木蘭行圍。　九月。丙寅。　上駐蹕避暑山莊。　癸酉。回鑾。　丁丑。以直隸新安等二十三州縣水災。撥部庫銀二十六萬兩。天津北倉米二十萬石。備賑。　江蘇荷花塘漫口合龍。　己卯。　上還京師。

諭軍機大臣等。吳熊光等奏。英吉利國夷兵。擅入澳門一事。英吉利國夷人。藉稱大西洋地方。被法蘭西占踞。該國因與大西洋鄰好。恐大西洋人之在澳門者。法蘭西欺阻貿易。輒派夷目。帶領兵船前來幫護。所言全不可信。而且斷無此理。見在先後到船九隻。皆帶有礮械火藥等物。竟敢灣泊香山縣屬鷄頸洋面。並有夷兵三百名。公然登岸住居澳門三巴寺龍嵩廟。分守東西礮臺。實屬桀驁可惡。該員等見將該國夷船。停止開艙。派員剴切曉諭。俟夷兵退出澳門。方准起貨。並稱該夷人若再挨延。卽封禁進澳水路。絕其糧食。所辦尙是。但究竟如何嚴切曉諭。及見在作何準備之處。全未奏及。所辦太輭。邊疆重地。外夷輒敢心存覬覦。飾詞嘗試。不可稍示以

弱。此時如該國兵船業經退出澳門則已。如尚未退出。吳熊光即行遴派曉事文武大員前往澳門。嚴加詰責。以天朝禁令綦嚴。不容稍有越犯。大西洋與法蘭西。彼此搆釁。自相爭殺。原屬外夷情事之常。中國並不過問。即如近年緬甸與暹羅二國互相仇殺。節經敂關。求大皇帝一視同仁。毫無偏向。至於中國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試思中國兵船。從無遠涉外洋。向爾國地方屯紮之事。而爾國兵船。輒敢駛進澳門。登岸居住。冒昧已極。若云因恐法蘭西欺侮西洋。前來幫護。殊不知西洋夷人。既在中國地方居住。法蘭西焉敢前來侵奪。以致冒犯天朝。即使法蘭西果有此事。天朝法令具在。斷不能稍爲姑容。必當立調勁兵。大加剿殺。申明海禁。又何必爾國派兵前來代爲防護。若云洋匪未淨。欲思效力天朝。尤屬無謂。海洋盜匪。屢經剿辦。不過東竄西逃。既經兵船四路擒拏。不日即可殲盡餘孽。又何藉爾國兵力乎。看來竟係爾國夷人。見西洋人在澳門貿易。趁其微弱之時。意圖占住。大干天朝厲禁矣。爾國臣事天朝。平素遣使進貢。尚稱恭順。乃此次無知冒犯。實出情理之外。本當即行拏究。姑先明白曉諭。爾若自知悚懼。即速撤兵開帆。不敢片刻逗留。尚可曲恕爾罪。仍准爾國貿易。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則不但目前停止開船。一面即當封禁進澳水路。

絕爾糧食。並當調集大兵。前來圍捕。爾等後悔無及。如此逐層曉諭。義正詞嚴。該夷人自當畏懼懍遵。吳熊光等仍當密速調派得力將弁。統領水路官兵。整頓豫備。設該夷人一有不遵。竟當統兵剿辦。不可畏葸姑息。庶足以伸國威而清海澨。此於邊務夷情大有關係。該督撫不此之慮。而惟鰓鰓數十萬稅銀。往復籌計。其於防備機宜。全不辦及。吳熊光。孫玉庭。均懦弱不知大體。且吳熊光。充當軍機章京。曾經擢用軍機大臣。尤不應如此憒憒。吳熊光。孫玉庭。著傳旨申飭。伊等此次來摺。僅由馬上飛遞。亦屬遲緩。此次著由五百里發往。著吳熊光卽速遵照辦理。並傳諭常顯知之。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吳熊光等。奏英吉利國夷兵。擅入澳門。所辦懦弱。不知大體。當經降旨嚴飭。並令軍機大臣將奏到英吉利國所遞原稟。譯出進呈。朕詳加批閱。稟內所敘之詞。多不恭順。如所稱該國王多派戰船兵丁。赴中國海面。若法蘭西國人。來至澳門。豫備防堵等語。殊不成話。該國王既知爲中國海面。卽不應派兵擅入。況法蘭西國夷人。並未來至澳門。何得越進天朝。兵精糧足。卽外藩部落。或敢桀驁思逞。不難聲罪致討。若蠻觸相爭。求救天朝。一視同仁。亦斷無偏護。何須該國王豫籌防堵耶。又稱法蘭西係各國仇人。該國王派兵作敵。

以期保護中國博勒都雅英吉利三國買賣等語。尤屬謬妄。試思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賓。蕞爾夷邦。何得與中國並論。又稱天朝海面。盜案甚多。商販被刼。該國王派備兵船。情願效力勦捕等語。竟係意存輕視。見在海洋水師兵船。梭織巡緝。沿海各口岸。斷絕接濟。盜匪日形窮促。豈轉待外夷相助。種種措詞背謬。邊務夷情。大有關係。該督等接閱夷稟。早當驅逐駁飭。乃止以停止開艙。封禁進澳水路。絕其糧食。虛言。由尋常馬遞入告。且該督等具奏後。該國夷船。曾否退去。未據續行馳報。吳熊光。不應如此糊塗懈怠。實出意想之外。試思邊防重地。任令外夷帶兵闌入。占據礮臺。視為無關緊要。不知有何事。大於此者。該督等接奉此旨。即著將夷船見在情形。及如何密飭籌備之處。速行奏聞。將此諭令知之。無論退去未退去。即由五百里具奏。

壬子。 賜徐華清等五十二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申。 諭。吳熊光奏。英吉利國夷人。尚在澳門。挨延觀望情形一摺。吳熊光。身任封圻重寄。接據稟報。早應馳赴該處。躬親督辦。乃任其登岸。住守兩月有餘。及接奉嚴旨。仍不即時親往。設法驅逐。又未將派委何員。及如何籌辦之法。詳悉具奏。是平日吳熊光。因循廢弛。止知養尊處優。全不以海疆為重。大負委任。吳熊光。著傳旨嚴行申飭。先降為二品頂帶。

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以示薄懲。　十一月。壬申。冊封諴妃劉佳氏為誠貴妃。吉嬪王佳氏為莊妃。貴人劉佳氏為信嬪。　諭。吳熊光於英吉利夷船擅入澳門。並不親身前往。設法驅逐。業經照部議革職。因思陽春。身任將軍。職居總督之前。遇有海疆要務。本應具奏。況前據吳熊光奏稱。該將軍挑派滿營官兵。豫備調遣。何以並無一字奏及。孫玉庭以巡撫大員。於吳熊光辦理輭弱錯謬之處。未能據實參奏。轉以支飾。隨同列銜具奏。皆有應得之咎。陽春。孫玉庭。均著交部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吳熊光等奏。英吉利夷兵。全數退出澳門一摺。此次該國夷人自七月來至澳門。住守數月有餘。夷情叵測。必有所為而來。何以又無故而去。且所稱見聖諭嚴明。兵威北盛。業已不敢抗違之語。所見係何諭旨。所派係屬何兵。並未一一聲叙。況夷稟尚未呈遞。吳熊光輒稱夷船風信一過。即不能開行。如果切實懇求。即准其開艙。見好於夷人。豈非示之以弱乎。外夷來至內地貿易。輸納稅課。原因其恪守藩服。用示懷柔。並非利其財貨。若沾沾以徵榷為重。無怪該夷人肆意居奇。意存輕視也。永保馳抵粵東。即會同韓崶。詳查英吉利夷船因何擅入內地。自七月至今。呈遞夷稟幾次。吳熊光如何批示。所稱水陸兩路。嚴密布置官兵。所派係屬何兵。節次奏稱


商務印書館印行

派員剴切曉諭。並聖諭嚴明之語。所見係何諭旨。所派係屬何員。因何全行退出。有無豫准開艙貿易之事。逐一奏聞。仍嚴切曉諭英吉利夷人。以爾等擅入澳門。實屬冒昧。斷不仍准貿易。倘自知悔罪畏服。倍加恭順。於二三年後。再行懇請。彼時爾國貨船。亦止准在澳門以外停泊。俟奏聞大皇帝。候旨遵行。設再欲攜帶兵船。即當永斷貿易。聲罪致討。倘永保到彼後。吳熊光等業已准令開艙。即當查明因何允准。是否係該國夷人具稟懇求。抑係吳熊光先行准令開艙。該夷始行退出之處。一併據實具奏。　革吳熊光職。以永保爲兩江總督。韓葑爲廣東巡撫。調陳若霖爲廣東按察使。　甲申。　諭軍機大臣。會同吏部。嚴議廣興等。於宮中例應支給綢緞。並不敬謹遵辦。擅行尅減。請分別革職治罪降調一摺。朕綜理庶政。惟務核實。從不肯顢頇了事。前在太和齋召見廣興。據奏總管太監孫進忠。挑斥綢緞。與緞庫官串通一氣。欲交外省織造。以便需索規費。並未指明何項支用綢緞。亦未奏及宮中抵給分例。若果所奏確實。則是外廷官員。交結近侍。必當嚴行懲辦。即如和珅骫法營私。一經敗露。尚且徹底究辦。不能稍從寬宥。況事關宦寺舞弊牟利。更復何所姑息。必當立置重典。經朕面加詢問。廣興並不能指出確係何人。飭令軍機大臣。向伊詳加開導。

令其據實直陳。伊仍毫無指證。止以係屬疑心爲詞。豈有以懸揣臆度之談。濾誣人以結交近侍之罪。至宮中抵給綢緞。上屆卽減少不敷。昨經皇后奏聞。因令俟此次宮用抵給之件。呈覽後。再行核辦。及經呈覽。則短少至數十件。其物料平常。不堪應用者甚多。當卽降旨查詢。始據查明。此次承辦綢緞之司員。本係豫備足數。其所以擅行抵扣減少者。實出自廣興一人主見。見有伊親筆改正字帖爲據。況皇后內廷所用服色。竟用數十匹醬色紗。其居心竟不可問矣。乃轉以庫官勾結內監有意挑揀爲詞。揑飾具奏。是竟欲變亂黑白。顚倒是非。而於總管太監孫進忠所奏皇后傳諭此次抵給綢緞。不得減少一節。始終佯爲不知。朦混具奏。欲快私忿。試卽將交結近侍之條。律以虛誣反坐。自問當得何罪乎。廣興著照軍機大臣等所擬革職。姑從寬免其治罪。令伊家居閉門思過。並著該管都統副都統等嚴行管束。英和。阿明阿。和世泰。蘇楞額等。於抵給綢緞。並不敬謹遵辦。任聽廣興一人短少抵扣。且於皇后曾經傳諭之處。亦未奏明。咎有應得。俱著改爲降四級。從寬留任。庫官達霖等。俱著降二級。從寬留任。 十二月。乙未。 命吳熊光赴南河效力。 丁酉。嚴禁直省督撫奏留丁憂人員。 己亥。 上詣大高殿萬善殿祈雪。 諭軍機大臣等。連次吳璥托

津等奏到。查勘海口河口。及高堰應辦各工。鐵保等俱附摺請餉。已需銀三百數十萬兩。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從前康熙年間。河患更甚於今日。維時靳輔。于成龍籌辦此事。其所往復辨論者。大抵皆辦工之法。並未見其將需用餉銀。瑣瑣奏撥。試思彼時三藩方定。撤兵未久。當亦在帑藏支絀之時。諒不能源源發給。而靳輔等於議定之後。自行妥辦。迄未嘗以撥帑一事。上煩聖心。不數年而河患頓除。國用並未耗竭。今伊等籌辦河務。每一工。必先論需餉若干。每一摺。幾於欲請餉一次。無往而非要工。動稱迫不可待。抑知國家經費有常。度支有定。如俸工兵餉等項。按數給發。不能逾時。而各處旱潦偏災。必須隨時賑貸。豈能以天下之全力。專辦一處河工。又豈能因一處河工。停止天下經費。朕廑念及此。宵旰焦勞。幾同從前籌辦邪教。其難更甚。著吳璥托津。會同鐵保徐端那彥成三人。盡心籌畫。此後河工餉銀。應如何設法布置。除加賦一事。係病民秕政。斷不准行。又如藩庫各項錢糧。以及鹽課關稅。並商捐等項。皆不在計議之列。卽見在已行之土方事例。亦無庸再歸籌計外。伊等當從長計議。有可以資助國用。不至病民滋事者。卽行詳悉奏聞。候朕酌量施行。　乙巳。雪。　諭。前據吉綸等奏到。廣興兩次往山東審案時。任性作威。苛求供頓。

日向地方官。藉端呵斥。暴戾恣睢。至通省攤派差費。多至數萬餘兩。並於臨行時。收受餽送。種種劣蹟。實堪駭異。當經降旨將廣興拏問。查鈔家產。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見據廣興供認。收受知府嵩山餽送銀一千兩。並撥移公館。開池養魚等款。俱已確鑿。其餘尚在狡賴。而本日據長麟英和奏。查鈔廣興家內。不但房地甚多。財物尤夥。除見銀及借出存帳銀七千餘兩不計外。又訪出存放帳局銀三萬七千兩。並整玉如意。多至六柄。洋呢羽緞等料。多至一千餘件。他物稱是。此外又有代廣興寄存銀兩之盛師曾盛時彥二人。查其家內。見有存銀取利確據。見在訊問之盛時彥等。尚堅不吐實。廣興贓私纍纍。其由來實不可問。伊屢經出差山東河南多次。恐不但得受餽送。或竟於審案之時。向地方官威嚇取索。甚至將案情顛倒。婪贓鬻獄。均未可知。亟應徹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此案關係甚大。著添派大學士等會同刑部堂官。嚴行審訊。務得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其解任之員外郎盛時彥著革職。同盛師曾一併拏問。歸案審辦。

諭吏部奏遵旨議處周廷棟等一摺。朝廷風憲大臣。專司糾劾。遇有營私骩法之員。本應隨時參奏。方爲盡職。前次周廷棟與廣興同赴山東審案。於廣興需索騷擾之事。自必確有見聞。乃覆命後竟無一字提及。近因廣興

緣事革職。經朕面加詢問。廣興出差山東。有無劣跡。周廷棟仍不直陳。並以廣興才具明敏。枝梧掩飾。昨據吉綸等訪查具奏。有周全天下事。廣聚世閒財之謠。周廷棟。雖未婪索。而其庸懦無能。卽此可見。復令軍機大臣傳詢。伊亦稱曾聞此語。並廣興挑斥供應。乞池唱曲等事。伊亦有所知。何以經朕詢問。尚不據實奏聞。是其瞻徇友誼。而事上轉不以誠。周廷棟。總司風紀。尤不應出此。況伊在東供應。每日需銀十餘兩。亦多浮靡。部議降四級調用。固屬照例辦理。但周廷棟人本平庸。年亦衰邁。且又扶同隱飾。豈可再邀錄用。周廷棟著加恩賞給五品頂帶。卽予休致。至托津與廣興同赴濟甯審案後。朕從未將廣興出差有無需索情弊。向其詢問。且此時廣興事發。伊又奉使出京。托津之未經陳奏。與周廷棟較有區別。但東省所開各公館費用浮多。托津亦未能盡免。所有部議降三級調用之處。著從寬改爲降三級留任。仍著罰俸九箇月。均不准抵銷。

己巳。嘉慶十四年。春正月。辛酉朔。　上以五旬萬壽。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癸亥。西安將軍德楞泰有疾。晉封三等公。命其子蘇沖阿馳往省視。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吳璥。托津。會同鐵保奏。籌議南河經費一摺。據稱查鹽斤一項。民間日用所

需。而每口食鹽。不過三錢。請於見行鹽價。每斤酌加三釐。統計兩淮。長蘆。山東。河南。兩浙。兩廣。福建。陝西。甘肅。九處。約計每年。共可得銀四百萬餘兩。似與民生無損。而經費少充。實於要工有裨等語。河防關係漕運民生。時廑宵旰。遇有應辦各工。原不惜多費帑金。為一勞永逸之計。惟是近年以來。河患頻仍。如海口運口及高堰隄壩等處要工。屢見疊出。需用浩煩。國家經費有常。豈能盡供工用。勢不得不設法調劑。茲據吳璥等奏請酌加鹽價。以備工需。朕思鹽斤一項。雖出之於民。而與加賦少異。似與閭閻生計。不至大礙。但各省情形。亦有不同。自難一概而論。即如兩淮地方。瀕臨河岸。小民無不藉資保衛。則將官鹽量為加增。諒所樂從。其兩浙山東。與江境毗連。且每年漕運。亦所必經。誼難漠視。他如長蘆河東以及閩粵陝甘等省。相距較遠。河防利害。實無關涉。若概令按照加價徵課。事理殊覺未協。著各該督撫鹽政。體察情形。如以為事尚可行。不必拘定吳璥等酌加三釐之數。或就原額。量增一二釐。准其暫行售賣。倘實有礙難辦理之處。亦不妨據實奏聞。惟當悉心籌議。俟奏到時。再降諭旨。 丁卯。兩廣總督永保卒。贈內大臣。賞銀一千兩治喪。予祭葬。諡恪敏。 以百齡為兩廣總督。 庚午。 諭軍機大臣等。阿林保奏。查勘蛤仔欄地勢番情。另行

酌辦一節。蛤仔欄北境居民。見已聚至六萬餘人。且於盜匪窺伺之時。協力備禦。幫同殺賊。實爲深明大義。自應收入版圖。豈可置之化外。況其地膏腴。素爲賊匪覬覦。若不官爲經理。妥協防守。設竟爲賊匪占踞。豈不成其巢穴。更爲臺灣添肘腋之患乎。著該督撫熟籌定議。應如何設官經理。或用文職。或駐武營。隨宜斟酌。期於經久盡善爲要。再據上國摺內。敘及蔡逆賊船進至蘇澳港之時。先已率衆上岸。有該處番人與鬭。居民吳氏。擒獲數賊。始驚潰而去。嗣朱逆復又竄往。亦經居民與官兵夾攻敗賊等語。該處居民。見官兵勦賊。即知如此出力。著即詳查。加之賞賚。若係著名賊目多人。應即奏明。酌賞頂帶。以示鼓勵。　諭周廷棟前曾降旨給以五品頂戴休致。茲據山東查明覆奏。廣興審辦李瀚一案。即得銀至數萬兩之多。周廷棟同赴山東。於廣興得受贓銀。竟毫無見聞。奏對又復失實。本應發往新疆。姑念其年已衰邁。免其遠戍。周廷棟著革去五品頂帶。永不敘用。　諭廣興前在東豫兩省。審辦控案。任意威嚇。婪索贓銀。數至累萬。經朕親加廷訊。已降旨將廣興處絞。廣興種種藐法營私。雖已身罹重典。尙覺罪浮於法。廣興之子蘊秀。見係通政司學習經歷。並著革職。發往吉林。充當苦差。以示懲戒。　乙酉。　諭松筠等奏遵旨辦理叛匪緣由一摺。

甯陝遣戍降匪。本係桀驁不馴之徒。狠子野心。日久斷難安靜。朕早已料及。節經降旨。令該將軍參贊等。密爲留心妥辦。不可姑息。今塔爾巴哈台。安插降匪蒲大芳等三十一人。果有聚謀不軌之事。可恨已極。松筠一得祥保之信。卽密派伊犂領隊大臣。色爾袞前往。藉巡查金廠爲名。不動聲色。與祥保及本處領隊大臣百順。愛新布。連夜帶兵。分赴各屯。將蒲大芳等。悉數拏獲。訊鞫之下。該犯無可置辯。立將該降匪三十一人處斬梟示。所辦妥速可嘉。至此外同在塔爾巴哈台當差之戍兵馬友元等二十四名。松筠見在派令雷仁前往。帶赴伊犂安插。並請將南路分戍之甯陝歸伍兵丁一百三十七名。一併陸續調赴伊犂安插。所辦甚是。松筠仍當督飭各營官將領。留心防範。有犯卽懲。不可稍存姑息。 丁亥。 諭。嗣後升任來京入覲之文武大員。著無庸再行奏請恭謁裕陵。 二月丁未。 上啓鑾。謁東陵。 辛亥。清明節。上謁裕陵。再行敷土禮。禮成。甘雨沾足。賞墊道辦差兵丁一月錢糧。 上回鑾。 癸丑。琉球國中山王尙灝。遣使表謝册封。並奏該國餽送册使宴金。請旨勅賜收受。得旨。此項宴金。使臣等卻還原屬。仰體朕意。不欲滋擾外藩。今仍不必收受。令來使帶回。 諭軍機大臣等。韓對奏查閱澳門夷民安堵。並酌籌控制事宜一摺。澳門地

面。西洋人舊設礮臺六座。其自伽思蘭礮臺。至西望洋礮臺。迤南沿海一帶。本有石坎。因形勢低矮。上年英吉利夷兵。卽由此爬越登岸。今擬加築女牆一道。增高四五尺。共長二百餘丈。經韓對查閱指示。該夷民目等。歡欣願辦。應卽令其尅期興工。俾資防護。 丁巳。閩浙總督阿林保奏。殲斃盜首朱濆。賞總兵官許松年花翎。並雲騎尉世職。總兵官胡于鋐。下部議敍。 己未。 上還京師。 三月。癸亥。 上啓鑾。謁西陵。 丁卯。 上謁陵。回鑾。 甲戌。 上閱健銳營兵。 丙子。 上還京師。 西安將軍三等公德楞泰卒。遣內閣學士玉福。迎奠茶酒。賞銀五千兩治喪。予祭葬。諡壯果。入祀昭忠祠。並命四川省城建立專祠。以其子蘇沖阿襲封一等侯。 夏四月。戊申。諭。前此松筠因塔爾巴哈台安插叛兵馬友元等二十四人。於查拏謀逆之藩大芳時。並無畏懼。飭令調赴中途。卽行正法。其分戍南路之王文龍等一百三十五名。與藩大芳相隔遼遠。松筠恐其聞知信息。心生疑懼。或敢妄逞桀驁。又調赴中途。分起正法。並未將供情詳細聲敍。卽概予駢誅。未免草菅人命。是以降旨將松筠交部議處。部議革職。並令俟晉昌到任後。來京候旨。先行明白回奏。本日據松筠奏稱。前此藩大芳謀逆。曾稱我們五十餘人。約定日期。一面通知南路弟兄。先殺官兵等語。

其馬友元等。素日強橫。入飯鋪任意索食。強賒強買。商民畏其兇惡。不敢聲張。當辦理蒲大芳時。馬友元等。蹤視行刑。向蒲大芳等言。汝等先去。我等隨後亦去。卻不似汝等空自受死。至王文龍等調赴伊犁。行過阿克蘇。於扎木地方。聞得蒲大芳正法。不肯前進。及就戮時。有言不早舉事爲恨者。有言誰未殺過數十百人者。有言死亦無怨者。且分戍南路各回民。畏之如虎。任入誰家。無人敢拒。該匪等實在情形。知之既確。是以迅速辦理等語。該匪等原係甯陝叛兵。免死遣戍。稍有過犯。即當嚴懲。設當該匪在彼搶掠滋事之時。該管大臣官員等。立即查辦示儆。何至株累多人。今蒲大芳逆謀敗露。馬友元王文龍等。竟敢出不法言語。而平日又有桀驁情事。若再爲姑息。伊等狼子野心。不知悛改。互相勾結。或生他衅。是松筠辦理此案。並非濫及無辜。若彼時松筠具奏。將供詞聲敘明確。斷不加以嚴懲。即因其辦理草率。亦尚可原恕。不令遽離將軍之任。今伊前奏既屬含糊。而此一百餘人。必應調至伊犁。覆加研鞫。使其供吐確實。明正典刑。原非過當。忽於半途山谷中截殺。成何政體。不知者。轉似酷暴濫刑矣。在松筠自恐事機不密。釀成他患。然案關多命。措制未免失當。姑念松筠平日操守尚好。熟悉新疆情形。著加恩賞給頭等侍衛。授爲喀什噶爾參贊大

臣。回疆事務緊要。松筠職司總轄。仍當認眞整飭辦理諸事。寬嚴得宜。無負委任。積拉堪著回京。另候簡用。 甲寅。 賜洪瑩等二百四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午。故西安將軍繼勇公德楞泰柩至西郊。 上親臨賜奠。 諭各省封疆大吏守土是其專責。遇有關涉外夷之事。尤當立時親往勘辦。務臻妥協。方爲無忝厥職。前此吳熊光在兩廣總督任內。英吉利國商船。帶兵入澳。占據東望洋。娘媽閣加思蘭。三處礮臺。雖向係西洋人防守所設。但究在中國地面。卽與闌入內境無異。吳熊光身任封圻。其咎已無可辭。本日據百齡查奏上年七月二十一二等日。該夷兵船來至雞頸洋面。八月初二日。抵澳上岸。占據西洋礮臺。地方文武節次稟報。吳熊光批令照常防範。至十六日。見該夷不退。諭令封艙。復經遊擊祁世和香山縣彭昭麟。請兵堵逐。吳熊光亦批以鎭靜。不可張皇。彼時香山縣有澳內居民四散。澳夷乏食之稟。吳熊光總未親往查辦。該夷見無準備。將兵船三隻。駛進虎門。停泊黃埔。吳熊光。因於九月初四日具奏。始派兵防範。並令碣石鎭黃飛鵬管帶師船在省河一帶灣泊。至二十三日。該夷兵目又駕坐三板船。由黃埔至省城外十三行停住。求見總督。懇請代奏在澳寓住。吳熊光總未見面。而止令其回至黃埔候旨。並飭禁買辦火食。

該夷人慌急駕船欲向十三行裝取火食。時官兵喝阻不理。黃飛鵬開礮轟斃夷兵一名。帶傷三名。該夷兵卽行退回。至十月初。奉到諭旨。吳熊光僅檄調各標兵丁。在黃埔澳門駐紮防守。並未攻擊。至十六日。恭宣諭旨。夷兵當卽畏懼。情願撤兵。復求開艙。吳熊光諭令全行退去。始准貿易。該夷兵陸續退至外洋等語。英吉利夷船帶兵入澳。藉名保護西洋。陰圖占地謀利。情殊詭譎。卽應立時驅逐。況此次該夷兵遇官兵開礮。並不敢稍有抗拒。及奉有嚴飭諭旨。亦卽畏懼開帆遠去。是該夷兵尙知震懾天威。無他伎倆。設吳熊光於該夷兵登岸之初。卽親往彈壓。曉以大義。一面調集官兵防守。該夷兵目求見。又止派員往諭。並不面詢斥逐。雖開艙在夷兵既退之後。而許其開艙。究在夷兵未退之先。是奏報既屬遲延。辦理又形畏葸。且屢次夷人具稟。及吳熊光批示。並轟斃夷人等事。俱未入奏。亦屬含糊。吳熊光由軍機章京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不次超擢。用至軍機大臣。復經朕簡用。歷任三省總督。非新進不曉事者可比。乃種種錯謬。實屬辜負委任。吳熊光前已革職拏問。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定擬具奏。至孫玉庭前在廣東巡撫時。並不將前後情形據實陳奏。又不會同吳熊光迅速妥辦。輭弱無能。豈可復勝巡撫之任。孫玉庭著革職回籍。 諭

軍機大臣等。百齡奏。俟本年英吉利國貨船到時。先期偵探各情形。所見甚是。該國夷人。素性强横譎詐。雖見據夷商喇咈所稟。夷兵不敢再來之語。亦未可深信。上年該夷人來澳時。吳熊光等不立行查辦。旣失之於寬。此時自應濟之以猛。著傳諭百齡。於本年該國貨船到時。先期留心偵探。如再敢多帶夷兵。欲圖進口。即行調集官兵。相機堵勦。倘止係貿易船隻。並遞謝罪哀懇稟件。亦應飭令停泊港外。該督一面奏聞。候朕降旨施行。 五月。 諭阿林保奏。朱渥幫船。救護道員清華。並欲投首一摺。盜首朱濆。與伊弟朱渥。前因捕獲蔡逆夥黨許凜等一百六十四名。聞金門鎭許松年等兵船駛至。正欲解赴投到。詎官兵一見賊船。即放槍礮。將朱濆轟斃。見在朱渥。又於深扈外洋。遇見蔡逆圍刼內渡道員清華船隻。立時趕散。並懇該道轉稟。准令投首。核其情節眞僞。尙難遽信。見在朱渥已出外洋。如果往招夥黨。相率來投。阿林保等。當剴切開導。以前此伊兄朱濆。捕獲蔡逆夥匪。欲行投獻。彼時舟師駛至。官兵等並不知爾等意欲投誠。惟遇賊即勦。是以開放槍礮。致朱濆立時傷斃。但擒賊投獻。尙係爾等一面之詞。並無憑據。未便遽准登岸。如果爾等果係眞心投誠。惟當立功贖罪。或恐所帶幫船。猝被官兵轟擊。此後於該船上設立標識。知會兵船。作爲

記認。庶不至誤遭攻擊。一面設法捕盜。如能將蔡逆生擒縛獻。不特伊兄朱濆罪免戮屍。准令埋葬。伊嫂等亦准登岸居住。卽爾朱渥。旣經救護監司大員。又復擒獲巨憝。自當奏明。准予投首免罪。並量加恩賞。至所獲許凛等一百六十四名。此時自必隨同在船。其中或間有病斃逃亡者。諒所不免。務令核實查明。將見存各犯。悉數送交地方官。以憑審訊。如此辦理。該匪不能施其詭詐。亦可收以盜攻盜之益。朱渥將許凛交到後。著阿林保等訊明定擬具奏。清華由臺灣內渡。猝被蔡逆賊船圍刼。經朱渥趕散時。朱渥與蔡逆。曾否對敵。清華身在船中。見聞自確。著阿林保等一併詢明。奏聞。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都察院衙門奏。卽墨縣武生李清泰。呈控伊胞姪原發江蘇知縣李毓昌。奉委查賑。在山陽縣赴席。是晚回家。自縊身死。該武生前往看視。未及詳加盤詰。經該縣贈以盤費。領柩回籍。後因查見伊姪箱內皮衣血跡生疑。自行開驗。見屍身青黑。始知被毒身死等語。朕詳加披閱。其中疑竇甚多。必有寃抑。亟須昭雪。以慰孤魂。李毓昌在縣署赴席。何以於回寓後。遽爾輕生。當夜自縊。其事已不近情。彼時山陽縣知縣。隨同署知府驗明。換衣棺殮。是否於申報後。由上司派委。抑或另派有同驗之員。總未見該督具奏。實屬不以人命爲重。草率因循

之至。且山陽縣知縣。於李清泰領柩時。送給路費銀一百五十兩。未必不因情節支離。欲借此交結見好。希冀不生疑慮。又將李毓昌長隨李祥。薦與淮安通判。馬連升。荐與寶應縣二處。李祥等。不過同僚厮役。何以俱代爲安置周妥。其中難保無知情同謀。賄屬滅口情弊。此案或係李毓昌奉差查賑。認眞稽核。查有弊端。該山陽縣。畏其揭報。致死滅口。亦未可定。或其中另有別情。案關職官身死不明。總應徹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著吉綸一面將李毓昌屍棺提至省城。派委明幹大員。詳加檢驗具奏。並著鐵保。查明山陽縣並署知府。係屬何人。及李毓昌長隨李祥。馬連升。顧祥。山陽縣驛差胡姓家人。迅速傳集。秉公研審。如得確情。即將該府縣嚴參。並一干人證。解赴山東歸案辦理。若不細心研究。致兇手漏網。朕斷不容汝輩無能之督撫。惟執法重懲。決不輕恕。尋諭鐵保。查明山陽縣知縣。先行解任。同一干人證。解交刑部審訊。　英綸處絞。　辛巳。　諭。昨梁上國告祭回京。諭知望祭元太祖元世祖。係在德勝門外。令軍機大臣查始自何年。玆據查皇朝文獻通考內載。順治八年。致祭歷代帝王典禮。有望祭元太祖元世祖陵。在宛平縣北之語。順治八年。初議致祭歷代帝王典禮。其時尚未有暢春園。圓明園。是以遇有典禮。即在德勝門外。望北舉行祭禮。

此時若仍行照舊。則望祭地方。轉在御園之南。於體制殊覺未洽。嗣後遇有慶典應致祭元太祖元世祖時。著於清和以北。昌平州以南。仍係宛平縣所轄界內。擇地舉行望祭禮。著爲令。 六月。 諭。據百齡等奏。接據太平府。賫到越南國王阮福映表函。並咨呈恩長公文一件。內稱南掌國王召溫猛。於乾隆六十年錫封後。因被伊伯召蛇榮占遽。未敢歸國。自懷敕印。流寓越南昭晉州地方。十有餘載。迨嘉慶十二年。召溫猛自詣興化州申訴。該國王以敕印不敢存留。遣員賫送前來。並將召溫猛與家屬。送至諒關口候旨等語。百齡於接據文表。及鈔奉敕諭等件後。以事關多年。未便遽將敕印賞還。令其歸國。可否將敕印。先行送京。仍飭將召溫猛等。在該國境內暫住。請旨定奪。自應如此辦理。召溫猛於乾隆六十年錫封南掌國王後。何以播遷在外十有餘年。該國於嘉慶五年十年。兩次遣使進貢。俱有印信表文。可以查核。其六十年所頒印式。亦令部中詳查。除俟查明再行核辦外。著傳諭百齡。即將繳到敕印。速行送京。一面移知阮福映。以此事見已奏明大皇帝。頗加獎許。仍著該國王。將召溫猛等留在該國地方。暫爲居住。所有賫送到關原頒敕印。見遵旨收繳送京。俟到京後。大皇帝續降諭旨。再行知照。該國王欽遵可也。 戊午。 諭。昨江南省。將王



商務印書館印行

伸漢等解到京。當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連日熬訊。據王伸漢供認。向李毓昌商量虛增戶口。不允。欲行稟揭。因而謀害。又質之先行到案之李毓昌家人馬連升。供亦相符。殊堪駭異。江南省竟有如此奇案。督撫大員毫無覺察。朕知人不明。誤用汝輩。誠朕之咎。不知汝等有何顏上事天子。下對萬民。地方偶遇偏災。國家不惜帑金。原以救濟窮黎。承辦各員。自應激發天良。盡心經理。實惠及民。方不負朕無使一夫失所之意。乃邇來不肖州縣。多有揑開侵冒。私肥己橐。其查賑委員。貪圖分潤者。即與之通同作弊。是直向垂斃之飢民奪其口食。已屬毫無人心。不意山陽縣查辦賑務。因委員秉公持正。不肯扶同。畏其稟揭。竟至謀命滅口。實爲從來未有之事。前此鐵保奏稱。上年王轂稟報李毓昌自縊時。即疑及李毓昌查賑事竣。何以忽至投環。欲提伊家人嚴切查辦。嗣據該地方官稟報家人馬連升。已回山東。其李祥。經王伸漢薦與長洲縣。顧祥已回蘇州。亦遂不復關查到案。詳究根由。草率完結。可謂輭弱無能。汪日章。駐紮省垣。李祥顧祥。俱近在蘇州。豈竟毫無聞見。亦不查詢。乃率據府縣等詳文具題。竟似尋常題報病故之員。實屬形同木偶。較鐵保之咎尤重。試思職官身死不明。顯有疑竇。該地方官。尙相率朦混。不爲究辦。若無告窮民。銜寃負屈。又豈

肯盡心推鞫。爲之伸理。其草菅人命之事。不知凡幾矣。外省官官相護。係向來陋習。今官員內。有相殘之事。不加究詰。可見相護者。乃狠狽爲奸耳。正直之員。邪佞豈肯庇護。惟有傾陷矣。著將申轉李毓昌自縊身死一案各職名。查明參奏。鐵保汪日章。俱著明白回奏。先摘去頂帶。並俱著自行議罪。俟奏到時。候朕降旨。亦不必交部議。

秋七月己未朔。　諭。前因直隸肥鄉縣知縣萬永福。違例投遞奏摺。解任來京。詢出天津差務。派該縣出戲技銀三千兩。係前任總督裘行簡藩司慶格派定章程。溫承惠等循照辦理。特降旨令慶格明白回奏。茲據奏稱。曾分派冀州肥鄉深澤平山四州縣。三千二千及一千餘兩不等。辦理不善。自請交部從重懲處等語。朕巡幸淀津。閱視隄工。省方問俗。地方官修治道路。豫備一切。分所當然。乃伊等以戲技爲名。分攤屬員。形諸文札。濫派虛糜。莫此爲甚。除裘行簡業經身故外。慶格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降四級調用。從之。　諭。昨據已革山陽縣令王伸漢供認謀毒情實。爲從來未有之事。王伸漢承辦賑務。揑開浮冒。從中侵飽。甚至將不肯扶同舞弊之委員李毓昌。起意毒害。實屬兇狡。李毓昌詢無子息。今王伸漢將伊謀斃。不獨害其身。抑且絕其嗣。情尤可慘。著將王伸漢任所原籍家產鈔沒。伊見有幾子。查明年歲。俱發

往伊犁。交該將軍分置各城。以洩幽憤。所有得銀之同知林永陞。從九品溫南峯。州同龔國烜。訓導言姓。知事余姓。俱著革職拏問。一面將任所原籍家產貲財查鈔。一面押解來京。歸案審辦。其餘五員。著鐵保秉公確查。如亦有侵蝕情弊。一併嚴參。即照此辦理。　庚申。　諭前據朱錫爵奏。將李毓昌屍棺。提至省垣。於檢驗後封貯。派員看守等語。今王伸漢等。既已供吐實情。則李毓昌屍骨。萬無再檢之理。著吉綸即委妥員。將該故員屍棺加槨。妥爲送回。即交伊家屬收領。沿途官爲照料。將來定案時。尙當另有恩旨。至李毓昌近支弟兄子姪。尙有何人。李淸泰。係何服制。李毓昌之妻。見依何親族同居。如何度日。俱著吉綸詳細確查具奏。候朕酌加恩卹。　詔停本年秋決。　丙寅。　諭言官有奏事之責。如果大臣中。有得賄婪贓。徇私舞弊者。自當據實糾彈。不容緘默。朕必徹底嚴查。正其負恩誤國之罪。若竟係憑空無據之言。豈能任其詆誣。不加懲究。給事中花杰。前經奏請嚴催長蘆商欠一事。已交戶部議覆。請交新任鹽政核辦。上月二十六日。復據該給事中奏稱。戶部議摺。係戴衢亨一人主稿。緣戴衢亨與查有圻。係兒女姻親。查有圻引地最廣。積欠最多。是以代爲徇庇。將長蘆鹽商。積欠官帑。未交窩價。均未詳悉根究。並稱戴衢亨平日於言官冐瀆聖

躬者。則以爲直言。於干涉部臣者。則以爲多事等語。朕當召見花杰。面加詢問。以所奏關繫甚大。辦理必須實據。如所奏不實。亦有反坐之罪。花杰除叩頭之外。默無一言。昨日復據該給事中。具摺覆奏。備陳戴衢亨與查有圻結姻之後。查有圻餽送往來。鑽營甚巧。蘆商惟查有圻是望。查有圻惟戴衢亨是倚。以致鹽務廢弛。言之鑿鑿。而另摺又言戴衢亨於本年殿試閱卷。顚倒舞弊。將洪瑩援引爲一甲第一名進士。該給事中。曾令一同鄉庶吉士。周際釗。向戴衢亨私宅。查閱門簿。探問管門之人。得其交通情狀。又黃中模策寫俱佳。不列入十卷之內。黃旭行楷相間。竟置二甲之中。指爲舞弊實據等語。朕因特派大學士董誥。祿康。尙書蘇楞額。傳旨向戴衢亨詢問。令其明白登答。戴衢亨囘奏之摺。陳辦甚明。所有長蘆商欠一事。係交該鹽政。統核通綱情形。併限辦理。窩價亦令該商上緊湊繳。皆屬嚴催辦理。與花杰所奏不符。至戴衢亨因司官辦稿未妥。並恐書吏等有招搖情事。是以與衆堂官商定主見之後。卽令司官等在圓明園。改辦奏稿。期於密速。亦並非戴衢亨一人定議。花杰所奏。均屬不實。惟戴衢亨欲辦理愼密。亦儘可令司官等在署內封閉辦理。何必令其在園。此一節。究屬不合。致招物議。見據戴衢亨自認疏率。懇請處分。自有應得之咎。戴衢

亭著交部議處。至於戴衢亭與查有圻聯姻之處。查有圻本係宦家。與戴衢亭向有世誼。並非門戶卑微。不可爲婚之人。安得謂之有心援繫。至於姻戚往來。歲時餽送。本屬情事之常。人孰能免。如果因有公事屬託。納賄行私。確有證據。則亦無論其爲姻戚與否。皆當繩之以法。今戴衢亭於議覆長蘆積欠。毫無護庇。且先於議駁加價。以二文入官。一文歸商一節。於查有圻大無利益。公事公辦。又何能禁其親戚之不相往來。至於此外。如戴衢亭因蓋房屋。查有圻幫助木料。借用桌几。以及在南城外。置買房屋數處。尤爲瑣細。不足置問。花杰逞其筆端。輒稱查有圻鑽營結納戴衢亭納賄徇私。指查有圻爲依勢把持之奸商。坐戴衢亭以負恩誤國之重罪。連篇累牘。極力詆謗。甚至謂戴衢亭於言官冒瀆聖躬者。以爲直言。此尤關係重大。今確加根訊。據花杰指稱嘉慶十一年在御史吳榮光家與戴衢亭之姪戴嘉穀會席。談及吳榮光。有請暫緩巡幸天津之摺。係奉旨申飭者。戴嘉穀曾云伊叔甚爲欽佩。此語並非出於戴衢亭之口。入於花杰之耳。而見在傳詢戴嘉穀。堅稱伊因衆人稱讚。亦止隨口應酬。實無有伊叔戴衢亭欽佩之語。復經慶桂等傳到是日同席之朱涂。切加詢問。亦稱不記此言。其所稱戴衢亭於言官干涉部務者。以爲多事一節。則云卽係

伊嚴催積欠之奏。戴衢亨不以爲然。若果以爲多事。見今據摺催欠。並未駁飭。原奏如此肆意摭拾。茫無指證。是竟欲以莫須有之事。妄興大獄矣。至於殿試。爲掄英大典。科場舞弊。律有明條。若果如花杰所言戴衢亨與洪瑩交結情密。援引爲一甲一名進士。於黃中模黃旭顚倒列置。此是何等弊竇。何項罪名。其告訐者應如何坐罪。該給事中摺內且云。請將洪瑩復加考試。或默寫策對。若實係平常。請嚴究弊端。而於考試舞弊。則全不反而自思。應否治罪。殊屬荒誕無理。見因該給事中有覆考時尙恐南書房有人設法照應。請旨嚴密防範。因卽如其所言。先向內閣查取洪瑩等殿試原卷。加封進呈。一面派滿洲軍機章京。將洪瑩由福園門帶至上書房。命二阿哥監看。令其默寫試策。朕親加披閱。設字策不符。顯有弊竇。非但戴衢亨與洪瑩獲罪甚重。凡此次派出之讀卷大學士董誥等。皆當一倂懲處。朕豈肯稍爲寬假。今洪瑩所默對。與原卷悉符。間有數字誤寫。用硃筆點出者。不過文義小有異同。語句先後。微有參差。試思尋常擬作詩文。數日後。尙不能悉行記憶。今距殿試已逾兩月之久。而洪瑩竟能記憶默寫。非積學有素。安能如此。尙有何弊。且殿試前十卷進呈時。本係朕拔置第一。並非讀卷官所擬。花杰何得指戴衢亨一人援引之力。至於黃中


商務印書館印行

模黃旭各原卷。文理皆可列二甲。惟黃旭末四行。字書不能工整。如前亦並無一行筆。今黃中模列置二甲。黃旭置二甲之中。尙皆公允。此二卷亦非由戴衢亨首先校閱。何得指戴衢亨順情顚倒。如此妄行參奏。伊自問可以脫然無事乎。又花杰摺內。稱本年考取南書房四人。除王以銜外。周系英係英和同年。席煜係英和門生。姚元之則係英和戴衢亨二人門生。文字雖優。鑽營尤甚。英和平日賞識。戴衢亨畏忌英和。陰與爲附。實屬結黨行奸等語。本年考試南書房。英和會同戴衢亨瑚圖禮。保舉十二員。朕圈出與考八員。選取四員。內周系英。王以銜。本係講官。於隨圍時。朕曾屢次召對。加以遴選。席煜。姚元之試卷本佳。並非戴衢亨英和之力。若謂周系英係英和同年。則豈是科止英和一人可供文學侍從之選。其餘竟無一人可用。若謂席煜等係其門生。豈戴衢亨英和二人所取之士。皆不可選用內廷乎。尤爲謬妄。至名節所繫。卽尋常一介齊民。朕尙不忍令其受人汚衊。況戴衢亨任用已久。經朕用至協辦大學士。今花杰任意詆訐。無所不至。朕豈肯任其甘受虛誣。花杰著交部嚴加議處。並著將洪瑩等殿試原卷及昨日默寫之卷。發交花杰閱看。令其心服。至洪瑩能默寫策問。僅譌十數字的係眞才實學。朕命二阿哥監看封奏。朕親自校對。大約無

弊矣。洪瑩平空被誣。若實係不能書寫。當得何罪。著賞紗二件。以示獎許。　戊辰。

諭。前因山東卽墨縣武生李泰淸來京呈控。伊姪李毓昌。在山陽縣查賑。身死不明一案。當將全案人犯。提京審訊。今案情已鞫訊明確。除另行按律辦理外。李毓昌。於上年中式進士後。朕於引見時。以知縣分發江蘇卽用。經該省上司。委赴山陽縣查勘水災。不肯揑報戶口。侵冒賑銀。居心實爲淸正。乃山陽縣令王伸漢。因李毓昌不肯扶同揑飾侵賑。膽敢起意。與長隨包祥串謀。同李毓昌家人李祥。顧祥。馬連升等。將李毓昌。始則用信末毒傷。繼復勒斃懸挂。似此慘遭奇寃。實從來所未有。允宜渥沛恩施。以示褒慰。故員李毓昌。前已有旨。令吉綸卽委妥員。將其屍棺。加槨送回。交伊家屬安葬。著施恩加賞知府銜。卽照知府例賜卹。朕昨親製憫忠詩五言排律三十韻。爲李毓昌闡揚幽鬱。著吉綸採取碑碣石料。量定高寬丈尺。奏明再將御製詩。發往摹刻。俾循吏淸風。勒諸貞珉。用垂不朽。並著吉綸派委登州府知府。前往李毓昌墳前致祭。仍俟案犯定擬後。將要犯二人。解往山東。於李毓昌墳前正法。以申公憤。而慰忠魂。至李泰淸因檢視伊姪皮衣。帶有血跡。心疑身死不明。卽同伊眷屬。開棺驗視。辨出毒害情形。來京呈控。俾奇寃得以昭雪。殊堪嘉憫。李泰淸。著加恩賞給

武舉。其應如何立祠之處。應聽伊自行辦理。　己巳。　諭。李毓昌秉公查賑。不肯扶同揑報。致被王伸漢毒斃一案。見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詳細審明具奏。按律辦理。定例地方賑務。係藩司專責。所有王伸漢虛報戶口冒領賑銀。楊護未經查出。且李毓昌為派往查賑之員。忽報自縊。又未訪查究辦。會銜率轉。至胡克家兼署臬篆。於此等重案。情節支離。自應反覆推求。詳為指駁。乃僅據該府縣詳禀。率請具題。殊非尋常疏玩可比。楊護。胡克家。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其該管道員應得處分。並著鐵保等查明具奏。又諭。李祥。顧祥。馬連升。俱著凌遲處死。包祥。著卽處斬。李祥等三犯。均謀害伊主。而李祥於伊主李毓昌查出王伸漢冒賑。欲禀藩司之處。先行密告包祥。轉告王伸漢。迨包祥與王伸漢謀害伊主。亦先與李祥密商。該犯首先應允。商同顧祥。馬連升。一同下手。是李祥一犯。尤為此案緊要渠魁。著派刑部司官一員。將該犯解赴山東。沿途飭令地方官。多派兵役防範。到山東後。交該撫轉飭登州府知府。押至李毓昌墳前。先刑夾一次。再行處死。仍著摘心致祭。以洩憤恨。包祥首先設計。狠毒已極。著先刑夾一次。再行處斬。顧祥馬連升二犯。著各重責四十板。再行處死。派刑部堂官秦瀛。押赴市曹。監視行刑。至王伸漢一犯。因李毓昌不肯隨同冒賑。輒與

包祥謀毒致死。應即立予斬決。惟見在尚有質對之處。著暫緩行刑。 諭軍機大臣等百齡奏據黃飛鵬稟報。見在朱渥幫船。有數十餘隻。又有夾板夷船。甚屬高大。共計五十餘隻。於五月二十一日。在洋蕪洋面。分別犄角。據險放礮。舟師進攻之時。該匪仗其船高。不避礮火。迎頭拒敵。師船損壞二十餘隻。弁兵亦多傷斃。直至午後。師船搶占上風。奮力擊壞賊船數隻。方始逃竄等語。朱渥盜船。前經阿林保奏稱。該犯悔懼投首。情詞真切。經朕降旨傳諭。尚須加意察看。不可冒昧辦理。今朱渥見在南澳等處洋面。率同幫匪多船。顯然拒敵。並將弁兵殺傷多人。傷壞師船不少。是其兇逆較著。何嘗有愧悔之意。阿林保前奏竟屬不實。此時粵省官兵。因剿辦張保仔等賊船。有失利之事。該省兵船較少。碣石鎮總兵黃飛鵬一路師船。已令即行調回堵禦協剿。惟黃飛鵬調回之後。南澳一帶。僅有胡于鋐一路舟師。兵力單弱。不敷堵剿。朱渥一股。本係閩省賊匪。阿林保。不得因有前次投誠之說。觀望遷延。致滋貽誤。著即飛飭該省得力舟師。駛往南澳一帶。會同胡于鋐。認真剿辦。惟當殲獲務盡。不可玩縱。 諭王仲漢因冒賑畏懼李毓昌具稟。令包祥商同李毓昌家人李祥等謀毒致死一案。見經審訊得實。已將包祥等按律辦理。並降旨將藩司楊護。臬司胡

克家交部嚴加議處矣。至昨訊據王伸漢供稱。伊謀死李毓昌之後。卽赴府面見王轂。告知實情。有求其保全不致忘恩之語。王轂前往督同相驗。隨草率了結。迨至臘月初間。曾送過王轂銀一千兩。並許隨後再行報效等語。王轂以本管知府。於屬員冒賑。謀害委員。不卽舉發查辦。竟敢力爲庇護。且收受王伸漢銀一千兩。徇法營私。通同一氣。其罪甚重。王轂已有旨革職。除解到時。再行嚴審定擬外。應先行籍沒示儆。著鐵保。卽將王轂任所。及安徽原籍資產。一併嚴密查鈔。無任隱匿寄頓。其查賑分得銀兩之委員。同知林永陞。從九品溫南峯等五人。前經有旨令鐵保革職送京。查鈔家產。除林永陞一員。見已押解來京。業經降旨令倉場侍郎直隸總督派員迎拏外。其溫南峯等四人。卽著迅速解京。勿稍延緩。又尙有供未得銀之縣丞章爲棟等五員。前已有旨。令鐵保確查有無通同侵冒情弊。亦須據實查明。卽行具奏。如所查再有遺漏。經此間審訊得實。或朕另行訪詢明確。則惟該督是問。至江南有如此奇案。可見吏治敗壞已極。該督等直同木偶。尙有何顏上對朕。下對民。前月已降旨。令鐵保汪日章自行議罪。尙未見伊等覆奏。著再催令卽速議罪上聞。候朕降旨核辦。並將御製憫忠詩三十韻。鈔寄鐵保等閱看。　諭據鐵保奏。王伸漢毒斃李毓昌

一案。尙稱毫無端倪。欲再加體訪具奏。是其始終憒憒。經朕降旨飭查之後。仍爲人所蒙蔽而摺內尙鋪叙神鬼之詞。以爲破案來歷。豈足昭示天下。不知此案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俱就各犯吐供。先後質對。並未刑求。是以水落石出。毫無疑義。爰書具在。又何庸證以渺茫恍惚之談。且李毓昌是日歸寓後。被毒身死。而鐵保忽疑其在王伸漢席間中毒。因而徧詢同席之人。致無應響。轉將廚役拏究。昏憒糊塗已極。是其於案情關鍵。亦全然不知。摺內空陳焦急之語。猶欲再爲體訪實情。豈不可笑。可謂無用廢物。不但不勝封疆之任。亦何堪忝列朝紳。鐵保著革職。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汪日章身爲巡撫。於所屬有此等鉅案。全無覺察。如同聾憒。著革職回籍。江甯布政司楊護。未能詳細查出其咎甚重。應卽照部議革職。始念平日辦事。尙爲實心。著留河工效力。兼署按察使胡克家。於此等重案。並不詳細指駁。反復推求。草率詳請具題。亦著照部議革職。留河工效力。以觀後效。　癸酉。　諭。據慶桂奏。將花杰劉承澍二人。連夜研訊。劉承澍於花杰所奏查有圻札致綱總馮錦。以積欠窩價可以不完之語。堅不承認。而花杰仍執定係劉承澍所言。請再加根訊等語。此事花杰劉承澍二人面言之時。並無旁人在側。無可質證。今彼此狡卸。非劉承澍有

心抵賴。卽係花杰聽聞不確。牽意書寫。若再加熬訊。亦不難水落石出。惟係口舌細故。亦不值加以刑鞫。花杰。已因失察黑檔。降三級調用。又因參款虛誣。降三級調用。著卽釋回。照例在部候選。劉承澍。業因此案革職。著卽回籍。　乙亥。　諭本年朕五旬萬壽。不准辦理慶典。該廢員等。無庸令其建設經壇。致滋粉飾。伊等既情殷祝嘏。著准令其在禮部。陸續報名。卽交禮部鴻臚寺會議。酌定處所。令伊等於萬壽正日。另班行禮。至回鑾時接駕獻册之處。亦著准行。　丙子。　上啓鑾。秋獮木蘭。　庚辰。諭王仲漢之子四人。本應全行遣戍。姑念年皆幼穉無知。著將伊長子恩觀收禁。俟及歲時。發往烏嚕木齊。其餘三人。加恩釋回。以示法外施仁之意。　壬午。　上駐蹕避暑山莊。　癸未。以雨。詔停秋獮。　頒發書籍於盛京各學。　以南河河工穩固。復吳璥二品頂帶。

東華錄擥要卷五十九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 仁宗睿皇帝。

己巳。嘉慶十四年。秋八月。壬辰。　諭。百齡等奏。盜幫連日竄入中路海口。派撥兵船堵剿。業經追出外洋一摺。從前賊船在外洋游奕。皆恃有打單接濟之資。足以度日謀生。是以罕入內河。自百齡到彼。諸事整飭。嚴斷接濟。該匪等口食無藉。其鋌而走險。分撥小船。向內河各村莊。希圖刦掠。勢所必至。見經百齡等。飛調陸路官兵。添僱壯勇。攻捕擒殲二百九十餘名。賊匪陸續竄出濱臨外洋之潭洲一帶聚泊。民情均已甯謐。至百齡等以未能先事豫防。致賊匪竄擾內河。自請議處一節。此可不必。該省武備廢弛已久。今百齡等認眞整頓。且已將盜船轟出外洋。尚非辦理不善。惟求治未免過急耳。為今之計。總須先固藩籬。將防堵要策。力為講求。嚴密布置。使賊匪不敢窺伺。趕緊添造米艇。豫備礮械軍火。俟諸事齊備。養威蓄銳。再行調派官兵。駛放出洋。自不難一鼓殲除。俾無遺類。倘不量力。賊船多而師船少。未免心心顧怯。設有疏虞。賊勢更覺鴟張。辦理更形棘手。見在張保仔等。由潭洲分向蕉門等處外洋逃



商務印書館印行

逸。百齡等飛調黃飛鵬舟師。及所僱拖風船隻。交孫全謀督同劉辦。務須斟酌前進。計出萬全。以期擒獲巨憝。無得過於輕率。乙巳。諭吉綸奏。查明故員李毓昌服姪李希佐。承繼爲嗣一摺。李毓昌前此委查山陽賑務。居心公正。立品端方。慘遭毒斃。情殊可憫。除已疊加恩邺外。其繼子李希佐。並著加恩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殿試會試。繼紹書香。以示獎忠至意。庚戌。諭。御史陸言參奏浙江學政劉鳳誥。於上年代辦監臨各劣款。當經派托津等馳往查辦。玆據究出上年鄉試。劉鳳誥代辦監臨時。有江西同鄉鹽庫大使嚴廷燮來見。囑說仁和縣廩生徐步鰲曾經劉鳳誥歲試拔取前列。伊見因病軀。恐不能完場。若得沈晉與之聯號。誼屬師生。即可照應中後。還要報恩。劉鳳誥入場違例。於三場試卷。印用聯號。見據供認屬實。將劉鳳誥等定擬具奏。披覽之餘。殊深駭異。劉鳳誥學問尚優。仰蒙皇考實錄。皇考高宗純皇帝特加賞拔。迨朕親政後。由學士用至侍郎。又因恭修皇考實錄。錫以宮銜。屢畀衡文之任。疊荷恩施。極爲優渥。當如何潔己奉公。勉圖報效。乃伊竟敢於科場大典。有心舞弊。試思監臨大員。原藉以彈壓糾察。今轉聽受人情。印用聯號。若徐步鰲萬一徼倖。自思當得何罪。昧良負恩。莫此爲甚。托津等以劉鳳誥未經得受財物。無贓可計。照例

擬流。請發伊犁。尙覺稍輕。劉鳳誥著革職拏問。交刑部治罪。嚴審再行定擬。至阮元近在同城。豈無聞見。朕於御史陸言未奏之前。卽有所聞。曾降硃諭交查。而阮元覆奏。不過撫拾浮詞。全無確據。阮元身任封圻。於學政有稽覈之職。外閒旣有木榜聯詞。伊卽應究查參奏。况經朕特加詢問。猶不據實入告。今劉鳳誥事已敗露。始據稱上年闈後。卽聞有監臨打監軍對聯。是竟知而不言。有心袒庇同年。不顧公議。深負委任。豈堪復膺封疆重寄。阮元著交部嚴加議處。來京聽候部議。甲寅。上自避暑山莊回鑾。乙卯。諭。前據百齡奏到。越南國王阮福映表奏。見將南掌國王召溫猛。並乾隆六十年頒給該國王敕印。送至諒山關一摺。當經降旨。諭將敕印。速行送京。仍著越南國王。將召溫猛等。暫留該國候旨。並令軍機大臣。詳查檔案。南掌國。自乾隆六十年。至嘉慶十年。召溫猛所進蒲葉表文。向不鈐蓋印信。復降旨令雲貴總督伯麟。將該國啓呈督撫印文。查明印信。以便與禮部印模核對。茲據伯麟奏。南掌國。是否被召蛇榮占據。僞託召溫猛進貢。抑係召溫猛。潛赴越南。阮福映處。冀得印信之處。於沿途各土司。與南掌國接壤地方。詳細查訪。得有確情。再行馳奏。並將六十年該國王召溫猛咨呈督撫用印公文二件呈覽等語。召溫猛於乾隆六十年

錫封後。年稚無援。既經播遷在外十有餘載。則嘉慶五年。十年。兩次遣使進貢。究屬何人僞託。昨越南國王表文內開。見在召溫猛。是係的身。自不難向其根究。著百齡知照越南國王。將召溫猛等。送至關外。卽派明幹大員。出關面詢召溫猛。於何年接奉敕印。何年出奔。何以未能歸國。伊國中何人占據。令其逐一登答。俟奏到時。再降諭旨。丁巳。諭。見在留京王大臣。會同刑部審擬山陽縣冒賑一案。據王伸漢冒賑銀二萬三千餘兩。其入己銀數。至一萬三千餘兩之多。已屬法無可貸。且因此謀毒李毓昌斃命。貪黷殘忍。莫此爲甚。王伸漢著卽處斬。王轂身任方面。於屬員冒賑謀命重情。一經覺察。卽應據實揭參。乃因王伸漢向其懇求保全。轉代爲容隱。於相驗李毓昌時。任聽仵作揑報。不過掩人耳目。且事後又復得銀二千兩。知情受賄。同惡相濟。正不必計其贓數。而罪已無可逭。留京王大臣等。擬以斬候。請入於本年朝審情實辦理。屆期亦難寬宥。又何必稽延時日。但竟予以斬決。與王伸漢又無區別。王轂著改爲絞立決。派刑部侍郞秦瀛。監視行刑。於九月初四日覆旨。所有查賑委員。雖訊無事前商同情節。而所分銀兩。豈有不知係王伸漢冒賑所得。且此內林永陞係總查之員。又得銀一千兩。爲數獨多。擬以杖流。尙覺過輕。林永陞。著改發烏嚕

木齊。效力贖罪。其餘各委員罪名。俱著照擬分別杖流。從前李毓昌秉公確查。不肯浮冒。且欲將王伸漢侵冒情事稟揭。以致受其謀害。昨已屢降恩旨用慰忠魂。今查明委員內。有教諭章家麟。同時查辦。不特未經得銀。亦且核對所開戶口毫無浮冒。於公事尙爲認眞。自應量予恩施。章家麟。著送部引見。以知縣卽用。 九月己未。諭阮元奏。舟師勦捕蔡逆。得有勝仗。該逆向南竄逸。見在飛咨緊追一摺。據稱接據提督邱良功函稱。偵知蔡逆在旗頭一帶游奕。折戧前進。童鎭陞追見盜船。卽向前揮令各船進勦。署守備武定大首先躍過。帶同弁兵。拏獲盜匪王鳥等五十一名。該匪船卽竄往東南外洋。見已飛咨邱良功等緊躡勦捕等語。蔡逆匪船。奔竄靡常。蹤跡向無一定。此次追勦之匪船。究有若干。蔡逆是否在內。見旣據拏獲王鳥等五十一名。卽可確切訊究。得其實據。著傳諭蔣攸銛。卽將所獲盜匪王鳥等。嚴行審訊。一面飛咨該提鎭。專注蔡逆。乘勝進勦。一經殲擒。卽遵前降諭旨。速行馳奏。 庚申。
上還京師。 壬戌。 命照部議。阮元著革職。浙江鄉試之徐步鰲。玩法請託之嚴廷燮。發邊遠充軍。 諭張師誠等奏。殲除海洋積年首逆蔡牽。將逆船二百餘隻。全數擊沈落海。並生擒助惡各夥黨一摺。覽奏欣慰之至。洋盜蔡牽一犯。原係閩省平民。


商務印書館印行

在洋面肆逆十有餘年。往來閩浙粵三省。擾害商旅。抗拒官兵。甚至謀占臺灣。率衆攻城。僞稱王號。不特商民受其荼毒。官兵多被傷亡。並戕及提鎭大員。實屬罪大惡極。該逆一日不除。海氛一日不靖。節經降旨。諭令該督等嚴禁接濟。鼓勵舟師。速擒巨憝。茲據張師誠奏稱王得祿接到咨會。南洋尙有蔡牽匪船。王得祿卽與邱良功。連船南下。於十七日黎明。駛至魚山外洋。見蔡牽匪船十餘隻。在彼超駛。當卽督催閩浙兩省舟師。專注蔡逆本船。併力攻擊。該逆復敢用大礮紮住邱良功之船。拚命抗拒。邱良功被賊槍戳傷。其時王得祿緊攏盜船奮擊。該匪因不得鉛丸接濟。用番銀作爲礮子點放。王得祿身被礮傷。仍喝令千總吳興邦等。連抛火斗火罐。燒壞逆船舵邊尾樓。王得祿復用本身坐船。將逆船後舵衝斷。該逆同伊妻並船內夥衆。登時落海沈沒。提訊撈獲匪犯十九名。並難民六名。均供稱蔡逆手足俱被火藥燒傷。落海淹斃。是蔡逆受傷落海。已據所獲賊夥難民供指確鑿。毫無疑義。王得祿。邱良功。協力奮追。殲除首惡。均屬可嘉。而王得祿額角手腕。各受重傷。仍復奮不顧身。超攏賊船追剿。致該逆登時落海。厥功尤偉。王得祿。著加恩晉封子爵。並賞給雙眼花翎。邱良功。左骽受傷。本船被賊艘碰壞。不能前進。勞績稍遜。邱良功。著加恩晉封男

爵。至該逆用番銀作爲礮子。可見鉛丸已屬罄盡。總由阿林保張師誠年來於各海口巡防嚴密。使一切火藥米石。概行杜絕。不得稍有透漏。該逆乃日益窮促。立行殲滅。辦理實屬認眞。總督阿林保。巡撫張師誠。均著交部從優議敘。以示嘉獎。其蔡牽義子小仁。與逆夥矮牛。并著嚴拏務獲。以淨根株。 丁丑。以五旬萬壽。加恩內外一二品文武大臣。凡降革留任處分在五案以內者。開復一案。十案以內者。開復兩案。一過此按數遞加。晉封尙書明亮三等伯。賞還尙書鄭炳泰。總督溫承惠。松筠。百齡。一品頂帶。漕運總督馬慧裕。布政使方受疇。二品頂帶。將軍晉昌雙眼花翎。 賞孫玉庭。阮元編修。 壬午。 賞已革總督長齡藍翎侍衛。爲科布多參贊大臣。 冬十月。辛卯。越南國王阮福映表賀萬壽。進貢方物。 癸巳。 上以五旬萬壽。御太和殿受賀禮成。 御甯壽宮。賜皇子及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外藩使臣等食。 御乾清宮。賜皇后及皇子等宴。 丙申。 上御正大光明殿。賜皇子及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外藩使臣等宴。並賞賚有差。 丁未。 賜汪道誠等五十七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一月。甲申。 諭方維甸奏。洋盜朱渥。悔罪乞降。率領夥衆三千餘人投出。並將船隻礮械。全數呈繳。請旨辦理一摺。朱濆一幫匪船。爲海洋巨盜。本年

朱濆被官兵用礮擊斃。伊弟朱渥。接管賊船。卽心懷悔懼。亟思投首。因候風停泊外洋。今親身登岸率衆三千三百餘人。全行投首。並呈繳海船四十二隻。銅鐵礮八百餘門。其餘器械。全數點收。海洋盜賊。其初本係內地良民。或失業爲賊。或被脅入夥。日久自知罪重。不能湔洗自投。今朱渥眞心悔懼。率衆投誠。與始終怙惡者不同。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念此三千餘衆。悔罪求生。加恩悉予矜全。准其投首。且洋面早一日除此巨寇。免致爲害商民。所全亦復不少。著卽照所請。查照舊例。分別遣散。回籍安插。交地方官查傳鄉保親族人等。嚴行管束。並徧行曉諭。伊等身犯重罪。今准投首更生。從此倍當安分。如再犯法。定行加倍治罪。其情願隨同緝捕者。經該督等挑出精壯一百五十餘人。同頭目四十餘人。著准其分派兵船。隨同出洋緝捕。所有派撥弁兵。運送礮械。以及雇用船隻。咨遣各費。准其於從前撥往臺灣備賞餘存銀三萬八千餘兩內動支。報部覈銷。　十二月丁酉。　諭那彥成。著兼兵部侍郞銜。嗣後凡遇以二品頂帶授爲總督者。均著兼侍郞銜。俟加恩給予頭品頂帶。吏部再行奏請。兼兵部尙書銜。著爲令。　己酉。　諭初彭齡奏。晉省士民。望幸情殷。籲請允舉巡幸一摺。五臺爲晉省勝跡。其山近臨塞垣。蒙古藩部。歲時瞻禮。絡繹偕來。從前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屢次親臨。卽藉以爲民祈福。朕昔在藩邸。隨侍 高宗純皇帝巡幸各處。惟五臺未曾登陟。言念茲山。靈皐奧區。久留聖跡。今既該省士民同殷望幸。自應俯如所請。著於嘉慶十六年春三月。朕恭謁西陵後。卽便道巡幸五臺。所有一切應行事宜。各該衙門照例敬謹預備。

庚戌。 諭吏部等衙門奏議處失察假印冒領庫款案內戶工二部及管理三庫各堂官一摺。部院衙門大臣。位崇責重。於經管事務。分應盡心綜核。今蔡泳受王書常等。私彫假印。冒領庫款。舞弊至十四次之多。設於初起時。各該管大員等。有一二人精明詳察。燭破其奸。立時查拏懲辦。則罹法者必不至如此之衆。而承解各職官。亦不至嚴譴多人。乃相率因循。竟無一人能除奸剔弊者。經部臣分別核議其咎。至降革各員。本應悉照部議。但一時更易多員。乏人簡補。惟其中情節較重者。亦不能不降黜數員。以儆疲玩。所有戶部各堂官內。祿康前已降旨降爲協辦大學士尚書。其部議降二級調用。著從寬降三級留任。德瑛三次標畫。先行稿件。伊雖常川到署。人皆以其年老易於愚弄。釀成重案。其誤公之咎更甚於曠公。前已降補工部侍郎。伊精力已衰。著卽以二品頂帶休致。戴衢亨趙秉沖劉鐶之部議各降一級調用。俱著從寬。改爲降二


商務印書館印行

級留任。工部各堂官內。費淯係管理工部。兼管三庫事務。於僞印文領到庫時。並不能憶及。工部無此奏案。其咎與英和常福相等。且伊在工部最久。失察次數亦最多。前已拔去花翎。退出工部。今部議革任。著革去宮銜。降爲侍郎。萬承風。現出學差。兵部右侍郎。即著費淯署理。仍留兼管國子監事務。曹振鏞。成書。蔣予蒲。部議各降二級調用。俱著改爲降三級留任。陳希曾。顧德慶。部議各降一級調用。俱著改爲降二級留任。其原議降留罰俸各員。均著照部議行。此案甚奇。朕所恨者。不在書吏誆騙多次。而在諸大臣及衆司員之因循疲玩。方今大弊。無出此四字者。若不各加儆省。其患更百倍於此案矣。朕惟思艱圖易。以待諸臣之洗心滌慮。助朕成一代令主。亦無可再諭矣。　癸丑。　諭百齡奏洋匪郭婆帶率同夥衆五千餘人。擒獻張逆匪夥三百餘名。呈繳船九十餘隻。礮四百餘位。悔罪投誠一摺。粵洋各股盜匪。惟郭婆帶與張保仔兩股船數最多。滋事已久。今郭婆帶心存畏懼。蓄意投誠。張逆屢次邀令幫助。俱不赴援。兼與張逆鬭戰。見據摺內奏稱。轉據歸善縣稟報。郭婆帶竟將張逆夥黨殺斃不計其數。擒獲三百餘名。拏獲張逆匪船十一隻。率其夥衆五千餘人。大小船七十餘隻。大小礮四百餘位。一併收入平海港內。赴官呈獻投誠等語。前此閩

省奏到。朱渥幫船投首一事。止將船隻礮位呈繳。未能擒殺盜夥。今郭婆帶將張逆幫夥。大加擒斬。奪獲多船。到官呈獻。其眞實投首之意。尤爲確然無疑。此時百齡親往查辦。著卽准其投首。並加恩將郭婆帶卽郭學顯。賞給把總。令其隨同捕盜。如伊能將張保仔擒斬。尙當格外施恩。又盜首東海壩幫夥陳勝等四百餘人。見已帶領船隻礮械。一同投首。所有郭婆帶等呈繳礮位船隻。均著留充官用。廣東捕務。廢弛已久。洋匪刼掠橫行。毫無忌憚。自百齡到任之後。認眞整頓。嚴斷接濟。簡練舟師。用能壁壘一新。俾賊衆膽寒。見在郭婆帶及東海壩率衆投誠。並督飭舟師。及地方官追剿。轟斃賊船大小頭目二十餘名。殲賊六百餘名。並擊斃賊首鄭一嫂之姪。生擒盜夥七名。燒燬盜船八隻。擊壞盜船十四隻。官弁兵丁。人人效命。大挫賊鋒。事機順利。此外內河積年兇盜。向來爲害商民者。亦經督飭地方官擒拏。分別審辦。本日摺內。卽有一百二十餘名。可見其認眞辦理。無稍疏懈。實爲出力可嘉。百齡著加恩賞戴花翎。以示獎勵。至孫全謀前因其在赤瀝角剿賊鬆勁。致賊逃遁。降旨革職拏問治罪。用嚴師律。今據百齡奏稱。孫全謀自知悔恨。此二次截剿逆匪。身先將士。因能斃賊毀船。自可稍贖前愆。孫全謀著加恩免其拏問。留於廣東効力贖罪。

庚午。嘉慶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朔。以瑞雪時晴。予在京文武官員。加級紀錄有差。庚午。諭百齡奏派員出關。傳詢南掌國王召温猛出奔遷徙情形一摺。據稱召温猛巽懦無能。不克凝承錫命。不卽聲罪。已足示矜恤亡酋。今流寓夷邦。止可聽其去住等語。所見甚是。召温猛前於乾隆五十九年請封時。已在播遷之際。迨祇受勅印後。又未能返其國都。力圖恢復。止在外潛匿。流徙越南國境。且於召蛇榮設謀索害時。倉卒逃遁。竟至遺棄勅印。似此懦弱不振。豈能復掌國事。伊旣與阮福映有舊。自應聽其在越南國居住。著百齡傳諭阮福映以召温猛旣受錫封。不克自立。展轉播遷。褻棄天朝敕印。本有應得之罪。姑念其流離失所。不加聲責。但內地不應收留。應聽越南國自爲安置。至所稱南掌國。於嘉慶五年十年進貢。係何人僞託。請交滇省督臣查覆一節。該國虔修職貢有年。並無得罪天朝之處。此時可不必逐細追究也。庚辰。命勒保爲武英殿大學士。來京供職。二月。戊戌。諭近來升擢各員。均於謝恩召對後。方換新銜頂帶。因思廢員內有本無頂帶。見在加恩錄用者。若於謝恩錄用召對時。不用頂帶進內行走。殊於體制未協。嗣後如無頂帶之廢員經朕擢用。著卽用新銜頂帶赴宮門謝恩。倘遇朕赴園進宮及傳膳辦事之日。俱於道旁摧頭

後。再用頂帶豫備召見。著爲令。 壬子。 諭軍機大臣等。治河所以利漕。東南數省漕糧。上供天庾。是必運道通暢。方能源源轉輸。近年河工敝壞。而漕運亦日見阻滯。推原其故。其始因河湖多故。此衝彼漫。逐處淤墊。以致運道節節梗阻。有礙船行。繼又因漕務緊要。不能須臾停待。每値回空重運。相繼而行。催趲不遑。更無修防之暇。引黃濟運。爲害滋深。故無一日不言治河。亦無一年不虞誤運。欲求兩治。轉致兩妨。殊爲廑慮。從前康熙年間。曾因辦理河工。停運數次。始能經理獲效。然彼時京通各倉。儲積充裕。足備數載之需。非如目下情形。每年僅敷支放可比。揆之事勢。欲倣照辦理。蓋有所難。但先事之虞。豈可漫無籌畫。前吳璥曾有由清江陸轉之議。而費重事煩。礙難經理。溯查元明時。本有海運之法。後因積久弊生。遂議停止。然其始轉輸利賴。未嘗不有裨國計。此時亦並非輕言改易。惟未雨綢繆。不得不作萬一之想。設竟須計出於此。若不先爲試辦。豈可冒昧徑行。聞江浙各海口。本有商船赴關東一帶販運糧石者。每年絡繹不絕。其船隻習於風濤。熟於沙綫。該二省均有出海之路。著松筠。章煦。蔣攸銛。體察情形。或將本年漕米。就近酌交商船。灑帶若干。先爲試行。以觀成效。不妨使商船略霑微利。俾各踴躍承辦。一面仍催趲重運北來。總期於運

務。有備無患。是否可行。該督撫卽籌議據實具奏。三月。丙辰。諭慶桂等奏。據廣甯門巡役人等盤獲楊姓身藏鴉片煙六盒。請交刑部審辦一摺。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至戕賊軀命。大爲風俗人心之害。本干例禁。該犯楊姓膽敢攜帶進城。實屬藐法。著卽交刑部嚴審辦理。惟此項煙斤。近聞購食者頗多。奸商謀利販賣。接踵而來。崇文門專理稅務。僅於所屬口岸地方。稽察恐尚未能周到。仍著步軍統領五城御史。於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緝獲。卽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煙物毀棄。至閩粵出產之地。並著該督撫關差查禁。斷其來源。毋得視爲具文。任其偷漏。甲子。上啓鑾謁東陵。己巳。上謁陵回鑾。丁丑。諭百齡等奏。粵洋巨盜張保仔香山二畏罪乞降。先令鄭一嫂卽鄭石氏來省。繼將各家口送省。一併安置。現據稟報幫船二百七八十號。夥黨一萬五六千人。全赴香山縣之芙蓉沙海口。聽候收驗投誠。並百齡親往查辦。緣由一摺。洋盜本係內地民人。不過因餬口缺乏。無計謀生。遂相率下洋。往來掠食。伊等愚蠢無知。但知趁此營生。亦不干犯王法。歲月既久。愈聚愈多。甚至不服擒拏。冒死抗拒。自百齡到粵以後。遵旨斷其接濟。水米火藥。無從出洋。而又團聚鄉勇。整飭兵威。認眞防範。該匪等遂不能上岸

掠食。見在越南又不能銷贓。生計窘迫。半年以來。各股盜匪。皆紛紛棄械投誠。而見在張保仔等大股賊匪。亦率其夥黨前來乞降。在伊等來降之意。仍不過爲謀食起見。並非眞知大義。自悔前愆。但見在既將船隻礮械。悉數呈繳。聽候點驗。並將其家口人等先行送省登岸。看其情形。尙無虛僞。若必拒而不許。轉致生反側之心。亦非甯謐海洋之道。且人數既衆。亦不忍概予駢誅。但其頭目夥黨有二萬餘人之多。安置實屬不易。既不應按口給糧。又無給產養贍之理。伊等爲求食而來。若無從得食。勢必仍去而爲匪。況前此節次投首之衆。已有數千。而此後投誠之人。尙恐不止於此。必須妥爲籌畫。俱令口食有資。不再滋事。設遇有滋事者。官能擒拏辦理。不至棘手。方爲萬全無弊。見在百齡等。稱設法安插。無稍疎虞。伊等究竟如何設法之處。即悉心經理。據實奏聞。至摺內稱張保仔等。請留船二三十號。下洋緝捕一節。伊等投誠之後。情願隨同官兵。出洋自效。未爲不可。但須散而不聚。將伊等分派各船。交與妥幹將領。留心鈐束。使其人少勢孤。不相聯絡。方爲妥協。若竟准其自帶多船。別爲一隊。不但將來立功之後。礙難驟加顯職。且恐伊等因無人管束。又復恣行不法。刦掠商民。並稱奉官派往。則查辦尤難。此節亦關緊要。百齡等務當布置周妥。使之遵

奉約束。幫助官兵。如果認眞出力。不妨量加獎勵。若爲賊所害。卽可無庸置議也。
戊子。 上幸南苑行圍。 癸未。 上還京師。 夏四月。丙申。 諭豐紳殷德。前賞給
伯爵銜。近來於一切差使。俱能小心無誤。見在抱病未痊。著加恩賞給公爵銜。用示
眷念。 丁酉。 上閱健銳營兵。 諭軍機大臣等。張師誠奏。洋盜悔罪投首。分別辦
理一摺。洋盜沈帶。悔罪投誠。並將船隻礮械呈繳。尙非怙惡不悛。可以寬其一綫。所
有沈帶首夥。三百一十名。著加恩均免其治罪。卽照該撫所請。酌留三十名。出洋配
緝。餘俱妥爲安揷。又據另摺奏。閩洋近日雖無大幫匪船。其小仁及鳳尾等幫。尙有
餘匪。目前勦捕。更比從前緊要等語。所見甚是。此等零匪。雖非大幫可比。然不早爲
撲滅。則日久句結。又致漸成大幫。必須悉數殲除。不可因投誠者多。稍爲鬆勁。張師
誠。卽一面札會督臣。一面嚴飭各鎭將。分投勦捕。期於辦理淨盡。如鎭將等泄泄從
事。卽行嚴參。俾知儆戒。 遣侍郞英和。帶領侍衞十員。往奠故固倫額駙。豐紳殷德
茶酒。賞銀五千兩治喪。照公爵銜賜卹。 五月。戊午。 諭前因給事中胡大成。參奏
川省匿名指訐督藩款跡。當令勒保明白覆奏。茲據稱蜀都賦。實無所聞。其拾聯句
所指。係責打生員彭逑軒。及綑縛知縣王應辰二事。因俱參奏有案。是以未奏。迨來

京祝嘏。又以事屬已往。不敢上瀆宸聽等語。勒保身任封圻。既知匿名聯對。於已有涉。自應奏明查拏嚴辦。乃隱忍不言。已屬咎無可辭。迨降旨詢問。勒保惟稱萬分悚惶。愧汗交流。並不自請議處。豈以此二事。不應陳奏耶。勒保著交部議處。尋議照例應行降三級調用。無級可降。請旨革任。得 旨勒保著革去大學士。念伊有軍功。暫降補工部尚書。以觀後效。 庚午。 諭吳璥等。通籌南河全局。請次第修復舊規。朕詳加披閱。內如惠濟閘應行拆修。王營減水壩應行修復二款。惠濟閘爲湖水入運關鍵。王營減壩爲洩黃減漲要工。原係必應趕修之款。節年議定辦理。總緣南河要工過多。日不暇給。以致展轉稽延。河患愈甚。此時實不可再遲。著該河督等。即行趕辦。一切照所議辦理。 六月。甲申朔。以殲擒洋匪。賞孫全謀守備。 辛丑。以山西旱。發倉穀平糶。 壬寅。以甘肅旱。撥四川等省銀一百萬兩備賑。 壬子。 諭百齡奏。生擒積年巨寇烏石二等首夥各犯。並幫匪帶船投誠。及盜首東海壩等悉數乞降。海洋肅清一摺。披覽之下。敬叩天恩考佑。實深欣感。粵省盜匪。在洋面肆刧。已非一日。百齡自簡任後。實心經理。振作有爲。嚴禁口岸。杜絕接濟。賊匪無處覓食。日形窮蹙。前此紛紛投誠。已有數萬。惟西路烏石二等。心持兩端。仍行抗拒。經百齡備造船

隻礮位。派撥官兵。分路兜剿。百齡雖未身臨前敵。而親赴西路。督飭舟師。紀律嚴明。將弁等畏其聲望。無不踴躍用命。此次兵船在儋州洋面追及烏石二等匪船。童鎮陞黃飛鵬等。即揮令連環攻擊。經首民張保。認定烏石二坐船。奮勇偪攏。首先跳過。將該逆生擒。副將洪鼇署都司胡佐朝。委員花東苑周飛熊等。將盜首烏石三。及賊目鄭耀章等擒獲。其烏石大一船。經孫全謀一意專注。親率弁兵過船。又將該逆生擒。並擒獲各犯共計四百九十名。烏石二等在洋遊奕。日久稽誅。今罪惡貫盈。已按名俘獲。百齡於訊供後。即將該逆等予以寸磔。實足以彰國憲而快人心。此外臨陣投出者。計三千二百餘名。又東海壩股匪三千四百餘名。亦恐懼乞降。粵東洋面。著名大股盜匪。除投首外。均已殲除淨盡。全省洋面。一律肅清。尤宜特沛殊恩。用昭懋賞。百齡著加太子少保銜。賞戴雙眼花翎。給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童鎮陞著賞戴花翎。給予雲騎尉世職。韓封。黃飛鵬。著賞戴花翎。交部議敘。千總頂戴張保。著賞戴花翎。以守備超升。並著將此次在事出力官弁。查明分別保奏。其兵丁內。尤爲出力者。亦著查明保奏。其稍次者。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現在洋面業已肅清。該督等。仍當整飭營伍。振興吏治。俾閭閻各安生理。漸返淳風。不得以巨憝已除。稍存懈忽。

釋吳熊光回京以六部主事用。復那彥成一品頂帶。秋七月。甲寅。諭本日松筠吳璥等奏。漕船全數渡黃。趕辦要工。請撥銀兩各摺。國家經理大事。總當握要。專心一意。方克有濟。即如醫家治病。遇有棘手之證。若不究其受病根源。率行下藥。雖多方療治。其病不除。從前辦理教匪。則堅壁淸野爲要。其初游移不辦。領兵將帥。惟知一味散漫追捕。以致數年不能集事。迨後修築堡寨之議。而大功旋卽告竣。又如辦理洋匪。則以杜絕接濟爲要。閩粵等省水師。日久無功。一經陸路將水米認眞斷絕。賊勢頓形窮迫。首夥各犯。悉皆殲斃。其投誠者。亦皆安揷。海疆甯謐。實爲明效大驗。因思辦理河工亦然。全河扼要之處。全在海口暢流。近年河工多事。皆由海口淤塞。下壅上潰。百病俱生。若果海口疏通。則河湖之水。皆有歸宿。何至漫決爲患。朕年來屢次降旨。飭辦海口。而伊等相率泄泄。總不肯認眞疏導。其節次挑挖。亦皆有名無實。徒費帑金。以致尾閭不通。漫溢如故。甚至見旁趨漫溢之水。輒妄希更改正河。因循觀望。徒致躭延。本年朕已照伊等所請。定議舉辦。而見在糧艘。已全數渡黃。又目下大汛時。河湖一切工程。幸臻平穩。天時人事。極爲應手。實不可再有游移。伊等若謂帑項不敷。則本日已照伊等所請之項。全行撥給。卽日可期到工。無虞支絀。

更有何棘手之處。該督等惟當立心堅定。加意奮興。勿聽浮言。勿萌怠志。和衷協力。共成大功。見在松筠回省審辦案件。吳璥在河口堰盱一帶。督辦宣防。徐端已馳赴海口。覆行查勘。度有應行挑挖之處。及籌辦料物。著即迅速妥定章程。立時興辦。務將引河挑濬深通。則將來漫口堵閉之後。全河水勢。順軌暢行。南河自永慶安瀾矣。勉之。直隸永定河溢。癸亥。諭。方維甸張師誠奏。小仁等幫首夥。率衆投誠。分別辦理一摺。閩洋自蔡牽殲斃之後。餘黨離散。今其夥犯陳贊等帶同蔡牽義子小仁文幅。率衆投誠。又夥犯吳淡曲蹄幅二人亦相率乞投。各將船隻礮械。全行交出。共計首夥一千三百餘名。船六隻。大小礮五十餘門。並鳥槍器械四十餘件。閱摺內所敍。該犯等情辭哀切。出於至誠。自當一律加恩。准其投首。其餘各從犯。均著照該督撫所請。擇精壯者三十餘人。分配兵船。令其隨緝。餘俱遞籍安插。但須散而不聚。免滋生事端。設有滋事之徒。卽從嚴懲辦。不可姑息。又據另片奏。朱渥隨同舟師。緝捕奮勉。請旨酌量施恩等語。朱渥投誠後。隨同兵船出洋。頗知感奮。今能跳過盜船。拏獲多犯。尚屬出力。著加恩賞拔把總。以示鼓勵。壬申。上啓鑾。秋獮木蘭。戊寅。上駐蹕避暑山莊。辛巳。吳璥以疾免。以修復雲梯關外海口。命工部尚

書馬慧裕督辦。八月。丁亥。命嗣後凡有指定額駙者。無論貢舉各項出身。均不准再應鄉會試。著爲令。以直隸水災撥奉天運京小米二十萬石。並命戶部撥近省銀三十萬兩備賑。戊戌。上巡幸木蘭行圍。增設廣東水師提督。駐虎門。改左翼鎭總兵官爲陽江鎭水師總兵官駐陽江。九月。己未。上駐蹕避暑山莊。癸亥。上回鑾。甲子。永定河漫口合龍。己巳。上還京師。冬十月。甲午。江南高堰山盱兩廳隄壩決。褫徐端翎頂。癸卯。諭軍機大臣等近年以來。南河工程。所費帑金。不下數千萬兩。而漫工倒灌。歲有其事。偶值風雨。即不能防守平穩。且每有一處漫工。遂請帑大辦。其歲搶修銀。仍不能少減。無日不言治河。究之毫無工效。朕爲民生運務。日夜焦勞。原不惜多用帑金。惟於國事有濟。即千百萬不爲濫費。若置之無用之地。雖銖兩亦屬虛糜。因思節年所發帑項。或未必盡實用在工。又有如從前莊剛。劉普。借端侵蝕。私飽囊橐者。不可不加確覈。著松筠密行查訪。自吳璥徐端。以至道廳營汛等官。其中有無借工支銷。將所領帑項。上下朋分。及私侵入己者。一經得有實據。即據實密奏。朕將大加懲創。置之重典。以除積弊。若辦理不得其當。妄興無益工程。以致帑項多歸虛擲。亦應據實奏聞。但不許籠統聲敘。以虛言覆

奏。總須查明。某項工程。如何不應興修。係某員經手。濫用帑項若干。逐案指明。以憑究辦。松筠素日辦事公正。且係新到江省。從前各工。均未經手。即留心密查。或遴選親信之人察訪。亦不限以時日。查得時。即行密奏。毋稍隱諱。將此密諭知之。　十一月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山盱壩掣通過水。石工塌卸數千丈。河工處處著重。特降旨詢問吳璥。兹據吳璥縷悉覆奏。其所論甚屬切要。朕詢問在廷諸臣。即不諳河工者。所言大略相同。此時自應以速堵義壩爲最要之務。據徐端所奏。仁壩日內自已堵合。水勢專注義壩。該處塘深水急。堵築斷不可再遲。務當上緊趲辦。尤須工堅料實。若再滲漏。湖水外洩日多。河口倒灌益甚。明歲刷黃濟運。將何所恃。徐端不可不愼之又愼。勉力辦理。至高堰石工。塌至四千餘丈。隄身狹窄情形。自爲著重。總須於明年大汛以前。一律補砌全竣。以資保障。其海口挑工。吳璥以爲黃水暢出。則洪湖河口之病悉除。徐端並隨時知會馬慧裕。嚴飭工員。實力挑挖寬深。毋得稍有偸減。　壬戌。　賜秀林自裁。以侵用羨餘銀兩故也。　甲戌。　諭。據阿克當阿奏稱。前任揚河通判繆元淳。於本年承辦揚河隄岸工程。共領銀五六千兩。止用錢一千八百餘串。人言藉藉。無不切齒痛恨等語。近年南河糜帑甚多。而工程仍未能保護

平穩。意工員內自必有章牽偷減情事。今果查有此案弊端。亟應徹底究訊。繆元渲已因另案革職。著托津初彭齡前往查辦。傳旨拏問。嚴審定擬具奏。吳璥此時病體就痊。自已來至清江。並著會同查辦。勿稍瞻徇回護。看來河工此等弊端尚多。未必止繆元渲一人。如續經查出另案浮冒之處。即行嚴參辦理。　十二月。乙未。洪湖義壩合龍。　丙申。賞廣西一百四十二歲壽民藍祥四品頂帶。　御製詩章。御書扁額。加賞銀五十兩。　丁酉。馬慧裕奏雲梯關外馬港口大工合龍。黃河由正道歸海。得旨嘉獎。下部議敘。　辛丑。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成。

辛未。嘉慶十六年。春正月。丙寅。允廷臣請編　御製二集詩。　二月。甲午。莊妃薨。　上至吉安所賜奠。　丁未。　諭向來耕籍典禮。於親耕後。升觀耕臺閱視從耕之三王九卿以次俱畢。然後順天府府尹等率父老耆民謝恩。維時父老等散布耕田。招集需時。行禮愆遽。未足以肅觀瞻。嗣後著該府尹等豫飭父老耆民整齊排列。於親耕後。升觀耕臺時。即率領至臺下。先行謝恩。朕俟謝恩禮畢。再閱從耕。用昭整肅。　三月辛亥。　上親耕籍田。　甲寅。　諭內務府奏開列恭從採桑福晉命婦清單奏請欽點一摺。每年皇后親蠶。以福晉命婦七人隨從採桑。係屬大典。乃近年來開列單

內。除近支福晉外。大率係皇后姻親。意在於藉此請安。所以年年開送。其餘多託故不與。此次開列單內。僅止九人。其中大臣命婦則止有二人。自係各該大臣等。不令其妻恭與典禮。是以託故不行開送。似此積漸因循。必致開列人數不敷點派。成何事體。此次姑就單內圈出七人。以備典禮。嗣後各該大臣命婦。除實係有故。照例聲明。免其開送外。餘俱著一併開列。如仍前託故規避。致人數短少。著內務府查明。無故不到者。將該命婦之夫參處。　己未。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陳鳳翔奏。於本月初一日。開放禦黃壩。今已十日。尚未據奏到開壩後是何情形。見在黃水高於清水五尺有餘。而下游將近大淤尖地方。又形淺滯。卽使本年糧運。尚可勉强通行。日久淤塞。終恐貽誤。不可不豫爲之計。因思海船試運一事。上年據章煦覆奏。吳淞一帶。尚有沙船可雇。果能試行有效。則來年卽可踵行。比之撥運截卸。一切事宜。皆爲徑捷。惟地方官辦事之始。不無畏難。此事全在該督撫實力講求。認眞經理。將此時應灑配若干船隻。應撥用何項米石。如何設法交卸。及旗丁水手。如何安置。均卽熟籌妥辦。今歲糧石。不拘多寡。務卽趕緊試行。均勿坐視因循。又以海洋涉險爲詞。率行推卸。仍一面催趲重運北上。至浙省雖向無海運出口章程。其應如何幫雇船隻之處。

蔣攸銛。亦應一體籌商。互相經理。方爲不負委任。尋據兩江總督勒保等會議不可行者十二事。一漕運。惟元至元十九年。始爲海運。至明永樂十三年而罷。然元明雖係海運。而內河漕運。仍不廢。今以清黃交會之所。消長靡定。欲易河運爲海運。俾得專治河淮。爲一勞永逸之計。若海運與河運並行。則禦黃壩仍不能閉。凡漕運官弁。一切不能少減。徒增海運之費。一江南至天津海道。必從吳淞江出口。由崇明南茶山而北。東過山東成山。至綠水大洋。西過之罘山。又西北由大沽海口。始達天津。其間吳淞口之陰沙。黃河口之大沙。五條沙。以及山東貓兒島沙門島等處。沙礁叢雜。皆海道極險之處。天庾正供。非可嘗試於不測之地。一海行欲避外洋之險。前代曾從膠西開鑿陸地。經通直沽海口。勞費不貲。迄無成功。雍正初。朱軾亦奏開山東膠萊運道。卒以工力難施而止。一海運若由旗丁領運。則旗丁不習海洋。若責成船戶收兌。則船戶非如旗丁。有冊編審。必致散漫無稽。又難約束。且河運有總漕。及巡漕御史等統領稽察。復有各省糧道。及地方文武。押送查催。尙不免短絀攙變等事。若改海運。斷不能設立多官。出洋巡視。將來船戶偸盜私賣。捏報沈失。甚至通盜濟匪等弊。皆所必有。甫經肅清之洋面。轉恐匪類萌生。一海運船行。風信靡常。凡商賈市

船。往往飄至外洋。經年累月而後返。並有竟不能返者。漕船向在內河。可以隨地催趲。一出外洋。其遲速平險。皆非人力可施。設有躭延。所關非細。一海運需籌經費。查至元間。每石給中統鈔八兩五錢。迨及至大延祐間。加至十三兩。彼時相距不過數十年。而其費已加至三分之一。方今物力昂貴。以古準今。其費必甚浩大。一海運即需用船。計造海船一隻。其大可裝載二三千石者。估需工價。不下萬金。以全漕而論。需船一千七八百號。即需銀一千七八百萬兩。一造船既不能行。不得已議雇商船。若照民間販運給值。則需費不貲。實難為繼。若止給官價。則在官支發之數已多。而船戶猶形苦累。即如閩洋剿匪添船。多係隨時短雇。大小多寡不等。悉按受載石數目。每石給銀七分。截至上年二月。已發過官價十九萬餘兩。船戶等除領官價外。又得行商津貼。仍以賠累為辭。規避官雇。今欲長雇運漕。尤恐避匿不前。難於雇覓。況重洋巨浸。必須船身堅大。始敢開行。吳淞一帶。其頭號沙船。向赴天津貿易者。止有四五十隻。每隻帶米。不過千石。受載無多。閩省惟赴津大船。始諳北洋水道。亦屬不敷供運。至粵省相距更遠。其船向不能北行。浙省則更無可雇之船。一查元明海運。每年必有漂失之米。統計到倉米石欠交者。自數斗至一斗數升不等。今時生齒日

煩。常慮地之所產。不敷人之所食。豈堪再有漂失之數。一海運。卽須添撥水師防護。若今見有水師。分段護送。兵船少而漕船多。遙爲聲援。鞭長莫及。必致有名無實。若每船配兵一二十名。卽須設兵三四萬名。所需糧餉。又復不貲。一京師百貨之集。皆由糧船攜帶。若改由海運。斷不能聽其以裝米之船。多攜貨物。將來京城物價。必驟加昂貴。並恐官民日用之物。皆致缺少。於生計亦有關礙。一運丁所用兵工短縴等項。以每船二十八人而論。見用者。八九萬人。窮民賴以資生。若改海運。均須另募。熟悉海道之人。而此常年運漕之八九萬人。一旦失業。難保不流而爲匪。亦非安輯之道。得旨因洪湖洩水過多。運河淺涸。恐新漕北來阻滯。是以令該督等兼籌海運。以爲有備無患之策。至其事之需費浩煩。諸多格礙。朕亦早經計及。今據分款臚陳。以爲必不可行。自係實在情形。此後竟無庸再議及此事。徒亂人意。河漕二務。其弊相乘。其利亦相因。漕運由內河行走。已閱數百年。惟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盡心修治。河流順軌。則漕運按期遄達。原可行所無事。卽萬一河湖。盈絀不齊。漕船不能暢行。亦惟有起剝盤壩。或酌量截留。爲暫時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所謂利不百不變法也。　壬戌。　上臨莊敬和碩公主園邸。賜奠。　丙寅。　上啓鑾謁西陵。並巡幸

五臺山。甲戌。諭周系英奏辦理召試章程。請旨遵行一摺。向來迎鑾士子。加恩召試。雖經辦有成案。但未明定章程。辦理未能劃一。且應以其父兄官職之大小。爲子弟應試之限制。此次朕巡幸五臺。所有應行召試士子京官。除見任京堂。及翰詹科道軍機章京外官。除督撫藩司。及道府以上之親子姪兄弟。俱著迴避。無庸與試。仍准其進冊。其業經病故離任。緣事在籍。及其餘京外各官之親子姪兄弟。俱准其與考。嗣後巡幸各省。設有召試之典。即照此例行。閏三月。庚辰。上駐蹕五臺山。辛巳。廣山西歲試學額。壬午。賜召試舉人龍汝言等三人內閣中書。附生李堂棟等六人舉人。乙酉。上回鑾。諭山西五臺縣。清涼山爲文殊演教之區。靈跡昭著。我聖祖仁皇帝。親臨瞻禮。皇考高宗純皇帝。復屢次巡幸。鑾輅所臨。布闓推恩。天章巍煥。典禮常昭。康熙乾隆年間。節經敕命詞臣纂修清涼山志。刊刻頒發。惟屢次巡典。尚未陸續全載。本年朕初次臨涖。凡行慶施惠各事宜。悉遵成憲。推廣舉行。亦宜載諸簡冊。用示來茲。著交文穎館。將清涼山志一書。續行纂輯。所有廟宇行宮。及經由道途。前書有未載者。著該撫速飭地方官。繪具圖說。咨送該館辦理。尋館臣董誥等奏。查清涼山志。恭載高宗純皇帝。五次巡幸五臺山。聖

製詩文。惟六巡未經載入。今遵照前例。敬謹纂入。以成完書。皇上啓鑾。至駐蹕清涼。其閒謁陵閱武。釐俊諸大典。有前志所未備者。謹擬纂爲西巡盛典。從之。減軍流以下罪。癸巳。上閱正定鎭兵。丙申。上詣堯母陵。帝堯廟行禮。戊戌。上閱直隸督標兵。幸蓮池書院。減直隸軍流以下罪。癸卯。上還京師。夏四月。戊申朔。皇后行躬桑禮。太子少師。大學士戴衢亨卒。晉贈太子太師。命榮郡王緜億。帶領侍衞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一千五百兩治喪。入祀賢良祠。予祭葬。諡文端。甲寅。上臨故大學士戴衢亨園居。賜奠。賞其子嘉瑞舉人。辛酉。上閱健鋭營兵。甲子。上詣黑龍潭祈雨。壬申。賜蔣立鏞等二百三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丁亥。上詣天神壇祈雨。戊子。上臨莊靜固倫公主園邸。賜奠。庚寅雨。命五城設廠平糶。癸巳。上詣黑龍潭祈雨。甲午。復雨。六月。庚戌。以王營減壩隄工復蟄。革陳鳳翔翎頂。疏防員弁。革職逮問。秋七月。壬辰。

諭禁西洋人在各省傳敎。丙申。上啓鑾。秋獮木蘭。壬寅。上駐蹕避暑山莊。

諭軍機大臣等。百齡具奏。查勘海口情形。審度全河局勢一摺。所奏甚爲明晰。海口見無高仰形迹。亦無攔門沙阻滯。其受病之處。在去年挑挖河身工段內。積淤

三千餘丈。又親至馬港口。見該處積有淤沙。且入海路窄。仍以修濬正河爲便。所見甚是。並擬將籠工尾以下河身。加挑寬深。兩岸接築新隄。夯硪堅實。再於七套地方。增減建水壩。及修復王營減壩後。建磨盤埽等工。所議均有條理。此事即責成百齡。盡心籌畫。吳璥久任河督。於南河情形。素爲熟悉。已降旨令其前赴南河。隨同百齡辦理一切。百齡素能辦事。此時責無旁貸。務勤思熟計。以副委任。　八月。壬子。棉拐山漫工合龍。　壬戌。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九月。乙卯。　命於木蘭東哨門內。建興安大嶺神祠。　戊子。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乙未。以河南安徽水災。撥長蘆運庫銀五十萬兩。備賑。　丁酉。　上謁陵。　庚子。　上還京師。　辛丑。　諭據豐紳常明奏。嶺夷向化。改土歸流一摺。據稱嘉定府峩邊廳通判。所屬十二支嶺夷。自嘉慶十三年。夷目約列等。震讋天威。率衆投誠。奏准即令約列等充當頭人管束十二支夷衆。認納糧石。茲該夷人約列等。以川省所轄各路土司。向有改土歸流例。情願一心向化。永作盛世良民。並請納糧。更名易姓。一體當差等語。該夷人僻處窮邊。不通聲敎。自歸服業經數載。漸通內地語言。畏法奉公。飲和食德。今具詞環籲。輸忱內附。願列齊民。著加恩准其改土歸流。以遂其臚誠慕義之懷。所有戶口冊籍。

及升科糧數。著該督核明。分別題咨辦理。　冬十月。乙丑。賜馬殿甲等四十九名。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一月。庚子。　諭百齡等奏稱。江南山東。運河挑濬事宜。向歸河員辦理。嘉慶十二年。巡漕御史文修條陳。改歸地方官經理。今州縣賠累日多。而河道益形淺阻。請仍歸河員辦理等語。河員專管河務。於承辦挑濬事宜。自較地方官熟悉。且運河平日攔沙蓄溜節宣等事。均係河員專責。若將挑挖屬之地方官。則濬治防守。兩易其人。轉啟互相推諉之弊。嗣後江南山東河運挑濬事宜。著仍循照舊章。復歸河員辦理。以專責成。　十二月。庚戌。兩江總督百齡等奏。減壩合龍。下游諸工完竣。得旨獎敘。賞河道總督陳鳳翔四品頂帶。道員黎世序按察使銜。餘升敘有差。　乙丑。增浙江玉環廳學。拔貢生額一名。

壬申。嘉慶十七年。春正月。乙亥朔。以歲前疊逢瑞雪。賚親王郡王等銀有差。加慶桂董誥太保。溫承惠太子少保。在京官員及年班來京之蒙古王公各一級。並賞八旗兵丁半月錢糧。　癸巳。准廓爾喀國王。請仍照例專遣噶箕頭目進京。呈進表貢。　二月。丙寅。予新疆駐防八旗兵屯種田二萬畝有奇。以資養贍。　三月。癸酉朔。兩江總督百齡等奏。李家樓大工合龍。河歸故道。得旨獎賚。下部優敘。賞河道總督陳鳳翔

三品頂帶。仍下部議敘。在工出力員弁。升賞有差。 丙子。 上啓鑾。謁東陵。 己丑。 上幸南苑。行圍。 壬辰。 上御晾鷹臺。大閱八旗官兵。 丙申。 上還京師。 夏四月。丙辰。 上閱健銳營兵。 癸亥。改江蘇川沙同知爲撫民同知。劃上海縣二十二保。南匯縣十七二十保。各圖地漕稅契等項。銀米歸同知徵解。 五月。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溫承惠奏。訪獲傳敎惑衆邪匪。嚴拏究辦一摺。據稱灤州民人董懷信。因伊父董太。於乾隆三十八年。拜平谷縣人張榮爲師。傳習金丹八卦敎。嘉慶二年。張榮之子張思勝。與董太等。在密雲縣地方募錢修廟。經官拏獲。分別問擬軍徒。未經究出傳敎惑衆情事。嗣董太故後。董懷信復與佘旺玉等。商同惑衆斂錢。令林自貴等分管八卦各宮。經該州訪聞。將董懷信等拏獲。起出經符板片等件。其所存入敎名册。乾隆年間。有男婦二千二百餘人。嘉慶年間。有二千九百餘人。該督見將拏獲之犯。親提嚴審等語。畿輔重地。有此匪徒。倡立邪敎。惑衆斂錢。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今已及四十年。見始破案。此在初起之時。不過三五莠民。邪說煽誘。如地方官留心查拏。立時剪除淨盡。原屬易辦之事。乃漫無覺察。聽其流毒數十年。漸傳漸廣。以致從敎者五千餘人之多。礙難全辦。四十年以來。一味因循姑息。歷任大員。均無良

心。實堪痛恨。即如三省邪教。其初亦不過念經斂錢。迨黨與既多。州縣官查拏不善。遂至釀成亂階。今董懷信等爲首各犯。俱經拏獲。務須從嚴懲辦。其敎內分管卦宮。及幫同傳敎緊要之人。俱當按名查緝務獲。依律重懲。不可又存姑息。若不忍用刑。何不削髮出家。既登仕版。當以國事爲重。豈可存婦女之見。至冊載五千餘人。斷無悉數查拏之理。若州縣辦理不善。或胥役人等。仇扳賄縱。紛紛滋擾。必致激成事端。著該督撫即將首要各犯。迅速嚴拏重懲。定擬具奏。其僅止入教者。即照所請。俟定案後。剴切曉諭。收繳經符。令出具改悔甘結。仍存記姓名。時時稽察。有犯即懲。伊等見首惡殄除。羣知畏懼。自可革面革心也。至直隸失察之總督藩臬。除乾隆年間者免究外。其自嘉慶元年以後。歷任各員。另有旨交軍機處大臣。會同吏部詳查具奏。分別治罪。

六月。壬戌。　諭吏部議處妄奏偷剪髮辮之御史榮椿。議以降四級調用一摺。從來訛言弗聽。則人心自靖。即聖人不語怪之義。從前乾隆年間。直省訛傳有剪辮之事。地方官紛紛查辦。毫無證據。仰蒙　皇考。　高宗純皇帝。洞燭情僞。飭禁妄拏。　詔旨甫頒。浮言頓息。閱今數十年來。無復有傳說此事者。前日該御史以市井游談。妄行入奏。並請通飭查緝。朕披覽時。即知爲子虛。當交軍機大臣查

詢。伊無從指實。惟自認冒昧糊塗。降旨將該御史交部嚴議。日來召詢吉綸。據稱京城內外。居民行旅。安靜往來。實無有敢造作妖言者。可見該御史所奏。毫無影響。朕若誤信其言。據以查辦。豈不株累多人。紛紛滋擾耶。該御史陳奏謬妄。本應照部議降四級調用。姑念伊職係言官。例得風聞言事。若懲治過重。恐以後實有關繫重大之事。伊等亦相率緘默。殊於言路有礙。榮椿著降一級。以六部主事用。

大學士會同戶部議覆。欽差侍郎阮元等奏。吉蘭泰鹽務章程。據稱吉鹽自招商以來。動皆折本虧課。詢據河東商人。公稱近年吉鹽自招商承辦之後。滯銷虧課。半因潞引辦理周密之故。若復大興水運。必致侵壞潞綱。如蒙停止吉鹽水運。情願倣照長蘆之例。於河東額餘引外。再加活引八萬七千五百道。自嘉慶十八年爲始。每年得課銀六萬三千五百八十餘兩等語。復查嘉慶十一年。侍郎英和等奏請吉蘭泰鹽船。准至磧口起岸。十三年。原任陝甘總督長齡等奏。吉鹽票運至河口而止。河口至磧口。相去千里。而磧口則切近河東引地。恐防範稍疏。致累潞綱。應酌中定地。示以限制。請於河口之南三百餘里。黃甫川地方爲界。將磴口大使一員。改爲黃甫川大使。移駐該處。專司稽查。所有吉鹽水販。止准至黃川而止。其自磴口商運鹽船。仍照舊至河

口。起卸存亡。至吉蘭泰引地。實因土鹽蒙鹽。歉旺不常。未可限額行銷。致使商民並累。應請將吉引改爲活額。不必限以定數。俟此次十七年。官引八萬餘引。銷完之後。十八年。仍歸商辦。先課後鹽。隨運隨徵。無論引數多少。資本若干。皆聽商民自便等語。查嘉慶十一年。晉省潞鹽復引招商。將吉蘭泰鹽池。一併收歸官辦。定額行銷。原因從前潞商疲乏。改行民運。彼時吉鹽充斥晉豫。各省私商。興販獲利。是以定議吉鹽潞鹽。並由河東僉商行運。迨河東復引以來。試行定價。比舊額較增。商人運辦潞鹽。尚無苦累。而吉蘭泰鹽斤。則因晉省復商。疆界既淸。不能任意侵灌。遂致額引壅滯難銷。商人誤運虧課。招募不前。上年復有官辦之議。奈售銷無地。將來勒派虧那等弊。勢所不免。查河東鹽務。未歸地丁以前。惟有乾隆二十二年。四十七年。因潞地被水。請運蒙鹽接濟。其餘各年所產潞鹽。均敷配運。今吉鹽原定引地。太原汾州等屬。六十四廳州縣。既有本地土鹽。及鄂爾多斯等處。蒙古鹽價。廉而易購。吉鹽道遠值昂。自無人售販。若仍令吉鹽水道。直至磧口。既虞侵占各省鹽綱。若如該侍郎等所奏。票運吉鹽。以黃甫川爲界。示以限制。仍歸商辦。亦屬有名無實。其改作活引。徵解無常。尤非核實之道。其吉鹽引額八萬七千五百道。應請照長蘆之例。定爲餘引。

以十八年爲始。咨部領引。交商行運。吉鹽引地。既歸潞商承辦。無須吉鹽銷販。其吉蘭泰鹽池。應請飭還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仍聽該處人民。自行撈運。俾藩屬人等。及口外貧戶。足資生計。其課銀六萬三千五百八十兩。應如所奏。卽由河東商人。按年完納。吉鹽既已停運。其阿拉善王瑪哈巴拉賞項。應請停其賞給。從之。秋七月。復改江南山東運河各工。歸沿河州縣衛疏濬。戊子。上啓鑾。秋獮木蘭。甲午。上駐蹕避暑山莊。乙未。申諭直省督撫。嚴查所屬。私造非刑。八月。丙辰。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丁巳。諭百齡奏。禮壩急難堵合。見在清水宣洩過多。籌備減黃助清一摺。據稱禮壩口門。連日收窄後。尚存寬二十丈。壩門水勢斗急。堵閉尚須時日。惟有籌畫減黃助清。以濟糧艘回空。河臣陳鳳翔。急於開壩於前。遲於閉壩於後。以致辦理棘手。請旨嚴加議處。將不能匡正之河道黎世序。一併議處等語。本年李家樓壩工合龍之後。河流順軌。海口深通。黃河兩岸大隄。又俱保護平穩。溜勢直走中泓。再能清水暢出刷黃。則全河積病漸除。實爲南河極好機會。乃陳鳳翔。不知守蓄清定見。於本年四月下旬。湖水並未旺漲之時。卽開放智禮兩壩。並不商之百齡。迨開放至一月有餘。禮壩土舌椿木。俱已衝動。猶不親勘堵閉。自李家樓

回署之後。數月安坐衙齋。直至百齡前赴山盱工次。始往察看。行至高堰。距禮壩咫尺。仍不親督籌辦。僅委之遊擊陳岱。在彼堵築。而陳岱任意延緩。以致清水大洩。下游被淹。禮壩口門。愈刷愈深。急難堵閉。此事陳鳳翔怠玩乖舛。貽誤全河大局。殊堪痛恨。前日百齡具奏。壩工情形。並未將陳鳳翔指參。經朕看出。降旨將陳鳳翔革職。罰賠。續又責令查辦災務。今伊罪狀昭著。褫革尙不足蔽辜。百齡於奉旨之日。傳旨將陳鳳翔在禮壩工次。枷號兩月示衆。如禮壩尅期堵合。再移往他工。限滿疏枷。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俾通省大小員弁。共知總河大員。一經貽誤。尙如此重懲。庶怵目儆心。羣知炯戒。已革游擊陳岱。派辦要工。心存延玩。著在工次。枷號四箇月。滿日發往伊犁。充當苦差。百齡辦理河工。盡心籌畫。此次自請議處。原可寬免。但伊不早將陳鳳翔參奏。至事機已誤。始行查參。究屬遲緩。百齡著交部議處。黎世序在淮揚道任內。見總河開放禮壩錯誤。不能力爭匡正。亦著交部議處。其被淹下游各處。並著百齡迅速派員。查明撫恤。 九月。甲戌。給移住盛京宗室。每戶田三十六畝。丙戌。復廣東南雄府爲州。仍裁保昌縣。增設嘉應直隸州州同吏目學正各一員。戊子。 上還京師。 冬十月。丙辰。以陳希曾爲內閣學士。 十一月。癸酉。 諭乾隆

六十年。正月十五望月蝕。是日例設筵宴仰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特命移改宴期。以示謹懍天戒之意。明歲正月十五日。亦値月蝕。所有年例節次應設筵宴。自當恪遵成憲。酌改日期。用昭寅畏。上元前一日家宴。阿哥王貝勒。著照舊舉行。十五日。仍照例穿蟒袍補服。屆申時。卽便換常服。其正大光明殿筵宴外藩。及王公大臣。著移於十六日辰時。皇后內廷家宴。著移於十六日未時。小宴廷臣。著移於十七日未時。十七日與宴之王大臣。著穿蟒袍補服。餘俱常服。 十二月。裁江南葦蕩營參將。辛亥。 諭御史王澤奏請刊刻治河方畧。以重河防一摺。我朝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制度典章。成書大備。方今寰區康阜。庶績咸熙。惟大河修防。爲豫東江安數省民生利賴。兼之東南轉漕。運道攸關。比年來議濬議築。工作頻仍。迄未得一勞永逸之策。敬念從前 聖祖仁皇帝。軫念民依。曾親蒞淮揚。指授方畧。 世宗憲皇帝。 高宗純皇帝。鑒古準今。亦屢申睿訓。詳授機宜。百餘年來。神謨奠定。典法昭垂。著有成效。今河工每有籌策。盈庭集議。鮮有能練習舊章。通曉全局者。應詳稽成憲。彙載簡編。俾原委昭然。用爲萬世遵守。著交文穎館。敬司其事。卽行文在京各衙門。及河道總督。溯自康熙年間以來。凡歷次河工。所奉

聖諭。及大小臣工條議。足資參考者。俱詳查繕錄。造冊移知該館。並令江南河東河道總督。將河湖隄堰等工。分晰繪圖附冊。咨送該館。俟各項冊籍略備。即奏請簡派總裁。再酌擬凡例。遴選纂修各員。詳愼修輯。進呈後。刋刻頒行。以垂久遠。

諭百齡情性褊急。遇事專尙嚴厲。同官每失和衷。是其氣質之偏。然平日辦事認眞。不避嫌怨。能使屬員畏憚。故剔弊釐奸。所至著有成效。前在兩廣總督任內。值地方廢弛洋務。洋匪不靖。百齡銳意整飭。嚴參闒茸文武員弁。督率舟師。人人用命。以次殄除逋寇。洋面肅清。迄今數年。海疆甯謐。其功在人耳目。嗣伊因病回京。補用京職。值江省河防。數處潰溢。特簡放兩江總督。百齡蒞任後。稔知河工積弊。先將貽誤劣員。嚴行參劾。親駐工次。將王營減壩李家樓各漫口。尅期堵合。並分飭河員。愼守堤岸。本年黃流順軌。伏秋大汛。獲奏安瀾。各糧船重運回空。亦悉臻迅速。此又其實心任事之效。昨因陳鳳翔控訴各款。特派松筠初彭齡前往查辦。所查葦蕩營弊混一事。係由朱爾賡額揑禀邀功。以少報多。百齡委用非人。受其蒙蔽。此其過之小者。至開放禮壩一節。今年四月。湖水盛漲。已逾定誌。黎世序禀請宣洩。百齡與陳鳳翔先後批准。原無錯誤。迨後堵閉遲緩。將壩基衝壞。洩水過多。則係陳鳳翔辦理貽誤。非百齡之

咎。百齡於參奏陳鳳翔摺內。亦曾自請議處。但未將前此曾經批准開放一節。詳悉聲敘。此則近於迴護隱飾。以致嘖有煩言。其咎較重。朕當將百齡降摘翎頂。革去宮銜。交部嚴加議處。部議上時。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仍限以八年無過。方准開復。如八年內。再有過愆。尙當從重治罪。朕於百齡功過。權衡斟酌。罰當其辜。並以封疆重任。愛惜人材。實毫無曲徇於其間。此衷自邀天鑒。乃本月初間。先據太常寺少卿馬履泰。奏請將百齡應得處分。別交廷臣核議。其意不過欲罷斥百齡。以快失意人之私忿。旋又據御史吳雲具摺參奏。以百齡性情陰險。操守平常等詞。請旨查辦。伊二人既有此奏。自當徹底詳查。以憑核辦。百齡受恩深重。如實有貪私劣跡。雖從前著有勞跡。亦不能掩覆其短。稍從寬宥。隨卽降旨。　諭令松筠等嚴查密訪。據實糾參。本日松筠等覆奏。據稱遵旨查訪。吳雲原摺所參。皆毫無確據。良由毀譽之詞。出諸恩怨之口。伊二人實不敢以無據之言。瀆聽等語。松筠等二人。平日辦事公正。衆所共知。今其所言如此。豈能據馬履泰吳雲二人。空詞搖惑。卽將百齡斥辦耶。吳雲身係言官。尙得以風聞言事。至馬履泰見係卿員。非言官可比。似此妄行瀆奏。本應加以懲處。姑念其年老糊塗。亦著從寬免議。總而言之。百齡實屬有爲之臣。朕非虛言所

能搖惑之主。百齡將來能永承恩澤與否。朕不能保。看其造化。此時不能再加重譴。

以遂讒譖之奸計。所有辦理此事前後緣由。特明白宣諭。俾中外諸臣知之。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仁宗睿皇帝。

癸酉。嘉慶十八年。春正月。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伯麟等奏。檄邊外不法之土目張輔國。抗違不來。見督各土司。集練會剿一摺。土司張輔國。即僧人銅金。原係漢奸。因其悔罪投誠。免其治罪。並加恩給予土目戳記。令其約束所屬猓夷。無令滋事。乃怙惡不悛。上年膽敢句結猓匪。搶占各土司地方。肆行滋擾。又復縱令猓衆。焚刦土司地方。是該土目罪狀昭著。斷難稍事姑容。自應聲罪致討。以靖邊隅。伯麟見已馳赴緬甯。著即在彼督率沿邊將弁。嚴兵備禦。以壯聲威。務期迅速殲擒。以除頑梗。各土司。如將張輔國拏獲。即飭令解至內地。伯麟審明後。由驛速奏。即將張輔國。明正典刑。以彰國法。　辛卯。濬江蘇高郵寶應下游各河。　二月。辛丑。　諭從前挑選八旗女子。官員兵丁閒散之女。均經一體挑選。自嘉慶十一年。曾經降旨。令將自筆帖式驍騎校以上之女備選。見在八旗滿洲蒙古女子。自護軍領催以上女子。仍照舊備選外。其各項拜唐阿馬甲以下女子。著不必備選。著爲令。　丁未。　命皇次子釋奠先


商務印書館印行

師孔子。癸丑。以山東微山湖淺。命引駱馬湖水濟運。三月。丙子。上啓鑾謁西陵。丁丑。上幸南苑行圍。甲午。上閱健銳營兵。丙申。上還京師。夏四月。戊戌朔。伯麟奏張輔國就擒。餘黨悉平。壬子。命欽天監定常雩大祀於立夏節後。擇吉行禮。甲寅。上詣黑龍潭祈雨。己未。上詣天神壇祈雨。五月。庚午。上詣黑龍潭祈雨。庚辰。上詣社稷壇祈雨。壬午。封未婚守志貝勒綿懃女。爲節義縣主。戊子。賜直隸輸貲助賑廩生齊如鑲舉人。辛酉。截留江西漕米十萬石。分賑直隸河南山東旱災。壬辰。雨。乙未。復滿洲蒙古旗人應武鄉會試例。六月。丁酉。命每年春秋致祭密雲縣白龍潭神祠。甲辰。申禁宗室覺羅與漢人爲婚。癸丑。以直隸順德等三府旱。撥奉天倉米二十萬石。截留湖廣漕米五萬石備賑。乙卯。諭。朕敕幾餘暇。披覽往籍。見宋范祖禹所著唐鑑一書。臚敘一代事跡。考鏡得失。其議論頗有裨於治道。宋平五代之亂。近接有唐。其政教風俗。歷歷可稽。故以唐爲殷鑒。我朝紹膺大統。道揆治法。遠述百王。至有明三百年。時代相承。其一朝政治。亦鑒觀得失之林也。宜倣唐鑑體例。輯爲明鑑一書。臚舉大綱。蒐採編次。其論斷。即令派出編纂諸臣。輪流撰擬。進呈後。經朕裁定。勒爲成書。刊刻頒

行。用昭法戒。庚申。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齋。蒙　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幾暇亦曾加題詠。復據浙江巡撫方受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秘籍。亦藝林之勝事也。癸亥。准駐防子弟應各省文武鄉試。自丙子科始。增設熱河圍場卡倫及兵額。秋七月甲戌。申禁私販鴉片煙。定官民服食者罪。壬午。上啓鑾。秋獮木蘭。詔於禮成後。謁東陵。八月。庚戌。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八月。壬子。諭嗣後舉人。每屆四科。奏請大挑一次。仍照例扣除近三科舉人。俟各省挑往人員。漸次疏通。該部奏明。再行照舊辦理。九月。甲子朔。上以陰雨減圍。改由伊瑪圖出哨。賞辦道兵丁半月錢糧。命皇次子。皇三子緜愷先還京師。癸酉。上自避暑山莊回鑾。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溫承惠奏。河南滑縣老安地方。有匪徒黃興宰黃興相兄弟。並宋姓為首。與天理會。於本月初七日。聚衆滋事。滑縣已失。縣官被戕。直隸長垣縣。亦有習教之人。並聞教匪竄往河南考城。及山東曹縣一帶。見在睢州二堡黃流漫溢。台斐音馳往該處下游被水一帶。查辦災務。高杞此時若尚未起程離豫。著卽挑帶將弁兵丁。督同

河北鎮總兵色克通阿。星夜前赴該處。加意防範。並嚴飭沿河文武員弁。嚴密防堵。勿令偷渡河南。致形滋漫。高杞俟方受疇到任後。再來京赴熱河都統之任。以溫承惠為欽差大臣。偕北古口提督馬瑜。馳往長垣滑縣剿賊。命陝西提督楊遇春。來直隸協剿。　命同興巡防山東邊境剿賊。　丙子。　諭。據棠納奏。接據東明縣朱煒稟報。縣屬齊五集鐵匠張文典首稱。有長垣縣南樂集人姜復興。託伊打鋼刀十把。伊因情有可疑。赴縣呈首。該縣於是日盤獲姜福興。究出伊與滑縣白家道口宋義升。長垣縣馬寨村馬文隴。夥同習教。曾託張文典打刀。該員當將該犯收禁。又於初十日。接據長垣縣典史劉世治稟報。有民人王白小向都司陳夢熊處首告知縣被害。該都司帶領兵勇。搶出該縣屍骸。看明徧身有傷。身首異處。又據開州知州于曉稟報。東明縣城已被圍。勢甚危迫等語。該匪等聚衆戕官。圍城猖獗。可恨已極。且俱用白布纏頭。身穿白衣。看來竟係邪教。並非饑民。著溫承惠飛飭富蘭。速選弁兵。帶領趕赴該處堵剿。無令向各處竄逸。該督俟兵力到齊。即統率師干。一鼓殄滅。至擒獲醜類。如有白布纏頭。查係真實賊犯。即概行正法。若無辜被脅之衆。不可株連。該督當仰體朕意。總以安民為要。其首逆黃興宰。黃興相。宋義升等犯。獲到後。即派

委乾清門侍衛。及文武妥員。嚴密解京。候朕親訊。處以極刑。以彰國憲。至長垣知縣趙綸。如平日居官尚好。猝被戕害。即奏明賞給卹典。如別有劣跡。無庸置議。鐵匠張文典。首先到官舉報。尚知畏法。該督查明。酌量獎賞。　諭同興前次奏拏獲金鄉縣編造歌詞斂錢惑衆之匪徒李允魁。崔士俊。張文明等十八人。見據温承惠奏。接據該督撫札稱。教匪崔士俊等三十餘人。供係長垣縣人徐安幗傳授。屬令密拏。今長垣縣又有戕官之案。東省與長垣接壤。該匪徒等同習邪教。聲息相通。於戕官搶刦之後。既經逃往東省。自係糾結黨羽。山東曹單鉅野一帶。順刀會梟販匪徒甚多。且與直隸河南見在滋事之處。境宇毘連。見派温承惠。帶兵由北路堵剿。高杞帶兵在河南。緊防西南。其東路專責成同興防堵。該撫還派精鋭弁兵。迅速親自帶赴東省邊界。嚴密偵緝。勿令匪徒乘間闌入東境。潛相勾結。致滋蔓延。再前該省拏獲之崔世俊等三十餘人。見在監禁在獄。著該撫即嚴行訊鞫。是否與黃興宰等。係屬一黨。一面錄供具奏。即一面將該犯等先行正法。並多發告示。剴切曉諭居民。所有查拏懲辦者。俱係鄰省滋事亂民。斷不株連無辜。以靖民心為要。　以高杞仍署河南巡撫。　丁丑。　諭本日據色克通阿奏稱。滑縣匪徒牛亮臣等十餘人。在該縣大伾山

之東坡。聚集匪徒數百。打造軍器。殺入縣署。刦放獄囚。見帶兵前往剿辦等語。昨已有旨。令高杞接署河南巡撫。帶兵前赴滑縣查拏防堵。見在色克通阿已帶兵五百名前來。著高杞卽迎合一處。統率弁兵。前往剿捕。若兵力尚少。著卽添調豫省官兵。併力殲除。其防堵機宜。滑縣南距黃河。迤西卽係太行山徑。該撫務週密布置。嚴防西南兩路。勿使渡黃奔竄。亦勿令竄入山谷。滋蔓難圖。惟當堵剿兼施。蹴之於平原曠野之地。則兵力易展。四面兜圍。不難一鼓剿滅淨盡。　予死事知縣趙綸祭葬。世職。　戊寅。　上駐蹕盤山行宮。　諭本日同興奏金鄉匪犯崔士俊供稱。該犯先從城武縣民劉燕。傳習八卦離字教。上年八月間。又從直隸長垣縣陳家莊人徐安幗。曾告以今歲九月以後。要交白洋刦。屆時老教首。送給白布小旗一面。插在門首。可免殺戮。又據獲犯張建木同供。本年二月間。徐安幗亦曾到過伊家。迨崔士俊被拏。該犯曾寫信知會徐安幗躱避等語。徐安幗一犯。前據溫承惠奏稱。接據同興知會。已派副將舒淩阿。前往密拏。見在長垣縣聚衆滋事。是否卽係徐安幗爲首。著溫承惠。於剿捕時。確實查明具奏。正在降旨間。又據同興奏稱。據曹州府並菏澤縣稟報。定陶縣城。於初十日黎明被陷。文武官員。存亡未保。同興現已派兵。分赴曹州東

昌等處彈壓。並親帶劉清。率本標兵三百名。前往督辦等語。見降旨令同興督兵往勦。將賊匪由東北。偪向西南。其河南邊界。又降旨令台斐音將所帶兵一千二百名。全數交與高杞帶領防堵。温承惠當飭催直隸派出鎮將兵丁。迅速前往。合力勦捕。務期一戰成功。又諭本日申刻。遞到本月十三之摺。內稱接據曹州府百歲稟報。賊匪於十一日。續陷曹縣。在彼占據。見在兗州鎮總兵陳廣甯已由濟甯帶兵前往。同興亦由東昌集兵前進勦辦等語。賊匪於數日之間。將定陶曹縣兩處攻陷。旋向東南肆逆。看來並非東省另起之賊。自即係長垣滑縣等處賊匪。相率竄往。刻已降旨。派徐州鎮總兵沈洪。帶兵一千名。由江省自南而北。堵勦前進。賊匪此時既向東竄。則長垣東明開州一帶賊蹤。想已漸遠。温承惠。即當迅統大兵由長垣滑縣一帶進發。如該二縣已無賊屯聚。卽探明大股賊匪所在。直赴曹州定陶一帶。與東省堵勦之兵。併力夾擊。　己卯。　諭。緜名緜愷奏。本月十五日午刻。突有賊人擅入蒼震門。經總管太監擒獲。未刻。內右門西。又有賊匪越牆入內。緜名見事在倉卒。取進鳥槍。撒袋腰刀。先用槍。將牆上一賊打墜。又有手執白旗之賊。在牆上指揮。復用槍擊斃。實出無奈大膽等語。緜名係內廷皇子。在上書房讀書。一聞有警。自用槍擊斃二賊。

餘賊始紛紛潛匿。不敢上牆。實屬有膽有識。乃緜名奏稱。大膽無奈。詞語謹飭。殊覺過當。朕垂淚覽之。可嘉之至。筆不能宣。宮庭內地。奉有 祖 考神御。皇后見亦在宮。緜名身先捍禦。獲保安全。實屬忠孝兼備。二阿奇。名著加恩封爲智親王。於皇子歲支分例。加倍歲給俸銀一萬二千兩。以示優奬。三阿哥緜愷。隨同捕賊。亦屬可嘉。朕於在廷臣工。有功必賞。今皇子能如此忠勇自效。豈容稍靳恩施。此大公之心。內外諸臣。當共知感知奮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申刻。儀親王等。遞到剿辦賊匪。事已大定一摺。據取活口供詞。賊匪共進禁城二百名。見所呈遞草單三紙內。細核殲斃及活拏者。共止三十一名。其餘賊匪一百六十九名。究竟作何下落。所奏殊不明晰。再成親王訊出賊供。地安門外。尚有賊匪五百名。此項賊匪。此時是否伏而未動。抑係查有蹤迹。伊等見在如何辦法。摺內亦未提及。著儀親王等。卽速明白回奏。又諭。此次賊匪。突入禁門。並敢潛匿膳房。王公大臣。侍衞官兵人等。奮勇擒捕。實爲可嘉。內有在內右門以內。擒獲賊匪者。功績最優。在禁城內捕賊者。次之。著托津等。詳細查明。開單具奏。此內捕賊受傷身死者。列爲上等。其受傷重者。列爲二等。受傷輕者列爲三等。無論侍衞官兵。卽家人閒散等。俱一律歸入等第。開單呈覽。候朕分

別施恩。俟朕進宮後。再行呈遞。見在二阿哥。躬親捕賊。忠孝可嘉。已施恩錫封智親王。著托津等啓知二阿哥。不必遠來謝恩。俟朕進宮時。在內東華門之內。道旁磕頭謝恩。三阿哥。四阿哥等。仍照常在內接駕。　詔停謁陵。由白澗還京師。以懈弛門禁。奪步軍統領吉綸左翼總兵銜玉麟職。　命托津英和先回京師。查辦諸逆匪。命陝甘總督那彥成。酌帶幹勇將備。馳驛來京。　庚辰。　上以遇變。下詔罪己。詔曰。朕以涼德仰承　皇考付託。兢兢業業十有八年。不敢暇豫。即位之初。白蓮教煽亂四省。黎民遭劫。慘不忍言。命將出師。八年始定。方期與吾赤子。永樂昇平。忽於九月初六日。河南滑縣。又起天理教匪。由直隸長垣。至山東曹縣。亟命總督溫承惠。率兵剿辦。然此事究在千里之外。猝於九月十五日。變生肘腋。禍起蕭牆。天理教逆匪七十餘衆。犯禁門。入大內。戕害兵役。進宮四賊。立卽綑縛。有執旗上牆三賊。欲入養心門。朕之皇次子。親執鳥槍。連斃二賊。貝勒緜志。續擊一賊。始行退下。大內平定。實皇次子之力也。隆宗門外。諸王大臣。督率鳥槍兵。竭二日一夜之力。剿捕搜拏。淨盡矣。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來。定鼎燕京。　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愛民如子。　聖德仁心。奚能縷述。朕雖未能仰紹愛民之實政。亦無害民之虐事。突遭此變。實不可解。總


商務印書館印行

緣德涼愆積。惟自責耳。然變起一時。禍積有日。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實中外之所同。朕雖再三告誡。舌敝脣焦。奈諸臣未能領會。悠忽爲政。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較之明季梃擊一案。何啻倍蓰。思及此。實不忍再言矣。予惟返躬修省。改過正心。上荅天慈。下釋民怨。諸臣若願爲大清國之忠良。則當赤心爲國。竭力盡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則當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祿保位。益增朕罪。筆隨淚灑。通諭知之。

諭。此次賊匪。擅入紫禁城。經王大臣侍衛官員等。奮力搜捕。擒殲淨盡。儀親王。成親王。在紫禁城內。親身督辦。晝夜勤勞。甚屬可嘉。著加恩將所有未經開復處分。及未完罰俸。悉予開復寬免。又本日和世泰奏稱。昨據二阿哥告知前日賊匪突入禁城。緜志先入大內。經二阿哥將自帶鳥槍。交給點放。緜志於二阿哥槍斃兩賊之後。亦用槍斃賊一名。其餘賊匪。始皆畏懼避匿。緜志爲儀親王之子。係朕親姪。如此奮勇出力。著加恩賞加郡王銜。歲支貝勒俸銀二千五百兩外。每年加給銀一千兩。以示嘉獎。莊親王緜課。於賊匪奔突之時。親身持械勦捕。並射傷賊匪一名。亦屬奮勇。著加恩將從前所罰王俸未完者。全行寬免。仍交宗人府。從優議敘。奕顥安成蘇爾愼格布舍四人。各殺斃賊匪。均屬出力。奕顥。安成。著交宗人

府。兵部。從優議敘。蘇爾愼著賞給副都統銜。仍交部議敘。格布舍著交部議敘。三等侍衛阿勒罕保親軍校清福。亦皆殲斃賊匪。阿勒罕保著升爲二等侍衛。清福升爲三等侍衛。其餘出力各員。俟托津等查明再行施恩。至派出捕賊兵丁。經王大臣等帶入紫禁城內者。健銳火器兩營兵丁。尤爲勇銳。著查明。各賞給一月錢糧。前鋒護軍營。及八旗步軍營兵丁。查明各賞給半月錢糧。　又諭。本月十五日。賊匪突入紫禁城。係由宣武門。入東華門西華門。進蒼震門。該管步軍統領等門禁懈弛。已將吉綸玉麟革職。是日紫禁城值班。係署護軍統領楊澍曾。其咎更重。楊澍曾著革職。即發往伊犁效力贖罪。至此三門。蒼震門係在大內。疏防最重。東西華門次之。宣武門又次之。所有該班之官員兵丁等。除受傷身故及受傷者。將功抵過。無庸議外。其餘著托津等查明。會同刑部。分等治罪。據訊取見獲賊犯供詞。多係直隸固安縣。及黃村一帶籍貫。鄒炳泰。李鈞簡在順天府尹任內。平日漫無查察。以致養癰貽患。鄒炳泰。著以中允贊善降補。李鈞簡著降爲編修。溫承惠身任總督。順天府屬地方。皆其所轄。著交部嚴加議處。劉鐶之。費錫章。到任未久。著交部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前同興所奏。首犯劉貞空潛匿離京二十八里之沙河。順天北路廳同知。即駐紮沙河

地方。該處距圓明園不遠。著英和派明幹可靠之員弁。前往密行踹緝。有無蹤跡。再見在格斃各屍。除兵役屍首令家屬認領。查明再行施恩外。其已斃賊屍。令活賊指明。拖赴外城。分地剉屍梟示。不必盡在市口。其見訊逆犯。錄供後如無可再訊者。先凌遲一二名。以後陸續辦理。止留爲首要犯四名。預備廷訊。所留逆犯。此時轉不必用刑。俟廷訊時。盡法處治。見已明降諭旨。將門禁懈弛之官兵。分別懲處。著托津等。於訊供時。嚴鞫賊犯。未必悉由宣武門入城。如有自他門入者。亦著查明。將該管官兵。一體治罪。再見在紫禁城內。既已搜查淨盡。無須多兵駐守。著托津等酌留若干。在禁城內分設堆撥。派定後。先行具奏。至昨降諭旨。飭令在京都統護軍統領等。各查所轄地面。此事非一二日所能辦竣。恐草率從事。轉屬有名無實。著傳知該都統等。從容詳辦。其挨查之法。所有王公以下二品文武大臣以上。無庸查點。著令該本家等自行查明。實無形跡可疑之人。令其出具切結。報明該管大臣。如有隱匿情事。發覺後從重治罪。其三品以下官員。以及軍民鋪戶人等。俱著逐戶挨查。除婦女不查外。男丁按名點驗。勿稍疏漏。如有外來行踪詭祕之人。隱匿在家。即行拏究。命那彥成爲欽差大臣。督兵剿河南賊匪。溫承惠等專辦糧餉。　辛巳。諭。據英和等。

選派幹役。於近京之宋家莊地方。拏獲林清一犯。供稱前本姓劉。所有十五日潛入
紫禁城賊匪。均由伊派撥屬實。該犯傳習邪教。糾衆謀逆。罪大惡極。今夥黨殲除。首
逆旋卽就獲。仰承天　祖恩佑。欽感實深。除將該逆按律懲辦外。英和督拏要犯。尅
日就擒。厥功甚鉅。英和著交部從優議敍。其原拏官役。著英和分別等第。開單呈覽。
候朕明日進宮。再降恩旨。　諭軍機大臣等。據托津等奏。訊據賊犯陳爽。供出太監
劉得財等。夥同入教等語。覽奏實堪駭異。該犯等供役內廷。膽敢入夥習教。並聽從
逆犯指揮。豫爲引路。實屬罪大惡極。著托津等。將已獲各太監等。隔別嚴訊。務令將
同夥之犯。逐一全行供出。勿令稍有狡飾隱匿。至該犯等。以內監謀逆。悉當問以大
逆淩遲。該犯等家屬亦應緣坐。著英和等。卽刻按名查拏。此案入教各太監內劉得
財一名。係太監內入教傳徒首犯。情節尤爲可惡。著留備廷訊。並再留情罪較重者
一名。候朕親加嚴鞫。盡法處治。所有托津等。訊出從逆太監。見據二阿哥奏交五名
外。又續交九名。托津等。陸續訊出。如尚有在逃者。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及內務
府番役。一體嚴拏務獲。見在無論已獲未獲。先查明係在何處當差之人。開具清單。
於明日具奏。至林清一犯。係屬首逆。托津等審訊時。務令將夥犯人數。悉行供出。以

便按名根究。林清。並備廷訊。無稍疎虞。 撥京倉米五萬石。備大名軍糈。 壬午。上還京師。 諭軍機大臣等。前日拏獲突入禁城滋事各逆犯。究出首逆劉眞空。即林清。已在黃村拏獲。訊據該逆供係八卦教。今改名天理教。其黨與散布各處。磁州頭目。係趙得一。長垣頭目。係賈士元。羅文志。鉅鹿頭目。係楊遇山。又饒陽南宮等縣。喜峯口。並滑縣之大頭目劉玉隴。馮克善。各有五百多人等語。長垣滑縣賊首。自己隨同起事。其饒陽磁州。鉅鹿。南宮。喜峯口賊匪。乃伏而未動。著章煦。即選派妥幹員弁。前往密訪嚴拏。務將賊首緝獲。訊明由驛速奏。如有抗違拒捕情事。即飛咨溫承惠。派官勦捕。就地殲除。毋任竄逸勾結。又據林清供山東東昌府一路。係李萬成爲首。曹縣一路。係徐安幗爲首。德州一路。係宋躍隴爲首。金鄉一路。係崔士俊爲首。手下各有數百人等語。崔士俊。業已正法。徐安幗。已在長垣滋事。其東昌之李萬成。德州之宋躍隴。尙伏而未動。著同興。即密訪嚴拏。獲犯後。訊供由驛速奏。 諭。前日據同興密奏拏獲金鄉教匪張建木。訊據供傳教大頭目劉幗明。告知這教山西最多。先收集山西多年。如今續收山東。其收西邊的人。係于克敬。係山西人。見在河南滑縣等語。又見在拏獲總教首林清。供稱八卦教。今改爲天理教。有艮卦頭目王道隴。

在歸化城傳教等語。河南滑縣。及山東定陶曹縣等處。教匪滋事。連陷數縣。于克敬一犯。雖在河南滑縣，此時或潛回山西。其王道濰一犯。見在歸化城。著衡齡即速嚴拏務獲。訊供由驛速奏。又據林清供稱。有乾卦頭目華姓。見在宣化府。兌卦頭目王忠順。見在潼關。坤卦頭目魏正中。見在安慶。著貢楚克扎布朱勳。胡克家。即速嚴拏。務獲。訊供由驛速奏。　諭本月十五日。有賊匪突入紫禁城滋事。次日朕於行在。接據留京王大臣奏報。不能深悉情形。恐賊黨衆多。潛匿市闤。當降旨飭令在京都統前鋒統領等。各於所轄地面。逐戶挨查。昨日朕進宮時。見京城內外。一切安堵如常。其日前滋事賊匪。早經殲捕淨盡。逆匪之總頭目林清。拏獲審訊。據供伊所遣入城謀逆匪徒。本止數十人。除見已殲擒各犯。餘匪數人。聞拏遁歸。俱經伊所目見。都城實無遺孽。所有各旗都統等。挨查地面之處。著即停止。自本日奉旨之後。如有藉口稽查。擾累居民者。該管大臣。查參嚴懲。　甲申。以首逆李文成等。據滑縣。並屯縣屬之道口鎮。命溫承惠赴河南。與高杞合兵勦之。同興專勦山東之賊。　予獲匪被戕。遇害河南滑縣知縣強克捷祭葬世職。　乙酉。　諭台斐音奏。官兵連次痛勦賊匪。濬縣圍解。見在進攻滑城。尅期收復各緣由一摺。據稱本月十六日。色克通阿。率領

將備。行抵濬縣石羊村。有賊匪百餘人迎敵。官兵槍礮齊發。登時打死數十人。生擒二人。餘匪逃逸。次日卯刻。色克通阿督兵行三里許。遇賊千餘人。與官兵拒敵。經參將張拱辰陳弼直前搏戰。賊衆驚潰。官兵追殺三十餘里。殲賊六七百人。午後。趕赴濬縣城外。該匪約有二千餘人。占據山梁。縣城被圍。運河石橋阻隔。復經參將張拱辰。陳弼奮勇先登。搶過石橋。賊人抵死抗拒。官兵槍箭齊發。打斃賊匪一千七八百人。擒獲活賊一百餘人。濬縣城圍立解。奪獲馬贏槍刀旗幟甚多等語。所辦俱好。官兵甫經接仗。即將該匪殲斃二千五百餘人。生擒一百餘名。指日大兵會集。無難一鼓殲除。總兵色克通阿著交部議敘。參將張拱辰。陳弼著交部從優議敘。著高杞查明該二人。如尚未得有翎支。俱著賞戴花翎。以示獎勵。丙戌。　上廷訊首逆林清。逆黨劉進亭。太監劉得財。劉金。悉凌遲處死。並傳示林清首於直隸河南山東賊匪滋擾地方。　諭。國家撫御寰區百數十年來。薄海烝黎。畏神服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乃本月十五日。近郊忽有逆賊數十人。突入禁門謀逆。此實意外之變。經王大臣等。派兵殲捕。馳奏行在。朕於途次聞有逆賊數人潛逸京外之黃村及董村等處。此等助惡逆犯。覆載不容。若不盡數誅夷。不足以彰國典。因派拉旺多爾濟等。帶兵掩

捕。官兵未至董村。即望見該處火起延燒。拉旺多爾濟等。到彼撲滅。詢悉在逃逆賊。縱火焚燒乘間四逸。而良民猝見兵火。亦不免驚怖奔逃。有展轉溝壑者。此外兵役搜捕想各居民。亦無不驚擾。因逆賊而累及良民。朕思之。轉爲之不忍。見在就獲各逆犯。俱經嚴訊伏法。首逆劉林。即林清。本日廷訊。盡法懲治。寸磔傳首。其妻子親屬。均一一按名捕獲。照律援坐。鉅案已結。毫無株連。念附近良民。因此等奸宄滋事。間致失所。朕斷不肯因近郊有數十莠民。稍減愛憐赤子之心。著施恩將大興宛平二縣本年應征錢糧。全行豁免。以示憫恤。見在近畿各處。仍恐有一二餘犯在逃。尚須嚴密偵緝。已嚴諭官吏等確訪指名擒捕。不許波及無辜。百姓等毋得聞風驚懼。自行紛擾。惟當感激深恩。安靜守法。勉爲善良。共享太平之福。其或冥頑不靈。受人愚惑。甚至有隱匿奸黨。一經官吏訪獲。必從重治罪不貸。將此刊刻謄黃。通諭知之。

諭本月十五日。逆首林清。潛遣逆夥數十人。突入禁城滋事一案。嚴訊見獲賊犯。據供太監內竟有逆賊六人與謀引路。其引賊入東華門者。係劉得財劉金二犯。引賊入西華門者。係張太高廣幅二犯。又王福祿閻進喜二犯。在內接應。續據南城御史。緝獲賊夥林四又究出楊進忠一犯。亦由西華門引賊入內。該逆賊等罪惡滔天。爲

從來所未有。除高廣幅一犯。於是日經官兵殲斃外。其劉得財等六犯。俱按名捕獲。無一漏網。連日軍機大臣會同刑部研究。本日朕親自廷訊。盡法處治。逆賊劉得財等堅供此外再無通同謀逆之人。復嚴詰首逆林清。亦堅供在內同謀。止此七人。更無餘黨。所有本日執事站班文武大小各員人人聽聞。供情毫無疑義。即將各該犯淩遲處死。太監等充當差使。等級懸殊。凡近御者。皆馴謹誠樸之人。此案逆賊七人。平日所當差使。俱極疏賤。從未見過。不知姓名。僅於宮內看守門戶。從無一名曾隨赴御園者。宮中所留首領。曉事者少。平日約束懈弛。聽伊等告假閒遊。致令交結外人。甚至如廣甯門馬駒橋等處。數十里之外。任其恣意往還。聽從賊匪糾約謀逆。以致釀成巨案。本日朕嚴詰該逆賊。謀叛之由。皆俛首無可供吐。復訊以朕平日有無苛待伊等之處。該逆賊供稱。素來天恩寬厚。近日又復加賞錢糧。更有何銜怨之處。尙口稱佛爺不置。是該逆等全係被外間匪徒迷惑。至死不悟。而任其出入自便。該首領等疏忽之罪。實無可辭。嗣後嚴諭總管太監等。俱不得任各處太監藉詞告假。獨自私出禁門。其有不得不暫時給假者。並著該首領太監查問確實。限以時刻。必須兩三人同行。方准放出。如違。除本人治罪外。將該管首領太監。一併治罪。至此數

犯。梟獍性成。本非常有。見在詢問明確。別無同黨之人。此外各太監等。當感戴主恩。照常當差。安靜守法。不必心生疑畏。倘有狡譎之徒。挾嫌誣扳。查明從重治罪。斷不寃及無辜。將此旨交總管內務府大臣。轉交總管太監。通諭各等處太監知之。並著載入宮史。 丁亥。以逆匪犯闕時。雷雨交作。殛斃賊黨。 命皇次子智親王。皇三子緜愷。詣昭顯廟。時應宮拈香 諭諸王大臣等。逆匪突入禁城。實非常之大變。今雖首逆伏誅。餘黨就戮。閭閻安輯。城市如常。此正我君臣臥薪嘗膽之日。永懷安不忘危之念。勵精圖治。夙夜在公。庶幾補救前非。仰承天眷。因思十月初六日。爲朕壽辰。國家典禮。自初三日至初九日。俱穿蟒袍補褂。正日御正大光明殿受賀。此定例也。今歲突遇此禍。若仍照常年典禮而行。朕實無顏受賀。況軍需交馳。邪氛未靖。尙有何心宴樂乎。非博虛名。實無暇也。向年俱進如意。卽日回賞。原上下聯情之意耳。今遇大不如意之事。豈可復行呈進。朕不見此物。轉覺心安。見物思名。益增煩悶。今酌省煩文。副予儆惕之念。諸王大臣愛戴之忱。仍可得伸。著於初五初六初七三日。穿蟒袍補褂。初六日朕御乾淸宮。皇子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頭品大臣。二品內廷行走諸臣。御前侍衞。俱在乾淸門內行禮。二品文武大臣。三四五品京堂。俱在保和殿

堦下。向乾清門行禮。除此俱在本衙門行禮作樂。排儀仗。照常不必宣表。行禮後。朕酌簡數人。進甯壽宮。入座賜宴。勉盡一日之歡而已。至歲朝禮節。一切如常。彼時亦不矯情刪改。此次壽辰。實無心緒。爾諸臣勿行奏籲。副朕苦衷爲是。特諭。戊子。禮親王昭槤等奏請於萬壽聖節前後。初三初四初八初九四日。俱穿補服。初十日。皇后千秋令節。擬穿蟒袍一日。得旨勉從所請。實深愧憤。初十日。不必穿蟒袍。稍示區別。願諸王大臣。清夜捫心。究竟欲作何等人。成何等事業。三思而行。勿甘暴棄。朕亦無顏瀆告矣。己丑。諭高杞奏。濬縣賊匪。經前次官兵殲擒數千名後。餘匪竄回道口滑縣等處。連日仍敢前來窺伺。該署撫督同色克通阿。張拱辰。陳弼。帶領備弁兵丁。槍礮齊發。賊匪抵死抗拒。官兵奮勇直前。殲斃賊匪三百餘人。生擒六十一名。奪獲驘馬器械甚多。搜出冊檔四本。首葉開載。有後天祖師林清字樣。提犯嚴審。內蔡成功一名。衆賊呼爲蔡四大王。其僞職。即係林清所封。濬滑一帶。聽伊句結調遣。並有被獲之徐夢林一犯。亦受林逆僞封宰相。該署撫於審明後。即將該犯蔡成功等。臠割示衆等語。高杞於馳抵豫省後。督率將弁殺賊。生擒受賊僞封著名之賊目蔡成功徐夢林等。審明正法。並搜獲賊黨冊籍。甚屬可嘉。高杞著交部議敘。濬

縣知縣朱鳳森。經賊匪屢次攻城。該縣守禦完固。並將城內奸細。查拏正法。以絕內應。朱鳳森。著加恩賞加同知銜。先換頂帶。以示鼓勵。撥長蘆運庫銀二十萬兩。備直隸軍需。癸巳。諭曰前奸民突入禁門。仰賴天地宗社靈佑渠魁就戮。餘孽肅清。朕欽感鴻慈。涓吉於十月初一日。虔申告祭。前降諭旨甚明。並令翰林院。特撰祝文。敬達祀謝之忱。乃太常寺。拘泥是日爲每歲時饗之期。於太廟後殿。用新撰祝文。太廟前殿。朕躬親告祭。轉沿用時饗祝文實屬錯謬。非尋常可比。太常寺堂官。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速具摺奏。尋議禮部尚書兼管太常寺事務德文。太常寺卿書興。朱紹曾。少卿舒甯。鮑勳。均應革職。從之。冬十月。甲午朔。諭。見在未獲各逆李文成。劉幗明。徐安幗。于克敬。王學禮。馮克善六犯。俱係震卦教大頭目。又前次突入禁門逆犯內祝現。劉第五。係林淸手下大徒弟。見在查拏尙無下落。必應嚴拏。盡法懲治。此內李文成。徐安幗。自係在滑縣長垣起事匪徒股內。或潛赴直隸勾結。亦未可定。其祝現劉第五二犯。於滋事後。或逃往直隸一帶。投歸夥黨。著章煦飭知地方文武員弁。嚴密查拏。勿任漏網。辛丑。命溫承惠。高杞。同興。俱受那彥成節制。癸卯。山東鹽運司劉淸。剿賊於扈家集。大破之。賞布政使銜。乙巳。以攻克山東定陶縣

曹縣賊巢功。副都統銜蘇爾愼等。下部議敘。丙午。諭逆賊林清滋事一案。溫承惠係直隸總督順天府所屬地方。皆其所轄。且在任年久。乃於該逆傳習邪教。煽惑多人。八年之久。並不及早查拏。以致奸匪糾衆謀逆。昨九月十五日。竟敢潛布黨羽。直犯禁門。並欲於蹕途伺刦。雖其謀因兵衛森嚴而止。而禁門內。則已有匪徒闌入。幸荷天恩垂佑。首惡伏法。餘黨悉誅。而河南山東。滑濬曹定。滋事亂民。悉由該逆。布散邪言。同期造反。至今餘孽未靖。前山東逆匪王倫滋事之案。亦因倡興白蓮邪教。而起。巡撫徐績因此獲咎。然王倫於乾隆三十九年秋間滋事。而其倡興邪教。卽在是年春間。爲日尚淺。林清則於嘉慶十一年。業已傳教。至今有八年之久。溫承惠。不能訪聞破案。其咎本重。適前月先聞河南滑縣。及直隸長垣賊匪滋事之信。朕因溫承惠同興。俱係本省督撫。因各派其帶兵勦賊。俾令自贖。旬日以來。同興訪出大逆林清馳奏。方能擒賊靖亂。此功甚偉。進兵奮勉。屢次奏捷。是以恕其失察之咎。並加恩給予議敘。溫承惠帶兵。由保定前赴大名。行走已覺濡滯。本月初三日。在滑縣劉固村等處。勦賊一次。初九日。又在滑縣道口一帶。得有勝仗。然兩次勦賊千有餘名。賊匪尙未窮促。且直隸本境內。如開州長垣東明等處。亦尙未搜勦淨盡。其籌畫不

周之咎。更無可辭。溫承惠著革去總督。拔去花翎。賞給五品職銜。責令辦理那彥成一路軍營糧餉。以示薄懲。如不知愧知感。再有貽誤。著那彥成嚴參拏問治罪。如辦理奮勉。將來軍務告蕆。著那彥成奏明。再行酌量錄用。其直隸總督員缺。著那彥成補授。

諭張鵬展奏。確陳百姓平日不敢首告邪匪緣由。並見在裹脅情形。請區分良莠。聯名攻賊一摺。所論皆是。百姓良善者多。平居鄉里之間。見有邪匪莠民。斷無甘於為伍。不慮干連之理。惟因一經首告。地方官先畏懼處分。相率諱匿。甚或將首告之人坐誣。而匪徒轉逍遙無事。於是奸民益與首告之良民。積恨成仇。必乘間肆其荼毒。良民即知畏法。甯不思自保身家。共相隱忍。迨為惡既久。奸民黨與漸多。肆行無忌。寖成叛逆。是地方官止因規避吏議起見。而養癰貽患。其害遂至於不可言。不知邪慝之積。非由一日。地方官果能發奸摘伏。翦其萌孽。不但前此失察可免。設因此消弭大患。並可加以恩獎。其始終掩飾。既經告發。仍姑息養奸。置之不理者。則是縱容奸宄。罪在不宥。昨因御史恆麟奏及。已有旨令吏兵二部將文武各員失察處分。另行酌議。寬其既往失察之咎。嚴其將來諱匿之罰。地方官各宜懍遵。毋再玩泄。至見在滋事亂民。其甘心悖逆者。本屬無多。其餘烏合之衆。大半由於脅從。官兵


商務印書館印行

等。臨陣勦殺。以及搜捕村莊。自應區別莠良。嚴禁濫殺。已連降諭旨。飭知領兵大員等。務各申明軍紀。仰副朕除賊安民之意。　庚戌。　諭。昨因那彥成辦賊。遷延不進。降旨嚴行申飭。本日同興奏。據獲賊目曹光輝供稱。豫省賊匪。實係李文成爲首。滑縣城中。是徐安幗掌管。裹脅約有三千餘人。李家莊屯聚。亦有二三千人。李文成。被强知縣拏去。骰受重刑。見在李家莊養病等語。計滑縣城中李家莊兩處之賊。道口桃源。再有屯聚。總不過萬人。何以那彥成摺內云有三萬人。明係屬員揑報。見在帶兵已有萬人。以之進勦。何至棘手。著傳諭那彥成。遵照諭旨。鼓勵將領弁兵。尅期進勦。勿稍延緩。李文成一犯。係極惡首逆。見因骰傷養病。正可乘其不能動移。設法擒拏。徐安幗亦係緊要賊目。若速將該二犯擒獲。則賊心渙散。定可一鼓殲除。該二逆擒獲後。若受傷不重。著派侍衛等。管押解京。以便盡法處治。用彰國憲。　甲寅。　命托津赴河南督辦軍務。戶部右侍郎桂芳。暫在軍機處學習行走。　給直隸開州等三州縣難民兩月口糧。並避難客民回籍路費。　丙辰。　命移居宗室於盛京。降敕訓之。　丁巳。　諭嗣後宮內圓明園。值御門典禮。內閣學士宣本。大學士承旨時。御前大臣。及御前侍衛。俱毋庸退下。著爲令。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那彥成。在衛輝遷

延不進。特派托津馳往督辦。昨那彥成報稱。在道口附近。殲斃賊一千餘名。本日復據稱屯聚道口之賊。傾巢出掠。官兵分頭截擊。殲獲甚多。那彥成接奉屢次嚴旨。頗知畏懼。尚有立功自贖之意。見在連獲勝仗。計算道口賊匪。所賸無多。剿淨後。即可圍攻滑縣。惟本日據章煦奏稱。長垣東明等處賊匪。復又四出焚掠。賊勢甚爲猖獗。馬瑜帶兵往剿。恐不得力。托津著先馳至馬瑜軍營。認眞督辦。

庚申。諭。逆犯林清。肆行叛逆。其黨惡匪徒。斷不能任其倖逃顯戮。除惡務淨。法在必伸。至林清當日。曾藉白洋敎爲名。傳徒惑衆。後又勾引紅洋敎之人。一同謀反。此時所誅者。係謀反之人。至尋常習敎者。不過鄉愚無知。被其誘惑。閒有拏獲到官。罪止發遣。並未濫戮一人。此衆所共見共聞者。凡緝捕官役以及軍民人等。當知嚴拏案犯。重在謀逆。不重在習敎。即向來習敎之人。如能將逆犯呈首。不但免罪。亦一體恩賞。至家藏有經卷圖像。不過妄希求福。不知邪說異端。致禍之媒。林清係傳敎爲首之人。見在身死族滅。室家灰燼。其不祥孰甚。百姓等何苦以清白之家。留此凶穢之物。求福乃轉以速禍。其有翻然改悟者。自行首送到官。當堂銷毀。免其治罪。列爲良民。以後再有告訐者。先治告者之罪。經朕此番。實心苦口。飭諭之後。百姓具有天良。當開悟迷惑。恪

守王章。勉副朕化民移俗至意。　命直隸屯居漢軍旗人。聽州縣官管轄。同民人編入保甲。　辛酉。以直隸籍及漢軍各科道。失察林淸謀逆。曹綸父子從逆。下部議俱降調。　十一月。甲子朔。濬山東運河。　那彥成剿平道口賊巢。進圍滑縣。　丙寅。命吏兵二部刪減則例。　己巳。　諭九月十五日。逆匪林淸。遣夥突入禁門謀逆。訊據獲犯供稱。是日逆犯等在禁城滋擾時。恍惚之中。望見關帝神像。該逆衆立時畏懼奔竄。恐就殲擒。此次逆匪滋事。迅卽殄除。都城安堵。前於孟冬朔日。蠲潔祀謝天地宗社。關帝廟。尙未虔申祀謝。著太常寺。於冬至前諏吉。在地安門外關帝廟報祀。一應禮儀。卽照春秋二祀之例。定期具奏。請旨。遣皇次子前往行禮。用答神庥。　辛未。給河南濬滑二縣難民兩月口糧。及避難客民回籍路費。　壬申。　上廷訊逆犯曹綸等。磔於市。　命山東截留漕糧六萬石備賑。　癸酉。定順天府屬州縣官。歸府尹考察升調。　乙亥。　命在京各部院甄汰庸官。　丙子。　諭軍機大臣等。前日據那彥成奏。訊據獲賊供稱。馮克善於八月初已往德州。本日據方受疇。盤獲賊犯車德新等。亦供稱大頭目馮克善。因與李文成不和。見已前往山東德州等語。該逆係與李文成牛亮成商同起事之人。爲賊中緊要頭目。此次潛赴德州。斷非在彼潛匿。

必係勾結同教之人。又圖滋事德州與直隸接壤。距京止六百餘里。該處本有教首宋躍漋一犯。飭拏未獲。今馮克善及宋躍漋同在山東。看來逆夥尚多。不可不加意防範。同興駐紮饒州曹州。著即迅選文武幹員。星夜馳赴德州。嚴查馮克善及宋躍漋蹤跡。務得切實下落。設法擒獲。 丁丑。托津奏勦滅開州賊匪。得 旨嘉獎。與馬瑜等下部議敘。 庚辰。 諭前日據鐵保奏籌議經費一摺。內稱伊曾任督撫有年。願照兩江總督俸廉一年之數。捐銀一萬八千。以盡蟻忱。鐵保久膺外任。養廉優厚。以祿入所餘。還輸公用。伊前因南河興辦要工。認繳養廉銀四萬兩。曾准其解交河庫。此次復因積有餘貲。請再繳還總督一年養廉。事同一例。是以准其交納部庫。至其所請令京外各員量力報效之處。見交該部核議。乃本日鄭親王烏爾恭阿奏稱。伊見教匪滋事。國用浩繁。請扣親王俸二年。歸入軍需應用等語。所奏殊屬無謂。國家仰承昊佑。斡運盈虛。雖有戎事。出入度支。從無缺乏。從前辦理三省邪匪。七年之久。餉銀用至八千餘萬兩。悉由帑藏頒發。從未令臣工輸助。彼時王公大臣。亦未有奏請者。此次勦捕滑縣賊匪。地止一隅。師行兩月。連奏捷音。餘匪嬰城。已如釜魚檻獸。計日即可克復。縱或駐師搜捕。經理善後事宜。臘底春初。定可全師凱撤。軍需支

發無多。不須廣爲籌畫。今烏爾恭阿倡爲此舉。設王公大臣等。紛紛效尤。籲懇捐輸。成何政體。所請著不准行。　甲申。李文成奔輝縣之司寨山。那彥成分兵剿之。　戊子。

諭。那彥成奏官兵截剿輝縣竄匪。全數殄滅。殲斃逆首李文成及賊首劉幗明一摺。所辦可嘉之至。本年九月十五日之事。逆首林清與李文成二人。內外勾結。約定同日起事。適李文成在原籍滑縣。強克捷訪拏刑訊。其黨羽見事已敗露。不能待九月十五日之期。即刦獄戕官。揭竿倡亂。林清在京謀逆。外援不至。迅就捕誅。而李文成在豫省。指揮逆黨。四出焚刦。直隸長垣東明。山東定陶曹縣等處。同時蠭起。戕害生靈。經簡派領兵大員。調集數萬官兵。會同剿捕。該逆李文成。潛伏滑城。見官兵連獲勝仗。於未經合圍之先。賊黨劉幗明等。乘夜將該逆擁護出城。另糾夥衆數千人。由封邱延津修武竄至輝縣。希圖入山奔逸。若使遂其奸謀。則滋蔓難圖。朕之良民。受其荼毒者。又不知幾千萬人。正在廑念。適朕前派之吉林黑龍江馬隊官兵。星馳到豫。那彥成等。派令德甯阿色爾衮帶領。追至輝縣司寨山中。殲戮賊匪二千餘人。首逆李文成。率同賊目劉幗明等數百人。負嵎死守。本日接那彥成六百里加緊奏報。德甯阿。楊芳等。統滿漢官兵。奮力攻擊。不避槍石。拆毀寨牆。一擁而登。生擒逆

匪二百餘名。李文成避入樓房。楊芳特依順保。色爾袞。德甯阿。率衆直入。該逆等。無可逃避。劉幗明自稱其名。持刀躍出。被官兵用槍擊斃。李文成亦對衆稱名。舉火自焚。被官兵搶出。業已壓斃。查驗屍身。刑傷痕跡顯然。其餘賊目。及從逆夥黨五六百名。全行殲戮。並無一名漏網。實足以彰國憲而快人心。該將領及滿漢官兵。倍常奮勇。宜加優獎。色爾袞。德甯阿。著加恩各賞加都統銜。楊芳特依順保。著加提督銜。即先換一品頂戴。該四員。仍俱賞給雲騎尉世職。其本有世職者。准其再兼一雲騎尉。乾清門三等侍衛伊勒通阿。身受六傷。賈勇力戰。著加恩超升爲乾清門頭等侍衛。仍給勁勇巴圖魯名號。再加賞四喜玉搬指一箇。花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對。又發去玉柄小刀十把。磁礮翎管十箇。瓷翎管十箇。瓷搬指套十箇。分賞出力官弁一兩重銀錁二百箇。五錢重銀錁二百箇。一兩重銀牌一百面。五錢重銀牌一百面。分賞出力兵丁。仍著那彥成等秉公查明官弁兵丁內奮勇出力。應行獎擢者。據實保奏。候朕施恩。陣亡之吉林委參領福林德。著加恩照參領例賜卹。逆首李文成。著於剉屍後。傳首河南直隸山東滋事地方示衆。劉幗明亦著剉屍梟示。其餘擒獲賊目韓德衆等審明。即於該處正法。此股賊匪。洗蕩淨盡。殲厥渠魁。滑城長圍已合。餘賊聞

風喪膽。著那彥成等。迅速進攻。佇候捷音。再加懋賞。　庚寅。　諭。逆賊林清與李文成二人。互相勾結。倡首作亂。李文成曾兩次到京。與林清面訂。於本年九月十五日起事。屆期李文成。由豫省帶領匪徒數百人。來京接應。適滑縣知縣強克捷。訪知李文成謀逆。於九月初間。將該逆拏獲到案。刑夾收禁。賊黨馮克善等。因謀救首逆。遂聚集徒黨。於初七日入城劫獄。並突入縣署。將強克捷全家戕害。彼時李文成徒衆。已在本籍搆亂。遂不及分派賊黨進京。林清不知外援已絕。仍守株坐待。旋經捕獲。立正刑誅。李文成雖一時兎脫。究因傷重不能步履。在滑城潛伏。迨後官兵屢勝。賊黨劉幗明等。於未經合圍之前。將該逆擁護出城。乘坐大車。沿途逃遁。究因帶傷不能遠逸。旬餘之久。僅逃至距滑城二百餘里之司寨。官軍星馳追及。立予殄滅。檢驗屍身。傷痕宛在。林清李文成二首逆。因未遂其會合奸謀。是以先後授首。易於拉朽。今全師告捷。追思強克捷首破逆謀。厥功甚大。而全家慘遭荼毒。尤堪矜憫。前曾降旨將該員照例賜卹。尚不足以旌其死事之忠。強克捷著加恩照知府例賜卹。並著入祀京師昭忠祠。交該撫查明。伊尚有無遺嗣。著於服滿承襲世職。送部引見。以示酬奬忠勛。恩施優渥至意。　十二月。丙申。予河南封邱等七縣被賊難民口糧。　諭

據欽天監奏。正陽橋護城河水周流環繞。直達通潞。合之正陽門永定門南北方位。正協水火既濟之義。今天橋南河泊六處。閱年漸久。泥土半淤。審度地勢。似涉水火相爭。應請將兩岸積土。趁勢塡實等語。正陽門。就外城形勢而論。地居坎位。永定門在其南。地居離位。正陽橋近北。導引河流。委輸通潞。恭讀　皇考高宗純皇帝聖製正陽橋疏渠記。本取坎離既濟之義。辨方正位。鞏固皇圖。彼時司工官。未喻聖意。遂挖河泊六處。我　皇考以成事不說。故不待請而爲之記。茲正陽橋一帶護城河渠。浮沙淤墊。亟宜疏濬。以達泉流。其天橋迤南河泊六處。該監審度象涉水火相爭。與聖製文協坎以享既濟本義。殊不符合。其地以形家言。爲都明堂。法宜坦平正直。今凸凹參差。於郊壇左右。觀瞻亦覺不肅。著照欽天監所請。交步軍統領衙門。即用兩岸積土。將河泊六處。一律培墊。以大和會而昭蕩平。敬述聖製文奠徑涂以鞏皇圖本義。該衙門卽擇吉辦理。　辛丑。申禁民間聚衆結會。　壬寅。以直隸獻縣捕獲馮克善。加章煦太子太保。擢知縣張翔爲知府。　撥兩淮鹽課一百二十萬兩。備河南軍需。　甲辰。　詔奬直隸等三省團練義勇及防護各地方紳耆士民。　乙巳。陝西岐山縣三才峽匪徒萬五等。聚衆滋事。命長麟剿之。　丙午。那彥成奏。攻克滑城。賊

渠。宋元成。劉宗順馮相林伏誅牛亮臣徐安幗王道溼就擒一摺。覽奏欣慰。此次逆匪勾結起事。始於滑縣。戕官刦獄。占據縣城。其夥黨在直隸山東邊境者。亦同時竊發。擾害城鎮。鄉村居民。被其荼毒。節經派調官兵。分路進剿。山東曹定等處賊匪。早經撲滅。直隸開州長垣一帶。亦就地掃除。其豫省大股賊匪。先經那彥成等。將道口桃源市踞之賊。次第攻克。其時李文成率領匪衆。竄至輝縣司寨地方。經楊芳等。帶兵殲斃。兇渠蕩除。餘孽惟占踞滑城賊匪。負嵎抗拒。圍攻已越四旬。見經那彥成等。周環布置。於本月初十。親督兵勇。奮力進攻。城南地雷轟發。震裂牆垣數十丈。那彥成督同楊芳桑吉斯塔爾。冒煙攻上左首。楊遇春攻上右首。城西地雷繼發。官兵雲梯齊上城垛。高杞同馬元等。帶兵進攻各門。分頭繼進。殲斃賊匪三四千人。賊衆突圍逃竄。又被官兵殲斃四五千人。生擒賊匪二千餘人。救出難民老幼男婦二萬餘人。全城克復。此皆仰賴上天 祖 考。垂佑深恩。得以掃除逆惡。迅奏成功。朕與天下臣民。同深慶幸。那彥成。高杞。楊遇春。統領師干。不辭艱瘁。其在事將領官兵等。亦俱奮勇出力。允宜渥沛恩施。以昭懋獎。那彥成著加太子太保銜。賞給三等子爵。換戴雙眼花翎。在紫禁城內騎馬。並賞給御用荷囊一箇。升授伊子容照。爲乾淸門二

等侍衛。所賞荷囊翎支。即著容照馳驛齎往。又賞給黃面黑狐皮馬褂一件。四喜玉搬指一箇。吉祥白玉牌一箇。鑲寶石帶扣一副。黃辮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高杞著賞給頭等輕車都尉。在紫禁城內騎馬。並賞給黃面烏雲豹皮馬褂一件。四喜玉搬指一箇。鑲寶石帶扣一副。黃辮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楊遇春著賞給二等男爵。紫禁城內騎馬。並賞給黃面天馬皮馬褂一件。四喜玉搬指一箇。鑲寶石帶扣一副。黃辮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桑吉斯塔爾隨那彥成率先登城。著加恩在御前侍衛上行走。其摺內圈出各員。除那彥成楊遇春高杞外。凡攻城出力者。俱著交部從優議敘。兵丁賞給一月錢糧。圍城各官。俱交部議敘。兵丁賞給半月錢糧。並發去四喜玉搬指十箇。玉柄小刀十把。花瓷翎管十箇。玻璃鼻煙壺五箇。瓷鼻煙壺五箇。一兩重銀牌二百面。五錢重銀牌二百面。分賞出力兵丁。自九月十二日以後。直隸豫東等省軍報絡繹。並有突入禁門逆案。軍機大臣等晝夜宣勞。除勒保病假在家。近甫銷假入直外。董誥。盧蔭溥。著交部從優議敘。桂芳自托津出差。派令入直。奉職克勤。著即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仍交部議敘。松筠。曹振鏞。職任綸扉。俱著加恩晉加太子太保銜。劉鐶之英和。督緝認眞。俱著加恩賞給太子少保銜。百齡。同興。辦理防

剿事宜。奮勉出力。俱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軍機章京通政司參議姚祖同。著交部從優議敍。此外各章京。著軍機大臣查明尤爲出力者保奏數員。交部從優議敍。其餘各員。並著交部議敍。所有此次議敍各員。均照軍功例議給。 諭軍機大臣。那彥成此次克復滑城。將首逆按名生擒。辦理實屬完善。見交慶祥廣厚管帶京營官兵。押解牛亮成。徐安幗二犯來京。所辦甚是。至陝西飢民滋事一節。昨降旨令高杞等。同富僧德等帶領西安滿兵。迅速前往。交與長齡剿辦。今那彥成得信後。已派富僧德。隨高杞至潼關探聽消息。並將西安等處官兵。次第撤動。密屬楊遇春。押後行走。甚合機宜。克城之際。民賊溷淆。殲斃賊匪一萬八千餘人。燒斃賊匪七八千人。豈無難民在內。則救出難名二萬餘人。亦豈無賊匪在內。此時不可濫殺一人。亦不可倖免一賊。若不認眞辨察。倘著名凶悍之賊。一經漏網。將來餘孽復萌。關繫非淺。那彥成不可憚煩。先將生擒賊匪二千餘人。逐一審出名姓住址。將殲斃賊屍。詳加驗認。查點飭拏之賊目。何人在內。何人未獲。其難民二萬餘衆。該督派精細之員。逐名查訊。實無賊匪溷跡其中。再行釋放。其滑城內地窖枯井。均逐細搜查。俟滑城附近地方。悉臻甯謐。再奏明候旨。回京覆命。 命吳璥赴東河查勘湖河事宜。 山東教

匪首逆朱成貴伏誅。癸丑。以岐山縣賊勢漸張。命楊遇春率吉林黑龍江兵往剿之。戊午。免河南被賊州縣新舊額賦。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一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仁宗睿皇帝

甲戌。嘉慶十九年。春正月。丙寅。　諭。據那彥成奏。克復滑縣之時。賊匪於黑夜拚命突圍。官兵施放槍箭。未能眞切。忽城旁廟宇。自行起火。照同白晝。官兵兩路夾擊。始將賊匪截回。悉數殄除。事定後。乃知城旁廟宇供有關帝神像。廟雖焚毀。神像巋然獨存。毫無損動等語。此次屢荷關帝靈爽翊衛。實深寅感。著該衙門於原定封號。敬擬加封二字進呈。候朕酌定後。通頒直省。用答神庥。其滑縣廟宇俟重修落成後。該撫再行奏請朕御書扁額。敬謹懸掛。尋加封仁勇二字。並頒滑縣廟宇。　御書扁額。

甲戌。　上廷訊牛亮臣。馮克善。磔於市。　丙子。　諭長齡等奏。連日痛剿匪徒。拏獲僞軍師。僞先鋒。及催兵分路進剿緣由一摺。南山匪徒。烏合之衆。不早撲滅。一經蔓延。各處完善之區。遭其蹂躪。勞師糜餉。其患豈可勝言。著勒限於正月底。二月初。一律辦竣。不准遲逾。此時辦理之法。須先顧定平原。勿令出山焚刦。尤不可令其竄入老林。惟當四面堵截。使賊所向輒窮。我兵皆新勝之師。勇氣百倍。又吉林黑龍江勁


商務印書館印行

旅。一可當百。必能計日蕆功。見在萬五一股。經吳廷剛節次痛剿。賸有數百人。逼往太白山。陳四九九一股向甯陝一帶奔竄。祝廷彪帶兵由子午峪。向西截擊。厤大旗劉二一股千餘人。竄往隴州。楊遇春已親自馳往剿辦。龔貴一股千餘人。竄至兩當太陽寺地方。有副將何占鰲等在彼剿捕。吳抓抓一股千餘人。楊芳卽日帶兵前往截剿。見又有旨催賽沖阿等由川迎擊。著長齡迅速飭知各路領兵大員。督率所帶官兵。分頭痛剿窮追。如某人剿某股之賊。此股卽責成該員一手辦淨。不可得一勝仗棄而之他。致剿辦之賊。又裹成一夥。長麟係總統大員。居中調度。察看何處兵單。卽將辦淨一股之勝兵。飭令前往協助。　壬午。　諭上年冬閒。據陝西巡撫朱勳奏稱。岐山縣三才峽地方有飢民聚衆滋事之案。查係萬五爲首。該逆等因木商停止工作。無處傭工。輒敢糾人焚掠。不法已極。當派長麟楊遇春前往督辦。本日據長麟奏稱。萬五股匪。經吳廷剛帶兵連次追剿。殲獲匪黨多名。該逆窮促奔潰。由太白老林。竄入盩厔山內。長麟復派副將達凌阿參將丁永安帶兵協剿。於山內設伏以待。該逆竄出寬溝。伏兵槍箭齊發。該逆身帶槍傷。經眼目縣役江貴認明擒獲。餘匪剿除淨盡等語。萬五一犯。乘機倡亂。實爲首惡。茲經官兵臨陣生擒。餘黨悉數殄除。一

月以內。均係吳廷剛奮勇追剿。不予以暇。該逆無路奔逃。故得迅速成擒。吳廷剛著加恩交部照軍功例從優議敘。達淩阿。丁永安。探蹤設伏。能將首逆生致。實屬奮勉。達淩阿賞加總兵銜。丁永安加副將銜。仍照軍功例。交部從優議敘。其縣役江貴賞給八品頂戴。入伍以外委卽補。以示獎勵。丁亥。諭軍機大臣等。蘇楞額奏嚴禁海洋私運一摺。據稱近年以來。夷商賄通洋行商人。藉護回夷兵盤費爲名。每年將內地銀兩。偸運出洋。至百數十萬之多。該夷商已將內地足色銀兩私運出洋。復將低潮洋錢運進。任意欺蒙商賈。以致內地銀兩。漸形短絀。請旨飭禁等語。夷商交易。原令彼此以貨物相準。俾中外通易有無。以便民用。若將內地銀兩。每年偸運出洋百數十萬。歲積月累。於國計民生。均有關繫。著蔣攸銛。祥紹。查明每歲夷商等。偸運足色銀兩出洋。實有若干。應如何酌定章程。嚴密禁止。會同妥議具奏。戊子。諭本日那彥成。來京覆命。克副委任。深堪嘉獎。伊係阿桂之孫。亦由平日習聞祖訓。勉紹家聲。故能宣力效猷。懋膺爵賞。茲追念舊勳。著於本月二十九日。在阿桂墓次。賜祭一壇。著禧恩前往奠酒。用示朕眷舊酬庸恩意。己丑。諭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奏。剿盡廂大旗等股匪。寶隴肅清。其尢九陳四一股。經吳廷剛等追至甯陝地方。冒

雪進攻殲擒七百餘名並生擒僞元帥尹朝貴等嗣賊匪分起東竄又經參將張起鰲勦斃三百餘人賊勢已就衰敗惟此股餘匪見復逃至鎮南甯陝交界地方該處路通楚豫亟須併力攔截長齡已派馬元帶兵一千名赴陝州一帶截勦尚恐兵力不敷見在後起凱撤官兵二千名過陝著卽交長齡截留協勦並可於此內酌撥數百名就近取道趕赴馬元一路幫同堵截卽將竄匪就近勦盡勿令竄近豫境爲要

庚寅 諭本日據賽沖阿奏該將軍追勦渡江竄匪於本月十九日追至木竹壩地方適遇該匪由老漁壩竄至該將軍親身督戰將賊首楊榮挐獲殲斃賊匪五百餘名其後隊苗小一所帶綠號匪衆千餘竄回漢江北岸該將軍仍帶兵緊躡等語此時漢江以南已就肅清川北可以無虞此股折回江北之賊賽沖阿乘勝追勦當亦不難辦淨惟抓抓龔貴等股匪前據稱在黑河洵縣一帶游弈楊遇春勦淨龐大旗二股之後已飭令移兵前往日內曾否趕上痛勦不致散竄又吳廷剛所勦尢九陳四一股昨據奏稱逃往甯陝鎮安一帶馬元帶兵攔勦曾否截回均爲垂壓著長齡等迅卽具奏再本日賽沖阿奏到賊犯楊榮供內據稱該匪等起事之初分成五號黃號係僞總兵段姓紅號係楊二劉濫子綠號係苗小一尢九將藍號係僞總兵

黃姓。該匪係青號頭目。並據供稱。綠號尤九。因擄掠婦女。被苗小一。將伊殺斃等語。此五股賊匪。除紅號楊二。於投首之後。赴賊營招降。被殺。青號楊榮。此次擒獲正法。綠號苗小一。見經賽沖阿追剿外。其餘黃號段姓。見在洋縣河北岸。藍號黃姓。見竄往五郎山。紅號劉濫子。見在何處竄逸。是否卽在沔縣黑河及甯陝等處賊股之內。抑另自分竄他往。又綠號尤九一犯。既據供稱已被苗小一殺斃。何以該督摺內俱稱尤九與陳四一股在盩厔山內奔竄。是否尤九實未被殺。賊供難信。抑與陳四奔竄者。並非尤九。均著查明先行覆奏。 二月。丁酉。長齡奏生擒首逆陳四。並尹朝貴零匪。全數殄滅。得 旨獎賚。下部議敘。賞總兵官祝廷彪吳廷剛提督銜。 壬寅。諭向來雲南土貢。例進銅爐。浙江歲進嘉爐。湖廣兩淮歲進銅火盆。相沿已久。歷年所積。宮中存貯甚多。著傳諭該督撫鹽政。此數項銅器。嗣後均無庸呈進。藉以愛惜物力。 以殲斃苗小一功。封賽沖阿二等男爵。賞雙眼花翎。 癸卯。 諭長齡等奏。勦滅吳抓抓股匪。並將首逆吳抓抓吳奇殲斃一摺。見在各股賊匪。次第掃除。惟膽有張占鰲小股七百餘人。由沔縣旁竄。譚貴亦在內。楊芳等已乘勝追剿。諒可卽日辦竣。其龔貴股匪。竄入黑河老林。賊夥不過八九百人。若在平地。不難一戰殄除。今

老林內。灌木叢雜。兵力不能施展。不如用火焚燒。或槍礮轟擊。乘其竄出時。扼要堵截。聚而殲旃。較爲妥善。長麟等相機辦理。勿遲滯。亦勿冒昧。 以生擒逆首龔貴。殲盡餘匪。賞長齡騎都尉世職。並花翎。楊遇春一等男爵。 命陝西被賊地方。各幼孩無家可歸者。官爲收養。 己未。皇五子緜愉生。 壬戌。 諭賽沖阿等奏報。南山老林內外。漢江南北。全行肅清一摺。陝省匪徒萬五等。因木商停工乏食。糾集夥黨。分路搶刦。經朕特派長齡楊遇春等。督率官兵勦辦。復派賽沖阿帶兵。由川界堵截。各路將弁兵丁。奮勇爭先。所向克捷。將各股匪徒。次第殄除。其勦散零匪。竄回老林等處。見據賽沖阿分派官兵。赴甯羌略陽一帶。逐細排搜。長齡楊遇春。亦自西向東搜捕。共計獲賊者。又五百餘人。悉行正法。實無遺孽。此次勦捕南山匪徒。辦理實爲迅速。賽沖阿長齡等。已疊次降旨優加恩獎。分別升擢。所有出力兵丁。著該將軍等普行賞給一月錢糧。以示朕嘉獎勤勞。恩施周備至意。 閏二月。丁卯。 諭散秩大臣。並無辦事之責。嗣後無論正委。如有擢至都統者。俱無庸兼散秩大臣。著爲令。 戊辰。 上閱火器營兵。 庚午。 諭滑縣知縣强克捷。猝遭逆匪搆亂。慘及全家。殊堪憫惻。著於韓城縣爲之建立專祠。將强克捷並伊家從難者。一併列祀。以旌藎節。又

據章煦奏稱。逆匪馮克善。於上年刦出李文成突入縣署時。將強克捷戕害。其女挺身罵賊。不受汚辱。慘被賊匪倒釘廳柱。臠割斃命。並著査明據實聲敘。奏請建坊。以慰貞魂。　辛未。　諭侍講學士蔡之定奏請行用楮鈔。此奏泥古迂謬。斷不可行。前代行用鈔法。其弊百端。小民趨利若鶩。楮幣較之金錢。尤易作僞。必致訟獄煩興。罹法者衆。殊非利用便民之道。且國家經費量入爲出。不至遽行匱乏。何得輕改舊章。利未興而害已滋甚乎。該學士係文學之臣。以迂腐之見率陳奏牘。實屬越職。蔡之定著交部議處。以爲妄言亂政者戒。　丙子。展賑陝西被賊滋擾之盩厔等八州縣。並予修屋銀兩。　乙酉。　諭南河歲搶修經費舊例每年動用銀五十萬兩。自嘉慶十二年。加增料價。以兩倍爲止。總不得過一百五十萬兩之數。以後每年題報。俱未逾額。此次報銷十七年歲搶修工程。用銀至一百五十九萬兩。較之往年。倍加之數。又復增多。若不嚴行駁斥。必致逐歲漸增。無所底止。所有此次逾額銀九萬兩。即著黎世序及承辦各工員。按數分賠。不許再藉詞登覆。黎世序仍著傳旨申飭。嗣後歲搶修經費。該河督務遵原奏。均勻覈計。不得逾一百五十萬兩之數。如有撙節。據實題報。其逾額即照此次罰賠示懲。　予死事河南滑縣教諭呂秉鈞。巡檢劉斌。典史

陳寶勛世職。 三月丁未。 諭。前因訪緝逆犯祝現。查知豫親王裕豐府內。有該逆族人祝海慶等當差。並伊護衞人等。有事前聞知逆謀之事。當將護衞拜綳阿。及祝海慶等俱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茲訊明上年九月初八日。祝海慶因事曾至桑垈。經伊族叔嵩山告以祝現等習教謀逆等語。祝海慶。次日回城。即向胞伯貴山述知。於初十日。回明佐領善貴。參領伊精阿。及護衞拜綳阿等。恐有不實。商令傳到屯領催祝瑞。令其具結。再爲呈報。拜綳阿。先面奉裕豐。裕豐漠不動念。答以俟查明再辦。及至十六日。善貴等帶祝瑞具呈。已在十五日滋事之後。裕豐接呈次日。復有不必聲張之語。本日。令管理宗人府王公。會同軍機大臣。詢問裕豐。裕豐亦答前後情節屬實。裕豐身爲親王。聞有首告謀逆重情。不速行具奏。又不轉報宗人府及留京王大臣。迨事後接收呈詞。仍隱諱數月不奏。實不知其如何居心。昏憒糊塗。罔知國家大義。至於此極。著暫行革去王爵。交宗人府。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尚書。會同議罪具奏。其拜綳阿。伊精阿。善貴。旣經呈稟。則其咎專在裕豐。惟伊等彼此推諉。展轉取結。遲延數日。是其應得之咎。拜綳阿。善貴俱著開復原官。伊精阿著回任。俱交兵部議處。嵩山。於謀逆重情。首先舉發。祝海慶。聞知卽向該管處。據實首報。均明於

大義。嵩山。祝海慶。俱著加恩賞給護軍校。貴山。一同稟報。著賞給藍翎長。伊三人。撥在本旗大營當差。 己酉。 諭莊親王緜課等奏。會議裕豐罪名一摺。請將裕豐問擬杖流折圈。實屬罪所應得。惟念伊祖豫親王多鐸。從前在開國諸王中。勳績最著。仰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復爵紹封。追配太廟。國家議功議親。載在令典。朕推念舊勳。宥及後裔。裕豐賦性愚懵。不能復列屏藩。業已革去王爵。加恩免其圈禁。卽令在王府外閒房居住。不准出門閒遊。令其閉門思過。上年議罰王俸十年。除扣過本年春季俸銀外。其餘未扣者。著責令於兩年內。全數繳出。交納部庫。其應襲王爵。著宗人府照例查辦。 丁巳。 命減各省添補名糧額缺。統計裁兵一萬四千二百四十名。馬一千二百五十六匹。每歲共節省餉乾銀二十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二兩有奇。米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五石有奇。 夏四月壬戌朔。以直隸米價翔貴。撥天津北倉米二萬二千石有奇。備糶。 乙丑。 命停本年木蘭秋獮典禮。亦無庸臨幸熱河。丁卯。 諭常明等奏。涼山生番出巢滋事。會商剿辦緣由一摺。涼山生番因夷地歉收。分股四出。於銀廠溝那裏溝東鄉縣一帶。焚掠滋擾。自應懾以兵威。迅速剿辦。毋任遷延爲患。此時常明已商令多隆武帶兵二千名前往。會同永甯道劉斌。相機進

兵。如軍威震懾。該提督等到彼。尅日辦理完竣。即飭令地方官。將被擾難民。妥為安撫。毋使失所。倘生番等仍守險拒敵。多隆武不能辦竣。常明不必親往。著在省鎮撫。料理地方事務。賽沖阿素嫻軍旅。著即星馳前赴該處。督率勦辦。該將軍身受重恩。自倍加奮勉。迅除草竊。以靖邊隅。川省距京較遠。軍務情形。俱著由五百里馳奏。以慰廑念。　乙亥。　上閱健銳營兵。　庚辰。　上詣黑龍潭祈雨。　是日雨。　丙戌。賜龍汝言等二百二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亥。　諭朱勛奏。查明強克捷二子。先經回籍。並隨任被戕親屬一摺。上年逆首林清。句結河南賊匪李文成等。約期九月十五日進京滋事。經滑縣知縣強克捷。先期訪聞。拏獲李文成。牛臣亮等犯。嚴刑拷訊。賊黨馮克善等。因逆謀已洩。糾眾刦獄。不克分派進京。逆首林清。不知音耗。就近分遣逆黨入城。而外援斷絕。立就誅夷。該首逆猶懷疑株待。旋就捕誅。李文成雖一時兎脫。緣刑傷過重。不能遠遁。經官兵進勦。戮於司寨。強克捷職膺民社。能週知一縣之事。首先訪獲逆黨。俾林清失約敗謀。後先授首。實屬傑出良臣。功在社稷。且以身殉難。闔署被害者至三十餘人。深堪嘉憫。覽奏揮淚不止。前經降旨。照知府例賜卹。入祀京城昭忠祠。尚不足以酬忠藎。強克捷著加恩賜謚忠烈。賞給騎都

尉世職罔替。伊長子强逢泰。卽著承襲騎都尉。服闋後。送部後引見。次子强望泰。著賞給舉人。文武聽其自便。准其一體會試。强克捷長媳徐氏。抗節不辱。挺身罵賊。致被活釘臠割。拋棄遺骸。尤爲可慘。著賜諡節烈。誥贈恭人。照例建坊旌表。並著朱勳遵照諭旨。在韓城縣爲强克捷建立專祠。前層設强克捷牌位。後層設節烈恭人牌位。其從難三十五人。俱分次設牌從祀。地方官春秋致祭。以慰忠貞。初次致祭。著巡撫朱勳親詣拈香。至韓城縣地方登仕籍者。有强克捷之忠良。前大學士王杰。正色立朝。亦籍隸該縣。士風濟茂。宜示優旌。著加恩賜祭一壇。仍將韓城縣文武學額。各增五名。永著爲例。用示朕獎忠勵俗之至意。　五月。　命旌表直隸山東河南上年死節紳民士女。　辛丑。予死事河南濬縣從九品徐沅世職。　丁巳。　諭國史館。纂辦臣工列傳。向不按年分先後。以次進呈。其辦理章程。本不畫一。前日該館進呈和珅列傳。和珅逮問伏法。迄今已越十五年。始將列傳纂進。已覺太遲。迨詳加披閱。其自乾隆三十四年襲官至嘉慶四年褫職。三十年間。但將官階履歷挨次編輯。篇幅寥寥。至伊一生事實。全未查載。惟將逮問後各諭旨。詳加敘述。是何居心。不可問矣。和珅在乾隆年間。由侍衛洊擢大學士。晉封公爵。精明敏速。原有微勞足錄。是以

皇考高宗純皇帝。加以厚恩。奈伊貪鄙性成。怙勢營私。狂妄專擅。積有罪愆。朕親政時。是以加以重罰。似此敘載簡略。見距懲辦和珅之時。年分未遠。其罪案昭然在人耳目。若傳至數百年後。但據本傳所載。考厥生平。則功罪不明。何以辨賢奸而昭賞罰。國史爲信今傳後之書。事關彰癉。不可不明白宣示。所有承辦和珅列傳之纂修官。著查明參奏。交部嚴加議處。其正副各總裁。校勘疏漏。均難辭咎。除陳希曾甫經到京。仍留原館。無庸交議外。董誥在館年久。精神未能周到。著無庸兼充正總裁。仍交部議處。景安。見已年老。章煦甫經到館。均免議處。著無庸兼充副總裁。著派曹振鏞。托津。潘世恩。充國史館正總裁。盧蔭溥。充國史館副總裁。將該館纂輯各事。妥立章程。加意整飭。其和珅列傳。著另行詳查。編次進呈。尋奏刪纂和珅列傳之編修席煜。請革職審訊。得　旨顧蒓原纂和珅列傳稿本內。本載有事實四條。皆和珅罪狀。仰奉　皇考高宗純皇帝飭諭。加以譴責者。葛方晉節去三條。席煜節去一條。其居心實不可問。除葛方晉業經身故外。席煜前已革職。卽押解回籍。交江蘇巡撫張師誠。嚴行管束。令其閉門思過。不准外出。並留心稽察。如有怨望詩文。卽奏聞。將該革員拏問治罪。　成都將軍賽沖阿等奏。進剿涼山番賊。殲斃爲首凶夷畢格等。

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甲戌。四川涼山逆番平。　乙酉。　諭軍機大臣等。那彥成奏。遵旨飭委員弁嚴拏逆犯一摺。本日據劉鐶之等奏。據已革知州吳士鴻等在新城縣姚起營地方拏獲李天相一犯。訊據供認伊家三世習教。該犯曾經首逆林清。僞封自在王。其胞兄李天壽。亦有僞封王號。與知逆謀。並在京南瓜里村。拏獲支進才之胞弟季嬴子。即支嬴子一犯。見已交部審訊。李天相等均係從逆要犯。或籍隸新城。或在京南附近村莊潛匿。又據方受疇奏。在磁州拏獲滑縣逸出逆賊。此皆那彥成所轄地方。茲經順天府委員拏獲。那彥成亦知愧知懼否耶。順天府委員不過數人。屢有緝獲要犯。那彥成統轄全省。所委員弁。較順天府不啻數倍。乃數月以來。並未拏獲要犯一名。其所稱遴派文武員弁。分投密訪嚴拏之語。盡屬空言。看來那彥成於緝捕一事。仍不免因循疲玩。著傳旨嚴行申飭。該督接奉此旨。務即嚴飭所屬。將祝現等要犯。並次要各犯。上緊偵緝務獲。毋稍疏懈。仍遵前旨將緝捕情形。十日具奏一次。再朕本年八月間。恭謁東陵。直隸應派隨扈官兵。前日已經軍機大臣會議章程。奏聞降旨令該督遵照辦理。近聞那彥成仍欲密備官兵二千名。該督自帶一千名。在前行走。提督帶領一千名。在後隨扈。此斷不可。鑾輿出入營蹕。自有常儀。



商務印書館印行

若騶增兵衞二千。前後擁護。沿途駭人觀瞻。實覺不成體制。該督惟當遵照核定兵數。擇其年壯技優。在營年久可靠者。挑選足數。勿將無籍新兵厠入。其各處經過城市村莊。著慎委妥員。先行逐細詳查。臨時加意防範管轄。勿容來歷不明之人。叩閽煩瀆。以昭嚴肅。此外毋得率行添兵。若那彥成以派兵二千之說。曾經奏聞。仍私自豫備帶往。屆時必將那彥成拏問治罪不貸。慎之。　秋七月。辛卯。　諭。朕此次恭謁東陵。著派肅親王永錫。大學士曹振鏞。吏部尚書英和。工部尚書蘇楞額。留京辦事。向來恭遇謁陵。因往還時日無多。留京王大臣。例不在內直宿。看管合符。自此次為始。凡遇謁陵巡幸之期。派出留京王大臣。俱一體恭請合符。輪流值宿。每日卯時。四人公同進內。一人留值。餘三人申初方准散歸。此次英和。以吏部尚書。兼管步軍統領。事務較繁。著無庸直宿。每日午時。先出禁城。所有留京王大臣出入時刻。及輪應直宿日期。著派阿哥等。公同稽查。如有遲誤曠班者。具摺附報奏參。不可稍遲時刻。其餘紫禁城內。各該班王大臣。著留京王大臣。每日開列名單。呈送阿哥等抽查。倘有遲誤曠班。及未見接班之人。先散去者。亦著阿哥等。具摺附報參奏。　癸丑。　諭。朕聞山東省吏治廢弛。巡撫藩臬。怠玩因循。毫無整頓。先後降旨罷職。復派章煦。那

彥寶前往確查。茲據章煦等奏稱。該省吏治廢弛。地方凋敝。官民交怨。訟獄繁興。倉庫空虛。人情刁悍。詳加察訪。衆口一詞。同興身任封圻。負恩溺職。惟藩司朱錫爵之言是聽。首府凝圖聲名狠籍。一味姑容。不加參劾。朱錫爵素好華侈。綜理財賦。漫不經心。支發軍需。毫無頭緒。並時令九如堂戲班。在署演唱等詞等語。同興。朱錫爵。以撫藩大員。如此廢弛地方。厥咎甚重。同興已照部議革職。朱錫爵。前降補郎中。不足蔽辜。亦著革職。　八月。以安徽合肥等四十州縣水災。撥藩庫銀二十萬兩。採買米穀平糶。　乙丑。　諭。向例武殿試。御紫光閣。第一日。閱視中式武舉。由西苑門進內。趨走不無擁擠。本科武殿試。朕於十月十八日。御紫光閣閱視馬步射。十九日。在景運門外御箭亭。閱視弓石。回宮後。帶領引見。二十日。升殿傳臚。著為令。　丁卯。　諭。凡祭祀齋戒期內。適遇忌辰。其應用服色。總以祭祀為重。南郊大祀前一日。如遇忌辰。恭閱祝版時。朕御龍袍龍褂。執事人員。均穿蟒袍補服。其餘大祀中祀前一日。適遇忌辰恭閱祝版時。朕御龍褂。執事人員。均穿補服。以昭祗肅。著為令。　命皇次子智親王。釋奠先師孔子。　戊寅。　上啓鑾謁東陵。　辛巳。謁陵。　甲申。　上還京師。

九月。禁直省督撫以下官。延屬員襄理幕務。　癸丑。　命河東副總河。歲支養廉

銀四千兩。冬十月丁卯。以安徽廬州鳳陽等府水災。撥藩庫銀一百一十五萬兩。備賑。己巳。諭阮元奏拏獲逆案主謀夥要各犯。先行審明辦理一摺。此案逆匪胡秉輝。買得殘書一本。內有陣圖。及悖逆俚語。卽向夥匪邱添澤楊易。盧勝輝。誇稱解得書內陣圖。如得有爲首起事之人。便可圖取富貴。楊易隨以朱毛俚可以假托前明後裔朱毛俚自認不疑。遂共赴積善禪林。同謀爲逆。取逆書內俚詞。稱爲後明晏朝年號。僞封胡秉輝等官職。展轉糾約入夥。給與僞札。該逆等踐土食毛。膽敢性同獟獍。自外生成。實屬罪大惡極。阮元到任未久。卽能飭屬於地方編查保甲。嚴密查辦。遂將鉅案立時發覺辦理迅速。實屬可嘉。阮元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戴花翎。著卽發去花翎一支。白玉翎管一箇。並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各省承平日久。奸慝潛生。全在地方大吏。飭屬認眞查察。除莠卽所以安良。上年林清一案。其倡爲逆謀。已經數載。如直隸總督順天府尹等。於該逆等未經舉事之先。早能如此次之訪聞捕獲。人數不多。豈不甚易。乃經歷年所。如聾如瞶。及至釀成巨逆。毗連三省。罹於刑誅兵革者。爲禍甚烈。實皆該大吏等因循怠玩貽誤所致。各該督撫。具有天良。能不引以爲鑒耶。案內胡秉輝等十七名。業已分別凌遲斬決。辦理程麟祥等

三十五犯。定擬發遣爲奴。倘屬輕縱。著改爲絞監候。入於明年秋審情實。該撫卽將各犯。分交各府監禁。不准與外人交接通信。如稍不安靜。卽行正法。至朱毛俚一犯。尤爲此案罪魁。必應卽時拏獲。處以極刑。以快人心。而伸國法。著兩江湖廣閩浙各總督。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各巡撫。一體飭屬查拏。如於何省拏獲。卽由該督撫訊取供詞。由四百里具奏。一面卽於該省正法。各該督撫皆當視朱毛俚一犯。在伊境內藏匿。飭屬認眞嚴密訪拏。務在必獲。不得以見在已飭鄰省查拏。彼此恃有委卸。稍爲鬆勁。如阮元能於江西境內拏獲。仍當給予議敍。其餘曾化龍等十九犯。拏獲後。如訊係倡謀推奉朱毛俚爲首之犯。卽凌遲處死。如得受僞封官職。並糾約人衆者。卽斬立決。倘明知叛情。聽從得受憑票。並未受職糾人者。擬絞監候。入於明年秋審情實。將此通諭知之。　丁丑。　賜丁殿甯等四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一月。戊申。　諭。御史陶澍奏。紅鬍匪徒日熾。敬陳緝匪事宜一摺。河南南汝光一帶。以及安徽潁亳等處。向多紅鬍匪徒。屢經降旨飭緝。總未斂戢。今據該御史奏稱。近來日聚日多。橫行益甚。每一股。謂之一捻子。小捻子數人數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成羣結隊。公肆搶刼。或奪人貲財。或搶人妻女。甚至空人目睛。

且有頭目指揮。河南之息縣。光山。正陽。羅山。汝陽。項城。爲尤甚。其在逃未獲之王娓子。卽屬頭目。而地方官揑稱爲從。其在安徽者。有李東山。馬大振二人。最爲出名。見在藏匿阜陽縣境內。每人手下。約有千人。州縣顢頇不辦等語。除莠安良爲地方官專責。若畏難不辦。日久養癰。益滋隱患。該御史摺內指稱人名地方。鑿鑿有據。其言必非無因。且該匪徒夥黨。約有千人。則在逃未獲之逆犯祝現劉成章等。難保不投入其中。冀延殘喘。著方受疇胡克家各遴選妥員。在河南息縣等處。安省阜陽境內。將王娓子。李東山。馬大振三犯。按名捕獲。審明嚴辦。並密訪各逆犯。有無潛跡在內者。設法查拏。毋稍疎縱。　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朕聞本年八九月間。有英吉利護貨兵船。違例闖入虎門。又有英吉利夷人哃噹嗹。前於該國入貢時。曾隨入京師。年幼狡黠。回國時。將沿途山川形勢。俱一一繪成圖册。到粵後。又不回本國。留住澳門。已二十年。通曉漢語。定例澳門所住夷人。不准進省。哃噹嗹有無教唆勾通款蹟。如查有實據。或遷徙安置。奏明妥辦。　十二月。戊午。　命嗣後歲科兩試。著禮部通行直省各學政。貢監生錄科考遺。均一體敬謹默寫聖諭廣訓一二百字。其不能默寫者。按其文藝。遞降等第。及斥置不錄。庶生監等勤加肄習。共相漸磨。俾鄉曲小民。咸

知覲感用副朕化民成俗之意。謹接此旨從兩廣總督蔣攸銛之請也諭。蔣攸銛等密陳夷商貿易情形。及酌籌整飭洋行事宜一摺。所奏俱是粵省地方瀕海。向准各國夷商船隻。前來貿易。該夷商遠涉重洋。懋遷有無。實天朝體恤之恩。然懷柔之中。仍應寓防閑之意。近來英吉利國。護貨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竟敢駛至虎門。其詭詐情形。甚爲叵測。蔣攸銛示以兵威。派員詰責。該大班始遞稟謝罪。此後不可不嚴申禁令。該夷船所販貨物。全藉內地銷售。如呢羽鐘表等物。中華儘可不需。而茶葉土絲。在彼國斷不可少。倘一經停止貿易。則其生計立窮。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該督等。當深明此意。謹守定制。內固藩籬。不可使外夷輕視。嗣後所有各國護貨兵船。仍遵舊制。不准駛近內洋。洋貨船出口。亦不許逗遛。如敢闌入禁地。即嚴加驅逐。倘敢抗拒。即行施放槍礮。懾以兵威。使知畏懼。所有該督等請嚴禁民人私爲夷人服役。及洋行不得搭蓋夷式房屋。鋪戶不得用夷字店號。及清查商欠。不得濫保身家淺薄之人。承充洋商。並不准內地民人。私往夷館之處。均著照所議行。

乙亥。嘉慶二十年。春正月。戊申。戶部議准。四川總督常明奏。清溪縣松坪土司馬駱氏。並所轄棢木園等處。二十八堡夷衆。請改土歸流。以其地之深溪溝爲界。東北牛心

山枏木園一帶。夷民八百四十三戸。歸峨邊廳管轄。西南松坪上堡下堡一帶。夷民九百九十戸。歸清溪縣管轄。照例納糧。該土司。仍世給土千戸職銜。從之。　癸丑。允廷臣請編　御製文二集。　戊辰。　諭。乾隆年閒。曾纂輯祕殿珠林。石渠寶笈正續二編。所有　列聖宸翰。暨古今臣工書畫。業經繕寫成書。尊藏祕閣。茲查續編。成於乾隆癸丑。迄今二十三年。　皇考聖學淵深。無美不備。染翰揮毫。收藏內府者。又積至千有餘件之多。朕自丙辰受璽以來。幾暇怡情。惟以翰墨爲事。閱時既久。卷帙亦繁。應一併詮次。用志歲月。至內外臣工祝嘏抒誠。所進古今書畫。亦復不少。允宜遵照前書定例。重爲遴選。昭示來茲。著內廷翰林英和。黃鉞。姚文田。分班至懋勤殿。悉心檢閱。並着添派翰林院侍講學士吳其彥。庶子張麟。侍讀顧皋。洗馬朱方增。修撰吳信中。龍汝言。編修沈維鐈。胡敬。八人。暫停其在館差使。逐日隨同繕寫。俟辦理完竣後。仍回本衙門供職。卽於本月二十九日入直。一切事宜。均查照前例辦理。　河南睢州二堡隄工合龍。　三月。庚寅。　上啓鑾。謁東陵。　丙申。　上謁陵。　甲辰。上幸南苑行圍。　戊申。　上還京師。　己酉。　諭。蔣攸銛等奏。酌定查禁鴉片烟章程。請於西洋貨船到澳門時。先行查驗。並明立賞罰。使地方知所懲勸等語。鴉片烟

一項。流毒甚熾。多由夷船夾帶而來。嗣後西洋貨船至澳時。自應按船查驗。杜絕來源。至粵省行銷鴉片烟。積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處分。恐伊等瞻顧因循。查拏不力。嗣後有查拏鴉片烟之案。除地方委員等查明有得規故縱情事。應嚴參辦理外。其僅止失察者。竟當概行寬免處分。至所請獲與販烟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別紀錄加級及送部引見。並軍民人等拏獲獎賞以及誣良治罪之處。俱著照該督等所請行。　甲寅。　上臨榮格郡王緜億園居賜奠。　夏四月己巳。　上閱健銳營兵。　壬午。頒　御製官箴二十六章。宣示內外臣工。　諭常明特參辦理輕縱之總兵。及見在籌辦進剿瞻對緣由一摺。據稱該督因籌剿中瞻對一事。行次鑪城。接據羅聲皋禀報。中瞻對番酋洛布七力。畏懼兵威。縛獻兇夷朗結七力等十一名。該酋央懇上瞻對及嘓嚕阿色各土司等。保伊出見。願以土司印信號紙。給伊子阿更承襲。該酋徙居五百里外嘓嚕土司地方。以當發遣。該鎮已允其請。遣令回巢。一面撤退官兵。見在兩路官兵均已撤出數程以外。土兵亦皆散而歸巢。該督與總兵羅思舉。另行酌籌進兵道路。相機辦理等語。中瞻對番酋洛布七力。連歲侵擾各部落。並敢拒傷官兵。情罪重大。必須剿辦示懲。官兵已攻克宗木多山梁。進擊河東碉寨。

正當乘勝直前。揚兵威而寒賊膽。乃羅聲臯率聽洛布七力畏懼兵威虛詞。遽准其所請。遣令回巢。卽一面撤退官兵。專擅糊塗。辦理錯謬。常明請將羅聲臯革職。作爲兵丁。未足示懲。羅聲臯著革職拏問。交該督嚴審定擬具奏。請旨。又據阜和協都司圖棠阿。前因查辦西甯賊番搶刼之案。稟稱行至德爾格忒土司地界。該土司帶領頭人。在阿隆溝住紮。阻止不令前進。見在常明親抵該處。查知德爾格忒土司。調派土兵。協同官軍進剿中瞻對。備辦牛馬糧食甚多。極爲恭順出力。訪查前次並無攔阻圖棠阿之事。該都司因入境後。該土司未經遠接伺應。捏詞妄稟等語。撫馭土司番部。全在秉公勸懲。以服其心。若圖棠阿之妄稟洩忿。止圖快其私意。罔顧國事。甚屬可惡。圖棠阿著革職拏問。交該督嚴行審訊。恐尚有需索不遂。騷擾恐嚇情事。著卽從重定擬具奏。毋稍徇縱。 五月。丁亥。 諭刑部奏審訊知府王樹勳一犯。據供前在廣慧寺爲僧時。開堂說法。曾有官員及舉人生員等數人。皈依受戒。見任倉場侍郎蔣予蒲。亦在受戒之列等語。該犯假托佛法。聳惑聽聞。從前破案時。辦理輕縱。茲經供指確鑿。不可不加以懲處。蔣予蒲爾時已爲內閣侍讀學士。係四品京堂官。乃惑於異說。受彼五戒。實屬有玷官箴。何顏出仕。蔣予蒲著卽革職。此外被惑之人。

除已故無庸置議外。其餘俱應斥革。著刑部查明參辦。其王樹勳供詞。審訊明確。著按律定擬具奏。尋奏擬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得　旨先在刑部枷號兩箇月。再行發遣。　甲辰。　諭。常明等奏官兵攻克藏多山梁。及多隆武馳抵鑪城一摺。此次剿辦中瞻對。參將曹興邦帶領嘓嚕。及下瞻對土司頭人搶占藏多山梁。先後殲斃賊番二百餘名。生擒阿甲降錯折力等三十餘名。番夷投降者二百餘人。又續報投出三百餘戶。搶獲刀械牛羊馬匹甚多。洛布七力率領餘黨。逃入熱籠地方竄匿。該督等見已飛飭總兵羅思舉。由下瞻對如郎橋過河。進抵墨口。從熱籠後面。與曹邦合力夾攻。多隆武已由鑪城起身。前往督辦。看來洛布七力。勢已窮促。該督等督飭將弁。務將洛布七力擒獲。凡抗拒官兵者。即分別淩遲斬決。其脅從投出者。免死發落。並傳集番衆。將洛布七力等。對衆行刑。俾番衆觸目儆心。咸知震慴。此旨到日。計已可尅期蕆事。常明應將善後事宜。籌辦妥協。再回省城。　丁未。九公主薨。追封為慧愍固倫公主。　戊申。　上臨西花園慧愍固倫公主殯所。賜奠。　甲寅。　諭。張師誠奏。遵旨傳詢宋鎔。據稱前在京候補道員時。曾至廣慧寺。與僧人明心相識。並無受戒情事。後在蕪湖道任內。伊來募化。給過銀五十兩。嘉慶十七年。有知府王樹勳。進


商務印書館印行

京來謁。詢知即係明心還俗捐官等語。宋鎔前與僧人明心往來。並無受戒情事。尙不至干吏議。迨後王樹勳來謁時。伊身任卿貳。且刑部職司法紀。僧人朦捐職官。卽應參奏。況曾經犯案枷杖。尤爲有玷名器。乃匿不舉發。實屬有心徇隱。宋鎔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革職。得　旨。宋鎔於王樹勳爲僧時。僅與往來。未經受戒。與蔣予蒲有間。著降三級調用。補官日。仍帶革職留任。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戊辰。　御製勤政愛民論宣示廷臣。　己卯。　諭。常明等奏官兵進抵河西。力攻賊寨一摺。逆酋洛布七力自奔竄河西之後。與大頭人巴耳甲結在卻至賊寨。率衆固守。抗拒官兵。總兵羅思舉等督率弁兵。擒殲賊番達邢太等二百數十名。上瞻對頭人格格絨太帶領中瞻對夷人耶卡次力等數人。來軍前投誠。該提督等准其投誠。並傳令各旁寨頭人出見。扣留在營。飭令呈繳刀槍器械。所辦甚是。此時番衆投誠。無不准彼之理。但夷情多詐。山路險巇。四處皆賊番碉寨。我兵深入夷地。該夷目等未必不心懷觀望。若我兵連得勝仗。彼自畏威助順。如大兵稍不得力。彼或仍附賊酋。阻我後路。則所關匪細。該督等當檄諭各鎭將等。加意隄防。不可稍存大意。多隆武等。應曉諭投降番目。令其作爲前隊。而以我兵繼其後。一則以賊攻賊。可資其力。再則該番

目已經與賊接仗。則一離不可復合。並可絕其反覆。該督等務相機妥辦。將洛布七力迅速擒殲。以靖邊圉。　辛巳。予死事山東曹縣知縣姚國旃世職。　秋七月。甲午。以剿辦四川逆番事竣。提督多隆武。總兵官羅思舉。下部議敘。　己亥。刑部奏。審擬太監林表等一案。得　旨。此案林表。林顯。林媽定。均係臺灣逆匪林達之子。例應緣坐。林表。林顯。因年未及歲。解京閹割。充當內監。本屬免死之犯。理宜安靜守法。乃喚令伊弟林媽定回京。又擅留伊戚劉碧玉在花洞居住。將大內膳單。戲單。聽其攜至臺灣。借勢招搖。林媽定漏網。倖免緣坐。林表等。輒為娶妻。冀圖生子延後。林媽定。復將劉碧玉留給噶瑪蘭田簿。託人打點。種種不法。林表。林顯。林媽定。均著照律斬監候。歸入本年朝審情實辦理。已革侍衛林寅登。身係職官。與林表等往還。並將林媽定所交噶瑪蘭田簿。攜回寓所。不行送官究辦。僅擬杖流。尚覺輕縱。林寅登著改發伊犁。俟劉碧玉等解到質訊後。再行發遣。　癸卯。　上啟鑾。秋獮木蘭。　辛亥。駐蹕避暑山莊。　八月。甲寅。予死事山東定陶縣知縣賀德瀚典史孫世繙世職。　戊辰。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庚辰。　諭。本年春夏間。據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各督撫。先後奏報拾獲匿名揭帖。字體怪異。語句悖逆。上印九龍木戳。共有十

餘紙。此等不法之徒。敢於光天化日之下。編造逆詞。散播數省。煽惑人心。實屬罪大惡極。節經飭令各督撫。一體嚴緝。速獲逆犯。以正刑誅。茲據百齡派委文武員弁。先於和州地方緝獲散布匿帖人犯嚴士隴。究出僞造逆詞首犯。方榮升。即於巢縣拏獲。並於窩藏方榮升之朱上信家。起獲九龍木戳。及僞造時憲書。違悖經卷字跡四箱。所辦甚好。百齡督緝認眞。能將逆犯訪明蹤跡。嚴密捕獲。實屬可嘉。著加恩賞復太子少保銜。並給還雙眼花翎。仍交部議敘。其首先訪出逆情之已革知縣萬承紀。著加恩以知州補用。拏獲首逆方榮升之副將鮑友智。並拏獲逆黨嚴士隴及描刻九龍木戳匠人王泳興之副將慶廉。俱著賞加總兵銜。並賞戴花翎。仍交軍機處記名。其餘拏獲逆犯各員弁。經朕圈出者。著百齡查明分別保奏。再降恩旨。　九月。壬辰。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癸巳。以拏獲首逆方榮升功。賞兩江總督百齡三等男。賜其子札拉芬五品蔭生。　己亥。　上還京師。　前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成甯等奏。回逆孜牙墩就擒。回莊照常安業。得旨　嘉奬。　冬十月。庚申。召大學士松筠回京。以長齡爲伊犁將軍。　癸亥。　命直省督撫提鎭。甄別衰老屬員。　山西河東運城。及解州等屬地震。　命衡齡撫邺之。並命那彥寶往勘。　丁卯。河南陝州等屬地

震。命方受嚋撫卹之。壬申。諭。翁元圻奏。訪獲西洋人潛至內地傳教。訊明大槩情形一摺。此案蘭月旺。以西洋夷人潛入內地。遠歷數省。收徒傳教。煽惑多人。不法已極。著翁元圻嚴切訊究。審明後。將該犯問擬絞決。奏明辦理。其供出之犯。按名查拏務獲。並飛咨各該省。一體嚴緝究辦。來陽縣知縣常慶查緝認眞。著於此案辦竣後。送部引見。再行施恩。十一月己丑。諭。據蔣攸銛等奏查明洋商拖欠夷人貨帳銀兩。業經停利歸本。請勒限分年清還一摺。此項洋商節年拖欠夷人貨帳銀兩。據該督等查明各行欠項。自嘉慶十七年至十九年。共還過銀一百三十萬兩零。見尚欠夷帳一百六萬兩。按照欠數多寡。分定年限歸還。該商等經此次清釐之後。自遵照定限。一律清還。毋令再有拖欠。惟是該夷人以貨易貨。乃壟斷盤剝。任令疲商賒欠。即明知有不得過十萬之舊章。朦朧匿報。亦應嚴行飭禁。近年內地銀兩。爲外夷貿易携去者。動逾百萬。日久幾成漏巵。著該督撫及該監督留心稽察。如外夷有以奇巧貨物。携至洋行。私行留用。此等物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令其將中土財貝。潛就消耗。太覺不値。殊爲可惜。果能實力禁絕。該夷人等知內地不寶異物。不能行銷。則來者漸少。易去銀兩。亦必日減。亦節財流之一道也。丙午。諭。本月二十

日。御史果良額奏。拾獲匿名揭帖一封。內係訐告禮親王昭槤各款。其時朕居齋宮。因在圜丘大祀齋戒期內。未卽明降諭旨查辦。止將原摺。並揭帖。交英和密行查訪。其揭帖內有陵辱大臣一款。從前朕卽聞昭槤有與景祿爭論之事。二十四日。召見景祿詢問。據稱伊上年四月內。進內接班時。方辰初二刻。昭槤以時已巳正。向其呵斥。維時蘇楞額晉隆。亦在內接班。當以景祿辰刻到班。並未遲逾。向其勸阻。昭槤則稱伊與景祿。本有嫌隙。並斥言景祿至刑部。每審一案。總可獲銀一二千兩等語。又據景祿奏。昭槤並曾面斥尙書景安。爲伊家奴才。經景安正言駁斥。欲行奏聞。爲人勸阻而止。卽此二事。其陵辱大臣一款。已爲有據。又聞伊家管事之人。稱爲軍機中堂。此一款最重。英和並訪得昭槤。曾將伊門上人嗚山。鎖禁一年。又不加懲辦。遣人至昌平州。拆毀莊頭房屋。鈔沒家產。並尅扣門上人錢糧等事。昭槤以親王。如此肆意橫行。豈可不加懲辦。著管理宗人府王公。會同軍機大臣。嚴行查問。並著英和。前赴伊家查起非刑器具。及鐵鎖石墩。據實具奏。　丁未。　諭。禮親王昭槤。被訐各款。昨派宗人府王公。會同軍機大臣查問。據昭槤供認各款。如與景安爭論。王府屬下。名分綦嚴。此語甚屬狂悖。妄自尊大。目無君上。失爲屛爲翰之義。實自暴自棄之徒。

景安一品大員。與王公等同屬朝臣。且與昭槤並不同族。非其屬下。何得妄行指斥。至景祿上班。即或稍遲。並前在刑部。有婪贓之事。昭槤止當據實參奏。亦不得出言陵辱。至伊於府內濫用非刑。見據英和起出鐵鎖繚鐐木椿等件。並將受傷之莊頭程建忠程建義傳案。經宗人府王公軍機大臣等驗得程建忠等脊背均用磁瓦盆刺。血痕徧體。不忍寓目。詢係因偪令增租不從。即橫加敲扑。以酷濟貪。即此三款。已不勝親王之任。若係朕之子姪。及近支晚輩。用此非刑虐下。朕必親自重責。昭槤革去王爵。交宗人府。於空室暫行圈禁。其餘應訊各款。及一干人證。著宗人府王公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昭槤應得罪名。俟全案奏上時。一併定擬具奏。

己酉。諭。綿課等奏。會訊已革禮親王昭槤。偪勒莊頭程幅海增租。將程建忠程建義。非刑酷虐各情。此案程幅海之子程建義。充當莊頭二年。並未欠租。兼有長交租錢。昭槤因于大海增租。謀充莊頭。即將程建義革退。並令照于大海加增之數。加找二年租銀。程建義之父程幅海不從。昭槤派護衞柳長壽前往程幅海家。搶割莊稼。拆毀房屋。又將程幅海父子叔姪六人圈禁。昭槤自擲磁瓶。旋用磁片。劃傷程建忠程建義脊背百餘道。至於流血昏暈。似此以酷濟貪。虐我赤子。實出情理之外。我國家永不加

賦。正賦錢糧。止於按例催徵。每遇水旱偏災。仍必加恩蠲緩。即如昨日山東曹定二縣。豁免錢糧。即有二十餘萬。此外歷年所降恩旨蠲免者。殆不可數計。蓋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全黎庶之身家。保國家之根本。各王貝勒家衣租食稅。亦當仰體此意。豈宜分外苛求。恣行貪虐。昭槤承受世封。席豐履厚。平日以田租細故。在順天府。步軍統領。刑部等衙門。涉訟纍纍。而於府第中。仍如此非刑虐下。實屬奇貪異酷。僅止革去王爵。不足蔽辜。俟結案時。仍當治以應得之罪。二等護衛栁長壽。爲助虐爪牙。復侵用入己銀一百兩。著即革退。動大刑夾訊。嚴審治罪。程幅海長交租錢二百九十一千零。及被割莊稼。變賣錢八百九十三千零。並搶毀各項什物。及拆毀木植。著派秀甯。穆彰阿。彭希濂。往該府。照數提取至刑部。傳程幅海等。當堂給還。並罰昭槤出銀二百兩。分賞橫被非刑之程建忠。程建義。即予省釋。此項地九頃六十餘畝。著即撤出王府。賞給貝子奕純。仍令程幅海承充莊頭。以示矜恤。于大海。謀充莊頭。從中播弄。著革去莊頭。交刑部加等治罪。昭槤如此妄爲。恐此外尚有別項殘酷款跡。其頭等護衛布音圖。德甯。俱著解任。同該府管事太監劉金馨。一併交刑部。隔別研訊供詞。據實具奏。 十二月。丁巳。 諭宗人府。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明昭槤被訐各

款。分別定擬具奏。昭槤妄自尊大。輒敢陵辱大臣。此一款情節最重。景祿被指斥得贓。忍辱不行奏辨。尙無不合。景安係一品大員。被昭槤指稱其屬下。爭論名分。彼時景安。亦知忿怒。乃因旁人勸解。遂隱忍不行參奏。殊屬非是。景安著交部議處。昭槤利欲薰心。貪得無厭。將其屬下莊頭人等。禁押府內。非刑酷虐。種種貪暴無狀。孽由自作。昭槤前已革去王爵。著照議圈禁三年。以示懲創。柳長壽助虐橫行。又婪贓入己。于大海行賄謀奪莊頭。架詞肇釁。情節尤爲可惡。柳長壽于大海著枷號三箇月。于二海。隨同濟惡。枷號一箇月。滿日。再行發往黑龍江等處當差。餘俱照擬完結。昭槤以佃租細故。輒咨刑部催追。甚至如此。案程建義長交租錢。仍復揑詞追比。實屬倚勢妄爲。嗣後各王公等田租。永不准咨部催追。各令自行辦理。如有違旨咨部者。該部除駁回外。仍卽指名參奏。　壬戌。以輔國將軍麟趾。襲禮親王爵。　丙寅。諭。那彥成奏。查明石佛口王姓。實係邪教總匯惡根。已將傳教之人拏獲。審訊大概情形一摺。所辦甚好。已另有旨加恩矣。灤州石佛口王姓。其先世自前明以來。倡立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流傳至今二百餘年。已閱十輩。屢經破案。其子孫怙惡不悛。改名爲清茶門。種種悖逆情形。罪同林方二逆。必應照大逆辦理。著該督將爲首者。照


商務印書館印行

大逆律問擬凌遲。派錢臻解交刑部覆審。正法梟示。該逆親族。照例緣坐。其餘習教之人。及外省彼誘入教者。俱照所奏。發給回城爲奴。至該處王姓族人。雖未經習教。亦如所請。徙雲貴兩廣地方。分別安插。該督卽研究祝劉等逆切實下落。審明後。分別定擬具奏。其江南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傳教各犯。已有旨。飭令各該督撫等迅速查拏。卽於該省訊明辦理矣。 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三萬一千六百五十七萬四千八百九十五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八十萬一千八百六十九石九斗一升七合五勺。



大逆律凌遲處死梟首。餘交刑部審擬正法梟示。該逆親族屬例擬緣坐。其餘從逆之人及外省被誘入教者。俱照所擬發給回城為奴。至該處王等派人監守管教。亦如所請從寬貸兩廣地方分別安插。該督即飭究該匪等逃切實下落。密行分別定擬具奏。其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傳教各犯。已有旨飭令各督撫等嚴密查拏。卽於該省飭覈辦理矣。 會計天下民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七萬四千八百九十五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八十萬二千八百六十九石九斗一升七合五勺。





# 十一朝東華錄擥要

　　宜興汪文安敬錄

仁宗睿皇帝

丙子。嘉慶二十一年。春正月。丙戌。　諭。本年元旦。乾清宮筵宴宗和倫固公豐紳殷德。於本席誤將食物攜帶。彼時朕已目睹。並未降旨查問。迨至養心殿待時。奏事太監當衆口奏。儀郡王永璘奏內。向伊告知。本日筵宴時。豐紳殷德席將攜帶非禮。推令入匣。諱飾。一時遺漏。致將食物攜帶。並無他意。令伊具摺。有此失飾。奈如之何。圖令口奏等語。朕但諭以因目請罪一言。求日永璘平常能奏請寬恩。本日宗人府奏上。請將豐紳殷德罰公俸六箇月。永璘罰俸三箇月。已使隨行矣。向來遇有各項筵宴。與宴臣工。於席間失儀。器皿亦等所時有。此次係偶有失誤。若照例自當議處。則失儀小過。殺但將伊罰示罰。永璘僅可加恩寬免。乃永璘先令會遞奏面奏其咎責在於此。不能不論。因前曾降旨設立外奏事官員。接收章奏。將交內奏事太監轉達。該太監等不過供奔走呈遞之役。其所奏之事。著不許其與聞。原以防閹寺人等與外廷諸王臣工交接。杜漸防微。最為良法美意。歟之盛于是孫而見奏事太監口奏

#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三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 仁宗睿皇帝

丙子。嘉慶二十一年。春正月。丙戌。　諭。本年元旦。乾清宮。筵宴宗親輔國公緜懲。於本席誤將食椀拂墮。彼時朕已目覩。並未降旨查問。迨至養心殿移時。奏事太監曹進喜。口奏慶郡王永璘。進內。向伊告知。本日筵宴時。緜懲就席稍遲。經弈紹推令入座。緜懲一時悤遽。致將食椀拂墮。弈紹並無他意。令節典禮。有此失錯。將如之何。屬令口奏等語。朕但諭以明日請罪一言。次日永璘。率緜懲奏請議處。本日宗人府奏上。請將緜懲罰公俸六箇月。永璘罰職任俸三箇月。已依議行矣。向來遇有各項筵宴。與宴臣工。於席閒失墮器皿。亦事所時有。此次緜懲。偶有失誤。若照例自請議處。則失儀小過。朕但將緜懲示罰。永璘儘可加恩寬免。乃永璘先令曹進喜面奏。其咎實在於此。不能不加以薄懲。我朝設立外奏事官員。接收章奏。再交內奏事太監捧進。該太監等。不過供奔走呈遞之役。其所奏之事。毫不許其與聞。原以防閹寺人等。與外廷諸王臣工交接。杜漸防微。最爲良法美意。朕之皇子皇孫。面見奏事太監口奏


商務印書館印行

事件則可。永璘係藩王。則大不可。今永璘輒以細事。面屬奏事太監口奏。事屬違制。此端斷不可開。朕又聞近日在內行走諸王。往往在內奏事太監處所閒坐。探聽內事。尤屬非是。朝廷內外各有限制。軍機大臣。係內廷行走。常川召見之人。非遇公事。從無至內奏事處者。諸王與奏事太監有何交涉。而數數往來。其意何居。必欲探聽。是誠何心。嗣後在內廷行走之儀親王。成親王。慶郡王永璘。肅親王永錫。遇有應奏事件。俱在乾清門外。及出入賢良左門。交外奏事官員呈遞。不准徑交內奏事太監。其奏事太監。亦不准接收。非遇召見。及帶領引見。朕在宮時。不准進乾清門。在圓明園。不准進左門。其有無故進內至內奏事處者。著御前大臣。會同內務府大臣奏聞候旨。此旨著鈔錄一通。交內奏事處。永遠張貼。並令儀親王等。各錄一通。敬謹閱看。

壬寅。 諭。喜明奏。接到廓爾喀來禀。遵旨駁飭一摺。此次廓爾喀來禀。內有見在於天朝進貢。若投誠披楞。就不能容我與天朝進貢等語。其言詞實屬狡詐。喜明等。所與檄諭。措詞猶未得當。應指出紕繆之處。責以大義。以該國久經投誠。即爲天朝臣僕。如屆期不行進貢。即屬背叛。若將此禀奏聞大皇帝。必然震怒。立即興師討罪。是以不敢具奏。爾國來禀之意。不過要求天朝幫助。但天朝於邊外部落。彼此相爭。

從無發兵偏助一國之事。爾國與披楞。或和或戰。即或竟投誠披楞。天朝總置不問。但屆至貢期。仍當按例進貢。倘至期不來。即當奏聞大皇帝發兵進剿。彼時爾國。追悔何及。至爾國境內。天朝無駐兵之理。若係唐古特邊界。自有大兵鎮守。披楞斷不敢窺伺。倘敢侵及邊界。立即剿殺。諒披楞么麼小國。何能爲患。如此嚴詞飭訓。自可破其奸謀。但喜明等。於各處邊界。不可不加意防範。倘披楞之兵。竟敢軼入邊界。俱屬不成事體。此時各卡隘原設之兵。殊不足恃。喜明等即於該處漢番官兵內。挑選數百名。派得力曉事將弁兵丁。帶領移駐該處一帶地方。鎮靜彈壓。隨時偵探。如有越界擾及者。無論披楞廓爾喀。即當痛加剿殺。以振邊威。見已降旨令賽沖阿。攜帶欽差大臣關防。前往西藏。察看情形。賽沖阿到彼後。凡藏內一切事宜。著與喜明會同妥協辦理。

二月。甲子。

諭前據那彥成奏在樂陵甯津交界地方。拏獲次要逆犯。劉玉瀧見已解部審訊。實係正犯。本日陳預接據樂陵縣稟報訪得該縣境內。小宋家莊。有來歷不明之劉姓。會營率領兵役。前往查拏。已被直隸甯津縣差役獲去。當將窩留劉姓之宋丑呂廷等拏獲。並起獲畫虎一幅。鉄錘一箇等語。劉玉瀧。係久經飭緝要犯。在該縣境內一年之久。作磨畫虎敎習拳棒。公然與人交結往來。並非

潛匿地窖山洞可比。該縣平日編查保甲。緝訪逆蹤。所辦何事。今該犯已爲鄰境拏獲。率將虛詞稟報。以冀彌縫。實屬可鄙可恥。前經屢次降旨。令陳預飭屬緝拏要犯。並諭以如果拏獲。即係從前久匿境內。不但免其失察之咎。仍予恩施。原指各州縣自行拏獲者而言。若久經竄留境內。毫無見聞。經鄰境差人捕獲。則其咎豈能寬貸。樂陵縣知縣唐晉良著革職拏問。交陳預審明。擬罪具奏。　甲戌。　上啓鑾謁東陵。庚辰。　上還京師。　三月。庚寅。　上啓鑾謁西陵。　丁酉。　上臨慧愍固倫公主園寢。賜奠。　戊戌。　上謁陵。回鑾。　辛丑。　上臨故大學士朱珪墓。賜奠。　己巳。上閱健銳營兵。　丁未。　上還京師。　夏四月。乙亥。　諭。張師誠奏伊父病勢危篤。見將江蘇巡撫印務。交藩司代辦。即日起程歸省。由驛具奏一摺。實屬絕無僅有之事。妄誕極矣。張師誠身係巡撫。封疆責任綦重。伊父病既危篤。即應早先陳明奏請開缺。回籍省視。朕必加恩允准。乃該撫並不豫爲之計。接到家信。輒將巡撫印務。交藩司代理。逕自起身回籍。伊籍隸浙江湖州。距蘇州甚近。若他省督撫大吏等。距家遙遠者。亦如此效尤。豈不以私廢公耶。至驛遞原爲緊要公務而設。凡無關緊要事件。擅發驛遞者。尚干吏議。張師誠所奏伊父患病情形。係伊家事。輒由驛馳遞。實屬

冒昧。張師誠。著交部嚴加議處。尋革職。　五月。戊戌。　諭軍機大臣等。賽沖阿等奏。商辦廓爾喀。披楞交兵瀆稟一案。先行馳檄詰責。隨帶兵前越邊境。脅以兵威一摺。所奏實屬妄誕之至。此次令賽沖阿帶兵越藏。原爲嚴防邊界。並令該將軍到藏。以奉旨詢問達賴喇嘛畢勒罕爲名。不可稍露風聲。乃賽沖阿竟不欽遵辦理。輒首先出名。將讓路阻貢之詞。分馳二檄。詰廓爾喀披楞。其詰責廓爾喀之詞。已屬糊塗無禮。至詰責披楞。則謬妄更出情理之外。如披楞接到檄諭。該國王以讓路阻貢之言。係廓爾喀揑稟。懇請天朝發兵。其將何以應之。若恃其險遠。竟承認伊向廓爾喀曾有此言。又豈能因此一言。即大興師旅。窮兵黷武乎。至廓爾喀屢次投稟請兵請賞。今接到檄文。即回稟以前此屢稟駐藏大臣。未蒙轉奏。今聞大皇帝特差將軍。帶兵前來。感恩歡喜。其讓路阻貢之言。實係披楞所說。懇請天朝發兵。萬里遠征。國家何所爲而出此。若如賽沖阿等檄諭所言。我兵兩路進搗陽布。檄飭披楞。攻其南面。則廓爾喀。承順多年。不卹其難。轉率同外夷。夾攻其地。堂堂天朝。大體安在。賽沖阿此舉。首鼠兩端。進退無據。朕惟自恨誤用無能奴才之咎。曷勝憤懣。看來伊因朕派令赴藏。即妄起貪功之心。欲搆成邊釁。以邀爵賞。而置國家大局於不顧。是誠何心。太

不度德量力矣。況如此重大軍情。不待奏聞。先行馳檄。其專擅之咎。亦無可辭。賽沖阿。著傳旨嚴行申飭。先拔去雙眼花翎。降為二品頂帶。喜明。珂什克。並不阻止。隨同會銜。俱著降為三品頂帶。喜明。並拔去花翎。見在檄諭。料難追回。惟有靜候該二國回稟。再行核辦。其回稟齎到時。賽沖阿等。即將原稟繹出。不許增減一字。候朕指示辦理。彼時邊疆靜謐。賽沖阿即帶兵徑回成都。喜明。自回前藏。此時惟有嚴防邊境。待以鎮靜。不許輕舉妄動。若賽沖阿等。再妄發檄諭。或帶兵擅出邊界。激成釁端。朕必將賽沖阿革職拏問。從重治罪。　六月。庚午。　諭十八年九月。逆匪林清。勾約李文成來京滋事。經滑縣知縣強克捷。訪破逆謀。逆夥牛亮成等。將強克捷全家戕害。經朕賞給騎都尉世職。令伊長子強逢泰承襲。茲據強逢泰。以自幼未習弓馬。恐誤差操。呈懇改就文職。雖與兵部奏准。定例不符。惟強克捷功烈偉著。不能拘以常例。朕褒卹忠藎。破格施恩。強逢泰。著准其改就文職。以六部主事補用。　戊寅。欽差戶部尚書景安等奏參甘肅前任總督那彥成。商同藩司。浮銷賑濟。並運送糧石腳價。蒙混具奏各情弊一摺。得　旨著托津。禧恩。馳驛前往保定。傳旨將那彥成革職拏問。解交大學士戶部刑部會同嚴審。定擬具奏。那彥成之子容照。容恩。俱著革職。

閏六月。癸巳。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成。戊戌。命將昭槤釋放甯家。庚子。諭那彥成係阿桂之孫。十八年剿辦滑縣賊匪。亦有微勞。伊係獨子。經伊母守節撫孤。至於成立。今聞伊母到京。患病沈篤。朕不忍令其母子兩地擢心。特破格施恩。給那彥成十日之假。令其回家省視伊母。如十日期內。伊母病已痊愈。仍令進監待罪。倘伊母病有不測。准其在家穿孝數日。再赴刑部監禁。著刑部侍郎成格將此旨宣諭那彥成。卽帶伊回家。另派刑部滿漢司員各一人。在伊家住宿看守。其住宅前後。著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十名。加意巡邏。不准那彥成出門。與外人相見。亦不准外人前往看視。 秋七月。庚戌。 諭。朕於二十二日降旨。令那彥成回家看視伊母。不准外人前往看視。那彥成。慶炆二十三日前往。看門兵丁。曾向攔阻。伊自稱本家。堅欲進門。若謂看視那彥成之母。其母係二十日到京。何以不於二十三日以前往看。慶炆捏詞掩飾。顯係違旨。且年力衰頹。著卽照部議革職。 乙卯。 賜英吉利國王敕諭。曰。爾國遠在重洋。輸忱慕化。前於乾隆五十八年。先朝 高宗純皇帝御極時。曾遣使航海來庭。維時爾國使臣。恪恭成禮。不愆於儀。用能仰承恩寵。瞻覲筵宴。錫賚便蕃。本年爾國王復遣使賫表。備進方物。朕念爾國王。篤於恭順。深爲愉悅。循

考舊典。爰飭百司。俟爾使臣至日。瞻覲宴賚。悉倣先朝之禮舉行。爾使臣。始達天津。朕飭派官吏。在彼賜宴。詎爾使臣於謝宴時。卽不遵禮節。朕以遠國小臣。未嫻儀度。可從矜恕。特命大臣。於爾使臣將次抵京之時。告以乾隆五十八年。爾使臣行禮。悉跪叩如儀。此次豈容改異。爾使臣。面告我大臣。以臨期遵行跪叩。不至愆儀。我大臣。據以入奏。朕乃降旨。於七月初七日。令爾使臣瞻覲。初八日。於正大光明殿賜宴頒賞。再於同樂園賜食。初九日。陛辭。並於是日。賜遊萬壽山。十一日。在太和門頒賞。再赴禮部筵宴。十三日。遣行。其行禮日期儀節。我大臣。俱已告知爾使臣矣。初七日。瞻覲之期。爾使臣已至宮門。朕將御殿。爾正使忽稱急病。不能動履。朕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止令副使入見。乃副使二人。亦同稱患病。其爲無禮。莫此爲甚。朕不加深責。卽日遣令歸國。爾使臣既未瞻覲。則爾國王表文。亦不便進呈。仍由爾使臣齎回。但念爾國王。數萬里外。奉表納賮。爾使臣不敬恭將事。代達悃忱。乃爾使臣之咎。爾國王恭順之心。朕實鑒之。特將貢物。內地理圖。畫像山水人像收納。嘉爾誠心。卽同全收。並賜白玉如意一柄。翡翠朝珠一盤。大荷包二對。小荷包色八箇。以示懷柔。至爾距中華過遠。遣使遠涉。良非易事。且來使於中國禮儀。不能諳習。重勞脣舌。非所樂

聞。天朝不寶遠物。凡爾國奇巧之器。亦不視爲珍異。爾國王。其和輯爾人民。愼固爾疆土。無間遠邇。朕實嘉之。嗣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始稱向化也。俾爾永遠。故茲敕諭。

諭此次英吉利國進貢使臣。至天津海口登岸。特命蘇楞額。廣惠。傳旨賜宴。令其謝宴。行三跪九叩首禮。如合式。卽日帶領來京。如不諳禮儀。具奏候旨。其原船。勿令駕駛。仍由原路回津。泛海還國。蘇楞額。廣惠。故違旨意。徑行帶來。又縱令原船私去。伊二人之咎在此。因事已不妥。又命和世泰。穆克登額。迎赴通州演禮。以七月初六日爲限。限內如儀。再行帶來。滿限尙未如儀。卽行參奏候旨。和世泰。穆克登額。於初五日。含混具奏。初六日徑行帶來。朕於未初二刻。御勤政殿。召見伊二人。先詢以演禮之事。伊二人免冠搥頭云。並未演禮。及至再問。以既未演禮。何不參奏。和世泰云。明日進見。必能如儀。此一節。伊二人之咎。已同前二人矣。至初七日早膳後。卯正二刻。朕傳旨升殿。召見來使。和世泰初次奏稱。不能快走。俟至門時再請。二次奏稱正使病泄。少緩片刻。三次奏稱正使病倒。不能進見。卽諭以正使回寓。賞醫調治。令副使進見。四次奏稱。副使俱病。俟正使全愈後。一同進見。中國爲天下共主。豈有如此慢侮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



商務印書館印行

臣回國。不治重罪。仍命廣惠護送至廣東下船。近日召見廷臣。始知來使由通州直至朝房行走一夜。來使云。進見朝服在後。尙未趕到。便服焉能瞻謁大皇帝。此等情節。和世泰見面時。何不陳奏。卽或遺忘。或晚間補奏。或於明晨具奏。俱可直至將次升殿。總未奏明情節。伊二人之罪。重於蘇楞額矣。若豫先奏明。必改期召見。成禮而返。不料庸臣誤事至此。朕實無顏下對臣工。惟躬自引咎耳。四人之罪。俟部議上時。再行處分。先將此旨通諭中外及蒙古王公等知之。尋議上。得　旨。蘇楞額。革去工部尙書。鑲紅旗漢軍都統。加恩以三品頂帶。降補工部左侍郎。仍留總管內務府大臣。廣惠。降內務府八品筆帖式。和世泰。革去理藩院尙書。鑲白旗漢軍都統。仍留公爵。總管內務府大臣。穆克登額。革去禮部尙書。鑲黃旗漢軍都統。降補鑲黃旗漢軍副都統。　辛酉。　諭賽沖阿等奏。據廓爾喀國王來禀。已與披楞講和。趕辦貢物。禀求示期進獻。情詞極爲恭順等語。廓爾喀與披楞。和議已成。彼此息爭。邊境寗謐。賽沖阿奏請。俟披楞禀覆到日。卽行回川。計此時披楞覆禀。應已到藏。該將軍查看無事。卽回成都本任。廓爾喀。備辦表貢。請示期進獻。該國係久經臣服之國。豈有因此一事。令添備一貢之理。卽諭以該國與披楞連年搆兵。今和議甫成。得以安輯。大皇

帝體卹藩服。俾令休養安息。此時無庸趕辦貢物。仍遵照一定貢期。於嘉慶二十二年。差噶箕頭目。於年內到京。照例朝覲。以示懷柔。該將軍等。接奉此旨。即檄諭該國王祇遵可也。至披楞。既與廓爾喀講和。將來稟覆諒無異說。如稟詞極爲恭順。著由四百里具奏。如尙有應行查辦之處。由五百里具奏。無庸再發六百里急遞。致駭聽聞也。乙丑。上啓鑾。秋獮木蘭。辛未。駐蹕避暑山莊。八月。壬辰。巡幸木蘭行圍。甲午。諭木蘭圍場自聖祖仁皇帝。肇開其地。歲時獮狩。講武詰戎。內外札薩克蒙古藩部王公等。櫜鞬隨行。以將其忠君親上之忱。恩施優渥。賚予便蕃。典至重也。我皇考高宗純皇帝。六十年來。率循弗替。聖製避暑山莊後序。以木蘭行圍。繫於綏藩肄武者至鉅。垂訓後嗣。俾世世遵行。朕恪循成憲。每歲舉行。既躬習勤勞。並以撫綏藩服。訓練軍伍。此與祖訓勿改衣裳騎射。同爲我國家根本之計。列聖詒謀。所當萬年遵守者。乃上年自熱河啓蹕之日。緜課有雨水衝漫橋梁之奏。意圖停止進哨。特降旨將緜課革去御前大臣。示以罰懲。本年由京啓鑾以後。乘旬晴霽。乃有以閏月節候較早。哨內寒冷爲詞者。除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均無此言外。卿貳京堂及直隸道府內。頗有其人。此不獨欲以淆惑朕聽。且以阻撓衆志。是


商務印書館印行

誠何心。直同背畔矣。此次進哨以來。風日暄和。毫無雨雪。見已行圍過半。氣候並未凝寒。本日特召見皇子。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宣諭此旨。總以歲舉秋獮。係我朝家法。必當永遠遵循。嗣後每遇進哨。大小臣工。概不准已雨水寒冷爲詞。妄生浮議。届期如實有應行停減之處。朕自行降旨。倘有敢於嘗試。仍復造作浮言。希圖阻止者。則行圍之事。與行軍等。必將其人按軍法治罪。立正典刑。不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

九月。丁未朔。復松筠太子太保。諭那彥成。從前屢獲咎愆。經朕棄瑕錄用。復升任陝甘總督。自當竭盡悃忱。力圖報效。即地方遇有格礙難辦之事。亦應據實陳奏。請旨遵行。乃聽信陳祁之言。那移賑銀十九萬餘兩。以爲津貼採買脚價等項之用。實屬膽大妄爲。經刑部問擬斬監候。將應賠銀三萬九千八百兩。勒限一年全完。請旨應否免罪。茲已於一月內繳完。惟那彥成。係屬大員。雖有滑縣剿賊微勞。不能即予免罪。仍當發往伊犂。姑念伊母年老病篤。那彥成著加恩暫免發遣。即行釋放。令其在家終養。伊子容照。容恩。前以那彥成獲咎黜革。茲那彥成旣經釋放。伊子並無他咎。著各降一等。容照賞給三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容恩以上虞備用處拜唐阿用。乙卯。上自避暑山莊回鑾。戊午。上閱兵古北口。壬戌。上還京師。

丁卯。命賞還賽沖阿雙眼花翎頭品頂戴。喜明。阿什克。俱賞還二品頂帶。喜明。並賞還花翎。以廓爾喀與披楞議和。邊境甯謐故也。冬十月。丙子朔。諭軍機大臣。蔣攸銛等遵旨覆奏。辦理英吉利貢使到粵回國事宜一摺。英吉利國貢使。不能行謝宴禮儀。乾隆五十八年到粵時。並未給與筵宴。此次自無庸强令入宴行禮。該督等所奏。須賞使臣筵席三桌。仍賞給牛羊等物。所辦甚是。至另片所請。再行頒發諭旨。宣明該貢使等失禮之咎。令該國王自行查辦。殊可不必。前該督所奏。刊刷告示。發給該國。來粵貿易各船。朕即諭以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降旨飭令停止。該督尙未接到。復爲此奏。總之此事。蘇楞額一誤於前。和世泰。再誤於後。朕權衡裁度。恩威並濟。厚往薄來。辦理已爲允洽。此後無庸多煩詞說。該貢使。如此狡詐。即頒發諭旨。伊歸國後。亦豈不能隱匿。揑造虛詞。以自文其過。竟當置之不論。較爲得體。俟該貢使到粵。該督於接見時。當堂堂正正。諭以此次。爾等奉國王之命。來天朝納貢。不能成禮。即屬爾等之咎。仰荷大皇帝深仁大度。不加譴責。仍賞收爾國王貢物。頒賞珍品。此乃天高地厚之恩。爾等回國。不可不知感激。至爾國向在粵東貿易。即係爾國一定口岸。倘將來再有進貢之事。總須在粵東收泊。候督撫具奏。請旨遵辦。毋得徑往

天津。即駛至彼處。該官吏亦必遵旨駁回。爾等豈非徒勞跋涉。如此明白曉諭伊等自當畏威懷德。不必與之辦論曲直也。朕又思英吉利國。於乾隆五十八年入貢時。懇請在浙江甯波貿易。此次該國貢船。來往經過浙洋。並未寄椗。其意似專欲來天津貿易。以遂其壟斷之謀。該督總當設法。將伊國來津之意。嚴行杜絕。使之不萌此意。即來亦不能徑達。方為妥善。至啵啞等五人。既均係夷商。見在仍准該國貿易。自不必全行驅逐。致啓其疑。即聽從其便可也。　戊子。百齡因病請假。允之。　命松筠為兩江總督。　己亥。　諭本日潘世恩差人齎摺奏請終養。又因伊子中式舉人。具摺謝恩。潘世恩前以丁憂回籍。本年九月服闋。又值伊子中式舉人。具摺謝恩。伊係一品大員。自應親身來謝。即因伊父年逾七旬。欲求終養。亦應於召對時。據實陳請。朕必俯允。今伊摺內。止云體察伊父精神。迥不如前。並非疾病沈篤。刻不可離。潘世恩來京往返。不過月餘。乃憚於跋涉。輕率陳請。殊乖人臣之義。潘世恩著降為侍郎。准其終養。俟養親事畢後。來京以侍郎補用。　十一月。丁未。改廣東新甯縣。鹽場大使。為上川司巡檢。廣海寨巡檢為主簿。　兩江總督百齡卒。贈協辦大學士。遣乾清門侍衛。博啓圖。往奠茶酒。予祭葬。諡文敏。以其子札拉芬。襲男爵。　己巳。韓封丁父

憂賞治喪銀三百兩。調章煦爲刑部尚書。　十二月。戊戌。以鴻臚寺少卿汪如淵爲山西按察使。

丁丑。嘉慶二十二年。春正月。　諭朕聞近日上書房。四阿哥。均係按日授經。二阿哥。三阿哥。不立課程。二阿哥。尙間日撰作詩文。三阿哥。則經年累月。詩文俱置不作。朕在潛邸時。未有一日不作詩文。今雖日理萬幾。於政事之暇。尙時時游藝。不肯稍有暇逸。御製詩文。日月編排。卷帙繁富。阿哥等。日在書房。並無他事。又無旗務管理。若僅卯入申出。不肯留心問學。豈不竟成佚曠。夫人之心志。不專於此。必移於彼。豈可別有所好。關繫甚鉅。奚若游藝詩文。發抒經史。可以陶冶性情。增長知識。且日有常課。亦以收其放心。其獲益實非淺鮮。嗣後二阿哥。三阿哥。每日俱應作詩。間三五日。必作文一篇。不可間斷。使業精於勤。勿荒於嬉。以收遜志時敏之效。著將此旨。抄錄一通。交於上書房存記。俾皇子皇孫等。觸目儆心。永遠欽承。　二月。乙未。　諭國家向遇旬慶大典。或鑾輅時巡。臣工等例得進呈詞章。明年朕巡幸盛京。祗謁三陵。越歲己卯。届朕周甲旬慶。諸臣雍容揄揚。合諸天保頌君之義。原以達下情而光盛典。但呈册之人。應辨以差等。其文亦應示以體裁。茲特先期通行告諭。凡宗室王公內。其

能文者。俱准呈進。在內滿漢大臣。京堂翰詹科道。在外督撫。凡由科甲出身。照例備進。此外概不准呈遞。至廢員係罷斥之人。尤不應越分妄干。倘有違例僥倖者。各衙門。俱不准接收。再近來進呈各册。往往貪多務博。競爲纖巧新奇。甚非人臣對揚之體。朕於宮中披覽舊時臣工所進册葉。每人或詩數首。或頌賦一章。詞旨敦厚。體裁亦復正大。嗣後諸臣進册者。每人止進一册。詩文亦各專一體。毋許誇多鬬靡。華而不實。其擇言務求雅正。尤當頌不忘規。期於政事有裨。用副朕返樸還淳釐正文體之至意。　三月。壬午。　賜强克捷子望泰進士。　丁亥。　上閱健銳營兵。　庚寅。停伊犁仲夏進馬。　以剿平夷匪。高羅衣首夥各犯。加伯麟太子少保。　戊戌。　賜吳其濬等二百五十五人進士及弟出身有差。　五月。丙午。　命嗣後新進士朝考。著裁去詔一道。以論疏詩三項命題。著爲令。　辛酉。　上詣天神壇祈雨。　諭那彥成獲罪。應發伊犁。因伊母年老病篤。暫免發遣。茲伊終養事畢。仍應發往伊犁。念其前在滑縣剿賊。著有微勞。那彥成著加恩免其發往。在家閉門思過。　戊戌。雨。　壬申。頒　御製望雨省愆說。　六月。甲戌。　諭乾隆四十三年。　皇考高宗純皇帝。躬謁盛京。特降諭旨。垂示後嗣。必當瞻懷遼瀋舊疆。再三周歷。斬於祖宗遺緒。身親目覩。

或無識臣工。妄以爲不宜當律以悖命之罪誅之無赦。朕敬承聖訓。擬於明秋。再舉恭謁三陵大典。用展孝思。時向臣工言及。尚未明降諭旨。今夏亢旱。未得甘霖。昨據大學士松筠摺奏。致旱之由。因朕欲詣盛京。列聖示象阻止等語。實屬夢囈。怪誕極矣。成湯遇旱。以六事自責。六事中有謁祖陵乎。況一年後之事。先爲此言。搖惑衆心。大玷首輔之職矣。設若明年直隸。及盛京遇有歉收。朕亦不待奏請。何難降旨展期乎。上年因緜課阻止秋獮。曾降旨。倘有造作浮言阻止者。必按軍法。今松筠因夏令微旱。竟敢阻止。明歲上陵鉅典。較秋獮爲尤甚。此奏若在明降諭旨之後。朕必將松筠置之重典。仰承　皇考律以悖命之罪。立行正法。但今逢苦旱之時。有罪之犯。尚欲減等。究在未降諭旨之前。是以交軍機大臣。會同吏部議處。本日奏上。議將松筠革職。實屬咎有應得。姑從寬典。薄示降謫。朕不因言罪人。此等顯背聖訓之論。不能不懲治也。松筠著革去大學士。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都統。並各項差使。以二品頂戴。補授察哈爾。八旗都統。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此朕準情示罰。不得已之苦衷。此心不懈。期挽汚俗。天下臣庶。其諒之。此旨著上書房存記。皇子皇孫。懍承勿替。仍通諭中外知之。　乙酉。大雨。　秋七月。壬子。定宗室覺羅養贍孤寡例。

庚申。上啓鑾。秋獮木蘭。丙寅。上駐蹕避暑山莊。八月。丙戌。以故和郡王緜偱子奕亨降襲貝勒。丁亥。上幸木蘭行圍。命復於木蘭西哨門內建興安大嶺神祠。辛丑頒御製訓管理宗人府王公及諸族長文。九月辛酉。諭曹振鏞等奏審明海康慶遙從逆罪狀及案內各犯。分別定擬一摺。我朝自開國以來。宗室中賢才輩出。雖支分派別。譜系蕃衍。其中賢愚不一。然從未有干名犯義。如海康慶遙之自外生成者。該二犯拜奸民爲師。學習邪教。已屬玷辱宗支。乃海康於十八年八月。經逆犯劉得山告以九月十五日起事。將伊算入之言。其時劉得山之父。逆犯劉興禮。尙知伊身係宗室。從旁阻止。不意該犯竟冀圖得受僞職。甘與逆謀。慶遙身係奉恩將軍。經海康將滋事日期。向告約令入夥。伊卽允從。並於九月十四日。至海康家中守候信息。坐守其利。海康慶遙甘心背叛。問擬淩遲處死。實屬罪所應得。惟是朕以仁心治天下。甯人負我。我毋負人。該二犯雖情眞罪當。猶念其究屬宗支。實不忍處以極刑。海康慶遙。俱著改爲絞立決。派奕顥將海康帶往伊祖父墳前。監視勒斃。派永珠將慶遙帶往伊祖父墳前。監視勒斃。該二犯屍棺。俱不准於該二家墳園內埋葬。慶豐經海康引伊入教。後卽改悔。且慶遙告以九月十五日。有人打

搶之言。並未明露逆謀。嗣恐家人倪六挾嫌告發。旋即到官自首習教因此始將海康。慶遙二犯。從逆重情。逐一究明其罪。應從末減。慶豐著改發吉林。其母妻二子。亦犯著改發吉林。俾令完聚。交該將軍。嚴加管束。海康妻女著照擬發往黑龍江。慶遙之妻子女。亦著發往黑龍江。俱交該將軍安插管束。即照緜課等所議章程。另記冊籍辦理。其餘各犯罪名。著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刑部。再行覈議具奏。此旨到日。著交阿哥等閱看。並著管理宗人府王公。通諭諸宗室知之。 癸丑。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 庚申。 上還京師。 甲子。撥京倉米三千石。 己巳。再撥倉米八千石。於大興宛平二縣賚賑。 庚午。頒 御製諫臣論於都察院。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乙酉。 諭盛京爲我朝發祥之地。締造鴻規。式瞻前烈。我 皇考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年。曾四次躬詣祖陵。並垂訓後嗣。必當睠懷舊疆。再三周歷。朕在藩邸時。曾隨侍 皇考東巡。及寅承大統。恪遵聖訓。於嘉慶十年。親詣陪都。祗謁橋山。越今十有二年。緬維祖宗遺緒。慕切羹墻。允宜再申叩謁。敬薦肸蠁。特涓吉於明年七月二十二日。自京啓鑾。前往盛京。恭謁三陵。屆期令二阿哥三阿哥四阿哥隨往。所有一切典禮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敬謹預備。 庚寅。 賜武鳳來等四十五人武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戊戌。　諭我朝　列聖相承。廣開言路。朕虛懷納諫。凡科道所上章疏。其言是者。無不採納施行。即或識見迂陋。所言不當。亦每曲示包容。不特不肯誅戮言官。即如前朝粃政。廷杖諫臣。亦從無其事。本日朝審。勾到官犯內。伊緜泰。蕭鎮二名。俱予勾決。伊緜泰。枉法婪贓。法所難宥。至蕭鎮。職居言路。得以上章言事。徇情聽囑。已干法紀。乃竟賄賣條陳。以章奏爲納賂之具。欺君罔上。孰大於此。若不加嚴懲。則言以賄行。顚倒是非。變亂黑白。勢將何所不至。特將該犯明正典刑。以昭炯戒。內外臣工。當知朕所誅者。乃壞法營私。以同市儈之小人。於上章言事之諫官。毫不相涉也。將此明白通諭知之。　十一月。甲子。　諭朕聞外省知府同知。竟有與提督並行者。若不亟爲整頓。恐蹈前明重文輕武惡習。大有關繫。著該部查明會典內。文武相見儀注。開列具奏。再通行頒示各省。令各遵例。以禮接見。如有意爲軒輊者。交該督撫查明參處。　十二月。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本月　皇考高宗純皇帝。聖訓。請漢本刊印全竣。頒賞臣工。松筠亦與分賞之列。乾隆四十三年。　皇考親詣盛京。恭謁祖陵。降旨垂訓。恭載聖孝門內。松筠前次妄行陳奏。或未曾恭讀聖訓。此次頒發到日。著松筠敬謹焚香跪讀。捫心自問。伊率意妄言。當得何罪。其時朕僅將伊

降謫。伊心是否允服。知感知懼。尙自謂抱屈。亦不妨直言。卽行繕摺覆奏。

戊寅嘉慶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定盛京大凌河墾種牧地額賦。 廓爾喀。額爾德尼王熱等達爾畢噶爾瑪薩野。遣使貢方物。賜敕。賞賚如例。 丙午。 上以來歲六旬萬壽。詔舉恩科鄉會試。 乙丑。 諭主位之母家。如高斌。緼布。花沙布等。已入滿洲旂分。俱曾各賞滿洲姓氏書寫矣。惟玉牒內。 孝儀純皇后。慧賢皇貴妃。淑嘉皇貴妃之母家姓氏。仍以單字書寫。著交宗人府。於玉牒內。 孝儀純皇后之母家。書寫魏佳字。慧賢皇貴妃之母家。書寫高佳氏。淑嘉皇貴妃之母家書寫金佳氏， 二月。乙亥。大學士董誥。以疾乞致仕。允之。予食全俸。 辛巳。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潘錫恩等五人爲一等。餘升黜。留任有差。 乙酉。 諭昨日召見果齊斯歡。詢問四阿哥功課。據果齊斯歡奏稱。甫學屬對。詩文俱未能作。朕前在藩邸時。十一歲。卽能屬對。十二歲。卽能賦詩。壬辰十三歲時。 皇考高宗純皇帝。命面和聖製五言律。七言律詩。味餘書室詩集中。卽載有朕十三歲詩章。四阿哥。質性聰明。儘可讀書。本年已十四歲。詩文尙俱未學。皆由果齊斯歡。學問平常。不能循循善誘。而又因循疲玩。以致躭誤。果齊斯歡。負恩已極。著革去一應差使。俾上書房師傅。共知儆戒。所有四阿


商務印書館印行

哥師傅著大學士。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在翰林中。選擇品學兼優者。三人。帶領引見。候朕簡用。未經引見以前著陳官俊暫行授讀。　己丑。　上閱火器營兵。　三月。庚子。　上啓鑾謁西陵。　丙辰雲南邊外夷匪高老五等糾衆滋事。　命伯麟等勦之。　丁巳。　上閱健銳營兵。　戊午。　上還京師。　庚申　上詣黑龍潭祈雨。　辛酉。　諭蔣攸銛奏遵旨確查覆奏一摺。逆酋洛布七力。前據卓秉恬奏。並未焚死。且有戕害上瞻對頭人格格絨泰之事。是以降旨。令蔣攸銛查明具奏。昨據賽沖阿面奏。伊在川時。亦聞知洛布七力。潛逃未斃。事定後。復回巢穴。向上下瞻對。索取地土人戶。與卓秉恬所奏。大略相同。因復降旨交該督確實訪查。此次該督拜摺時。尚未奉到續降諭旨。據奏查得洛布七力。焚斃之處。止有該酋常用之鐵馬鞍。鳥鎗。及手帶之鑲珊瑚金戒指爲憑。其時賊體焦爛。無從辨認。番衆僉稱洛布七力實已焚斃。見據派往道將密訪得二十年。勦平中瞻對。將土地分給上下瞻對。復有洛布七力尚存。向上瞻對索還地方。彼此忿爭而去。此後七力滾。亦未再來滋事。上瞻對則恐其復向尋釁。時常準備。逐細訪查。不能得洛布七力實在蹤跡。至格格絨泰。其人見存。並未被戕。是卓秉恬所奏洛布七力復出。戕害格格絨泰之語。係屬傳聞不確。惟

洛布七力。是否焚斃。迄無確據。該督仍當遵照續奉諭旨。再行訪查此事必須將七力滾拏獲。訊明。始能辨別眞僞七力滾。雖屬野番。往來無定。但前既有向上瞻對尋釁之事。亦難保其不再前來。蔣攸銛。當設法偵探購索。如能將七力滾擒拏到案。確切供明。洛布七力。實已焚斃。再將七力滾。治其妄索土地之罪。則羣疑盡釋。方能杜傳譌之口。該督務勉力辦理。不可顢頇了事。 癸亥。諭自此次爲始。凡一甲新科進士。未散館者。遇考試試差時。亦無庸與考。以歸劃一。 甲子。撥京倉麥一萬石。於大興宛平二縣平糶。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乙亥。 酉刻。京師風霾。 丙子。諭昨日酉初三刻。有暴風自東南來。俄頃之閒。塵霾四塞。室中燃燭。始能辨色。其象甚異。朕心震懼。惕思上蒼示儆之因。稽諸洪範咎徵。恆風爲蒙之象。皆朕辦事不明。用人不當之故。或意存怠忽。不能力勤。或有下情。不能上達者。其政事之闕失。無所匡正歟。抑小民冤苦。壅遏莫聞歟。或內外大臣。有奸佞傾邪。而朕不及覺歟。有言責者。體朕遇災而懼之心。其各屏除私意。獻納忠言。如朝廷所行之事。有似前代秕政。應行改革者。卽剴切論列。無有所隱。下民横被冤抑。有覆盆莫白者。亦據實直陳。代爲昭雪。其奸邪之病國虐民者。或模稜巧宦。旅進旅退者。卽列款糾參。如此則言

者出於爲國之公心。朕聽之。卽爲應天之實政。若懷挾私意。止便身謀。又或造作無稽。以洩私忿。則顚倒黑白。淆亂是非。不特負朕求言之意。更足以增晦蒙之象矣。朕恐懼修省。反復思維。虛懷延訪。內外大小臣工。各當自省咎愆。殫勤職業。以副朕修德弭災之意。戊寅。諭欽天監衙門。職司占驗。於星象風信。休徵咎徵。皆應據實入告。近日該衙門。節候占風。多擇取吉祥語句。聊以塞責。昨初八風霾之異。朕心震懼。遲至三日。該衙門。並未推占具奏。所司何事。此等異變。竟不具奏。豈事專諂媚。以取悅於上乎。眞所謂尸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矣。著卽詳考占經。烈風之變。見於四月者。主何徵應。全錄原文。據實奏聞。毋有所隱。諭給事中盧浙奏風沙示儆。請禁緝捕員弁貪功冒賞。擾累平民一摺。所奏甚是。十八年逆案內。祝現等六犯。日久未獲。朕所以降旨飭緝者。原以除莠安良。乃承緝之員。不能報護。輒思以他犯塞責。而番役兵丁等。遂乘機肆虐。或誣陷平民。或藉報仇隙。拖累無辜。索擄財物。及拏解到官。審明昭雪。而被害者。業已家貲蕩盡。形骸支離。其覆盆之下。因而殞命者。又不知凡幾。實屬可憫。乾隆年閒。謀逆重案。如馬朝柱。段文經二犯。逋逃未獲。我　皇考高宗純皇帝。曾屢經降旨飭緝。彼時承緝者。並未於案內株連瓜蔓。濫及多人。迄今

數十餘年。餘燼寂然。是卽前事之鑒。今林清之案。其首先謀叛之元惡大憝。均已伏誅。所必應緝獲。明正典刑者。亦惟有祝現等六人爲最要。其餘各犯。不過脅從。況在疑似之閒。豈可徧行羅織。害及良民。著概行停緝。卽次要各犯。亦止令刑部存記。獲日再行辦理。凡內外緝捕衙門。惟各於境內嚴密偵訪六犯蹤跡。必須訪有確據。方可就地擒拏。獲日審明。實係正犯。仍從優獎賞。若番役兵丁。及白役人等。再藉捕逆爲名。將情涉疑似者。妄行搜拏。或挾嫌指控。以圖陷害。則誣人爲叛逆者。卽以叛逆之罪坐之。或將被害之家財產搶刦者。審明計贓治罪。仍將番役兵丁等家產鈔沒。賞給被害之人。其官弁中有貪功冒賞。誣陷無辜者。該管上司查出。均嚴參。一體治罪。務俾善良得安。以禁苛虐而除擾累。將此通諭知之。

己卯。諭欽天監奏。詳查欽定天文正義。內載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雨。不霑衣而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大旱又爲米貴等語。本月初八日暴風驟至。塵土晦蒙。與正義所載之象相同。朕詳思其義。如前代君臣暌隔。有天子不識宰相之面者。不免乖離之象。我朝家法相承。君臣一體。朕恪遵成憲。每日召見羣臣。躬親延訪。前席周諮。似與乖離者有別。然諸臣中實與朕同心望治者。不過十之一二。其餘召對時。總以政治毫無闕失。諛

詞容悅。豈眞以爲萬幾咸理。無可拾遺補闕乎。不敢面折。退有後言。回護己之爵位。罔恤政之得失。所謂貌合而情暌。卽是乖之義也。卽諸臣於同寮。亦每心知其非。而不肯直言匡正。坐視其失而不救。甘爲小人之同。而不爲君子之和。是亦所謂乖也。嗣後當共矢忠誠。痛改前失。以盡人事而感天和。亶告在廷。勿負朕意。 庚辰。上詣黑龍潭祈雨。 命刑部清理庶獄、 辛巳。 諭順天府所屬州縣。上年春閒被旱。秋收亦復歉薄。入冬雪澤優霑。冀望今歲麥收豐稔。稍蘇民困。乃三月無雨。日來風日暵燥。朕昨詣黑龍潭祈雨。蹕路經過之處。所見麥田多未播種。小民口舌無資。所納租稅。從何而出。近郊如此。各屬情形。可想而知。朕愛恤黎元。施恩惟恐不速。著加恩將順天府屬二十四州縣。本年應徵上忙錢糧。概行蠲免。其業經徵收者。照例劃抵。該府尹等。卽出示曉諭。俾衆週知。 壬午。再撥京倉粟米一萬石。於大興宛平二縣平糶。 癸未。 諭昨因風霾示儆。朕降旨求言。原冀聞政事之闕失。下民之寃苦。令各言官。據實直陳。乃連日京堂御史中。竟有三人。以松筠降謫之事爲言。請仍召還內用者。實屬莠言亂政矣。上年松筠陳奏。阻止盛京謁陵大典。朕欽遵 皇考高宗純皇帝聖訓。宣示其罪。猶念其陳奏。尚在未經明降諭旨之前。曲從寬典。僅革去

大學士。降爲二品頂戴。仍授以察哈爾都統。一品職任。此朕準情示罰。不得已之苦衷。曾令松筠。跪讀聖訓。松筠亦惶悚知罪。並無幾微負屈之意。朕以松筠。多年舊臣。歲時賞賚無缺。意欲俟一二年後。仍復召用。乃該京堂御史等。妄將此事。牽引論列。以應風霾之異。其言太覺支離荒謬。松筠降謫。係上年六月之事。彼時何以不見有眚災告儆。且言者果以松筠爲屈抑。又何以去年不交諫諍。坐待今日。乃爲此無稽之論。況風霾之象。專爲松筠。必無是理。復召與否。其權在上。豈小臣所得干預耶。是言者。止圖邀名市惠。而並不計及政體。所關國家進退大臣。功罪較然。豈容逞臆妄言。撓朕黜陟之大柄。此風斷不可長。特明白宣諭。言事諸臣。務各屏除偏見。毋徇私好私惡。以淆公是公非。負朕虛懷納練之誠也。　戊子。上詣天神壇祈雨。　辛卯。雨

五月。戊戌朔。　諭朕閱范祖禹唐鑑。見其摘取有唐事跡。論列得失。有裨治道。因命館臣。倣其體例。作爲明鑑一書。蓋以取鑑前代。其善政。則因以爲法。其粃政。則用以爲戒。亦卽殷鑒夏周鑒殷之意也。昨日館臣。呈進明鑑五冊。於萬歷天啓間。載入我朝開創之事。後加按語。並論及前明用人。不稱其職。更爲妄誕矣。我祖宗開基遼瀋。其事備載於實錄聖訓。及開國方略。豐功偉烈。億禩光昭。至明鑑。乃係論列有明

一代事借鑒得失。非若編年紀月。事事臚列。今以興朝之隆業。載入勝國之卷中。於
體例殊爲背謬。如該總裁等豫行請旨。朕必將不應編載之故。早爲指示。乃並不奏
明。率行纂輯。實屬冒昧。所有該管總裁。曹振鏞。戴均元。戴聯奎。秀甯俱著交部議處。
朱璘等。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原書著發還。交該館。另行纂輯進呈。此數節按語。係何
人所撰。著軍機大臣查明。先行具奏。尋議降調有差。 再撥京倉粟米六千石。命順
天府。於四路分廠平糶。 丁未。再撥京倉麥五千石。粟米五千石。於大興宛平二縣
平糶。 壬戌。新修玉牒成。 乙丑。再撥京倉麥五千石。粟米五千石。於順天府四路。
接續平糶。 六月。丁卯朔。伯麟奏。勦平臨安江外逆匪。拏獲逆首高老五。並逆目等。
按律辦理。得 旨嘉奬。下部議敘。 壬辰。 諭張師誠著加恩賞給編修。服闋後。來
京供職。劉鳳誥亦著賞給編修來京。 秋七月。甲子。 上啓鑾詣盛京。謁祖陵。 八
月。丁卯朔。 諭連日經過道路。多由民田開築。時屆西成。芟刈禾稼。不免有傷農業。
嗣後凡蹕路經臨處所。務照舊途修墊。不得取道農田。 壬午。 上詣北鎭廟行禮。
丙戌。賚盛京宗室覺羅。及移居宗室銀幣。 戊子。頒 皇朝通禮於直省。 己丑。
閱盛京官員等射。 河南沁河漫口合龍。 庚寅。閱吉林官員射。 辛卯。 上謁永。

陵。壬辰。行大饗禮。閱興京城。再閱吉林官員等射。九月。丙申朔。上謁福陵。臨奠宏毅公額亦都墓。並加恩後裔命散秩大臣。公那蘇巴圖。在乾清門行走。加尙書和世泰。太子少保。大理寺少卿。成甯。副都統。起已革尙書福慶。爲郎中。丁酉。行大饗禮。上謁昭陵。臨奠武勳王揚古利墓。戊戌。行大饗禮。上至盛京。詣太廟。尊藏册寶前行禮。遣官祭壽康太妃。懿靖太貴妃。康惠淑妃。並公主園寢。奠親王貝勒大臣等墓。遣官祭長白山。遼陽太子河。巨流河。渾河。北海。松花江諸神。遼太祖陵。御製再舉東巡展謁三陵大禮慶成記。幷頌。予移駐盛京宗室。每戶歲增倉米二十二石。己亥。釋發遣盛京吉林黑龍江情輕各官犯。予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貝勒等加級紀錄有差。釋發遣盛京等處宗室覺羅情輕各犯回京。分別免罪錄用。免盛京戶部各莊頭額糧。再免奉天府所屬府廳州縣。明年額賦。庚子。上詣天壇堂子行禮。御崇政殿受賀。詣文廟瞻禮。臨奠克勤郡王岳托墓。朝鮮國王李玜遣陪臣至盛京表貢方物。賜御製詩章御書匾額。減奉天吉林等處各犯罪軍流以下免。辛丑。上御大政殿。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及盛京文武官員朝鮮使臣等宴。免盛京興京等旂地額賦十分之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三。並上年逋賦。免奉天內務府。莊頭逋賦。壬寅。上詣地壇行禮。臨奠直義公。費英東墓。並加恩後裔。以乾清門侍衞盛貴爲散秩大臣。癸卯。廣奉天等府。各屬歲試學額。免盛京官員借支俸餉銀。乙巳。賞扈從兵丁等一月錢糧。辛亥。上回鑾。冬十月。庚午。上以萬壽節。御興隆寺行宮。賜扈從王公大臣等食。賞賚有差。賚迎鑾老民銀幣。辛未。上御興隆寺行宮。受賀禮成。賜名萬壽興隆寺。賞辦差兵丁半月錢糧。免經過州縣。額賦十分之二。癸酉。謁陵。乙亥。定守護三陵總管五年更換例。丙子。上還京師。丁丑。予告大學士董誥卒。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遣定親王緜恩。帶領侍衞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二千兩治喪。予葬予祭。諡文恭。賞其子湻四品京堂。辛巳。上臨故大學士董誥第。賜奠。十一月。戊申。諭。天壇堂鐙杆木丈尺。雍正年間定例。原係九丈。嗣於乾隆年間。四川總督。阿爾泰辦到杆木較長。始奏准通高十丈四尺。較原立杆木。增長一丈四尺。見在杆木。因年久有蟲蛀處所。自應敬謹更換。杆木舊有定制。若照增長丈尺。恐一時採辦維艱。著四川總督湖南巡撫。仍查照雍正年間定例。委員採辦長九丈。大徑二尺七寸。小徑一尺二寸杆木。正副六根外。創木十八根。即行運京。以備更換。增建江南睢

南廳屬峯山開減水石壩。十二月。甲子朔。免雲南銅廠逋銀。乙亥。諭朕丙辰元旦仰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大廷授璽。寅紹丕基。兢兢業業。以勤求郅治。所願者。四海羣黎同臻康樂。敬維皇考臨御六十年。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漕糧三次。湛恩汪濊。淪浹民心。朕嗣位以來。亦思廣施闓惠。大賚寰區。始緣教匪不靖。軍興孔亟。繼以黃河泛溢。屢舉大工。十餘年來。所費帑金。數逾十千萬。國家財賦。歲有常經。實有入不敷出之勢。是以朕五旬正慶。雖恩綸載錫。而未能普惠閭閻。比年仰荷昊蒼垂佑。稂莠蕩除。萬方甯謐。河流順軌。久慶安瀾。以正供所入。謹制國用。尚可無虞匱乏。朕子惠元元。深念損上益下之義。俟將來府藏充盈。仍欲覃敷渥澤。明歲爲朕六旬正壽。宜先蠲除積逋。俾小民戶免追呼。共享含哺之樂。所有各省。節年正耗民欠。及因災緩徵。帶徵。銀穀。著各督撫。詳細查明速奏。以次豁免。先將此旨宣示城鄉村鎮。咸使聞知。俾官吏書役。無從影射侵欺。以期膏澤下施。用副朕惠鮮懷保。仁壽斯民至意。丙子。上再詣大高殿祈雪。以松筠爲禮部尚書。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春正月。甲午朔。上以六旬萬壽。頒詔天下。覃恩有差。封皇三子緜愷爲惇郡王。皇四子緜忻爲瑞親王。皇長孫奕緯爲貝勒。晉封貝勒緜

志。緜懃郡王銜。賞三眼花翎。貝子奕紹。爲貝勒。鎮國公緜偲。輔國公。緜慜爲貝子。晉封科爾沁貝勒鄂勒哲依圖郡王銜。賞三眼花翎。予托津雙眼花翎。加章煦太子太保。 二月。允廷臣請編 御製詩三集。 辛巳。 命嗣後停止鄉會試考官上馬宴。其金花表裏杯盞等件。即於午門前宣賜。 壬辰。以貴州無逋賦。免明年正賦十分之二。 三月。甲午。 諭。昨降旨將鄉會試點派考官密本。屆期派乾清門侍衞賫至午門前。拆封宣旨。著自本科會試爲始。禮部於三月初四日。將題本送閣。初五進呈。初六發下。即交捧侍衞賫往。至鄉試。遇朕巡幸之年。著該部豫行計算。發報日期。扣至八月初六日黎明到閣。即早亦必於初五日到閣。初六日。黎明賫至午門前。照新例拆封宣讀。考官等。即刻入闈。不准在內閣。先行拆封。著爲令。 己亥。 上親耕籍田。是日 上啓鑾。謁東陵西陵。 壬寅。 上謁陵。 癸卯。清明節。 上謁裕陵。再行敷土禮。 免山東銅廠逋銀。 辛巳。 上幸南苑行圍。 己未。 上謁泰陵泰東陵。回鑾。 夏四月。甲子。 上還京師。 丁丑。 諭考試試差人員。自此次爲始。四書題文二篇。內著減去一篇。添五經題文一篇。仍用五言八韻排律詩一首。著爲令。 庚辰。 上閱健銳營兵。 丙戌。 賜陳沆等二百二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戊

子。罷安徽風陽關。江西九江關監督。以道員管理。 己丑。 上詣黑龍潭祈雨。 閏四月戊戌。 諭本年庶吉士散館。考列三等者。俱歸原班銓選。內强望泰一員係强克捷之子。趙榮一員。係趙文哲之孫。强克捷前於滑縣殉難。趙文哲前於木果木軍務陣亡。均係歿於王事。朕優卹忠良後嗣。特加恩將强望泰。趙榮。俱用爲內閣中書。俾得仍列清班。該二員其各勤慎供職。勉勵進階。 己酉。 上詣天神壇祈雨。是日雨。 壬子。復雨。 丙辰。免河南睢工衡工攤徵逋銀。 己未。定繙繹鄉會試覆試例。 五月辛未。禁旗人抱養民人及戶下人爲嗣。 己卯。 諭正一眞人係屬方外。嗣後仍照舊例。一應朝覲筵宴。概行停止。 六月丁未。 諭伯麟等奏。南掌國自內附以來。乾隆五十九年。曾經頒給敕印。嗣因該國王。召温猛懦弱不振。流徙越南。經越南國王將敕印恭繳。念其流離。不加聲責。該國事宜。聽其以召蛇榮代辦。見據召蛇榮之子召蟒塔度脂虔修職貢。籲懇再頒敕印。著加恩俯允所請。再行頒給。以示懷柔。 秋七月。庚午。以雨。 詔停秋獮。仍詣避暑山莊。 庚辰。 上啓鑾。詣避暑山莊。 壬午。直隸永定河溢。 命吳璥。那彥寶。馳往堵築。 乙酉。撥廣儲司銀一萬兩。撫卹南苑被水災民。 己丑。撥廣儲司銀三千兩。撫恤灤平縣災民。 八月辛卯。 上

駐蹕避暑山莊。河南蘭陽儀封北岸河溢。奪葉觀潮職。命吳璥馳往會同琦善堵築。戊戌。命李鴻賓赴河南督辦漫口工程。程國仁兼辦山東運河事宜。己酉。河南黃沁廳屬武陟汎河溢。命葉觀潮搶築贖罪。乙卯。上回鑾。戊午。上至北古口閱兵。九月壬戌。上還京師。癸酉。上閱火器營兵。壬午。永定河漫口合龍。癸未。以六旬萬壽。開復內外文武一二品大臣降革留任處分有差。戊子。以六旬萬壽。寬免王貝勒貝子公等降罰處分有差。賞已革禮親王昭槤裕親王裕豐四品頂帶。冬十月乙未。上以六旬萬壽。御太和殿受賀禮成。御甯壽宮。賜皇子皇孫及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外藩使臣四川土司等食。御乾清宮。賜皇后及皇子皇孫宴。丁酉。上御正大光明殿。賜皇子皇孫及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外藩使臣四川土司等宴。並賞賚有差。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奏。本年豫省武陟興辦大工。節據吳璥等奏請撥解工需銀九百六十萬兩。連次奏報。止於勘定壩基。尚未興工進占。昨又據奏請暫開投效事例。亦允准其所請。合計工銀幾及千萬。又有投效人員捐貲儘足敷大工之用。將來如有贏餘工竣。仍當核實奏繳。不准再請分毫。愼之。朕聞向來興舉大工。每於工次搭蓋館舍。並開廛列肆。

玉器鐘表。綢緞皮衣。無物不備。市儈人等。趨之若鶩。且有倡妓優伶。爭投覓利。其所取給者。悉皆工員揮霍之貲。而工員財賄。無非由侵漁帑項而得。此種惡習。歷次皆有。惟十九年。睢工。較爲慎約。此次吳璥等務當嚴禁浮華。將所發帑項。實歸工用。不特吳璥。那彥寶。李鴻賓。琦善。四人應一塵不染。所有在工文武員弁。俱當嚴行約束。勿以國家重大工程。爲伊等漁利行樂之地。如有違背。小者枷示。大者正法。法在必行。朕言不再著。卽尅期興工進占。定於明年桃汛前合龍。如屆期不能蕆事。亦必將吳璥等治罪。不貸。將此諭令辦工大小官吏知之。　己酉。　賜秦鍾英等四十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戌。　諭本月二十日。朕御太和殿。專爲武殿試傳臚。其應謝恩人員。倘係附於是日行禮。乃臚唱時。一甲一名武進士徐開業。一甲三名武進士梅萬清。均未到班。當經都察院鴻臚寺參奏。交兵部查詢。據稱徐開業。梅萬清。寓居西城。是夜先至西華門。因未開啓。繞至東華門。以致遲誤等語。各進士分住東西城。是夜多有由闕門進內者。一甲二名秦鍾英等。均未遲誤。何以徐開業。梅萬清。二人。獨未到班。所言殊不足信。事關典禮。非尋常失誤可比。本應全行斥革。念其究係草茅新進。徐開業。革去一甲一名。並頭等侍衞。梅萬清。革去一甲三名。並二等侍

衞。施恩俱仍留武進士。再罰停明年殿試一科。俟下屆武會試時。再與新中式武舉。一體殿試。其本科一甲一名武進士。即以秦鍾英拔補。授爲頭等侍衞。一應宴賚。兵部照例給予。一甲二名。三名。均無庸再補。乙卯。以黃水溢入運河。命程國仁豫籌明年運道。十一月。壬申。諭朕本年六旬萬壽。普免天下歷年正耗民欠。及緩徵帶徵銀穀。節經各督撫查明具奏。以次降旨豁免。內惟四川貴州二省。並無絲毫蒂欠。特加恩寬免該二省明年正賦十分之二。以示嘉獎。計所蠲各省積賦全數。共銀二千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餘兩。米穀四百四萬五千二百餘石。此皆國家維正之供。朕以大慶。普惠羣黎。原係特沛之恩。若小民等心冀七旬八旬九旬。每屆十年。必有蠲除。遂不踴躍輸將。州縣官更從中影射。以完作欠。則大違尊君親上之義。即如此次各省積欠銀穀數。至二千五百萬之多。而江蘇安徽山東三省。居其過半。皆由該三省官疲民玩。積習較之他省爲尤甚。嗣後各省督撫。應隨時訓飭地方官催徵。各宜盡職。並諭小民。應輸正賦。及時完納。其惰徵州縣。責懲之員。層層稽察。如有揑報侵挪者。據實嚴參。其江蘇安徽山東三省。更當整飭吏治。化導民風。湔除積習。用副朕仁壽斯民至意。十二月。辛卯。嚴禁直省州縣諱盜。癸卯。撥兩淮商捐銀

一百七十萬兩。備河南工需。　壬子。截留山東漕米。麥荳十萬石有奇。備賑。　癸丑。免雲南銀廠逋銀。　甲寅。免甘肅西甯口外番族逋銀。

庚辰。嘉嘉二十五年。春正月。己未。　諭元旦令節萬壽慶辰。王大臣等。呈遞如意。藉伸頌祝。從前俱有限制。近年來呈遞太多。不可不示以等差。自本年萬壽。暨明歲元旦爲始。親王郡王。貝勒。無論內廷外廷行走。俱准呈遞。上書房行走各員。俱不准呈遞。大學士尚書。領侍衞內大臣。俱准呈遞。都統在內廷行走者。俱准呈遞。侍郎副都統俱不准呈遞。御前侍衞。一品者。准其呈遞。乾淸門侍衞。概不准呈遞。年班來京文武大員。亦惟一品者。方准呈遞。著通行曉諭。其各恪遵無違。　辛未。再增東河楷料土方價銀。　二月。癸巳。　諭禮部。向例。凡祭祀齋戒期內。如遇忌辰。有執事及陪祀人員。俱常服挂朝珠。無執事不陪祀人員。常服。不挂朝珠。嗣後大祀典儀。無論親祭遣官。遇忌辰在齋戒期內者。俱照向例行。至中祀之典。朕親詣行禮者。亦照向例行。其遣官致祭者。有執事及陪祀人員。著常服挂朝珠。無執事不陪祀人員。仍俱穿素服。著爲令。　戊申。　上閱火器營兵。　封湖北武昌府八分山龍神。爲宣潤敷化之神。春秋致祭。　三月。甲子。　上啓鑾謁東陵。　乙丑。　上詣明成祖。宣宗。孝宗陵。奠酒。



商務印書館印行

諭前明諸帝陵寢。曾奉　皇考高宗純皇帝。特諭重修。並親臨永樂陵。閱視酹奠。朕仰紹前謨。於嘉慶九年。亦曾躬往申奠。並飭諭地方官。嚴禁樵蘇。時加修葺。本日朕鑾輅經臨。再往致祀。因念弘治宣德二陵。俱列祀典。即與永樂陵一同躬奠。並閱視榱桷牆垣。規制煥然。松楸亦屬蔥鬱。皆由我朝　列聖。德侔天地。優待勝國。實爲從來所未有。我萬世子孫。允當恪遵成憲。祀事聿修。以副祗守前徽。恩禮前朝之至意。　丁卯。晉封慶郡王永璘爲慶親王。尋於十三日卯刻薨逝。　命二阿哥代朕致奠。命慶親王長子綿慜。於百日孝滿。著即襲封。次子綿悌。綿性。賞四品頂帶。　壬申。上謁陵。　癸酉。　上幸盤山。　丁丑。河南馬營灞漫工合龍。加吳璥太子少保。戊寅。　上還京師。　夏四月甲午。　上臨曹八里莊。故慶親王永璘殯所。賜奠。賞其子綿悌。綿性。三品頂帶。　己亥。　上閱健銳營兵。　庚戌。　賜陳繼昌等二百四十六人進士及弟出身有差。　壬子。　諭朕每屆巡幸。啓蹕。內閣學士請寶。著總管太監。先將寶匣。當同該學士。啓視。再行扃封。交令祗領。回鑾時。亦著該學士。將寶匣。當同總管太監啓視。扃封。再行交進。以昭愼重。　諭兵部行印。審明係上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巴克什營遺失。維時松筠管帶行在兵部印鑰。其行印。本應收存松筠帳房。

用印時。令司員等赴帳房請用。乃松筠率委司員收管。司員又委之書吏。以致遺失弊混。事閱半年。懵無知覺。是此案實因松筠耄而智昏。怠氣所招。其咎最重。故罰亦如之。裕恩署理行在兵部侍郎。失察在途失印。罰應次之。至和世泰。戴聯奎。普恭。常福。曹師曾。常英。失印一事。均與之無涉。其咎在失察當月司員。不行開驗印匣。半年以來。毫無知覺。又失察周恩綬。私換劄付。黃勇興私啓署牆。合衙中相率聚賭。其咎亦重。但較之失印爲輕。其罰自應寬減。各衙門頒給印信。典守綦重。部院堂官。初到任時。例應瞻拜。聞有竟拜行印者。有不拜行印者。向不畫一。嗣後凡設有行印衙門。遇堂官到任時。令將行印與堂印。一併捧至大堂。啓櫝陳設於上。一同瞻拜。其行印回署時。並令該衙門堂官一人驗收。以昭信守。

五月庚午。諭本日據克當阿代慶郡緜慜轉奏。伊府中有呲盧帽門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銅路燈三十六對。皆非臣下應用之物。見在分別改造呈繳。國家設立制度。辨別等威。一名一器。不容稍有僭越。慶親王永璘府第。本爲和珅舊宅。此等違制之物。皆係當日和珅私置。及永璘接住以後。不知奏明更改。相沿至二十年之久。設當永璘在日查出。亦有應得之咎。今伊子緜慜甫經襲爵。即知據實呈報。所辦甚是。所有呲盧帽門口。該府業已自


商務印書館印行

行拆改。其交出之太平缸。銅路鐙。著內務府大臣。另行擇地安設。並通諭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及各大臣等。會典內王公百官。一應府第器具。俱有定則。以昭限制。如和珅之驕盈僭妄。必至身罹重罰。後嗣陵夷。各王公大臣等。均當引為鑒戒。凡邸第服物。務恪遵定憲。謹慎自持。甯失之不及。不可稍有僭踰。庶幾久膺爵祿。永保令名也。

六月乙未。郡王銜貝勒緜懃薨。贈郡王。 命皇次子。智親王往奠。賞銀一千兩治喪。 諭嗣後追封王等。該部均無庸請諡立碑。 丙午。松甯奏。審明已革驍騎校溫程。喝令毆斃宗室喜受一案。另行定擬。並附參原審各員。得 旨。瑞麟。前在浙江布政使任內。因年老調京。嗣簡放奉天府尹。値朕臨莅盛京。伊承辦差務。尚為奮勉。擢用盛京刑部侍郎。乃兩年以來。瑞麟所辦刑名事務。錯謬甚多。不但此次溫程。毆斃宗室喜受一案。所擬罪名。顚倒舛謬。不勝侍郎之任。著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松筠自前歲奏阻朕巡幸盛京。恭謁祖陵。喪心病狂。乖謬已極。從此即福薄災生。彼時未將伊嚴譴。降授察哈爾都統。到任後。即為伊所屬協領。請賞花翎。一味市恩邀譽。見今諸臣。為其所惑者頗多。並有稱伊為師者。嗣後復簡用御前大臣。兵部尙書。又於行在。遺失印信。其在盛京將軍任內。中前所。沙河所。盜賊肆行。全無整頓。此案復率爾

會銜具題。種種孤恩怠職。不能再邀寬典。投閒散實不爲過。松筠著以本旗驍騎校降補。　秋七月。己巳。　命督撫屬員有劣迹顯著。及才不勝任者。據實劾參。不許勒令告病。　壬申。　上啓鑾秋獮木蘭。　戊寅。　上駐蹕避暑山莊。聖躬不豫。　己卯。　上不豫。　皇次子智親王皇四子瑞親王緜忻。朝夕侍側。　上仍治事如常。嚮夕。　上疾大漸。召御前大臣賽沖阿索特那木多布齋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內務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啓鐍匣宣示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立皇太子。御書諭旨。戌刻。　上崩於避暑山莊行殿寢宮。　遺詔曰。朕仰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授璽嗣位。親承訓政三年。惟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爲保邦制治之大經。履位以來。嚴恭寅畏。惟日孜孜。思天立君以爲民。以養以教。責在一人。親政之初。值川陝楚邪匪未靖。訓勵統兵大員。整飭戎行。籌畫四載。逋寇以次殲除。嗣是海宇乂安。閭閻樂業。朕懷保惠鮮。與民休息。乃十八年。復有奸民作慝。闌入禁門。逆黨勾連曹滑。蔓延三省。幸賴上天佑順。渠魁捕戮。餘孽殄除。爲期曾不再月。中外肅清。朕深思致匪之害民。屢申訓諭。以肅吏治。以整人心。整綱飭紀。期於政清而俗厚。蓋未嘗一日釋諸懷也。黃河自古爲中國患。先是雲梯關下海口墊淤。下壅上決。屢有漫溢之儆。

朕不惜帑金。隄防疏濬。俾復故道。奏安瀾者六七年。上年秋霖異漲。豫河南北漫口數處。而武陟橫流。穿運入海。爲害最重。今春督治甫告成功。儀封復潰。飭諭河臣。於秋後興築。業已程工撥帑。計今冬可期蕆事。朕念民生。惟懼一夫失所。遇四方水旱之災。蠲租發粟。隨奏輒下。上年朕六旬正慶。溥海臣民。臚歡獻祝。愛戴出於至誠。朕思逮以實惠。詔蠲免積欠銀穀。凡二千餘萬。以期家給人足。共登熙皞。今歲自春徂夏。以及於秋。暘雨應時。各省皆報豐登。朕心豫悅。孟秋中旬。恪遵彝訓。將舉木蘭獮典。先駐蹕避暑山莊。朕體素壯。未嘗疾病。雖年逾六旬。登陟川原。不覺其勞。此次蹕途。偶感暍暑。昨仍策馬度廣仁嶺。迨抵山莊。覺痰氣上壅。至夕益甚。恐弗克瘳。朕仰遵列聖家法。曾於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豫立皇太子。親書密緘。鐍匵祕匣。十八年。禁門之役。賊踰宮垣。皇太子手發火槍。連斃二賊。餘黨驚墜。禁籞獲安。厥功甚鉅。因建儲之命未宣。先封智親王。以奬殊庸。今疾彌留。神器至重。允宜傳付。乃命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公啓密緘。皇太子仁孝智勇。必能欽承付托。其卽皇帝位。以嗣大統。爲君之道。在知人。在安民。朕嘗論之詳矣。然而行之實難。其深思而力持之。登進賢良。愛養黎庶。以保我國家。億萬年丕丕基。記曰。孝者。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可不勉哉。朕貴爲天子。年逾周甲。獲福亦云孔厚。惟我後嗣。克承予志。使天下永享太平之福。則朕之願慰矣。朕受璽後。二兒一弟。同予侍養。今春慶親王先逝。自茲存者。惟儀親王。成親王。遂不獲相見其二王。一應罰俸處分。著概予寬免。書載虞舜陟方。古天子終於狩所。蓋有之矣。況灤陽行宮。爲每歲臨幸之地。我 祖考神御在焉。予復何憾。喪服仍依舊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八月乙巳。奉移梓宮至京。 十月。甲辰。恭上 尊謚曰。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廟號仁宗 道光元年三月癸酉午刻。葬昌陵。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三終

#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四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衡翰章恭校

宣宗成皇帝。　仁宗第二子也。母孝淑睿皇后喜塔臘氏。原任總管內務府大臣副都統追封承恩公和爾經額之女。以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八月初十日寅時。誕　上於擷芳殿中所。天表挺奇。宸儀協度。頎身隆準。玉理珠衡。自六齡就傅。維時編修秦承業。檢討萬承風。先後傳學。經史融貫。奎藻日新。迨學問已成。猶復時敏修來。與禮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院侍讀學士徐頲。朝夕講論。聖業益精。幼即神武智勇天錫。乾隆辛亥。侍　高宗純皇帝。行圍威遜格爾。引弓獲鹿。喜動天顏。黃褶翠翎。寵賚優渥。　御製詩堯年避暑奉慈甯。樺室安居聰敬聽。老我策驄尙武服。幼孫中鹿賜花翎。是宜誌事成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蓋　高宗以十二歲時。木蘭從獮。初圍得熊。　上則初圍得鹿。年甫十齡。詩又云。家法永遵緜弈葉。承天恩貺愼儀刑。則期勗之意深矣。嘉慶元年丙辰冬十一月乙丑。　賜成大婚禮。是爲　孝穆成皇后。越甲申。　仁宗奉　高宗幸中所。進膳。　上捧觴上壽。鞠晉承歡。兩朝恩眷。日加隆焉。四年己未。四月初十日。　仁宗遵密建家法親書　上名。緘藏鐍匣。默體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先志。愼簡元良由是壽皇殿展拜。則命隨行。裕陵敷土。則命恭代。隱然以神器攸歸。
面稽　列聖。寅承對越。胥寓深心。　上天性純孝。晨昏問視。養志無違。自丁巳春。當
孝淑睿皇后大事。悲深罔極。擗踊逾恆。　仁宗俯鑒肫誠。每值忌辰。及清明中元
冬至。命躬親行禮。用遂孝思。　上孺慕銜哀。屢形章句。數十年如一日焉。自密定儲
貳後。　仁宗保愛彌至。屏窺測。杜猜疑。用意深遠。見於毓慶宮題詠者。不啻再三。而
長夏延涼。則有瀛臺讀書之命。仲春肄武。則有南苑習圍之命。以及經筵聽講。紫閣
程材。乃武乃文。心傳若揭。至於郊壇之祈報。陵廟之薦享。時復主鬯代行。靈承景福。
十三年戊辰正月。　孝穆成皇后升遐。　特命座罩用金黃色。等威區別。垂爲令典。
是年十二月。復賜成大婚禮。是爲　孝愼成皇后。舊制舉行獮典。皇子扈蹕木蘭。十
八年癸酉。九月。因陰雨減圍。　上先期還京。而逆匪犯闕之變作。　上丕揚聖武。立
平大難。偕皇三子緜愷飛章行在。奏言本月十五午刻。子臣等在書房。聞各處太監
關門。總管常永貴等獲賊二名。將近未刻。以爲無事。商同至儲秀宮。給　皇母請安。
聞有賊越牆。從內右門西邊入。子臣實出無奈。大膽差人至所內。取進撒裂鳥槍腰
刀。時惟外兵未進。不料五六賊在養心門對面。南牆外膳房。房上從西大牆。欲向北

竄。子臣手足失措。大膽在宮內放槍。將一賊打墜。又有兩三賊。仍在牆上。一賊手執白旂。似有指揮。子臣復將執旂賊打墜。餘者方不敢上牆。子臣復至儲秀宮奏明。請子臣 皇母放心。切屬子臣三弟。不許稍離左右。子臣至西長街西廠一帶訪查。緜志。奕紹。成親王儀親王內務府大臣。先後帶領官兵進內。子臣屬令將內膳房搜捕。復得賊二人。並派諳達侍衛。在儲秀宮東長街以防不然。子臣 皇母。同貴妃等位。及子臣等並九公主。仰賴 皇父威福。均皆平安。伏祈聖心寬慰。時 仁宗旋蹕白澗行宮。中途得奏。批答云。欣慰覽之。卽有恩旨。遂封 上爲智親王。增俸萬二千。號所御槍曰威烈。 諭內閣曰。係內廷皇子。一聞有警。用槍擊斃二賊。餘始紛紛潛匿。實屬有膽有識。乃奏稱大膽無奈。詞語謹飭。殊覺過當。朕垂淚覽之。可嘉之處。筆不能宣。宮廷內地。奉有 祖 考神御。皇后見亦在宮。身先捍衛。保護安全。實屬忠孝兼備。朕於在廷臣工。有功必賞。今皇子能如此忠勇自效。豈容稍靳恩施。此大公之心。內外諸臣。當共知感知奮也。 上既戡亂禁中。功在社稷。而聖德淵沖。不自滿假。謝恩奏言。事在倉卒。又無禦賊之人。勢不由己。幸叨天 祖。 皇父皇母鴻福。卻賊無事。子臣年幼無知。於事後愈思愈恐。所有恩綸獎諭之處。子臣有何謀何勇。

實不敢當若論忠孝二字。子臣之所當然。至矣哉。有大能謙。不躬不伐。聖人之功。超邁前古。聖人之量。亦夐越尋常矣。上宅心澹定。珍奇玩好之物。略不關懷。定省餘閒。日與詩書相砥礪。仁宗課以詞翰。或呈進歌頌。或賡和天章。日衍月增。積成巨帙。養正書屋詩文集四十卷。麟麟炳炳。極宇宙之大觀。養正書屋者。仁宗受璽初元。御書賜上園居之額也。勉以育德。示以聖功。帝王之學備焉。上祇奉訓誨。身體力行。著主敬存誠勤學改過四箴。以自勵。臨御後。移璇題於寢殿。前言敬繹。顧諟弗忘。蓋聖學欽承。用誌終身之慕如此。二十三年。戊寅。仁宗東巡盛京。展謁三陵。命上隨侍行禮。瞻仰 太祖 太宗所藏法物。俾知締造維艱。守成匪易。復 御製大禮慶成記。首述 高宗密建隆恩。卽繼以承先猷。而啓後嗣。殆微示付托得人。克繩祖武之意。蓋誕膺多祜。聖聖相承。用能寅紹丕基。錫天下臣庶以無疆之福也。

庚辰。嘉慶二十五年。秋七月。戊寅。仁宗不豫。時駕幸灤陽。上隨扈行在。籲天虔禱。問視彌謹。己卯。仁宗疾大漸。召御前大臣賽沖阿。索納特。納木多布齋。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總管內務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啓鐍匣。宣示 御書。立

上爲皇太子。戌刻。仁宗崩。上稽顙大慟。擗踊無算。恭視小殮畢。號慟仆地。良久方起。庚辰。上以依淸曠東直房爲倚廬。席地寢苫。每日哭奠盡哀。諭軍機大臣等。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天下二十五年。深仁厚澤。溥洽寰區。今巡幸灤陽。遽爲龍馭上賓。朕搶地呼天。攀號莫及。梓宮爲萬世閟藏之器。此間並無合制良材。朕心益覺難安。京城原有豫爲籌備者。著留京王大臣內務府大臣。派委妥員。設法運送前來。飭令晝夜行走。能早到一刻。務趕緊一刻。卽將幫蓋底拆開。用氈包好。俟到此間。再行合成。均無不可。總以迅速爲要。萬勿刻遲。辛巳。尊奉母后爲皇太后。晉封惇郡王緜愷爲惇親王。封緜愉爲惠郡王。留京王大臣等奏。本日卯刻。突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慘慟悲切。得旨輿言及此。五內如焚。又奏。查得內務府有乾隆年間備用楠木梓宮一分。向係拆散收貯。便於包裹。行走可期迅速。並將梓宮外槨包妥。於本日午刻自京起程。梓宮內應用各件。俱已檢齊。恭賚赴園。得旨。辦理甚好。惇親王五阿哥想必慟絕矣。癸未。奉皇太后懿旨。我大行皇帝。仰承神器。俯育寰區。至仁至聖。憂勤惕勵。於茲二十有五年矣。本年舉行秋獮大典。駐蹕避暑山莊。突於二十五日戌刻。龍馭上賓。驚聞之下。悲慟搶呼。攀號莫及。泣思大

行皇帝。仰承神器。御極以來。兢兢業業。無日不以天下國家爲念。今哀遘升遐。嗣位尤爲重大。皇次子智親王。仁孝聰睿。英武端醇。見隨行在。自當上膺付托。撫馭黎元。但恐倉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諭。而皇次子秉性謙沖。素所深知。爲特降懿旨。傳諭留京王大臣。馳寄皇次子。卽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靈。以順天下臣民之望。上奉懿旨。愴感彌極。恭摺覆奏。本月二十五日。皇父聖躬不豫。至戌刻大漸。子臣震驚哀慟。五中摧裂。昏迷失據。維時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恭啓鐍匣。有皇父御書。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硃諭一紙。該大臣等。合詞請遵大行皇帝成命。以宗社爲重。繼承大統。子臣遜讓至再至三。該大臣等。固請不已。本日恭奉懿旨。命子臣卽正尊位。皇父皇母恩慈深厚。子臣伏地叩頭。感悚不能言喻。惟是子臣德薄才疎。神器至重。實深愧懼。惟有勉力圖治。以期仰副恩慈深厚。鐍匣所藏皇父硃諭。恭呈懿覽。謹繕摺覆奏。恭謝慈恩。伏祈聖母皇太后懿鑒。召在籍翰林院侍講秦承業來京。八月。甲辰朔。辰刻。大行皇帝大殮。奉安梓宮於澹泊敬誠殿。越南國王阮福映卒。嗣子福晈遣陪臣詣闕告哀。貢方物。戊子。頒大行皇帝遺詔。己丑。命議行三年之喪。卻羣臣以日易月

之請。以河南儀封漫口。淮淮商捐銀一百萬兩。豫備工需。 諭。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恭奉 皇祖高宗純皇帝諭旨。緜字爲民生衣被常稱。尤難迴避。將來繼體承統者。當以緜作 則係不經用之字。缺筆亦易等因。欽此。今朕當欽遵成命。將御名上一字敬改。至臣下循例敬避上一字。著缺一點。下一字。將心字改寫一畫一撇。其奉旨以前所刻書籍。俱無庸追改。尋肅親王永錫等奏。臨文不諱。 聖主不以爲嫌。而臣子之心。究多惶悚。謹按康熙字典甯字註。乃定切。引漢書永以康甯一語。與御名下一字。音義相同。嗣後文移奏牘。恭請避寫甯字。得 旨。既知臨文不諱。何用瑣瑣。仍遵前旨改寫一畫一撇。又奏前代避諱。有改用音相近者。 批。不可爲法。

乙未。恭奉 大行皇帝梓宮還京師。先一日。 上詣几筵前行啓奠禮。自是日詣蘆殿。朝夕哭奠盡哀。 己亥。以橋道穩固。加方受疇太子太保。餘升賞有差。 乙巳。大行皇帝梓宮至京師。奉安於乾清宮 上居上書房苫次。奉 皇太后居弘德殿。每日親詣問安。 丙午。 上詣 大行皇帝几筵前行殷奠禮。 諭。 皇祖高宗純皇帝嬪御存者。惟晉貴人一人。宜崇位號。以申敬禮。謹尊封爲晉妃。應行典禮。著該衙門察例具奏。 諭。 皇考大行皇帝妃嬪。承侍宮闈。恪恭淑慎。均宜加崇


商務印書館印行

位號。以表尊崇。誠貴妃。侍奉　皇考最久。年齒亦尊。謹尊封爲誠禧皇貴妃。如妃。誕育惠郡王。尊封爲如貴妃。信嬪。晉封爲信妃。恩貴人。晉封爲恩嬪。榮貴人。晉封爲榮嬪。安常在。晉封爲安嬪。所有應行典禮。著該衙門察例具奏。　戊申。　上詣　大行皇帝几筵前。行周月祭禮。　大學士九卿等奏。擬上　大行皇帝廟號尊謚曰。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天下萬世稱曰。仁宗睿皇帝。奏入。　上曰。廷臣所擬。詳愼公允。於　皇考聖德神功。實相符合。深協朕懷。頒大行皇帝遺詔於朝鮮琉球暹羅越南緬甸等國。　庚戌。　上即皇帝位於太和殿。遣官告祭天地太廟社稷。是日詣　大行皇帝梓宮前行祭告禮。詣弘德殿。　皇太后前行禮畢。出御殿行禮。免宣表。頒詔天下。以明年爲道光元年。加恩中外。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諭朕沖齡就傅。原任侍郎萬承風。在上書房授讀。盡心講貫。深資啓沃。宜加崇秩。以奬前勞。著晉贈禮部尚書銜。加恩追謚。該衙門察例具奏。其子監生萬方熙。並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以示朕眷懷舊學至意。尋奏予祭葬一次。謚文恪。　賑河南許州地震災。貸盛京彰武臺邊門等處被淹兵丁一年錢糧。並給修屋費。貸亘流河等處一月口糧。緩徵江南徐州府屬修掃借用庫銀。　九月。

己未。尊 大行皇帝陵曰昌陵。 諭據斌靜等奏。圖舒克塔什卡倫之外。沖巴噶什愛曼布嚕特比蘇蘭奇。串通薩木薩克之子張格爾滋事。賊衆約三百餘人。業將圖舒克塔什卡倫官兵殺傷。並將伊斯里克卡倫馬匹搶去。其呈報公文馬兵二名。被賊殺害。色普徵額帶同官兵追剿。殺賊五十餘名。生擒八十餘名。賊即紛紛逃竄出卡。見調葉爾羌官兵三百名。烏什官兵三百名。伊犁豫派兵二千名。俟官兵到來。即帶兵進剿等語。此事恐斌靜不能辦理。色普徵額亦僅能帶兵。未能籌畫全局。調度得宜。著慶祥接奉此旨。卽日選派得力將備兵丁。星夜兼程。馳赴該處。將爲首滋事賊匪。奮力擒捕。訊明謀叛情由。按律嚴辦。其餘脅從之犯。不可株連。妄加殺戮。致令回衆相率惶懼。別滋事端。是爲至要。 命恭纂 大行皇帝實錄。 癸亥。奉移 大行皇帝梓宮於觀德殿。 上哀號瞻戀。不忍暫離。每日親臨奠獻。奉 皇太后居後殿。 上居永思殿苫次。每日問安。 撥銀五十萬兩增培南河隄岸代賑。 諭本日據斌靜等奏。逆犯蘇蘭奇等聚衆滋事。前經色普徵額剿斃。並生擒一百餘名。餘衆二百餘名。已竄出卡外。見在所調葉爾羌頭起官兵一百五十名。已到。派員管帶。星馳赴營。其二起官兵一百五十名。斌靜留守城池。色普徵額管帶葉爾羌官兵。及索

倫錫伯伯克回兵。進山追捕。並訊據活賊安集延回子邁理特里提普供稱。張格爾於本年五月內。曾向霍罕伯克愛瑪爾借兵。來搶喀什噶爾。未允。遂糾同蘇蘭奇。並圖爾第邁莫特之子胡則。會集三百餘人。前來滋事。將圖舒克塔什卡倫城池燒燬。戕害副護軍參領音德布。並滿兵十三名。餘丁一名。玉斯圖阿爾圖什六品阿奇木伯克阿布都爾濟。亦被戕害等語。慶祥接奉前旨。自己帶兵。星馳前往。相機勦捕。惟是蘇蘭奇係布嚕特比。因何遽爾生心。謀為不軌。欲占據喀什噶爾城池。其中必有起衅根由。薩木薩克之事。傳聞異詞。張格爾是否果係薩木薩克之子。虛實未定。圖爾第邁莫特前因孜牙墩謀逆案內。凌遲處死。其子胡則。數年來逃往何處。此次帶兵前來。其意可知。慶祥到彼。均逐細察訪明確。據實速奏。乙丑。諭。朕元妃。鈕祜祿氏。應追封為皇后。所有應行典禮。該衙門察例具奏。起松筠為左副都御史。

丙寅。諭。慶祥奏。喀什噶爾卡倫外布嚕特滋事。豫派官兵一摺。此事前據斌靜奏到。已兩次降旨。諭令慶祥前往查辦矣。斌靜原奏內稱。係蘇蘭奇串通張格爾滋事。蘇蘭奇係阿瓦勒之孫。博碩輝之子。阿瓦勒在乾隆三十年平定烏什叛回時。曾經出力。博碩輝並曾賞給二品頂翎。蘇蘭奇襲職受封。安居已久。何以此次忽萌異心。

且僅有衆三百人。遽思搶掠城池。謀爲不軌。亦覺太不自量。恐斌静前奏。尙多不實不盡。慶祥須詳加訪察。並訊獲賊供詞。如內地官兵。有激變情事。或有起釁之由。卽據實參奏。不可稍有隱飾。又前奏稱有西布察克愛曼布嚕特比拜呢雜爾伊里斯莫特等前來告求助剿。其情是眞是僞。亦不可不防。慶祥到彼後。察看大局。相機妥辦。擒緝賊首。解散脅從。勿妄殺戮。以安衆心。而靖邊圉。是爲至要。 己巳。 上詣
大行皇帝几筵前行大祭禮。 上居咸福宮苫次。自是間日親臨奠獻。奉 皇太后居景仁宮。每日請安。 庚午。 上始御西廠幄次。引見官員。 詔開鄉會試恩科。於道光元年。舉行鄉試。二年舉行會試。 戊寅。 上詣觀德殿。 大行皇帝几筵前。行再周月祭禮。 追封長公主爲端憫固倫公主。 壬午。 諭提督楊遇春屢著勞績。忠悃可嘉。著賞給太子少保銜。並賞戴雙眼花翎。 冬十月。甲申朔。裁各省陳設器玩等貢。 裁稽查軍機處御史。 庚寅。再撥部庫銀六十萬兩。備河工南儀封工需。申禁河務積弊。 辛卯。鑄道光錢。 除江西狠山鎭坍沒牧馬地賦。 甲辰。恭上
大行皇帝等諡。廟號。翌日。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丙午。 命纂修六部處分則例。
戊申。 上詣 大行皇帝几筵前。行三周月祭禮。 庚戌。 諭嗣後保送軍機章

京。著無庸迴避大員子弟。十一月。丙辰。上詣觀德殿。仁宗睿皇帝几筵前。行百日大祭禮。辛酉。免兩淮節年未解玉貢折價銀一百六十餘萬兩。並展緩積欠各款。乙丑。上奉皇太后居壽康宮問安視膳。自是以爲常。丙辰。上詣觀德殿。行冬至大祭禮。壬申。賜昌伊蘇等三十七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丁丑。諭侍講學士顧蒓奏。松筠宜仍置左右一摺。狂謬怪誕已極。朕擢松筠。於降謫之餘。先用爲左都御史。又任以熱河都統。量能授職。自有權衡。何分內外。乃顧蒓以爲擢任左都御史之日。羣臣慶於朝。萬民忭於野。松筠何足以致之。若簡放熱河都統。乃使之爲國宣力。顧蒓以爲雖予重大之任。若有疏遠之心。則尤爲信口亂言矣。甚至稱或疑其意氣之戇。致拂聖聰。或疑其攻擊之嚴。致遭衆忌。無論朕虛懷納諫。從不以直言爲忤。且松筠月餘以來。亦實無犯顏極諫之事。其於內外臣工。更無私毀私譽。若以此致疑。豈舉朝滿漢大臣。除松筠而外。均爲讒諂容悅之人乎。摺內又稱。見雖大開言路。然各部交議者。多被斥駁。外省飭查者。曲致彌縫。欲使朕疑言者之多誣。冀言者之少息。如此謗訕。尤出情理之外。朕於臣工陳奏事件。是者立見施行。非者存而不論。其介乎可否之間者。往往交議。以定從違。若如顧蒓之言。凡交議者。

一概不許駁正。是朝廷政事。不論是非曲直。一皆決於言官。必將大開門戶黨援之習。紊亂朝綱。國事尚可問乎。用人行政。乃朝廷之大柄。顧藉以小臣妄言干預。似此澆風。斷不可長。著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懲儆。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慶祥奏查明張格爾。糾同蘇蘭奇等謀逆大概情形一摺。此案逆裔張格爾。欲圖搶復喀什噶爾。與蘇蘭奇潛通信息。糾結謀逆。蘇蘭奇煽惑回衆。首先接應。燒燬卡倫。殘害官兵。是該逆等久蓄逆謀。尚無激變枉殺情事。見在賊氛四散。餘黨殲擒。惟有張格爾蘇蘭奇。竄逸未獲。斷無有因一二逋賊。帶領大兵深入夷地。窮追大索之理。慶祥所辦甚是。即曉諭衆伯克及布嚕特安集延等。協力訪拏。並懸賞購綫。設法誘擒。以正刑誅。而靖邊圉。其守卡官兵及伯克等。禦賊被戕。深堪憫惻。副護軍參領音德布及卡倫滿洲兵十三名。餘丁一名。在途被戕滿洲兵二名。探信被害綠營兵二名。著該將軍。即行查明咨部。照陣亡例賜卹。以慰忠魂。至伯克阿布都爾滿。於該逆滋事時。首先稟報。被賊拏獲。抗言不屈。致被戕害。深知大義。著慶祥查明。從前回子伯克內。有效忠盡節者。曾作何褒卹。並蔭給伊子何職。援照奏請施恩。再降諭旨。　免兩浙節年未解玉貢折價銀四十五萬兩。　十二月。甲申。恭上　皇太后徽號曰。恭慈皇太后。

頒詔天下覃恩有差。丙子。免各省滿營兵丁追繳長支銀兩。准番役子孫應武試仕武職。壬辰諭本日卓秉恬奏川陝楚老林情形據稱由陝西之略陽鳳縣東經寶鷄等縣至湖北之鄖西。中間高山深谷統謂之南山老林。由陝西之甯羌褒城東經四川之南江等縣陝西之紫陽等縣至湖北之竹山等縣。中間高山深谷總謂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地方遼闊。宜種包穀蕎豆燕麥。佫糧極微。客民給地主錢數串。即可租種數溝數嶺。江廣黔楚川陝之無業者。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墾荒種地。架屋數椽。即可棲身。謂之棚民。種地之外。多資木箱鹽井鐵廠紙廠煤廠傭工爲生。惟人聚既多。則良莠莫辨。不安本分者。一遇旱潦之時。糧價昂貴。傭作無資。一二奸民倡之。以喫大戶爲名。蟻附蜂起。無所畏忌。山內州縣。大者周圍一二千里。小亦五六百里。遇有事。必數日始至其處。糾結者既難以輕動。遠颺者又莫可追捕。且省各有界。賊或踰境而免。官難越境而謀。各處距會城甚遠。若三省大吏往返咨商。州縣奉飭。恆在數月以後。故區畫老林之策。合三省共議於阨要之地。專設大員控制。如福建之臺灣。廣東之雷瓊。湖南之鳳凰永綏等廳。皆有道員駐紮其地。況老林險隘。棚民聚散無定。雖陝安道。川東道。安襄鄖荊道。未嘗不分轄其地。而地界既分。官

易推諉。查鄖襄地方。明季曾設撫治大員。嗣經裁撤。見經生齒日繁。若不妥爲措置。必致日久生事等語。川陝楚老林。地連三省。幅員遼闊。山川險阻。棚民易致滋事。宜如何彈壓撫綏之處。著蔣攸銛朱勛毓岱確勘情形。悉心籌畫。會同定議具奏。 癸巳。加上 孝敬憲皇后。 孝聖憲皇后 孝賢純皇后。 孝儀純皇后尊諡。 諭山東運河事務。仍歸河東河道總督兼管。 丁酉。河南儀封漫口合龍。予吳璥議敘。 壬寅尊封 高宗純皇帝晉貴人傅察氏爲晉妃。 仁宗睿皇帝誠貴妃劉佳氏爲誠禧皇貴妃。如妃鈕祜祿氏爲如貴妃。信嬪劉佳氏爲信妃。 丙午尊封 仁宗睿皇帝恩貴人烏雅氏爲恩嬪。榮貴人梁氏爲榮嬪。安常在蘇完尼瓜爾佳氏爲安嬪。免長蘆退商積欠攤補未繳銀二百九十餘萬兩。 己酉以纂輯新疆識略。賞已革翰林院編修徐松內閣中書。

宣宗成皇帝

諱上字从日从文。下字从宓从罒丁 上表裏文武。昌明正學。讀御製詩文各集。養心殿四箴。養正圖六十什。無非聖功王道所見端。而纘緒貽謀。尤於跋養正四箴。三致意焉。御極三十年。每值郊壇大祀。春秋謁陵。必躬必親。極誠極敬。時或大雩步禱。親譔祝辭。朊

朓以責己省愆。爲民請命。盛京謁祖陵。愾念前型。省觀舊俗。憬然於肇造之艱難。躬行節儉。爲天下先。屏聲色貨利論。垂戒方來。萬方作貢成規。裁汰過半。且木蘭秋獮。亦復量爲展緩。則用意益深遠矣。每歲仲春耕耤。貴粟勸農。國有大慶。輒免積逋。數百千萬。無少恡。秋讞慮囚。至詳且愼。揆官牧民之治。刑期無刑。以致鮫民蜑族。重譯敂關。亦皆矜彼蠢愚。同我覆載。若夫命將徂征。師行萬里。告成於太室。宣豫於慈帷。泐石於泮宮。圖勛於紫閣。以及偏隅不靖。威弧所指。悉本廟謨。蓋智勇得之天生。而神武不殺。寬嚴交濟。故莫不震疊。若是其隆也。他如教國語。習騎射。則本業毋荒。正科十舉。恩榜五開。則人才蔚起。修河防者六。籌海運者二。則動合機宜。經緯萬端。貞釐百度。上蟠下際。巍乎煥乎。遠事文母。以天下養。三行慶典。六上徽稱。極天家盛事。洎璇宮棄養。聖體先已違和。擗踊攀傷。遂至大漸。以視舜之大孝。五十而慕。夫何閒然。往者回疆平定。廷臣以尊號請。卻而不兪。迨宣昭遺訓。舉配天祔廟。鐫碑陳器。諸大典。欲及身而罷之。 聖天子。聖不自聖之實心。迴越千古矣。粵稽堯舜禹。皆曰成功。湯曰成湯。周曰成周。惟 宣宗成皇帝。克集大成。是卽車攻吉日。作爲雅歌。不足以媲熾萬一。若漢之本始。唐之大中。明之宣德。方茲蔑矣。繼自今丕顯丕承。視此方

策。德至矣哉。眞神明之式哉。　上在位三十年。聖壽六十有九。

辛巳。道光元年春正月。丙辰。賞刑部員外郞初彭齡禮部侍郞銜。　丁巳。　諭慶祥奏。設法擒捕逆匪。並密陳回疆情形各一摺。張格爾旣實有其人。藉名和卓後裔。冀圖煽惑回衆。蘇蘭奇胡則二犯。預知逆情。巴衣巴哈什。蒙達拉克等。倡先助逆。均應按名捕獲。以正刑誅。慶祥密派妥幹之員。前往布嚕特各愛曼。分投偵訪。不洩機宜。不動聲色。務期必獲。並諭知霍罕伯克愛瑪爾。令其獻賊立功。所辦皆是。見在蒙達拉克已報拏獲。係於某處就擒。被何人所拏。著附報具奏。慶祥於蒙達拉克解到後。卽親提研究。務將此次起衅緣由。及見在張格爾蘇蘭奇胡則等下落。令其逐一供吐。卽跟蹤設法擒捕。新疆開闢以來。已六十餘年。休養生息。邊圉無事。旗民回部。富庶恬熙。總當安不忘危。使各安居樂業。該將軍有統轄之責。受朕委任。惟當勉之又勉。刻刻留心。勿但以空言塞責也。　裁天壇翼衞官七十二員。兵一千九十名。　命浙省鹽務仍歸浙江巡撫兼管。浙江鹽政一缺。仍改爲杭州織造。兼管南北新關稅務。　丁卯。越南國王阮福晈請遣使進香表賀進貢方物。　詔卻之。　辛未。裁陝甘綠營馬兵三千六百三十名。以步兵改補。　乙亥。彗星出西方。　詔兩河防護隄工。


商務印書館印行

庚辰。上御紫光閣。閱大員子弟騎射。松筠以新疆識略進呈。御製序文。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乙酉。諭各直省修復社倉義倉。辛卯。雲南永北廳屬夷匪滋事。命總督慶保勦之。庚子。修昭陵月牙城。壬寅。上御紫光閣。閱宗室馬步射。挑選侍衞。三月。辛亥朔。諭欽天監奏。本年四月初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朕惟懸象著明。肇先七政。史冊載高陽氏時。五星聚於營室。漢代聚於東井。宋世聚於奎。皆紀爲難逢之瑞。第日月五星。麗天而下。行本有度。即同明共貫。亦祗會逢其適。可以推測而知。我朝 列聖相承。雍正乾隆嘉慶年間。天章屢耀。仰承昊佑。景運隆長。茲朕初元。復遘嘉會。敬維事天之道。遇儆則當思修省。徵祥惟益勵寅恭。朕嗣統以來。兢兢業業。猶恐弗及。何敢矜言符瑞。稍啓侈心。古云。國家以賢才爲寶。豐年爲瑞。惟當夙夜孜孜。與內外臣工。共圖上理。期於政通人和。薄海羣生。咸登康阜。以丕揚我 列祖無疆之庥。仰副我 皇考付托之重。斯願克遂。其爲休應。孰有大於此者乎。此事不必宣付史館。用示朕崇實黜浮至意。癸丑。以 仁宗宣睿皇帝梓宮。奉安山陵。再免經過地方本年旗租。並給平毀麥田籽種銀。己未。上詣觀德殿。 仁宗睿皇帝几筵前。行祖奠禮。辛酉。 仁宗睿皇帝梓宮發引。上奉

皇太后。恭送昌陵。啓鑾。　癸亥。　諭慶保奏。馳抵大姚。與提臣札商分別剿辦永北大姚兩處夷匪情形一摺。此案永北逆夷傅添貴等哄動愚夷。假托妖言。勾結滋事。見在已有七八千人。其偸渡過江。在大姚焚刼滋擾者。亦有三四千人。雖其中多有裹脅烏合之衆。然賊數已爲不少。先因各處派調官兵未集。自不便輕率進剿。該督等續調官兵。合計先後已有八千餘名。更加以土練四千。兵勢亦不爲不厚。該督當知會提督張鳳。相度機宜。分路進剿。仍一面防護完善地方。安撫夷民。勿使再有裹脅。總須一鼓作氣。痛加剿辦。使賊匪震懾兵威。則脅從者自必聞風解散。首逆勢孤。易於成擒。斷不可遷延時日。致令滋蔓難圖。至滇省每有軍務。多得土練之力。朕所深知。該土司素來貧乏。自應給予鹽菜口糧。俾各踴躍從事。惟當核實辦理。毋任冒濫。又據另片奏。見已購獲梅依老十。並要犯沙季得。著即確切研訊。此次爲首之犯。是否止係傅添貴及伊妻父陳添培。抑或更有同謀倡逆之犯。永北大姚兩處。共有首逆幾名。附從者實有若干人。究係因何起衅。敢作不靖。訊悉各供。即行附報具奏。

丙寅。　上謁泰陵。泰東陵。昌陵。隆恩殿。恭奉册寶。上　孝淑睿皇后尊謚曰。孝淑端和仁莊慈懿光天佑聖睿皇后。　丁卯。　仁宗睿皇帝梓宮至昌陵。暫安於隆恩

殿。命成都將軍呢瑪善。馳赴雲南幫辦軍務。癸酉。午刻。大葬　仁宗睿皇帝於昌陵。甲戌。上回鑾。丁丑。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戊寅。恭奉　仁宗睿皇帝。孝淑睿皇后。升祔太廟。己卯。以升祔太廟禮成。頒詔天下。覃恩有差。夏四月壬午。安奉　仁宗睿皇帝。孝淑睿皇后御容於壽皇殿。丙戌。常雩禮天於圜丘。恭奉　仁宗睿皇帝配享。丁亥。以恭奉　仁宗睿皇帝配天禮成。頒詔天下。覃恩有差。庚寅。授呢瑪善爲欽差大臣。督辦雲南軍務。丙申。復未經散館一甲進士與考試差例。庚子。恭建　仁宗睿皇帝聖德神功碑。甲辰。慶保奏。剿洗大姚拉古賊巢。全境肅清。永北首逆。瞎眼唐老大就擒。丁未。上詣大高殿祈雨。己酉。雨。五月。戊午。撥江南藩庫銀四十五萬六千兩。給海州等州縣展賑。癸亥。詔停本年秋決。丙寅。命廣西按察使潘拱辰。冊封越南國王阮福晈。以松筠爲兵部尚書。裁北郊大祀翌衛官二十八員。兵四百名。雍和宮翌衛官十五員。兵四十名。壬申。夏至。祭地於方澤。恭奉　仁宗睿皇帝配享。六月。癸未。添築山東韓莊閘上朱姬閘南攔河大壩。甲申。安定門災。以湖北當陽縣沮漳雁流處。偪近關帝陵。詔建石堤保護。諭本年順天府屬。直隸天津山東。近河近海地方。蝻

孽萌生。飭令捕撲。惟先應禁止擾累。若按畝派夫。胥吏復藉端索費。踐踏禾苗。則蝗孽未除而小民已先受害。康濟錄內所載捕蝗十宜。設廠收買以錢米易蝗。立法最爲簡易。著將康濟錄。各發去一部。交該府尹及該督撫。飭屬迅辦。務使閭閻不擾。將蝗蝻收除淨盡。以保禾稼而專田功。　庚寅。　上御太和門。命鄭親王烏爾恭阿順承郡王倫柱。恭齎册寶。詣孝穆皇后殯宮前行册謚禮。　壬辰。以册謚孝穆皇后禮成。頒詔天下。　秋七月。免雲南夷匪滋擾之趙州等六十一廳州縣舊欠銀米。並永北廳額銅。　庚申。定總管東陵西陵五年更換例。　庚午。　上奉皇太后啓鑾。謁西陵。　癸酉。　諭史致光奏。首逆傅添貴就擒。照例辦理一摺。傅添貴係首先過江。肆擾大姚之犯。永北大姚兩處。早經肅清。惟該犯潛匿稽誅。此次經派緝之千總趙鵬等在龍潭山頂搜獲。該犯逞凶拒捕。被馬兵張連仲用矛戳傷。滾崖就擒。移時身死。經該督委員查驗確實。剉屍梟示。緝捕甚爲認眞。千總趙鵬。已加恩以守備卽升。馬兵張連仲。著以外委。卽行拔補。以示獎勵。　八月。丁亥。　命吏部尚書松筠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以初彭齡爲兵部尚書。　甲午。　上臨故肅恭親王永錫第賜奠。

九月。己酉。　諭國家定制。登極後。卽應選擇萬年吉地。嘉慶元年。奉　皇祖高

宗純皇帝敕諭。嗣後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東陵西陵界內分建。今朕紹登大寶。恪遵成憲。於東陵界內。選擇繞斗峪。建立吉地。著派莊親王緜課。大學士戴均元。尚書英和。侍郎阿克當阿。敬謹辦理。諏吉於十月十八日。卯時開工。辛亥。追封孝穆皇后父。原任戶部尚書布彥達賚三等公。母吳雅氏爲公妻一品夫人。戊辰。暹羅國王鄭佛。遣使進香。貢方物。溫諭止之。乙亥。命停閩省歲進荔枝樹。素心蘭二項。永遠不必進呈。冬十月己卯。上御乾淸門聽政。自是以爲常。乙酉。截留江蘇解部銀三十三萬餘兩。及淮徐兩屬漕糧備賑。十一月甲寅。以故禮親王麟趾孫全齡襲爵。乙卯。頒御製聲色貨利論。交內閣軍機處。都察院。各錄一道。愼密存記。諭軍機大臣等。武隆阿等奏。英吉利夷人給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遞字。求來貿易買馬。見經駁斥一摺。英吉利係海外夷人。向在廣東貿易。溫都斯坦一旦地方。並非伊國泊船口岸。今愛孜圖拉。執有夷字。據稱係英吉利頭目果酒爾。展轉所遺。要到西北一帶買馬貿易。並欲到布噶爾地方。先來給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邁哈默特鄂散遞字。求向葉爾羌喀什噶爾一帶行走。武隆阿等令邁哈默特鄂散。以己意作字駁斥。所辦甚是。至所稱英吉利據有溫都斯坦。已五六十年。其旁克什密爾音底。亦

皆聽從等語。外夷部落。荒遠難稽。疆圉以外。原可置之不問。惟葉爾羌。英吉沙爾。喀什噶爾一帶卡倫均與外夷接壤。地方緊要。總當留心稽察。嚴密防範。不可大意。武隆阿見已飭向在葉爾羌貿易之克什密爾回人分起探訪其事。該夷人究有多少。其來意何居。一俟探有確情。卽行迅速奏聞。 壬申。允廷臣請。編御製養正書屋詩文全集。 十二月。辛巳。先是皇朝文獻通考。於朝鮮國。殺其議政金昌集中樞李頤。命左議政李健。命判中樞趙泰采。據該國報書。謀逆伏誅。至是國王李玜奏言。四臣之死。因李昀病廢無嗣。議會李昑爲世弟。而相臣趙泰耉等。潛蓄異謀。欲傾李昑。遂殺四臣。以謀逆入告。 聖祖仁皇帝恩准李昑册封。其事始定。後趙泰耉論死。四臣咸德昭雪。而誣逆之辭。尚留簡牘。懇恩飭查更正。下禮部議。尋奏通考所載。係據李昀奏報。至情之眞僞。事之反覆。遠隔數千里。無由深考。卽趙泰耉伏誅。該國亦曾奏到。而於金昌集等。被誣之處。並未敍及。是其誤由該國聲敍不明。並非纂修之僞。今旣肫誠籲懇。爲祖雪寃。實係爲人子孫至道。且事經九十餘年。該國臣民。並無異言。其爲兄終弟及。名正言順。似無疑議。應請删去此條。以昭傳信。從之。 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三萬五千五百五十四萬二百五十八名口。各省

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五百一十二萬九石一斗六升一合。

壬午道光二年春正月。辛酉。祈穀於上帝。恭奉 仁宗睿皇帝配享。 戊辰。 申諭廣東閩浙。嚴緝洋盜。 己巳。 命琦善。恭修孔林。 二月。壬午。准給廣東駐防文武會試舉人及引見員弁路費。 辛卯。 諭御史黃中模奏。請嚴禁海洋偸漏銀兩一摺。所奏是。定例廣東洋商。與夷人交易。止用貨物收買轉貿。不准用銀。立法甚爲周備。近因民間喜用洋錢。洋商用銀。向其收買。致與江浙等省茶客交易。作價甚高。並或用銀。收買洋貨。實屬違例病民。不可不嚴行查禁。著廣東督撫。暨海關監督。派委員弁。認眞巡查。出口洋船。不准偸漏銀兩。仍不時查察。如有縱放之員。即行參革治罪。至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煙。重爲風俗之害。皆由海關監督。利其重稅。隱忍不發。以致流傳甚廣。著該督撫密訪海關監督有無收受黑煙重稅。據實奏聞。並通飭各省關隘。一體嚴密查拏。如該督撫訪察不力。或瞻徇不奏。別經發覺。立即加之懲處。務期洋船出入。積弊革除。以清關隘而裕民生。 乙未。 諭明年仲春上丁。親詣辟雍釋奠。用昭崇師重道。稽古右文至意。應行典禮事議。各該衙門。先期敬謹豫備。 三月。丁未。 上啓鑾。謁東陵。 庚戌。 上謁陵回鑾。 癸丑。 上還京師。 甲寅。

上奉皇太后啓鑾。謁西陵。戊午。上謁陵。己未。清明節。上謁昌陵。行敷土禮。回鑾。奉皇太后還京師。丁卯。封浙江鄞縣宋翰林院侍讀晁說之之神。爲孚惠侯。閏三月。予明臣劉宗周。從祀文廟。庚子。賜蘭芬等二百二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己酉。諭近來京外各官。遇有遷擢。皆於召見及接奉批摺後。始換升銜頂帶。本非舊制。嗣後京外升任人員京官自奉有諭旨。外官自接到部文後。著卽換用升銜頂帶。庚戌。長齡等奏。剿咱等族番賊。向西南逃竄。官兵馳赴托里地方。截擊獲勝。癸丑。允戸部議。京倉米石。以放代盤。辛未。尊藏加上孝敬憲皇后　孝聖憲皇后　高宗純皇帝　孝賢純皇后　孝儀純皇后。仁宗睿皇帝　孝淑睿皇后册寶於盛京太廟。五月。壬午。諭長齡等奏。剿捕番賊。已就肅清一摺。青海口外野番。抗不回巢。經該督等。率領官兵。奮力追剿。屢獲勝仗。該野番分竄雪山。長齡督飭鎭將。不避艱險。入山搜捕。盡數殲除。迅速蕆功。甚爲可嘉。覽奏欣慰。允宜渥沛恩施。長齡著加恩賞戴雙眼花翎。並交部從優議敘。並親書御製詩扇一柄。賞賜用昭優眷。甲申。莫晉以議奏倉場盤查事宜。負氣爭論。降內閣學士。調張映漢爲倉場侍郎。乙酉。宣示硃批倉場侍郎莫晉奏摺。莫晉奏。查倉簡

易之法。懲弊於事後。不若杜弊於事先。以意用法。則權變無方。批。以智術馭下。朕不爲也。又奏。執法防姦。則稽查有盡。批。辦理庶政不執法。將何所執耶。又奏。近日以放代盤之議。部臣以爲良法美意。而臣顧斥爲下策拙謀。誠以善處事者。當行所無事。不可轉增無事之擾也。太倉陳因之積。原非可銖銖而計。石石而量。批。汝之忽遲忽速。或略或詳。方是無事之擾也。此與盤其多少不符者若干廒。實虧若干石。非自相矛盾乎。又奏。向例每年派欽差。查倉大臣查倉御史。何嘗不隨點驗。覈實鉤稽。原不過得其大概情形。決不能周知底裏。非特他人。無由信其必無虧短。即以臣之久任倉場。亦烏能保其有虧與無虧哉。批。不因久任。亦不如此回護。可恨。又奏。如戶部新例。則處處窒礙。勢必公私交病。咎戾橫生。批。又不能指出所以然者。恫疑虛喝。將誰欺也。又奏。徒使各倉書役。巧借彌補之名。陰肆尅扣之術。批。朕恐無暇及此。又奏。恃有新陳搭放之例。暗操高下其手之權。批。平素能保其不如此乎。又奏。但盤查固非可常行。尤未可全廢。批。自有良策。又奏。法有限而弊無窮。決非一定之章程。所能箝制。批。一切章程例制。全係無用之舉。惟一詐字。是汝護身符也。莫若先聲後實。以勢驅之。批。又是一派智術。又奏。昨奉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九卿核議。自必另有長

策。復何待臣言。顧念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久司倉務。不敢不效其一得之愚。批。好比擬。可發一大笑。此時尚早。日後恐不免有問汝之處矣。又奏。懇於羣臣議上時。明降諭旨。大意謂天庾正供。理宜慎重。必當隨時查核。以杜弊虧。但部議以放代盤。與嘉慶年間。名同實異。紛紛改變前章。殊非善策。姑暫行停止。俟秋間漕竣後。另行降旨。澈底清查。如此。則各官倉吏。知不久終必盤查。設或有虧。必且暗中設法。逐漸彌補。及至秋冬之交。不見盤查。又恐來歲舉行。終不敢放膽作弊。批。導朕以詐。更可惡矣。又奏。嗣後或風聞何倉虧短。又或不待風聞。特旨專盤一倉。欽派大臣查驗。按照實貯清册。逐廒子細嚴核。止盤其多少不符者。若干廒。實虧若干石。嚴行究辦。便可懲一儆百。時時作欲盤查之形。及至盤查。卻甚簡捷。虛聲實法。相附而行。批。一片狂言。巧掉蘇張之舌。又奏。或一歲一盤。或間歲再盤。又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一盤。其期忽遲忽速。其法或略或詳。使人不能測度。批。敎朕如此存心。如此辦事。朕雖不明。亦不至如此庸闇。受此愚弄。貽笑於將來也。又奏。或可使太倉實貯久遠無虧也。批。必如此。多方詭譎。止落得一箇或字。可謂謀國之忠臣矣。又批。爾大臣等閱此。必謂朕勃然矣。不然。朕自幼承受教訓鞠育之恩。擇師誨導。涵養有年。雖不敢自信恢宏。亦

不至粗厲褊狹。事愈大。心愈小。情愈急。氣愈和。此朕自勵之常規也。卽如莫晉。任性狂言。斷不能受其欺罔。亦不肯治以重罪。惟恐因一人一事。有悞將來。故特將莫晉此奏。及朕之批駁原委。宣示中外知之。 己亥。 諭長齡等奏。番賊悉數殲除。青海全就肅清一摺。長齡等此次辦理野番。甫經兩月。將蘊依等二十三族野番。抗拒者。盡數馘俘。不留遺孽。偪脅者。咸從寬貰。押回原處。恩威並用。國法丕彰。見在黃河以北。全境肅清。蒙古邊氓。悉皆安堵。辦理妥善可嘉。覽奏欣慰。前已降旨令長齡等曉諭蒙古王公等。勉思振勵。自相保衞。此時須將善後事宜。籌畫周妥。該督等當計及久遠。詳愼定議。俾邊圉永臻安謐。方爲不負委任。 定提督以下。失察陵寢禁地。盜樹處分。 辛丑。河南漳河決。 壬寅。停止巡漕御史。 六月。癸卯。定親王緜恩薨。賞銀五千兩治喪。尋賜祭葬。謚曰恭。 以京控日多。飭拏訟棍。 丁未。 上臨故定親王緜恩第賜奠。命其子貝勒奕紹。於百日孝滿後。仍著承襲親王。 諭各省請旨簡放之缺。不准以在省候補人員奏請。 壬子。定漢軍親老人員改近終養例。 山東衞河溢。 壬戌。 諭昨因禧恩等。參奏松筠。刪改理藩院奏稿。降旨交大學士等。會同議罪。茲議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本屬咎所應得。但松筠年逾七旬。遠赴戍所。

亦難望辦公出力。念其淸文尙爲諳熟。松筠著加恩以六部員外郞候補。在上書房繙繹諳達上行走。以示朕格外施恩至意。秋七月。乙亥。定淮商辦公銀數。革除加帶鍛兩場壩黑費趕納豫納及商人首總名目。丁丑。命琦善治衞河。姚祖同治漳河。予告大學士三等襄勇侯明亮卒。命賞銀一千五百兩治喪。賜祭葬。諡文襄。入祀賢良祠。丙申。命恭修　仁宗睿皇帝本紀。裁閩洋緝捕米艇。八月。癸卯。河南新蔡教匪朱麻子滋事。命程祖洛捕治之。封故浙江嚴州府知府王光鼎。爲昭應伯。新蔡逆首朱麻子就擒。庚申。賞已革禮親王昭槤。宗人府主事。丁卯。河南沁河溢。命程祖洛勘辦。撥廣東江西。解部庫銀二十萬兩。備直隸賑需。九月。甲戌。撥通倉米十萬石。賑直隸被水州縣災民。乙亥。諭御史程矞采奏。豫省教匪朱麻子等。由新蔡糾衆。竄入阜陽滋事。若非潁屬匪徒句結。該犯等何敢輕入其鄉。查潁州強悍成風。爲匪黨逋逃淵藪。向有捻匪私梟。雖非習教傳徒。聲勢最爲聯絡。風聞艾亭集在阜陽縣西南。距城一百六十里。捻匪最多。即朱麻子等犯。竄匿之所。艾亭集北十五里。有馬家店。盜首馬皮顯。卽馬二。係該處捻頭。夥黨殆難數計。縣西十里。爲桃花店。又西南約二十里。爲韋家寨。約百里許。爲地里城。該處捻

匪鹽梟成羣結黨。最爲地方之害。又該縣方家集以南。卽河南息縣新蔡交界處所。巨窩大盜伏處潛藏。與捻匪肆行搶刦。南汝光一帶客店往來行旅。晨宵不敢放行。此外潁屬霍邱縣之三河尖。與阜陽接壤。三河尖之南十里爲臨水鎭。與豫境毘連。臨水鎭有著名土豪李復白一名。業經獲案。尚有李天定李振邦二犯。日久未獲。若不早拏。恐習敎之徒。伏而未動者。與捻匪互相糾結滋事等語。皖豫兩省毘連處所。向有捻匪私梟。黨羽甚多。見當搜查餘匪之時。著孫玉庭。孫爾準。程祖洛。嚴飭地方。不分畛域。密速按名掩捕。無任遠颺。　乙酉。四川果洛克番賊平。　戊子。永定河漫口合龍。　辛卯。堵築山東德州及聊城夏津二縣漫口堰隄。　戊戌。禁生監包漕。

冬十月乙巳。　賜張雲亭等五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諭那彥成奏。長齡剿辦野番。屢獲勝仗。所奏尚非虛語。惟撤兵太早。且察罕諾門汗。實係野番中禍種雉媒。長齡反爲捍護。草率輕忽。已明降諭旨。將長齡撤去雙眼花翎。准戴單眼花翎。仍交部議處矣。野番冥頑成性。蒙古虐其屬下。其屬下反投野番謀生。因導引搶掠其主。至內地歇家。奸販貪利。潛往貿易。無事則敎引野番。漸擾邊境。有兵則潛與報信。近年番勢漸張。弊實在此。蒙古回民漢奸。皆能爲番子衣冠。始僅勾結鄉導。繼或

冒名肆掠。欲除外患。自應先絕內奸。其西甯之丹噶爾。哈拉庫圖。及貴德循化。巴燕戎格各屬。西漢民人。並熟番私販茶葉火藥口糧。潛往貿易者。悉屬漢奸。至各屬蒙古番子歇家。擇山僻處所。私開小店。銷變贓物。亦所不免。此等回民熟番與內地奸民。搶刼成風。甚屬可慮。那彥成所奏。乃正本清源之道。然必須辦理周妥。計出萬全。以期一勞永逸。不可稍有疎失。乙卯。上以釋服。奉 皇太后。啓鑾謁昌陵。庚申。上謁昌陵。行釋服禮。回鑾。癸亥。上奉皇太后回鑾。是日還京師。中禁收漕州縣。書役侵漁各弊。並禁漕總名目。十一月。堵築武陟縣。韓村漫口沁隄。丙戌。上奉 皇太后懿旨。立繼妃佟佳氏爲皇后。封側福晉富察氏爲恬嬪。那拉氏爲和嬪。翌日。頒詔天下。覃恩有差。陝甘總督那彥成奏。謝實授恩得 旨所奏均悉。虛心實行四字。乃朕自勵者也。特書與卿。時加省察無忽。戊子。起松筠爲光祿寺少卿。壬辰。上詣大高殿祈雪。丁酉。以冊立皇后禮成。恭上 皇太后徽號曰。恭慈康豫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覃恩有差。十二月。癸卯。加築江南祥符五瑞等處閘壩。戊申。申 諭海口各關津。嚴拏夾帶鴉片煙。賞松筠二品頂帶。爲左都御史。庚申。免江蘇安徽。嘉慶二十三年以前民欠攤徵銀三十三萬三千六百餘兩。

辛酉。　諭軍機大臣等。帥承瀛奏。委員覆查南田封禁地方一摺。浙江寗波台州二府。聯界之南田地方。自前明封禁至今四百餘年。無業游民。藉採捕爲名。潛往私墾。見在十有嶴。計墾戶二千四百有零。已墾田一萬六千七百餘畝。其始由豪强佔踞。招人墾種。計畝收租。名曰老本。以致愈墾愈多。此等墾戶。若概行驅逐。則實在無籍可歸之貧民。必虞失所。恐致別生事端。若任其占踞潛匿。或更從而影射招邀。則紛至沓來。匪徒溷跡其中。無從辨別。人數愈衆。措置愈難。該撫見飭拏著名老本賴一富等二十名。嚴行究辦。出示剴切曉諭。檄委甯波府督同該委員等。前赴南田。復行逐嶴查勘。該處戶口地畝。一俟得有確數。著即相機籌辦。務出萬全。會同趙愼畛妥議章程具奏。俾貧民不至流離失所。而匪徒亦不至匿跡其間。方爲至善。　壬戌。

御製養正書屋詩文集序。

癸未道光三年。春正月。壬午。　上幸圓明園。奉皇太后居綺春園。　甲申。撥河南山東漕十八萬石。備直隸省南賑需。　戊子。戴均元等會勘漳河。請仍濬舊河。允之。　二月。辛丑朔。　諭國家定制。諸臣中有勤於王事。功在社稷者。列入祀典。用示酬勛。其超衆宣勞之王大臣。並有配饗之例。本朝開國功臣。王大臣等。俱配饗太廟。雍正年

年間。怡賢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俱循此例。乾隆年間。增入超勇親王策凌。嘉慶年間。增入大學士傅恆協辦大學士尙書兆惠大學士福康安。甚盛典也。朕思原任大學士公阿桂。乾隆年間。仰蒙　皇祖高宗純皇帝簡擢。平定西陲。旋經理新疆事務。妥協周詳。著有成效。嗣剿辦大小金川。畀以將軍重任。秉承方略。堅持定見。克蕆厥功。又剿捕撒拉爾及石峯堡回匪。立就殄平。圖形紫光閣者四次。入任綸扉。管理部務。贊襄樞要二十餘年。其間奉使讞獄。修築河堤。捍禦海塘。懋績丕著。綜其生平。端謹持躬。公忠體國。有古大臣之風。嘉慶年間。業經特沛殊恩。賜諡文成。並入祀賢良祠。飾終之典。備極寵榮。朕睠懷耆舊。軫念功勛。宜隆追配之儀。用副酬庸之典。阿桂。著配饗太廟。以示朕崇獎藎臣至意。該部察例即行。　丁未。釋奠先師孔子。　上奉皇太后幸惇親王綿愷第。　命惇親王仍在內廷行走。並免前罰俸三年。

辛亥。　諭禮部。議覆通政司參議盧浙奏請以湯斌從祀文廟一摺。原任尙書湯斌。學術精醇。順治年間。有旨褒其品行清端。康熙年間。有旨稱其老成端謹。至其政績卓著。則禁侈靡。興教化。舉善懲貪。興利除弊。官嶺北時。擒獲巨寇。以靖地方。巡撫江蘇時。毀不經之祀。化鬬狠之風。奏豁民欠。議減賦額。還京之日。部民送者十餘萬

人。其他奏議。忠言讜論。剴切詳明。正色立朝。始終一節。所學主於堅苦自恃。事事講求實用。著書立說。深醇篤實。中正和平。洵能倡明正學。遠契心傳。湯斌著從祀文廟東廡。列於明臣羅欽順之次。以崇實學而闡幽光。癸丑。上詣文廟釋奠。臨辟雍。講學。廣國子監乙酉科鄉試中額。甲寅。以故成郡王縣懃第九女蘇拉格格。未婚守志。封貞節多羅格格。賜御書扁額。廉志殯葬。如多羅額駙例。丙辰。上奉皇太后。幸瑞親王縣忻第。己未。濬直隸吳橋縣老黃河。三月。壬申。諭禮部奏。原任大學士公阿桂。配饗太廟位次。朕思追配之文。本示酬庸之典。其安設牌位。自應以服官先後爲序。兆惠雍正年間。卽已筮仕。傅恆阿桂。均係乾隆初年服官。福康安係乾隆三十二年。始行供職。所有配饗西廡牌位。傅恆著列於兆惠之次。阿桂列於傅恆之次。福康安著列於阿桂之次。癸酉。堵築直隸文安縣屬漫口。撥豫漕一萬石。發直隸霸州等六州縣平糶。並命保定等六縣平糶倉穀。乙亥。上親耕籍田。丙子。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上行圍。辛巳。上奉皇太后。還京師。再撥南糧六萬石。及通倉米四萬石。發直隸霸州等州縣平糶。癸未。上奉皇太后。幸含輝樓。上騎射。並閱皇子及親王侍衞等騎射。甲午。上奉皇太后。閱健銳營兵。

己亥。成親王永瑆薨。賞銀五千兩治喪。尋賜祭葬。謚曰哲。 夏四月己酉。河南漳河漫口合龍。 庚戌。 上臨故成哲親王永瑆第賜奠。 免福建剿辦臺匪案內節次核減攤扣未完銀一百七十九萬餘兩。 辛亥。撥奉天復州甯海縣倉穀一萬五千石。備承德縣民食。 癸亥。 命於黑龍潭覺生寺。設壇祈雨。 上躬禱於覺生寺。甲子。 賜林召棠等二百四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丙寅。雨。 五月乙亥。諭嗣後直省徵收錢糧。將墊完民欠名目。永遠革除。 甲申。候補內閣學士莫晉。因病乞假回籍。允之。 六月。庚子。築山西河東鹽池馬道護隄。並濬姚暹渠李綽堰。涑水河。 壬寅。 命署工部侍郎張文浩。會同蔣攸銛。查勘南北運河。並永定大清滹沱河。 甲寅。允蔣攸銛截留江廣漕米四十萬石。存津倉備撥。 戊午。永定河溢。壬戌。北運河決。 秋七月。壬午。撥京倉米五萬石。給五城平糶。 癸未。免直隸嘉慶十八年軍需攤廉。未扣銀七十餘萬兩。 乙酉。 諭內廷向存各省道府名單。以備查閱。朕因歷年已久。不符者居多。將名單另鈔一分。面交軍機大臣等。諭令查明更換。並未向奏事處太監等提及一字。乃曹進壽妄逞己見。輒敢在勤政門外。向軍機大臣等查問。聲稱吏部疲玩。詞色俱厲。經軍機大臣等面奏。朕特派緜課汪廷珍。

那清安。將太監曹進喜面訊。據曹進喜供認。係伊自出主見。令吏部開單。送伊閱看。並欲定以期限。如到期不換。伊須查問。並欲問兵部堂官。要武職各冊等語。我朝列聖相承。家法極爲嚴肅。太監不過供宮廷洒埽奔走之役。從不許干預朝政。所以杜漸防微者。至深且遠。曹進喜在內廷豢養多年。於伊職分內。不應辦之事。輒敢越分干預。出言無狀。實屬狂妄。可惡之至。此風斷不可長。曹進喜著革去五品總管。交乾清門總管太監重責二十板。另派差使。並將此旨載入宮中見行則例。　分設京城外。蘆溝橋四處飯廠。並飭直隸被水各州縣。設廠賚賑。　己丑。撥部庫及各關稅銀一百八十萬兩。備直隸賑需。並永定河工需。　河南漳河溢。　癸巳。　命五城先期兩月。開廠賚賑。　乙未。以江蘇水災。免各關商米稅銀。　丙申。免河南應攤川楚及衞案軍需銀四百六十餘萬兩。　八月。丁酉朔。再撥江西九江等三幫漕米。備直隸賑需。　戊戌。　諭本日據吏兵二部奏。請酌定失察鴉片煙條例。鴉片煙一項。流毒甚熾。總由地方官查拏不力所致。向來地方官止有嚴參賄縱之例。並無議處失察之條。且止查禁海口洋船。而於民間私熬煙片。未經議及。條例尙未周備。嗣後如有洋船夾帶鴉片煙進口。並奸民私種罌粟。煎熬煙膏。開設煙館。文職地方官及巡

查委員。如能自行拏獲究辦。免其議處。其有得規故縱者。仍照舊例革職。若止係失於覺察。按其煙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該管大員。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級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級調用。武職失察處分。亦照文職。畫一辦理。其文武官。拏獲煙片議敘。均著照舊例行。至滇省迤西迤東一帶。將罌粟花熬爲鴉片。必須嚴爲禁止。著該督撫嚴飭地方官。曉諭居民。不准私種罌粟。以淨根株。 己亥。初舉經筵。上詣傳心殿行禮。 御文華殿經筵。幸文淵閣。賜講官及聽講諸臣茶。復賜宴於本仁殿。自是以爲常。 庚子。 命孫玉亭委員採辦四川湖廣江西米石。備安徽災區平糶。 癸卯。復松筠頭品頂帶。 甲寅。 命盧溝橋等四廠外。添設二廠。並折米散放。 乙卯。以浙江杭州等三府屬水災。免海運商米船稅。並留各關稅銀備賑。九月。丁卯。撥浙江鹽庫銀三十萬兩。買米平糶。 己巳。 命浙江暫弛海禁。招商赴臺販米。 壬申。 命浙江平糶倉穀。 丁丑。永定河漫口合龍。 辛巳。撥部庫及江蘇各庫銀一百萬兩。備江蘇賑需。 壬午。 上奉皇太后啓鑾謁西陵。 丙戌。 上謁陵回鑾。 己丑。 上臨奠端憫固倫公主園寢。及故大學士朱珪墓。 上奉皇太后還京師。 庚寅。 命五城飯廠加米賚賑。 冬十月。撥安徽關稅及捐監銀十萬

兩。並本省耗羨銀兩。備撫爲等三十三州縣衞賑需。　辛亥。撥龍江等關稅銀三十三萬兩備江蘇太倉等四十七州縣衞賑需。　甲寅。帥承瀛奏。浙商捐銀備賑。　上不許。仍准應完各欵加展五綱。　撥浙江運庫銀三十萬兩。備海甯等二十州縣衞賑需。　乙卯。　賜張從龍等五十三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一月。庚辰。撥銀二十餘萬兩備直隸賑需。　申定廣東福建捉人勒贖治罪例。　免山東海販奉天雜糧稅。　己丑。晉封和嬪那拉氏爲和妃。全嬪鈕祜祿氏爲全妃。祥貴人鈕祜祿氏爲祥嬪。　十二月。乙巳。添設京城南鄉飯廠賚賑。　戊午。　諭松筠於盛京養息牧大淩河二處牧廠。不便試墾之地。固執前見。率行瀆奏。並自請前赴盛京。會勘籌辦。實爲越俎荒謬。部議降二級調用。本屬咎有應得。姑念其究係因公。松筠著加恩改爲降二級留任。不准抵銷。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四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宣宗成皇帝。

甲申。道光四年。春正月。壬申。諭。朕恭擬三月叩謁東陵。以伸誠悃。但直隸兩年收成歉薄。彼時正值青黃不接之時。民力維艱。著暫行停止前往。再今歲秋獮木蘭。允宜遵循成憲。肄武綏藩。然不可不審度時勢。量為展緩。今歲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於安逸也。直省大吏。務當體朕之心為心。懲黜昏墨。獎勸賢能。凡有益於民者。盡心講求。期吾赤子共免顛沛流離。以佐朕順時休養至意。癸未。停奉天採買粟米。撥戶部銀四萬八千兩。貸直隸貧民口糧。　二月。丁酉。諭。朕因松筠熟悉吉林情形。簡畀將軍重任。乃一赴新任。遇事紛更。種種錯謬。松筠不勝吉林將軍之任。仍著富俊補授。松筠著補授左都御史。此係朕眷念舊臣。格外施恩。賞給差使。松筠務慎守本任舊章。無得仍蹈故轍。致干咎戾。　戊戌。撥北新倉粳米三萬石。稜米二萬石。給五城平糶。　禁江蘇滸揚兩關濫徵商課。並申定榷稅章程。　借撥直隸通永霸昌兩道庫款。展賑飢民。　甲寅。　上奉　皇太后幸南苑行圍。　乙卯。以直


商務印書館印行

隸水災。命平糶倉穀。　己未。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裁貴州歸化廳屬生苗枝
土千總。　三月。丁卯。頒　御製養正書屋全集於國子監。　戊辰。以裕陵隆恩殿工
竣。復緜課親王爵。戴均元太子太保。　乙亥。　上親耕耤田。　己卯。築直隸新開衞
河隄埝。並添建壩座。　丁亥。　上閱健銳營兵。　以河南省新開衞河支流上游築
壩。給居民地價。並免額賦。　夏四月。丁酉。修直隸南北運河隄壩。並淸苑等二十二
州縣橋道隄埝。　壬寅。　命程含章會同蔣攸銛籌辦直隸河工。　命查明嘉慶八
年以前。陝西陣亡鄉勇。入祀昭忠祠。　乙巳。　諭刑部審理案件。必須盡心推勘。將
眞實情形。水落石出。方足以昭執法之平。上年內閣有遺失金葉表文一案。黏桿處
有遺失蝦鬚鉤魚竿等件一案。近又有內閣遺失硃籤一案。俱經刑部審訊具奏。並
未究出被竊緣由及贓賊確據。刑部爲刑名總滙。於各犯到案。固不可一味刑求。致
使無辜受累。然果能悉心研究。豈有尋常盜竊之案。轉不能審有端倪。若徒以一奏
了結。則正盜漏網。奸猾之徒。益無忌憚。其何以明罰敕法耶。嗣後遇此等案件。務令
該堂官督飭司員。詳愼推鞫。總期人贓並獲。按律定擬。不可顢頇了事。致滋寬縱。如
案已結。或在逃正犯。別經發覺。朕惟該堂司各官是問。恐不能當其咎也。　癸丑。恭

纂仁宗睿皇帝實錄聖訓成。五月己巳。上詣黑龍潭祈雨。庚午。淮江蘇截留解部銀十五萬兩濬太湖下游水道。甲戌。雨。辛巳。吏部奏官員爲生祖母治喪。請仍照舊例。無論嫡祖母是否見在。概令治喪一年。許其離任。從之。丙戌。添建廣東省垣監獄。以河泊所大使爲管獄官。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丁酉。申諭各督撫詳鞫京控案件。庚戌。諭各督撫。不准擅動地丁正項修理各工。乙卯。命戶部籌撥銀一百二十萬兩。興辦直隸水利。丙辰。定太廟夕月壇歷代帝王廟謝福胙禮。秋七月。丁卯。諭。國家祀典。自有常經。邪說誣民。本干例禁。蘇州府城西楞伽山土人。立五通祠。前於康熙年間。毀祠踣像。日久禁弛。賽饗如故。女巫假托神語。按簿還願。陋習相沿。不獨蘇州一府爲然。不可不嚴行飭禁。著孫玉庭。韓文綺。卽將境內五通等淫祠撤毀。其女巫等。隨時訪拏。嚴加懲治。以維風俗而正人心。命禮部增定通禮服制。命修山東魚臺汎西岸河隄。閏七月。甲辰。予故明殉難安徽貴池縣副將馬應奎汪思誠參將程宗熹守備曹大鎬入祀忠義祠。丙午。予告大學士戴均元回籍。賜御書御製詩章。命沿途地方官在二十里內者護行。庚戌。命翰林院編纂嘉慶十八年逆匪滋事案內殉節入祀昭忠祠各員列

傳。戊午。改建浙江防海魚鱗石塘。並築復隨塘坦水。八月。壬戌。命江蘇按察使林則徐。籌濬江浙水道。己巳。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朱方增等五員一等。餘升黜留館有差。庚午。續纂通禮成。御製序文。甲戌。諭王府官員有過犯應行參革者。五品以上交兵部專案具題。六品以下咨部彙題著爲令。九月。甲午。飭修直隸千里長隄。乙未。翰林院奏請將嘉慶十四年以後出洋淹斃官兵。雲南四川陝甘陣亡弁兵。一體立傳。允之。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永芹等奏聞報逆裔前來滋事。密派將弁防捕一摺。逆裔張格爾由霍罕糾約布嚕特多人。欲來喀什噶爾滋事。該大臣等陸續派員偵探明確。隨派官兵同阿奇木邁瑪薩依特派出之伯克護衞回兵出卡堵截。永芹在城調度一切事宜。巴彥巴圖復帶領官兵前往英吉沙爾與領隊大臣色布徵額定議防守。卽馳赴烏魯克等卡倫設法擒拏。該大臣等布置悉爲妥協。張格爾豺狼性成。膽敢仗和卓名色搖感回衆。殊屬可惡。著永芹等督飭將弁。於各卡倫嚴密防範。將該逆犯張格爾及伊弟巴布頂。迅速掩捕務獲。永絕根株。方爲萬全。若該逆犯等行蹤靡定。亦不可遠帶兵役出卡窮追。總在該大臣等。相機妥辦。實力防守。勿涉張皇。以靖邊圉。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永芹等奏。官兵

剿賊。連獲助逆賊目多名。審明懲辦。並酌量撤兵一摺。張格爾糾合賊匪。到烏魯克卡倫焚搶。旋竄卡外。經巴彥巴圖色布徵額帶兵追剿。斬獲搶卡布嚕特賊匪二十餘名。並拏獲賊目伊斯拉木。經永芹督率郡王邁瑪薩依特。訊出張格爾燒卡與官兵對敵不住。率同四五十人。盡命奔逃。見探明張格爾僅帶二十六人。困乏已極。奔投喀拉提錦部落。苟延殘喘。其近卡喀拉提依特部落。助逆頭人那爾巴他。並其弟西爾就獲。搜出官兵鳥槍五桿。及侍衛花山布所戴花翎。又擒獲爲張格爾執旗之頭人阿玉巴什。供出巴哈提拜尖。胡里圖爾底等。經永芹於訊明後。將六犯斬梟。其雅曼提依特部落頭人西爾噶孜。即係孜牙墩作亂助逆之犯。業已傷死。並殲斃四十餘名。甚爲妥善。至伊斯拉木一犯。係奈曼部落布嚕特比五品頂翎愛薩胞弟。其慫恿張格爾滋事。罪不容誅。惟竟予正法。其兄愛薩必生疑懼。著暫交邁瑪薩依特。小心看守。並諭伊兄愛薩。以後如果出力擒拏逆裔。即可免伊弟一死。如此剴切曉諭。或畏罪不敢助逆。張格爾無所糾約。必將自斃。如敢仍前覬覦。即著該大臣等。隨機擒拏。務滌逆孽。其隨聲附和之賊。自不必重勞兵力。曠日持久。著派可靠之布嚕特比拜尼雜爾查拏解該大臣懲辦。巴彥巴圖等。著即撤兵。於可防守各卡倫增兵

嚴守巡緝。加意防範。毋稍疏虞。所有前次陣亡之侍衛。花山布等。並此次擒賊接仗陣亡漢兵一名。索倫兵一名。著該大臣一併咨部。照例分別賞䘏。其隨同出力之布嚕特比等。著准其援照成案。每名賞銀二兩。每回子一名。酌賞鹽菜銀九錢。其在事出力之布嚕特比回子伯克等。著永芹會同巴彥巴圖色布徵額。詳核具奏。再降諭旨。　丁丑。准山西絳州等二十六州縣丁銀攤入地糧。　丙戌。　命福建臺灣道。兼管臺灣水陸官兵。　十月。己酉。禮部奏定例節婦三十歲以內守節。如未逾五十歲身故。必守節已逾十五年者。方准旌表。今安徽已故民婦王楊氏守節十三年。例不准旌。惟節婦貞女情事相同。乾隆三十六年。題准旌表已故貞女。不拘年限。應請嗣後已故節婦。改照現存節婦二十年例限之半。已及十年者旌。從之。　十一月。　命文孚汪廷珍馳往江南。查勘高堰漫口。　乙卯。　上詣大高殿祈雪。　諭向來宗室廕生。未及歲者。俱不戴用四品頂帶。與滿漢廕生。未能畫一。嗣後宗室內。如有恩廕人員。無論年已未及歲。俱著加恩。一體戴用四品頂帶。　十二月。辛酉。　命截留江蘇淮安府漕米一萬五千石。賑山陽清河二縣水災。　孫玉庭奏高堰漫工合龍。甲申。　命奉天採買粟米二十萬石。籌備京通各倉。

乙酉。道光五年。春正月。癸巳。命孫玉庭。暫留江南。會辦漕運事宜。丁酉。命浙江修治河道水利。己亥。命修復陝西河渠水利。乙卯。予明臣黃道周從祀文廟。

二月。癸亥。諭軍機大臣等。上年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宣洩過多。高寶至清江浦一帶河道。節節淺阻。於本年重運漕船。大有妨礙。屢經諭令欽差尚書文孚等。會同兩江總督。及河漕諸臣。妥商籌辦。均以清水來源本緩。一時難期暢注。而重運瞬卽前來。未便停待。懇請引黃入運。藉其浮送。此固不得已權宜之計。雖添築石壩。鉗束盛漲。自可無虞泛溢。第黃水挾沙而行。過後必致淤墊。恐目前偶資濟運。日久貽患滋深。終非善策。從前海運之說。歷據臣工條議。有謂可以試行者。有謂斷不可行者。迄無定見。果係河流順軌。漕船自可照常由內河行走。如必欲捨河運之成規。輕冒洪波之巨險。一切更張舊制。固屬勢所不能。然漕糧爲天庾正供。所關非細。將來運道竟至淤滯。各幫船因而遲誤。該督撫等身任地方。豈有束手無策。不爲設法運京之理。自應未雨綢繆。另籌妥辦。朕思江蘇之蘇松常鎭。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屬。濱臨大海。商船裝載貨物。駛至北洋。在山東直隸奉天各口岸。卸運售賣。一歲中乘風開放。每每往來數次。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朕意若將各該府屬應納漕米。照常徵兌。

改雇大號沙船。分起裝運。嚴飭船水人等。小心管駕。伊等熟悉水性。定能履險如夷。所有風濤之儆。盜賊之事。亦可無慮。惟事係創始。辦理不易。然不可畏難坐視。漠不相關。著魏元煜顏檢張師誠黃鳴傑。各就所屬地方情形。廣諮博採。通盤經畫。悉心計議。勿存成見。務將如何津貼沙船。旗丁不至苦累。雇用船隻。有無騷擾閭閻。抑或隨船均須派委員弁。照料護押。及各該屬由何處水次兌運開行。抵北時灣泊何口。以便起卸。運通之處。一一熟籌。據實具奏。候朕裁酌施行。至江廣幫船。應否同江浙漕糧一體轉運海口。俟江浙等幫海運著有成效。再行歸併籌辦。亦著一併議奏。戊寅。上奉　皇太后啓鑾謁陵。辛巳。上謁陵畢。至寶華峪閱視萬年吉地工程。回鑾。癸未。上恭送　皇太后。還京師。甲申。上幸南苑行圍。三月戊子。朔。上還京師。壬寅。諭各督撫。飭禁獄卒陵虐監犯。乙巳。予國初禦賊陣亡福建總兵官黃藍後裔恩騎尉世職。夏四月乙丑。免直隸冀州積逋賦。庚午。晉封全妃爲全貴妃。祥嬪鈕祜祿氏爲祥妃。珍貴人赫舍哩氏爲珍嬪。癸未。予國初殉難福建沙縣知縣董璘。入祀昭忠祠。乙酉。允創修安徽省通志。五月己亥。以海口停淤。命魏元煜嚴烺履勘雲梯關外長隄。六月壬戌。諭戶部議覆元煜等

奏。請添撥河南大汎工需銀五十萬。及啓放王營減壩。籌備銀三十三萬兩。南河自上年高堰漫口。工用浩繁。該督等見因籌辦要工。援例請撥。著照戶部所議。准其撥給。河南候撥高堰工需銀三十萬兩。安徽藩庫。存戶部項下銀三十萬兩。兩浙春撥鹽課銀十五萬兩。蘇州春撥漕項銀八萬兩。即令各該撫鹽政等派委妥員。解交河庫。以備支放。　諭御史汪世紱奏請防糧船水手。設教歛錢。流弊一摺。據稱各幫糧船舵水。設有三教。一曰潘安。一曰老安。一曰新安。所祀之神。名曰羅祖。每教內。各有主教。名曰老官。每幫有老官船一隻。供設羅祖。入其教者。投拜老官爲師。各船水手。聯名資助。統計三教。不下四五萬人。沿途縴手。尚不在此數。水手僱値。向例不過一兩二錢。近年挾制旗丁。每名索二三十千不等。及銜尾前進。忽然停泊。老官傳出一紙。名曰溜子。索添價値。旗丁不敢不從。水手滋事。必送老官處治。輕則責罰。重則立斃。沈入河中。沿途招僱縴手。必推曾經械鬬受傷者爲頭目。遇有爭鬬。以紅箸爲號。人即立聚。新安一教。尤多匪徒。此次欲在江南衆興集地方。招人報復。因船未渡黃而止。此案水手滋事。宜設法嚴辦。以後遇有滋事。皆當加等重懲。明年倘暫行海運。此數萬人。安保不滋生事端。尤宜妥爲安插等語。糧船水手。膽敢設立教名。歛錢聚

衆不法已極。本年水手因爭船起衅。械鬬至四日之久。總由該撫等庸懦無能。以致肆行無忌。若不嚴行懲辦。將來藐法之徒。何所底止。除此案在逃逸犯著程含章嚴拏務獲重辦外。並著漕運總督及有漕各省督撫。細心察訪。應如何示以懲創。分其黨與。俾運官糧旗丁。不受挾制。及地方官不至規避處分。有心消弭。並兩岸奸民不至互相勾結。悉心籌議。弭患未然。固不可釀成巨案。尤不可激生事端。此爲至要。

諭琦善奏察看黃運兩河淤墊。幫船淺滯。盤運艱難情形各摺。本年借黃濟運。原係權宜辦理。在事諸臣。卽應通盤籌計。相機妥辦。孫玉庭前已獲咎。念其熟悉江南情形。特令留辦重運事宜。勉贖前愆。若當開放禦黃壩後。察看漕艘挽渡艱難。卽應據實直陳。趁早變計。及降旨詢問。猶以計算夏至前不誤重運挽渡期限。其回空軍船。喫水既輕。順流南下。亦不至誤歸次。乃具奏未幾。卽有盤壩接運之請。迨盤壩二十餘日。僅剝米十萬石。則又奏請截留。計所奏自開放禦黃壩及堵壩之期。已三月有餘。渡船僅二千八百餘隻。兹據琦善奏稱。孫玉庭等前此所奏渡黃船隻。有渡黃後等候一月。尚未開行。並有淤在禦黃壩以內。二壩以外。及裏河運口內三壩四壩之間者。共船五十餘隻。其應行剝運軍船。皆膠柱不能挪移。有水之處。盡被民船擁塞。

河面窄小。剝船轉運不便。且佔住河身。不能挑空。回空船隻。亦無處容納。孫玉庭。身受三朝厚恩。辦事至於如此。自問當得何罪。魏元煜。身任兩江總督。不特有兼理漕務之責。且漕督是其舊任。乃與顏檢。坐觀事機之敝壞。隱忍不言。糜帑病民。是誠何心。魏元煜。著降爲三品頂帶。暫留漕督之任。以觀後效。孫玉庭。顏檢。俱著不准回籍。交琦善。督令將運河淤墊之處。一律挑空深通。所需挑費。著落孫玉庭。魏元煜。顏檢。分賠。如果回空軍船。毫無阻滯。屆期奏明。或可稍從末減。倘再稍有貽悞。著琦善。魏元煜。嚴參具奏。一面將孫玉庭。顏檢。傳旨拏問。由驛奏明候旨。 己卯。陶澍奏。勸設義倉章程一摺。國家養民之道。足食爲先。而裕民之源。積貯尤重。前年安徽。偶遇荒歉。賑撫兼施。該撫請設立義倉。爲未雨綢繆之計。所議章程。如州縣中。每鄉村。公設一倉。秋後聽民捐輸。歲歉酌量散給。出納悉由民間經手。不假官吏。防侵蝕以禁騷擾。矜貧寡而杜爭端。各條。著即移交新任巡撫。照議妥爲經理。仍督飭各州縣。實心實力。勸導有成。總期經久無弊。不必另立倉名。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陶澍奏。籌議海運。及暫收折色。停運治河各情形。據稱折色。與停運。二者均不可行。來年當以海河並運爲宜。廣招商船。分作兩次裝載。計可運米一百六十萬石。其餘仍由河運

而行。秋冬之間。即由河督派員將運河挑空深通。計來春湖水益增。自可引導濟運等語。太倉儲蓄本宜陳陳相因。停運之說。原未可輕爲議。及至漕糧改征折色。即與地丁無異。以江省額徵漕糧。核計應折之銀。爲數甚鉅。民間以米易銀。遽難出糶。必致穀賤傷農。是折漕一節。江省尤難施行。此事竟無庸議。海運一事。旣據該撫奏稱。目前籌運之策。無踰於此。與琦善意見相同。著俟藩司賀長齡。赴海口查勘情形。籌畫到日。即將一切章程。會同妥議具奏。惟明年海運漕米。不過一百五六十萬石。其餘漕糧。亦應及早籌畫。清水仍由河運。方爲盡善。昨琦善所議。將海運餘賸之米石。酌量變價存貯。亦非萬全之策。著與陶澍從長定議。相機妥辦。勿存成見。總期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用副委任。其另片奏。仿照唐代轉運之法。於沿淮沿河一帶。建置倉廒一節。見在旣籌河海並運。此事暫緩籌辦。該督等總當先其所急也。　秋七月。戊子。　諭據李鴻賓奏籌議海運事宜。本年已不及行。來年籌運之一百五十萬石。雇用商船。稍費招集。恐難定其足載百五十萬之數。擬將首二進。業經渡黃北上之船。俟交卸回空。酌留二三十幫。約可運米七八十萬石。令其停候黃河以北。無庸歸次。一以濟本年接運之不及。一以備來年海運之不敷。此時約計首運回空。將入江

境。卽再行接運。趕抵通州。該船來年既不須出運。卸米後。於北路衞河閘河。分泊守凍。如雇覓海船。或難如數。可酌分數十萬石。仍由內河轉運。自較穩妥。至運河淤厚處所。多在淮城以北。挑濬工程。應自下游南路辦起。本年冬季。並來年正月二月。將高寶一帶淤墊挑乞蕆工。專留上游極淤之地。俟夏秋挑辦。明年糧艘。自南而來。時當春夏之交。洪澤湖水。總可蓄至丈餘。於頭閘濟運壩開放清水接濟。猶可挽至高坂頭一帶。起米過壩。卽令北路守凍幫船。迎至河口受載。殊爲省事。且暫放清水。以濟舟行。旋卽堵築興挑。亦不至有誤清江閘等處挑工。該幫船本年接運。及來年迎運。均按額給與行舟口糧等項。丁舵水手人等。復得藉資食用。俟下年渡黃歸次。亦可趕運。道光七年漕糧等語。海運事宜。前據琦善奏。見飭藩司賀長齡。親赴海口。招徠商船。籌議章程。再行會奏。並將本年滯漕一二百萬石。由豫東軍船。及雇用民駁。並淮安首進回空等幫。分起接運赴通。惟來年試行海運。所雇沙船。是否足資裝載一百五十萬石之數。抑或挑濬運河。俟清水蓄足。另籌分運。李鴻賓所奏。是否可行。著該督等會同妥議具奏。

癸丑。諭琦善等奏。查勘堰盱石工。並通盤籌議湖河情形。一摺。據稱洪湖石工。計有九分。八月可竣。惟石工形如壁立。必湖水收至二丈始

能刷黃。上年湖水。積至一丈七尺二寸。卽致失事。刻下清水。萬難蓄足。欲去其病。惟有蓄清減黃二法。碎石護隄。所以蓄清。改移海口。所以減黃。等語。黃運兩河。受病已深。明年欲行海運。禦黃壩。卽當堅守不放。與朕前降諭旨。適相符合。惟海運止可暫行。河漕必計久遠。琦善等能念漕運國帑。與淮揚數百萬生靈。不惜心力。朕已洞鑒其微。惟碎石護隄工長一萬七千餘丈。需銀六百餘萬兩之多。又須分年辦理。不能速收成效。其海州所管之灌河口。於王營減壩一帶。導黃下注。則迤東山海等廳二百里淤墊梗阻之河道。不復經行。河口黃水。亦必以新海口。掣溜迅急。漸次落低。卽湖水亦無庸多收。可以敵黃濟運。如果事無窒礙。自屬救弊良圖。惟改移海口。築隄挑河。需費若干。及一切民田場竈。該督等尙未查勘明確。著卽會同從長計較。權利害之重輕。計保衞之久暫。孰費孰省。孰難孰易。詳愼妥籌。據實具奏。此係湖河全局。朕原不惜帑金。但必須於濟運宣防。實有裨益。而又能經久無弊。不徒爲目前之計。方爲妥善。

八月壬戌。晉封珍嬪赫舍哩氏爲珍妃。

癸亥。諭前據英和奏通籌漕河全局。請暫雇海船。以分濟運。酌折額漕。以資治河。當交有漕省分各督撫等悉心議奏。嗣據各督撫等。詳晰籌議。安徽江西湖廣。離海較遠。浙江乍浦甯波海口或

不能停泊。或盤駁費鉅。惟江蘇上海商船。據琦善等奏。可以暫行海運。已有旨。交議籌辦矣。其折色一節。據程含章奏。窒礙難行。請仍收本色。琦善。李鴻賓。陶澍。楊懋恬。嵩孚等。均以爲弊竇叢生。請收本色。由州縣變價歸工。惟成格。張師誠。因全收折色。不便於民。請以本折各半征收。朕以漕糧爲天庾正供。征收本色。由來已久。改收折色。易滋弊端。所有江蘇安徽浙江湖廣。折漕一節。已降旨。無庸議。並將該督撫等。變價歸工。及本折兼收之議。概予駁斥。仍令江西省再行妥議。尚未奏到。見當秋獲登場。各省將次征收漕米喫緊之時。若躭延時日。不早定議。恐不肖官吏。藉端影射。舞弊病民。所關甚巨。著通行曉諭。有漕省分。各督撫所有應征漕糧。仍照向例征收本色。毋得藉口折漕。致滋擾累。並著琦善等。體察情形。明年各省軍船。如何渡黃還通。自應早爲計及。通盤籌畫。據實具奏。

九月。壬辰。

諭琦善等奏。請將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應征道光五年分漕糧。全由海運。議定運送兌收各章程一摺。海運事宜。前據琦善於抵任後。飭令藩司賀長齡。赴上海。查看情形。會同妥議。嗣該撫陶澍。於查勘水利之便。亦至上海。傳集商船。面加曉諭。商情頗形踴躍。茲據奏。見雇有沙船一千餘隻。三不像船數十隻。計春夏兩次。可以運米一百五十餘萬石。著照所請。將

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新漕。並經帶漕糧。由海運抵津。其所議酌給沙船耗米一款。著即於例給旗下耗米十八萬餘石內動放。所有節省耗米六萬餘石。並令隨同起運。正耗米石一體運送抵津。又海運漕糧。無故短少黴變一款。著查明如有斫桅鬆艙傷斃人口情事。自應奏明。免其賠繳。並照例優卹。若無故短少黴變。即於備帶耗米內補足。如再不敷。勒令買補。以專責成。又驗米交米。專派大員經理一款。著於兌運時。派委道府大員等。逐一盤驗。將米樣貯桶。黏貼印花。交沙船帶津。以備欽派驗米大臣查對。並著戶部。將沙船到津。在東門外交兌。限幾日收竣放行。即行議定具奏。其需用駁船。並著直隸總督。飭屬先期多為僱備。隨到隨駁。俾沙船不至羈累。又沿海水師會哨巡防一款。除由該督臨時移行該提鎮將備。統巡分巡外。著山東直隸各督撫。轉飭沿海水師提鎮。各按汛地。多撥哨船。分派將弁兵丁。巡防護送。並著該督。屆期奏派武職大員二人。押坐商船赴津。以資稽考。其商船宜分別獎敘。及蘇松等府州軍船。酌加調劑二款。俱著照所議辦理。

諭慶祥奏。接據喀什噶爾咨調官兵。揀派前往。並續准報稱官兵出卡被圍。巴彥巴圖及官兵等同時陣歿。各一摺。逆夷張格爾。屢在卡外滋擾。本年夏間復逞。詐降事洩遠竄。今又句結布嚕特。汰劣

克拜巴哈什等潛至卡外刼掠。覽奏深堪痛恨。慶祥接據來咨。卽派令穆克登布帶兵一千名。先行馳赴。聽候調遣。並豫備兵一千名。俟續接知會。令烏凌阿隨後帶領前往。所辦甚是。本日亦據永芹同時馳報。雖據奏兵氛已過。卡內安靜如常。逆匪分投遠竄。此次永芹等輕舉妄動。致損兵威。陣傷大員。必須痛加剿戮。以彰天討。惟値節交冬令。卡外冰雪在地。勢難進兵。該將軍見已派員馳往偵探。如須親往督辦。卽著迅速趨赴。穆克登布既帶兵駐紮該處。烏凌阿亦隨後帶兵前往。如有應須熟諳帶兵人員之處。或就近調往。或由京簡派。卽著籌畫周妥。迅速具奏。　以運河挑竣。准孫玉庭顏檢回籍。　丁丑。　上幸皇長子奕緯所。　癸卯。　命慶祥總辦喀什噶爾軍務。　乙巳。　上詣大高殿祈雪。　丁未。雪。　奪永芹職。召來京。　壬子。永芹病故。以慶祥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實授長齡伊犂將軍。　十二月。丙辰。恭修　仁宗睿皇帝本紀成。　乙丑。　上詣大高殿祈雪。　諭。慶祥奏查訪喀什噶爾官兵出卡失利實在情形一摺。前據永芹奏巴彥巴圖帶兵出卡剿賊被害情形。朕卽疑其所奏未盡確實。當降旨交慶祥密加查訪。茲據查訪。張格爾於七月間至薩雅克部落居住。跟隨僅十八人。經該阿奇木邁瑪薩依特帶同貿易回子及小布嚕特等稟報。


商務印書館印行

永芹即令巴彥巴圖帶兵二百名。以查卡倫爲名。前往搜拏。行至都爾伯津地方。將汰劣克及伊屬下人等之家口男女大小百餘名。全行殺害。詢知張格爾已於前五六日潛匿拜巴哈什處。汰劣克帶同衆布嚕特追圍。官兵力戰一夜。剿殺百餘人。官兵多有陣亡。巴彥巴圖旋因臂中槍傷自刎死。是張格爾窮蹙餘生。甚好機會。轉致措置乖方。重損聲威。實堪痛恨。永芹身爲參贊。既已調度失宜。又復奏事不實。若使其身尚在。必當革職拏問。按軍法治罪。前已降旨將永芹革去都統。不足蔽辜。其子綿煥綿星。俱著革去輔國將軍二等侍衛。降爲奉恩將軍。永不准挑選別項差使。以爲貽誤軍務者戒。巴彥巴圖輕率出卡。妄殺多人。轉致逆夷張格爾先期竄匿。罪有應得。姑念其被圍受傷。事急捐軀。究係歿於王事。尚堪憐憫。著加恩仍留都統銜。及加賞世職。其餘應得卹典。著概行停止。 丙寅。 賜高年頂帶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五人。 命刑部將緩決三次以上人犯減等發落。 戊辰。定查城都統。副都統。三年更代例。 戊寅。以福建歉收。准暫弛海禁。販運浙米。

丙戌。道光六年春正月。丁未。 諭軍機大臣等。長齡奏稱。此次慶祥所謂伊犁烏嚕木齊及各路換防官兵。共有四五千名。均未經軍旅之師。又無得力之員。不識紀律。如

必須進兵。尙須妥協斟酌。不可輕舉妄動。張格爾。生長外夷。路徑最熟。我兵不識路徑。又無鄉導。且出卡尙係布嚕特。再入卽是霍罕地方。官兵到處。不能不擾及外夷。倘若激成事端。遂至復啓邊衅。該逆見在托古斯托羅等處游奕之說。尙係九十月間探聽之言。將來我兵出卡。定必聞風遠竄。否則又令我兵深入。另設詭計。我兵追捕愈深。一切糧餉軍火。文報軍臺。並無諳熟官兵經理。該逆一日不獲。官兵一日難撤。喀什噶爾。又無存貯糧餉接濟。必致進退爲難等語。逆裔張格爾。罪犯稽誅。隱匿各布嚕特地方。勾結煽惑。必須設法擒獲。盡法懲治。以張國威。第卡倫外。路徑叢雜。我兵不宜深入。慶祥節次所奏。陳兵宣威。懸賞購綫各事。種種尙合機宜。長齡因在途次聞調。派各路官兵。以爲必欲進兵剿辦。未悉該參贊籌畫事宜。與節次所降諭旨。故有此奏。並據奏稱見已詳晰札致慶祥。該參贊接信後。亦必將見籌機宜。札商辦理。慶祥到喀什噶爾後。惟當體察情形。堅持定見。相機辦理。如能得以夷制夷之力。將張格爾及巴布頂。汰劣克等諸逆。悉數殲擒。或縛獻數犯。固可申國法而靖邊圉。如一時不能擒獲蒇事。慶祥自必籌畫善後之計。不至曠日持久。老師糜餉。進退兩難。該參贊務將一切情形。通盤熟計。悉臻妥善。不負委任。朕亦不爲遙制也。二

月。壬戌。諭琦善奏。海運漕糧儘船收兌。見到商船九百餘隻。足運米八十萬石。所有兌竣船隻。先開赴十溆候風。初運沙剝到津卸米後。前往奉天買豆。催令南歸等語。販豆係商船常年本業。且海船利於壓重。不能駛放空船。自應准其照常往販。惟尙有二次兌運。必應迅速南下。著奉天府尹。飭各該地方官俟商船到彼。卽令置貨開行。無得勒捐。並飛咨經過直隸山東各省。轉飭沿途海口。催令南歸。勿任逗留貽誤。庚午。禁各省教職佐雜。干預公事。甲戌。上啓鑾謁西陵。辛巳。上還京師。三月。甲申。諭軍機大臣等。陶澍奏。海船初運兌竣。仍接續趕辦一摺。本年初次試行海運。據該撫奏。截至二月二十一日止。共兌過正耗米一百一十二萬二千餘石。事機極爲順利。惟海船所運米石。除正耗漕白等米。尙有給船耗米。通計米數。有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各船不敷裝載。不能不分兩次運送。一過春夏之交。南風司令。北船回滬較難。自應令初運沙船。迅速回櫂。俾二運得資趕辦。本日據天津鎭總兵克什德奏報。長洲縣第十三號船一隻。於二十九日早潮。引進天津海口。日內諒已陸續前來。穆彰阿等接奉此旨。卽飭該鎭道等。遇有海運抵津。隨到隨剝。不准片刻延滯。並嚴飭坐糧廳。稽察吏胥經紀人等。如有刁難需索。立卽重懲。毋稍姑

息。總令沙船卸米。前往奉天買豆。迅速回南。以便趕辦二運。　諭陶澍片奏。給船耗米。將來兌交額糧後。應有餘賸。合計不下十萬餘石。請查照糧船餘米之例。就近官爲收買等語。向來南糧餘米。俱准在通變賣。惟例價向有一定。沙船糧船。軍商各別。若官爲收賣轉啓勒揹諸弊。自應聽其自便。著穆彰阿等。查照天津時價。出示曉諭。如有願將耗米變價者。卽聽該處民人照市價收買。該商既可以沾潤。於該處市價民食。亦大有裨益也。　諭。據慶祥奏。查明賊衆確實下落。見在聚集多人。句結各布嚕特。觀望孤疑。不可專恃等語。自係實在情形。逆夷句結匪黨。分聚六處。約有三四千人之多。並敢於各要隘安設賊目馬匹。互爲聲援。情實可惡。亦由於畏懼我兵。前往勦捕之故。此時調派伊犂及烏嚕木齊官兵二千五百名。次第到齊。分駐各卡。適中之地。聲威不爲不壯。該參贊大臣。惟當選派幹練員弁。勤加訓練。如賊衆竟敢近我卡倫。卽應統師迎勦。大加懲創。若隨卽遠颺。斷不可輕易出師。致墮奸計。總期布置嚴密。毋得稍失機宜。該逆夷等勾連煽惑。以致附從日多。各布嚕特。窺測遷延。情殊黠猾。若聽其日相聯結。更恐滋蔓難圖。計惟有陽示寬大。設法以解散其黨羽。一面隨時確密偵探。相機籌辦。著慶祥剴切曉諭。各布嚕特中其有效順者。如能計縛

渠魁。自當立予懋賞。即從逆之汰劣克等。若能悔罪投誠。自相解散。亦當待以不死。酌予恩施。並檄諭霍罕等處。如遇各逆竄投。毋許收留容庇。若將首賊擒戮。不但賞其頭人。即出力之散小布嚕特。亦著覈明賞賜。使其知感知畏。庶可伸威蕆事。慶祥惟當愼益加愼。勉益加勉。以副委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琦善奏。查勘江境湖河。敝壞已極。設法酌籌疏治五條。除接築長隄。逢灣取直。該督等已奏明辦理。嚴守閘壩。由嚴烜另行酌定外。其修復濬船。築作平灘對壩。非緩俟霜降後。不能辦理。並須一二年後。方可收黃水落低之效。未免緩不濟急。本日又據張井奏。熟籌早啓禦黃壩一摺。據稱黃河病在中滿。擬照阿桂。改河避險。導使繞避高淤。由安東縣東門上下。在北面另築新隄。即以北隄改作南隄。中間抽挑引河。約深一丈。即由東門工以下。導河改由北面。傍舊河行走。至絲網浜以下。仍歸見在海口。中間又無淤灘阻隔。似可暢順東趨。自東門工以上。至禦黃壩。不過六十里。去路既暢。上必掣深。計可落水四五尺以外。見在黃水高淸水五尺二寸。得黃水落低五尺餘。則立啓禦黃壩。展寬東淸壩。並接長蓋壩。挑偪淸水暢出。刷黃底淤。更可攻盡。彼時湖水不過收七八尺。其勢已可建瓴。更無虞風浪。傷及石工。此則刻期趕緊。六七月間。可開設新河。倘汛

期已屆。不妨先行勘估。俟霜降後辦理等語。朕思黃河受病已久。當此極敝之時。若僅拘守成法。加高隄堰。束水攻沙。一時斷難遽收速效。自應改絃更張。因勢利導。以遂其就下之性。且黃河淤墊既甚。與其有意外之虞。必致淹沒田廬。被災甚廣。何如改河避險。先以人力變之。爲一勞永逸之計。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矣。至濱海一帶蘆葦沮路。並無城郭。自屬無害。張井所奏。甚合朕意。惟運至霜降後。秋間不能啓壩。漕船仍難回空。何如乘大汛未屆之先。剋期辦理。見已明降諭旨。將張井調補江南河道總督。著琦善卽會同張井。親往履勘。迅速估計。務於六七月間。開放新河。啓除禦黃壩。俾一切盤壩海運等費。均歸節省。倘汛期已屆。萬分不能趕辦。亦須遴選委員。先行勘估。俟霜降後。卽行辦理。至需用經費。據張井約略估計。不過三百萬餘兩。見在估築高堰二隄。及切灘挑河。增培下游四廳兩岸隄工。共需二百數十萬兩。果能如張井所議。立有成效。則前項工程。皆可不辦。所增不過數十萬兩。又何必屑屑過計耶。惟見所籌二百數十萬兩。見有若干。尚少若干。著琦善等。一併查明。據實具奏。張井摺著抄寄琦善閱看。 戊申。 上親騎射。並御含輝樓。閱皇子及侍衛騎射。己酉。予唐臣陸贄從祀文廟。 夏四月。戊午。晉封靜貴人爲靜嬪。 甲子。 上諭黑

龍潭祈雨。庚午。雨。諭軍機大臣等。慶祥奏。拏獲戕官逆夷。並差探見在情形。已明降諭旨分別加恩獎勵矣。逆夷張格爾等自知罪在不赦。潛遣赫爾巴什。前赴綽勒薩雅克愛曼一帶。以圖糾結。情殊狡詐。該參贊分派將弁。並曉諭那帕斯等。隨官兵將赫爾巴什首先擒獲。並殲斃從逆七名。拏獲一名。辦理妥速。事機順利。覽奏欣悅。見據邁瑪薩依特玉努斯等查明張格爾等因托古斯托羅。人多糧缺。差奇比勒迪帶人到沖巴噶什愛曼附近巴雅爾一帶。欲種地以資口食。奇比勒迪係著名逆黨。其手下人托克綽爾。即係槍傷巴彥巴圖墜馬之犯。該逆見離巢穴。其愛曼距卡甚近。正可設法擒拏。毋使積糧聚衆。以爲抗拒之計。該參贊即傳知見派之科淩阿等帶領壯兵回子。及占帕拉特等。指示機宜。就地殲擒。固不可貪功深入。亦不可坐失事機。再赫爾巴什等所供張格爾因官兵雲集。意欲先赴霍罕。再看機會。汰劣克等與張格爾意見不合。該參贊正可趁此機會於效順布嚕特中。剴切曉諭。懸賞購線。設法誘擒。或令自相殘食。藉收以夷制夷之效。至赫爾巴什本當亟正刑誅。但須暫留查訊張格爾游奕蹤跡。俟拏獲要犯時。亦須該犯質認。可牢固監禁。毋令瘐斃也。丙子。賜朱昌頤等二百六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己亥。截留漕

米五萬石。備直隸大名府屬賑需　宗人府奏。嗣後宗室覺羅婦女遇事控訴。令抱
告具呈。禁止自行呈控。從之。　己巳。濬山東泇河廳屬河渠。　裁貴州郎岱廳屬苗
弁。　己酉。裁撤嘉峪關外按月會哨弁兵。　六月。庚申。慶祥奏奇比勒迪之子胡達
巴爾底娃。伊斯瑪依爾潛至奇里克愛曼一帶游弈窺伺。派兵擒獲正法。得　旨嘉
獎。　免山東軍需攤廉未扣銀九十五萬餘兩。　以海運妥順。予琦善議叙。賞陶澍
花翎。　乙亥。慶祥奏擒斬助惡逆首邁瑪呼里得　旨嘉獎。　己巳。　諭許松年奏。
查辦臺灣匪徒械鬭一案。及堵緝獲犯各情形。所奏甚爲明晰。臺灣漳泉粤三籍民
人。獷悍尚氣。該匪等。焚搶彰嘉兩縣。均係隨地糾邀。各有首夥。並非合而爲一。亟宜
撫良捕匪。以靖地方。毋任滋蔓。孫爾準。見在厦門。策應調度。所有臺灣應用軍火糧
餉賞項。總須源源接濟。隨到隨發。俾後應手趕辦。許松年。見在臺灣。聞見尤切。即著
該提督明查暗訪。據實奏聞。無許瞻徇情面。倘有不實。經朕訪出。惟許松年是問。
癸酉。　命各督撫嚴懲奸胥蠹吏。　乙亥。慶祥奏。擒斬助惡逆首邁瑪呼里得　旨
嘉獎。　秋七月。壬辰。　命武隆阿爲欽差大臣。督辦臺灣剿匪事宜。　命楊遇春爲
欽差大臣。督剿逆回。　甲午。　諭。昨據烏什辦事大臣慶廉馳奏。喀城回子。全行變

亂。當降旨令長齡相機調度。設法策應。不可輕動。並派楊遇春爲欽差大臣。選帶精銳將弁。統領大兵。赴回疆籌辦剿捕事宜。本日又據印登額等馳奏葉爾羌參贊吳亨佑全軍被陷。見在賊勢猖獗。欲攻英吉沙爾。朕心正深注念。適接長齡奏報。接慶祥來咨。喀什噶爾被圍。見調烏嚕木齊官兵四千名。伊犁兵二千名。星馳前往。伊犁地方緊要。長齡在彼駐守。調遣策應。所見甚是。見在喀什噶爾被圍日來。又未據慶祥奏報。該處嬰城固守。必須援兵早到。內外夾擊。方保無虞。此次所派領隊大臣祥雲保等由冰嶺行走。自應迅速。達淩阿帶領烏嚕木齊兵四千名。是否起程。未據奏報。著即趕緊前往。相機前進。毋稍遲誤。　辛丑。　諭長齡奏。喀什噶爾葉爾羌各臺站。逆回滋事情形。覽奏實堪憤恨。喀什噶爾葉爾羌。尙未得實在情形。伊犁援兵二千。七月望前可到。阿克蘇。烏嚕木齊官兵四千。計八月初旬。纔可到彼。見在賊勢甚衆。斷非六七千兵力所能痛剿。萬一輕率前進。轉致腹背受敵。墮賊奸計。著長齡卽飭祥雲保。碩隆武。達淩阿等。沿途偵探。何處可以駐紮。卽在何處會齊。等候大兵雲集。會合前進。見已飭甯夏將軍格布舍帶兵二千名。前赴哈密駐紮。以壯聲援。諸事與楊遇春商辦。楊遇春帶領陝甘兵五千五百名。計八月中旬。可抵哈密。相機堵剿。

又另降諭旨令富俊祿成。挑吉林黑龍江兵各一千名。派副都統帶兵。不日前赴軍營。聽楊遇春調遣。 甲辰。 諭回疆逆裔張格爾。潛謀煽惑。前命楊遇春爲欽差大臣。帶領陝甘精銳。格布舍帶領甯夏官兵。並調烏嚕木齊提督達凌阿。伊犁領隊大臣祥雲保等。帶領各該處滿漢官兵前往。剿辦。統計將及二萬名。見又飛調吉林黑龍江勁旅數千。前往協剿。自必所向有功。惟思命將出師。事權宜歸統一。大學士伊犂將軍長齡。公忠體國。老成幹練。著授爲揚威將軍。並由京頒給印信。軍營大小官員。悉聽節制。楊遇春。前已頒給欽差大臣關防。計已自甘肅起程。武隆阿由山東來京陛見。亦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與楊遇春俱參贊軍務。武隆阿起程時。朕再揀派巴圖魯侍衛。隨同前往。其京營曾經出兵得力官員。著武隆阿奏明帶往。如有續行添調官兵之處。並著長齡等一面奏聞。一面飛調。至軍火糧餉一切經費。已飭戶部速行籌款。源源接濟。兵精糧足。天戈所指。無難悉數掃除。第念喀什噶爾回子。久隸版圖。素稱恭順。即布嚕特部落。亦輸誠歸化有年。此次勾結滋事。自係逆裔張格爾煽惑所致。其中甘心助逆者。諒必無多。大兵到日。其被脅附和之衆。果能解甲迎降。投誠乞命。皆可量予寬貸。仍令各復舊業。倘敢執迷不悟。抗拒大兵。必應殄滅醜類。

俾無遺種。該將軍等務當合力同心。善體朕意。恩威並用。首先效順者。許以自新。負嵎不悛者。盡行剿滅。尙其迅奏膚功。綏靖邊域。用副朕勦逆安良至意。戊申。諭。逆裔張格爾。恃有白帽回子爲之接應。竟敢糾同布嚕特。突入卡倫屯集回莊作亂。經慶祥先期訪獲奸細。究出謀逆情由。豫派領隊大臣烏凌阿穆克登布。帶兵迎擊。殺傷賊匪四百餘人。已將該逆裔圍入回莊大瑪雜內。因夜雨昏黑。草深樹密。逆裔張格爾。捨死突出逃逸。官兵正在追捕。該逆等聞風響應。分路迎拒。官兵腹背受敵。烏凌阿。穆克登布。竟被槍傷陣亡。效命捐軀。深堪憫惻。烏凌阿。穆克登布。著加恩晉贈都統銜。照例賜邺。傷亡官兵員弁。著該將軍查明咨部。照例邺賞。 諭軍機大臣。等長齡奏。續接據總管額爾古倫稟報。喀什噶爾被圍情形。及篤辦進援防守各事宜。並將該總管等原稟進呈一摺。喀什噶爾城門。已被賊匪自外堵砌。日夜圍攻。能否保守。至今未得確信。英吉沙爾葉爾羌。距喀城甚近。勢亦難免該逆等窺伺。該將軍請於伊犁烏嚕木齊官兵到後。湊足七千兵力。前往救援。惟該處賊匪衆多。出沒無定。此時進兵往援。必能大挫賊鋒。使之膽落。方於全局機宜有濟。若計算兵力尙單。止宜在阿克蘇暫時屯駐。不可冒昧輕進。致墮賊人奸計。本日據楊遇春奏。於七

月二十六。選帶本標官兵。一千五百名。先行馳往。並即諭令該署督。於出關後。探聽前路情形。再行督兵會合。相機前進。阿克蘇。爲回疆適中要路。務當嚴兵固守。加意防範。毋稍疏虞。至請令齊愼。帶兵赴阿克蘇防守之處。前因楊遇春。奏調提督楊芳。總兵呂天俸。帶兵往剿。已諭知該署督。陝甘兩省提督。未便俱令帶兵遠出。總須酌留一員在任。俾資彈壓。楊遇春。馳抵哈密一帶。應否派得力提鎭一員。帶兵赴阿克蘇防守之處。該將軍卽馳商辦理。至錫伯帶兵總管額爾古倫等。官兵共六百九十餘員名。未能捐軀行陣。退回阿克蘇。本應按軍法治罪。姑念事起倉猝。當逆回羣起爲亂時。賊勢甚衆。原不應派兵輕出。至令腹背受敵。且該官兵等。因城門被賊匪堵砌。不能入城。尙與臨陣逃回者有間。著貸其一死。俱行斥革。交該將軍。飭令各帶原兵。在軍前効力自贖。又另片奏。見署阿克蘇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第。年力已衰。請令伊薩克署理。所奏是。伊薩克。曾任阿克蘇阿奇木伯克。熟悉該處情形。著准其署理。飭令該伯克。妥爲安撫回衆爲要。烏凌阿。穆克登布所遺伊犂領隊二缺。已有旨。將布彥泰。忠山。補放矣。至內地官兵。行至口外。應行調馬更換。及就近調取烏什存貯小麥磨麪。借用之處。該將軍隨宜調度。不必事事候旨遵行。前經戶部籌撥餉銀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三四百萬兩。迅速解往。又派前陝西巡撫盧坤。前往甘肅。會同鄂山督辦軍需糧運一切事宜。自當源源接濟。不至短絀遲誤。朕命該將軍總統軍務。信任綦專。凡軍前一切事宜。惟當竭誠盡智。隨時相機妥辦。遇有應商之事。與楊遇春。武隆阿。和衷商榷。期臻妥善。朕委心任用。不爲遙制。該將軍亦勿恤人言。稍存顧慮也。 八月。庚戌朔。 諭孫爾準奏抵臺灣查辦北路械鬬情形。及參辦理錯誤之提鎭及副將等各一摺。覽奏俱悉。此案臺灣匪徒李通等。挾黃文潤搜贓之嫌。糾衆尋鬬。黃文潤集衆抵禦。格殺二人。匪徒隨造分類械鬬之謠。乘機焚搶。經該縣王衍慶手刃數賊。匪徒遂竄彰化境內。該提鎭等誤執民自械鬬。官兵止可彈壓。不便加誅之說。致該匪等益無忌憚。具結復鬬。兒因官兵雲集。均已解散。該督就獲犯供出及難民控指。已有五百餘人。令各莊總董頭人。按名縛送。並將著名匪類最多村莊。帶兵圍捕。指日即可肅清。該督務將著名賊首。嚴拏務獲。盡法懲治。附和者。隨時解散。不必株連。以除稂莠。而安良善。至撫卹事宜。著照所請。查明瓦草房屋。照例分別給銀。俾令自行搭蓋。以資棲止。流民還定安集。自可日見綏敉。所辦俱是。提督許松年。未能痛加懲辦。乃邀集總董。勸令講和。失體損威。辦理已屬錯謬。又監提尚未定讞之兇犯吳谿等

作綫。並身在行間。乘坐肩輿。何以率先將士。許松年著即革職。留臺交孫爾準差遣。效力贖罪。總兵蔡萬齡統轄全臺。當匪徒肆橫。並不立時撲捕。殊屬畏葸。亦著革職。見有經手事件。著暫留臺鎮之任。北路協副將趙裕福。一籌莫展。庸懦無能。著即革職。以示懲儆。　辛亥。參贊大臣武隆阿率巴圖魯侍衞章京等陛辭。○上御賢良門。訓示方略。　頒示硃諭行軍紀律十條。　辛未。臺灣逆匪李通就擒。　丙子。給事中郭泰成。請勸捐輸。以儲軍需。　上不許。　九月。辛巳。　上幸南苑行圍。　諭。長清等奏。督商籌辦防剿。及和闐失守情形一摺。阿克蘇渾巴什河一帶賊匪。前經額爾古倫擊敗竄回。見復探明洋阿里克。又有賊匪屯聚。自係該逆等隨處勾結。復來窺伺。該處沿河一帶。及各要隘地方。必須分布週密。加意防堵。見在阿克蘇已到官兵。及各處換防兵弁。據奏除分派各處外。存城兵止一千七百餘員名。前已有旨。飭催甘州帶兵副將胡超等督兵速赴該城。聽候調遣。自可尅期趕到。達淩阿當偵探賊蹤。應剿則帶兵迎擊。如覺兵力尚單。不能取勝。則幫同長清嚴密防守。慎勿輕敵窮追。是為至要。見在和闐業已失守。必又窺及他城。前據色里克俱有差派布魯特。往取烏什之供。其庫車有通和闐小路。焉知不潛往煽誘。長清等當多設偵探。查訪奸細。

一面傳諭慶廉、果良額、留心防範、偵緝、總以遵照前旨、保守東西城爲要、專待大兵雲集、長齡、楊遇春、有一人趕到、再行相機進剿、丁亥、上還京師、甲午、諭、楊遇春奏、途次接據阿克蘇馳報、剿堵賊匪、連獲勝仗情形、覽奏欣悅之至、阿克蘇渾巴什河南岸屯聚賊匪、竟靡淩渡河滋擾、經達淩阿、巴哈布督兵迎剿、殲擒賊匪多名、突有另股賊匪、由托什罕過河、撲圍協領都倫布營盤、並分賊斷阻副將郭繼昌往援之路、復經該副將率同都司李遐齡帶兵出營迎敵、槍斃多賊、餘匪退避、連夜調集額爾古倫所帶防河錫伯兵、齊赴都倫布營盤、奮勇衝擊、該協領亦與都司孫旺、帶領滿漢官兵、突圍衝出、兩面夾擊、賊衆潰散、痛加剿戮、賊首奔竄、復經兵丁畢存等、追及刺斃、統計臨陣剿殺、及墜馬落河傷斃、並搜獲活賊、共一千數百餘名、大河以北、已就肅清、該裔屢次差人煽惑附近回莊、窺伺阿克蘇、今將竄擾股匪、殺戮淨盡、並將其賊首庫爾班素皮、就地殲戮、實足以快人心、而褫賊魄、長清、達淩阿、巴哈布督率有方、俱著加恩交部從優議敍、其餘分別獎卹有差、冬十月、庚申、諭、據長清等傳詢自喀什噶爾前來兵丁閆義、巴蘭供稱、喀什噶爾漢城、於八月二十五日、被賊攻破、慶祥自縊身死、舒爾哈善、不知下落、賊將官兵商民、從城南擁出、約

有六七百人。活捉官兵三百餘人。盡行圈起。將髮辮剪去。脅令投降。並將城牆。及衙署兵民房屋。全行拆毀。止留舖民房屋二處。作爲辦事地方。旋有張格爾辦事回子。將伊等帶至城內去看。見城牆房屋。俱已拆毀。又帶至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三處。看明衙署民房。均被燒毀。惟留葉爾羌西府衙門樓房。據帶去賊匪令伊等回至阿克蘇。告知各處城池房屋。俱已拆毀。官民全行殺害。叫阿克蘇官兵。不必來喀什噶爾四城。來亦無益。並據看明張格爾面貌。見在喀什噶爾阿奇木衙門等語。覽奏曷勝憤恨。該逆裔既將四城攻陷。轉將各處衙署民房。盡行拆毀。不爲占據堅守之計。是該逆等探知大兵雲集。一經接仗不利。卽思就近竄逸。已可概見。其特地將兵丁閆義等放回之意。亦不過欲緩我師期。本日據武隆阿奏。先後所調官兵。必須年內方能到齊。時屆歲寒。擬令暫爲休息。統俟一切籌備齊全。竟於開正。專力進剿。此時西四城。業已失守。無可救援。自應籌備周妥。再圖克復。但兵貴神速。若遇有機可乘。亦不可稍爲拘泥。如探明張格爾。仍居喀什噶爾回城外。其葉爾羌等處。止有賊黨分住。自以密速進。取喀什噶爾爲急。一面揚言官兵駐守阿克蘇烏什。且不進剿。以懈賊心。一面先分奇兵。繞越兜轉。斷其歸路。再統率大兵。由英吉沙爾等處前進。兩


商務印書館印行

路會合夾攻。總須專注喀什噶爾。將張格爾擒獲。盡法懲治。方足以伸國憲。而慰忠魂。斷不得稍事疎略。致令竄逸。有干嚴譴。其葉爾羌和闐二城。似可作爲後圖。倘張格爾潛往別城。則須另作計較。前已有旨令該將軍廣張告示。宣諭布嚕特效順幫擒逆裔。今武隆阿又有宣威布賞。曉諭霍罕安集延等外夷之請。前聞斌靜曾強占安集延回子之女。經其父將其女砍落頭顱。擲入斌靜署內。怨恨已極。見據閆義等供。果有安集延頭目助逆情事。昨長齡有霍罕將張格爾家屬拘禁之說。從前玉努斯。向霍罕購求張格爾。不爲無因。此時應如何設法用間。令該逆等與外夷彼此猜忌攜離。將其獲獻。該將軍等當妥速商籌辦理。慶祥嬰城固守。爲國捐軀。朕垂淚覽之。可憫之至。已明降諭旨褒卹。至其屍身。據該兵丁等供稱。有兵丁翟鳳鳴移置上房安置。此時衙署被賊拆毀。慶祥屍身。作何下落。務須於克復喀什噶爾時。先行查明。輿櫬回京。其舒爾哈善。印登額。多隆武。蘇倫保。弈湄。桂斌。及各城被害官弁兵丁。均著查明實在情形。分別奏咨辦理。　贈慶祥太子太保。賞治喪銀一千兩。入祀昭忠祠。　壬戌。免兩淮富安等十四場。水災竈課。　撥江蘇藩關道庫銀。一百四十五萬兩。賑高郵等州三十州縣衛水災。　戊辰。賜李相清等三十一人武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己巳。甘肅提督齊愼丁憂。賞治喪銀二百兩。仍留軍營協剿。辛未。皇次子奕綱生。十一月准粵東洋鹽各商捐輸銀一百萬兩備回疆軍需。戊子。諭長齡等奏。官兵將柯爾坪回莊逆賊。剿洗淨盡一摺。覽奏嘉悅。阿克蘇官兵。前將渾巴什河南岸賊匪。剿殺淨盡。該逆裔復派賊目。帶領喀什噶爾葉爾羌賊匪。並糾約柯爾坪南北兩莊從逆餘匪。通計三千餘人。恃險踞守。並阻截大兵追剿之路。該將軍等。飭令楊芳督率官兵。前往剿辦。該逆匪抵死迎拒。經楊芳分派將備。兩路鈔截。賊勢洶湧。副將胡超。身先步戰。斃賊數人。衆力隨攻。殺賊過半。餘賊潰竄南莊。復兩路夾擊。追殺十餘里。直至大赦紫爾卡倫以外。將賊匪全數殲除。並無一名兎脫。生擒活賊七十三名。搜獲婦女五十四名口。於賊屍中。據活賊認出賊目約勒達什伊噶玉努斯熱依木托胡垣五名。割取首級。並奪獲槍矛腰刀撒袋鉛丸火藥及馬牛羊隻無算。長齡楊遇春。初到軍營。即獲勝仗。已褫逆酋之魄。此皆該將軍等。韜略嫺熟。兵將一心。督率有方。所向克捷。著賞給長齡楊遇春楊芳等。搬指翎管有差。己丑。以臺灣餘匪平。加孫爾準太子少保。丙申。諭長齡等奏。訊明拏獲活賊供情一摺。柯爾坪南北回莊屯聚賊匪。前經楊芳帶領官兵。剿洗淨盡。臨陣殲斃賊目

玉奴斯阿渾等五名。已經活賊指認。見據薩依特等供稱。已斃賊目皆係該逆自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沙爾先後遣來。其前在阿克蘇帶箭逃回之伊斯拉木素皮。亦於賊屍中令活賊認明屬實。是該逆裔所遣賊目。悉就誅夷。無一倖逃。將來大兵進剿。自不難拉朽摧枯。惟是各城死事大臣官員。見據賊供。或力竭自盡。或臨陣捐軀。聞之實深憫惻。除慶祥業經賜卹外。葉爾羌辦事大臣副都統印登額。英吉沙爾領隊大臣副都統蘇倫保。俱著加恩照都統例賜卹。喀什噶爾幫辦大臣頭等侍衛舒爾哈善。葉爾羌幫辦大臣副都統銜多隆武。和闐領隊大臣頭等侍衛弈湄。幫辦大臣副都統銜桂斌。俱著加恩照副都統例賜卹。印登額等應得世職。俟伊等之子百日孝滿後。由該旗帶領引見。其未及歲者。著該旗奏明承襲。已革回子郡王阿奇木伯克玉努斯。前經賞給五品頂戴。隨同慶祥赴喀什噶爾辦事。見亦為國捐軀。著加恩賞給一品職銜。照頭等台吉例賜卹。其餘死事官員兵丁。俱著該將軍查明咨部。照例卹賞。尋理藩院查奏。回疆則例內並無頭等台吉陣亡優卹例專條。命兵部會同理藩院覈議具奏。尋議上。得 旨照提督陣亡例。給予賞卹銀八百兩。其應得世職。著加恩授為三等台吉世襲罔替。 准淮商捐輸銀二百萬兩。備回疆軍需。 十

二月。戊申朔。晉封靜貴人。博爾濟吉特氏。爲靜嬪。 御定宗室世次命名用溥毓恆啓四字。載字輩分下。近支宗室內奉字輩著改用溥字。 庚戌。 諭朕以雲礽衍慶。卜世延長。前經降旨於弈載輩分以下。續增溥毓恆啓四字。按序命名。引用勿替。因思避名之典。歷代相沿。我 皇祖高宗純皇帝。特降諭旨。御名缺筆書寫。以存其義。復 諭以弈字輩以下。亦可推廣此意。永遠遵行。朕思命名之字。既經排定。昭示來茲。自應崇效 聖謨。將缺筆書寫處。豫示折衷。以垂法守。將來億萬年。繼體承統者。奕字寫奕。載字寫載。溥字寫溥。毓字寫毓。恆字寫恒。啓字寫啓。嗣後遵茲令典。接續奉行。萬萬世子孫。率循罔替。此旨著交軍機大臣。敬謹存記。並繕錄二道。一交內閣封貯。一交上書房恭貯敬識。前降選用溥毓恆啓四字諭旨一道。亦著繕錄一分。交上書房存記。 辛酉。 諭朕前聞喀什噶爾。歷任參贊辦事大臣。種種乖謬。節經降旨。交長齡等。據實確查。茲據奏。自嘉慶二十年起。該處歷任大臣內。如松福。聲名平常。各城皆知。雖查無實在劣跡。其辦理不善。已可概見。松福著革去三等侍衞。永不敘用。斌靜在任。事事妄爲。姦宿回婦。及安集延回子。薩頼占之女。致薩頼占氣忿。自行劃傷。幾致釀成人命。荒淫已極。若於在任時。早經發覺。卽應照乾隆年間。高

扑之案。立予正法。該員業經發往黑龍江。釋回。兩目俱瞽。亦不能竟予寬貸。著拏交
宗人府。會同刑部。嚴行治罪。色普徵額。於嘉慶二十五年。八月內。張格爾入卡滋事
時。令參將王森。帶領步隊迎敵。該員挑帶滿營馬隊繼進。彼時賊衆不過一二百人。
該員等。追至霍爾罕莊。若使趕緊扑捕。卽可永除後患。乃逗留不進。貽悞事機。若卽
時發覺。亦應立正典刑。茲已事逾數年。色普徵額。著革去三等侍衛。拏交刑部。嚴行
治罪。伊子傅勒洪武。並著革去二等侍衛。逐出乾清門。至上年張格爾在卡外游弈。
永芹與巴彥巴圖。並未確探情形。又不詳愼剿辦。巴彥巴圖。率將汰劣克家屬。妄行
誅戮。旋至全師被害。若使其身尙在。亦應從重治罪。見已身故。著革去副都統銜。及
加賞世職。永芹。於巴彥巴圖。在卡外妄殺無辜。雖未豫知。伊身任參贊大臣。辦理疏
忽。咎無可辭。伊子緜煥。緜星。前已降爲奉恩將軍。著將緜煥。緜星。再行革去奉恩將
軍。以示懲儆。　戊辰。大學士。揚威將軍長齡。奏謝頒揚威將軍印信恩。得　旨卿同
兩參贊大臣。務要合力同心。早擒首逆。恢復四城。速建大勛。共膺懋賞。朕佇望捷音
之至也。又奏謝其子桂輪。隨營効力恩。得　旨鋒鏑之下。不可妄遺。朕以卿年近七
旬。特命伊隨侍左右。兼可練習也。　辛未。　諭據長清等奏。查明斌靜。色普徵額等。

前在喀什噶爾。荒謬失機。當降旨拏交宗人府。刑部治罪。茲據審奏。斌靜荒淫不法。衆證確鑿。色普徵額。逗留觀望。貽誤事機。以致養癰貽患失陷城池。經該衙門。均擬斬候。實屬罪所應得。斌靜著宗人府圈禁。色普徵額著刑部監禁。俱歸入明年。朝審情實。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五終

#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六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 宣宗成皇帝

丁亥。道光七年。春正月。乙未。諭琦善等奏。覆查淮鹺積重情形。據實陳奏一摺。前據張青選奏。兩淮鹺務。積重難返。見在設法辦理。並請將最爲疲弊之淮北商人。一律借給底馬。以資辦運。當以所奏未能明晰。飭交該督會同該鹽政。逐款分晰陳奏。茲據查明。引積課懸。商疲運絀各情形。淮北商人。積疲已久。復因連年運道梗阻。鹽池被淹。成本虧折。因之誤運。在該商等懸課未清。自難再加調劑。而岸鹽攸關民食。亦不得不量爲通融。著照該鹽政前奏。准其照從前借馬成案。一律借給底馬。自請程之日起。限六箇月完繳。轆轤借給。如逾限不清。卽將岸鹽封抵、停其後借。仍將該商究辦。其從前借馬未完之項。仍照清查案內奏定章程。分綱帶繳。一俟商力稍紓。該督等當認眞督辦。不可徒託空言。張青選曾任兩淮運使。見既將淮鹺致弊之由。及如何補救之方。探本窮源。詳加考證。如有應行籌辦事宜。著卽會同琦善。逐細商籌妥議。奏明辦理。鄭祖琛。係初任運司。一切情形。未必如該鹽政熟悉。不必俟該運司



商務印書館印行

到任商辦。再行具奏也。丁酉。長齡等奏。上年張格爾滋事。派賊目約霍普等占踞和闐。並僞封和闐王子等職。經長齡等。派令年班回至阿克蘇之五品伯克伊敏。前往查探。該回衆因大兵雲集。震懾天威。約會民人。將賊首約霍普。揑克托。胡達。及從賊阿布都克里等四名。縛獻軍營。並將附賊一百餘人。全行擊斃。復據阿布拉繳到和闐大臣印信。安設陣亡大臣官員牌位。將七犯淩遲正法致祭。奏入。獎賚有差。二月。甲寅。皇次子奕綱薨。　庚申。撥浙江鹺商捐銀一百萬兩。備回疆軍需。　壬申。諭。據長齡等奏。籌定大兵由樹窩子一路。合力進剿。並酌辦後路一切事宜一摺。烏什赴巴爾昌一帶。既多戈壁。水草缺乏。卡外各布嚕特。又皆蹤跡詭譎。恐奇兵深入。或有牽制。該將軍等。議定統領大兵。於二月初六日。徑由樹窩子一路。分為前敵後應。突往圍攻。所見甚是。行軍之道。移步換形。原在該將軍等。審勢相機。妥辦。務保萬全。惟兵貴神速。必須掩其不備。尅日圍攻。既足以振軍聲。而褫賊魄。且使逆裔無竄逸之暇。方為妥善。布嚕特等。雖與逆裔聲勢相通。見在兵威大振。自各心存震懾。臨時相機招致。定可為我堵禦。黑帽回子。因受張格爾荼毒。已有分類之勢。見發檄諭。令其糾約族類。設法擒渠。固是有隙可乘。第恐回性反覆無常。見雖情詞真切。未必

悉能實心效順。尙須密加防範。如果能將張格爾縳獻前來。自當照懸格懋加封賞。此時大兵進發。所過附近從逆各回莊。如尙敢負固不服。卽須順道剿洗。廓清後路。庶兵行糧運。俱無阻滯。此時旣已到喀什噶爾。卽當倂力進攻。設法兜擒。並將大小卡倫僻路。豫爲堵禦。斷不可使張格爾戰敗逃遁。或有外援賊匪。尤當先行相機剿禦。總趁此天日融和。於三四月間。一鼓蕆功。方爲不負委任。朕日日叩祝上蒼加佑。兵行順利。佇望捷音之至也。此後大兵進剿情形。自當隨時馳奏。卽使無緊要軍情。每屆七八日。亦須將軍中見辦事宜。奏報一次。至遲不得過十日。以慰宵旰殷盼。昨據鄂山盧坤奏。共解阿克蘇大營兵餉銀二百三十八萬餘兩。俱已起解在途。運糧駝隻。亦俱全行出關。見復降旨飭催。餉銀兵糈自可源源接濟。其粵東兩淮兩浙報效三百餘萬兩。亦飭諭該督撫等。迅速解甘備用。　甲戌。　上詣黑龍潭祈雨。　三月。庚寅。　諭。阿揚阿奏蘆東各商情殷報效一摺。長蘆山東商人。因回疆大兵進剿籲懇捐備賞需銀四十萬兩。分限完納。具見忱悃。惟該商等。素稱疲乏。非他省可比。所請蘆商捐銀三十萬兩。東商捐銀十萬兩之處。著不准行。　丙申。長齡等奏。張格爾因大兵進剿。派定賊目。糾結賊匪。聲言五萬人。在洋阿爾巴特地方。迎拒官兵。並

派賊數千。於大兵紮營後。乘夜前來潛襲。我兵槍礮齊發。賊始竄逸。長齡等督率將領官兵。於次日進發。賊匪排列沙岡抗拒。官兵分路撲殺。賊衆潰敗逃竄。長齡督兵由中路追殺。楊遇春武隆阿跟追竄賊三十餘里。統計殺賊萬餘名。生擒活賊三千二百餘名。奪獲軍器馬匹牛羊無算。奏入。晉長齡太子太保。予楊遇春武隆阿優敘。均賞賚有差。丁酉。上詣黑龍潭祈雨。己亥。諭長齡等奏官兵續獲勝仗一摺。覽奏欣悅之至。逆裔張格爾自洋阿爾巴特。被大兵痛剿。復糾約十餘萬賊匪。於沙布都爾莊外。臨渠排列。並決水空坎。用馬衝突。仍據險施放槍礮。我兵用連環槍礮。轟斃甚多。仍敢撲渠下壓。我兵奮勇搶上。飛渡渠外。短兵相接。長齡等復派馬隊。由左右淺渠鈔擊。賊匪難支。安集延大頭目色提巴爾第。猶擊鼓馳驟。死力抵拒。該將軍等。督令馬隊。橫截入陣。衝作數段。槍箭如雨。馬甲貝洪阿。箭斃色提巴爾第。馬甲圖明阿。奪獲賊馬鳥槍鐵甲。賊始潰散。長齡等。復派員督催。各路滿漢馬步官兵。分投掩殺。偪至渾水河邊。趕剿二三十里。殘匪都盡。突有援賊數千。自西北林來。復經楊遇春等。趕往迎剿。斃賊數千名。餘衆紛竄河西。有馬步賊匪二千名。擁橋策應。官兵用大礮轟擊。賊始潰竄。統計擒戮賊匪。不下四五萬人。奪獲槍礮器械馬匹無

算。並於首級中。認出回子大頭目素丕卡克。安集延頭目占巴克等。俱已戮斃。該將軍等。懋著劻勤。實堪嘉獎。長齡著賞給白玉吉祥如意牌一面。珠鑲寶石帶板一副。白玉鼻烟壺一箇。鑲寶石小刀一把。楊遇春。武隆阿。俱著賞給白玉帶鉤一副。白玉鼻烟壺各一箇。嵌銀絲小刀各一柄。該將軍參贊前經降旨優敘。此次著加恩交部從優議敘。馬甲貝洪阿。圖明阿。並著賞戴藍翎。此次打仗奮勇。以及傷亡官兵。卽查明同上次出力弁兵一併具奏。 甲辰。雨。 夏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戊申。 諭。長齡等奏官兵三獲勝仗一摺。覽奏欣悅之至。賊匪自沙布都爾莊痛勦後。膽敢糾合餘燼。在阿克瓦巴特回莊。派賊衆十餘萬。負嵎抗拒。經長齡等。先派哈哴阿。阿勒罕保等。左右兜勦。賊匪在岡上排列。形如雁翅。長齡等卽督提鎭領隊等。率領馬步。分爲兩翼。一鼓齊進。據險迎拒。我兵奮勇搶撲。槍礮兼施。賊衆佯退。卽令步兵用連環槍礮。乘風施放噴筒。該賊匪馬隊冒火突烟。死力衝壓。長齡等復令虎衣虎帽民壯。躍舞籐牌。賊馬驚陣亂。突有紅衣賊目。率領埋伏援應。哈哴阿等所帶官兵。從莊後掩殺。賊勢不支。紛紛奔竄。大兵搶過沙岡。分投趕殺。斃賊二三萬。衆生擒二千餘名。於賊屍中。認出安集延大頭目阿瓦子。邁瑪底那爾巴特阿渾。奪獲馬匹槍礮器

械無算追至洋達瑪河。四散逃竄。隨將沿河一帶回莊匿匪。搜剿淨盡。該將軍等懋著勳勤。深堪嘉奬。長齡著加恩先賞紫韁。楊遇春著加恩晉太子太保銜。武隆阿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指日埽穴擒渠。朕再渥沛殊恩用酬勛績。　壬子。　諭長齡等奏大兵克復喀什噶爾。擒獲賊目逆裔張格爾已乘閒竄逸。見分兵追捕一摺。大兵自進剿以來連獲勝仗。數日之閒。乘勝進攻。茲復竭兩晝夜之力。克復喀什噶爾。實爲迅速可嘉。該將軍等鼓勇直前。將士人人效命。固堪嘉奬。惟張逆勢窮竄逸。久在朕意料之中。屢經飭諭長齡等設法堵截。防其潛遁。不啻至再至三。乃大兵已臨城下。功在垂成。猶任逆裔乘閒竄逸。覽奏實深痛恨。殊失朕望。據活賊供稱。卡倫以外。見有黑帽回子堵截。霍罕又與該逆不睦。不敢竄往。因逃赴英吉沙爾葉爾羌。苟延殘喘。賊情詭譎。均不可盡信。並恐逆賊聲言他往。爲緩我追兵之計。見獲賊甚多。逐細向其嚴究。當可得逆酋實在蹤跡。此時既有該逆帶領騎賊竄逸之供。其非臨陣殲斃可知。該將軍等分兵追捕。當已布置周妥。總須將張逆設法擒拏。務在必獲。或逃往英吉沙爾葉爾羌。抑或竟逸卡外。務卽嚴密兜截。迅速掩捕。毋得再任遠颺。尤當據實奏聞。見雖安撫黑帽回子。於卡外截拏張逆。恐尚未得力。必當嚴行檄諭

霍罕。及布嚕特。一體效順擒拏。照格封賞。如竟敢縱匿。即當移兵進勦。想該將軍等。屢承諄諭。將來何顏見朕。見在長齡留駐喀什噶爾。帶兵若干。楊遇春。武隆阿。向英吉沙爾葉爾羌進勦。帶兵若干。兵以分而見單。總應隨地隨時。體察情形。相機調度。如此時喀什噶爾賊勢尚衆。須用重兵鎭撫。該參贊等。即當酌分兵力。留助長齡。倘英吉沙爾葉爾羌兩處軍情緊急。喀什噶爾無須多兵駐守。即將得力將領官兵。酌調前往。隨同該參贊等勦捕。務期聲氣相通。加意愼重。毋致墮賊奸計。至張格爾之妻。前有拘禁霍罕之說。今愛則爾畢比等三口。是否係其原妻。抑進卡後始行招納。務須根究明確。如是其原妻。即行解京。若止隨時擄掠。該將軍等訊明。即在該處正法。倘已起解在途。亦即酌量前途地方。知會該處。就地辦理。其巴布頂之子阿里雅罕。仍即派委妥員解京。毋稍疎懈。尋奏前獲張逆之妻愛則爾畢比等三口。查均係進卡後招納。見已正法。巴布頂之子阿里雅罕。見委副都統容安。小心押解進京。報聞。　乙卯。兩江總督琦善等奏。敬陳感悚。戴罪自贖。得　旨。大汛以前。漕船務要渡竣。全河務保安瀾。回空不可遲滯。三者有一不妥。爾等自問。當得何罪。懍之。又懍。

辛酉。　諭。上年逆裔張格爾滋事。朕特命長齡。楊遇春。武隆阿。馳往回疆督辦。萬里

之外。調兵轉餉。閱時既久。始克會齊進剿。朕以天戈所指。各城無難刻期收復。惟張逆係元惡大憝。必應設法殲擒。以彰天討。而靖邊隅。節降諭旨。令長齡等同心合力。奇正分途。總須布置周妥。毋任竄逸。申諭不啻至再至三。本年該將軍等由洋阿爾巴特進剿。每獲勝仗。無不立沛恩施。並屢頒賞件。俾共知奮勵。迅獲渠魁。前據奏大兵克復喀什噶爾。張逆已先期竄逸。方冀數日之間。即可追擒蕆事。乃本日馳報官軍收復英吉沙爾。張逆尚無實在蹤跡。長齡等未能仰體朕宵旰憂勤之意。致有疏縱。辦理不善。自應加以懲創。長齡著革去紫韁。楊遇春著革去太子太保銜。仍留太子少保銜。武隆阿革去太子少保銜。朕賞罰一秉大公。該將軍等。如能迅速擒渠。永杜後患。仍當格外施恩。懋膺重賞。倘任該逆遠颺。僅以殲獲賊目。收復城池。草率塞責。則是老師糜餉。大負朕望。惟該將軍等是問。楊遇春之子楊國佐。武隆阿之子慶安。隨營出力。此次本應加恩。惟首逆既未就擒。無庸遽加升秩。其餘單開保奏官弁兵丁。著長齡等覈敘確實功績。奏到時。再降諭旨。

甲子。諭。長齡等奏。官兵收復葉爾羌。一摺。此次楊遇春等由英吉沙爾進攻葉爾羌。先派頭等侍衛阿布都爾滿。帶領該城大小阿渾伯克迎接投誠。並縛賊目烏舒爾巴凱等十一名。拏獲逆賊一

百六十餘名。交出軍火馬匹無數。經楊遇春等妥爲收撫。派兵彈壓。將從逆匪黨分別淩遲。致祭忠魂。並檄諭各部落。訪拏張逆。所辦俱屬妥協。阿布都爾滿。上年隨營出力。經朕節次施恩賞授頭等侍衛二品頂戴。此次收復葉爾羌。不煩兵力。尤昭偉績。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署理葉爾羌阿奇木事務。以示獎勵。阿布都爾滿係郡王銜貝勒哈迪爾之姪。伊一門世篤忠貞。洵堪嘉尙。哈迪爾著加恩授爲內大臣。伊精力尙健。仍著照舊供職。用示朕眷念舊臣。推恩無已至意。●乙丑。晉封靜嬪博爾濟吉特氏爲靜妃。

五月。庚辰。●諭長齡等奏和闐克復西四城全經戡定一摺。和闐回衆。前已將賊首約霍普等縛獻投誠。逆裔張格爾。復差賊目噶爾勒玉努斯。帶領安集延。並愔蘭回子一千五百人。在彼盤踞。將迎候官兵之阿渾穆圖巴拉父子。及回子伊斯瑪依爾等。一併殺害。又糾約該處無賴回子三千餘人。抵死抗拒官兵。經提督楊芳等。帶兵前往剿辦。探得毗拉滿地方。有賊數千。隨卽整隊前進。迎見賊匪。排陣擊鼓。施放槍礮。直前拒敵。楊芳等。帶領馬步隊迎剿。並合兵潛由北面沙山。馳鈔賊後。四路夾擊。見有手執紅旗身穿花衣之騎馬賊目。指揮其間。驅衆死戰。我兵奮勇衝殺。賊勢業已難支。忽於東南沙山後。突出執旗賊目。帶領馬賊五六百名。飛


商務印書館印行

驟前來。槍矢交加。刀矛相接。吉林佐領富爾松阿等帶兵衝入賊陣。兵丁田興起。被賊砍傷左額。富爾松阿。韓國彥等將花衣賊目噶爾勒擒獲。官兵乘勢力撲。賊衆潰亂奔逃。趕殺二十餘里。斬賊二千三百餘名。生擒一千餘名。奪獲礮位刀槍火藥無數。乘勝直前。卽有舊時伯克等帶領回衆千餘人。迎接官兵入城。和闐全復。楊芳前此隨同長齡等連獲勝仗。已著勞績。此次專派帶兵收復和闐。復能籌畫周妥。因賊匪直前拒敵。分兵鈔入賊後。四路夾攻。使賊目不及逃竄。登時就擒。實屬調度有方。深堪嘉獎。楊芳及領隊哈哴阿阿勒罕保。著加賞白玉搬翎小刀各一。以示獎勵。其拏獲賊目噶爾勒之佐領富爾松阿。把總韓國彥等。究係何人首功。著該將軍等確查具奏。候朕施恩。兵丁田興起。因衝入陣。至被砍傷。並著查明該兵丁受傷輕重。一併具奏。　丙戌。吏部議將琦善等照溺職例革職。得　旨著卽開缺。加恩降爲二品頂帶。來京另候簡用。張井潘錫恩俱革去頂帶。仍留河督之任。以觀後效。以蔣攸銛爲兩江總督。　辛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長齡等由六百里加緊馳遞奏摺。朕以爲必係拏獲張逆。或得該逆切實下落。相機督捕。乃披閱摺片。僅係帶兵出卡捕逆情形。一派空言。覽奏實深憤懣。安集延布噶爾係該逆遁跡之藪。其次則汰劣克阿

坦台。爲該逆黨與長齡俱所稔知。前此早應籌及。何待今日。如夢方醒。而爲此敷衍之奏耶。長齡自到軍營。節經降旨。勿令張逆逃出卡外。不啻至再至三。乃張逆於三月初一日從數十騎遁去。距四月二十二日發摺時。已五十餘日。該逆雖如鬼如蜮。何至毫無踪影。該將軍等所辦何事。汰劣克阿坦台伊里斯滿底等。斷無不知該逆下落之理。惟汰劣克阿坦台雖經從逆。明知其逃匿之所。或未必卽肯吐實。既據抱經設誓。已屬回心效順。卽應向其確切根究。伊里斯滿底遣遞馬匹。求賞差使。經長齡等給以回諭。並賞給銀牌綢段等物。令其幫拏張格爾。伊果能擒逆。自應照格封賞。惟該夷類多疑詐。均未指有確向。亦難據以爲憑。朕意夷衆固屬狡譎。或長齡等。已知張逆所在。因卡外道路紛歧。且係外夷地方。竟爾束手無策。恐未能卽時擒獲。致罹重咎。故爲此尙無下落之說。若果如此。則居心更不可問。試思興師動衆。若不速得首逆。作何了局。長齡等將何顏對朕耶。前奏馳催霍罕將該逆妻子縛獻。曾否得有該處回信。是何情形。著卽迅速據實奏聞。所奏見商令武隆阿挑派滿漢官兵四千二百名。馳赴圖舒克塔什卡外暫行駐紮。該參贊若遵照前旨。早由烏什草地前進。豈但張逆可就擒獲。亦必早膺懋賞。又何必如此周章也。長齡見派官兵。在各

要隘安營。聯絡聲勢。一面飛諭沃夯克等部落。自應如此辦理。務須得有該逆確實下落。設法擒拏。期於必獲。此時四城全復。張逆苟延殘喘。不値久駐重兵。致糜糧餉。著該將軍等通盤籌畫。出卡兵應需若干。留防兵應需若干。其餘兵丁先撤若干。一面具奏。一面迅速辦理。 閏五月。丙午。諭。昨因四城戡定。惟逆首張格爾竄蹵逃竄。卽須派兵追捕。亦未便仍留全師久駐。將善後事宜。及時妥辦。朕思楊遇春出關日久。陝甘總督事務緊要。凱撤官兵。亦不可無統兵大員彈壓。所有應撤官兵。卽著楊遇春分起督押起行。俟進關後。先行陛見。再回陝甘總督之任。楊芳著補放參贊大臣。該提督素嫻軍旅。見既授爲參贊大臣。凡一切設謀用間。及調度追剿各機宜。必須盡心竭力。與長齡武隆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總期將張逆設法擒拏。務在必獲。不可因有將軍在前。意存遷就觀望。方爲不負委任。史善載。無庸留駐和闐。著卽回阿克蘇。等候凱撤官兵到彼。酌分一起。管帶進關。卽回本任。昨據長齡等奏。令恆敬方載。豫赴喀什噶爾幫辦善後事宜。因方載豫已放陝西臬司。止派令恆敬前往。著再調派誠端前赴該處。與恆敬幫同該將軍等。妥爲經理。容安。見已有旨補授阿克蘇幫辦大臣。其所解逆裔阿里雅等。已諭令嵩惠。迅速迎赴前途。小心押解來京

矣。諭長齡等奏。探明張逆藏匿地方。分路往捕。並卡外回夷來營納款一摺。張逆見竄至拉克沙。距喀拉提錦較近。並與達爾瓦斯。琿都斯。及布噶爾拔。達克山等處相通。楊遇春帶領馬步官兵三千餘名出卡。所過布嚕特愛曼。隨處撫諭。甚爲恭順。並據副將郭繼昌等。探明拉克沙山內。有賊黨數百人。其山後深河一道。上繫鐵索浮橋。見飭該副將等。選派官兵回子。帶同愛曼布嚕特比愛散。繞山潛往。折毀浮橋。見又派楊芳帶領馬步兵一千一百餘名。星夜馳往。相機督辦。並據各部落伯克。差人來營納款投誠。又據斡竺特。呈進帕爾西字表文金兩。並遞將軍物件。斡罕伯克。遞將軍等腰刀等件。經長齡等諭令趕緊前往。設法擒逆。可膺莫大封賞。該回夷等。均稱已派人於各境要路堵截。必定生擒送營。該將軍照例筵宴。優加獎賞。並回賞各伯克元寶綢緞茶葉布匹等物。令其攜回愛曼。並派官兵護送出境。所辦甚是。此時外夷各部落及阿坦台汰劣克等各布嚕特。均已差人堵截各要隘。布置尚屬周密。朕日夜佇望馳奏紅旗。六月。壬午。上詣黑龍潭祈雨。丙戌。雨。丁酉。諭從前乾隆年間。逆回布拉呢敦霍集占。以叛伏誅。布拉呢敦之子阿布都哈里。本係應行緣坐之犯。皇祖高宗純皇帝。憐其年幼無知。貸其一死。賞給功臣家爲

奴。道光三年。朕因其爲奴已久。尙屬安靜。加恩照當差回子之例。將伊一家。入於正白旗蒙古。賞給差使。令張格爾膽敢入卡。肆逆跳梁不靖。實爲元惡大憝。張格爾。係薩木薩克之子。布拉呢敦之孫。阿布都哈里。係其胞叔。法當緣坐。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不忍予以駢誅。然究不便仍令在京居住。阿布都哈里。並其長子伯巴克。次子阿布都色莫特。其孫阿什木及眷屬。俱著拏交刑部。定地發遣。並著理藩院。內務府。通行曉諭在京當差居住各回子。以此次將阿布都哈里。及其子孫發遣。因其本係逆裔。又係張格爾親屬。應行緣坐。不忍誅戮。僅予發配。卽係寬大之恩。與另族回子。全無干涉。此外毫不株連。爾等俱宜各安生業。照舊當差。不必妄生疑畏。戊戌。諭阿布都哈里。及其長子伯巴克。次子阿布都色莫特。伯巴克之子阿什木。著刑部。分撥雲南廣東廣西福建四省。定地發配。各在該省按察司監內。永遠嚴密監禁。毋許與外人交接。及傳遞信息等事。每屆年終。各該省臬司。將該犯等在監是否安靜。稟詳巡撫。具奏一次。阿布都哈里之妾馮氏。女怕特買。伯巴克之妻楊氏。女大妞。著刑部定地。發江甯京口杭州乍浦等處駐防爲奴。其女如年未及歲。俱准其母隨帶。到配後。該將軍副都統等。卽咨報軍機處。每屆年終。著將該犯婦等。是否安靜。咨報

軍機處一次。阿布都哈里等。分起發配。著沿途各督撫。派委妥員。小心押解。所有該犯等在京貲產。俱著准其帶往。其僕婦馬氏。石氏。及伊家人馬老。郎儒孜勉。馬三。郎玉等。楊大。郎阿克底。李大。郎木勒滿等。俱屬無干。著刑部釋放。並著將該犯等配所。及分起押解日期具奏。　秋七月。戊申。參贊大臣楊芳謝恩。得　旨汝之忠勇。朕早知之。一力擒拏逆首。立功。身膺懋賞。勉之又勉。　己酉。頒　御製四體字。憫忠詩。勒石喀什噶爾昭忠祠。　八月。己丑。　諭長齡等。自克復四城。距今已六月之久。張逆愈竄愈遠。不能立定主見。籌辦萬全。轉頓兵荒徼。虛延時日。糜費兵餉。致零星殘匪。傷及官兵。雖據奏斬擒一千五六百名。脫逃僅百餘人。究屬長齡等辦理不善。咎無可辭。本應照部議革職。姑念道路遼遠。一時難以更換。長齡。楊遇春。楊芳。武隆阿。俱著從寬改爲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八月。丙申。　諭。前據蔣攸銛等奏。來年新漕。仍行海運盤壩。當經降旨准其海運。惟盤壩一節。彼時卽不准行。其軍船。本係空出。准其暫留河北。以備萬有一然之需。朕思海運。原非良策。以今年河湖情形而論。本可不行。惟該督等。既以河漕不能兼辦。意在騰出河身。復以淸刷黃之舊。要知淸水既能刷黃。焉有不能濟運之理。朕因蔣攸銛到任後。或別有見聞。抑河湖另有別情。是

以暫從所請。此後並未另有所奏。可見伊等。所以復籌海運。兼將回空軍船。截留河北者。意在一行海運。清水即無庸多蓄。高堰可保無虞。明春清水不能敵黃。又恃截留軍船爲盤壩之用。總爲自卸干係。巧占地步。止顧目前。於國計並不通盤籌畫。試問爲國乎。爲身乎。受國厚恩任用之人。其可不秉天良耶。來歲新漕。除蘇松常鎮太倉。仍行海運外。其餘軍船。總期照常北渡。即萬不得已。亦止准用本年倒塘灌運之法。並著該督等各秉天良。體察情形。海運如可停止。仍由內河行走。即將前議撤銷可也。所有本年江南首二進回空軍船。俱著全行及早歸次。斷不准截留河北。以爲盤壩之用。倘明年河道不能通暢。貽誤漕運。咎有攸歸。朕言出法隨。決不寬貸也。

九月。戊申。　上閱健銳營兵。　諭長齡等奏卡外官兵。先後撤回。楊遇春等帶領酌撤遠省官兵起行。並審辦賊目飭拏逆首情形一摺。官兵出卡追捕張逆。日久未獲。早應撤令回營。以節無益之費。見據什克南將助逆之布嚕特大頭目集陽伯克。拏獲解營審辦。訊係張逆緊要賊目。該伯克庫布特。既經此次獎諭。令其設法擒拏逆首。拔達克山伯克密勒雅爾。亦經長齡等獎其來使。仍令擒渠立功。懋膺封賞。固可期其認眞出力。其喀什噶爾回子。多列特胡達巴爾底。自願以家屬爲質。往拏張逆。

亦尙可信。惟此時止應令伊等自行設法擒獻。無須兵力。如能得有報獲逆首確信。再酌量派兵接應。護解來營。尙無不可。又從逆伯克博巴克。爲張格爾親信黨羽。旣帶叛回竄出卡外。復由霍罕逃出。糾約零匪二千餘人。往尋張逆。經官兵在塔里克打坂地方截拏。復敢迎拒。傷我官兵。將來生擒該逆時。卽著派員押解來京。盡法懲治。以彰國憲。　庚申。　上啓鑾謁東陵。　壬戌。　上謁陵。　甲子。　上至寶華峪。臨視孝穆皇后奉安地宮。奠酒畢。回鑾。　以萬年吉地工程堅固。晉戴均元太子太師。復英和一品頂帶。　丁卯。　上還京師。　冬十月。癸酉朔。河南巡撫程祖洛奏。明巧宦焦芳。明史列入閹黨。不知何時入祀泌陽縣鄉賢祠。應請撤去。得　旨。所辦是。必須細心酌覈。毋得濫入。　戊寅。　諭德英阿覆奏查議伊犁至喀什噶爾由草地行走道路情形一摺。伊犁由特穆爾圖海北至喀什噶爾草地。不但較冰嶺一路平坦易行。卽比之海南一路。亦有樹木可供柴薪。惟海子南北。全係布嚕特遊牧地方。尙須詳加查勘。見値大雪封山。難以行走。著於明歲春融後。德英阿容安二人內。酌量一人親往履勘。再行定議。朕聞冰嶺迤西。另有一路。可通烏什。更爲便捷。惟久經封閉。並著詳加跴度程站遠近。行走難易。是否亦有布嚕特在彼遊牧。能否於中途豫

備馬匹。接替更換。一併體察情形。悉心妥議。奏明候旨。十一月。乙巳。諭。前因蔣攸銛等會奏。請將蘇松等四府一州。請仍照常河運等語。以本年河湖情形而論。海運本不必行。原應如此辦理。該督久任封疆。自應確有把握。何竟茫無定見。一至於此。若非朕屢加駁斥。恐該督尙不免仍執前說也。見在海運沙船。僅據投具承攬。船價均未給領。其船商應僱水手。及添置篷索雜物。均未受僱置備。所有前議。著卽停止。其蘇松常鎭太倉四府一州。仍著照常河運。該督等。督飭各糧道。早兌早開。總期於四月初十日以前。全數趲至淸江。剋期抵壩。以便渡黃。毋許延誤。將此通諭知之。庚戌。予那彥成欽差大臣關防。馳往喀什噶爾。會同長齡等。辦理善後事宜。以屠之申署直隸總督。甲寅。飭禁丁憂人員毋許逗留他省。並投效河工軍營。乙卯。諭。前因各城辦事大臣。俱經開放。是以降旨令長齡回京供職。旋因武隆阿患病。復降旨令長齡暫緩來京。如已啓程。卽趕緊折回喀什噶爾。並因長齡偶患脾瀉。復令那彥成作爲欽差大臣。會同長齡。辦理一切善後事宜。茲據長齡奏。四城雖復。衆志未定。該逆竄至托古托斯羅地方。難保不復萌故智。請暫留軍營督辦等語。所奏甚是。長齡著仍遵前旨。在喀什噶爾辦理一切。其揚威將軍印信。卽著留彼鈐用。那

彥成到彼。尙需時日。其一切善後事宜。應辦卽辦。不必等候。至張逆見竄阿坦台汰劣克愛曼。距烏什較近。前已降旨令達淩阿折回赴烏什駐紮。會同多貴督兵嚴防。並著長齡。移咨德英阿。遣協領赴哈薩克阿布拉。諭令協力截拏。倘接據卡外探報。卽速奏聞。　己巳。以回疆凱撤官兵過境。免奉天遼陽等七廳縣地丁銀十分之四。

十二月。丙子。　諭長齡等奏。卡外稟報張逆近日情形。及見在籌辦一摺。張逆聞大兵陸續撤回。膽敢分遣回子。向各愛曼借兵借糧。意欲仍來搶占喀什噶爾。可見狠子野心。雖竄敗遊魂。仍敢覘我虛實。該將軍前次虛延月日。一無措置。豈未慮及此耶。阿坦台等稟稱。張逆跟隨二百餘人。不敢下手。見在給伊搬至伊里斯滿底處。再來稟知前往掩拏。顯藉投稟爲名。打探官兵數目。該將軍面加諭斥。並繹發回字諭帖。尙爲得體。前已降旨留兵一萬八千名。並令那彥成爲欽差大臣。趲程前來。會辦一切。該將軍卽照所留兵數。分派駐紮。要隘星羅棋布。嚴密防範。斷不可輕率出卡。致有疏虞。所有善後事宜。應辦卽辦。不必等候那彥成到彼。致延時日。

戊子。道光八年。春正月。壬寅。　諭朕伯儀親王。年已八旬有三。精神矍鑠。步履強健。實爲天家祥瑞。向來入朝。雖得於禁籞乘坐二人椅轎。惟露夜不免衝寒。究非高年所

宜。著加恩在紫禁城內乘轎行走。並於應得王俸之外。每年加賞俸銀五千兩。以示朕親親敬長之意。 丙午。 命英和馳往江南會同蔣攸銛查勘湖河。 諭長齡等奏生擒首逆。由八百里加緊馳報紅旗一摺。覽此捷奏實深嘉悅。上年十二月逆裔張格爾。糾約布嚕特多人。欲乘歲除潛入卡倫。經長齡楊芳分帶官兵。連夜趕到卡外。探聞該逆向阿爾圖什回莊前來。因被黑帽回子四百餘人。持械攔阻。旋即折竄出卡。楊芳帶領官兵連夜趕到卡外喀爾鐵蓋山內。追及賊尾。分路兜剿。立斃賊匪二百餘人。該逆在前。率領馬賊三百餘人。迎面衝突。我兵排槍抵敵。先令馬隊官兵。鈔及賊後。領隊大臣阿勒罕保等。復分路帶兵下壓。賊匪向山溝逃竄。我兵力追。剿斃三百餘人。僅賸馬賊三十餘騎。擁護該逆上山。總兵胡超等。飛騎直前追捕。山高路滑。衆賊棄馬而上。胡超等率領官兵。回子亦棄馬窮追。斃賊五名。餘賊滾山逃竄。復奔大路。該逆止賸賊匪十餘名。擲石回擊。都司段永福及額爾古倫。胡超。各帶兵擁上山嶺。盡力追及。該逆情急。將欲自刎。胡超。段永福。錫伯馬甲訥松阿。舒興阿。兵丁楊發。田大武等。奮力生擒。並獲賊目八名。餘賊殲戮無遺。飛章奏捷。此皆仰蒙昊蒼嘉佑。 祖 考垂庥。俾得元兇就縛。遺孽翦除。洵足以安邊徼。而快人心。朕寅感

之餘。與中外民臣。同深慶幸。長齡等統師進剿。若能於克復喀什噶爾時。就地擒渠。其顯功丕績。當與兆惠阿桂。後先媲美。見遲至十月之久。始將該逆擒獲。功已稍次。惟念該將軍等督率官兵。不避艱險。於卡外臨陣生擒巨憝。檻送京師。與檄諭外夷設計縛獻者。迥不相同。其在事將領官兵等爭先效命。自係該將軍督率有方。仍當渥沛殊恩。用昭懋賞。長齡著加恩錫封威勇公爵。世襲罔替。並賞戴寶石頂。兩團龍補服。授爲御前大臣。賞用紫韁。換戴雙眼花翎。並解賜佩囊二件。寶石頂一。雙眼花翎一支。龍補一付。白玉雙喜翎管一支。御用白玉搬指一箇。白玉吉祥如意佩一件。黃辮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楊芳著加恩錫封果勇侯爵。世襲罔替。並賞用紫韁。換戴雙眼花翎。在御前侍衞上行走。並頒賞雙眼花翎一支。白玉巴圖魯翎管一箇。御用白玉壽字搬指一箇。黃辮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其子有無官職。見年若干。著查明具奏。長齡楊芳並開復一切處分。楊遇春。武隆阿。雖未與其事。惟前曾督兵進剿。克復四城。此時首逆就擒。大功告蕆。亦應量予恩施。楊遇春。武隆阿。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總兵胡超。著加提督銜。賞給騎都尉世職。並頒賞白玉翎管一箇。白玉搬指一箇。大荷包二箇。小荷包四箇。總管額爾古倫著賞加副都


商務印書館印行

統衛。都司段永福。著賞給雲騎尉世職。仍以參將卽行升用。並頒賞白玉翎管一箇。白玉搬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馬甲訥松阿。著賞給侃勇巴圖魯名號。舒興阿著賞給紹勇巴圖魯名號。俱仍以防禦卽用。兵丁楊發。著賞給直勇巴圖魯名號。田大武著賞給確勇巴圖魯名號。俱仍以守備卽用。以上四員。均照例賞戴花翎。貝子伊薩克自軍興以來。諸事奮勉。實心出力。茲復帶領回衆。隨同楊芳等出卡擒賊。忠勤可嘉。著加恩晉封郡王。並頒賞白玉翎管一箇。白玉搬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所有在事出力官弁兵丁。著查明秉公保奏。候朕施恩。其攔阻張逆之黑帽回子。四百餘人。及隨同伊薩克出卡回子。著長齡等查明。分別從重奬賞。見據該將軍。派誠端等。押解張逆來京。進關後。著沿途督撫。派令文武大員。帶兵按站接替護送。毋稍疏虞。長齡自赴回疆。總統軍務。宣力年餘。今得蕆此大功。旋師奏凱。著俟那彥成到彼。將善後一切事宜。詳細交代。卽迅速來京展覲。以慰廑懷。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諭禮部。擬加關帝封號。用答神庥。尋議上得　旨加威顯二字。以長齡奏關帝屢彰靈佑故也。　乙丑。　諭自道光六年喀什噶爾用兵以來。軍機大臣曹振鏞等。佐朕運籌軍務。夙夜勤勞。承書諭旨。巨細無遺。去歲四城雖復。首逆未獲。曾

經稍示恩榮。朕意未愜。茲元兇生獲。紅旗報捷。軍機大臣等。尤當再沛恩施。用昭獎勸。大學士曹振鏞著晉加太傅銜。賞用紫韁。戶部尚書王鼎著賞戴花翎。兵部尚書王麟。著晉加太子太保銜。工部尚書穆彰阿著晉加太子少保銜。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仍俱照軍功交部議敘。其滿漢軍機章京等著軍機大臣編列一二三等候朕施恩。 實授楊遇春為陝甘總督。 定回疆員弁管轄考覈章程。並增給養廉。 丙寅。晉蔣攸銛太子太傅。復英和太子太保。 命那彥成仍帶欽差大臣關防。赴喀什噶爾。偕楊芳辦理善後事宜。 二月。甲戌。 諭長齡等奏訊明拏獲賊目分別辦理一摺。此次在喀爾鐵蓋山生擒賊目。及陸續搜獲活賊。概予駢誅。並將賊目邁瑪特玉素普等九犯。於昭忠祠前盡法處治。摘心致祭忠魂。庶可稍舒積憤。惟叛逆伯克博巴克與邁瑪特呢雅斯等。俱係逆裔親信夥黨。得受偽職。前由霍罕逃出。往尋張逆。又於途次迎拒。傷及官兵。必應查拏務獲。盡法懲辦。以申國憲。見在首逆就擒。餘黨悉獲。而博巴克等逆賊。尚在稽誅。曾否查有下落。諒總不過在近卡各部落藏匿。務當設法擒捕。更不值動用大兵。至所奏阿坦台聞知張逆被獲。業經遠竄。該將軍檄諭汝劣克等。責令阿坦台搜捕零匪。贖其前罪。但使其知感知懼。不必盡以法繩。所

見極是。前此該將軍等。因張逆家屬。及玉素普。尚在霍罕布噶爾地方。檄諭該部落。令其送出。如果畏我兵威。遵檄解送。盡絕根株。固屬妥善。倘竟有意觀望。亦不値與之相較。但當明白宣諭。以張格爾入卡肆逆。見已生擒。檻送京師。明正其罪。國法用申。其家屬潛匿外夷。苟全生命。無足重輕。爾等部落。能知大義。悉行縛獻。固見悃忱。既力有不能。天朝亦不以區區逆回子女。重勞師旅。壓境搜拏。致沿途恭順部落。驚懼滋擾。長齡等當善體此意。傳檄前往。斷不可令其窺我虛實。或別生枝節。重費周章也。此時那彥成已經出關。長齡計算該督。何時可抵喀什噶爾。該將軍何時可以交代起程。何時可以到京。先期由六百里覆奏。以慰廑盼。 乙亥。 諭諸王大臣等。以紅旗奏捷。元惡生擒。合詞籲請加上尊號。雖援據典章。斷難俯加俞允。前者西陲用兵。原非得已。幸賴昊蒼默佑。宗社鴻庥。迅奏膚功。永安邊徼。朕方日深祗懼。豈肯崇尙虛文。欽惟我 列祖聖德神功。超越往古。殊勳彪炳。史册昭垂。康熙乾隆年間。廷臣屢請加上尊號。俱未允行。仰見聖懷沖抑。洵足爲奕禩法守。惟念銘勛偃武。皆由 聖母福庇。國有大慶。允宜祗循令典。備極顯揚。朕謹當躬率王大臣等。加上皇太后徽號。共伸賀悃。用昭慈幃燕喜。所有應行典禮。其敕所司。敬謹詳議以聞。

丁丑。諭吏部將長齡等公爵侯爵應作何等秩之處。查照定例請旨。大學士長齡。著封爲二等威勇公。陝西固原提督楊芳。著封爲三等果勇侯。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回疆用兵。自渾巴什河。堵禦賊匪。痛加殲戮。已爲剿賊先聲。迨大兵雲集。先將柯爾坪伏逆回匪。剿洗淨盡。絕其應援。嗣是長驅直入。勢若摧枯。迅復四城。生擒大憝。凡我將士勞績卓著。均應繪成戰圖。以彰武成盛典。著將渾巴什河。柯爾坪。洋阿爾巴特。沙布都爾莊。阿瓦巴特。攻克喀什噶爾。克復和闐。及喀爾鐵蓋山各戰功。繪圖八分。所有各該處山川形勢。及將帥士卒。若何督兵接仗各情形。詳晰聲敘。分條貼說。迅速具奏。癸巳。免忠良回裔被脅後悔經投誠之邁哈默特鄂對等治罪。丙申。予前明直隸舉人孫奇逢。從祀文廟。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壬寅。上幸南苑行圍。癸卯。准慶祥入伊犁祠祀。戊申。上還京師。壬子。賞楊芳子承注舉人。一體會試。甲寅。允廷臣請。編御製詩初集。辛酉。挑濬吳淞江工竣。以捍湖效靈。予故松江知府贈太僕寺卿周中鋐祠祀。於吳淞江岸立專祠。甲子。以回疆平定。頒御製詩勒石喀爾鐵蓋山。夏四月。戊寅。命楊芳。武隆阿。各繪小照一分。並繪伊薩克小照一分。附報呈覽。以便圖像紫光閣。以彰武功。庚寅。以長齡凱

旋。命其子內閣學士桂輪。馳驛往迎。並頒賞珍玩。丙戌。以全漕渡黃。蔣攸銛。訥爾經額。下部議敍。賞張井三品頂帶。潘錫恩四品頂帶。戊子。新修玉牒成。五月。己酉。以逆裔張格爾。解送至京。遣官告祭太廟社稷。行獻俘禮。庚寅。上御午門樓受俘。逆裔張格爾。交王大臣刑部嚴訊。晉長齡太保。賞三眼翎。加楊芳太子太保。壬子。上御廓然大公殿。廷訊逆俘張格爾畢。諭逆裔張格爾著鄖寸磔梟示。派協辦大學士尚書富俊。尚書明山。侍郎鍾昌奕經。前往監視行刑。發祥以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遭變。被困力竭捐軀。領隊大臣副都統烏凌阿。因帶兵圍捕。臨陣陷歿。皆由該逆倡亂。以致傷我大臣。殊堪髮指。著慶祥之子侍衛文輝。烏凌阿之子侍衛忠泰。同往市曹看視。俾抒積憤。並將該逆摘心。交文輝。於伊父慶祥墓前致祭。用慰忠魂。丁巳。命繪平定回疆功臣揚威將軍大學士威勇公長齡。參贊大臣固原提督烏能伊巴圖魯果勇侯楊芳。參贊大臣陝甘總督莽阿巴圖魯一等男楊遇春。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阿勒精阿巴圖魯武隆阿等。四十人像於紫光閣。御製序文。命繪軍機大臣曹振鏞。文孚。王鼎。玉麟。於紫光閣。御製序文。六月。己巳朔。諭湖北學政王贈芳奏請以陳良從祀兩廡一摺。從前嘉慶年間。據給事中喬遠

煥。奏請以陳良從祀兩廡。經部議駁甚是。茲該學政復爲此請。甚屬冒昧。陳良道悅
周孔。雖見稱於孟子。不在弟子之列。又無言行可考。稽諸書傳。若陳良者。尚復有人。
如皆濫行從祀。成何體制。殊失崇文重道之義。該學政王贈芳。摭拾空言。比擬失當。
著傳旨申飭。所奏不准行。癸酉。揚威將軍長齡等凱旋。命鄭親王烏爾恭阿等。
郊迎。乙亥。諭本日長齡。親詣御園。恭繳揚威將軍印信。朕御勤政殿。行抱見禮。
見其精神矍鑠。重定邊疆。生擒巨憝。朕喜悅嘉奬之心。實難備述。前已加恩晉錫公
爵。並紅寶石頂。兩團龍補服。雙眼花翎。紫韁。嗣因受俘禮成。復賞三眼花翎。晉加太
保銜。茲當凱旋入覲。告厥成功。允宜再沛恩施。用酬偉績。長齡著賜御用珊瑚朝珠
一盤。四團龍補褂一件。並准即行穿用四團龍補服。用示朕眷念忠勤。懋賞褒功。有
加無已之至意。諭那彥成等奏請建設義祠。以慰忠藎等語。葉爾羌舊城。爲前任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慶祥之祖義烈公納木扎爾殉節之所。向有義祠。此次業經燒
燬。見已另建新城。著仍在舊城建立專祠。春秋致祭。並頒發御筆匾額。以垂久遠。
諭揚威將軍大學士公長齡。前此奉命專征。聲威遠播。四城迅復。巨憝生擒。從茲永
靖邊陲。厥功甚鉅。朕嘉績酬庸。錫封懋賞而外。並授爲御前大臣。以昭榮寵。見值振

旅還朝。必思勉奉厥職。惟念長齡年逾七旬。精力雖健。若令照常趨直。翊衛奔馳。轉非所以示優異長齡著御前大臣。不必進內侍直。並無庸辦理該管事件。用示朕體恤耆臣至意。移建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城。丙申。准江蘇前任兩江總督降補主事吳熊光重赴鹿鳴宴。賞四品卿銜。准廣東前任江南水師遊擊陳書重赴鷹揚宴。賞副將銜。秋七月。庚子。特命涓吉於明年八月十六日。恭奉皇太后安輿。自京啓鑾由山海關一帶。前赴盛京。恭謁三陵。所有一切典禮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敬謹豫備。八月。甲戌。上御正大光明殿。賜揚威將軍大學士威勇公長齡。並隨征將士王公大臣。朝鮮使臣等宴。長齡奉觴上壽。上親賜巵酒。餘命侍衛分觴授飲。並賞賚有差。甲午。定喀什噶爾城名恢武。葉爾羌城名嘉藝。英吉沙爾城名輯遠。和闐城名威靖。阿克蘇城名普安。烏什城名孚化。庫車城名綏平。喀喇沙爾城名協順。九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丙午。上啓鑾謁東陵。丁未。諭前據奕緒等奏。孝穆皇后陵寢木門外墻根潮濕情形。當派敬徵前往。會同寶興將地宮內外。逐處履勘。務必查明存水之由。據實覆奏。茲據奏稱。木門內罩門券。兩邊馬蹄柱門枕石下。往外浸水。明堂券。穿堂券。地平石縫。金剛牆根。俱有浸水處。三層門洞券

門枕後。及金券寶牀下。三面石縫。俱有浸水一二分不等。復履勘各券牆根。似有消水濕氣數寸。木門後陰濕黴溽尺餘。究其券內存水之由。竟係空山水。由地平浸濕泛溢所致等語。寶華峪地宮新建。甫經夏令。即有由內浸水之處。迨經擦拭。隔宿又復行積水二分。據敬徵等查明情形若此。是該監督等於地平以下工程。辦理不善。喪盡天良。難保無偷減情弊。必須嚴切根究。總監督內閣侍讀學士牛坤。及始終承辦後段監督。內務府郎中百壽。員外郞延鳳。並接辦後段監督郞中慶玉。監修主事定善。候補筆帖式長濬。副司庫瑪彥布。俱著革職。交留京辦事大臣。會同刑部嚴審。牛坤見在隨扈。著行在刑部。派員押令回京。聽候審辦。英和承辦萬年吉地之工。始終其事。其罪尤重。著先行革去頂帶。拔去花翎。其餘先後承修各員。查明在工年月具奏。再降諭旨。　諭寶華峪地宮浸水情形。由於地平以下工程。辦理不善。據軍機大臣。查明承辦工程各員在工年月。及開工並地平落成年分。開單具奏。其在工最久。始終其事者。惟莊親王緜課。及戴均元。英和。三人。伊等受恩深重。應如何鄭重詳愼。督同工員。核實妥辦。及一任承辦之員。草率從事。使緜課其身尙在。朕必加以嚴譴。今已身故。著與已故之阿克尙阿。嵩年。慶惠。均免其置議。仍俟將來定案。再行照

例罰賠。致仕大學士戴均元。前因工程。加恩賞加太子太師銜。並伊子戶部員外郎戴詩亨。以郎中補用。今查明工程。辦理不善。豈能復邀恩賚。戴均元著革去宮銜。降爲三品頂帶。伊子戴詩亨。仍降爲員外郎候補。英和。已降旨革去頂翎。著即革職。以示懲儆。穆彰阿接辦時。地平尚未完工。不能指斥妥辦。著交部嚴加議處。繼昌。廣泰。前任馬蘭鎮總兵。兼辦工程。均著交部議處。仍俟定案後。分別議賠。阿爾邦阿。敬徵。寶興。接辦之時。已在前項工完之後。恩銘交卸馬蘭鎮總兵時。甫經開工。俱著加恩。無庸置議。　己酉。　上謁陵。詣　孝穆皇后陵。奠酒。　諭寶華峪地宮積水情形。前據敬徵等。節次查勘。水痕旋拭旋浸。本日朕復親臨閱視。金券內北面石牆。全行濕淋。地面間段積水。細驗日前積水痕跡。竟逾寶牀而上。見在　孝穆皇后梓宮。黴濕之痕。約有二寸。計存水有一尺六七寸之多。與木門以內各券水痕尺寸相同。是必有山泉湧溢。亟須妥爲相度修治。著派敬徵。阿爾邦阿。寶興。帶同精於堪輿。諳習工程之人。詳加履勘。奏明辦理。此項工程。當開通時。如果詳慎體驗。豈竟毫無情形。乃繇課等。屢經帶同堪輿相度。漫不經心。昧良負恩。莫此爲甚。前經降旨。不足示懲。繇課之子莊親王奕賚。著即降爲郡王。戴均元著即革職。英和之子兵部侍郎奎照。通

政使奎耀。俱著革職。作爲拜唐阿。交敬徵等。帶赴工次效力。癸丑。上還京師。甲寅。上啓鑾。謁西陵。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寶華峪地宮。既有浸水情形。朕昨親臨閱看。所辦工程。亦多草率。是該監督等。顯有偸竊侵蝕情弊。見究出百壽等。曾將開出石母滴水之處。向英和等告知。商同擋護。並飭奕紹等。向百壽等嚴切根究。著耆英福泰。卽將英和牛坤。及已革監督百壽。延鳳。已革監修定善長渲瑪彥布等七人家產。嚴密查鈔。勿任稍有寄頓。丁巳。上謁東陵。戊午。上詣昌陵。行大饗禮。回鑾。定回疆防兵操練行圍。准回疆駐防人員挈眷。庚申。諭奕紹等奏。覆訊已革監督等供情。並詳究堪輿宋泗等原勘覆勘情形一摺。寶華峪相度山勢之時。朕特委任戴均元。承辦工程。則責成英和。見據案犯僉供地宮土盤。開至距金井四丈餘。壙邊顯露石母。浸出水珠。每逢陰雨。涓滴不止。且壙土潮濕。間雜細碎。腐石應手卽破。經該監督等。向緜課戴均元。英和告知。不卽改圖。仍商同用土擱護。其修砌石工。取材既粗。又未堅固如式。遇有不能合縫之處。輒用松香白蠟。調和黏補。究其草率之由。僉供屢經英和。飭令牛坤。督催緊急。伊等竭蹶從事。如期報竣等語。當時開通地宮。朕曾屢向英和詢問。土性乾濕若何。伊不但未將滴水擱護情形奏


商務印書館印行

及。並稱普律乾潔。且自開工以後。從未向英和催促。何以飭令牛坤。剋以期限。任聽該監督草率彌縫。英和之罪。實在於此。戴均元。帶同各堪輿。相度吉壤。曾據宋泗。以點穴太後。恐穴中有石。應移前十丈。戴均元。輒拘泥規制。僅止移前五丈。以致北面開出山石。朕前令戴均元。勘定福基。曾經降旨。止期地臻全美。不必拘四至之廣狹。即照從前規制。稍從儉約。亦無不宜。乃師心自用。並不據實陳奏。迨至目擊浸水之處。仍復商同攔護。並無一言奏及。開工未幾。旋即乞休。伊年雖屆八旬。精力尚健。何至遽思歸田。明係潔身遠引。其心尤爲可惡。戴均元。前已降旨革職。著韓文綺。即傳旨。拏交刑部治罪。派委妥員。迅速解京。朕即日回鑾。仍派奕紹。托津。富俊。盧蔭溥。會同軍機大臣。刑部堂官。嚴審定擬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戴均元。因寶華峪地宮積水。已先後明降諭旨革職。並拏問解交刑部矣。著韓文綺。即親赴伊家。將戴均元本籍財產。嚴密查鈔。勿任稍有寄頓。　辛酉。　上還京師。　壬戌。　諭寶華峪地宮浸水情形。在事各員。均應照例分別罰賠。以示懲儆。繇課辦工最久。著罰賠銀十萬兩。穆克登額。係相度之員。著罰賠銀三萬兩。阿克當阿。亦係相度之員。兼派辦工。著罰賠銀四萬兩。其接辦未久之穆彰阿。著罰賠銀八千兩。阿爾邦阿著罰賠銀二千兩

至前任馬蘭鎮總兵。兼辦工程之嵩年。繼昌著各罰賠銀三萬兩。廣泰著罰賠銀六千兩。慶惠著罰賠銀八千兩。寶興著罰賠銀二千兩。所有此項罰賠銀兩。俱著按限完繳。毋許稍有延宕。　癸亥。　諭莊親王緜課。派辦寶華峪吉地工程。歷數年之久。伊係親王。受恩深重。經朕特加簡派。應如何慎重詳審。督率工員妥辦。乃慢不經心。一任承辦之員草率從事。實屬昧良負恩。緜課之子。除奕賨已有旨降為郡王外。奕賸著革去不入八分輔國公。奕叡著革去鎮國將軍。委散秩大臣奕賟著革去輔國將軍。奕賡著革去頭品頂帶。以示懲儆。　冬十月。庚午。　諭奕紹等會同嚴審英和等辦理吉地工程草率。分別定擬一摺。奕紹等審訊明確。英和比以定例擬斬監候。本屬罪所應得。姑念英和曾任尚書協辦大學士。於此案訊無贓私。尚可寬其一線。且吉地工程。係朕一人之事。不肯因辦理不善。誅戮大臣。既不置之於法。即不必久繫囹圄。英和著加恩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以示朕法外之仁。伊見患病未愈。伊子奎照奎耀。亦不必交敬徵等帶赴工次效力。著即隨侍黑龍江。伊孫廕生候補員外郎錫祉。著即革職。牛坤派充總監督。不能監視妥辦。著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已革監督百壽延鳳任令工匠草率黏補。俱著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已革監修定善長

涫。瑪彥布監工是其專責目擊工程草率所司何事。俱著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已革監督。慶玉。到工接辦。在地平落成之後。免其發往軍臺。著在工次效力。　丙戌。　諭直隸總督那彥成。經朕派赴喀什噶爾。辦理善後事宜。歷次具奏。籌畫諸務。悉臻妥善。雖未經親歷戎行。其勞績實爲卓著。那彥成。著加恩賞太子太保銜。賞戴雙眼花翎。賞用紫韁。並發去雙眼花翎一支。白玉翎管一箇。元狐馬褂一件。碧霞玭鼻煙壺一箇。黃辮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交那彥成祗領以示優眷。　甲午。　諭朕幾餘。披閱宮內彙存　皇考仁宗睿皇帝批摺。內有朕與惇郡王緜愷具奏嘉慶十八年。賊人擄入蒼震門。滋事情形一摺。彼時事在倉卒。經朕自用鳥槍擊斃二賊。餘賊始退。朕於深夜。擬出摺稿。令惇郡王繕寫馳奏。仰蒙　皇考褒嘉批示。今恭覽淚垂。益深欽感。因念上年惇郡王。引出太監苑長青藏匿府中。又復私令逃走。希圖掩飾。年幼無知。不能不加之懲創。將伊降爲郡王。冀其改過自新。見在追思往事。急難禦侮。感切同懷。且伊自獲咎後。距今已及一年。尚知愧悔。若不曲予恩宥。朕心實有所不忍。緜愷。著加恩賞還親王。嗣後益當加意檢束。諸事小心。用副朕誼篤懿親。愛誨成全之至意。　乙未。　諭河工需費。爲度支之大端。近年例撥歲修搶銀兩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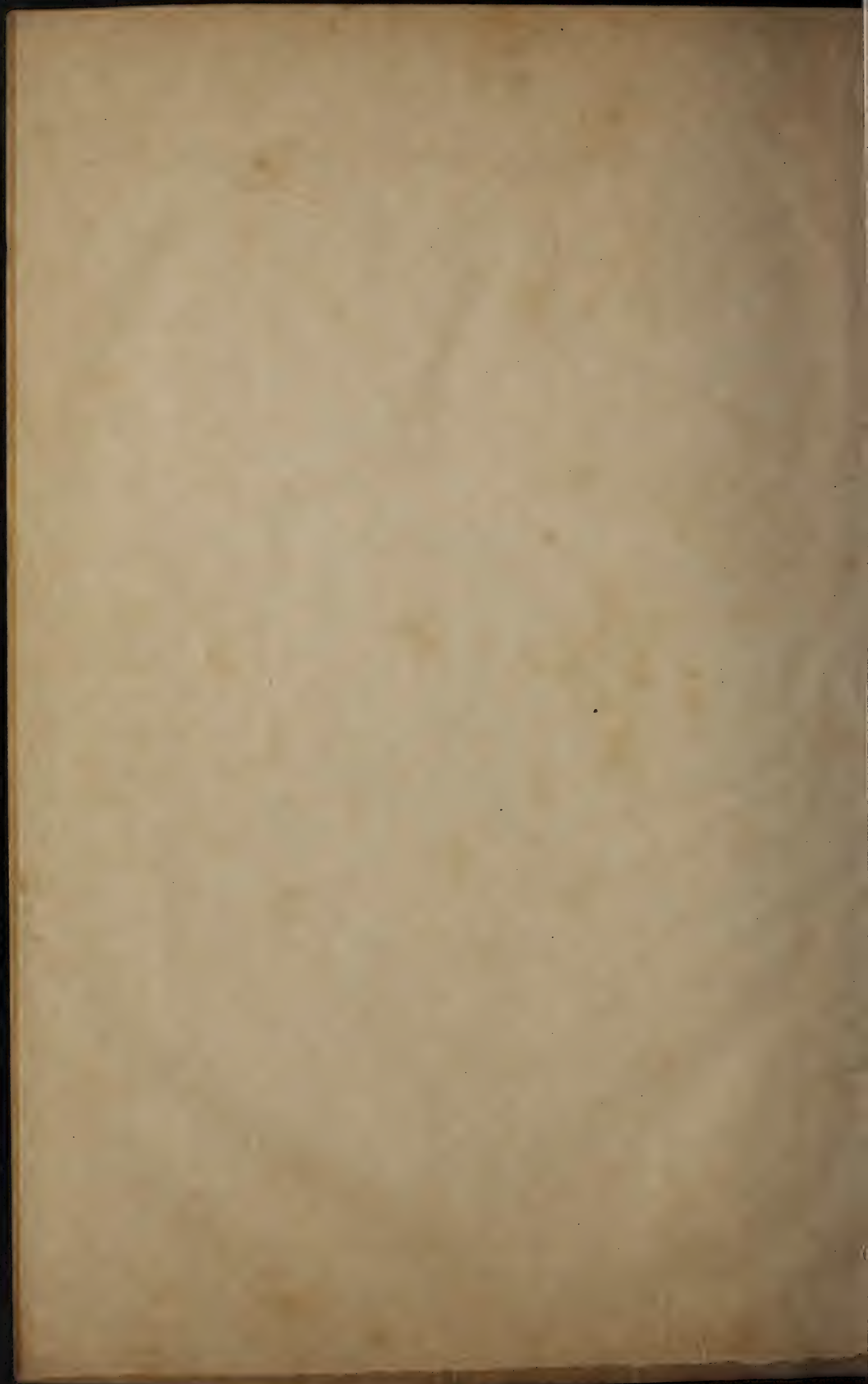
復有另案工程名目。自道光元年以來。每年約共需銀五六百萬兩。昨南河請撥修隄建壩等項。工需一百二十九萬。又係另案外所添之另案。而前此高堰石工。以及黃河挑工耗費。又不下一千餘萬之多。果使河湖日有起色。豈復靳此帑金。惟常年所撥例項。原爲修防搶險而設。若一切修治得宜。則不應險工新工層見疊出。雖據該河督等。於請帑摺內聲稱。如有節省。存爲下年工用。亦未見實有節省。向來河工積弊。廳汛員弁。總利於辦工。卽如黃河坐灣迎溜之處。時而鑲作埽段。固有不得不然之勢。然其間有不應鑲而妄施工段者。尙不知其凡幾。總不過爲開銷錢糧地步。甚至溜隨埽斜。對岸生險。險生而工費迄無已時。迨至失事。則又指爲無工處所。冀圖影射規避。縱有應行賠修工段。亦止先以帑項興辦。賠項終無繳期。在該河督等。受恩深重。具有天良。或不至稍爲沾染。豈能保工員之必無浮冒。國家經費有常。斷不容以如許帑藏。供此漏卮。前經降旨。不得藉口另案名目。任意虛縻。嗣後該河督等。務將年例撥解工需。加意樽節。如有應辦之工。不能不假手廳汛員弁。然總須責成該管河道。各矢天良。認眞督辦。有犯必懲。該河督等。亦應破除情面。時加查察。如有偸減虛冒等弊。該道徇情不揭。卽一併嚴參懲辦。以期力挽頹風。工歸實用。經此

次諭飭之後。無論歲修搶修及隨時興舉要工。仍不能工堅料實。致令帑項虛糜。或經朕訪聞。或被人糾參。定將工員河道及河督等一併執法嚴懲。不稍寬貸。毋謂誥誡之不豫也。將此通諭知之。　十一月。壬寅。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張曾奏。風聞廣東省。行使錢文內。有光中通寶。景盛通寶兩種最多。間有景興通寶。景興巨寶。景興大寶。嘉隆通寶。謂之夷錢。攙雜行使。十居六七。潮州尤甚。並有數處專使夷錢。內地奸民。利其錢質澆薄。依樣倣鑄等語。廣東福建。濱海地方。俱與外夷接壤。各該夷人。通市貿易。自應以銀易換制錢。豈可令外夷錢文。公然於內地攙雜行使。且有奸民利其錢質澆薄。依樣倣鑄。著該督撫。嚴飭所屬。確切查明。如有前項弊端。立卽嚴拏究辦。　甲辰。恭上　皇太后徽號曰。恭慈康豫安成皇太后。　乙巳。以加上　皇太后徽號禮成。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己未。　諭奕紹等奏。會同嚴審戴均元。帶同堪輿。相度寶華峪情形一摺。此案戴均元。相度福基。自應倍加詳慎。乃既未將石母滴水處所。豫為測量詳明。迨目擊地盤壙幫滴水情形。仍商同用土攔護。並未據實奏請。及早籌辦。僅於會奏摺內。聲明間有石塊。有意增減緊要情節。見經奕紹等訊明。比例擬斬監候。實屬罪所應得。卽減等量予遣戍。亦是從輕寬貰。惟念戴均元。尙未

始終經手工程。且已年逾八旬。毫不加刑。著加恩免其死罪。並免發遣。即行逐回原籍。用施法外之仁。其子戴詩亨著革去員外郎。其孫戴嘉秀著革去知縣。戴嘉會著革去鹽大使。戴嘉德著革去舉人。以示薄懲。　壬戌。　諭朕伯儀親王。明年八旬有四。精神步履。甚屬康強。但遇有典禮。仍與諸王大臣等一體拜跪。高年勞勩。朕心實有所不安。嗣後凡遇　皇太后及朕升殿朝賀大典。俱著免其行禮。以示朕敬長篤親至意。王其勿辭。　癸亥。　諭朕於明年。親詣盛京。特爲恭謁祖陵。所有閱兵行圍。均屬無暇。著奕顥將豫備閱兵行圍事件。概行停止。其吉林爲盛京鄰省。博啓圖必赴盛京接駕請安。博啓圖儘可親自前來接駕。毋庸豫備行圍官兵。黑龍江。墨爾根。兩處人等亦著不必前來。屆時著奕顥止將應射布靶官兵。按照從前豫備。　甲子。申諭明年。前詣盛京。辦差官員。毋得任意科派。並禁內監執事人等。藉端需索。　十二月。癸巳。　諭軍機大臣等。霍罕每籍通商貿易漁利外夷。又以逆裔家屬。在伊部落。居爲奇貨。此次因將安集延。驅逐出卡。嚴禁茶葉大黃。不與通市。該處管事頭目。巴什邁瑪特習里譜聽遣回之毛洛阿奇木慫恿遣人送信。雖不似前此倨肆。而詞語仍復不馴。那彥成等仍未令其謁見。即派人押送出卡。所辦極是。見自禁絕貿易

以來。外夷各部落。因諸多不便。怨懟罹罪。如果各城。認眞嚴禁。該夷無利可牟。日久自當窮蹙。將來誠心讋服。斷不敢大言不慚。若以其意欲修好。卽信以爲實。必致以誇耀外夷。豈非墮其術中。該督等自見及於此。必當妥爲籌計。務當嚴飭各城。稽察要隘。不准茶葉大黃。稍有偷漏。　乙未。准福建臺灣。另編田字號。中額一名。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六終



以來。外洋各國醫學多主實驗。鑿鑿可據。如果參酌中西。實驗精詳。可以久
而中醫拘泥舊說。於心與腦之關。不求人言。不慣者日以新說爲[illegible]。自以爲是者因
總稱全體。學者博觀約取。中醫者日見其[illegible]。此必當改良[illegible]計[illegible]各[illegible]觀察
是編不能求精。大都有偏端。乙未。在[illegible]另編印宇號中第一本。



# 十一朝東華錄擥要

[illegible]敬譔



宣宗成皇帝

己丑道光九年春正月丁未命[illegible]京勿得逗留　壬子　諭[illegible]

[illegible]

封三等[illegible]

給果人一[illegible]

府。楊芳[illegible]

四團[illegible]一件大卷八絲緞[illegible]各一匹大荷包

一對小荷包四個用示[illegible]有加無已之至意　己未　命楊芳[illegible]

西陲。　庚申　諭兵部[illegible]

帶領引見[illegible]

[illegible]田大武[illegible]

二月乙丑朔　[illegible]

#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七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 翰章 衡 恭校



宣宗成皇帝

己丑。道光九年春正月。丁未。命那彥成。卽速起程來京。勿再逗留。　壬子。　諭本日楊芳來京。召對。見其精神强健。朕心實深喜悅。楊芳。宣力有年。生擒巨憝。前已加恩。錫封三等果勇侯。賞用紫韁。換戴雙眼花翎。在御前侍衞上行走。並將伊子楊承注。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嗣因受俘禮成。復賞加太子太保銜。茲當凱旋入覲。允宜再沛恩施。楊芳著加恩晉封二等果勇侯。晉加太子太傅銜。在紫禁城內騎馬。並賞給人葠四兩。緙絲蟒袍一件。大卷八絲段袍褂料各一匹。大卷江綢袍褂料各一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用示朕懋賞酬庸。有加無已之至意。　己未。　命楊芳叩謁東陵西陵。　庚申。　諭兵部將擬補甘肅甯遠堡守備楊發。陝西撫標左營守備田大武，帶領引見。該二員。年力精壯。均堪造就。著交楊芳。隨時訓練。策勵成材。並著兵部。將楊發。田大武。俱調補固原提標守備。俾得就近隨同學習。用示朕培養人材之至意。

二月。乙丑朔。　諭前據那彥成等奏。請將黑帽回子。挑補伯克。當降旨飭查。各城



商務印書館印行

是否向有成例。籌議具奏。茲據奏稱。向來伯克。挑用黑帽回子居多。白帽回子。歷久相安。其阿渾。向不當差。亦不挑用伯克。各阿渾子孫多者。止有一二人。充當阿渾。其餘或自謀生理。或充當伯克。均聽其便等語。著通諭各城。以後無論何項回子。當阿渾者。止准念習經典。不准干預公事。其阿渾子弟。有當差。及充當伯克者。亦不准再兼阿渾。以昭限制。 諭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扎隆阿。幫辦大臣。額爾古倫。伊薩克。據那彥成等奏。差人前往霍罕。要出黑帽回子阿渾。奈瑪特等四人。並霍罕伯克。差人請安。邁伯勒克等情。朕命那彥成。前赴喀什噶爾。籌辦善後事宜。並未責成伊於卡外。搜捕要犯。及逆裔家屬。乃那彥成。有意邀功。屢次遣人赴卡外。刻意搜求。殊大負委任之意。本日復據奏報。設法要出黑帽回子阿渾。奈瑪特四人。給予翎頂。及賞給元寶綢緞茶葉等物。並有諭霍罕伯克說帖。欲其將逆屬弋獲送去。斷絕根株。如此布置。殊可不必。見在善後奏定章程。業已周妥。該大臣等。務當遵照前旨。嚴密稽查。如任大黃茶葉。偷漏出卡。亦不得仍令該夷。隱混貿易。卽爲妥善。至於卡外各犯。旣已畏罪遠竄。總當置之不問。斷不可意存招致。妄生邊衅。如辦理稍有不善。或致大黃茶葉。仍有偸漏。惟伊等三人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 丁卯。釋奠先師孔子。

以平定回疆。告成太學。上親製碑文。勒石大成門外。庚午。上奉 皇太后。幸惠郡王綿愉第。三月。丙午。上幸南苑行圍。壬子。上還京師。甲寅。上御閱武樓。閱京營兵。壬戌。諭見在京中漢人能繙寫拉體訥字。通曉文理者。止有謝覲庭一人。遇有應繙應寫文移等件。無接續辦理。著李鴻賓。延隆。於廣東洋行貿易漢人能繙寫拉體訥字。通曉文理者。揀選二人。奏明送京。給與錢糧當差。夏四月。壬午。以松筠。爲直隸總督。丙戌。上奉 皇太后。御含輝樓。閱皇子及侍衛等騎射。戊子。賜李振鈞等二百二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丁酉。奉移

孝穆皇后梓宮於寶華峪正殿神牌於東配殿。命 皇長子奕緯行禮。己未。

諭內外各衙門題奏事件。遇有地名字面。理應遵照全寫。如熱河之但稱爲熱。多倫諾之但稱爲諾。烏嚕木齊。止稱爲烏。順天府。節稱爲順。乾隆嘉慶年間。歷經聖諭訓飭。並載入則例。凡遇地名字面。不得率用省文。各該衙門。自宜永遠恪遵。本日據扎隆阿等奏。請將餘糧。酌改折色摺內。葉爾羌書寫葉城。並有阿烏喀三城字樣。實屬簡率不成文理。著再通諭各衙門。嗣後於應載地名字面。務遵定例。全行書寫。斷不可任聽幕友書吏。止圖省便。致於體制有關。六月。己丑。命那彥成。回直隸總督

任。葉爾羌顯忠祠成。予新舊殉節諸臣入祀。並附祀殉節伯克回民。秋七月。辛丑。降武隆阿頭等侍衞在大門上行走。伊子慶安著逐出乾清門。在大門上行走。以其奏對含混。不知愧懼故也。八月。己巳。暹羅國王以平定回疆。遣使表賀。進方物。己卯。諭禮部。查明御史張曾。奏參浙江舉人顧宗伊。刊刻落卷屬實。並檢查所刊卷內。附載致同考官袁文祥書。大肆譏訐。此風斷不可長。考試爲掄才大典。士子若被屈抑。原有准赴該管衙門控訴之案。乃該舉人不安義命。妄生怨尤。輒刻傳布。且附載譏訐。該同考官原扎實於士習人心。大有關繫。顧宗伊。著即褫革舉人。以示懲儆。庚辰。上奉皇太后詣盛京。謁祖陵。啓鑾。丁亥。諭此次祇謁祖陵。路經永平。指日出關。皆係睿忠親王多爾袞。當時殄滅流賊之地。王之大勛偉績。實堪加尙。著賜祭一壇。派惠郡王緜愉。前往王墓代奠。睿親王仁壽。著加恩賞戴三眼花翎。在內廷行走。御前大臣戶部尙書福恩。著加恩賞戴雙眼花翎。以示朕眷念勳親至意。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戊戌。上詣北鎮廟行禮。乙巳。上親射。並閱盛京官兵等騎射。丙午。閱吉林官兵等騎射。丁未。上謁永陵。戊申。行大饗禮。閱興京城。壬子。上謁福陵。臨奠宏毅公額亦都墓。癸丑。行大饗禮。上謁昭

陵。奠武勛王。揚古利墓。甲寅。行大饗禮。上至盛京。詣太廟。尊藏寶册前行禮。遣官致祭壽康太妃。懿靖太貴妃。康惠淑妃。並公主園寢。奠親王貝勒大臣等墓。奉 皇太后。居介祉宮。御崇政殿。賜御前大臣及蒙古王公等茶。遣官祭長白山。遼陽太子河。巨流河。渾河。北海。松花江諸神。及遼太祖陵。乙卯。上詣天壇。堂子行禮。詣文廟瞻禮。臨奠克勤郡王岳託墓。加恩開國王裔。封賞有差。朝鮮國王李玜。遣使進表貢方物。賞隨扈蒙古王貝勒貝子台吉等銀。廣盛京滿合二號。及奉天所屬科考學額。丙辰。上以恭謁祖陵禮成。奉 皇太后御頤和殿。行慶賀禮。御崇政殿受朝賀。頒詔天下。恩賚有差。賜扈從王以下及盛京吉林將軍等食。並賞賚有差。免奉天官兵借支俸餉銀。戊午。上詣地壇行禮。臨奠直義公費英東墓。命揚古利後裔玉芳爲頭等侍衛。額亦都後裔巴雅爾綽克託和世泰。費英東後裔盛桂。爲散秩大臣。己未。上御大政殿。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及盛京文武官員。朝鮮使臣等宴。上奉 皇太后回鑾。命福建永行停貢蜜浸荔枝。冬十月。甲戌。上奉 皇太后幸澄海樓。壬午。上謁裕陵。命惇親王緜愷詣昭西陵。睿親王仁壽詣孝陵。慶郡王緜慜詣景陵行禮。


商務印書館印行

貝勒弈綸。祭孝穆皇后殯宮。乙酉。上奉皇太后。還京師。十一月。辛卯朔。賜吳鉞等三十六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丁酉。皇三子弈繼生。己酉。定一子兩祧服制。十二月。甲子。緬甸國王孟阮。以生擒逆酋。遣使表賀。戊辰。上詣大高殿祈雪。以回疆軍務。高堰堤工告竣。免兩淮鹽斤加價。丙子。諭禮部議准御史牛鑑奏。請以李容從祀文廟一摺。先儒升祔學宮。祀典至鉅。必其人學術精純。經綸卓著。方可俎豆馨香。用昭崇報。若僅著述家言。闡明心性。未有躬行實踐。超越等倫。列祀鄉賢。已彰褒旌之義。豈宜升祔廟廷。稍滋冒濫。綜覈李容。生平學行。雖足爲閭黨矜式。然似此者。亦不乏人。何能盡登兩廡。該部請如該御史所奏。准其從祀文廟之處。著無庸議。諭軍機大臣等。朕聞外夷洋錢。有大髻小髻蓬頭蝙蝠雙柱馬劍諸名。在內地行使。不以買貨。專以買銀。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換內地紋銀。折耗二三分。自閩廣江西浙江江蘇。漸至黃河以南各省。洋錢盛行。凡完納錢糧及商賈交易。無一不用洋錢。番船以販貨爲名。專帶洋錢至各省海口。收買紋銀。致內地銀兩日少。洋錢日多。近年銀價日昂。未必不由於此。又鴉片流行內地。吸者日衆。鬻者愈多。幾與火菸相等。耗財傷人。日甚一日。皆由番船裝載鴉片。駛至澳門廈門等處。附

近關津停泊。或句通書差。暗中抽稅。包庇進關。或巡哨兵役游奕往來。私為奸人夾帶。代為發販。或得規容隱。任聽番船分銷。各省商船。載往各處售買。行銷之路既多。來者日衆。該兵丁等。且藉以抽分吸用。賤價留買。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轍。較洋錢之害為尤甚。若不究明弊源。嚴行查禁。不特徒滋紛擾。轉使作奸犯科之輩。益復無所顧忌。前因內地間有夷錢攙雜行使。雖經降旨飭禁。然尚不似洋錢行使之多。折耗之甚。至鴉片煙泥。則又以外之腐穢。潛耗內地之銀兩。昨據李鴻賓等密陳英吉利請改貿易章程摺內。亦經籌議及此。該督通達治體。深悉積弊。必須如何拏辦。截其來路。如何禁其分銷。期於言出法隨。不至徒為文告故事。有名無實。方為妥善。該督等素稱曉事。尚能仰體朕意。　戊子。皇三子。奕繼薨。

庚寅。道光十年。春正月。乙未。　諭正大光明殿入宴之大臣等。皆在廊下。謝坐謝宴。著為令。　乙卯。定喀什噶爾等處。商回私越卡倫。出入交易罪例。　丁巳。暹羅國王鄭福。以回疆底定。遣使表賀。貢方物。　甲戌。楊遇春奏。懇恩免進口外梨貢一摺。得旨。自本年為始。將此項例貢。即行停止。以杜滋擾。而示體邮。　癸未。頒御製詩初集。　丁亥。建喀什噶爾死事諸臣祠。賜名彰忠。　三月。庚寅。追予江蘇宜興荊谿二縣。

明季殉節士女祠祀。壬寅。上奉 皇太后啓鑾謁西陵。甲辰。飭逐盛京城內外戲班雜劇。丙午。上謁陵。回鑾。戊申。上恭送 皇太后還京師。己酉。閏上幸南苑行圍。甲寅。上還京師。夏四月。庚午。申禁銅鉛各船夾帶私鹽。

四月。戊子朔。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密陳兩淮巨梟黃玉林。以儀徵老虎頸水次。爲匯聚運籌之所。以湖北之陽邏。江西之藍溪。爲屯私發賣處。大者沙船載數千石。三兩連檣。由海入江。小者貓船載百石。百十成幫。由場河入瓜口。器械林立。轆轤轉運。長江千里。呼吸相通。甚則刦掠屯船。轉江之官鹽。每次以數百引計。各路關隘。俱有賄屬巡役。明目張膽。任其往來。貲本既多。黨與益衆。公然立有約束。於私販之外。不許有刼盜客商等事。以爲要結人心之計。且聞該犯。於大小衙門。俱有句結耳目。凡有舉動。無不先知。上官爲屬員朦蔽。或陷於不知。下僚以畏葸偷安。相期於苟免。且恐釀成事端。反蹈辦理不善之咎。以致上下相蒙。惟恐多事。所獲者不過肩挑負販。零夥小梟。藉此爲敷陳張大之詞。官弁升遷之地。苟且塞責而已。近見該督撫所奏。以儀徵爲私梟窩踞之所。請將王用賓調補。是督撫等亦慮及於此。王用賓前在沭陽任內。勤於緝捕。自係能事之員。然此等巨梟聲勢已重。豈縣令一人所能制服。

而巨梟不除。又何以清鹽務而杜後患等語。江南爲腹心重地。此等巨梟。肆行無忌。地方官豈竟毫無聞見。若恐查拏激變。不及早翦除。相率容隱。是不第爲害鹾務。日久養癰貽患。必致釀成他變。蔣攸銛接奉此旨。務當不動聲色。密速掩捕。一面將辦理情形。先行由驛覆奏。惟該犯聲勢既重。黨與必多。江海船隻。時常往來。在官人役。皆其耳目。若稍露端倪。或聚衆拒捕。或聞風遠竄。尙復成何事體。著該督酌量情形。如須藉用兵力。即當隨宜調度。倘江省文武員弁辦理此事。不能得力。他省文武各員內。如有該督稔知其可備任使者。亦即據實奏明。飭調前往。總期將黃玉林一犯。先行拏獲。嚴究黨與。盡絕根株。既不得輕率僨事。亦不可任令潛逃。懍之愼之。禁各省實缺人員。赴省逗留。　五月。予廣東安定縣前明剿賊捐軀。五品官王昌言祠祀。　戊寅。纂平定回疆方略成。御製序文。　六月。辛卯。禁回空漕船夾帶私鹽。　丁酉。以拏獲假照案內要犯。加陶澍太子少保。　癸卯。定查禁內地行銷鴉片章程。諭蔡繩祖龐燨任松宇劉東昇等。以戶部捐納房貼寫。膽敢私辦假照。得受多贓。目無法紀已極。見在業已破案。將該犯等拏獲。自必澈底根究。以儆奸徒而清積弊。惟該捐生等。多係受其欺騙。如有知情攬捐者。自應提究懲辦。其實係被騙捐生。一概

不必傳訊。仍當遵照前旨。無庸調驗假照。以免拖累。並著該督撫將此旨。即行刊刻謄黃。徧行曉諭。俾衆咸知。以杜紛擾。　秋七月。丁巳。　諭前因兩江總督。兼轄江西。相距遙遠。恐有鞭長莫及之勢。降旨令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茲據託津等奏。不歸總督兼轄。並無格礙。曹振鏞等奏。請將兼轄之處。仍循其舊。松筠並於會議摺外。另摺具奏。朕詳加披閱。所議均屬明晰。惟江西地方。武備尤爲緊要。曹振鏞等。查明兩江總督。兼轄三省。兵額幾及七萬。巡撫專任江西。合撫鎭營兵額。僅止一萬二千數百名。除留防省城。及各府州縣。倉庫各標營防汛外。兩鎭可調不過數千名。倘遇應行。水陸分道並進。實慮兵力不敷。總督若不兼轄。該巡撫必須一面具奏。一面咨調鄰省官兵。臨事耽延時日。所關甚鉅。兩江總督。兼轄原爲控制。以期聯絡聲勢。徵調官兵。呼應較靈。所有江西一省。著仍循其舊。統歸兩江總督兼轄。毋庸另議更改。修浙江東西海塘。並添建塊石坦水。　丁卯。改建浙江蕭山縣西江石塘。　己卯。命將私雕假印。夥辦假照之蔡繩祖。龐瑛。先行處斬。派長齡。戴敦元。前往監視行刑。任松宇。劉東昇二犯。著暫留備質。一俟無可質訊。奏明即予處決。常醇著紋監後。秋後處決。趕入本年朝審情實辦理。　定京控案件。取具原告切結例。　八月。庚戌。命蔣攸

銛。來京供職。實授陶澍。兩江總督。兼江蘇巡撫。辛亥。追封順治九年。湖南陣亡定遠大將軍和碩敬謹親王尼堪。爲和碩莊親王。 九月。戊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遇春由六百里加緊馳奏。據喀什噶爾等處大臣。咨報喀什噶爾有安集延賊匪。撲入卡倫。與官兵打仗滋事。幫辦大臣塔斯哈。追擊至明約洛地方。遇伏陷歿。並將帶兵策應之副將賴永貴一併被困。勢甚危急。葉爾羌亦有不靖等語。回疆各城。戡定未久。乃安集延回匪復敢入卡滋事。並傷陷大臣官兵。見喀什噶爾嬰城守禦。勢在危急。葉爾羌亦有不靖情形。阿克蘇等各城。兵力無多。且尙須防守本境地方。斷難兼顧。自應調集內外官兵。前往合剿。以期迅就肅清。伊犁烏嚕木齊。以及喀喇沙爾所轄之土爾扈特和碩特等處官兵。相距喀什噶爾。葉爾羌等城較近。業經降旨。飭令玉麟容安成格薩迎阿等。卽照該處所調兵數。各一二千名。派員迅速馳往救援。琦善選調四川官兵三千名。馳赴肅州。並令固原提督楊芳。甘肅提督胡超。迅速出口。一路迎探情形。至阿克蘇。再行相機進剿。所有挑帶各鎭官兵。及西安滿洲營馬隊一切事宜。均著照所請行。陝甘總督已降旨令鄂山馳驛前往署理。著楊遇春將應需官兵糧餉一切事宜。與藩臬兩司。籌商料理後。卽挑帶督標官兵一千八

百名。並委蘭州道圖明額等。馳驛前赴肅州。卽在彼駐紮。妥辦後路事宜。無庸出關。其軍需銀兩著卽在甘肅藩庫。封貯銀兩內先行動支應用。　己未。以楊遇春爲欽差大臣。命都統哈哴阿赴回疆協剿。　丁卯。命大學士公長齡。爲欽差大臣馳往新疆。督辦軍務。　癸酉。諭蔣攸銛等奏查出投首效力梟犯復圖私販審明定擬一摺。前經降旨令蔣攸銛等緝獲儀徵私梟黃玉林。嗣據該犯帶同夥犯並船隻鹽斤。赴官投首。經蔣攸銛等奏請寬其既往。責令指引緝私。效力贖罪。朕卽覺其辦理未當。疊經降旨查詢。無非敷衍具奏。因兩淮亟籌靖私。姑允所請。原係權宜辦理。茲據蔣攸銛等奏。該犯故智復萌。於伊跟人懷內搜出寫給隨同投首之任步雲等書信。有恐人佔去老虎頸馬頭。致伊進退無路。屬令仍回儀徵。守定巢穴之語。見已審訊明確。擬發新疆。蔣攸銛復片奏請將該犯。交陶澍卽行處絞。不知是何居心。該犯前因發遣遇赦後復犯罪擬流。逃回販私。乃准令自贖後。仍不知悛改。反覆無常。實屬自外生成。若不明正典刑。必致奸徒藐法。爲害地方。益復無所顧忌。黃玉林著卽行正法。以示懲儆。蔣攸銛於黃玉林投首。率行奏請。迨屢降次旨詢問。並不據實陳明。見在訊明罪狀。既與陶澍聯銜具奏。將該犯改發新疆。復恐其到配潛回致貽後患。

請卽行絞決。單銜密奏。朕綜理庶政。光明正大。一秉至公。蔣攸銛辦理此案。事前旣無主張。事後又復苟且。以大學士膺封疆重寄者。固應若是耶。著交部嚴加議處。福森身任鹽政。於鹽梟投首。並不愼重詳查。輒行奏請免罪。王鳳生明知私梟充斥。不卽實力查拏。轉出示招致投首。詳請具奏。辦理均屬謬誤之至。福森。王鳳生。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陶澍於黃玉林投首。會銜具奏。屢次降旨詢問。又不確切查明。咎亦難辭。著交部議處。　乙亥。上閱火器營兵。　丁丑。命革蔣攸銛大學士。加恩以侍郞降補。福森。王鳳生。俱著加恩改爲降四級調用。陶澍著加恩改降四級留任。　戊寅。璧昌等奏。賊由喀什噶爾前來葉爾羌東北奎里鐵里木回莊。窺伺。分派官兵回民。趕至莊前。相持一晝夜。旋有賊衆撲回漢兩城。我兵併力擊斃數百名。賊勢潰散。得旨嘉獎。賞璧昌副都統銜。常豐三品卿銜。花翎。俱交部議敍。　冬十月乙酉朔。諭前以該犯玉素普在布噶爾地方種地念經度日。是以未經搜捕。此次竟敢糾約回夷入卡逞逆。占據回城。顯係倚恃和卓後裔。煽惑愚回。復敢書寫回字逆信。妄思勾結。見據阿布都爾滿查獲送信回人。究出逆情。業已降旨加恩。以爲忠順者勸。玉素普父子。爲逆種禍根。一日不除。則邊疆終未能永靖。該都統等當設法擒拏。斷不

可使竄逸。無論何人臨陣生擒。或計令縛獻。必立加懋賞。此時當以合兵進剿。長驅直入其圍自解。如能內外夾攻。尤可聚而殲旃。朕計日以盼捷音之至。 乙未。諭玉麟等奏探得逆酋是玉素普。及其一子。尚有張格爾。在布噶爾所屬布哈拉地方。所生一子。年已二十。不知其名。霍罕從逆者。依薩木薩胡什伯克。布嚕特從逆者。阿坦台汰劣克沖莫得特奇布勒得依。並糾結巴俟斯希布察克巴沖噶什等。愛曼人衆。說有七萬人。到喀什噶爾打仗。塔什坦伯克。雖未同往。卻將搶得哈薩克之馬匹。幫助賊匪。此外布嚕特。不肯從逆者尚多。喀什噶爾。黑帽回子。多不從逆。有逃往阿克蘇者。其白帽回子。亦不盡從等語。逆回玉素普父子。前經獲賊邁瑪特供明。在喀什噶爾。七里河回莊目覩。惟張格爾止有一子。名布素魯克。今據鄂勒吉拜所聞。張逆先在布哈拉。生有一子。見已長大。是否屬實。著確切訪查。如果隨同玉素普進卡滋事。正可乘機捕獲。著長齡。迅速行知軍營帶兵大員。將玉麟所奏逆回家屬。並著名逆匪。依薩木薩等犯。設法擒拏。毋任聞風逃遁。前據長麟奏稱。喀什噶黑帽回子。誠心恭順。今玉麟訪察情形。與長齡面奏之言相符。此次黑帽回子。戮力同心。多不從逆。甚屬可嘉。著長齡飭知帶兵各員。務須加意撫卹。毋許兵丁。稍有騷擾。該回子

等。如能奮勉出力。著即奏明。加以恩賞。以示朕鋤逆安良之至意。　仍授長齡為揚威將軍。命哈哴阿楊芳參贊軍務。　戊戌。以失察假照。降顧臯四品頂帶。休致。鐫黃鉞等級有差。　癸卯。　諭容安帶兵。不肯即速前進。甚屬可恨。降旨將容安革職。前已疊諭胡超哈豐阿等到彼。迅速進兵。又諭哈哴阿楊芳。趕緊馳往援勦。此時各路援兵雲集。無難刻日廓請。常德等。當激勵兵囘。嚴密防堵。毋得稍有疏虞。尋即拏問。交長齡押解來京訊究。長清哈豐阿。俱交部嚴加議處。　十一月。庚申。璧昌奏葉爾羌境內賊匪勾結愔蘭回子。在附近驅逐本地回子。搶擄馬匹。有馬賊五六百名。步賊六七千人。全聚東北二十里之內。亮噶爾屯紮。已斷兩城臺路。經阿奇木伯克阿布都爾滿等。將通大河渠道。上游穵開。使賊不能近城。十月初七日。派即補副將任貴邦等。分隊迎勦。阿布都爾滿帶領伯克等。亦分撥迎敵。賊踏水而過。將及南岸。任貴邦奮勇當先。殺賊三百級。賊首先逃。隨後跟追四十里外。並將鍋帳旗幟等件奪獲。得　旨嘉獎。賞賚有差。　丁卯。定戶部防範假文。及覈對冊稿章程。　十二月。丙戌。　諭璧昌等奏葉爾羌近日賊匪情形。並救援官兵到城一摺。據稱十月二十九日。西路科科巴熱特營盤。有賊匪千餘騎。自英吉沙爾前來撲擾。將出敵之商伯克

玉素布普等四人裹去。小回子等膽怯驚散。該賊復暗會城東賊匪。及從逆愔蘭賊衆。於三十日到城。屯於南北回衆之後。當即飛差兵回往迎。援兵整隊備戰。十一月初一日。賊衆繞城而攻。經璧昌調派官兵出城接應。常豐在城上督率。調撥槍礮。打死賊匪甚多。南關外又有賊匪竄入。復剿殺十餘名。餘皆逃竄。我兵民等僅陣亡四名。受傷五名。初三日。賊衆徑撲回城。經官兵伯克等用槍礮打死五十餘名。連日賊衆。退聚西南附近回莊屯紮。以致台路文報不通。正在危急。適哈豐阿孝順岱帶兵前來。於初五日。由城東南回莊直奔賊營。殺賊無數。生擒六十餘名。拔營西竄。璧昌等即調東門外紮隊官兵接應。復搜擒數十名。搶獲槍矛馬匹鍋帳等物。追殺賊蹤。已逃過喀拉布隨什頭臺。隨即合兵一處。公同計議等語。此次葉爾羌復有賊匪滋擾。經該大臣等即時剿散。哈豐阿等援兵已到。見議先追至西路。喀拉布扎什頭臺。自弍璧迤西英吉沙爾交界地方。暫爲紮營。相機再進。其東路愛吉特虎頭臺賊匪。自必聞風膽落。不敢再來。至從逆愔蘭回子。甚屬可惡。前已諭知長齡。到阿克蘇後。派員查明。痛加剿洗。該大臣等務即諭令阿布都爾滿。設法先行招集。分別拏獻。以免逃竄後。剿辦費力。此時胡超等。帶領官兵。已由樹窩子。直驅喀什噶爾。計日大兵雲

集。自可迅解二城之圍。該大臣等務當小心防守。勿使賊匪竄入。以固邊圉。而副委任。丁亥。諭明年朕五旬萬壽。各省督撫。及將軍提鎭等。俱不准奏請來京祝嘏。哈豐阿奏。十一月初六日。行至五十里湖灘。探得喀拉布扎什軍臺迤東。有馬賊數百。步賊千餘。帶兵夾攻。將賊截爲兩斷。剿殺百餘。生擒五十餘。賊竄回莊。復放火燒斃五百餘。追殺百餘。因天晚在彼暫紮。俟胡超一二日後趕到。合兵西援。英吉沙爾。即可直抵喀什噶爾。得旨嘉獎。丙申。哈豐阿等奏。援兵追賊西進。已將英吉沙爾喀什噶爾二城解圍。得旨嘉獎。賞哈豐阿雲騎尉世職。進勇巴圖魯名號。孝順岱。賞副都統銜。均著交部從優議敍。己亥。胡超奏。行抵距木蘇里克莊。整隊前進。賊匪七八百人。抗拒官兵。經副將張國相等迎敵。殺賊一半。餘俱逃竄。官兵趕向回莊。四面攻圍。生擒百餘。殲斃數十。訊據賊供。薩漢莊有賊千餘。該副將等前後夾擊。賊披靡四散。追殺三十餘里。統計殺賊六七百。生擒五百餘。報聞。癸卯。上詣大高殿祈雪。乙巳。諭據王鼎寶興奏。請將兩淮鹽務。改歸總督管理一摺。兩淮官引滯銷。鹺務疲敝。見據王鼎等奏稱。由該鹽政無管轄地方之責。文武員弁。均非所屬。疏銷巡緝。難期令行禁止。著將兩淮鹽務。改歸兩江總督管理。所有鹽政一缺。著

即裁撤。鍾靈著回京當差。 戶部尚書王鼎等奏。會籌兩淮鹽務。擬定章程十五條。一兩淮雜費除養廉兵餉外。水脚部飯等項。作正開銷。此外普濟育嬰書院義學等項。亦從其舊。惟各堂董事。濫厠多名。又御書樓務本堂孝廉堂等處。歲需銀二十餘萬兩。應行裁汰。各衙門公費及鹽政運司書役辛工紙飯。並乏商月摺等項。歲需銀八十餘萬兩。科則成本可以稍輕。一運商請引。先向有窩之家。出價買單。然後赴司納課。窩家展轉私售。以一紙虛根。先正課而享厚利。致商本加重。昂價病民。惟相沿已久。姑留根名。每綱每引。酌給銀一錢二分。嗣後請引。按綱給單。不准豫請數綱。一領運舊例名目過多。致運司衙門書吏。多至十九房。商人辦運請引。文書展轉至十一次。鹽務大小衙門。節節稽查。有名無實。徒爲需索陋規之具。應交運司查明删併。一商課入庫。不分正雜。籠統動支。迨遇緊餉。百計湊解。有豫納減納貼息印本抵課等弊。俱應查禁。將正項貯庫。候解並聽部撥。雜費另貯外庫。不許將正項那墊。及商人干預。一淮南設有總商。籌辦通商公事。應擇各商內公正醇謹。行鹽最多者數人。爲辦事之商。至辦公一項。照減定額數指領。不准立總商名目。一庚寅綱引。見已冬杪。尚未行運。己丑仍餘積引三分。辛卯應開綱引。豈能一年行三綱之鹽。請於道光

十一年正月。卽開辛卯本綱。其庚寅己丑積引。隨時帶銷。另款存撥。遇暢銷提綱時。仍補銷。以符原額。一淮南北商欠。若接綱帶徵。仍致套搭。占礙新綱。應分別停緩。俟課款充裕時。歸補。內惟帑本利息一項。仍在新綱引內攤徵。一收鹽桶秤。舊有定制。請由運司烙印發給。不准私製。責成場官。隨時稽察。運司於運河要道。北橋處所。親蒞抽秤。如格外重斤。將秤驗各官參撤。一運鹽水脚。埠頭串通商夥。從中勒扣。船戶意圖帶私。甘心忍受。且有出錢買裝者。應將例價照實覈發。各船挨次統號。連環保結。倘仍蹈故習。查出嚴辦。該埠保一併治罪。一鹽船遭險。例有津貼。並准批補沈失之鹽。免其輸課。近以守輪待售。時日遷延。船戶盜賣後。鑿沈空船。運商例有津貼批補。且可分裝多船。越輪先售。遂相效尤。應停其津貼。准其補運。不准免課。一儀徵河道淤阻。應勘估挑濬。卽以挑出之土。培築泰隄。俾速轉運。以輕商本。一運鹽向自儀徵。運至漢口。折回轉售於各岸。往返脚價加重。至引地。爲江船鹽船各司所隱占。應飭鹽道查明各口岸每年額銷引若干。將水程豫爲給發。僉商運赴該處。俾水販就近領賣。水程照例彙繳。以免越運轉折。一船至漢西兩岸大商。擡價封輪。挨賣守候既久。百弊叢生。漢岸滯鹽。不下二千萬觔。應派公正之員。駐守漢岸。會同鹽道。辦理

散輪事宜。不許再有整輪。以免滯銷。一鹽務之官。有與人聯姻換帖者。俱令迴避。各場分司大使。應照州縣之例。察看人地。隨時調換。湖南北鹽道督銷功過。應歸兼轄鹽務之總督考核。會同該省督撫具奏。以專責成。一淮北湖運各岸近年額引。銷不及半。積鹽無商收買。各竈籲求調劑。應先行籌款收買竈鹽。以濟口食。其鹽存貯各廠。俟來年秋單發運時。查照銷帶各岸委員領運售鹽繳價。以還原本。得 旨均著照所請辦理。該部知道。

辛卯。道光十一年。春正月。戊午。上以五旬萬壽。詔開恩科。於本年八月。十二年三月。舉行鄉會試。移正科鄉會試。於十二年八月。十三年三月舉行。 丙寅。 諭國家赦宥之典。法外施仁。欲海內咸知遷善遠罪。以成太平之治。朕祗遵成憲。兢兢業業。以愛育黎庶為懷。茲當紀年開袠。寰宇乂安。允宜循照舊章。用宏矜卹。所有刑部及各省人犯。除常赦所不原外。著酌量案情減等發落。俾獲邀肆赦。勉圖自新。以副朕欽恤庶獄。咸中有慶至意。 壬申。 諭長齡奏。訊據大概供詞一摺。伊薩克案內常奉清一名。業經守備楊應元。解赴阿克蘇。據該將軍訊取各供具奏。內常奉清稱參贊衙門書辦說。幕友周姓。因兵民鈔殺伯克回子人數過多。並沒憑據。都是一片疑心。將

來甚難入奏。又楊應元稱。當日鈔殺時。卽係常奉清。與劉漢。閻良貴爲首。彼時參贊。聽見嚷鬧。卽差章京金奇賢持令箭前去。攔阻不住各等語。幕友周姓。係案內要證。其劉漢。閻良貴。旣據楊應元稱。鈔殺時。曾與常奉清爲首。亦應提到質訊。卽章京金奇賢。自當一幷詢問。著卽幷速咨提到案。嚴切根究。前因扎隆阿。有心速抗。傳旨解任。旋據奏到。亦請卽行解任。復經降旨將扎隆阿革職。與伊薩克一幷提解。此時人證。想已陸續到齊。該將軍務提人證。秉公審辦。如扎隆阿供詞狡展。卽一面拏問。一面奏聞。總須水落石出。鞫訊明確。按律定擬具奏。又據奏。常稟淸供。賊人圍城數日後。有安集延一人。向城上告稱。且不要放槍礮。那些圍城賊千餘名。都已跪下。令通事來說。我們是喀什噶爾阿克蘇伊犂等處逐出的安集延。在卡內買賣多年。並未隨張格爾造反。忽於八年間。將我們的茶葉大黃。全行鈔沒入官。並不給價。驅逐出卡。無以爲生。後來有布嚕特。在我們愛曼。拏著茶葉。誇說這是大皇帝賞還的。我們更加氣忿。因此進卡。止求將茶葉大黃給還。仍准在卡內作買賣。就是恩典等情。又十二日。有本城許多黑帽回子。拏著羊麪瓜酒。並未拏著器械各等語。該將軍。奏出關後。訪聞情節。與所供均屬相符。著再行詳細訪查。核實奏聞。刋御製文初集成。御

製序文。二月。壬辰。長齡奏。查訪逆回起衅緣由一摺。此次逆回滋事。前經疊次降旨。令該將軍查明起衅根由。據實具奏。不准含混。茲據行抵阿克蘇後。詢據布嚕特比等僉稱霍罕安集延。逆賊入卡滋事。由於鈔沒貨物。驅逐出卡。以致懷恨勾結。與沿途所訪。輿論相符。復據各城咨覆。均與傳訊各供無異。是起衅根由顯係驅逐安集延。查鈔家產。斷離眷口。禁止大黃所致。那彥成上屆係特奉諭旨前往辦理善後事宜。乃不能體察情形。籌畫妥善。行之未及二年。又有逆回滋擾之事。誤國肇衅。罪有攸歸。著先行革去太子太保銜。拔去雙眼花翎。並革去紫韁。交部嚴加議處。伊子容照著逐出乾清門。並革退理藩院右侍郎。鑲白旗護軍統領。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國史館清文總校。著賞給三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甲午。命陶澍裁減鹽務浮費。乙未。奪那彥成職。調琦善爲直隸總督。辛丑。上啓鑾。謁西陵。乙巳。上謁陵畢。閱視萬年吉地。賜名龍泉峪。丙午。清明節。上再謁昌陵。行敷土禮。隆恩殿。行大饗禮。回鑾。己酉。上還京師。三月。癸丑朔。命莊郡王奕賫著賞還親王。英和著加恩即行釋回。伊子奎照奎耀。俱著隨同回京。以本年五旬萬壽。故加恩也。己未。廣東黎匪滋事。命李鴻賓等剿之。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貿易

夷人日增桀驁英吉利自恃富強動違禁令其餘各國相率效尤道光十年該夷等違例乘坐綠呢小轎又帶夷婦入城在洋行居住當經兩廣總督及粵海關監督出示申禁而英吉利大班等統領各夷向該督監督等衙門屢次遞禀語多妄誕經該督調兵彈壓膽敢統率水手搬運槍礮器械到館儼有抵敵之勢是直以有恃無恐之情行其有挾而求之計不可不嚴爲防範又稱漢奸從中唆使傳遞消息簸弄是非以遂其肥己之計澳門居民半通夷語其各洋行服役之人及省城之開設小洋貨店此內均易藏奸更有匪徒練習快蟹船隻爲夷人運私偷稅賄通兵役朋比爲奸俱應嚴密查拏盡法懲治又稱夷人違例八條一致斃漢民藏匿正兇抗不交出一在省城橫行街市漢民不敢與較一夷婦生子多雇漢乳媽服役及向漢奸私買婢女一內地書籍例不出洋近日漢奸多爲購買並有課其子弟者一上年夷人在洋行門外私設臨水馬頭以爲偷稅地步一上年該督等所出告示皆被夷人塗抹夷人擅出告示禁止洋商坐轎洋商不敢不遵一向例夷人不准進靖海等門上年二三百人以探聽批禀爲名擅自擁入莫敢攔阻一夷人銷貨完竣不准逗留近則往往在粵省過年等語以上各情節於海疆重地大有關繫豈可一味因循長其藐

玩。著朱桂楨逐款嚴密訪查。據實具奏。毋許含混。並查明地方官。如有苛虐夷人情事。亦當一併參處示懲。勿稍隱飾。戊辰。李鴻賓等奏。上年春間。崖州黎匪。黎那雞等。因乏食出掠。經瓊州鎭道府督兵圍捕。即殺首犯投首十一月內。復有黎匪。糾集搶刼。調兵查拏。訪係韋色容。張紅鬚。張段基數人爲首。命迅速捕獲究辦。辛巳。重修康熙字典成。夏四月。戊子。上閱健銳營兵。辛卯。上臨視皇長子奕緯疾。甲午。諭大阿哥奕緯自上年遘疾。至今春甫經就痊。茲復患病旬餘。竟爾不起。深爲悼惜。著追封多羅貝勒。所有應行典禮。照皇子例辦理。並派總管內務府大臣寶興經理喪事。其一切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具奏。庚子。上閱大員子弟馬步射。癸丑。上詣黑龍潭祈雨。庚戌。李鴻賓奏黎匪韋色容等伏法。地方肅清。五月。予皇長子貝勒奕緯謚曰隱志。辛未。雨。乙亥。諭戴均元子戴詩亨。加恩以七品小京官用。伊孫戴嘉德。加恩賞還舉人。英和孫錫祉。加恩以六部筆帖式用。丙子。命李鴻賓等杜絕鴉片煙土。以淨根株。勿令流入內地。以除後患。該督等若能盡心盡力。除中原一大害。厥功不小矣。勉益加勉。己卯。御製愼德堂記。六月。乙酉。文宗皇帝生。上之第四子也。乙未。皇五子奕誴生。辛丑。上詣黑龍

潭祈雨。丁未。雨。秋七月。癸丑。高郵湖河溢。戊午。命陶澍偕程祖洛籌辦江蘇災賑。並偕張井勘辦漫口隄工。己未。命留安徽藩庫正項及鳳陽蕪湖關稅銀五十萬兩。備安徽賑需。並免各關米稅。癸酉。長齡等奏扎隆阿奏參伊薩克勾結謀逆一案。審明盡屬虛誣。並究出商同揑造之委員迎合承審之章京。及教供誣證之通事回子等。按律分別定議。得旨降革充發枷杖。邮賞有差。丙子。頒御製文初集。己卯。命穆彰阿。朱士彥。馳往江南。查辦賑災。八月。庚辰朔。命各督撫愼選州縣。查辦災賑。並緝拏會匪。辛卯。晉長齡太傅。辛丑。上詣黑龍潭祈雨。壬寅。革那彥成職。以其激變卡外回夷。釀成事端也。戊申。雨。以浙江米價增昂。准暫弛海禁。販運臺米。九月。庚戌朔。揚河廳永安汛。十四堡漫口工合龍。冬十月。乙未。命截留江西漕米八萬石。於南昌九江府屬。設廠賚賑。十一月。己酉朔。諭儀親王見已八十六歲。年紀過高。不宜勞勦。嗣後壽皇殿安佑宮行禮。免其隨往。如遇應行禮日期。著於府內。向上行禮。以展其誠敬之心。丙辰。大學士託津以病免。予食全俸。十二月。庚子。諭儀親王明年八十有七。雖精力如常。不宜過勞。來歲元旦。暨正月十四日。宗親筵宴。均免其入宴。著管理膳房之內務府大臣。屆期頒墓品菜

殺一席。以示朕篤眷懿親體恤高年之至意。 諭陶澍奏。江西引鹽滯銷。實由粵私侵占。贛縣攸鎮地方。粵省開設子店。熬鍋日增。全行衝銷淮地。請援照王守仁之法。於贛州淮粵交界之地設廠。凡粵鹽之衝入者。照淮課之數收稅。即以其稅。撥補淮綱之引課。須於贛州收進一步地方。勘明有可攔截之隘口。設卡堵截。如粵鹽再進。仍作私論等語。著江西巡撫吳光悅。就近確實勘明地界。廣爲察訪。可否設廠試行。妥切籌議辦理。江西既議設廠抽稅。必須熟諳之員。履勘形勢。核定章程。原任贛州府知府陳煦緝私督銷。頗爲出力。該員見已起復。著照所請。准其留於江西。交吳光悅差委。辦理鹽務。

壬辰。道光十二年。春正月。甲寅。 諭軍機大臣等。據長齡等奏。遵旨核議具奏一摺。此次酌減滿漢防兵。二千五百名。各城文武員弁。亦大加裁減。統計舊額新增各大臣官員兵丁書役等。歲需糧料。合併西四城額徵各色糧石。通融撥用。已足供支。無庸採買津貼。又據和闐阿奇木伊斯瑪依爾等。呈請歲捐糧一千二百石。供添兵口糧。烏什阿奇木木薩等。呈請在寶興屯工地內。捐貲建築回城。令屯兵歸城操演。每歲額交糧石。由回戶照數交納。又西四城徵賦錢六千七百餘串。除搭放外。每年存賸

普爾錢五千餘串。見據該將軍等議定。暫添防兵五千餘名。需銀不過十萬兩。若將存賸賦錢。以二百二十文合銀一兩。折算。可充經費銀二萬三千餘兩。此項存賸賦錢。向係各城備貯充公。按年報銷。不皆散在兵衆。若將五千餘串錢文全數搭放兵餉。則散有常期。城市錢源。益加充足。不至錢貴銀賤。至安爐鼓鑄。止阿蘇克一城。普爾錢文行用。止在回疆。非內地可比。額鑄之錢。與歲俱增。展轉流通。總不出入城地面。見駐喀什噶爾征兵一萬數千人。並未因此錢價騰貴等語。既據該將軍等查明均係實在情形。俱照所議辦理。總在撫綏得宜。以收長治久安之策。 以喀什噶爾。善後大局已定。撤滿漢官兵歸伍。 長齡等奏。查勘喀什噶爾等城。應行修築。並添建滿城衙署兵房。即將叛產變價興工。下部知之。 又奏遵旨查明巴什阿哈胡里。又稱明伯克。係霍罕管事頭人。滋事梗化。皆其主謀。今既照常貿易。明巴什。有利可圖。自不至如前屈强。從此卡內卡外。可期靜謐。報聞。 予江蘇前任浙江溫州鎮總兵李景曾。重赴鷹揚宴。賞一品銜。 丁丑。定白陽白蓮八卦紅陽等教首犯。遇赦不赦。從犯亦不准援減例。 二月。戊寅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盧坤。及海凌阿。由驛馳奏。湖南江華縣錦田猺匪。糾衆滋事。起程前往督辦各一摺。上年十二月二十


商務印書館印行

九日。江華縣錦田鄉猺人。趙金隴。聚集九沖猺人。五六百人。在兩河口等處。刦殺男婦二十餘名口。經遊擊王俊。帶兵往捕。格殺猺匪男婦十四名口。拏獲猺匪五名。本年正月初五六日。猺匪復至洪江寨。黃竹寨。傷斃兵丁一名。及書差男婦共四十五名口。又總兵鮑友智。正月初十日。馳抵江華。查明猺匪趙金隴。聚集長塘坪各寨。糾衆約有千餘。均給紅布數尺。裹首為號。該總兵。飛飭營縣。派撥弁兵鄉勇。將各衝路口。概行防堵。陸續拏獲。應援奸匪二十餘人。猺民向稱安靜。自入版圖以來。百數十年。從未滋事。今事起倉卒。定有起衅激變之由。是否與毘連村民。懷有夙仇。抑被漢奸盤剝。窮極變生。必須將為首要犯。趙金隴。生擒嚴訊。其因何糾衆搶刦。務得確情。並將抗拒殺人之猺匪。盡法懲辦。先行出示曉諭。散其脅從。不得稍涉張皇。致滋擾累。其安分猺人。仍設法撫綏。俾免驚擾。吳榮光。已於十九日。帶同長沙協副將嵩齡。前往查辦。但湖南省域。甚為緊要。不可無大員彈壓。盧坤。見已帶兵赴彼。吳榮光。著即折回省城。無庸前往。海凌阿。見已在彼督辦。朕思羅思舉久、歷戎行。更為得力。並著盧坤酌量。檄令該提督。迅速前往。至擒獲之猺匪。盤生堂所供。趙金隴提劍作法。銜水變火。結草變牛。顯有妖言煽惑情事。總須趁此勢未燎原。迅就撲滅。或四面

兇擒聚而殲旃。勿令竄往他處。方爲妥善。其廣東廣西。毘連處所。見又飛飭該督撫提鎭。於交界地方。一律防堵。其各府州縣。遇猺民雜處地方。一律嚴密防範。妥爲撫綏。俾免煽惑勾連。別生支節。以致滋蔓。倘須添撥兵弁。卽於湖南就近營分酌調。以期捷速而免靡費。　裁東河河標兵額。　辛巳。裁雲貴督撫鎭協各營兵額。　丁亥。移建南河山盱廳信壩於夏家橋。　修安徽銅陵縣江壩。　己丑。諭向來直隸總督古北口提督馬蘭泰甯兩鎭總兵。每遇朕謁陵時。於行在進獻活鹿。嗣後俱著停止。　三月己酉。　諭本日據盧坤由五百里馳奏。提督進剿被害。並見在嚴堵要隘。籌辦糧餉一摺。覽奏俱悉。提督海陵阿在甯遠下灌地方。遣寶慶協副將馬韜領兵前進。至池塘墟地方。馬韜被槍陣亡。海淩阿揮兵衝入賊羣。剿殺連發數矢。因路滑墜馬被戕。鬼蜮逆猺竟傷提督大員。深堪髮指。揮淚覽之。朕心悼惜之至。已明降諭旨。將提督等賜卹。並交部旗查明。該提督等有無子嗣。立沛殊恩。以酬忠藎。該督等卽飭令文武各員弁。於各要隘督兵固守。毋稍疏縱。並著於生擒各逆犯中。嚴訊該提督副將究係何人所傷。一經拏獲。卽盡法處治。以伸國法而抒憤懣。至陣亡遊擊守備弁兵等。並著該督等查明咨部。一併照例賜卹。　壬子。　上啓鑾謁東陵。　乙

卯。上謁陵畢回鑾。己未。上幸南苑行圍。予海淩阿一等輕車都尉世職。馬韜騎都尉世職。庚申。諭長齡奏霍罕遣使懇求通商籌酌辦理一摺。此次霍罕伯克遣夷目遞稟。照議允准。至所稱該伯克情願抱經盟誓。永遠翎戴。此言未可盡信。惟善後大局章程已定。喀什噶爾總要商量長齡久安之策。妥為防範。萬一有事。斷不宜輕易帶兵出卡。其如何嚴密布置。並葉爾羌等城。如何聲勢聯絡。務使彼此緩急足恃。若赴援稍遲。致有失誤。定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長齡見在善後事宜已竣。著即起程回京。路過甘肅。仍遵前旨與楊遇春妥商南路換防官兵。酌量變通事宜。據實具奏。玉麟著即赴烏嚕木齊。審訊郭勒明阿案。俟事竣仍回伊犂將軍本任。癸亥。上還京師。乙亥。追予國初殉節知縣孫如芝。吏目鄭亮世職。夏四月。兩廣總督李鴻賓等奏。遵旨籌議崖州善後事宜。漢奸入黎盤剝。及攬充糧總浮收勒索。應申明定例嚴禁。至黎人設立黎總峒長哨管。原所以專責成。應飭小大各黎村公同充選。如有黎丁不遵管束。及漢奸放債滋擾。許綑送究治。黎人犯事。除刼奪謀殺重情。向由地方官飭差協拏。其餘情罪稍輕。著黎總等交出審究。不許差役擅入勾拘。藉端索擾。黎人食鹽及牛羊器具等物。應准照常售買。不得擡價阻買。以杜

衅端。至鐵器除應用外。如鳥槍利刃近於軍械者。不准賣給黎俗不通有無田無溝洫。應示諭黎總峒長等通力合作。多開溝渠。庶旱潦有備。得 旨著照所請實力奉行。 癸未。盧坤等奏逆匪趙金隴由新田楊家鋪竄至桂陽州交界之白水洞。屢次衝突。州屬之非前墟卡隘。該州王元鳳。會營督率抵禦。斃匪多名。賊退至楊家鋪。官兵復於茶園坪殺賊百餘。該匪由上流峒貓兒十三灣越嶺入山。追至半山。斃匪百餘。又在白水洞口截殺四百餘。至新田縣毛栗山猺人趙文鳳。被該逆勾結。經武岡州知州王景章。曉諭安撫。解散過半。餘匪竄至白水洞。該匪被官兵兜圍。不能四出遊竄。往來於新田之上流峒。楊家鋪。常甯之羊泉。黃峒。桂陽之白水洞。茶樓等處。約共四五千人。惟南路藍山。甯遠。江華。爲入粵門戶。隘口較多。須嚴密防範。羅思舉於三月初十日。抵永州商議。該提督由中路進兵。既可遏其南路。又可與北路領兵之署總兵霍隆武。首尾相應。添調永順協副將祥福。沅州協副將馬天保。帶兵千二百名。與羅思舉兩路夾攻。並於附近旁通祁陽道州零陵之翻山小路。節節提防。得旨嘉勉。 甲午。盧坤等奏。白水洞楊家鋪兩股賊匪。會合常甯黃峒猺匪。同竄至羊泉地方。該處街長數里。賊即盤踞固守。三月二十二日。蜂擁攻奪羊泉營卡。都司郭

宏升等帶兵斬獲無算。羅思舉令官兵層層兜圍。於二十九日三鼓。乘其不備。冒雨進攻。逆猺四五千人。併力死守。經官兵殲斃百餘。羅思舉親督將弁。盡力圍攻四晝夜。殲斃約共八九百人。擒獲綠袍頭目黎阿四等。供稱趙金隴見已被圍。惟功在垂成。需用大礮。見飛催趕運。一鼓作氣。埽數殲除。得 旨嘉勉。 丙申。 諭科道風聞言事。原應以重大事件入奏。於國計民生。俾有關係。方爲不負厥職。所有會匪王老頭子。郎法中等習教一案。係給事中隆勳。於上年冬間訪聞。奏請拏辦。茲據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審出該犯等拜師傳徒。斂錢惑衆實情。分別定擬。復究出尹老須姬三白等犯。習教重情。尚在研訊。此等匪徒。任其潛匿煽惑。日久蔓延。爲害閭閻不小。若非隆勳奏請懲辦。該犯等反得倖逃法網。實非緝暴安良之道。且所關甚鉅。消惡於未萌。實有裨於國家非淺。足見隆勳。於此種重大案件。頗能留心訪查。不愧言官。殊堪嘉尚。隆勳著加恩超擢太常寺卿。以示獎勵。 命運山東倉穀。接濟江南被水災民。 辛丑。賜吳鍾駿等二百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江西巡撫吳邦慶奏。遵旨勘明。贛州府設廠抽稅。窒礙難行。緣南贛二府。久歸粵鹽引地。自不能仍行設立稅廠。如於贛州淮粵交界內設廠。而淮界各陸分途。四通八達。已難到處設廠。且必

致耤稅衙淮。淮界日形迫促。淮引愈見銷滯。將以杜弊而反有害。報聞。　乙巳。諭本日盧坤等由五百里馳奏。攻剿逆猺。大獲勝仗一摺。覽奏欣慰。逆猺趙金隴等。偪聚羊泉地方。經我兵四面圍攻。斃匪千餘。該逆起意詐降。總兵霍隆武。帶兵堵羊泉。西北兩面。羅思舉率副將祥福等。自衙東進攻。參將王錫朋等。自衙南進攻。我兵奮勇爭先。冒險直入。約斃逆猺千餘。生擒頭目康發林等。餘逆閉門拒守。羅思舉激勵弁兵。都司郭宏升等。帶領弁兵。爭搗賊巢。斫門爇火。攻破十餘宅。斃匪二千餘。生擒趙金隴之子趙幅金。趙滿仔。及趙金隴之弟趙金旺。頭目趙文風。李德明等。連逆黨五十餘人。奪獲大礮七位。刀槍器械三千餘件。自四月初六日起。至十六日止。計擒殺逆猺六千餘人。餘匪不及十分之一。首逆計日可擒。剿辦甚屬可嘉。盧坤。羅思舉。余步雲。俱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並須賞有差。其被脅男婦千餘人。著令眼同認明。是否有趙金隴在內。訊明分別辦理。　五月。丁未朔。裁福建水陸各營。及浙江馬步兵有差。　壬子。　諭盧坤奏。連日焚剿逆猺。掃數蕩平。首逆趙金隴。業已殲斃一摺。覽奏欣慰。此次湖南江華縣逆猺趙金隴。聚衆滋事。傷及大員官兵。深堪痛恨。經朕調派羅思舉等。前往剿辦。並令盧坤親往會勦。昨據奏報。該逆等在羊泉地方。被我

兵四面圍攻。自四月初六日起。至十六日止。計擒殺猺逆六千餘人。餘匪不及十分之一。業已勢窮力蹙。茲據奏。二十一二等日。羅思舉。親率副將祥福等。帶領兵弁。由東南面。余步雲。親率副將張必祿等。帶領弁兵。由西面。總兵曾勝等。帶領官兵。由北面。合力進攻。用火藥火彈。擲入賊巢。斃逆不計其數。二十三日。仍用火焚攻。斃逆匪數百人。投出男婦幼孩。一百餘人。二十四日。復挑選湖南湖北各營。果銳兵勇。一齊進攻。槍礮衆施。直至未刻。將賊衆所踞房屋。盡行燒燬。焚斃逆猺無算。生擒多人。二十五六等日。官兵逐細搜尋。賊匪實已全殲。並無一名漏網。當就生擒各犯。及趙金隴子弟。詳加訊問。均係該犯。已死於羊泉街內。且自羊泉圍困以來。先後獲賊數千人。並無一人。供稱首逆趙金隴逃竄之語。其為趙金隴被殲。尚屬可信。該逆罪大惡極。必應生擒解京。盡法懲治。方足以彰國憲而快人心。今據稱殲斃。未能生擒。不滿朕望。惟盧坤等。此番剿辦該逆。一切機宜。俱臻妥速。且調度有方。深堪嘉尚。盧坤。羅思舉。俱著加恩賞戴雙眼花翎。並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余步雲。著加恩。賞給太子少保銜。仍交部從優議敘。以示獎勵。其餘將弁兵丁。及在事出力文員。並著細核等第。奏請分別鼓勵。其陣亡及受傷弁兵。即著分別題咨。照例辦理。發去雙眼花翎

二支。著盧坤。羅思舉。祗領。　乙卯。軍機大臣。刑部奏。審擬王法中。結會傳徒案內。究出尹老須。聚衆習教一案。得　旨。此案尹老須。即尹資源。接管劉功離卦教。自稱南陽佛。創立朝考等場。黑風等封名目。神奇其說。煽惑至數千人之多。勾結至三省之遠。狂悖已極。尹老須。即尹資源。著即凌遲處死。仍傳首犯事地方。以昭炯戒。尹明仁。聽從伊父習教多年。實屬世濟其惡。尹明仁。著即處斬。韓老吉。蕭滋。依議應斬。著監候。入於本年朝審情實辦理。其失察之地方官。及查辦不實各員。著吏部查取職名。分別議處。　庚申。　上詣黑龍潭祈雨。　兩江總督陶澍奏。籌議淮北。試行票鹽章程。民販納稅請票。應自十引至百引。以上爲一票。每鹽四百斤爲一引。於板浦中正臨興三場適中處。建立局廠。由運司遴委妥員。每局一人。於三六九日。各照票引發鹽。眼同民販。逐包秤驗。再於各陸交通之海州房山大尹山吳家集設立三卡。由運司委員督查。如有查出多帶。惟局員是問。卡員亦不得稽留需索。其餘經過各關隘。及鹽捕衙門。驗票放行。毋得擾累稽延。至臨興場所屬。唐生興莊柘汪三疃。向設青口食鹽店。今既改行票鹽。應即裁撤。如有地棍土豪。私立鹽關。索費包送。應嚴飭文武地方官。認眞查拏。如有私梟偷渡黃河。應責成黃河北岸之邳北宿北桃北外北

山安海安南岸之宿南桃南外南海防海阜等十二廳營督率文武汎官。即將渡船水手。加重治罪。暢岸運商。如有願認旁近滯岸者。其暢岸應仍按原引完課。以免虛占票地。轉致暢岸缺銷。至文武衙門。往往私設陋規。書役更多需索。一經商販訐告。或別經發覺。即嚴行究辦。以除積弊而肅鹽政。從之。 戊辰。 上詣天神壇祈雨。御製祝文。 己巳。詔刑部清釐庶獄。 予江蘇殉節之元人吳江。吳清明人任暐臣。祠祀。 六月。戊寅。命曾勝帶兵二千名。馳赴廣東協辦猺匪。 庚辰。 上步詣社稷壇祈雨。 御製祝文。 丁亥。 上詣黑龍潭祈雨。 壬辰。 諭前因逆猺趙金隴滋擾。事起湖南在廣東界屬毘連。即有一二搶掠匪徒。亦不過被其勾結。嘗湖南進剿之時。即降旨交李鴻賓妥辦。若果先事豫防。經此數月之久。一切調度。自必得宜。何至任其蔓延。致匪徒得以肆啓狡謀。先將要路空斷。用兵之道。貴在神速。該督聞信。即應迅赴該處。趕緊督辦。乃因循姑待。直至四月間奏請前往。五月十三日。始抵連州。且據奏稱俟湖南猺匪辦竣後。再行籌辦。尤屬有意觀望。坐失事機。又據奏劉榮慶年屆七旬。兩耳重聽。剿辦未能得力。此等衰庸之員。早應參劾。何得久事姑容。濫玷專閫。及至統兵前進。又聽其一籌莫展。不能迅速蕆功。李鴻賓即不知兵。於地方

匪徒。既不能查辦於前。而委任統兵。復不得人。種種錯謬。厥咎甚重。著交部嚴加議處。劉榮慶既經前抵連州。卽當妥爲籌議。乃身膺提督大員。竟束手無策。咎實難辭。昨已降旨勒令休致。著交部一併嚴加議處。尋議上。得　旨。李鴻賓照溺職例。議以革職。實屬咎所應得。惟猺匪尙須勦捕。調兵籌餉。正在吃緊之時。李鴻賓著拔去花翎。改爲革職留任。以觀後效。劉榮慶昨已降旨勒令休致。著照部議革職。　癸巳。

上自地壇門外。步詣方澤祈雨。　御製祝文。　甲午。命定親王奕紹。詣泰山祈雨。

御製祝文。　丁酉。　諭。昨據哈哴阿等奏。霍罕伯克邁買底里。遣使進表。送出裹脅喀什噶爾回子。八十餘名。攜帶貨物馬匹牛羊進卡。經哈哴阿等。宣示恩旨。通商免稅。當將表文。給伊薩克閱看。並令譯出。與哈哴阿所奏相符。該霍罕畏威懷德。感激出於至誠。從此邊圉可期綏靖。因思松筠因蔣兆璠稟訐徐寅第案內牽涉。以三品銜休致。朕不以人廢言。念其曾經奏及霍罕通商邊境。卽安靜無患。松筠在西陲最久。所奏不爲無見。且念其究係三朝老臣。松筠著賞還頭品頂戴。署正黃旗漢軍都統。以示朕眷念耆臣之致意。　御史馮贊勛奏。請復巡察官。觀風整俗一摺。得　旨。著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吏部都察院。妥議具奏。尋議奏。該御史請照雍正年間。設

巡察官。徧行各府。專司巡察。其地方呈詞。督撫已審結而翻控者。准其親提審訊。惟各省督撫。悉由灼知慎簡。受恩既深。敭歷亦久。若盡委其任於巡察。是未示信於重臣。而專寄耳目於新進。設奉使非人。私謁苞苴。皆所不免。是畏以糾劾官吏之權。適足開餽遺逢迎之漸。所請應毋庸議。從之。 己亥。 諭前因京師亢旱。朕躬祀天神壇。社稷壇。本月十八日。復步禱方澤祈雨。竭誠籲懇。均蒙濃雲四布。微雨飄灑。尙未渥沛甘霖。見在節屆大暑。迫不可待。朕心彌形焦灼。敬稽乾隆二十四年。 皇祖高宗純皇帝。恭行大雩之禮。朕夙夜戰兢。省躬思過。特親撰祝文。於六月二十八日。敬舉大雩典禮。攄誠步禱。爲民請命。以祈天佑。二十五日。即進宮撤膳。虔齋敬謹待命。齋戒之日。戴緯帽。穿常服。不掛朝珠。二十七日閱視祝版。恭詣天壇齋宿。戴雨纓帽。穿青褂。二十八日禮成。穿常服。不掛朝珠。所有應行典禮。各該衙門。即照例敬謹豫備。 命五城設廠平糶。 壬寅。 上乘馬至天壇門外。步詣南郊齋宿。 癸卯。 上自齋宮。步詣圜丘。行大雩禮。 御製祝文。是日雨。 甲辰。 諭本日據禧恩奏。詳查逆猺案內審訊各情節。並粵猺竄入楚境。迅即撲滅。擬事竣前赴連州各摺。覽奏均悉。據奏提到兵丁熊生發等。訊明在洋泉街殺斃之猺匪。所指面貌各情節。似

與逆猺趙金隴年紀面貌。尙屬脗合。其各處搜捕零匪。並無該逆藏匿踪跡。其爲實係被殲之處。尙屬可信。該逆之妻趙盤氏。已被官兵剿斃。趙幅銀妻子。見飭屬嚴拏。此外並無逆屬竄出。趙文鳳之弟趙文彪。趙文鳳之妻趙盤氏。無庸解京。應卽照律擬罪。至稱粵猺三四百人。一起在蘭山之爛泥坳至江華之豪江沖。聚集裹脅。已有二千餘人。由大小林崗沖刦掠。斷錦田糧道。經禧恩等。飛檄文武員弁防堵。余步雲。曾勝。於五月二十一日到錦田。飭參將興安泰帶兵五百名。至豪江堵截。猺匪衝出撲營。該參將施放槍礮。將賊目擊斃。二十三日。副將張必祿。參將王錫朋。興安泰在前。余步雲。曾勝。率隊繼進。跟追四十餘里。至銀匠沖。猺匪占據三處山頭。張必祿。王錫朋。奮力上攻。曾勝督同興安泰等。向賊占右山仰擊。余步雲向賊占左山鈔殺。立斃猺匪數十名。賊奔退逃竄。殺斃不計其數。尙有賊一二百人。欲由葛籐沖竄回廣東。經防堵大橋之都司色成額。守備楊昌凱。攔頭剿殺。擒獲五十餘名。餘匪向麻崗沖逃竄。復飭將弁嚴加搜捕。據報在麻崗地方。將該匪趙仔青。暨該匪妻子女擒獲。趙仔青訊明凌遲處死。其妻楊氏。子趙狗兒。女趙三妹。由盧坤歸入逆犯案內。照例辦理。各等語。此次粵猺趙仔青竄入楚境。沿途裹脅至二千餘人之多。往來游奕。俱


商務印書館印行

在深山密箐。剿捕較難。禧恩等咨會余步雲。並飭曾勝。會同防堵。搜捕兜剿。旬日之內。將猺匪大股殲除。並將首匪趙仔青生擒正法。餘匪亦悉就擒。辦理尙屬迅速。業經明降諭旨將盧坤等交部議敍。王錫朋等加恩升補。至未獲之猺匪趙仔灑等數十人逃竄。著即查拏務獲。勿致漏網。湖南官兵。如此奮勇勤勞。粵省則庸懦不堪。可惡之至。設若湖南提督鎭將。亦如粵省之無能。則蕞爾猺匪。不知欲釀出何許事端。粵省當逆猺趙金隴滋事時。並不速爲籌辦。以致猺匪滋蔓。竄入湖南境界。已屬玩延。見在連州等處猺匪。仍復跳梁。尙未蕆事。禧恩瑚松額。請前赴該處。妥籌剿撫之策。所見甚是。抵粵後即確查該省辦理情形。何以數月之久。尙復蔓延如此。從嚴參辦。 秋七月。丙午。雨。 丁未。大雨。免原任伊犂參贊大臣容安死罪。發往吉林。充當苦差。 庚戌。撥米二千二百石。交五城開廠煑賑。 壬子。撥戶部銀一百萬兩。常平倉穀二十萬石。江西新漕三十萬石。備直隸賑需。 癸丑。命順天府分設七廠平糶。庚申。以失察尹老須等倡立邪教。降琦善三品頂戴。褫花翎。歷任各官。降革罰俸有差。 乙丑。廣西賀縣猺匪盤均華等滋事。祁𡐓遣兵剿平之。 癸酉。永定河南六工溢。 八月。乙酉。 上臨儀親王永璇弟。賜奠。賜祭葬。諡曰愼。以其子緜志襲爵。

諭據禧恩等奏。剿辦連山猺匪。連獲勝仗。見擬深兵進攻一摺。廣東大掌領。大古坳。陽公岐。各排沖猺匪六七百人於七月二十二日四路全來直撲營卡。經禧恩等分派都司馬全等抵禦攻擊。傷斃猺匪二十餘人。二十五日大木根大橋頭六對冰崗四沖猺匪。漫山塞嶺。直撲大營。總兵曾勝。整隊迎敵。復經禧恩等分派都司鄧宏等。兩路截殺。將大木根。大橋頭。六對冰崗四沖賊巢。全行燒燬。斃猺匪二百餘人。二十七日。曾勝率兵。徑取上下坪。並派都司陳連升等分截六對後山。官兵會勇。搶占賊隊所踞山梁。剿斃猺匪無算。餘匪奔竄。所辦俱好。見在猺匪灰燼之餘。應知畏懼。雖有猺目出山乞降。狠子野心。豈足憑信。必須痛加剿洗。方足以伸天討而快人心。惟廣東兵丁。不甚得力。戰兵僅止黔楚精銳三千名。深入剿辦。必須厚積兵力。往來接應。方能得勢。所請再調楚省精兵二千名。著照所請辦理。盧坤羅思舉接到移咨。想已照數調撥。飛速前來連州。禧恩務當鼓勵士卒。直搗賊巢。將著名頭目。按名擒獲。絕其萌蘖。散其脅從。永靖邊圉。方爲不負委任。

諭禧恩。察看八排猺匪情形一摺。據稱於到粵後。即馳赴連山軍營。周歷查看。八排山勢周環。毗連三省。山內猺峒。是其巢穴。周圍小沖七八十處。烟戶不下五六萬。良莠各居其半。匪猺專事搶刦。間有

漢奸窩踞。該省自本年正月。辦理猺匪。劉榮慶帶領防兵三四千名。剿捕。兵力不足。彼時各排散猺。已被楚省逆猺勾結。咸思蠢動。劉榮慶不能卽時分剿。止就行劫處所抵禦。斃一匪而傷數兵。得不償失。猺匪益無忌憚。李鴻賓於五月十三日到連州。定計進剿。未能偵探明確。致猺衆設伏准備。總兵余德彪領兵深入。已屆日暮。被猺匪乘夜來劫。抛擲火彈。將弁兵勇自相踐踏。多有傷亡。實屬辦理失宜。猺匪益肆猖獗。兩月以來。李鴻賓督兵進剿。間有斬獲。亦僅就出山肆掠猺匪截殺。並未深入其阻。且自五月二十二日。進山挫折以後。該督意主招安。猺匪正在鴟張。非大加懲創。知所畏懼。安能帖然就撫。該督意圖將就了事。實屬懦弱無能。誤事之罪。已無可辭。見已明降諭旨。將李鴻賓革職。交部治罪。並將劉榮慶一併治罪。著卽飭令來京。兩廣總督已放盧坤。並著速赴連州。會同籌辦。盧坤未到任以前。兩廣總督。著禧恩署理。又據查見在調齊之兵。雖有一萬餘名。廣東本省兵丁。居十分之七。向來輭弱。不慣走山路。且沿海各營兵丁。多有吸食鴉片烟者。該省營務廢弛。平素整頓操防。可想而知。此時自不能得力。所請調派湖南湖北勁旅二千名。盧坤等接到移咨。自已迅速照數調往。著會同余步雲等。相機攻剿。務期擣穴擒渠。一鼓奏功。不得再有遲

延。以致老師糜餉。至各排沖。醜類繁多。如果真心讋服。仍俟盧坤到時。酌同安籌安撫。以冀迅速蕆功。所有該省剿捕躭延之咎。大概已悉。至起衅之由。仍著確查據實具奏。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七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 翰 衡 章恭校

## 宣宗成皇帝

壬辰。道光十二年。秋九月。丙午。　諭據張井。由驛馳奏。奸民聚衆。强挖官隄。掣動全黃大溜入湖。急籌堵閉一摺。本年淮黃並漲。均經隨時搶護平穩。八月二十一日。龍窩汛十三堡。有湖內奸民駕船。攜帶鳥槍器械。攔截行人。綑縛巡兵。將大隄刨挖。見在口門已寬九十餘丈。水深三丈以外。大溜已掣七分。勢將全黃入湖。殊出情理之外。據張井就見獲從犯孫在山。訊出係民人趙步堂。雇令挖隄。此外認識者。尚有本縣生員陳堂。監生陳端。陳光南。劉開成。及海金周之子。並稱陳端等。均有地畝多頃。濱臨湖邊。連年被水。欲挖放黃水。希圖地畝受淤等語。見在首犯未獲。所供止圖放淤肥地之語。殊不足信。且奸匪不止此數。自必另有爲首之人。別圖不法情事。均應澈底根究。陶澍見赴安徽江西等省閱伍。何處接奉諭旨。即著迅速折回。將案內人犯。嚴審定擬具奏。所有全案逸犯。務須飭屬。密速掩捕。細心嚴鞫。盡法懲治。毋任其一名漏網。倘有不實不盡。致將來另生事端。惟陶澍是問。再見在黃河。勢將全行入湖。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並著陶澍。察看水勢。應如何相機鑲築。其本年回空軍船。尤關緊要。是否不至阻滯。著陶澍。體察情形。設法令軍船銜尾歸次。毋稍疎虞。　命穆彰阿馳往江南會同陶澍。查辦事件。　張井以河隄盜決奪職。暫留河道總督任。　辛亥。　諭據禧恩等奏。進勦猺匪連獲勝仗。各排沖繳械乞降。見籌勦撫兼施一摺。勦辦甚屬可嘉。朕心欣悅之至。已另降諭旨。分別加恩矣。據稱各排沖猺匪。聞大兵雲集。不敢出山抗拒。有軍寮馬箭等排。約會火燒坪大掌嶺里八峒。各排猺目猺老乞降。當飭臬司楊振麟。剴切宣諭。如果眞心投降。必須將滋事首匪擒獻。並將器械會繳。出具情願薙髮摘環。不敢滋事甘結。否則仍當進勦。該猺目等陸續繳出器械。仍未將匪猺縛送。經禧恩等督兵進勦。連獲勝仗。隨有西路紅泥田等十九沖猺衆。出寨投誠。懇請免勦。禧恩等須給降猺小旗。派員妥爲安置。其大掌嶺等排。後山猺衆。因我兵進偪。甚爲震慴。惟陽公岐一沖。尚有餘匪。潛赴東路。各沖猺人。亦願出就撫。禧恩等派臬司慶林等查勘有貓兒坪老寨及六暗馬頭爨等十九沖猺衆。頂香跪迎。情願出具保結。並願將從前焚刦之民汎房間賠修。東路匪猺。房鴨腳四等。俱經六暗沖良猺。綑送到官。疊刦首匪房八等二十餘名。已擒獲正法。各沖投首自贖。情詞眞摯。當派委員弁。

親入猺寨曉諭。西路十九沖。亦已畏罪歸誠。其餘未經投出各沖。視大排爲進退。大排除行祥一排。本未被脅。已妥爲安撫外。其餘七排。惟軍寮。火燒坪。大掌嶺。油嶺。四排人數衆多。良莠不齊。馬箭里。八洞。橫坑。三排。勢已窮促等語。該猺匪。如果震攝兵威。眞心讋服。將著名各頭目。按名縛獻。卽當散其脅從。因而示撫。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盧坤計已到彼。著卽商同妥籌安撫。以期迅速蕆功。切不可將就了事。稍涉疏虞。致貽後患。是爲至要。李鴻賓。劉榮慶。著禧恩等。派員押解來京。 以剿猺匪連勝。予禧恩獎敍。賞總兵曾勝子承福。六品頂帶藍翎。 戊午。諭禧恩等。由五百里馳奏。分別剿撫各排沖。見經縛獻首匪。率衆投誠。猺山全境肅淸。酌量留撤官兵。並確查起釁根由。地方官辦理遲延。據實奏參各一摺。辦理迅速。可嘉之至。朕心欣慰。此次猺匪。在大古坳。被官兵剿散。餘匪房大第六等。竄入陽公岐。及毗連之上腳根。黃瓜沖等處。負固抗拒。經禧恩等探明。於八月二十二日。派副將張必祿等。帶領黔楚廣西弁兵。由左山梁兜擊陽公岐寨後。派副將王錫朋等。帶領湖南廣東弁兵。由右山梁抄截前路。余步雲與總兵曾勝等。帶領弁兵。由中路徑進。禧恩等在後路接應。以至馬頭隘口。猺匪一二百人。握旗呼號。思撲我兵。我兵放槍轟擊。立斃十餘人。賊衆

商務印書館印行

奔退。我兵尾追。將及該寨。寨內所藏餘匪。及奔回匪衆合聚一處。抵死迎敵。我兵奮勇直入。槍礮並發。賊匪滾巖落澗者甚多。擊斃執旗賊目三人。餘由深溝奔潰。當卽移兵進勦上脚根黃瓜沖等處。卽有該沖男婦老幼數百人跪地乞命。聲稱實係逼脅勉從。情願討限設法拏送首匪。禧恩等傳諭官兵。暫免攻勦。勒限三日內縛獻首匪。旋於二十三五六七等日有大掌嶺降猺。帶出陽公岐猺衆。赴營呈繳槍礮。具結出降。又據軍寮馬箭里八筒火燒坪油嶺橫坑。及行祥各排猺目猺老並各小沖千長人等同赴大營呈繳。永不滋事甘結連環具保。及各排戶口花名。又據火燒坪黃瓜沖等猺衆將疊刦首匪房大第六盤廝三李成意一等三人縛獻。並結稱前飭查拏之首匪。惟唐阿牛二沈燒酒二二名未獲。恐已被官兵勦斃。容俟寬限訪查。不敢隱匿。禧恩察其情詞真摯。宣諭威德。賞給銀牌花紅。並將縛獻之房大第六盤廝三李成意一。並前獲之鄧三盤文理盤八唐四李一房六等。及土匪李安達李成仲等。卽在軍前正法梟示。使各猺衆環視行刑。並諭令大小各排沖俱令薙髮摘環。永爲盛世良猺。該猺衆等俱各伏地叩頭涕泣改悔。見經委員親入猺寨編查戶口花名。設立門牌。隨將大營撤出山外。將湖南貴州官兵三千四百名。先行撤回廣西廣東各

兵。分別遣令歸伍。酌留廣西兵一千名。廣東兵二千名。分駐連山上下一帶。交總兵曾勝管帶。以愼巡防。俟冬底春初。再行察看情形。撤回歸伍。其前經奏調湖北官兵。著卽停止。禧恩瑚松額。前經派往湖南查辦江華猺匪。督兵勦捕廣西竄入楚境猺匪。甚爲得力。及前往廣東。於該省事閱半載。未能勦辦之猺匪。甫抵連州一月。卽能大加懲創。以振國威。各排沖投誠乞命。辦理實爲迅速。禧恩著賞戴三眼花翎。伊本係鎭國將軍。並著封爲不入八分輔國公。瑚松額著賞戴雙眼花翎。並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余步雲前在湖南認眞勦辦。及調任廣東。奮勇出力。一切機宜。俱臻妥善。著加恩賞戴雙眼花翎。並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曾勝先派帶兵到廣東。屢著勞績。勇敢可嘉。著加恩賞給提督銜。並賞給雲騎尉世職。以示獎勵。其在事出力人員。著查明核實保奏。候朕施恩。　湖南逆猺趙幅金等伏法。　閏九月。甲戌朔。　諭。據林則徐奏拏獲究提重犯一摺。桃南廳屬奸民聚衆究隄。見據林則徐奏稱。已將趙步堂劉開成海金周。並海金周之子海東樓。陸續拏獲。並獲到供出之犯證十餘名。著穆彰阿等嚴行審訊。務得確情。分別究辦。此外有無知情同謀之人。著向該犯等根究。設法緝拏。毋許一名漏網。至陳端陳堂陳光三名。爲案中要犯。著按名拏獲。

歸案審辦。不得稍有疏縱。　諭本日據陶澍奏。鹽商被革。乾俸全裁。從前之每年坐食數千金數百金者。俱多怨恨。兼聞揚人相鬬紙牌。給一桃樹。另給一人。爲代樹狀。以寓詛呪。其切齒若此。恐誤全局。請易專管爲兼管。以順物情等語。此輩固堪髮指。然爲國爲公之大臣。止可屏除不顧。盡心報國。爲是應究者處之以法可也。漢岸浮費太甚。自應提揚審辦。務須秉公核實。勿使虛糜。至淮北票鹽業已暢行。從前滯岸額引。原止九萬有餘。幾於片引不行。茲於七八九月已請票十萬有零。運銷過於原額。似此情形。淮北票鹽已有起色。若得時和年豐。淮南綱鹽。當可由漸而暢。覽奏稍慰。該督務當振刷精神。於萬難措手時。勉之又勉。俾鹽務漸有起色。方爲盡心報國之大臣。切勿惑於浮議也。　丁亥。上閱健銳營兵。　永定河工漫口合龍。　丁酉。飭河南湖北等省。會拏捻匪。　戊戌。飭江西巡撫。嚴拏會匪。　辛丑。撥安徽等庫。及各關稅銀三十萬兩。備湖北賑需。賞朝鮮國王緞疋有差。以其正言拒絕英吉利通商故也。　冬十月。乙巳。廣東曲江乳源兩縣土盜。勾結猺匪滋事。盧坤派兵剿平之。　壬戌。賜李廣金等七十三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戊辰。福建臺灣嘉義縣匪徒。陳辦等滋事。命程祖洛馳往剿辦。　庚午。諭本日據魏元烺由五百里馳奏。嘉

義縣賊匪戕害府縣。添撥官兵糧餉。馳赴剿辦一摺。據稱接臺灣鎮劉廷斌禀稱。嘉義賊匪陳辦黃鳳張丙詹通等三股分擾。道路梗塞。文報不通。閏九月二十七日。探得賊匪竄往紅山仔牛潮山等處。該鎮督同北路協副將葉長春。追獲六名。連日賊匪。又在捕姜崙樣仔脚店仔口各莊焚刦。臺灣府知府呂志恆。署嘉義縣知縣邵用之。護安平協副將周承恩。分路追捕。邵用之在店仔口被戕。該鎮卽前赴剿辦。惟兵數不敷。請內地派兵渡臺。又稱呂志恆。聞邵用之被害。同護副將周承恩。帶領兵勇馳往。初二日。行至大排竹地方遇賊。衆寡不敵。呂志恆被害。府印亦失。詢之呂志恆家丁。與興泉永道等禀報相同。見在已添調漳州鎮標等兵。統計六千六百五十名。兵力不爲不厚。兵餉十五萬兩。當已敷用。前降旨令程祖洛速赴福建。酌量渡臺。此時賊匪三股分擾。必應該督親往督辦。六年閒。該處匪徒滋事。前任總督孫爾準。卽往厦門。渡臺策應。該督接到魏元烺函遞。及奉前降諭旨。卽當兼程前往。應帶兵弁官員。一面添調。酌看情形辦理。朕亦不爲遙制。魏元烺仍留省城駐鎮。以固人心。臺灣郡城。爲根本重地。著仍飛飭平慶等妥爲保護。該督等務須安撫善良。解散脅從。將戕害府縣之犯。全數擒獲。盡法處治。以慰忠魂。　十一月。乙亥。以剿辦猺匪功。

加祁墳太子少保。戊寅。命署福州將軍瑚松額。爲欽差大臣。都統哈哴阿爲參贊大臣。馳往臺灣勦賊。庚辰。册書彤貴人舒穆嚕氏。爲彤嬪。癸巳。皇六子奕訢生。丙申。撥京倉米一萬餘石。加賑順天武清等八縣災民。丁酉。發李鴻賓往烏嚕本齊效力贖罪。劉榮慶從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勦捕猺匪。辦理不善。營伍廢弛故也。諭本日據程祖洛等奏。先赴厦門。相機渡臺勦辦。並探報提鎭先後抵臺日期一摺。覽奏均悉。嘉義以北。匪徒陳辮等。因與粵莊爭牛細故。毀莊拒捕。嘉義以南賊匪詹通等。同時響應。搶刦衙署汛防。拒殺兵民。戕害府縣。將弁攻圍縣城。勢甚猖獗。彰化以南。亦有匪徒。黃城聚衆。離縣城數里之莿桐脚加犁莊。均被焚毁。副將葉長春。會同該縣李廷璧保守城池。見在提督馬濟勝。已於十月二十八日。收進鹿耳門。總兵竇振彪。於十一月初二日。由鹿港登岸。臺郡居民安堵。嘉義縣雖屢被賊攻。劉廷斌竭力固守。見計先後調撥內地官兵。及臺灣道就近調澎湖兵。並本年撥戍班兵。共七千數百名。兵力不爲不厚。程祖洛到厦門後。著體察臺灣情形。倘馬濟勝等到後力能進取。即飭會同劉廷斌勦辦。程祖洛即飛速渡臺。辦理善後事宜。將賊首生擒解京。盡法處治。再將內地官兵。先行陸續撤回。以節糜費。如賊衆兵單。勢

難即行殲除。著飛飭馬濟勝等。遙爲應援。以保守城池爲第一要著。毋稍輕率。或有措失。轉令賊勢鴟張。並著程祖洛。暫駐厦門。不必渡臺。朕已派瑚松額爲欽差大臣。哈哴阿爲參贊。並飛調各省兵丁。程祖洛即飛催瑚松額等。趕緊遄行。俟大兵到齊。一鼓作氣。聚而殲旃。勿留餘孽。再臺灣四面皆海。若賊勢窮促。難保不竄入海中。擒捕更形棘手。著程祖洛。豫飭沿途各隘海口。多派兵弁梭織。嚴密防堵。毋任一名漏網。倘有疎虞。惟該督是問。　十二月。甲辰。撥浙江江西倉穀二十萬石。濟福建民食。丙午。命濬京城內外河道。以工代賑。　戊申。改江西豐城縣土隄爲石隄。撥浙江沿海州縣漕米十萬石。接濟福建。　己未。　諭據程祖洛奏。探明嘉義賊匪。分莊拒守。提鎮兩路進兵。並暫駐厦門策應一摺。覽奏及圖均悉。彰化首匪黃城。自攻破斗六門後。侵入彰化西螺等處。僞稱北路大元帥。黏貼告條。混造年號。詞語狂悖。大小股首張丙等十二處。在嘉義境內。分布勾結。抗拒官兵。南北兩路。文報不通。實堪髮指。程祖洛因黃綏詰等攜帶銀兩。僅止守備一員護送。難以放心。飛飭副將黃忠貴。帶兵八百名。改道蚶江。與黃綏詰等同渡鹿港。並催帶領省標各兵之參將靈德。作爲後應。所辦尚妥。竇振彪自彰化前進。已於十一月二十日。進嘉義城。馬濟勝在茅

港尾。殺賊甚多。二十五日。行抵離嘉義城五十里之鐵線橋紮營。連勝二陣。雖係探聞之信。惟三路會合夾攻。尚是絕好機會。著飛催內地續調官兵。星夜東渡。參將達明阿等。已於澎湖開駕。正可為馬濟勝策應。該督即遵前旨。暫駐廈門。催福甯邵武汀州等營。隨到隨渡。並飛咨瑚松額等。迅速前進。分路進剿。不留餘孽。解散脅從。招集義勇。以孤賊勢。其單開大股首四名。張丙陳連黃番婆詹通。偽軍師一名吳毆先。聽令股匪三名。劉仲劉謀蔡恭。小股首八名陳辮吳贇梁佶梁辦吳鰍吳萊吳昶吳棟。偽副軍師一名吳有成。彰化首匪黃成。除臨陣殲斃外。著名首匪。必須生擒解京。盡法處治。以彰國憲。 丙寅。 諭。據魏元烺奏。提臣到臺後。連得勝仗。擒獲賊匪股首。餘匪星散。請旨截回各省勁旅一摺。據稱提督馬濟勝。總兵竇振彪。自臺灣府城及鹿港。馳抵嘉義。與提督劉廷斌會合。南北道路已通。賊匪各股首。雖黃婆劉港二犯未知曾否就擒。而陳連劉仲詹通三名。既經報獲。又連獲賊目多名。大股聚三五千者。所存二三百人。小股止存百餘人。或三五十人。各村莊團集丁壯。助官獲犯。義勇招雇不少。所調之兵。陸續抵臺。搜捕餘匪。已敷調遣。應將河南四川貴州西安等兵。截回等語。見已飭令瑚松額抵閩後。即行渡臺。督同劉廷斌馬濟勝。搜捕黨羽。務

期悉數殲擒。並諭程祖洛渡臺辦理善後事宜。河南等處官兵。自應撤回歸伍。以免跋涉。侍衞巴圖魯章京等。已令瑚松額。酌帶數員渡臺。餘著哈哴阿管帶回京。其馬濟勝函稱。十一月二十六日。曾有摺稿。聲敘續獲勝仗。焚毀賊巢。擒獲股首詹通各情形。該撫接到後。想已即行具奏矣。 戊辰。 諭據魏元烺奏。十二月十二日。接到馬濟勝。十二月初三日函報。擒獲股首黃番婆劉港二名。賊夥謝成。陳青山二名。大賊目戴闊一名。匪犯黃水來等六十四名。查明前獲劉仲。係疊攻嘉義。戕害遊擊。周承恩之兇要首犯。押赴周承恩墳前凌遲立決。見獲劉港。係在店仔口與詹通戕害知府呂志恆要犯黃番婆。係在府城西關外。行刦肇衅。謀逆要犯。均應凌遲。俟該提督前往南路時。帶至店仔口等處辦理。其餘各犯。同劉廷斌擒獲偽帥吳貂柯。和尚賴牛軍師林世治。黃寅。偽先鋒邱㯹。並逆夥一百數十名。均在嘉義正法。鳳山縣大湖二層行溪一帶有賊竄擾。已撥兵一千二百名。義民四百名。交副將謝朝恩。督同參將達明阿。帶往勦捕。又接劉廷斌移送摺稿。將此案起衅根由。及奪獲偽印。黃色帽罩槍礮賊械。具報督臣具奏。此案賊目。各處所報不同。渠魁究竟何人。是否已經正法。見已飛催確查。賊勢既促。見飭舟師。及沿海文武。加緊巡防。並咨浙江廣東。一

體堵捕。復經水師提督陳化成。派兵飛渡臺灣。通洋各港汊。查拏堵截等語。覽奏均悉。瑚松額。程祖洛。見已諭令渡臺搜剿餘匪。辦理善後事宜。此案巨魁。已令確查具奏矣。　庚午。賞馬濟勝劉廷斌雙眼花翎。並交部從優議敘。　會計天下民穀數。除福建未報外。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三萬九千七百一十五萬二千六百五十九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二百二十三萬四千五百五十七石二斗七升八合。

癸巳。道光十三年。春正月。丁丑。　諭本日據劉廷斌由四百里奏報生擒逆首陳辦。並拏獲僞帥股首。分別辦理一摺。所辦甚是。朕心嘉悅。此次嘉義紳民。困守五十餘日。兵勇屢次殺賊。奪礮焚巢。官民依繫。若家人父子。該縣紳民。殊堪嘉尙。著瑚松額程祖洛查奏。候朕施恩。所有拏獲僞帥賴和尙及羅雲章黃城。暨逆首陳連。及在彰化拏獲張臨等各犯。俱著瑚松額。程祖洛。確切查明員弁義勇兵丁。候朕施恩。其嘉義新南港。總理林振賢等。督率莊民林欽瑞等。生擒逆首陳辦。可嘉之至。見在四逆俱擒。張丙前已有旨解京。其陳辦陳連二犯。著即派委妥員。迅速押解來京。盡法懲治。以彰國憲而快人心。其詹通一犯。亦著一併解京。其匿匪應搜捕者。務須盡絕根株。著瑚松額會同劉廷斌馬濟勝。妥爲辦理。　丙申。以畿輔重地。上年歉收。撥京倉米

粟三千石。發大興宛平縣屬。設廠賫賑。濬京師九門護城河。並內城河道以工代賑。辛丑。桃南廳于家灣合龍。命陶澍林則徐嚴緝兦隄各犯。張井賞四品頂帶。王貽象張兆薛朝英賞五品頂帶。均著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二月。丙午。以直隸米價增昂。發倉穀設廠賫賑。戊午。撥江甯藩庫銀三十五萬兩。備淮揚等屬展賑。己未。四川越嶲廳等處夷匪滋事。命那彥寶桂涵等剿辦。己革直隸總督那彥成卒。贈尚書銜。予祭葬。諡文毅。釋其子容安回旗。乙丑。賑臺灣被賊滋擾閩粵難民。再發京倉粟米五百石。加賑大興宛平兩縣。並添設粥廠。三月。壬申朔。盧坤奏。擒獲粵洋盜首楊就富等。乙酉。四川提督桂涵卒於軍。贈太子少保。賞治喪銀五百兩。予祭葬。諡壯勇。己丑。命直隸興修水利。以工代賑。癸巳。予臺灣死事縣丞方振聲。諡義烈。署守備把總馬步衢。諡剛烈。均加銜給世職。入祀昭忠祠。並命建專祠於斗六門。以罵賊抗節振聲妻張氏。步衢妻唐氏。均諡節烈。及從難幕友。家人附祀。夏四月。丁未。大雨。己酉。命潘世恩爲體仁閣大學士。辛酉。上奉皇太后臨視皇后疾。壬戌。賞提督馬濟勝二等男爵世職。以示朕論功行賞。權衡至當之至意。那彥寶奏。逆首馬林就擒。甲子。上奉皇太后臨視皇后疾。

己巳。申刻。皇后崩。上親臨視。酉刻。詣澹懷堂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諭皇后正位宮中事朕二十六年。柔嘉維則。孝敬無違。此宮中府中所共知者。今抱沈痾。竟成長逝。失此內佐。痛何忍言。著派惇親王緜愷。總管內務府大臣禧恩。禮部侍郎文慶。工部侍郎誠裕。總理喪儀。 庚午。上詣澹懷堂。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至庚辰。皆如之。午刻。奉 皇太后臨奠。 五月。辛未朔。賜汪鳴相等二百二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巳。 上詣澹懷堂大行皇后梓宮前行初祭禮。釋服。 壬辰。上詣大行皇后梓宮前。行啓奠禮。酉刻。奉 皇太后臨奠。 癸未。奉移大行皇后梓宮於觀德殿。 諭王以下有項帶官員以上。百日後薙髮。軍民人等一月後薙髮。均百日內。停止宴會音樂。 己亥。 上詣觀德殿大行皇后梓宮前。行周月祭禮。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乙巳。禁各省將弁違例坐轎。 甲子。賜福建陸路提督馬濟勝。御書忠勇嚴明四字扁額。爲整飭營伍者勸。 臺灣逆首陳辦等伏法。 秋七月。以加恩舊學。賜陳萬全孫汝楨舉人。 庚午。賞加前任提督王得祿。太子少保銜。以其勸諭嘉義縣紳耆。聯莊捕匪。並親督家屬。捐貲購線。擒獲要犯紅頭等故也。 革臺灣鎮總兵劉廷斌職。免其遺戍。 賞加瑚松額太子少保銜。程祖洛花翎。仍各交部從優

議敍。甲申。御試翰林詹事官擢田嵩年等三員爲一等。餘升黜留任有差。壬辰。册謚大行皇后。爲孝愼皇后。丁酉。諭吳邦慶奏。東省蜀山湖水勢異漲。居民盜挖石隄。並未過水。業已搶護平安一摺。據稱七月初六日子時。突有蜀山湖鄉民數十人。由湖駕船十餘隻。駛至湖隄。手持長槍。施放鳥槍。攔截行人。動手挖隄。署鉅嘉汛主簿兪臬在彼防守。立刻鳴鉦。齊集兵夫。前往查拏。奸民遙見燈光。卽上船放槍。四散逃竄。當查嘉字十七號。隄頂挖長五丈五尺。深五尺二寸。並挖去大石一丈一尺。裏石四丈五尺。石縫間有滲漏。該廳聞報趕到。卽時塡築。不至宣洩湖瀦。該管運河道敬文。因衞河斗漲。先赴臨淸。聞信馳回履勘。飭該廳汛速將被挖石工。照舊培補。詳詢近處居民。僉稱湖之東北。有邵家莊及汶上縣村莊。地皆窪下。或係該處民人所有等語。國家歲費數百萬帑金。修理河湖。通漕利運。保衞民居。上年南河于家灣。有奸民聚衆強挖官隄之事。訖今首犯陳端。尙未獲辦。此次東省蜀山湖。復有奸民糾衆持械。乘夜盜挖。該湖爲運河東岸最大水櫃。宣濟北行軍船。每年請帑興修。甚關緊要。若非立時知覺。趕緊培修。必致湖瀦斗瀉。貽誤重運。並據另片奏。東省捕河廳屬壽東汎運河東岸滾水石壩外。該廳捐貲。加築土圈堰一道。六月初九日。

夜間有壽張縣民人張聞雅。私將土堰穵開。登時拏獲。枷責究辦。甫經堵築。於是月二十六日。復有西岸鄉民。率衆持械。蜂擁強穵。衝塌過水。並將該廳自辦料束蘆纜。縱火焚燒。圈堰之設。既爲愼重漕行。擋波敵衞起見。豈可任聽鄉民。自行擅動。廳員自購之料。即非請帑。亦係官物。豈容恃衆焚毁。奸民愍不畏法。幾至相習成風。總因陳端未能立即梟示河干。所以東省屢見疊出。亦有此等情事。可惡之至。著鍾祥嚴飭該管州縣。即將盜穵蜀山湖口隄。及壽東汎強穵土堰。焚燒料束各犯。勒限密速訪拏。通飭所屬。一體查緝。務將各犯迅速就獲。分別首從。嚴行懲辦。不得以湖隄尚未過水。漕行無誤。稍涉鬆懈。日久無獲。致令遠颺。即將該地方官。嚴參懲處。該撫亦不能辭重咎也。○八月。己亥朔。伊里布奏。越南水尾土州。於四月間。夷匪蜂起。探係黎維祁族人。黎維煥先受封職。被殺。黎維良黎維然等。與北勝土司。郭必功郭必在等。由清化起事。直趨興化富春。各處土夷煽惑。該國調兵禦捕。報聞。　癸卯。　諭嗣後嫡后之父。及誕聖推恩所封者。俱著封爲三等承恩公。其不係嫡后者。著封爲一等承恩侯。皆世襲罔替。並著將此旨纂入會典則例。永遠遵行。　癸丑。奉　皇太后懿旨。晉封全貴妃鈕祜祿氏爲皇貴妃。攝六宮事。　乙卯。鍾祥奏。拏獲盜穵蜀山湖

首犯邵方有等。 九月。己巳。 上詣觀德殿孝慎皇后梓宮前。行啓奠禮。 庚午。奉移孝慎皇后梓宮於田村。上親臨目送。 壬申。 上至田村孝慎皇后殯宮前奠酒。

乙亥。楊芳奏。四川夷匪清溪峨邊及曲曲烏石圈子等處疊經剿撫完竣。惟越巂廳屬。逃匿凶夷。及河外野夷。曾經出巢滋事。必應搜捕淨盡。馳抵越巂後。督辦將弁。捕獲凶賊窩列等正法。其著名兇夷。多於河外野夷地方藏匿。查明野夷中巴姑阿路二支。兇玩最著。該夷巢山險路歧。爲衆夷出入門戶。稔惡熟夷。藉爲匪徒淵藪。當卽移營渡河。徧傳安分之吉施等十九支頭目。先行安撫。巴姑阿路二支。畏罪後到。對衆數其罪惡。衆夷願爲嚮導。請兵剿洗。參將王玉林等進剿巴姑。殺賊多名。生擒賊目阿別等。副將何占魁等。分路夾擊阿路。該夷奔竄老林。焚搜殆盡。該頭目必却。曾經率同百戶自行投見。尙知畏罪。貸其一死。交土百戶嚴加管束。吉施土百戶等。獻出兇夷十六名。內母其則等父子二人。爲黑瑪澤滋事首犯。松光林什別一支。該頭目患病。亦遣其妻出巢迎見。極爲畏懼。將所獻兇夷。分別正法。暫留兵千五百名。分布彈壓。餘兵全撤歸任。奏入。晉封楊芳一等果勇侯。交部優敍。賞花杰花翎。 乙酉。展緩福建全省逋賦。 甲午。免雲南昆明等十州縣地震災本年額賦。並予賑。

冬十月。丁巳。賜牛鳳山等三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未。諭向來武會
試。內場取中試卷先於雙好字號內選取。如不足數。再於單好字號內選。是以各武
舉試卷彌封後。仍送外簾。御史各照原箭冊。印明雙單好字號。馬箭地球步箭弓刀
石。如各卷面上分六項塡註。移送內簾。以憑去取。此定例也。武科之設。以外場爲主。
其弓力强弱。尤足定其優劣。至馬步箭。本有一日之長短。第能合式。自可命中。卽如
朕御紫光閣試中式武舉馬步箭。其能全中者。再閱時未必仍能疊中。至默寫武經。
又其餘事。斷不能憑此爲取去。本科會試。特派白鎔胡達源爲正副考官。宜如何認
眞考核。爲國求材。乃殿試後。特命軍機大臣。覆核箭冊。除貴州本無雙好。此次中式
單好。武舉王家燮。陳正坤。應毋庸議外。辰字圍福建武舉。見有雙好一名。取中單好。
許逢時一名。陝甘有雙好四名。除呂廷魁丁定國二人中式外。取中馬興臨單好一
名。宿字圍滿洲蒙古有雙好五名。除慶喜隆山雅爾胡善三人中式外。取中單好烏
和哩一名。列字圍山東有雙好六名。除紀冠軍唐汝藩樓夢麟三人中式外。取中單
好楊雲鳳一名。廣東有雙好五名。除韓南輝何如啓二人中式外。取中單好李達元
池化鰲二名。此數人俱僅開十力弓。惟烏和哩開十二力弓。及派員覆試。又復不符。

其馬興臨許逢時二人覆試。弓亦不符。尤不可解。究竟該考官等。置雙好而中單好。以何爲憑。若以中箭多寡爲辭。則陝甘雙好中。均係馬步全中。何以舍此取彼。若以默寫武經爲去取。則是重其所輕。伊等有心枝梧欺飾。强詞奪理。其咎更重。至內簾監試。御史蘇芳阿。給事中黃爵滋。試卷原不寓目。亦不應干預考官取中之事。第見有雙好字號。考官取中單好。出圍後。卽應據實劾參。何竟緘默不言。亦安用此監試爲耶。白鎔胡逢源蘇芳阿黃爵滋俱署單銜。各具摺。明白回奏。不准會商連銜。　辛酉。諭白鎔等。先後覆奏。白鎔自認錯誤。强爲說詞。衡材大典。斷不容稍紊舊章。任意去取。似此錯謬。非尋常疏忽可比。白鎔著先行開缺。交部嚴加議處。胡逢源則稱伊所取中之卷。並未置雙好。而中單好。惟於白鎔中卷錯誤。未能查核更正。正副考官。皆朕特加簡任。必應公同商酌。中卷如此錯謬。亦屬咎無可辭。胡逢源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至蘇芳阿。黃爵滋。均稱未能查明參處。實屬不合。俱著交部議處。尋議上。得　旨。白鎔著降補大理寺卿。胡逢源著降補翰林院侍講。蘇芳阿黃爵滋。著降一級留任。不准抵銷。　甲子。陶澍奏。獲盜決官隄首犯陳端。命與待質案犯陳欽。劉開成等。質審明確。押赴犯事地方正法。　十一月。庚辰。復琦善頭品頂帶。　丙戌。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上諭大高殿祈雪。　戊子。修浙江海塘。　丙申。定湖苗生鄉試。隔別號舍例。　十二月。辛丑。　諭福建陸路提督。馬濟勝。來京陛見。年屆七旬。精神强固。朕心甚爲嘉悅。上年冬。臺灣逆匪滋事。獨帶兵二千。所向克捷。十戰成功。全局勘定。厥功甚偉。允宜優加懋賞。篤眷酬庸。馬濟勝。著加恩賞晉二等子爵世職。在御前侍衞上行走。紫禁城騎馬。並賞御書福壽字各一方。寶藍緙絲蟒袍一件。纓緯兩匣。大卷八絲段兩件。大卷紅紬兩件。頒給祗領。以奬忠勤。福建巡撫魏元烺。賞戴花翎。仍交部從優議敘。以示朕論功行賞。權衡至當之意。　乙卯。誠禧皇貴妃薨。　丁巳。　上至吉安所。誠禧皇貴妃金棺前奠酒。　甲子。　諭給事中金應麟奏。漕船訛詐。滯運累商一摺。據稱江浙內河一帶。長亙七百餘里。每年漕船歸次之後。凡商民船隻經過。小則訛詐錢文。大則肆行搶奪。其訛詐之法。或將漕船橫截河中。往來船隻。非給錢不能放行。名曰買渡錢。或擇河道淺窄之處。兩船直長並泊。使南北船隻。俱不能行。給積至千百號之多。阻滯至三四日之久。有沿河地棍。名曰河快。向各船科斂錢文。給付漕船。令其抽單分泊。以便各船行走。名曰排幫錢。迨至受兌開行。又另以提船撥米爲名。如遇重載商船。該水手用糧米一石。傾入艙內。非給費不能前行。否則加以搶糧名

目人船並鎖。藉稱送官究治。即可得錢。設遇無貨船隻。即留爲分載私貨之用。並須送至清江交卸。始得放回。並有豫結數人。故與商船尋衅。不法水手。從旁搶奪。船戶稍爲理論。即擲棄水中。毫無顧忌。商民以州縣不肯查拏。未敢上控。州縣以兌米畏其挑斥。置若罔聞。其訛詐之處。如嘉興府東門外之宣公橋。蘇州府胥門外之虎衖。滸墅關之市河。常州府東西埠。鎮江府丹陽縣之市河。丹徒縣之月河閘。猪婆灘。都天廟。大閘口等處。最爲受累地方。其所訛錢文。每幫均有總頭收掌。除彙總分派各船之外。領運員弁之家丁差役人等。多有分肥等語。江浙兩省漕船。較他省爲多。水手之強悍。亦較別幫爲甚。若如該給事中所奏。漕船水手沿途訛詐。擾累商民。種種不法情弊。必至遲誤重運。爲害地方。不可不嚴行懲辦。著林則徐。富呢揚阿。嚴飭所屬。於內河地方凡漕船停泊經行之處。訪其積弊。嚴行申禁。如仍有前項弊端。即責成地方官隨時懲辦。其徇縱之運弁。立予參革。以肅漕政。而除民累。

甲午。道光十四年。春正月。丁亥。命潘世恩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科爾沁扎薩克郡王。僧格林沁。輔國公載銓。爲御前大臣。　二月。　諭越南國稱藩納贐。恭順有年。茲據祁𡊨奏。接據該國來文。剿撫夷匪。既已肅清。邊境乂安。朕心實深欣慰。夷匪豊文雲。

既向雲南邊地逃竄。自應嚴行拏緝。著阮元伊里布盧坤祁墳惠吉嚴飭各邊界。一體堵緝毋令匪徒一名逃入。並嚴諭沿邊居民。不得容留面生可疑之人。致滋溷迹潛藏。倘農文雲潛逃內地被獲該督等一面奏聞一面轉交該國自行懲辦。 三月。辛未。 諭內大臣戴花翎穿黃馬褂之處。會典並未載明。該大臣礙難奉行。嗣後遇有補授內大臣人員。俱著准戴花翎至行在隨鑾之內大臣俱著准穿黃馬褂。 癸酉。 上啓鑾。謁西陵。詣田村 孝愼皇后殯宮前奠酒。 庚辰。 上謁陵畢。回京師。 壬午。 上臨故大學士富俊第。賜奠賞銀二千五百兩治喪。予祭葬諡文誠。入祀賢良祠。予其子員外郎恩成郎補。 夏四月。甲子。 上詣田村。 孝愼皇后殯宮前。行周年祭禮。 廣西巡撫惠吉奏。拏獲越南國內竄夷匪阮克鑠等。解回該國。自行辦理。得旨嘉獎。 五月。丙戌。 諭有人奏。近聞英吉利國大船。終歲在零丁洋及大嶼山等處停泊。名曰躉船。凡販鴉片煙者。一入老萬山。先以三板艇剝赴躉船。然後入口。省城包買戶。謂之窯口。議定價値同至夷船館。兌價給單。即僱快艇至躉船。憑單交土。其快艇名快蟹。亦名扒龍。礮械畢具。每艇壯丁百數十人。行駛如飛。兵船追拏不及。各洋呢羽等貨稅課較重。亦多由躉船。私行售買等語。海防例禁綦嚴。豈容

售私漏稅。且鴉片烟流毒內地。疊經降旨嚴行飭禁。自應實力查拏。務使根株淨盡。若如所奏躉船之盤踞不歸。快蟹之飛行遞送。灌輸內地。愈禁愈多。各項貨物。恃有躉船售私。紋銀之出洋。關稅之偷漏。未必不由於此。著該督等設法即將躉船驅逐。快蟹嚴密查拏。勿任仍前停泊。致啓售私漏稅等弊。如或驅此泊彼。巧爲避匿。即責成巡哨水師。認眞巡緝。從嚴懲辦。勿得稍有諱飾。　六月。壬寅。准山東已革大學士。孫玉庭重赴鹿鳴宴。賞四品項帶。　丙午。禮部議准浙江學政陳用光奏。宋臣孫覿。品行不端。出處至不足道。請將奉祀生裁汰。從之。　癸丑。廣西巡撫惠吉奏。探得越南撤兵後。農文雲仍占住高平。所轄農通地方。該國調兵進剿。飭各隘卡。嚴密巡防。報聞。　秋七月。戊辰。　諭。本日據興德奏稱。霍罕伯克因准令通商免稅。實深感激。遣額爾沁愛連巴依等。恭齎表貢。懇求年班入覲等語。該伯克謹備表貢。遣使入覲。實屬恭順。自應准其隨同年班各伯克進京瞻覲。額爾沁愛連巴依等行抵葉爾羌時。該大臣即照例筵宴賞賚。妥爲辦理。務使悅服。並將起程日期先行具奏。所有張格爾後裔及兩次用兵各情節。均不准向額爾沁愛連巴依等提及一字。至將來定有行期。例應派員護送。除哈密辦事大臣。陝甘總督。另行寄諭外。其餘由葉爾羌啓

程。經過各城地方。著該大臣等一體遵照辦理。並派員沿途妥爲照料。毋稍疏忽。已巳。起李鴻賓爲翰林院編修。甲戌。四川峨邊廳十三支赤夷內雅扎等支夷滋事。命瑚松額楊芳等查辦。戊子。東河朱家灣漫口命鍾祥堵治之。八月己酉。改建浙江北海塘爲塘。庚申。瑚松額等覆奏辦理夷案完竣。得旨。上年楊芳奏報。三廳地方一律肅清。峨邊二十四地皆所親歷。並稱撫其馴服。誅其獷猂。不至復行滋事。何以未及半年。即有此焚搶之案。且此次趕緊辦理。調派兵將。已閱數月之久。若能杜絕萌芽。不至再肇衅端。方爲辦理妥善。倘經此次懲創之後。該夷等再有勾結滋擾。搶刦逞兇情事。更屬不成事體。楊芳兩次在彼督辦。情形是所熟悉。瑚松額鄂山俱有控制之責。著悉心籌畫。設法防範。毋貽後患。方爲不負委託。如辦理草率。閱時未久。復有夷匪滋事。該將軍等不能當此重咎也。諭盧坤等奏。英吉利自公司散局。各自貿易。事無統攝。本年六月內。有該國夷目律勞卑來粵。稱係查理貿易事務。至省外夷館居住。當卽飭令洋商查訊。不肯接見。呈遞致盧坤書信一函。係平行款式。寫大英國字樣。盧坤等以體制攸關。申明例禁。反復曉諭。違抗不遵。總不將辦理何事。說明原委。又不將兵船開行回國。請照例封艙。將該國買賣。暫行停止。量

加懲抑。如果改悔。卽准其奏請開艙。見在密派員弁。在省城內外及澳門一帶。分投布置。鎭靜防範。仍飭該府縣。訪查漢奸。嚴拏懲辦。並查明該商等有無情弊。嚴參究處。其澳門附近洋面等處。所有密派弁兵。豫爲籌備等語。所辦尙妥。所見亦是。英吉利國向與中華不通文移。未諳例禁。自應先行開導。及早改悔。照常恭順。懇求貿易。卽准開艙。但能無傷大體。毋庸過事苛求。倘陰蓄詭謀。不聽約束。則驅逐出省。不能不示以兵威。其省城內外及澳門一帶。大嶼山礮臺等處。務須密派弁兵。加意巡邏。不動聲色。鎭靜防範。至外夷在內地通市。如能照常安靜。自當一視同仁。曲加體卹。況天朝嘉惠海隅。並不以區區商稅爲重。該國貿易百數十年。諸事均有舊章。總當通盤籌畫。設法整頓。固不可稍事遷就。亦不准稍涉張皇。至內地漢奸。暗中唆使。必應嚴飭該府縣。密速訪拏。從重懲辦。不准輕啓衅端。致煩兵力。仍將辦理情形。隨時據實具奏。毋稍含混。

九月。乙丑。諭盧坤等由驛馳奏英吉利兵船闖入內河。調兵驅逐一摺。此次律勞卑來粵貿易。不遵法度。兵船二隻。番稍共三百數十人。寄泊外洋。經該督於六月間。咨會水師提督李增階。派委參將高宜勇。前往海口防範。並檄行提標將弁。督飭礮臺。嚴密看守。迨該督等照例封艙以後。又復咨令防堵。乃竟

疏於防禦。致該兵船於八月初五日。乘潮水漲發。闖進海口。各礮臺弁兵開礮轟擊。隨拒隨行。於初九日駛至離省六十里之黃浦河面停泊。見經該督等調派水師嚴行驅逐。廣東水師提標中軍參將高宜勇於六月間卽經派往海口堵禦。輒任該兵船駛入內河。已屬疏玩。復據稱乘潮駛風。阻當不及。更難保非有心掩飾。高宜勇著先行革職。枷號海口示衆。仍著該督查明。如有玩縱掩飾情弊。卽行從嚴參辦。再降諭旨。所有守臺怠玩各弁。既經派人接替。俱著先行枷號。各礮臺示儆。仍查明疏縱情形。一併嚴參。水師提督李增階。海防是其專責。看來各礮臺俱係虛設。武備廢弛。抑至於此。該提督平日所司何事。李增階既因病請假。亦斷不堪起用。著先行革職。事定後。再降諭旨。兩廣總督盧坤。既稱於六月間。咨商防堵。並非措手不及事出意外者可比。自應遴派得力將弁。嚴行備禦。何至令駛入內河。不能防阻。是該督無謀無勇。咎無可辭。有損國威。深負委任。盧坤著革去太子少保銜。拔去雙眼花翎。先行革職。暫留兩廣總督之任。戴罪督辦。如果辦理迅速。諸臻妥善。尚可稍從末減。倘因循貽誤。致滋後患。定當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懔之。 庚午。 上閱健銳營兵。 癸酉。 諭本日據哈豐阿等。由驛馳奏。英吉利兵船出口一摺。律勞卑來粵謀易不遵

法度。擅令兵船二隻。闖入海口。進至內河黃浦地方。經該督調派文武員弁兵丁。並咨調旗營。提標師船。排列數里。陸路亦處處駐兵扎營。聲勢聯絡。軍威嚴整。內外消息不通。惶恐悔罪。懇求給牌下澳。該督飭令洋商伍敦元等。嚴加詰問。因何不領牌照。擬將兵船闖入內地。且於兵丁開礮轟擊時。輒放礮回拒。令其明白登荅。方准出省。旋據該商加律治等。覆稱兵船進口。實因商船封舵。保護貨物。緣海口兵丁。開礮轟擊。亦放礮自護。深知悔錯。提督等因律勞卑既已認錯。衆散商。節次籲求。自應寬其一線。即准該商等赴粵海關。請領紅牌。該督派委文武妥員。於八月十九日。將律勞卑押出。兵船二隻。亦於是日開出虎門海口。所有調防各處水陸官兵。概行撤回。分別歸伍歸巡。外夷不諳例禁之處。不値與之深較。朕亦不爲已甚。玩則懲之。服則舍之。該督等辦理此案。尙合機宜。前因該督。不能先事預防。是以降旨。分別革職示懲。今既能辦理妥善。不失國體而免衅端。朕頗嘉悅。盧坤。著加恩賞還太子少保銜。並給還雙眼花翎。其前此疏防。亦難辭咎。著仍帶革職留任。所有海防各營汎。乃水師提督專轄。前任水師提督李增階。業經革職。見已事定。著毋庸議。卽令回籍。已革水師提標中軍參將高宜勇。著侯枷滿一月後。卽行釋放。其看守礮臺。怠玩各弁。著

一併枷滿釋放。此係朕格外施恩。該督等。惟當知感知懼。力加振作。於營務海防。隨時認眞訓練。務將從前積習。痛行湔除。俾士卒悉成勁旅。以壯聲威而副委任。 丁丑。永定河溢。命琦善督辦。 冬十月己酉。册立皇貴妃鈕祜祿氏爲皇后。翌日。頒詔天下。加恩有差。 庚戌。追封皇后父乾淸門二等侍衞世襲二等男頤齡爲一等承恩侯。謚榮福。以其孫瑚圖里襲爵。 壬子。恭上 皇太后徽號曰。恭慈康豫安成莊惠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十一月。甲子。命晉封靜妃傅爾濟吉特氏爲靜貴妃。彤嬪舒穆嚕氏爲彤妃。 命吳椿會辦浙江海塘工程。移江蘇金山縣典史駐洙涇鎭。巡檢駐衞城。 十一月。癸巳。瑚松額等奏。提臣辦理夷案不善。據實參奏。得 旨。楊芳著交部嚴加議處。卽來京聽候部議。瑚松額鄂山均著交部議處。尋議上。得 旨。楊芳著降爲二等侯。革退御前侍衞。以總兵前往甘肅候補。毋庸來京陛見。瑚松額鄂山。著加恩改爲降一級留任。不准抵銷。 癸丑。 上詣大高殿祈雪。

乙未。道光十五年。春正月。壬戌。以 皇太后六旬萬壽。詔開恩科。於本年八月。舉行鄉試。來年三月。舉行會試。 丙戌。楊遇春奏。精力漸衰。舊疾復發。瀝情懇恩開缺。得旨。楊遇春起自行間。歷事三朝。自少壯從戎。每遇軍書旁午。無不在事馳驅。忠勇嚴

明。深嫺韜略。功勳懋著。洊邀五等之封。朕御極後。特加簡擢。畀以陝甘總督重任。復能盡心職守。於邊省事務。控制得宜。訓練軍實。整肅官方。實力實心。不避嫌怨。老成威望。中外皆知。實朕股肱心膂之臣。茲因年近八旬。舊疾舉發。瀝情籲懇。開缺調理。若重違所請。朕心實有不忍。楊遇春著准其開缺。俟瑚松額到任交代後。即緩程來京陛見。親加慰勞。量為施恩。以榮其行。且俾伊得伸瞻戀之忱。屆時再令回籍。息心頤養。優游林泉。以示優待勳臣。眷念無已之至意。　戊子。　諭大學士曹振鏞。先朝耆舊。久直內廷。端謹老成。靖共正直。十四年餘。嘉謨嘉猷。深資倚賴。前因遽逝。特崇懋典。用獎前勛。業加恩賜謚文正。並准其入祀賢良祠。伊子曹恩濙服闋後。以四品京堂補用。朕追維良輔。迭沛隆施。茲復派令惠郡王。前往賜奠。伊孫曹紹桐。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將來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照料。妥為護送。用示朕篤念耆臣。有加無已至意。　二月。丁未。賜故朝鮮國王李玜祭一次。諡宣恪。追予故世子昊封爵。　乙卯。惠吉奏。越南保樂土州農文雲。見被該國官兵。剿破賊巢。潛逃不見蹤迹。報聞。　三月。山西巡撫鄂順安奏。本月初四日。趙城縣突有匪徒滋事。燒燬監獄大堂。知縣楊延亮不知存亡。又據靈石縣稟報。霍州被圍。調兵剿捕。　辛巳。　諭

山西趙城縣知縣鐩升雲南南安州知州楊延亮。因該縣匪徒曹順。傳習邪教。訪聞查拏。該匪徒。膽敢糾衆。焚燒衙署監獄。將該縣知縣楊延亮殺。斃並其母。妻並四子二女。及幕友楊成鼎。家丁婢女同時被害。該故員。職膺民社。訪聞習教匪徒。立卽查辦。以身殉難。閤署被害者。十有三人。深堪嘉憫。前經降旨。交該部卽照强克捷之例。奏明辦理。茲據查明具奏。楊延亮著卽照知府例。給予邮典。並著在該縣城。建立專祠。將家屬幕友。一併附祀。並准其入祀京城昭忠祠。照例賜謚。賞給騎都尉世職。俟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職襲罔替。用獎忠藎而示區別。尋予謚昭節。　癸未。命開復鄂山。降一級留任處分。署提督馬騰龍。交部議敘。以進剿雅扎等支夷匪。勦平各路故也。尋晉鄂山太子太保銜。賞戴雙眼花翎。馬騰龍加提督銜。並交部從優議敘。

夏四月。己酉。鍾祥奏。匪徒曹順等三犯。由觀城縣境內偵獲。提省研鞫。曹順實係習教滋事首犯。張文炳卽張汶斌。李五堯實名李吉星。均各供認。聽從滋事。同謀不諱。命解往山西。歸案辦理。　壬子。盧坤奏。越南渠魁殄滅。夷地悉平。報聞。　甲寅。賜劉繹等二百七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巳。　上諭。黑龍潭祈雨。　五月。癸亥。鄂順安奏。審辦逆犯情形一摺。趙城縣逆犯曹順等。牽衆進城。戕官焚署。若非豫謀

不軌。何以糾能起事。見據該撫訊明。曹順習教傳徒。始則僅圖歛錢。繼而漸生逆志。揑稱其敎可避火器。因該故縣楊廷亮訪聞飭拏。縣差狄思亮趙法玉。卽係習敎之人。潛通信息。遂起意先行動手。三月初四日夜。曹順派令韓奇率衆滋事時。趙法玉偕同狄思亮。在署接應。執火引路。其徒楊潮法。素充驛站馬夫。膽敢在距城五里之窰子鎭地方。搶刦驛馬。分給賊衆乘騎。該三逆罪大惡極。可恨之至。狄思亮先已殲斃。該撫見將趙法玉。楊潮法。並審定供詞之李廷標等八十二名。先後凌遲斬決戮屍。傳首梟示。所辦大快人心。至見在續獲之靳恆倡等二十餘名。並據平定州獲解之楊潭供出趙城縣人吉甫清。衞習倡洪洞縣人鄭立德等。著該撫督飭各員。嚴切根究。此外有無餘黨。務須徹底根究。密速查拏。按律懲辦。毋使一名漏網。以淨根株。不得草率完結。是爲至要。　丁卯。　諭楊遇春到京陛見。朕於召對時。見其康強矍鑠。神明不衰。篤念功勛。倍深嘉悅。楊遇春自乾隆年間。以武舉效力戎行。每遇軍務。無不在事馳驅。身經百戰。歷事三朝。懋著勳節。渥承恩眷。前於嘉慶年間。平定滑城賊匪。仰蒙　皇考仁宗睿皇帝賞給二等男爵。紫禁城騎馬。旋晉一等男爵。朕御極後。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戴雙眼花翎。嗣因克復回疆四城。晉加太子太保銜。旋加

恩賞用紫韁。特擢陝甘總督重任。八年以來。於邊疆事務。控制得宜。訓練軍實。整肅官方。盡心職守。老成威望。中外皆知。恪恭忠藎。實國家股肱心膂之臣。允宜特沛恩施。以昭殊眷。著加恩晉封一等侯爵。在籍支食全俸。俾得頤養林泉。以示朕優待勛臣。寵眷有加至意。　辛未。逆首曹順伏法。　丁丑。　上詣黑龍潭祈雨。　庚辰。雨。

辛巳。休致工部侍郎前任大學士松筠卒。贈太子太保。予祭葬。謚文淸。　六月。癸卯。

諭滿洲蒙古文職二品以下及五六品京堂各員。著自本月十九日起。各按單開。輪日在圓明園。伺候考試。不准託故不考。　閏六月。乙酉。　諭前已有旨。閱看八旗兩冀兵丁步射。朕思滿洲兵丁。首重技藝。衣服樸素。方稱本分。斷不可徒尙虛文。著曉諭該營。此次駕前步射人等。俱著穿用布袍布韈。倘仍有任意穿用綢緞者。惟營之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是問。　秋七月。乙未。賞楊廷亮父世懷四品頂帶。嗣子澤萬襲騎都尉世職。　八月。丁巳朔。鄭祖琛乞終養。允之。　甲子。　諭朕寅承丕緒。撫馭萬方。旰食宵衣。無日不以勤恤民依爲念。十五年中。勸農重穀。減賦停征。疊沛恩綸。覃敷闓澤。所願四海蒸黎。家給人足。共享昇平之福。因思各省民欠錢糧。自嘉慶年間蠲免以後。迄今又閱十餘年矣。比歲以來。仰蒙　慈佑。慶協綏豐。民氣和樂。本

年恭逢　聖母皇太后六旬萬壽。欽惟慈禧光被。歡洽數天。允宜申錫無疆。普蠲逋賦。所有各省節年正耗民欠錢糧及因災緩徵帶徵銀穀。並借給耔種口糧牛具及漕項蘆課學租雜稅等項。卽著各省督撫將軍府尹等將道光十年以前實欠在民者。詳悉查明。按照該省所屬之某州某縣。銀數若干。穀米若干。至行開單具奏。候朕以次降旨全行豁免。並著先將此旨謄黃宣示。城鄉村鎮。咸使聞知。俾官吏胥役。無從影射侵欺。以期膏澤下究。用副朕錫羨延釐。普惠寰區至意。　癸酉。鍾祥奏。英吉利船隻駛入東省劉公島洋面。派委員弁巡堵。不准進口。命直隸奉天江南山東福建浙江各督撫府尹等。嚴飭沿海文武員弁。巡防堵截。並嚴禁內地奸民。交易接濟。

丙子。奉移　孝穆皇后梓宮由寶華峪啓行。太子少保兩廣總督盧坤卒。晉贈太子太師。賜祭葬。予諡敏肅。予其子員外郎端𪎭卽補。以鄧廷楨爲兩廣總督。　甲申。

上啓鑾謁西陵。是日奉移　孝愼皇后梓宮由田村啓行。　九月。戊子。　上謁泰陵。泰東陵。昌陵。詣龍泉峪。閱視寶城。以萬年吉地工程堅固整齊。晉監工大臣穆彰阿太子太保。賞紫韁。加阿爾邦阿太子太保。復敬徵二品頂帶花翎。賞奎照花翎。賞相度萬年吉地之大臣耆英太子少保。晉禧恩太子太保。奕紀太子少保。　己丑。

孝穆皇后。孝愼皇后梓宮。至龍泉峪。奉安於饗殿。上親臨奠酒。庚寅。上回鑾。癸巳。上還京師。乙巳。定順天鄉試舉人覆試例。冬十月。戊子。故大學士前任伊犂將軍松筠入祀惠遠城祠。甲子。以皇太后六旬聖壽。恭上皇太后徽號。曰恭熙康豫安成莊惠壽禧皇太后。乙丑。皇太后六旬聖壽節。上率王公大臣詣壽康宮。行慶賀禮。御製皇太后六旬壽頌十章。上御太和殿。羣臣進表行慶賀禮。頒詔天下。覃恩有差。乙亥。賜波啓善等五十九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十一月。癸巳。諭三公主。年甫十一歲。資質敏慧。性情和順。今於本月初八日薨逝。甚爲悼惜。著加恩封爲端順固倫公主。並派總管內務府大臣禧恩經理事宜。一切均照固倫公主例辦理。丙申。上詣大高殿祈雪。十二月。壬戌。上詣大高殿祈雪。癸亥。賜陶澍御書扁額。乙丑。孝穆皇后。孝愼皇后梓宮。奉安地宮。

丙申。道光十六年。春正月。辛亥。命杜受田充皇四子師傅。(時杜受田官洗馬) 二月。甲子。諭每年正月內。山高水長所用煙盒花礮等項。向由兩淮鹽政。豫備解京應用。嗣後著永行停止。己巳。上閱火器營兵。癸酉。上啓鑾謁東陵。己卯。上還京師。

京師。　壬午。命訥爾經額嚴拏傳教首逆餘匪。　三月。吳椿等奏。海塘大工全竣。丙申。定旗人與民人結姻條例。　壬寅。命頒清漢對音字式。　夏四月。丁丑。賜林鴻年等一百七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丙申。上詣黑龍潭祈雨。　丁酉。命刑部清理庶獄。　辛丑。命步軍統領五城順天府及直隸清釐庶獄。　丁未。　上詣靜明園龍神廟祈雨。　辛亥。　上詣天神壇祈雨。　六月。庚申。　諭嗣後八旗士子。必實有手疾者。方准遵照定例。免其考試騎射。不得以有疾蒙混。概行免考。癸亥。命嗣後咨送八旗士子考試。添派滿洲御史一員監射。　秋七月。壬午朔。　諭汪振基奏。山西省壽陽等縣。均有三教廟。至聖先師孔子。與佛老同廟供奉。與祀典不符。著申啓賢通飭各屬卽行更正。其各省有似此同廟供奉之處。著各該督撫一律更正。以崇正學。　乙酉。哈豐阿奏參在京大員。御前侍衞。都統高喀鼐干預本地公事。並將原給書信條議。一併呈覽。得　旨高喀鼐負恩膽大。自取罪戾。著卽革職。哈豐阿以武職出身人員。乃能秉公持正。不避嫌怨。誠不愧爲滿洲大臣。著賞加太子太保銜。授爲內大臣。所有應賠款項。加恩全行豁免。以示嘉獎。　戊申。　諭正白旗漢軍都統奏。本年致祭明陵侯朱貽坦出缺。該族中並無品級較大之員。惟有候補通

判書桂。請卽派書桂代爲致祭等語。書桂品級尚小。未便致祭。此次著派委散秩大臣樂英致祭。嗣後春秋二祭。致祭明陵。著仍照舊派承襲侯爵之人。前往致祭。如無襲爵之人。或另有事故。不能前往。卽派伊族中品級較大之員。代爲致祭。若該族亦無品級較大之員。卽由該旗請旨。派散秩大臣致祭。著爲令。　八月。癸酉。　諭向來匿名文書告言人罪。拾獲者照例銷燬。所以緝奸宄而防傾陷。嗣後各直省大吏。遇有傳播歌謠。指斥公事者。惟當虛衷體訪。嚴密跟追。並究明何人編造。一經得有揑寫主名。卽行密拏到案。訊明平日有何仇怨。照例嚴行懲治。毋稍寬縱。以省株累。

九月。戊子。添設龍泉峪妃園寢內務府主事。副內管領各一。　庚子。上閱健銳營兵。

圓明園三殿災。　己酉。命革者英尙書都統步軍統領內務府大臣。加恩以郞侍降補。以其不行拒絕太監懇求故也。　冬十月。庚午。賜王瑞等六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戌。　諭給事中鮑文淳奏。陶澍違禁私刊奏疏一摺。並將原刊奏疏呈覽。朕詳加批閱。其所刊刻。俱係發鈔事件。惟封疆大吏。身膺重任。所奉硃批。理當愼密。方爲不負委任。陶澍輒行刊布。迹近沽名。殊失公爾忘私之義。陶澍著交部議處。至另片奏。淮北票鹽辦理不善等語。如該督每年奏銷鹽課短絀。該部自能參奏。

卽令民食不便。其所行票鹽各省督撫。亦必具陳利弊。候朕施行。鮑文淳此奏。摭拾瑣屑。竟涉挾嫌。此風斷不可長。鮑文淳著一併交部議處。尋部議陶澍鮑文淳均降三級調用。得旨陶澍改爲降四級留任。鮑文淳著回編修任。十一月戊子。諭予告陝甘總督楊遇春。歷中外。宣力三朝。朕每軫念勳勞。渥承眷注。本月四川總督鄂山來京陛見。經朕詢問楊遇春在籍頤養安和。精神强固。甚爲欣慰。朕特親書福壽二字。並頒給內府人蔘十兩。著鄂山帶回賞給楊遇春祗領。以迓庥祥。其子前任河南巡撫楊國楨因丁母憂在籍守制。著於服闋後。迅卽來京候朕简用。以示朕優待藎臣。有加無已至意。福建提督馬濟勝卒。晉贈太子太保。賞銀五百兩治喪。予祭葬。謚昭武。甲午。申啓賢奏。恭刊御製人臣儆心錄。欽定訓飭州縣規條得旨所見甚是。州縣爲親民之官。果能各盡其職。則天下自無不治。膺是職者。宜如何精白乃心。勤求民事。以副朕愛養元元之意。著各督撫卽遵照雍正八年欽定訓飭州縣規條。原書敬刊頒發所屬各州縣。俾得細心究習。實力奉行。有所據依。以爲準則。癸卯。上詣大高殿祈雪。十二月丁巳。上再詣大高殿祈雪。癸亥雪。鄭授親王烏爾恭阿子瀟順委散秩大臣。己巳。晉封彤妃舒穆嚕氏爲彤貴妃。貴


商務印書館印行

人郭佳氏爲佳嬪。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八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 翰衡 章恭校

宣宗成皇帝

丁酉道光十七年。春正月。賞長齡四開褉袍。潘世恩太子太保。僧格林沁黃韁。丙申。

諭據鄧廷楨奏稱。英吉利國公司散局後。大班不來。上年十一月內。該國特派遠職來粵。總管本國前來貿易之商賈水手等語。該國來船絡繹。自應鈐束得人。以期綏靖。今既領有公書文憑。派令經管商梢事務。雖與向派大班名目不同。其爲鈐束則一。著准其依照從前大班來粵例。至省照料。並飭令粵海關監督。給領紅牌進省。以後住澳住省。一切循照舊章。不准逾期逗留。致開盤踞之漸。該督等正可藉此責成彈壓。不准干預滋事。仍應密飭該管文武及洋商等隨時認眞察訪。倘越分妄爲。或有勾結漢奸。營私骫法情事。立卽驅逐回國。以絕弊源。 二月。釋已革都統高曙章回京。以頭等侍衛休致。賞已革三等侍衛安興阿克興阿藍翎侍衛。 三月。庚寅上奉 皇太后啓鑾。幸髫髻山。 癸巳。回鑾。 甲午。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 乙未上啓鑾。謁明陵。 丙申。上詣明長陵獻陵泰陵景陵永陵。奠酒。 諭本日朕親至明



商務印書館印行

成祖等五陵。酹奠。並遣大臣等分詣諸陵行禮。憑眺山林。松楸無恙。敬念　皇祖高宗純皇帝。特諭重修。規模煥若。　皇考仁宗睿皇帝。兩次　親臨酹奠。朕仰紹前模。特行親祀。凡茲林木葱鬱。殿宇巍峨。皆由我朝　列聖。德侔天地。以時培護所致。朕鑾輅經臨。再申禁例。著該地方官。飭令守陵人戶。敬司洒掃。嚴禁砍伐樹木。永遠無斁。用副朕祗守　前徽。加護勝國陵寢至意。　以明後裔延恩侯書桂爲散秩大臣。並賞看守陵戶銀。　丁酉。上還京師。　辛丑。予告陝甘總督楊遇春卒。晉贈太子太傅銜兵部尚書。照尚書例賜卹。入祀賢良祠。賞給銀二千兩。在四川藩庫給發。俾得經理喪事。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楊國佐。著賞加副將銜。所有應襲侯爵。著楊國楨承襲。服闋後。卽來京陛見。以示朕優卹勛臣。有加無已之意。尋賜祭葬。諡忠武。　夏四月。己未。定發遣宗室。給與車輛例。　申定皇后以下。無所出者。無庸載入　玉牒例。　丙寅。梁章鉅奏。越南夷匪農洪仁。於農文雲滅後。復出滋事。邀約上下五郎州夷目。攻打久村牧馬。報聞。　五月。辛巳。諭禮部奏。各省辦理重赴鹿鳴筵宴。咨奏兩岐一摺。恭查嘉慶二十一年。奉有　諭旨。除三品以上大員。仍准專摺奏請與宴外。其四品以下者。俱著該督撫咨報禮部。准

令與宴等因。欽此。業經該部。纂入科場條例。通行各省在案。前據色卜星額奏。安徽泗州學正萬保廷。並非三品官員。何以該撫仍專摺奏請。色卜星額。著交部察議。嗣後各直省督撫。著仍遵照舊定章程辦理。以杜紛歧而昭劃一。　六月。己未。琦善百日孝滿。命署直隸總督。　四川馬邊夷匪滋事。命鄂山剿辦。　四川總督鄂山。代前任河南巡撫楊國楨奏謝襲侯爵恩。得旨。覽奏不覺追念先臣。英姿矍鑠。猶在目前。致朕悼惜彌深也。　癸酉。訥爾經額奏。拏獲從逆各犯。究出首犯藍正樽被鄉勇毆斃情形。命解交林則徐會核審辦。　秋七月。癸巳。重修圓明園三殿成。　御製重修記。　丁酉。諭。前據御史黃樂之奏。請將山東鹽務。改歸巡撫統轄。當交戶部議奏。嗣據該部議准。清歸巡撫管理。復諭令經額布妥議具奏。本日據該撫奏稱。該省鹽務。見當設法請釐之際。非就近督催。難期得力。鹽政駐扎天津。相隔千里。遇有籌議事件。稟函往返。動須月餘。實屬鞭長莫及等語。山東鹽務。著即改歸巡撫管理。以歸簡易。其前經奏准章程各條。務當實力奉行。認眞經理。如有應行損益之處。著該撫隨時督同藩臬運三司。悉心講求。總期裕課疏銷。日有起色。仍符年清年款舊章。其運庫出納。尤宜留心查察。不准再有懸款。倘經此次更定章程。辦理仍無成效。朕惟

該撫是問。　八月。戊辰。成都將軍凱音布等奏。遵查夷匪起衅緣由。及飭辦情形。查馬邊廳屬夷地。與雷波屛山峩邊等廳縣接壤。環繞涼山。此次該夷等因阿什子家黑夷三和。與大鳥拋家黑夷熟果互打寃家起衅。擾及內地。遂有乏食夷支乘機附和。在毗連老林。居民場市。肆行焚搶。並有漢奸熟夷。從中勾結。該夷恃山高箐密。可以藏匿。兵退復來。習爲故常。見將沿邊匿匪。悉行捕滅。嚴飭該鎭等相機籌度。實力緝搜。以免後患。報聞。　九月。丙子朔。　諭鄧廷楨等奏請復承商舊例一摺。粵東洋商。自嘉慶年間。設立總商經理。其選充新商。責令總散各商。聯名保結。後因夷船日多。行戶日少。照料難周。易滋弊竇。是以量爲變通。准以殷戶自請充商。暫行試辦。停止聯名保結之例。玆據該督等查明見在招補缺商。已復舊額。足敷辦公。自應仍復舊例。以示限制。嗣後該商遇有歇業。或緣事黜退者。方准隨時招補。此外不得無故添設一商。亦不必限年試辦。以歸核實。其承商之時。責令通關總散各商。公同愼選。殷實公正之人。聯名保結。專案咨部。著充。並著該督等隨時查察。毋許該總商等。仍蹈從前推諉壟斷惡習。俾保充者。務求核實。而走私漏稅諸弊。亦責有攸歸。以裕課餉而杜奸私。　戊戌。　諭前因訥爾經額。於逆匪藍正樽日久稽誅。追予限查拏。又

不能迅速緝獲。明正典刑。乃以被毆致斃。支飾完案。林則徐隨同附和。遷就了事。當降旨交部分別嚴加議處。茲據該部奏請將訥爾經額照溺職例革職。林則徐降三級調用。均屬咎有應得。惟訥爾經額年力正強。若竟予罷斥。轉得置身安閒。著賞給三等侍衛。作爲駐藏辦事大臣。換回鄂順安。訥爾經額接奉此旨。卽由驛起程前往。不准來京。林則徐著加恩改爲降五級留任。不准抵銷。 諭鄧廷楨等奏。諭逐躉船。並籌議拏辦窯口走私章程一摺。據奏英吉利等國躉船貨船。近年藉詞避風。駛入內洋。見已諭飭洋商。傳諭該國領事。將伶仃等處洋面寄泊躉船。概行遣令回國。毋許仍前寄泊逗留。並飭總商等俟躉船開行回國。卽行稟報查考。其快蟹一項。業已淨盡。而走私匪艇。名目尚多。實與窯口奸徒。均屬難容。已飭道府標鎮協營嚴督所屬。巡邏查緝等語。夷船停泊內洋。勾結偸漏。爲粵省之積弊。該督等諭飭以後該領事。是否遵奉。見在躉船曾否開行。務須確實查明。令其全數回國。無稍逗留。如敢將就了事。日後經朕訪聞。或被人糾參。朕惟該督等是問。至各項走私船隻。尤須設法嚴拏。期於根株盡絕。亦不得因偶有獲案。遂謂驅除已盡。仍貽弊竇也。 冬十月。丙午。上臨大學士公長齡第視疾。 戊辰。定太監逃走章程。從內務府大臣請也。 辛

未。停吉林採珠例貢。　十一月。丁丑。凱音布鄂山奏。剿辦夷匪情形一摺。此次兇夷滋事。係馬邊雷波所屬。且有凉山野夷。勾結附和。必應兩路夾攻。再行進剿。茲據奏稱。總兵張必祿。帶領將弁。由走馬坪進攻老林等處險要。斬獲無數。或分或合。計獲勝仗八次。提督余步雲齊慎等由那比汎油羅溝。進攻千萬貫等處要隘。或分投夾擊。或併力攻剿。獲勝仗五次。每股生擒夷目及燒燬寨落。搜獲器械。不計其數。其餘槍斃跌巖者甚夥。並救出被擄男婦民人二百七十餘丁口。俱已妥爲安撫。辦理甚爲妥協。惟此時兩路官兵。已在天喜地方會合。偪近凉山。該夷匪前次膽敢猖獗。必當實力痛剿。方足以儆兇頑。此外尚有吉薩大木千西普庚禮易呼等支。及起蚌之烏拋並乞黑等支。亦應一併懲創。俾夷等知所震懾。不至甫散復聚。著鄂山等嚴飭將弁。相機進剿。迅速蕆功。不可任其窮促逃竄。致有滋蔓。所有在事出力員弁。該督於事竣後。核實保奏。毋許冒濫。候朕施恩。　辛卯。大學士公長齡八十生辰。晉封一等威勇公。賞　御書扁額福壽字。並珍玩文綺。　十二月。丁未。　諭本日據凱音布鄂山由驛馳奏。官兵剿辦夷匪情形一摺。據稱夷匪。以凉山爲逋逃淵藪。其中阿合等支。地險族繁。素多依附。見經張必祿等。帶兵自天喜地方會合以後。先驅剿捕。進

攻吉薩拉姑依達。至夷車壩。並月鹿山水本角等處。大加剿戮。連獲勝仗。余步雲齊愼等亦屯聚要隘備敵。各有斬獲。經張必祿。率領漢屯官兵。分爲四路鈔襲。直攻巢穴。該兇夷納茲。膽敢在山頂。指揮抗拒。被屯守備阿爾烏用槍擊斃。官兵乘勢擁上。將兇夷必茲石確。一併殲斃。搶獲殺戮不計其數。見在將阿合一支。剿洗之後。各支夷聞風膽落。紛紛投誠。叩求免剿。隨將獻出被擄男婦。分別撫恤。並移師至於洛三溪等處。盡力搜剿等語。該夷匪兇頑性成。見經痛剿。自必震懾逃竄。著鄂山凱音布。嚴飭張必祿等務當一鼓殲除。毋留餘孽。其應續加搜剿之處。亦著相機妥辦。迅速蕆功。張必祿剿辦勤奮。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我朝木蘭秋獮。原以習勞肄武。嘉惠蒙古。朕臨御以來。向未舉行。敬念成規。未嘗一日敢妄。即我後世子孫。亦當敬謹率由遵守勿替。惟熱河爲駐蹕之所。一切殿宇房間。規模宏敞。閱年既久。修理不易。前經降旨。傳諭該總管等。查明寬大處所。將應行收貯各件。妥爲歸併。此項房間。毋庸修理。因思巽日即舉行舊典。駐蹕熱河信宿。經臨房間。座落無須如許之多。其陳設物件。看管兵丁。及各廟喇嘛等棲止之所。均應通盤籌畫。以歸簡易。著文慶耆英。奉到此旨。親赴各該處。督同該總管等。逐一查勘。所有陳

設等件。何者應行歸併存貯。存者應行運送來京。分別開單。隨摺呈覽。至房間既議歸併。看管兵較爲省便。其應撤兵丁。嗣後應如何安置。或撥給閒田耕種。俾資餬口。至各廟喇嘛。前經理藩院奏明陸續裁撤。見在裁撤幾何。其廟宇年久傾圮。者舊有佛像。自應歸併供奉。其不堪棲止之廟宇。應作何辦理。均著該侍郎等悉心體察情形。妥議章程。據實具奏。

戊戌道光十八年。春正月。乙亥。諭昨因大學士公長齡八十生辰。念其宣力多年。晉封爲一等威勇公。賞賚疊施。面加温諭。方冀春融調理就痊。用資倚畀。茲聞溘逝。實深震悼。著加恩入祀賢良祠。賞給陀羅經被。並佛一尊。經一冊。烟壺搬指各一件。派奕紀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朕於本月初三日。親臨賜奠。並賞給廣儲司庫銀二千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其一等公爵。著桂輪百日孝滿後承襲。無庸俟年終辦理。用示朕軫懷耆舊。恩賚有加至意。尋賜祭葬。謚文襄。　丙子。上臨故大學士公長齡第。賜奠。賜其孫麟慶員外郎。　二月。辛亥。命直省改簡府道。引見後。豫備召見。　三月。丙戌。以京師天氣尚寒。命五城展賑一月。　戊子。上奉　皇太后起鑾。謁　西陵。　乙未。　皇太后。還京師。　丙申。

上幸南苑。行圍。　庚子。上還京師。　夏四月。癸亥。以剿辦臺灣嘉義縣匪徒出力。加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祿太子太保銜。餘加銜升敘有差。　丙寅。賜鈕福保等一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卯。上閱火器營兵。　閏四月。　諭嗣後刑部審辦天主教案。無論該犯等改悔與否。均著該部堂官親訊明確。其情願改悔者。著即將該犯家內供奉之十字架。令其跨越。以昭覈實。　丙子。　上詣黑龍潭祈雨。　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巵以培國本。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洋。蓋自鴉片烟土流入中國。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運銀出洋。運烟入口。查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日甚一日。年復一年。誠不知伊於胡底。耗銀之多。由於販烟之盛。販烟之盛。由於食烟之衆。今如實力查禁。必先加重罪名。聞紅毛國法。有食鴉片烟者。必集衆環視。繫於竿上。以礮擊之入海。外夷如是。何況中國。應請嗣後內地有喫食鴉片烟者。限一年內務各斷絕烟癮。如一年後。仍然喫食。是即不奉法之亂民。俱罪以死論。並嚴飭各督撫。轉飭各府州縣。


商務印書館印行

清查保甲。豫先曉諭居民。定於一年後。取具五家鄰右互結。如有犯者。准令舉發給與優獎。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互結之人。照例治罪。得旨。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巵。以培國本一摺。著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　丙子。　上詣黑龍潭祈雨。　辛巳雨。　己丑。命革禧恩太子太保銜兵部尚書。以管理南苑未能妥協故也。　癸巳。　上詣靜明園龍神廟祈雨。　五月丙午。　上詣黑龍潭祈雨。　己酉。命刑部清理庶獄。　是日雨。　庚戌大雨。　癸丑。大學士阮元年老乞休。允之。賞食半俸。　丁巳。雲貴總督伊里布等奏。緬甸國王孟既襲國已久。見因病廢。欲讓與其弟孟薩鵝布低襲國。近復有親屬目官鬨鬧之事。前曾遣目至九龍江。欲令車里土司。帶練赴緬鎮撫。令迤南道會鎮曉諭。該目告以內地土司。從不越赴外域。報聞。　癸亥。　諭。昨據都察院奏。民婦穆陳氏以伊夫穆齊賢。在惇親王府內囚禁等詞。前赴該衙門呈控。當即派載銓奕紀聯順隆文。分往惇親王寓園府第。將單開各犯。按名查拏。本日據載銓等覆奏。並開單呈覽。所有寓園起獲原單有者十三名。單內無名者三人。府第起獲原單有名者三十一名。單內無名者二十九名。及見獲之全順即安保全路即定保希孟。著交軍機大臣會同

刑部隔別嚴訊。務期水落石出。斷不准稍有不實不盡。其未獲之太監。李秋澄並寓園單內有名未獲之扎拉杭阿。王姓張三太監王安府第單內。有名未獲之壽普全安塔克清阿曹姓柳姓德隆太監龐眉。張如瓶。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迅即嚴拏務獲。歸案審辦。　乙丑。予故大學士。原任伊犁將軍長齡入祀惠遠城祠。　戊辰。　諭前經降旨將惇親王緜愷先行交宗人府議處。茲敬敏等定議具奏。緜愷著革去內廷行走。宗令。都統。閱兵及各項差使。仍照議實罰親王俸三年不准抵銷。

六月乙亥。　諭據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具奏。惇親王緜愷。既違例囚禁多人。復將優伶藏匿府內。並令擒住等冒名引見。又將部庫領出官員俸銀。罰扣抵補私虧。卑鄙謬妄。怙過不悛。實出情理之外。緜愷著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太監李秋澄違禁喫食鴉片煙。並令闔府官員兵丁等站道請安。復將護衛郭升阿擅責。又將郭隆尙安太私圈私放。實屬目無法紀。李秋澄著枷號兩月。滿日發往黑龍江。給兵丁爲奴。遇赦不赦。優人全順全祿。著交兵部。連伊家屬一併遞回原籍蘇州。折責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毋許潛行回京滋事。至被禁之富安等八十二名。見經訊明。均因細故被禁。不必再行覊累。著交各該管衙門。分別保領。所有包衣哈喇阿並其家屬及太監

人等均著各該衙門。妥議辦理。民人飭令回籍。以上各名。俱不准再回王府當差。其閒板房二處。卽著拆毀。此外倘仍有關禁之人。著該王迅卽釋放。毋稍拘留。餘依議。丁丑。　諭宗人府議惇親王緜愷革去王爵。實屬咎所應得。姑從寬革去親王。降爲郡王。並革紅絨結項。金黃蟒袍。以示懲儆。　秋七月。戊午。　諭本日據步軍統領衙門奏。拏獲職官。喫食鴉片煙。已降旨將該員革職。並將販賣人等交刑部審訊矣。喫食鴉片例有明禁。官民蹈此惡習。已屬玩法。至於開館引誘。設局營私。尤爲可惡。該犯等以開設皮局爲名。顯係影射。販賣煙土。招致無賴。誆騙引誘。輦轂之下。豈容奸匪溷迹。亟應嚴加整頓。以挽頹風。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一體認眞訪拏。有犯必懲。毋稍疏縱。至各省官民人等。喫食鴉片。在所不免。開館設局者。亦所必有。著各直省將軍督撫等。飭屬嚴密訪查。一經報官。立卽懲辦。其省會地方。商旅輻輳。該奸匪等開館射利。更所難免。尤當加意偵察。驅除淨盡。以袪積習而儆兇頑。　戊申。定刺字盜犯。改過緝盜例。　八月。己卯。以二十一年。　六旬萬壽。詔開恩科。於二十年八月。舉行鄉試。二十一年三月。舉行會試。其鄉會試正科。先一年舉行。　丙戌。　諭林則徐錢寶琛奏。查拏煙販。收繳煙具情形各等語。鴉片煙流毒中國。爲害已久。見

經該督撫等。剴切曉諭。嚴行禁止。設局收繳煙具數月以來。軍民人等。咸知畏法。該地方官等。亦能力加整振。作見在湖北省。拏獲及首繳煙土煙膏。共一萬二千餘兩。收繳煙槍。一千二百六十餘桿。湖南省報獲煙販十餘起。收繳煙槍三千五百四十餘桿。均已分別劈毀。所辦甚屬認眞。可見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實心查辦。自可漸有成效。該督撫等。惟當督飭所屬。乘機諭戒。有犯必懲。呈繳者予以自新。隱匿者力加搜捕。斷不准始勤終怠。日久視爲具文。總期歛靡積習。立卽挽回。方爲不負委任。所有查拏煙土。爲數最多之湖北漢陽知縣郭覲宸。著加恩賞加知州銜。以示鼓勵。　戊子。致仕大學士阮元回籍。加太子太保銜。　九月壬午。諭莊親王奕賫。輔國公溥喜身爲王公。輒赴尼僧廟內。喫食片鴉煙。實屬藐法無恥。奕賫著革去王爵。溥喜著革去公爵。仍各罰應得錢糧二年。鎭國公緜順。帶同妓女赴廟唱曲。尙無吸食鴉片煙情事。著革去公爵。所遺莊親王爵。著宗人府卽將從前承襲支派內。見在有無職任之人。查明具奏。其奉恩輔國公爵。及不入八分鎭國公爵。均著照例揀選承襲。　丁未。上閱健銳營兵。　己酉。　諭鴉片煙流毒內地。官民煽惑。傳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請弛禁。朕卽以爲不得政體。本年鴻臚寺卿。黃爵滋

奏請嚴禁。當降旨飭令直省將軍督撫。各議章程。昨復令大學士等會議。朕於此事深加痛恨。必欲淨絕根株。毋貽遠患。並於召見內外臣工時。詳加察訪。從無一人議及弛禁者。許乃濟冒昧瀆陳。殊屬紕謬。著降為六品頂帶。即行休致。以示懲儆。　庚申。　諭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本日據琦善奏。見經天津鎮道等在大沽一帶金廣興洋船上。拏獲煙土八十二口袋。計重十三萬一千五百餘兩。並取獲煙具軍械。訊據奸商鄧然即鄧繙水手郭吞等供稱。鄧然係廣東三水縣人。與南海縣人佘暉順德縣人崔四。福建龍溪縣人郭有觀。即郭壬酉。各出貲本在廣州府城外水西街萬益號有香山縣人李四經手。向夷船代買煙土八十三擔。每擔約一千五六百兩等語。鴉片煙流毒最盛。見在天津地方。於一船之內搜獲如許之多。此外浸灌各省海口者。更不可以數計。既據該犯供稱買自夷船。由香山縣人李四經手。可見廣東奸民。積慣勾串外夷。銷售煙土。本省大小文武養奸貽患。喪盡天良。深堪痛恨。著該督撫等密速派員將省城外水西街萬益號內香山縣人李四立即拏獲到案。嚴行追究夥黨。及代人買運次數。逐一窮詰。務得確情。從嚴懲辦。不得稍有疏縱。致令免脫。尋奏查訊李亞彥即李四。莫亞三即莫仕。梁或假充經紀。或私立字號。代

買煙土至數十擔之多。莫仕梁應按律從重發往新疆。給官兵為奴李亞彥。革去監生發近邊充軍。逸犯佘暉侯緝獲另結下部知之。冬十月乙酉。兩江總督陶澍奏。起獲窩頓煙土。為數甚鉅得旨嘉獎員弁升賞有差。丁亥。賜郝光甲等四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諭武殿試一甲向取三人。此次朕親加校閱。一甲第三不得其人。未便遷就符額。用示朕覈實掄才之意。丁酉。浙閩總督鍾祥奏。先後拏獲出洋販賣煙土等犯。嚴審定擬得旨早應如此嚴辦。姑寬既往勿論。嗣後務當嚴行督飭文武。勸懲兼施。無論興販吸食。官兵百姓。一概認眞查辦。斷不准仍前鬆懈。海口尤當加意查緝。務要認眞禁止。卿其勉力佐朕。除中國一大患也。戊戌。裁葉爾羌領隊大臣缺。十一月。壬寅。嚴禁雲南種植罌粟。賞還惇郡王緜愷紅絨結頂金黃蟒袍。庚戌。上詣大高殿祈雪。癸丑。諭湖廣總督林則徐。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甲寅。諭軍機大臣。前因琦善奏閩廣洋船因天津查拏鴉片煙嚴緊。不能卸貨。已有一百二十三隻起碇出口。慮其前赴奉天。另謀銷售。咨明該將軍一體訪捕。當有旨令耆英委員堵截。以防偷漏。迄今兩月有餘。未據奏到。本日復有人奏。奉天地方近來兵民沾染

惡習。喫食鴉片。其沿海地面。如錦城之天橋廠。海城縣之沒溝營田莊臺。蓋平縣之連雲島。金州之貔子窩。岫巖廳之大孤山。數處海口。爲山東江浙閩廣各省海船停泊之所。明易貨物。暗消煙土。本年九月間山東榮成縣所屬洋面搜獲商船一只。夾帶煙土一萬三千四百餘兩。訊係欲往奉天售賣。可見該處煙販往來斷不止此一起等語。奉天乃根本重地。風俗醇樸。豈容染此澆風。總由該地方文武員弁。不能認眞搜捕。以致外省奸徒。膽敢前赴該處。肆意興販。著耆英接奉此旨。務即遴委妥幹員弁。馳赴各海口會同州縣。不動聲色。密速查拏。從嚴懲辦。倘各該州縣仍前因循苟且畏縮不前。或任聽吏役人等得賄縱放。以爲消弭地步。一經查明。即行指名奏參。從重懲處。斷不准意存徇隱。化有爲無。致干重咎。　丁巳。上再詣大高殿祈雪。

十二月。戊辰。貴州仁懷縣匪徒。謝法眞等滋事。命伊里布剿之。　辛未。上幸惇郡王第賜奠。尋諭。惇郡王綿愷。著加恩賞還親王。並賞陀羅經被。所有一切官爲經理。飾終典禮。該衙門察例具奏。予諡曰恪。　乙亥。上再詣大高殿祈雪。　癸未。諭。本日據鄧廷楨奏。籌調師船將備。聯幫駐泊洋面。堵截民夷售私。並水陸交嚴。以除錮弊一摺。著林則徐馳抵廣東後。即將各該處情形。悉心體察。所有摺內所議。駐

洋面各事宜。會同鄧廷楨通計熟籌。務臻妥善。核實辦理。　丙戌。上再詣　大高殿祈雪。　諭據伊里布等由四百馳奏。官軍攻破賊巢。並擒首從各犯一摺。所辦甚爲妥速。可嘉之至。此案負州匪徒謝法眞假託降神。揑造天書。聚衆謀逆。僞封名號。穆繼賢先爲困山大王。嗣封川主。統領衆目。抗拒官兵。經伊里布等揀調兵弁親往督勦。該逆等仍敢恃險負嵎。突出迎敵。並於地道中暗放槍礮。傷我兵丁。余步雲及藩司慶祿等。籌添鐵裹擋牌。及土囊柴草一切火攻器具。統率兵弁。四面協攻。竭一晝夜之力。殺斃賊匪二百餘人。並焚燬賊巢。燒斃壓斃之賊。不計其數。墜牆投池。及自行縊斃者。亦不下二三百人。復經各員弁分路撲攻。四出搜捕。合計殺獲首夥各犯。約及千名。其首逆謝法眞。及穆繼賢袁明倫等。均已就擒。地方業已肅清。該督等悉心籌畫。督率有方。俾滋事匪徒。全數就獲。不至蔓延各處。糜餉勞師。自應特沛恩施。以示嘉奬。伊里布著戴雙眼花翎。仍交部從優議敘。余步雲著加太子太保銜。仍交部從優議敘。其餘各員。升賞卹降有差。

己亥道光十九年。春正月。　癸亥。　諭向來回子伯克。每年朝覲。九班輪流。四川土司。三年朝覲。兩班輪流。在該伯克土司等。輸忱展覲。不敢告勞。惟念萬里馳驅。載塗雨

雪。朕俯懷況瘁。爲期未免過勤。著加恩自道光十九年。起回子伯克。改爲間二年朝覲。仍照舊九班輪流。著於道光二十一來年京。第二班。著於二十四年來京。此後照此辦理。四川土司年班。改爲間五年朝覲一次。仍照舊班輪流。第一班。著於道光二十四年來京。第二班。著於三十年來京。此後均照此辦理。用示朕懷柔遠服。體恤優加至意。　二月。丁卯朔。鄧廷楨奏。南澳洋面。本非洋船經由之路。近因中路伶仃洋各外洋洋船。寄椗之處。守堵綦嚴。先後有洋船八隻。駛來拋泊。見經該鎭總兵。親督將弁。舟師逐去三隻。餘仍遷延觀望。復經調集師船。將該五船圍繞防範。並諭以如再逗留。定行開礮轟擊。各該船已向東南外洋駛去報聞。　壬午。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李國杞等四員爲一等。餘升黜留館有差。　諭鄧廷楨奏。籌議虎門海口。創造木排鐵練。添置礮臺礮位。分別繪圖貼說。開單呈覽一摺。虎門海口。爲粵海中路咽喉。通商番舶。絡繹往來。見在籌議海口章程。自應妥爲布置。以密巡防。據該督等奏稱。涉海登山。周覽形勢。請於橫擋山前海面較狹之處。設鐵練木排。並於威遠礮臺迤西。商建大礮臺一座。安放大礮六十位。以壯聲威。所有估需各項銀八萬六千兩。旣係洋海伍紹榮等。情愿捐辦。著免其造册報銷。該督等卽飭催原派文武督員。務

於本年三月間。將排鍊礮臺。一律趕造完竣。並將新添礮位。如法製造。其泗水兵丁。由該提督關天培。如數飭募。隨時演習。以期得力。至排練等項。每年修費。及添設排練官兵月餉。並排練礮臺各兵丁。四箇月增給口糧。春秋二操。軍火賞號。共歲需銀八千三百餘兩。除商捐存銀三千七百六十餘兩外。尙不敷一歲之需。著該督等另行籌款。奏明辦理。　丙戌。　諭林則徐奏。體察洋面堵截情形。據奏見在躉船。既經移動。自須到處跟踪。卽使該躉船。駛出老萬山。猶恐內海匪船。前赴外洋勾結等語。著林則徐卽親赴虎門澳門等處。相機度勢。通計熟籌。務使內地匪船。不敢潛赴外洋。私行勾結。嚴密巡防。盡除錮弊。方爲妥善。俟中路辦妥。再往東路。察看機宜。覈實辦理。該大臣係特簡前往查辦之大臣。須悉心籌議。從容辦理。不必急於蕆事。要期除惡淨盡。方爲不負委任。　三月。庚子。　上啓鑾謁東陵。　命嗣後謁東陵禮成後。並將大學士公長麟開。列奏請派員賜奠。　丙午。上幸南苑行圍。　辛亥。上還京師。乙卯。　諭本日據林則徐奏。查辦躉船。儘數呈繳煙土一摺。所辦可嘉之至。躉船私販煙土。希圖脫逃。經林則徐等。截回躉船二十二隻。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該督等奏請酌賞茶葉之處。著照所請辦理。至此項煙土。爲數甚多。俟收繳完竣。

即查明實在箱數。派委明幹員弁解京。以憑核驗。林則徐等查辦妥協。自應量加獎勵。林則徐鄧廷楨著交部從優議敘。怡良豫堃關天培著交部議敘。諭林則徐等覆奏。堵截洋船情形。請暫緩議斷互市及頒行各國檄諭等語。所見甚是。此次查辦海口。防堵躉船。各國業經遵繳煙土。自應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懷柔。所有斷絕茶葉大黃。著暫緩置議。其英吉利既有在粵領事。經該大臣等就近諭知辦理。所有檄諭該國之處。亦著暫緩頒行。統俟議定興販喫食各罪名。頒行新例時。於善後章程內。另行籌議。仍遵前旨擬稿進呈。再行頒發。　林則徐奏。呈進諭各國呈繳鴉片示稿。本大臣旣帶關防。得以便宜行事。若鴉片一日不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批覽及此。朕心深爲感動。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　庚申。諭向來越南國二年一貢。四年遣使來朝一次。合兩貢並進。琉球國間年一貢。暹羅國三年一貢。在各國抒誠效順。不敢告勞。惟念遠道馳驅。載塗雨雪。而爲期較促。貢獻頻仍。殊不足以昭體恤。嗣後越南琉球暹羅。均著改爲四年遣使來貢一次。用示朕綏懷藩服之至意。　壬戌。　諭本日據御史鄧稱瀛奏廣東距京師。程途遼遠。所繳煙土。爲數較多。恐委員稽察難週。易啓偸漏抽換之弊等語。林則徐等經朕委任。

此次查辦粤洋烟土。甚屬認眞。朕斷不疑其稍有欺飾。且長途轉運。不無借資民力。著毋庸解送來京。即交林則徐鄧廷楨怡良於繳收完竣後。即在該處督率文武員弁公同查驗。目擊銷燬。俾沿海共見共聞。咸知震讋。該大臣等惟當仰體朕意。核實稽查。斷不准在事員弁人等。稍滋弊混。　夏四月甲戌。　諭據林鴻年等奏。上年十月。自琉球回棹。該國王尚育懇請代奏。令陪臣子弟四人入監讀書等語。加恩著照所請。所有該國陪臣子弟四人。俱准其入監讀書。用遂其觀光之志。　己卯。　上詣黑龍潭祈雨。　壬午。　諭鴉片烟流毒日深。自上年查禁以來。京城內外各衙門。拏獲各犯。分別奏咨。交刑部審訊者。不下數百起。承審各員果能細心研鞫。何難就見獲人犯。將煙土來歷。與販黨羽。及何處何人開設煙館。同吸食者共有幾人。逐層根究。朕為天下除此禍患。大小臣工。宜如何仰體朕意。同心協力。思所以湔錮習。而挽頹風。嗣後刑部堂官。惟當督飭司員。凡承審煙案。總宜切實根追。固不可累及無辜。尤不可將就結案。務使人人畏法。積弊全銷。用副朕除惡務盡之至意。　戊子。　上詣萬壽山廣潤祠祈雨。　以端華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甲午。准致仕大學士盧蔭溥致仕尚書李奕疇。重赴鹿鳴宴。晉盧蔭溥太子太傅。加李奕疇太子太保。


商務印書館印行

五月。己亥王大臣等會議禁鴉片章程三十九條。一沿海奸徒。開設窯口勾外通洋。囤積鴉片。首犯擬斬梟。爲從同謀及接引護送之犯。並知情受僱船戶。擬絞監候。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沿海員弁兵丁。受賄故縱擬。絞該管立決。知情徇縱。俱發往新疆。官弁充當苦差。給官兵爲奴。失察者分別議處。兵丁杖徒。一合夥開設窯口。並合夥興販者。以造意爲首。餘俱以爲從論。一沿海奸徒。寄存洋船煙土。照開設窯口從犯治罪。一官役拏獲販烟。吸食之犯。得財賣放者。與犯同罪。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收禁人犯。如有禁卒人等。將鴉片煙私行傳遞。或爲代買者。發極邊煙瘴充軍。其遞解之犯。解役人等。有犯前項情弊。發近邊充軍。贓重處計贓以枉法論。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兵役匪棍。以查煙爲由。肆行搶奪。並挾仇誣賴者。俱發極邊充軍。贓一百二十兩以上者。爲首擬絞監候。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鴉片烟案內。流罪以上人犯。告稱留養者。概不查辦。一事未發而自首者免罪。聞拏投首者減一等。首後復犯。加一等治罪。一吸食之案。止准官弁訪拏。不准旁人訐告。一開設煙館首犯。擬絞立決。從犯及知情租屋者。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兵役包庇。與犯同罪。有贓計贓。准枉法從重論。失察之該管

官。分別議處。一栽種罌粟。造製煙土。及販煙土至五六百兩。或興販多次者。首犯擬絞監候。爲從發極邊煙瘴充軍。興販一二次。數不及五百兩者。爲首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爲從發極邊四千里充軍。兵役賄庇。與首犯同罪。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其知情租給房地之業主。受雇之船戶。一年以外者。發邊遠充軍。一年以內杖流。半年以內杖徒。州縣官知情故縱者革職。永不敘用。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栽種罌粟。尚未製煙買售。及收買煙土煙膏。未賣售者。爲首發極邊煙瘴充軍。爲從杖流。一喫煙人犯。均予限一年。六箇月限滿。不知悛改。無論官民。概擬絞監候。一平民喫煙。在一年六箇月限內者。擬杖流。如係旗人。銷除旗檔。一體實發。一在官人役。及官親幕友。一年六箇月內在署吸煙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失察者降調。一職官喫煙。在一年六箇月內者。發新疆充當苦差。一兵丁喫煙在一年六箇月內者。發近邊充軍。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開設煙館。栽種罌粟。製煙興販。首從各犯。除見擬死罪外。其餘俟一年六箇月後。均擬絞監候。一喫煙人犯。雖經改悔戒絕。但有存煙灰者。杖一百。一發賣鴉片煙具者。照造賣賭具例。分別治罪。失察及拏獲之該管官。分別議敘。一同居子弟。有喫煙者。家長不

能禁約子弟照爲竊例治罪。一職官因喫煙發往新疆者。概不准各城大臣因事保奏。一宗室覺羅喫煙者。發往盛京嚴加管束。如係職官及王公。均革職革爵發往盛京。永不敘用。如犯在一年六箇月限滿後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擬絞監候。宗人府會同刑部。恭進黃冊請旨。一太監內如有從前喫食者。限一箇月內自首免罪。再限三箇月內令總管太監認眞搜查。如有收藏煙具者。審明從重治罪。如三箇月限滿。半年以內有在禁門以內各值房喫食者。均擬絞監候。在外圍值房喫食者。枷號六箇月。發極邊煙瘴。永遠枷號。遇赦不赦。失察之總管首領及同屋太監。奏請分別降革治罪。如係首領喫食。均照禁門以內新擬罪名辦理。失察之本管總管。奏請分別遣出。究出販煙之人同罪。若係民人。交刑部加等治罪。至陵寢首領太監等有喫食者照外圍辦理。其王公門上及各大臣宅中之太監等有喫食者。交愼刑司。永遠枷號不赦。如半年以後。仍有吸食者在宮門以內擬斬監候。外圍等處及　陵寢當差。並王公門上大臣宅中。並已爲民太監等。擬絞監候。各項失察處分。仍照前議辦理。一洋商住澳。住行賣貨完竣。卽遵照定限起程。如逾限久留。照違制律治罪。一官兵查拏鴉片煙。遇有大夥拒捕者。准放鳥槍格殺勿論。一銷燬煙土。令督撫親驗眞僞。以

防偷換。一沿海各省。洋船進口。督撫派公正大員。實力搜查。一各省海關監督。於洋船帶煙進口。知情縱放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各省拏獲煙犯。將由何處購買。何人包庇護送。及經過地方。逐一根究。分別懲辦。該管官。受賄故縱者。革職治罪。知情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拏獲喫煙人犯。承審官徇情開脫。照故出人罪例治罪。一吸食已戒平民。例得免罪。惟職官爲民表率。如曾經吸食者。均勒令休致。一拏獲囤積興販各犯。無論鄰境本境。均給予議敘。仍分別送部引見。一訪獲吸食者。亦准酌請議敘。一在京各衙門及外省督撫。將吸煙之員。列入京察卓異。即將原保舉官議處。一京城地面。五方雜處。稽查尤應嚴密。應責成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隨時訪察。仍嚴禁番役等。訛索擾累。一各省保甲。飭地方官認眞編查。如牌長有受賄知情等弊。一體懲辦。一地方官朔望宣講後。即將吸食鴉片之害。傳齊衆人。明白宣示。庶父誡兄勉。咸知自愛。奏入得 旨。上年黃爵滋條奏。鴉片積弊。請旨設法嚴禁。當交各將軍督撫等。各抒所見。妥議以聞。嗣經陸續奏到。並據科道等官。先後條陳。特降 諭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各衙門議奏。茲據詳議章程。會同奏入。朕詳加披閱。尙屬周妥。俱著照所議辦理。並著纂入則例。永遠遵行。各該衙門。即速行

刊刻。頒發各直省。將軍督撫等。轉行所屬地方文武。一體遵照。明白出示曉諭。咸使聞知朕惟姑息非所以愛民。明刑卽所以弼教。鴉片來自外洋。日甚一日。兼以內地栽種罌粟。影射漁利。軍民人等受其毒者。始則被人引誘。繼乃習爲泛常。甚至蕩產戕生。罔知悛改。關繫於人心風俗者甚鉅。若不及早查禁。永杜弊源。則傳染日深。其害伊於胡底。朕恫瘝在抱。欲爲天下除此後患。不憚再三訓誡。特議刑章。以期易俗移風。還湻返樸。因思海販窯口。實爲禍首罪魁。非一律從嚴。概置重典。不足以防偸漏而塞來源。至吸食之弊。一日不斷。則興販之來。一日不絕。亦不得稍從寬宥。今定以死罪。立限嚴懲。此外種種流弊。尤應隨時隨地實力稽查。歷久不懈。庶幾根株淨盡。力挽澆風。惟是有治人而後有治法。該將軍督撫等果能早爲查辦。何至流毒如今之甚。朕姑寬其既往。自此次明定章程以後。其各激發天良。湔除積習。同心協力。仰體朕意。爲民除害。其有不肖屬員。諱飾不辦者。立卽據實嚴參。重治其罪。倘仍意存玩泄。視條教爲具文。或畏難苟安。或始勤終怠。則是甘心骫法。自喪天良。朕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其各懍遵毋忽。

辛丑雨。　軍機大臣等奏。議覆欽差大臣林則徐。請定洋人攜帶鴉片煙土入口售賣治罪專條。擬請此次洋人。如帶有鴉片煙入口

圖賣者。爲首照開設窯口例。擬斬立決。爲從同謀者。從嚴擬絞立決。由督撫審明。交地方官督同洋人頭目。將各犯分別正法。起獲煙土。全行銷燬。行文兩廣總督。以奉文之日始。予限一年六箇月。如於限內將煙土全數呈繳者。免其治罪。從之。 壬戌。

諭據林則徐等奏。外國商船貿易。必在該國請領牌照。頒給禁約。方准駛入內洋。乃近來英吉利港脚地方夷人。並未領照經商。往往偷渡越竄。並因中國員弁。遇有違禁。來洋船隻。不過驅逐而止。虛張聲勢。以槍礮恐嚇。該大臣等奏請。遇有此等越竄船隻。即令師船奮勇剿除。及募雇善泅。駕船載草。備帶火器。立往上風。漏夜乘流。縱放之處。著林則徐鄧廷楨體察情形。相機善辦。務使聞風懾服。亦不至驟開邊釁。方爲妥善。 六月。丙寅。革鍾祥職。以其關防被竊故也。以周天爵爲浙閩總督。 丁亥。太子少保前任兩江總督陶澍卒。晉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予祭葬。諡文毅。賜其子桄主事。 辛卯。調周天爵爲湖廣總督。 秋七月。丙午。 命周天爵等查卹兩湖水災。 辛酉。周天爵奏報任事謝恩。得旨。卿之果敢從公。朕所素悉。兩湖一切政務。次第認眞整頓可也。 八月。庚辰。林則徐等奏。洋船遷延不去。希冀在澳門交易。並欲偷賣新來鴉片。更於毆斃民人之案。不將兇手交出。見在禁絕柴米食物。撤其買

辦工人。得旨。悉心商酌。相度機勢。籌畫盡善。 九月。丁酉。 諭據林則徐等奏。巡閱澳門。抽查華夷戶口一摺。澳門爲夷商聚集之所。夷樓屯貯煙土。久成弊藪。乘此查辦之時。必當於該處。先淸其源。方爲盡善。該大臣等旣委該地方官查明戶口。復由香山統領將備。整隊出關。宣布恩威。申明禁令。並查洋樓見無存貯煙土。辦理甚屬妥協。惟該處華夷叢雜。保甲難施。且由同知縣丞。每歲編查。恐有名無實。易滋流弊。至督撫兩司。分年輪往抽查之處。亦涉煩瑣。其應如何立定章程。以淸弊竇而垂久遠。著該大臣等另行妥議具奏。 林則徐等奏。英人以乞食爲民。先放火礮。經參將賴恩爵施放火礮。擊翻洋船。轟斃多名。復經守備黃琮。拋擲火藥。焚燬船隻。我兵奮勇。大挫其鋒。該領事義律。浼西洋夷目。懇求轉圜。仍命相度機宜辦理。 辛丑。上閱健銳營兵。 乙卯。林則徐等奏。搜查洋船。出具切結。並勒限將空躉驅逐回國。 壬戌。 諭鄧廷楨奏查緝鴉片三載於茲。刁狡豪滑之徒。本厚利豐。一經確訪嚴拏。已獲者刑僇及身。未獲者逋逃亡命。身家旣失。怨讟遂興。始而風影訛傳。繼且歌謠遠播。以查拏爲希旨。以掩捕爲貪功。以偵緝爲詭謀。以推鞫爲酷罰。甚至誣以納賄。目爲營私。譏廷議爲急於理財。訾新例爲輕於改律。種種狂悖。無非爲煙匪洩忿等語。

朕因鴉片流毒傳染。貽害生民。特派林則徐會同鄧廷楨等嚴行懲辦。以挽頹風。乃該匪徒等。輒因查拏嚴切。肆行詆毀。深堪憤恨。前於道光十六年間。曾經降旨以爲此等鬼蜮伎倆。實與匿名揭帖無異。飭令各直省大吏遇有傳播歌謠。密拏懲治。乃申諭未久。該匪徒等。竟復藐法作奸。阻撓新令。若不亟加懲辦。何以儆狡猾而息刁風。況林則徐鄧廷楨怡良等皆朕親信大臣。畀以重任。見在查辦鴉片正在喫緊之時。斷不可因羣言淆惑。稍形懈弛。林則徐等務當協力同心。勉益加勉。嚴飭所屬。明查暗訪。將編造歌謠之人。拏獲到案。訊明起自何人。有無授意主使。從重定擬治罪。毋稍疏縱。　冬十月。丙寅。命翰林院推闡　聖諭內黜異端以崇正學一條。擬撰有韻之文進呈。候朕欽定。飭各學政一體恭書。徧頒鄉堡。俾民間童年誦習。濳移默化。以敦風俗而正人心。　甲申。林則徐等奏。英國躉船。駛出老萬山回國空船二十三隻。均經驅逐淨盡。並遵式取具切結。　壬辰。頒　欽定黜異端以崇正學四言韻文。　十一月。庚子。　諭內務府大臣等向來欽安殿當差之首領太監等。每年正月二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二月。均有辦道場之期。每月又有拜斗之日。朕思該太監等。供役內廷。原爲洒掃殿宇差使。嗣後該處首領太監在欽安殿辦道場及拜斗等事。

著永遠停止。其八月初十。傳進光明殿。法官道衆。在欽安殿。辦道場。及十二日。在順貞門外。搭臺奔走香燈之處。亦著停止。至圓明園佛樓慈雲普護舍衞城永日堂廣育宮關帝廟法慧寺河神廟亦俱有首領太監。充當僧人。上殿念經等事。著一併裁撤。該首領太監等均著留髮。當差有年。老不願留髮者。聽其在原處當差。終身而止。亦不必上殿念經。至佛樓念經之幼僧十三名。道童十名。原係由外廟撥來。著全行撤出。仍令歸廟。由內務府妥爲安置。其每年傳進外廟僧官在佛樓念經等日。亦著不必傳進。所有欽安殿首領太監等。應用之道衣法器經卷。著派敬徵。率同總管太監劉進禮。前往查明。圓明園佛樓等處。首領太監等。應用經卷法器。著派裕誠。率同總管太監趙喜。查明開單具奏。嗣後每屆欽安殿天穹寶殿斗壇及圓明園佛樓等處。拜斗拈香日期。著敬事房圓明園司房。先期請旨。並著總管太監等。傳諭各該處首領太監。此後照常供獻上香。敬謹洒掃。著爲令。　林則徐奏。英人前次先放火礮。旋經剴諭。仍勾結兵船。潛圖報復。此次吐噶洋船。復首先開放火礮。又占踞官涌地方。接仗六次。我兵連獲勝仗。並將尖沙嘴洋船。全數逐出外洋。請將該國貿易停止。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不必取具甘結。並出示曉諭各國。列狀宣布。各國當照常

恭順。仍准通商。倘包庇潛帶入口。一經查出。從重治罪。從之。以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奮勇直前身先士卒。賞給法福靈阿巴圖魯名號。交部優敍。十二月。癸亥。署兩江總督陳鑾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總督例。賞其子慶涵舉人。調鄧廷楨爲兩江總督。林則徐爲兩廣總督。以裕謙爲江蘇巡撫。甲子。允林則徐奏。移高廉道。暫駐澳門。查緝夷務。甲申。諭據御史杜彥士奏。英吉利攜帶鴉片煙土。在閩省海口銷售。已非一日。見當廣東查辦吃緊之時。福建接壤之區。必當一律嚴辦。聞漳泉各處。有洋船往來。寄泊水師員弁。收受陋規。營弁包庇販賣。與奸民勾串洋人。接濟水米。水師哨船。代爲交易。運送鴉片。各處銷售各等語。鴉片見當嚴禁。廣東不能容留。必致轉趨福建。若不一體嚴辦。則來源未絕。紋銀仍不能不出洋。且由閩省浸灌。各省在所不免。見已降旨。派祁寯藻黃爵滋。馳往福建查辦。並將鄧廷楨。調任浙閩總督。鄧廷楨著會同祁寯藻黃爵滋。將以上各款。查明懲辦。毋許稍有徇隱。調鄧廷楨爲浙閩總督。桂良爲雲貴總督。

庚子道光二十年。春正月。丁酉。上奉皇太后。臨視皇后疾。壬寅。丑刻。皇后崩。上親臨視。辰刻。奉皇太后臨奠。諭皇后正位中宮。先後事朕多年。恭儉柔嘉。

壺儀足式。竊冀侍奉慈幃。藉資內助。遽爾長逝。痛何可言。著派惠親王綿愉。總管內務府大臣裕誠。禮部尚書奎照。工部尚書廖鴻荃。總理喪儀。 癸卯。 上諭澹懷堂。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至己酉。皆如之。 戊申。 上奉 皇太后諭 大行皇后梓宮前臨奠。 命以孝全二字爲 大行皇后徽稱。 諭向來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圖克圖。每逾三年。遣使進貢一次。惟念察木多地方。距京程途較遠。嗣後著加恩改爲閒五年一次。即自道光十九年爲始。至二十五年。再行遣使進貢。以後照此遞推。用示體恤。 己酉。林則徐奏。英吉利國王。遣義士登頓來粵。係因義律所爲不善。換人經理。請一併堅拒。勿與通商。從之。 林則徐奏。遵旨籌議。御史駱秉章奏請整飭洋務章程。一新例嚴禁煙土。如查有夾帶分毫。即將該外國商人。及保辦之洋商。一併斥革治罪。並訪查洋商。如尙有朋充負欠者。輕則革退。重則治罪。一查外國語。有孖氈名。卽華言所謂買賣人也。漢奸卽在其內。以致暗地勾通。見飭洋商令通事買辦等逐層擔保。如有營私舞弊者。惟保人是問。一見在停止英國貿易。所有英人。不准一名住省。其各國貿易良夷。亦勒令遵依期限回國。酌留一二人住冬。仍防閑出入。不准與內地人民交接。一前因三板船。向無定額。於十八年十一月。設立順字三

板七隻。見議將此項三板。一併裁撤。給米利堅等國護照兩張。凡外國人進省。及寄信往來。均令另雇民艇。赴各礮臺隘口驗明。方准內駛。一外國人帶來洋銀。務令以銀準貨。不使餘賸帶回。下軍機大臣議。從之。 壬子。 上詣澹懷堂。孝全皇后梓宮前行初祭禮。 癸丑。巳刻。 上詣孝全皇后梓宮前行啓奠禮。申刻。奉 皇太后。臨奠。 甲寅。 上詣孝全皇后梓宮前奠酒。釋服。 移孝全皇后梓宮於觀德殿。 戊午。 命皇四子。詣觀德殿孝全皇后梓宮前行大祭禮。 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以祈禱靈應。封浙江慈谿縣古靈山神漢驃騎將軍張意。暨其子齊芳。爲廣顯侯。壬午。 諭前後藏堪布入都進貢。每年於新正呈遞丹書克。豫於上年臘月間抵都。此次據理藩院奏稱。前藏堪布羅桑敬邁等。於正月十五日到京。已令於三月初一日呈遞丹書克矣。因念該處距京萬里之遙。自因山川阻隔。雨雪載塗。以致行程不能豫定。若仍令其每年輪班入貢。恐屆時急於趲程。跋涉閒關。更增勞勩。殊非優體喇嘛之意。所有前藏堪布。業已來京。其後藏著於道光二十二年入貢。輪至二十五年。前藏再行入貢。此後每間二年。入貢一次。以次遞推。用示恩施格外。體恤優加至意。 三月。丙申。吳文鎔奏。福建大墜梅林等洋面。於上年十月間。有外國船停泊。經

提督帶領水師驅逐。用礮火攻擊。該船抵拒。致傷兵丁。見已轟擊逃散。命鄧廷楨等。飭屬防禦。相機擊逐。嚴查奸民勾結銷運之弊。　林則徐等奏。英人船隻被逐逗留。督飭武弁裝駕火船。由長沙灣前進。將近洋船寄碇處。驟用火攻。燬船二十餘隻。並拏獲漢奸。嚴訊定擬具奏。　林則徐奏。澳門寄居西洋人。歷三百年之久。自嘉慶十三年間。英人突占澳門礮臺。旋被官兵驅逐。西洋人始有戒心。見因西洋夷人稟稱。澳內華夷雜處。若兵役圍拏。恐致擾動。特限以日期。驅逐淨盡。若過期尚未妥辦。即暫停西洋貿易。以示操縱之意。得旨。從長計議。務出萬全。　又奏謝賞福壽字暨鹿恩。批。願卿福壽日增。永爲國家宣力也。　又奏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於洋務極力講求。見在籌議剿捕之際。請緩陛見。批。必當先其所急。可奏請時再行奏來。　己酉。諭鄧廷楨暫駐泉州。辦理海防。　夏四月。壬戌。冊謚孝全皇后禮成。頒詔天下。

辛未。　命皇四子詣觀德殿孝全皇后梓宮前行三箇月祭禮。　乙亥。鄧廷楨奏。洋船駛至閩洋。梅林澳寄泊。署水師提督程恩高。陸路提督余步雲。率將領弁兵兩路夾攻。窮追遠遁。予程恩高余步雲議敘。　乙酉。賜李承霖等一百八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戊子。　上詣廣潤祠祈雨。　五月。戊戌。雨。　丙辰。賞還賽尚阿頭品頂

帶。六月。辛酉。鄧廷楨等奏。洋船來至閩洋。圖銷鴉片。奸民勾通販運。隨地蔓延。督飭員弁分路攻擊。洋人受傷落水無算。生擒二人。並邀截漢奸船隻人煙並獲。丁丑。林則徐奏。查英吉利近日來船。兵械較多。仍載鴉片。在彼總欲愚弄漢奸阻撓禁令。臣等前次燒船二十三隻後。仍嚴飭水陸文武。嚴拏懲創。以洋船最畏焚燒。函商水師提臣關天培。分帶兵勇。暗伏梟漁。於五月初九夜。將火船移近洋船聚泊處所。先後燒燬。載烟洋船一只。大小辦艇十一隻。近岸篷寮九座。其衝突竄逃各船。彼此撞碰。叫喊不絕。燒斃溺斃。及被烟毒迷斃者。不計其數。我兵並無被害。 庚辰。 諭烏爾恭額奏。洋船駛入浙江定海縣。登岸滋事情形一摺。前因查禁鴉片烟。廣東已斷絕貿易。疊經降旨。令沿海各督撫嚴加防範。何竟毫無准備。形同木偶。致令登岸滋事。烏爾恭額祝廷彪。均著先行交部嚴加議處。 命福建提督余步雲馳赴浙江。會辦洋務。 甲申。 諭烏爾恭額等由驛馳奏。定海縣失守。見籌堵禦一摺。官兵遇寇。自應出奇制勝。謀定後動。乃該總兵張朝發。愎諫撤守。以致喪師失城。情罪重大。遊擊羅建功。於敗後旋卽回鎭。亦復罪有應得。定海鎭總兵張朝發等。均著革職拏問。交部分別定罪。烏爾恭額祝廷彪。部議奏請革職。若予罷斥。轉得置身事外。烏爾

恭額祝廷彪。著先行革職。暫留本任。戴罪圖功。以觀後効。署定海縣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不屈投水被害身死。實屬可憫。著該部加等議卹。　命鄧廷楨選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赴浙會勦。　秋七月。癸巳。乍浦副都統長喜奏。洋船一隻。直偪乍浦海口。　諭奇明保派兵策應防堵。　鄧廷楨奏。英國兵船。駛進廈港。稱欲求和。經該文武阻斥。不許上岸。該船換旗開礮。直撲礮臺。船頭一人。甘語嫚詞。守備陳光福。放箭射斃。兵丁連放鳥槍。擊中二人落海。護參將陳勝元。執矛刺中一人身死。哨船及岸上弁兵。槍礮聯絡。中傷甚多。予在事出力人員獎敍有差。　丙申。革烏爾恭額職。仍隨營效力。劉韻珂著補授浙江巡撫。　命伊里布為欽差大臣。赴浙江查辦事件。以裕謙署兩江總督。　己亥。奇明保奏。乍浦海口。洋船被擊後。退竄外洋。見已哨探無蹤。　鄧廷楨奏。定海失守後。探聞洋人於城內。張榜招商。銷售鴉片。兵船二十餘隻。聚泊港口。內地師船。恐難驟進。必須改造堅實大船。多配兵丁礮火。間道而進。一擁登山。命伊里布到浙後。相機妥辦。　甲辰。　諭本日據琦善由驛馳奏。英吉利遞字訴屈。見仍飭令在攔江沙停泊。聽候奏奉諭旨遵行等語。辦理甚為妥協。所有呈遞該督字據。覽奏均悉。惟既稱尚有別項公文。應須呈遞。著琦善委員查問接收。一併

進呈。仍飭不得妄越進口。俟奏奉諭旨。再行遵辦。 丙午。以江南貢院積水。命鄉試展限一月。武闈鄉試。展至來年三月舉行。 庚戌。林則徐等奏。續獲販烟人犯。得旨。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 乙卯。琦善奏。連日查探洋船。全行起碇。自係前往山海關奉天等處。節次派員前往。屢與面晤。據稱自廣東封港後。所帶貨物資本。賠累難支。是以各處尋覓馬頭。鋌而走險。窺其詞色。似有愧悔之心。見既由臣接其字據。卽由臣傳旨曉諭。或冀取信。臣惟待其回至天津。隨機應變。詳細開導。令其返程南旋。 八月。丙子。鄧廷楨奏。英吉利船二隻。至福建廈門。七月廿五日。懸掛紅旗。駛進青嶼。直趨水操臺。提督陳階平。督令水師員弁。開礮轟擊。疊中船尾。並擊碎杉板船一隻。次日又駛向水操臺開礮。副將靈德等放礮。打中其船兩次。旋卽退出。復放下杉板船隻。尾追商船。該遊擊謝國標。追及逼進嶼仔尾山後小港。開礮擊中洋人五名。跌倒在船。旋卽起碇。遠去無蹤。 己卯。琦善奏。英人船隻。全行起碇南旋。並稟稱沿海各處。如不開槍礮。亦不敢滋生事端。定海之兵。亦可先撤一半。 上命琦善爲欽差大臣。赴廣東查辦。並諭伊里布宋其元裕謙邵甲名。

託渾布鄧廷楨林則徐等。一體遵照。防守要隘。洋船經過。或停泊外洋。不必開放槍礮。　辛巳。署兩江總督裕謙奏。英人呈遞書字語句狂悖。本不敢據以上聞。因前次奉有諭旨。不敢不代爲具奏。得旨。所見大差。遠不如琦善之遵旨曉事。原字原書。一併封奏。使朕得辨別眞僞。相機辦理。若似汝之顧小節而昧大體。必致僨事。殷鑒具在。不料汝竟效前明誤國庸佞之所爲。視朕爲何如主耶。試思我朝之所以興。開國時一切情僞。無不上達之故。前明之所以亡。事無巨細。率皆壅蔽。故國事日非。措置失宜。可不懍之又懍。在汝亦不値朕發此議論。遇事觸懷。信筆而作。　九月。庚寅。諭前因鴉片烟流毒海內。特派林則徐馳往廣東海口。會同鄧廷楨查辦。原期肅清內地。斷絕來源。隨時隨地。妥爲辦理。乃自查辦以來。內而奸民犯法。不能淨盡。外而興販來源。並未斷絕。本年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盛京等省。紛紛徵調。糜餉勞師。此皆林則徐等辦理不善之所致。林則徐鄧廷楨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林則徐即行來京。聽候部議。兩廣總督著琦善署理。　召鄧廷楨來京。以顏伯燾爲閩浙總督。己亥。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剿辦防堵情形。及探明進兵路徑。覽奏均悉。前派琦善馳赴廣東查辦。曾飛示伊里布一體遵照。此次伊里布督率兵勇。將其船隻擊

沈。礮位搶獲。並生擒多名。自係在未經接奉廷寄之前。見在該大臣業經接奉廷寄。自必相機妥辦。該目所投回文。於交地退兵之事。並未覆及。該大臣惟當剴切曉諭。告以爾等之來。原爲訴寃乞恩起見。前在定海。係因言語不通。以致互相攻擊。傷我文武各員。此次我兵擒獲多人。仍仰體大皇帝中外一家之意。優加豢養。未行傷害。爾等果能迅速退兵。交還定海。定將歷次所獲男婦。尅日釋回。天朝誠信待人。斷無欺誑之理。該大臣如此曉諭。一面密派明幹之人。分頭偵探。如果確係退兵交地。始可將擒獲之人。全數交還。至此次在事各員弁兵勇。著該大臣暫爲存記。聽候諭旨。逮烏爾恭額下部治罪。戊申。皇七子奕譞生。

東華錄擥要卷六十九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宣宗成皇帝。

庚子。道光二十年。冬十月。辛酉。　賜趙雲鵬等七十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壬午。以　孝全皇后梓宮奉安龍泉峪陵寢。　上詣觀德殿行祖奠禮。　癸未。　孝全皇后梓宮啓行。　命皇子奠酒行禮。　十一月。己丑。　孝全皇后梓宮至龍泉峪。奉安於饗殿。　庚寅。　上啓鑾謁西陵。　甲午。謁陵畢詣　孝穆皇后　孝愼皇后梓宮前行遣奠禮。　乙未。　孝全皇后梓宮奉安地宮。　上親臨視。命皇子行禮。　丁酉。　上回鑾。　戊戌。　諭本日據怡良奏稱。撤防師船歸營。猝被轟擊。奪去米艇兵丁一摺。覽奏之下。不勝駭異。該夷在天津。業經約定。前赴粵省。靜候查辦。並有沿海各處。如不開礮。渠亦斷不滋擾等語。且據怡良奏稱天津情形。火輪船已爲傳說。不得諉爲不知。何以遽行開礮。天朝從不失信。既已相約戢兵。且專派欽差大臣。前往查辦。代爲昭雪。何以於撤防兵船。猝加轟擊。是誠何心。著琦善。一面詳加詰問。要回掠去船隻。一面嚴飭文武員弁。密加防範。毋許駛入內洋。是爲至要。　己亥。　上還

京師。辛丑。諭。余步雲奏。請留浙江。隨同防堵一摺。所請甚是。見在該提督。雖無承辦要件。而海口仍須防堵。著俟定海收復後。與欽差大臣伊里布。一同奏明。再回本任。湖廣總督周天爵奏。違例用刑。自請先行革任。得 旨著俟吳其濬等。審明定案後。再降諭旨。又批。嫉惡過嚴。原當若是。例外非刑。有是理乎。自古嚴明之吏。未聞刱造非刑。即使情眞罪當。已爲過舉。若有不白於其間。於心忍乎。於法平乎。所謂猛以濟寬。除惡務盡。並非逞一時之忿。專尚酷毒也。戊申。部議烏爾恭額。失守定海。擬將該革員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得 旨尚不足示儆。烏爾恭額。著改爲絞監候。歸入明年朝審情實辦理。其遊擊羅建功等。照擬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吳文鎔奏。琉球國遣使籲請照舊間年一貢。得 旨該國王遣使來閩。請照舊間年一貢。情辭極爲眞摯。著如所請行。所有該陪臣子弟四名。准其隨同貢使北上。入監讀書。壬子。諭。據伊里布奏。歷次夷情一摺。朕前此准令琦善赴粵查辦。欲因勢利導。及早戢兵。原係爲斯民謀久安長治之計。澳門定海。爲海疆要隘。安可聽其貿易。此朕深慮熟籌。早有定見者也。見在琦善。想已到粵。如聽受訓諭。則退還定海。無俟勞師。實爲上策。倘竟不遵約束。則琦善必據實奏聞。另籌辦法。統俟粵省奏到後。再示機

宜。癸丑。革周天爵職。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其挪造非刑。專尙酷毒故也。所置非刑。著盡行銷毀。十二月。戊午。琦善奏英人回粵詞氣傲慢情形。諭該大臣。以水師參將出名代撰發給文稿。仍於虎門密防。所辦尙屬妥協。著琦善詳加體察。善議戢兵。一面整飭營伍。妥爲布置。如實係恭順。仍遵前旨查辦。倘有必須剿辦之勢。著卽一面奏聞。一面相機辦理。總之該大臣受國厚恩。必當爲久遠之計。至義律。旣稱患病回國。而所派前往投文出艙面見並無病容。是其別有肺腸。已可概見。著琦善訪探確情。據實具奏。癸亥。琦善奏粵省實在情形。並節次奉旨飭查事件。除廣州將軍阿精阿等奏團練兵勇。前督臣林則徐。請鼓勵員弁。俟事定再行議奏外。一洋人索償煙價。緣林則徐示令繳煙時。節次諭文。均有奏請賞犒獎勵字樣。洋人頗存奢望。迨後每煙一箱。僅給茶葉五斤。該洋人所得不及本銀百分之一。而又勒具以後再販鴉片船貨入官人卽正法之甘結。迄未遵依。此衅所由起也。一硃筆點出林則徐奏躉船二萬餘箱。係英國領事義律自行遞稟求收等語。查義律遞稟。距林則徐。撤退買辦。業已五日。可見窘迫而然。非出情願。時義律僅止孤身。設有黨援。未必降心俯首。一諭查英吉利國給林則徐文書。並無其事。惟呂宋國王。曾給林則徐文

書。或因此誤傳。一硃筆點出林則徐奏言。定海陰溼。洋人病死甚多等語。咨詢伊里布。據覆該洋人穀米牲畜尙充。疫癘病斃。數百餘人。多係兵丁。頭目死者。不過數人。又諭查御史曹履泰奏。粵東澳門。傳有洋人私信等因。從前洋人書信。祇言貿易。官員向不過問。自林則徐到粵後。欲悉洋情。多方購求。卽有漁利之徒。造作播傳。眞僞互見。此時紛紛查探。適墮術中。所奏應毋庸議。一諭查林則徐奏。米利堅佛蘭西等國。僉謂英船若不早回。伊國必遣船前來。與之講理。硃筆復點出。林則徐另片。各國因英人阻其貿易。氣憤不平等語。訪問各國。曾有此說。並非林則徐謊言。然迄今未見兵船前來。前有米利堅船兩隻。乘英人不備之時進口。至今未敢駛出。情狀畏葸如斯。縱力足頡頏。恐未肯傷其同類。一硃筆點出林則徐奏。虎門燒毀煙土時。洋人觀者。撰文數千言紀事等語。事誠有之。但詞含譏刺。並非心服。一硃筆點出林則徐奏。具結之後。查驗他國來船。絕無鴉片等語。如指上年而言。則事屬已往。船貨無憑。若指本年而言。來船尙未進口盤查。既不能知其有。亦安能信其無。奏入。得　旨。覽奏均悉。又奏。見在籌辦一摺。非特澳門等處緊要隘口。不能准其貿易。卽沿海各口岸。何處非海疆重地。著琦善一面與之論說。一面妥爲豫備。如桀驁難馴。毋得示弱。

需用兵丁。著一面飛調。一面奏聞。　諭本日琦善奏。查探夷情。漸形迫切。見在兵船日增。駛進虎門。其設心已可概見等語。從前命琦善查辦。原係朕慎重用兵之意。今所願甚奢。其勢不得不加以懲創。除諭令琦善隨時馳奏外。著沿海各將軍督撫等。仍遵前旨加意操練。以期有備無患。各省濱海地方。港汊紛歧。著各酌量形勢。分撥防兵。嚴密布置。毋得稍有疎虞。自干重咎。　調福建提督余步雲爲浙江提督。　庚午。　諭本日據琦善奏籌辦情形。既非情理可諭。即當大申撻伐。所請廈門福州。兩處通商。及給還煙價銀兩。均不准行。再或投遞字帖。亦均不准收受。並不准遣人再向理論。見已調湖南四川貴州兵馳赴廣東。聽候調度。著琦善督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爲辦理。如奮勉出力。即行據實具奏。並著琦善整飭兵威。嚴申紀律。相機勦辦。朕志已定。斷無游移。該大臣受國厚恩。責任綦重。固不可冒昧。尤不可稍有畏葸。務須計出萬全。妥爲籌辦。　命訥爾經額。赴天津防堵。　癸酉。册封靜貴妃博爾濟吉特氏爲皇貴妃。琳貴人烏雅氏爲琳嬪。　諭。文慶經朕派充江南鄉試正考官。理應嚴密關防。盡心校閱。輒敢私帶舉人熊少牧入闈。幫同閱卷。實屬違例。著即照部議革職。副考官胡林翼與文慶同在內簾。於熊少牧藏匿闈中。豈竟毫無聞見。既不據實

奏參。迨經降旨詢問。又不據實回奏。該部議以降調。咎有應得。著卽照部議。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監臨官安徽巡撫程楙采監試官。江防同知周維新。僅止失察。著加恩改爲降二級留任。不准抵銷。 丙子。 諭本日據琦善奏籌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前兩次由六百里諭知一切。諒已欽遵辦理。該大臣酌調各兵。分別密防。正與朕意相合。見在湖南四川貴州各兵。想已陸續抵粵。如抵粵後。卽可分布要隘。乘機痛剿。朕不爲遙制。切勿畏難苟安。致失機宜。所需軍費。無論地丁關稅。准該大臣酌量動用。作正開銷。倘有不敷。迅卽奏聞請旨。見在定海一帶。早已飛諭伊里布等。加意防守。卽盛京等處。各直省海口。亦已妥爲防範。該大臣斷不必慮及粵省攻剿過甚。竄入他省。朕所望者。惟當計出萬全。謀定後動。其善體朕意。毋忽。 辛巳。 諭。據裕謙奏審度制勝之謀一摺。據奏定海之西境。有嶴名涔港。爲定海全境第一險要之地。應以精兵先據涔港。再行分兵守險。並言各省皆可議守。浙江必應速戰等語。所辦均不爲無見。著伊里布體察情形。按照摺內所指各條。相機妥速辦理。該大臣係特簡大員。受恩深重。必能公忠體國。敵愾奏功。斷不可稍存彼此之見。致誤事機。

壬午。在籍前任浙江提督王得祿奏。遵旨會同臺灣鎭道。商辦海防事宜。得 旨嘉

勉。

辛丑。道光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琦善奏。英吉利不等回文。於十五日早起椗。分隊直撲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礮臺。又有火輪船四隻。直撲師船。我兵奮力回擊。無分勝負。見拒守虎門。及於烏涌口堵禦。並增兵防守。水中礮臺。命照議妥辦。並分諭沿海各處防守。 辛卯。 命各將軍督撫等加意巡查。夷船來則攻擊。並曉諭官民人等。人思敵愾。志切同仇。迅贊膚功。共膺上賞。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以大角沙角礮臺失守。琦善交部嚴議。革關天培頂帶。戴罪立功。 甲午。琦善奏。查英吉利進兵情形。向共知其僅長水戰。今詎料其並設有陸兵。戰船則大小悉備。火器則遠近兼施。占奪礮臺後。勢將直擊虎門。進攻省垣。拒守實難。不得已允其代為奏懇。於外洋寄寓一所。又英人仍欲於廣州即行開港。俟發摺後。再將必須俟奏奉諭旨方可開港之處。備文照覆。向其論說。倘英人漸知改悔。固屬萬分之幸。如執迷不悟。再事狡逞。奴才祇得不避重罪。從權辦理。得 旨。本日據琦善奏。籲懇恩施等語。覽奏十分憤懣。該大臣自因省垣倉庫重地。復因居民繁多。恐有激變。故為此權宜之計。暫示羈縻。已降旨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赴粵協同勦辦。又


商務印書館印行

添派兵丁接應。一俟將備到齊。不難整頓戎行。亟籌攻剿。將軍阿精阿。近駐省城。提督郭繼昌。統轄陸路官兵。俱有守禦之責。著該大臣等。趕緊團練兵勇。獎勵士卒。並儲備軍需糧餉槍礮火藥。俟奕山等到後。和衷共濟。協力進剿。克復海隅。萬不可稍有畏葸。致失機宜。 命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奕山。爲靖逆將軍。戶部尙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爲參贊大臣。馳赴廣東軍營。 丁酉。 命皇四子。詣 孝全皇后陵寢。行周年祭禮。 琦善奏。英人情願繳還定海沙角等處。得 旨。香港地方離省遠近若干里。地形寬狹若何。在彼開港。是否有關利害。著一併查明。迅速具奏。再降諭旨。 辛丑。 命伊里布。仍遵前旨。乘隙進剿。不得因琦善有不宜輕進挫衄損威之語。藉口廣東來信。稽遲時日。 乙巳。 諭。本日據伊里布奏。浙江宜暫緩進兵一摺。覽奏憤懣。似此畏葸。何能迅速奏功。裕謙平日辦事。尙屬勇往。著即作爲欽差大臣。兼程馳赴浙江鎭海軍營接印。余步雲專辦攻剿事宜。前所調安徽兵一千二百名。湖北兵一千八百名。湖南兵一千名。諒已先後到浙。務當一鼓作氣。克復定海。伫膺懋賞。裕謙到浙後。一面傳旨接受欽差大臣關防。一面將寄信諭旨。親交伊里布祗領。原摺一併發去。兩江總督印信。著交給程矞采暫行護理。 命伊里布。回兩江總

督任。會同提督陳化成。防堵江蘇海口。 命刑部尚書祁墳。馳往廣東督理糧臺。庚戌。奕山。隆文。率侍衛等陛辭。 上御勤政殿。訓示方畧。 辛亥。琦善奏。英人獻出沙角大角礮臺。並遣人赴浙。繳還定海。懇恩俯准所請。給與香港寄寓。命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 琦善奏。英吉利見已遣人前赴浙江。繳還定海。並將粵省之沙角大角礮臺。及原奪師船鹽船。逐一獻出。均經驗收。兵船全數退出外洋。奴才查勘各情形。地勢則無要可扼。軍械則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若與交鋒。實無把握。不如暫示羈縻。得 旨。朕斷不能似汝之甘受欺侮。迷而不返。膽敢背朕諭旨。仍然接受夷書。實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無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嚇。甘爲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 二月。雲貴總督桂良奏。遵查緬甸國王。因病久廢。讓與伊弟孟坑。即薩鴉伂低撥襲。見在夷情安帖。邊境肅清。報聞。 庚申。 諭。本日據裕謙馳奏飭兵前進一摺。所辦均是。朕佇望該大臣迅奏膚功。懋膺上賞。斷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說。稍事遲回。又蹈琦善伊里布孤恩誤事之故轍。懍之。至伊里布。身膺特簡。疊次催令進兵。並不遵旨剿辦。株守數月。觀望遷延。實屬畏葸不堪。伊里布著交部嚴加議處。 辛酉。 諭。琦善到粵以後。節經諄

切誥誡。迷而不返。自稱專辦夷務。不令阿精阿怡良等與聞。於一切防守剿堵事宜。置之不問。並因有繳還定海之言。輒將義烈呈遞伊里布文件。及該目給留浙頭目信代為由驛遞交伊里布。以致伊里布聽言順從。遲延觀望。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流弊不可勝言。旋又奏請。准其廣東通商。並給香港地方泊舟寄居。前後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況此事並未奉旨允行。何以該督即令公然占據。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與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且伊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孤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著即革職鎖拏。派副都統英隆。並著怡良派同知知州一員。一同來京。嚴行訊問。所有琦善家產。即查鈔入官。　以祁墳為兩廣總督　乙丑。　諭琦善奏。查明上年沙角大角礮臺陣亡受傷。及續即因傷身死之水陸將弁兵丁。懇恩分別賜卹一摺。覽奏實堪憫惻。三江協副將陳連陞。及其子陳舉鵬。同時殉難。尤屬忠義可嘉。著加恩加等賜卹。以慰忠魂。又奏陣亡水陸將弁。共四十四員。兵丁七百十八名。批。遇此不忠督臣。俱各捐軀。實堪憫惻。　丙寅。越南國王阮福晈身故。遣使告哀。　詔停進貢

方物。 戊辰。伊里布奏。英人兵船。全數起椗。定海業經收復。 上以其庸懦無能。革協辦大學士。拔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任。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壬申。琦善奏。英人聞大兵將集。意圖先肆滋擾。命奕山等兼程前進。 癸酉。 諭本日裕謙奏馳抵鎮海接授關防籌辦情形一摺。辦理尙爲週妥。定海旣無礮位著照所議。迅於沿海地方。酌量抽撥。先行解往。以資抵禦。督同文武員弁。體察居民地方情形。或應撫恤。或應擇要固守。其城垣橋梁。應否卽時修復。添設礮位。應否督匠趕辦。均著悉心妥籌。毋稍草率。見在大兵業已渡海。務當督率總兵鄭國鴻王錫朋葛雲飛等。加意偵察。毋誤機宜。 乙亥。予陣亡副將陳連升祭葬世職。如總兵例。並其子舉鵬。加等賞䘏。均入祀昭忠祠。 戊寅。琦善奏。英人於本月初三初四等日。駛駕火輪船。隨帶舢板多隻。疊進三門口內。衝撞簰椿。施放火槍。經副將慶宇督兵抵禦。至初六日酉刻。敵人攏岸上山。橫檔永安礮臺。已被占奪。靖遠鎮遠威遠鞏固礮臺。據稟亦俱失守。提督關天培。不知下落。 命齊愼爲參贊大臣。赴粵會剿。 庚辰。諭裕謙等奏。辦理善後事宜一摺。所有定海城鎮鄉村中實在無力難民。無論極貧次貧。均著給予三箇月口糧。其焚毀房屋。查明間數。照例給銀。令其自行搭蓋。以資

棲止。　壬午。琦善奏。英人攻陷虎門礮臺。及烏涌卡座。　諭琦善奏礮臺失守提督陣亡一摺。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香山協副將劉大忠。遊擊麥廷章。署湖南提督祥福。遊擊沈占鰲。守備洪達科。先後被害。殊堪憫惻。俱加恩照例賜卹。以慰忠魂。其傷亡兵丁。亦著查明照例辦理。　甲申。　諭軍機大臣等。據楊芳馳奏抵粵日期防守情形一摺。據奏老城尙屬完固。士卒協力防守。分段援應。可保無虞等語。覽奏。稍紓憂念。見在前後調赴粵東官兵。已有一萬六千餘名。長春段永福等所帶之兵。不及十分之三。計後此赴粵之兵。日內必可續到。不至有城大兵單之慮。著楊芳。阿精阿。怡良。郭繼昌相度機宜。和衷商議。俟續到之兵。足敷調遣。遇有可乘之機。斷不可拘泥專俟奕山等到省。然後勦辦。兵貴神速。楊芳自知若稍存觀望。坐失事機。豈不大負委任。所奏豫備竹排木桶迎燒及設法購致水勇等事。均照所議。妥速辦理。楊芳久歷戎行。受恩深重。阿精阿怡良郭繼昌等均有守土之責。務須合力同心。妥議熟商。應守則守。可戰則戰。一切勦辦機宜。朕亦不爲遙制也。　三月。丙寅朔。釋周天爵。赴廣東軍營。　庚寅。予廣東陣亡提督關天培。總兵祥福等。世職祠祀。副將周芳世職。其陣亡將備三十一員。兵丁四百十五名。除業經降旨賜卹外。其餘均著該督撫

查明。分別奏咨議卹。以慰忠魂。楊芳曉暢軍務。先聲奪人。深堪嘉悅。著先交部從優議敘。癸巳。諭。據祁墳奏。中途疊奉廷寄。欽遵辦理。並飭藩司運解餉銀。安設糧臺等語。著祁墳酌量妥辦。總期源源接濟。無誤供支。是為至要。再據駐藏大臣孟保等奏。廓爾喀國王稟稱。披楞與京屬汗爭戰。被京屬燒毀洋船。情願去打披楞等語。該大臣等飭駁。旋查得披楞為英吉利所屬。該國人。常在廣東貿易。其與京屬打仗。據稱在聶噶金那地方。因在外洋。不能指實界址。惟知披楞之東。係噶哩噶達地方。直達廣東。又稱第哩巴察。為西南一大國。噶哩噶達。及披楞。皆其所屬。而該夷向呼英吉利。為第哩等語。披楞。是否即英吉利所屬。與廣東相去遠近若何。並著祁墳查訪具奏。尋奏。查加爾格打。係孟牙拉地方之內城。為英吉利屬國。因夷人呼加為噶。呼爾為哩。故亦名噶哩噶達。其地計水陸二十餘日。可到廣東。披楞在噶哩噶達之西。亦英利所屬。英人呼官長為第哩。未聞有第哩巴察之名。聶噶金那。即聶噶欽那倒。譯作在中國海岸五字。報聞。　甲午。　上啓鑾。謁西陵。　丙申。楊芳奏。英人於二月二十四日。駛駕兵船。闖進省河。當經先期豫備。擇要埋伏。敵船開礮轟擊。南贛鎮總兵長春。被礮子擦傷右額。皮破血流。仍復奮不顧身。開礮擊沉三板船二隻。人船


商務印書館印行

俱沒。並將其大兵船。擊斷大桅。敵人勢極倉皇。卽時退出。予楊芳優敘。賞長春花翎。並巴圖魯名號。　戊戌。　上謁陵。　己亥。清明節。　上再謁昌陵。行敷土禮。詣隆恩殿。行大饗禮。回鑾。　壬寅。　上還京師。　庚戌。　諭。前據海齡奏。請將沿海通商各碼頭暫閉。當降旨令伊里布裕謙議奏。旋據伊里布奏。擬一律封閉。朕卽覺所議。窒礙難行。降旨駁斥。茲據裕謙奏封港之議。徒有礙於本分商漁。而於杜絕接濟。仍未得要等語。所見極是。沿海通商各碼頭。仍照舊准商民往來貿易。毋庸封港。並嚴飭文武員弁。於商漁船隻出入。實力稽查。如有匪徒透漏消息。接濟米糧硝磺等物。卽著懲辦。以順輿情。而杜勾結。　賞林則徐四品卿銜。馳赴浙江軍營。　諭。本日據楊芳。怡良奏請准港脚貨船通商一摺。又另奏省垣情形等語。覽奏憤懣之至。已明降諭旨。將楊芳。怡良。先行交部嚴議矣。見在各路徵調兵丁一萬六千有餘。已陸續抵粵。楊芳乃遷延觀望。有意阻撓。汲汲以通商爲詞。是復蹈琦善故轍。變其文而情則一。殊不可解。前經奏請各國通商。朕因俯順輿情。勉從所請。今復以港脚船隻。尙無助逆情事。敢於嘗試。若如此了結。又何必命將出師。紛紛徵調官兵。且提鎭大員及陣亡兵弁。此等忠魂。何以克慰。楊芳等止知遷就完事。不顧國家大體。殊失朕望。卽

所稱貨船附載洋米等語。全不可信。況鴉片來源。卽在於此。又何以示禁令。而除流弊。奕山隆文經朕面諭一切。必能仰體朕意。見已到粵兵多糧足。自當與楊芳齊愼協力同心。爲國宣勞。以膺懋賞。斷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機宜。此次批摺。著發給閱看。閏三月乙卯。部議楊芳等照溺職例革職。命改爲革職留任。以觀後效。丁卯。諭本日據裕謙奏續查伊里布差人赴夷船諭話。並派家丁同去等語。已明降諭旨。令伊里布來京候旨。兩江總督著裕謙補授矣。裕謙接奉此旨。卽將定海應辦事宜。交劉韻珂。余步雲。周開麒等。妥爲經理。該督卽赴兩江總督新任。伊里布有塡塞吳淞海口之議。其患不可勝言。已降旨令伊里布。將已塡者速卽開通。未塡者卽行停止。以利民生。所有伊里布家丁張禧。已令伊里布自行帶京。其陳志剛一名。卽著裕謙解京。聽候查辦。乙亥。諭奕山等撫綏各國洋商。夏四月己丑。命裕謙。仍爲欽差大臣。督辦江浙防堵。乙未。諭英隆奏押解琦善。將次到京一摺。琦善著交刑部。鮑鵬亦著一併解刑部。派睿親王。莊親王。惠親王。定郡王。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尙書。會同刑部審訊。壬寅。奕山等奏洋船自大黃滘二沙尾兩路連檣。近偪省城。四月初一日。飭令將弁。挑選熟悉水勇一千七百餘名。交都司胡倖伸等。

帶領分起攻剿。暗藏火器。乘駕快艇。埋伏各處。並督令官兵。在沿岸轟擊。該弁勇等。分爲三隊。先鈔後路。攻其左右。同時火發。弁勇伏身水上。直撲船底。鈎住船身。拋擲火器。須臾燒燬西路白鵝潭大兵船二隻。大三板船四隻。小艇三板船數十餘隻。東路二沙船小三板船數隻。被擊溺死者。不計其數。總兵張青雲等。復於西礮臺。督兵開礮。洋人上岸。均被殺斃。次日洋船救援。又被官兵擊沉三板船一隻。英人始退。予奕山隆文楊芳優敘。並賞賚有差。 戊申。奕山等奏。英人兩路分攻東西礮臺。經總兵段永福。琦忠。長春。張青雲等。督率將士。併力抵禦。轟沉火輪船一隻。並被兵勇拋擲火箭。焚燒三桅兵船一隻。東礮臺打折敵桅一枝。次日。又復擁至。經遊擊伊克坦布等。督率兵勇。擊斃數名。英人開礮自炸。轟碎三板船一隻。惟僧浦火船。竟被漢奸焚燒。復於接仗時。拋擲火罐火毬。焚燒房屋。見已拏獲多名。訊明梟示。齊愼。日內可到。即令分駐佛山石山一帶。督率總兵等。擇要堵禦。 上嘉勉之。 己酉。 賜龍啓瑞等二百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戌。 諭劉韻珂。余步雲。辦理鎭海軍務。並著林則徐。暫行協同籌辦。如有摺奏。林則徐毋庸列銜。 辛亥。伊里布到京。 諭派睿親王等。會同刑部傳訊。家人張禧。著交刑部。歸案審訊。 癸丑。奕山等奏。洋船攻

擊省城。督兵保護。幸尙無虞。而體察局勢。難以久守。省垣重地。爲全省關繫。稍有疏失。則各府州縣匪徒。必致乘機蜂起。日夜焦思。萬分無術。據守堞兵丁探報。城外洋人。向城招手。似有所言。當差總兵段永福喝問。該目即免冠。將兵仗投地。向城作禮。稱不准貿易。貨物不能流通。貲本折耗。負欠無償。止求照前通商。並將歷年商欠淸還。卽將兵船全數撤出虎門以外。復據居民及衆洋商紛紛稟懇。臣等通盤籌畫。虎門藩籬既失。內洋無所憑依。與其以全城百萬生靈。與之爭不可必得之數。似不若俯順輿情。以保危城。是以公同商酌。派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妥爲查辦。暫准其與各國一體貿易。先蘇民困。俟洋船退出。漢奸解散之後。先從省河以及虎門各處要隘。磊塞河道。增築礮臺。添籌礮位。門戶既固。庶辦理有所措手。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奕山等。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惟當嚴諭該目立將各兵船退出外洋。繳還礮臺。仍須懍遵前定條例。止准照常貿易。不准夾帶違禁煙土。著該將軍等。會同該督撫。悉心籌議。妥定章程。各礮臺及防守要隘等處。趕緊修築堅固。另片奏。城外居民房屋。多被焚毀。著祁𡎴怡良。卽派委妥員查明撫卹。　五月。戊午。　諭嗣後新進士朝考閱卷。著照覆試之例。擬定一二三等進呈。　己未。顏伯燾奏。洋船兩

次滋擾銅山。飛咨前任提督王得祿。赴澎湖駐防。癸亥。諭前任兩廣總督鄧廷楨。履任多年。懈惰因循。不知整頓。所設排練。空費錢糧。全無實用。以至該省兵丁。柔懦無能。諸多畏葸。思之殊堪痛恨。前任兩江總督林則徐。經朕特給欽差大臣關防。辦理廣東事件。繼復令其實授總督。全省軍務。皆其統轄。旣知兵丁染習甚深。便應多方訓導。勤加練習。其於夷務。亦當德威並用。控馭得宜。乃辦理不善。深負委任。鄧廷楨業經革職。林則徐著革去四品卿銜。均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卽由各該處起解。以爲廢弛營務者戒。　奕山等奏。洋船陸續退去。大黃滘獵德各礮臺已派兵防守。提督吳建勛。赴虎門查收礮臺。此次洋船闖入省河。俱是漢奸引導。業經傳諭鄉勇。分路搜殺多名。至撫卹被災民人。招集流亡。堵塞河口。分兵彈壓各路。俱議陸續辦理。　己卯。奕山奏。洋人在香港對面之裙帶路。建蓋寮篷。修建碼頭。命奕山設法收復。　參贊大臣戶部尚書隆文卒於軍。贈太子太保。予祭葬。諡端毅。賞銀二千治喪。　六月。庚寅。革伊里布職。發軍臺效力贖罪。　癸巳。諭奕山等奏。請撤兵分期啓行。已明降諭旨。照議辦理。並諭令沿海各督撫。酌量情形。奏請撤兵矣。至省河及大黃滘礮臺。必須修造據守。著卽趕緊興工。一切善後章程。奕山。齊愼。祁𡎴。怡良。

和衷商榷。妥議辦理。倘有不善之處。惟奕山等四人是問。　命楊芳回湖南提督任養病。　甲午。　諭。見當奕山等辦理善後。必須計及久遠。一勞永逸。毋徒將就了事。著奕山等卽諭飭出具切結。不得夾帶鴉片。勾串內地民人。其通商口岸及船泊何處。均照舊章辦理。不得另求碼頭。至貿易納稅。向有定限。已歷年所。亦毋庸輕議核減。各沿海省分。俱有將弁防守。毋許駕船分赴各處。勾串銷貨。倘不遵約束。被兵弁攻擊。或擒獲治罪。不得妄生觖望。其餘善後章程。仍遵前旨。周密妥辦。以副委任。乙未。以廣東軍務情形。傳聞迥異。　命廣西巡撫梁章鉅。詳晰具奏。尋奏廣東官兵。於四月初一。攻擊英船。初二日。洋人駕火輪船一隻。駛至省西泥城一路開礮。兵勇望風而逃。被燒船六十餘隻。初三四五等日。洋人駕船十餘隻。開礮攻打。岸上防兵。四面逋走。被燒民房甚多。占去四方礮臺。經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向洋人面議息兵。初十日。有鄉民數萬人。圍困義律等衆。功在須臾。因余保純得義律私書。出城彈壓。鄉人始漸散去。洋人將大角沙角橫檔等礮臺磚石。移往香港。起造碼頭房屋。又於香港潛開大路。一通香山。一通惠州。開門揖盜。咎在琦善。而受其指使者。爲余保純。歷訪廣東情形。與諭旨所聞無異。謹將在梧州時。所接員弁報單呈覽。報聞。　丁酉。

祁墳等奏。遵查正月初三日。琦善在蓮花城會晤義律一次。十九日。又在蛇頭灣會晤義律一次。止鮑鵬在船傳話。隨往員弁。概不與聞。琦善諭令鮑鵬雇覓鄉勇文稿。稱爲職員所捐何職。無案可稽。鮑亞聰因販賣烟土。經林則徐訪拏未獲。是否卽係鮑鵬。應由刑部向鮑鵬究訊報聞。　戊戌。王大臣。刑部奏。琦善以欽差大臣查辦洋務。宜如何計出萬全。乃妄以香港地方許給。一切防守事宜。並不豫爲設備。以致疊將礮臺攻陷。要隘失守。實屬有誤機宜。應照守備不設。失陷城寨者斬律。擬斬監候。得　旨著照所請。秋後處決。　癸卯。河南下南廳祥符汛河溢。命文沖堵治之。　辛亥。命革文沖職。仍暫留河東河道總督之任。戴罪圖功。牛鑑著交部嚴加議處。

秋七月。乙卯。　命林則徐折回東河。效力贖罪。　命大學士王鼎。通政司慧成。赴東河督辦大工。　壬戌。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保守省城情形一摺。據奏正河業已斷流。各廳無工可施。護隄缺口。勢難搶築。惟以保守省城爲要等語。著牛鑑仍遵前旨。多集夫料。趕緊鑲築。見在秋汛方漲。該撫保衛省城。責無旁貸。不得藉口水勢漲發。人力難施。致有疏失。至旁溜注射之水。亦著設法疏銷。以免浸灌。其下流歸宿之處。得有確耗。卽行迅速奏聞。　癸亥。裕謙奏。查明原任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見有

子孫。並該故員尚有親母等語。閱天培次子關從龍。見年已十八歲。著於服闋後。送部引見。伊母吳氏。年逾八十。著地方官每月酌給銀米。以養餘年。　戊辰。　賞前任甯夏將軍特依順都統銜。作爲參贊大臣。赴廣東辦理洋務。　辛未。　諭牛鑑奏。省城水圍匝月。來源盛漲。見在喫重情形一摺。據稱自黃水全掣以後。西城稍見安定。北城又添分溜注射。勢漸裹臥。情形更爲危迫。其餘四面城身。久泡酥損等語。著牛鑑設法疏消。以免浸灌。其如何挑溜。勿令水勢衝射之處。仍著悉心妥辦。見當秋汛正長。尤當加意防護。毋得再有疏虞。所有河南司庫報存正雜銀。除分解湖北南河外。實存銀三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餘兩。又庫存封貯銀十五萬兩。均准該撫動用。事竣核實報銷。惟省城猝被水圍。百姓困苦情形。已堪憫惻。設使水勢日長。急切不能消退。百萬生靈。俱歸沈沒。朕心實有不忍。因思與其拆移磚石。剜肉補瘡。徒事補苴。終難保護。莫若卽所撥庫銀。以爲遷徙賑恤之需。著牛鑑悉心妥酌。剴切曉諭。凡此城內居民。各有父母妻子。趁此及早遷徙。以冀生全。如有安土重遷。不願輕去其鄉者。亦不可加以偪迫。其文武官員兵丁人等。倘至事出危急。亦卽隨時酌量。就近遷避。不必以城已就湮。因有守土之責。徒作無益之舉。據奏本省被災各屬。亦著分

派幹員前往。加意撫恤。其下游水勢。究竟作何歸束。該撫務即偵探確信。迅速馳奏。以慰朕懷。　戊寅。王大臣奏。鮑鵬以疊次代人買烟之犯。貪夜前赴洋船傳話。並隨琦善前赴粵東。擬照交結外國例。加等發遣。山東濰縣知縣招子庸。明知鮑鵬係不安本分之人。不加拒絕。仍留住署內。薦舉傳話。咎無可辭。應交部議處。命發鮑鵬往伊犁給官兵為奴。遇赦不赦。並革招子庸職。以山東巡撫托渾布聽從招子庸薦舉鮑鵬。亦有不合。　命交部議處。　裕謙奏。浙省沿海口岸。加築土城礮臺。安設礮位。已極周密。江蘇洋面無洋船蹤跡。守禦完備。擬陸續裁撤兩省防兵。從之。　予告戶部尚書黃鉞卒。贈太子太保。予祭葬。諡勤敏。入祀賢良祠。　庚辰。顏伯燾奏。英吉利兵船。於七月初九。闖進青嶼口門。臣親自督戰。開礮擊沉火輪船一隻。兵船五隻。洋人一面回礮。一面蜂擁而進。是日南風大作。洋船又占上風。我軍煙火迷目。以致廈門失守。臣退守同安。請嚴加治罪。　上命顏伯燾克復廈門。吳文溶迅調精兵。赴閩應援。　賜故越南國王阮福晈祭一次。以其子阮福暶為越南國王。命廣西按察使寶清往封。　八月。壬午朔。　諭牛鑑奏河南省城被水情形。斷難議遷。並日內保護綏輯一摺。又另片奏。省城西北角以至西門。趕緊作挑水大壩。以資抵禦等語。覽奏

均悉。河南省城屢次危險。獲保安全。該撫虔祀河神。大溜劃分兩股。離城身五六尺。得以搶築完固。此皆仰叨神佑。曷勝寅感。著發去大藏香五支。交牛鑑祗領。謹敬祀謝。至城內民人。見留十分之七。有難以遷徙之勢。自係實在情形。著牛鑑督飭文武員弁。將應辦各工。迅速妥辦。見在節交白露。可冀水漸消落。仍當察看大溜。勿令衝射。據稱料物不敷。已降旨飭令文冲。趕緊運赴省城。源源接濟。不准稍有遲延。該撫驗收料物後。卽派熟習幹員。督率夫役。分工堵築。毋得遲緩誤事。至省外。被水各屬。亦應查明。派員撫恤。下游水勢。作何歸宿。仍遵前旨。確查具奏。　允裕謙奏請。截回撤防官兵。　諭。據奕山等奏。分鄉團練。撤兵募勇一摺。據稱弁兵不可久居。見擬撤兵募勇。分鄉團練等語。該省見練有水陸義勇三萬六千餘名。並將各鄉丁壯。分成團練。此項練勇。俱係民兵。祁𡊮。怡良。有守土之責。著會同奕山等。和衷共濟。派委員弁管束。認眞訓練。加以激勸。俾收實效。至香港地方。昨有旨令奕山等。乘機攻復。見在招練戰勇。願效前驅。正可一鼓作氣。該將軍務宜妥速酌辦。愼勿再失機宜。　裕謙奏。鎭海定海交界青龍港洋面。有洋船五隻。火輪船一隻。甯海大佛頭洋面。有洋船三隻。　命裕謙嚴密防剿。　辛卯。　命將文冲。枷號河干。以朱襄爲河東河道總

督。未到任以前。著王鼎暫行署理。　顏伯燾奏。我兵正擬進勦。洋人悉數搬移下船。於七月二十一黎明下船。開去船三十餘隻。聲言大隊不日復來。留船五隻未開。見團集兵勇。埋伏要地。俟其登岸時。盡力攻擊。　甲午。裕謙奏。擒獲登岸洋人。即時正法。以堅衆志。並將原定賞格。及洋人供詞。開單呈覽。　諭見在廈門。留泊兵船五隻。其餘三十餘隻。業經開駛。本日裕謙奏。青龍港洋面。又有火輪船遊弈。難保非即廈門開放之船。來浙滋擾。著裕謙嚴飭將弁。分路防堵。併力轟擊。斷不可掉以輕心。失之大意。是爲至要。　丙申。　命各直省開爐鼓鑄。　丁酉。裕謙奏。洋人施放三板小船。在雙嶴地方登岸放火。經太平營參將文斌督飭守備黃夢賚。擊傷洋船。奪獲器械。洋人逃竄回船。其石浦洋船。亦據署同知李華等稟報擊退。惟盛嶴洋人大船。仍在該處十餘里外遊弈。　命怡良馳赴福建。查辦事件。以梁寶常署廣東巡撫。　己亥。　諭本日據奕山等馳奏。七月二十六日。有火輪船一隻。三桅兵船三隻。自外洋駛泊橫檔海面。縱火毀拆篷寮牆屋。又有火輪船兵船駛入大石四沙等處。攔阻塡河船隻焚燒。並在近村攫食。見在加意防範等語。此次准令通商。本非正辦。此時再有要求。斷斷不准議及。前據該將軍等奏。南番兩縣村社。練有義勇三萬六千餘名。

省城所留精銳官兵。亦有五千餘名。如果謀勇兼施。兵民齊奮。見在乘此挑釁生事之時。激勵士民收復香港。先聲所致。閩浙各處防剿事宜。均易爲力。勉之又勉。諭」據奕山奏。六月初四日。海面颶風斗發。所有裙帶路。尖沙嘴帳房寮篷。悉被吹捲無存。所造之屋。亦並拆毀。掃蕩一空等語。是該處亦無房寮可住。自不至仍有夷人占踞。乃昨據裕謙奏稱。香港地方。見在岸上有兵一千名。兵房數百間。與該將軍等所奏情形。何以迥不相符。著即詳細查明。據實具奏。再關天培陣亡時。不肯點礮及火門透水之兵丁。必應嚴拏從重治罪。並慶宇達邦阿二員。究竟如何下落。均經降旨飭查。何以延未覆奏。著一併查明。迅速具奏。　顏伯燾奏。廈門各處街巷。並無洋人踪跡。商民復業。臺米流通。　命寬免治罪。仍交部議處。　辛丑。裕謙奏。大幫洋船。闖入內洋。調兵堵剿。臣不敢以保全民命爲辭。接受洋人片紙。　上嘉勉之。　甲辰。裕謙奏。敵船併幫。攻犯盛嶴石浦等處。官兵兩次擊退。報聞。　乙巳。裕謙奏。八月十二日。洋船二十九隻。挂帆起椗。先有火輪船二隻。引帶大洋船二隻。乘潮闖入竹山門。經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在半塘土城。看準苗頭。開礮擊斷頭桅一支。洋人無暇拒敵。冒死竄出吉祥門。旋復繞入大渠門。又經鎭標左營遊擊張紹庭。在東港浦土城。督

率弁兵迎頭轟擊洋船即時退出我兵無一損傷 上以裕謙督率有方交部議敘葛雲飛加提督銜張紹庭以參將升用 戊申裕謙奏八月十三日洋船駛至竹山門總兵葛雲飛等督兵開礮擊斷洋船大桅當即竄去十四日洋人由竹山礇登岸經總兵鄭國鴻督兵開放擡礮擊殺無數十五日在五奎山支搭帳房我名猶擊斃十餘名十七日進攻定海葛雲飛親自開礮擊中洋船火藥當即焚燒洋人分作三路進攻我兵前隊陣亡後兵繼進所用擡礮至於紅透不能裝打猶捨命轟擊該總兵等苦戰六晝夜連得勝仗無如連日風逆浪大洋船梗阻策應之兵無從東渡我兵實難抵敵十七日定海失守自請從重治罪予裕謙交部議處總兵葛雲飛等均交部賜卹 九月 命葛雲飛照提督賜卹王錫鵬被害尤慘著加恩亦照提督賜卹鄭國鴻照總兵賜卹并給騎都尉世職各賞銀五百兩俟定海收復後建立專祠王錫鵬仍於該原籍建立專祠 乙卯 諭據奇明保等奏鎮海失守一摺已授奕經爲揚威將軍哈哴阿胡超爲參贊大臣馳驛前往辦理軍務矣杭州省城緊要劉韻珂著駐紮杭州會同奇明保等督率滿漢兵勇協力防堵並於定海鎮海兩處招集散亡安撫居民仍嚴防奸宄洇跡以杜內應所奏保護紹興等處已飭臬司蔣文

慶。帶兵前往。據奏余步雲見尙無恙。著仍移駐甯波府。督同鹿澤長鄧廷彩。招集兩處散亡兵勇。協力固守。俟尅日大兵抵浙。會同攻剿。其鎭海失守情形。著卽查明。迅速奏聞。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奕經爲爲揚威將軍。正藍旗蒙古都統哈哴阿。固原提督胡超。爲參贊大臣。馳赴浙江。辦理軍務。命前任福建水師提督陳階平。仍以提督用。赴浙江軍營。丙辰。諭昨日據劉韻珂等馳奏浙江鎭海縣失守。當卽由六百里加緊。諭令余步雲等督率滿漢兵。協力堵剿。本日據余步雲奏。見在退守甯波。加意防堵郡城。一俟大兵雲集。再當協力進剿。至摺內所稱裕謙退回郡城。隨卽起程前去等語。究竟裕謙。見在何處。著查明具奏。降顏伯燾三品頂帶。革職留任。命怡良爲欽差大臣。會同顏伯燾劉鴻翺。督理福建防堵。以牛鑑署兩江總督。釋琦善。赴浙江軍營。效力贖罪。釋遣戍黑龍江已革尙書奕紀。往廣東軍營效力贖罪。命戶部左侍郞文蔚爲參贊大臣。赴浙江協剿。胡超仍駐天津防堵。己未。諭兩江總督裕謙。功臣後裔。世篤忠貞。經朕擢任封圻。特派爲欽差大臣。辦理浙江軍務。該督銳意圖功。方資倚畀。茲以鎭海縣城失守。投水殉節。爲國捐軀。深堪憫惻。著加恩贈太子太保銜。照尙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伊祖班

第。於乾隆年間。在伊犁殉節。入祀昭忠祠。今該督臨危致命。不忝前人。著附祀昭忠祠。並俟軍務竣後。再於鎮海縣建立專祠。以彰藎節。其靈柩回京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並著伊弟裕恆前赴江蘇迎接。到京時。准其入城治喪。應得䘏典。該衙門察例具奏。　諭。本日據劉韻珂奏。欽差大臣裕謙殉節一摺。已明降諭旨。加恩賜䘏矣。至所稱裕謙家人稟內牽及提督余步雲心懷兩端等語。已諭知揚威將軍奕經。到省查辦。以期水落石出。此時不可稍有洩漏。所有江南城守副將豐伸泰。著該撫迅即調赴浙江省城。聽候差委。不必派令他往。　實授牛鑑兩江總督。　命參贊大臣特依順。改赴浙江協剿。哈哴阿。仍回山海關防堵。　庚申。改發奕紀天津效力贖罪。不准進京。　辛酉。奇明保等奏。八月二十九日。洋船八隻。駛進甯波府城。連開大礮轟擊。城內兵數無多。即行失陷。曹娥江。爲緊要關隘。見飭在籍藩司鄭祖珍。會同總兵李廷揚等協力堵禦。以待大兵。　改發琦善往軍臺效力贖罪。　釋已革巡撫烏爾恭額。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丙寅。奕經陛辭。　上御勤政殿。訓示方略。越三日。文蔚陛辭。亦如之。　己巳。　上閱火器營兵。　命陳連陞父子在陣亡處。建立專祠。劉韻珂奏。洋人占據甯波府城後。復闖入餘姚縣城。砍破縣監。放走監犯。衙署縣

庫。均被拆毀。退出後。又至奉化縣境內。量水窺探。居民紛紛竄避。慈谿縣監犯。乘間逸出。見派撥兵勇扼要守禦。報聞。　予裕謙世職。　冬十月。乙酉。　賜德慶等七十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卯。達洪阿等奏。本年八月以來。洋船疊向外洋遊奕停泊。飭屬嚴防堵禦。是月十六日卯刻。洋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攻打。經該參將邱鎭功等。將安放大礮。對船轟擊。淡水同知等。亦在三沙灣放礮接應。邱鎭功手放一礮。立見洋船桅折索斷。退出口外。衝礁擊碎。洋人紛紛落水。死者無數。其上岸及乘船竄者。復經該參將督同署守備許長明等帶兵駕船。趕往生擒。格殺多名。復經郎用知縣王廷幹等。駕船出洋。幫同出力。生擒多名。並見洋人自行投水。其時復經千總陳大坤等。駕船開礮。擊沉三板船一隻。格殺並生擒多名。又據曹謹等。在大武崙港外。追獲外竄三板船一隻。刺死生擒多人。並撈獲屍身礮位。搜獲圖冊。此次文武義首人等。共計斬獲一百六十五名。撈獲礮位十門。賞提督銜臺灣鎭總兵達洪阿眼雙花翎。臺灣道姚瑩花翎。並予達洪阿。姚瑩。臺灣知府熊一本。優敘。　命王得祿。赴臺灣協剿。　裁減廣東省城馬額四百六十四。添設礮手四百名。改弓箭兵三百八十五名爲槍兵。　戊申。　諭。因裕謙家人呈訴。余步雲心懷兩端。並於臨

陣聲言保全生靈。顧惜妻子等情。當經面諭該將軍等。到浙後。確查究辦。本日據余步雲奏。衙署被毁。請給王命旗牌等件。因思該提督。當鎭海將陷之時。裕謙決意殉節。余步雲有妻女三十餘口。可憐伊女今日出閣之語。迨鎭海失守。退入甯波。甯波失守。退保上虞。所稱巷戰被傷。殊不足信。見稱衙署盡被拆毁。文卷全行焚燒。如果屬實。則該提督三十餘口妻女。勢必不能生全。疊據奏報情形。並無家口被擄被殺情事。是但知保護家屬。而於王命旗牌等緊要物件。一切置之不問。著該將軍等。確切查訊。如何向裕謙密語。如何連次退避。甯波失守以後。該家屬等有無被難。如何出城。逐一查訊明確。務使水落石出。如果該提督。實有心懷兩端。臨陣退避。及保護眷屬。罔顧職守情事。一面由驛具奏。一面傳旨將該提督革職拏問。嚴行懲辦。浙江提督。著段永福暫行署理。　十一月。甲寅。予故戶部尚書隆文。入祀賢良祠。　丁卯。文沖遣戍伊犂。　乙亥。莊親王緜護薨。　十二月。辛巳。改京營差防及籐牌兵一千名爲槍兵。　甲申。劉韻珂奏。英人於十五日。駕火輪三板船。及內地漁釣等船。由甯波駛至餘姚。各處防守兵勇。即時潰散。英人向城開礮。江西將弁。經該縣跪地叩求。始定守城之計。旋被攻進。各兵奔出。英人復闖入慈溪。爬越入城。焚毁衙署。見仍退

回甯波。命奕經等查明首先潰散之兵。於軍前梟示。將弁據實參奏。請旨正法。丁亥。上詣大高殿祈雪。奕山等奏。查探敵情。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欲於來春分擾臺灣。並赴天津廣東。塞河鑄礮。修臺造船。均須曠日持久。水陸壯勇三萬餘名。僅能分綫把守。未能出洋攻剿。志切同仇者。不過紳衿數十人。此外非利不動。諭軍機大臣等。香港見有夷船十四隻。三板船數十隻。漢奸洋盜萬餘人。不時窺伺。該將軍等惟知塡塞省河。別無良策。且塡河鑄礮。團練鄉勇各節。皆地方官應辦之事。又何待將軍參贊爲耶。摺內又稱。守爲上策。攻戰次之。如戰既不敢。守又不能。經年累月。虛糜帑項。該將軍等自問當得何罪。至所稱不走私。不接濟。恐又係徒託空言。藉此延宕。至前奏每月軍需幾及三十萬餘兩。該將軍等。擁兵坐視。株守省城。何時方可蕆事。著奕山。齊愼。祁𡏖。各抒所見。不必會同。分摺密奏。倘仍以浮詞搪塞。亦斷難逃朕洞鑒也。戊子。命革閩浙總督顏伯燾任。癸巳。奕經等奏。英人竄入奉化。旋復退出。丁酉。諭見當軍務喫緊之際。非賞勸不足以激士氣。而勵軍心。昨降旨。發去翎支等件。諭揚威將軍等。隨時將有功員弁兵丁。敘述事跡。保奏施恩。諒已宣諭軍中。同深歡忭。其有勞績顯著者。不可不優加賞賚。立見施行。惟軍營得賞之人。

攜帶重賞。轉覺不便。若不明示以信。又恐阻其奮勉之心。茲先行發去新製武功賞牌七百五十張。註明銀兩數目。計銀七萬兩。交奕經等祇領。其有爭先出力奮勉立功者。著即核其功之大小。隨時酌量分別賞給。並於執照內註明。俟大功告竣。或由戶部。或由各省藩庫。驗明支領。該將軍等。務即曉諭軍民人等。及時自奮。銳意圖功。以副朕鼓勵軍心。有加無已之至意。 癸卯。 諭裕泰奏。匪徒戕官踞險。見在添兵剿辦一摺。據奏崇陽幕丁稟稱。匪徒鍾人杰。陳寶銘等。糾集黨羽二三千人。設立帥臺。占據縣城。戕害知縣。見據拏獲奸細供稱。蒲圻接壤之洪下地方。見有匪徒僧人。占據拒守等語。匪徒聚眾。據城戕官。罪大惡極。必須一鼓殲除。不可耽延時日。致有滋蔓。該督見已續調省標官兵。督同剿辦。如兵力尚單。准於北南兩省附近營分酌調。以期早爲撲滅。計該督此時。當已行抵縣境。著即探明路徑。出奇夾擊。迅速蕆功。並先就所獲各犯確訊起衅緣由。毋稍諱飾。至該縣師長治。城破被害。家屬同時殉難。又典史外委。是否自盡。均應確切查明。據實具奏。 丙午。劉韻珂奏。雙桅洋船四隻。小船數十隻。於本月十七日。駛入乍浦所轄之彩旗門洋面。見已飛飭堵禦。十八日。復有火輪船兩隻。駛進海甯尖山口內。旋即退出。命奕經等。併力防堵。 戊申。達

洪阿等奏。英人復於九月間。乘駕三桅船隻。至淡水鷄籠口滋擾。突進口門。直撲礮臺。大礮齊發。勢甚猛烈。我兵開礮回擊。三沙灣地方。復有英人登岸。其勢甚兇。亦經我兵開礮擊斃二人。衆始駕駛逃竄。當此洋人滋擾之時。突有北路嘉義匪徒。鳴鼓搖旗。乘機滋事。當卽親統精兵。馳往剿辦。拏獲股首江見等。及夥匪多名。並槍斃殺死賊匪無算。其先因播散謠言。拏獲在監。欲爲內應之江坡一犯。亦經該府熊一本。提出杖斃。正在搜拏餘黨。復有南路鳳山匪徒。豎旗響應。亦經調集兵勇。兩路夾攻。生擒股首吳慈等。及夥犯無算。見在賊匪。均經擊散。地方安靜。賞達洪阿。騎都尉世職。姚瑩。熊一本。雲騎尉世職。其餘出力人等。命據實保奏。傷亡弁兵。咨部賜卹。

壬寅。道光二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命齊愼往湖北會剿。辛未。以故莊親王緜護弟緜譁襲爵。甲戌。諭本日據裕泰等奏。防兵續獲勝仗。見在分道進剿一摺。覽奏欣慰。所辦甚好。似此四面兜擒。幺麽小醜。無難一鼓蕩平。朕佇待捷音之至也。丁丑。諭本日據裕泰由六百里馳奏。收復崇陽縣城。生擒首要各犯一摺。覽奏。欣慰之至。湖北崇陽縣逆匪鍾人杰。本係在逃徒犯。膽敢聚衆戕官。連陷崇陽通城。設立鍾勤王僞號。並僭都督大元帥紅旗。分設知縣千總等僞職。遣令匪黨。攻撲附近城

池。罪大惡極。覆載不容。經總督裕泰。馳往咸甯。就近調撥官兵。分五道同時並進。昨據報到。連奪賊卡。已降旨將裕泰。劉允孝。交部議敘。本日據奏。大兵將次進攻。先遣前署咸甯縣知縣夏廷樾。前署崇陽縣知縣金雲門。懸賞招覓士民。羈縻首要各犯。劉允孝。亦募紳民。嚮導內應。自石盤山進攻。夏廷樾。會同遊擊謝正國。在黑橋接仗。陣殲賊匪三百餘名。追殺一百餘名。距賊巢白蟻橋五里地方。又殺賊五十餘名。該邑紳士。誘令首逆出城。經官兵義勇。趕至合圍。立將首犯鍾人杰。及要犯陳寶銘。汪敦族。一併生擒。該督卽由洪上地方前進。攻復崇陽縣城。安撫居民。分兵前往通城接應收復等語。逆匪於上年十二月。據城戕官。建立僞號。經該督等。調兵防剿。謀勇兼施。在事文武員弁兵丁紳民。均能同心協力。迅掃欃槍。甫經四旬。收復崇陽縣城。生擒首要各犯。辦理迅速。甚屬可嘉。裕泰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換雙眼花翎。劉允孝。亦著賞換雙眼花翎。在事文武各員弁。均著據實保奏。逆匪鍾人杰。陳寶銘。汪敦族。著遴委妥員。檻送京師。盡法處治。以伸國憲。而快人心。　戊寅。　命齊愼。回四川提督任。　二月。　諭。據裕泰馳奏收復通城縣城。續獲逆黨一摺。覽奏欣慰。據稱首逆鍾人杰。攻占通城。派令但扶瀧。爲通城縣僞知縣。該縣士民。探聞崇陽各

逆首就擒。卽於正月二十二日。將踞城逆黨但扶瀧。及要犯但十。沈長。絪送行營。見派文武員弁。馳往安撫居民等語。此次逆匪。先後占踞兩城。擾害地方。經裕泰。劉允孝。帶兵屢挫其兇鋒。又經吳其濬。台湧。堵截去路。不至蔓延。該督撫提督等調度有方。尅期蕆事。尙屬妥速。除裕泰劉允孝業加恩外。吳其濬。台湧。防堵出力。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文武員弁兵丁義勇紳民。著裕泰查明保奏。候朕施恩。但扶瀧等。著裕泰審明後。卽於該處正法。　丙戌。　命林則徐。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戊子。裕泰奏。崇陽餘匪悉平。　諭。本日據奕經等奏。長溪嶺慈谿山營盤被焚。文蔚退回紹興府城。奕經帶兵渡江應援。尖山一帶。已諭令嚴密防範矣。江蘇上海寶山一帶。與浙洋地面毗連。著牛鑑督飭在防員弁。小心偵探。認眞防備。毋稍疎虞。　命齊愼。仍馳赴浙江軍營。　乙未。　上臨壽安固倫公主園。　諭。王鼎等奏。祥符大工合龍一摺。上年六月。河南祥符上汛漫口。當派王鼎慧成前往。會同朱襄。鄂順安。籌辦堵築事宜。玆據奏。二月初八日。兩壩挂纜合龍。尙未盡行閉氣。恐有滲漏。經該大臣等。駐工督率員弁兵夫。不停力作。見在大工告竣。層層壓實。涓滴皆無。十分穩固。引河亦通暢東注。全黃悉歸故道。更喜鉅工告成。在未交桃汛以前。此皆仰賴天恩默佑。河神

感應。朕心實深敬慰。發去大藏香十炷。著朱襄虔赴工次各處河神廟。代朕敬謹祀謝。以答神庥。所請動項建造廟宇。著准其勘估。派員監造。其封號扁額。俟奏到時。再降諭旨。王鼎等在工實心實力。經理得宜。允宜特沛恩施。以示獎勵。王鼎著賞加太子太師銜。仍與慧成。朱襄。鄂順安。交部優敍。並均著開復革職留任處分。所有一切善後事宜。著朱襄妥協經理。倍加詳慎。以期隄防鞏固。永慶安瀾。己亥。奕經等奏。英人呈遞書函。酌擬暫示羈縻。並請續調官兵力圖進剿。得旨。事已如此。添調何難。前番布置。似乎確有把握。一經動作。受虧退步。又欲俟數千里外續調之兵到齊。再行進剿。無論曠日持久。必能保其成功乎。予殉節之湖北崇陽縣知縣師長治。典史王光宇世職。癸卯。命齊愼仍爲參贊大臣。賞伊里布七品頂帶。赴浙江軍營。三月壬子。上幸南苑行圍。乙卯。予浙江金華協副將朱貴。併其子武童朱昭南卹贈。丁巳。上還京師。辛酉。命前任四川布政使鍾祥以三四品京堂候補。太子太保。前任浙江提督二等子王得祿卒。晉贈伯爵。並太子太師。賞銀五百兩治喪。予祭葬。謚果毅。庚午。奕經奏。二月二十五日夜間。飭鎭海縣知縣葉堃。商同該縣生員王師眞。統領火藥船隻及水勇數十名。由僻港駛至鎭海。緊對英

人大船發火。即將停泊稅關道頭之大船後尾燒然。洋人驚起呼號。不及解放三板。紛紛竄入水中。彼時生員王師眞。即乘勢督催水勇頭目人等。將火藥船隻。重重繼進。各三板船。四面圍住過船。搜查火具。觸動機關。各船火藥。立時並發。附近暗伏鄉勇。亦各發火開槍。作爲疑兵。應援鄉勇水勇。陸續撤退。並無一人受傷。焚毀洋船。及燒斃洋人不少。賞王師眞六品頂帶藍翎。葉堃上年失守。免其治罪。丙子。奕經等奏。原任處州鎭總兵鄭國鴻之子。候補批驗所大使鄭鼎臣等。前經派令招集水勇。雇募火攻船隻。會同營員渡洋。暗伏定海縣城內。並各嶴島。豫備焚燒攻勦。三月初四日。鄭鼎臣暗向各船裝載柴草火藥等物。駛出梅山港。分三路向北前進。守備徐櫝寶督率火攻船隻。先由十六門。分作七排。放進道頭。該處停泊大洋船三隻。各排船隻。重重繼進。圍住洋船。即時引然。正値東南風大作。火光燭天。人聲鼎沸。洋人始猶用礮轟擊。繼見篷索全然。無處躲避。向三板船逃竄。武舉蔣忠清等。帶兵接應。亦開槍放礮。迎面攻擊。洋船驚亂。復自相觸。沈多隻。並有退回仍被焚燒者。其逃走三板洋船。奔向竹山門。水勇頭目袁高榮帶船自小渠山駛來。該洋人用槍箭向射。轉將柴草燒然。直向噴燒。又焚洋船多隻。其蝦峙港停泊最大洋船一隻。千總韓慶瑞。

王廷鰲。並壯勇頭目李世茂等帶領大號火攻船二十餘隻。一齊放進。乘風發火。首先燒然大桅篷索等件。洋人僅止開放四礮。艙板均已引然。不及解放三板船。各焦頭爛額。鳧水逃生。洋船火藥被燒。煙燄飛過山頂。即時桅倒船沈。不見蹤跡。維時軍功頂帶詹成功。把總吳大升。在定海城內。望見火光。知係火攻得手。當即放火。延燒房屋。擊殺洋人數十名。生擒一名。奪獲刀槍等件。其城外埋伏之委員銀沅等。焚燒沿城房屋。以助聲勢。鄭鼎臣復見五奎山有洋人屯紮。上山攻擊。旋即潰散。我兵追殺十餘人。其自北駛來接應之火輪船二隻。亦被開礮擊破。統計燒毀大船四隻。三板船數十隻。燒斃沈溺擊殺三四百人。我兵並無傷亡。奏入。奕經賞雙眼花翎。白玉喜字翎管一支。文蔚賞頭品頂帶。與特依順。均交部優敘。在事出力員弁。著查明據實保奏。　丁丑。湖南提督楊芳以病免。賞食全俸。　夏四月。癸未。達洪阿。姚瑩奏。據淡水同知曹謹。署鹿港同知魏瀛。澎湖通判范學恒。彰化縣知縣黃開基。護副將關桂稟報。正月三十日。有三桅洋船。及三板船。在淡水彰化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見兵勇衆多。攻撲不進。復退出外洋。經貓霧捒巡檢高春如。及大甲巡檢謝得琛。所募之漁船粵周梓等。與洋船上廣東漢奸。作土言招呼。誘其從土地公港駛進。

果為暗礁所閣。其船欹側入水。該處埋伏兵奮起。關柱及北路右營遊擊安定邦。督令署守備何必捷。千總何建忠。李青雲。把總翁標。桂林。飛鵬等。施放大礮奮力攻擊。其船遂破。紛紛落水。死者不計其數。復有數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漁船。該廳縣將備。同大甲巡檢謝得琛。竹塹巡檢汪昱。外委蕭振輝。李吳魁等。及義首總理兵勇奮力圍擊。殺斃生擒數十人。奪礮十門。及鐵礮鳥槍腰刀圖書各件。賞達洪阿太子太保。阿克達春巴圖魯號。姚瑩二品頂帶。均交部優敘。在事出力員弁。均著保奏。　己丑。奕經奏。自鄭鼎成等焚燒大小洋船。甯鎮兩城洋人。驚惶無措。又加伏勇隨處驚擾。自二月以來。先後擒斬沈溺各逆。不下數百名。益覺窮蹙。見經管帶官兵之遊擊高峻。及分帶壯勇之副將托金泰。帶兵趕進。乘勢截擊。洋人遙見兵勇坌至。不敢迎拒。紛紛奔上船隻。遁赴鎮海。即於三月二十七。收復甯波郡城。報聞。　甲午。　上詣黑龍潭祈雨。　諭奕經等奏浙洋海水。由鎮海關直達慈谿餘姚。擬於蜀山渡。及梅圩地方。相度形勢。釘樁築壩。設法收復鎮海定海等語。覽奏已悉。羅卜丹帶領千餘人。在招寶山踞守。鎮海洋船停泊三隻。意圖牽制我兵。得以大幫分擾。地處見在乍浦。已有船二十餘隻。該處毗連江蘇。地方緊要。尖山一帶。係屬省城門戶。關係匪細。該

二處兵力。如覺單薄。自應添兵防守。若以全力攻復鎮定二城。轉致乍浦失山。或有疏虞。實屬得不償失。著該將軍等一面於曹娥江餘姚等處。嚴密防堵。一面速派參贊大臣統帶得力弁兵。馳往乍浦。相度機宜。可剿卽剿。當守則守。切勿顧此失彼。致墮詭計。昨據耆英等奏。派委伊里布咸齡馳往乍浦。設法羈縻一節。驚惶失措。辦理殊未得宜。已明降旨令耆英卽赴廣東將軍任矣。所帶伊里布咸齡。卽交奕經留營差遣。如無可委用之處。卽一面奏聞。一面飭令回京。該將軍等受國厚恩。責無旁貸。務當統籌全局。不致蔓延浙江沿海地方。乃爲不負委任。勉之又勉。　乙未。　諭耆英等奏。本月初九日。洋船排列陣勢。另用杉板船數十隻。分撲西山嘴唐家灣等處。大船開放大礮。直向內偪。復由燈光山等處登岸。火箭齊發。城內漢奸接應。各兵紛紛潰散。乍浦失守等語。省中地勢緜長。嘉興府城。爲江浙咽喉之地。設有疏失。關係非細。甯波鎮海。俱係殘破之城。收復自可從緩。著奕經等接奉諭旨。酌留參贊一人。在曹娥江一帶駐守。杜其竄入紹興之路。該將軍同參贊二人。迅卽統得力弁兵。馳往嘉興駐紮。應援省城。倘該二處稍有疎虞。惟該將軍等是問。懍之。至此次官兵。並未接仗。遂爾紛紛潰散。此皆平日紀律不嚴所致。思之深堪痛恨。著奕經等查明是

日情形。究竟若何。其首先潰散弁兵。著卽在軍營正法。一面據實奏聞。毋得稍存姑息。其江蘇防堵事宜。已諭知牛鑑。陳化成。嚴密辦理矣。 以乍浦失守。奕經。文蔚。特依順。劉韻珂。下部嚴議。尋議上。得 旨均著加恩改革職留任。奕經前次賞戴雙眼花翎。文蔚賞加頭品頂戴。茲交部優敘。及特依順前次交部優敘之處。一併撤銷。

己亥。雨。 庚子。 諭。昨據奕經等奏稱。乍浦失守。不過數時之久。該處將弁兵丁。不爲單弱。何尙未交鋒。遽爾奔潰棄城。幾同兒戲。總因余步雲。身爲提督大員。屢次失城。節節退避。並未查究。遂人人各懷倖免之心。不思破敵之計。遲延觀望。坐失事機。若再不整飭紀綱。大申軍令。何以挽惡習而振軍容。余步雲著革職交奕經傳旨鎖拏。派委妥員押解送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治罪。至前此飭查失守鎭海定海甯波三城。及此次乍浦失事各文武員弁兵丁。除鎭海知縣葉堃。著有微勞。功過尙足相抵外。其餘俱著奕經。分別查明首先潰散之員弁兵丁。開單請旨。此後務當嚴申紀律。如再有臨陣退怯。首先潰散者。卽以軍法從事。一面正法。一面奏聞。毋許仍存姑息。致令士氣不揚。該將軍等其整勵戎行。副朕委任。 甲辰。 命耆英。仍留浙江辦理軍務。 予浙江死事乍浦同知韋逢甲。祭葬世職。 逆首鍾人杰等伏法。

丁未。奕經等奏。初八日。壯勇頭目王建功。帶領鄉勇民人。將船奪獲駛回。委員鄭鼎臣等。接奉札諭。裝載火藥。從後路進兵。牽制。十二日。南風大作。副將鄭宗凱。遊擊池建功。派令守備徐櫝賫。將火攻船裝配七十餘隻。督同兵勇。將船繞近該洋人大船。先暗放火藥罐一聯。即時轟破船頭。我船連排繼進。火燄飛騰。四面放槍喊殺。洋船多被焚燒。計燒斃沈溺及擊斃者。約有三百餘人。將兩桅大船燒去半截。三桅大船三隻。兩旁燒毀。並燒斷大桅兩根。燒壞大杉板船四隻。奏入。擢鄭宗凱福建福甯鎮總兵。池建功以參將升用。均賞戴花翎。鄭鼎臣賞四品頂帶花翎。賞還奕經雙眼花翎。文蔚頭品頂帶。予特依順齊愼等優敘。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終



丁未[illegible]初八日[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多[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

[illegible]刻[illegible]參將[illegible]用[illegible]

[illegible]品頂帶[illegible]



# 十一朝東華錄擥要

宜興汪文安敬錄

宣宗成皇帝。

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己酉朔。 命伊里布以四品頂帶署乍浦副都統。 太子太傅大學士王鼎卒。晉贈太保。命成郡王載銳奠醊。賞銀二千五百兩治喪。予祭葬。諡文恪。命其孫瑊、孫玹均俟及歲時帶領引見。並命入祀賢良祠。 已未。牛鑑奏。五月初一日三板船一隻。火輪船二隻。停泊吳淞口外。開放大礮[illegible]各一百餘聲。該逆船內江面。以防奸細潛入。並出示諭止各商船隻。俟逆船退後。再行出口。商船與[illegible]商船之商船二十餘隻。停泊口外。相持五日。不見動靜。其停泊羊山寶山之十一隻。並[illegible]各旗內東之三隻。亦未駛至洋船停泊洋面數日內。闖入一百數十餘。出戰輩並未落[illegible]一隻一桅。以符動靜。提督陳化成。設伏安靜。將士用命。壹意堅[illegible]春[illegible]以園兵丸將兵一千名。趕至上海[illegible]堤。 壬午。牛鑑奏。英人突集小船數千寶山。江南提督陳化成。督率弁兵。在寶山營[illegible]剿。相持七日之久。初八日卯刻。逆船即[illegible]逆[illegible]船[illegible]陳化成督兵迎擊。旋見逆人。將巨礮安放大桅之上。逆船迤[illegible]陳化成

#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一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宣宗成皇帝。

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己酉朔。 命伊里布以四品頂帶署乍浦副都統。 太子太師大學士王鼎卒。晉贈太保。命成郡王載銳奠茶酒。賞銀一千五百兩治喪。予祭葬。謚文恪。命其孫瑔。瑆。瑩。均候及歲時帶領引見。並命入祀賢良祠。 己未。牛鑑奏。五月初一日。三桅洋船一隻。火輪船二隻。停泊吳淞口外。開放大礮。飭備戰船。各一百餘隻。橫排口內江面。以防奸細竄入。並出示諭止各商船。俟洋船退後。再行進口。該洋船與强脅之商船二十餘隻。停泊口外。相持五日。不見動靜。其停泊羊山蕺山之十一隻。並黃家灣以東之三隻。亦未駛來。洋船停泊洋面。數日內。開礮一百數十餘出。我軍並未施放一礮一槍。靜以待動。提督陳化成。設伏安礮。將士用命。並飛調壽春鎮總兵尤渤。帶兵一千名。馳至上海應援。 壬午。牛鑑奏。英人突集船隻。攻犯寶山。江南提督陳化成。督率弁兵。在塘堵禦。相持七日之久。初八日卯刻。驟聞塘岸礮響。知係開仗。該督親往督戰。遙見洋人。將巨礮安於大桅之上。重疊施放。陳化成

在塘對擊。轟壞洋船三隻。傷斃洋人數十名。該洋人疊放大礮火箭不止。將教場房屋將臺打破。旋報提督陣亡。縣城旋亦失守。臣退至嘉定。收集潰兵。馳抵太倉。防堵劉河。以遏入省要道。奏入　命奕經酌派參贊大臣一人。帶兵赴蘇。耆英。伊里布。馳赴上海。會同牛鑑。相機籌辦。劉允孝。署理江南提督。　諭陳化成。久歷海洋。素昭忠勇。此次臨敵。亦極果敢。竟爾捐軀。允宜特沛殊恩。以慰忠藎。陳化成。著交該部照提督例賜卹。仍加恩賞銀一千兩。即由江蘇軍需局給發。並著該原籍督撫。查明該故員子孫幾人。並于殉難處所。及該原籍。各建專祠。該故員靈柩回籍時。並著各該地方官妥為照料。其陣亡將弁兵丁。由該督一併查明具奏。尋予祭葬世職。賞治喪銀一千兩。諡忠愍。　丙寅。晉封琳嬪烏雅氏為琳妃。　諭牛鑑奏。英人占據寶山。將本地強壯丁男。為之搬運物件。陸續留住。補充擊斃洋人之數。十一日。從新繞進上海北門。縣城失守。洋船由浦江駛入松江城外。官兵出城。嚴陣以待。洋人開放大礮五六十聲。我兵回擊。洋船仍由原路駛回。　命賽尚阿為欽差大臣。馳往天津。會同訥爾經額。辦理防務。　癸酉。耆英。伊里布奏。遵旨馳抵江蘇。接據該目來文。內稱見已集兵。不得不戰。並有約實一處辦事地方等語。繹其詞意。似約地會商。見在發給照

會。問其定在何處公商。派外委陳志剛等。星馳送往。俟有復信再行奏聞。 丙子。
諭。余步雲。見據奕經等。派員解京。俟解到時著交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嚴訊定擬
具奏。 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己卯。 命齊慎赴江蘇扼要應援。命伊里布回乍
浦都統任。暫留耆英。會同牛鑑。辦理江蘇防剿事宜。 丙戌。牛鑑奏。洋船五六十隻。
駛近福山。其火輪船二隻。已乘潮駛過江陰之鵝鼻嘴。大小洋船均在江中寄碇。等
候探水。見分飭鎮道。將前備之火攻船。整理周密。相機截擊。齊慎亦已趕赴京口。
辛卯。湖北荆州萬城隄決。 命裕泰堵治之。並查恤災民。 癸巳。 諭齊慎海齡奏。
洋船駛至京口。開礮攻撲。我兵連日接仗。奮勇堵擊。又據耆英奏。馳往應援各一摺。
覽奏均悉。此次齊慎等。奮勇擊退。可嘉之至。齊慎。劉允孝。久歷戎行。忠勇素著。海齡
亦能協同出力。朕心欣慰。惟盼迅奏膚功。即膺懋賞。所有出力兵弁。並滿州綠營弁
兵。著查明保奏。候朕施恩。 乙未。 賞周天爵四品頂帶。發往江蘇。以知府補用。
丙申。牛鑑奏。英人攻圍鎮江府。齊慎。劉允孝。退至新豐鎮。 丁酉。耆英齊慎奏。洋船
闖入大江。攻犯京口。我兵開礮。擊斃數十人。並落水多名。英人復聚集多船。蜂擁而
至。驟由西北分路登岸。經齊慎督率將弁迎敵。把總周兆熊手點擡礮。擊斃騎馬紅

衣頭目一人。官兵乘勢下壓。槍礮齊施。並令刀矛手。左右鈔襲。傷斃三百餘名。洋人復用車推礮上岸。我兵仍奮力前進。傷斃洋人不計其數。洋人突由間道。攻撲北門。經副都統海齡。督率弁兵。併力堵禦。詎復分股攻擊西南兩門。城內突有火起。提督劉允孝帶兵往救。洋人用礮塞斷各路。漢奸到處放火截殺。前隊多有受傷。不能前進。惟時西南門。竟被攻破。府城失守。洋人猖獗。我兵相持七八晝夜。卒因兵分力單。以致不支。懇將臣齊慎。劉允孝。從重治罪。奏入。命周兆熊。以守備儘先升用。先換頂帶。齊慎。劉允孝戴罪立功。以觀後效。 辛丑。諭。耆英奏查明鎮江城陷時。京口副都統海齡。並其妻及次孫。同時殉節。該副都統。爲國捐軀。忠義可嘉。著加恩照都統例賜卹。並著耆英。派員將該副都統。及伊妻伊孫屍身。妥爲盛殮。並查其見存子女。一同護送回旗。該副都統。有子幾人。著俟百日孝滿。由該旗查明。一併帶領引見。候朕施恩。俟軍務完竣。著該地方官。建立專祠。以表忠藎。伊妻及次孫。均著附祀。尋予謚昭節。 奕經奏。江省待援緊急。浙省防勦。亦不容緩。不敢率行帶兵前往。請旨遵行。得 旨。兩省將軍督撫。籌辦將及一載。有何功效。迨成今日之勢。尚自從容候旨遵行。朕憤懣而外。有何堪諭。自恨無知人之明也。 耆英奏。長江天險。一旦失守。

是疏防於平時。非貽誤於今日。至江中葦洲林立。儘可埋伏火攻。並鑿其船底。壞其槳舵。得 旨。朕早計及於此。無其人爲之。朕徒然焦急忿恨。奈何。又奏。一切埋伏事前未能籌畫。批。督臣以下所誤也。 奕經奏請調陝甘兵三千名。派大員帶領。在揚州一帶屯紮。湖北江西安徽兵三四千名。派大員帶領。在江甯燕子磯一帶屯紮。相機會剿。得 旨。正所謂緩不濟急。夢囈之談耳。又奏。請調撥甘肅撒拉爾回兵三五千名。揀員管帶。撥赴天津江南軍營調用。批。尤屬不可之事。又批。浙江非前鑒歟。不但無尺寸之功。翻至賊勢益張。朕惟自恨自愧。不能知人。即再簡派閫帥。無非又添一層忿恨。於國計民生。有何補救。 秋七月。辛亥。耆英奏。洋船西駛。漸至浦口儀徵。命沿江各省。合力攻剿。互相援引。 壬子。齊愼奏。六月二十七夜。隨營從九品郭藩。縣丞齊在鎔等。帶領精兵。潛入鎭江府城。分投暗擊。殺斃騎馬頭目一名。刀砍棒擊。傷斃洋人不計其數。偵探洋人校場點人。共斃八百餘名。 命將出力員弁兵丁。查明保奏。 甲寅。 諭。牛鑑奏。夷船駛至省城。伊里布奏。馳抵江省。各一摺。覽奏均悉。著仍遵前旨。剴切曉諭。俾不至疑惑藉口。惟既經商議。必應事事著實。毋得稍留罅隙。萬一仍不受撫。不得不大加撻伐。奮力攻剿。該大臣務當妥協籌畫。相機辦理。

本日已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奕經。令其督兵。進駐常州一帶。耆英等。如措辦了結。卽飛咨奕經。令其知悉。如辦理不能得手。更當飛咨奕經。以便帶兵速來。內外合剿。毋稍遲誤。　己未耆英等奏。英國大小兵船八十餘隻。陸續駛入草鞋峽江面。當將允通商之處。專弁前往。告知該目疊次覆文。總稱臣等無權。不能作主。忽於初五日。向差往之弁張攀龍聲稱。初六日欲行開仗。當揀派太倉州知州徐家槐。外委陳志剛。及張禧。發給照會。推誠布公。復加開導。該員弁馳至江邊。見各船張掛紅旗。車皆架礮。人盡執槍。紛紛上岸。排列陣勢。候時前進。該員弁將照會付給。公商良久。始鳴礮。傳令撤落紅旗。次第回船。頭目嗎禮遜等。向告英吉利與中國通商。豈敢無故得罪中國之人。兵戰連年。實出於不得已。見蒙准與通商情願聽候商議。　諭軍機大臣等。覽奏已悉。該酋既有不敢得罪中國。情願聽候商議之語。耆英已抵省垣。著與伊里布牛鑑。公同熟商。如果就我範圍。卽可籌定大局。前降諭旨甚明。惟必須通盤籌算。永絕禍根。愼無仍墮奸謀。致貽後患。據奏南城儀鳳門最關緊要。見在兵礮漸集。著侯佐領塔芬布等回報後。如情詞恭順。再遣職分較大之員。速行定議。倘竟桀驁不馴。難以理諭。見在兵力已集。地險可守。全在該大臣等激勵將士。或竟出奇制勝。

懋建殊勳。該大臣之功甚偉也。又奏。初七日。據該將請求各款。開列清單。交委員塔芬布攜回。公同閱看。係索討洋錢。及貿易碼頭等款。並據稱若能如所請。不敢再啓兵端。不如所請。即行開仗。並往各省滋擾等語。正在酌議。詎料初八日。英人聞有調兵防剿之信。忽換紅旗。定於次日早開礮攻城。查所調各省官兵。曾經挫衄。未敢恃以爲固。且江南民風柔懦。男婦數萬。號呼籲救。不若姑允。以保大局。見已照會。照議商定。 諭覽奏。念江南數百萬生靈。一經開仗。安危難保。既經該大臣等權宜應允。朕亦止可以民命爲重。均著妥行定議。惟既稱能如所請。不敢再啓兵端。見在業經俯允。如何退出長江。遣散回國。該大臣等必當切實議定。永杜兵萌。不可稍涉含糊。徒顧目前。仍成不了之局。 壬戌。予江蘇死事上海縣典史楊慶恩祭葬世職。 癸亥。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連日會議。粗定條約一摺。朕因億萬生靈所繫。實關天下大局。不得不勉允所請。藉作一勞永逸之計。非僅爲保全江浙兩省而然也。所商各條。尚有應行籌酌之處。即如退出長江招寶山。其前請之通商貿易五處。除福州外。其廣州廈門。甯波上海四處。均准其往來貿易。不得占據久住。至藉詞索欠一節。該國與內地通商。已二百年。從前貨物交易。銀錢往來。俱係自行經理。我國官員。

向不過問。且此中貿易曲折。價値低昂。甚爲瑣屑。況各國言語不通。斷非地方官。所能經理。嗣後各處通商。自應仍照舊章。毋庸更改。經此次議定之後。該大臣等。務當告以大皇帝相待以誠。允准通商。汝國亦應以誠相待。斷不准再啓兵端。違悖天理。不但業經滋擾各省。不得復來尋衅。卽沿海之廣東。福建。臺灣。浙江。江南。山東。直隸。奉天。各省地面。亦不准駛入。各省官兵。應撤應留。我國自有斟酌。至內地舊有墩壘。並礮臺等項。亦應次第修築。以復舊規。並非刱自今日。此係爲防緝洋盜起見。不必妄生疑慮。以上各節。總在該大臣等。深思遠慮。切實定議。永杜兵萌。　庚午。江南桃北廳河溢。　命麟慶堵治之。　壬申。耆英奏。樸鼎查先有請臣等出城面訂之約。當訂於十五。日至其三桅兵船。該目貌甚恭敬。旋於十九日。靜海寺行答拜禮。復請入城面訂和約。詞甚諄切。不得不俯順其請。定於二十一日。選擇公所委員。妥爲照料。俟入城定議。再行錄呈。　八月。戊寅。耆英奏。廣州。福州。厦門。甯波。上海。各海口。與英吉利定議通商。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和約鈐用關防一摺。朕詳加披閱。俱著照所議辦理。惟赴各口貿易。無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一節。須曉諭與地方民人。交易日久。難保民人無拖欠之弊。止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與聞。其各國被禁人

口。自應一律施恩釋放。以示格外之仁。將來五處通商之後。其應納稅銀。各海關。本有一定則例。所稱定海之舟山海島。厦門之鼓浪嶼小島。均准其暫住數船。俟各海口開關。卽著退出。不准久爲占踞。應添註約內者。必須明白簡當。不可草率了事。據稱八月初十前後。必退出長江。著迅速妥辦。以慰廑念。 戊子。麟慶。以河防貽誤。革職留任。 九月。庚戌。江蘇巡撫程矞采奏。洋船全數出江。鎭江避難民人。漸次遣回復業。已於鹽義倉碾穀一千石。運往散放。其土匪乘機竊發。經委員各處巡查。見已均知歛跡。上海寶山一帶。應俟洋船駛出大洋。再行分別辦理。其各處調防弁兵。先後撤調歸伍。並於各州縣已經撤兵之處。仍飭實力巡防。不敢稍形鬆懈。得 旨。俱著依議辦理。 辛亥。 諭麟慶等撫恤京口瓜洲被擾難民。 癸丑。 命江浙軍營。分撤歸伍。 甲寅。 諭前據耆英等奏。海齡殉難屬實。有旨仍照都統例賜卹。並將附祀卹典。照議辦理。本日復據耆英等奏。尋獲海齡及伊妻伊孫屍骸。並京口副都統印信。又查明道員稟揭各款。並京口打仗陣亡受傷官兵各一摺。原任京口副都統海齡。於鎭江城陷時。自縊殉難。前據耆英等奏。詢取旗員確供。並圖營押結。復據該城紳士等衆口一詞。其爲臨難捐軀。已無疑義。茲復尋獲屍骸。眼同伊子宜琛泰。

驗明認領。並獲海齡原著葛紗袍襟。及伊妻所帶玉環。確鑿有據。且搜獲漢奸。亦止處斬十三名。其餘訊係平民。均經釋放。是周項原稟各款。係屬得自傳聞。而海齡。見危授命。大節無虧。允宜特爲宣布。以息浮言。前有旨准照部議。入祀京師昭忠祠。並於該地方建立專祠。所有隨同殉難之伊妻伊孫。俱著附祀專祠。海齡靈柩。著耆英等。派員護送回旗。至驍騎校祥雲。先將副都統印信投入井中。旋卽投水自盡。其父馬甲長松。業已陣亡。其妻鄔琚罕濟勒們氏。慮遭汚辱。先期將二女刺死。復自戕盡節。伊母卜氏。懷抱幼子廷耀。投塘遇救。不知下落等情。闔門殉難。忠節兼全可嘉可憫。祥雲。前已有旨。附祀海齡專祠內。伊父馬甲長松。除歸入陣亡兵丁案內。照例賜卹外。著與祥雲妻女。一併附祀。以慰忠魂。其母卜氏。其子廷耀。仍著耆英等。確切訪查。務得實在下落。毋任流離失所。常鎭道周頊。所稟失實。著與該處城陷後。未經殉難文武各員。一併查明。再行嚴參。所有該處陣亡官兵。著卽交部照例賜卹。　己未。

諭牛鑑。自升授兩江總督以來。屢經朕飭諭小心防範。不可稍涉大意。該督一味自恃。止知嚴防吳淞海口。迨夷船駛入。又不能守。以致直犯長江。進偪江甯省垣。是數月工夫。毫無准備。糜餉勞師。令人忿恨。見在業經就撫。船隻全數出江入海。朕軫

念黎民塗炭。不得不曲意勉從。耆英等所請。准令通商。俾吾民樂業安居。免罹鋒鏑。而追維前事。咎有攸歸。牛鑑以一品大員。封圻重寄。孤恩溺職。有傷國體。若不嚴加懲辦。何以昭國法而勵官常。牛鑑著即革職。拏問。由耆英派員解京。交刑部治罪。程矞采有守土之責。究因防護蘇州省城。未經帶兵督戰。與牛鑑有間。德珠布於鎮江失守。亦有防堵不力之咎。均著交該部。分別嚴加議處。尋議均照溺職例革職。得旨。德珠布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六年無過。方准開復。程矞采著降三品頂帶。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耆英等奏洋船全數出江入海。請赴粵東。會辦稅餉。 命耆英。伊里布。詳細商酌。務臻妥善。 以耆英爲兩江總督。 召奕山來京。以伊里布爲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辦理善後事宜。 庚申。以防堵天津。賞訥爾經額。太子太保。 癸亥。召奕經。文蔚。來京。 命齊慎回四川提督任。 甲戌。 命伊里布。赴廣東。妥定稅課事宜。 冬十月。己卯。 命江蘇安徽河南各督撫。嚴拏捻匪。 庚辰。 諭。據怡良奏。接到英文。請釋臺灣俘囚。據稱差人前赴臺灣。索取總兵達洪阿。不收文書。不令進見。是以將原文送至廈門等語。臺灣所獲夷人。除未經就撫以前。業經正法外。餘著達洪阿等委員解至福建省城。交怡良等轉交該目收領。 乙酉。

諭達洪阿等奏。四草湖。樹苓湖各口。均有草烏船。引導夷船。往來闖駛。經該文武員弁。協力堵剿。擊沉匪船多隻。溺斃賊匪無數。生擒匪犯林山一名。又於淡水廳。擊破草烏船隻。拏獲匪犯陳義等十二名各等語。該匪等乘機行劫。不法已極。該鎮道。飭屬兜拏。悉數擒獲。辦理妥協。朕心實深嘉悅。至見在沿海一帶奸民。藉端滋事。在所不免。仍著達洪阿等。督飭所屬。加意嚴防。總令無隙可乘。土盜漢奸。務要捕誅淨盡。以絕後患。是爲至要。 丙戌。諭國家命將出師。征討有罪。原以保疆土。而申撻伐。該將軍參贊等。宜如何激勵將士。申明紀律。謀勇兼施。剋期奏績。以副朕委任之重。上年英吉利滋擾粵省。特命奕山爲靖逆將軍。授以重兵。前往攻剿。乃奕山抵粵。未即入城。遲回觀望。不能奮我兵威。及至占據香港。事閱年餘。一味因循。束手無策。坐失事機。厥咎甚重。嗣因定海。鎮海。甯波。相繼失守。爰命奕經爲揚威將軍。文蔚特依順。爲參贊大臣。前赴浙江。徵調各路精兵。俾得克復三城。用揚我武。乃奕經等駐紮蘇州省垣。籌畫數月。集兵募勇。以期一鼓成功。覽其所陳。分路埋伏。水陸並進。各圖說。其運籌非不周帀。無如謀事不密。先期漏洩。以致我兵到彼。不能得手。因之乍浦失陷。傷我兵弁。遂得直犯長江。毫無梗塞。是奕經止知株守一隅。不圖收復。老師

糜餉。誤國殃民。文蔚擁兵駐紮紹興。但以退守爲計。一籌莫展。殊屬無能。又安用此將軍參贊爲耶。奕山奕經文蔚前已有旨。飭令回京。均著交部治罪。以示懲儆。特依順。齊愼。到粵在後。未與接仗。惟特依順在浙。於乍浦失守。不能設法救援。齊愼帶兵前赴江蘇。不能保守鎭江。事後又未能用兵收復。亦有應得之咎。均著交部嚴加議處。

諭耆英奏。拏獲捻匪首夥各犯一摺。徐州捻匪縱紅等。膽敢在江蘇皖豫三省交界處所。聚衆滋擾。拒敵官兵。傷斃多命。實屬目無法紀。見經該督督飭鎭將。會合兜拏。設法將首犯縱紅擒獲。並拏獲夥犯李兆相等十二名。所辦甚好。縱紅等著交該督嚴訊確供。按律懲辦。其在逃著名夥黨。仍飭屬上緊追拏。務欲悉數弋獲。盡法嚴懲。毋任一名漏網。此次拏獲縱紅。究係如何設法。及何人首先擒獲。著該督據實查明具奏。候朕施恩。

諭載銓等。遵旨定擬奕山等罪名一摺。奕山奕經文蔚。經朕授以將軍參贊重任。特命前往廣東浙江。辦理攻剿。自應力矢公忠。勉圖報稱。乃老師糜餉。坐失機宜。孤恩昧良。莫此爲甚。奕山奕經文蔚。均著照載銓等所擬。革去職任。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奕山諒已自粵起程。無論行抵何處。著沿途各督撫。傳旨鎖拏。解京。奕經著耆英程矞采等。傳旨鎖拏。解交宗人府刑部。分別監禁。特依順。齊

愼。本應照部議革職。惟念特依順到浙。未經派令督兵接仗。即乍浦失守時。伊亦駐紮杭州。齊愼於鎭江失陷後。尙能設法。殺斃多賊。尙可稍從末減。特依順。齊愼。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治浙江定海各城失守文武員弁罪。己亥。　諭耆英奏江蘇洋面肅清。撫局已定。善後事宜。甚關緊要。該省吳淞海口及福山狼山。並江陰之鵝鼻嘴圌山關一帶。層層門戶。有險可憑。果能嚴密備防。天塹豈能飛越。此時籌辦善後。必應大加整頓。毋庸拘泥舊規。該督見已起程。前赴吳淞口。及沿江一帶。察看情形。著即周歷各處。相度地勢。熟審機宜。戰船不拘大小。務在堅固。礮械不拘名色。務取精良。各處險要口岸。若僅安礮數位。駐兵數名。全無設伏策應之計。恐臨事仍難得力。必當設法妥籌。該督甫經接任。責無旁貸。必須力除錮習。勉副委任。務使兵弁均能用命。器械全數適用。平時不忘戰備。臨事不致張皇。方爲盡善。勉之又勉。　十一月。中定奉天直隸山東水師出洋會哨章程。　周天爵奏。捻首馬宗禹就擒。　丙辰。允周天爵回籍守制。以廖鴻荃署漕運總督。　治京口失守員弁罪。　甲子。耆英奏英吉利控訴臺灣鎭總兵妄殺遭風被難洋人。冒功捏奏。雖屬一面之詞。而事涉外洋。有關體制。如實係妄殺冒功。則該鎭咎亦難辭。請將臺灣

鎭總兵達洪阿。解部審辦。以期水落石出。得旨另有辦理之處。此斷不可。勿墮其術中也。即使實有其事。亦當另有處治。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英吉利控訴臺灣鎭總兵冒功妄殺。請旨將該總兵達洪阿。解部審訊等語。兩軍交戰之時。明攻暗襲。勢所必然。加以言語不通。來即折之。又何能望而知其爲難夷。不加誅戮耶。今旣通商。不當藉口別生枝節。著耆英再行剴切曉諭。見在臺灣於九月間。救獲遭風白夷三十五人。已於十月中旬。由該道姚瑩給還該目。懸掛彩旗迎接。該道上船。持酒起誓。感激天朝。總之未定通商以前。兩國將備兵民。各有損傷。此一概前事。各宜置之不論。若達洪阿守禦有功。轉加重罪。試思彼國出力大將。豈能因我國一言。遽令廢棄乎。倘達洪阿實有貪功妄報情事。將來一經查訪明白。自當以中國之例處之。不必過問。我國傷亡將士甚多。又豈能於事定之後。一一取償耶。至見在籌議通商。正在喫緊之時。惟有速定大局。以期干戈永息。如此開導。諒必盡釋前疑。同守善定章程辦理矣。尋命怡良渡臺查辦。　丁卯。　諭已革兩江總督牛鑑。身任封圻。辦理防堵。半載有餘。旣不能固守吳淞海口。又不能嚴守長江。以致寶山等縣。及鎭江府城。相繼失陷。犯及省垣。實屬防堵不密。貽誤機宜。牛鑑著照議定爲斬監候。秋後處

決。十二月。庚辰。治江蘇上海寶山失守員弁罪。庚寅。諭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奏請將已革提督余步雲。依律擬斬監候。聲明情節較重。請旨卽行正法等語。著未經與議之大學士。九卿科道再行詳議具奏。乙未。治福建廈門失守文武員弁罪。丙申。賜江蘇陣亡提督陳化成子廷芳世職。廷棻舉人。戊戌。諭前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議。請將已革提督余步雲。依律擬斬。聲明情節較重。請旨卽行正法。當令未經與議之大學士九卿科道。再行詳議。茲據合詞覆奏。仍照原擬定議。余步雲。由行戶出身。擢至提督。與裕謙防守鎭海。乃定海被擾。總兵王錫朋等。轉戰六晝夜之久。余步雲並不督兵應援。以致孤城失守。三鎭陣亡。已屬罪無可逭。然使鎭海甯波。保全無事。則失救定海之罪。尙可稍從寬貸。迨夷船駛入鎭海。余步雲身在行間。既不能衝鋒迎擊。復不能嬰城固守。鎭海失守。退入甯波。甯波失守。退保上虞。以一品武職大員。身膺海疆重寄。畏死貪生。首先退縮。以致帶兵將弁。相率效尤。奔潰棄城。直同兒戲。每一念及。憤恨實深。且廣東之關天培。祥福。江蘇之陳化成。福建之江繼芸。皆以提鎭殉難。卽定海失陷。總兵王錫朋。葛雲飛。鄭國鴻。力戰陣亡。鎭海甯波失事。總兵謝朝恩。被礮轟擊。落海身死。裕謙以文員督師殉節。獨余步雲。係本

省提督。乃竟志在偸生。靦顏人世。倘不寘之於法。不惟無以肅軍政而振人心。且何以慰死節諸臣忠魂於地下。余步雲著照大學士九卿科道等會議。即行處斬。派刑部尙書阿勒淸阿監視行刑。以伸國法。朕辦理刑名。悉本欽卹。各省應死重囚。茍可原情。無不予以生全。況係一品大員。豈忍遽加誅戮。似余步雲之見敵即退。首作厲階。實屬法無可貸。不能不明正典刑也。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賞琦善四等侍衞。爲葉爾羌幫辦大臣。 辛丑。重修大淸一統志成。御 製序文。

癸卯。道光二十三年。春正月。丙戌。改浙江定海縣知縣。爲定海廳直隸同知。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已革石浦同知舒恭受。前署定海縣知縣。當縣城失守時。實已捐軀。後因被救得甦。出於意外。委非揑飾。請格外加恩。得 旨諒汝所奏。不敢虛假。然因此獲罪者甚衆。朕賞功罰罪。豈能辦理兩歧。即如革職定罪之將軍參贊等。數年來。豈皆無片善可錄耶。止緣國法具在。朕亦無可如何耳。由來殉節捐軀之大小文武。俱按定例。予以卹典。從無論及平素居官若何。若失地偸生之輩。其治罪與否。視其平素居官之賢否。以爲準則。有是理乎。能服天下乎。余步雲。無軍功乎。朕亦無可奈何。汝止論一面之詞。爲一人之謀。冒昧嘵嘵。獨不思朕之難以處之也。再倘有一言。朕

欲問汝。該革員。既以死自誓。曷不同三鎭捐軀。至今尙靦然於世耶。達洪阿。姚瑩奏。前年八月。洋船在臺灣洋面遊奕。是時並無風暴。該洋人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連發兩礮。打壞兵房。隨後放礮回擊。九月。又有三桅洋船。至鷄籠洋面。攻破我礮臺石壁。燒我哨船。上年正月。生擒顚林等衆。起獲礮械號衣旗幟。及印文等件。均係浙江各營之物。實非遭風商船。命怡良詳細查訪。達洪阿等又奏。彰化縣匪徒陳勇等。分股聚衆謀逆。督飭文武兵勇剿辦。將首要各犯並獲。勘辦完竣。又草烏匪船。圖引洋船。來臺滋擾。乘機出洋行刼。亦經督飭員弁義首。屢次殲擒。匪徒懲辦。命怡良確切查明。如無冒濫。督同該鎭道將在事出力之文武員弁兵勇義首。酌量保奏。不准稍有遷就。二月。乙未。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卒。贈太子太保。三月。庚戌。以耆英爲欽差大臣。赴廣東辦理通商事宜。癸丑。諭本日大考翰詹。經監試王大臣。查出右贊善如山懷挾賦本。如山著卽革職。交刑部照例治罪。丁巳。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萬青藜等五員爲一等。餘升黜留館有差。乙丑。賞琦善三品頂帶。爲熱河都統。丙寅。賞文蔚藍翎侍衛。爲古城領隊大臣。奕經四等侍衛。爲葉爾羌幫辦大臣。丁卯。怡良奏。渡臺後。沿途訪察。兩次洋船之破。一因遭風擊碎。一

因遭風沉閣。並無與之接仗。及計誘等事。達洪阿。姚瑩。一意鋪張。致爲洋人藉口。殊屬孤恩溺職。請從重治罪。 命革職解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審訊。尋奏上。得 旨。達洪阿。姚瑩。加恩免其治罪。 己巳。 諭戶部銀庫。設有管庫司員。專司出納。管庫大臣。總領其事。復疊次派出王大臣盤查。近又添設查庫滿漢御史。各該員等果能認眞經理。核實稽查。何至羣相蒙混。釀成巨案。本年因庫丁張誠保偸盜庫銀破案。特派大臣。將新舊各項。逐一盤查。本日據惟勤等覆奏。新收常捐等款。均與應存之數相符。舊存正項飯銀。竟虧空銀至九百二十五萬二千餘兩之多。實屬從來所未有之事。覽奏曷勝忿恨。以國家正項錢糧。膽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喪心昧良。竟同僭國盜賊。本應立置重典。以肅法紀。惟事閱多年。官非一任。卽書吏丁役等。亦人數衆多。倘不確切查明。恐至遺漏。倖逃法網。其自嘉慶五年以後。歷任管庫。及歷次派出查庫王大臣。皆係親信大員。亦復相率因循。毫無覺察。並無一人能發其奸。甚負委任。不知諸王大臣。有愧於心否。朕自咎無知人之明。抱愧良深。均著交部查取職名。嚴加議處。此案著派載銓。穆彰阿。敬徵。裕誠。賽尙阿。核實查辦。所有歷任管庫司員。查庫御史。並丁書人等。著逐細查明。從嚴治罪。其見在虧短庫銀。應如何分

別罰賠。及設法彌補之處。即著悉心妥議具奏。所有稽查三庫御史。均著悉行裁撤。

壬申。治浙江餘姚潰散文武員弁罪。 夏四月。丁丑。 諭據御史陳慶鏞奏。琦善等三人起用。爲刑賞失措。無以服民等語。前因琦善。奕經。文蔚。先後辦理夷務。未能奏效。當將琦善等革職治罪。因思從前辦理不善。總由朕無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經文蔚諸人喪師失律。迄無成功。朕惟有返躬自責。愧悔交深。何肯諉罪臣工。以自寬解。琦善等韜畧未嫻。限於才力。見在年力正强。是以棄瑕錄用。予以自新。今據該御史剴切指陳。請收成命。覽其所奏。亢直敢言。朕非飾非文過之君。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初無成見。豈肯因業有成命。不便收還。自存回護耶。琦善。奕經。文蔚。均著革職。即令閉門思過。以昭賞罰之平。至黜陟之權。操之自上。本非臣下所能干預。倘該御史所奏。於情法未能持平。朕亦不能曲從以邀譽中外臣民。應曉然於朕撫躬引咎。虛懷納諫之至意也。 庚辰。 諭載銓等奏酌擬管庫司員查庫御史罰賠銀數。並管庫查庫王大臣管理盤查年分。分別開單呈覽。管庫司員查庫御史。均有收發稽查之責。乃喪心昧良。釀成巨案。著自嘉慶五年起至道光二十三年。歷任管庫查庫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罰賠銀一千二百兩。已故者照數減半。其因此案。先行降

革之榮慶等六員。並甫經卸任之薩霖。宋林曙。均加一倍罰賠。其歷任管庫查庫之王大臣。亦應覈其年月次數分別罰賠。所有嘉慶五年以後。管庫王大臣等。著每月罰賠銀五百兩。查庫王大臣。每次罰賠銀六千兩。已故各員。照數減半。其應如何酌定限期。及逾限不完。作何治罪。並庫丁人等。應如何究懲之處。著載銓。穆彰阿。敬徵。裕誠。賽尙阿。明定章程具奏。　諭。見在盤查庫款。竟至虧短數百萬之多。似此明目張膽。通同舞弊。該管查庫王大臣。何至毫無聞見。可見平日管理大臣。既不實心經理。而奉派稽查者。亦止視爲具文。遂使羣相蒙蔽。更無能發其奸。實屬孤恩溺職。即照部議。悉予褫革。亦屬咎所應得。姑念人數衆多。一時簡用乏人。著從寬均改革職留任。諸王大臣等。務各知愧知感。勉贖前愆。毋負朕格外矜全至意。　癸未。　諭。戶部三庫。總司出納事務較煩。著派戶部滿漢左侍郎兼管。向來三庫大臣。僅派二員。著添派廖鴻荃。陳官俊。嗣後凡遇收放銀兩日期。六人中輪應一人監視。並專司啓閉。不准稍有曠誤。其管庫大臣。統俟三年期滿。再行奏請更換。所有銀庫司員。即責成管庫之大臣。兼管之侍郎。隨時留心察看。如才具中平。不能得力。即咨回原衙門當差。倘查有玩法營私之員。著即嚴參懲辦。毋稍姑容。該大臣等。務當振刷精神。力

除弊竇。倘日久生懈。又復視爲具文。朕惟有執法從事。不能再邀寬典也。懍之。辛卯。　諭桂良等奏。南甸土目。糾匪滋擾一摺。據奏騰越廳屬。南甸土司之弟。刁承緒。因搶收田穀。斃命脫逃。乘間裹脇野夷。焚掠村寨。戕害弁兵。經提督汪道誠。派兵協同剿辦。旋據該鎮道府等禀報。各路弁兵勇練。攻破賊巢。先後拏獲匪犯二十八名。殲斃不計其數。復於二月十一日。攻破猛唻賊寨。生擒七人。殲斃燒斃五十餘人。餘賊悉逃。見在附近山箐。並無賊匪伏匿等語。覽奏均悉。該督見已起程前往。著卽會同提督。商酌機宜。趕緊督拏。務須迅速蕆事。勿留餘孽。　五月。丙寅。　諭富呢揚阿奏。官兵剿捕賊番。續獲勝仗一摺。賊番竄克克烏蘇一帶。經該督。分飭提鎮。各路搜捕。總兵徐華清。副將站柱。帶領官兵追擊。在只黑底俄博地方接仗。先後殲斃賊番二百餘人。墮落山澗跌斃者無算。餘賊分投奔竄。所辦甚好。徐華清站柱。先行交部。從優議敍。　六月。乙亥。　諭據吳其濬由驛馳奏。武岡州。高沙市地方。痞徒阻米出境。糾衆戕官等語。湖南署武岡州知州。徐光弼。因查拏痞徒被戕。署州同師鳴鳳。亦受重傷。見在該撫帶兵馳往督捕。永州鎮總兵英俊。亦已派兵前往。提督長春。著察看情形。如必須撥兵會剿。迅速辦理。務將首從各犯。設法查拏。以伸國法。至武岡州。

界連各屬。山徑叢雜。附近猺疆。難保不此拏彼竄。業據該撫飛飭各屬。並咨照廣西巡撫。飭屬協同兜拏。毋令勾結蔓延。是爲至要。所有匪徒曾如炷等是否卽係正犯。其起衅根由。是否因該州緝拏阻米出境匪徒一案。抑另有別情。該州弁兵。並未受傷。是否觀望不救。抑係聞風逃避。均著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丁酉。停止長蘆鹽政呈進佛手。庚子。雲南南甸土匪平。辛丑。諭吳其濬奏續拏戕官要犯多名。及洪匡洞賊匪。業已解散。飭屬查拏一摺。湖南武岡州痞棍曾如炷等因阻米出境起衅。膽敢聚衆戕官。實屬罪大惡極。業經吳其濬帶兵前往。卽將首要各犯拏獲。訊明按律治罪。並查該處洪匡洞地方。藏匿賊匪。素爲民害。當卽委員偵探。分路兜擒。以弭後患。茲據奏稱。該委員等帶領兵勇。會同營員前往洪匡洞搜捕賊匪。槍斃多名。又於附近洞口一帶。拏獲要犯。曾辛酉等七十餘名。解州訊供。見共獲犯已有百餘名之多。地方百姓。畏威感服。擬卽撤兵等語。辦理尚屬迅速。所獲各犯除業經正法外。其曾如炷一犯。係此案渠魁。著照議凌遲處死。舒惟清一犯。著照擬斬決。卽行正法。所有同謀戕官未獲各犯。仍著嚴拏務獲。盡法懲治。毋任漏網。餘著照所擬辦理。

秋七月。乙巳。諭慧成奏中河廳隄頂過水。奪溜南趨一摺。據稱本年六月。沁黃

盛漲。大溜湧注。將中牟縣下汛八堡新埽。先後全行蟄塌。趕即集料搶補。甫鑲出水。溜忽下卸。至九堡無工之處。正值風雨大作。鼓溜南擊。浪高隄頂數尺。人力難施。隄身登時過水。全溜南趨。口門塌寬一百餘丈等語。著該河督督飭道廳營汛各員。趕緊籌辦。盤作裹頭事宜。毋得再有懈誤。慧成身任河督。未能先事豫防。著交部嚴加議處。其餘兼轄專管各員。分別革議有差。　命敬徵。何汝霖。赴東河查勘。　緩徵浙江定海廳復業民戶。正雜額賦。　丁未。釋鄧廷楨回籍。　癸丑。諭各省解交內務府廣儲司。六庫銀兩。均知照都察院查核。　諭祁𡊮等奏。籌護礮臺。擬行屯田一摺。據奏虎門等處礮臺。見經修復。必須重兵防守。而兵額未便請添。查出虎門附近。及沙角一帶。多有淤出沙灘。可以圍築成田。令人承種。其餘各臺。或後靠石壁。或傍依山麓。均可酌行屯田之法。藉以保護礮臺。惟上下兩橫檔。並無後路。必須大小兵船。往來援應等語。以本地之田。養本地之民。即以種田之民。爲禦侮之兵。固屬守隘防虞。寓兵於農之計。見任糧道孔繼尹。既經辦有端緒。著即責成該道。一手經理。務使事可經久。不致有名無實。此次捐辦屯田紳士。准按所捐銀數。照築臺鑄礮。一律奏請鼓勵。另片奏。團練鄉兵。於粵省情形相宜。附省各鄉。有昇平社學公所。爲團練總

匪之地。東路復立東平社學公所。陸續舉行。聲勢聯絡等語。著該督等體察情形。隨時妥辦。務期有濟實用。永固邊防。　辛酉。富呢揚阿奏。河北近邊肅清。並河南番族畏法獻賊。酌撤各路官兵。得　旨嘉獎。富呢揚阿賞花翎。周悅勝加太子太保銜。徐華清加提督銜。俱交部優敘。　戊辰。直隸東光縣。鄒家口汎河溢。命訥爾經額。堵治之。　閏七月壬申。　諭據祁𡎴等奏。候選道潘仕成。製造水雷已成。見由該道員派令曾經學習製造。並製配火藥之生員李光鈐。議敘八品職銜潘士豪。議敘從九品。李光業帶同匠役。將水雷二十具。火藥四百斤。並繕繪水雷圖說一冊。賫送進呈等語。見在李光鈐等尚未到京。俟賫到後。再行試驗演放。至該道潘仕成。業經疊次加恩賞戴花翎。並加按察司銜。應如何再加獎勵之處。著祁𡎴等酌核具奏。候朕施恩。尋奏潘仕成屢次捐貲辦公。始終奮勉。得　旨潘仕成著賞加布政使銜。以示獎勵。　癸酉。以河南省城。積水未消。　命於十月舉行鄉試。　丁丑。　諭浙江福建。會拏洋匪。　戊寅。直隸永定河溢。　乙酉。　諭慧成身任河道總督。河務是其專責。乃並不先事豫防。致有漫口。前已降旨革職。暫行留任。見在口門塌寬至三百六十餘丈。下游州縣。較之上次祥符漫口情形。更爲寬廣。糜帑殃民。厥咎甚重。著即革職。交敬

徵等傳旨。即將慧成枷號河干。以示懲儆。　以鍾祥爲河東河道總督。　丁亥。命廖鴻荃。往東河會同鍾祥。督辦中牟大工。　甲午。命改河南武鄉試。於次年三月舉行。　八月。庚申。定各省繙繹考試章程。　壬戌。諭已革兩江總督牛鑑。此次著無庸歸入朝審辦理。　諭奕山著卽釋放回家。令其閉門思過。　乙丑。諭太監張誠友。因同鄉黃七鬼被中城指揮訪拏。押解前往探視。因官人攔阻不放。肆言喧鬧。該犯以太監膽敢向指揮衙門挺身滋事。迨經官人攔阻。猶復肆意喧鬧。實屬不法。張成友著發往黑龍江。給兵丁爲奴。遇赦不赦。　九月。乙亥。展緩福建廈門。復業農民逋賦。　壬辰。漕運總督周天爵。因病乞休。命以二品頂帶休致。　癸巳。　命將河東河道總督慧成疏枷。加恩留於河工效力。以其到任甫及數月故也。　諭耆英等奏。議定美利堅等國通商章程等語。覽奏均悉。所有美利堅等國。自應准其一體通商。以示撫綏之意。著照所議籌辦。總須籌及遠大。不可僅顧目前。致貽口舌。至美利堅有進京瞻覲之請。英吉利又於善後條內。添註沾恩語句。著耆英等諭以天朝撫馭各國。一視同仁。凡定制所應有者。從不删減。定制所本無者。不能增添。若各國紛紛請覲。觀光上國。不但無此政體。抑且與舊制有乖。至見在已准一體通商。天恩高

厚。爾等果能約束商人。公平交易。照例輸稅。無稍偸漏。大皇帝聞之。必然嘉悅也。耆英接奉此旨。卽飭黃恩彤等照此明白曉諭。不准稍有含混。別生枝節。 命尙書麟魁往東河。會同廖鴻荃鍾祥鄂順安督辦大工。 冬十月己酉。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通商事竣。朕思鴉片煙。雖來自外洋。總由內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陽奉陰違。吸食之風旣絕。興販者卽無利可圖。該大臣見已起程。著於回任後。統飭所屬。申明禁令。此後內地官民。如有再行開設煙館。及販賣煙土。並仍前吸食者。務當按律懲辦。毋稍姑息。特不可任聽關吏人等。過事誅求。致滋擾累。總之有犯必懲。積習自可漸除。而興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所請陛見。著俟一二年後。再行奏請。其欽差大臣關防。俟回任後遇便齎繳。 命耆英。回兩江總督任。 庚戌。賞琦善二等侍衞。爲駐藏大臣。 甲子。予已革臺灣鎭總兵。達洪阿三等侍衞。爲哈密辦事大臣。 戊辰。御製䟦成親王養正四箴。示諸皇子。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丁酉。 上詣大高殿祈雪。 十二月。癸卯。准廣西永甯州開採崇慶鐵廠。 甲辰。賞鄧廷楨三品頂帶。爲甘肅布政使。 壬戌。 諭各直省。中式舉人。自下科始。一體覆試。

甲辰。道光二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朔。以來歲　皇太后七旬萬壽。詔開恩科。於本年舉行鄉試。來年舉行會試。　辛未。皇八子奕詒生。　諭據祈墳奏越南國王。遣使張好合等將拏獲內地盜犯金二紀等八名。並槍礮等項。駕駛兵船。解省審辦。已有旨將該行買等壓艙貨物。免其納稅矣。因念該國王拏獲內地搶掠匪徒。遣使解審。深明大義。甚屬可嘉。著俟該國下屆應貢年分。使臣到京。於正貢照例賞賜外。另行加賞。以示褒獎。著周之琦先行檄諭。並著存記。於奏報越南貢使入境時。附片提奏。　壬辰。　諭向遇恭謁東陵西陵之年。直隸總督。呈進大小猪羊。著自本年為始。無庸呈進。改進食物。及乾鮮果品。以備賞賚之需。　二月。戊戌。祁墳以病免。調耆英為兩廣總督。　庚子。以祈禱靈應。封廣東新甯縣宋校尉陳仲眞為綏靖伯。　先是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壬午。予江蘇睢甯縣明季殉節總兵官周遇吉建祠歲祀。至是。又以祈禱靈應。封廣東故龍門協副將景懋為忠顯伯。　庚戌。　諭前派麟魁。廖鴻荃。督辦中牟大工。連日據奏。將次合龍。方深殷盼。乃本日復據奏稱。於初七初九等日。東壩連次蟄失五占。自請從重治罪。並請簡派熟諳河務之大臣。來工督辦等語。覽奏憤懣之至。從前若能趕緊辦理。於正月內合龍。則春水未旺。焉有此失。總係麟魁等

辦事顢頇遷延所致。罪無可寬。惟遽予罷斥。另派大臣接辦。伊等轉得置身事外。諉過他人。麟魁。廖鴻荃。均著革職。給予七品頂帶。仍留河工。督率倘能竭力挽回。尚可量從寬典。鍾祥在任未久。著革職。給予七品頂帶。暫留河督之任。鄂順安係兼管河工。著革職留任。降為三品頂帶。所有全工事宜。仍著責成麟魁。廖鴻荃。鍾祥。鄂順安。督飭在工文武員弁。趕緊設法。相機妥辦。設若仍前玩泄。必皆重治其罪。所有應行陳奏事件。仍著照舊列銜會奏。此次失事之文武管壩各員弁。著麟魁等查明嚴參具奏。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明降諭旨。將牛鑑釋放。發往河南交鄂順安差遣矣。該革員前在河南巡撫任內。頗得民心。該省民情淳樸。上年興築省城。捐輸踴躍。並未動支帑項。甚屬好義急公。此次中牟大工。將次告竣。刻日合龍。忽遭風暴。連蟄五占。需用浩煩。應如何設法籌辦之處。牛鑑素為該省士民所悅服。經朕特加恩宥。自當倍加黽勉。實力妥籌。以紓國計而蘇民困。著俟牛鑑到省後。即將此旨發給閱看。將此諭令鄂順安知之。

己未。諭。據麟魁等奏稱。所需料物。近處無可籌買。分投購運。愈遠愈遲。斷非一二月內所能辦齊。水勢日增。補築萬難措手。且時方耕作。人夫多已歸農。一時難於招集。請援照儀封等工成案。展緩辦理。所稱種種棘

手。自係實在情形。若仍令勉強遷辦。終歸無濟。著准其將見在壩工。暫行緩辦。麟魁。廖鴻荃。係特派督辦之員。遷延不力。咎無可辭。前已有旨革職。著將所給七品頂帶。一併革去。卽行來京。聽候諭旨。鍾祥。見留河督之任。鄂順安。係兼管河務。所有全工事宜。著卽會同悉心籌畫。將來興舉大工。卽著鍾祥鄂順安督辦。以專責成。務須實心經理。和衷共濟。不得游移推諉。以重前愆。麟慶。慧成。牛鑑。均著留工。卽交鍾祥鄂順安。酌量差遣委用。 三月。壬申。 諭耆英。見已調任兩廣總督。各省通商。善後事宜。均交該督辦理。著仍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遇有辦理事件。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著准其鈐用。 戊子。 諭劉韻珂等奏。臺灣匪徒。聚衆謀逆。經該鎭道等。督兵剿捕。拏獲首逆各犯。大概情形一摺。臺灣嘉義縣亘匪洪協。糾衆豎旗謀逆。並有已革武生郭崇高。合夥起事。所糾匪黨。約共二千餘人。經該鎭道等。督同各員弁。帶兵剿捕。接戰六次。殺斃賊匪一千餘名。將首逆洪協。及股首林孕等。先後拏獲。又嘉義縣匪徒李安等。糾匪滋事。經營縣往拏擒獲多名。辦理尙屬妥速。所有已獲各犯。著飭該鎭道。訊取確供。卽在臺灣地方。分別正法。以昭炯戒。其在逃之股首郭崇高等。仍著上緊嚴拏。務獲懲辦。 乙未。四川提督齊愼卒。贈太子太保。 夏四月。庚子。

諭上年十二月內。派侍郎柏葰爲正使。副都統恆興爲副使。前往朝鮮諭祭。茲據該侍郎等差竣回京。奏稱該國。於照例餽送之外。另送贐銀五千兩。陳明請旨等語。朝鮮世守藩封。虔修職貢。遇有大臣官員差往彼國。舊有餽送儀物之例。蒙　皇祖高宗純皇帝。　諭按舊例。裁減一半。永著爲令。原以儀文煩多。不忍重勞該國。若概不收受。又恐其以缺乏之禮數。有歉於心。是以酌中定制。厚往薄來。成憲昭垂。允宜遵守。此次該國餽送柏葰恆興之宴金土儀。均照舊例減半。自應遵例收受。其另送贐銀五千兩。據稱前此天使。原無贐儀。此次該國王。因感恩榮幸。格外將敬。經該侍郎等。堅辭謝卻。該陪臣攜銀隨行。沿途求受。將屆出境。又復跪地叩懇。免冠垂涕。稟稱如不收受。國王必治伊等重罪。並該國王。亦欲請罪。且伊等隨從入京。總期收受。方敢回國等語。朕惟恭敬之實。不在多儀。此次諭祭朝鮮。該國減半餽送之物。業已照例收受。已足表該國事大之誠。若另送餽贐多金。致增糜費。既與定例有違。即非朕德禮綏藩之意。此項贐銀。著禮部暫行存貯。遇有該國便員來京。令其帶回繳還。並將此旨傳諭該國王。嗣後天朝差往官員。俱著恪遵成例。減半餽送。萬不可於額外加增。虛耗物力。其派出之大臣員弁。亦著禮部將此旨恭錄一道。並將例載減半禮

物數目。開具清單。一併交正副使。齎帶前往。永遠遵行。以符定制而示懷柔。雲南甸首逆土目刁承緒伏法。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自古足國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國不足者也。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萬民之用。惟經理得宜。方可推行無弊。卽如開鑛一事。前朝屢行。而官吏因緣爲奸。久之而國與民俱受其累。我朝雲貴州四川廣西等處。向有銀廠。每歲抽收課銀。歷年以來。照常輸納。並無絲毫擾累於民。可見官爲經理。不如任民自爲開採。是亦藏富於民之意也。因思雲南等省。除見在開採外。尙多可採之處。著寶興桂良。吳其濬。賈長齡。周之琦。體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場。民間情願開採者。准照見開各廠。一律辦理。斷不可假手吏胥。致有侵蝕滋擾阻撓諸弊。該督等必能仰體朕意。妥爲籌辦。固不可畏難苟安。亦不得抑勒從事。總期於民生國計。兩有裨益。方爲妥善。各省情形不同。不准彼此觀望。辛酉。賜孫毓溎等二百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辛巳。開採廣西北流縣鐵鑛。丙戌。准築攔黃堰各隄。防護省城。六月。丁酉。直隸永定河溢。壬寅。諭陸費瑔奏。來陽縣痞棍。聚衆抗糧滋事。親往查辦一摺。據稱來陽縣西鄉。段陽兩姓。抗不完糧。並設局歛費。阻截糧戶。經該縣獲犯訊究。膽敢糾衆撲城。並拒傷弁兵。胡俊等。見尙

退匪城外。未散等語。匪徒抗糧滋事。糾合至千餘人之多。並敢持械攻城。拒傷官兵。實屬罪大惡極。必應迅速剿辦。淨絕根株。見據該撫挑選兵三百名。親帶前往。並咨永州鎮。派兵三百名。馳往會剿。即著該撫會同該鎮。妥速掩捕。刻期竣事。勿使蔓延。其爲首之陽大鵬等。及著名匪犯。務須按名捕獲。盡法嚴懲。毋任一名漏網。至該縣連界地方要隘。均著加意嚴防。以免竄逸。石生玉。見在諒已抵任。著卽責成該提督會同剿辦。　壬戌。諭據陸費瑔奏。官兵剿捕來陽縣匪徒。連獲勝仗情形。覽奏均悉。該匪等巢穴。俱在西鄉魚陂洲啞子山一帶。徑路崎嶇。樹木叢雜。經永州鎮總兵英俊等。分投搜捕。殲斃多名。焚毀賊巢。餘匪奔竄。勢已窮促。辦理尙屬妥協。惟首犯陽大鵬。尙未就擒。著該撫會同石生玉。設法搜捕。斷不准倖逃顯戮。日久稽誅。其餘各要犯。亦須按名偵緝。分路兜擒。以正典刑而伸國法。其見獲之僧倡貫一。犯既訊係陽大鵬主謀。正可向該犯嚴究陽大鵬下落。毋任狡展諱匿。　秋七月。癸酉。前任兩廣總督祁𡊮卒。予祭葬。謚恭恪。　甲申。湖南來陽縣首逆。陽大鵬就擒。檻送京師伏法。　戊子。湖北荊州萬成隄溢。　命裕泰堵治之。並撫恤災民。　八月。免浙江江蘇失事文武員弁死罪。遣戍新疆。　辛亥。命四川總督寶興。拏辦嘓匪。　己未。裁

江甯龍江關。查驗木植稅局。九月。丙寅。命河南本年恩科武鄉試。改於來年二月舉行。乙酉。永定河漫工合龍。申嚴武弁乘轎禁例。庚寅。諭禧恩奏。酌減捕打冬圍兵丁一摺。盛京每歲冬間進鮮。既已裁減過半。所有捕圍兵丁。自宜量為酌減。著照所請。捕圍兵一千三百名。自本年起。減去三百名。仍按年派前鋒馬甲一千名。捕打貢鮮。以資操練。冬十月。戊戌。賜張殿華等八十四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癸亥。以舒興阿為伊犁參贊大臣。諭軍機大臣。伊犁開辦開墾事宜。經該將軍奏明。委林則徐。查勘辦理。尚為妥協。著即傳諭林則徐。前赴阿克蘇。烏什。和闐。周歷履勘。並著布彥泰。派明白曉事之協領一員。隨同前往勘視。仍由該將軍。察覈情形。斟酌定議。奏明辦理。再本日據常清泰奏。查出庫車可墾荒地。捐廉興工。請給無業回子承種等語。著一併交林則徐。就近往勘。由該將軍核明具奏。務期日久相安。毋啓爭占之弊。十一月。庚午。飭拏長蘆私梟。並封禁沿海私灘。甲申。上詣大高殿祈雪。十二月。癸巳朔。上詣大高殿祈雪。丙申。諭據鄧廷楨奏。履勘各屬荒地完竣。查出荒熟地一萬九千四百餘頃。又番貢地。以段折畝。一千五百餘頃。又甯夏鎮。馬廠歸公地。一百餘頃。分別差等。酌量升科。該藩司。奉派專辦。所到

之處。勸諭詳明。妥速蕆事。甚屬可嘉。著加恩賞換二品頂帶。並交部議敍。其隨帶委員及各州縣著擇其尤爲出力。査地較多者詳明。該督酌量保奏。候朕施恩。毋許冒濫。辛丑。上再詣大高殿祈雪。甲辰。雪。甲寅。諭禮部査奏。趙景賢籍隸歸安。在烏程考試。入學中式。實屬有違定例。著即革去舉人。免其治罪。趙炳言自行檢舉。著加恩改爲交部察議。至學政全書所載同省異府同府異縣。不准冒籍入學。其同城異縣。是否准其通考之處。並無明文。如何酌定章程。著禮部妥議具奏。又另片奏。籍貫舛錯者。限一年內自行呈明等語。著照所議辦理。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一終

#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二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 翰衡 章恭校

宣宗成皇帝。

乙巳道光二十五年。春正月。乙丑。　諭本日據鍾祥等奏。中牟大工合龍日期一摺。此次興辦大工。責成鍾祥。鄂順安。專心督辦。節據該河督等將辦理情形。隨時奏報。至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啓放引河。黃流東注。甚爲暢順。茲據奏稱。於二十四日。兩壩同時挂纜。料土並進。追壓至底。復因水勢湧激。間有刷蟄。竭兩晝夜之力。趕飭搶辦。所築埽占。一律高整穩固。大工合龍。金門斷流。全溜悉歸故道。暢達東趨。順軌安瀾。此皆仰賴天神加佑。俾於春前。一律蕆功。朕慶幸之餘。倍深寅感。發去大藏香十炷。著鍾祥虔赴工次。各處河神廟。代朕敬謹祀謝。以答神庥。鍾祥。鄂順安。辦理得宜。迅速蕆事。洵爲不負委任。均著賞還二品頂帶。並賞戴花翎。其從前革職處分。悉予開復。仍各賞加二級。准其隨帶。慧成等在工差委。各著勤勞。慧成著加恩以六部員外郎用。慶麟著以四品京堂用。牛鑑著賞給七品頂帶。其餘在工出力員弁。並著該河督核實保奏。候朕施恩。毋許冒濫。　庚寅。　諭向來派往朝鮮使臣。隨帶通官。每至五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六員之多。因思朝鮮職貢往來。語言熟悉。通官本可酌減。且恐該通官等。隨至該國。或有騷擾需索等事。非所以示體卹。此次冊封朝鮮王妃之使臣。著隨帶通官一員。嗣後凡遇派往朝鮮使臣。均照此辦理。該部即纂入則例。永遠遵行。　二月。戊戌。准原任大學士盧蔭溥入祀鄉賢祠。　甲辰。定同城異縣。不得復行兩縣通考例。　諭貝勒緜偲本年七十生辰。因思朕之伯叔兄弟。自幼同朕在上書房讀書者。見在止有該貝勒一人。允宜特沛殊恩。緜偲著賞穿四團龍補服。用示朕眷念宗親。有加無已至意。　三月。　諭耆英等奏。北爾日客國領事蘭瓦。呈請貿易。有佛蘭西夷使剌萼尼來信。代為薦引。並查明該國。即係曾經來學通商之比利時國等語。該國停市已久。此次應否暫准貿易。所請五口貿易章程。應否一體頒給。著該督體察情形。悉心妥酌辦理。　辛巳。復江蘇儀徵抽收江廣漕船米稅例。　壬午。命寶興嚴緝四川教匪。　夏四月。乙巳。賞廣東陣亡副將陳連陞子起鵬舉人。　丙午。上詣黑龍潭祈雨。　乙卯。　賜蕭錦忠等二百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辛丑朔。雨。

壬戌。　諭軍機大臣等。布彥泰奏。英吉沙爾卡倫。被布嚕特滋擾情形一摺。據稱接准奕經知照。英吉沙爾卡外。有布嚕特多人。撲入圖木舒克卡倫。並有布嚕特傳

牌。分撲各卡。到城見面之語。查係阿克蘇。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城大阿渾。勾結卡外布嚕特滋事。見派員馳往偵探等語。該布嚕特等膽敢撲入卡倫。戕害兵丁。並有各城大阿渾勾結之言。必應迅速剿辦。不可稍事遷延。致使滋蔓。著布彥泰。探訪確情。該布嚕特等。究竟因何起釁。賊匪共有若干。所撲卡倫。共有幾處。如果賊勢猖獗。需兵接應。該將軍或自行帶兵前往。或派得力將弁馳往應援。均著體察情形。妥爲斟酌。一面相機辦理。一面迅速奏聞。該將軍仍當知照各城。嚴守卡倫。一律防範。如布嚕特闌入滋擾。卽行協力兜擒。毋得稍有疏虞。　己卯。命清理庶獄。　辛巳。諭奕經等奏拏獲滋事逆犯。究明起事根由一摺。覽奏均悉。此案首逆胡完。卽布孜爾罕。因幼時從母依隨張逆。竟以逆裔自居。事隔多年。仍復蓄志報仇。且自稱和卓。以圖煽惑勾結。情罪重大。著該大臣等派委妥員。卽將該逆布孜爾罕。及見在捕獲從逆各犯內緊要人犯。一併解赴伊犁。交布彥泰舒興阿。嚴審定擬具奏。其要犯阿瓦斯阿布都色邁提。據報中槍落水。果否屬實。仍著詳細查明。毋令稍有含混。逸犯提拉等。嚴飭迅速搜拏。務期遺孽肅清。勿滋後患。　甲申。命各直省清釐庶獄。　丙戌。雨。　丁亥。　上再詣黑龍潭祈雨。　六月甲午。耆英奏請頒發北爾日客國五口

貿易章程。以示懷柔。從之。 詔停本年秋決。 丙申。 諭本日。據訥爾經額奏稱。東省捻匪。夥黨眾多。慮被查拏。蟻聚不散。爲拒捕之計。業據該撫飭令曹州鎮。派官帶兵。分往濮州鄆城兩路剿捕。濮州鄆城鉅野定陶武城等州縣。各派捕役多名。隨同官兵在王家樓地方。與賊接仗等語。捻匪糾眾拒捕。恣意不法。必應及時剿辦。其直隸山東連界各屬。尤恐此拏彼竄。著崇恩接奉此旨。即督飭員弁兵役。並曹州鎮。務與直隸所派員弁。協力兜拏。總期羣匪不至漏網。地方日就肅清。是爲至要。 丁未。申定蠲緩恩詔。徑由藩司頒發各縣例。 戊午。 命耆英黃恩彤嚴拏廣東廣州府屬各州縣著名盜匪嚴辦。 己未。江蘇中河廳桃源汎河溢。 命潘錫恩堵治之。諭。德興奏。總兵循例出口會哨。途次突遇賊番。打仗被戕陣亡。親派將領前往緝捕一摺。西甯口外察罕鄂博地方。乃番賊往來之區。定有章程。由甘涼西肅各提鎮。於每年六月。酌帶弁兵會哨一次。本年會哨屆期。西甯鎮署總兵慶和。於六月初九日自西甯郡城啓程。行抵卡外。六月十二日。至離察罕鄂博三十餘里之金羊嶺地方。突見番賊多人。該署鎮。督兵奮勇追捕。至迤北靛溝。賊番愈多。官兵單弱。力難抵禦。該署鎮身帶重傷。即時殞命。所帶官兵。陣亡亦多。連年番匪屢搶沿邊居民。今復聚

衆。戕害總兵大員。殺傷弁兵。必應痛加勦辦。德興見因布哈沙。沙爾哈地方。有番賊二千餘人。若親身帶兵前赴山北。轉恐勢難兼顧。已選派營員。帶兵搜捕。著惠吉接奉此旨。卽星馳前赴甘肅。體察情形。相機妥辦。惠吉未到任以前。卽著鄧廷楨酌調官兵。交胡超帶往勦辦。並著胡超馳抵該處。詳察賊勢。分路追捕。總期悉數殲擒。不至逃竄稽誅。是爲至要。慶和爲國捐軀。情殊可憫。著交該部照總兵例議卹。　秋七月。辛未。准丹厤爾國貿易。並頒給通商章程。並准設立領事經理一切。丹厤爾國卽黄旗國也

癸未。　諭鄧廷楨奏官兵節次捕擊番賊。見在提鎭。分駐要隘。會合勦辦一摺。覽奏俱悉。賊番分股肆擾。經官兵協力攻勦。先後殲斃多名。已將賊匪壓退。惟番情叵測。聚散靡常。此次賊數不過二千餘人。而忽分忽合。忽東忽西。爲牽制官兵之計。必須偵探賊蹤。出其不意。相機勦捕。勿任竄伏遊奕。見在胡超帶兵馳抵永固。距察罕鄂博。僅止一百餘里。與站柱聲息相通。乘此官兵會合之時。務當一鼓作氣。於賊番往來要隘。堵截勦擊。尤當設法斷其後路。俾不至竄歸巢穴。空勞兵力。至番賊窺伺羣科。此時是否能散。著德興駐紮丹噶爾。督率官兵。並蒙古等。一併防範。毋得稍有疎虞。並責成胡超。督緝卡內之賊。以清北路。站柱督緝卡外之賊。以清南路。其餘防

堵接應各事宜。俱著照所議辦理。 開採廣西恭城縣鉛鑛。 八月。壬辰 諭。朕勤求民隱。子惠元元。自御極以來。蠲賦緩徵。恩膏疊沛。所願人安樂利。戶裕蓋藏。俾閭閻日臻康阜。因念各省民欠錢糧。自道光十五年。降旨蠲免後。計期已逾十年。本年恭逢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海寓乂安。民物豐裕。允宜推廣慈恩。覃敷闓澤。用昭錫賚之仁。所有各省節年正耗民欠錢糧。及因災緩徵帶徵民穀。並借給籽種口糧牛具。及漕項蘆課。學租雜稅等項。著各該督撫將軍府尹等。將道光二十年以前。實欠在民者。詳晰查明。開單具奏。候朕降旨。全行豁免。並著先將此旨。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城市鄉村。咸喻朝廷德意。毋令官吏胥役等。延擱侵漁。致滋弊竇。期民休養生息。孝弟力田。比戶可封。催科不擾。用副朕延釐篤祜。申錫無疆至意。 九月。庚申。 諭。本年十月。恭逢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加上徽號。應躬進奏書冊寶。並宣表行禮。昨恭奉 皇太后懿旨。慶賀禮儀。過於煩重。拜跪需時。皇帝春秋。已逾六旬。自宜節勞。以示愛護。此次慶賀行禮時。所有奏書冊寶表文。一概毋庸宣讀。朕自維精力尚強。拜跪可以如禮。仍請率循儀典。藉展尊敬之忱。奏懇再三。未邀俞允。仰見 聖母垂愛惓惓。無微不至。若不祗遵溫諭。轉非所以上體慈懷。此次恭進奏書冊

寶。及慶賀表文均卽恪遵懿訓。毋庸宣讀。著諭知該部。敬謹遵行。 庚辰。 諭梁寶常奏。匪徒聚衆抗官。見在調兵剿辦情形一摺。浙江奉化縣匪徒張名淵等。於該縣考試時。聚衆阻鬧。挾制完糧減價。經該道等前往彈壓。輒敢抗拒官兵。形同叛逆。實屬目無法紀。見經該撫飭委署臬司蔡琼帶兵前往查辦。並據提督詹功顯選派參將百勝。帶兵前赴該處。相機剿辦。該縣山海交錯。難保該匪徒等不勾結他處賊匪。附和成羣。藉圖搶擄。自當厚集兵力。趕緊撲滅。著梁寶常帶印會同詹功顯。星夜馳往查辦。並准就近酌調得力鎭將前往。以備調遣。務將爲首各要犯張名淵等。悉數擒獲。毋許一名漏網。至該縣王濟。因何辦理不善。激成事端。該府李汝霖。於有事之時。遽爾告病。顯有規避情事。並著確切查明。據實參奏。毋稍徇隱。 丙戌。 諭。布彥泰奏。查勘開墾事務。將次完竣等語。前據嚴將軍奏稱。林則徐於伊犂開墾阿齊烏蘇地畝案內。捐辦要工。嗣因新疆南北各城開懇事務。疊經降旨。派令林則徐同全慶前往履勘。茲據布彥泰奏。各城開墾。九十月間。卽可全局完竣。林則徐自飭派查勘以來。自備資斧。效力奔馳。將近一載。著有微勞。著飭令回京。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補。 冬十月。辛卯。 賜吳德新等六十九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巳。封成

貴人鈕祜祿氏爲成嬪。甲午。以　皇太后七旬萬壽。加上　皇太后徽號曰。恭慈康裕安成莊惠壽禧崇祺皇太后。丙申。梁寶常奏。查明奉化縣匪徒滋事緣由。並見辦情形一摺。得　旨奉化縣匪徒滋事。張名淵等因控糧案未結。輒敢聚衆阻考。毆辱委員。焚搶民舍。提督詹功顯。迅卽撥兵。派令參將百勝等赴援。旋將匪徒擊散。見在倉庫監獄未動。該匪徒出城以後。各鄉附和之徒。漸次散去。惟梟汪家村等莊。尙集聚多人。計圖抗拒。經該撫調兵往剿。該匪等事起倉卒。勢頗猖獗。該提督撥兵迅速。調度有方。百勝等奉派救援。奮勇前進。以致身受重傷。均屬可嘉。詹功顯。百勝。鄧鳳翔。俱著交部從優議敍。該縣知縣王濟先因增加糧價。釀成京控。該府李汝霖。審訊此案。輒復擅責生監。以致人心不服。又於有事之時。遽爾告病。顯有規避情事。李汝霖。王濟。均著卽行革職拏問。交該撫嚴訊具奏。甯紹台道陳之驥。前往該處。不能彈壓撫諭。因匪黨衆多。輒行避匿。實屬懦怯無能。陳之驥著暫行革職。該撫惟當會同該提督督率將弁。將未散匪徒。迅速撲滅。尅日蕆事。其著名匪犯張名淵趙順年等。務須按名拏獲。審明嚴辦。以伸國法而淨根株。　戊戌。　皇太后七旬聖壽節。上率皇子及王公大臣。行慶賀禮。　御製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賦。並序。　諭

賀長齡奏。查明永昌府屬回匪滋擾情形。見籌捕剿等語。該回匪等。因敎習拳棒。被縣查拏。疑爲漢民舉發。輒敢糾衆報復。節經設法開導。仍復堅持相抗。擾掠附近村寨。實屬頑梗異常。見據該督飭委迤南道周澍會同提督張必祿。嚴密堵禦。相機剿捕。務須諄飭該道等。斟酌情形。妥愼籌辦。毋任稍有疏縱。亦不得過涉張皇。總期邊防永謐。漢回相安。方爲妥善。　癸卯。以恭上　皇太后徽號禮成。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丁未。　諭梁寶常奏。奉化縣匪徒。經該撫曉諭。業經解散。並據該縣衿耆。及居民等。縛送滋事匪徒。籲求免剿。首犯張文淵等。亦各赴案投首。各處村莊。一律肅清。前調官兵。分別撤留等語。所辦甚好。惟首要各犯甚多。其投首縛獻者。僅十餘人。未獲各犯。著卽設法搜拏。務使悉數弋獲。明正典刑。毋許一名漏網。但不可任聽官弁人等。借搜捕名色。擾及良民。餘著照所議辦理。　辛亥。　諭賀長齡奏。永昌城內住家回民。勾結滋事匪犯。於黑夜滋擾。槍礮齊起。經該管文武。督率弁兵。奮力攻捕。將藏伏各匪。悉數殲除等語。覽奏嘉悅之至。迤西道羅天池。鄧川州知州恆文。遊擊劉桂茂。練總沈聚成等。同心協力。加意隄防。當貪夜倉卒之間。設法剿捕。又能鎭靜不擾。使郡城得以保全。實爲奮勉出力。著該督迅卽查明。破格保奏。候朕施恩。以昭激

勸。又據探猛庭回匪。分糾永平各匪。欲攻郡城。及金鷄哨江橋等處。並勾結上江老窩各匪。抄掠村寨。頑梗已極。見在城內兵弱。難以分撥。著該督等會同張必祿等。仍遵前諭。迅速添調弁兵。扼要剿截。兩路夾攻。並飭該道等嚴密堵拏。務令將滋事各犯。悉數擒獲。從嚴懲辦。以伸國法。而淨根株。 十一月。庚辰。 諭耆英等奏。申明要約一摺。英兵在舟山數年。見當交割接收之期。該督親赴香港接晤各節。均堅守條約。並無異言。惟求進廣州府城一節。仍有他日再議之語。該督等俟其續請時。卽告以貿易之事。期於彼此相安。今欲更改舊章。人心必爲疑怪。粵民素稱强悍。且恐良莠不齊。儻或滋生事端。彼此均爲不便。如此曉諭。庶可經久相安。 十二月。辛卯。上詣大高殿祈雪。 戊戌。 諭本年以 皇太后七旬萬壽。前經降旨普免道光二十年以前民欠銀糧。各將軍督撫府尹等。查明開單具奏。據劉韻珂等另片奏請。將內地糧米。及臺灣府屬供粟。一體豁免。當交戶部核覆。茲據查明具奏。此次臺灣供粟。內地租穀。十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八石零。內地糧米。十四萬九千五百二十八石零。以上銀米內。截至奉到諭旨以前。實欠在民未完之項。著加恩准其一體豁免。用副朕推恩布闓至意。 癸卯。 上詣大高殿祈雪。 丁未。耆英等奏。英人仍執前說。

要求進城。命仍詳細開導。 上再詣大高殿祈雪。 癸丑。 上復詣大高殿祈雪。

丙午。道光二十六年。春正月。己未。 諭。朕弟惇恪親王緜愷。尙無承嗣之人。著將皇五子奕誴。過繼與惇恪親王爲嗣。卽襲封惇郡王。並著欽天監。於本年三月內。選擇吉期。移居府第。其一應章服。仍照皇子分例服用。應領俸糈。卽於本年春季爲始。照例支領。 甲戌。 諭。上年因派往朝鮮使臣。向帶通官五六員。恐有騷擾需索等事。曾經降旨。止准隨帶一員。茲據禮部奏。該國王懇請酌加。以便擯接等語。嗣後派往朝鮮使臣。著准其隨帶通官二員。該部卽纂入則例。永遠遵行。 諭林則徐奏。請將臨陣傷亡之武弁賜卹等語。甘肅水昌協把總徐廷貴。殺賊陣亡。洮州副千戶土司楊國成。捕賊捐軀。均著該部照例議卹。至署遊擊薛貴之子薛瑞麟。身非職官。本無剿賊之責。乃能助父打仗。奮不顧身。尤屬可嘉可憫。著加恩照千總例賜卹。 命賽尙阿。周祖培。查勘江南江防。 乙酉。達洪阿奏。見在籌辦進剿情形。得 旨。見在林則徐駐紮涼州。查辦一切。不日卽抵西甯。著會同達洪阿。將應辦各事宜。和衷商量。妥爲籌辦。將來布彥泰到任後。林則徐仍著暫留西甯。與布彥泰。達洪阿。公同會辦。期於集思廣益。以靖邊陲。是爲至要。 二月。壬子。鄭親王烏爾恭阿卒。 命皇四子奕

茶酒。賞銀二千兩治喪。予祭葬。謚曰愼。　三月戊午。　諭。如貴妃。侍奉　皇考有年。淑愼素著。隨侍慈幃。允昭謹恪。茲年屆六旬。宜崇位號。以介蕃釐。著晉封爲皇貴妃。所有應行事宜。各該衙門。察例具奏。　癸亥。　上啓鑾謁西陵。　庚午。　上幸南苑行圍。　賞御前大臣怡親王載垣。大學士穆彰阿。潘世恩。黃馬褂。　乙亥。　上還京師。　戊寅。　諭。我朝景運延長。雲礽衍慶。避名之典。我　皇祖高宗純皇帝。特降諭旨。以不經用之字改避。復諭以奕字。著以下亦可推廣。此意。永遠遵行。　聖謨煌煌。洵爲萬世法守。朕御極初年。曾經降旨。奕載溥毓恆啓等字。缺筆書寫。因念國家燕翼相承。宗支蕃衍。以次命名者。久而愈多。自宜推廣諭旨。援引二名不偏諱之義。用示折衷。將來繼體承緒者。上一字。仍著無庸改避。亦無庸缺筆。其下一字。應如何缺筆。臨時酌定。以是著爲令典。俾我子孫。繼繼繩繩。率循罔替。此旨著軍機大臣。敬謹存記。並繕錄二道。一交內閣封貯。一交上書房恭貯。敬識。以垂永久。　乙酉。上詣黑龍潭祈雨。　鄧廷楨卒。以林則徐爲陝西巡撫。　夏四月丁亥。　諭。訥爾經額奏。江省商米運津。籌辦收買一摺。江省招商買米。由海道運至天津售賣。見據該督查明。米船抵津。已有數隻。白米銷售。甚形踴躍。粳米一項。議定官爲收買。見已籌

款辦理。所有此項米石。即著倉場侍郎。派委坐糧廳監督一員。帶同經紀斛隻。速赴天津。按船驗明米色。再由天津道。按照市價。公平收買。委員分運解通。以重儲備。戊子。諭武攀鳳等奏臺灣漳泉民人分類械鬬。匪徒乘機焚搶各案。見已辦理完竣一摺。此次該總兵等督帶兵勇。分投彈壓。由府庫提墊軍需銀七萬六千八百三十九兩。著准其援照成案作正開銷。其撫䘏難民一項。係由官紳捐辦。免其造册報銷。所有捐輸官紳商民及獲犯出力之文武員弁紳士義首人等。並著該總兵酌量保奏。候朕施恩。乙巳。命貴州編查附居苗寨客民戶口。丙午。上詣黑龍潭祈雨。戊申。雨。五月。壬戌。上詣黑龍潭祈雨。丁卯。上復詣黑龍潭祈雨。耆英等奏委員前往香港。詳加開導。英國遵約。退還舟山。兵目撤兵。派船四隻赴該處載兵。駛往印度。前聞印度所屬之塞哥國。與英國兩次搆兵。遣人向米利堅西洋等國探詢。均稱英國上年兵敗。復於本年正月。與塞哥國兩次交兵得勝。又據大鵬副將等探報。英國復與上年搆兵之馬𧹞國爭戰。被馬𧹞國擊殺英兵數千。及兵目四名。未知確否報聞。乙亥。雨。前任湖南提督楊芳卒。予祭葬諡勤勇。賞銀五百兩治喪。閏五月乙酉。諭布彥泰奏查拏要犯黑錯四溝番族膽敢糾衆拒斃官

弁土兵多名。見添派鎮將大員前往剿辦等語。此案上年因兇賊東奴脫巴等。在黑錯寺地方藏匿。副將扎勒罕布帶兵查拏。不能得力。曾降旨令該督等。添兵搜捕。期於悉數擒拏。茲據奏稱。護副將張奉明等。遣人持諭開導。雖有滅匆等五族。悔悟投誠。獻出番賊科洛一名。而黑錯四溝番族。膽敢集馬步隊一千七八百人。分股迎敵。先後拒斃官弁兵丁數十名。始終庇匿兇賊。不肯獻出。兇頑已極。當經該督等派委總兵站柱等。添帶官兵。前往剿辦。並派知府莊俊元。偕往會辦。旋經站柱等馳至該處。勒令迅速交賊。詎該寺僧先後交出賊犯六名。均非指名勒交之要犯。迨該鎮等。進剿至那沙莊滅力迭二莊。該番衆仍敢持械抗拒。似此兇頑不法。必應痛加剿捕。既已厚集兵力。該督等卽應嚴飭鎮將大員。攻其要隘。殲厥渠魁。其主謀糾黨之兇徒。總當悉數就擒。斷不准因零匪交出。輒將就了事。務令該番族等知畏知懼。不至再貽後患。　丁酉。　諭前因兵部議覆兩江總督璧昌請於三江口等處。設立鹽捕專營。恐日久不得其人。仍屬有名無實等語。曾降旨令賽尙阿等。親往履勘。核議具奏。茲據奏稱。親至其處。察看霍家橋實爲揚州切要門戶。添設專營。不特鹽務賴以緝私。兼可爲揚州保障。且添兵之難。在於籌餉。業經查據該督切實聲明。可以永久

不動正項。其事自屬可行。著准其於霍家橋添設鹽捕專營員弁兵丁。如數增添。所有俸餉等。既據該督稱於鹽務籌撥。即著免其造冊報銷。但必期行之永久。儻日後偶因經費短絀奏請借動別項。亦斷不能俾邀允准。至運司緝私。是其專責。若不兼轄武職。亦恐呼應不靈。該督所請加運司兵備兼銜之處。並著准其兼銜。以資制馭。他省不得援以爲例。其新設官兵。仍責成該督督飭運司。認眞巡防訓練。隨時考核。期於兵歸實用。餉不虛糜。毋致日久視爲具文。 戊戌。 命端華襲鄭親王爵。並在御前行走。 六月。丁卯。 諭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並各督撫。飭屬緝拏邪匪。 庚午。改建廣東九龍石城。 壬午。以予告大學士阮元。重赴鹿鳴。晉太傅。予食全俸。癸未。 諭。布彥泰等奏黑錯寺番匪。抗拒官兵。前經達洪阿帶兵攻剿。焚莊毀寺。業已大振軍威。詎該逃匪等。仍敢竄匿果坌地方。希圖有險可踞。復經達洪阿督帶精兵。窮追奮擊。埽蕩窩巢。計該處烏合數百之衆。業已殲擒殆盡。見在拉布楞等寺僧衆。收合四溝散亡番族。帶到營盤。匍伏乞命。經達洪阿。宣布皇仁。嚴行條約。准令悔過自新。官兵即日凱撤。所辦可嘉之至。達洪阿著賞戴花翎。所有在事出力員弁。著該員擇其勞績較著者。酌量保奏。候朕施恩。 命革西甯鎭總兵站柱職。發往烏嚕

木齊效力贖罪。以其剿番不力告病溺職故也。 秋七月。辛卯。 諭。前據奕湘等奏。
接據朝鮮來咨。內地與朝鮮交界之處。近日又有夷人。私越邊界。墾田搆舍。查拏究
辦一摺。當經降旨將未能實心查辦之將軍禧恩等。交部嚴加議處。茲據部議以降
級調用。奸民越界。本干例禁。開墾田畝。尤屬意在久居爲業。宜如何認眞查辦。乃禧
恩履任數年。於此等外藩交界。經朕特旨交辦之件。漫不經心。實屬孤恩。大負委任。
禧恩著革去公爵。拔去雙眼花翎。仍帶單眼花翎。降爲鎮國將軍。以示懲儆。 壬寅。
上閱吉林黑龍江官兵馬步射。 乙巳。 諭。御史戴絅孫奏河東鹽務。商力已疲。
請量爲變通。據奏鹽法之善。莫過於民運民銷。而官收其稅。河東商力疲敝。比以舉
報充商。大爲閭閻之害。請倣照乾隆年間。河南鹽課改入三省地丁完納舊例。酌量
變通等語。著吳其濬體察情形。該御史所奏。是否可行。悉心妥議具奏。尋奏河東官
地。由唐迄今。外設禁牆。以防作踐。內通畦渠。以瀦鹵泉。稍不完繕。淡水滲入。則全池
之鹵。卽行融釋。是以附近山溪。鞏築堰坡。不使涓滴潛注。每歲搶修。皆係商捐生息。
所費甚鉅。一歸民運。竈丁無力修葺。不過一二年間。卽成荒灘。所產之鹽。夾雜硝鹻。
不便民食。徒棄天產。且恐官池委之於民。必致無鹽可稅。此不敢改歸民運者也。再

查三省鹽課攤入地丁全卷。止係晉省主議。並未咨商各省。以致兩淮天津。均以晉鹽充塞。大礙官綱。至嘉慶十二年。卽復改歸商運。是當時草率立案。本未周妥。以今日山西情形而論。驟攤鹽課二十八萬有奇。恐民力不支。勢將增累窮黎。且河東之商。一聞改法。無論殷乏。俱存觀望。更恐於奏銷大有妨礙。此不敢輕議撥入地丁者也。報聞。　庚戌。　諭。前據布彥泰審訊首逆胡完供詞。與原卷逈不相符一案。旋因布彥泰。已簡任陝甘總督。特降旨交薩迎阿研訊確情具奏。茲據奏稱。訊明胡完本名薩密斯項。並非布孜爾罕。亦無從逆情事。證據甚爲確鑿。是奕經等審辦此案。並不悉心研鞫。任聽伯克誣拏教供。委員刑偪妄認。幾至誤入叛逆重罪。昏瞶謬妄。莫此爲甚。奕經著革職。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齋清額以專城大臣。審轉不實。著一併革職。發往伊犁充當苦差。賽什雅勒泰。隨同會奏。並未深究案情。亦屬不合。著改爲降三級留任。不准抵銷。其餘分別文武各員。降革有差。至胡完一犯。雖訊無從逆情事。惟據供有酗酒賭博。抗欠誣告。及姦拐婦女等情。邊疆重地。斷難容此不安本分之人。著卽定地充軍。　致仕大學士阮元奏謝加太傅銜。重赴鹿鳴宴恩。得　旨。覽奏均悉。願卿福壽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盛也。　八月戊午。　諭。昨據刑部奏結職

官狎優飲酒一案。已依議行矣。此案各該員。以職官恣意游蕩。均屬卑鄙無恥。詒無可辭。惟案內之王恩祥一員。見官翰林。平日自宜敦品勵學。謹慎自愛。乃竟踰閑蕩檢。甘蹈狎邪。更改姓名。尤屬巧詐卑鄙。昨經朕簡放學政。設使此案倖未舉發。尚安望其訓迪有方。爲士林表率耶。王恩祥行止卑汚。有玷清班。革職不足蔽辜。著從重發往軍臺效力贖罪。以爲身任詞臣不知檢束者戒。　癸酉。　上閱火器營兵。　甲戌。　諭賀長齡奏軍犯奮力效誠。請援照回疆遣勇將功贖罪成案。准其釋回等語。所奏甚屬謬妄。內地與回疆情形。逈不相同。在配軍犯。自宜嚴加管束。不得藉端遽請免罪。致使妄生希冀。該督總制兩省營伍。不惟雲南之兵歸其統轄。卽貴州各營。亦無難隨時檄調。此次辦理么麽回匪。何必藉一軍犯之力。練勇相助耶。所請著不准行。賀長齡辦事毫無見識。懦弱無能。有負朕望。著傳旨申飭。仍交部議處。尋降賀長齡爲河南布政使。以李星沅爲陝甘總督。未到任以前。命陸建瀛兼署。　九月。丙戌。耆英等奏。湖北獲解傳教洋人納巴羅。卽陸懷仁。訊明實係大呂宋人。並無別項不法情事。該國並無領事在粵。已發交西洋夷目。嚴加管束。　丁未。以徐廣縉爲雲南巡撫。葉名琛爲廣東布政使。　冬十月。丙寅。　諭柏葰等奏。請將江蘇省完漕大

戶小戶等名目。概行禁絕等語。據稱查明江蘇。向來完漕紳富謂之大戶。庶民謂之小戶。以大戶之短交。取償於小戶。因而刁劣紳衿。挾制官吏。索取白規。大戶包攬小戶。小戶附託大戶。又有包戶之名。以致畸輕畸重。衆怨沸騰。紛紛滋事。又旗丁津貼。原有定額。近來總以米色爲詞。多方挑斥。逐漸加增。是幫船多取一分於官。州縣即多取一分於民。種種弊端。關繫匪輕。若不及早整頓。貽患何所底止。著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認眞查察。所有前項大戶小戶包戶各名目。概行一律禁絕。一概均收。尤不准旗丁額外多索幫費。儻敢抗違不遵。或州縣中竟有浮收入己情事。即行據實嚴參。從重治罪。毋稍瞻徇。以肅漕務而清弊源。　十一月。乙未。　上詣大高殿祈雪。丁未。　諭。據劉韻珂奏。臺灣生番獻地輸誠。請歸官開墾一摺。當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茲據會議具奏。該番性類犬羊。嬴居崖谷。忽因衰弱窮困。獻地投誠。懇請官爲經理。恐有漢奸懷詐挾私。潛爲勾引。一經收納。利之所在。百弊叢生。有非豫料可及者。此事大有關係。著該督於明年二三月渡臺後。將該處一切情形履勘。細加體察。籌及久遠。據實奏明。未奉諭旨之先。不准措辦。斷不可輕聽屬員慫慂。以爲邀功討好。受其蒙蔽。率行議准。致貽種種後患。　己酉。　諭。黃恩彤奏。應試年

老武生三場完竣。請賜職銜一摺。所奏甚屬冒昧。國家設科取士。原屬文武並重。惟每屆鄉會榜後。查明年老諸生。賞給副榜舉人。及司業檢討等職銜。專爲文場而設。與武生專較年力者不同。黃恩彤既知向無賞給年老武生職銜之例。乃必欲飾詞陳請。是止知見好沽名。受人蒙蔽。甘置舊章於不顧。儻各督撫相率爲僞。競尙虛文。於政事有何裨益。所奏斷難准行。黃恩彤違例妄請。大失朕望。著交部嚴加議處。以爲市恩邀譽者戒。　辛亥。　諭。有人奏山東盜賊公行。請旨飭拏一摺。山東地方。向無擄人勒贖之事。玆據奏本年十月間。該嶧縣蘭山等處。盜刦頻仍。並有擄人幼子。勒贖錢文之案。且該兩縣。窩賊甚多。著名頭目。糾合多人。擾害閭閻。與捕役聲氣相通。是以無從究辦等語。盜賊肆擾。擄人勒贖。與捕役包庇養奸。最爲地方之害。不可不嚴行懲創。著崇恩嚴飭地方官。按名嚴密查拏。盡法懲治。毋任一名漏網。至捕役包庇賊匪。種種弊端。實爲盜源。該撫惟當密加體訪。如果實有其事。立卽査拏嚴辦。庶捕務日有起色。而宵小自可斂跡矣。　十二月。癸丑。　諭。昨因黃恩彤違例妄請賞給年老武生職銜。飾詞瀆奏。市恩邀譽。當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並諭兵部查明定例。據奏稱武生武舉。年逾六十者。停其咨送鄉會試。乾隆九年。十八年。經該部先後

議覆蔣溥多倫條奏。嚴定章程。六十以上者不准入場等語。茲據吏部。照妄行條奏例。從嚴議以降三級調用。且身爲大吏。止知見好於人。擅開例制。代乞恩施。尤爲謬妄。黃恩彤著卽行革職。交耆英差遣委用。所有該武生符成梅年已八十四歲。其六十以後各科。違例送考收考之各學政巡撫。並著該部。查取職名。嚴加議處。 辛酉。尊封 仁宗睿皇帝如貴妃鈕祜祿氏爲如皇貴妃。晉封琳妃烏雅氏爲琳貴妃。成貴人鈕祜祿氏爲成嬪。 己巳。雲貴總督李星沅奏。見查緬匪滋事。嚴速剿辦。得 旨。此等事切忌諱飾玩愒。務當嚴加整飭。妥速而行。勉之。 賞琦善二品頂帶。爲四川總督。 丙子。調鄭祖琛爲廣西巡撫。 丁丑。琦善奏。披楞。卽英吉利國。見戰勝森巴。並森巴所屬之拉達克克什米爾地方。俱已歸披楞管轄。報聞。

丁未。道光二十七年。春正月。辛丑。 諭戶部奏。珠爾山閒荒地畝。請照涼水泉舊案。停止認種。一律封禁一摺。吉林一帶地方。爲根本重地。官荒地畝。不准開墾。例禁綦嚴。所有珠爾山閒荒地。五萬六千餘晌。除見在招墾地二千六百二十六晌。既經查明各佃花費工本。姑准墾種交租外。實賸閒荒地。五萬三千三百七十四晌。自應查照涼水泉地畝封禁原案。一律辦理。該將軍副都統。親往各該處。通行查勘。此外尙有


商務印書館印行

存腾閒荒。共若干萬晌。一律自本年爲始。各於扼要處所。趕立封堆。永遠禁止。毋任彼此影射。稍涉含混。以致有名無實。並令各邊口。嚴遏流民。毋許闌入。嗣後儻再有展越偸種情弊。除該地方官。從嚴懲辦外。定將失察之將軍副都統。一併嚴行懲處。以肅官常。而昭法守。　壬寅。李星沅奏。緬匪聚散無常。不値勞師糜餉。擬行團練之法。人自爲衛。農卽爲兵。既有裨於邊備。仍無藉乎軍需。得旨。所見極是。妥實相機而行。　二月。壬戌。雲貴總督李星沅奏。緬匪已聞風散匿。其拒捕之回匪。現督官兵。上緊剿辦。得旨。一鼓作氣。最忌姑息。醜類務盡殲除。毋留後患。勉之。　癸亥。以鄭親王端華。爲御前大臣。　庚午。賀長齡以病免。　壬申。諭致祭文廟儀注。乾隆年間。曾將一揖之儀。奉旨更正。嗣後儀注內。如何改定。見在自行一叩禮。係何年添出。著禮部詳細查明具奏。　癸酉。允陸建瀛等奏。挑築六塘河各工。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向來閩海關徵收課稅。從無短缺。乃自近年以來。據報徵收數目。每不足額。是否敬斂未能認眞稽核。或用人不當。致有偸漏等弊。或任聽胥役串通蒙混。種種侵蝕。恐皆不免。著劉韻珂接奉此旨。隨時留心。密加察訪。如查有前項情弊。卽行據實具奏。斷不准稍涉瞻徇。尋奏。遵查閩海關稅務。雖分六口。而厦門一口。向居稅額

之半。廈門販海之船。有透北過臺。出洋廣撥四項貨船。自五口通商以後。洋船所販之貨。即係出洋廣撥兩項船隻所販之貨。以致出洋廣撥二船。收帆歇業。洋稅日增。常稅日絀。擬將洋船所占華商進口洋貨棉花布匹。出口雜貨等稅。撥歸閩海關。常稅徵報。其洋船進口噸錢。出口茶葉湖絲。仍歸洋稅徵收。下戶部議。尋議洋稅撥歸常稅。恐洋稅所徵無幾。請令於每年洋稅項下。撥補常稅銀若干兩。酌定數目奏聞。從之。　戊寅。　上啓鑾。謁東陵。　諭行在鑾儀使玉明聯順。俱著賞穿黃馬褂。嗣後滿鑾儀使著爲例。　三月。辛巳。　上謁陵畢。回鑾。　癸未。　諭李星沅奏官兵圍剿回匪。首要各犯。續行拏獲。勒交餘匪。漸就肅清一摺。所辦甚好。可嘉之至。滇省回匪。由緬甯竄入雲州。勾結拒捕。節被攻擊。獻出重犯。復經該督嚴飭密速勒拏首犯。卽據續獲要犯多名。又據回寨續交指拏首犯馬登霄一名。餘仍延未交出。該提督等。復行督剿。殲斃無算。賊營驚潰。該寨衿者等。疊次詣營泣訴。旋續拏到馬幗海。海連升兩犯。又設伏生擒馬效青一名。張富已據供被傷致斃。著名首惡。見已一律殲滅。餘匪漸就肅清。李星沅調度有方。辦理迅速。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以示優奬。　諭李星沅奏遵旨確查原辦回務實在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此次殲擒雲州


商務印書館印行

回匪。多係永昌前案逸出之犯。是該匪等反覆滋擾。顯因上屆辦理回務之告病道員羅天池。未能詳慎區分。率行掩捕。以致衆回寒心。有所藉口。實屬貽誤大局。前任雲南迤西道告病回籍之羅天池。著卽革職。永不敍用。以爲輕發躁妄者戒。賀長齡於羅天池搜殺過多。託病以去。並不從嚴參劾。止請撤銷議敍。又率准張富等投誠。代請免罪。種種謬妄。實屬辦理不善。亦著一併革職。　乙酉。　上幸南苑。行圍。　丙戌。耆英等奏。英人藉詞被華民欺陵之嫌。輒帶領兵船。突入省河十三行灣泊。並令洋兵潛上礮臺。釘塞礮眼。先經委員探詢。復前往面見。據稱欲往佛山。與華民較論。並堅請卽行進城。見在嚴防酌辦。　戊子。　上還京師。　己丑。耆英奏。此次英人突入省河。其堅求不已者。尤在究辦佛山毆逐洋人之華民。及准伊等進城二事。見在已委員馳往佛山。將當日在場鬨鬧之匪徒關亞賢等拏獲懲辦。釋其嫌怨。其進城一節。亦經委員反覆開導。寬其日期。其餘所請租地建房等事。均係按照條約。次第妥辦。見在陸續退出。　乙未。調李星沅爲兩江總督。林則徐爲雲貴總督。　戊戌。耆英等奏。洋船一律退出虎門。省城安靜如常。　乙巳。　諭。前因祝慶蕃以本科迴避士子。人數較多。率請另行考試。冒昧瀆陳。當交部嚴加議處。茲據部議。以降三級調

用。因該員任內。有革職留任之案。照例卽行革任等語。祝慶蕃。著加恩改爲降二級調用。夏四月。癸丑。雨。壬戌。雲貴總督林則徐奏。由四川取道前赴新任。得旨。長途善養。以副倚任。癸酉。賜張之萬等二百三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丙戌。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王慶雲等四員爲一等。餘升黜留館有差。丙申。軍機大臣會同戶工二部。議覆給事中張修育奏。籌裕庫儲六條。一釐定鹽引科則。刪減外費。清查引目。應請飭下各督撫。將見徵科則。詳查款數銀數。應減應裁。外支項下。酌定用錢款目。並飭查各省銷引積存數目。設法裁清。新引如何疏銷足額。籌議具奏。一整飭榷務。應請嗣後賠繳關稅各員。於限內交至七成以上。居期免其革職監追。未交之二成。餘另作分數。予限清完。有官者全扣廉俸。見在監追各員子弟家屬。交至七成以上。亦請釋放。帶欠之數。飭令設法措完。一釐正常例。將京銜與外銜。輕重懸殊者。斟酌改定。應請將無關選法之從六品光祿寺署正銜起。至未入流翰林院孔目銜止。逐加酌定。量爲核減。一籌裕銅觔。應請此後運員例帶餘銅。概令交局。官爲給價收買。一酌定勒追例限。查應追應賠各款。本有統限。又有分限。毋庸變例。銀數較重。未據結報家產。該員廉俸。又復無多者。應請由該管上司飭追。並

查取遲延職名議處。仍將本員廉俸停止一年作抵。至候補人員及子孫代賠。並無職官之人。責成各旗籍按限著追。實係力不能完。查明取結。分別辦理。一酌辦估變逾限。應令各督撫查明入官應變各項。責成見任州縣。統行予限一年。出示招售。如實與原估數目不敷。准照時價變完。其應虧挪查鈔者。應令認眞查辦。毋許隱匿。從之。己亥。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將潘仕成簡放廣東鹽運使。因該員籍隸廣東。當經降旨令耆英體察情形。將有無窒礙難行之處。據實具奏。茲據覆奏。該員籍隸本省。其族姻交好。多以鹽務營生。究屬窒礙難行。因思潘仕成留於廣東以道員差遣。該督可收指臂之助。惟本省道員有無窒礙。仍須體察情形。據實覆奏。如果無窒礙。俟覆奏後。當降旨以布政使銜。充補道員。至於何缺相宜。何員可以道缺擬升鹽運司。均著該督奏明請旨。毋稍遷就。尋奏潘仕成充補道缺。似屬未便。可否以候補鹽運司。留於粵東差委。俟修造船隻及一切事務大定。再請旨作何簡用。至鹽運司篆務。見派委督糧道趙長齡署理。策疲剔弊。不遺餘力。惟未敢擅行擬升。得旨。潘仕成。著以候補鹽運司。留於廣東。仍交耆英差遣委用。所遺鹽運司員缺。著趙長齡補授。丁未。以何桂清。曾國藩。俱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六月。辛亥。定繙譯

進士。轉補翰詹章程。　戊午。耆英等奏。英人租地建房等事。見經委員覓地。妥爲商辦。並責成地方官勸諭居民。俾各相安。　丁丑。　諭禮部奏。酌議旌表建坊章程等語。嗣後各該部隨案請旌之烈婦烈女。及年終彙奏內之烈婦烈女。均著建立專坊。以示獎異。餘俱著入總坊。年終彙題。並著各該督撫等。於題本內聲明會建總坊字樣。用昭區別。　秋七月。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都察院奏。雲南回民丁燦廷等控告香匪串謀滅殺無辜一案。已明降諭旨。交林則徐等審辦矣。此案控關奸匪挾仇尋衅。串謀倡亂。被害至一萬餘命之多。如果屬實。必須徹底根究。水落石出。庶足以服難民之心。而除地方之害。林則徐。程矞采。甫經到任。無所用其回護。著卽平心研鞫。毋枉毋縱。務將棍徒會匪。嚴行查禁。首惡各犯。從重懲辦。以紓積憤。而快人心。儻係從前辦理不善。不得因案已將就了結。顢頇塞責。遂將萬餘人之屈抑鬱而不伸。代人受過。已屬不可。況數萬生靈之沉冤。身爲大吏者。竟置之不問耶。尋奏丁燦廷等在京控訴。係指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永昌七哨漢民。將城內回民概行擅殺之事。所稱八千餘口之數。核與賀長齡原奏四千餘人之語不符。案查賀長齡於二十五六等年。將該處漢民蕭林貴楊老九等問擬斬梟。奏辦在案。其辦理不善之道

商務印書館印行

府。亦經奏參。回民仍以懲辦尙少。歸咎於官。其實九月初二前後。回民兇橫尋鬬各情。亦何嘗在情理之中。臣等見飭文武彈壓化導。將永昌順甯等處。絕產逃產。悉數清釐。漢民回民。設法招復。責令回漢中紳耆。互相約束。永禁侵陵。至於棍徒首惡。嚴密兇擒。斷不敢養癰貽患。得　旨秉公辦理。永靖疆圉。爲要。　甲辰。江蘇巡撫陸建瀛代贈禮部尙書銜秦承業孫宗瀚等。奏謝伊祖賜謚追贈恩。得　旨覽奏。景慕落淚。書齋風況。猶在目前。嗚呼。吾師終身繫念。不能忘也。　八月。己酉。　諭軍機大臣等。吉明奏賊匪滋擾大概情形。並派兵剿捕一摺。覽奏均悉。本日已降旨將奕山補授葉爾羌參贊大臣。矣安集延賊匪出擾。盜搶卡倫馬匹。並竄入回莊刦掠。戕害伯克。經該大臣等。派兵前往剿捕。大有斬擒。餘匪見已竄逸出卡。該匪等。裹脅多人。肆行搶掠。雖已奔逃四散。難保不藏匿各莊。希圖糾約。復出滋擾。著該大臣等。嚴飭將弁及守卡官兵等。不必出卡窮追搜捕。務須嚴密防守卡倫。實力偵探。是否實有和卓。密查據實速行具奏。毋得稍有含混。　甲子。　諭布彥泰馳奏喀什噶爾回匪滋事。見在撥餉調兵籌剿一摺。據稱喀什噶爾卡外。安集延布嚕特糾約本地回子。屯聚城外。尋衅肆擾。該督見已知會提督。先行帶兵出關。一面督兵親赴肅州。照料調

度。並豫調官兵籌劃等語。安集延等回衆。性類犬羊。反覆靡常。膽敢煽結近城回衆。困擾城垣。藐法已極。必應速伸天討。以靖逆萌。而安邊徼。布彥泰著授為定西將軍。軍務一切。悉聽節制。奕山著作為參贊大臣。襄辦軍務。均著頒結關防。其所需軍餉。即著由陝西甘肅兩省藩庫。分貯項下。動用支發。該將軍等務宜激勵將弁。除暴安良。一切相機剿辦。迅速蕆事。俾根株淨絕。邊圉肅清。以副朕望。　諭。前因豫省災荒。亟因籌款賑卹。曾降旨發給銀三十萬兩。因思河南被災甚廣。億萬赤子。嗷嗷待哺。若全待分款撥解。仍恐緩不濟急。無以速拯災黎。著再行先發廣儲司銀二十萬兩。造辦處銀十萬兩。星速解交該省。以備賑撫之用。此外仍著戶部再行籌畫銀三十萬兩。就近撥解應用。該撫即嚴飭承辦各員。激發天良。核實認眞散放。務期實惠均霑。勿令一夫失所。當此經費支絀之時。朕不惜內帑。以延民命。該省紳民殷戶。念切桑梓。必有推解恐後者。該撫其善為拊循勸誘之。毋失朕望。　諭。本日據薩迎阿等馳奏。飛咨援兵起程。並各城辦理情形一摺。另片奏傳聞逆首係由霍罕逃出滋事等語。又據鍾方等奏。籌備官兵過境。鹽糧車馱等項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昨經降旨。令奕山督兵迅速進剿。並諭布彥泰行抵肅州時。察看情形。酌量進止。見據薩迎阿

等。查明喀什噶爾存城官兵。不下三千餘名。並城內居民甚衆。如果調度有方。戰守皆資得力。奕山計本月下旬。總可行抵阿克蘇。自己帶同各兵前進。著仍遵前旨迅速進兵。趁勢痛勦。勿使蔓延。毋庸會商布彥泰。至布彥泰。則須斟酌情形。儻賊勢必須併力攻勦。自應出關。如該回匪僅因偪迫肆掠。則不久自散。仍以安駐肅州。居中策應爲妥。所有阿克蘇。阿奇木伯克。愛瑪特捐備軍需等件。著事竣奏明施恩。再巴爾楚克。爲南四城門戶。且與樹窩子相連。地方緊要。毋令失機。此次賊匪內傳述有張格爾之弟巴布頂之子倭里漢條列和卓在內。由霍罕逃出滋事。道路之言。實難憑信。總之釜底游魂。無關緊要。如能就獲。固可立正典刑。即或逃匿。此種醜類。必遭冥譴。斷不可黷武窮兵。以必得首逆爲快。免得許多影射貪功之念。總期迅速蕆事。早撤糧臺爲要。至鍾方等奏籌備官兵供支。豫爲妥辦。諒早咨會。應否調遣。不爲遙制。悉聽隨時飛咨酌辦。

九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命文發張澧中。往河南查賑。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回疆賊匪滋事。關外之兵。足敷防勦。疊經降旨停調關內官兵。令奕山督兵進勦。布彥泰暫駐肅州策應。本日據布彥泰奏。接奉授爲定西將軍諭旨。刻日起程。請飭籌撥銀兩各一摺。又據吉明等奏。續派接應官兵。協同前次官兵。

合力擊賊。大獲勝仗。賊衆奔竄。及移兵駐紮要隘一摺。又據扎拉芬泰片奏。截留伊犁滿洲三營官兵。赴葉爾羌應援。及辦理軍需各等語。已明降諭旨將吉明等優加獎敘。並令布彥泰駐紮肅州策應。督率司道辦理糧臺。楊以增仍回陝西巡撫本任矣。關外救援官兵。疊獲勝仗。大兵一到。自可立予殲除。布彥泰既不出關。則奕山專司進剿。儻有須接應之處、並著吉明後路應援。以壯聲勢。仍會同商辦進剿之方。毋失機會。布彥泰著仍遵前旨居中策應。俟楊以增將總督關防交還時。所有定西將軍印。除已行文鈐用外。著暫行封貯勿用。仍用陝甘總督關防。辦理一切。其所帶官兵一千名。與台湧見帶官兵一千五百名。著酌量情形。可止則止。其選派涼州肅州各營。卽著停止前進。至土爾扈特兵丁。據布彥泰奏。向爲回衆所畏。亦著奕山察看情形。分別進止。賊衆煽惑回民。妄稱逆裔。無論有無。皆不可信。奕山務當堅持定力。徧諭軍民爲要。所需軍餉。已由戶部籌撥銀一百萬兩。著撙節動用。毋令稍滋糜費。關內糧臺。原爲轉輸關外軍餉。駄載而設。但目下情形。豈能倣照六年十年光景。動云數百萬兩、著仍遵前旨加意籌畫。可撤則撤。以節虛糜。吉明等奏紮營之處、向有水塘。足供千人汲飲。被賊堵塞來源。夜間水復暗長。此皆我將士忠義之氣所感。著

該大臣等於事竣後。酌量如何。仰酬神貺。妥議具奏。 甲申。 諭直隸山東河南官吏。會拏捻匪。 乙未。 諭。吉明舒興阿奏官兵兩次轟擊賊匪。迭獲勝仗。據稱前次大勝之後。茲於八月初一初二等日。賊匪在英吉沙爾城南。築立礮臺。晝夜望城攻打。經領隊大臣德齡。派令中城兩營守備楊成義。興貴。帶領精兵。奮勇出城剿賊。我兵施放槍礮。擊斃賊匪多名。乘勢將其礮臺拆毀。復殺賊數名。奪獲器械。並有賊匪經我活捉者。連前次拏獲從逆之回子。一併正法梟示。又初六初七初八等日。該匪仍將礮臺築起。我兵拆毀擊殺如前。獲械斃賊。較前十倍。賊衆始行潰散。該大臣德齡。兩次派兵出城。俱獲勝仗。於大兵未到之先。即已大振軍威。俾賊膽落。實屬調度有方。該守備楊成義。興貴。所帶兵勇。不過數百名。即能衝鋒禦敵。所向無前。尤屬驍勇可嘉之至。德齡著賞帶花翎。並交部從優議敘。楊成義。興貴。均著以都司即行補用。並賞帶花翎。以示嘉獎。 丁酉。 諭。兩江總督向來有兼轄河務之責。自道光二十二年起。因他務未能兼顧。嗣後仍著該督兼管。以符舊制。 戊戌。 諭本日先據奕山奏。賊勢日加緊急。擬即進兵。並分咨各處策應。續據布彥泰奏。催令台湧帶兵迅速前進。又據吉明等奏。賊匪滋擾軍臺。經換防官兵擊散。臺路復通。又據鍾祥與

貴奏。偵探賊匪情形各一摺。覽奏均悉。此次賊匪連次圍困喀英二城。又將喀什噶爾回城攻破。嗣後擾斷臺路。傷我官弁兵丁。將賴里克二臺臺門燒燬。並將外委賈國相刦去。經新派換防之涼州營守備馬興魁千總蔡耀宗。督率兵丁。奮力攻擊。殲賊多名。詎賊匪暗中放槍。致馬興魁蔡耀宗同時陣亡。兵丁亦有損傷。見在葉爾羌東路臺站文報。雖已照舊往來。而喀英二城。被困日久。亟應厚集兵力。及早救援。即葉爾羌巴爾楚克。亦須先事防堵。奕山見已帶兵先進。台湧統帶甘州涼州肅州三處官兵三千餘員名。亦經布彥泰催令全數出關。以爲奕山後路策應。兵力無虞單薄。奕山等正可乘機迅剿。毋稍遲回。仍一面商同吉明。舒興阿。趕緊分兵應援喀英二城。俾免疎虞。　冬十月。己酉。　諭京師及各直省。編查保甲。　辛亥。　賜李信等六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未。准江蘇蘇州等三府州。明年漕白糧米。改由海運。　辛酉。陸費瑔奏。湖南新甯縣屬。與廣西全州交界之黃坡峝地方。有猺人雷再浩。民人李輝。陳名機。糾黨結會。希圖搶掠。並有居住全州五排梅溪口等處之猺人蕭立山等。糾人入夥情事。迨經兵役捕拏。並地方紳民。帶領壯丁。隨往幫捕。復敢逞兇抗拒。傷斃鄉民。實屬罪大惡極。若不上緊緝拏全獲。必致日久蔓延。該撫見

已飛飭文武員弁。選帶兵役。馳往督拏。並於新甯縣接壤各處。就近派兵堵緝。卽著嚴飭認眞兜拏。毋稍疎漏。並著廣西巡撫鄭祖琛。嚴飭全州文武員弁。一體實力防堵。將蕭立山等上緊嚴拏。並各逸犯。按名全數弋獲。盡法懲辦。不准一名漏網。該撫等。務當嚴飭所屬。不分畛域。合力搜捕。立盡根株。　乙丑。　上閱健銳營兵。　戊辰。　賞給奕山二等侍衛。鎭國將軍。賞戴雙眼花翎。以其一日三戰。以少勝多。奮勇可嘉故也。　庚午。奕山奏。大兵復獲勝仗。賊匪分竄。英吉沙爾城垣解圍。得　旨嘉獎。下部優敍。分別賞賚有差。　癸酉。奕山奏。喀什噶爾賊匪分竄。城垣解圍。並收復回城。得　旨嘉獎。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見在大兵克捷。二城解圍。賊匪業已遠竄。自無須出卡窮追。惟前據吉明等奏稱。據安集延回子。熱孜克供稱。此次賊首。係阿里瑪斯玉素普和卓之子布孜爾罕。愛林伯克巴布頂和卓之子倭里罕。條列加瑪爾密喇普。張格爾和卓之子罕和卓斯底爾罕等。勾結滋事。並據該參贊大臣查奏。名目略同。惟該匪等詭詐多端。託名煽惑。希圖糾結。是其慣技。所稱和卓等名號。是否實有其人。抑係將年歲相等之人。冒名假託。哄誘回衆。入卡滋擾。未便因探信回子等傳訛之詞。遽信爲眞。卽鍾翔等前奏。差往偵探之密爾雜胡里所稟。因送馬面

見玉素普之子條列和卓。右手背有黑記一塊等語。亦難保非揑詞飾混。試思該匪等蹤跡。斷難逃人耳目。所有附近邊卡之回子居民。及各官弁伯克中。必有能知其詳者。著奕山等遴派員弁伯克。設探密訪。加意詳查。務得實在情形。據實具奏。尋奏探訪此次滋事賊首。係張格爾之兄玉素普兩子。邁買的明。阿布都拉。張格爾之弟。巴布頂之弟。巴布頂之子。倭里罕條列。由霍罕進口滋事。實未聞有布孜爾罕罕和卓斯底爾罕等名目。至條列和卓。卽倭里罕。詳加查訪。並無人知該逆手有黑記。報聞。　諭吉明等奏。官軍搜捕餘匪。回莊肅清一摺。前經該大臣等。派令官兵前往奎里鐵列木莊。搜捕餘匪。行至沙梁附近。遇見馬步賊匪。官兵迎擊。該匪等膽敢抗拒。我兵槍礮齊施。賊被轟擊敗走。把總朱德首先殺賊。該將弁等奮勇驅兵。直撲賊巢。擒斃多名。餘匪竄散附近地方。均經逐細搜剿。餘黨悉就肅清。該莊均係惰蘭回戶。前次屢經附逆。此次官兵往捕。仍敢抗拒。實屬怙惡不悛。見旣悉數殲除。庶足稍示懲儆。所有首先殺賊之把總朱德。著以守備升用。先換頂帶。其在事尤爲出力之官兵伯克等。著卽查明具奏。　甲午。　諭裕泰等奏。盤獲西洋人潛入內地傳教一摺。據稱西洋人李若瑟。羅沅勒。改換服飾。潛至湖北省。與民人馬五芝等會遇。勸允傳


商務印書館印行

致。並有該省上年委員解粵之納巴羅一名。復行來楚。欲圖傳教等語。該國習教念經。例不准赴內地傳習。以防蔓延滋弊。茲西洋人李若瑟等曾至山西陝西等省。復先後至湖北傳教。既經該督撫解回廣東。著耆英照例妥辦。　乙未。　賞陸費瑔花翎。以其生擒首惡雷再浩。並著名要犯李輝。並餘黨悉就殲戮故也。　庚子。　諭前據鄭祖琛等奏。官兵攻擊匪徒。槍斃首犯李世得。旋據陸費瑔奏。官兵生擒首犯雷再浩等。疊經降旨。飭令會合進剿。並嚴搜餘匪矣。茲據鄭祖琛等奏稱。迭次剿捕匪徒。殲擒多名。賊勢奔退。仍飭會剿。見在首逆雷再浩。已在湖南地方就獲。恐該省餘匪尚多。聚散無定。深巖絕嶺。或多伏藏。意圖乘機出擾。著即嚴飭兵弁實力兜拏。分途搜捕。務期掃除淨盡。勿留餘孽。再該撫風聞湖南道州地方。亦有匪徒聚集。意圖焚搶情事。該省灌陽縣屬毗連。自應嚴密防範。見已咨會提督派兵前往堵禦。著即令該將弁等加意防守。毋任稍有竄越。所有見在兩次擊賊。及拏獲逆子李加輝出力人員。著查明據實保奏。　壬寅。　耆英等奏。黃竹岐民人與洋人互毆。致斃洋人六命。德庇時坐駕兵船來省。遞到覆文。懇將兇犯拏獲。即行正法。民人亦被洋人毆斃二名。見在查辦。命嚴緝正兇。持平審辦。　十二月。壬子。　諭鄭祖琛等奏殲捕滋事

匪徒。並見派弁兵。馳往堵禦一摺。廣西灌陽縣屬。前有湖南道州匪徒。竄入搶掠。經該縣會同該處團練鄉勇。協力圍拏。疊次格殺多人。並拏獲匪目左廣秀等二名。該匪等俱已潰散。逃回道州及交界之永明等處。見在匪犯李魔旺。已在湖南被擒。尚恐餘匪出沒無常。難保不復行竄擾。該撫等業已派委員弁。馳往該處。著即飭令該員弁等。於交界處所。嚴行堵禦。並咨會湖南。會同迅速搜捕。務期淨絕根株。勿留餘孽。另片奏。平樂陽朔等處。均有匪徒滋事。業經飭委文武員弁。督率團勇擊散各等語。著一併飭令分投搜捕。毋得因賊退散。稍疏防範。尋覆奏。前後捕獲匪犯三十七名。除左廣秀等五名。情罪重大。即在拏獲地方正法。並蔣學泰一名。業已病故外。何其先等二十八犯。查明均係道州首匪李魔旺。糾邀搶掠。由道州衝入灌陽縣屬。焚搶村民。殺傷差役鄉民多人。實係隨從謀反。均各以謀叛。不分首從皆斬律。押赴市曹處斬。傳首示衆。杭旺祥等三犯。被脅入夥。中途逃散。並未隨同焚刦。合依謀叛案內被脅入夥。並未隨同抗拒官兵。發新疆給官兵爲奴例。發新疆給官兵爲奴。見在地方肅清。惟查灌陽縣。與楚省道州等處。犬牙相錯。仍飭縣營協同嚴防。下部議。從之。

戊午。湖南乾州廳苗匪滋事。命裕泰等剿之。　辛未。湖廣總督裕泰奏。查乾州

苗匪起衅緣由。實因無賴痞苗。假屯田內開有水衝沙壓。及今秋偶被蟲旱爲名。復行合款抗租。藉端索詐。委非地方官另有激變情事。見在飛咨提督。並督飭地方各官。激勵兵練。示以聲威。一面懸賞購擒各頭目。解散脅從。不難迅就肅清。得旨。妥爲籌辦。毋稍玩延。 甲戌。 諭本日已有旨著耆英來京陛見。所有兩廣總督印務。及欽差大臣關防。均交徐廣縉署理矣。徐廣縉。經朕簡用廣東巡撫。到任已及年餘。於地方一切。自應熟習機宜。妥慎辦理。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至於變通參酌。是在該署督。臨時加意權衡。體察。總期以誠結民情。方爲不負委任。黃恩彤曾任廣東巡撫。自獲咎以來。仍留粵省。經朕特加六品頂帶。交耆英差遣委用。該員身受重恩。指顧擢用。宜如何感激圖報。始終出力。茲已有旨。將該員仍交徐廣縉差委。俾該督遇事。藉資指揮。可收指臂之助。徐廣縉接奉此旨。卽告知耆英。並傳與黃恩彤閱看。以後黃恩彤如果奮勉出力。披瀝血誠。該署督自能據實保奏。候朕施恩。儻不知振作。藉詞推卸。難掩衆人耳目。卽著隨時參奏。試問黃恩彤能當此重咎否耶。 召耆英來京。以徐廣縉署兩廣總督。欽差大臣。葉名琛護理廣東巡撫。

卷終

#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三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衛章恭校

宣宗成皇帝。

戊申道光二十八年。春正月。甲申。湖南乾州廳苗匪。被剿悔罪自首。命裕泰等分別懲辦。仍搜拏餘匪。己丑。賞已革山東巡撫崇恩藍翎侍衛爲駐藏幫辦大臣。戊戌。越南國王阮福曔卒。奉表告哀。詔停本年呈進方物。庚子。諭林則徐等奏提解控案。延未赴解等語。雲南永昌地方漢回挾嫌互殺。經該督撫等出示切實開導。漢回已具結互保。矢無反覆。惟香匪見經提解。竟敢藉詞意圖抗匿。該匪平日燒香結會。往往挾仇擅殺平民。匿不報官。茲於提解人犯。復敢糾約庇匿。意欲抗拒。此風斷不可長。著林則徐等。諄飭該道府等妥爲曉諭。釋其疑慮。固不可操之過促。致滋決裂。亦斷不能任其抗拒。不遵提訊。總須默化潛移。挽回風氣。以綏邊徼。而靖兇頑。　葉爾羌參贊大臣奕山等奏。霍罕遣夷使。於十二月十二日。至喀什噶爾。據稱帶有該夷明巴什木素滿庫里稟函。情辭恭順。得　旨。彼此言語不通。文字難憑。加以反覆無常之性。斷不可信以爲實。惟有愼守邊疆。習練武備。善撫各城回衆。俾令


商務印書館印行

心不外向。自能妥善。愼勉爲之。毋忽毋怠。 二月。辛酉。 諭。林則徐等奏。保山縣七哨匪徒。打奪解省人證。隨又焚燒縣署。殘殺城內回民。見在籌辦情形一摺。覽奏已悉。雲南永昌。漢回互相仇殺。前經調兵剿辦。甫就撲滅。乃頑悍之徒。藐法已極。茲復因永昌府縣。會營押解京控犯證。該匪等輒敢於中途刦去。旋又擁入城內。焚燒保山縣署。監犯盡行放出。先經招復之回民。見被搜殺無存。鎭道府縣。俱被圍困在城。道路梗塞。文報沈滯。不法已極。必應痛加剿洗。方足挽回積疾。林則徐見已檄調各營精兵。分投進剿。並已親往大理府督辦。榮玉材業經帶兵前往。相機攻剿。固當分別良莠。不可妄殺無辜。致失衆心。尤不可再示姑容。稍留餘孽。所稱鎭道府縣皆被困窘在城。每日市糧。限數出糶。見在曾否解圍。該鎭道等如何著落。著即查明由驛具奏。其瀾滄江。爲赴永昌必由之路。江橋板片。見被該匪等拆斷。聚衆把守。尤當迅即設法擊散賊衆。修復橋道鐵索。俾文報得通。剿辦方能得力。至軍需經費。除於鹽課項下借動十萬兩外。所有雲南貴州兩省。見收捐輸之款。並准其先行動支。以濟急需。程矞采在省督催各路官兵。籌辦糧餉。俱當悉心商辦。務使兵威遠播。漢回各匪。盡皆懾服。斷不可稍有挫失。以靖邊圉而除兇頑。 以剿辦湖南新甯縣會匪。予

巡撫陸費瑔等優敘。賞鹽法道楊炳堃等花翎。舉人江忠源等藍翎。三月。戊寅
諭林則徐奏匪徒勾結滋事。調兵剿辦。地方安靜一摺。覽奏均悉。雲南趙州彌渡地方。內外匪徒。勾結滋事。焚殺擄掠。且敢圍署傷官。經該督調兵先往剿辦。將匪犯殲斃數百名。並撫卹受害良民。地方均已安靜。見在酌留官兵。堵拏緝犯。著該督嚴飭該弁兵等實力查拏。務將逸犯。悉數擒獲。毋任一名漏網。此次在事人員。著擇其尤爲出力者。據實保奏。毋許冒濫。　己卯。諭奕山等奏。霍罕夷使。呈遞稟詞。譯漢呈覽。此次逆回由霍罕逃出至喀什噶爾滋事。既據該夷使供稱。該伯克並不知情。且所遞稟詞。俱屬恭順。著加恩准其照舊通商。免稅自放呼岱達。以示懷柔。　壬午。
上啓鑾謁西陵。　庚寅。　上還京師。　癸卯。諭林則徐奏。保山七哨。慴服軍威。縛獻匪犯多名。仍飭圍拏一摺。所辦好。永昌哨匪滋事。該督親駐永平。督兵入哨。該哨匪等。傳聞此次所調兵練甚多。又聞彌渡用兵。殲殺無算。望風悔懼。見已送回監囚。繳還軍械。並縛獻匪犯一百三十餘名。經府縣訊取初供。已據承認。多係傳帖糾人。抗官焚署之犯。並經該督覈對京控被告名單。提犯互相認識。所獲實皆本人等語。該地方各匪。於兵到時。即先投誠獻犯。惟所獻之犯。有無袒庇藏匿。必應查究。務期

所獻實皆本人首犯尤關緊要。應令按名交出。仍一面明查暗訪。斷不可有一名頂冒。致有漏網。該犯等聚衆抗拒。已成積習。若不趁此兵威痛懲。將來必仍反覆。豈有時常徵調之理。見在雲貴兩省。勁兵偪處。不患其不畏懼。如悔罪非出至誠。僅憑劣員從中調處。稍示輭弱。日後何以綏靖邊圉耶。林則徐等惟當示以兵威。廣加曉諭、儻略有恃衆難馴情形。仍當立予剿洗。姑息適足養奸。戒之。其前經圍困在城之鎮道等是否因力難抵禦。畏葸無能。甘被圍困。抑或因事起釁。辦理不善。儻止顧身家。苟全性命有辱國體。亦應查明懲辦。不可因事過。遂置之不問。見在解圍後。該員等。作何下落。著一併查明據實具奏。有應參處者。據實嚴參。以儆將來。　夏四月。庚戌。

上奉　皇太后幸皇四子。皇六子奕訢所。　乙卯。　申諭兩廣湖南江西各督撫。飭拏會匪。　戊辰。　諭林則徐奏訊辦保山滋事匪徒。並究辦倡亂匪徒。及分別酌撤官兵各一摺。覽奏均悉。雲南保山縣匪徒沈振達等。前因被回民京控。輒敢倚恃匪徒金混秋邪術糾衆刦奪提解案證。焚燒官署。將該處招復回戶。肆行搜殺。並商同阻截文報。抗拒官兵。經該督等。檄調各營精兵。分投進剿。先行出示曉諭。並於彌渡一案。大振先聲。該處民人。畏懾軍威。輸誠悔罪。迨全師壓境之時。卽有衆庶獻俘

之舉。見在首要各犯。查拏到案者三百餘名。分別正法擬罪。辦理尙爲迅速。各營兵弁。著分別飭令歸伍。此案事起倉卒。衆寡不敵。竟能迅速蕆事。不至老師糜餉。文武員弁。應得處分。及失察各職名。均著加恩免議。其未獲各犯。仍著嚴飭文武員弁督率兵役。認眞搜捕淨盡。分別懲辦。勿留餘孽。經此次懲創之後。務當嚴禁妖術。勸導鄉愚。俾得永杜奸萌。共安作息。所有善後各事宜。著詳細籌議具奏。　五月。癸未。賞耆英雙眼花翎。　六月。甲辰。　諭巡撫兼提督銜非經特旨賞花翎者。毋庸戴用。乙巳。　諭林則徐奏。見乘凱撤大兵。分投搜捕。拏獲歷年竄擾要犯多名。審明立置重典一摺。林則徐此次督兵進剿。於永昌七哨。懾服軍威後。復乘凱撤大兵。將歷年永順雲緬軍營。剿散餘匪。搜捕多起。究出戕害擄禁員弁。拒殺兵丁練勇各要犯七十六名。審明立置重典。自足大快人心。永昭炯戒。此外尙有夥同支解趙發元之姚老五一犯。雖據見犯供稱已被擊殺。恐難盡信。仍著該督派員密訪確蹤。毋任揑飾倖逃法網。其前在永昌軍營陣亡之署守備趙發元。既據查明道光二十六年。駐守飛石口時。賊匪馬二等。央其讓路。該署守備大罵不允。並發矢射中賊首張富唇吻。致賊匪支解。穵心吞食。情實可慘。且該署守備本係回人。深知大義。敵愾捐軀。尤堪

嘉尙。趙發元前已有旨賜䘏。著加恩照參將例賜䘏。所有該部。前遵諭旨議䘏之處。著即撤銷。並賞銀三百兩。即由該地方官。支領庫銀。交該員家屬收領。以慰忠魂。其餘查明應行議䘏各員弁兵丁。均著該督咨部。照例核辦。餘著照所議辦理。　丙午。命耆英留京。管理禮部事務。實授徐廣縉爲兩廣總督。欽差大臣。以葉名琛爲廣東巡撫。　諭琦善。自簡任督撫以來。辦事尙屬認眞。此次以二品頂帶。補授四川總督。到任後。加意振作。於吏治營伍緝捕各事宜。尤能實心整頓。不避嫌怨。著加恩賞還頭品頂帶以示勉勵。　甲子。　諭楊國楨歷任封圻。並無過失。止因召見時。見其骸疾未痊。步履艱滯。特降旨令其回籍調養。且伊故父楊遇春。宣力有年。戰功超著。秉勤疆寄。楊國楨著加恩准其在籍支食世職全俸。以示朕篤念藎臣。推恩延賞至意。　秋七月。丁丑。申禁各地方官。衙署內外。容留親屬。並子孫隨任。毋得干預。　戊子。定宗室承襲世職人員。仍留本任例。　庚寅。以剿辦雲南彌渡保山哨匪功。加林則徐太子太保。賞花翎。　庚子。李星沅奏。江蘇外海水師戰船不敷。請籌捐添造一摺。水師戰船。巡緝攸關。必應多爲豫備。著准其將江南善後存餘銀兩。先行提撥。趕緊設廠添造。　八月。甲辰。定道府以下官員。祖孫父子。及外姻親族。同省同府迴避

例。督撫與河督鹽政。有關糾察者。亦令迴避。　徐廣縉奏。英人見與佛蘭西搆衅。粵關收稅日形短絀。因進口貨物較多。漸形壅滯。洋商又多折本。並因該洋人等搆衅。無暇兼顧貿易。前此英人求進廣州府城。耆英與德庇時。以二年後爲約。來春計已屆期。見在英國更換文翰。臣仍當相機辦理。　庚申。　諭。有人奏。廣西盜劫各案。請飭嚴緝等語。據奏北流縣境。有陳李二姓。於道光二十六年。爲盜匪擄掠。橫州所屬南鄉圩地界。本年五月內。有商船二十餘號。並遭搶劫。計贓一萬餘金。均未緝獲一犯。如果屬實。地方文武。所司何事。查粵貨入滇。百色地當孔道。聞比年來。亦復劫案頻仍。若不及早創懲。何以靖閭閻而安行旅。著鄭祖琛督飭所屬。認眞緝捕。務令奸匪。卽時弋獲。不准一名漏網。毋致諱劫爲竊。化有爲無。被不肖屬吏欺蒙也。　辛酉。李星沅等奏。俄羅斯商船。請在上海貿易。已飭開導回帆一摺。覽奏已悉。俄羅斯。向在北路陸地通商。不比西洋各國航海貿易。上海非該國應到之地。所請自難准行。已據該督等。以事關通商大局。必應率由舊章。飭令妥爲勸諭。並諭英領事阿利國。隨同開導。情願立限駛回。不至遷延觀望。所辦甚屬妥協。可嘉之至。以後該國商船。如果再來嘵瀆。該督等惟當循照定章。以理阻卻。斷勿令其時存覬覦。致啓效尤之

漸。九月。辛巳。諭前據林則徐奏。查拏迤西匪犯。請審明後。立時懲辦。毋庸解省審轉。當交刑部議奏。茲據該部查核具奏。雲南迤西一帶。界在邊隅。嗣後該地方。除尋常命盜各案。仍按例辦理外。如有黨羽衆多匪犯。准其批解該管道府。擬審明。移交臬司。具詳督撫。覆准後。就地正法。以儆兇頑。並酌定年限等語。該處軍務甫竣。餘匪正當嚴辦。著即予限五年。俟限滿後。仍照例由督撫。親提審明題奏。以示限制。而照畫一。甲申。撥江蘇藩關各庫銀七十八萬餘兩。備江甯等三府水災賑需。乙酉。命戶部籌撥銀六十萬兩。賑湖北水災。並准有隄各州縣。以工代賑。丙申。以江蘇水災。免各關商販米稅。冬十月。壬寅。諭徐廣縉等奏。接據文翰照會。來詢進城一事。當經剴切駁斥。此事前經耆英。許以二年為期。諒係一時權宜。入城之舉。雖非騷擾。無如粵民剽悍。一聞進城之議。無不切齒同仇。即如上年黃竹岐一案。僅止數人登岸嬉遊。即被毆斃。天朝辦理庶務。一秉大公。即時審辦。兇犯抵罪。今以省城人民之衆。儻貿然入城。百姓沸騰。羣肆攻擊。官亦無從鈐束。若必因從前曾有此說。以實其言。未免拘執。召悔自思。當無以自解。如此反復開導。俾曉然於有害無利。有損無益之故。諒必廢然而返。不復爭執前說。丁巳。申諭劉韻珂等。飭拏浙江

沿海盜匪。申諭海疆各督撫提鎮。督飭水師。堵拏洋盜。十一月。壬申。廣西巡撫鄭祖琛。遵查北流等處刦案已獲各犯。分別嚴辦。見在地方安堵。得旨不可一奏了事。務要嚴密訪緝。癸酉。允李星沅等奏。江蘇各屬新漕。仍歸河運。己卯。命耆英爲文淵閣大學士。以琦善爲協辦大學士。仍留四川總督任。乙未。免湖北民欠修隄銀六十萬兩。十二月。丙午。上詣大高殿祈雪。庚戌。諭原任江南提督陳化成。爲國捐軀。其被害甚烈。本日兵部將伊子帶領引見。朕追念遺忠。不勝悼惜。陳化成之子陳廷芳。著遇有福建水師都司缺出。卽行補用。毋庸學習。甲寅。上復詣大高殿祈雪。庚申。以潘世恩年登八秩。賞其孫祖蔭舉人。並頒御書匾聯。福壽字。珍玩文綺。辛酉。上詣天神壇祈雪。賞刑部侍郎前署山東巡撫陳孚恩頭品頂帶。在紫禁城騎馬。以示獎勵。旋頒御書清正良臣匾額。以其於公費內。程儀節壽。概不收受。故也。其收受陋規。均屬貪鄙無恥。除已故各員。著落子孫罰賠外。其經額布麟魁等。分別降革有差。

己酉。道光二十九年。春正月。以曾國藩爲禮部右侍郎。丙申。修湖北省城江隄。並荊州府萬城大隄。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辛丑。臺灣北路各廳縣被水地震。命劉

韻珂。飭屬查勘撫卹。　丙午。李星沅奏查江蘇賑務。並運河南米麥協濟。得　旨核實辦。貪劣官吏。不可倖免一人。因苦災黎。不可輕拋一命。庶稍贖朕譽。卿等亦當獲福壽矣。勉之無忽。　諭琦善。裕誠。奏野番滋事一摺。四川中瞻對野番工布朗結。膽敢出巢滋事。各土司俱被搶掠。殺斃民人。殊屬目無法紀。外番狡逞。自相蠶食。原可置之不問。惟恃其兇頑。不惟占去各土司地方。並欲侵占裏塘。爲梗塞大路之計。經該督出示曉諭。該番仍負固不服。似此兇頑。自應極早撲滅。毋令養癰貽患。琦善見往中瞻對。督率弁兵。相機妥辦。務當迅速剿滅。殲厥渠魁。勿令蔓延肆擾。至前交該督赴滇審辦之案。見已明降諭旨。改派裕誠辦理。所有此案原委。及寄信諭旨。該督檢齊。移交該將軍。查照遵辦可也。　三月。壬午。兩江總督李星沅奏。南漕改折。戶部例定價值。爲數甚輕。州縣私收折色。多則征收不易。少則採買不足。且銀價時有長落。年景時有不齊。不肖州縣。顯開浮勒之端。不法吏胥。暗啓訛索之漸。種種窒礙。變而難通。得　旨原議王大臣等。會同戶部議奏。　己丑。修湖北襄陽老龍石隄。　庚寅。　諭本日據徐廣縉奏。熟籌進城一事。實屬萬不可行。又據葉名琛穆特恩等奏。遵旨嚴防。並加意撫戢兵民各一摺。又據葉名琛片奏。進城有害無利。斷難隱忍坐

視等語。覽奏均悉。進城之約。在當日本係一時羈縻。見在該酋堅執前約。該督等前奏親赴虎門面晤情形。於進城究竟可行與否。未能縷晰陳明。是以朕前經降旨。暫准入城一遊。期於少生枝節。若如該督等此次所陳。婉阻之未必遽開邊釁。輕許之。必至立啓兵端。層層奏明。朕始悉其底蘊。自應照該督等所議酌辦。見在該省兵民。互相保衛。共有十萬之衆。是衆志成城。自當勖其同仇。何可使之解體。且據葉名琛穆特恩等奏稱。內河外海。見飭一律嚴防。不至稍有疎虞。著徐廣縉等卽就見辦情形。隨時體察。務當固結民心。激揚士氣。萬不可稍有疎失。方臻妥善。該督等同心敵愾。深堪嘉尙。朕絕不爲遙制。儻使沿海各省。皆能如此足食足兵。朕無憂矣。　廣東陽山英德等縣匪徒滋事。命徐廣縉等剿辦。　夏四月。己亥朔。徐廣縉葉名琛奏。進城之不可行。已備文照會。並探知香港復到有兵船及火輪船隻。且有雇坐小艇。分往海口測水探路情事。所有虎門外海各礮臺。見經調集香山等營兵丁。並雇募壯勇。分飭嚴防。見在城內居民。恨洋人切骨。惟恐其不受懲創。文翰似有轉圜之意。得旨嘉勉。　壬寅。李星沅以病免。以陸建瀛爲兩江總督。　丁未。徐廣縉葉名琛奏。英人因省城防衛森嚴。並經紳士公函勸導。深知衆怒難犯。又因洋商停止貿易。大

受牽制。不敢進城。其計已決。得　旨。所辦可嘉之至。朕心甚慰。如此棘手之事。卿不
動聲色。使彼自屈。較之軍功。尤堪嘉尚。又奏呈廣東紳士公致文翰信稿。批。遠勝十
萬之師。皆卿胸中之錦繡。幹國之良謀。嘉悅之懷。筆難盡述也。　己酉。以前任禮部
侍郎杜堮重赴鹿鳴。賞頭品頂帶。並太子太保。　癸丑。賞徐廣縉子爵世襲。雙眼花
翎。葉名琛男爵世襲。花翎。穆特恩。烏蘭泰。託恩東額。洪名香。祥麟。照軍功例優敘。餘
升賞有差。　諭。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
亦係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著徐廣縉。葉名琛。宣布朕
言。俾家喻戶曉。益勵急公向上之心。共享樂業安居之福。其應如何獎勵之處。著該
督等。第其勞勣。錫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　丙辰。撥四川撫邊屯麥二千石。接
濟崇化屯糧。　丁巳。　硃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又獲甘霖。地面一定濕滑。潘世恩可
毋庸進。慎德堂。雖有扶掖之資。難紓眷念之意。諸卿等。於登下扁舟。亦當在意。　庚
申。　諭。徐廣縉子爵。葉名琛男爵。均准其以一等世襲。　閏四月。甲戌。江西九江關
監督士魁。奏製造圓琢磁器名目件數。得　旨。勾除者十六項。自本年永停燒造。此
冊發往九江關監督衙門。作爲交代。從前按節令按花紋之鄙例。再不能除。些小事

尙然如是。可恨可惡之至。總之有用之物。不嫌其多。繁文世俗必當力屛。初不在數十種磁器也。辛巳。諭琦善奏親督漢土官兵。進剿中瞻對野番。大獲勝仗一摺。此次中瞻對野番工布朗結。出巢滋事。將各土司印信號紙。土地人民。肆行搶掠。復欲侵占裏塘。勢將梗塞通藏大路。經琦善統帶官兵。督飭將弁土司等。行抵該處。該野番頭目。膽敢帶領賊番。前來衝突。我兵開礮轟擊。傷斃賊目二名。及羣匪二百餘人。餘匪逃竄。復追殺無數。奪獲牛馬甚多。賊目噶羅布恰必阿索。均落崖身死。見仍詳探路徑。籌充糧餉。以期搗穴窮搜。所辦尙好。琦善調度有方。著交部議敍。癸巳。申定浙江鹽務章程。甲午。諭。琦善奏官兵續獲勝仗。攻破碉卡。奪占隘口一摺。覽奏均悉。此次進剿中瞻對野番。官兵甫抵該處。即已大獲勝仗。茲復據奏。本月初二子時。復遴選精卒。分路攻擊。數日之內。攻毀碉卡十餘處。奪占隘口四處。殲斃賊番數百人。所辦甚好。乘此兵力精銳。正可一鼓作氣。搗穴擒渠。惟賊巢周圍皆係戰牆堵塞。且碉寨堅固。必須豫度礮力足以相及。方期施放有準。奪隘摧堅。該督惟當審度形勢。妥協辦理。務將糧餉軍械。籌備齊全。並詳探路徑。尅日進攻。掃除羣醜。俾諸番望風慴服。毋稍疏虞。五月。癸卯。徐廣縉奏謝賞子爵幷雙眼花翎恩。得旨。

運籌之功。不亞於斬將搴旗。使將士用命。商民一心。堂堂正正。攘外安內。朕慶得人。必當加賞。何爲過焉。　實授汪本銓浙江布政使。　己酉。　諭林則徐程矞采奏夷匪焚掠各案。剿辦情形一摺。所辦甚好。上年雲南騰越廳卡外野夷滋擾。糾夥擄掠居民。經明光隘土守備左大雄。管帶練勇。出卡剿辦。殲斃夷匪多名。該匪等畏威悔罪。立誓輸誠。洵能遠振軍威。乂安邊地。左大雄著賞給義勇巴圖魯名號。以示激勸。騰越鎭總兵拴住。迤西道王發越。永昌府知府張亮基等。均著交部議敘。　庚戌。　諭。琦善奏中瞻對野番。悔罪投誠。並附近中瞻對之卓巴塞爾塔野番。傾心效順各一摺。又另片奏在事出力人員。可否酌保等語。此次中瞻對野番出巢滋事。經琦善督兵征剿。疊獲勝仗。直抵巢穴。該野番工布朗結等。震懾天威。遞結投誠。情願將所奪地土人民。退還各土司。照舊各安牲牧。自應寬其既往。俾得向化輸忱。著仍賞給工布朗結六品長官司虛銜。以昭勸勉。至卓巴塞爾塔野番旺慶所管地方。與中瞻對相距甚近。亦經該督派令東科長官司袞噶。設法開導。該野番來營投誠。願備徵調。其歸順亦出至誠。旺慶著賞給土守備職銜。並賞戴花翎。琦善督兵遠涉。迅速蕆功。著交部從優議敘。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及各路土司等。均屬著有微勞。著該

督。擇其尤爲出力者。酌量保奏。候朕施恩。 庚申。 諭。劉韻珂吳文鎔奏攻剿漁山盜匪。先後籌辦情形一摺。浙洋漁山盜匪。依爲巢穴。見經該督等督飭鎮道。雇勇添船。復飛咨水師提督竇振彪。統師兼往。先後擒斬多犯。沈毀多船。並將巢穴門戶。分別毀除塡塞。洵足示震懾而昭炯戒。惟漁山一島。孤懸海外。若不立法稽查。嚴行申禁。難保不日久又成盜藪。著該督等卽嚴飭黃巖鎮。於該鎮所屬中左右三營內。每月輪派遊擊一員。親率本營舟師。前往巡查。並著該鎮於遊擊輪巡一周後。親往覆查。分別具結。總期漁山盜窟。搗除淨盡。不准再有人迹往來。以副朕綏靖海疆至意。

丙寅。徐廣縉等奏。查洋人之來中國。原爲通商。內地奸民。自蹈貪頑。爲其所餌。希圖暗中聳惑。更可依勢自肥。見訪獲新甯縣屬私通外國。潛遞書信之李象經。查閱該犯信稿。悖謬絕倫。行同叛逆。例應斬決。已於審明後。卽行正法。以昭炯戒。下部知之。 六月。丙子。 諭。徐廣縉葉名琛奏。壯官案內匪徒。悉數就擒一摺。廣東陽山英德等縣匪徒。聚衆壯官。行同叛逆。經該督等。飛咨署提督祥麟。並札調鎮將。選帶各路兵丁。分路進剿。並飭運司徐有壬。馳往會辦。先後獲犯五百五十二名。首要均已就擒。見在地方安靜。官兵盡撤歸伍。辦理實屬迅速。徐廣縉葉名琛祥麟徐有壬均

著交部從優議敘。該地方文武。隨同搜捕。功過尚足相抵。所有失察職名。免其開叅、在事員弁。擇其尤爲出力者。酌量保奏。候朕施恩、 以江蘇蘇州等府水災。 命傅繩勛。飭屬撫䘏。並免各關商船米稅。 庚辰。 命陸建瀛。飭發倉穀庫銀。並截留關稅。備江蘇水災賑需。 改江南文鄉試。於來年三月舉行。 辛巳。以安徽水災。 命王植等留款備賑。並免各關商船米稅、 壬午。予宋儒謝良佐。從祀文廟。 癸未、諭今夏以來。江浙安徽湖北等省。皆因雨多水漲。各屬漫淹較廣。災民蕩析離居。嗷嗷待哺。每一覽奏。焦慮殊深。見經該督撫。及時籌辦賑撫。凡有可以䘏民之處。自無不盡心經理。力圖保全。惟災區既寬。需費甚鉅。雖經官民等量力捐助。賑䘏窮黎。尚恐未能周徧。當此哀鴻滿目。朕復何忍稍爲屯膏。致民困苦。未能卽蘇、除江蘇省前已奏明動款。安徽省。亦請留款備賑。並均免商販米稅外。其浙江湖北等省。被災情形皆同。所有藩關各庫銀兩。概准該督撫酌留備賑。商販米船。亦准一體免稅。該督撫等。其共體朕意。務各遴委賢員。認眞查辦。總期實惠均沾。如查有浮冒尅扣等弊。立卽嚴叅重懲。斷不可使有一夫失所。以副朕念切民依。恩膏速沛至意。 改浙江文鄉試。於九月舉行。 以湖北水災。命裕泰等。遴員查賑。並改文鄉試於九月舉行。

甲午。　諭本年江蘇浙江安徽湖北等省被水災區。較歷屆尤爲寬廣。前經特降
諭旨令各該省督撫。將藩關各庫銀兩酌留備賑。並准商販米船。一體免稅。各該督撫等。自應仰體朕心。極力籌辦。第思嗷鴻徧野。安集無期。赤子何辜。流離失所。即速令籌款賑撫。仍恐緩不濟急。無裨目前。朕夙夜焦思。難安寢饋。除准撥各款。飭部議行外。著發內務府銀一百萬兩。交戶部查明被災各區。分別配搭撥款。迅即解交該督撫。督率司道。嚴飭承辦正印各員。激發天良。覈實散放。務期無告窮民。均霑實惠。不至轉徙溝壑。庶幾感召天和。回春可望。當此經費支絀之際。朕不惜帑項。以甦民困。各省大吏。儻不認眞經理。致被不肖官吏。侵吞朘削。不惟無以對朕。其何以對此億萬災黎耶。懍之勉之。　秋七月。林則徐以病免。以程矞采爲雲貴總督。　庚申。再展文鄉試期一月。　八月。丁丑。　諭。陸建瀛等奏兵勇擊擒盜船。見辦情形一摺。剿辦可嘉之至。浙洋盜匪。麕集東窯山一帶。乘閒伺劫。經署上海縣知縣王紹復。先後緝獲盜匪丁添來等。究出盜匪首犯姓名巢穴。知會兵勇。迅速掩捕多名。救回難民。候補千總胡維榮等。一經確探。即不分畛域。奮力擊擒。此皆確有可據。不比空言擊沉盜船。落水無數。盡係粉飾之詞。辦理實覺大快人心。陸建瀛。傅繩勛。調度有方。著

交部從優議敘。王紹復。著遇有直隸州知州缺出。儘先升用。先換頂戴。胡維榮。著以都司儘先升用。先換頂帶至盜首陳雙嬉在逃。務即督拏。不可令其兎脫。陸建瀛等奏見辦賑務及水退情形。得旨臣民之福。卽朕之福。加以卿等殫心盡力。朕引領東南。方寸可慰也。　己丑。諭。鄭祖琛閔正鳳奏土司邊境。盜匪竄擾。督飭剿辦情形一摺。廣西盜匪。在毗連廣東一帶地方。聚衆滋擾。前經兩省會捕。擒獲多名。茲復糾結夥匪。擾及土境。經該督撫。飭鎭道遴派兵勇。前往剿辦。該匪等。膽敢恃衆抗拒。都司鄧宗珩。帶傷殺賊。乘勝前追。墜馬殞命。旋經該鎭道。確探賊蹤。督兵開礮轟斃賊匪五十餘人。追拏十一人。奪獲鐵礮十二位。並刀槍多件。該匪等勢已大潰。紛紛逃竄。惟該處毗連兩省。山徑崎嶇。難保該匪等不四出竄匿。乘閒竊發。著該撫仍督飭文武。會同廣東員弁。於各要隘。合力兜拏。務期盡絕根株。肅清邊境。都司鄧宗珩。身先士卒。奮勇捐軀。實堪憫惻。著加恩照參將例賜䘏。以慰忠魂。　辛卯。前任浙閩總督楊國楨卒。予祭葬。賞其子炘烜舉人。　九月。壬子。徐廣縉葉名琛奏。英人追溯進城約期一事。懇乞代奏。並將照覆稾底呈覽。　諭軍機大臣等。進城一事。本年春間。已據該國照會。以後不復辨論。乃見在復以國王函詢。耆英定約。各國皆知。何

以屆期又經阻止。懇將此意。速爲代奏。自緣進城未能如約。懷慚尋衅。業經該督等。酌理準情。剴切照覆。將來或再有所請。仍須以入城之舉。揆諸事勢。百姓旣不相容。況罷議進城後。貿易漸旺。已有明證。若復申前說。則商人裹足不前。民之同心共憤。又將如今春故事。何苦自取困累。該國最重貿易。見在貨物流通。又何必仍詢前約。致令商民疑慮。諸多窒礙。該國當體會此意。安心貿易。勿生枝節。上而督撫提鎮。下而軍民人等。旁及諸國。斷無以不進城爲羞辱之事。否則春間暫停貿易。各國何以將積貯貨物。全交公使。責令賠償。卽此一節。可知諸國之心。亦不以進城爲然也。新領事包靈。爲人是否曉事循理。著該督等遇便具奏。　冬十月。丙寅。予故朝鮮國王李奐祭如例。　庚午。以故朝鮮國王李奐子昪襲爵。　命瑞常和色本往封。　癸未。諭。朕於各省貢賦。裁汰大半。惟河南地方。向產百合。清潤可食。著潘鐸選擇四五桶。解京備用。嗣後每年。均著按期呈進。勿庸加多。　甲申。　諭。本日據大學士潘世恩瀝情奏請開缺。朕思軍機大臣。夙夜在公。勤勞較甚。實非高年所宜。潘世恩年逾八旬。公勤素著。若仍令其入直。不足以示體卹。著俟來歲春融。赴閣辦事。毋庸開缺。以示朕逾格篤眷耆臣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薩迎阿等奏。俄羅斯頭人。私入

邊界阻攔查邊道路。查照道光五年成案。請飭理藩院。行文開導等語。所見是。見已交理藩院行文開導。按照所奏事理。酌擬咨文。行知該國。薩納特衙門。諒必轉飭遵照。將哈薩克邊外帶兵頭人。即日撤回矣。惟此時該頭人巴蘭等。尚在庫庫鄂羅木河西一帶遊奕。該將軍惟當諄飭領隊協領等。持以鎮靜。密加防範。仍一面勤加操演。嚴飭卡倫官兵。盡心防守。俾勉疎諒。虞該將軍。必能權其輕重。相機妥辦也。　庚寅。　諭鄭祖琛奏請將捕匪未能淨盡之知府等員。摘去頂帶等語。廣西前署左江道南甯府知府張熙宇。左江鎮標都司何廷標。協同該署道。前往靈山一帶勦捕。亦未能實力追擊。均屬咎無可辭。著一併摘去頂帶。勒令協同地方文武員弁。合力捕拏。務期搜除淨盡。儻再玩延。即著從嚴參辦。　十一月。甲午朔。　諭據萬貢珍馳奏。匪徒戕官毀署。派兵勦捕一摺。湖南新甯縣地方。匪徒聚衆滋事。擁進縣城。戕害知縣。寄居該縣之前署縣。家屬同時被害。打毀衙署監獄。實屬罪大惡極。殊堪髮指。該處界連廣西。前年猺匪雷再浩。勾結民人李輝等。結會搶掠。即在新甯縣地方。經湖南廣西兩省。會拏勦辦。此次復敢進城戕官。必其餘孽復萌。且恐首犯李姓。即李輝親屬。若不即行上緊緝獲。必致日久蔓延。見經飭委文武員弁。帶兵前往。合力圍捕。

相機督辦。計期馮德馨。早已接印。著即馳赴該處。督率迅捕。帶兵遊擊劉國瑞。安能獨當一面。著酌委威望較重之大員。兼程馳往督拏。所有毗連廣西各處。務即派兵堵緝。毋令此拏彼竄。總期全數弋獲。盡法懲治。以儆兇頑。不准一名漏網。並著鄭祖琛嚴飭該省文武員弁。實力防堵。一有匪徒竄入。即嚴拏痛剿。不得稍分畛域。以期立盡根株。儻此次辦理稍涉寬縱。日後必養癰遺患。不可不慮及也。署新甯縣知縣。萬鼎恩前署縣李博家屬。均被戕害。情殊可憫。著馮德馨。詳悉查明奏聞。其如何起衅根由。亦著確查據實具奏。　丙申。太傅予告大學士阮元卒。賜祭葬。謚文達。予其子候選知府阮祜。服闋即選。　己亥。徐廣縉葉名琛奏。英人復詢進城。疊經反覆開導。已據文翰。將粵民立碑紀功等情。寄知該國王。嗣接來文。所有前詢進城一摺。並未提及。探聞國王寄信文翰。諄諄以生意要緊。並傳知五港領事。一體察看民情。毋許多生別端。新領事包靈人亦馴順安靜。奏入。得　旨嘉獎。　癸卯。　諭。本日據馮德馨馳奏。匪徒占踞縣城。催調官兵。親往督辦一摺。另片奏。接據稟報剿捕情形等語。湖南新甯縣匪徒滋事。首匪李姓。膽敢戕官踞城。肆行擄掠。寶慶府知府張鎮南。督同新甯汛千總熊勳猷。石門汛把總方開甲等。帶領兵勇進剿。該匪竟敢率衆抗

拒官兵奮力直前。殺斃匪徒三百餘名。轟斃無數。生擒賊匪七名。並奪獲礮械。該匪逃奔入城。我兵僅傷斃三名。剿辦得手。甚屬可嘉。張鎮南。熊勳猷。方開甲。均著交部從優議敘。裕泰。馮德馨。見計先後馳抵該處。當乘此得獲勝仗。該匪嬰城踞守之時。督飭兵弁。一鼓作氣。銳力進剿。務將首逆李姓。生擒辦理。並夥黨盧萬先等。悉數擒獲。不准一名漏網。並分派兵勇於各要隘處所。相機實力堵禦。仍咨廣西巡撫。堵截後路。勿令分股四出。逃竄入山。致難搜捕。至官兵入城。尤須解散脅從。分別良莠。毋致玉石俱焚。辦理方為妥善。提督英俊。昨據奏稱派員帶兵前往。著裕泰等隨時酌量。有須該提督親赴會剿之處。即行知照該提督。迅速前往。會同督辦。

戊午。諭。

本日據裕泰奏稱。新甯匪犯。先則突開北門擁出。燒燬靠城民房。冀圖乘夜竄出。嗣又製造竹排。安放西門城內。該處偪近大河。路通粵西。希冀由彼竄逸。並訊出匪犯李沅發。先曾潛往廣西全州。邀集數百人。同赴新甯劫獄戕官。頭目李洪蕙。於戕官後。有遣人往廣西靈川縣各處。邀人入夥等語。馮德馨甫經到任。故摺內未能敘述如此之詳。見在該匪等困守一城。志在鋌而走險。並勾結兩省匪徒。為困獸猶鬬之計。非迅速剿辦。悉數殲擒。何以懲兇惡而淨根株。馮德馨。計已與提督英俊。前抵新

帑。務即督飭文武員弁。合力進攻。趁其負嵎固守。聚而殲旃。不得稍事遷延。致令乘閒竄逸。其鄰近廣西各要隘。尤須嚴密防堵。隨時知會巡撫鄭祖琛。併力堵截。毋令匪黨勾結滋蔓。儻中途偵獲奸細。係前往廣西邀人入夥者。即跟蹤覓線。設法兜擒。一面咨會廣西。協同嚴拏究辦。總期全數弋獲。勿留餘孽。是爲至要。 壬戌。正陽門箭樓災。 癸亥。 諭鄭祖琛奏。派委文武。疊次勦捕匪徒情形一摺。廣西遷隆土境。盜匪聚衆竄擾。經該撫選派文武員弁。將拒傷官兵要犯。拏獲正法。其餘夥匪。除節次攻擊格斃不計外。見在獲辦二百餘名。勢已窮促。紛紛逃散。該處毗連廣東。難保不因追捕緊急。四出竄匿。著鄭祖琛嚴飭文武各官。於交界要隘。多添兵勇。嚴密查拏。並著廣東省派員堵截。務期殲除淨盡。勿留餘孽。 十二月。甲子朔。 諭前因原任山西巡撫吳其濬。裁革鹽規。潔己奉公。當降旨令原籍巡撫。查明該故員。見有子孫幾人。茲據護理巡撫嚴良訓查明覆奏。自應特沛殊恩。以昭清節。所有吳其濬長子候選縣主簿吳元禧。三子候選知縣吳崇恩。均著加恩遇缺即選。次子分發通判吳榮禧。著加恩到省後。遇缺即補。四子監生吳承恩。五子監生吳洪恩。及長孫吳樽讓。均著加恩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 庚午。 諭裕泰馳奏。匪徒糾衆搶掠。派兵

剿辦一摺。湖南道州等州縣。連界所屬之癩子山內。見有匪徒盤踞四出搶掠。匪首黃三等各有黨與一二百人。膽敢負嵎踞險。鑄造軍械。並編造歌謠。徧貼煽惑。雖距新甯滋事地方較遠。難保非豫糾夥黨。謀爲不法。急應痛加剿辦。馮德馨英俊雙德。見均駐紮新甯。著酌量緩急情形。分派弁兵。由該鎭管帶。前往會同地方文武。協力兜拏。務期一鼓就擒。迅速撲滅。該處界在四邑之間。徑雜山深。易致竄越。務須於各要隘處所。嚴密堵緝。勿令與新甯匪徒。往來勾結。蔓延滋擾。此時大兵聚集新甯。該處匪徒。諒已搜捕。裕泰雖在。而一切調度布置。必須籌畫萬全。遙爲策應。勿令湖南兵單。有顧此失彼之虞。方爲妥善。　辛未。　皇太后聖躬不豫。　上每日詣慈甯宮問安。　甲戌　皇太后疾大漸。　上詣長樂敷華問侍。申刻。　皇太后崩。　上哀慟擗踊。不能自已。以養心殿爲倚廬。奉頒　大行皇太后遺誥。　諭馮德馨奏。查明匪徒滋事根由一摺。湖南署新甯縣知縣岳州府經歷萬鼎恩。經該匪等偪從不允。致被戕害。前署令李博之妻楊氏。及該縣書院掌教舉人陳佳保。先後被賊偪令自盡。義烈可嘉。均堪憫惻。並著該部從優議卹。　乙亥。午刻。　大行皇太后大殮。奉安梓宮於慈甯宮正殿。　上朝夕行奠獻禮。如視膳時。哭必盡哀。居倚廬席地寢苫。諸王

大臣。懇請還宮。不允。諭。朕侍奉　皇太后。以天下養。二十九年。仰見壽履康彊。齡躋大耋。私心慶慰。昨於初七日。自御園奉駕還宮。連日恭詣請安。知慈躬偶爾違和。竊謂頤養數日。卽就安痊。詎意高年。病勢日增。遽於十一日申刻。仙馭升遐。銜恤哀號。痛何有極。伏念朕自　聖母孝淑皇后龍馭上賓以來。深荷　大行皇太后。隆恩覆庇。私冀承歡奉養。愛日方長。今竟無由再仰懿顏。悲懷難釋。欽奉　遺誥。喪服二十七日而除。朕心實所難安。仍當穿孝百日。並素服二十七月。稍伸哀悃。至　諭以朕年近七旬。勿過悲哀。國事爲重。敢不謹遵遺命。强加抑制。所有一切大喪禮儀。著派惠親王緜愉。定郡王載銓。大學士耆英。尙書文慶。敬謹管理。　諭向來各督撫將軍府尹。及鹽政關差織造等。例貢方物。著期年內。暫行停止。　是日。巳刻。皇四子福晉薩克達氏薨。　丙子。　上詣慈甯宮。　大行皇太后梓宮前奠酒。　賞原任大學士湯金釗頭品頂帶。　以祈禱靈應。予四川緜州漢大司馬蔣琬春秋祠祀。　丁丑。　諭馮德馨英俊奏。剿平新甯匪徒。收復城池一摺。此案該匪等。始則拜會搶刦。繼而戕官據城。並敢四路邀人。抗拒官兵。相持四十餘日。實屬罪大惡極。見經馮德馨。英俊。督率鎭道府協。及在事文武員弁。激勵紳士。帶同兵勇。於十一月二十九日。用

地雷轟開城角。該賊匪。仍敢抵死拒戰。復經兵勇。併力前攻。槍礮兼施。焚燒賊棚。生擒一百六十餘名。搜殺餘匪。不計其數。地方一律肅清。官兵酌撤歸伍。所辦尙爲妥速。惟搜捕必應認眞。勿令餘匪。仍匿僻區。致貽後患。匪首李沅發。果否已被焚殺。該撫等正可向所獲匪徒。根究下落。仍自行密訪。務得實據。儻含混奏稱殲斃。日後仍有李沅發其人。一經發覺。朕惟該撫是問。馮德馨。英俊。督率有方。俾匪黨不致蔓延。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紳士召募鄉勇。攻城打仗。據稱得力居多。著詳細查明。分別奏咨獎勵。　己酉。兩廣總督徐廣縉等奏。西洋兵頭亞馬勒。在關閘外。被人殺死。該國領事。將關閘汛兵三名擄去。求爲緝兇。旋緝獲兇犯沈志亮。據供亞馬勒。行爲兇暴。在三巴門外。開闢馬道。平毁附近墳墓。該犯祖墓。亦被平毁。心懷忿恨。起意殺死除害。臣等當卽恭請王命。將沈志亮正法梟示。札知該領事。遂將汛兵三人交出。數月以來。一切安靜如常。得　旨。所辦萬分允當。可嘉之至。朕幸得賢能柱石之臣也。

壬午。　上詣　大行皇太后梓宮前行殷奠禮。　癸未。　上詣慈甯宮　大行皇太后梓宮前行啓奠禮。　甲申。奉移　大行皇太后梓宮於綺春園迎暉殿。自是日始。　上居愼德堂苫次。　諭。本日據馮德馨奏。提鎭道員。剿匪疏縱。請先交部嚴加

議處。並自請嚴議一摺。又另片奏道州等屬匪徒業經捕獲數名。仍飭團練捕拏等語。覽奏均悉。此次新甯縣匪徒滋事。彈丸小邑。圍困至四十餘日之久。釜底游魂。未能尅期殄滅。已覺辦理遲延。因既已收復城池。殲擒賊匪多名。地方業就肅清。尚可解免。乃見經馳奏。新甯破城之後。廣西貓兒山及新甯羅遠崗各地方又有另股匪徒。潛匿滋擾。且訊據見獲各犯供稱。有廣西五排人李沅寶。聽聞李沅發已被焚殺。定期分股前往新甯。為李沅發報復等語。馮德馨初到。或未深悉情形。如果該提鎮道員。剿捕認眞。各隘口嚴密防堵。何至一經撤兵。餘燼復然。顯係李沅發逃竄。該匪徒四面接應。勾結為患。然則前此馮德馨所奏剿辦情形。竟為該提鎮等所蒙。實難盡信。著裕泰接奉此旨。即由湖北省選派曾經出師得力將弁數員。並挑帶精兵四五百名。迅即起程馳往新甯等處。會同馮德馨督飭各路。搜捕各匪。務期淨盡。毋任一名漏網。首匪李沅發。係案內要犯。豈可令其逃脫。獲犯一百餘名。就中作眼線者。諒不乏人。何難設法蹤緝。著裕泰一面用兵。一面將提鎮等粉飾情節。查明據實嚴參。此等不堪文武。尚堪護庇耶。該提鎮道員。如果辦理不善。一片謊言。致令首犯脫逃。豈嚴議所能蔽辜。著先行摘去頂帶。且令隨同協捕。俟裕泰查奏後。再降諭旨。至

馮德馨。自請嚴議之處。俟事竣後再議。丙戌。上詣迎暉殿。大行皇太后梓宮前。行初祭禮。丁亥。諭。前據薩迎阿奏。俄羅斯頭人巴蘭。在庫庫鄂羅木河西紮營收租。攔阻巡邊領隊等。不令過河等語。已由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令其撤回頭人矣。玆又據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文稱。近日生齒日煩。屬下人衆。所有在恰克圖貿易貨物。實不敷用。請於恰克圖之外。准其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三處。添設貿易。一併通商等語。著薩迎阿等接奉此旨。將此三處地方情形。廣諮博採。詳加體察。究竟有無窒礙。據實迅速密陳。是爲至要。諭。據鄭祖琛奏。湖南新甯餘匪。竄越粤境。嚴飭堵剿一摺。據稱湖南收復新甯城時。適値黑夜陰雨。餘匪竄散。並羅源尚一帶。有另股匪徒。潛匿該處。毗連粤西五排山場。路徑叢雜。地勢散漫。圍捕尤難得力等語。粤西辦理防堵。並未失算。惟湖南文武員弁。將賊匪放逸。急應爲補牢之計。著鄭祖琛嚴飭文武員弁。厚集兵力。不分畛域。深搗巢穴。毋令一名竄逸。並於境內各山場。實力搜捕。將藏匿各匪。痛加剿除。以期除惡務盡。勿貽後患。首匪李沅發。雖據湖南奏稱被焚。殊不可信。前經裕泰等奏。粤西貓兒山等處。有另股匪徒。欲爲李沅發救援。難保非卽該匪在內指使。著鄭祖琛。密飭在事員弁。細

心偵訪。擒誅爲要。所有已獲各犯。著於錄供後。仍解歸湖南交裕泰等審擬辦理。諭劉韻珂等奏。見在誘獲洋盜。提省審辦一摺。著名盜匪陳雙喜率領首夥一百餘人。駛至厦門投首。並將船隻礮械。一併首繳。其不敢抗拒。已可概見。著該督等派委幹員研訊明確。應如何辦理之處。妥議具奏。 庚寅。 諭本日據裕泰奏。官兵追捕匪徒。致被戕害一摺。湖南新甯匪徒。逃竄入山。官兵遷延日久。不能剿滅。前經降旨。令裕泰迅卽馳往。會同馮德馨督辦。茲據奏稱十二月初四日。該匪逃至大絹嵩附近嶺後。都司張心銘等。分途追捕。被匪衝出抵拒。守備熊釗。候補府經歷劉炳南。俱被戕害。殊堪髮指。並據稱訊出首逆李沅發之叔李承莫供認。先期往廣西五排等處。邀糾夥黨二百餘人。來至新甯屯紮。距新甯止二十餘里。該文武帶兵各員。何至毫無覺察。且匪徒果止此數。守備熊釗等帶領兵勇奮力追擊。何至遽被戕害。是半山衝出匪徒。卽係新甯城內竄出。其爲湖南文武員弁設詞蒙蔽。彌縫掩飾。毫無疑義。此等小醜。不値另調他省兵勇。見在裕泰諒早已登程前往。止須督飭將各嵩盤踞匪徒。及相接粵西交界處所偵探竄逸各犯。迅速掩拏。及早撲滅。毋得曠日持久。糜餉勞師。是爲至要。所有該提鎭道帶兵各員。因循僨事。著裕泰卽行查明。首係何

人貽誤軍機。遵照前旨。一面革職拏問。一面由驛馳奏。 辛卯。准各省駐防文舉人。見任京官者。一體會試。 會計天下民數。除甘肅福建臺灣府。穀數。除甘肅江蘇浙江福建未報外。各省通共大小男婦四萬一千二百九十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九名口。存倉米穀。二千五百七十二萬六千六百六石三斗三升三勺。

庚戌。道光三十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乙未。 諭王大臣等奏。奉移 大行皇太后梓宮。因朕年近七旬。氣體尚未復原。合詞籲懇。勸朕停止親送奉安大禮。何敢不送。何忍不送。惟諸臣情詞懇切。若不稍減儀文。亦無以安諸王大臣之心。三月二十日。朕由綺春園跪送後。先赴黃新莊行宮。每站蘆殿。距行宮遠近不一。或有礙難前往之處。著俯從王大臣等之請。稍節勞勩。每日在行宮苫宿。所有蘆殿前迎送儀節。忍痛從減。 丙申。 上詣迎暉殿。 大行皇太后梓宮前供奠。 丁酉。 諭朕親送 大行皇太后梓宮。據王大臣。復合詞再懇。停止前往。以朕身體尚未復原。恐失調護。披閱再三。哀愴曷極。追念臘月十一日以前。每次親詣問安。荷蒙仁慈曲宥寬其禮節。示以温和。並因朕體氣未充。種種優容。惟恐積勞過甚。乃今音容已渺。追侍無由。僅止執紼相隨。諸王大臣等。尚極力勸阻。自傷暮齒。永感慈恩。不知涕泗之何

從也。敬念遺愛未寒。朕若執意前往。設使稍有失儀。既無以慰在天之靈。亦未協事亡如事存之意。萬不得已。强抑哀懷。勉從王大臣等之語。停止前往。夙夜負疚。朕其何辭。仍於三月二十日卯刻。由綺春園奠酒跪送。　戊戌。恭上　大行皇太后尊諡曰。孝和恭慈康豫安成應天熙聖睿皇后。　庚子。　上詣孝和睿皇后梓宮前行大祭禮。　甲辰。　上詣孝和睿皇后梓宮前行周月祭禮。　乙巳。　尊孝和睿皇后陵曰昌西陵。　丙午。　上不豫。先是　上自上年入春以來。聖躬數違和。仍每日召對臣工。批答章奏。無稍懈。未嘗稍自暇逸。至是遭　孝和睿皇后大故。擗踊摧傷。疾增劇。　丁未。卯刻。　上疾大漸。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御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尙阿。何汝霖。陳孚恩。季芝昌。總管內務府大臣。文慶。公啓鐍匣。宣示御書。皇四子。立爲皇太子。　諭曰。爾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贊輔。總以國計民生爲重。無卹其他。午刻。　上崩於圓明園。愼德堂苫次。　遺詔曰。朕蒙　皇考仁宗睿皇帝。覆載隆恩。付畀神器。臨御天下。盈三十年。仰維列聖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爲本。自維薄德。敢不朝乾夕惕。惟日孜孜。故自御極至今。凡披覽章奏。引對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並躬行節儉。爲天下先。嗣位之初。

卽頒手諭。首戒聲色貨利。一切游觀玩好。稍涉侈靡之事。禁絕勿爲。此薄海臣民所

共見。溯自西陲小蠢。出師撻伐。旋致敉平。何敢自矜武略。迨後東南瀕海之區。因貿

易而啓紛爭。朕維古之君子。愛人爲大。何忍無辜赤子。慘罹鋒鏑。是用捐小忿。成大

信。綏疆柔遠。於今十載。卒使毒燄自消。民夷各安生理。此朕孶孶愛民之隱衷。至今

日而庶堪共諒者也。至水旱成災。朕竊自愧。致累吾民。旰夕憂勞。不惜特發帑金。拯

民疾苦。凡疆臣請蠲請賑。無不立沛恩施。從未屯膏靳澤。已飢已溺之懷。亦中外所

共見。侍奉　皇太后。已及三十年。娛志承歡。敬謹罔懈。愼終盡禮。差免愆尤。朕體氣

素强。自上年春夏之交。偶爾違和。加意調攝。總未復元。去臘還宮後。痛遭　大行皇

太后大事。擗踊摧傷。漸形虧弱。邇來氣益上逆。病勢日增。追維在位。歷三十年。壽登

六十有九。亦復何憾。顧念統緒至重。亟宜愼簡元良。讚承大業。本日卯刻。特召宗人

府宗令。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親降硃筆諭旨。立皇四子。爲皇太子。並諭

王大臣等。同心贊輔。無郵其他。乃降旨甫經半日。神氣漸散。豈非天乎。皇太子。秉性

仁孝。植德貞醇。必能欽承付託。其卽皇帝位。以嗣大統。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惟剋矢憂勤惕勵。於以知人安民。永保我丕丕基。至於觀人之法。鑑空衡平。妍媸輕

重自見。惟無私乃克有濟。衆願中外文武臣工。淸白乃心。各勤厥職。用輔嗣皇帝郅隆之治。則朕懷益慰矣。喪服仍依舊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奉頒御書硃諭四條曰。禘郊祖宗。伊古所重。洪惟我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 世宗。 高宗。 仁宗。豐功駿烈。厚澤深仁。浹洽生成。彌綸宇宙。開億齡無疆寶祚。立萬世有道鴻謨。永宜配饗郊壇。禮隆報本。朕思尊崇之典。莫大於斯。著世世視爲成例。率行無已。豈止有背於古訓。更難示信於人。而又非臣子之所敢言。亦非臣子之所忍言。再四籌思。不能不定以限制。使我後世子孫。得所遵循。以免後人疵議。朕萬年後。斷不可行郊配之禮。誣朕以不德不孝。若繼體之君。顧命之臣。不遵朕諭。任意强行。則是甘爲我大淸之不孝不忠之人矣。後之人。其以朕爲法乎。不以朕爲法也。嗚呼。必有知朕者焉。 按禮經天子七廟。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至於漢之七廟六室。七室。唐之九代十一室。宋之九世十二室。其餘史册各書。不一而足。是古議此禮者。是非當否。又復不一而足。由是觀之。祧廟之說。有由然也。洪惟我大淸受命於天。龍興遼瀋。祖功宗德。實邁前古。自我 太祖高皇帝。至我 皇考仁宗睿皇帝。巍然七室。豈非上天有以命之乎。朕反覆思之。

我大清億萬年無疆之運。若不攷古酌今。定以法制。必致議論紛然。爲後人笑矣。孔子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以朕之不德。仰承基緒。兢兢業業。深恐不能克紹鴻圖。更曷敢上擬祖考。然有其位。有其時。若不身任此事。用昭來許。豈不大負我
皇考付畀之恩也。朕萬年後。斷不可行祔廟之禮。應如何祀享之處。乃當時君臣之事。按禮議行可也。其奉先殿壽皇殿安佑宮。乃古原廟之制。庶可遵循舊制。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孰如我大清。聖聖相承之盛也。遵諭毋違。謹按各陵。五孔橋南。均有聖德神功碑。清漢二通。覆以碑樓。制度恢宏。規模壯麗。在我　列祖　列宗之功德。自應若是尊崇。昭茲來許。在朕曷敢上擬鴻規。妄稱顯號。而亦實無稱述之處。徒增後人之譏評。朕不取也。萬年後。著於明樓碑上。鐫刻大清某某皇帝。清漢之文。碑陰卽可鐫刻陵名。嗣皇帝卽欲撰作碑文。用申追慕。卽可鐫於宮門外之碑上。斷不可於五孔橋南。別行建造。石柱四根。亦不准樹立。碑文亦不可以聖神功德字樣。率行加稱。若當時君臣。不能仰體朕懷。不遵朕諭。是陷朕於不德。一世之憂勤惕勵。盡成虛文矣。蓋謂之孝乎。蓋大不孝也。　大內四執事庫。向有供奉　列祖　列宗。冠服。所以昭法。而傳儉樸也。乃相沿日久。愈積愈多。且錦文珠繡。遞漸加增。殊失垂

示後昆之意。朕萬年後。止可將常用之秋冠。涼冠各一。緜夾衣服四五襲。照例收貯外。餘皆酌量留用或爲賞賜之需。皆可。再皮冠。皮裘。豈是經久之物。一概不准存留。以歸簡約。其自鳴鐘殿內收貯歷代硯墨。尤屬無謂。並非尋常御用之物。僅將懋勤殿。永不動用貯庫者。照數移收。實屬虛文。應即裁止。奉硃諭。皇六子奕訢。封爲親王。

是日。酉刻。恭奉靈輿進宮。戌刻。大殮。奉安梓宮於乾清宮。　二月。乙丑。奉移梓宮於圓明園正大光明殿。　四月。甲戌。恭奉尊諡曰。　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聖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成皇帝。廟號宣宗。咸豐二年。三月。壬子。丑刻。葬慕陵。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三終

#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四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 文宗顯皇帝

諱上一字。上從亦下從大下一字。左從言右從宁爲　宣宗成皇帝第四子也。母孝全成皇后。以道光十一年辛卯六月初九日丑時誕　上於御園之湛靜齋。後更爲基福堂者。生有聖德。神智內充。發音鏗洪。舉步嶽重。自六歲就傅。學問日新。經史淹通。聖藻炳蔚。猶復旰夕講求。履信書屋詩文。積有卷帙。陳經偶暇。練藝習勞。嘗製槍法二十有八勢。刀法十有八勢。時與恭親王奕訢。敦勗講肄。　宣宗成皇帝慈顏愉悅。爰賜嘉名。惟孝惟友。乃武乃文。夐哉。弗可及已。道光二十年。正月。當　孝全成皇帝大事。　上悲深罔極。擗踊哀傷。　宣宗成皇帝俯鑒肫誠。每致祭必命行禮。用展孝思。先是十四年三月。　宣宗成皇帝祗謁昌陵。　上時年甫四齡。隨侍行禮。　天章誌喜。感慈佑之無疆。隱然以　祖武克繩。默祈詒翼。聖心所屬。已可見焉。迨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宣宗成皇帝遵密建家法。親書　上名。緘置祕函。豫立儲貳。自是精禋對越。胥寓深心。殆以示神器攸歸。早已渥邀靈貺。而聖眷日益加隆矣。二十八年。二月。


商務印書館印行

賜成大婚禮。是爲 孝德顯皇后。三月。 上侍 宣宗成皇帝恭謁西陵。至龍泉峪。手頒硃諭。命藏諸殿楹。蓋聖意深遠。默定陵寢。而亦以付托得人。俾無妄先志。洎乎猶親承顧命。寅紹丕基。用是寰海歸心。天人協應。貽億萬年無疆之庥也。 上在位。十有一年。聖壽三十有一。

庚戌道光三十年。春正月。丁未。 宣宗居圓明園愼德堂 孝和睿皇后苫次。卯刻。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御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尙阿。何汝霖。陳孚恩。季芝昌。內務府大臣文慶。宣示硃諭。立皇四子。爲皇太子。午刻。 宣宗疾大漸。 上哭詣愼德堂。少頃。 宣宗升遐。 上稽顙哀慟。呼號擗踊無算。扈從近臣等。遵奉硃筆遺旨。請 上即正尊位。 上恭視小殮畢。奉 大行皇帝靈駕進城。戌刻。奉安乾淸宮西次間。 上翦髮成服。親王以下有頂帶官員以上。宗室覺羅。及三旗內務府官員俱成服。舉哀。亥刻。 上敬視大殮畢。奉安梓宮於乾淸宮正中。行殮奠禮。 上呼號哭泣。哀傷篤至。竟日水漿不入口。羣臣環跪伏地。懇 上節哀。 上悲慟不能自已。左右皆弗忍仰視。 上以上書房爲倚廬。席地寢。每日詣几筵前。供奠三次。 戊申。 上詣弘德殿。問皇貴妃安。 諭。據鄭祖琛奏。勦捕楚匪。疊獲勝仗一

摺。前已有旨。令裕泰帶兵督辦。不日當可抵界。著鄭祖琛嚴飭文武員弁。奮力夾攻。不難一鼓成擒。尅期奏捷。首犯李沅發等。卽嚴拏務獲。毋令漏網。　諭內閣。朕痛遭大行皇帝大故。遵例安奉梓宮於乾清宮。悲深罔極。惟奉移陵寢。尙需時日。稽諸舊典。理宜殯宮移奉。以展哀忱。因念圓明園。爲　皇考多年聽政之地。淸華靜穆。神御所安。況　皇祖妣梓宮。現方暫奉綺春園。仰維　皇考。哀切肫誠。自以近依慈靈。乃克隱慰在天之孺慕。雖乾隆年間存記有正大光明殿。不可改換黃瓦之諭。然禮貴因時。孝先承志。謹卽定於圓明園正大光明殿。敬設几筵。諏吉二月初二日卯時。舉行奉移典禮。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敬謹豫備。俟奉移後。朕卽以圓明園之飛雲軒爲倚廬。以便朝夕侍奠。用申哀悃。　諭。道光二十六年三月。　皇考特降諭旨。以二名不偏諱。將來繼體承緒者。上一字仍舊。毋庸改避。亦毋庸缺筆。其下一字。應如何缺筆之處。隨時酌定。以是著爲令典。朕敬遵成命。將御名上一字。仍舊書寫。毋庸改避。下一字。著缺寫末筆。書作詝字。以承改避之意。其奉旨以前所刻書籍。俱無庸議。　辛亥。　上詣弘德殿。問皇貴妃安。自以爲常。　諭。本日。禮部奏。朕登極日期。及頒詔典禮一摺。覽奏。朕心益增感慟。惟念　皇考。以　祖宗丕緒。傳付朕躬。

勅從所請。依欽天監所擇吉日。於本月二十六日己未巳時。舉行登極頒詔鉅典。各該衙門。遵照舊儀敬謹豫備。癸丑。頒 大行皇帝遺詔。大學士恭奉遺詔。內閣官前引至几筵前。乾清宮簷下。 上跪恭受。安奉於黃案。 上行禮。大學士入殿右門。至黃案前跪行禮。奉遺詔輿由中門出。 上跪。哀慕涕泣。敬俟詔出。乃起。 上還倚廬。禮部堂官宣讀遺詔。頒示天下。王以下文武官員俱齊集跪聽。舉哀行禮。 諭朕長兄大阿哥。昨已降旨追封郡王。因思二阿哥三阿哥。早年殤逝。均係朕兄。誼切同懷。追念實深悼惻。二阿哥三阿哥。均追封為郡王。應行典禮。著宗人府會同禮部內務府。酌議具奏。 禮部奏請本月二十六日登極典禮。停止舉哀一日。得 旨著照定例。停止舉哀一日。 諭皇貴妃侍奉 皇考。淑慎素著。允宜加崇稱號。以申敬禮。謹尊封為康慈皇貴太妃。所有應行典禮。各該衙門察例豫備。蠲吉舉行。 諭內閣。如皇貴妃。承侍 皇祖多年。疊經 皇考加崇位號。見在年齒最尊。允宜特晉隆稱。以申敬禮。謹尊封為如皇貴太妃。所有應行事宜。該衙門察例具奏。 己未。 上即位於太和殿。分遣官祗告天地太廟社稷。是日黎明。大駕鹵簿全設。百官齊集於朝。 上素服。詣梓宮前行禮。祗告受命於 大行皇帝。更禮服。詣弘德殿。皇貴太妃前

行禮。出御中和殿。內大臣。執事各官。行朝賀禮。 上御太和殿。卽皇帝位。升座。王貝勒貝子公。文武百官。行朝賀禮。禮成。 上還倚廬。是日登極禮成。頒詔天下。 大學士九卿等恭擬上 大行皇帝尊謚徽稱曰。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聖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成皇帝。廟號曰宣宗。天下萬世稱曰宣宗成皇帝。 二月。甲子朔。 上以奉移 大行皇帝梓宮日期。祗告几筵前。行啓奠禮。嚮夕。復詣几筵前。行辭奠禮。

乙丑。恭移 大行皇帝梓宮。安奉正大光明殿。 上先於几筵前奠酒。慟哭盡哀。屆時。靈駕啓行。 上前導。由景運門出。梓宮升大昇轝。 上西向跪。哭奠酒。梓宮出東華門。 上步行偏左。哭不停聲。恭送至地安門外。跪。俟梓宮過。由閒道。先詣綺春園。 大行皇太后几筵前奠酒。隨詣圓明園宮門外。祗候梓宮至。自昇轝升小轝。 上跪哭盡哀。梓宮入正大光明殿。 上隨入。立殿檐東。皇貴太妃率妃嬪。跪迎於正大光明殿後。隨安奉梓宮於正中。 上號泣。行奠祭禮。王以下大臣官員。俱舉哀行禮。自是日始。 上居飛雲軒苫次。 大學士穆彰阿等。遵旨謹擬。崇上 孝穆皇后尊謚曰孝穆溫厚莊肅端誠孚天裕聖皇后。 孝愼皇后尊謚曰。孝愼敏肅哲順和懿熙天詒聖皇后。 孝全皇后尊謚曰。孝全慈敬寬仁端慤符天篤聖皇后。得

旨。是。下詔求言。諭本日據裕泰奏。查探逆匪竄赴廣西。裹脅漸多。現派官兵。分投迎剿。並據鄭祖琛奏。咨會湖南貴州。分投截剿等語。此次湖南匪徒滋事。先經竄入廣西。經該省官兵擊退竄回。若使湖南兵勇得力。何至復由城步翻山竄至龍勝一帶。因思該匪如此竄擾。實由湖南省文武各官。圍捕不力所致。目下匪黨。猶肆凶殘。湖南員弁。尙皆觀望不前。而粵省文武。乃能不分畛域。越境窮追。以致瑪隆阿。奮勇捐軀。湖南各官。捫心自問。其能靦顏無愧乎。現在該匪等。四路奔竄。該處山徑叢雜。若非各省協力兜拏。必致乘間逃逸。裕泰接奉此旨。務當激發天良。會同鄭祖琛督飭兵弁。激勵紳勇。解散脅從。併力夾攻。其龍勝一帶。見無提鎭大員。著廣西提督閔正鳳。卽日馳往。以期堵剿得力。至湖南之長安堡等處。可通懷遠之沙宜。並通貴州永從等處。該匪已欲覓路逃往。尤不可不嚴爲防堵。並著喬用遷。遴委員弁。在於界連湖南地方。督率兵勇。認眞堵截。斷不可令其竄逸。 調四川提督向榮。爲湖南提督。 頒給京師太學。山東闕里。各直省府州縣學宮 御書匾額。曰德齊幬載。諭內閣。爲政以得人爲首務。我朝 列聖御極建元。均於三年大比之外。特開鄉會恩科。廣羅俊彥。今朕纘承大統。宜遵成式。嘉惠士林。著於咸豐元年。舉行鄉試恩科。

二年。舉行會試恩科用副朕作育賢才至意。賞工部尙書杜受田太子太傅銜。其父前任禮部侍郎杜堮　御書扁額曰達尊錫類。諭有人奏湖南寶慶賊匪滋事。上年該撫馮德馨奏報剿辦情形均經　大行皇帝諭令妥速剿辦。勿使竄逸蔓延。疊據乃馮德馨不知仰稟廟謨屢誤機會。由長沙前往寶慶十二日之久。僅行三百里。該撫旣畏葸不前以致官兵皆不用命。賊衆直衝永州營之前鎭筸營之後。搶掠器械而逃。兩營無一人敢攖其鋒。又該撫於賊逃之後。謬以收復城池入奏。且言教官典史尙無下落。殊不知兩學教官均在城無恙。是其於城內官之存亡亦不能探問眞確。徒因賊衆已逃。率以凱撤入奏。歸途州縣辦差。稍不如意。大爲震怒。及至後來。賊勢復振。乃倉皇自請處分各等語。若如所奏。馮德馨身任封圻於軍務緊急時。任意遷延。貽誤匪淺。著裕泰按照所奏情節逐款詳查。據實參奏。不准稍涉徇隱。原摺著抄給閱看。命湖南巡撫馮德馨來京。以布政使萬貢珍署巡撫。癸未。命恭修　宣宗成皇帝實錄。甲申。修山東運河泇河捕河上河四廳隄塥各工。從河東河道總督顏以燠請也。壬辰。以恭上　大行皇太后尊諡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大行皇帝几筵。頒　御筆褒答倭仁手詔示大小臣工。撥廣東司

庫銀二十萬兩。解赴湖南。以備軍需。　三月。癸巳朔。上諭　大行皇太后几筵前行禮。恭獻册寶。　丙申。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琦善。以　大行皇帝升遐。奏懇節哀。瀝陳下悃。得　旨。爾惟於陝甘弊政。實力整頓。破除情面。痛改積習。尤須愼爾廉隅。愼終如始。庶不負　皇考再造之恩。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勉之愼之。　辛丑。諭內閣。本日據裕泰馳奏官兵獲勝。賊勢窮促。見在催兵分剿一摺。據稱本年二月十三日。賊匪竄至靖州哨團地方。經護提督孫應照。派令千總哈心發等。帶兵剿捕。殲斃賊匪多名。並生擒夥匪吳志全等三名。十六夜。追至大石橋地方。擊斃二十餘人。生擒謝安南等十五人。遊擊李英等。於十九日。馳抵地平。突有賊匪四千餘人。撲擁前來。我兵兩路夾攻。賊始大潰。共計轟斃五百餘名。見在賊多逃散。勢甚窮促語等。該逆等始踞城池。抗拒官兵。繼復肆行竄擾。屢戕官弁。殊堪痛恨。見在我兵既獲勝仗。正可乘此機會。大振軍威。翦除黨羽。迅將首要各犯。盡數追剿。其脅從之人。倘只隨行。並無助虐之事。務當訊明解散。如有將脅從老弱。割級獻功。反致正賊漏網。一經發覺。定將冒功之人治罪。　甲辰。諭鄭祖琛奏報。疊次接仗。大挫賊鋒。所辦甚屬妥協。鄭祖琛。閔正鳳。調度有方。均著交部議叙。在事文武員弁。尤爲出力者。酌保

數員。候朕施恩。　頒賜衍聖公孔繁灝歷代通鑑輯覽。　辛亥。奉移　孝和睿皇后
梓宮於昌陵。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五。易州十分之七。　乙卯。革馮德馨職。
仍著來京。聽候查辦。　夏四月。乙丑。　諭。前據薩迎阿。奕山奏。查明伊犁塔爾巴哈
台。喀什噶爾三處。貿易情形。既據該將軍等查明尚無窒礙。應由該將軍。妥議章程。
以期日久無弊。其喀什噶爾一處。查明窒礙難行。應如所奏。毋庸再議。　丙寅。兩江
總督陸建瀛奏。遵籌鹺務。設局辦理。得　旨。卿所奏。已與軍機大臣商酌依議行矣。
惟朕弱齡親政。毫無見聞。於利弊未能深悉。卿受　皇考厚恩。簡任封圻。自必激發
天良。實心辦理。但此時係整頓之始。尤須敬慎乃心。斷不可有見長高興之意。暴露
於外。俾胥役得窺測也。勉之。　甲戌。恭上　大行皇帝尊諡廟號册寶。　乙亥。以禮
成。頒詔天下。　辛巳。　上詣正大光明殿几筵前行百日大祭禮。禮成。釋縞素。　自
是日始。　上居保合太和養心室。　撥廣東司庫銀十萬兩。解赴廣西以濟軍需。
丁亥。　賜一甲陸增祥。許其光。謝增。進士及第。二甲黃統等一百四名。三甲鍾昌勤
等一百五人。進士出身有差。　戊子。　上詣清夏齋。問如皇貴太妃安。　己丑。　上
還宮。　五月。壬辰朔。　上詣太廟致祭。行加上　列皇后尊諡禮。禮成。詣奉先殿行

禮。還圓明園。丁酉。諭。據裕泰。鄭祖琛。向榮。由六百里馳奏生擒首逆。殲除匪黨。地方一律肅清一摺。覽奏欣慰。此皆仰荷 皇考在天之靈。俾首逆速就擒獲。黔庶得以稍安。思念及此。欽感交縈。至湖南逆匪李沅發。本係山野莠民。烏合小醜。自上年冬閒。結會糾黨。戕官踞城。竄擾三省。蔓延愈甚。迨裕泰親往督剿。數月之久。竟未蕆事。日盼捷音。何能稍釋。茲據裕泰等奏稱。經該督等。設計誘至金峯嶺山內。該逆仍復抵死抗拒。該督等復督率將弁。一鼓作氣。距躡登山。統計斃賊二百餘人。生擒大小頭目羅登爵等五十八名。滾崖跌斃者。不計其數。首逆李沅發帶傷。由後山滾落崖澗。當被鄉勇生擒縛獻。欃槍頓掃。地方一律肅清。裕泰接手辦理軍務。雖不免遲延。然首逆擒獲。斬殺甚衆。著免其處分。三省所調官兵。均即撤歸營伍。仍飭搜捕零匪。勿留餘逆。甲辰。夏至。祭地於方澤。上親詣行禮。還圓明園。己酉。朝鮮國使臣成遂默等三人。於西安門內瞻覲。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有人奏廣西會匪猖獗。已寄諭鄭祖琛。飭令督率嚴辦矣。本日復有人奏。廣西會匪猖獗。自去年賊首張家祥滋事。官兵不能捕獲。而强爲招安。餘黨四散勾結。慶遠則張家福。鍾亞春。柳州則陳東興。陳亞潰。陳亞分。陳山猪羊。武宣則梁亞九。劉官生。象州則區振

祖。潯州則謝江殿。平樂則紫金山一夥。皆分股肆擾。而陳亞潰一股爲尤甚。似此盜風日熾。該省州縣。緝捕懈弛。已可概見。提督駐紮柳州。卽爲賊蹤出沒之區。何以任其往來。不加懲創。難保無欺罔畏縮情事。著該撫將前後所奏各情。按照摺內所指賊匪姓名。實力查拏。盡法懲辦。　癸丑。朝鮮國王李昪遣使進香。並帶呈前貢方物。命留抵下次貢。賞賚如例。　六月。癸亥。大學士潘世恩因病乞休。　命以大學士致仕。賞食全俸。　諭有人奏兩廣盜匪充斥一摺。據稱近日盜匪之多。莫如兩廣。一日擄人勒贖。一日分界打單。始於順德新會。漸及番禺東莞。廉州之欽州靈山。廣西之橫州等處。皆有著名巨盜。糾衆搶掠等語。盜賊擾害閭閻。殊堪痛恨。似此猖狂無狀。若非大加懲創。尙復成何事體。著徐廣縉葉名琛鄭祖琛。按照摺內所指各情。迅速派委員弁。分路緝拏。合力圍捕。悉數殲擒。毋任一名漏網。以衛居民而安行旅。　秋七月。丙申。以乾清門侍衛肅順。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諭軍機大臣等。據鄭祖琛奏。越南國王阮福時。因先後奉到　孝和睿皇后。　宣宗成皇帝遺詔。擬請遣使。恭進香禮。並進香品祭物。又賚遞表文方物。慶賀登極等語。越南國。備列藩封。虔修職貢。今該王阮福時。以接奉遺詔。欲遣使臣遠來進香。自係出於至誠。惟是　孝

和睿皇后梓宮已於本年三月內奉移山陵。宣宗成皇帝梓宮亦擇於本年九月內奉移慕陵。該國王遣使進香。已在奉移之後。不及恭薦著該撫卽行知該國王。令其不必遣使遠來進香。其慶賀登極方物。亦無庸呈進。以示懷柔藩服至意。八月。庚申朔。除江蘇金山縣坍沒田地額賦。己巳。諭據鄭祖琛奏盜匪擁入修仁縣城。並竄近荔浦縣城。勢甚猖獗。已飭徐廣縉馳往會剿。並令湖南省一體嚴防。貴州與廣西地界毗連。誠恐逃竄入境。句結蔓延著喬用遷迅飭所屬。於交界處所嚴密防範。儻爲賊匪竄入。務須扼要堵截。毋任越界肆擾。並飭邊界各員如果迎剿得手。卽當不分畛域。相機跟追。合力兜捕。以期速就撲滅。湖南逆首李沅發伏法。庚辰。上以宣宗成皇帝梓宮奉移山陵。免所過地方本年額賦。以湖南布政使萬貢珍爲大理寺卿。調湖北布政使勞崇光爲廣西布政使。九月。乙未。諭徐廣縉馳奏出省堵剿匪徒一摺。廣西盜匪。蔓延五府一州。疊經降旨命徐廣縉。馳往剿辦。並諭張必祿前往粵西會剿。兼令向榮勞崇光馳赴新任辦理矣。該匪等竄擾廣東廣西兩省。股數既多。自不能以土匪外匪之衆寡。强分畛域。陵督身任兼圻。兩省事宜。責無旁貸。且受皇考宣宗成皇帝逾格厚恩。錫爵酬庸。自必殫竭血誠。通盤

籌劃。以期賊匪迅速殲滅。地方一律肅淸。 丙申。 諭據鄭祖琛奏。賊匪由修仁四排。竄赴寨沙鹿寨等處。見今攻剿。斬殺賊夥。約二百餘人。並奪獲大小礮械。火藥多件。賊復逃竄雒容之道江運江一帶。且遷江地方亦有另股賊匪。入城刦掠之事。該省賊勢業已蔓延。即偶獲勝仗。豈遂足以挫其逆鋒。著徐廣縉等仍遵前旨調派官兵。分路嚴防。乘機痛剿。斷勿任其勾結竄逸。 辛丑。 諭廣西各屬盜匪充斥。前經竄擾修仁荔浦兩縣。其另股匪徒。復又闌入遷江縣城。各地方均被蹂躪。民不聊生。朕甚憫焉。經降旨令徐廣縉。帶兵馳赴廣西。會同鄭祖琛。迅籌剿辦。惟廣東亦有游匪滋擾。倘令該督久駐粤西。恐有顧此失彼之虞。朕睠懷南顧。民生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釋。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先經疊次宣召。尚未來京。著即作欽差大臣。頒給關防。馳驛迅赴廣西。會同鄭祖琛。向榮張必祿。督率藩司勞崇光。悉心剿撫。徐廣縉俟林則徐到後。會籌周妥。再回廣東。專辦該省游匪。其未到以前。仍著徐廣縉等認眞堵剿。協力籌辦。不得以特派有人。稍存推卸之見。林則徐受 皇考簡任重恩。前在雲南辦理漢回軍務。迅速蕆事。朕所夙知。著即星馳就道。蕩平羣醜。綏靖巖疆。毋違朕命。 太常寺卿。陶樑奏稱 宣宗成皇帝於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殲除教匪

一事。當時祇知神槍斃賊。不知由內訊出首逆林清住址。是以連夜拏獲。尅日蕩平。請敬謹登載　實錄。以昭聖武。得　旨交實錄館。敬謹詳查纂辦。乙巳。以　宣宗成皇帝梓宮發引。　上詣正大光明殿。几筵前行辭奠禮。哭盡哀慟。　諭徐澤醇奏。西昌地方地震委員前往撫恤一摺。並酌帶銀兩接濟等語。四川西昌縣城內。於八月初七日地震。逾時。衙署監獄倉庫倒塌。軍民壓斃甚多。並有教授曾習傳教諭滕昺甲均被壓傷殞命。實堪憫惻。著該督迅委賢員。詳加查勘。妥爲撫卹。毋使一夫失所。所需銀兩。著所在於捐備經費項下動支。以資接濟。丙午。　宣宗成皇帝梓宮。發引。　上詣蘆殿。行朝奠禮。跪送梓宮啓行。出黃布城南門。　上步從行一里餘。由間道至前途蘆殿。跪迎梓宮奉安。訖行夕奠禮如儀。　辛亥。葬　宣宗成皇帝於慕陵。回鑾　乙卯。　上還宮。　調雲南兵二千名。赴廣西剿賊。　冬十月己未朔。享太廟。　上親詣行禮。　壬戌。　賜一甲彭陽春岳汝忠二人。武進士及第。二甲王三錫等六人。武進士出身。三甲毓恩等四十四人。同武進士出身。　諭據徐廣縉鄭祖琛等奏。盜匪擁入遷江縣城。肆刦將該縣及委員等拒傷。旋即退竄等語。與鄭祖琛前奏略同。該匪等肆行刦掠。實堪髮指。亟應厚集兵力。以期尅日殲除。　乙丑。

諭鄭祖琛等馳奏。修仁荔浦大股盜匪。剿除殆盡。太平。及右江各股盜匪。剿辦大獲勝仗。各一摺。賀縣昭平另股盜匪。與永安等州縣各匪。分別剿捕情形。各等語。該撫於大兵之前連獲勝仗。生擒擊斃賊匪。不下二千名。辦理尙屬認眞。惟修仁荔浦賊匪。雖經殲擒幾盡。而首惡陳亞潰。尙未弋獲。現計向榮不過甫經到粤。林則徐。張必祿。到尤需時。該撫等不可因獲勝仗。稍有大意。 壬申。朝鮮國王李昪。遣使奉表謝恩。恭賀登極。進貢方物。命留抵下次正貢。賞賚如例。 諭據林則徐奏。遵旨起程。馳赴廣西一摺。昨據鄭祖琛奏報。修仁荔浦兩處。大獲勝仗。賊匪殲擒殆盡。而首惡陳亞潰見尙稽誅。所調貴州湖南官兵各二千名。計已先後到粤。其雲南官兵二千。著該大臣。即速催調。酌量分派堵剿。所有軍需。除本省籌款外。其廣東湖南。並戶部籌撥。共四十萬兩。該大臣。仍當督飭核實支用。毋許稍有冒濫。 諭鄭祖琛奏。賊匪逃至賓州交界地方。經遊擊成保等。督率兵壯。馳赴剿捕。潯州府知府顧元凱。所調團長黎建勳。首先將逆首陳亞潰擒獲。委員兵練等。並將該匪之弟陳火交。一併生擒。此次連日攻剿。疊獲勝仗。俾首逆不至兎脫。鄭祖琛剿辦頗能認眞。在事文武。實力追剿。尙知愧奮。所有前經革職留任之潯州協副將李殿元等。均著加恩。准其開復。

團長黎建勛。擒獲首逆。殊堪嘉尚。著即查明保奏。候朕施恩。　壬午。以冊謚　孝德
皇后。前期遣官告祭。奉先殿。　諭內閣。杜受田接據周天爵來信。內稱九月間。經過
河隄。詢知本年黃河入海之處。坍陷數百丈。是以盛漲旋落。乘此冬令水小。按其坍
陷之所。多築草壩。偪流攻刷。可期事半功倍等語。近來黃河形勢。日淤日高。每歲增
培隄工。河身受病滋深。若如周天爵所稱。見在海口坍塌甚寬。乘機築壩。藉以偪溜
攻刷。亦係因勢利導之法。惟河流入海之處。因河忽有坍陷。必應如何籌辦。方期疏
導深通。永除河患。著陸建瀛楊以增。親往查勘情形。悉心籌議。迅速具奏。毋致坐失
機會。　丙戌。以冊謚　孝德皇后禮成。頒詔天下。　戊子。諭徐澤醇奏。查辦地震
被災情形一摺。四川西昌縣。城鄉一帶。於八月初七日地震。城垣衙署。倉庫監獄。概
行倒坍。壓斃男婦二萬六百餘名口。覽此情形。深堪憫惻。朕為天下主。一夫失所。皆
朕之過也。著該督迅委賢員。確切查勘。按戶給予賑恤。其被災處所。應行蠲免錢糧
之處。迅速查明具奏。　十一月。庚寅。兩江總督陸建瀛奏。江西省防堵粵匪情形。得
旨嚴行防堵。毋稍疏懈。　乙未。諭據鄭祖琛向榮奏。太平府屬州營被擾情形
等語。據稱賀縣昭平遊匪。與土匪勾結。復分股四竄。延入富川之太平墟。而賀縣另

股匪徒。又由老鴉寨。出擾馬峯。經署撫標中軍參將。成安等。分路進剿。生擒賊首葉天良。要犯陳稅。並要匪陳三滿。殲斃。統計平樂府屬。及連界潯州之平南梧州之懷集滕縣各處。先後斃匪一千八百餘名。生擒四百六十餘名。見在餘匪無多。該參將成安等認眞剿捕。尙爲得力。所有賀縣。富川。懷集。連界山內。逃匿餘匪。恐其復出勾結。仍前恣肆。著林則徐。向榮。張必祿等。督飭文武員弁。實力窮搜。毋使稍留餘孽。所有此次出力人員。著該大臣。查明據實保奏。候朕施恩。 庚子。諭內閣。予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著加恩晉加太子太傅銜。照總督例賜卹。歷任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編修林汝舟。文生林聰彝。文童林拱樞。均著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尋予祭葬。諡文忠。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行至廣東。普甯縣途次病逝。其欽差大臣關防。並歷次所奉寄信諭旨各件。著徐廣縉。派委妥員。迅速齎送廣西。交李星沅祗領。毋稍遲誤遺漏。至廉州南韶等處。剿捕事宜。亦關緊要。徐廣縉。著仍遵前旨。籌辦廣東軍務。以專責成。 以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署廣西巡撫。未到任以前。以布政司勞崇光署理。 命前任兩江總督李星沅。爲欽差大臣。馳赴廣西。會同署巡撫周天爵。勞崇光。提督向榮。張必祿。剿賊。 贈故候補

提督張必祿。太子太保。予祭葬。諡武壯。子同知由基。廕生由庚。均俟服闋後。帶領引見。十二月丙寅。頒賞王大臣暨內廷翰林。各省督撫。宣宗成皇帝御製詩文餘集各一部。甲戌。月食。一產三男。直隸等省李鳴和妻李氏等二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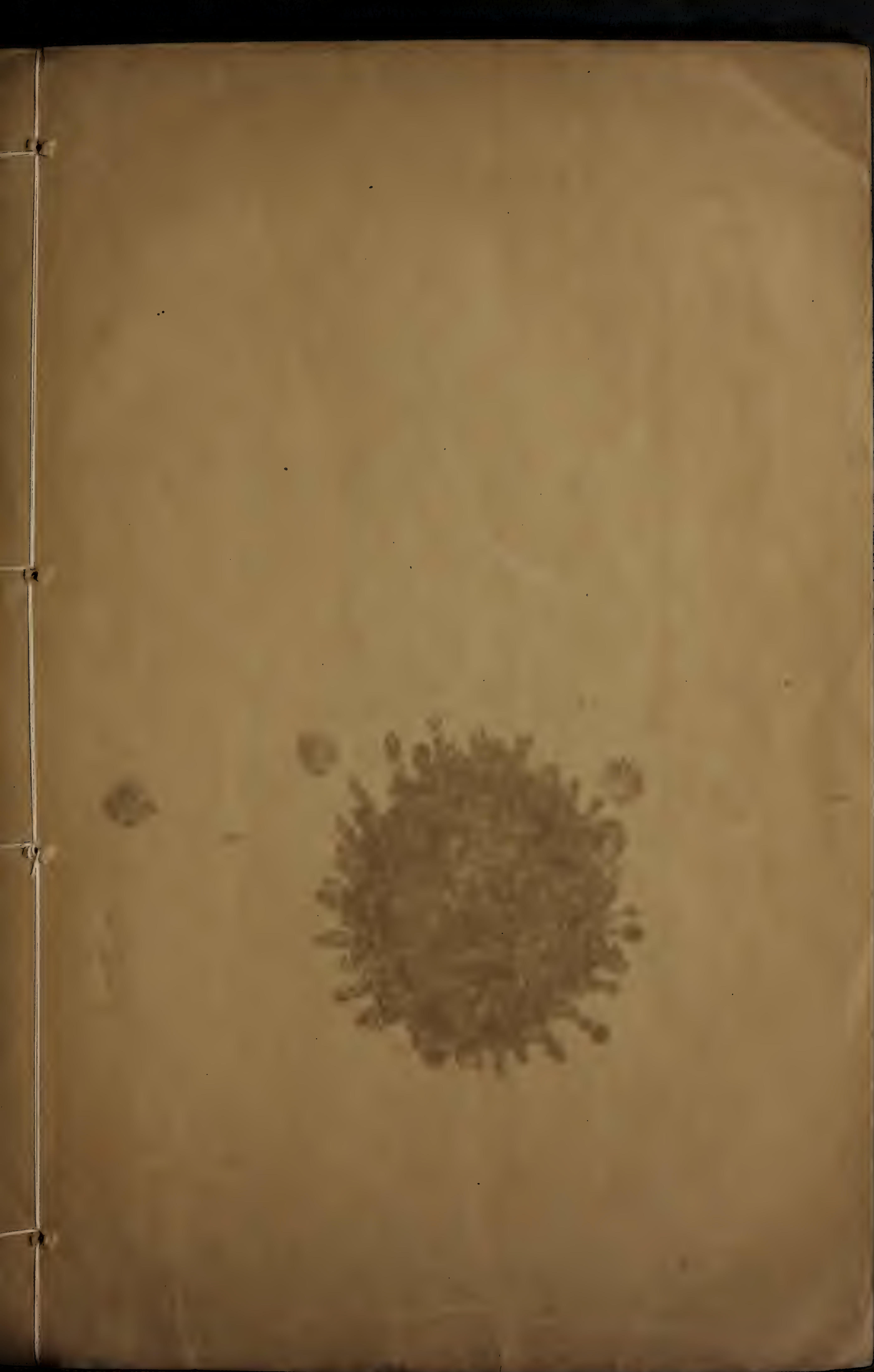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四終

陸師以多，錄太子太保李鴻章謚武壯字號詞由[illegible]生由成尚備[illegible]閣[illegible]引

坿。十二月丙寅，頒賞王大臣暨內廷翰林各省督撫。　賞[illegible]

文錦集各一部。甲戌，月食。一歲三男古[illegible]等省李鳴[illegible]民[illegible]。





# 十一朝東華錄擥要

# 東華續錄咸豐卷七十五

宜興任文安敦[illegible]纂輯

文宗顯皇帝

辛亥咸豐元年。春正月。上詣奉先殿行禮。御太和殿。受朝中和韶樂設而不作。不宣表。諭。朕寅承丕緒。撫馭萬方。敬念 列聖相承之德。蠲免積逋。覃恩闓澤。人安樂利。戶慶盈寧。共享昇平之福。誠以民為邦本。厚民生。正所以培元氣也。當此建元肇始之時。宜行寬仁長人之政。自道光十五年。二十五年。兩次欽奉 皇考宣宗成皇帝恩旨。將二十年以前各省民欠錢糧。寬予豁免。自二十一年迄今。又屆十載。民間積有新欠。尤宜大沛恩綸。俾與海宇蒸黎。同臻仁壽。所有各省節年民欠。正耗錢糧。及因災緩徵帶徵籽種口糧牛具。及常平倉項。蘆課學租雜稅等項。因各該督撫。奏將直省府廳州縣道光三十年以前實欠在民者。已經查明。按照該省所屬之某州某縣。緩徵者若干。應行開單具奏。候朕降旨。全行豁免。著各督撫將此旨刊刻謄黃。遍行曉諭。務使城市鄉村。僻壤窮陬。咸知德意。毋任官吏從中舞弊圖侵漁。致滋弊竇。隨時查察。俾民休養生息。務霑實惠。用示朕元春布德以弼[illegible]　尋以三十

#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五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衡翰章恭校



文宗顯皇帝

辛亥咸豐元年。春正月。　上詣奉先殿行禮。　御太和殿。受朝。中和樂設而不作。不讀賀表。　諭朕寅承丕緒。撫馭萬方。敬念　列聖御極之初。蠲免積逋。覃敷闓澤。人安樂利。戶免追呼。共享昇平之福。誠以民爲邦本。厚民生。正所以培元氣也。當茲建元肇始之時。宜行體仁長人之政。自道光十五年。二十五年。兩次欽奉　皇考宣宗成皇帝恩旨。將二十年以前各省民欠錢糧。盡予豁免。自二十一年。迄今又屆十稔。民間續有積欠。允宜大沛恩綸。期與薄海羣黎。同躋仁壽。所有各省。節年民欠。正耗錢糧。及因災緩徵。帶徵銀穀。並借給耔種。口糧。牛具。及漕項。蘆課。學租。雜稅等項。卽著各該撫督將軍府尹等。將道光三十年以前。實欠在民者。詳悉查明。按照該省所屬之某州某縣。銀穀若干。速行開單具奏。候朕以次降旨。全行豁免。並著先將此旨。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城市鄉村。遐陬僻壤。咸喻朝廷德意。毋任官吏胥役等。延擱侵漁。致滋弊竇。庶吾民休養生息。慶洽綏豐。用示朕元春布德。以仰副　皇考。三十

年。子惠元元。申錫無疆至意。辛卯。諭南書房翰林。合詞奏請。將朕履信書屋全集。刊刻頒行一摺。從前　皇曾祖。　皇祖。　皇考御極之初。俱允大臣所請。刊刻。聖製詩文全集。頒行海內。天章炳耀。懋典昭垂。朕自沖齡就傳以來。典學之功。僅十餘載。篇章未富。曷敢仰媲前徽。惟諸臣籲懇甚殷。自應勉從所請。因思我　皇祖。刊刻　聖製味餘書室全編。因朱珪向曾侍學經帷。特命詳細勘訂。朕在書房。經協辦大學士杜受田昕夕講求。詩文積有稿本。其中可存之作。即交杜受田。重爲校勘。編次進呈。俟朕閱定。再行發交繕刻。　朝鮮國王李昪使陪臣奉表謝恩。恭賀上宣宗成皇帝尊諡。並貢方物。命留抵下次正貢。賞賚如例。琉球國世子尚泰。遣使奉表謝恩。恭賀登極。進貢方物。命留抵正貢。賞賚如例。庚子。上詣南郊齋宮齋宿。辛丑。祈穀於上帝。上親詣行禮。以恭謁慕陵。行周年大祭禮。免所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奉皇貴太妃啓鑾。恭謁西陵。丙午。上恭謁泰陵。泰東陵。昌陵。慕陵。丁未。回鑾。己酉。諭周天爵奏。馳抵粵西。探聞賊匪情形一摺。所論頗爲明晰。並以大黃江一股會匪。地險人衆。亟宜先事戡除。與李星沅等。前奏擇要進攻。所見不謀而合。昨據李星沅奏。因積雨連旬。滇兵尚未到齊。見在設法解散

脅從。懸賞購募首逆。擬合湖南雲貴各處官兵。加以壯練。由提督向榮。策遣進攻。目下計已接仗。李星沅。向榮。謀勇兼施。自必將金田會匪。掃穴擒渠。此處辦理得手。則右江各屬。股數雖多。自然聞風瓦解矣。惟行軍之要。首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粵西羣盜如毛。豕突鴟張。未可輕視。卽使金田奏捷。尙待次第掃除。周天爵。戇直樸誠。甚有血性。向榮亦勇敢過人。朕心深所嘉許。但恐過於勇往。所向無前。轉不免輕進疏率之失。李星沅。計慮務出萬全。自屬老成持重。但恐過於愼重。又不免遲誤事機。行兵事勢機宜。所事閒不容髮。需遲固屬不可。輕銳尤屬非宜。李星沅。旣命爲欽差大臣。自宜總領戎行。專司籌辦。而周天爵。向榮。各受知遇重恩。務各殫竭智力。相助爲理。見在周天爵甫抵桂林。向榮在潯。李星沅在柳。總須扼要分防。仍復和衷合辦。使三人如一人。協力同心。剛柔互濟。泯意見而杜推諉。於事方爲有濟。朕引領南顧。宵旰焦勞。想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定能不負誥誡。速掃賊氛。以慰廑望。周天爵。見署巡撫。職兼軍務。倘各屬有須親赴剿辦。未便坐失事機。隨時會同李星沅等。相機督剿。其地方尋常事件。藩司勞崇光。儘可代理。驛站一切。臬司吳鼎昌亦可分辦。固不必辭撫篆。而專辦軍務也。至李殿元。宋煜。陶玉德。前已有旨革職拏問治罪。著卽嚴訊。

定擬具奏。已革巡撫鄭祖琛。前經李星沅。稱其尚能熟悉該處情形。准令隨營差遣。見在該大臣到粵已有數月。自能訪知一切。該革員毋庸仍留軍營。著卽飭令回籍。

庚戌。上還宮。諭李星沅奏。廣西潯州府屬之金田村賊首韋正。洪秀泉等。恃衆抗拒。水陸鴟張。自應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庶期掃穴擒渠。餘匪聞而膽落。該大臣。所陳擇急剿辦。自應操有成算。與巡撫提督隨時審度機宜。同心協力。會籌迅剿。朕亦不爲遙制。惟賊情狡譎。難保不揚言大夥所在。而分遣夥匪。襲我之所不備。江河分汊。山徑叢雜。尤須堵截周匝。鄰省毗連扼要處所。均須聲息相通。勿令竄逸。所奏張家祥。帶勇殺賊。未必暗與賊通。見値用人之際。若果可資得力。自當用其所長。俾得立功自效。若察看情形反覆無常。難於駕馭。則翦除奸匪內應。庶不墮其術中。總宜隨時體察。勿稍游移。致有漏洩。爲要。

壬子。諭禮部奏稱。琉球國使臣在部呈遞稟函。復以暎夷在彼逗留。懇求開導撤回等語。此事前已疊次降旨。諭令該大臣向咦酋設法開導。飭令撤回。茲據該國稟稱。不惟伯嚧吟。尚未撤回。且屢有暎夷船隻到彼。惡言驚嚇。來去靡常。以致該國日久憂慮。琉球國誠服天朝。最稱恭順。況該王世子年幼初立。屬令使臣到京具稟。豈能置之不聞。著徐廣縉。仍遵前旨。再向

吺。咹相機開導。諭令迅將咱𠷕昤。並其妻子等。一律撤回。以免驚擾。而恤藩封。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會匪結黨。勾引蔓延。請飭查辦一摺。並請嚴禁私鑛出境等語。據稱漳州府屬會匪。嘯聚數萬人。以廈門人陳磐。同安人王泉。爲大頭目。設局歛錢。鄉愚被其煽惑。橫行郡縣。恣意截搶嚇詐。上年十一月間。有賊王靖。李景。黃允。劉四等。各擁衆入會。地方文武。不能查辦。見在漳泉各處。道途梗塞。似此盜賊公行。若不及早殲除。必致釀成巨案。裕泰甫經簡調。無所用其迴護。著於到任後。嚴密確查。有無勾通夷匪。假借名色。迫脅良民。其傳習者共若干縣。實在黨與人數多少。與兩廣土匪。是否聯爲一氣。密飭明幹妥員。不動聲色。將頭目陳磐王泉。先行購線。設法擒獲。其餘以次偵捕。不難悉數就擒。至淡水廳屬產有硫磺。有無奸民偷採。往販外夷。去年該夷有請赴鷄籠山採煤之謠。未必非借此影射。亟宜實力查禁。著一併嚴飭該鎭道。並嚴派委員前往訪查。曾否封禁。以杜奸萌。是爲至要。甲寅。諭徐廣縉。葉名琛奏。勦捕賊匪。大獲勝仗一摺。據稱連平州屬。九連山一帶。有前經擊敗之匪徒屯聚。意圖北竄。經該督撫飭委員弁。分三路進兵。探知大夥賊匪。盤踞和平縣屬之浰頭墟。即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五鼓。督率兵勇。兜擒追殺。翻山十二重。接仗五次。

計殲斃賊匪二百五十九名。生擒一百三十八名。餘匪復於次日。經署連平州知州吳壽昌帶領兵勇殲擒多名。韶州一帶。潰散匪徒。既經痛加剿洗。不難全力殲除。著即督率文武將佛岡英德山內藏匿匪徒。嚴行搜捕。毋任伏莽潛踪。以期淨絕根株。迅速蕆事。至高州廉州各屬與廣西毗連。防剿尤關緊要。提督陶煜文見已抵任。著即前往該處。會同高廉道宗元醑妥籌防剿。毋令兩省交界處所。勾結蔓延。以靖賊氛。而纏邊圉。命修浙江錢塘等六縣塘隄各工。從署巡撫汪本銓之請也。 二月。戊午朔。祭大社稷。 上親詣行禮。 甲子。 諭據杜受田呈遞奏單一件。縷呈兩粵匪徒。先後滋擾情形及賊匪名目。已革總兵盛筠首爲招撫之議。以致匪徒日益猖獗。並擬整軍威募精勇勸鄉團察地形務解散。五條。頗爲詳晰。著李星沅等按照單內所陳。詳加採擇。體察情形。認眞妥辦。廣東兵勇。是否可資得力。前調潮州兵一千名。是否已到。至所稱象州紳士韋姓。以本地團勇殺賊。地方官僅給薄賞。遂致閧散。博白縣亦有鄉兵。踰境殺賊。宣化貴縣。團勇力拒賊匪。官兵不能救應等語。著即派員。確切查明。分別勸懲。以勵衆心。至張家祥。是否悔罪自效。前已諭令查辦。盛筠。如何貽患。著仍遵前旨。一併確查。據實參奏。 命直隸各州縣。道光三十年以前。實在民

欠。各項旗租並各案補徵銀兩。著加恩一體豁免。　己巳。遣官祭黑龍潭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惠濟慈佑靈護龍王之神。昆明湖安佑普濟沛澤廣生龍王之神。密雲縣白龍潭昭靈廣濟普澤龍王之神。　庚午。　諭內閣。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奏。進剿金田逆匪情形。並上龍土司等地方剿匪各一摺。廣西桂平屬金田逆匪。竄大黃江一帶。地險人衆。經提督向榮等督率文武員弁。合力進攻。於正月十八日。直抵賊巢。連環攻擊。自辰至午。轟斃賊匪二百餘名。並拋擲火具。燒毀賊巢房屋多間。乘勢進追。又斃賊匪數十人。其由別路進攻之水陸壯勇。復分投攻殺。斃賊數十名。該匪退竄回巢。負嵎固守。至龍州之上。土司一帶。有大夥賊匪滋擾。經該鎮道督兵分路夾擊。殲擒賊犯多名。署守備楊致英。手刃執旂賊目二名。奮勇可嘉。永康州之都結佶倫等土州地方。亦有賊奔竄。見已派兵。馳往剿捕。務須嚴密搜拏。勿任蔓延。其南甯府文武。於隆安縣境內。剿斃賊匪三百八十餘名。並將賊首殲斃。太平梧州等府。修仁等縣。疊經拏獲。戕官要犯。及曾經降旨飭拏各犯多名。分別正法辦理。尚屬認眞。所有獲犯出力各員弁。及兵練等。均著查明核實保奏。候朕施恩。　己卯。　諭廣州副都統烏蘭泰。向於火器最爲留心。如有製造得用各器械。著烏蘭泰酌量帶

往。廣西軍營。以資運用。其平素操練得力之章京兵丁。亦准酌帶數人。一併馳驛前往。 諭李星沅等奏。進攻金田大股逆匪。疊獲勝仗。並遵查賊匪股數名目。添調精兵協勦各一摺。金田村大股逆匪。經此次痛加擒勦。大挫賊鋒。正可乘勢激勵將士。直抵賊巢。不難立就撲滅。惟賊股甚多。分擾各屬。難保不暗通消息。彼此互爲救援。以爲牽掣我師之計。重兵均駐金田。各屬兵力頗形單弱。該大臣等務當通盤籌劃。嚴飭各屬文武將弁。合力兜擒。勿致顧此失彼。逆首韋正。韋元玠。洪秀泉。及各股匪首等。尤宜設法偵獲。勿令乘間竄逃。李星沅。周天爵。向榮。皆朕特簡大員。深資倚畀。必能協力同心。和衷共濟。以紓朕南望焦思也。勉之望之。 以勦辦廣西金田逆匪獲勝。賞提督向榮巴圖魯名號。 緩徵廣西全省本年額賦。 諭朕聞邪教流傳。蔓延數省。河南祥符縣有吳光漢。僞稱赤天大王。四川綦江縣有馬武成。僞稱赤地大王。廣東英德縣有李三文。僞稱赤人大王。均爲各省邪教總目之首。此外總目。尚復不少。其教與天主教同宗一派。暎夷在粵。散布頭目。勾結黨羽。且有內地革紳。王如繼。張懷亮。匪徒徐繼龍等。附彼助謀。至邪教頭目。所住地方。其徒充當衙門差役。爲之探事。差弁查拏。先通消息。一時未能緝獲。似此邪教蔓延。若不豫爲之防。勢必釀

成叵案。著徐澤醞。徐廣縉。葉名琛。潘鐸等。遴委妥員。不動聲色。嚴密偵訪。如查有傳教各頭目及包庇串通之衙蠹。迅即掩擒。研究徒黨。咨行鄰省。一體訪拏懲辦。以杜勾結。丁亥。以攻毀廣西金田賊巢。賞知府劉繼祖花翎。總兵官李能臣等。下部議敘。三月。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廣西匪徒。滋擾各郡。先後降旨將閔正鳳。鄭祖琛。革職。並飭查欺飾各情。及畏葸貽誤款跡。嗣據查明。閔正鳳養癰貽患。退縮無能。業將該革員發往新疆。充當苦差。鄭祖琛。身任封疆。不能消患於未萌。又不能將貽誤之提鎮。文武各員。早行參奏。以致勞師糜餉。僅予革職回籍。不足示懲。著李星沅。周天爵。遵照前旨。將鄭祖琛。遲延各情。迅即據實參奏。毋得稍有隱飾。將此諭令知之。諭廣西賊匪。自蟻聚金田。負嵎抵抗。我師併力定謀。摧堅深入。屢破賊巢。殲其渠首。逆匪已畏鋒逃竄。必當乘此銳氣。前截後追。分堵合剿。見在該省兵勇雲集。鄰省亦協力兜擒。朕睠懷南服。亟思一鼓蕩平。復命湖南。雲南。貴州。三省。再調精兵三千名。又添調安徽勁兵一千名。選派得力將弁。管帶前往。足資調遣。該大臣李星沅等。務當督率文武員弁。度地相機。分布要隘。使賊進不敢拒。退無所逃。其裹脅愚民。亦即剴切曉諭。許令悔罪自首。免致玉石俱焚。如能縛獻渠魁。仍應加之獎勵。朕

閩該省紳士商民。各處團練。同仇奮義。自必率同土勇。合力殲除。斷不容釜底游魂。擾我樂土。至軍需糧餉。已命所司。寬爲籌撥。源源接濟。惟望捷音疊報。全境迅就肅清。朕必立加懋賞。爾臣民。其共勉之。特此布諭。巖疆。咸知朕意。　諭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奏。賊勢披猖。官兵不敷策遣一摺。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均經特簡。授以重任。深資倚畀。添兵籌餉。無不立允所請。毫無掣肘之處。況金田大股逆匪。已經焚毀賊巢。連獲勝仗。該大臣等。剿辦已屬得手。正可乘機兜捕。卽各屬尙有夥匪。亦宜度地相機。分員弁督剿。以期全境肅清。何以此次奏請。特簡總統將軍。來粵督辦。無論命將遠來。必致耽延時日。且兵將等。一聞另有遣將之諭。勢將紛紛觀望。設有貽悞。罪將誰歸。朕於軍旅之事。任人勿疑。前經疊次訓勉。亦可見君臣一體之意。卽諸臣意見。偶有不同。無非因公起見。兵貴神速。間不容髮。豈可遽思諉卸。坐失事機。李星沅。周天爵。向榮。俱著嚴行申飭。該大臣等。務當戮力同心。滅此醜類。各屬地方賊情。應如何調派將弁。統領分剿合擊之處。朕亦不爲遙制也。昨有人奏。賀縣知縣鶴年。因兵民逃散。力不能支。以致自縊。龍州同知王淑元。合家被害。武緣縣知縣邵坦。呑金自盡。除査明業經賜卹外。其餘各情。仍著該大臣。確切查明。奏請議恤。　命大學士。賽

尙阿。馳往湖南。辦理防堵事宜。鑲黃旂蒙古都統。巴淸德。鑲白旂滿州副都統。達洪阿。隨往協同辦理。 丁酉。尊封 宣宗成皇帝康慈皇貴妃。博爾濟吉特氏。爲康慈皇貴太妃。琳貴妃烏雅氏爲琳貴太妃。常貴人赫舍哩氏爲常嬪。彤貴人舒木魯氏爲彤嬪。成貴人鈕祜祿氏爲成嬪。祥貴人鈕祜祿氏爲祥嬪。 尊封 仁宗睿皇帝如皇貴妃鈕祜祿氏爲如皇貴太妃。 癸卯。諭內閣。朕因廣西剿匪。半載以來。尙未掃除淨盡。誠恐匪黨。滋蔓愈多。民生窮促益甚。特命大學士賽尙阿。及都統巴淸德。副都統達洪阿。揀帶官兵。馳往防堵楚粵之交。地方扼要。必得重臣。駐扎調度。旣防竄擾。藉作聲援。當卽寄諭李星沅。周天爵。向榮等。不得以特派有人。稍存觀望。仍當督率將士。激勵紳民。協力殲擒。尅期掃蕩。在廣西士民。聞有此旨。定知朝廷。眷念邊疆。不安宵旰。無不奮迅感激。志切同仇。卽各路調集兵勇。亦可知重兵在後。益振軍威。士氣旣揚。賊鋒自挫。如賽尙阿等。未到以前。業已馳報捷音。肅淸各郡。李星沅等。奏績行間。自當渥膺懋賞。賽尙阿等。亦卽可振旅而還。以慰朕望。第恐中外臣民。未喩斯意。特用明白宣示。俾知朕命將出師。不欲我民之久遭蹂躪。而又慮徵調過多。不免滋累。於綏疆靖寇之意。固一日不能釋也。將此通諭知之。 命江蘇淮揚道。

嚴正基。馳往廣西軍營。辦理糧臺事務　諭李星沅等奏分剿賊匪情形各摺片。周天爵。於進剿武宣東鄉逆匪時。手刃退走閩勇二人。親督東勇前進。殲斃賊匪數十人。看其精神矍鑠。並非老不能軍。現既親歷戎行。著即專辦軍務。帶兵督剿。俾得殫竭血誠。捷音迅奏。惟逆匪自牛排嶺潰竄之後。直走武宣一帶。距桂林不遠。省垣重地。尤宜加意防守。著該大臣等體察情形。一面兜捕。一面嚴防。斷不可稍有疏虞。致匪徒乘間而入。昨有旨命賽尚阿等帶領官兵。前往湖南廣西之交。防堵。並添調四川兵三千名。飭部另籌軍餉一百萬兩。有此聲援。賊必聞而膽落。攻剿更易得手。所有續調楚皖滇黔官兵四千名。本日又由四百里分飭迅速赴粵。大兵雲集。併力夾攻。自不難迅掃欃槍。肅清各郡。該大臣居中調度。周天爵向榮。謀勇兼施。務當同心戮力。計出萬全。早紓宵旰焦思。方不負此重任也。　丙午。　諭陸應穀奏粵東匪徒。次第就擒。現撤防兵歸任一摺。江西南贛一帶。前因堵禦粵匪。節經擊退。茲據稱該匪屢挫。餘黨逃竄。邊境肅清。並據廣東巡撫。以首要各犯就擒。咨行江西。將防堵弁兵撤回各等語。現在廣東清遠英德一帶軍務。尚未奏報完竣。該省接壤之處。恐尚有逃匪隱伏。尚須加意巡防。著陸應穀察看情形。飭屬認真查緝。勿使餘匪。乘間再

有竄擾至該省防禦出力之文武員弁。著俟廣東奏報完竣。再行奏請。己酉。浙閩總督裕泰奏漳泉會匪。已獲要犯多名。見在提省審辦。並密派委員赴臺。查禁私鑛。得旨見獲各犯。嚴行審訊。從重懲辦。斷不可因有英夷照會。稍有遷就。亦不可濫及窮黎。致生枝節。朕調汝閩督。欲資整頓。勿效劉韻珂之消弭。亦不過爲見好。沽虛譽而無濟於實。總之公事以公心辦。毋存一己之私。誌之。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等馳奏。進勦武宣。未能得手情形。並周天爵瀝陳病狀。與向榮會籌勦辦事宜各摺片。賊匪滋蔓日久。股數既多。勢不能旦夕掃除。自宜妥籌戰守。以冀奏功。前此向榮屢獲勝仗。朕固日盼捷書。此次進勦武宣賊匪。互有勝負。秦定三所帶黔兵。能將身穿黃衣之大頭目。用槍擊斃。亦屬奮勇得力。該大臣等仍當和衷共濟。盡力籌劃。務須計出萬全。不可再有錯失。固不必遽請議處也。周天爵身歷行間。朕素嘉其勇往。是以前旨令其專辦軍務。所有巡撫篆務。已令勞崇光署。周天爵舊疾復作。朕深以爲念。著卽在營善爲調理。祗須調度有方。正不在親自衝鋒禦侮。前命賽尙阿等馳往楚粵之交。正爲廣西用兵。熟籌此舉。已飭調四川精兵三千。先後馳往協勦。其餘鄰近各省官兵。有可酌調之處。該大臣察看情形。徑行檄調。朕亦不爲遙制。其湖南

總兵李伏。遊擊成林。四川副將劉長清。均已諭令帶兵前往。並諭徐廣縉揀選精兵五百名。飭往備用。賽尙阿等未到廣西之前。該大臣總當恪遵前旨。迅速籌剿。不可稍事遷延觀望。其應如何籌守籌戰。先後堵剿。並度地勢設伏抄擊之處。該大臣與周天爵向榮。熟思審處。協力妥辦。庶朕懷可慰。其大黃江賊營。搜獲逆書。已由軍機大臣呈覽矣。　諭廣西剿辦賊匪。前已添調各省官兵。並飭雲貴總督。各續調精兵一千名。諒已選派。迅速前往。朕聞雲貴土守備義勇巴圖魯左大雄。前在軍營出力。極爲勇往。所轄土練亦甚精銳。著張亮基察看情形。該土弁是否可以遠赴徵調。其所管地方。是否必須該土弁彈壓。如無窒礙之處。卽一面奏聞一面飛札飭令酌帶得力土練數百名。星速馳赴廣西。聽候欽差大臣調遣可也。　諭戶部續撥銀一百萬兩。再由內務府廣儲司。給發內帑銀一百萬兩。以濟廣西軍需。　諭四川沿江州縣舊存倉穀。著徐澤醕飭各屬迅卽碾動湊足米五千石。由水路運至湖南。轉送廣西軍營。一切費用。作正開銷。毋得飾詞藉口。有誤軍需。　癸卯。　諭內閣周天爵著賞加總督銜。會同向榮專辦軍務。　禮部奏朝鮮國王李昪以其祖李裀爲其先世戚臣。全龜柱等。誣陷以死。嘉慶辛酉年。間該國邪黨獄起。曾將伊祖李裀羅入黨案。

恐內府編緝。載有其事。懇辦其誣。惟查當日欽奉上諭暨會典所載。並無李裀之名。所有該國黨案。既未經載輯。將來自無慮流傳。該國王以先世被誣。備陳枉抑。實係爲人後者之至情。應照所請。許其昭雪。從之。　己卯。　諭徐廣縉葉名琛奏。剿辦靈山縣境匪徒。大獲勝仗。全股首夥。盡行殲滅。得　旨嘉獎。升賞員弁兵勇有差。　諭徐廣縉。葉名琛。許乃釗奏。南海東莞。請分別停試一摺。據稱南海縣。西湖書院生徒。因挾知府改斷公項之嫌。不遂其欲。投遞匿名罷考紅帖。經該督諭令舉出主謀。餘可免究。尚復容隱不發。東莞縣因抗糧生員。畏罪自戕一案。闔邑士子。輒即刷印長紅。徧貼罷考。請將南海縣西湖書院肄業生童。並東莞合學。暫停考試等語。國家論秀。原期於風淳俗美之地。選取才良。若士習刁頑。不加懲創。仍使不率教者。得登庠序。而與賓興。將何以勸良士。是以雍正年間諭旨。有生童以私心之忿。借罷考爲挾制。即令停其考試。聖訓煌煌。於鼓舞人材之中。寓變化愧厲之道。且罷考罪名綦重。士之束身名教。尤當守法懷刑。廣東近年。士氣民情。朕方冀其蒸蒸日上。若因一二敗類。遂致挾制成風。是稂莠間生。轉使嘉禾不値。朕甚愧之。著將南海縣西湖書院肄業生童。及東莞合學。俱暫停考試。該督等即確查主謀罷考及附議之人。分別

首從。照例懲辦。該書院及該學中有端謹老成。將首謀者舉出。抑其人悔罪自首。或父兄呈出到官。既肯自新。仍可量從寬典。其脅制被累之同學。經該督等察實奏明。卽當許其考試。此朕董教兼施。猶是古人郊遂移風之遺意。凡屬多士。其各懍遵。訓戒毋忽。 夏四月。丁巳朔。 上詣太廟行禮。 戊午。 諭奕山奏俄羅斯國。懇請於喀什噶爾留易。先事籌度。並將德齡函稱。礙難三條照繕呈覽一摺。前據該國來咨。派員於今春來赴伊犁。會商貿易章程。見在尙未前來。奕山以該國於哈薩克地方。久已收其租稅。用其烏拉。今請於喀什噶爾通商。則路經伊犁西南之哈薩克接連布魯特。亦必供應烏拉。兼收租稅。所慮極是。德齡所稱礙難三條。亦能計及久遠。俄羅斯前請三處添設貿易。其心本屬叵測。因以近邊民人生計爲詞。未便拂其和好。准於伊犁塔爾巴哈台試行。而喀什噶爾則窒礙之處甚多。斷無准行之理。若俄羅斯人來。仍復申請無已。奕山等務將礙難各情。曲爲譬說。以我朝平定新疆回疆。已歷百數十年。該國向於恰克圖通商。歷久相安。何以至今忽有三處通商之請。因念和好多年。未便全行拒絕。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窒礙之處尙少。是以勉從所請。三端之中。已允其二。卽屬格外體恤。至喀什噶爾地方。過於遼遠。貨少商稀。卡外夷回。

種類不一。加以該國人在彼通商。必至爭論生事。在中國既窒礙多端。即外夷亦必有損無益。此理甚明。斷難允准。奕山等臨會議時。固宜平心靜氣。罕譬善導。以德齡所慮情形。逐層分晰開導。尤宜堅持定見。理直氣壯。勿爲恫喝之詞所奪。遽行議遷就曲從。將來致滋流弊。惟該將軍等是問。其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亦當妥議章程。面面顧到。以期經久無弊。前奏礙難照恰克圖之例。抵賠遺失貨物。此層尤關緊要。如有似非此分干求。卽應據理駁斥。凡事均須愼之於始。萬不可勉强應允。貽患將來。邊防疆計所繫。極爲重大。諒該將軍等定能懍遵節降諭旨。加意愼重辦理也。

庚申。 上御乾淸門聽政。 辛酉。 諭李星沅周天爵向榮會奏。合剿賀縣賊匪。將備遇伏陣亡。並續調黔兵。會剿各一摺。另片奏。分剿陸川縣等處。賊匪情形。續請籌撥軍餉各等語。覽奏實深焦灼。此次進剿賀縣匪徒。我兵奮勇爭先。乘勝前進。擊斃賊匪不少。乃因左右另出賊匪。四圍放火。以致我兵失利。將備陣亡。用兵之道。謀定後動。必須豫爲布置。籌畫萬全。後路接應之兵。尤爲緊要。當賊匪設伏圍困之時。設後路有兵層層接應。乘勢殄滅。安知不轉敗爲功。朕屢次諭令李星沅等嚴密布置。勿令墮其奸計。乃竟屢次遇伏致挫我師。未見我兵壯設伏誘賊。及至賊黨飽颺而

去。乃始調兵尾追。塘塞了事。於事何濟。該大臣等。既知賊匪詭詐異常。非奇兵不能破。何尙毫無成算。一至於此。嗣後必須偵探賊情。知其出沒蹤跡。每遇督兵進剿之際。務當格外嚴密。防其奸詭。毋得再有疏虞。李星沅總統軍務。數月以來。未見所辦何事。現派賽尙阿督兵接應。尤不准稍形觀望。致干咎戾。該大臣等。縱不自愛。其如吾民塗炭何。言之至此。憤悶殊深。至陸川縣一帶。各股賊匪。尤當嚴飭該文武督帶兵勇。分投防剿。勿令淩十八及劉八等。與武宣賀縣大股逆匪。合而爲一。總兵惠慶德亮。均係專閫大員。統兵督剿。責無旁貸。見在帶兵防剿。何處來摺。均未敍及能否得力。據實具奏。該省節次請調官兵。不下一萬數千名。兩次由部撥餉一百八十萬。昨又發內帑一百萬。是添兵增餉。不爲不多。該大臣等宜如何合力同心。謀勇兼施。以期迅速蔵事。用副朕望耶。

甲子。

諭據李星沅奏。據實查明。並參核衆論。鄭祖琛於通省文武員弁。凡剿捕不力。泄沓苟安者。實不能早爲參劾。是闒茸無能。皆伊一人作俑。即如閔正鳳盛鎬等之畏葸延誤。鄭祖琛但知見好同官。周旋粉飾。朕察其設心。非第袒護大員。即屬吏亦不敢參劾。似此養癰貽患。以致吾民塗炭。糜餉勞師。僅予罷斥歸田。轉得置身事外。何以挽頹風而儆有位。鄭祖琛著發往新疆。效力

贖罪。爲封疆大臣玩誤者戒。　撥江南鹽關銀六十萬兩。解赴廣西。以備軍需。　乙亥。李星沅周天爵向榮馳奏。進剿上林圩賊匪。殲擒殆盡。得　旨嘉奬。　諭據李星沅等奏。堵剿懷集陸川各匪情形等語。賊匪溫大貨五一股。前由賀縣竄至懷集縣之慈樂圩。復竄至梁村盤踞。膽敢直撲縣城。雖經該署縣李萱嚴防迎擊。並經副將阿爾精阿等帶兵馳抵該處會剿。而該匪等已分爲兩股。潛由陸路逃竄。此股賊匪。前經徐廣縉等奏稱。知由里松竄赴羅石。擬分兩股。由桂嶺大凝分逃。其懷集之冷坑岡坪梁村馬凝一帶。當其衝。已飭遊擊强其修等督帶清遠行營。撤回弁兵。馳往籌防。計勞崇光由梧州帶兵馳往督剿。即可與東省文武合力夾擊。俾該匪不得東奔西突。自可迅速殲擒。其滋擾陸川縣之劉八一股。據稱經各村團練。先後斃匪多名。復斃賊首。該署縣張琳。堵禦尚嚴。署臬司楊彤如。與總兵李能臣等。此時如已將鬱林淩十八股匪。剿滅淨盡。定可移兵往剿。惟該匪等退回烏石。復由雞籠卡一帶竄去。該處毗連博白之三灘冷潭。前博白縣游長齡。見已降旨補授肇慶府知府。該員剿辦賊匪。激勵團練。素得民心。如一時未便更易生手。即著留於該處。俟剿辦事竣。再赴升任。至淩十八匪黨。如敢竄往武宣。與金田會匪合夥。必須設法堵截。切不

可令其勾結其武宣東鄉。大股逆匪。官兵連次接仗。尚未得手。見在如何籌辦。朕實深懸念。想不至坐待統師前往。虛延時日也。　修福建臺灣廠戰船。　諭前派大學士賽尚阿爲欽差大臣。督帶官兵。前往湖南防堵。因李星沅等。奏懇專派總統。期於事權歸一。本月初旬。賽尚阿啓程以前。經密交諭旨。令卽馳赴廣西軍營。接辦軍務。並令傳知李星沅。馳赴湖南。會辦防堵事宜。本日據李星沅奏稱。移駐武宣。舊疾增劇。見在醫治。已將欽差大臣關防。暫交周天爵等語。賽尚阿見已在途。著卽馳往廣西。接辦欽差大臣事務。並傳知鄒鳴鶴。兼程前赴廣西巡撫新任。李星沅著卽回籍養病。毋庸留駐軍營。所有前頒給李星沅欽差大臣關防。著暫交周天爵收存。俟賽尚阿到日。卽由驛遞繳還。周天爵於賽尚阿未到以前。通省軍務。仍著會同暫署巡撫勞崇光。提督向榮。悉心籌畫。相機妥辦。勿稍延誤。其湖南防勦事宜。駱秉章余萬清見在督辦。毋得稍有疏懈。　諭安徽巡撫王植。據蔣文慶奏。徽州府屬歙縣婺源縣。於三月十二日。大雨狂風。兼下冰雹。菜麥間有打壞。房屋不無坍塌。雖無傷斃人口。而二麥收成。究竟有無妨礙。據稱已由該地方官。捐廉撫恤。並委員馳赴確查。計該撫不日抵皖。著將該處辦理撫恤。能否認眞。被災戶口。是否尚不甚多。卽詳細查

明。迅速具奏。毋得置民瘼於不問。尋奏該二縣被雹甚輕。二麥約有六分收成。坍損民房。均已修復。報聞。壬午。諭曾國藩條陳一摺。朕詳加披覽。意在陳善責難。豫防流弊。雖迂腐欠通。言尚可取。朕自卽位以來。凡大小臣工章奏。於國計民生。用人行政諸大端。有所裨補者。無不立見施行。卽敷陳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留置左右。用便省覽。其或窒礙難行。亦有駁斥者。亦有明白宣諭者。朕欲求獻納之實。非沽納諫之名。豈得以毋庸議三字。付之不論也。所奏除廣西地利兵機。已令查辦外。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念其志在進言。朕意不加斥責。至所論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諛惡直等語。頗爲切要。自惟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時存檢身不及之戒。若因一二過當之言。遂不量加節取。容納不廣。是卽驕矜之萌。朕深思爲君之難。諸臣亦當思爲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庶坐言起行。國家可收實效也。前任兩廣總督李星沅。在軍營病歿。遺疏入。得旨。照總督例賜䘏。并開復處分。賞銀五百兩治喪。頒去人參十兩。交駱秉章。一併派員致送其家。賞給伊母。俾資調養。李星沅之次子李槩。三子廩生李桓。均著俟服闋後。交吏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尋予祭葬。諡文恭。總督銜專辦軍務周天爵奏。欽差大臣李星沅病故。並自陳舊疾已愈。得

旨。見已命汝暫署欽差大臣矣。須妥爲調度。勿失機宜。朕聞汝鼻衄。實深眷念。雖精神復原。尤應善自調攝。切勿過形激奮。以體朕懷。　兩廣總督徐廣縉等奏委候補知府陳瑞芝管帶潮勇赴廣西會剿。得　旨。諸務妥協。實屬認眞。　丙戌。廣西巡撫鄒鳴鶴奏報籌剿情形。得　旨。務期實力奉行。不可被屬員蒙混。盜風滋熾。必應先剿後撫。而粵西吏治。亦賫爾整飭。振刷精神。竭忠盡力。勉爲之。　五月。戊子。　諭周天爵烏蘭泰向榮奏。賊衆竄逸。流入象州。統兵大員。調度乖方。咎無可諉。周天爵著革去總督銜。無庸暫署欽差大臣辦理軍務。卽回省暫署巡撫事。向榮秦定三均著拔去花翎。與周天爵一併交部議處。此次賊匪竄逸。咎在主將不和。以致將弁觀望。朕姑示薄懲。責令戴罪自贖。烏蘭泰初抵廣西軍營。著與向榮督同各鎭將。分剿合擊。相機籌辦。賽尙阿指日到粵。統制有人。各處續調官兵。次第雲集。蠢茲羣醜。諒可迅就蕩平也。　諭。本日據周天爵烏蘭泰向榮具奏。鎭將不受節制。又據周天爵單銜片奏。向榮曲徇其子向繼雄軍不用命等語。湖南副將博春和春。統帶楚兵。何以時歷三日。並無一戰。向榮屢著戰功。何以周天爵參其曲徇伊子。致失人心。詳閱陳奏各情。皆因統兵大員不和。以致觀望貽誤。周天爵忠直素著。向榮奮勇爭先。人所

共知。而近日徐廣縉。亦有參該提督諉卸觀望之奏。是否實情。秦定三之心地。朕未深悉。烏蘭泰甫到軍營。無所用其迴護。其所以不和實在情形。自己訪察周知。是否係周天爵不善馭衆。致失民心。抑係向榮秦定三等。各有徇私觀望之處。著卽查明。據實密陳。毋稍隱飾。並將見查各情。於具奏後。一面迅速知照賽尙阿可也。賽尙阿未到以前。烏蘭泰必能仰體朕意。調和諸將。使之盡釋前嫌。共圖決勝。烏蘭泰朕素知其沈毅。諒必不負委任。況係密旨交查之件。尤不可洩漏。勉之愼之。　諭本日周天爵等奏。粵匪北竄象州。速籌防剿等語。見在武宣賊勢潰散。恐由修仁荔浦等處。窺伺桂林。該提督余萬清。現已駐兵江華防堵。著卽確探賊蹤。不可令與賀縣賊匪合股。其桂林一路扼要地方。如有可以應援之處。卽速前往。協同堵剿。勿失機宜。

己丑。修福建水師各營戰船。　壬辰。　命廣西桂平梧鬱道許詳光。前赴廣西軍營。聽候欽差大臣賽尙阿差委。　甲午。　諭周天爵勞崇光向榮奏。兵壯剿滅西林縣股匪。並追剿博白縣股匪。大獲勝仗一摺。據稱該匪陳三等。竄往西林縣陽萬淥沖地方。經百邑廳同知孫蒙督率兵練。將首匪陳三麥亞富用礮轟斃。其逃逸者。旋被泗城府團練殺盡。又稱劉八等由陸川竄回博白。經知縣游長齡。前任黎平府知府

朱德璲。督飭壯練擊賊。屢挫其鋒。並諭示脅從解散者。幾二千人。四月初十日。賊目黃錦泗馮子材等九百五十八人。復請投誠自贖。該員等擇留精銳。隨同打仗。劉八聞風潛逃。該府縣等。追殺至馬尾嶺。殲斃賊將軍頭余四。並賊先鋒十二人。賊匪三百五十六人。墮崖落澗者甚衆。見在乘勝追入廣東合浦境內。勢已窮促。著廣東交界處所文武各員。卽速合剿。以淨根株。百邑廳同知孫蒙。著先行交部議敍。西林博白出力之官紳壯練。查明酌保。候朕施恩。賊匪到處擄掠良民。被其裹脅。此次經博白等縣出示曉諭。棄械來投者。不下二千人。可見流離轉徙。陷於賊中者。不知凡幾。大兵一到。向化回心。皆吾赤子。卽如黃錦泗馮子材等。亦知悔罪投誠。殺賊自效。如果始終出力。不難與張釗等同寬既往。悉予自新。統兵大員務當仰體朕心。翦滅兇頑。保衞良善。勿使吾民久困於鋒鏑也。丁酉。諭廣西軍務。前已有旨令烏蘭泰與向榮。督率鎭將。相機籌辦。向榮係該省提督本有節制鎭協之責。烏蘭泰係特旨派令幫辦軍務。所有廣西鎭將以下。及各省徵調赴剿官弁。均著一併聽其節制。賽尙阿行抵軍營以後。著自巴清德達洪阿烏蘭泰向榮以次。並通省文武。統歸節制。以肅軍紀。諭烏蘭泰馳奏。武宣賊匪。竄入象州。分路截剿。並諭軍行紀律。及團練募

勇各情形。所言不爲無見。賽尚阿計日可抵軍營。著即悉心籌度。分別酌辦。烏蘭泰各摺片並諭旨字寄。均著抄給賽尚阿閱看。仍知照鄒鳴鶴可也。　調湖北兵二千名赴廣西剿賊。　辛丑。　諭周天爵烏蘭泰向榮奏。黔兵三營。大挫賊鋒一摺。此次象州賊匪。分股撲營。經總兵重綸等。併力堵擊。業已大挫賊鋒。惟賊巢糧米無多。勢必鋌而走險。該處距省路徑分歧。且與四排等處猺峒接連。尤爲要隘。匪徒詭詐多端。更難保不設法誘我。以爲明攻暗度之計。烏蘭泰。向榮等。務當嚴飭各路弁兵。實力堵擊。以防奔竄之路。用兵固當鎭定。不應冒進。亦不可坐失事機。見在賊鋒既挫。續調各兵。亦陸續到營。正可乘勢直擣賊巢。一鼓殲擒。全在統兵大員。臨時決勝。相機籌畫。烏蘭泰向榮。專辦軍務。周天爵回省防守。務當各盡乃心。妥爲布置。毋任賊匪再有竄逸。　諭駱秉章奏湖南邊防喫重。見在調兵防堵一摺。廣西武宣。大股逆匪。竄至象州地方。勢必四路奔竄。湖南與粵西毗連處所。防堵自應嚴密。其廣東曾大生一股。係何處賊匪。欲至湖南何處滋擾。據廣西咨稱。湖南土匪接應之說。尤應密察嚴防。不可稍涉大意。余萬清見已添調兵勇。扼要分堵。著即於楚粵交界各地方。相度要隘。督兵堵截。勿令粵匪稍有竄入。程矞采兼轄兩省。著察看情形。務須帶

兵親赴湖南邊界督辦。一面奏聞。一面啓行前往。勿失事機。駱秉章駐紮省垣。見値四川安徽等省兵差絡繹。亦須妥爲布置。勿致遲悞。　諭周天爵自上年派赴廣西。辦理軍務。歷次署理巡撫。秉性忠直。不辭勞勩。朕素所嘉尚。第念其年近八旬。久居瘴癘之鄉。朕心時深眷注。見在賽尙阿已將抵粵。軍營事務。統率有人。鄒鳴鶴計日亦可抵任。周天爵著於交卸巡撫篆務後。卽行來京。　己酉。夏至。祭地於方澤。　上親詣行禮。　辛亥。　上御箭亭。閱大員子弟步射。　諭周天爵勞崇光向榮奏。勦捕懷集南坪賊匪一摺。另片奏追勦劉八股匪。及進勦會匪凌十八等各情形。此次勦捕南坪另股賊匪。雖獲勝仗。惟溫大貨五何名科等。皆著名兇賊。已由懷集竄回廣甯。近據徐廣縉等奏報勦賊。亦未將首逆殲擒。若非東西兩省合力痛勦。不分畛域。何以迅掃賊氛。至劉八凌十八等兩股。奔竄兩粵交界地方。雖屢經擊散。旋復嘯聚。總因兩省帶兵各員。不能併力兜圍。以致此拏彼竄。良民受其蹂躪。被其裹脅。何時還定安集。朕心實深焦念。見在賽尙阿已馳抵軍營。著卽嚴飭在事文武。激勵兵勇。迅速殲擒。並著徐廣縉葉名琛督飭帶兵大員。於肇慶高廉各屬交界處所。一體會勦。務使著名兇匪。悉數就擒。倘該文武等有推諉退縮等情。卽著據實嚴參。朕必

執法從事。斷不能稍爲寬宥也。　壬子。以禮部右侍郎曾國藩。兼署刑部左侍郎。

六月丙辰朔。　諭據周天爵烏蘭泰向榮奏進剿逆匪。連獲勝仗。此次署右江道。潯州府知府張敬修。雲南昭通鎮總兵經文岱等。由寺村迤東之長烈嶺。分股進剿。東股之福勇東勇開礮迎擊。紛紛落下崖谷。惟新到之桂平平南之英勇一見大呼。輒行走散。而東淵之伏賊。蜂擁而出。以致賊匪未受大創。英勇旋已潛逃。是英勇隊中顯有賊匪夥黨。假名暗伏。詭譎伎倆。殊堪痛恨。兩軍對壘。不能不藉資壯勇以助兵力。若謂盡屬可疑。則防不勝防。必難期其用命。若謂概屬可信。又恐墮其奸謀。應如何密查嚴防。俾爲我用。不爲賊用之處。務當於招募之初。責成管帶之人。悉心體察。勿使奸徒溷跡。方爲妥善。　丁巳。　諭據賽尚阿奏。馳抵長沙。統籌粵西剿辦事宜一摺。據稱粵西賊匪以象州爲最鉅。此股剿捕得力。則各股自成破竹之勢。並酌擬激勵鄉團解散脅從。先行刊發告示。及愼重糧餉等情。所論均合機宜。見已馳抵軍營。各省大兵雲集。象州之賊。固應厚集兵勇。大隊合圍。迅速剿滅。其南甯太平一帶。及懷集奔竄各匪。亦應分派大員。帶兵前往督剿。見在巴淸德達洪阿。亦次第到粵。各省鎭將。足資調遣。著該大臣審度地勢人材。某處應派何路官兵。何人管帶。可期

得力。某處官兵。應派何人接應。務使聲勢聯絡。凡賊險隘。誘伏處所。必須偵探的確。庶可一鼓殲擒。使各股賊匪不能互相救援。方爲萬全之策。至糧臺之設。尤關緊要。該大臣籌畫情形。與疊次諭旨。正相符合。即著選派弁兵。嚴密保衛。並分置各處。俾利轉輸。不可稍存大意。朕觀烏蘭泰頗有謀略。紀律。向榮亦久歷戎行。必能與巴淸德。達洪阿等。助卿宣力。同心共濟。迅奏膚功也。周天爵前已有旨諭令來京。毋庸留於江華防堵。其所募皖勇二百名。應如何分布管帶。酌量辦理。前調兵一千名。既屬輭弱。又沿途不甚安靜。恐難得力。著隨時査察。分營布置。其統帶將弁。不能約束。即著査明參奏。 己未。 上詣大高殿謝雨。 壬申。 諭禮部議覆。護理巡撫汪本銓。題請敕賜祠額一摺。宋臣岳飛。精忠大節。炳耀古今。其杭州陽陰武昌等處。均有祠額。表揚惟嘉興金陀坊祠宇。尚無題額。著內閣擬呈祠額字樣。候朕欽定頒賜。以示褒崇而光祀典。尋奏上。賜額曰顯忠。 甲戌。 諭徐廣縉葉名琛奏。剿辦廣甯匪徒。三獲勝仗。生擒賊首一摺。廣西賀縣股匪。竄回東境。由四會至廣甯高要等縣界。經該督等飭令文武員弁剿捕。四月二十九日。追至大播圩。候補縣丞劉鎭。潮州府司獄牟考祥。率潮勇攻破賊壘。槍斃多名。該匪分股突出。黃岡協守備鍾慶瑞會同廣

甯縣知縣程光桂。署督標守備薩國亮。三面合擊。斃賊甚多。賊遂分竄開建之雲塘。封川之長塘。署督標水師千總盧威揚。肇慶協把總何振標。江口汛把總李得祿。於五月初九日。由漁滂直擣賊巢。轟斃七十餘賊。鍾慶瑞薩國亮。劉鎮。牟考祥。分帶兵勇。於十三日進剿。轟斃一百三十六名。生擒二十四名。奪獲銅礮鐵礮三十二位。及大旗槍等矛多件。餘匪潰散。其逆首温大貨一名。復經前任肇慶府知府蔡振武。懸賞購線。督同各員弁。於十四日在廣甯之梅子尖。拏獲解省審辦。此時肇慶一帶。漸就廓清。夥匪曾亞滔等。勢已窮促。不難悉數殄滅。著該督等督飭文武。盡力搜捕。勿任竄逸。所有出力員弁。著查明分別保奏。　乙亥。以賽尚阿等到粵之始。即能統籌全局。著發去黃馬褂兩件。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火鐮一個。賞給賽尚阿祗領。黃馬褂二件。分賞巴清德。達洪阿祗領。　諭據賽尚阿馳奏。到粵籌剿賊匪。布置一切事宜。並提鎮進剿逆匪。三獲勝仗。及遴查李伏。密訪湖南會匪。寬籌軍餉各摺片。並開列股匪清單。繪呈全省地圖。披覽均悉。廣西羣盜如毛。自用兵以來。雖屢獲勝仗。時有斬擒。總未大加懲創。該大臣現抵軍營。節制各將。事權歸一。所陳廣西股匪地勢情形。瞭如指掌。據稱先行甄汰懦怯之兵。烏合之勇。而後嚴定賞罰。痛剿力攻。使

賊匪無可掠之鹽糧無可竄之隘路。並堅堵賊巢。解散黨羽。實行團練。布置均合機宜。象州大股逆匪。距省不遠。固當嚴防北竄。但既聞有欲竄回東鄉之說。更當嚴飭文武。四面堵截。不可再令竄回舊巢。復致滋蔓。此次連獲勝仗。楚兵似尚可用。著該大臣體察情形。其尚堪驅策者。留在軍營。其餘或令回守省城。或撤回湖南防堵。酌量辦理。該大臣暫駐省城。控制全局。糧臺諸務。鄒鳴鶴已籌辦周妥。巴清德達洪阿。烏蘭泰。向榮等皆能奮勇圖功。堪資分任。應如何分剿合擊。度地相機。以操勝算。想該大臣必能契合朕意。掃蕩賊氛。迅奏膚功也。 丁丑。 諭兩江總督陸建瀛湖廣總督程矞采。有人奏。河南捻匪肆橫。南陽府屬爲尤甚。匪徒結黨數十人或數百人不等。賊巢甚多。不外內鄉縣。浙川廳各山內。及鄧州之林家壩孟家樓。魏家集。溝龍關。李官橋等處。並湖北均州。房縣諸山中。及光化縣之潦河口。襄陽縣之樊城鎮。皆逋逃淵藪等語。河南捻匪橫行。總由地方文武。不能實力查拏所致。南陽一府如此。他郡亦恐不免。若不及早撲滅。必致滋蔓難圖。所有湖北。安徽。江蘇等省。均與河南毗連。著各該督撫一體飭屬。於交界處所。不分畛域。合力堵緝。毋任此拏彼竄。其湖北省均州等處現有賊巢。更當嚴密搜查。認眞懲辦。以期殄絕根株。勿貽後患。倘

辦理不能妥速。或致釀成事端。惟該督撫是問。 癸未。 諭朱嶟奏。漕糧到橋。潮溼發塊。又抽查漕糧御史富興阿。范承典奏。查出南糧溼米過多。各一摺。並據該御史。將米樣包封呈覽。近來經紀人等。起運漕糧。往往攙和水土。任意舞弊。節經降旨嚴查懲辦。乃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實堪痛恨。茲據奏稱。揚州二幫糧米到橋。先經坐糧廳呈驗米樣。均屬乾潔。何以到橋之米。潮溼發塊者。竟有三十餘載之多。顯係該經紀等於驗卸之後。攙和舞弊。見在南糧接續抵通。若不嚴行查辦。京倉正供。竟耗於積蠹之手。尚復成何政體。所有承起揚州二幫之經紀。著交刑部嚴行訊究。毋稍寬縱。至石壩州判吳元忭。於上載時並不實力稽查。難保無知情故縱情事。著聽候刑部傳質。其坐糧廳查驗。是否認眞。有無蒙混之處。並著倉場侍郎。查明具奏。 秋七月。乙酉朔。准南海縣西湖書院東莞縣士子。一體鄉試。從徐廣縉葉名琛。許乃釗之請也。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尙阿奏報粵匪情形。並請寬期剿辦。得 旨卿之調度。甚合機宜。殊堪嘉尙。朕心已深慰矣。俟新兵到齊。從容妥辦。汝之性情稍急。身體須加意保重。至應何處添調。何處防剿。朕亦不爲遙制。卿之忠悃。朕鑒之。亦天下所共知者。 諭給事中焦友麟奏。吏治因循。亟宜綜核名實一摺。各省大吏。有察吏安民

之責。卽如緝捕一端。疊次申諭。力求整頓之方。若如該給事中所奏。近來四川之嘓匪。河南之捻匪。湖南之齋匪。湖北之痞匪以及山東兗沂曹安徽廬鳳潁地方匪徒。結黨成羣。幾於所在皆有。若不力加搜捕。何以除莠安良。著該督撫等各飭所屬文武嚴拏。以期消患於未形。毋得因循坐誤。仍前玩泄。自蹈愆尤。負朕諄諄訓誡之意也。　壬辰。　諭昨據駱秉章奏。查探兩粵賊踪。及防堵情形。據稱廣西賀縣賊匪竄回懷集縣。大竹滘。與湖南江華縣濠界毗連。廣東賊匪。分竄樂昌縣平石市。及陽山縣白虎圩。亦與湖南宜章臨武二縣鄰近。業經該提鎭添兵協堵。並飭各該營縣雇募勇壯。一律嚴防。本日據吳文鎔張亮基奏。粵西賊匪竄入滇省。廣南府境。當經弁兵練勇。剿殺多名。餘匪潰散。滇省旣有粵匪竄擾。湖南毗連處所。尤爲喫重。前有旨令程矞采馳往湖南防剿。著卽會同該撫。嚴飭地方文武。於楚粵交界要隘。分投防堵。不得以兩粵逸匪。距境稍遠。遂形疏懈。倘防堵不嚴。致賊匪乘間竄入楚境。勾結蔓延。惟該督撫是問。　諭吳文鎔張亮基奏粵匪竄入滇省廣南府境。經兵練剿捕潰逃。現在添兵防堵一摺。雲南廣南府。三面界連粵西。先經該督飭屬嚴防。四月下旬。有西林縣賊匪二百餘人。竄至距府城一百五十里之者孟。上下兩寨地滋擾。當

經兵勇剿捕。格斃十八名。生擒五名。餘匪潰逃。仍竄回西林縣境。據稱地方居民。尚未被其蹂躪。但滇粵犬牙相錯。必須嚴加堵截。方不致越境蔓延。該督撫見已派員。添兵防守。著即嚴飭地方文武。於交界要隘。實力查拏。毋稍疏忽。雲南既有粵匪竄擾。貴州各屬毗連處所。尤爲喫重。並著喬用遷於黔粵交界。一律嚴防勿懈。其雲南邱北一帶夷曹之黑沙人。春間曾有竄入粵省邊界搶掠之事。著隨時嚴拏懲辦。勿令復出滋事。以杜勾結。戊戌。諭龔裕奏。湖北黃陂等州縣地方被淹。當飭查勘分別核辦等語。據稱湖北黃陂孝感應城沔陽公安江夏漢陽天門江陵蘄水監利武昌枝江。京山嘉魚。石首。荆門。當陽。大冶。蒲圻。二十州縣。因入夏後。五六月間。大雨連旬。江漢湖河並漲。以致軍民田地被淹。又公安。江陵。監利。石首。四縣民隄。亦多漫缺。業經該督撫等。委員往勘。著即嚴飭該管道府及委員。認眞查勘。被水人民。如何安輯。被淹田地能否及早涸復。乘時補種。漫缺隄段。如何設法堵築。迅即查明具奏。分別辦理。以副朕軫念災區至意。庚子。諭據賽尚阿馳奏進剿新圩大股賊匪。七獲勝仗一摺。另片奏會剿股匪。將逆犯劉八曾亞倡擒獲。夥黨殲除殆盡。又地方文武。由水路防剿賊匪各情形。覽奏實深欣慰。此次東鄉新圩大股會匪。經烏蘭泰

等。督帶弁兵分路進攻。一日之間。連獲七勝。殲賊二三千人。賊鋒大挫。該大臣調度有方。烏蘭泰督率在事文武。謀勇兼施。從此乘機痛勦。何難尅日殲除。烏蘭泰於獲勝回營後。次日當已進兵。向榮由後路攻入。達洪阿所帶之兵。亦可馳到。諒已續獲全勝。奏報在途矣。會匪韋正。係屬渠魁。必當設法殲擒。勿令兎脫至馮雲山爲東鄉賊首。見在竄入紫荆山。恐其翻越滋擾。尤當趕緊兜截。毋使逆燄復張。該匪等詭詐性成。我軍乘勝追擊。萬勿稍存大意。墮其奸謀。是爲至要。其劉八。曾亞倡二犯。業經廣東擒獲。惟凌十八一股。前據單開逃至化州平定圩地方。兩省文武。見在如何勦辦。著即飛咨東省合力會勦。此股亦係著名兇狡會匪。即當趁此殲擒。勿留餘孽。將此由五百里諭令賽尚阿等知之。　辛丑。　諭徐廣縉等奏勦辦會匪凌十八疊次接仗情形一摺。據稱該匪凌十八一股。由西省竄回信宜之懷鄉圩。經總兵楊昌泗。知府胡美彥。於六月初五日初七日兩次進勦。殲擒百餘名。焚燒賊巢十餘間。因賊衆兵單。未能痛加勦洗。是此次接仗情形。未甚得力。該匪等聲勢相倚。凌十八一日不除。則韋正得藉資援應。西省勦辦。亦難得手。且尚有何名科一股。首匪未獲。一經嘯聚勾結。必至他處蔓延。該督見既飛調潮州兵勇。及提標各弁兵。親往督勦。務將

各股。迅速撲滅。總期於兩省毗連處所。嚴飭文武。分堵夾攻。不得再令該匪東竄西擾。該督見駐高州一帶。所有剿辦一切情形。諒已隨時知照賽尚阿和衷妥辦。不誤機宜也。再前據駱秉章奏。探得廣東英德。曲江一帶。有賊千數百人。分起行走。又連州屬之陽山縣白虎圩一帶。有游匪二百餘人竄擾。均五月內之事。與湖南地界毗連。併著該督撫。查明此二股賊匪。見在如何情形。該地方文武。如何剿捕。曾否淨盡。徐廣縉現赴高州。著葉名琛就近查辦。迅速撲滅。毋致滋蔓爲要。 甲辰。予故雲貴總督林則徐。入祀名宦祠。從署總督張亮基請也。 諭。有人奏湖南衡永寶三府。郴桂兩州。以及長沙府之安化湘潭瀏陽等縣。敎匪充斥。有紅簿敎黑簿敎結艸敎斬艸敎。捆柴敎等名目。每敎分溫良恭儉讓五字號。每號總領數百人至數千人。又有齋匪。名曰靑敎。皆以四川峨嵋山會首萬雲龍爲總頭目。所居之處。有忠義堂名號。其傳徒皆用度牒。蓋以圖記。聲氣聯絡。往來各處。皆供給銀錢飯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會。頭目乘轎騎馬。動輒數百人至數千人。搶奪淫掠。無所不至。地方官不敢攖鋒。遇有呈報會匪字樣。倘令更換呈詞。改盜爲竊。反將事主收押凌虐。遂致匪燄愈熾。又寶慶府之邵陽新化武岡等處。敎匪以阻米出境爲名。肆行搶奪各等語。匪徒

擾害閭閻。總由地方官不能覺察於先。又復容隱於後。似此黨徒充斥。若不早絕其源。必致蔓延勾結。著程矞采會同駱秉章。按照摺內所指各情。嚴密訪拏。務期消患未然。勿使釀成巨案。見已諭令徐澤醇訪拏峨嵋山會首。如該省訪獲要犯。訊出情形。即密咨四川。一體查辦。又據片奏。該匪傳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滸傳兩書。湖南各處書坊。皆刊刻售賣。蠱惑愚民。莫此爲甚。併著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嚴行查禁。將書板盡行銷燬。仍當嚴飭各屬。勿令胥吏藉端滋擾。　丁未。添撥河南司庫銀二十五萬兩。備河東防險。　諭賽尙阿奏進攻新圩。詳細情形。並提督向榮攻擊猪仔峽。得獲勝仗。另單奏。各路勦匪情形。披覽均係紫荆山大股逆匪。經官兵四面堵偪。勢漸窮促。自應隨時合力進攻。該大臣仍駐桂林。扼其由大樟北竄之路。所見甚是。但恐兵力厚集。前後夾攻之際。該匪勢窮鋌險。拚死奔突。凡北山嶺險隘之地。固屬緊要。其南路通江各渡口。尤宜嚴加堵截。勿令竄突南趨。至糧鹽爲賊匪要需。必當設法斷其接濟。攻勦更易得力。此時大兵會合。節制嚴明。蠢茲小醜。定必一鼓殲除。餘匪自望風瓦解。朕日盼捷音之至也。　以進勦廣西顏品瑤股匪獲勝。予候補千總張國樑即補。投誠效用甯正岡六品頂戴。　庚午。　翰林院呈進侍講學士潘曾

鑒。撰擬原任兩江總督。李星沅祭文牌文。得　旨。祭文牌文。獎譽過實。況辭藻太多。著另行删改。李星沅調度失宜。惟念其沒於王事。故爾優卹。其功過不相掩之處。亦應敘明。溯其歷任封疆。尤不足稱矣。　甲寅。　諭陸建瀛奏遵旨查拏捻匪情形等語。安徽壽州合肥等處匪犯。節據王植蔣文慶。先後奏稱拏獲高四八孜等犯多名。當經諭令蔣文慶嚴行審辦。務祈盡絕根株。茲據該督奏稱程六麻孜。見已究出蹤跡。著即嚴飭地方官。迅速查拏。毋使漏網。其邳州與山東連界地方。均有匪徒滋擾。業經陸建瀛。飭令徐州鎮總兵。督率將弁。嚴行搜捕。仍著該督撫等。隨時嚴督地方文武。一體緝拏。至徐州一帶。與山東郯城。蘭山等縣連界。該匪徒等此拏彼竄。勢所必至。著陳慶偕遴派得力員弁。於兩省交界處所。合力兜捕。並查沂州等各屬。有無土匪勾結潛藏。認眞偵緝。不可稍分畛域。其程六麻孜。是否卽喬建德黨與。著陸建瀛等。查探確實。知照河南查拏究辦。毋稍疏縱。將此各諭令知之。　八月。乙卯朔。諭據賽尚阿馳奏。進攻新圩賊巢。並攻破雙髻山要隘。移營山頂各情形。此次進攻新圩。達洪阿。烏蘭泰。督率鎮將。分路進兵。若非韋允升誤遇伏匪被害。又値大雨。已可直擣賊巢。殲茲羣醜。雖小有挫衄。究屬奮勇爭先。巴清德向榮等。由紫荆山後路。


商務印書館印行

越嶺進攻。克猪仔峽。連破雙髻山險隘要口。一日之間。進占山頂。又復窮追深入。斬戮多名。覽奏曷勝嘉慰。此時賊匪。失其負嵎之固。我兵據險臨高。勢若建瓴。事機極爲得手。惟地處險要。賊必拌命爭拒。我兵固當乘勝進攻。尤當防其抄襲後路。務須步步爲營。聲勢聯絡。庶期有進無退。計出萬全。章允升所帶香山壯勇。甚屬得力。見交何人管帶。正可乘其激奮。勉以圖功。前據奏猪仔峽。爲賊匪屯糧之所。今既攻破。該匪勢更窘迫。惟見當早稻登場。難保不意圖搶掠。苟延殘喘。自應迅速合剿。斷其糧食。使賊首進無可掠。退無可守。我兵奮力殲擒。居民亦可乘勢縛獻。相度機宜。時不可失。至鵬化花州大樟等處。山徑分歧。賊匪窮極。或思回竄。且路通平南一帶。我兵現在前後圍攻。新圩逆首韋正洪秀泉馮雲山等。均在圍中。若不嚴防竄路。即使掃穴。恐未能全獲渠魁。該大臣已先見如此。必能加意防堵。殲除醜類。淨絕根株也。朕於昨日。賦盼信詩二首。今日即得捷音。深慰繫念。惟冀該大臣等。迅奏膚功。同膺懋賞。用副朕懷。勉之望之。 班禪額爾德尼七十生辰。賞 御書福壽字。並珍玩文綺。 以剿擒廣西博白縣匪首劉八出力。賞署知府沈棣輝花翎。陶煜文等優敍。

乙丑。 諭內閣載垣等奏。鑾儀衞豫備玉輦金輦。查例請旨等語。明年四月後。遇朕

親行天壇大祀。詣壇日。著照例豫備玉輦。地壇大祀豫備禮轎。丙寅。諭陳慶偕奏。登州水師戰船。被賊占駕。海防吃緊。擬親往督辦一摺。山東登州洋面。上年屢遭閩匪刦掠。經該省雇募廣艇。痛加勦辦。盜風稍息。茲據奏稱。七月二十五日。榮城縣石島洋面。有盜船十餘隻。聯綜抗拒官兵。接仗互有殺傷。次日副將鄭連登等。督帶兵船進擊。因衆寡不敵。官弁兵勇。盡行落水。新舊戰船。被賊占駕九隻。副將關防文卷盡失。望見賊船。各有夷人數名等語。此項盜船。究係來自何處。何以內有夷人。是否閩粵匪徒。僞爲夷裝。藉以恐嚇。或挾上年勦捕之仇。併力報復。似此猖獗不法。實堪髮指。必應迅速勦辦。除分飭盛京直隸江南於所屬洋面。合力堵勦。並派陸建瀛等。迅派得力將備。酌撥上海戰船水勇。赴東協捕外。陳慶偕現已將鄉試監臨事宜。悉令藩司代辦。卽日馳往登郡。著督飭新任登州鎭陳世忠。登萊青道英桂等。調集三營水師。並令守備黃富興。招募沿海艇勇。由該鎭統帶出洋。尅日追勦。務將盜船悉數拏獲。確究來歷窩巢。徹底懲辦。勿任竄越外洋。及向他省洋面勾結滋擾。並著查明鄭連登等所稟在洋力戰。被礮轟傷落水。後遇救登岸等情。是否確實。如果該副將等見賊畏怯。棄船先遁。復致揑辭飾報。卽著從嚴參辦。戊辰。諭據徐廣縉

商務印書館印行

奏參總兵知府。畏賊不剿。飾稱難民。咨送回籍一摺。賊匪李士青李士明。係李士倡餘匪。夥同顏品瑤等在南太兩府土州等處。滋擾年餘。竄回廣東。經該處兵勇痛剿。復逃廣西。積至四千餘人。該總兵知府何以不分兵堵捕。轉給路票。咨回欽州本籍。又於何時將李士青等招撫。曾否稟明該大臣嚴辦。德亮等因李士吉等人數衆多。該處兵力不足。會稟總督。暫爲從權辦理。是否屬實。抑係兵力單弱。爲此將就目前之計。見在廣西重兵。自以圍攻新圩。殲滅大股爲要。是否尚能分兵南太一帶協剿。勞崇光現駐該處。所帶兵勇。是否足資調遣。著該大臣飭令該司悉心體察。隨時稟明酌辦。毋誤事機。徐廣縉見在督辦羅定州凌十八一股巨匪。已飭陶煜文等督帶潮州兵勇。於欽州扼其要隘。亦未知能否越境會剿。是太平一帶兵勇空虛。亦屬可慮。想該大臣已與徐廣縉通盤籌畫。計出萬全也。庚午。諭賽尚阿奏進剿新圩。見在前後兩路諸營。偪近賊巢一摺。並單開各路堵截零匪情形。及搜獲逆書僞示各件。逆匪盤踞新圩。經該大臣督飭統兵將官。分路進剿。雖未得手。亦各有斬擒。且以官兵紮營。離賊營較遠。恐臨時有誤約會。飭令前後兩路諸營。先後移紮偪近賊巢。以期聲勢聯絡。布置均合機宜。此次巴清德向榮進剿冷田村寨。焚燒賊糧四百

餘石。該匪糧食漸少。難保不鋌而走險。別圖搶掠。且據探訪逆首韋正等。冀圖竄越鵬化。該處七十餘村。屯積頗多。且與胡以洸等花州舊巢毗連。現值秋稻成熟之時。更當分飭各該處弁兵。嚴密堵禦。斷其接濟。並曉諭村民。自相保衛。毋令積穀之所。轉賫盜糧。見在軍營。偪近賊巢。糧臺尤關緊要。務須督飭防護弁兵。慎密守禦。萬勿稍存大意。該匪雖於附近多增木寨。復於稻田設荊棘等物。難保不外示拒守。陰思他竄。其後路鵬化一帶。業經派兵防堵。其西南羅淥峒。若設計誘令賊匪竄入。以懈其死守之心。攻剿更易得力。偽軍師楊秀青。徧貼偽示。偏造妖言。偪脅愚民。實堪痛恨。必須將著名各逆首。設法殲擒。勿令漏網。以快人心。該匪等被圍窘急。正似困獸猶鬭之時。若冒險輕進。稍有挫衄。賊燄恐致復張。總宜計出萬全。算操必勝。昨已諄諭及此。想該大臣操縱緩急。自有權衡也。至單開各股匪。並無德亮等稟報李士青等股。咨回欽州一節。著仍照前旨確實查辦。　署陝甘總督薩迎阿奏。甘肅應撥口外兵餉。經費不敷。請將司庫封貯。喀什噶爾軍需銀。提借六十萬兩。俟協餉到甘。儘數歸還。如所請行。　乙亥。　諭奕山布彥泰奏。會議俄羅斯通商事竣。擬定章程。並開單呈覽一摺。此次俄羅斯使臣來赴伊犁會議通商事宜。該將軍參贊。公同酌定

條款。內如卡外搶案。中國不管。及在內地竊案。分別酌辦等情。所議均屬周帀。並將喀什噶爾不准通商一層。據理析辦。該使臣無可置對。給予文憑。以爲回國銷差之據。文內仍正詞拒絕。杜其日後求請。辦理尙屬妥協。現在該使臣已回本國。所有伊犂塔爾巴哈台二處貿易。是否卽自明春試辦。每年清明後入卡。冬至節停止。其辦理通商安靜情形。如何別分奏咨存案。並內地商民。如何稽查約束。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該將軍等悉心妥議具奏。　戊寅。諭賽尙阿奏新圩前路進勦情形。並後路攻破風門坳。屢戰屢勝一摺。覽奏實深欣慰。逆匪自雙髻山受創之後。經官兵疊次進勦。該匪節節抗拒。實屬頑很異常。此次前後兩路進攻賊巢。屢戰屢勝。斬獲甚多。並經巴淸德向榮由後路乘勝前追。將風門坳一鼓奪獲。見在我兵偪近賊巢。其前路要隘處所。經該大員分飭烏蘭泰等處處嚴防。並將新到之四川湖北各兵。及達洪阿所帶官兵。總歸烏蘭泰調度。兵力既厚。防勦更易得手。惟賊勢窮促已極。困獸猶鬬。難保不鋌而走險。以圖竄逸。且該匪狡黠異常。或佯敗詐降。疊施奸計。亦不可稍涉大意。賊首韋正洪秀泉楊秀淸馮雲山胡以洸等。此時均在新圩。各村圍困之中。一經大軍攻破。必須按名擒獲。或臨陣殲斃。亦須確切認明。毋令兎脫。該處村民。

如有設法縛獻賊渠者。不惟免其從賊之罪。並可格外給予恩施。想該大臣已籌及此矣。

癸未。 諭程矞采奏。湖南吏治廢弛。皆因大員未能表率。致各州縣相率因循。前任布政使見任大理寺卿萬貢珍。在任七年。馭下過於寬縱。因而屬員膽大妄爲。丁役書吏。營私舞弊。因緣爲奸。弊端百出。吏治所由日壞。似此顢頇辦事。貽誤地方。若不嚴行懲創。何以除積疾而儆將來。萬貢珍卽著交部嚴加議處。並著程矞采查明該員任內劣跡。據實具奏。

諭前據王植奏。壽州匪犯程六麻孜等。結捻橫行。拒捕脫逃。當經降旨交陸建瀛蔣文慶及早籌辦。旋據該撫覆稱。拏獲捻匪高四八孜等多名。程六麻孜。尙未弋獲。茲有人奏。該匪日久在逃。更有匪徒魏水煙頭張大礮楊思華結黨強刦。豎旗有魏大元帥張大將軍字樣。擾害善良。搶奪解犯。姦污婦女。又有綽號猫耳躲鷹及太歲金剛閻王老虎者。不一而足。俱有擡礮鳥槍刀矛器械。乘轎放礮。嚇詐橫行。若不迅速撲滅。必致滋蔓難圖。著陸建瀛蔣文慶按照摺內所指各情。選派幹員。上緊查拏。務期盡絕根株。毋任漏網。程六麻孜見在逃往何處。尤應通飭各屬。跟踪密捕。至安徽廬鳳潁三府。江蘇之徐邳。山東之兗沂曹等府州接壤。誠恐此拏彼竄。日久勾結。貽患匪輕。著江蘇安徽山東各督撫。飭屬各於交界

處所。不分畛域。合力堵截。並知會河南。一體嚴拏。毋稍疏縱。　閏八月。甲申。　諭陸建瀛等奏。士民呈請嚴禁天主教批准。立案嘉獎。並酌議章程數條。開單呈覽。該督辦理此事。甚屬妥協。惟與外夷交涉事件。自應循照舊章。以杜嘵瀆。尤須隨時應機通變。期於制馭得宜。若將此時所擬章程。知照該夷。設該夷亦另有所求。將何以應之。卽如單內。第二條。免其查禁句。意在申明條約。轉覺語涉痕迹。俾習教恃有明文。益無忌憚。總之原約所有者。再爲申說。其非原約所有。須因時酌量者。在當日定約之初。卽已意在言表。全在各該地方官。權宜操縱。不必分例條欵。豫定成規。更無須事事照會。致該夷反滋辨論。事無了期。該督等。卽將擬辦事宜。咨行內地。飭屬自行辦理。並將該省現辦情形。咨會廣東。毋庸將此章程。給與夷人照會。凡事愼之於始。勿自我發端。轉啓將來饒舌也。　以攻剿新圩賊匪。賞副都統銜。烏蘭泰二等侍衛。開隆阿頭等侍衛。　甲午。　諭內閣。楊以增。馳抵豐北三堡。勘得口門。續經塌寬至一百八十五丈。水深三四丈不等。見在大溜。全行掣動。迤下正河。業已斷流。被淹地方。居民罹此凶災。流離失所。朕心實深憫惻。著該督撫等。迅速籌款。派員妥爲撫恤。毋令一夫失所。河溜見已分作兩股。所擬啓放各壩。並勘估各工。均著趕緊籌辦。仍

嚴飭道將等。將東西盤裏壩頭。竭力保護。倘再有疏虞。或致貽誤回空漕船。該河督等自問當得何罪也。　壬寅。　諭賽尙阿奏。新圩賊匪。竄入永安州城。我兵繼至。且追且擊。該匪逃入城中。閉門拒守。見在巴清德向榮烏蘭泰等均已督帶各路兵勇。先後追剿。務當嚴密堵禦。四面圍攻。城中賊匪。有逆首在內。尤須探明。設法殲擒。再據賊供。洪秀泉有乘小舟。欲駛出濛口江之信。濛江逼近藤縣。係東通梧州水路。該大臣已飭劉繼祖湯俊等及防河各委員嚴密堵截。此股逃匪七八百人。船礮俱備。且有逆首等在內。務須加意嚴防。設計擒剿。倘能誘將首逆縛獻。則餘黨更易翦除。賽尙阿自抵軍營以來。凡遇奏報勝仗。著有勞跡。朕無不優加賞賚。即巴清德向榮等。亦均屢有恩施。現在賊匪仍肆猖獗。攻破城池。該大臣等當如何知感知愧。力圖報效。以贖前愆耶。　以廣西永安州城被賊竄陷。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尙阿。下部議處。革提督向榮都統巴清德翎頂。　以攻剿新圩賊匪。及莫村出力。賞同知江忠源等花翎藍翎有差。　己酉。　諭賽尙阿奏官兵續獲勝仗。擊斃竄匪多名一摺。又片奏獲勝大概情形。賊匪分作三路竄擾。其濛江一路。已經壯練擊沈船隻。竄回永安。見在賊首洪秀泉等。是否與韋正等俱竄入永安城內。抑係分竄他處。務須偵探確

實。設法誘擒。無令兎脫。用兵之道。在於善用間諜。卽如顏品瑤一股經壯目張鴻才。投充匪夥。卽能知賊舉動。殲其巨魁。見在賊匪大衆聚入永安州城。所有城內被脅良民。自復不少。正可乘機設法。密委有膽有識者。潛入城中。探悉賊情。或設伏誘擒。或與城內紳民。密相要約。以爲內外夾攻之計。則剿擒更易得手。諒該大臣必能早見及此也。再據單開獲犯供詞。有太平王坐轎進城。大頭人俱住城內之語。究竟係何頭目。是否係韋正。擒其渠首。則餘黨自易解散。又據供稱羅大光被官兵擊敗後。有欲走修仁荔浦之信。更須嚴飭各路將官。或合力堵截。或乘機設伏。誘而殲之。全在該大臣設計用間。俾賊一舉一動。無不豫知。庶幾乘機應變。自不難於一鼓蕩平也。勉之。 以剿斃廣西首匪顏品瑤。予布政使勞崇光優敘。守備張國樑花翎。把總張鴻才藍翎。餘升賞有差。 諭據常大淳奏。七月間。接兩江咨會。洋盜巴搭駕船十餘隻。欲在浙省之普陀山。設壇打醮。當卽飭屬嚴拏。旋據詳報。右浦洋面。探有大小廣東夾板船十四隻。攜帶礮位家眷。皆廣東人口音。詭稱係黃富與雇募。前赴山東。往北駛去。現復探有廣東夾板船十二隻。在洋游駛。並擄促商船水手。勒銀取贖。已調集各鎮將督帶師船兵勇。前往圍剿。又片奏知府羅鏞。招募漁船多隻。由外洋駛

往石浦。於閏八月初三日。隨同師船。將盜船圍剿。盜船紛紛南竄。見在飭令官兵。迅速追捕。並分咨兩江閩粵水師。一體堵拏等語。洋盜擾害商船。亟應痛加剿洗。該匪見由石浦紛竄。洋面遼闊。必須各路兜剿。方能得力。著陸建瀛楊文定李芝昌王懿德善祿鄭高祥。督飭水師將弁。分報截擊。並飭陸路員弁。嚴加防範。務期悉數殲擒。勿任一名漏網。至浙洋盜船。僅十餘隻。該省招募漁船。有一百二十五號之多。加以鎮將所帶水師船。兵力不為不厚。何竟任其兔脫。著常大淳查明在事文武。如有畏葸遷延情事。嚴參懲辦。並嚴飭鎮將等官。督帶兵勇。跟蹤追捕。毋令遠颺。各督撫提督等。惟當不分畛域。認眞督辦。務使盜氛盡熄。以靖洋面而安商旅。 辛亥。諭徐廣縉等奏。進剿凌十八等各股匪徒情形一摺。據稱凌十八。自疊受挫衄以後。該督復飭兩路兵勇。三次進剿。皆已獲勝。因該匪恃險固守。致未能立時攻破賊巢。其何名科一股。仍入信宜縣境。現以兵力尚單。添調兵勇合剿等語。著徐廣縉葉名琛。嚴飭各路帶兵文武。相機設法。迅將凌十八一股剿滅。即移兵信宜縣境。務將何名科與梁二十六等匪黨。悉數殲擒。勿留餘孽。至該督等奏稱。有湖南桂陽縣匪徒朱幅隆譚幅科約廣東匪徒李啞仔鄧叫古馮房長等。分股滋擾。共有六七百人。經總

兵崑壽。南韶道祥和等。先後將李啞仔。鄧叫古拏獲。並經各路兵勇。併將馮房長。一併生擒。見在廣東首要各犯。均已擒獲。惟湖南起意爲首之朱福隆。譚幅等。是否拏獲。未據該省奏報。著程矞采駱秉章督飭該省文武。迅速查拏。按名弋獲。無任兎脫。以期力盡根株。　九月。甲寅朔。革薩迎阿花翎。以其查辦番案草率也。　諭程矞采馳奏。訪獲會匪。訊究各情等語。湖南衡州地方。齋匪最多。經該知府陶恩培。訪獲謝發祥等犯頭目左家法。並於獲犯蕭二家。起獲旗幟黃布馬褂號衣木印令籤陣圖書信僞照多件。提訊左家發。據供係聽從廣東人李丹入會。以廣東老萬山。卽狗頭山之朱九濤爲會首。又有張添佐。改名赤松子。在湖北湖南各處。藉名賣藥。暗行勾結。朱九濤自稱太平王。李丹稱平地王。張添佐稱徐光王。朱九濤約令該犯糾結匪徒等語。該犯等行踪詭祕。游奕於楚粵之交。若不協力訪拏。勢必滋蔓愈甚。著徐廣縉葉名琛。查明老萬山坐落何處。是否卽係狗頭山。該匪等係何會名。夥黨若干。分隸何處。務卽嚴密訪查。派委員弁。將頭目朱九濤及匪黨。全行弋獲。並擣其巢穴。毋得稍留餘孼。其在湖北湖南勾結各匪。並程矞采等就見獲各犯。究其黨羽。詰其住址。密飭兩省州縣。不動聲色。一體訪拏。毋令一名漏網。　安徽巡撫蔣文慶奏。續獲

首犯程六痳孜。併捕夥黨多名。見仍飭屬訪拏。如再能多獲巨犯。當擇尤酌保。得旨若能全行弋獲。方准奏請加恩。識之。 丙辰。 諭軍機大臣等。昨面諭定郡王載銓。工部右侍郎彭蘊章。內務府大臣基溥。相度萬年吉地。聞陸應穀於地理之學素所講求。本日已明降諭旨。令該撫來京陛見。陸應穀接奉此旨。交卸後即行來京。協同載銓等詳細相度。並著延訪江西紳民中精曉堪輿者一二人。帶同進京。以資商酌。 癸亥。撥山東司庫銀十萬兩。備濟甯等處賑需。 庚午。 諭賽尚阿奏參都統提督總兵。及督師出省前進日期一摺。向榮久歷戎行。素稱驍勇。自湖南移鎮廣西。屢獲勝仗。前此雙髻山風門拗之捷。皆能身先士卒。疊奏奇功。何至官村一挫之後。與前判若兩人。該員為本省提督。剿賊是其專責。即有疾病。亦當力圖進取。以贖前愆。何遽藉詞諉卸。輒行回省。是否與巴清德意見不合。其赴省面見該大臣。有無稟訴之詞。巴清德向榮又何以藉病遷延。兩人如出一轍。著賽尚阿詳細訪查。並將前次雙髻山風門拗兩捷。巴清德與向榮。究係何人首先奮勇奪隘先登。官村之敗。是否兩人互相推諉。以致失機。一併確查具奏。該大臣仍當酌量兩人才識優劣。用其所長。如不能同心合力。即令各領一軍。責以自效。勝則立予敘勳。敗即嚴行治罪。功

罪分明。該員等無所用其推諉。想該員等奉到前降諭旨。亦當知感知奮也。諸賊首萃集永安。正如釜底游魂。併力殲斃。況賊離貳。有機可圖。我軍有各路堵截圍帀。該大臣現既進駐陽朔。即當激勵諸將。迅督兵勇立掃妖氛。萬不可再事稽遲。致該匪乘間突圍竄擾他處。並須嚴密訓誡各營。毋得稍洩軍情。致匪黨得以探聽消息。如土匪范連得等。尤當設法偵獲。所有雲南都司施嘉祥。即著該大臣飛調赴營差委。前調之邵鶴齡等已先後帶兵赴粵矣。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尙阿奏報各路進兵情形。得 旨汝既出省督剿。誓必攻破永安。全數殲戮。或追剿淨盡亦可。若再稍有挫折。朕必惟汝是問。 甲戌。 敕諭暹羅國王鄭明命將呈進方物。仍飭發交使臣賫回。以免跋涉而示懷柔。 辛巳。徐廣縉葉名琛奏。堵剿廣西交界地方匪徒。三獲勝仗。得 旨嘉獎。 冬十月。朔。癸未。享太廟。 上親行禮。 丁亥。賽尙阿奏。粵西股匪。以金田會匪最爲頑狡。金田稱太平天國。匪首稱太平王。此時各匪徒。未有李丹名姓。其麥二。邱二嫂各股匪。及顏品瑤餘黨。現飭兵練嚴密搜查。報聞。 癸巳。 諭徐廣縉葉名琛奏。圍剿股匪。大獲勝仗。並將頭目殲斃一摺。廣東何名科。梁二十六股匪。在信宜縣境滋擾。經兵勇分路迎擊。奪獲礮械多件。並將頭目梁二十六立時

槍斃。賊勢已極困促。仍著嚴飭高州鎮道。激勵兵勇。趁此聲威。悉數掃蕩。並將股首何名科嚴拏務獲。勿任兎脫。其淩十八股匪見經該督帶兵圍剿。並著迅速圍拏。毋令竄逸。丙申。頒山東曹河廳汎大王廟御書扁額文曰恬波佑順。賽尚阿奏報向榮巴清德接仗情形。得旨看來巴清德亦非軍營中必不可少之人。著留心查看。如尚堪驅策則已。若留之無益則稍俟。令伊少立寸功。即行奏聞。候朕調回。密之。乙巳。諭徐廣縉葉名琛奏追剿何名科。該匪紛竄岑溪縣地方。經游擊劉開泰帶兵追剿。沿途獲匪多名。岑溪縣知縣張永綸乃聽信壯丁彭肇昌恐嚇之言。畏葸先退。以致逆匪逭逃。該壯丁彭肇昌並有得銀縱賊情事。實堪痛恨。張永綸著革職拏問。仍嚴飭緝拏彭肇昌到案。治以通賊之罪。廣東高州鎮總兵楊昌泗剿辦逆匪何名科。梁二十六兩股。種種調度乖方。增城營參將王學詩。不能與遊擊劉開泰協力剿賊。疊次逃避。以致賊得乘間兎脫。實屬懦怯無恥。楊昌泗著先行開缺。交部嚴加議處。王學詩著革職拏問。從重治罪。見在該逆何名科。竄往北流縣地方。著該督嚴飭兩省文武員弁。合力兜拏。勿令漏網。十一月。壬子朔。冬至。祀天於圜邱。上親詣行禮。癸丑。諭據徐廣縉葉名琛奏。越境窮追。擒獲首逆一摺。逆匪何名

科一股。嘯聚數千人。奔竄兩粵交界地方。滋擾日久。罪大惡極。茲經廣東廣西兩省官兵練勇合力兜剿。將首夥各匪悉數擒獲。訊明正法。餘匪殲除殆盡。辦理甚屬可嘉。其首先擒獲逆首者何人。協力追剿。購線接應者何人。著賽尙阿徐廣縉等會同確切查明。據實保奏。毋稍歧異。見在竄踞永安州之洪秀泉等。及羅境圩之凌十八等。均係著名會匪。豈容日久逋逃。該大臣暨該督等。仍當激勵將士。並力圍攻。迅速殲擒。以慰朕望。 諭徐廣縉葉名琛奏。剿辦凌十八股匪。先將吳三一股殲除一摺。逆匪凌十八陳二吳三。分作三股。竄入羅境圩。經升任高廉道宗元醇。署肇慶府知府李敦業。分飭弁兵前後迎擊。將吳三一股全股殲滅。逆匪三股已去其一。賊勢愈孤。兵心愈壯。該督仍當嚴飭將弁。趁此聲威。趕緊圍攻羅境圩賊巢。諒首逆凌十八等。釜底游魂。不難指日掃蕩也。 丙寅。署江西巡撫王植奏。江西界連楚粵。南贛一帶。每有匪徒。結黨拜會。肆行刦竊之事。見經嚴切飭屬訪拏。加意防範。得 旨。仍應嚴密防察。不可一奏了事。 戊辰。 賞順天等省鄉試年老諸生張霄翀等一百二十六人舉人副榜有差。 予故前任鑲黃旗副都統巴淸德祭葬。諡果毅。賞銀三百兩治喪。 乙亥。以攻剿永安州獲勝。賞已革提督向榮三品頂帶。 戊寅。以剿辦廣

東英德等處賊匪。地方肅清。加巡撫葉名琛太子少保賞總兵官崑壽巴圖魯名號。餘升賞有差。

十二月。丙戌。

諭陸建瀛奏。接據總兵常春來稟盜匪布興有遺其弟布良大等赴該總兵船上。哀求投首。情願呈繳船礮。該總兵即邀請常大湇到船。親見該匪等跪地哀求。毫無異說等語。匪徒詭詐多端。難保不因我師四面夾擊。窮促無路。詭詞投首。以爲緩攻脫逃之計。前經諭令該督與常大湇密商合辦。無分畛域。著即相度機宜。察其眞僞。如果該匪等實係畏罪投首。原不妨網開一面。准予自新。令將船礮全行繳出。查明驗收。酌核情形。奏明辦理。倘稍有反覆。仍即嚴飭各路水師。合力進剿。務期力淨根株。不可墮其奸計。

丁亥。

諭有人奏。福建汀州府武平縣匪徒結夥設立紅會。勾通衙蠹肆擾。又連城上杭長汀等縣匪徒。以廖岸如及衙蠹周勇即周恭爲首。設立江湖會。其徒羅安等。同惡相濟。煽惑鄉愚。出錢入會。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九年。均在連城縣曲溪地方做會。誘脅至三四千人。近又分遣頭目。潛赴各處。擾害行旅。設局抽稅。私給印票。匪黨稱廖岸如爲大霸。周勇爲二霸。周勇本係連城縣革役。署縣徐茂林。任令改名復充。倚勢病民。疊被上控。經委員提拏詭免。本年四月。該縣金雞嶺地方。盜劫廣客一案。串誣平民。縱差索詐。百姓畏差。甚

於畏盜延平府。沙縣永安。尤溪沿河地方。均爲盜藪。又汀州府。邵武。至江西白水鎭中。黃竹嶺地方。亦有匪徒。私抽客稅。又光澤崇安等縣。有花會名目。連城縣解省錢糧。被歸化縣會匪。搶銀三千餘兩。消弭不報等語。會匪勾結蠹役。抽稅肆搶。擾害地方。若不及早拏辦。必致滋蔓難圖。著季芝昌。王懿德。嚴飭所屬。並委幹員。嚴密查拏。務將著名匪犯。緝獲懲辦。毋稍寬縱。

戊戌。諭賽尙阿奏進剿永安逆匪連獲勝仗一摺。向榮自統帶北路各兵以來。與諸鎭將同心協力。南路烏蘭泰督兵夾擊。與東路許祥光。張敬修等爲犄角之勢。十一月二十日以後。各仗頗爲得手。正與前次奪雙髻山。風門㘭等仗。聲勢相埒。向榮先經賞給三品頂戴。茲又開復原官。正宜感激愧勵。乘勝迅剿。烏蘭泰親督南路各兵勇。亦復旁無牽掣。兩路移營進剿。漸偪州城。自不難尅期攻克。其城外水竇各處賊寨。亦須同時進攻。勿令匪黨互相救援。致有竄逸。該大臣即飭烏蘭泰向榮督率將弁兵勇。合力圍攻。趁此連勝之時。人人踴躍用命。迅奏膚功。同膺懋賞。向榮一介武夫。朕屢次施恩。不爲不厚。若再不知感奮。良心何在。細閱所奏。二十四日以後。布置一切。不甚得力。即如前此雙髻山。風門㘭之捷。彼時若能合力進攻。防堵周密。何至新圩餘賊。遏而復張。以後如不能迅速攻

剿。徒延時日。朕惟賽尚阿是問。若防堵不周。致賊匪潰竄。再擾他處。或城已破。諸將不和。爭功忌能。致逆燄復張。朕且惟烏蘭泰向榮是問。其能當此重咎否耶。又 諭將士果有奮勇超羣者。除由該大臣據實保奏外。即將前頒賞件。傳旨賞給。以示褒榮。其有臨陣退縮。不能用命。或守禦不嚴。致賊竄逸。貽誤事機者。該大臣卽用朕所賜遏必隆刀。立正典刑。以肅軍紀。毋稍姑息。總期賞罰公允。迅掃妖氛。以慰朕望。勉之愼之。 以剿捕廣東瓊州洋盜。一律肅淸。賞總兵官吳元猷。都司吳全美花翎。餘升敍有差。

己酉。 諭前據陸建瀛常大淳先後奏。廣艇盜匪。畏罪投誠。迭經降旨。以該匪等前在山東登州海口。膽敢占去船礮。竄回閩浙洋面游弋。亟應會督師船。迅速剿辦。茲據常大淳會同陸建瀛李芝昌察看情形具奏。並將該匪等繳出船礮。開單呈覽。據稱該匪布興有等。畏罪投誠。出自實心。其未及呈繳船礮。及在浙洋圍困守備。黃富興勇船。均因盜匪陳成發。恃係各船總管。從中阻撓。指使衆夥。搶占滋事。現將陳成發砍傷綑縛交出。並將黃富興送回。繳出山東師船勇船。共二十一隻。水勇二百餘名。商船船戶水手一百餘名。並被擄難民。全數送出。大小鐵礮。共三百餘位。及器械等件。一併呈繳。向來辦理盜匪。間有實心悔罪。繳械投首。亦姑綱開一


商務印書館印行

面。以示法外之仁。此次廣艇盜匪布興有等。業經該撫等察其投首。出自實心。其中阻撓之陳成發。現已戮首示衆。所有該匪等六百二十四名。著加恩一概免其治罪。其懇情遞回原籍之陳亞福五百六十餘名。責成署定海鎭總兵湯倫署溫州鎭總兵池建功。分起由海道解回廣東。交各該地方官嚴行管束。仍令福建廣東各水師提鎭。逐程接解。毋許沿途逗留。其見在浙江之布興有等五十餘名。著常大湻委員解回廣東。交徐廣縉分撥各營。酌量安挿。令其戴罪自效。倘不遵管束。卽著從重懲辦。斷難再事姑容。山東守備黃富興。出洋追匪。輕進失事。咎有應得。姑念所帶兵勇不多。著從寛摘去頂戴。責令管帶山東船礮。仍回該省。交陳慶偕差遣。以觀後效。其餘繳出盜船。並礮械等件。卽著分配浙江水師各營管帶。各省師船勇船。卽行撤回。

會計天下民數穀數。除江蘇湖南湖北未經冊報外。直隸等省。通共大小男婦四萬三千二百十六萬四千四十七名口。存倉米穀二千七百一十一萬一千五百二石三斗七升四合六勺。

東華錄擧要卷七十五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 翰 衡 章恭校

文宗顯皇帝

壬子咸豐二年。春正月。甲寅。　諭內閣。朕於四月初六日啓鑾。敬詣西陵。十一日。敬謁慕陵。行釋服禮。禮成後回鑾。於十四日還宮。所有應行事宜。各該衙門。照例敬謹豫備。　辛酉。　諭本日據賽尚阿。鄒鳴鶴會奏。鄰省撥解錢文。諸多窒礙。見在勸諭商民。分別灑帶領運。以平錢價等語。著卽照所擬。妥爲辦理。又鄒鳴鶴奏。各屬團練。漸收成效。仍著通飭妥辦。永安蕞爾孤城。如果四面各州縣嚴杜接濟。則賊匪自閏八月朔踞城後。幾及半載。錢糧火藥。何以不見困乏。仍能抗拒自如。團練以資防守。而斷賊接濟。尤爲要務。著嚴飭近賊各屬地方。及帶兵文武員弁。一體實力杜絕。使賊資糧內匱。則大兵會合攻剿。可迅速蕆功。不致虛延月日矣。　壬戌。　諭賽尚阿奏。進攻逆匪。續獲勝仗。並親往督戰情形一摺。永安大股逆匪。抗拒日久。各路官兵。一律移營進偪。自上年十二月初二至二十三等日。北路向榮。南路烏蘭泰。許祥光。張敬修等。晝夜環攻。計接仗十餘次。均各斃賊多名。見在賽尚阿已統率文武員弁。馳


商務印書館印行

赴永安以北。距城三里地方安設大營。親自督戰。計此蕞爾孤城。不難卽日攻克。著卽嚴飭各路帶兵大員。激勵將士奮力併攻。並將水寶莫村賊寨。迅速掃盪殲除。勿留餘孽。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尙阿等奏。大兵雲集永安。克復州城。期在指顧。報捷後需費煩多。請籌撥餉銀二百萬兩。俾得迅速蕆事。下部議。從之。修江蘇義亭縣沿海土石各塘。甲戌。命吏部右侍郎全慶爲正使。正紅旗漢軍副都統隆慶爲副使。馳往朝鮮國。册封王妃。丁丑。諭季芝昌等奏。臺灣匪徒聚衆謀逆。業經擒獲首夥各犯一摺。此次匪首洪紀等。在臺灣嘉義交界之處。附近山內地方。歃血結盟。豎旗肆搶。糾約林漏等多名。僞稱元帥先鋒。分爲四大股。首各用紅布爲記。輾轉裹脅。先後在官佃等莊及溪底各處屯聚。經臺灣鎭道葉紹春徐宗幹等督率文武員弁。併力攻剿。疊次殲斃賊匪多名。生擒僞副元帥李兆基僞先鋒林罕顏耀。並將首逆洪紀。要犯林漏僞軍師胡枝拇僞副元帥吳仰。一併拏獲正法。該逆等甫經蠢動。事起倉猝。該管文武各官。卽能先行訪聞。率兵分剿。未及一旬。已將首要各犯。悉數就擒。夥黨亦獲犯過半。辦理尙屬妥速。惟該犯等糾邀黨與。究有若干。潰散餘匪。未經全獲。難保不潛相句結。更起事端。著季芝昌王懿德。嚴飭該鎭道等。督率所屬。

徧行搜捕。務期有犯必懲。毋任一名漏網。續辦情形。及在事出力獲犯最多各員。著該鎮道等查明據實具奏。　辛巳。賽尙阿奏進攻賊巢。連獲勝仗一摺。永安逆匪。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三十等日。疊次出巢窺伺。均經兵勇擊退。本年正月初一日。向榮親督鎭將。攻賊之西礮臺。兵勇奮勇爭先。並將東礮臺之賊。擊傷多名。初二日。向榮仍至西礮臺。用大礮對嶺轟擊。東礮臺之賊。分股來撲。參將馬龍。督兵追擊。立將賊匪擊敗。次日向榮督率鎭將。先攻東礮臺。紅廟等處。誘賊出巢。兵勇短兵衝殺。該匪竄回。乘勢追入。立奪小礮臺一處。烏蘭泰與開隆阿督帶兵壯。攻西礮臺之南。並攻開賊寨。兵勇擁入。該匪被擡槍火彈。擊斃甚多。許祥光。張敬修。於初二日。擊退賊匪。遂於松山立營。築礮臺於能六嶺頂。又於獨守廟。及古眉峽口等處。立三大營。十二日紅廟等處之賊。冒雨撲我新營。亦經兵勇擊退。並據奏稱賊之礮臺望樓。爲風雨擊毀兩處。該逆等罪惡滔天。神人共憤。見在勢益窮促。定可即日蕩平。該大臣等當激勵將士。乘勝圍剿。務使悉數殲除。勿留餘孽。　二月。丁酉。諭賽尙阿奏。南邕兵勇攻破那勒賊巢。殲擒多名一摺。粵匪顏品瑤餘黨。在靈山縣新鋪那勒地方。分踞日久。經藩司勞崇光。與左江鎭惠慶。及參將德亮等。設計用間。於除夜冒雨。焚毀

賊巢。殲擒殆盡。謀勇兼施。實堪嘉尚。著卽督飭在事文武。會合兩省兵勇。乘銳前進。將新鋪賊巢。一律蕩平。並將帶傷逃走之首匪蘇凝三嚴拏務獲。毋任遠颺。 賞江西等省辛亥科鄉試年老諸生徐金章等五十五人舉人副榜有差。 癸卯。 諭張祥河奏。紳民請建原任巡撫專祠一摺。林則徐前在陝西巡撫任內。居官慈惠。率屬廉明。其籌辦撫振。培植學校。嚴懲奸宄。諸政績。均於地方有裨。見據該撫奏稱。該省西安同州鳳翔等屬紳民。公懇建立專祠。著准其擇地捐建。以表臣蹟。而順輿情。

上奉皇貴太妃啓鑾謁西陵。 乙巳。謁東陵。 丙午。謁慕陵。並閱視後山。 戊申。上至梁格莊行宮停蹕。閱視魏家溝山勢。 諭廣西藩司勞崇光自赴南太以來。與東西兩省文武會督剿賊。調度有方。將匪黨悉數掃除。洵堪嘉尚。勞崇光著賞給頭品頂帶。以示獎勵。該省見有波山艇匪。在梧州一帶滋擾。卽著勞崇光乘勝帶兵馳赴該處。迅速剪除。勿令勾結。仍嚴堵永安賊匪竄逸之路。與大軍聲勢聯絡。定當卽日奏功也。 庚戌。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奏。豐功引河放後。猝遇風暴。大壩門占蟄動。見在竭力趕辦合龍。得 旨。卿等宜竭盡心力。妥愼趕辦。朕虔祈天佑。以待佳音。

三月。辛亥朔。 上詣慕陵。 壬子。禮臣奏題主。屆時 上更衰服。詣隆恩殿。向上立。

大學士裕誠。祁寯藻。恭題神主。奉安寶座。 上就位。行虞祭禮。 上詣寶座前行禮。恭捧神牌。奉安黃輿內。步隨至碑亭南。跪送黃輿啓行。由間道至宿次。復詣黃幄行禮。至還宮皆如之。 以大葬禮成。遣官告祭泰陵。泰東陵。昌陵。孝和睿皇后寢殿。並慕陵。后土。永甯山之神。 丁巳。 上御朝服。詣太廟街門外。恭俟神牌黃輿至。 上跪迎行禮。親捧 宣宗成皇帝神牌前行。惠親王綿愉。恭親王奕訢。惇郡王奕誴。恭捧 孝穆成皇后。孝愼成皇后。孝全成皇后神牌。隨後入太廟。代行謁 列聖。 列后禮。迺恭捧神牌升祔禮成。 戊午。以升祔禮成。頒詔天下。 庚申。 諭。據鄒鳴鶴奏。克復永安州城。生擒逆首。先行馳報一摺。據稱二月十七日丑刻。賊匪冒雨突圍。由東路奔逃。我兵跟踪追勦。殲斃數千人。擒獲首逆洪大泉一名。因山徑陡險。大霧迷漫。鎭將遂致陣亡。賊衆見已分竄等語。前據賽尙阿奏。東路之古東冲口等處。被賊屢次攻撲。此次逆匪。是否卽由此處竄越。昭平縣之大洞龍寮。荔浦縣之天平坳等處。見在是否均有賊匪。其大廣地方。究係何縣所轄。務須偵探明確。實力堵截。其前踞永安州時。因我軍遷延不進。不能立時攻勦。致彼得以從容布置。深溝高壘。抗拒多時。見因圍困日久。窮促奔逃。正可乘其倉皇渙散之際。分路截擊。悉數兇擒。斷

不可再有延緩。致使該匪得以乘閒擄掠。飽颺而去。若或復踞城邑。逆燄熾張。朕惟賽尙阿是問。該大臣親督追勦。非前次遠駐省城可比。見在駐紮何處。朕心實深繫念。向榮駐守荔浦。自係擇要防守。惟見當追捕喫緊之際。該提督駐守一隅。是否足資策應。此時平樂府城最關緊要。該大臣所派鎭將。是否得力。總期以有用之材。置之扼要之地。方爲計出萬全。賊匪四竄。蹤跡靡常。省城重地。務須督率文武。激勵兵練。加意防堵。該撫如須出省。帶兵接應。勿稍拘泥。致誤事機。至波山艇匪。見在梧州一帶沿江滋擾。恐與永安竄匪勾結爲患。已諭令徐廣縉等添派將弁。迅速會勦。此時勞崇光。計已自南太移兵馳赴該處。著該大臣等嚴飭該藩司。及在事文武。合力勦辦。並飭令沿江地方官各認眞防堵。倘堵勦不嚴。致城池失守。必將該地方官重治其罪。其餘一切情形。俟賽尙阿馳報到日。再降諭旨。　命徐廣縉統率大兵前往廣西會勦。　諭鄒鳴鶴奏。永安逆首洪大泉一犯。據稱二月二十五日。解到廣西省城。已加派弁兵護送過境。如將該犯押送進京。路經湖南湖北。務須派員小心防護。仍察看情形。倘恐或有疎虞。卽一面奏聞。一面正法。著程矞采酌量辦理可也。　辛酉。　諭賽尙阿奏。收復永安州城。生擒逆首洪大泉。卽逆首洪秀泉之謀主。見已檻

送京師。此次統計殺賊不下二三千。生擒百餘名。惟因連日大雨。山險路滑。以致總兵長瑞等同時陣亡。覽奏曷深悼惜。烏蘭泰。向榮。督兵追剿。雖殲擒賊匪甚多。究因銳進失機。咎無可辭。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賽尙阿調度失宜。著交部議處。見在賊勢渙散。省垣重地。自應嚴加防守。其平樂梧州兩府地方。水陸要隘。均須併力堵截。該大臣見駐永安。著即嚴飭文武員弁。督帶兵勇。分路截擊。並著鄒鳴鶴飭令地方官。激勵團練紳民。隨地堵剿。勿令竄逸。

諭賽尙阿片奏逆賊偪近省垣等語。覽奏實深憤懣。永安逆匪竄擾。我兵奮力窮追。已出龍寮口。斬擒不少。功在垂成。乃因大雨。山徑險滑。雲霧迷漫。以致鎭將陣亡。逆燄復熾。見據奏稱。賊之頭隊。已到陽朔縣屬之高田圩。復據鄒鳴鶴馳報。二月二十七日。接據諜報。有賊數千人。已由山路越至臨桂縣之六塘地方。距省僅六十里。見在向榮。劉長淸等。帶領兵壯。由間道疾趨抵省。民情自可大定。惟是賊匪四竄。詭譎異常。難保不爲聲東擊西之計。省城緊要。固宜加意巡防。嚴密布置。但恐我軍全力保衞省城。而賊或乘機他竄。上窺平樂。下趨梧州。搶掠郡邑。其勢必更滋蔓。向榮等馳抵省垣。是否列兵城外。爲犄角之勢。閒出奇兵。扼賊奔竄之路。抑係株守城中。僅以登陴塞責。見在四鎭陣亡。各路追擊截

堵。派委何員管帶兵勇以目下情形計之。省垣最要。平樂梧州兩府地方。均極喫緊。正可乘賊倉皇未定之際。腰擊尾追。使彼不得喘息。無暇擄掠。方爲上策。斷不可株守一隅。稍有延緩。使該匪得以擇險而居。從容布置。剿辦更難得手。賽尙阿駐紮永安州城。是否足資控制。抑或移營平樂。居中調度。烏蘭泰分守荔浦。果否扼要。此中緩急輕重情形。均著該大臣相度機宜。妥速籌辦。鄒鳴鶴督辦團練。如果著有成效。此時逸匪徑過地方。自應各有準備。不致受其蹂躪。若專恃兵勇調撥。始資保護。所謂團練者安在耶。該撫調撥兵勇以資守衞省垣。固應如此辦理。然逆匪分竄無定。設若再踞別城。亦該撫統轄之地。斷難辭咎。鄒鳴鶴豈可胸無成竹。徒涉張皇。至波山艇匪見在梧州一帶滋擾。永安竄匪亦有前赴梧州之信。若令勾結。爲患益甚。見雖諭令徐廣縉等。酌量帶兵馳赴該處會剿。尙恐緩不濟急。勞崇光此時計已馳抵梧州。著卽督飭地方文武。激勵紳民兵勇。設法剿除此股賊匪。萬勿令永安竄匪與之糾約。賊首僅獲洪大泉一名。洪秀泉等匪有無被我兵殲斃。及分竄何處。均著確查具奏。

以擒獲逆首洪大泉出力。賞守備全玉貴巴圖魯名號。餘並升補有差。予廣西陣亡總兵官長瑞。長壽。董光甲。邵鶴齡祭葬世職。如提督例。參將成林。田學

韜。遊擊王瑞。都司徐大酯以下。均祭葬世職有差。癸亥。諭。據鄒鳴鶴馳奏。賊匪竄偪省城。官民竭力守禦情形一摺。覽奏彌深憤懣。據稱二月二十九日。逆賊已由六塘地方。竄至桂林城下。環攻南門文昌門西門。兩晝夜。勢甚猖獗。計省城存兵千餘名。向榮帶到兵壯。亦千餘名。兵力雖不甚厚。而省垣城池堅固。紳民鋪戶。戮力同心。人思敵愾。其防守機宜。諒該撫亦早爲豫備。必不至稍有疎虞。第賊衆蟻聚城外。少延時日。卽恐其挖濠築壘。詭計多方。而城內火藥鉛丸。有應接不暇之勢。自應飛調各路援兵。星馳赴救。前經該撫咨調之湖南兵二千名。與粵西最近之永州鎭標各官。並粵省提標全州各營兵。六百名。著鄒鳴鶴迅速飛催赴援。其烏蘭泰。先經賽尙阿派往荔浦。所帶兵勇三千名。與許祥光張敬修李孟羣所帶各勇。諒可早到。該匪大隊北竄。必慮官兵之躡其後。但使首尾不能兼顧。則前有堅城。後有勁旅。逆匪進退失據。安知不轉敗爲功。該撫城內布置。果能周帀。當與烏蘭泰向榮等密商。突出奇兵。於該匪圍攻稍懈。匪衆所不及防之處。或於昏夜風雨之中。內外夾擊。不但可以解圍。並可因其散漫四郊。並無巢穴可守。乘機制勝。一面偵探該匪自永安竄出後。攜帶婦女輜重。安頓何處。恐修仁荔浦陽朔一帶。山經叢雜。別有險要可以踞

守。卽當分兵前往勦襲。令攻城之匪。聞而疑懼。亦釜底抽薪之法。我軍雖新有挫失。而賊匪亦係鋌而走險。奔突無定。此時該撫。正當持以鎭靜。勿露張皇。該匪狡譎異常。恐有奸民潛相勾結。洩漏機宜。尤須與合城文武官紳。愼密搜查。毋令溷跡僨事。至賽尙阿。暫住永安。聞警後。是否已移營北指。各路兵勇。赴援省城。又恐賊匪回竄平樂。與修荔各屬地方。並恐由賀縣富川灌陽全州各路。竄入湖南。由昭平等處。下趨梧州。揚言回撲省城。使我兵盡力赴援。於分竄之路。轉多疎縱。應如何調度。分投遏截。該大臣。定已計及。荔浦糧臺重地。與各處糧臺。務飭在事員弁。加意保護。不可偶有疎失。所有波山艇匪。切不可令與該逆匪大隊。聯蹤爲患。勞崇光諒已馳抵梧州。務將艇匪設計殲擒。並密探該匪。與艇匪勾通奸細。偵獲懲辦。鄒鳴鶴兩次奏報。爲省城防守緊要。於賽尙阿見在大營情形。未經奏及。朕不勝焦慮。該大臣。當與鄒鳴鶴等。速籌勦辦。聲勢聯絡。隨時將見辦情形馳奏。以慰廑念。其軍需一切。如何調撥濟急之處。亦著悉心籌辦。是爲至要。　以雲南布政使徐有壬家五世同堂。賞伊母　御書扁額曰。篤慶延齡。　戊辰。　諭。賽尙阿奏稱。逆匪圍撲。及我兵抵禦各情形。逆匪全數北竄。直撲省垣。幸向榮帶領兵勇。間道先抵桂林。人心得以安定。連日

復激勵在城兵練紳民。設法抵禦。疊獲勝仗。布置一切。尚合機宜。惟烏蘭泰。帶兵追賊。已至省城南門外將軍橋地方。甫經接仗獲勝。又因身受礮傷。退回良豐。復由良豐回至六塘。以致將軍橋險隘。被賊占踞。修立寨柵。失此機會。殊爲可惜。烏蘭泰素有謀略。何以前次追賊墮澗。與秦定三退回。此次又因受傷。退回六塘。其調度布置。何以漫無把握。見在受傷輕重若何。有無遷延情事。即行查明具奏。秦定三。暫領烏蘭泰軍。由南路進攻。是否足恃。此時賊勢。前有堅城之阻。後有援兵追擊。乘其散渙。內外夾攻。不但城圍立解。且可大挫賊鋒。若委任非人。再有疎失。或遲延時日。使賊占踞要地。又成巢穴。剿辦更難得手。該大臣親督兵勇。並帶同總兵經文岱等。拔營前進。以爲後路聲援。兵力既壯。人心益固。正可趁此聲勢。出奇制勝。以期一鼓殲除。該省北門。倚山爲城。尤當豫爲嚴防。萬不可爲賊所據。余萬清。想已帶兵由湖南馳到。一切情形。仍當隨時知照程矞采。驛路文報。勿致阻滯。張國樑所帶壯勇。見已催調來省。其波山艇匪。如何剿擊。勞崇光是否已抵梧州。該大臣務須通盤籌畫。酌量緩急。毋再貽誤。　予宋臣韓琦從祀文廟。從河南巡撫李僡請也。　以廣西剿賊失律。降大學士賽尚阿四級。革廣西提督向榮。廣州副都統烏蘭泰職。均留任。拔烏蘭

泰花翎。甲戌。諭徐廣縉等奏。剿辦廉州新鋪賊巢。並堵剿廣西匪船。及羅鏡圩逆匪各摺片。廣東高廉一帶。與廣西南太等府接壤。盜賊煩多。此拏彼竄。首匪顏三瑤。業經斫斃。其餘黨亦殲擒殆盡。惟蘇凝三尚無下落。難保不逃竄他處。復行勾結。欽州李士青一股。見仍分踞大寺。該督務當嚴飭兩省官兵。尅期會剿。迅速殲除。勿留餘孽。至廣西匪船四十餘隻。前在梧州一帶。屢肆滋擾。復由梧州順流直下。經廣東文武兵勇奮力剿截。大加懲創。該匪仍竄回梧州戎圩。及榕塘一帶。業經該督。分飭郭超凡等帶兵勇各船三十餘號。馳抵梧州會剿。自可互相策應。惟匪船尚有三十餘隻。見因桂林省城緊急。該處防兵。又復咨調到省。兵力較單。已疊經降旨令徐廣縉督帶兵勇親赴梧州會剿。想該督奉到諭旨。必當酌量緩急情形。不致顧此失彼。藩司勞崇光。既已馳抵梧州。乘此匪船潰散奔竄之時。合力堵剿。定可一鼓殲滅。淨絕根株。其淩十八一股。坐困羅鏡。斷不可稍疏防範。致令竄突。陶煜文現既患病。卽著在欽州調理。該督兼署提督如赴梧州。卽可令葉名琛接辦羅鏡軍務。兼署提督篆務。高廉文武各官。亦卽統歸節制。或崑壽署理提督亦好。諒督撫等定知相機應變。籌畫萬全。以副委任。乙亥。命於大高殿祈雨。上親詣行禮。夏四月。壬午。

常雩。祀天於圜丘。 上親詣行禮。恭奉 宣宗成皇帝。配饗如儀。 諭程矞采奏。賊匪突入州署。刦獄戕官現派文武大員馳拏各犯一摺。湖南郴州。突於三月十四。有賊匪百餘人。貪夜持刀械入署。打毀監獄。放出監犯。署知州胡禮箴喝拏被賊戕害。並殺斃家丁二名。賊匪膽敢恃衆刦獄戕官。不法已極。必當嚴行懲辦。以儆兇頑。據稱該州吏目已會同營弁紳民帶領兵勇擒獲賊匪十餘名。復經該督派委永州鎮總兵孫應照臨武營參將强其修署宜章營參將積拉明阿等帶兵勦捕。續獲二十餘犯。餘匪逃散。居民尚未被擾。見已委員馳赴該州。提犯訊供等語。著程矞采駱秉章。即飭嚴拏逸匪。並刦放監犯。盡法懲治。毋任一名漏網。仍查明起釁根由。是否因胡禮箴拏辦齋匪。刦獄奪犯。抑或另有別情。據實具奏。 廣西巡撫鄒鳴鶴瀝陳逆匪攻偪省城。竭力堵禦情形。得 旨。所奏實堪憐恤。朕亦無復諭矣。朕非不知汝心。第身爲疆吏。豈可倉皇無措。轉無益於事。朕是日齋戒南郊。惟誠祈垂佑也。

癸未。以恭奉 宣宗成皇帝。配天禮成。頒詔天下。 丙戌。 上以服闋。行釋服禮。恭謁慕陵。啓鑾。 諭賽尚阿奏。自請治罪一摺。已降旨暫令帶罪圖功。並派徐廣縉馳往粵西會辦矣。朕聞賽尚阿近日身體多病。諒因憂勞所致。而本日摺報。並未

提及患病情形。朕心甚爲懸繫。已令徐廣縉。迅速馳抵廣西軍營。會同辦理。徐廣縉到後。倘賽尙阿病尙未愈。勢難勉力支持。當以國事爲重。卽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徐廣縉祗領。奏明聽候諭旨。又本日賽尙阿奏。鄒鳴鶴自行節制諸軍。恐將領莫知所從等語。鄒鳴鶴赴任時。卽以辦團練爲己任。見在賊竄省城。六塘九塘一帶。毫無守禦。而前奏省城團練五萬人。似亦並無實濟。著卽會同徐廣縉。密查該撫。倘有夸大粉飾。遇事張皇情事。卽行據實參奏。　命兩廣總督徐廣縉。馳赴廣西。會同欽差大臣賽尙阿剿賊。　丁亥。　諭逆匪初撲省城。烏蘭泰督兵直至城下。已據將軍橋要隘。乃因礮傷入骨。甫及兩旬。遽致隕命。深堪憫惻。烏蘭泰著加恩照陣亡例議卹。以慰忠魂。尋予祭葬世職。如都統例。諡武壯。賞銀一千兩。治理喪事。　辛卯。　上恭詣慕陵。行釋服禮。回鑾。　丙申。　上親詣太廟。行祫祭禮。巳刻。　上自弘德殿。移居養心殿。　諭賽尙阿奏。逆匪分竄。省城解圍。見飭各路兵勇分投追剿。並查探賊蹤各摺片。本日已由六百里。諭令程矞采徐廣縉。嚴密防範。迎頭截擊矣。逆匪圍攻桂林省城。已逾一月。屢次爲我兵擊敗。於四月初一日夜間。分投他竄。據該大臣探報。一由東路鬭雞山過河。一由西路廟頭圩。分小路而去。與向榮所稟情形。雖稍有不

同。而其過河東竄一路已偵明確。在粤西則平樂縣一帶。最爲喫重。而湖南廣東交界處所。尤爲緊要。其義甯一路。亦與楚壤相接。賊勢分竄無定。該大臣已飛飭各路文武兵勇。分投截擊。務探賊竄之路。與鄰省合力截勦。惟賊情詭譎異常。往往於退走後。設伏以誘我師。該大臣務當密飭統兵大員。於跟踪追勦之時。詳加偵察。處處接應。萬不可再墮詭計。亦不可藉詞耽延觀望。見在我軍統計兵勇七千名。均歸劉長清余萬清督帶追勦。兵力不爲不厚。且湖南廣東各督撫。均必併力兜截。正可乘賊勢分散。喘息未定。前後夾擊。一鼓蕩平。桂林省城解圍。固須防賊回竄。紳民挽留向榮守城。亦係人情之常。惟鄒鳴鶴坐鎮省垣。督同留守弁兵。及紳民等。嚴密巡護。亦可有備無患。向榮勇敢素著。自應於扼要地方。督兵爲各路聲援。使賊不敢回竄。且可相機進勦。著賽尚阿隨時調度。勿誤事機。　諭刑部奏。廣西生擒逆首洪大泉。見已到部。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己亥。晉封雲貴人武佳氏爲雲嬪。　庚子。　諭據程矞采奏稱。粤匪由象鼻山後。翻山越嶺。竄至海陽坪。於四月初五日。攻撲興安縣城。初六日。即進撲全州。並有賊船五十餘隻。分爲水陸兩路。意欲直撲永州。此股賊首。係名羅亞旺。約有五千餘人。全州至永州。水路要道。該督見已

添派防兵。合力堵截。並將灣泊各船。飛飭全行撤歸楚岸。見在劉長清。王錦繡等。馳赴興安嚴關口。擬即由捷徑。馳赴全州各等情。永州水陸兩途。均與全州接壤。水路尤爲迅速。湖南官兵。屢次調撥赴粵。兵力較單。見調湖北各兵。亦難克期趕到。此時湖南防勦緊要。所有前備調四川兵二千名。已飭令程矞采。酌量催調赴楚矣。此股匪徒。盡在全州一路。其由西路廟頭圩。分竄之賊。究有若干。賊首羅亞旺外。其餘洪秀泉等各股賊首。又復竄往何處。該匪既由江東扯線路。北走興安。其平樂富賀一帶。是否仍形喫重。余萬淸統帶重兵。由桂林進追。見在行抵何處。著賽尙阿飛飭各員。迅速應援。合力夾擊。毋稍延誤。再賊衆大股。全奔楚境。桂林業已解圍。且有巡撫坐鎭省垣。値此追勦喫緊之時。向榮仍守省城。置之空閒之地。豈不坐失機宜。著該大臣體察情形。何處最爲緊要。即飭向榮帶兵前往。相機勦辦。並可堵賊回竄之路。該大臣此時是否仍駐紮陽朔。抑已移營扼要處所。軍情緩急。應變制宜。想必自有斟酌也。至由永州至桂林一路。見在梗塞。所有文報軍餉。改由何路。一倂查明具奏。並隨時飛咨湖南。勿稍大意。　賞會試年老舉人黃增慶等三十三人編修檢討學正職銜有差。　幸圓明園。　諭賽尙阿奏南邕官兵。生擒首匪蘇凝三。及其夥黨。殲

給流民。自行墾種。而所伐材木。即可作建蓋廬舍之用。並察看山內地方形勢廣狹。或分建縣治。或設立廳署。並安設營汛。移駐弁兵。以資管束彈壓。其官廨所需木植。取給老林。亦屬甚便。且就撫之民。又可傭工覓食。亦以工代賑之一法。從此作爲土著。各安本業。既有恆產。必有恆心。於招徠安撫及因地制宜之道。豈不兩有裨益。此即倣明代原傑經理鄖陽綏輯流民之遺意。而小用之。實善後之所急宜籌及者。松筠台布。務須實心經理。妥速籌辦。不可止圖目前。急於完事。仍致有名無實也 庚子。 上自成福宮移居養心殿。 辛丑。截留湖北漕米六萬石。備軍糈。 壬寅。上幸慶郡王永璘第。 德楞泰奏。剿除高家營賊匪。生擒首逆高均德。高二等。得 旨獎賚。封二等男。授參贊大臣。賞兵丁一月錢糧。 癸卯。諭朕莅紫光閣。閱武進士騎射。路過實錄館。因念在館人員。值此天氣漸寒。朝夕纂辦。著加恩於例支柴炭外。所有冬臘正三月。每月賞銀五十兩。以爲燈火薪水之資。在廣儲司庫內支領。並著爲例。 賜李雲龍等六十四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亥。 命滿漢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及三品以上之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官。於京外各員內。有操守端潔。才猷幹濟。及平日居官事蹟可據者。各舉所知。密行保奏。以副朕廣諮博採至意。

壬子。諭。本日據魁倫審訊勒保供情定擬一摺。朕詳加批閱。如勒保並不留心體卹兵丁。於喧鬧生事之滿兵。不卽查明嚴辦。又不將領隊之訥音劾參總兵德麟戕害時。不卽派兵將前往接濟。明亮。恆瑞。不聽調度。亦未據實參劾。而於接到倭什布咨會。有賊匪竄入楚境之事。並不速行具奏。傳詢之下。勒保轉以恐煩聖心爲詞。此四字尤爲內外臣工通弊。殊不知蒙混日久。激成事端。豈不更煩朕心耶。此皆勒保昏聵錯誤之罪。今魁倫逐款審訊明確。將勒保按律問擬斬決。實屬罪所應得。惟勒保自春間委任經略時。朕曾有令其居中調度之旨。彼時原以經略大臣。惟在決機制勝。不責以衝鋒陷陣之事。初非令其安坐軍營不一親臨行陣也。乃勒保昏聵糊塗。錯會朕意。半載以來。惟在達州附近地方。紮營株守。竟成一彙報軍情之員。任閫寄者。豈宜若此。今念其究係誤會前旨。拘泥糊塗。尚可稍從末減。且勒保總統軍務以來。所有首逆王三槐。冷天祿。冉文儔。包正洪。龔文玉等犯。皆以次就獲。雖非勒保親往督率拏獲。然究係伊所派調。與有微功。又前次剿辦貴州狆苗。則係勒保之功。一手辦竣。曾蒙　皇考加恩。錫以封爵。自平定後。至今狆苗安靜無事。其功亦尚足錄。斷不可泯。勒保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魁倫接奉此旨。卽派委妥員。將勒保解

緊要。飭令賽尙阿迅速移營。就近調度。見在賊匪竄至零陵縣屬之雙排地方。雖經鮑起豹等。合力堵擊。尙恐由道州一帶。肆行竄擾。程矞采已回駐長沙。爲防護省城之計。著賽尙阿迅卽統帶大兵。馳赴湖南。扼要駐紮。鎭將中孰應留粵。孰宜赴楚。自行酌量調遣。其粵西防剿事宜。卽著勞崇光籌辦。向榮前爲鄒鳴鶴留駐省垣。據賽尙阿奏。已飭劉長清赴楚剿賊。向榮回提督本任。此次賽尙阿移營湖南。是否仍需向榮前往。可資得力。抑或令其專辦廣西軍務。均由該大臣酌度辦理。見已派前任湖北巡撫羅繞典。馳赴湖南。幫辦軍務。所有紳民團練。防禦各事宜。卽可商同籌辦。該撫籍隸湖南。情形必當熟悉也。

命前任湖北巡撫羅繞典。幫辦軍務。

諭程矞采等奏。道州失守。該督折回衡州堵禦。並咨調四川官兵各一摺。覽奏殊深憤懣。該督前奏。賊由永州竄至雙排。係通道州大路。余萬清在彼駐紮。兵力尙單。和春帶兵萬餘。跟追趕至。議分兩路。一由甯遠馳赴道州堵截。是道州已有和春帶到之兵。何至遽爾失守。余萬清係在道州防堵之員。何以率稱下游喫重。徑赴衡州。且該提督發咨次日。州城已陷。豈賊竄至。先期一無聞見。該州城防守有無準備。文武各官。有無恇怯畏避情事。見在下落如何。該督先已折回省城。茲又前赴衡州。省垣重地。是

否布置妥協。衡永兩郡。見俱喫重。如何分派大員。帶兵堵禦。孫應詔是否可資得力。其和春分派由雙排尾追之兵。是否足資策應。和春見在何處攻剿。所調四川江西。官兵。仍恐緩不濟急。賽尚阿接奉前旨想已調回湖南征兵防兵並湖北官兵。著該督卽與該大臣。妥籌分撥。嚴密布置。見在賊夥是否盤踞道州。抑係流而不守。分股搶掠。均應處處設防。不可顧此失彼。其由甯遠常甯至衡州之路。尤須豫備。迎頭截擊。不可更有疏虞。並著將道州如何被圍失守情形。詳細奏聞。　以道州陷。總督程矞采。巡撫駱秉章。交部議處。　辛酉。　諭吳文鎔。張亮基奏。訪聞廣西提督向榮在軍營時。誇詐冒功。飾智欺人。以致軍心不服。當賊匪竄入永安之時。向榮首先遁入平南。旋復託病不出。及賊棄永安時。又不詳審機宜。祗率殘兵躲入省城。反揑稱統兵赴援各等語。向榮經朕屢次棄瑕錄用。宜如何感激朕恩。力圖報效。若如摺內所指各情。種種辜恩溺職。實屬大負委任。著賽尚阿秉公確核。據實參奏。徐廣縉。抵廣西後。留心訪察。如果屬實。亦卽行參奏。毋稍含混。　癸亥。　諭前據徐廣縉。葉名琛奏。剿辦廉州股匪。連破那瀉分界兩處賊巢。惟首匪李士青。逃入那練。茲據奏稱。移營屯馬後。高廉道沈棣輝等。帶領兵勇。分路進攻。放火焚燒。延燬賊巢。斃賊不計其

數。惟首匪李士青逃往大直。參將劉開泰等奮勇跟追。沈棣輝會督游擊蘇崇阿等。拔營前進。廣西遊擊雙貴等。分路兜捕。該匪首奔至大直。經巡檢王維清督練截回。劉開泰。玉山。頭隊趕到。槍斃著名賊目劉亞潰。殺賊百餘人。賊逃入木脈隘。旋竄唐鷄隘。我兵追至山內。李士青率夥黨竄往那屯隘口。該處團壯黃載熙誘入栅門。我兵一到。卽將首逆李士青。並李士芳李士奇。方吒農。及首逆之父李展成。僞軍師邱天保。周小吉。七名。及跟隨兇匪。一併擒獲。廉州境內匪徒。殲除殆盡。地方一律肅清。該督撫調度有方。所有在事文武員弁。著徐廣縉葉名琛。擇尤保奏。該督見飭沈棣輝。督帶得力員弁。迅赴高州。著將羅鏡逆匪。迅速掃除。以慰廑念。 調陝西兵二千名。河南兵一千名。赴湖北防堵。 戊辰 諭。鄒鳴鶴奏。越南國王豫期請示。來年正貢進關日期一摺。越南國久列藩封。明年例貢屆期。自應令該使臣恭謁闕廷。俾申誠悃。著於咸豐三年五月內到京。其進關日期。著勞崇光酌定。知照該國。遵照辦理。

添造福建水師戰船礮位。從總督季芝昌請也。 己巳 諭。僧格林沁等奏。火器等營。前赴廣西。營員陸續回京等語。火器營委翼長祥麟等。經賽尙阿等帶往廣西。輒以不服水土。先行回京。本有應得之咎。姑念其前在軍營打仗。著有微勞。著免其

治罪。仍令回各處當差。 諭。程采裔奏。剿辦粵匪並分剿土匪。獲勝一摺。據稱粵西逆匪。竄入湖南道州後。經賽尙阿派委總兵和春。升任藩司勞崇光會督總兵常祿。秦定三李瑞。經文岱王錦繡。副將鄧紹良參將德亮委員江忠源。及張國樑帶領兵勇。先後趕到。並經程裔采咨會提督鮑起豹。派令遊擊傅振邦帶兵會剿。殲匪多名。其甯遠縣土匪。持械撲城。經署守備向東昇帶兵剿捕。賊即分竄又東安縣地方有會匪餘黨。糾衆撲城。該縣會同文武守禦。署守備周祿。署千總彭三元出城迎剿。殲賊一百餘名。又經署守備陳進榜等在白牙市地方。轟斃賊匪多名。各匪紛逃。勢已窮促。道州負嵎抗拒。見在鄰近土匪。疊經痛剿。逆勢已孤。勞崇光已移紮永州。策應較近。和春等又帶到兵勇一萬五千餘名。足資會剿。著程裔采督飭文武員弁。激勵紳民。與勞崇光合力圍攻。務期一鼓蕩平。以靖妖氛。而綏疆圉。 以督收天津海運漕糧完竣。戶部尙書孫瑞珍。倉場侍郞慶祺下部議敘。餘加銜升賞有差。 乙亥。內閣欽奉諭旨。貞嬪晉封爲貞妃。 諭內閣。前有旨將前任湖南提督余萬清等革職拏問。交程裔采嚴行審訊。茲據賽尙阿奏請將該員查辦一摺。余萬清以提督大員。帶兵分守道州。不知設法防剿。乃於賊匪竄逼州城時。輒先出城引避。並將西門防

兵帶出。以致州城失陷。似此喪心昧良。開門揖盜。實出情理之外。著程矞采遵照前旨。將已革署知州王揆一原稟情形。逐一嚴查確訊。並提余萬淸與王揆一當面對質。如果實係棄城逃避。著卽按律定擬。請旨正法。其王揆一踰城投河各情節。與已革遊擊瞿我謙有無下落。仍卽查訊。定擬具奏。嗣後統兵大員有臨陣脫逃。或託病遷延。致誤軍機者。著該大臣督撫等。一經查明確實。卽行據實參奏。請旨正法。其參遊以下各員。如有逃避畏葸。以致失地喪師者。著一面奏聞。一面卽於軍前正法。以肅軍紀。不得巧爲開脫。致啓徇縱之漸。 六月。壬午。以先聖周公後裔東野茂嵩承襲五經博士。 乙酉。 上幸靜明園。 丙戌。 上幸同樂園。賜王公大臣蒙古王貝勒等食。 兩廣總督徐廣縉奏報馳抵廣西梧州。籌辦剿匪情形。得 旨。卿其妥爲調度。一切軍務。貴嚴不貴寬。 丁亥。 御同樂園。升座受皇后禮。 立貴妃鈕祜祿氏爲皇后。 戊子。萬壽節。遣官祭太廟後殿。 御正大光明殿。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蒙古王貝勒貝子。行慶賀禮。 壬辰。 諭賽尚阿奏馳抵永州督辦軍務一摺。逆匪竄踞道州。經和春疊次移營進剿。於五里亭地方傷斃賊匪百數十名。生擒五名。賊衆仍踞城築牆。意圖抗拒。見在賽尚阿已於六月初一日馳抵永州府城。分派各


商務印書館印行

路官兵。四面進偪。和桀藔營道州城北。與東面聲勢聯合。劉長清等各帶重兵。分扼西南布置。尚屬妥協。著即會同程矞采。督飭統兵各員。乘此兵勇雲集之時。合力兜剿。務將屯聚逆匪。悉數殲擒。毋任竄逸。復滋擾害。　癸巳。上幸萬壽山。　丁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報。馳抵羅境。籌剿淩十八股匪情形。得　旨。籌畫尚爲周妥。　諭內閣。舒興阿奏。中衛縣城地震。派員勘辦一摺。甘肅中衛縣城鄉地方。於本年四月初八日起至二十三日。連次地震。經該督派員查明。居民房舍。震倒二萬餘間。壓斃男女大小三百餘口。受傷者四百餘口。該縣城垣衙署。及倉厫監獄等處。均多坍塌傾圮。居民糧食衣物牲畜。亦多被壓沒。餬口無資。深堪憫惻。著該督迅委賢員前往。妥爲安撫。並將同時被震各堡。迅速查勘。應動支何項錢糧。分別撫卹。及該縣被災處所。本年地丁錢糧。應行寬免之處。一併確核奏明。妥速辦理。毋令一夫失所。以副朕惠愛黎元之至意。　幫辦軍務。前湖北巡撫羅繞典。行抵楚北。探詢湖南軍務。並沿途面邀各官紳。與防堵團練條款。諭令齊團。以緝內奸。練勇以防外寇。堅壁淸野。以絕剽掠。而固藩籬。有能殺賊立功者。許激獎敘。改匪歸良者。准與自新。報聞。　丁未。兩廣總督徐廣縉奏。馳抵梧州。剿辦艇匪獲勝情形。得　旨。卿居中調度。籌畫尚

妥。剿辦波山艇匪。固爲目前急要。而兩粵軍務。大局攸關。尤應及早籌維。斷不可顧此失彼。各省奏摺。率云不分畛域。不可認作套語。心內仍存歧視耳。　又奏遵查提督向榮。新圩古東兩戰。損兵折將之罪。固不容寬。而馳援桂林。捍衛保障之功。自不可掩。才力非不能辦賊。惟更事過多。趨避過明。請旨嚴飭向榮。激發天良。勉圖報效。批。已有旨。令該提督出省應援。應再行嚴飭之時。俟朕酌度。　秋七月。己酉。　諭給事中袁甲三。覆奏定郡王載銓廣收門生一摺。據稱載銓。曾給息肩圖一卷。題詠甚多。凡屬門生。皆係師生稱謂。著載銓將所給息肩圖。卽行呈進。　辛亥。　諭徐廣縉奏。剿辦波山艇匪。全股殲除一摺。波山艇匪。竄擾潯梧一帶。人衆船多。爲日已久。茲經徐廣縉督飭高廉道沈棣輝。參將劉開泰等。帶領兩省兵勇。於上下游。合力夾攻。三次獲勝。該匪駛至蒼梧縣屬之戎圩江面。參將崔大同。候補知府郭超凡等。管帶兵勇。乘風迎擊。奮勇爭先。生擒賊匪二百三十二名。擊斃及淹死者。約計一千餘名。此股艇匪。業已殲滅無遺。該督徐廣縉。調度有方。深堪嘉尚。著交部議敍。仍飭上下游各州縣。搜查餘匪。勿留遺孽。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著查明據實保奏。候朕施恩。　癸丑。　上幸萬壽山。　諭本日袁甲三。明白回奏一摺。據稱訥爾經額。於差

次向載銓雙膝請安一節。係聞之御史端昌云。其弟彥昌所目覩。又書元收受文秀銀兩一節。係聞自前署刑部侍郎曾國藩。前任刑部郎中吳廷棟。現任刑部郎中吳德清等語。著派大學士裕誠會同軍機大臣。傳到該員等。查詢具奏。除曾國藩。見出試差外。著直隸總督飭令吳廷棟。迅卽來京。聽候查詢。 諭賽尚阿程矞采奏。道州賊匪。分股勾結土匪。竄入江華縣城一摺。又片奏。賊匪復撲永明縣城失守等語。該匪於旬日之間。連陷兩城。殊堪髮指。地方文武。何以毫無準備。帶兵大員。何以不急籌援救。且江華失守後。劉長清已抵永明。正當乘勢進攻。乃繞赴遠處紮營。實出情理之外。已革總兵劉長清。著卽拏問。永明縣知縣常連。係守土之官。輒以請兵爲辭。擅離職守。著一併革職拏問。交賽尚阿程矞采。嚴訊定擬具奏。賽尚阿程矞采。駱秉章。和春。著一併交部議處。該大臣等。見已紮調總兵馬龍。帶兵由恭城取道永明。並派副將明安泰等。帶領川粵各兵。前赴江永一帶進勦。著嚴飭各鎭將。奮勇攻擊。迅圖克復。勿令賊匪再有蔓延。 調福建兵三千名。赴湖南軍營。勦賊。 戊午。 上幸靜明園。 己未。 諭徐廣縉葉名琛奏。勦辦羅鏡逆匪。擒斬首逆。全股蕩平一摺。覽奏深慰朕懷。羅鏡凌十八股匪。自上年七月以來。徐廣縉。親駐督辦。四面圍攻。賊勢

日就窮促。旣經葉名琛馳赴接辦。督率總兵福興。升任府尹宗元醇。知府李敦業。彭舒蕚。知州吳昌壽等。設法偵探。凡賊巢動靜。及路徑險要。一切先已備悉。並嚴斷接濟。割奪近山野稗。賊衆無可充飢。紛紛投出。自五月二十九日以後。疊次進攻獲勝。至六月十二日。福興等合力進兵。分東西中三路。齊撲入圩。西路都司姚麟等。督帶兵勇。攻破礮臺七座。該逆淩十八。渡水奔逃。記委李鴻勳。勇目馮日坤。追及。共將該逆斫傷。割取首級。卽補縣丞劉鎭等。燒燬礮臺二座。同入西圩。將淩十八立時擒斬。其中路東路各員弁。均各攻奪險隘。遊擊閻恆瑞。生擒逆犯之父淩玉超。兵勇四面會合。將逆匪大館。圍住焚燒。火光燭天。間有冒火衝出者。均立時擊斃。各路截殺。搜獲無遺。共計生擒匪犯二百六十八名。呈驗首級一百六十七顆。並殲斃一千一百餘名。我兵勇陣亡十七名。受傷三百餘名。逆匪淩十八首級。查驗確實。業已磔屍梟示。此股匪徒。與洪秀泉會匪。聲勢相倚。擾及兩省。抗拒一年之久。實屬罪大惡極。經該督撫等。先後籌剿。不遺餘力。得以掃數殲擒。洵足伸國法而快人心。所有在事出力各文武。首尾一年。前後幾及百戰。殲擒六千有奇。皆能同心協力。滅此凶頑。洵屬著有勞績。著卽確切查明。據實保奏。候朕施恩。至該匪起自粵西。竄入東省。各州

縣尚能保守城池。又復協同堵剿。該管地方文武各官。功過尚足相抵。著免其置議。以廣東剿平羅鏡逆匪。加總督徐廣縉太子太保。巡撫葉名琛總督銜。仍下部優敘。賞總兵官福興花翎。巴圖魯名號。 辛酉。 諭常大淳奏湖南全省屏障以岳州爲最要。見擬親赴該處。查看情形。督同府縣及紳士等。籌備防堵。酌定章程等語。兩湖交界地方。犬牙相錯。自應不分畛域。扼要設防。據稱岳州紳士吳巽行。方宗鈞等。才略可用。著即密問咨詢。與地方官妥籌布置。其由武昌至岳州。所過地方。水路各要隘。應行察看設備之處。並著豫爲籌辦。毋稍疏虞。 丙寅。晉贈已故協辦大學士杜受田爲太師大學士。入祀賢良祠。並賞銀五千兩治喪。又賞給伊父杜堮人參十兩。子杜翰俟服闋後以庶子補用。孫三人。均賞給舉人。一體會試。 丁卯。 諭據羅繞典奏。籌商省城應辦事宜一摺。據稱行抵湖南省城。聞江華。永明。桂陽。嘉禾。失守。賊匪見由小路分竄。下窺各處。拏有奸細。該前撫在省調度防禦。省城南城。及大小西門外。樹建木城。沿江之昭山。龍潭灣。先已設有木筏守兵各等語。江華永明賊匪竄出。前經賽尚阿等奏明。其桂陽嘉禾兩城。如何失守情形。未據馳報。嘉禾至桂陽僅百里。北界衡州亦近。倘再任其竄擾衡湘。各路帶兵大員。所司何事。自賊匪擾入

楚境。各州縣紛紛失守。大兵祗能尾追。並不能設奇要擊。寇往而我亦往。勢將何所底止。見在賊衆。是否占踞城池。意圖越過永州大營。直窺衡郡。我兵如何截剿。使賊不敢北竄。該大臣等。務即督飭諸軍。分扼水陸要隘。並飭遠近各郡縣。偵獲奸細。確訊賊情。則剿辦更易得手。其省城外木城。或可禦賊矢石。若賊以礮火攻撲。豈不轉資賊用。即如賊踞永安道州。皆用土石壘牆。以禦官兵。豈我軍反智出賊下耶。其木筏一項。亦恐運掉不靈。賊匪得之。適足爲梯衝之具。果否適用。不致貽患。均著該大臣等。妥籌辦理。思患豫防。固不厭精詳也。戊辰。上幸萬壽山。壬申。諭。據賽尙阿。程矞采馳奏。逆匪竄入嘉禾桂陽。旋復攻陷郴州一摺。逆匪自竄湖南以來。勢甚剽悍。連陷數城。如入無人之境。固由土匪勾結內應。何以各州縣地方官兵。既不能先事偵緝。又不能嬰城固守。迨至賊匪棄城逃竄。又復任其所之。全無抵禦。該大臣奉命出征。一年有餘。粵楚各處紛紛失守。歷次奏報軍情。不過派兵尾追。並未迎頭截擊。出奇制勝。所謂調度者安在。程矞采籌防日久。何以地文方武。毫無布置。遇賊撲城。竟不能相持數日。以待外援耶。見在賊已越過永郡。踞守郴州。勢將下窺衡郡。意圖長沙。似此蔓延滋擾。何所底止。賽尙阿現赴衡州。與程矞采會籌防剿。若再

失機。自問當得何罪。朕已諭令徐廣縉。督同福興。帶領精兵數千名。馳赴衡州一帶。協同剿捕各省續調之兵。計已到齊。衡湘乃楚南門戶。最爲緊要。該大臣等務當通盤籌畫。激勵將士。分扼要隘。趁此賊匪喘息未定之時。併力夾擊。迅掃逆氛。尚可稍贖前愆。其廣東廣西各省交界處所。並著隨時知照。一體嚴防。毋任竄越。羅繞典。即著在長沙省城。與駱秉章。籌辦防守。總須慎密鎭靜。緝匪安民。毋使人心稍有搖惑。

諭。據賽尙阿等奏。湖南逆匪竄擾情形。見復攻陷郴州。嚴飭督剿一摺。逆匪自竄入楚境以來。連陷數城。雖土匪勾結滋蔓。總因督兵大臣。調度失宜。將弁不能用命所致。見在郴州。又復失陷。被賊屯踞。該處地頗豐腴。市廛屯聚。水陸兩路。北通衡州長沙。而水路尤爲吃緊。賊匪勢甚剽悍。意在窺伺衡湘。爲直撲長沙之計。賽尙阿。自統大軍以來。日久無功。朕早慮其性情過於慈柔。賞罰未能悉當。以致將弁等。日久玩生。不肯用命。更恐爲賊匪所窺。動靜輒中其奸計。是以前降旨令該督徐廣縉。統兵。前赴廣西。如賽尙阿病體不支。卽接受欽差大臣關防。專辦軍務。及該督到梧州。而桂林匪徒。已竄楚南。彼時艇匪正須剿洗。該督勢難兼顧。今潯梧一帶。漸次廓清。卽各處不免有土匪。勞崇光。儘克籌辦。較之楚匪情形。自當先其所急。徐廣縉。沈毅

有爲。朕所深悉。前次圍剿凌十八股匪。甚爲嚴密。卒致殲除。波山艇匪。亦能克期翦滅。足見用兵之道。全在統率得人。見在湖南逆燄鴟張。情形甚爲吃緊。著徐廣縉。統兵前往湖南會剿。即將高州鎭總兵福興所帶得勝之兵數千名。迅速馳赴衡州一帶。扼要調度。毋稍遲延。並將此旨宣示賽尙阿。即將欽差大臣關防。交徐廣縉祗領。軍營及地方文武各官。統歸節制。該大臣務當整飭紀律。嚴明賞罰。以期壁壘一新。迅殄羣醜。庶釋朕南顧之憂也。　以剿賊無功。賽尙阿。程矞采。駱秉章。下部議處。

癸酉。　諭。有人奏。督臣舉動乖方。大爲民害一摺。據稱程矞采專駐衡郡。防堵幾及一年。全無籌劃准備。致賊竄擾各處。當賊至永州時。該督乃奏稱省城緊要。於四月二十五日。微服乘小漁船。由衡州折回長沙。各屬驚傳制軍逃走。均疑永州已破。居民相率奔竄。數日之閒。老弱婦女投河死者。不計其數等語。程矞采。防堵年餘。任令粵匪竄入楚境。已有應得之咎。復於軍務吃緊之際。退回省城。以致人心動搖。雖旋即折回衡郡。而舉動倉皇。中情恇怯。已可槪見。著徐廣縉。按照摺內所指情節。逐一訪察。如果確實。即行據實參奏。毋稍徇隱。

甲戌。　諭。乾隆年閒。　高宗純皇帝特降諭旨。以禮義廉恥。居官者立身之要。侍衞部院司官。有見堂官。輒屈一膝者。

於定制甚爲錯謬。通行曉諭。俱著侍立回事。並諭有見王等。長跪請安者。凡王大臣遇見。即行參奏。迨嘉慶八年復奉　仁宗睿皇帝明晰申諭。聖訓煌煌。自當敬謹遵守。但恐日久玩生。仍蹈卑鄙諂諛之習。不可不重申禁諭。嗣後各臣工。於親王郡王。遇有公事。接見禮儀。自有定分。不得長跪請安。其侍衞部院司員接見本管堂官。祇應侍立回事。倘有不遵定制。屈膝請安者。卽著指名參奏。以肅體制。而除陋習。將此通諭知之。　又諭昨因杜受田。於差次溘逝。業經降旨加恩。茲據禮部查明。應得卹典奏請予謚。因思杜受田品端學粹。正色立朝。　皇考宣宗成皇帝深加倚重。特簡爲朕師傅。憶在書齋。朝夕納誨。凡所陳說。悉本唐虞三代聖賢相傳之旨。實能發明蘊奧。體用兼賅。朕卽位後。周諮時政利弊。民生疾苦。亦能盡心獻替。啓沃良多。嘉慶年閒。大學士朱珪。仰蒙　皇祖仁宗睿皇帝。鑒其品節。特謚文正。杜受田公忠正直。媲美前賢。揆諸謚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無庸俟內閣擬請。著卽賜謚文正。其餘一切卹典。均著照禮部所請辦理。用示朕眷懷舊學。崇錫令名至意。　命安徽選兵一千名。河南選兵二千名。豫備湖北咨調。　丙子。　上幸萬壽山。　戊寅。以剿平廣東儋州匪徒。賞遊擊黃開榜巴圖魯名號。道員江國霖花翎。同知劉廷揚

等藍翎。升敘有差。　八月。己卯朔。　諭內閣。朕因向榮久歷行閒。才尙可用。於道光三十年八月。特旨調任廣西。該提督到任以來。偶有戰功。無不立加優敘。其官村古東。兩次接戰。輒卽稱病遷延。久曠職守。朕以忠厚待人。不爲逆億。僅予薄懲。旋復任提督。賞還花翎。並念其保守省城勞績。開復革職留任處分。加恩伊子向繼雄。以同知用。前據吳文鎔。張亮基。奏參其夸詐冒功。飾智欺人。徐廣縉亦查其趨避過明。非人是已。朕俱不爲深究。該提督宜如何激發天良。痛改積習。感朕棄瑕錄用之恩。力圖殺賊立功之效。乃本日據徐廣縉參奏。向榮於六月二十七日。先已接印。至七月初六日。奉到飭令任事之旨。竟稱病難速痊。求該督奏請開缺。朕不料向榮喪心昧良。膽大藐玩。至於此極。國家用人。原期其才能幹濟。卽使功過不掩。亦不妨舍短取長。若向榮如此存心。殊出情理之外。見當粵楚軍務喫緊之際。文武員弁殫智竭力之時。而該提督從容觀望。竟欲置身事外。且可藉口於朝廷不能用其才。統帥不能盡其力。若軍營相率效尤。兵驕將玩。更復何所懲戒耶。向榮著卽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以爲幸恩巧避者戒。　甲申。　上幸萬壽山。　諭。據常大淳奏。接據湖南稟報。賊匪勾結土匪。竄入安仁攸縣。恐由瀏陽小路竄至平江。瀏陽醴陵情形。已極危

急。並據葉名琛奏自六月初八日。賊匪占據江華以後。至七月初三日。攻陷郴州。中間尚有六月二十八日。攻陷藍山之事。賊匪竄出道州以後。疊陷數城。葉名琛所奏月日。歷歷如繪。該大臣等於賊陷郴州後。如何剿辦情形。賊蹤有無分擾他處。迄今旬日。未據奏聞。朕心實深焦灼。如常大湻所奏各情。賊匪掉臂游行。何所底止。勢將越過衡州。直犯長沙岳陽。該處近接湖北。有無準備。想湖南前調湖北各兵。此時勢難挽回。已飭續調安徽河南精兵。前往湖北備用。見在衡州長沙岳州各屬。既已均有賊匪竄擾。官軍祗知尾追。從未迎頭截擊。且偵探賊情。並無的信。如廣東見獲奸細四十餘名。皆道州江華零陵永明等處人。爲賊探路。起獲貨單等物。自係假扮客商。希圖溷跡。若湖南亦能確探賊蹤。先時防備。何至被其勾結。連城失守。我軍布置機宜。既不能慎密。而賊匪轉得窺視官軍消息。恣意橫行。所謂知己知彼者安在耶。見在徐廣縉是否已抵湖南。賽尚阿移營衡州以後。與程矞采如何布置。兩楚交界。如何設防。並賊匪竄擾各處情形。著即迅速據實奏聞。毋再延宕。常大湻摺著抄給閱看。　丙戌。　諭羅繞典等奏。粤匪竄逼省城。見籌防剿一摺。道州逆匪紛竄。自攻陷郴州後。安仁攸縣相繼失守。茲復由醴陵猝至長沙省城。逼近南門外妙高峯。分

擾近城各處。似此猖獗。殊堪髮指。大軍見紮衡州。乃任聽賊從間道直偪長沙。並不派兵邀擊。亦未據報近日攻剿情形。豈坐擁重兵。待賊自斃耶。見在羅繞典等。督飭四川。江西。各營兵勇。登陴開放槍礮。轟擊賊營。雖賊勢稍退。並斃賊多名。而大西門。小西門。及東南鼇山廟等處。尙有賊匪分擾省垣重地。豈可稍有疎虞。如衡郡刻下尙未被圍。賽尙阿卽帶領大兵。迅赴長沙一帶。督飭鎭將員弁。於城外水陸各要隘。分路攻擊。城內城外。合力兜剿。使賊匪腹背受敵。有進退維谷之勢。何難聚而殲旃。更宜嚴拏奸細。多設偵探。不惟知彼知己。且內外聲息相通。互資策應。則剿滅更易得手。惟賊情詭譎。難保不聲東擊西。明攻省城。暗遣夥黨。分股竄擾。或徑竄岳郡。或轉掠衡州。亦不可不偵探的確。豫爲布置。並著程矞采督飭文武員弁。分路堵禦。以絕其分竄之路。毋但坐擁郡城。一籌莫展。郴州失守後。疊陷各城。文武下落。均未據賽尙阿等奏報。是否路途梗塞。文報不通。朕心甚爲焦灼。著卽查明。據實具奏。諭。昨有旨。令羅繞典署理江西巡撫。就近由湖南馳驛前往。本日據羅繞典等馳奏。賊匪竄撲長沙省城。見在督率兵勇。籌辦防剿等語。湖南省城防守。見當喫緊之時。該署撫勢難尅期前赴江西。所有江西巡撫。仍著陸元烺署理。該省吉安瑞州袁州各

屬。多與湖南毗連。且賊匪本由醴陵竄越江西之路。邊界地方。防堵綦要。亟應嚴密布置。俾免疎虞。至團練保衛。及地勢夷險情形。本省紳士。尤爲熟悉。前任刑部尙書陳孚恩。見告養親回籍。近在省城。卽著幫同陸元烺辦理一切團練防堵事宜。隨時商酌。務使官民聯爲一氣。布置周詳。是爲至要。 釋吉林效力已革陝甘總督琦善回旗。 以拏獲安徽要犯程六麻孜等。賞知州李鈞策藍翎。餘升補有差。 戊子。諭。陸建瀛奏。江西警報疊至。請將湖北省所調安徽官兵。先行改赴江西一摺。據稱探聞湖南之永興。安仁。攸縣。先後被賊蹂躪。七月二十日。已至茶陵州。與江西接壤。勢甚危急。自應添兵守禦。惟昨據羅繞典等奏。賊匪於二十八日。竄撲長沙。本日常大湻奏。賊撲長沙省城。恐分竄岳州。常德。直偪湖北。是見在情形湖北尤爲緊要。所有前調官兵一千名。著仍遵前旨。飛速調赴湖北。至江西兵力不敷。著該督卽會同楊文定。蔣文慶。於江蘇安徽二省官兵內。選調精兵二千名。馳赴江西。吉安。袁州。瑞州一帶。聽候陸元烺。陳孚恩。酌量調遣。 庚寅。 諭。昨因逆匪猝至長沙城外分擾。賽尙阿。程矞采。未能迅速派兵。應援截擊。降旨將該大臣等。摘去頂帶。拔去花翎。本日據賽尙阿馳奏。賊匪仍踞郴州。分踞永興。派兵分投堵勦。並派弁將兵勇。星馳赴

省應援各等情。該匪自踞郴州後。經該大臣嚴飭諸軍分投合擊。雖屢獲勝仗。斃賊多名。而夥匪仍分竄永興安仁攸縣。醴陵等處。復敢由間道。直撲長沙省垣。該大臣見已飛催鄧紹良。所帶楚兵一千名。及委員賈亨晉。副將瞿騰龍。所帶苗兵各一千名。總兵王家琳。所帶河南兵一千名。星馳赴援。並飛飭攻剿郴州。永興之總兵和春。常祿等。分兵星馳赴省策應。此時想已到齊。即著該大臣。督飭帶兵大員。與長沙城內外兵勇。合力攻擊。賊夥雖多。大抵煽惑土匪。裹脅窮民。諒此烏合之衆。一經痛剿。即當潰散。不但省圍可解。並可淨掃賊氛。倘帶兵各員。遷延觀望。畏葸不前。即著立正典刑。毋稍姑息。　諭張亮基奏。請調道府各員。赴湖南差遣等語。雲南糧儲道崔光笏。貴州黎平府知府胡林翼。湖北黃州府知府徐豐玉。均著准其調赴湖南。以資差委。俟軍務告竣。再行飭令回任。　壬辰。　諭羅繞典鮑起豹。駱秉章奏。賊匪竄撲省城。兵勇疊獲勝仗一摺。逆匪自竄長沙以後。連日撲城。八月初四日。鮑起豹先飭川兵川勇。下城攻擊。斃賊多名。奪獲槍礮黃旗多件。生擒長髮賊二名。並善化縣知縣王葆生。所帶四川兵勇。協同營兵出城。殺賊無數。奪獲器械甚多。該匪於金雞橋。開挖水道。亦被我兵用火桶轟散。見據賽尚阿程矞采。已將派防安仁之河北鎮。所

帶河南等省官兵土兵。約計不下七八千名。分投趕赴省城。與長沙城內外見存兵勇。合力夾攻。足資剿洗。該撫等惟當督飭所屬官紳。戮力同心。相機痛剿。不但城圍立解。並可掃盪賊氛。勉之望之。　調湖北巡撫常大淳爲山西巡撫。以署江西巡撫羅繞典爲湖北巡撫。江西學政刑部左侍郎張芾爲署江西巡撫。　諭前據徐廣縉奏參向榮。借病規避。當有旨將向榮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茲據向榮奏。遵旨交部。赴楚援剿。並詳陳患病情形。自因該大臣參奏。恐干重罪。是以趕緊赴楚。但未將咨請該督代奏開缺一節聲明。仍不免藉詞巧飾。朕以向榮久歷戎行。屢次優容。原爲其才尚可用。惟屢於軍務喫緊之時。稱病遷延。是以降旨加以嚴懲。該革員此次奏報。是尚有愧懼之意。著徐廣縉再行查看。如向榮實係知感知懼。力疾自效。卽由該大臣奏明。暫停發遣。留於軍營差遣委用。向榮前在湖南。尚有勞績。見當需人之際。若令置身局外。於事亦屬無濟。倘仍前觀望趨避。並非感激思奮。就令留楚。亦難期得力。卽據實參奏。仍遵前旨發遣。想該大臣操縱駕馭。自能仰契朕心也。向榮原摺。交給閱看。　辛丑。　諭。據賽尙阿奏稱。前經檄調向榮。由粵赴楚。見已馳抵衡州。飭令統兵。卽赴長沙應援。該革員此次遵調來楚。尙爲迅速。著暫緩發遣。卽令統帶

四川河南等處官兵奮勉剿賊。戴罪圖功。以觀後效。其郴州永興等處賊匪。仍嚴飭帶兵鎭將。分路攻剿。毋任竄逸。　調福建浙江兵各一千名赴江西防剿。　乙巳。諭柏葰等奏。　昌西陵工程。一律完竣。著泰甯鎭總兵德春。敬謹查驗看守。　諭勞崇光奏。馬平縣滋事戕官土匪。全股殲除一摺。廣西馬平縣地方。本年六月間。有土匪突起滋擾。戕害知府守備。當降旨令該督撫痛加剿洗。茲據該撫奏稱。派委副將奚應龍。遊擊福謙等帶兵分路馳往。與原派之參將訥蘇肯等相機進剿。並飭代理慶遠府李天鈺。督率新城土縣。嚴密防截。自六月二十四至七月十九。疊次追捕。殲擒賊匪數百名。奪獲馬匹槍礮刀矛旗幟無數。節次潰敗。竄至小州河地方。經遷江縣知縣王鴻昌。將首匪李忠信。卽李士榮擒獲。復經署柳州府知府張其翰等。拏獲爲賊主謀之來賓縣已革文生謝懷德。並將戕官之兇匪馬紅萬劉四等犯。截獲盡法懲辦。洵足伸國法而快人心。此股賊匪。殲擒殆盡。仍著該撫嚴飭地方文武。悉心搜捕零匪。務期盡絕根株。毋任稍留餘孽。所有在事出力之文武員弁。著卽核實保奏。候朕施恩。　以緝獲夷匪多名。賞四川土司小頭人包文明土守備銜。　陝甘總督舒興阿奏報剿捕番賊。連獲勝仗。得　旨續報情形。再行據實具奏。　朝鮮國使

臣。徐念湝等三人於西安門瞻覲。九月戊申朔。諭自廣西軍興以來。將及兩載。朕念生民塗炭。宵旰焦勞。無時或釋。前因大學士賽尚阿人尚樸誠。能任艱苦。特命爲欽差大臣。前往督剿。又慮其秉性慈柔。諄諄誥誡。特賜遏必隆刀。冀其隨時振勵。以肅軍威。上年大軍圍賊於新墟。紫金山等處。初猶屢次獲勝。迨賊竄踞永安。蕞爾一城。圍攻半載有餘。迄無成效。轉致損將拆兵。任賊鴟張。圍撲桂林省城。旋又竄掠新安。攻陷全州。繼復任賊竄入楚境。連陷數城。見又分股圍撲長沙省城。賽尚阿身爲統帥。調度乖方。總由號令不嚴。賞罰失當。以致勞師糜餉。日久無功。實屬辜恩。大負委任。賽尚阿著革職拏問。由徐廣縉派員解交刑部治罪。程矞采總制兩湖。特命前往湖南。督辦防堵。一年之久。如果布置得宜。防禦嚴密。何至任賊竄越。竟由道州郴州永興一帶。直撲省城。該督初聞賊警。遽返長沙。已不免張皇失措。繼復株守衡州。一籌莫展。前已摘去翎頂。不足蔽辜。程矞采著即行革職。仍留軍營。辦理糧臺事務。駱秉章鮑起豹均有文武地方之責。不能豫爲防範。惟念見在長沙城內。守禦正當喫緊之時。著俟剿辦省城賊匪完竣後。再降諭旨。前次賊竄永安。朕即察知賽尚阿攻剿不能得力。特命徐廣縉統兵前赴廣西會剿。嗣因梧州艇匪。業已剿除淨盡。

桂林賊匪竄入湖南。仍命該督赴楚督剿。茲據奏稱接奉諭旨當卽啓行。並飭福興統帶兵勇數千名。先期開道前進。計此時已抵軍營。徐廣縉平素辦事愼密有爲操縱合宜。朕所深悉。著卽授爲欽差大臣。接受關防。並署理湖廣總督。所有軍營。及地方文武。統歸節制。賽尙阿所帶文武各員。著徐廣縉察看。酌量分別去留。該大臣膺茲重任。必能整飭紀律。嚴明賞罰。迅奏膚功。以慰朕望。所有廣東廣西。江西湖北。與湖南毘連地方。均責成各該督撫提鎭等。嚴密堵禦。勿令竄越。務期同心協力。掃盪妖氛。以綏疆圉。 庚戌。 上幸萬壽山。 御閱武樓閱火器營操。 癸丑。 上御演武廳。閱健銳營操。 諭舒興阿奏官兵兜剿番賊。大獲勝仗。全股殲除。並生擒首惡。見在撤兵歸伍一摺。甘肅涼州鎭羌卡外番賊。竄擾松山一帶。糾合族番二千三百餘人。分股搶掠。沿邊牲畜。四萬有奇。潛匿麻黃溝內。經官兵疊次追剿。提督索文。督同總兵雙銳。副將雙來等。各帶弁兵。分路堵截。合力剿捕。先將大股番賊。六百餘人。悉數殲除。又將分竄之賊。殲斃百數十人。其首惡阿里克公住。復經蕭鳴章。督兵。用礮轟傷。卽時生擒。餘匪逃竄者。僅百餘人。此股番賊。糾結數千人。盤踞河北柯柯烏蘇地方。肆出搶掠。從未大受懲創。此次官兵。冒雪衝鋒。兩日之閒。四戰四捷。生擒賊

首梟示。並將盈千番賊。殲剿殆盡。復疊次緝獲漢奸多名。分別根究懲治。該督等。督辦有方。洵堪嘉尚。舒興阿。索文。均著交部議敘。戊午。上啓鑾。恭謁東陵。己未。調陝甘官兵三千名。赴湖北剿賊。辛酉。上謁陵。壬戌。上幸成子峪。平安峪。閱視山勢。癸亥。上幸輔君山。平安峪。閱視山勢。甲子。上幸朱華山。酹酒。回鑾。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朕於本月十五十六日。親至平安峪。閱看陸應穀所立標記。在上弈湘。另立標記。在其南十五丈平坦之處。堪輿甘熙等六員。又稱穴在中間。北距陸應穀標記九丈餘。南距奕湘標記五丈餘。朕親加詰問。令與弈湘所帶堪輿鄭錫申等。各抒所見。呈遞說帖。各執一詞。著陸應穀平心體察。眞龍眞穴。究在何處。務期考核精詳。勿涉游移兩可之見。裕誠等。摺片。並甘熙等說帖。俱著鈔給閱看。己巳。諭賽尚阿等奏。省城連日戰守。各路屢獲勝仗情形。該匪敗退回巢。堅匿不出。見在省城兵力厚集。和春。秦定三。紮營妙高峯下。與賊營緊偪。逆首楊秀青。屢謀開掘地道。俱被我軍。破其詭謀。賊勢漸促。亟欲覔路遁逃。南面常祿。李瑞。經文岱。王錦繡等營。分布梭巡。聲勢極爲聯絡。徐廣縉。亦即日統帶精兵。馳抵長沙。務須乘此攻剿得手之際。嚴飭向榮一軍。將竄赴西岸之賊。先行剿洗。其城南賊巢。東西南

三面圍定。並著激勵兵勇。各路會合。併力殲除。毋任潰圍竄出。復滋擾害。　乙亥。上還宮。　冬十月。辛巳。臨故協辦大學士杜受田第。賜奠。　壬午。　上御太和殿。傳臚。賜田在田等五十四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幸圓明園。　諭昨朕親臨杜受田宅奠醊。撫棺洒淚。悲悼實深。並見其門庭卑隘。依然寒素家風。追念遺徽。益憎感愴。當召見伊父前任禮部侍郎杜堮。令其兩孫杜翰杜翻扶掖起跪。精神尚可支持。惟年屆九旬。遭茲慘痛。何以為情。杜堮前已賞給頭品頂帶。著再加恩賞給禮部尚書銜。其勉自排遣。加意頤養。以慰朕念。將來杜受田靈柩啓程回籍時。著派恭親王奕訢。前往祖奠。目送。並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護送到籍。用示朕篤念舊學。有加無已至意。　諭常大淳奏。土匪糾黨圖刦。派兵堵禦。進剿一摺。據稱湖南臨湘縣土匪王萬里等。糾集多人。欲行搶刦。經提督博勒恭武。鹽法道王東槐。派兵會拏。該匪先已聞風逃竄。見派臬司副將。於湖北交界堵禦等語。此股土匪。既豎有偽號旗幟。難保無粵匪奸細。在內勾結。且已由岳州南竄。勢將奔投粵匪大夥。若不及早殲除。恐致煽結為患。其毗連臨湘之蒲圻。已據常大淳派委臬司瑞元。副將春榮。撥帶兵勇。馳往堵剿。但恐博勒恭武。王東槐。防禦兵力尚單。著徐廣縉。於長沙大營。酌撥精

兵。派委員弁在南北接壤。水陸各要隘。合力防剿。或迎頭截擊。或兩面夾攻。俾賊進退無路。自不難一鼓成擒。尤宜嚴拏奸細。毋令與粵匪會合。致剿辦更難措手。且恐他處土匪。假托爲號。肆行搶掠。尤不可不嚴密搜捕。台湧。見駐沙市。其各路毗連處所。更宜晝夜巡防。毋令竄逸。至沿途餉鞘。尤關緊要。務令妥爲護送。毋稍疎虞。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請籌安徽防堵事宜。據稱皖省設防。不在省城。而在安慶府屬之宿松縣。此地與湖北黃梅江西彭澤各縣交界。大江中流。有小孤山爲門戶。於此善爲防堵。賊自無從飛越。至於陸路。獨太湖縣界連湖北。餘姚。望江。婺源。祁門。建德。東流皆界江西。率有崇山峻嶺可守。惟當令府縣各官。勸諭紳民。互相保衛。並立法以拏土匪。懸賞以緝遊匪。無庸官辦防堵。招集無賴。徒滋擾害等語。著將文慶。按照所陳各節。詳細體察。不動聲色。妥爲籌辦。其應行嚴防之處。仍遵前旨。愼密守禦。不可徒事張皇。轉滋流弊。

諭徐廣縉奏。十月初一日。馳抵湖南衡州。飭令福興督帶兵勇。馳往長沙城外。會同向榮。攻剿河西一帶賊匪。並派隨營熟諳船礮之員弁。楊雄超等。隨同高廉道沈棣輝。高州鎮玉山。分隊前進。徐廣縉亦即馳往湘潭。就近督辦。所有福建兵三千名。業據飭令由萍鄉一帶堵截。其各省續調之兵。著即分扎岳

州防堵。該大臣務當申嚴紀律。督率鎮將等。同心協力。直擣城南賊巢。毋令紛竄。如有遷延觀望。畏葸不前。甚至賊至即潰。賊去不追。貽誤事機者。即將帶兵之員。用朕賜遏必隆刀。軍法從事。以振積玩而肅戎行。 壬辰。以冊立皇后。前期遣官告祭天地。太廟。社稷。 上親詣奉先殿。行告祭禮。 欽差大臣署湖廣總督徐廣縉奏報。接受欽差大臣關防。並陳在事鎮將。半月以來。按兵不動。積玩已久。得旨。鎮將各員。玩泄固久。然其中不無可用之人。第觀駕馭如何耳。朕知汝辦事。才尚可觀。然望汝擴充度量。不可褊狹。懍之。 甲午。 上御太和殿。宣制冊立貴妃鈕祜祿氏為皇后。頒詔天下。 丁酉。 上幸瀛臺。 諭葉名琛奏。馳抵韶州。分兵截剿賊匪。疊獲勝仗。並各路圍拏多賊一摺。廣東韶州一帶匪徒。因楚匪先有糾約之信。彼此勾串。希圖刦掠。經葉名琛督率文武。於東西兩路。嚴密堵截。疊獲勝仗。大挫兇鋒。辦理頗為迅速。惟山內尚有餘匪。往來嘯聚。亟應趁此聲威。痛加剿洗。毋留餘孽。並於楚粵交界各路。加意設防。如有應須協剿之處。該署督即飭令將弁。越境合力殲擒。以綏邊圉。 諭葉名琛奏。請將文闈舞弊舉貢等。及巡緝不力之委員。分別懲辦一摺。本年廣東鄉試。經監試官惠州府知府蘇學健。查出東文場水溝內。有傳遞文字紙包。並拏獲

舞弊號軍馬亞幅一名。究出監生劉韻瓊等。雇倩副貢生黃子森。代作文字。傳遞入場等情。科場舞弊。大干例禁。必應嚴行懲辦。香山縣監生。加捐同知銜。劉韻瓊。鶴山縣附生。張存禮。順德縣監生。加捐翰林院孔目銜。馮贊熙。清遠縣附生郭昭祖。監生。加捐知州銜。郭壽增。均著即行斥革。其在逃未獲之槍手。副貢生黃子森。舉人關鸞飛。吳寶逑。著一併斥革。與已革舉人楊懋建。及包攬傳遞之高亞騰。簡亞滿。均著按名嚴拏務獲。歸案訊究。按律懲辦。其巡緝不力之委員。興甯縣巡檢潘成林。瓊州府經歷余金生。廣州協右營。效力武舉徐雄斌。均著交部議處。尋奏。訊結劉韻瓊。郭壽增。馮贊熙。郭昭祖。張存禮。馬亞幅。照例擬軍。逸犯黃子森等。俟續獲究辦。下部議。從之。癸卯。諭陸應穀覆奏。年安峪。成子峪。兩處地形一摺。所有原派相度之王大臣。除載銓見告病假外。著裕誠。奕湘。彭蘊章。基溥。各帶堪輿。前往該二處。再行公同相度。其平安峪穴旁地面。此時可否先行開看土色。抑俟來春再行開視。著裕誠等。悉心酌度辦理。成子峪。如立辛山乙向。前面準對何山。一併閱看。詳細覆奏。所有載銓。陸應穀。前帶堪輿各員。著裕誠。一併隨帶前往。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六終

#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七

宜興汪文安薮錄　男翰衡章恭校

## 文宗顯皇帝

壬子咸豐二年。冬十一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己酉。通政使羅惇衍奏。一月之中。日月並食。請嚴飭廷臣。實力修省。以回天變。得　旨嘉獎。　諭羅繞典等奏賊匪被剿竄逃。省城圍解一摺。據稱賊衆分踞湖南省河東西。疊經斬擒。各鄉團練。亦堵剿獲勝。殺賊一千餘人。生擒二百餘人。並將偽翼王殲斃。見已飛咨徐廣縉。亟籌策應催追。省城仍設兵防守等語。逆匪擾撲長沙省城。屢被我軍痛剿。黨夥死傷殆盡。其逃散餘衆。勢益窮促。著徐廣縉。羅繞典。張亮基。督飭各路將弁兵勇。迅速兜截。合力追剿。務期掃蕩賊氛。毋留餘孽。此次省城防守八十餘日。該督撫等。統率各員弁。晝夜嚴防。內外夾擊。疊挫賊鋒。保衛城垣。居民藉得安堵。辦理尚無貽誤。羅繞典著交部從優議敘。張亮基交部議敘。駱秉章。鮑起豹。前因賊匪竄入楚境。屢陷城池。本有應得處分。此次省城防守。功過尚足相抵。著加恩免其議處。所有在事文武員弁。紳民人等。著徐廣縉。會同羅繞典。張亮基。擇尤秉公保奏。候朕施恩。毋許冒濫。　命前任湖



商務印書館印行

南巡撫駱秉章來京。　壬子。　上幸瀛臺。　諭徐廣縉奏。賊匪由西路竄逃。官兵追剿情形一摺。賊於十月十九日夜間。全股渡河西竄。兵勇截剿。各有斬擒。見在逆匪已竄至甯鄉。經該大臣復派和春。秦定三。李瑞。王錦繡。四鎮之兵。及瞿騰龍。所帶鎮筸勁旅。共五千餘名。會同福興等。所帶粵兵。合力前追。並派候補知府江忠源。帶楚勇二千名。趕赴湘鄉。截其南竄寶慶之路。並飛飭向榮由甯鄉抄前至益陽。堵其北竄常德之路。又派候補知府朱啓仁帶潮勇四千名。總兵常祿帶兵一千七百名。及張國樑捷勇四千名。馳往長沙西北一帶。遏其竄往湘陰之路。此次逆匪。因大兵圍剿。米鹽將盡。紛紛竄逃。經各路兵勇及各團義勇。四面攔追截擊。斬擒甚多。勢已窮促。該大臣分派將弁。迅速堵扼。兵力亦不爲不厚。該逆卽冒死衝突。料難他竄。惟當嚴督在事文武。趕緊兜擒。務將著名逆首及從逆匪犯。悉數殲擒。不准仍前竄逸。致干重咎。仍隨時知照廣西湖北。一體嚴防堵截。勿令餘匪竄入。至福興向榮所紮營盤。距賊竄出之路不遠。該提督等不能嚴密堵防。未便因其追剿獲勝。稍事姑容。福興著交部議處。向榮係已革發遣。戴罪自效之員。著該大臣存記。如果追剿得力。據實具奏。倘始終不能奮勉。一併嚴參。重治其罪。　四川學政何紹基奏。請鑄用大錢。

以復古制救時。並禁止民用銅器。得　旨。所奏不爲無見。然小錢大錢制雖異。用則同。見鑄小錢。銅尙不足。何況大錢乎。汝知一未知二也。至器用多銅。原干例禁。本年曾經降旨。況古制亦非盡善。舉一事必欲復古。試問井田封建。尙可復乎。此摺著戶部存記。若有可行時。不妨採擇入奏。　癸丑。晉封英貴人伊爾根覺羅氏爲英嬪。雲貴人武佳氏爲雲嬪。　甲寅。　諭黃宗漢奏。浙江新漕。試行海運。請飭江蘇委員幫同辦理一摺。來年浙漕海運。係屬創始。豫雇船隻。最爲緊要。除由該省自雇北運商船外。其不敷船隻。應由上海添雇。著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派委妥員。幫同辦理。所有江蘇浙江海運事宜。並著該督等責成按察使倪梁耀。總司其事。以資熟手。總期不分畛域。妥速籌辦。毋稍延誤。　丁巳。冬至。　上祀天於圜丘。　湖北巡撫常大淳等奏報。賊匪竄陷岳州府城。提督博勒恭武。受傷兵潰。得　旨。博勒恭武受傷。是否虛揑。朕未深信。覽奏曷勝憤懣。　辛酉。　諭本日徐廣縉等奏到。追剿逆匪情形。並未將岳州失守奏報。朕心實深焦灼。已明降諭旨。將徐廣縉先行交部議處。以示薄懲。矣。逆匪竄至安樂鋪地方。據該大臣奏報。不過三四千人。迨竄至甯鄉後。又據該大臣派令知府朱啓仁帶潮勇四千名。總兵常祿帶兵一千七百名。及張國梁捷勇四

千名。馳往長沙西北一帶。遏其竄往湘陰之路。湘陰係赴岳州必由之路。且堵賊之兵數已倍半。何以任賊直竄岳州。毫無堵禦。閱該大臣等本日奏到。連日追剿情形。所有帶兵將官及兵勇等。一味尾追。從無一路繞出賊前者。相沿惡習。實屬可恨。至所稱賊退至河邊各村。我兵恐有埋伏。未敢再追。又於二十八日。由河岸跟追。所走均由田塍小路。兵勇魚貫而行。甚爲遲滯。若云均由田塍。向榮何以繞別路行走。可見俱屬揑報。以掩飾遲延之咎。是沿途追剿之兵。顯有躭延情事。且水路船隻。亦帶兵大員早應籌辦之事。何以不豫爲布置。使賊先已搶占。我兵轉無船可渡。顯係藉詞諉罪。以掩其遷延玩誤。該大臣等僅參一縣令了事。豈於軍營惡習。竟不加察。岳州失守數日。該大臣等近在長沙。尙茫然不知。可笑可氣之至。惟聽各將官等。飾詞稟報。任其躭延貽誤。抑亦已知岳郡失守。故分兩次奏報耶。似此舉動。豈不又蹈從前覆轍。徐廣縉著卽遵前旨。迅統大兵。間道馳赴岳州。迤北一帶督剿。毋得再有遲滯。並著查明追剿不力。及岳州失事各員。分別擬罪具奏。倘查有臨陣退縮。及坐視不援者。一面奏聞。一面以軍法從事。毋稍寬縱。徐廣縉到楚以來。軍務並未有起色。朕用汝。朕自知愧。第問汝於心何忍何安。本日有人奏。武昌荆州及樊城等處。宜各

設重兵。防賊分竄。各處團練。皆有名無實。一聞賊警。紛紛搬徙。該大臣督撫等。須嚴飭地方官。先期曉諭居民。同心協力。保衛城垣。以期衆志成城。迅埽賊氛。毋再延誤。致干重罪。　壬戌。月食。　上詣大高殿行禮。　諭陸建瀛奏。查明長江設法守禦情形一摺。據稱彭澤縣屬小孤山。一拳孤露。挺峙江心。既乏藏兵之地。又無泊舟之所。難以設防。宜於湖北漢口以下。至黃州所屬蘄州廣濟等縣。節節嚴防等語。所奏自係實在情形。已有旨。諭令徐廣縉。常大淳。迅籌妥辦矣。惟江路綿延數千里。見在賊匪被剿。竄入岳州。難保不窺視武昌漢陽。希圖順流東下。江西安徽江蘇。沿江各處。自應一體豫籌防守。著陸建瀛。楊文定。蔣文慶。張芾。各就地方情形。詳加察看。凡屬扼要處所。妥爲設防。總以鎭靜人心爲要。至管帶兵勇。尤貴得人。務當遴派得力文武員弁。飭令認眞督率。毋致臨時猝辦。稍有延誤。　諭徐廣縉等奏。岳州失守。急籌堵剿。復據常大淳等奏。賊匪竄踞岳城。湖北省城防堵情形各一摺。披覽之餘。實深憤懣。自賊竄長沙。疊經降旨。令於岳州荊州各要隘。嚴密堵剿。該地方官。應如何認眞防守。乃賊匪於初三日。竄至岳州。而該郡官員。於初二三日。先行出城。以致官兵潰散。賊匪得以竄入府城。是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平日毫無準備。遇變卽棄城而逃。

似此昧良喪心。實出情理之外。著徐廣縉。嚴行查辦。此等貽誤之員。若不擇其尤者。正法數人。何以挽回積疾。昨因該大臣等。奏報遲延。已降旨交部議處。茲據徐廣縉且摺請罪。當此軍務緊急。調度乖方。身爲統帥。咎豈能辭。徐廣縉著革職留任。張亮基。鮑起豹均有地方之責。著各降四級留任。見在賊衆盤踞岳郡。窺伺武昌。據常大湻奏。向榮已派總兵常祿。王錦繡。帶兵赴援。已抵湖北省垣。仍著徐廣縉。飛飭向榮。統領重兵。星速由通城崇陽。繞出武昌。截賊前路。該大臣。亦卽親督鎮將。直赴武昌。於水陸要隘。分布兜勦。荆州一帶。著將軍臺湧等。一體嚴密防範。毋任匪黨竄逸。並著羅繞典。張亮基。鮑起豹等。嚴防賊匪回竄之路。見復添調各省精兵陸續前進。誓必滅此醜類。拯我生民。該大臣等。俱有天良。其各悉心籌畫。庶可以功補過。倘仍玩忽。再事失機。其能當此重咎耶。近來地方惡習。一聞警報。輒藉詞擇險防堵。先行出城。規避取巧。實堪痛恨。該大臣督撫等。著隨時嚴查。倘賊經過地方。文武員弁。仍蹈此等惡習。卽一面奏聞。一面正法。以昭炯戒。而肅軍律。

諭本日徐廣縉等奏。岳州失守。並常大湻等奏賊蹤偪近湖北省城各一摺。覽奏實深憤懣。已明降諭旨。將徐廣縉革職留任。張亮基。鮑起豹。降四級留任矣。該匪突入岳州。守城官員。膽敢紛紛

出城。以致郡城失守。火藥大礮餉鞘。均已資賊。可見湖南地方官吏。前此並未講求守禦。殊堪痛恨。卽如城陵磯地勢險要。向榮等追剿之兵。何以不疾行繞前扼守。任令順流北駛。該大臣所調度者何在。見在該匪擄船四五百隻。聚衆數萬。直抵距武昌六十里之金口。湖北省城危急。防兵僅止三千餘名。益以王錦繡常祿趕到之兵。亦僅止五千餘名。深恐不敷堵禦。且該省沿江直下。經九江至安慶。瞬息千里。防不勝防。而對江之漢口。尤爲賊所垂涎。北由孝感。西由荆州襄陽。則河南震驚。賊勢剽急。所陷城池。擄掠卽行。並不似永安道州。尙爲久踞之計。其心叵測。若再遷延觀望。祇事尾追。貽禍何可勝言。該大臣等以爲朕不能執法從事耶。著徐廣縉親督大兵。迅卽繞赴武昌。設法救援。並飛飭向榮等。先到之兵。與湖北見有兵勇。合力攻擊。並設法腰擊。在後之大股賊匪。毋令會齊。併力死拒。其博勒恭武。收回潰散之兵。與瑞元防守蒲圻之兵。能否在通城崇陽一帶接應。以牽制賊匪。使不能由陸路擾我之後。所有各路運到軍餉火藥。與武昌城內兵餉火藥。應如何密籌。分別布置。文報往來。驛路如何繞越。省垣備禦之器械土石。如何源源接濟。著徐廣縉常大淳等。妥密辦理。城內奸細。尤須晝夜偵緝。防守不力之文武員弁。一經查明。卽行按律正法。務

期保守武昌漢陽兩處。於水路上游。嚴兵扼守。毋令賊匪。更肆竄擾荊州一帶。臺湧。仍遵前旨嚴密防堵。仍著羅繞典等嚴防該匪。回竄長沙。常德等郡。萬勿再有疏虞。致干重罪。　先是賞已革陝甘總督琦善三品頂戴。署河南巡撫。至是琦善奏。馳赴督防。請添調兵丁。及籌辦情形各條。得旨。朕加披覽所奏不爲無見。已有旨。諭令吉林黑龍江。直隸陝甘各將軍督撫。挑兵備防。另片奏。請籌撥兵餉。亦著戶部。迅撥軍需銀二百萬兩。以備湖北軍營。及河南調兵之用。矣行軍之道。總在因地制宜。隨時通變。一切應辦事宜。該署撫既膺重任。自當竭力圖維。秉權並計也。勉之望之。　調山東浙江兵各二千名。赴安徽防勦。　丙寅。　諭太常寺少卿雷以諴奏。湖北省沿江一帶。如江夏之青山。黃州之陽羅團風三江口。武昌之樊口。大冶之道士洑。蘄州之州城。廣濟之田家鎭武穴。皆扼要地方。陽邏江面較狹。道士洑磯險水急。實吳楚門戶關鍵。在省城下游。見在逆匪。窺伺武昌。恐因省城難攻。潛行東下。則東南震動。亟應加意籌防。策出萬全等語。著徐廣縉。常大淳。按照所奏。體察情形。凡屬要隘地方。迅速派兵。嚴密防守。務飭帶兵將領。認眞督率。其省城上游之金口等處。水陸各要隘。仍須設防堵禦。以杜賊黨續至。又片奏。江夏縣所屬之土橋。武昌縣所屬之葛

店華容等處。皆係達江南省必由之路。著該大臣等派委得力員弁。扼要防守。並隨時知照江南安徽。一體嚴防。毋得稍涉大意。又失事機。致干重罪。 諭昨因逆匪竄擾武昌。已有旨諭令陸建瀛酌量軍情。如必須親往。卽扼要調度。本日復據雷以諴奏。江南富庶。賊易覬覦。若順流東下。在在可慮等語。著陸建瀛楊文定蔣文慶張芾仍遵前旨。分飭地方文武大員。各於水陸要隘。節節嚴防。毋稍疏失。見在豐工正當喫緊之際。朕心深爲懸繫。若陸建瀛。駐工督辦一切。呼應較靈。更易集事。倘因軍情緊急。必須該督前往調度。亦不能不先其所急。朕思青麐。交卸學政。尚未來京。著卽暫留工次。幫同該督等督率彈壓。如陸建瀛前往要隘防堵。工次仍有大員幫辦。亦不爲無益。江甯省城重地。卽著楊文定前往。暫行駐紮。就近調遣。陸建瀛。兼轄三省。應如何酌量緩急。相機籌辦之處。朕亦不爲遙制。總期撫綏鎭靜。毋失事機。又據陸應穀奏。河南急應防堵。請將江南前辦夷務時所置礮位。收存江浦者。調取三十尊。著卽照數發交河南委員。星速運回。以資守禦。至沿江一帶。圖山關以下。並各江洲。從前設防處處。俱有大礮。並礮車。運用亦極靈便。如長江防堵。水陸要地。需用此礮。卽可暫移濟用。惟應位置得地。護守得人。斷勿稍有疏虞。是爲至要。 調山東兵一

千名。山西兵三千名。赴河南防剿。 丁卯。 諭黃宗漢奏。藩司自盡出缺一摺。據稱浙江布政使椿壽。於本月初九日夜間。在署自縊。另片奏。浙江漕務錢糧。諸務支絀。本年久旱歲歉。徵解尤難。該司恐誤公事。日夜焦急。以致迫切輕生。而椿壽遺囑。有因情節所偪。勢不能生之語。並未指明。係何情節。該司以二品大員。即令公事難辦。何至遽行自盡。是否另有別情。著該撫再行詳細訪察。據實奏聞。毋稍隱飾。尋奏該司因庫款不敷。漕務棘手。致肝疾舉發。因而自盡。並無別情。報聞。 諭前據陸建瀛覆奏。小孤山設防。不如於上游黃蘄等處。扼險防堵。當降旨諭知徐廣縉常大淳等照辦。並令該督撫等。察看地方要隘處所。豫籌防堵。茲據該撫奏稱。小孤山實爲長江之鎖鑰。皖省之門戶。斜對南岸彭郎磯。南寬里許。北寬半里。兩岸擡礮並發。均足擊及中流。彭郎磯背。緊靠江濱。並可安放大礮迎擊等語。該撫既經委令升任雲南臬司張印塘。親詣查勘。派兵馳赴防堵。並添造船隻器械。雇募水勇操演。即著照議妥辦。其界連湖北江西之英山霍山太湖婺源祁門建德等縣。並著嚴密設防。毋令賊匪竄入。 諭軍機大臣。見在賊入長江。直犯武昌漢陽二郡。下游江防。最關緊要。本日有人呈奏。宜用木筏。收東江面。如届口式。使賊船不得暢行。再於隘口擊之。其

法各於江面較窄之處。多用木筏橫截彼岸。連以鐵鉤。防賊衝越。覆以溼土。防賊焚毀。彼岸既阻。賊船必由此岸魚貫而下。我兵即於牐口設防。係平坦處則多設礮位。係高阜處則多安滾石。彼過一船。我擊一船。每數十里或一二百里。安設一牐。若賊過第一牐。則將上牐木筏。多用火具燒然。順流放下。使賊船至第二牐時。前有牐阻。後有筏燒各等語。長江一帶木筏本多。若任其爲逆匪所得。更助凶燄。自應豫爲收集。藉作江防。惟當如何運用。何地安設。尤須層層慮及。方免疏虞。著徐廣縉。常大淳。陸建瀛。楊文定。蔣文慶。張芾。各就江面情形。悉心體察。不必拘定如此辦法。總期因地設險。毋資賊用。惟賊情詭詐。若圖北竄。勢必水陸衆下。牽制我兵。沿江州縣陸路要隘。亦必須處處設險防守。不可顧此失彼。

諭內閣。軍興以來。將兩年矣。廣西瘡痍未復。湖南又遭塗炭。近乃逆氛更熾。擾及武昌漢陽所近郡縣。悉被蹂躪。雖桂林長沙兩省城。幸保無虞。而我民之遷徙流離。亦已不堪言狀。朕御宇三載。未能安輯四方。俾我民咸登衽席。深宮自省。豈止寢食不安。因思軍營將帥。及各督撫大臣。皆先朝舊臣。留爲保我子孫黎民之用。際此時艱孔亟。宜如何同心協力。奠我蒼生。以輔朕之不逮。朕爲吾民請命。不憚祈禱頻仍。每閱軍報。至地方被害情形。朕心如擣。

前命徐廣縉。統領大兵。分飭提鎭。追剿羣匪。直抵武昌。復命陸建瀛。蔣文慶。張芾等。各督官兵。泝流迎擊。昨又命琦善。統帶各省馬步精兵萬餘。屯守河南南陽汝甯光州。一帶爲楚應援。另調吉林黑龍江勁旅。隨後接應。合三省之兵力。不分畛域。直趨湖北。合力攻剿。逆賊以左道煽惑愚民。肆行搶掠。荼毒生靈。實屬覆載不容。神人共憤。經我軍疊次殲戮外。其兇悍之賊。不過數千餘衆。大半皆裹脅之徒。其甘心從逆者無多。揆之天道人心。賊匪惡貫滿盈。必當指日殲除。不致久爲民患。朕不惜數千萬帑金。藉資剿辦。本日又特頒部帑。以濟軍需。此外仍飭寬爲籌撥。源源接濟。該大臣督撫等。均當仰體朕心。爲民除害。行軍之道。紀律爲先。務須信賞必罰。約束嚴明。俾知有進無退。人皆用命。卽小勝小負。亦兵家之常事。總宜據實奏報。不可稍有粉飾。朕賞功罰罪。悉以軍報爲衡。倘有偏重偏輕。何以令在營軍士。知感知懼。至團練鄉勇。乃民閒自爲守禦。藉以保衛身家。或各村自爲一團。或數村共爲一團。其經費應由紳董自行經理。豈可官爲抑勒。且以守望相助之儔。輒復紛紛調遣。必至遷地弗良。轉滋流弊。民閒捐助軍餉。好義急公。朕方破格恩施。若地方官藉捐輸爲名。委員四出。苛派騷擾。胥吏因緣爲奸。又何以安善良而昭激勸。卽如會籌軍餉條款內。

稅契一節。亦國家成例。然辦理不善。亦足以滋擾累民。朕宵旰焦勞。冀蘇民困。吾民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釋。前此被賊滋擾省分。疊經降旨令該督撫查明。奏請分別蠲緩撫恤。茲者岳州失守。擾及武昌漢陽一帶。眷懷南服。憂思益深。若再令疆吏飭屬照常徵納。小民其何以堪。著該督撫悉心體察。被賊地方。分別蠲緩。奏請恩施。其餘應行徵收錢糧之處。亦著嚴查各州縣。總期照舊開徵。毋得稍有浮勒。庶幾吾民於顛沛困苦之時。不至再受追呼迫切之累。該大臣督撫等。卽刋刻謄黃。徧諭閭閻。其各仰體朕意。速振軍心。用殲羣醜。毋再因循玩泄。致干重罪。 賞署河南巡撫琦善二品頂戴。 諭徐廣縉馳奏。十一月十八日。行至湘陰途次。探明漢陽府城失守。並查明岳州文武。先期逃散情形一摺。覽奏曷勝憤懣。自賊匪攻竄岳州。疊經降旨。令徐廣縉統帶大兵。分飭提鎭。直抵武昌一帶。繞出賊前。迎頭截擊。茲據奏稱。該大臣暫駐湘陰。並稱向榮於初七日帶兵直偪岳州府城。趕緊進攻。賊匪紛紛逃竄。兵勇登時搶上。殺斃數十名。生擒二十七名。因該匪大隊已去。向榮率兵緊追。福興玉山之兵。尚在蘇布通阿之後。疊次嚴催。總未迅速遄行。以致賊由水路順流直下。岳州當賊未至。先自逃散。並未聞有帶兵迎擊之事等語。不料該文武等。昧良喪心。一

至於此。除已革提督博勒恭武。由該大臣迅速查奏外。岳州府知府廉昌。巴陵縣知縣胡方穀。岳州營參將阿克東阿。均著先行革職。交刑部按律速議罪名具奏。 甲戌。上幸瀛臺。 乙亥。 諭已革廣西提督向榮。自抵廣西軍營。節次勦賊獲勝。雖間有挫衂。而每遇接仗。尚能身先士卒。本年桂林長沙省城。先後被圍。向榮均有守禦之勞。見在逆匪攻撲武昌。亦經向榮先派常祿王錦繡帶兵赴援。並親督兵勇至蒲圻福興玉山蘇布通阿等。皆出其後。是向榮督兵勦賊。雖未見成效。究屬老於行陣。臨事尚知機警。該員前因規避獲咎。因念將材難得。朕旋即加恩。停其發遣。命赴湖南軍前。戴罪立功。經徐廣縉派令總統諸軍。昨又降旨。剴切訓諭。令會同蘇布通阿。共籌勦賊事宜。並諭徐廣縉將此旨宣示。該員具有天良。諒必知感知奮。朕復博稽衆論。皆以向榮屢保危城。緩急可恃。宜專委任。以重責成。與朕所見適相符合。向榮即著免其發遣。並賞還提督銜。幫辦軍務。提鎮以下。悉聽節制。迅即統兵馳赴武昌。解省城之圍。並杜賊奔竄之路。凡湖南軍營得力將弁。並准酌量檄調來營。以備差遣。向榮經此次破格任用。宜如何感恩圖報。果能迅掃妖氛。即可懋邀恩賞。倘始終不思奮勉。朕惟有執法從事。決不姑容。懍之勉之。 諭前任丁憂侍郎曾國藩。籍

隸湘鄉。見聞其在籍。其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必能盡力不負委任。以明年重與恩榮宴賞予告大學士潘世恩。御書匾額曰。瓊林人瑞。十二月丁丑。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奏壩工愼重進占。趕辦引河情形。得旨妥速辦理。斷不准不肖工員因總督遠離。藉端遲延。以爲冒銷地步。倘有似此者。必據實嚴參。朕必從嚴懲辦。不止枷示河干。將此意可曉諭在工員弁知之。追封皇后父原任工部郎中穆揚阿爲一等承恩侯。母宗室氏。爲侯妻一品夫人。生母姜氏。晉封爲侯妻一品夫人。命候補四品京堂勝保。馳往河南。交琦善差遣委用。己卯。諭昨據徐廣縉奏軍營將弁及地方文武瞻玩情形。已有旨令擇尤懲辦。本日復明降諭旨將福興革職和春革職留任矣。逆匪猖獗。疊陷城池。朕以徐廣縉總制兩粵。素有威望。特命爲欽差大臣。並署理湖廣總督。督剿賊匪。是朕之倚畀甚重。乃因鎮將不遵調度。輒請另簡重臣。豈身任兼圻統制軍務。尚不得爲重臣耶。當此防剿吃緊之際。軍情日夕變遷。又何能遽易生手。更致呼應不靈。頃命向榮幫辦軍務。仍補授廣西提督。不特向榮當知感奮。力圖報效。即該大臣亦得指臂之助。但須同心合力。嚴申紀律。督率諸軍。迅剿羣醜。又何必

遲疑退諉另請簡員耶。所有湖南湖北兩路剿賊事宜。卽責成徐廣縉向榮二人專辦。本日復明降諭旨頒給陸建瀛琦善欽差大臣關防。所有江蘇安徽江西毗連湖北各要隘責成陸建瀛妥爲布置。仍令於上游扼要堵剿。其河南各要路。卽責成琦善帶兵進攻。琦善昨已起程。著仍遵前旨兼程前進。勿稍延緩。朕所以命陸建瀛琦善爲欽差大臣者。以湖北賊勢猖獗。當其下游。則江南等省最爲喫重。防其北竄。則河南信陽新野一帶。亦甚緊要。不但自固藩籬。必當出境合剿。該大臣等膺此重任。務宜度地相機。互爲聲援。或密行扎商。約期會剿。三路併進。賊縱猖披。亦有應接不暇之勢。前之被賊牽掣者。今卽以之制賊。徐廣縉等。雖各分各路。所辦實一事。斷不可稍存疆界之見。總期戮力同心。聲勢聯絡。若何路致賊竄逸。朕惟何路大臣是問。果能出奇制勝。迅奏膚功。朕必加以懋賞。克膺殊眷。若但知設防。不圖進攻。鄰省設或有疏虞。本境亦豈能自固。老師縻餉。伊於胡底。該大臣等。接奉此旨。其各仰體朕意。和衷共濟。懍之勉之。　甲申。　諭徐廣縉奏。武昌追剿情形。及剿除巴陵土匪一摺。逆匪圍撲武昌。向榮趕到後。扎營白木嶺。福興玉山蘇布通阿馬龍等續到之兵。徑趨武昌東門。十一月十七日。向榮親督頭隊。由長虹橋直抵賊營。開放槍礮。該逆

分隊抗拒。和春。秦定三。李瑞等。分股攻擊。轟斃賊匪多名。斬獲數十名。見仍分路進剿。惟陸路固須進攻。水路尤宜嚴防。經徐廣縉。飭令蘇布通阿。帶兵過江。遏其上竄荆襄之路。並咨兩江督撫。將上海所造舢板等船。駕赴九江。以阻匪船東下。該大臣等。卽督飭鎭將。相機進剿。迅解武昌之圍。分路接應。毋令水陸分竄。至巴陵土匪。晏仲武等。經徐廣縉。派阿勒經阿。鄧紹良。江忠源等。帶領兵勇剿辦。江忠源。先搜獲匪黨四十四名。並將匪巢燒燬。阿勒經阿。鄧紹良等。復分三面進攻。擊斃黃旗賊目。生擒晏七等五十七名。奪獲槍礮器械多件。匪首晏仲武。經遊擊駱永忠。都司許連城等拏獲。該匪等。均受僞職。爲賊後應。罪大惡極。業已明正典刑。掃其巢穴。該大臣。卽統帶重兵前進。將臨湘蒲圻一帶土匪。乘勢剿洗。直抵武昌。與向榮等迅殄羣醜。毋稍延緩。此次剿辦土匪。出力員弁。著酌保數員。候朕施恩。毋許冒濫。 丁亥。賞還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建瀛頭品頂戴。 癸巳。 諭。據徐廣縉奏。逆匪攻陷武昌。省城失守一摺。覽奏憤恨。莫可言喻。向榮等追剿賊匪。於省城之東。疊獲勝仗。而西面平湖各門。濱臨大江。該逆開挖地道。竟於本月初四日。地雷轟發。守陴兵潰。武昌省城失守。該大臣前次奏報。尚云武昌自可解圍。乃數日之間。遽報失陷。豈軍情緩急。但

商務印書館印行

憑稟報。如在夢中耶。徐廣縉自長沙前赴湖北。本已遲延。向榮爲軍營統領。雖經趕到獲勝。乃不能乘勢擇要攻剿。遲延數日。致誤事機。均屬罪無可逭。見値剿辦喫緊之際。若卽重治其罪。轉得置身事外。徐廣縉。革去兩廣總督。拔去雙眼花翎。仍以欽差大臣。暫署湖廣總督。向榮著革職。仍留幫辦軍務。戴罪剿賊。以觀後效。武昌爲省會要地。乃竟被賊攻陷。官兵士民。慘遭荼毒。朕自愧自恨。用人失當。不能迅速拯我生民。殄茲醜類。顧瞻南服。寢饋難安。前已令陸建瀛。琦善。爲欽差大臣。各帶重兵。馳往迎剿。又命陝甘總督。舒興阿。四川總督。將軍裕瑞。各選精兵。馳往楚省交界。合力剿捕。其各戮力同心。以靖疆圉。毋得各存畛域。觀望遲延。致干重罪。武昌城內文武各員。著徐廣縉查明具奏。　命直隸提督陳金綬。幫辦軍務。　以前任湖南巡撫駱秉章。暫署湖北巡撫。　以革職廣西提督向榮。暫署湖北提督。　丁酉。　諭前有旨。令駱秉章署理湖北巡撫。著於荊州襄陽二府內。酌量何處緊要。暫行駐紮。辦理地方事宜。　戊戌。　上幸瀛臺。　調山東綠營兵一千名。赴湖北荊州防剿。　調山東青州駐防兵一千名。赴欽差大臣琦善軍營剿賊。　諭徐廣縉奏。遵查巡撫禦賊被害一摺。覽奏益增憤恨。調任山西巡撫常大淳。秉性忠貞。官聲素著。前因粵匪竄擾

湖南。即奏請嚴守岳州。並籌武昌防守事宜。不料岳州文武。棄城失守。遂令逆賊長驅直入。徑抵武昌。該撫督率文武官吏。嬰城固守二十餘日。竟被地雷轟發。省城失陷。該撫猶親督守兵。登陴力戰。誓死不退。爲賊戕害。孤忠亮節。可憫可嘉。著晉贈總督銜。入祀昭忠祠。即照總督陣亡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尋奏上。予祭葬。世職。諡文節。　辛丑。　諭前因廣西逆匪。竄擾湖南。賽尙阿師久無功。特命徐廣縉爲欽差大臣。就近督辦。乃由梧州抵衡州軍營。業已遷延多日。長沙被圍兩月有餘。若非向榮及地方文武。竭力守禦。幾至失事。及解圍後。徐廣縉始抵長沙省城。而逆匪已乘虛復陷岳州。長驅北竄。直撲武昌。徐廣縉調度失機。罪已難逭。朕猶冀其戴罪圖功。僅予薄懲。疊經嚴諭。令其督兵。兼程赴援。乃藉詞土匪牽掣。耽延不進。至今株守岳州。一籌莫展。惟向榮及諸將。先後趕到武昌。與賊接仗。雖屢次獲勝。而主將遠隔數百里外。兵機緊急。何所稟承。漢陽既已失守。武昌省垣。又復淪陷。文武官員兵丁人民。數萬生靈。慘遭荼毒。朕引咎自責。寢饋難安。乃昨據徐廣縉奏報。仍以防賊回竄爲詞。竟擬駐紮岳州。所有江面上下游。及漢陽北路一帶。全未籌及。是直以岳郡爲藏身之計。固擁重兵。爲自衞之謀。甘心失機。大

負委任。已革兩廣總督。暫署湖廣總督徐廣縉。著革去署任。卽行拏問。由張亮基。派員解交刑部治罪。向榮自抵軍營兩載有餘。雖亦不免挫失。而桂林長沙兩處守城。均能迅速赴援。追賊湖北。亦係該員首先趕到。朕用人略短取長。毫無成見。但能勇於任事。卽可承受朕恩。向榮著卽授爲欽差大臣。接受關防。賞還提督頂戴。專辦軍務。所有軍營文武。統歸節制。有能奮勇立功者。據實保奏。其不遵調度。臨陣退縮者。卽按律嚴辦。值此剿賊喫緊之時。陸建瀛。琦善。向榮。雖分省統兵。實則共辦一事。若彼此推諉。稍分畛域。不肯合力夾擊。以致鄰境被擾。滋蔓難圖。朕亦惟有執法從事。決不姑寬。懍之勉之。 以湖南巡撫張亮基。署湖廣總督。 乙巳。 諭湖南撥兵籌餉募勇各事宜。卽責成張亮基。潘鐸。會同在籍侍郎曾國藩。妥爲辦理。徐廣縉業經革職拏問。該署督派員解京時。卽將朕前賜遏必隆刀一併繳回。

癸丑咸豐三年。春正月。戊申。 諭張亮基奏。查明逆匪蕭潮貴業已轟斃等語。蕭潮貴一犯。係賊中著名兇悍首逆。僞號西王。經生擒賊黨羅五等供稱。該逆前在長沙城外。被礮轟斃。屍埋老龍潭地方。現已起獲屍身。驗明梟挫。並將羅五等六人。剜心致祭陣亡將士。差足洩公憤而慰忠魂。逆賊洪秀泉等肆擾楚粵。罪惡滔天。所有著名

逆黨。非死即逃。見在所餘無幾。著統兵大臣。暨各督撫等。曉諭軍營將弁兵勇。及地方文武。並紳民人等。合力同心。共殄醜類。至脅從之徒。本非甘心從逆。如能擒殺賊匪。自拔來歸者。不但免其治罪。並可立邀重賞。見在大兵雲集。四面兜勦。該逆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斷不能久稽顯戮也。 命河南巡撫陸應穀。駐紮南陽一帶。幫同欽差大臣琦善。辦理防勦事宜。 朝鮮國王李昪。暹羅國王鄭明。遣使表貢。賞賚筵宴如例。 壬子。 命前任貴州學政翁同書。馳赴琦善軍營。聽候差委。 諭昨據向榮奏。武昌城內逃出百姓。聲稱逆匪已將城內大礮。扛擡下船。其被脅男婦。紛紛驅至船上。有水路逃竄之說。本日又據陸應穀奏。探聞賊在武昌。過年後。即分三路東下。水陸並進。犯安慶江甯二處。並欲截瓜洲口糧船。招集豐北飢民。見約四五萬。能打仗者萬餘人各等語。自賊踞武昌以來。疊次諭令陸建瀛督帶大兵。泝追流勦。該大臣此時是否已抵九江。水陸要隘。如何布置。尚未奏報。朕心甚爲焦急。逆匪蓄謀已久。若一帶順流東下。九江首當其衝。該大臣馳抵該處。務須與張芾妥速籌辦。並知照向榮。所調湖南上游船礮。由金口駛下。與江省水師。會同夾擊。其陸路各要隘。亦須督飭帶兵各鎭將等。確探賊踪。迎擊兜勦。 甲子。 諭本日據陸建瀛奏。前赴九

江。由水路行走。已覺遲緩。乃抵潯十日。毫無調度。賊鋒甫接。一戰而潰。以致總兵恩長陣亡。束手無策。藉口防堵。折回江甯。竟委江西安徽於不顧。實屬大負委任。本日已諭將陸建瀛革職。仍責令辦理地方事務。令其戴罪自贖。因思恩長既經殉難。尙有劉長淸管帶兵勇船礮。此時駐紮何處。所帶馬礮有無遺失。前調之楊冠春周鼇方翔等。何以不能接應。張芾以寡弱兵力駐守九江。見在情形若何。摺內均未敍及。至周天爵幫辦安徽防堵。尙未奏報啓程。且並無管帶之兵。向榮派赴九江之兵。未知何時趕到。而陸建瀛亦未與向榮面晤。何以輒稱安徽有周天爵。九江有向榮。恃爲無憂。以便其抽身之計耶。江甯省城。誠爲重地。該大臣既知折回。與將軍巡撫等極力保衞。豈九江安徽。非陸建瀛管轄之境。設有疏失。罪尙可逭耶。該逆既已水陸並下。安徽最爲危險。必當先其所急。茲又嚴催陳金綬。迅卽帶兵。飛速前往安徽救援。著向榮與陸建瀛。竭力設法。要截小孤山等險隘。此處不守。縱賊直下。卽陸建瀛欲以留營之兵四百名。捍衞江甯。庸有濟乎。惟有扼險堅守。與向榮合力夾擊。俾賊匪不得疾駛而東。一面嚴防安慶。與蔣文慶激勵紳民。妥籌固守。並著飛咨周天爵。促令迅赴安徽。協同防堵。周天爵如有素所練習壯勇。可資捍禦者。並卽帶往。酌量

派撥應川。田大武防守宿松。應行添調之兵。如何酌量調撥。未到安徽之浙江山東江蘇官兵。如何催令趕到。著即相機布置。至江甯籌備防堵。節經諭令祥厚楊文定等慎密辦理。此時一聞警信。恐民人張皇無措。且賊勢剽急。尤須偵探確實。以備不虞。仍著祥厚陸建瀛楊文定等遵照前旨妥速籌商。其揚子江京口一帶。南北咽喉。關係甚重。萬不可令匪蹤闌入。著楊殿邦等遵照前旨。察看形勢。即行籌辦。朕日夕南望。焦慮不能稍釋。張芾何以並無奏報。更深懸繫。著即迅速查奏。丁卯。諭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定擬賽尚阿罪名一摺。賽尚阿勞師縻餉。深負朕恩。著即照裕誠等所擬。按律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並著將伊子鑾儀衛冠軍使崇綸禮部主事崇熙工部主事崇綺吏部員外郎崇絢一倂革職。命工部左侍郎呂賢基。馳赴安徽。會同巡撫蔣文慶。辦理軍務。賞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兵部侍郎銜。會同安徽巡撫蔣文慶。工部左侍郎呂賢基。辦理安徽軍務。諭祥厚等奏。賊氛漸近。戰守兵單一摺。已諭令向榮。經由陸路。馳赴江甯應援矣。陸建瀛自九江折回。尙望其沿途布置。省城恃以無憂。乃將蕪湖。荻港。板子磯等處防兵。全行撤歸。東西梁山。豈皖境安危與該大臣無涉。而江省上游險要。惟梁山可以扼守。餘皆不必設防

耶。所有江省防守機宜。經楊文定與該將軍等。設法妥籌。仍著陸建瀛遵照前旨。一面與該將軍等和衷商確。計出萬全。即將防兵全行撤歸梁山。亦當竭力扼守。毋令賊踪闌入。　琉球國王世子尙泰。遣使表貢方物。賞賚如例。　諭張芾奏。九江失守。擬回省守禦。並自請治罪一摺。本月初十日。賊船下竄。張芾在瑞昌。督兵堵禦。十一日。趕回九江。行至中途。探聞府城失守。昨據向榮奏報。九江城內居民。先已遷徙一空。是賊匪乘虛竄入。旋卽退出。不知該處文武。所謂嬰城固守者安在。該撫雖在瑞昌防堵。督率不力。咎實難辭。張芾著卽革職留任。戴罪自效。見在賊竄下游。該撫卽株守空城。亦屬無益。著卽回省。與陳孚恩等將沿江一帶密爲防範。查拏土匪。鎭定人心。並委幹員接濟向榮大營軍餉。其九江城內。飭令臬司惲光宸等招集流亡。妥爲安撫。　庚午。　諭呂賢基奏。請帶員前往安徽一摺。翰林院編修李鴻章。刑部員外郎孫家泰。候補主事朱麟祺。五品銜武生張瑞慶。均著准其隨帶前往。　江蘇巡撫楊文定奏。移駐鎭江。趕辦防堵。得　旨汝既出省。有事可單銜具奏。籌辦稍有頭緒。自應仍回省垣爲是。朕見到及此。汝可斟酌。汝與陸建瀛難期和衷。第所辦一事。斷難分別。朕日夜焦思。汝既爲大吏。猶不知耶。朕知祁宿藻事事盡心。斷非自顧身

家者。該員能否出省。汝可酌量。　諭據祥厚等。聯銜參奏督撫一摺。陸建瀛自九江折回。當經降旨。將伊革職。仍責令辦理地方軍務。旋據楊文定奏。函商陸建瀛。令其駐守小孤山蕪湖等處。乃仍過而不留。並將一路防兵。倉猝撤回梁山。復未布置周密。竟行回省。該撫復以省城。有專任大員。卽應移守鎭江入奏。朕卽知該督撫。不能和衷。批示訓飭。猶冀陸建瀛回省後。與同城文武。急籌布置。力圖補救。茲據將軍。副都統。提督。藩司。聯銜據實參奏。陸建瀛總督兩江。朕特授爲欽差大臣。令其馳赴九江。上游防堵。乃遲之又久。方抵九江。且以水路行走。不爲遷緩自解。未及調度周妥。而賊蹤已至。一戰兵潰。不知收合餘燼。與向榮大軍。合力夾擊。並不知力守小孤山。扼賊入皖之路。又不親督官兵。據守東西梁山。爲金陵保障。遽行折回江甯。以致省城紳民驚擾。紛紛遷徙。當經祥厚等。函囑陸建瀛。仍赴上游迎擊。乃安坐督署三日。並無回信。當此危急之時。同城文武。竟不函商防剿事宜。巡撫楊文定。遂藉詞防守鎭江。卽行出省。民情更增惶惑。封疆大吏。遇事張皇失措。退縮自全。均屬罪無可逭。朕思陸建瀛。若不退回江甯省城。楊文定何至藉辭出守鎭江。合城紳民。又何至紛紛驚徙。今既據祥厚等合詞參奏。陸建瀛辜恩昧良。厥罪尤重。著卽交祥厚。傳旨拏

問。委員解交刑部治罪。所有欽差大臣關防。著祥厚祇領。並著兼署兩江總督楊文定。奉旨令在江甯。辦理防堵。昨據奏稱。楊殿邦尚未行抵揚州。鎮江爲入蘇門戶。急應移往鎮守。並未將該將軍等勸留情節敍入。其爲藉詞退守。已屬無疑。楊文定。著卽革職。暫行留任。卽責成與文藝。率同所屬文武。在鎮江協力防守。並著與楊殿邦。隔江聲勢聯絡。於瓜州京口。上下各港汊。飭屬嚴密設防。斷不准折回蘇州。及無錫地方。以致江口要隘。稍有疎虞。向榮轉瞬卽東下。陳金綬統帶勁旅。亦卽可繞出安徽。祥厚膺茲重任。著卽率同在城文武。傳諭紳民。戮力同心。嚴密防守。並與向榮等。內外夾擊。務期立挫賊鋒。以定人心。而固疆圉。 諭周天爵奏。擇要防堵。並募勇免罪各摺片。據稱皖省之北。廬鳳潁亳。爲江南屏蔽。而正陽關尤爲廬鳳必爭之地。又係壽州財賦之鄉。居淮河之中。爲全淮咽喉。覽其所奏。統籌全局。不爲無見。周天爵見已馳赴正陽關。所有一切應行豫備之事。既能胸有成竹。著卽酌量情形。扼要防守。其所稱廣招鄉勇。赦其重罪一節。見當軍務喫緊。果有身犯重罪之人。誠心改悔。樂於效命者。亦不妨破格收用。以冀得其死力。惟究係權宜之計。人數不可太多。該侍郎既已開誠布公。自必能操縱得宜。不滋流弊。以仰體朕不得已之苦衷也。 甲

戊。諭周天爵馳奏。安徽省城失守一摺。覽奏不勝憤懣。蔣文慶於本月十七日。尚在安慶奏事。茲據周天爵奏稱。據鳳陽府及舒城縣稟報。安慶省城。即於十七日失守。省城重地。何以一日之間。遽被攻陷。是否該府蔣文慶。及藩司以下文武各員。先期退避。抑帶兵守城。力竭殉難。著周天爵迅速查明。分別馳奏。安徽巡撫。即著周天爵署理。見在賊勢分竄。南北靡定。向榮已有旨令其馳赴江甯一帶協剿。琦善。陳金綬。由信陽統帶大兵。馳赴皖省。計已趕到。著遵照疊次諭旨。與周天爵擇要攻剿。琦善等赴援已遲。若再坐擁重兵。遷延觀望。朕亦惟有執法從事。決不姑寬。懍之。二月。丁丑。祭先師孔子。上親詣行釋奠禮。諭祥厚等奏。賊船偪近。急望援兵一摺。本日據向榮奏。因九江船隻不齊。特撥大兵六成。先行渡江。從陸路趕緊追襲。一俟船到。即督全隊。兼程前進等語。仍由六百里加緊。寄諭向榮。催令飛速前進。昨據李僡奏。已於附近鎭屬。挑備兵丁二千名。限於正月二十一日以後啓程。是各路援兵。計日均可趕到。該大臣等務須激勵弁兵。及闔城紳民。竭力固守。以待救援。楊文定旣退赴鎭江。今又奏東壩為入蘇捷徑。復擬親往堵禦。東壩地方。原亦緊要。前已有旨令聯英酌量防堵。該撫統轄全省。何處喫緊。即在何處設法堵截。朕亦不為遙制。

倘但謀退守。任賊闌入。以致民遭荼毒。朕惟執法從事。決不姑寬。見在逆船。散江而下。輜重均在船中。著祥厚。楊殿邦。楊文定。文藝。及該省藩臬以下各員。趕緊出示曉諭。本地紳民團勇之外。如捆鹽商販。糧船水手。不論何項人等。有能搶獲賊船者。除軍器火藥繳官外。所有船上貲財貨物。盡行賞給搶獲之人。以示獎勵。其有雇覓船隻。焚燒賊船。及擒斃長髮頭目者。該大臣等卽行奏請。破格施恩。俾人人感奮。賊燄自消。

命將已革兩廣總督徐廣縉之子。刑部員外郎徐叔喬。陸建瀛之子。刑部員外郎陸鍾漢。均著革職。所有徐廣縉。陸建瀛原籍。及任所貲財。一併查抄。

命安徽巡撫周天爵。仍以兵部侍郎銜。辦理江北防剿事務。以刑部左侍郎李嘉端爲安徽巡撫。

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奏。江甯布政使祁宿藻。辦理籌防。積勞病故。得 旨使陸建瀛不退至省城。祁宿藻或可稍盡丹忱。皆由該革員畏葸喪膽所致。

諭前據勞崇光覆奏。查明逆賊洪秀泉。馮雲山。韋正。祖墳。先經廣東花縣。廣西桂平縣發掘稟報有案。因思該逆等蹂躪四省。擾亂三年。其戾氣所鍾。非發掘鏟除。不足以洩神人之憤。更恐羣逆詭詐。假託姓名。所掘墳墓。或未必皆眞。其從逆著名首犯。如楊秀青。羅大綱等。亦俱兇狠異常。其三代墳墓。尚未據該督撫續行查出發掘。著葉名琛。

勞崇光。密飭各州縣。明查暗訪。務得該首逆。及從逆諸人三代。確實墳墓。悉加掘毀。其坐山後脈。概行鑿斷。以消逆燄而懲大憝。　己丑。　諭據祥厚等奏賊圍十日。奮力固守。請催援兵一摺。逆匪圍撲省城。該大臣等激勵旗綠各營。晝夜嚴防。並募本城壯勇一萬餘人。協同守禦。已歷十日。並擊斃逆匪不下二三千人。足見兵民一心。布置嚴密。各路精兵。計日均可趕到。該大臣等務當督同在事文武兵勇紳民。竭力固守。一俟大兵雲集。即可內外夾攻。殲茲醜類。逆情詭譎。務須隨時嚴查奸細。以杜內應。即援兵到後。仍宜加意嚴防。不可稍形鬆懈。已革湖廣總督程矞采。遣發新疆。充當苦差。　壬辰。　諭楊文定奏報江甯省城失守等語。覽奏不勝憤恨。惟該撫接據探稟逆賊於二月十一日。偸挖地道。轟開儀鳳門。又稱奸匪內應。賊見火起。梯城而入。究竟如何情形。合城滿漢文武官員。如何下落。紳士商民。遭此慘刲。南望增憂。若使援兵早到。何至旬日之間。遽行失守。見已命怡良補授兩江總督。星馳赴任。聯英著暫行辦理江蘇巡撫事務。向榮昨已繞至六合。刻下諒已渡江。著卽相機攻勦。並督率前調師船。水陸扼要。與楊文定等合力攻擊。毋令蔓延。所有江南被賊擾害各州縣。應徵新舊錢糧。著楊文定迅卽查明。奏請蠲緩。其附近地方居民。防堵方殷。

難安耕作。著一併查明。分別奏請施恩。命署四川總督慧成馳往江南。會同漕運總督。辦理防剿。命內閣學士許乃釗。幫辦江南軍務。頒賞朝鮮國王御書扁額曰海邦屏翰。琉球國王御書扁額曰同文式化。暹羅國王御書扁額曰弼服海隅。予安徽殉節巡撫蔣文慶祭葬。並建專祠。諭前因湖北省淮鹽阻滯。降旨准其借銷川鹽。以資接濟。茲據張亮基奏。川鹽轉運既易。成本亦輕。較之潞鹽。更為便捷。自係實在情形。著四川總督即飭鹽茶道借撥川鹽二千引。迅速解赴湖北。以濟急需。俟江路廓清。淮引通暢。仍照舊章辦理。戊戌。以孝和睿皇后梓宮。奉安昌西陵。前期遣官告祭天地太廟社稷。庚子。諭上年逆匪自粵竄楚。所過郡縣。望風潰散。地方文武。除蒲圻縣知縣周和祥外。從未聞一人嬰城固守。以待援兵。而軍營帶兵及防堵各員。亦皆聞警先遁。赴援不前。以致岳州武昌相繼失守。此等庸懦畏葸之員。若不早正刑章。何以肅紀律而饜民志。該督撫等於疊奉嚴旨。竟敢置之度外。延不覆奏。如劉長清等罪名。早以審訊定擬。朕所以令其解交刑部者。原欲使其供情確鑿。共見共聞。並非謂情有可原。姑緩其死。俾得從容就道也。岳州棄城逃避之博勒恭武。罪無可逭。特因其有墜馬受傷一語。若不詳查罪狀。亦不能昭著。

是以諭令查辦。乃逃回武昌之後。直至城陷。查無下落。該督撫等。到省已將匝月。事事皆能經理。豈獨於此一人。竟至無從查考耶。阿克東阿業已奉旨斬決。至今亦未見遵旨具奏。尤出情理之外。似此瞻徇玩延。是直欲聽若輩隱匿病故。然後援照廉昌胡方穀之例。以業經身故一奏了事。在朕則法無可加。而該督撫等則自詡陰功盛德。是何政體。是何居心。賊匪初竄湖南。地方文武。猶有一二畏法者。以力竭自解。迨至郴州道州。連次潰陷。大吏從不查參。卽至避匿逃回。亦無一言論及。以致效尤接踵。習爲故常。該督撫等。當賊匪在境之時。或可藉詞無從訪聞。今賊去已遠。被兵州縣中。有收復已經半載者。何至毫無覺察。任聽此等庸員。逍遙事外。朕不知該督撫等。何以有顏對此兵燹遺黎也。著張亮基駱秉章潘鐸。於接奉此旨後。勒限半月。將業經奉旨解部及斬決各犯。迅速遵辦。其失事地方。未經入奏之文武官吏。並軍營將弁。一律嚴查。定擬罪名具奏。如再遲延遺漏。朕必將該督撫重懲不貸。懍之。

諭內閣。前有旨派左都御史花沙納陝西道御史王茂蔭。會同戶部堂官。妥議鈔法。奏明辦理。茲據花沙納等公同酌議具奏。並繪具官票式樣進呈。朕詳加披閱。所擬章程各條。尙屬周密。著卽照所定爲官票名目。先於京師行用。俟流通漸廣。再行頒


商務印書館印行

發各省。一律遵辦。官票之行。與銀錢並重。部庫出入收放相均。其民間銀錢私票行用。仍聽其便。商賈交易。亦無抑勒。洵爲裕國便民良法。總期上下相信。歷久無弊。卽使國用充裕。官票照舊通行。該部卽遵旨刊刻告示。並著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出示曉諭遵行。 擢候補四品京堂勝保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命幫辦江北軍務。 諭軍機大臣等。向榮奏。救援金陵遲誤。請從重治罪。據許乃釗奏。請暫緩易將。責令戴罪立功各一摺。前以安慶失守。疊經降旨令向榮督兵。馳赴江甯應援。乃該大臣行抵九江。住閱旬日。據正月二十九日。張芾奏報。已雇船四百餘隻。又備糧船一百餘隻。並籌辦糧餉。催令起程。而該大臣於本月十五日。始抵蕪湖。其遲誤之罪。與琦善之不能赴援安慶無異。卽將該大臣等。按律懲辦。明正典刑。亦屬咎由自取。惟念一時簡用乏人。且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向榮著卽責令戴罪圖功。以觀後效。據稱該逆於城外多掘陷坑。密布竹籤。並築土城。劄營數處。總由援兵遲緩。致賊得以堅壁自守。其東路雄黃鎮一帶。既經查明地勢寬敞。進攻較易。兼可扼賊竄擾。蘇常之路。見已馳往劄營。著卽相機妥爲布置。軍情旦夕變遷。原難遙制。但以目前事勢而論。總當毀賊浮橋。燒賊船隻。使江面先就肅淸。賊匪無從北竄。方可專意進

攻。前調湖南船礮。並吳健彰所僱廣艇。諒可陸續到齊。著卽定期知會水陸並進。隨時知照琦善陳金綬等。或於後策應。或於北岸嚴防。總期合力進剿。俾賊進退失據。方能制勝。該大臣已邀寬典。感激之餘。必更思奮。諒能殫竭血誠。矢滅此賊。以副朕望也。○三月乙巳朔。祭先蠶之神。皇后親詣行禮。　諭楊殿邦馳奏。揚州失守一摺。所稱啓放各揷壩。洩盡淮水。使賊舟滯行。不能上竄。只可如此辦理。若賊止高寶。或竟決洪湖。使水下注。俾全股淹沒等情。事至危急。或可相機應變。但恐賊匪未能全股淹沒。而吾民又遭昏墊之苦。朕心益增憫惻。該督等斟酌行之。不必拘泥。陳金綬所帶之兵。在琦善前路。應由何路上援。並著知照飛催。所募水手鄉勇。卽交前任。淮安府知府福楙管帶。以資堵禦。　丙午。　上御朝服。恭奉　孝和睿皇后神牌。升祔。禮成。　丁未。頒詔天下。　諭陳金綬。勝保奏。進剿浦口。大破逆賊一摺。據稱於上月二十六日。進攻浦口鎭。內外賊匪紛至。我兵奮力攻殺。並繞出賊前截擊。該逆勢不能支。紛紛逃竄。復將逆匪沿江蘆棚焚毁。鎭城業已收復等語。江北之兵。初次接仗。尙爲得手。惟逆匪總未大受懲創。見在竄至揚州。著陳金綬勝保。督帶大兵。星速赴援。會同楊殿邦。擇要堵截。若能痛加剿洗。出力將弁。准其據實保奏。並著琦

善督兵迅速接應。毋得稍有遲誤。　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奏。嚴禁土匪。以靖地方。得　旨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調密雲駐防兵一千名。來京備用。　諭楊文定奏。瓜口鎮江失守一摺。覽奏憤懣之至。據稱二月二十一日。探聞賊船東竄。即督總兵葉長春統帶水師艇船。迎上開礮。擊破賊船十餘隻。斃賊數十人。賊即敗逃。艇船追至黃天蕩江面。復來大股賊船三四百隻。艇船正欲齊集開礮。乃以風信全無。行走不靈。順流退下。致賊船越過瓜洲口。直入鎮江。該府爲南北江口咽喉。朕早料賊必窺伺。屢次諭令楊文定等。嚴密籌防。如果布置得宜。何至遽行失守。楊文定督率無方。總兵葉長春。督戰不力。咎實難辭。均著革職。暫行留任。以觀後效。向榮。統帶大兵。駐紮孝陵衞一帶。防守江南。見在鎮江失守。著即酌撥將弁。帶兵會同楊文定所帶師船。水陸夾攻。尅期收復。毋得稍有延誤。副都統文藝。見在何處。並鎮江城內文武各官及旗營各兵下落。均著楊文定查明具奏。　直隸提督陳金綬等奏。賊陷揚州。見由樊家集小路進剿。先復揚州。再行南渡。得　旨。揚州復後。猶須隨時酌度。斷斷不可拘泥。若兵至賊走。目爲克復。適足長賊志而墮士氣。此時萬不可狃於小節。致失大事。旬日前。江南江北。原應兼顧。辰下則北方爲不可緩之勢。朕爲天

下主。非惑於浮言。忍置江南不顧。第根本微搖。將來不堪設想。朕同諸將士。遠近隔絕。止此一心。惟願天祖鑒佑。迅速蕩平。朕尤恨者。未能與汝等同辛苦也。　調盛京兵八千來京。察哈爾兵四千名。赴張家口備用。　甲寅。　諭向榮馳奏。連日接仗獲勝情形一摺。逆匪竄踞金陵。於土城一帶連紮多營。經向榮督帶兵勇。於二月二十六日五鼓。分路直攻賊營。開放槍礮。該逆不敢拒敵。紛紛棄營退走。立將土城一帶地方奪回。二十七日。我兵挖築營壘。適賊匪四五千人蜂擁而來。經兵勇迎頭截擊。該逆全行敗走。我兵奮勇追殺。斃賊多名。斬取首級十餘顆。奪獲大黃旗數桿。二十九日。兵勇直偪賊營。誘賊離巢。復加殲戮。向榮親自督軍。從中路直衝而上。連斃數十賊。逆匪勢不能支。紛紛逃潰。見在我兵已偪近省城紮營。著該大臣卽督飭提鎮將弁。趕緊相機乘勝進剿。先將鍾山攻奪。則負嵎羣醜。自不難尅日殄除也。　調歸化城兵二千五百名。綏遠城兵五百名。熱河兵一千名。赴山東江南交界地方備用。

丙辰。　命刑部右侍郎奕經。統帶密雲官兵。前赴山東。會辦防剿。　丁巳。　諭陸應穀奏捕剿捻匪情形一摺。河南永城縣薛家湖地方。於二月初五日。有大股捻匪竄至。經歸德府知府陳介眉。督率員弁。選帶兵勇。馳往兜捕。升任開歸陳許道。林揚


商務印書館印行

祖。派委候補知縣趙獻卿管帶杞縣壯勇協剿。該匪等放槍拒敵。該府即將兵勇。分爲三路。奮力夾擊。斃匪五十餘名。生擒一百二十餘名。奪獲槍矛一百餘件。餘匪逃遁。該升道會同參將范正綸。添派文武。復追獲匪黨百餘名。二十二日。復有捻匪千餘。竄入虞城縣。大楊家集等處肆掠。該撫馳赴歸德。咨會護理河北鎮總兵崇安。督率將弁。添兵前進。林揚祖督同陳介眉等管帶練勇馳往策應。該匪等於二十四日。折回商永交界之馬頭寺。經該鎮道等督兵追捕。並虞城商邱夏邑鹿邑柘州亳州等州縣。暨縣丞劉鴻昌。各帶兵勇堵拏。殲斃捻匪二百八十餘名。生擒首夥二十六名。奪獲大礟二尊。槍刀器械。騾馬甚多。該匪等因賊氛不靖。乘機嘯聚。肆行搶掠。罪大惡極。經官兵捕拏。先後生擒及擊斃共七百餘名。當將著名首惡陳毛等二百四十名。就地正法。以申國憲。辦理尚屬妥速。所有在事文武員弁。著該撫擇其尤爲出力者。酌量保奏。候朕施恩。仍當嚴飭地方文武。實力巡防。並隨時飛咨山東安徽江蘇等省。一體嚴密兜拏。勿留餘孽。 庚申。向榮奏。三月初六日夜。兩路進兵。襲破賊營三座。其長髮眞賊。焚殺殆盡。得 旨嘉獎。 撥山東司庫銀五十萬兩。備本省軍需。 壬戌。周天爵奏。剿辦定遠一帶。朱家灣張橋等處土匪。督帶兵勇。四次剿捕。三

路進攻。先後殺賊數百餘人。生擒逆首陸遐齡及其子陸聚奎陸連元三名。凌遲處死。並獲李邦治等十二名。駢首梟示。得　旨獎賞。　諭琦善陳金綬勝保奏分供逆賊。屢獲勝仗一摺。逆匪竄踞揚州。於水陸兩路負險拒守。陳金綬勝保督飭兵勇移營。於三月初九日。至帽兒墩。琦善亦於是日移營。至雷塘集。距賊營均止數里。陳金綬勝保督飭直隸山東各營將弁兵丁。攻城西之賊。殺賊三百餘名。琦善督飭鑾儀使武慶。肅州鎮總兵雙來。帶領將備官兵。攻城北之賊。焚燬賊營三座。殺賊二千餘名。奪獲大旗五面。並旗幟槍械百餘件。初十日。琦善復督兵剿殺北路賊匪三百餘名。生擒十餘名。陳金綬勝保復由西路進攻。燒燬賊營二處。殺賊一千數百名。奪獲槍械旗幟多件。統計兩日。斬獲賊匪幾及四千。連用火槍火箭。燒燬賊營五座。琦善陳金綬勝保等。統帶重兵。初次接仗。即能大挫賊鋒。深堪嘉尚。琦善著賞還都統銜。陳金綬著賞還頂戴。並發去白玉搬指煙壺荷包鋼管等交琦善陳金綬勝保祗領。前發去賞件。並著分賞出力將弁。以示獎勵。　甲子。琦善陳金綬勝保奏痛剿逆匪。大獲勝仗。合兵剿殺。自辰至酉。連獲勝仗五次。焚燬賊營土城五處。殺斃賊匪七八千人。長髮賊死者甚衆。奪獲旗幟槍械無算。得　旨該逆竄擾江北。擄掠橫行。經琦

善等親督官兵。旬日之間。疊獲勝仗。實屬可嘉之至。昨已降旨優加賞賚。琦善調度有方。著再加恩賞戴花翎。至該官兵等如此奮勇。朕心甚悅。前發出賞件。著擇其尤爲出力者。分別頒給。並傳旨獎勵。指日克復揚州。當渥沛恩施。該大臣等務當乘勝攻擊。迅掃妖氛。以慰朕望。　諭向榮奏連破賊營。並占據要地大獲勝仗一摺。該大臣於三月初六日。襲破通濟門外賊營之後。復於十一日。與許乃釗彭玉雯籌商派提督蘇布通阿帶領兵勇。分爲四隊。於寅刻暗襲七橋甕賊營。先於丑刻。分遣川勇繞伏賊營之後。復撥捷勇屯兵從橋左右涉河。馬龍親督副將等帶領兵勇進至橋頭。號礮一發。四面齊攻。該逆倉皇失措。放礮外擊。我兵因火霧迷漫。乘勢搶入賊營。火罐噴筒。一齊拋擲。登時燒斃賊匪無數。該大臣親自督兵前往接應。我兵愈加奮勇。乘勝分隊前進。當將賊營先後攻破。卽因賊壘趕緊移據。進紮七橋甕。據定要地。復於亥刻遣勇潛赴七橋甕西。燒毀賊營一處。計是日燒斃賊匪三百餘人。斬取長髮首級五十餘顆。生擒四百餘人。救出脅從難民一千餘人。奪獲二千斤大礮二尊。一千斤五六百斤大礮四十餘尊。擡礮鳥槍刀矛旗幟火藥鉛彈帳房馬匹等件無數。僞總制木印一顆。並訊據生獲賊匪供稱有穿大紅衣賊目陳姓。被官兵轟割。我

兵止陣亡一人。受傷數名。該大臣自統師以來。倍著奮勇。膽氣尤壯。實能不負委任。深堪嘉尚。前頒賞件。想已祗領。所有提鎮將弁。並受傷之都司嚴承恩。守備張金燦等。均著傳旨獎勵。擇其尤爲出力將前所頒賞件。分別賞給。該逆疊經痛剿。勢必窮促。該大臣等乘勝進攻。即望克復省垣。肅清江口。與在事文武。同膺懋賞也。 乙丑。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定擬徐廣縉罪名。得 旨。徐廣縉著照裕誠等所擬。按律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 諭向榮奏續獲勝仗。奪回鍾山。及籌辦江面賊船各摺片。並繪圖貼說。披覽頗慰朕懷。鍾山爲金陵形勝之地。我兵分路進攻。直偪賊營。各營賊匪警惶。連夜自行燒燬各營。將舊營加高培厚。爲退守計。足見賊勢已促。賊膽已寒。惟城外賊營尚多。鍾山距城甚近。可以俯瞰城中。最爲要地。見雖奪獲。而一時未便紮營。不可稍涉大意。復令該逆竄踞。至江面賊船。自以火攻爲要。所有上游應備船只。及水摸人等。業已密爲豫備。並令向繼雄及盧應翔管帶礮船。駛抵當塗。聽候調遣。其下游應用船只。已有旨令楊文定設法籌辦。並疊諭麟桂吳健彰。由上海雇火輪船及師船由海入江。該大臣已派鄭魁士前往楊文定處。迎提戰船。惟楊文定久駐江陰。毫無展布。其畏怯情形。已可概見。恐不足恃。許乃釗見署巡撫。

責無旁貸。此時麟桂等所覓上海各船。如已趕到。著即與麟桂密商。約定上下游。同時夾擊。務將江面賊船焚毀盡淨。斷其南北往來之路。則賊勢自可坐困。而鎮江一城。可先克復。惟見在大隊賊船。全在浦口。江甯城內外。賊匪被剿窮促。難保不由浦口。渡江北竄。本日已諭令琦善等隨時防範。該大臣等。仍當一面督兵進剿。力圖收復。仍一面偵探賊情。如有渡江北竄之信。即行派委得力將弁。設法截擊。並飛咨琦善等趕緊堵禦。萬不可稍有疏虞。丁卯。諭內閣。朕以軍興三載。需餉浩繁。特命大學士裕誠等並尙書柏葰翁心存會同戶部。妥速議奏。本日陳奏各條。均屬妥洽。已依議行矣。並據奏請推恩綸申勸捐輸。以裕軍餉。披覽之下。有不能不宣示朕懷者。國家定制。歲入有常。惟正之供。不容短絀。此外一絲一粟。皆吾民勤動所餘。苟非軍國要需。何忍重勞百姓。比年以來。各省奏報。紳商士民。輸將踴躍。除隨時獎敘外。並將捐輸較多之山西陝西四川等省。酌廣鄉試中額。並生員學額。以昭激勸。見在大江南北。軍營援剿之兵。數逾十萬。連日捷音疊奏。大挫兇鋒。近復調集各路重兵。尅期剿辦。合之前調之兵。不下二十餘萬。朕不惜帑金。爲民除害。統計所撥。已及二千七百餘萬兩。際此大兵雲集之時。需餉尤殷。仍不能不借資民力。以濟軍儲。朕每

覽軍營奏報。小民於流離失所之餘。尚復輸粟犒師。深爲悲憫。卽各省距賊較遠地方。亦復因軍行徵調。供億維艱。若再諭令捐輸。實非朕心所願。惟念賊匪一日不滅。民生一日不安。雖疆圉遠近攸分。而民情驚擾則一。恤鄰有福。古訓昭垂。朕之命將出師。原不僅爲東南數省生靈救災雪憤。但得欃槍迅掃。海㝢乂安。薄賦輕徭。與民休息。昇平之樂。朕與天下共之。凡爾士民。諒能共喻。著照大學士等所請。由各省督撫妥爲勸導。無論已捐未捐省分。凡紳士商民捐貲備餉。一省至十萬兩者。准廣該省文武鄉試中式額各一名。一廳州縣捐至二千兩者。准廣該處文武試學額各一名。如應廣之額。浮於原額。卽遞行推展。倘捐數較多。展至數次。猶有贏餘者。准其於奏請時聲明。分別酌加。永遠定額。加額銀數。及如何歸併劃併之處。悉照大學士等所議辦理。其捐生本身。應得獎敍。仍准奏請。另予恩施。如有一人一家捐貲累萬。及毀家紓難。接濟糧臺者。破格殊恩。不在此列。此次捐輸。乃朕不得已之苦衷。倘有墨吏奸胥。藉端擾累。苛派侵呑。以朝廷不忍遽行之政。爲若輩取攜自便之資。病國虐民。情尤可惡。著該督撫立卽嚴參。置之重典。切勿稍存姑息。致累民生。各路統兵大臣。亦當念軍士餉糈所出。皆吾民竭力輸將。嚴飭所帶官兵。迅速奏功。以蘇民困。軍

中疲弱兵丁。必當隨時裁汰。使兵歸實用。餉不虛糜。糧臺大員。收支銷算。亦當力求樽節。不可稍事冒濫。庶上可以報國。即下可以對民。各該督撫等即將此旨。刊刻謄黃。徧行曉諭。俾薄海臣民。咸知朕意。　諭柏葰等奏。據編修陳泰初呈稱明史及四川省志。均載明末流寇。張獻忠窖有金銀數千萬於錦江之下。並稱嘗目見彭眉居民。撈得獻忠遺棄之銀。其色黑暗。又聞曾經查出歸官。尚存藩庫。有案可核。道光十八年。曾派道員履勘。以未能確指其處。是以中止等語。著裕瑞按照所呈各情形。悉心訪查。是否能知其處。設法撈掘。博採輿論。酌量籌辦。原摺鈔給閱看。　甲戌。諭楊文定奏水師獲勝一摺。此次水師各船。在北固山等處。擊斃賊目二人。復進至瓜洲口。焚毀擊壞賊船多只。斃賊數百人。剿辦尚爲得手。陸路大兵。亦先後據琦善向榮等奏報。屢次獲勝。軍威大振。惟賊船橫梗江中。往來自如。必須先將水面之賊。設法肅淸。並將鎭江刻期收復。則江甯揚州大股賊匪。南北隔絕。彼此不能相顧。兩路大兵進剿。更易爲力。見在上海。及雇到浙江各艇船。已有二十餘隻。再浙江已報啓程之師船。及上海夾板船二隻。此時諒均駛到。前據向榮奏。業經豫備船礮火具。在當塗一帶停泊。專俟下游師船駛到。即可前後夾擊。楊文定統帶師船。一俟齊備。即

一面知會。南北兩岸。同日進攻。並一面密約向榮。與上游各船。兩路合勦。兵貴神速。總宜相機尅期進勦。萬不可稍有遷延。致誤事機。 諭向榮許乃釗片奏。探有夷人火輪船隻駛過鎭江。經往江甯。與本日楊文定所奏略同。著卽密飭上海道吳健彰。令其設法曉諭。查得實情。再行核辦。至楊文定所擬照會。朕詳加披閱。未盡妥愜。不可遽行。向榮奏稱。不便鈐用關防。所見甚是。見在惟當督飭船礮。於大江中上下游。合力勦賊。先其所急。若能將江面賊船。痛加轟擊燒毀。水陸夾攻。迅殄羣醜。該夷無隙可乘。當不致别生事端。且賊匪一經勦除。與上海通商馬頭。毫無阻滯。該夷等亦相可安。至該夷動靜。仍當隨時詳加訪察。密爲防範。不可稍示張皇。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七終



史記論文卷七十七終





# 十一朝東華錄擥要

宜興汪文安敬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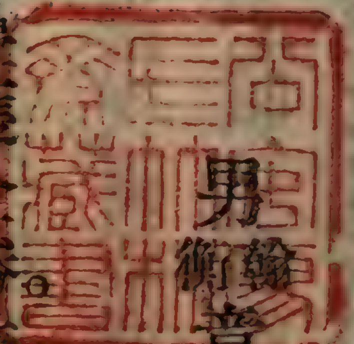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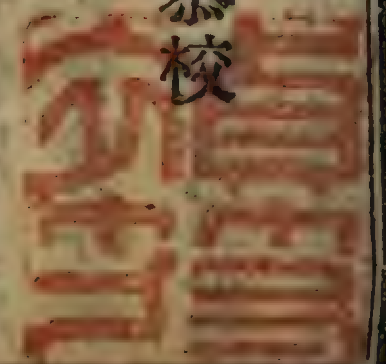
文宗顯皇帝。

癸丑咸豐三年。夏四月。丙子。　諭駱秉章奏。剿辦土匪。暨籌全省委員搜拏剿捕事宜一摺。湖北崇陽嘉魚匪徒陳甲子等一股。自通城何家逃回。崇陽縣屬地方。意欲復竄崇陽。道員偕同臬司江忠源於三月十五日。馳至社口。分隊夾攻。賊首逆首陳甲子等擒斃匪黨五百餘名。餘匪四散。該臬司復派兵勇攻剿通城何家一股。於十七日拔營入山。該匪何田由負嵎抗拒。復經兵勇殺賊七十餘名。將何田安房屋剷空。一律焚燬。該匪等屢受大創。乘勝追剿。擬購立據根株。見在江北各屬已臻自逃江南向榮軍營。幫辦軍務署郎中合署漢陽府知府張汝瀛。前往撫剿。所有兵勇均由該府調遣。以專責成。該署督等見甚浩派總將帶兵分往崇陽通城扼要堵截。令其防堵。務將各股土匪及未獲逆首何田陵緝拏。並將嘉魚首犯指開宇等訊逆黨拔隨時嚴行懲辦。毋得稍留餘孽。　戊辰。　諭本日據文瑞奏。入春以來。嘉峪雨色甚光。本月初四日午刻。日旁忽見黑氣。四圍掩遮。移時圖象以圖

東華錄擥要卷七十八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衡章恭校

文宗顯皇帝。

癸丑。咸豐三年。夏四月。丙子。　諭張亮基。崇綸奏。剿辦土匪。疊獲全勝。並委員接辦剿捕事宜一摺。湖北崇陽嘉魚匪徒。陳甲子等一股。自通城何葛琨折回。崇陽桂口地方。意欲徑襲崇陽。遙爲犄角。臬司江忠源。於三月十五日。馳抵桂口。分隊夾攻。陣斬逆首陳甲子等。殲斃匪黨。五百餘名。餘匪四散。該臬司。復乘勝攻剿。通城何葛琨一股。於十七日。拔營入山。該匪何田峻。負嵎抗拒。復經兵勇殺賊七十餘名。將何田峻。房屋祠堂。一併焚燬。該匪等。屢受大創。乘勝速剿。無難立盡根株。見在江忠源。已遵旨赴江南向榮軍營。幫辦軍務。著卽令署漢陽府知府張汝瀛。前往接辦。所有兵勇。均由該府調遣。以專責成。該署督等。見復添派鎭將。帶兵分往崇陽蒲圻要隘。合力防剿。務將各股土匪。及未獲逆首何田峻。羅經仁。並嘉魚首犯熊開宇等。迅速悉數擒獲。嚴行懲辦。毋得稍留餘孽。　庚辰。　諭本日據文瑞奏。入春以來。風霾屢作。日色無光。本月初四日午刻。日旁忽見黑氣。四圍摩盪。形成圓暈。兼以煙翳溟蒙等語。


商務印書館印行

覽奏曷勝警惕。上蒼示警。變不虛生。值此賊匪肆擾。徵調頻仍。朕反躬自責。亦非語言所能喻。著載銓詳考欽天監等書。悉心推測。據實具奏。不可稍有隱飾。原摺著鈔給閱看。　調盛京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二千名。前往江南剿賊。　壬午。　諭琦善。陳金綬。勝保奏。連日大獲勝仗。已將城外賊營土壘盡行攻破焚燬一摺。三月三十日丑刻。三路進攻。勝保親督兵勇。由都天廟前直撲鎮海寺南賊營。賊匪驚覺。於土城內用木石拋擲。並放槍礮。兵勇奮力撲入土城。賊衆不能抵禦。殺斃長髮賊匪甚多。立將礮臺燒燬。該逆復由城內擁出數千人。抄我兵後。經勝保添派將弁。由七里甸繞至賊營西路攻打。三面齊進。鎗礮環擊。復斃賊千餘名。餘匪遁入西門。我兵用大礮。將土城哨樓轟毀。該逆復由北門擁出三千餘人。經琦善派兵由平山堂前往接應。勝保復帶兵會合攻剿。由法海橋奪路撲入法海寺賊營。斬擒甚衆。將五鼎橋逆匪礮臺拆毀。陳金綬督帶後路弁兵。將二十四橋賊營焚毀。總兵雙來帶領將弁。燒賊木城。將北門一路。賊營四座焚毀。次日黎明。又復分路進攻。直抵城下。將城外餘壘盡行燒毀。招出難民千餘人。訊明釋放。統計斬獲廣西老賊三百餘人。湖廣等省賊匪二千餘名。該逆竄擾揚州。多置土壘木城。希圖踞守。經此次痛加剿洗。賊勢已

極窮促。琦善陳金綬勝保調度有方。不負委任。均堪嘉尚。該大臣等。仍當督率鎮將。激勵兵勇乘勝克復揚城。嚴防水陸要隘。勿任賊匪竄逸。　乙酉。楊文定奏。水師復獲勝仗。燒毀賊船多隻。斃賊無數。得　旨嘉奬。　諭據周天爵奏安徽合肥縣梁園西北。有謝四老虎聚集匪人。聯絡十數村莊。焚燒擄掠。經周天爵分哨往捕。該匪逃散。又潁州府屬。有大夥捻匪。陳學曾紀黑壯等招納各股賊匪。會於阜陽蒙城亳州交界之王市集。殺斃太和等州縣。兵勇二百餘人。見在馳赴宿州。與呂賢基商議進剿等語。皖省土匪橫行。雖經屢次痛剿。尚未肅清。若不掃數殲除。必致蔓延貽患。見在周天爵計已由宿州馳赴王市集。務即督飭兵勇將潁州府各屬土匪。剿除淨盡。以靖地方。其謝四老虎一股。仍著李嘉端嚴飭該地方官督率兵勇團練。迅速掩捕。協力兜剿。毋許漏網。　諭葉名琛柏貴哈芬遴選各省曾任京外各官公正鄉紳人望素著者。傳旨飭令勸諭紳士商民人等。竭力輸將。隨時奏請優奬。仍各就該省。所捐總數。及各州縣捐數。加廣中額學額。如該省富家大族。有能捐貲百萬。或數十萬者。即賞加五等封爵。其次賞加輕車都尉等官。並准予以襲次。俾民間咸知捐貲助餉。與效力行間無異。如殷實之戶。力能多捐。不願榮身者。即明白曉諭。給與藩司印

照。填寫借用銀數。俟軍務告竣。即行如數發還。仍先行酌請優獎。惟須善爲開導。剴期集事。俾軍餉源源接濟。大功迅速告蕆。朕所以諭令選用公正紳士者。爲其宣揚上意。通達下情。俾蠹吏無從侵漁。商民不致擾累。該督撫。其善體朕意。妥速遵行。

己丑。　諭刑部奏遵旨訊明順天府拏獲假名逃匿官犯。實係已革湖北提督。博勒恭武。供證明確。並將該革員所遞供詞。呈覽一摺。博勒恭武。係湖北提督大員。特派防堵岳州。不能固守。郡城以致失守。罪已難辭。乃該革員自岳州潰逃後。由湖北縠城。改裝易服。逃至清江。又潛至京外黃村。假名圖脫。種種狡詐。實出情理之外。直至拏獲。交部審訊。始行具呈。曉曉置辯。無論一面之詞。殊難憑信。即令當時遇賊接仗。而於潰散南北逃避。輾轉偷生。亦屬罪無可逭。若不明正典刑。何以申軍令而服人心。博勒恭武。著即處斬。派刑部尚書周祖培。署侍郎培成。監視行刑。　諭據周天爵等奏。揚州逆匪逃竄。有船千餘號。自儀徵六合等縣江面。竄至浦口。初六日。有逆船數十隻。停泊浦口。分三路上岸竄擾。與黑龍江及山東官兵打仗。黑龍江兵敗退東葛。逆匪越山過嶺。焚燒營盤。及浦口鎮斗岡糍粑營花家營數處房屋。又片奏據滁州稟報逆匪。於初八日辰刻。自浦口上岸。將東葛驛馬搶去。前派浦口防守之黑龍

江兵。因山東兵與賊打仗。即於初七日。全數退回滁州。見在浦口。實無一兵各等語。所奏前後情形。稍有不同。不知此股逆匪。是否係揚州竄出。抑係江面船中賊匪。分股牽掣。所稱黑龍江官兵。是否與賊打仗敗退。抑見山東兵敗。即行退往滁州。黑龍江兵素稱勁旅。不應遇賊即退。著琦善等查明確實情形具奏。　辛卯。諭。琦善奏。滁州失守。復據周天爵呂賢基奏。逆匪竄偪鳳陽各一摺。該匪自浦口北竄。攻陷滁州。旋樸鳳陽之臨淮關。將濠梁驛號舍燒燬。雖經過境之山東兵。及該署府裕恭。知縣黃元吉等接仗。殺賊數十人。而賊勢猖獗。到處擄掠。已有旨令托明阿星速前進。並諭琦善酌派大員。分撥精兵。前往滁州夾擊矣。賊匪大股。盤踞金陵。及鎮江揚州三城。而以分股牽掣我兵。自應及早殲除。周天爵呂賢基。見將宿州兵勇。並西安先到之兵。酌帶前進。本日復諭令慧成托明阿等。迅速撥北路續到京兵。即由托明阿統帶馳往會勦。著周天爵等督率將弁。探明賊蹤。相機截擊。皖省土匪。尚未掃除淨盡。斷不可令其勾結。致勦辦更難得手。其分竄賊匪。究係從何路竄出。約有若干人。是否占踞徐州。其失事情形。官員下落。著周天爵呂賢基李嘉端等。詳查具奏。至文報糧餉道路。尤關緊要。如有阻隔。即設法繞道行走。不可有誤。　甲午。革署兩江總

督楊文定職。拏問。交怡良派員解京。交刑部治罪。江蘇學政何桂清奏。江蘇巡撫楊文定。漕運總督楊殿邦。聞警退避情形。得 旨。學政向不與聞地方之事。原爲各有責任。勿得越俎。若確有見聞。雖平時亦應直陳。況當軍務倥傯時也。汝不必過於拘泥。 以予告大學士潘世恩重赴恩榮宴。賞其孫祖同舉人。一體會試。 諭前據升任御史王茂蔭奏。請將熱河珠源寺。銅殿拆運。以資鼓鑄。當交慶福查驗。據稱該處銅閣。祗有一座。細核尺寸銅斤。亦非甚多。拆卸拉運。需費甚鉅。於鼓鑄恐無裨益。茲復據奕湘恆春。前往履勘。奏稱該處銅殿。係和鉛鎔鑄。淨銅不過五成。且恐椽簷等件。外實中虛。不償工費等語。所有拆運銅殿之處。著無庸議。 己亥。 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孫如僅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卯。 諭向榮許乃釗奏。移營紫金山。並鎮江水陸進攻。疊獲勝仗一摺。據稱江甯城外。大營十八座。均已一律移近城垣。官兵聲勢聯絡。即於十七日夜。飭令兵勇伏於城邊。火箭百道。射入城中。繼以槍礮火罐噴筒。一齊拋擲。該逆猝不及防。首逆楊秀青等。率賊登城。見朝陽門一帶之牌刀賊匪。疑係官兵。開礮轟斃賊數百人。城中槍礮亂發。人聲鼎沸。達旦始息。十五日午刻。鎮江逆匪千餘人。從東南兩門分出。經提督鄧紹良。分派官兵。及湖南官

兵。勝勇。分中左右三路進攻。已革副都統文藝。亦督兵攻打。該逆敗退入城。堅閉不出。總兵和春。於十九日。乘東北風起。知會鄧紹良。由陸路接應。並飭令各艇船。於三十日黎明。起椗進剿。和春等督飭各將弁。由焦山至甘露寺。並鎮城大馬頭一帶。賊船分泊處所。開礮轟擊。水陸兩路之賊。均開礮迎拒。我船順風。三面攻剿。擊壞賊船三四十隻。並轟斃陸路救應賊匪數十名。乘勝追擊至瓜洲口。見仍寄碇焦山上游。扼賊下竄之路。

諭李嘉端奏。鳳陽失守一摺。已明降諭旨將該撫。並署藩司奎綬。革職留任矣。據稱二十一日。該府縣在北門外九華山與賊接仗。另股賊匪。竄入東門城內。火起。九華山與龍興寺兩股賊匪。奔向北門。衝散鄉勇。府城即時失守。該撫已飭都司海陞。帶兵二百五十名。協守定遠。並令總兵玉山。知州金光筯。設法扼守正陽關要口等語。前據陸應穀奏。善祿帶領官兵一千九百名。於二十日內。啓程赴皖。本日又據托明阿奏。於二十七日啓程。帶兵經赴泗洲。見復諭令該將軍提督迅速兼程前進。計已到之西安馬隊。及固原兵一千一百五十名。並續到之陝甘兵當已不少。周天爵諒亦由宿州督帶兵勇赴援。著李嘉端。迅即會合各路援兵。併力進剿。攻復郡城。琦善所派黑龍江馬隊官兵前赴滁州。著該撫飛咨。迎提前進。前經降

旨。令江忠源。由廣濟帶領練勇赴皖會剿。但恐該臬司到皖較遲。此時惟有會同。見到各兵。扼要攻剿。勿令該逆更竄他處。 五月。丁未。 諭太常寺少卿王茂蔭奏。酌保人材。開列呈覽。據稱江蘇署邳州知州吳棠捕盜認眞。士民稱頌等語。著楊以增。就近察看。該州如能弭盜安民。著有成效。即著據實保奏。 戊申。始製銀鈔。 壬子。諭據王懿德奏。海澄等縣會匪滋事。當降旨令該督妥速查辦。毋令蔓延。本日據奏。同安廈門均已失守。安溪亦被賊進城燬搶。請調兵協剿一摺。並片奏請解散脅從等語。閩省會匪。名目不一。若地方官隨時訪查。認眞拏辦。何至聚集一萬餘人。肆行攻搶。連陷城池。並有戕官劫犯重情。可見因循廢弛。養癰已久。實堪痛恨。見經該署督。派委鎭道大員。馳往各該處。會同防剿。著即嚴飭帶兵員弁。迅速掩捕。務將首要各犯。悉數殲擒。如須該署督。親往督辦。亦即相機籌度。毋失事機。其上游之延平等府。與下游之漳州等府。仍著扼要設防。勿致勾結爲患。 兵部侍郎銜周天爵奏。收復鳳陽。並追剿防堵情形。得 旨。看爾等奏報情形。此股賊匪。尙不至謀而後竄。果能奮勇殲戮。無難掃盪也。 諭據李嘉端奏。江南賊船上竄。並請留革員差委。復據周天爵奏。會剿賊匪情形各摺片。前據向榮等奏。觀音門外各船。探聞與賊起衅。

卽派官紳前往。喻以大義。給以免死路票。至四月二十二日。各船戶。遂與該逆決裂。各將船隻燒燬。此外各船。有由夾江開往大江。零星逃散者。不下一千數百隻。遣散水手萬餘人。此次揚帆駛過三山江面各船。或者卽係向榮等前次遣散之船。惟賊情詭譎。見在江甯防剿嚴密。難保不意圖他竄。且更恐乘虛北來。冀與見竄懷蒙之賊。互爲勾結。本日已諭向榮等。確切查探。隨時嚴防。李嘉端。擬令副將沙兆龍。統帶粤兵。赴巢縣一帶防剿。復調回李登洲。李鴻章等。各帶練勇前往協剿。卽著該撫。嚴飭該員認眞堵截。毋任賊匪北竄。該撫請留張熙宇等三員差遣。著照所請行。 諭駱秉章奏。江西上猶縣匪首劉洪義。聚衆在桂東縣地方滋擾。廣東連州。火燒山。及陽山縣戊王坑。星子境屬之潭源洞。均有匪徒屯聚。該處與宜章臨武等縣接壤。亟宜加意防堵等語。土匪糾衆肆擾。必當及早撲滅。方免蔓延貽患。已據駱秉章。遴派員弁分帶兵勇前往堵拏。惟該處係三省交界。難保不此拏彼竄。著葉名琛。柏貴。張芾。遴委幹員。合力兜拏。並將該匪等巢穴。先行擣毀。俾賊匪回竄無路。自不難迅速殲除也。 甲寅。 諭向榮奏。被脅賊船。乘風上駛。並無焚掠情事一摺。昨李嘉端奏。江南賊船。乘風駛過三山江面。當諭令向榮等查明。是否卽係遣散船隻。本日據奏。

自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先後有賊船千餘隻。由金陵駛過蕪湖。並未焚掠。其船中或六七人。或二三人。有已薙髮者。有未薙髮者。均未包扎紅巾及穿號衣。詢之船上逃出難民。據稱兩湖賊目。皆言粵匪不公。不如仍順聖朝。雖強受僞職。念切思歸。今見賊勢衰敗。因紿楊逆回攻長沙。乘擾南昌。分我官兵之勢。實欲爲星散潛逃地步。本日復據張亮基等奏。探據金陵城內賊匪。多溷難民。薙髮而出。冒充官兵。又龍潭地方有船百餘隻。稱係難民。然貲財甚富。已委員往查各等情。所聞各有異同。或眞係脅從思散。或竟別詭謀。皆不可知。已由該大臣飛咨上游各督撫。設法防堵嚴查。諒已一體防範。此等裹脅之衆。並非甘心從逆。地方官若能相機解散。曉以大義。遣令回籍。各營生理。即是化莠爲良之法。倘操縱失宜。偵探不確。或妄拏無辜難民。轉任眞賊漏網。必致別生事端。反墮奸計。此中機宜。諒該大臣督撫等。必能豫爲籌及也。

丙辰。　諭陸應穀奏亳州失守。已帶兵進剿。又據奏剿匪獲勝。賊竄汴梁各一摺。見雖連獲勝仗。而大股賊匪。竟由柘城直撲汴梁。已成滋蔓之局。覽奏曷勝憤懣。本日已諭令托明阿。奕經。善祿。江忠源。迅速督兵赴援。並令恩華帶兵。趕赴該省救應。直隸山東兩省。亦令一體嚴防矣。見在河南情形緊急。該撫已調錫晉。常阿等。迅速

折回。督同堵截。並調永城駐紮之兵。折回歸德。以防賊匪東竄之路。一切調度。自應相機辦理。此股半係裹脅之衆。且後路無援。各路官兵。必可迅速趕到。務當會同夾擊。剋期殲滅。萬勿再有蔓延。張集馨見駐臨洛關。已諭訥爾經額轉飭該藩司。赴黃河北岸。惟防守直隸要隘。亦關緊要。張集馨能否前往。尙難豫定。該撫責在守土。當此萬分喫緊之時。總當力籌防剿。保全大局。愼勿專待援兵。致誤事機。　諭王懿德奏。據報漳州鎭道被賊戕害。永安沙縣。先後失守一摺。覽奏曷勝焦急。該省會匪雖時有蠢動。半係烏合。何至府縣城池。連次失陷。該地方官毫無準備。實堪痛恨。廈門距省。不過六百里。永安沙縣。亦在五百里以內。該署督兩次奏報。均據探稟之詞。並無確見實聞。朕久聞該省驛站廢弛。卽此已可概見。究竟漳州府城。是否失陷。該管鎭道。如何被戕。永安沙縣各文武。如何下落。卽著迅速查明具奏。　丁巳。　諭張芾奏。應行發遣之員。捐銀贖罪等語。已革總督程矞采所犯情節較重。著仍遵前旨。卽行發遣。其族房程青藻等代捐軍需。懇免發往新疆之處。著不准行。　戊午。　諭前有旨將賽尙阿徐廣縉。按律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因思賊匪見已由安徽竄入豫省。各路帶兵大員。奉命徵調。星速赴剿。而該員等以失律羈囚。置身事外。值此軍務

緊急。豈容安坐待斃耶。賽尙阿著發往直隸交訥爾經額。差遣委用。徐廣縉著發往河南交陸應穀。差遣委用。均責令戴罪自效。該員等具有天良。宜如何感愧力圖報效。倘再不知奮勉。或有貽誤。朕惟有執法從事。決不寬貸。 諭周天爵奏。探明賊竄歸德。卽日前往赴援一摺。此股賊匪。係由鳳陽竄擾而西。當其由臨淮。入鳳郡時。若能督率兵勇。迅速堵截。何至任其奔竄。擾及豫省。乃於賊擾亳州之後。又成尾追之勢。周天爵素稱勇敢。所保臧紆青。可當一面。獨不能與賊決一死戰。痛加剿洗耶。著卽督帶兵勇。兼程馳赴歸德一帶。併力攻剿。毋稍延緩。賊勢甚屬飄忽。然烏合之衆。一經痛剿。勢亦易散。若不乘其紛竄未定。及早撲滅。燎原之火。何所底止。該侍郎其何以慰朕耶。 諭陸應穀恩華等奏。逆匪竄入河南。欲撲汴梁。並分股由曹河上游渡河。入山東交界等語。見在賊勢紛竄。各路大兵。多在淮徐一帶。河南山東。兵力旣形單弱。而直隸與該二省。處處毗連。防堵尤關緊要。陝西兵徵調已多。但因附近河南。應援較便。著舒興阿張祥河。於各標營內。就近酌量抽撥精兵四五千名。配齊軍裝。揀派得力將弁。由河南一帶。分起前進。探明賊蹤。相機進剿。如山東直隸地方情形喫重。卽著北行追剿。毋稍遲誤。其潼關等處。爲入陝門戶。並著實力嚴防。以杜賊

匪窺視。　諭前有旨。令葉名琛僱募紅單船。派南澳鎮遊擊黃開廣管領。由海入江。聽向榮調遣。見在福建漳泉會匪滋事。厦門失陷。黃開廣統帶師船。必道經福建。如厦門海面有賊船游駛。即著協同該省水師。併力攻剿。仍行前赴江省。再朕聞署潮州府知府佛岡同知吳均。管帶潮勇。素著恩威。前辦惠州盜賊。已有成效。前任澄海鮑浦司巡檢章坤。人頗強幹。能馭梟桀。見寄籍廣東。爲吳均所識。潮州毗連漳泉。著葉名琛。即飭吳均。與章坤帶領得力兵勇。馳往會剿。見在漳泉會匪初起。出其不意。迅速掩捕。尚可及早撲滅。否則滋蔓難圖矣。　署安徽廬鳳潁道兵科給事中袁甲三奏。請回籍終養。得　旨覽奏。具見汝之曲衷。然多事需人之際。遽告歸養。料汝亦不忍出此。　以河南歸德府城被賊竄陷。革巡撫陸應穀職。仍留任。知府陳介眉下部嚴議。兵部侍郎周天爵奏。賊破歸德。請調兵固守黃河。得　旨汝能追賊至河南甚好。奕經已飭令帶兵剿賊。此時若令保守徐州糧臺。尚可行。　命降調兩江總督牛鑑。赴河南交巡撫陸應穀差遣委用。　以安徽安慶府城被賊重陷。革按察使張印塘。副將惠松安等職。　庚申。　諭據光祿寺少卿黃兆麟。翰林院侍讀孫鼎臣奏。失律之將。不宜差遣。各一摺。所奏自係正論。惟見在賊竄豫境。河南直隸。均須辦理

防堵。賽尚阿。徐廣縉。係軍營獲罪大員。豈得置身事外。且該革員等。前在軍營。與賊接仗。於賊情當能略悉。是以發交訥爾經額陸應穀。差遣委用。責令戴罪自效。並非將該革員等應得重罪。遽行寬宥。昨降諭旨甚明。倘該革員等。仍不知愧奮。國法具在。豈容幸免。賞功罰罪。朕心自有權衡。大小臣工。諒能共喻也。　諭本日據陸應穀。暨河南藩臬兩司馳奏。本月十三日。逆匪竄至汴梁。往來攻撲。城中兵勇。不過四千餘名。萬難支持。請飛催援兵各等語。前已有旨。令周天爵。兼程馳赴河南。併力攻勦。昨據奏稱馳抵永城。擬彙齊兵勇。決計追勦。此股賊匪由鳳陽竄出。周天爵援應。已屬遲延。刻下河南省城。萬分危急。若不奮力窮追。汴梁設有疎虞。將何以對朕耶。周天爵。著仍遵前旨。督帶兵勇。迅速兼程馳赴汴省。內外夾攻。既可以救大梁之危。即可以過北竄之路。　河南巡撫陸應穀奏。河北防守。宜嚴請添精兵。保衛京城。得旨。所見甚是。汝毫無粉飾處。亦是汝天良發見處。汴省能守與否。惟在天也。非人也。朕心不致惶惑。亦甚定。或可挽回補救於萬一。嗚呼。汝不必念朕。竭力為之。　命刑部右侍郎雷以諴。幫辦揚州軍務。　調雲南貴州兵各二千名。赴湖南備調。　壬戌。上幸瀛臺。　命御前大臣。僧格林沁。步軍統領花沙納。右翼總兵達洪阿。內閣學

士穆蔭。督辦京城巡防事宜。 命已革大學士賽尙阿襄辦巡防事宜。 調盛京步兵四千名。吉林馬兵二千名。大凌河馬二千四。命錦州副都統維祿伯都訥副都統倭克精額統帶赴天津備調。 甲子。 諭自賊匪由皖入汴。節次諭催周天爵赴援。朕意該侍郎定已兼程前進。茲據奏請扼守宿徐黃河以固中路一摺。該侍郎奉命勦辦賊匪。未聞督率兵勇與賊接仗。今大梁危急。而該侍郎折赴碭山。欲其援救汴梁城。已屬無及。既據奏稱徐州水陸各路。形勢均爲緊要。即著該侍郎。扼守徐州。妥爲布置。沿河要隘。督飭嚴查。倘有賊匪偸渡。惟周天爵是問。徐州糧臺。見已移往宿遷。該縣係臧紓青原籍。即著飭令帶同練勇守護糧臺。並嚴緝土匪。毋稍疏虞。 乙丑。 命兵部尙書桂良。赴直隸省城督辦巡防事務。 諭前據沈兆澐林揚祖奏。賊匪於十三日。竄至汴梁。經該司等會督文武員弁紳士人等登陴固守。施放槍礮。斃賊多名。餘匪竄避近城村莊。十四日。復令兵勇出城。將賊踞村屋燒毀。茲復據奏。十六日。賊仍分起自東南撲來。當派兵勇縋城而下。擒殺賊匪多名。並生擒黃巾僞監軍一名。奪獲槍礮礮車等件。見仍會督各員嚴密防守。稽查奸細。飛催各路官兵。趕緊會勦。又據李僡奏。賊於初八九等日。分竄劉家口。經防河兵勇開礮擊沈賊船二

隻。傷斃賊匪二百餘名。見在河岸船隻。盡行收泊。賊匪不能搶渡各等語。逆匪分股。由皖入豫。竄撲汴城。屢經我兵擊退。刻下各路援兵。計已先後趕到。著托明阿。恩華。勝保。善祿。經文岱等。分督大兵。齊赴汴梁。會同陸應穀與城內官兵。合力攻剿。並著鄰省各督撫。派兵四路兜擊。毋令賊匪竄逸。至劉家口賊船。被擊沈溺。未能偷渡。仍著該撫會同該河督等。嚴密防堵。毋稍疏懈。　諭正白旗滿洲都統。前據該都統奏稱。已革署湖南岳州營參將阿克東阿之子恩榮。呈報伊父殉難自盡。見由揚州扶柩到京等語。本日楊以增奏。阿克東阿。在海州呈遞親供。就近自首。是該革員並未陣亡。前次恩榮所扶之柩。必須確查。係何情弊。見已傳旨派玉明前往。著即傳集阿克東阿之子恩榮及家屬。眼同開棺查驗。據實具奏。尋正白旗都統等奏。眼同該革員家屬開驗。棺內但有衣帽等物。是該革員實未殉難。兵丁李廷徵等之揑報陣亡。情弊顯然。得　旨著張亮基。確切查訊具奏。並將岳州水師目兵李廷徵。並湖北中營目兵邱正清。一併押解來京。交刑部審辦。　命前任河督文沖。赴直隸軍營交訥爾經額差遣委用。　戊辰。　諭江甯將軍托明阿等奏。馳抵汴城。逆賊奔竄。跟蹤追剿各一摺。該逆由睢州直撲汴城。先被守城將士。用礮轟擊。殲斃多名。復聞大兵將

至。卽奔竄朱仙鎭。及中牟縣地方。現在托明阿。善祿。西凌阿等。跟蹤追剿。陸應穀。經文岱。計已由許州前進。恩華。勝保。不日亦可帶兵抵汴。會合攻剿。該逆紛撲汴梁。一追剿。卽行逃竄。此時大兵雲集。不難迅速殲除。該將軍等務當分路兜擒。毋許稍遲。致令蔓延。 山西巡撫哈芬奏。請飭調官兵。以資防禦。得 旨。已有旨令汝酌量緩急。准調綏遠城。察哈爾。兩處官兵。鄰省之綠營兵。萬不能再行調撥。 壬申。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奏。巡防京師。請派旗營。嚴行巡查。得 旨。所籌甚屬周妥。著照所奏。五日內。一律派出。 欽差大臣湖北提督向榮奏。飭瞿騰龍。帶兵會剿。北竄賊匪。並自請治罪。得 旨。汝所請治罪。亦係汝之取巧故智。勿謂朕不能看出。續有廷寄內諭。皆誅心之論。不知汝知警否。總之若能迅尅金陵。則汝功最大。前罪都無。若仍喫緊時。巧爲嘗試。則汝之罪難寬。朕必殺汝。懍之。 六月。乙亥。 諭王懿德奏。漳州失守。鎭道被戕。旋卽克復。並永春被陷。旋亦收復各摺片。該匪疊陷城池。殊堪痛恨。漳郡克復。是否因該道之子恩志殺賊復讐。該處紳民。激於公憤。不邀而集。抑實由海澄縣知縣汪世清等。出城邀結紳民。密圖克復。著該督確查具奏。 諭據托明阿等奏。賊由汜水鞏縣。搶船偷渡。已諭恩華等。探明賊蹤。何路緊急。卽往何路攻剿。頃復

據王履謙奏。賊由洛河搶船渡過北岸。溫縣失守等語。賊匪渡河。直隸山陝。隨處震動。各路援兵。惟該尚書相距最近。著卽不分雨夜。飛速前進。卽使鍋帳未齊。馬匹未到。亦須一面飛催。一面啓程。萬不可片刻躭延。此時賊匪初過黃河。勢尚不大。乘此撲滅。當易得手。若有遲延。事勢將不可問。恩華身係宗室。在內廷多年。必能知朕心之憤急。勇往向前也。　丙子。調盛京兵四千名。赴直隸防堵。　戊寅。諭托明阿等奏。攻剿賊匪。續獲勝仗一摺。據稱逆匪盤踞汜水縣。於城內安設槍礮。抵死守禦。該將軍等於二十八日。督兵進剿。分滿漢官兵。四路圍攻。該逆見我兵槍礮甚急。欲由東門逃竄。經密雲滿洲兵。斜放連環槍礮。隨打隨堵。斃賊多名。該逆復退回城內。維時綏遠城滿洲兵。攻開北門。黑龍江馬隊。隨同入城。剿殺東南城角。亦有我兵上城。施放槍礮。該逆見我兵勇氣百倍。由西門逃竄。二十九日。復由南岸用礮轟斃賊百餘名。搜擒長髮賊十餘名。西北山溝。已無藏匿等語。逆匪由開封竄擾汜水。經該將軍等督兵追剿。疊獲勝仗。帶隊官員。及滿漢官兵。無不勇往直前。一可當百。覽奏實深欣慰。托明阿追賊迅速。連次接仗。大挫兇鋒。洵屬調度有方。著加恩賞戴花翎。該將軍等。務當乘此聲威。渡河追剿。諒此潰散餘匪。不難一鼓殲除。此次出力將弁。著

即據實酌保候朕施恩。以進攻江蘇揚州賊匪。調度失宜。革欽差大臣都統銜琦善職。仍留任。摘幫辦軍務直隸提督陳金綬頂帶。己卯。諭據張芾奏賊船已撲省城。急待援兵助勦一摺。覽奏曷勝焦急。據稱五月十八日午刻。有賊船千餘隻。乘北風大作。直撲南昌省城。停泊城北城西兩門外。槍礮齊施。並有手執黃旗登岸者。富經該撫。協同陳孚恩。江忠源。督率兵勇。施放大礮。擊沈逆船數隻。見在嬰城固守。待援緊急。請於向榮軍營。撥兵援救等語。朕思該逆。分股竄擾。原圖牽掣江南大軍。見在江西省城。情形緊急。若多分江南兵力。又恐掣動大局。墮賊奸計。本日已諭令湖廣督撫。迅速撥兵應援。向榮軍營。能否撥兵前往之處。著酌量緩急辦理。辛巳。諭訥爾經額奏相機進勦一摺。已明降諭旨。命該督爲欽差大臣。恩華。托明阿。幫辦軍務。飭令合力進勦矣。逆匪船隻。經直隸將弁兵丁。會同彰德府知府戴鸞翔攻擊。奪獲一隻。其餘匪船。尚在河面游奕。自應趕緊用礮轟擊。勿任竄赴下游。滋擾他處。其竄入溫縣之賊。經該處紳勇擊退。該逆竄至武陟。復經該處紳勇隨同營員攻勦。將賊匪圍困司馬集地方。見在如何勦辦。是否悉數殲擒。陸應穀與經文岱。是否已過河會勦。此時賊勢。尚不甚熾。惟有迅速攻擊。不可稍緩。尤不可稍分畛域。致失

事機。即如拏獲賊目莫應揚陳亞秀。並逆匪十三名。或歸河南審辦。或由直隸弁兵解回辦理。均無不可。此等小節。正不必斤斤計較也。該大臣統領河南河北諸軍。所有各路官兵。統歸節制。更屬責無旁貸。著即會同恩華。托明阿統籌全局。相機調度。務將此股逆匪。尅期殄滅。若攻剿不力。任賊分竄鄰境。或竄入畿疆。惟該大臣等是問。朕惟知賞功罰罪而已。　壬午。萬壽節。　上詣奉先殿行禮。　癸未。　上幸瀛臺。

諭王懿德奏剿捕土匪情形一摺。福建漳泉等府。及上游延平及各屬鄉民義勇奮力剿殺。將被擾城池。陸續收復。茲據奏稱。漳州收復之後。復於四月二十八日。殺斃攻城逆賊多名。並擒獲僞大將軍吳魁僞軍師僧碧雲僞公姚添賀等三名。又延平攻擾之賊。經提督炳文督率文武迎擊。斬獲甚多。五月初三十一等日。迭次獲勝。斃賊六七百名。奪獲器械無算。城圍已解。其同安縣賊首黃露業蔡懋昭等十一名。永春大田等州縣賊首林倫等十六名。均經該州縣糾集丁壯。會同營員收復城池。拏獲正法。安溪縣城賊匪。亦經該代理縣鳳音集勇殺退。斃賊多名等語。此股匪徒。旋起旋滅。本省兵民本已足敷剿辦。見在廣東等省官兵。不日即可到閩會剿。兵力愈厚。烏合之衆。當不致再有蔓延。　諭張芾奏省城剿守情形一摺。南昌省城。自被

賊匪攻撲以來。連日出剿獲勝。並防守一切。均臻嚴密。江忠源所帶練勇。尤爲出力。業已明降諭旨。將出力文武員弁。分別獎勵。並將陣亡之兵勇。及把總等。破格施恩賜䘏矣。張亮基見駐道士洑。昨已有旨。令其選派鎭將。督帶兵勇。馳赴救援。本日復令駱秉章。曾國藩。迅調鎭筸鎭兵八百名。並令曾國藩。將團練得力之楚勇。酌派數百名。遴委員弁管帶。趕赴江西。交江忠源。帶同攻剿。張芾務當會同陳孚恩。江忠源。一面力籌守禦。嚴拏奸細。暗防地道。一面與各路援兵。內外夾擊。以期一鼓殲除。至江省民情。素稱懦弱。卽紳士等。亦不免紛紛遷徙。以致人心惶惑。惟陳孚恩。暨在籍已革臬司徐思莊。郎中陳景謨。主事汪蒓鑑等。仍在省城巡防守禦。足爲士民矜式。徐思莊係已革大員。著先賞給六品頂帶。以示獎勵。辛卯。陸應穀奏。官兵追賊獲勝。許州解圍。得旨嘉獎。壬辰。浙江巡撫黃宗漢奏報。親勘嘉興湖州防堵情形。並解散台州匪徒。得旨。浙省防堵。不容稍懈。若果有逆匪闖入。尤應越境迎剿。不可先示以弱。致滋蔓延。癸巳。諭訥爾經額。托明阿奏。攻剿懷慶城外賊匪。大獲勝仗。據稱托明阿。會同提督善祿。已革都統西凌阿。督兵渡沁河。分三路進剿。該逆亦分三路。由東南北三面。城廂抗拒。我兵奮勇前進。放礮迎敵。自巳至申。斃賊七八

百名。沁河隄北之賊。亦擊斃二百餘名。共殺賊一千餘名。內有黃巾黃袍賊目二名。執令旗一名。據生擒長髮賊供稱。即係賊首偽丞相吉文元等語。此次賊撲懷慶府城。該城文武官員。尚能登陴擊賊。以待援兵。不負守土之職。托明阿督兵渡河。即會同善祿。西淩阿。首先奮勇。殲厥渠魁。大挫賊鋒。甚屬可嘉。見在托明阿。善祿等。分兵三路夾擊。訥爾經額已飭署河北鎮總兵。花里雅遜布等在扼要隘口攔截。防其奔竄。恩華。勝保。李德。即日趕到。正可督兵接應。四面兜擒。此股賊匪。諒無難尅日掃除。該大臣等。不可以已獲勝仗。稍存大意。其各鼓勵軍心。迅速蕆功。同膺懋賞。朕有厚望焉。 乙未。陸應穀奏官兵追賊。經柏山督兵進擊。殺斃長髮賊二百餘名。並砍殺偽丞相李姓。復進遂平縣城。搜斬數十人。投河死者不計其數。得 旨嘉獎。 諭向榮。許乃釗奏。鎮江官兵接仗失利。趕派大員帶兵赴援。請將提督革職治罪一摺。逆匪占踞鎮江。經該大臣特派提督鄧紹良帶兵剿辦。茲據奏稱。本月十三日。賊匪突由焦山一帶蜂擁而來。將湖南及各處營盤盡行蹋去。官兵退紮馬陵。鄧紹良見在丹徒鎮。收集散兵等語。覽奏實深憤懣。鄧紹良身膺專閫。付以克復重任。平素尚屬勇敢。何以如此潰敗。豈受恩超擢。志得意滿。以致兵心散渙耶。鄧紹良著先行革職。

留於軍營效力。至焦山在大江之中。不通陸路。該匪由何路衝來情形亦尚未確。仍著向榮。許乃釗。迅速查明。因何失利。是否毫無準備。爲賊渡江掩襲。據實參奏。　諭張亮基奏。見籌擇要防守。並分別援應江西一摺。據稱廣濟縣之田家鎮。對面有半面山。壁立江心。江流最狹。該署督。擬於該處安設木筏大礮。防賊剿襲。並可兼顧南北兩岸。辦理尚屬得手。至南昌見尚被圍。該省居閩浙皖楚之中。其地最關緊要。萬不可稍有疎虞。該署督已分撥兵勇及招集廣勇等。共二千餘名。馳赴該省。著即趕緊催令星夜趲行。無稍遲滯。至襄陽樊城等處。與河南接壤。即著阿勒經阿。隨同台湧。嚴密設防。惟該署督見已回省。署提督復回襄陽。其下游江防。專責該署道府接辦。是否可以放心。仍著隨時體察情形。相機策應。毋稍大意。　諭張芾奏。楚勇搶護省城出力一摺。此次賊匪轟塌城牆。乘勢搶撲。該楚勇等。能於倉猝之間。奮勇搶護。俾城內。得以趕緊修築。在城紳士。徐思莊。陳景謨。汪菇鑑等。亦能會同文武。分段守禦。斃賊多名。均屬奮勇可嘉。見在向榮所派音德布。帶往赴援之兵。計已趕到。本日張亮基奏。已派湖北兵一千。廣勇五百名。川勇五百名。星夜馳往。又據蔣霨遠奏。已撥貴州兵二千名。前赴湖南。亦經諭令張亮基。即將前調之湖南鎮筸鎮兵。及湘鄉


商務印書館印行

練勇。催赴江西。合計援兵。已爲不少。該撫仍當會同陳孚恩江忠源等。督率兵勇。激勵紳民。一面設法守禦。一面出城夾擊。以期迅解重圍。毋令竄擾他處。　以剿賊敗潰。革江南提督鄧紹良職。仍留軍營效力。以陝西延綏鎮總兵官和春。暫署江南提督。　癸卯。　諭本年正月間。逆匪自武昌潰圍而出。竄入江省。直撲金陵。經江甯將軍祥厚等。督飭文武官兵。登陴守禦。竭十數晝夜之力。旋因城大兵單。應援未至。省城失陷。朕聞祥厚於外城陷後。力守內城。猶復騎馬督戰。手刃數賊。被賊砍折馬足倒地。身受數十傷殞命。忠勇捐軀。被害尤烈。深堪憫惻。祥厚著追贈太子太保銜。照將軍陣亡例。從優賜卹。伊子乾清門二等侍衛恩全。著賞給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副都統霍隆武。與該將軍。同在小門。騎馬督戰。被鈎落馬。身受數傷。遇害亦慘。霍隆武。照副都統陣亡例。從優賜卹。以慰忠魂。已革兩江總督陸建瀛。由九江遇賊。遽行折回。貽誤事機。罪無可逭。前降諭旨。革職拏問查抄。茲據怡良查明二月初十日。賊陷儀鳳門。陸建瀛。於十廟地方。遇賊被害。該革員。雖經失律於前。尙不失城亡與亡之義。陸建瀛著加恩賞還總督銜。卽照總督例賜卹。所有查抄家產。均著賞還。江甯布政使祁宿藻。平時辦事認眞。朕所素悉。乃以籌防積勞身故。於賊匪攻城之日。嘔血

殞命。亦屬歿於王事。祁宿藻著加恩照藩司病故例。加等賜卹。所有各該員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各該衙門。分別察例具奏。其餘同城文武各員。如何殉難情形。著該大臣督撫等確查具奏。候朕賜卹。 欽差大臣向榮等奏。遵探逆首洪秀泉等狀貌形跡。得 旨該逆殘忍爲心。豺狼成性。斷不爲天理所容也。 兩江總督怡良奏。遵查前任兩江總督陸建瀛並未從賊。實已遇害。得 旨身係大員。斷不至昧於大節。汪大成任意汚毀。可惡之至。 七月。甲辰。 諭昨以懷慶被圍緊急。復降旨諭令訥爾經額等迅籌進勦。本日據恩華奏。懷慶府知府余炳燾等遣人縋城稟報。該郡城被地雷轟擊三次。雖經搶護得完。而城內糧食。僅敷數日。民壯萬人。嬰城固守。勢甚危急等語。覽奏彌深焦灼。賊營偪近城垣。四圍周帀。知我大兵踵至。勢必併力急攻。希冀入城。踞爲巢穴。此時惟有速飭各路官兵。合力進勦。速解郡城之圍。萬不可稍有延緩。據稱二十七日。會齊進勦。諒已捷報在途矣。行軍期約。最關緊要。稍有參差。便恐誤事。倘事機不密。爲賊暗防。或意見不同。致失期會。皆於大局甚有關係。該大臣等統領諸軍。同心合力。密籌速辦。務將懷慶一股賊匪。立卽殲擒淨盡。肅清河北。惟諸臣之功。若遷延時日。郡城或有疎虞。以致震驚畿輔。該大臣等自

問當得何罪。訥爾經額等同辦一事。尤貴以大局爲要。和衷乃克有濟。豫省軍營。距京甚近。朕無難隨時訪聞。况訥爾經額身受　皇考及朕簡畀深恩。亦應涕零感激。以圖報稱。能慰朕盼捷之心。卽是安　列聖在天之靈。此時機宜萬不可失。據懷慶府縣所禀。賊匪至多不過四五千人。南門之賊較少。西門更少。該逆所樹各色旗幟。亦難保非虛張聲勢。以疑我兵。總須確實偵探。迅速攻剿。軍情變幻。旦夕不同。惟在諸臣相機速辦。和衷共濟。朕亦不爲遙制也。　以剿辦河南懷慶賊匪獲勝。命內閣學士勝保幫辦軍務。　戊申。　諭御史方俊奏。統兵大員誤國殃民。請旨撤銷卹典一摺。已故兩江總督陸建瀛。前因喪師失律。降旨革職拏問查抄。嗣經怡良查明。該督於城破時。遇賊被害。尙非忍辱偸生。是以仍加恩卹。茲據該御史奏稱。該督自九江逃回。關係天下大局。祥厚霍隆武之死。慘烈可矜。江安數百萬生靈。遭茲荼毒。皆由陸建瀛一人所致。請撤銷卹典等語。所奏自屬公論。陸建瀛業經賞還總督銜。復將原抄家產給還。已足示朕法外施仁之意。著毋庸另議卹典。以昭區別。　諭琦善。陳金綬。雷以諴奏。賊匪四出衝突。官兵分剿獲勝。並浦口焚燬逆船。殲斃賊匪各摺片。揚城賊匪。於六月二十七八九等日。由東關便益兩門。及徐凝門等處。分路衝

突。經官兵分隊擊敗。斬獲甚多。其西門南門擁出。及城上縋下之賊。亦經官兵擊退。浦口逆船。經武慶開隆阿等燒燬多隻。奪獲軍械甚多。是賊勢漸就窮促。急思奔突。必應嚴扼要隘。以防其乘間逃逸。據稱瓜州賊匪。有至三汊河報復之說。恐揚城之賊。突出夾攻。特飭瞿騰龍帶領弁兵。馳赴南門外防守。並由三汊河繞至南門東岸。嚴密巡查。自應如此布置。惟避實襲虛。是賊慣技。著琦善。陳金綬。會同雷以諴。福濟等。妥籌協剿。合力進攻。務將揚城之賊。悉數殲除。斷不可再令竄出。復滋蔓延。慧成。容照。所帶官兵。計可先後趕到。著卽隨時擇要調撥。俾得互相策應。切勿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其浦口逆船。仍令開隆阿。武慶。西昌阿。伊興額等。迅速進剿。以期江路肅清。毋再延緩。　以署湖廣總督兼署湖北提督。是時署總督張亮基也

諭御史蔡徵藩奏。風聞臺灣府城被圍。請簡員解散一摺。據稱此次匪徒滋事。該鎮並不親行。僅委縣令會同守備孟浪前驅。以致被賊戕害。見在直撲府城。鳳山縣屬。亦被賊圍等語。前據王懿德奏。臺灣道徐宗幹。與該鎮恆裕。意見不合。當將該員等交部議處。仍責令該鎮道。迅將滋事各犯拏獲。見在如何辦理。尚未接據奏報。臺地械鬭之案。所在時有。地方文武各官。果能和衷共濟。消患未萌。何至釀成巨案。著署該督。卽飭令

澎湖協副將邵連科。前往臺灣。會同恆裕等相機妥辦。或督兵進剿。或設法解散。總期迅速蕆功。毋令蔓延爲患。見在漳泉二屬。雖漸收復。而會匪盤踞廈門。亟宜撲滅。興泉永道趙霖。才具是否勝任。並著該署督察看。據實具奏。 癸丑。勝保奏。七月初三日。約會托明阿等進剿。立斃賊匪三百餘名。該逆敗退。匿入木城。經天津兵與川勇等。擊斃七百餘名。該逆騎馬頭目八十餘人。烏淩額槍箭齊施。立將賊目盡行殲斃。生擒十四名。得 旨嘉獎。 諭。據李嘉端奏。難民雷姓李姓。自金陵城內逃出。供稱逆匪楊秀青。於三月杪病故。見僞丞相充僞東王。近日出令。皆僞北王韋姓主張。仍假托楊逆之名。城內長髮賊僅七百餘名。湖南從賊者約千人。湖北約五六百人。因人少驅令婦女擡物守城等語。逆匪占踞三城。江面未能肅清。陸路官兵。亦難得力。向榮初到江南。卽欲在上游準備礮船。順流而下。後因湖北既未能備辦。卽盧應翔所帶之船。亦因不能得力。旋卽撤去。見在下游。雖有艇船。而瞬居西風司令。更恐上泝爲難。昨諭湖廣督撫。酌量調撥師船。或設法雇備民船。配帶礮位。派員管駕。自上游駛赴金陵。以資攻剿。向榮於湖廣情形。素爲熟悉。應用何項船隻。可以得力。並需用兵勇。爲數多寡。槍礮軍械。何項適用。著體察情形。迅卽咨商張亮基等。妥籌辦

理。如該大臣營中有堪帶水師之員。即派往湖北。統帶巡行。總期兵力足資剿辦。卽可與下游艇船。併力夾攻。廓清江面。以孤賊勢。至金陵鎮江兩城。仍當迅圖克復。不得因籌調礮船。株守坐待。致誤事機也。　甲寅。　諭張芾奏。逆匪攻撲省城。連發地雷。經兵勇搶護獲勝一摺。據稱六月二十三日寅刻。該逆於前此轟塌城垣缺口之西。復用地雷轟塌城身四丈有餘。賊衆蜂擁而至。江忠源與已革九江鎮總兵淸保。督同楚勇。將賊擊退。右邊復轟塌五丈有餘。江忠源。拌死持刀。督令兵勇向前。賊目手執黃旗。乘勝上城。江忠濟與把總何正杭。奮力迎殺。將賊目殲斃。衆勇槍礮齊施。賊始敗退。該逆於缺口之東。又用地雷轟塌城身六丈。守備李輔朝等站住缺口。已革遊擊長春等。督令兵勇抵禦。糧道鄧山堃等。復帶領練勇。將賊殺退。張芾派令總兵馬濟美等。自永和等門。分路擊殺。都司戴文蘭。奮不顧身。追殺賊二十餘名。前後斃賊二百餘名。奪獲器械多件等語。逆匪圍撲南昌。連次用地雷轟陷城牆。經該省文武合力堵剿。俾得化險爲平。所有轟陷城垣。業已築復。在事各員弁。均屬奮勉可嘉。著張芾擇其尤爲出力者。隨時保奏。以昭激勸。　乙卯。皇后千秋節。宮內行禮如儀。停止筵宴。　丙辰。調廣東兵二千名。赴江西省剿賊。　丁巳。　上幸瀛臺。　諭吳



商務印書館印行

文鎔吳振棫奏。南掌國。遣使敂關。恭請入貢。並呈進表文一摺。南掌國長。召整塔提臘宮滿。世守藩封。情殷慶賀。並例貢屆期。遣使敂關。呈進貢物。所有該國使臣。計七月內可抵雲南省城。該督等於該貢使到省後。即照例派委文武各員。妥爲護送啓程。於封印前抵京。將此諭令知之。　己未。諭昨據福濟奏。淮北票鹽。辦理不善。存引未認者。至二十三萬之多。本日據周天爵奏。淮河上下。道路梗塞。商販裹足。民間淡食。請撥票鹽十萬引。止完正雜課十六七萬兩。是該侍郎已將成本減輕。是否能足向來定額。如此次撥引。行銷暢利。則商情漸臻踴躍。其餘積引。是否可以一律推行。又所稱海州距口岸較遠。應就已運到壩之鹽。無論有課無課。先行借撥提運。或俟新鹽運到歸還。或俟岸銷後給價之處。於向辦章程。有無窒礙。著福濟體察情形。妥籌具奏。總之變通必須盡利。立法尤貴因時。固不可拘泥定章。束手無策。亦不得不權衡利害。豫防流弊也。　諭御史陳慶鏞奏福建賊匪情形一摺。據稱福建下游賊匪。始由海澄發難。所至地方文武逃遁。致賊得以占踞空城。其賊船攻犯廈門。由官兵之素預小刀會者。與爲內應。同安縣知縣李湘洲。有走匿情事。見在同安西界。多半從賊。廈門爲全省精華。急須選擇紳士。召募馬港義民。三四千人。一從劉五店。

徑渡五通。一從同安前往官潯。到處設法解散。卽以紳耆爲嚮導。並知會水師兵船。駛入厦港。賊必聞風。逃回海澄。各處仍令紳士勸諭。使之互相疑忌。自當迎刃而解。其上游賊匪。大都起於邵武建陽順昌崇安將樂沙縣等處。其賊匪有衣扣髮辮各暗號。並有燒紙坐臺。大小會。及鐵板令草鞋令過江龍各名目。其汀州之江湖會匪。亦略如坐臺之會匪。聞有著名會目廖彥如。充當縣役等事。其在邵武入會者。與江西甯都賊衆。嘯敍於長汀瑞金交界之黃竹嶺地方。尤慮勾結等語。至臺灣土匪。前據御史蔡徵藩奏。稱已有圍攻府城之語。玆據該御史奏。賊於五月十二。攻臺灣府城。經商人等。登城拒守。並合民勇殺賊五六百名。知府裕鐸。自出家財助餉。其在臺之商郊各幫。與見赴天津之臺商各船。均各踴躍捐餉。以備軍需。見在鳳山縣。有遊擊曾玉明守住火藥局。被賊圍困。救兵莫達。賊目有林許爲巨魁。吳王兩姓爲主謀。該御史籍隸閩省。所奏自係實在情形。閩省以臺灣爲膏腴之地。厦港爲門戶之要。延建則地據上游。爲省垣之屛蔽。處處皆關緊要。必應及早殲除。前有旨令有鳳馳往福州。署理總督篆務。此時如已抵閩。卽著王懿德與有鳳。按照該御史所奏。查明各地方滋事情形。應如何解散賊黨。掩捕賊蹤。迅速妥辦。該御史又稱。臺灣在籍前

任禮部員外郎鄭用錫。候補主事施瓊芳。候補道林國華。道職林占梅均堪辦理團練勸捐事宜。著該署督等。諭令該紳士等。或捐貲助餉。或出力督團。但使地方肅清。必當優加獎勵。總之以本地之捐項。作本地之軍需。以本地之義勇。捕本地之盜賊。較之轉餉調兵。事半功倍。諒該署督必能妥籌辦理也。至該御史前保晉江縣監生丁拱辰。見寓廣東。著該署督咨催迅速回閩。以備調遣。其所刻則克錄等書。即由該署督附摺呈進。以備採擇。　署湖廣總督張亮基等查明河南等處賊情。並請飭行間文武各上平賊方略。得　旨所見甚是。見踞三城之賊。未見有減於前。而各處分竄。幾於策應不及。不知以後之局若何。惟有懇祈天鑒。速赦民刼而已。掩敗爲勝。軍營通病。每獲小勝。極力鋪張。不知勝報到來。朕必降旨。獨不慮及爲賊所笑耶。汝等既出此言。必應事事從實也。　諭王懿德奏請添設鑪座。兼鑄大錢一摺。現在京師戶工兩局。添鑄當十大錢。與制錢搭放行用。甚爲便利。業經戶部奏明。通行各直省。照式增鑄大錢。酌擬章程試辦。玆據王懿德奏請於福建寶泉局添設兩鑪。試鑄當十。當二十。當五十。當百大錢。其原鑪座。仍按卯鑄制錢。與大錢相輔而行。並將大錢式樣進呈。著即照所議辦理。其銅斤分數。如何配製。各省收放款項。如何通行利用

之處。著戶部妥議章程具奏。　諭周天爵奏。帶兵復回固鎮。詳陳捻匪情形。並自請斥退一摺。前以揚城逆匪窮促。有分門竄出之語。皖城防堵緊要。特諭令周天爵等。扼要嚴防。茲據奏稱由臨淮復回固鎮。扼守水陸要隘。惟以募勇又復遣散。致招物議。輒自請斥退。殊所不解。為大臣者果能殫竭血誠。有益國事。即死生亦所不計。悠悠之口。何足介懷。該侍郎居心行事。朕所素知且年雖老而氣不衰。儘可為國宣力。著仍遵前旨奮勉圖功。無庸請退。亦無必嘵嘵置辯也。　革職留任河南巡撫陸應穀奏。各路逆匪肆擾。因無征兵。未能出省督辦。得　旨所奏自係實情。然歸德一敗。大損軍威。汝若再弗振奮。何以全朕用人之顏面。以封疆大吏。僕僕在道。罔所措手。獨不慮及通省官民笑汝乎。　八月。丙子。　諭據訥爾經額。恩華。托明阿。勝保。由八百里馳奏。官兵攻破賊巢。懷慶城圍立解。逆賊渡河北擾。攻圍懷慶。環城築壘。大肆披猖。經朕特命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為欽差大臣。偕尚書恩華。將軍托明阿。內閣學士勝保。幫辦軍務。督率各路精兵會合進勦。托明阿。勝保與善祿等。由郡城東南一帶。疊次進攻。大獲勝仗。恩華等由丹河東北。率兵進勦。亦屢有斬獲。該逆負嵎抗拒。將居六旬。城中文武紳民。極力守禦。朕軫念生民。方深焦灼。七月二十八日。該

大臣。與尚書恩華。親督侍衛並各鎮將文武員弁兵練等。直過丹河。逕撲賊壘。該逆分四股撲出抗拒。我兵分作五路。以四路迎擊賊隊。以一路從中直衝木柵。復督吉林黑龍江馬隊。從旁分路抄進。我兵人人奮勇爭先。搶入木柵。並用火具。一齊抛擲。烈燄飛騰。木柵房屋。焚燒幾盡。其柵外賊匪。見柵內火起。歸路已斷。紛紛敗走。經兵勇追擊。斃賊五六百名。斬獲首級百數十顆。托明阿勝保會同善祿等。移營偪進賊壘。晝夜攻剿。並張貼告示。解散脅從。密用反間。離其心腹。悔罪投誠者。不下數百人。適恩華等。將火箭等物解到。勝保即於二十八日夜。選派兵勇。暗撲賊壘。兵勇隨進隨攻。逆匪四路狂奔。我兵往來截殺約數百人。西凌阿等帶領馬隊。生擒四十餘名。我兵縱火。焚燒賊巢。守城文武。亦派兵勇。縋城助戰。總兵郝光甲等。並各督兵接應。四面圍攻。統計斬獲賊匪二千餘名。奪獲槍礮器械一百五十餘件。黃旗大小四百餘面。騾馬無算。懷慶城圍立解。餘匪倉皇逃潰。救出難民二百餘人。當將米糧運入郡城。接濟民食。托明阿勝保善祿。入城安撫紳民。人心大定。此皆仰賴天恩默加眷佑。朕心寅感倍增。當此軍威大振。不難水陸並下。直抵江南也。尋以解圍。予在事文武出力守城員弁。升敘有差。　辛巳。欽差大臣。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等奏。餘

匪竄潰入山。派兵追剿。得　旨。昨已有寄諭矣。據郭夢齡奏。垣曲被賊竄入河北。大局朕不放心。卿等更不可稍存自矜之志。庶期有成也。　壬午。　諭向榮等。有人奏。逆首楊秀青。妖幻自恣。被雷擊其木人。驚眇一目。又金陵城中人民。日夜望大兵入城。各藏白布白綫。以備臨時改裝投首。賊營瘟疫盛行。食盡無資。西北一帶。賊兵甚少。每城垛不過一二年老之賊。城內眞長髮賊。不及千人。郴桂一帶挖煤人夫。甘心從賊者。不過萬人。其餘皆脅從難民等語。逆匪久踞金陵。如果長髮眞賊。爲數無多。被脅難民。亟思投首。該大臣等。卽可督率兵勇設法。乘機攻剿。倘能克復金陵。則鎭江揚州之賊。自必聞風膽落。又有人奏。揚州克復之後。賊卽不能安踞長江。金陵會剿之時。更當防其分頭潰竄。宜於池太各屬。扼要嚴防。庶不致乘虛竄擾等語。並著該大臣等。統籌全局。毋稍鬆懈。　諭郭夢齡奏。賊匪竄至曲沃縣境平陽府。閉城防守。省城戒嚴一摺。著訥爾經額。卽飭官兵。趕緊翻山前進。合力攻擊。正定近界山西。並著速派將弁。帶兵由獲鹿一帶入山往援。可期速到。該大臣酌量調撥。移遠就近。無稍延忽。　以已革兩江總督牛鑑。賞五品頂戴。署河南按察使。　實授駱秉章爲湖南巡撫。　諭江忠源奏請製戰船。以清江面一摺。賊匪自攻陷金陵揚鎭三城以

來。擄掠民船。數已逾萬。我軍攻剿。未能得手。皆由戰艦無多。致令長江天塹。無所控扼。近又攻撲江西省城。分擾瑞州豐城饒州各府縣。逆氣猖獗。亟宜設法。先清江面。前有旨令張亮基等購募船礮。酌派兵勇順流而下。與下游兵船兩路夾攻。想已遵辦。惟江路綿長。必須廣爲製造。著裕瑞張亮基崇綸駱秉章等。於四川湖廣等處。倣照廣東拖罟船式。速覓工匠。共製戰船百餘隻。每船約載兵五十名。均著尅期三月。一律齊備。以資調遣。本日已諭令葉名琛等。迅將船隻式樣。咨行各該督撫查照辦理。並備五百斤三百斤礮位千餘尊應用矣。川省應造船隻。或在該省。或在湖北宜昌一帶製造。卽由裕瑞酌量辦理。所須經費。亦著該督撫等籌款趕辦。 丙戌。諭據郭夢齡奏。賊匪於初十日巳刻。已在平陽府東西南三門。放火攻城。各路援兵。尚未趕到。請於附近防兵。飭調二三千名。星夜來晉等語。覽奏實深焦灼。平陽爲太原南路保障。若有疎虞。不但太原等處。被其滋擾。卽畿輔亦恐震動。著訥爾經額。遵照前旨。卽撥正定官兵數千名。星速入山赴援。並著揀派曾經行陣得力將弁。管帶前進。直趨太原以南至霍州靈石韓侯嶺一帶險要地方駐紮。堵賊北竄太原之路。並可沿途偵探賊蹤。迎頭截擊。其獲鹿井陘一帶。爲山西直隸交界要路。山徑險峻。著

即調撥重兵。移遠就近。扼要防守。見在懷慶附近地方。仍應嚴密扼守。其臨洺關等處防兵。及盛京吉林各兵。均可酌量移撥正定一帶。以資防守。晉省賊匪一日不除。近畿各處一日不能安堵。訥爾經額身爲統帥。責無旁貸。畛域之見。不可稍存。尤不可以殘賊視之。率曰不至於。夫不至於一語。誤人甚多。尤可笑者。彼昏愚者。至不可爲。猶曰斷不至於。卿其戒之。 諭。許乃普奏。聞廣東內河外海各州縣。均有捐造緝捕快蟹船。道光年間。辦理夷務時。土匪蜂起。添造此船。爲數不少。沿江沿海。緝捕盜匪。悉藉其力。英夷之火輪船。駛入河內。惟此船可以制勝。蟹船形如蜈蚣。上無篷窗。利於用武。船頭暗藏大礮。旁列子母礮。護以魚網。槍礮不能擊中。船勇皆係各廳縣雇募練習之人。技藝嫺熟。爲水戰第一器械。均由該廳縣捐辦見成。無須另行籌辦各等語。見在江南剿賊。此等船隻。是否能由大洋入江。著葉名琛柏貴。體察情形。如此船可期得力。著即派委得力員弁。管帶快蟹船二三十隻。迅由海道馳赴江南。駛入長江。合力圍剿。往著派軍功五品頂帶梁恩升。千總王耀吉。已革千總陳高。守備衛佐邦。隨同水師。乘駕快船。前往江南。聽候調遣。 諭。前因賊擾懷慶。密邇山西。疊次諭令哈芬。嚴密防堵。該撫前奏。布置隘口情形。據稱已屬周密。乃賊匪突陷垣曲。

擾及絳縣曲沃。直撲平陽。據藩司郭夢齡馳奏。而哈芬退在省南奏報轉遲。且由陽城親帶官兵進剿。自應迅赴平陽迎擊。何以遷延旬日。至今尚逗遛潞郡。本日始據奏到。絳縣曲沃失守。於賊擾平陽府城情形。茫無聞知。該撫統轄全省。不知所司何事。即如同知魯鴻疇稟探垣曲賊情。郭夢齡據以入告。哈芬並未接閱。是文員之不遵調度可知。烏勒欣泰係本省總兵。例歸巡撫節制。何至屢催罔應。尚須請旨飛調。是武職之不遵調度可知。至請以所帶兵百名。守護入京要隘等語。直是束手無策。似此調度乖方。畏葸無能。若仍令待罪封疆。必致更滋貽誤。哈芬著即革職拏問。由郭夢齡派員解京。交刑部按律治罪。尋以恆春爲山西巡撫。未到任以前。以布政使郭夢齡署理。 褫訥爾經額黃馬褂。以賊竄入晉境。布置未能周密故也。 諭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固畢爾那托爾咨稱。果爾畢齊河地界。並未立有界牌。以及近海一帶。呈請立界一摺。俄羅斯近海一帶地方。有無設立界牌之處。理藩院定例。並未載明。著英隆先行查明。該果爾畢齊河東山之南北兩處。從前如何分定界限。以及伊等近海之處。究係應否設立界牌。著即行文知照德勒克多爾濟等。循照舊例。妥爲辦理具奏。 欽差大臣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餘匪西竄晉省。毫無

準備。以致各屬被擾。見已遵旨派兵扼守正定。得　旨。賊竄晉省。直晉均難辭責。況訥爾經額。統領諸軍。責難旁貸。事後百口辯論。於事何濟。懷慶解圍。是汝之功。俾賊匪西竄。餘燼復然。是汝之咎。功過自不相掩。目下平陽失守。幸勝保抄越賊前。設非上天默佑。竟達太原。直犯京師。汝等有何爲耶。卿數歷中外多年。斷不至昧於事機。視京闕爲無關緊要。欲京師鎮定。必籌阻晉省關隘。欲保直隸無擾。尤應以山西前路爲咽喉。脣齒相依。猶非一家。直一身耳。再哈芬已革職逮問。卿更須事欲速而見大。勿以常時常事觀也。革去前賞馬褂。不過僅予薄懲也。懍之。　署山西巡撫郭夢齡奏。賊陷平陽。撫臣失機。恐致激成事端。得　旨。覽奏各情。實係該革員荒謬已及。不料哈芬辜恩喪良若是。見雖逮問。於事無補。朕無知人之明。咎將誰諉。朕若有傳哈芬密旨。亦不應向人道及。況本無此密旨。伊所行若是。意欲何爲。　壬辰。　諭自逆賊竄擾懷慶。勝保與托明阿善祿等。偪近賊巢。戰功屢著。迨懷慶解圍。餘匪西竄。勝保與善祿。西凌阿等。跟蹤追剿。行走迅速。獨能遶出賊前。杜賊北竄。見在平陽府。業已收復。賊匪由洪洞東竄。勝保等統帶馬步各隊。扼要迎剿。所有各路進剿官兵。前已有旨。均歸調遣。茲據訥爾經額奏請馳回正定一帶。嚴防要隘。與晉省相距較

遠。一切調度。勢難兼顧。著即授勝保爲欽差大臣。並著訥爾經額。派員將欽差大臣關防。賫送山西軍營。交勝保祗領。所有各路官兵。及地方文武。統歸節制。著即嚴催追勦各兵。迅速接應。毋稍延緩。如有不遵調遣。畏葸貽誤者。即行嚴參。按律治罪。恩華托明阿。仍著幫辦軍務。與勝保同心協力。嚴飭各路帶兵員弁。四面兜勦。將奔竄賊匪。尅期殄滅。朕必加以懋賞。　丙申。　諭昨命勝保爲欽差大臣。勦辦竄擾山西逆匪。各路官兵。統歸節制。並飭領兵大員等。合力兜圍。自不難迅速殲除。尅期奏凱。惟軍律首貴嚴明。將士方能用命。近覽軍營奏報。鎭將備弁中。或以守候軍火夫馬。藉口逗遛。或以防堵遠僻地方。抗不遵調。畏葸玩愒。幾至相習成風。縱賊殃民。深堪痛恨。勝保特膺簡任。總統師干。果勇有爲。朕所深悉。著頒給康熙年間安親王所進神雀刀。由恆春賫往山西。交勝保祗領。如有不遵調遣。任意遷延。甚至臨陣退縮。貽誤軍情者。提鎭以上。著該大臣據實參奏。聽候諭旨。其副將以下各員弁。即著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以肅軍令。　庚子。始鑄當五十大錢。　辛丑。　諭張芾奏。逆匪攻陷饒州府城。擾及樂平縣。並土匪圍撲吉安府城。各摺片。見在江西省城。尚未解圍。省外郡縣。疊遭擾害。分兵既恐力單。籌餉又虞不繼。朕心實深懸係。著張芾嚴飭地方

文武。督率紳民兵勇。同心戮力。共圖保衛。總兵阿隆阿。趕到吉安。相機進勦。湖南候補道夏廷樾亦已赴援。著即飭該鎮道合力攻勦。及早殲除。饒州樂平。均著分派兵勇迅往勦辦。其泰和萬安等處土匪。並著一體防勦。毋致滋蔓。 欽差大臣都統銜琦善奏揚州賊匪思竄。堵勦獲勝。得 旨東路欲竄。早在意中。琦善斷不能辭責。緩緩待之。俾賊盡出。以收復入奏。是何肺腑。豈不能力陷堅城。盡殲醜類。即使稍有餘波。汝等功過。尚足相抵。自賽尚阿一誤之後。再誤者琦善也。琦善老而無志。若再不知愧奮。朕必用從前賜賽尚阿之遏必隆刀將汝正法。 福州將軍兼署浙閩總督有鳳奏臺灣鳳山縣城收復。見在籌辦情形。得 旨覽奏各情均悉。臺地軍餉。甚屬緊要。既能設法通融妥辦。甚好。捐數較多者。速行奏聞。候朕加恩。 壬寅。 諭。據恩華郭夢齡奏報。賊匪於二十三日。攻陷潞城。全數奔竄黎城。欲由該處出口。徑撲河南等語。黎城與河南直隸邢臺。皆屬接界。托明阿等。據稱帶兵緊追。何以未能堵截。致賊旁竄。此時該大臣是否仍在平遙。抑係督兵進勦。未據奏報。實深懸繫。著勝保統籌全局。應如何扼要堵擊。不令竄入直境。並合力夾擊之處。相機調度辦理。 欽差大臣。湖北提督向榮奏報上海川沙等廳縣失守。撥兵進勦。得 旨數日間。四縣

商務印書館印行

接連失守。深堪詫異。除業經自縊之地方官。有無逃避者。著迅速查明。向榮雖日久無功。而金陵賊匪。尚不至肆意竄往下游。此時斷斷不可離營。陝甘總督舒興阿。奏撥兵駐守。聞喜並親往蒲州防剿。得旨卿既赴晉協剿。卽係護陝省前路。總以相機兼顧爲要。署山東巡撫崇恩奏。拏獲捻幅各匪正法。得旨嚴拏土匪。乃東省要務。汝前因此獲譴。今卽署撫。尤應加意妥辦。力戒因循。況此時更非常比。不振作焉能有效。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文宗顯皇帝。

癸丑咸豐三年。秋九月。癸卯朔。諭訥爾經額奏。賊匪竄越直境。催調官兵堵剿。桂良奏。臨洺關被賊竄擾。勝保奏。督兵星馳。繞赴直隸截剿各一摺。該逆自山西洪洞東竄。復由屯留竄至潞城黎城一帶。經勝保善祿托明阿西陵阿等分路追剿。勝保已將賊匪竄赴太原之路。扼要堵截。托明阿由澤潞進兵。復於屯留境內追及賊蹤。亦獲勝仗。將該匪擊退數里。旋復奔突東竄。而恩華赴晉迎剿之兵。迄未與賊一遇。以致該逆。經由涉縣武安竄入臨洺。踞關抗拒。畿輔重地。豈容逆匪竄擾。該督訥爾經額。由臨洺退回。暫駐廣平。調集官兵。親督進剿。勝保等已統帶各路大兵。繞出賊前截擊。托明阿西淩阿等。跟蹤追擊。並有舒興阿派來之副都統綿洵總兵桂齡與副將孔廣順官兵。隨同勝保等擊賊。見在本省防兵及盛京吉林官兵雲集。已敷剿辦。著再添派培成多爾濟那木凱管帶駐紮南苑之察哈爾馬隊官兵。即日起程。並派慶祺維祿管帶駐紮天津之盛京官兵。迅速馳往。統計京外大兵數萬餘名。併力奮


商務印書館印行

剿。諒此么麼小醜。惡貫滿盈。盡數殲除。尅期可待。前曾疊次諭令訥爾經額。嚴防直隸各要隘。據奏早經布置。何以先期絕無偵探準備。以致賊匪竄入直境。該督調度乖方。實難辭咎。訥爾經額。著革職留任。並拔去花翎。以示薄懲。恩華會剿遲延。致賊東竄。著革職留任。仍責令帶兵。迅速繞出賊前。會同勝保。協力剿辦。以贖前愆。托明阿剿賊奮勇出力。身受槍傷。惟未能遏其竄逸。著降五級留任。勝保督催不力。咎亦難辭。著降二級留任。均著迅速會剿。殄此羣兇。肅清畿輔。如帶兵大員。以及鎮將以下各員弁。再有逗遛不進。致誤事機者。卽著該大臣懍遵前旨。嚴參懲辦。

撥山西司庫銀三十萬兩。鹽庫銀五萬兩。捐輸銀十萬兩。陜西捐輸銀二十五萬兩。解京備用。

調熱河馬三千匹。察哈爾馬二千匹。來京備用。

調察哈爾兵二千名。赴直隸正定剿賊。

丙午。革直隸總督訥爾經額職。仍留直隸。隨同桂良。辦理防剿事宜。以桂良爲直隸總督。

諭直隸總督桂良。逆匪竄入臨洺關。復陷隆平柏鄉。勢甚剽疾。正定情形。極爲吃重。慶祺等所帶駐紮天津之盛京兵二千名。已於初三日。由水路起程。前赴保定。其察哈爾官兵。並派出京兵。亦卽日前往剿辦。所有撤回之大同兵。及龍王廟停泊之盛京官兵。並吉林官兵。均須飛催趕到。佟鑑所帶礮位。如已到省。

著察看緩急。與恆春酌量布置。隨時知照勝保。合力剿辦。　諭據張芾。江忠源奏。逆匪敗竄省城解圍。各摺片。本日李嘉端奏。賊船六百餘隻。停泊安慶府城外。乘夜入城。見在賊匪。不下五六千人等語。此股逆匪。顯係圍攻南昌。不能得手。復圖竄踞安慶。本日已諭令李嘉端。周天爵。迅籌剿辦。並諭令張亮基。崇綸。將造備船隻。催赴下游。交江忠源調遣。其夏廷樾。所造船隻。並著派員押送下游。以備兵勇乘坐。見在南昌省城解圍。所有被難居民。著張芾等。妥爲招撫。其竄據饒州。擾及吉安等處土匪。仍著督飭各員弁。趕緊剿除。江忠源。跟蹤追剿。總以肅清江北爲要。著卽與都司戴文蘭等。督飭兵勇。直赴皖省。探明賊蹤。合力攻擊。勿令餘匪。久踞皖城。又成巢窟。

丁未。　上幸瀛臺。　諭據桂良奏。賊匪已至趙州。該督飛催署提督保恆。實力防守。並飭正定鎭總兵。及該府知府。於滹沱河渡口。多派兵役。晝夜把守。船隻已收北岸。復於沿河安設擡槍擡礮。以防偸渡。惟趙州。逼近正定。距省亦甚近。若不趕緊截剿。則近畿一帶。俱爲震動。該大臣。由井陘出山迎截。見在行抵何處。連日未據奏報。朕心實深焦灼。所有培成。多爾濟那木凱。帶領京兵。及察哈爾等官兵。並達洪阿。帶領京兵。均已催令啓程。統歸該大臣調度。著勝保。卽督兵星速兼程前進。痛加剿洗。


商務印書館印行

諭楊以增奏。軍務未竣。應行緩堵漫口一摺。南河見當辦理防堵。若興大工。誠恐數千萬夫。麕集河干。奸匪因而溷跡。自應暫緩堵築。以昭慎重。該河督務將漫口盤頭。督飭廳營各員。竭力裹住。勿令續塌。俟來歲秋間。再行興辦。　諭前因禮部奏。福建舉人林昌彝。進呈三禮通釋一書。當交南書房翰林校閱。尚多脫悞。因將原書發交該舉人再行詳校。茲據改正。仍由禮部進呈。著即賞收。該舉人林昌彝。留心經訓。徵引詳明。著以教授歸部選用。以示獎勵。　諭內閣已革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著即拏問。由桂良派員解京。交刑部治罪。理藩院尚書恩華。任意遷延。辜恩溺職。著革職拏問。由勝保派員。押解來京。交刑部會同宗人府審訊。按律治罪。　諭桂良奏。賊匪竄至定州。嚴守保定一摺。保定為畿輔屏障。最關緊要。該督務即督率文武員弁。實力巡防。認眞堵禦。斷不可令該逆竄越。勝保若能繞至賊前。自可會同進勦。其河間一路。亦須防其竄入。不可疏忽。至易州一帶。據德春奏防守浮圖峪。係屬後路。此時賊蹤。從前路奔竄。著該督酌量緩急。有可撥兵協濟之處。即著分撥援應。京兵雖已陸續啟行。仍恐緩不濟急。該督仍當統籌全局。相機布置。賊情剽疾。倘越過保定。直犯河間。或至天津。俱當隨時調度。一面知照勝保。飭帶兵大員。攔截逆蹤北

竄。諭據長臻奏逆匪分股竄。擾彰衛兩府。會籌防禦一摺。逆匪由懷慶竄入山西。復由洪洞東竄武安涉縣一帶。擾至直境。已有旨諭令勝保督兵前後夾擊。諒可得手。彰衛兩府之賊。是否即是此股。抑係另股分竄。著該督即商同陸應穀派員實力剿辦。勿留餘孽。　辛亥。　上御乾清宮。授惠親王奉命大將軍印。御前大臣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為參贊大臣關防。大將軍。贊參大臣祗受。率從征將士行禮。禮成。上還養心殿。　諭前此逆賊滋擾懷慶。疊經大軍攻剿。潰竄山西。復經勝保等飛追截擊。該逆計窮。東竄由臨洺北竄正定一帶。勝保等見已統領大兵出山。繞至賊前。該逆不敢抗拒。殘喘苟延。畿疆近地。豈容逆匪肆行。前命培成多爾濟那木凱達洪阿等統帶旗營官兵。並察哈爾官兵。出京進剿。必須親近重臣。總統諸軍。以伸天討。惠親王綿愉。仁勇忠誠。威德克濟。著授為奉命大將軍。御前大臣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公忠體國。謀勇兼資。著授為參贊大臣。本日朕御乾清宮。親頒大將軍印。參贊大臣關防。並頒給銳捷刀。交惠親王祗領。訥庫尼素光刀。交僧格林沁祗領。即日統領健銳營外火器營兩翼前鋒營。八旗護軍營。巡捕五營。及察哈爾各官兵。並哲哩木卓索圖昭烏達東三盟蒙古諸王等勁旅。由京前往合剿。與欽差大臣勝保前後

夾擊。天戈所指。自可尅日蕩平。王等其戮力同心。嚴明賞罰。迅奏膚功。以副委任。

壬子。　諭桂良奏。賊由深澤。擾及深州。恐東竄河間天津等語。賊匪知大兵自西北兜圍。突竄河間天津。甚關緊要。僧格林沁等所帶重兵。昨甫起程。未必即能分路趕到。自應先就現到之兵。扼要布置。慶祺若折回天津。固嫌水程迂緩。令其嚴扼河間。正可迎頭截剿。此時滹沱以南。倘已無賊。西凌阿必已由稿城北渡。該處由東鹿東馳。距深州甚近。佟鑑由安平進兵。去深州亦祗數十里。必能前後夾擊。維祿所帶盛京兵。尚在南路。即由南宮冀州一帶。扼其東南。賊更無從紛竄。至天津一路。已諭知文謙嚴防矣。　撥山西司庫銀三十萬兩。解赴直隸。以備軍需。　諭道光二十九年。

皇考曾賜朕銳捷刀。　賜恭親王奕訢白虹刀。彼時並蒙恩諭。准其佩用。緣此二刀。俱係金桃皮鞘。非特賞不能用。見命恭親王奕訢。署領侍衞內大臣。今日伊見面時。請旨所有從前特賞之白虹刀。仍准伊佩用金桃皮鞘。餘不准用。　諭羅繞典吳振棫奏。剿除回匪首犯就擒。一摺。據奏回匪裹脅數千人。盤踞東川之翠雲寺小雪山。經該督等飭令護總兵王國才等帶兵進剿。窮搜巢穴。擊殺無算。被脅回衆紛紛赴營求撫。首犯馬二花及餘匪悉就擒獲。並將難回一萬三千餘人。派員遞回安插。

見在東川尋甸地方。一律肅清等語。此次剿辦回匪。文武員弁著該督等擇其尤爲出力者酌保候朕施恩。　甲寅。　諭勝保奏恩華已趕到。可否責令戴罪自效等語。恩華業已革職拏問。惟當軍務需人之際。既據該大臣奏留。著暫緩解京。准其留於勝保軍營。戴罪圖功。以觀後效。　諭前因賊匪占踞安慶。竄入裕溪。已諭令周天爵。派撥兵勇前往堵禦。見在廬州情形危急。若稍有疏失。大股賊匪。復將北竄。勢更滋蔓難圖。皖江爲南北咽喉。李嘉端究係書生。不諳軍旅。周天爵。戇直勇敢。朕所素知。此時江北一帶。惟該侍郎。尙能辦賊。當此軍情緊急地方待援甚迫。豈不能爲朕分憂耶。臧紆青所募壯勇。亦可自成一隊。用以擊賊。現在山西餘匪。竄入直隸。勝保等。統兵截擊。不暇南顧。該侍郎能保衞皖省。杜其北竄之路。朕所望也。　乙卯。　諭昨因賊陷深州。蠡縣告急。降旨令僧格林沁等進駐保定。與勝保等合力攻剿。本日據僧格林沁奏。蠡縣迤北。無險可恃。所統之兵。總宜駐紮涿州。不可遠離。所見極是。僧格林沁統領京兵。見駐涿州。實爲京師屛障。保定後路。且足爲該大臣北路聲援。朕命將之意。實在於此。並非令該王等代替該大臣也。直隸軍務。一切責成勝保。就見在統領之兵。酌量調度。以一事權。不必疑慮。　丁巳。　諭前有旨將恩華留於勝保

軍營。戴罪圖功。以觀後效。本日據僧格林沁奏。該員業已行抵涿州。可否留營效力等語。恩華。卽著留僧格林沁軍營差遣委用戴罪自效。撥內庫銀十萬兩交順天糧臺。以備軍需。　己未。　諭欽差大臣勝保直隸總督桂良奏。該逆盤踞深州。分股北竄。安平蠡縣等處。何以遽行竄至平山縣。西雄德店地方復有占踞五台縣。陳家莊之事。是否晉州賊匪分股西竄。抑係各該處土匪竊發。地方官急望官兵來援。倉卒具報。此股逆匪。原甚剽疾。亦難保非乘虛奔突。爲牽綴我師之計。勝保旣由保定。統兵赴深州攻剿。善祿西陵阿亦併力迎擊。並綿洵桂洵郝光甲蘊秀所帶之兵。均從西南一路前來。何以未與賊接仗。正定等處地方官。何以並無稟報。殊不可解。偵探最關緊要。設有舛錯。貽誤事機。所關非細。該大臣與該督。惟當相機布置。應於何路分兵扼截。總須嚴防各路。探明兜剿。不可墮賊奸計。致令我兵疲於奔命。見在賊踞深州。約有若干。其西竄之賊。是否卽係晉州分股。仍著確切探明。隨時馳奏。　撥廣東銀二十萬兩。解赴福建。以備軍需。　辛酉。　諭安徽巡撫李嘉端。自到任以來。毫無布置。致逆匪竄踞安慶無爲州巢縣等處。均被蹂躪。實屬調度乖方。有負委任。李嘉端。著卽行革職。　以湖北按察使江忠源爲安徽巡撫。　諭兩廣總督葉名琛。

廣東巡撫柏貴。有人奏舟師之銳。莫如紅單船。而欲紅單船之得用。必由廣東紳士。雇覓候選道伍崇耀。素爲該處民勇人等信服。應卽令該員辦理等語。此事前有旨。諭令該督等籌辦。著再傳諭伍崇耀。按照所奏。悉心籌畫。卽責成該員專辦。倘江面賊船。一律廓清。卽爵賞之榮。亦所不吝。該員身受國恩。自當力圖報效也。 調廣東兵一千五百名。赴福建剿賊。 撥廣東司庫銀十萬兩。解往福建。以備軍需。 諭據張亮基崇綸奏。逆船竄撲田鎭。官兵水陸獲勝情形。自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初二日。三次接仗。計斃賊三百餘名。擊沈溺斃者甚多。防剿尙屬認眞。所有南北岸分擾餘匪。著卽責成唐樹義。及徐豐玉。張汝瀛等。督率各文武員弁。帶領兵勇。無分水陸。扼要防剿。以期殲除淨盡。毋稍疏虞。該司道等均能深悉賊情。相機堵剿。當可得力。昨有旨。已將江忠源補授安徽巡撫。並命唐樹義以二品頂帶。補授湖北臬司矣。 諭江忠源奏。田鎭失守。道員同時陣亡一摺。該逆自九江竄擾興國。徑撲田鎭。勢甚猖獗。張亮基崇綸昨奏。該處兵力不厚。扎委同知伍煋。都司周祿。帶勇前往會剿。且有總兵楊昌泗。分路迎擊。何以此次接仗。僅有該道等奮死抵拒。鏖戰多時。江忠源親隨楚勇。亦皆血戰陣亡。所存無多。未見大兵隨後援應。見在南岸興國一帶。江南二

千餘里。悉經賊船分布。雖候屆初冬。東風未必時作。難保該逆。不由陸路竄伺省垣。且江面俱是賊船。該署督等所派勞光泰帶去之新造礮船十餘隻。能否不致疏失。其餘續造船隻。收集何處。均須豫爲準備。江忠源見與唐樹義。會同晉德。布馳赴武昌。惟安徽安慶被賊占踞。廬州又在危急。李嘉端旣經罷斥。周天爵復値患病。該處近接潁亳。切須防賊北竄。專待江忠源前赴新任。該撫所帶兵勇。仍酌量繞道帶往安徽。以資剿辦。張亮基見未交卸。且熟悉楚省軍情。卽與崇綸。督同唐樹義。嚴飭地方文武員弁。趕緊設法堵截。逆船泝流而上。如道士洑。蘄州等處。均可扼守。萬不可令其肆意衝突。其南岸陸路。有無兵勇堵守。亦著迅速布置。此時賊踪聚集何處。並著迅速查奏。尋革張亮基。崇綸職。仍留任。予陣亡道員徐豐玉。張汝瀛。祭葬世職。

丙寅。諭前因歸德失守。將河南巡撫陸應穀革職留任。乃逆匪渡河北竄。由山西復入河南武安涉縣。擾及直隸地方。陸應穀不能先事豫防。咎實難辭。著革職。卽行來京交巡防王大臣差委。 諭前由江西下竄賊船。半在安徽安慶巢廬一帶滋擾。半由九江竄入湖北興國州一帶。河南與皖楚毗連。不可不嚴加防範。徐廣縉剿辦歸德土匪。已有成效。各處團練。正可協助兵力之不足。英桂接奉此旨。自以嚴防楚

皖賊匪爲要。迅卽起程。萬勿稍有遲延。 己巳。 贈已故漕運總督周天爵。尚書銜。照尚書例賜卹。並賜諡文忠。 諭吳文鎔等奏。賊氛偪近省垣一摺。逆匪由九江。逆流而上。武昌城內居民。逃避一空。存城兵一千餘名。不敷分布。該督等擬帶兵勇。於附城四面分紮。雖非守城正辦。亦係因時變通。有萬不得已之勢。惟逆匪上竄。若武昌不能固守。則長江上下。盡爲賊有。勦辦愈難措手。能否分扼南北兩岸。擇要固守。該督等雖勢處萬難。亦當力圖堵禦。以遏賊衝。其與豫省毗連等處。尤當扼其北竄之路。昨已有旨。諭令該督酌調官兵。並荊州滿營官兵。及湖南兵勇船隻。本日復諭令駱秉章。曾國藩。酌派兵勇船礮。前往協勦。吳文鎔。統轄兩省。務當權其緩急。酌量調撥。與崇綸督率司道等。悉心籌畫。相機截勦。仍督飭所屬。勸諭居民團練。俾各安生業。互相保衛。勿令紛紛遷徙。倘能固結人心。卽可藉資守禦也。 諭正在寄諭間。據文謙等奏。逆匪竄至天津。接仗獲勝一摺。並據稱勝保之兵。追賊卽可趕到。見諭惠親王等。添派京營官兵。前往應援。著僧格林沁。迅催奕紀等。所帶兵一千名。星速進勦。並著該大臣。趕催多爾濟那木凱。達洪阿。所帶官兵。馳往夾擊。天津距京師甚近。該處勇多兵少。必須厚集兵力。與勝保併力勦殺。方足以殲除羣醜。諒大臣必能

權衡緩急。不致貽悞事機也。　冬十月。壬申朔。直隸總督桂良奏。賊竄滄州青縣一帶。距天津甚近。飛催各路官兵剿辦。得　旨。以後情形。諒汝亦必知之矣。逆匪雖至天津。猶不可不防其西竄。　漕運總督福濟奏。賊竄直隸。恐訛傳驚惶。或妄進巡幸之說。伏願乾綱獨斷。始終不疑。得　旨。覽奏具見悃忱。見在毫無此意。亦無此奏。勝保屢挫賊鋒。畿疆指日可肅清矣。朕心甚定。特諭汝知。　欽差大臣向榮奏。遵籌攻守事宜。得　旨。汝之議論籌畫。尙皆當時急務。然金陵久踞之元惡逆首。終未殲除。汝尙藉詞搪塞。何無恥之甚。朕既用汝。惟冀汝速蕆偉績。克膺懋賞。汝竟以難辦入奏。豈能任其猖獗耶。汝之心地才力。及汝之用心過人處。朕無不知。威望人言。皆不可恃。總以眞仗眞勝爲確據。汝雖至愚。朕料汝斷不肯以自己身家性命。博衆人之譽。及至國法臨身。方悟爲衆人所誤也。自己功業自己掙。無須他人之力。方爲國家之干城。世間之奇男子。　諭湖廣總督吳文鎔等奏。本日據吉慶奏。該逆大股撲到漢陽。於九月十八日入城。漢口一帶梗塞等語。前據駱秉章。曾國藩。酌派兵勇船礮。迅赴湖北協剿。並著台湧帶兵赴省。以資援應。未知何日可到。該督等祗可就見有官兵。妥爲守禦。以待援兵之至。並將現在情形。迅速奏報。以慰朕懷。又青麐奏稱。賊

至田家鎭。已革同知勞光泰。所帶潮勇。倒戈相向。以致官兵傷潰。如果屬實。亟應從嚴懲辦。著該督撫等查明勞光泰已通賊。卽行凌遲處死。再行奏聞。如尙未通賊。亦應科以軍律。從重懲治。至漢陽被陷。文報驛站。務宜設法。繞道行走。勿致疏失。　諭青麐奏。考試德安。聞賊匪已擾及漢陽。見在督率地方官。招募壯勇。並傳諭紳士人等。協力保衛等語。該學政雖無地方之責。値此賊氛逼近。著卽暫駐德安。督飭地方文武。嚴密防堵。賊匪已入漢陽府城。不知武昌情形如何。著卽迅速探明具奏。所稱拏獲逃勇。據供田鎭之敗。係已革同知勞光泰帶領潮勇倒戈所致。實堪痛恨。勞光泰。如已通賊。卽由汝處將犯解到。凌遲處死。再行奏聞。如尙未通賊。自有該督撫遵旨嚴辦。　參贊大臣僧格林沁奏報。親往天津。籌商進剿。得　旨。汝帶多少兵去。爲何不申明。若數騎前往。倘遇逆匪奈何。　長蘆鹽政文謙等奏報勝保獲勝。賊踞獨流。並呈路程清單。得　旨。逆匪在直。若堅壘負嵎。實堪憤恨。路程清單留覽。　丁丑。硃筆　諭。欽差大臣勝保等本日據勝保奏。隨營將士。於飢寒交迫。遠道奔疲之際。猶能奮勇殺賊一千餘名之多。皆由爾將士等同仇敵愾。素懷忠義。朕知賊匪必能迅就殲除。覽奏實深欣慰。尤廑於懷。惟願始終奮勇。大功早蕆一日。我將士早膺一

日殊恩。爾等遠離家鄉。音信隔絕。朕非不知爾等之心也。著勝保將此硃諭與各大員看。並曉諭闔營將士知之。　諭袁甲三奏剿辦阜亳巨匪獲勝一摺。阜亳交界地方捻匪。經袁甲三督率兵勇。大獲勝仗。兇燄已挫。惟捻首未獲者甚多。見仍嘯聚雉河集地方。著卽乘此聲威。痛加剿洗。務將全股捻匪。盡數殲除。毋貽後患。　賞兵科給事中袁甲三三品卿銜。署安徽布政使。　革職留任安徽巡撫李嘉端奏。籌調兵勇。設法收復進賢關。以圖進剿。得　旨。賊在安慶分占集賢關險要。已爲賊有一時欲圖收復。不過空言。又奏池州失守。請飭催兵克復。批。安省南北岸皆爲賊踞。奈何。該府縣。想必又係逃避。曷勝憤悶。　己卯。　諭勝保奏進剿楊柳青賊匪一摺。逆匪由獨流竄擾楊柳青。經我兵痛加截剿。賸有騎馬餘賊。向南逃去。自係竄至靜海獨流等處。此次接仗。該大臣督率奕紀。文謙。所帶兵勇赴剿。各路會合之兵。何以尙未趕到。本日據僧格林沁奏。慶祺已進泊隔淀隄口門。距獨流四五里。與賊接仗。擊斃百餘名。達洪阿見在獨流對直二十餘里之瘸柳地方。屯扎候船。著該大臣。仍遵前旨。飛速迎催。督同進剿。以便與靜海迤南西淩阿。善祿。所帶之兵。水陸夾擊。此時逆匪。在獨流蟻聚。必須合力兜圍。殲除淨盡。達洪阿所帶之兵。均係勁旅。可期得力。務

卽迅提前進。毋任再有延緩。致誤事機。 壬午。革哈芬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以其種種紕繆。實屬糊塗故也。 諭勝保奏。軍營宜和衷共濟等語。所見極是。此股賊匪。旣責成該大臣剿辦。一切調度。朕斷不爲遙制。若諸將觀望遷延。任意遲誤。必致又蹈懷慶故轍。畿輔重地。豈容再有貽悞。倘有不遵調度。致失期會者。該大臣一面奏聞。一面卽以軍法從事。此旨著傳示軍中將士。俾各懍遵。 鑲白旗。滿州副都統達洪阿奏報往返稽遲緣由及見籌會剿情形得 旨。往返奔馳。致稽時日。原屬有因。見在汝已抵軍營。朕總以汝能殺賊爲憑。事後置辯。徒無益也。勝保屢立戰功。人甚忠誠。與汝相似。必能與汝和衷。汝若視勝保。與賽尙阿等。則是汝自誤也。 甲申。諭勝保奏。剿辦獨流逆匪。大獲勝仗一摺。逆匪自經官兵於楊柳青地方。痛加剿洗。全數竄踞靜海獨流兩處。勝保督帶官兵。並達洪阿。奕紀所帶官兵。於十一日辰刻。直抵獨流賊巢。大獲勝仗。用大礮連向賊壘轟擊。該逆傾巢撲出。我兵分東西兩岸衝殺。西岸出賊二三百名。爲達洪阿擊敗。東岸逆匪甚衆。亦經各路官兵。轟斃二百餘名。該逆復敢從東面。擁出馬隊數百名。自深林抄出。衝入河洲官兵隊中。勝保望見賊旂甚近。親身督帶吉林黑龍江官兵。向東飛奔。步行掩殺。河州天津各兵。見勝

保督兵接應。亦各奮勇抄擊。槍斃帶馬隊穿黃馬褂賊目一名。賊衆大潰。奕紀亦帶兵接應。佟鑑所帶銅礮。從旁轟擊。立將乘轎指揮逆衆之賊目擊斃。並槍斃轎前。執大黃旂之賊。統計是日殺賊五六百名。此次進剿逆匪。我兵馬匹尚未到齊。當賊衆衝入河州隊中。欲將天津各隊圍裹。其勢頗爲兇悍。該大臣揮衆步行督戰。各隊官兵。人人用命。奮力攻擊。遂至賊衆披靡。殲戮甚多。覽奏實深嘉慰。著發去黑狐皮馬褂一件。珊瑚豆大荷包一對。交勝保祇領。該大臣即督率達洪阿。奕紀。佟鑑。及慶祺。經文岱所帶官兵礮船。四面兜圍。將獨流逆匪。悉數殲除。並與西凌阿善祿等。將靜海逆匪。一律殄滅。以靖畿疆。 工部左侍郎呂賢基等奏。已革臬司張熙宇等。督率兵勇。收復集賢關。可否以功抵罪。得 旨。張熙宇等。此次尚屬出力。然賊並未大受懲創。仍著督催進剿。若果倍加奮勇。不但開復處分。頂帶猶應分外加恩。是時若即行開復。未免過優。 諭。據吳文鎔等奏。賊匪盤踞漢陽漢口。省城危急。一摺。覽奏曷勝焦灼。逆匪占踞漢陽。江面梗阻。此時自應急攻漢陽。以掣賊勢。江忠源。見已諭令暫留湖北。督帶兵勇。進剿漢陽賊匪。並令唐樹義。設法渡江。與該督撫等。合力守禦。台湧。自荊州帶兵赴援。不知見抵何處。前已疊降諭旨。令舒興阿。由河南馳入楚境。

督兵援應。本日復催令前進。計日當可趕到。夏廷樾所帶兵勇數千。已諭張芾。飭催該員赴武昌。曾國藩亦可由湖南帶勇赴援。該督等嬰城固守。惟有激勵將士兵勇。盡力捍禦。以待援兵。 諭勝保奏。攻剿獨流逆匪。續獲大勝。十三日。勝保親督大兵。分路進攻。殺賊千餘名。我兵三戰三捷。賊勢已極窮促。勝保調度有方。各路帶兵大員。及將弁兵勇。均能用命。深堪嘉尚。著發去金鞘牙柄小刀十把。銀鞘牙柄小刀十把。銀鞘玉柄小刀十把。小荷包二百個。火鐮十三把。著勝保。擇其奮勇出力者。傳旨分別賞給。並將疊次打仗出力之各員弁兵勇。查明保奏。候朕施恩。該大臣。務即督飭各路官兵。乘此聲威。迅殄羣醜。毋令竄逸。 欽差大臣勝保奏報。攻剿獨流逆匪。續獲大勝。復撥官兵。扼要堵截。得 旨。此時藉軍威甚壯。掃除殄滅。萬不可又令他竄。 幫辦軍務安徽巡撫江忠源奏。馳救德安。以防北竄。見已進逼漢口。得 旨。已有旨暫留汝在湖北剿截。茲覽汝奏。適相符合。武漢最為緊要。設法分路剿洗。兼杜北竄。亦應防其西竄。該逆即時北竄。患雖速。尙易為力。若任其擾及秦蜀。則大事無了局矣。 戊子。惠親王。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定擬訥爾經額罪名。得 旨。訥爾經額。著照惠親王等所擬。按律定為監斬候。秋後處決。 己丑。 上幸瀛臺。 御紫光閣。

閱中式武舉馬步射。　諭袁甲三奏。續剿捻匪。擒剿首要各犯多名一摺。安徽雉河集地方逃回之總捻首。鄧大俊。復在標里鋪糾眾訂盟。經袁甲三分飭文武員弁前往圍拏。該匪等膽敢衝突抵拒。六品軍功徐曉峯。遊擊錢朝舉。守備戴世熙等。生擒劉羌子等十九名。遊擊朱連泰。署霍邱縣知縣。徐毓寶。候補縣丞李蕚馨等。生擒鄧天兒等十五名。並奪獲大礮一尊。火鎗刀矛多件。復追至亳州南境。蔣家老莊。將鄧大俊及夥黨。一併拏獲。其高爐集安豐集義門集等處匪徒。均有斬擒。各鄉藏匿之匪。亦經各團練查拏三百餘名。人心漸就安定。前據呂賢基等奏報。集賢關業已收復。此股捻匪。又經袁甲三督飭文武。殲除殆盡。本日已有旨。令該給事中專辦剿匪事宜。著卽將北路。先行廓清。並將潁屬西南。及東路各處捻匪。一律掃除。毋任蔓延。

壬辰。　諭琦善奏請暫留總兵協剿。並瀝陳攻剿情形一摺。朕前以皖省緊急。諭令瞿騰龍。前往援應。今皖省賊情稍緩。該大臣復以瓜州緊要爲詞。所奏尚係實在情形。著照所請。瞿騰龍著暫留揚州協剿。惟揚鎮諸城。久爲賊踞。該大臣等頓兵株守。八月有餘。琦善以防賊北竄爲解。而賊已擾及畿輔。向榮以防賊南竄爲解。而賊已蔓延江西。湖北安徽等處。尚稱維持全局。不知何處。始是偏隅。見在瞿騰龍。既已

准留。若再不迅圖克復。更從何處添兵。何處籌餉耶。著琦善。即督飭將弁。迅速進攻。萬不准再有遲延。致干重罪。 諭前經疊降諭旨令許乃釗等迅即督兵進剿。收復上海。本日據怡良奏上海之縣難克復。由於該城東北。羅列夷館。該夷恐官兵向北門攻打。城中賊匪。回放鎗礮。夷館難免受傷。因阻止官兵。免攻東北。並洋涇濱等處。有夷人把守。該逆米糧火藥。難免由此路潛運接濟等語。上海爲海口通商重地。必須設法。控制各夷。不令與逆匪勾結。方可將城中麕聚匪徒。四面兜剿。斷其接濟。吳建彰。於夷情素所熟悉。著怡良許乃釗。即密飭該道。將各夷妥爲羈縻。曲加曉諭。俾知匪徒及早剿滅。於通商事務。方有裨益。各該夷與逆匪。不至聯爲一氣。然後督兵剿辦。方可得手。總在該督撫。妥速辦理。不可遷延時日。又致別生枝節。 諭據呂賢基。劉裕鉁奏。桐城失守。請兵援救等語。見在皖省情形十分吃緊。呂賢基。駐紮舒城。與劉裕鉁。督率兵勇相機收復桐城。未知能否得手。江忠源。見已馳抵皖境。著即統率所帶兵勇。飛速前往。並調皖省兵勇。合力防剿。既須防捻匪之勾結。尤宜於扼要處所。杜賊北竄之路。萬勿稍失事機。 湖北學政青麐奏。文報已通。賊船下竄。見在出示接考。得 旨。武昌已解圍。德安猶不可疏懈。一切情形。隨時奏報。汝心斷不可

先存無地方之責成見。當今時勢緊迫。患最鉅者。莫若因循。豈可尙拘向例耶。 以
協勦江西賊匪出力授翰林院庶吉士。郭嵩燾編修。賞候補道夏廷樾。按察使銜。
甲午。 諭內閣禮部等衙門。議奏關帝升入中祀禮節一摺。我朝尊崇關帝。祀典攸
隆。仰荷神威。疊昭顯佑。本年復加崇封號。並升入中祀。茲據禮部等衙門。詳核典禮。
謹擬具奏。著照所議。自明年春祭爲始。悉照中祀禮舉行。樂用六成。舞用八佾。以昭
崇奉。而答神庥。 丙申。 諭御前大臣。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經朕特命爲參贊大
臣。統領重兵。出京扼要駐紮。籌辦防勦。一切布置。均合機宜。見值天氣嚴寒。念該大
臣。在軍營中。辛旁備至。且聞其拊循士卒。尤能甘苦與共。殊堪嘉尙。著發去御用貂
冠一頂。黑狐[illegible]馬褂一件。綠玉煙壺一個。白玉四喜搬指一個。交僧格林沁祇領。以
昭恩眷。 戊戌。 命借徵山西陜西四川三省。咸豐四年錢糧。於今冬開徵。明年春
季。全數徵完。其咸豐五年錢糧。卽於明年秋季接徵。按年遞推。一俟軍務告竣。國帑
漸裕。卽將該三省。應徵額賦。停徵一年。以紓民力。而復舊制。其山西省被賊各州縣。
仍著無庸借徵。用昭區別。從國子監司業崇福請也。 革直隸藩司張集馨職。發往
新疆。效力贖罪。以其不遵調遣故也。 十一月壬寅朔。 欽差大臣勝保奏。獨流靜

海。剿匪獲勝情形。得　旨。屢次獲勝。總未能掃數殲除。曷勝焦急。著極力轟擊。務期於十日內全行擊斃。併將僞丞相林逆等生擒至京。盡法處治。勝保能成此功。錫爵酬庸。將士等同膺懋賞。若曠日持久。國法豈能寬宥耶。著徧諭各營將士。又批達洪阿。從旁施放槍礮。先占必勝之勢。進止合機。奮勇尤堪嘉尚。著傳旨嘉獎。　右春坊右庶子麒慶奏。請飭停山西等省借徵。得　旨。所奏尚是。第伊未深悉時務之艱。此舉豈朕之初願耶。此摺著存記。俟何時可停。即行題奏。　癸卯。諭袁甲三奏。續剿捻匪。三次獲勝一摺。安徽潁亳捻匪。疊經官兵痛剿。竄踞雉河集一帶。復經袁甲三。督飭該地方文武。協力進攻。委員徐曉峯。遊擊朱連泰等。督帶兵勇。由花溝集直扑匪巢。生擒捻首捻夥。馬在隴等七十一人。其最要捻首。孫重綸。亦經兵勇擒獲。另股潛竄臨湖鋪。又經委員徐毓寶。李蔓馨等。會同該處團練。生擒捻首宮步雲。並韓李子等四十六人。其馬家柳林老捻頭。馬九。馬老虎等。欲圖聚衆劫犯。經守備戴世熙。並遊擊李成虎等。督帶練勇。格殺無數。當卽生擒捻首捻夥。馬九等四十七名。並另獲積年捻首。陳建中一名。另派候補千總連丕甲。鄉勇劉倫等。追拏捻首紀黑升等。三名。鄉勇王賢曾等。追獲捻首龐富等四名。所有各處藏匿零匪。疊經官兵搜剿。團

練查拏。及親屬縛獻。訊明正法者。統計五百三十餘名。歷次接仗。共殺捻匪一千餘人。捻頭二百餘人。袁甲三督辦有方。實屬不負委任。仍著嚴飭在事文武。官紳練勇。始終勿懈。務將各股捻匪。一律殲除。以靖地方。

甲辰。　諭向榮奏。迎剿高湻賊匪獲勝。並遴派和春。馳往徐州等語。高湻賊匪。雖經痛剿。而大幫船隻。尚在蕪湖黃地一帶。正不能不防其窺伺蘇常。復來滋擾。該大臣見已嚴飭德安。鄧紹良等。加意堵截。仍須設法追擊。將該匪船儘數焚剿。萬不可再令他竄。至金陵城中賊情。及見在如何籌攻。未據聲敘。該大臣擁兵城下。半載有餘。坐使該逆。分擾鄰疆。往來自便。是誠何心。昨據袁甲三奏。八九月間。金陵賊匪。驅城中婦女。裹以賊巾。衣以賊衣。使之守城。近復於城頭。滿布吠犬。藉作疑兵。可見存城之賊無多。茲據孫銘恩奏。十月十九日。有賊營女船七十餘號。自金陵上竄安慶。聲係偽翼王家屬。該逆潰圍之意。已屬顯然。朕聞向榮營中。自大礮鑄成後。逆匪業已膽落。金陵百姓。有義約布告上江兩縣。約定數萬人。訂期併力攻城之議。該大臣何以不因民義憤。用助兵威。急圖收復。倘再因循日久。餉竭兵疲。該大臣計將何出。所稱與蘇布通阿。籌商事宜。何時見諸施行。即如鎮江軍務。派余萬清。前往接辦。該革員如何較勝諸將。該大臣有無把

握。亦未據詳細具奏。著向榮一面密籌克復金陵。於該逆思竄各路。節節堵截。務將元惡大憝。設計殲擒。其密通內應情事。尤須慎重迅速。不可稍有洩漏。轉爲奸術所誤。一面尅期攻剿鎮城。務當水陸各軍同時並舉。俾該逆內外。不能兼顧。庶可得手。見在許乃釗剿辦上海土匪。大獲勝仗。如卽就肅清。可將黃浦江面拕罾夾板等船。迅卽調赴上海。並著許乃釗。移軍鎮江。先籌攻尅。以孤金陵賊勢。仍飭余萬清。統帶各軍。趕早布置。建功贖罪。不得藉口船礮未齊。株守以待。倘仍遷延貽誤。不能倖邀寬典也。 乙巳。 諭王懿德奏官兵克復廈門一摺。福建廈門。自本年四月被匪占踞。王懿德馳赴泉州。督同剿辦。節經施得高。李廷玉。督率護金門鎮總兵孫鼎鼇。副將呂大陞。暨候補知府王朝綸等。設法據險進攻。分路夾擊。於十月十一日。克復全島。前因匪徒占踞廈門同安。我兵未能兼顧。以致仙遊等處日肆鴟張。經此次大兵進剿。克復堅城。辦理尚合機宜。其三都。石碼。海澄等處餘匪。著王懿德督飭帶兵各員。乘此聲威。迅速剿辦。並將仙遊等處匪徒。一律肅清。毋再延緩。 諭劉裕鉁奏舒城失守一摺。覽奏實深憤恨。據稱十月三十日丑刻。據舒城防剿之總兵恆興。來至廬郡。告稱舒城已於二十九日申刻被匪攻破。賊已行至舒城所屬之桃符村等語。

恆興以專閫大員。前因桐城失守。業經降旨革職。並查明。如有退縮逃避情事。卽一面奏聞。一面正法。今既在舒城防剿。何以遽行拆回。況舒城於二十九日申刻失守。恆興於三十日丑刻。已至廬郡。距失守不過數時。顯係奔命逃回。似此遇賊退縮。畏葸無能之員。尚何足惜。恆興著卽正法。以肅軍令。 諭蔣霨遠奏。甕安縣梛匪滋事。拒殺差役。見飭臬司查辦一摺。據稱甕安縣地方。有劉瞎么等。糾衆齊梛。沿村勒派。不從者。任意毬打。焚燒房屋。並建蓮經廟。爲議事處所。民間詞訟。不准到官。勒令出錢了事。該撫委員查拏。該匪膽敢持械抗。拒將差役殺死。經黎平府知府胡林翼等。督兵前進。格斃楊三等多名。見在商賈不通。文報阻塞等情。該匪等聚衆立廟。凌虐無辜。已屬督不畏法。迨官兵查拏。輒敢拒殺差役。若不嚴拏懲辦。何以肅法紀而儆刁頑。著蔣霨遠。責成臬司孔慶瑚。及知府胡林翼。迅速查拏。毋任一名漏網。並著設法解散脅從。勿令與苗匪勾結。別生事端。 署安徽巡撫劉裕鈖奏報。舒城失守情形。得 旨。呂賢基尚無下落。實深懸繫。該侍郎素懷忠義。必能大節無虧。恆興又像逃回者。呂賢基已亡。恆興豈能使活。 欽差大臣勝保奏。嚴堵賊匪。竄逸情形。得旨。所籌各情均悉。萬不可再令竄逸。必就此處殲滅無遺。想汝必能稍慰朕懷。 諭

江忠源奏。逆匪攻陷舒城。呂賢基殉難等語。呂賢基。由翰林科道。洊任京卿。朕因其品學兼優。超擢侍郎。本年春間。令其回籍。督辦團練。頗能實力任事。該侍郎。年力正强。方資倚畀。乃以逆匪竄擾舒城。捐軀盡節。悼惜殊深。呂賢基。著追贈尚書銜。照尚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編修呂錦文。著俟服闋後。以侍讀升用。尋予祭葬世職。賜謚文節。　庚戌。諭前因桂良奏參署直隸藩司張集馨。赴調遲延。當經降旨。將該員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茲據勝保奏稱。張集馨。見已管帶兵勇。趕到。著准其暫緩發遣。留於勝保軍營。帶兵隨剿。倘再不知奮勉。著卽以軍法從事。　諭勝保奏自陳曲衷等語。朕因勝保。勇敢忠誠。特命統領諸軍。廓清畿輔。責任綦重。倚畀至專。惟望其迅殄賊氛。拯民水火。自逆匪竄踞靜海獨流。距京較近。又命僧格林沁。駐兵北路。爲京師之屏藩。卽爲該大臣之聲援。實係必不可少之舉。試思逆匪。被剿窮促。伺隙奔逃。倘北路稍虛。豈能杜賊紛竄。勝保與僧格林沁。共辦一事。自應不分畛域。兩營聲息。時刻相通。乃以僧格林沁。遣官弁等。至營探聽。遽謂爲監察軍情。是自疑因以疑人。其所見亦甚狹矣。並稱請派親信重臣。督率辦理。尤屬非是。試思該大臣。身爲統帥。豈非親信重臣乎。朕既畀以重

任。豈復有所猜疑。果能奮勉圖功。盡殲醜類。迅奏蕩平。上可以慰朕心。下亦可以孚衆望。悠悠之口。何足介意耶。勝保以天下安危自任。惟有上知有朕。其他勿恤。朕亦深知汝能體朕心。成此大功。但任事之人。自有難處。不待汝言。朕已早鑒。見在逆匪。勢窮思竄。若設兵要路。誘賊離巢。爲截擊之計。是否確有把握。倘徒爲收復獨流靜海起見。縱令竄逸。剿辦更難得手。至所稱於上游築壩洩水斷流。以冀尅期滅賊。自係要著。務卽趕緊籌辦。萬勿再有遲悞。該大臣忠勇素著。諒能計出萬全。不負委任也。

諭琦善等奏。另股賊匪。擾及儀徵。一摺。據稱初二日。有金陵賊匪。竄至儀徵沙漫洲地方。分股登岸。哲克東阿張守仁帶兵迎剿。初三日巳刻。賊匪先撲儀徵南門。復撲西門。縣城旋卽失守。儀徵距揚城甚近。道路分歧。皆爲我兵大營後路。形勢最爲緊要。該大臣等何竟毫無防範。一至於此。此時若不趕緊設法克復儀徵。我兵腹背受敵。其患何可勝言。著該大臣等。迅卽派委大員。帶兵馳往剿辦。所稱賊衆圍困營盤。哲克東阿等打仗情形。尙無消息。是否派兵前往救援。未據聲敘。儀徵失守。顯有內應。該縣棨昇平素不得民心。賊至並未堵禦。見在何處。著查明。如有逃匿情事。卽以軍法從事。浦口瓜洲賊匪。經瞿騰龍等屢次擊退。仍著督飭該總兵等。加意嚴

防。遏賊北竄。 癸丑。 諭參贊大臣僧格林沁。朕聞已革九江道士魁。見在該大臣軍營。該革員前據御史方俊奏參前在賽尙阿軍營。狡詐貪鄙。大煽威柄以致物議沸騰。今復隨該大臣前往。朕偶爾思及甚不放心。在該大臣秉性忠直。推誠待人。朕所素知。轉恐因此受人欺蔽。似此劣跡昭著之員。何必留於軍營再滋物議。著該大臣。飭令士魁。刻卽回京。無稍逗遛。 諭前有人奏請令廣東雇覔海船。馳赴江南。並令與候補道伍崇曜。商酌雇覔。當交葉名琛等查辦矣。玆又有人奏請特諭伍崇曜。迅再添募紅帶船百號。尅期前赴江南助剿。並稱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可以幫辦此舉。丁憂給事中蘇廷魁。可以帶船入江等語。江南賊匪。四出竄擾。總由江面爲其所踞。若此項船隻。果能雇備妥速。駛入長江。則三城盤踞之賊。自不難一鼓蕩平。著葉名琛。柏貴與伍崇曜。龍元僖。悉心商酌。迅速辦理。一切雇募之沸。卽與該二員。設法妥籌。或分任。或勸捐。總期區畫盡善。俟辦有成數。卽選派得力將弁管帶。由海入江。以資剿洗。如蘇廷魁。能督帶前往。諒必更可得手。該員等果能辦成此事。肅清江面。自當破格酬庸。渥加恩賞也。 諭本日。據宋晉奏。曾國藩。鄉望素著。人皆樂爲效用。請飭挑選練勇。雇覔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速殄賊氛等語。前因湖北

緊要。諭令該侍郎。督帶楚勇。駛出洞庭湖。迎頭截剿。旋據該侍郎奏稱。武昌見已解圍。擬暫緩赴鄂。即在衡州。趕辦戰艦。添置礮位。教練水師各等情。諒已辦有頭緒。見在安徽逆匪。勢甚猖獗。連陷桐城舒城。逼近廬郡。呂賢基已經殉難。江忠源又復患病。暫駐六安。不能前進。安徽省情形。甚屬危急。總由江面無水師戰船。攔截追剿。任令賊蹤。往來自如。以致逆匪日肆鴟張。該侍郎前奏。亦曾籌慮及此。著即趕辦船隻礮位。並將前募楚勇六千。由該侍郎統帶。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面。與江忠源會合。水陸夾擊。以期收復安慶。及桐舒等城。並可牽制賊匪。北竄之路。見在廣東紅單船數十隻。計已由閩入江。又有艇船數十隻。均可備夾擊之用。該侍郎。忠誠素著。兼有膽識。朕所素知。諒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　裁南河河庫道缺。以其職歸淮揚淮海淮徐各道管理。從戶部左侍郎王慶雲請也。　乙卯。　欽差大臣勝保奏攻剿獨流獲勝。得　旨汝之忠誠奮勇。使朕欣慰。實汝之福。而朕任汝無疑。亦無愧於知人也。　庚申。　諭據恆春奏。見議豫捐鹽課。仍請暫停借徵一摺。見在軍餉。萬分緊急。但有可籌之方。不妨次第並舉。據該撫所奏。諭令殷商。豫捐鹽課。可得二三百萬兩。與戶部前議。捐免充商。大致相符。若果能速收實效。自可接

濟軍需。至借徵一節。係三省並辦之事。該省因有鹽課。藉口停辦。其餘二省。無可措詞者。又當如何辦理。況該撫明知按年遞推。不過早提一忙。則督辦當不至費事。著該撫督同司道。先將鹽務捐課。及勸捐納監事宜。迅速籌辦報部。聽候撥用。一面仍遵前旨。妥籌借徵。總期並行不悖。毋誤要需。朕前次諭旨。指示甚明。該撫悉心體會。自能辦有成效。毋庸再爲瀆請。諭江忠源奏。逆匪於十一月十二日。大股攻撲廬州。郡城危急。該撫所帶僅止七百名。廬州新募勇。亦祇二千餘名。單弱已極。江忠源前次飭令帶赴武昌之楚勇一千餘名。湖南兵六百名。雲南四川兵未渡江。亦多留守武昌。此項兵勇。久隨江忠源歷陣。兵將相習。湖北省城。存兵尚不爲少。而廬州危急萬分。稍有疎虞。致賊北竄。所關匪細。著吳文鎔崇綸。迅飭原帶此項兵勇之都司戴文蘭。並備弁人等。趕緊將江忠源原帶兵勇全數帶赴廬州。聽候調遣。萬勿遲誤。其黃州逆匪。卽責成唐樹義。實力追剿。勿得株守省垣。藉詞推諉。江西巡撫張芾奏。請將應解滇黔兵餉。酌留借濟軍需。得旨戶部速議具奏。屢次嚴催。不准截留。何不知緩急。置全局於不問。實堪痛恨。汝自抵任以來。只知有一江西。款項任意截留。保奏則太覺冗濫。一籌莫展。專以奉迎大紳衿爲務。昧良喪心。至於此極。朕自愧

用汝之庸懦大吏。實覺厚顏。但不知汝等汗流浹背否。又奏革督程矞采捐銀六萬兩。代懇加恩。批。朕以倉生爲重。餘非所繫念者。所請著不准行。其先激之款。及未繳一款。著一併擲還。　湖廣總督吳文鎔等奏。楚省未能撤防。請飭撥餉協濟。得旨。除制造船礮爲剿賊要需。刻不可緩外。餘皆可設法籌辦。若處處截留。卽撥盡各省款項。尙不足供一湖北之用。著戶部速爲籌畫。　禮部尙書銜前任禮部侍郎杜堮。九十生辰。賞加太傅銜。並花翎。　追賞安徽殉難工部侍郎呂賢基。銀三千兩治喪。並於舒城建立專祠。　壬戌。　諭。前因巡防王大臣等奏請推廣鑄造大錢。當交戶部議奏。茲據該部查照王大臣等所議。當千大錢。以重二兩爲率。以次酌量遞減。期於輕重相權。便民利用。著卽照部議。所有當千當五百大錢。均用淨銅鑄造。務使磨鑢精工。色澤光潤。當百當五十當十當五大錢。亦須配鑄精良。一律完整。與制錢相輔而行。俾民間咸知寶貴。便於行用。倘製造稍有粗率偷減。著錢法堂侍郎。卽將鑪匠人等嚴行究辦。該管監督大使各官。一併嚴參。並著該部通行各直省督撫。均照此次所定分兩。一體鑄造。以歸劃一。其民間應納稅課錢文等項。均照部議。准以大錢交納。其應交銀者。准其按照制錢。兩串折銀一兩之數抵交。總期上下相信。出入

均平。如有私鑄。及奸商居奇阻撓者。均按例。治以應得之罪。乙丑。諭內閣。前有
旨戶部製造錢鈔。與官票銀錢並行。須發中外。酌定章程具奏。茲據核擬條款。開單
呈覽。並遵議克勤郡王慶惠奏請推廣鈔法一摺。朕惟比年以來。銀價日昂。民生愈
困。小民輸納稅課。每苦於銀貴而轉運制錢。又多未便。朕廑念民依。恫瘝在抱。酌古
準今。定爲官票寶鈔。以濟銀錢之不足。務使天下通行。以期便民裕國。著照部議。凡
民間完納地丁錢糧關稅鹽課。及一切交官解部協撥等款。均准以官票寶鈔。五成
爲率。官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千。寶鈔二千。抵銀一兩。與見行大錢制錢。相輔而行。其
餘仍交納實銀。以資周轉。京外各庫。應放之項。官票寶鈔。亦以五成爲限。如此明定
章程。權衡出納。行之日久。中外俱可流通。總期官民交益。上下相孚。並准五城殷實
鋪商。具結承領寶鈔。俾民間自行通用。即由五城御史隨時支發驗收。並著步軍統
領衙門認眞稽查。如有僞造等弊。即行按例治罪。其有意阻撓。不肯行使者。以違制
論。地方官奉行不力者。嚴參懲辦。此旨並奏定章程。著該部通行各直省督撫等。刊
刻宣示。一律遵行。丁卯。諭羅惇衍奏粵省官屯可變價改作民田。以濟軍餉。並
酌擬條款開單呈覽一摺。廣東南海等縣。瀕海閒田。歸作官屯者。共有一千九百餘

項。據稱變價出售。每畝可取銀十兩。統計可得銀一百九十餘萬兩。現在軍需浩煩。各省大吏無不竭力圖維。但使有益於國計。無病於民生。自當設法籌備。以濟要需。著葉名琛。柏貴。按照該侍郎所奏。並變價事宜十二條。悉心體察情形。如果可行。即著據實具奏。酌量辦理。並保舉該省公正紳士。令其設局專辦。不假書吏之手。總期於公事有益。不致擾累民間。別生事端爲要。　己巳。　諭刑部奏。訊明已革參將各情。請旨辦理一摺。已革湖南岳州參將阿克東阿。於賊未臨城。先自逃散。以致郡城失守。罪實難辭。乃逃至武昌後。主使兵丁李廷徵。揑報殉難。復親自裝點棺殮。種種狡詐。實出情理之外。及至解送到部。猶敢曉曉置辯。堅不承招。既據該部訊明。供證確鑿。自應明正典刑。以伸國法。阿克東阿。著仍遵前旨。即行處斬。　諭本日據駱秉章。曾國藩奏。剿辦常甯土匪。拏獲首要各犯一摺。前因安徽逆匪。勢甚披猖。當諭令曾國藩。趕辦船隻礮位。是否雇造齊全。見在賊匪攻圍廬郡。雖經江忠源奏報屢次獲勝。但援兵尚少。朕心實深懸繫。曾國藩。著仍遵前旨。督帶船勇。速赴安徽江南。與江忠源等合力兜擊。至湖南常甯一帶土匪。即責成駱秉章。迅即安辦。務使盡絕根株。勿留餘孽。　十二月。壬申。始鑄錢鈔。　欽差大臣琦善奏。東路鄉勇潰散。軍情危

急。現籌杜賊北竄情形。得　旨此時豈可還分彼此。總以禦賊北竄爲最緊最要之急著。以大局爲重。無顧其他。閩浙總督慧成奏。賊匪竄近邵伯灣頭。現在調兵力堵。得　旨何緊急如此。皆因以前畛域太分。致貽崩解之患。汝係滿洲大員。竭力爲之。悉聽之天。成敗非是時所能計及也。　漕運總督福濟奏。俟調集援兵。卽馳援廬鳳各郡。得　旨。總期速益加速。援廬郡。非獨暫全皖省大局。兼可扼賊北竄。　甲戌。諭。本日據琦善奏。前月二十六日夜間。賊匪全股。由東面竄赴瓜洲。揚城業已克復等語。揚州賊匪窮促。久思竄逸。各路統兵大員。宜如何嚴密設防。杜其奔突。乃因東面勇潰。致令瓜洲賊匪。竄入揚州。聯爲一氣。棄城逃去。實堪痛恨。馮景尼分守揚子橋。首先奔潰。必應從嚴懲辦。以伸國法。著卽行正法。張翊國防守施家橋。棄而弗守。亦屬罪無可逭。著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以示懲儆。雷以諴。慧成。與晉康。查文經。均在揚州東路防剿。督率無方。均難辭罪。琦善統領全軍。不能及早克復揚州。以致賊從東路竄出。陳金綬幫辦軍務。一籌莫展。厥罪維鈞。琦善。陳金綬。雷以諴。慧成。著革職。查文經。晉康。著一併革職。戴罪自效。仍責令琦善等督率晉康。查文經。並各營將弁。迅卽將儀徵。瓜洲逆匪。克日剿除。並於江路運河。派兵分投堵截。倘再不知奮勉。致


商務印書館印行

令賊匪分竄。朕惟執法從事。決不寬貸也。 乙亥。署四川總督裕瑞奏稱。一介武夫。兼署督篆。辦理惟恐失當得 旨朕總以能辦事整頓者。及廢弛者。爲任人之則汝心中自命爲武夫。亦太覺見小。自問無愧。原不必過於兢持。惟期撫洽輿情。莫負委任。應嚴處。加倍從嚴。朕斷非教汝取悅於人。以自誤也。 幫辦軍務雷以諴等奏。揚州逆匪。竄出南門。揚城已復。得 旨圍攻半載餘之賊。一旦竄出。成何事體。尙如是鋪張。無恥已極。粉飾入奏。已屬有意掩飾。若被賊聞。豈不成一大笑話。琦善已經入奏。另有旨。又批。有何可慰。幸汝等面皮厚。方能出此。 欽差大臣湖北提督向榮奏。金陵籌備進攻事宜。並鎭江水路獲勝情形。得 旨朕看未必盡實。不過因打仗情形。多日未奏。藉此敷衍。然擣穴擊虛。亦是善法。第恐徒勞無功。向榮嗣後。或勝或敗。必將實在情節敘出。朕雖未曾與汝謀面。汝之臟腑。朕已早見。料汝亦斷不敢。視朕如賽尙阿一派。譸張爲了事也。 丁丑。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奏。籌備水陸各勇。俟右江道張敬修。解礮到楚。即馳赴安徽會勦。得 旨見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尙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然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誇。以爲無出己之右者。

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又奏請將湖南漕米提用二三萬石。以濟軍餉。批用之於軍需。不爲浪費。尤須迅速咨部。勿稍含混。　辛巳。　諭王懿德奏克復仙遊縣城一摺。福建逆匪林俊。於本年八月。竄踞仙遊縣。土匪乘亂蜂起。與該逆互爲聲援。經該撫諭令在籍武進士劉逢泰。親詣各鄉。密約鄉耆。約束解散。該逆勢孤。潛有遁志。當飭副將呂大陞。從間道疾趨。探聞林逆。先已逃至晉江南安交界處之雲畢等鄉。並有黑白旂匪黨。在中途設伏。欲圖攔截官兵。呂大陞揮衆直前。乘夜掩殺。斃賊無算。即於十一月十七日。將仙遊縣城克復。辦理尙屬迅速。除副將呂大陞另行降旨加恩外。王懿德前因剿匪遷延。交部嚴加議處。並將李廷鈺。交部議處。此次督辦有方。均著加恩開復處分。　諭軍機大臣等。翁心存等奏軍營搭放鈔票窒礙情形一摺。官票寶鈔之與原以濟銀錢之不足。見當章程甫定。正期中外大臣。力求變通。設法推行。順天爲首善之區。尤宜倡率遵辦。以爲各省之式。且出納皆以五成爲限。民間完繳正項錢糧。與鹽關課稅。及一切交官等款。皆須鈔票與銀錢。相輔而行。前降諭旨甚明。民間宜

無不周知。方且購求鈔票。以爲交課之用。尙何窒礙之有。該兼尹等率據糧臺道員詳文。謂須先由地方試行有驗。方可行使。是先存一試行無驗之心。爲此阻撓之說。並未將如何流通。一爲籌及。直甘心置鈔票於不用。是何居心。該兼尹府尹。輕聽該道之詞。意存見好屬員。率請撥給見銀制錢。豈戸工兩局見鑄大錢。日不暇給。與庫項空虛。該兼尹等竟茫無所知。卽謂兵丁行使。初尙未便。而隨營官員應領款項甚多。豈亦難以搭放。是直畏難不辦。置大局於不顧。至該員定保詳稱。係奉參贊大臣。札令徑詳核辦。該兼尹等。並不復咨查。是否確實。遽信爲實在情形。尤不可解。想僧格林沁公忠體國。不當如是也。所有應行次第施用鈔票之處。卽著該兼尹等妥速籌商。俾無阻滯。　湖廣總督吳文鎔奏。帶兵出省剿賊。並與侍郞曾國藩商辦礮船。俟水勇器械齊集。約於明歲正月。水陸進剿。得旨朕總以汝所辦之事若何爲憑。是時嘵嘵置辦。何能掩前之失。　免江南織造本年例貢品物。　乙酉。　上御乾清門聽政。　戊子。　諭據琦善奏收復儀徵。各路防剿情形一摺。前踞揚城之賊。既已逃竄一空。見在又以收復儀徵空城入奏。並稱江口賊船七八百隻。既不駛入內河。又不向大江開行。究竟賊勢欲往何處竄擾。奏報內。均未聲敘。該逆全股蟻集瓜洲。

分擾三汊河等處。琦善陳金綬若但知株守一隅。任賊肆擾。仍恐顧此失彼。所有三汊河以下至瓜洲一帶。應如何設法追擊。卽著琦善與陳金綬妥速籌商。親督官兵。前往堵勦。前有旨諭令陳金綬帶兵由東路勦賊。此時是否與琦善分路進兵。抑係同在一處。摺內亦未詳敘。其天長六合一路。尤須揀調精兵。派員扼守。並著琦善迅籌布置。毋令再滋延蔓。仍嚴飭武慶。於浦口一帶。加意防守。以固藩籬。 安徽巡撫江忠源。奏陳五省合勦事宜。得 旨所籌之方略。足見汝謀國忠忱。蓋分防則力單。一處挫拆。各處怯懦。欲求蕆事。豈能速蕆。合勦則力厚。一軍得手。諸軍氣壯。欲圖滌蕩。易如反掌。分爲三路。水陸並下。誠爲不易之論。第恐各不統屬。互相觀望。從中再有疑忌者。以致滿萬之軍。中途渙散。天下大局。豈可復問。見在獨流之賊。尅期可滅。然此事不可延緩。及早籌之爲是。若直隸肅清。得緩我一步。則操縱由我。必可指日蕩平。 乙丑。 諭內閣江忠源奏賊匪復用地雷轟城。督兵搶獲一摺。逆匪於十一日率衆四五百人。先撲小東門。經池州府知府陳源兗及都司和寬守備程智臯。督率兵勇奮力抵禦。江忠源復派楚勇飛往協勦。並飭都司馬良勳戴文蘭加意嚴防。維時小東門賊尙未退。水西門月城迤北城垜忽被賊用地雷轟裂八丈有奇。火光

兇猛。城身搖撼。馬良勳戴文蘭扼據缺口。屹立不動。江忠源親督兵勇冒煙衝上。斃賊百餘名。受傷者無算。其小東門賊匪亦經陳源兗等轟斃四五十名。我兵乘勝從營內抄出。追殺十餘名。餘匪始退。此次賊用地雷轟陷城垛。勢極危險。江忠源力保危城。躬親戰陣。督率將弁兵勇。併力捍禦。俾得化險爲平。實屬忠勇可嘉之至。見在大兵雲集。著江忠源督率兵勇與和春等內外夾攻。迅解圍城。盡殲醜類。毋稍遲延。

欽差大臣琦善奏六合浦口肅清。見分兵進攻瓜洲情形。得旨。賊匪詭詐多端。所獲逆書。不可盡信。瓜洲逆匪情形動靜若何。速查馳奏。

甲午。諭欽差大臣勝保。逆匪占踞獨流靜海將及三月。該大臣統領諸軍。所請添兵籌餉各章奏。朕無不立允。所請見在各路大兵。已有兩萬餘衆。逆黨僅餘數千。朕日望捷音。以爲年內必能掃盪。乃該大臣等此次片奏。賊匪情形。仍以慎重爲詞。一切措置。全無把握。本日據舒興阿奏。廬州於十六日夜被賊攻陷。巡撫江忠源殉難。該處爲南北咽喉。賊勢如此披猖。若不將獨流靜海之賊。趕緊剿滅。設廬州大股乘間北來。時勢將不可問。朕心焦灼萬分。該大臣身爲統帥。勞師糜餉。日久無功。已難寬宥。若再不加奮勉。遷延貽誤。自問當得何罪。著仍遵屢次諭旨。激勵將弁兵勇。設法進攻。期尅掃盪。不准

以賊情兇悍爲詞。藉圖延宕。所請令德勒克色楞來京。密奏機宜之處。卽著迅速來京。一諭黑龍江將軍英隆等。適據景湻奏。俄羅斯分立界牌之處。俟明年春融時。再行派員查明妥辦等因請旨一摺。與外夷分立界牌。事關重大。不知分立界牌。究竟與赫哲費雅喀居民。有無妨礙之處。尙難懸揣。此時路徑。旣係不通。著俟明年江河融化之後。卽派協領富呢揚阿。先由水路。從畢占河。直抵海岸。詳細查明。再行妥辦。

贈安徽廬州殉節巡撫江忠源總督。予祭葬世職。入祀昭忠祠。並安徽建立專祠。諡忠烈。

己亥。祫祭太廟。 上親擬行禮。

諭軍機大臣等。朕因靜海獨流賊匪。負嵎日久。疊次切責勝保。迅速剿除。倚任旣專。兵力亦厚。乃遷延三月。尙未奏功。雖經接仗獲勝。奏稱該逆。窮促已甚。而以京中所聞。賊衆爲數尙多。情形仍屬兇悍。非一兩仗所能剿滅淨靜。該處距京師甚近。時屆歲除。未聞捷報。殊深焦急。且南軍失利。大股逆匪。蟻聚廬州。其覬覦北竄之心。焉能保其必無。非將此股。先行剷除。不足以寒南中賊膽。勝保帶兵勇往。固非有意玩延。然朕心寢食不安。勝保何竟不能仰體一二。殊負委任。每一念及。憤恨交加。該逆全踞東面。勝保之兵。亦多向東面攻剿。而獨流至靜海五里莊地方。又有該逆木壘。必須重兵。分路圍剿。奪其隄埂。斷賊南北

救援之路。方能得手。祇有僧格林沁。駐軍王慶坨。離城營三十餘里。相距較遠。不如歸併一處。以壯聲威。該大臣等本係共辦一事。原無畛域之分。著僧格林沁。即日統兵前進。與勝保會合籌攻。所有該參贊大臣營內之三盟官兵。及培成綳濶那敷德等。所帶馬步各隊。均可酌提歸前路。以資攻剿。至伊勒東阿。史榮椿。所帶之兵。或令前進。或應仍留王慶坨駐紮。以為後路聲援。均著一併妥籌布置。斷不准以防後路為詞。致誤事機。僧格林沁。自出京後。並未與賊接仗。趁此久蓄威聲。必可掃除殲擒。若再有躭延。何顏對朕。僧格林沁。抵獨流後。應如何駐紮。或會攻獨流。或分攻何處。務須與勝保和衷商榷。朕必不為遙制。總期尅日。將獨流靜海與五里莊賊匪。盡數剿滅。萬不可令賊竄逸。再滋蔓延。倘能迅奏武功。僧格林沁與勝保。均當策勳懋賞。如再事因循。或各存意見。互相推諉。以致更延時日。僧格林沁與勝保。均不能稍從末減。功罪賞罰。皆由自取。朕亦無可再諭。即盼捷音。以副委任。勉之慎之。　以江蘇上海縣城久未收復。署巡撫許乃釗。下部嚴議。予入城被害知府謝繼超。祭葬世職。

一產三男。蒙古密札偺等二家。

東華錄擷要卷七十九終

# 東華錄擥要卷八十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翰衡章恭校

文宗顯皇帝。

甲寅。咸豐四年。春正月。辛丑朔。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壬寅。　諭袁甲三奏。請令曾國藩。督帶兵勇船礮。由九江直赴安徽安慶。剋下賊數無多。或先克復安徽安慶。亦可斷賊歸路等語。廬州爲南北要衝。見在爲賊所據。必須乘其喘息未定。趕緊進勦。遏賊分竄之路。曾國藩製辦船礮。並所募楚勇數千人。此時諒已齊備。著即遵前旨迅速由長江駛赴安徽。會同和春。福濟。水陸並進。南北夾攻。迅殄賊氛。以慰廑念。　賞陣亡安徽巡撫江忠源弟六品銜江忠濬。以知州用。　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奏。衡永桂陽股匪未淨情形。得　旨。汝以在籍人員。能如是出力。已屬可嘉。著知會撫臣勦辦。或有汝素來深信之紳士。酌保辦理亦可。又奏通籌防勦情形。批。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屬非是。又奏請嚴禁衡清二縣保甲收餉弊端。又批。此亟應更易者。著知照駱秉章。將改辦章程。速行覆奏。　癸卯。欽差大臣向榮奏。勦賊獲勝。請飭琦善派兵一千名。並調廣東

拖罟船至江南助剿。得　旨。一派鋪張。並非眞能得手。汝自廣西追賊至江南。徒費多兵。未見有尺寸之功。尚何面目。撥江北之兵。斷不准行。汝必要撥江北之兵。可將汝首來。又批。籌畫尙周。恐未能盡如所請。　甲辰。革職留任湖北巡撫崇綸奏。防守省城兵力單弱。僱募壯丁。以張聲勢。得　旨。兵勇不甚多。自應如是扼要布置。吳文鎔出省。自擁多兵。置省垣重地於不問。殊昧大局。不知輕重。是視自己性命。有重於地方。著速傳旨吳文鎔。將伊所帶之兵勇。酌量撤回。以固根本。朕豈爲保一崇綸。實爲鄂省之民命計也。　乙巳。　諭。據勝保奏。攻剿竄出逆匪情形。逆匪盤踞獨流靜海。三月有餘。尙未撲滅淨靜。見復由西南竄出。占據各處村莊。雖經善祿等督兵於初二日奪回王家莊等四處。並德珅等帶兵奪回梁頭等村三處。而東河頭一帶。尙未奪回。難保該逆。不另謀巢穴。分我兵力。昨已諭令僧格林沁。尅日帶兵赴王家口霸臺一帶。盡力攻剿。遏賊西竄之衝。諒已移營前進。並諭勝保。於南路官屯等處。加意嚴防。毋稍貽誤。見在已將賊踞村莊。奪回七處。正可乘此機會。將東河頭一村。力即奪回。以杜賊匪紛竄之路。德勒克色楞。計已到營。著僧格林沁。即與勝保趕緊會商進剿機宜。既已合爲一軍。該大臣等自當統籌全局。合力同心。會籌進剿。倘仍各

存意見。致令逆匪再有竄逸之處。朕惟該大臣是問。 撥內庫銀三十萬兩。解赴欽差大臣勝保軍營。以備要需。 庚戌。 諭勝保等奏。乘夜督兵。攻克獨流。餘匪潰逃一摺。本月初八日。勝保督率各路官兵壯勇進攻逆匪。於亥刻直抵獨流木壘。越濠而進。兵勇踴躍先登。守壘之賊。俱被殺斃。大兵隨後齊進。開放槍礮直向賊巢轟擊。燒燬木壘。該逆猶復拚死抵拒。我兵斃賊無數。奪獲鳥槍旂幟百餘件。騾馬數十匹。又將街內各處藏匿之賊。搜獲二百餘名正法。餘匪紛紛奔竄。該大臣見派魁福帶領馬隊。跟蹤追剿。又派天津西甯正定馬步隊。隨後繼進。見在王家口一路。有瑞麟慶祺。督兵堵截。又有西凌阿善祿。帶領馬隊追擊。著該大臣等督飭各路官兵四面兜剿。迅掃賊氛。毋令紛竄。 辛亥。 諭琦善奏。賊船竄回金陵太多。蘇常一帶甚爲可慮。曾諭琦善撥兵協剿。並將批諭之摺。寄與向榮閱看。本日又據慧成奏。探報金陵大幫賊船。陸續開往上游。恐其併赴廬州。或分赴江西湖北。並東壩等處。著向榮迅卽偵探明確。賊船究往何處。如我兵並力攻城。亦可牽制賊船。不敢遠竄。或乘賊船駛往他處。設法攻取金陵。其東壩一帶。並著嚴飭該處帶兵員弁實力防禦。毋令賊蹤闌入。 壬子。 諭內閣吏部奏遵旨議處一摺。江西巡撫張芾陳奏截留銀兩。

濫保員弁。率多任意妄行。其守城兵餉。亦多冒濫。朕於摺內批示。加之訓誨。原係成全造就之意。乃張芾負氣逞詞。嘵嘵置辯。並於另片奏稱疑尙書陳孚恩。有不合朕意之處。力陳該尙書小心謹愼。守城時積勞成疾。忽奉嚴旨。若非言官糾彈。卽係大臣挾嫌攻訐等語。尤屬可笑。賞罰之權。操之自上。朕獎功黜罪。一秉大公。無論言官糾劾。總須察有實據。分別示懲。從未嘗以風聞影響之詞。遽加罪戾。卽左右大臣。如有挾嫌攻訐之事。亦豈能逃朕洞鑒。陳孚恩守城出力。業經賞戴花翎。伊子陳景謨。亦賞戴藍翎。並未沒其微勞。何至紳士等羣情渙散。如張芾所云耶。張芾身任封圻。敢以私意揣測朕衷。實屬膽大糊塗。不堪造就。著照部議。卽行革職。　以江蘇布政司陳啓邁爲江西巡撫。　諭僧格林沁奏。連日督兵追剿逆匪。大獲勝仗一摺。僧格林沁於初六日。馳抵王家口。初九日。靜海等處賊匪。全股撲至。因見我兵有備。遂向西南逃竄。僧格林沁。卽督帶馬隊官兵。跟踪追擊。自子牙鎭至張家莊。六十餘里。賊屍枕藉。約斃長髮賊千餘名。生擒一百七十餘名。初十日。仍督兵追擊。逆匪沿途拋棄火藥。船丸。衣服。食物。欲誘我兵揀拾。希圖脫逃。該大臣嚴申軍律。飛飭追兵前進。適西凌阿等。帶領吉林黑龍江馬隊。趕到。合隊追剿。探知該逆。在東城村盤踞。我兵

追至。該逆膽敢列隊抗拒。復被我追殺三四百名。餘匪竄入村內。獨流靜海。五里莊。東河頭村等處逆匪。屢經我兵攻剿。窮促。全數潰圍逃竄。僧格林沁。督帶馬隊官兵。沿途追擊。斃賊二千餘名。剿捕尚爲迅速。著該大臣。督飭各路大兵。趕緊兜圍。並著勝保。統帶馬步各隊。飛速前進。合力夾擊。務期盡殲醜類。毋令竄逸。　戊午。始鑄銅當五重寶大錢。　參贊大臣。僧格林沁。欽差大臣勝保。奏官兵連日合力圍剿賊匪。獲勝情形。得旨。如此甚好。汝二人成功後。同膺懋賞。方不負朕之恩。　以福建巡撫王懿德。爲浙閩總督。貴州布政司呂佺孫。爲福建巡撫。　甲子。諭怡良。許乃釗奏。節次攻剿獲勝一摺。上海蕞爾孤城。滋事匪徒。不過烏合之衆。何至圍攻數月。迄無成功。詳閱所奏。西北一帶。文武員弁。尚皆出力。而東南隅兵勇。僅止堵截牽制。至吳健彰水營。不過守護礮臺。隔江轟擊。似此任意遷延。何能蔵事。據奏夷人從中掣肘。誠在意計之中。許乃釗既經專辦此事。豈不能設法妥籌。況吳健彰素稱熟悉夷情。此時該夷。暗阻兵機。何竟束手無策。前此誤聽撫議。果致謝繼超遇害。事機中變。剿辦大局。重費經營。該署撫猶復不鑒前車。曉曉以撫事無成爲惜。所見抑何迂謬。著即督飭水陸兵弁。盡力進攻。總以克復城池爲要。不准再爲浮言所惑。亦不准以難

辦爲詞。妄希延緩。 丁卯。 諭崇綸。青麐奏。探聞黃州營盤。被賊攻焚。兵勇全行潰散一摺。覽奏殊堪詫異。逆賊竄踞黃州。前經吳文鎔。督兵進剿。節次奏報。尙有斬獲。乃此次接仗。竟至兵勇相繼潰散。全軍敗逃。且營盤十一座。盡被賊匪焚燒。總督吳文鎔。並有騎騾避至靈沙河之事。其餘各官。亦不知下落。見在逆衆占踞堵城大營。並聞陽邏一帶。已有賊船陸續上竄。若不趕緊迎頭堵剿。必致賊勢愈張。辦理更形棘手。台湧。見駐德安。著卽酌帶官兵。馳赴前路。確探賊踪所向。盡力迎剿。其潰散兵勇。仍當招集。至該處募勇。屢次遇賊。首先潰逃。恐有奸匪從中勾結。必須加意嚴防。毋蹈前轍。該將軍當此軍情緊迫之際。惟當激勵將士。星速趲程前進。總以迅掃妖氛爲要。毋得稍事遷延。致有貽誤。並將酌帶兵數。起程日期。先行由驛馳報。仍確查吳文鎔。見在何處。各員弁。如何下落。及此次失事。實在情形。切實具奏。 丁卯。賞參贊大臣僧格林沁。札拉濟特貝勒。拉木棍布札布巴圖魯名號。餘升擢有差。 己巳。欽差大臣向榮奏。自分撥楚兵赴廬。兵力較減。進攻未能得手。並以上海久稽克復。撥兵一千九百名。馳往助剿。得 旨。汝在江南。勞師糜餉。日久無功。任賊紛紛竄逸。蔓延畿輔。雖立斬汝首。尙不足蔽汝一人之罪。尙不足稍洩數省。積忿萬人之心。第

一時乏人。姑念汝自廣西至今。情形尙熟。暫留汝項上之首。以待汝奮勉立功。若每次奏報。仍不過敷衍塞責。是汝無福。不能承受朕恩。自速其死。　二月。辛未。諭浙江巡撫黃宗漢。自簡任以來。辦理各路防堵。不動聲色。措置裕如。督辦漕糧海運。亦極認眞。上年勦捕台州。及杭州之昌化。於潛。並甯波。各處匪徒。與見在嘉湖兩屬。聚衆抗糧匪犯。均能立時擒獲。辦理甚屬妥速。地方悉臻安靜。歷覽該撫奏報。精詳之至。毫無瞻顧。深堪嘉尙。著發去朕書忠勤正直扁額一面。賞給黃宗漢。該撫領朕所賜御書。不必作奬勵觀。作紀實觀。朕尤願汝愼終如始。以成一代之名臣。　癸酉。湖北學政青麐。奏陳武昌緊急情形。得旨。覽奏曷勝憤悶。本日已有旨。催台湧進兵。不知趕得上否。吳文鎔。喪律遺敗。俾賊勢復張。深堪痛恨。見在並無下落。至該督能全大節與否。朕實不能許之。又奏。唐樹義。統帶礮船。尙無確音。批。唐樹義。眞係一無用之輩。前此起用。該員並不知感。惟以高節自居。謂勉强出山。稍酬高厚。屢次抗違。死有餘辜。　戊寅。兩江總督怡良。署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江、蘇接濟金陵軍餉。未能懸定。得旨。向榮在江南。日久無功。死有餘辜。猶謂其聲威夙著。琦善在揚州。獨力支持。雖未能掃數廓淸。而北面實賴爲屛藩。尙百般造作蜚語。以逞談鋒。許乃釗。祇知有江

南。不知有全局。祗知有身家。不知有國家。眞可謂喪盡天良。辜負深恩。且琦善同一軍營。因何未有一語。提及近來張芾之事。想汝已悉。汝若不再知悛改。更甚於張芾之罪。所請停撥之處。著不准行。若仍行瀆請。必斷汝首。 庚辰。 諭袁甲三奏土匪假充逆賊。竄擾潁上蒙城。見在籌勦一摺。該匪等假充逆賊。乘人心搖動之際。肆意焚掠。潁上蒙城兩縣。疊被竄擾。更難保非逆賊勾通。故令先爲嚮道。見在廬州未復。六安又陷。亟須將此股土匪。迅速殲滅。方不致該逆。乘虛北竄。見在臨淮防守。聲勢尙不單弱。該給事中。將進駐臨淮。鄉兵檄令折回。並隨營練勇官兵。卽著親自統帶。馳往蒙城。迅籌撲滅。 辛巳。以荆州將軍台湧。爲湖廣總督。仍兼署湖北提督。 壬午。 諭僧格林沁勝保奏。逆賊窮竄。督兵追勦一摺。逆匪竄踞東城等村。我兵圍攻。已逾帀月。疊次諭令該大臣等。迅速進攻。並嚴防竄路。乃本日據奏。逆匪於初九日。乘霧由小禮文。向東南奔竄。雖經我兵追殺多名。而逆匪拚死狂奔。由獻縣南門竄出後。究竟逃往何處。摺內並未奏明。本日復據桂良奏稱。該逆向東南。西南竄逸。是賊匪顯係分股潰竄。我兵正當乘其喘息未定。四面兜擊。庶可聚而殲旃。若徒事尾追。勢必節節落後。勦辦終難得手。我兵馬隊。最利追勦。著僧格林沁勝保。迅卽探明

賊蹤。派撥精兵。繞赴賊前截擊。務期前後夾攻。盡殲醜類。勿留餘孽。　諭台湧奏。賊匪分竄德安一帶。派兵剿捕。孝感應山等處。疊有斬擒。並扼要布置各情形。當此逆勢披猖。該督必當統籌全局。妥爲布置。惟兵力尚覺單弱。本日據曾國藩奏。已於正月二十八日。督帶礮船。自衡州啓程。統計全軍。約一萬七千餘人。曾國藩一人統領重兵。朕心實深懸繫。台湧統轄兩省。責無旁貸。所有湖南礮船。應如何調撥布置之處。著該督與侍郎和衷籌畫。以期迅殄賊氛。　癸未。　上御門聽政。以禦賊殉難。湖廣總督吳文鎔。從優賜卹。謚文節。湖北臬司唐樹義。開復革職處分。照例賜卹。均予祭葬世職。　諭昨據僧格林沁等奏。逆匪由獻縣竄出。占踞富莊驛村內。並未詳敘。有無分股。而桂良所奏。則稱接據勝保來咨。有賊向東南西南紛竄之語。是其分股潰竄。已屬顯然。本日據載齡奏報。又稱探聞逆匪潛逃。被伏兵擊回。復經河間鄉勇擊退。見在河間府屬迤北二十里堡盤踞等語。據三處奏報。互相印證。均屬參差。富莊驛既在河南府城以南二十里堡。又在河間府城以北。相距一百數十里。其間必有分擾之處。究竟該逆是否全聚富莊驛村內。抑或另有零匪。潛匿附近村莊。東城等村。是否尚有餘賊。著該大臣迅速據實具奏。務須分投確探。四面搜剿。方能盡殲

醜類。丁亥。參贊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報進攻阜城縣賊匪。獲勝情形。得　旨。十五日之仗。斬獲甚多。但縣城未復。終恐思竄。著趕緊殲除。勿留餘孽。僧格林沁等必知朕渴盼捷音之速至也。己丑。諭崇綸青麐奏報。近日賊情一摺。逆匪盤踞漢郡。近又南竄岳州。偪近長沙。其荆襄上游等處。亦甚喫重。台湧見授總督。自應探賊所向。相機進勦。勢難遽赴武昌。防守省城。崇綸職任守土。青麐係防堵大員。均屬責無旁貸。自以力捍危城為要。據稱背城一戰。恐係因籌防棘手。姑為出城之說。為他日卸責地步。此股賊匪。既係烏合之衆。長髮賊目無多。台湧兵到漢陽。不難克復。其省垣重地。仍責成該撫等。竭力防堵。若擅離城池。致有疎失。朕惟崇綸青麐是問。辛卯。諭張亮基奏。逆賊渡河。山東危急一摺。張亮基親督兵勇二千名。即日馳赴南路迎擊。著善祿即將僧格林沁勝保由大營派撥之精兵二千五百名。尅日統領起程。與張亮基會合前進。務即探明賊蹤所向。何路緊急。即向何路迎頭堵勦。嚴扼北竄。斷不可仍令此股逆匪與阜城之賊聯絡勾結。致勦辦更難得手。癸巳。參贊大臣僧格林沁等奏陳統籌防勦事宜。得　旨。前日寄諭與汝等統籌之策相符。已有旨飭令勝保。即日移駐德州。相機前進。軍興以來。我軍處處遲緩。勝保豈不知耶。

甲午。始鑄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　諭曾國藩奏已故巡撫之孫。捐輸軍餉。請將伊祖入祀鄉賢祠一摺。所奏荒謬之至。原任湖北巡撫楊健。道光年間因隨聲附和。年力就衰。奉　旨降爲三品頂帶休致。其非德望素優。已可概見。嗣因該地方官題奏入祀鄉賢。經部議奏駁。奉　旨允准。茲據曾國藩奏稱。楊健之孫。候選員外郎楊江。捐輸軍餉銀二萬兩。率請將楊健從祀鄉賢。實屬袒護同鄉。以私廢公。顯背　聖旨。可惡已極。各省題請鄉賢。例由督撫學政。核其事實具題。曾國藩以在籍侍郎。輒敢擅專入奏。並請特旨允准。毋庸交部。是必欲朕俯如所請。跡近要求。朕知該侍郎。斷不敢故意違　旨。總因見解未充。遇事拘泥。復過於好名所致。甚至飾詞巧辯。有名宦以吏治爲衡。鄉賢以輿論爲斷之語。竟似從祀鄉賢。不必問其平日居官何若。所奏更不成話。曾國藩著交部議處。其楊江所捐銀兩。應得獎敘之處。仍著該部覈議具奏。　以禮部右侍郎青麐。爲湖北巡撫。命丁憂湖北巡撫崇綸。協辦防剿事宜。翰林院侍講學士馮譽驥。提督湖北學政。　乙未。內閣欽奉　諭旨。貴人那拉氏。晉封爲懿嬪。　戊戌。　諭張亮基奏稱。賊匪渡河之後。攻陷豐縣。竄近單縣。經該管縣等。督率兵勇。兩次截擊獲勝。該匪復於二十一日竄入金鄉縣城。該撫見由山路徑

赴濟甯。善祿。由湖路東昌一帶。馳赴曹州迎剿各等語。見在阜城之賊。尚未滅淨。剿辦正在喫緊。勝保已暫分兵。前赴德州。僧格林沁等。先飭魁福。統帶馬隊五百名。直赴山東。刻下賊匪。已竄至金鄉。善祿。自應督兵。迎探賊蹤所向。扼要截擊。萬不可墮奸匪聲東擊西之計。致落賊後。張亮基。亦當探賊所至。迎頭截剿。與善祿兩路夾攻。方可得手。 諭台湧奏。分派官兵。三路剿賊。大獲勝仗。克復黃陂縣城。見籌速剿孝感一帶股匪。進攻漢陽等語。前據崇綸奏。漢陽逆匪。半係烏合。長髮老賊。爲數無多。自不難刻日埽除。若稍事遷延。致賊勢鴟張。更難殲滅。該督節制兩省。務當統籌全局。乘此聲威。督率官兵。將孝感一帶賊匪。迅速殲除。一面督兵收復漢陽。保衛武昌。一面與駱秉章曾國藩。迅籌剿辦。務將岳州湘陰等處逆匪。次第殄除。毋得株守德安。僅派弁兵。搜捕零匪。致誤大局。 三月。庚子朔。 諭張亮基等奏。賊匪攻陷鉅野。並續陷鄆城。各摺片。覽奏憤懣之至。該撫與善祿。分路迎剿逆匪。既欲由鄆城竄撲范縣壽張東平。是該撫馳赴東平。正可迎頭截擊。惟稱善祿約可行抵曹州。是該將軍轉在賊後。逆匪不由鄆城西奔濮州。乃折而東北。欲由范縣壽張奔竄。或係探知善祿。由湖路南來。爲此巧避之計。該將軍於中途。曾否得信。趕緊由曹州折回東北。

繞出賊前。與張亮基兩路夾擊。該省山路湖路。間道分歧。若無確實探報。偵知賊蹤所向。及至官軍趕到。而該逆早已剽掠而去。輾轉馳逐。貽誤更多。西界直隸大名各屬。已屢飭桂良。派張殿元帶兵防剿。並由山西調兵前來協防。惟該逆意在接應阜城。則范縣壽張一帶。既須嚴行截阻。且東昌臨清。爲商賈雲集。士民富饒之區。尤不可爲賊所覬覦。致令闌入。至運河東路。汶上東平各縣。下則近接濟甯。上可東趨省會。該逆如經官兵攔截。或肆意衝突。亦須豫籌堵禦。究竟此起賊匪。共有幾股。是否接連而行。抑係分路抄掠。急須探明情形。方不至誤向他途。至兵與賊。不得一遇。見在能否將該逆截剿。該撫與該將軍。如何聯絡聲勢。賊匪究向何處。著善祿張亮基迅籌合力邀擊。仍隨時馳奏。並知照僧格林沁勝保桂良。一體派兵截擊。毋任北竄。

諭。據青麐奏。省城因援兵不至。實難保守。並歷陳他處保全城池。總賴外援接應等語。見在皖省。及東豫情形。均極喫緊。即有可調之兵。各處亦須援應。豈能專顧湖北。即漢陽黃州等處。逆匪分擾。亦當次第殲除。豈能專顧武昌省城。青麐疊次奏報。不但毫無籌畫。且於別處情形。總未知悉。偵探亦不能確實。是以所奏軍情。與見在時勢。總皆隔膜。至所稱意見所及。權不能行。尤屬藉詞推諉。與崇綸同在一城。每次

皆單銜具奏。並不會銜。是青麐先已自存意見。青麐見已授為湖北巡撫。統轄全省。尚得語事權不屬乎嘵嘵瀆請。於事何濟。此時惟有盡心籌畫。竭力防守。台湧已克復黃陂。進攻漢陽。當可與省城聲勢相連。至曾國藩所帶船礮。見因賊由岳州上竄。偪近長沙。該侍郎初抵長沙省城。已與賊遇。不能尅期下駛。著青麐崇論就見有兵勇。於城內外。審度機宜。妥籌布置。與台湧。隨時知照。盡心堵禦。毋徒坐待援兵。諉過他人也。　辛丑。湖南巡撫駱秉章奏。逆匪上竄岳州。擬俟南省剿辦事竣。卽撥兵援鄂。得　旨。楚南之賊。明係分竄。見在湖北。尚有多賊。曾國藩船礮。原為肅清江面。第此時道路不通。暫可留在湖南剿辦。亦不能專待事竣。緩緩北上。俟楚南辦有頭緒。仍應速赴湖北為是。曾國藩素明大義。諒不致專顧桑梓。置全局於不問。北重於南。皖鄂重於楚南。此不易之局也。　甲辰。　諭本日據勝保奏。探聞賊匪。已攻陷冠縣。並踞館陶縣所屬之地。距臨清甚近。北路情形。萬分緊急。倘再有南來賊匪。陸續渡黃。與東省之賊接應。剿辦愈難得手。楊以增既專轄黃河。百勝等又防堵徐州日久。業已疏忽於前。漫無抵禦。若再任該逆偸渡。罪更難逭。茲據張之萬奏。黃河上流各渡。惟碭山一帶河口。最關緊要。若該處不扼要嚴防。必致皖省之賊。往來任意。與渡

河逆匪。時通消息。著楊以增等。迅將碭山一帶。趕緊設法籌防。派令精銳弁兵。嚴緝奸宄。斷其往來之路。並著百勝等。卽就見帶兵勇。實力防勦。倘仍不知奮勉。迭次嚴諭。視爲具文。使逆匪續有偸渡。必將該河督等從重治罪。所有見在籌辦情形。並著隨時奏報。毋稍延緩。　乙巳。　諭據勝保奏稱賊由陽穀竄過莘縣。攻陷冠縣。初一日竄至清河縣屬之小灘地方屯聚。本日據張亮基奏報各情。大略相同。惟賊竄清河。並未提及。豈該逆已由東入直。該撫竟茫然無見聞耶。此股竄匪。剽疾異常。渡黃後。連陷金鄉等處。豕突狼奔。意圖北竄。自到山東。所過州縣。毫無阻滯。如入無人之境。張亮基統轄全省。已屬罪有應得。乃該撫前由景州迎勦。並未與賊一遇。復由齊河繞至東阿。賊方北竄。而該撫轉向南趨。據稱由博平清平一帶。繞越前進。豈非徒託空言。仍落賊後。刻下勝保已帶兵由故城迎頭截勦。遏賊北竄。張亮基若不趕緊督帶練勇。設法攻擊。爲兩路夾攻之計。豈以賊匪竄出東境。遂可卸責諉罪耶。　壬子。　諭昨據張亮基奏。初七日督率兵勇。於黑家莊地方。勦匪獲勝。本日據勝保奏。該撫玩視軍務。觀望逗留。並欺飾冒功。各摺片覽奏。曷勝駭異。張亮基前因雲南巡撫。調任湖南。適聞賊竄長沙。卽奏請防守常德。擁兵折回。並截留長沙軍餉。舉動乖

方。不知事勢緩急。嗣經嚴飭赴省。保守城池。並辦理湖南湖北善後事宜。尚有頭緒。是以於署湖廣總督任內。調令巡撫山東。該員交卸時。賊氛將近武昌。並不將以前布置如何。守禦情形。詳細向吳文鎔告知。輒即趕緊渡江。專爲自全之計。迨抵河南。即以山東兵餉匱乏等詞入奏。豫占地步。朕已知其居心巧詐。當經硃批訓飭。該員應如何愧奮固守疆圻。乃賊匪竄入東境。疊陷各城。以致臨清被圍。重煩兵力。猶不知趕赴城下。與善祿崇恩內外夾擊。由德州紆折回省。繞道東平。遷延不進。至臨清後。扎營八里莊。距城遙遠。經勝保咨商。該員仍不移營前進。亦不肯分撥練勇。爲崇恩守城之助。推諉取巧。已堪痛恨。復向黑家莊無賊地方空放鳥槍大礮。縱火焚燒閒房。捏稱殺賊二千餘名。冒功陳奏。經該大臣查明該處並無殺賊痕跡。據實參奏。不知張亮基是何肺腑。敢肆欺罔。若將其即行正法。軍前亦屬罪所應得。姑念其平日尚能辦理地方公事。張亮基前已革職留任。著即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即交勝保。派員押解起程。不必再留軍營。俾軍務告竣後。轉得希冀邀恩。　癸丑。　諭昨因勝保奏參張亮基。欺飾冒功。降旨將該革員發往軍臺。本日據張亮基奏。初九日。派委員陳韜等整隊出擊。進至東南沙灘。設法誘敵。陳韜手刃賊目一名。我軍乘勝

掩殺。斬擒無算。並生擒偽總制曹成等五名。共斃賊千餘名等語。所奏。是否飾詞欺罔。希圖掩過邀功。著勝保。善祿。崇恩。迅卽查明。據實具奏。行軍之道。首貴賞罰嚴明。旣據稱殺賊千餘名。且兵勇亦有陣亡受傷。如果實事。必共見共聞。張亮基。已身獲重罪。其出力員弁。亦不可沒其勞績。該大臣。亦毋得因有前奏。稍有迴護。 丙辰。諭勝保奏。進攻獲勝。大挫賊鋒一摺。逆匪竄擾臨清地方。於該州城外。東西兩面。紮立木壘。意圖抗拒。經勝保於十二日。督兵進剿。州城東北之林家園賊巢。各隊兵勇。爭先攻撲。當將鹿柵拉開。賊衆情急。紛紛逃出。木城東面。復擁出二三千人。前來接應。我兵排列隊伍。施放連環槍礮。立斃賊匪一百餘人。該逆敗退回巢。勝保復於十四日寅刻。派令副都統常亮等。帶隊前行。直攻州城西北之彌陀寺。該大臣。親督馬隊官兵。隨後繼進。逆衆傾巢出拒。官軍整隊相迎。用連環槍礮。擊斃賊匪一百餘人。該逆抵死不退。我兵奮力合擊。無不一以當百。賊衆披靡。勝保復令開放神威礮。及隨帶二千斤鐵礮。向賊衆轟擊。立見賊旗。紛紛倒地。賊黨拖屍潰奔。兵勇乘勝追殺。復斃賊無數。餘匪遁入壘中。我兵卽時趕到。該逆未及開放槍礮。大兵一擁而進。撲入濠墻。復拋擲火彈。將該逆火藥簍引燒。賊衆自亂。士卒勇氣百倍。刀矛並舉。復殺

斃賊匪數百餘人。賊伏匿濠內。百計抵禦。我兵放火焚燒。將濠內之賊。盡行燒斃。屍與濠平。其西關之賊。擁出千餘。奔救。復經馬隊官兵。馳往截殺。斃賊一百餘名。餘賊敗退。共計殺賊一千三百餘名。斬獲首級二百餘顆。生擒五十餘名。奪獲大洋鐵礮二尊。擡槍刀矛。器械戰鼓。火藥鉛丸。黃邊風帽。大小黃旗無算。其東北一帶。亦經善祿督兵進攻。遏其救應之路。賊衆撲出。我兵開放槍礮。殺賊多名。並將餘匪擊回。使該逆東西不能相救。此次攻破賊巢。大獲勝仗。剿辦尚爲得手。著勝保迅卽乘此聲勢。督令帶兵各員。一鼓作氣。將此股逆黨。就地掃除。仍嚴飭崇恩在城協力守禦。內外夾攻。以期殄滅淨盡。毋令窮促分竄。再滋蔓延。

丁巳。諭前因張亮基奏。初九日。出隊獲勝。斃賊千餘名。當經諭令勝保善祿。崇恩。據實查明。是否欺飾。尚未據該大臣等覆奏。本日復據張亮基奏稱。連日進攻。每次斃賊數十人。十四日。又轟斃賊目。並餘賊數十名。復在楊家橋一帶。親督勇目李朝俊。手刃穿黃馬褂賊目一名。係僞冬官副丞相許姓。勇目馬進科。手刃穿紅衣賊目一名。係僞檢點郭姓。奪獲大旗。及黃旗擡礮。刀矛雜械。不計其數。乘勝將九家村蔡家村兩處賊巢燒燬。約計斃賊二千餘名等語。所奏是否鋪張入告。攘功自居。仍著勝保。善祿。崇恩。秉公確查。據實

具奏。不得以參奏在先。稍存迴護。　戊午。以山東臨清州城被賊攻陷。革欽差大臣。正藍旗漢軍都統勝保綏遠城將軍善祿。山東巡撫崇恩職。命剿賊自效。　諭惠親王恭親王奕訢親王銜定郡王載銓奏。試鑄鐵錢有效。請旨辦理一摺。見在戶工二局。所鑄大錢。業已暢行。更得鐵錢相輔。國計民生。當可益增饒裕。著惠親王等。悉心詳定章程。添爐鼓鑄。總期與現用銅錢。並行不滯。所擬設廠安爐各款。均著照所擬辦理。　庚辰。　諭崇綸青麐奏。武昌擊賊獲勝一摺。賊匪盤踞漢陽漢口一帶。疊經崇綸青麐等督令兵勇。焚燬江面賊船多隻。先後斃賊無算。該逆復於初四日。游駛渡至半江。即經已革總兵楊昌泗出隊迎剿。崇綸等。登城督飭兵勇施放連環鎗礮。逆賊頭船。膽敢冒死登岸。經崇綸等。飛調川勇截殺。齊聲吶喊。立斃長髮賊二百餘人。割取首級十餘顆。奪獲器械多件。江面各船。亦被槍礮擊燬多隻。其漢陽以上。鸚鵡洲賊船。亦經游擊侯鳳岐千總陳慶有。用礮船全行擊退。初五日。復經崇綸青麐。密飭侯鳳岐等。督帶大小礮船渡江。直撲對岸賊船。連放火箭火彈。賊衆驚潰。撲水淹斃者甚多。兩次水路合擊。剿辦尚屬得手。即著青麐會同崇綸。嚴飭帶兵員弁。併力進攻。以殄妖氛。　諭向榮奏。金陵疊次籌攻。請調廣東福建官兵助剿。並鎮江兩

次攻剿情形各等語。見在阜城逆匪未除。皖豫之賊。復由豐工渡河。連破金鄉等處。直竄臨清。本月十五日夜間。州城失守。北路情形。萬分緊急。惟望金陵及早收復。掃穴擒渠。茲閱向榮奏報。金陵疊次籌攻。均未得手。鎮江亦不得謂之勝仗。該大臣務當先就見有兵勇。設法進攻。將金陵及鎮江城池。次第收復。則皖豫賊有所牽制。自不至續行北竄。北路剿辦。較易爲力。向榮身膺重任。具有天良。豈得藉口兵單。聽大局之敗壞。致干重罪。　諭昨經降旨。令曾國藩迅由岳州。統領舟師。馳赴楚北。爲肅清江漢之計。原以該省軍情緊急。不獨上游荆襄一帶。籌防至重。而孝感等縣。賊勢方張。屯踞漢陽漢口。逆衆仍復肆意游駛。此股一日不除。武昌一日不能解圍。疊據青麐等奏報各情。僅知專顧省城。能否分兵渡江。以剿爲防。迄未籌計及此。台湧帶兵。督剿雲夢等處竄匪。兵力甚屬單弱。即漢陽一帶。未能力掃兇氛。更難渡江。援應武昌。大江南北。任賊往來紛突。非亟籌廓清江面。何以爲擣穴擒渠之計。著曾國藩迅即遵照前旨。尅日帥師東下。迎賊所向。併力殲除。此時得力舟師。專恃曾國藩水上一軍。倘稍涉遲滯。致令漢陽大股。竄踞武昌。則江路更形阻隔。曾國藩。惟當權衡緩急。相機速辦。朕既以剿賊重任。付之曾國藩。一切軍情。不爲遙制。應如何與台湧。

青麐等。聯絡聲威。互相援應。並著隨時妥籌。毋誤事機爲要。調福建廣東兵二千名。赴江南軍營剿賊。辛酉。諭內閣。嗣後冊封皇貴妃。貴妃。及妃。應製金冊金寶。冊封嬪。應製金冊。均著改用銀質鍍金。著爲令。諭台湧奏賊衆抄撲漷縣相繼失守一摺。覽奏曷勝憤懣。該督自上年十二月。馳抵德安。接辦防堵。迄今數月之久。自應先事豫籌。妥爲布置。前此克復黃陂。正望其督兵進剿。何所帶兵勇遇賊即潰。以致德安雲夢孝感應山等處。相繼失守。據稱兵勇多係收集潰散之餘。將士亦無固志。何以不能多方激勵。坐視潰散。僅欲以一死塞責。於事何益。逆匪竄入德安。其勢甚强。此時總以扼守要隘。杜其北竄。爲第一要著。該督見駐武勝關。該處與豫省毗連。務即督飭佈克愼帶兵實力堵禦。勿令逆匪闌入河南境界。該督統轄全省。責無旁貸。雖事處萬難。仍當熟計兼籌。以冀保全大局。豈可專恃血氣之勇。再以鹵莽憤事。尋革台湧職。仍留任。　壬戌。　諭雷以諴奏。試行捐釐助餉。業有成效。請推廣照辦。以裕軍餉。並開列章程。呈覽一摺。粵逆竄擾以來。需餉浩煩。勢不能不借資民力。歷經各路統兵大臣。各直省督撫。奏請設局捐輸。均已允行。茲據雷以諴所奏。捐釐章程。係於勸諭捐輸之中。設法變通。以冀衆擎易舉。據稱裏下河一帶。辦有成效。其

餘各州縣情形。想復不甚相遠。著怡良許乃釗楊以增。各就江南江北。地方情形。妥速商酌。若事屬可行。即督飭所屬。勸諭紳董籌辦。其有應行變通之處。亦須悉心斟酌。總期於事有濟。亦不致滋累民間。方爲妥善。　甲子。　諭勝保奏參張亮基。欺飾冒功等情。茲據勝保等奏。查明張亮基。於初十十四日兩次進攻賊壘。雖皆獲勝。每次殺賊一二百人。練勇亦有傷亡。該革員信任典史陳韜。但憑其言入奏。於打仗情形。尙多不實。見在張亮基。染患目疾。請給假醫治等語。張亮基。於軍務重情。不知詳細考核。輒聽委員誇張之詞。率行入奏。實屬罪有應得。著仍遵前旨。發往軍臺。效力贖罪。並著勝保等派員。即日押令起解。不准藉病請假。致任逗留。湖北棗陽縣典史陳韜。雖臨陣尙知奮勇。而性喜誇張。語多不實。且行文出示。輒以監軍自稱。謬妄已極。著交部議處。所有兩次接仗出力之勇目人等。仍著勝保。查明具奏。　乙丑。調寗夏兵五百名。赴河南軍營。剿賊。　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一千五百名。赴山東。剿賊。丁卯。　諭勝保等奏。乘夜焚燬賊壘。殺賊無數。克復臨清州城一摺。逆賊攻陷臨清後。節經官兵截殺。堅匿不出。復經勝保。用大礮晝夜向賊巢轟擊。二十五日。勝保派令桂明桂齡孔廣順等。帶兵由西北進攻。善祿雙禧。帶兵由東南進攻。已革藩司張

集馨帶練勇。與侍衛恭鈺等。由西南攻剿。三面同時並進。勝保。親督馬步官兵。在城北列陣以待。時西北風微作。我軍啣枚疾走。至二十六日丑刻。西面練勇。潛行過河。向賊巢拋擲火彈。齊聲吶喊。賊衆驚亂。急開槍礮抵禦。我兵奮力撲入。大隊一擁而進。燒斃槍斃。賊屍枕藉於地。約計三千餘名。我軍追殺。直抵南面賊巢。賊隨拒隨逃。向南竄散。城內之賊。不敢竄出。猶於城上開放大礮。經崇恩帶領協領久祿等。合力進攻。我兵踴躍先登。立斃城上賊匪多名。臨清州城。登時克復。兵勇分投搜殺。復斃賊三百餘名。裹脅之衆。逃散者。不下數千名。奪獲騾馬火藥槍礮矛旗等件無算。德勒克色楞善祿克興阿魁福緜洵等。當即督兵追剿。勝保亦即督帶馬隊繼進。逆賊由皖豫竄擾東境。勢甚猖獗。此次殺斃及擊敗之賊。不下萬人。剿辦尚爲得手。勝保善祿崇恩前次摘去頂帶革職處分。均著加恩開復。德勒克色楞。著賞還花翎。並開復降留處分。　諭曾國藩奏岳州水陸各軍接仗情形。並自請治罪一摺。此次岳州水軍。雖獲小勝。惟因陸路失利。以致賊匪復行上竄。曾國藩。統領水陸諸軍。調度無方。實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仍著督帶師船。迅速進剿。克復岳城。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延悞。　四月庚午。　諭曾國藩奏剿辦崇陽通城賊匪。續獲勝仗一摺。前

因逆匪。復由岳州上竄。諭令曾國藩。統帶師船。由長沙進復岳州。兼籌東路。不得專顧湖南。致誤事機。本日據台湧奏稱江北賊情猖獗。鄂省情形萬分緊急。曾國藩。務當統籌全局。迅圖克復岳州直抵湖北武漢之間。以資救援。至陸路帶兵員弁。道員胡林翼。副將塔齊布均能剿匪獲勝。即飭由崇通一路。痛加剿除。與師船聯絡聲勢。以期與鄂省會合進攻。毋得稍有遲延。致滋貽悞。 夏四月壬申。 諭勝保奏逆匪南竄。追殺獲勝一摺。臨清潰竄餘匪自經官兵屢次痛剿。伏匿李官莊。經勝保等。四面圍攻。該逆情急。亟圖潛逃。於三月二十八日黎明。全股向西南衝出。我兵分兩翼。追殺三十餘里。沿途斃賊二千餘名。半係長髮眞賊。餘匪竄至冠縣迤北清水集。占踞村莊三處。善祿督帶步隊。登時趕到。縱火焚燒。斃賊五六百名。立將三村奪回。此次逆匪奔竄占踞清水集地方。復經我兵痛剿。已屬殘喘苟延。著勝保督飭官兵。盡力圍剿。務令就地掃除。毋任再有竄逸。 乙亥。 諭玉明等回京。呈遞阜城軍營形勢地圖。朕詳加披覽。布置尚為周密。賊匪自初一日被地雷轟敗。初二日。復因撲濠被剿之後。連日作何情狀。曾否出撲。此時誘賊離巢。痛加剿洗。固為要策。但據玉明等面奏。僧格林沁。曾帶親兵數人。輕騎誘敵。為賊匪大股抄圍。勢甚危急。大兵隨後

趕到。始獲全勝。按之該大臣二十六日所發奏報情節適合。該大臣因逆匪堅匿不出。急欲圖功。輕於一試。固屬不得已之苦衷。惟統帥爲一軍之主。國體攸關。非如偏裨將弁專以衝鋒陷陣爲功。前此該大臣在王慶坨時。輕騎前往天津。朕即有硃批詳示。並非教以畏葸。輕敵冒險。究非統帥所宜。該大臣務飭將士。將阜城賊匪。設計殄除。於勇往之中。仍寓持重之意。庶免朕心懸繫。　丁丑。江南提督和春等奏。連日圍攻廬州。及見在籌辦情形。得　旨。惟切盼捷音之至。雖廬城克復。安慶等府縣。尤須費手。況聯成一片。盡爲賊有。恐克復廬州。亦祗空言。倘卽日克復。撫卹一切。固應急行捐辦。然到處皆賊。福濟斷不能安坐省垣。　壬午。諭本日勝保等由八百里馳奏。官兵剿辦賊匪。殄滅淨盡。首逆伏誅。一摺。逆匪竄踞豐縣。倡脅居民。起築木城。意圖拒守。初九日。勝保督飭兵勇。分攻四門。拋施火罐噴筒。木城之內。西南北三面。同時延燒。賊衆大亂。避匿入城。勝保知該逆勢難久踞。飭令帶領馬隊各員。分路布置。該逆果乘夜向西南竄出。見我兵列隊甚嚴。折而東竄。我兵追及。斃賊數百名。賊勢不支。拋棄槍械。向前奔竄。我兵追殺。已抵漫口支河。河水陡漲。湍流甚急。騎馬賊衆千餘名。均陷於泥淖。我兵槍箭齊施。斃賊數十人。無可倖逃。全數躍馬入水。所有


商務印書館印行

僞丞相曾立瑲。許宗陽。均已淹斃。廣西老賊。悉數殲除。並無一名漏網。逆匪由豐渡河。竄入東境。勢甚猖獗。經勝保等督兵迎剿。克復臨清州城。屢獲勝仗。該逆勢窮力竭。亡命狂奔。復經該大臣督率馬步官兵。晝夜窮追。馳行數百餘里。於豐縣漫口支河。將潰竄餘匪二千餘名。全數殄滅。辦理甚爲迅速。深堪嘉尙。勝保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還花翎。開復降級留任處分。並頒御用冠一頂。巡幸褂一件。御用鈕帶一條。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珊瑚帽頂一箇。白玉巴圖魯翎管一枝。德勒克色楞。善祿。均著賞穿黃馬褂。並頒賞黃馬褂各一件。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二箇。白玉巴圖魯翎管各一枝。以示優獎。　以剿擒睢甯匪首李三鬧。賞都司璽壽花翎。甲申。月食。　己丑。賜故予告大學士潘世恩祭葬。謚文恭。孫國子監學錄潘祖同。賞給進士。翰林院編修潘祖蔭。以翰林院侍讀候補。監生潘祖保。賞給舉人。　辛卯。降調前任禮部侍郞曾國藩奏。靖江水師潰散。請交部從重治罪。得　旨此奏太不明白。豈已昏憒耶。汝罪固大。總須聽朕處分。豈有自定拏問之罪。殊屬可笑。想汝是時心搖搖如懸旌。漫無定見也。尋革曾國藩職。仍戴罪剿賊。　五月。壬寅。諭勝保等奏。逆匪被攻情急。南竄一摺。據稱逆匪於五月初二日子刻。帶騎馬賊二千餘名。從

正東突出。由甯津大路分竄。勝保親督馬隊。跟蹤截剿。該逆由吳橋柘園鎮一帶。折向東南竄去。德勒克色楞亦帶蒙古馬隊跟追。逆匪分股南竄。僧格林沁近在連鎮。何以未據奏報。勝保所奏。僅云在平原恩縣一帶。賊踪究在何處。亦未能確實指明。逆匪詭譎異常。又係騎馬逃竄。其勢剽疾。必須探明追剿。迅速殄滅。勿令占踞村鎮。以致牽制我軍。逆匪係由連鎮東竄。該處有培成那敷德在彼堵禦。何以毫無知覺。任令該逆肆行奔突。培城營盤。前在阜城被賊焚燬。此次又復失事。著僧格林沁確切查明。培成那敷德。如何貽誤情形。據實嚴參。迅速具奏。　癸卯。諭袁甲三奏。江甯賊船。竄擾和州一摺。琦善向榮。雖分剿江南江北。而所辦實係一事。自應無分畛域。設法疏通江路。使逆賊聲勢隔絕。庶剿辦較易得手。乃金陵賊巢。迄今負嵎如故。瓜洲殘寇。又復牽掣我師。而由揚州江甯竄皖之匪。大股仍踞廬州。其舒城桐城等縣。攻克亦尚無期。見復連綜上駛。竄入和州。並分股擾及含山。又於江浦縣。張貼僞示。煽惑人心。該州爲南北衝要。距廬州定遠。均屬相近。萬一與廬賊會合。併圖北竄。勢將不可收拾。此時總以合力遏擊。扼其竄路爲第一要義。琦善前次留防宿遷之馬步官兵一千餘名。本爲防山東竄匪而設。見在已酌量撤回。著琦善即將此項官

軍。迅飭原帶之都司羣壽。副都統德崇額等。全數統帶。馳赴和州。相機防剿。江浦六合防兵。亦可就近援應。毋得遷延貽誤。致失事機。向榮近在對岸。應如何酌量分兵渡江。至滁和一帶截剿。務即迅速籌辦。不得以株守堅城。置江北大局於不問。 甲辰。 諭勝保等奏。竄匪奔入高唐州。請飛調大營步隊各摺片。昨有旨續諭僧格林沁。何以並不撥兵進剿。並令將連鎮餘匪。趕緊肅清。此時竄匪。已於初三日竄入高唐州城。閉門拒守。勝保帶到馬隊。不過數百餘名。沿途殺斃長髮老賊數百名。跟蹤趕至該州東關街內截殺。因該州兵勇無多。並未準備。城門大開。致該逆得以占踞。見在培成那數德。雖已帶馬隊與德勒克色楞趕到。分布城廂四面。惟訊據獲賊供稱。有占據東昌濟甯之意。必須迅速添兵剿辦。方不致再有蔓延。並據賊供。此股係逆首李開芳帶賊先行。林鳳祥尚在連鎮。而勝保進剿之兵。並無步隊。亦無礮位。著僧格林沁。迅撥步隊精兵千名。星夜趕赴高唐。飭令尅期到齊。不得稍涉遷延。應帶礮位。亦即設法攜帶。並著飛飭善祿。仍令馳往勝保軍營會剿。 戊申。 諭據官文等奏。宜昌失守。荊州情形緊急一摺。逆匪前撲荊州。經官文等督兵堵剿獲勝。乃於三月二十日。分三股攻撲宜昌府城。該鎮府等出城轟擊。斃賊多名。旋即上城守禦。

賊衆於次日聚至三千餘名。二十二日。城身因雨塌卸丈餘。賊匪即由缺口突入。因而失陷。此股賊匪。是否即由荆州而來。抑係湖南潰散之匪。沿江而上。統計三千餘名。其中土匪勾結。與裹脅良民。數必不少。是長髮眞賊無多。若不趕緊掃除。恐愈聚愈衆。致令上竄襄樊。於北路關係。尤爲喫重。且該郡爲由川入楚門戶。此時各鄰省。接濟餉需。調撥兵勇。均屬緩不濟急。惟四川相距較近。可以藉資援應。裕瑞所奏。駐紮巴東之兵。於四月中旬。尙未據報起程赴援。本日復降諭旨。嚴催裕瑞。迅飭此項官兵。兼程前赴宜昌。俟此股賊匪掃蕩後。再行酌量。何處緊要。派往調遣。仍由官文就近派員迎提。如帶兵之總兵雙保福炘有意遷延不進。即由該將軍嚴參治罪。

以三品卿銜兵科給事中袁甲三。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壬子。

諭台湧舒倫保奏。隨州賊匪。回竄應山。經官軍剿殺殆盡。見擬分兵進剿一摺。此時賊匪。以漢陽漢口爲巢穴。武昌省垣重地。聲息懸隔。急望援救。而安陸荆門宜昌。均已失陷。該督專駐應山。誠爲非計。見據奏稱。擬由德安進兵。爲直擣漢陽之舉。自應迅速進剿。以通大江南北之路。

以留防托病。革前任湖北巡撫崇綸職。

以江蘇常州府。辦團出力。賞在籍布政司汪本銓花翎。餘加銜升叙有差。

諭官文等奏。收復監利縣城一

摺。此次分督兵勇水陸進攻。當將監利縣收復。斬獲亦復不少。辦理尙爲妥速。其沔
陽江陵交界地方土匪未靖。仍當防其與逆黨勾結煽惑。復滋蔓延。　丁巳。　上詣
天神壇祈雨。　庚申。　諭官文等奏。收復宜昌府城一摺。逆匪於上月占踞宜昌府
城。經署宜昌鎭總兵訥欽。署宜昌府知府吳開陽等。統帶兵勇。水陸進剿。連獲勝仗。
傷斃賊匪甚多。生擒逆首胡得義。曾大範等七名。五月初一日。復分路進攻。當將府
城收復。訥欽等乘勝追殺。斃賊百餘名。並燒燬賊船九隻。見在餘匪。被剿南竄。著貴
陞督飭各員弁。水陸並進。分頭堵截。將此股逆匪。悉數殲除。毋任延蔓。　追予江甯
守城殉難在籍已革巡撫鄒鳴鶴道銜。祭葬世職。　壬戌。樂部奏。　關帝廟樂章。應
否另撰。得旨。著翰林院敬謹撰擬祈雨報謝樂章。此次暫用春季樂章。　諭和春福
濟奏。克復六安州城一摺。逆匪占踞六安以來。經官軍疊次攻剿。和春等密飭該署
州茅念劬。妥爲布置。挑選壯勇二百餘人進城。與城中百姓。約爲內應。令各紳勇分
路前進。距城五里紮營。並派吏目梁綸事等。分帶紳勇堵遏要路。本月十五日。茅念
劬督率紳董舉人李元華等。統帶練勇萬餘人。分三路進攻。賊衆出拒。各勇槍礮齊
施。斃賊無數。屍橫徧野。將城外賊營。全行平毀。十六日。各勇併力登城。砍殺守陴賊

匪甚多。卽開東門。一擁而入。該逆由南門逃竄。復經茅念劬等。督勇追擊。將餘匪悉數殲除。卽將該城克復。該署州茅念劬。督率練勇奮勉出力。該練勇等同仇敵愾。忠義可嘉。均應優加獎勵。其餘出力紳民。及陣亡練勇著和春等分別查明請獎。並咨部議恤。　乙丑。　諭靑麐奏進攻逆匪。大獲勝仗一摺。漢口逆船四百餘隻。於五月初十日。竄赴下游之磯窩地方。砌築土城望樓。意欲占踞要隘。靑麐派委都司周祿等。各帶兵勇交已革總兵楊昌泗。統帶前往攻剿。復派副將書紳等。帶領各標防兵。續往接應。副都統魁玉並飭委協領安貴等。酌帶滿兵協剿。將該逆土城轟倒。該逆齊出抵拒。適書紳等兵趕到。我軍勇氣倍增。復將賊營四處。一律平毀。並連抛火彈火箭。焚賊望臺。逆黨勢不能支。奔竄回船。我軍追至江邊剿捕。計殺一千餘名。溺斃者不計其數。並奪獲大船二十餘隻。焚燬七十餘隻。擊沈三十餘隻。磯窩一帶肅淸。其同日由漢口分撲塘角。由鸚鵡洲分撲鮎魚套之賊船。經侯鳳岐等。疊開槍礮。該逆仍冒死前進。適楊昌泗由磯窩折回。飛調礮船援應。靑麐亦於城上督開大礮。轟擊塘角。擊沈二十餘隻。鮎魚套擊沈九隻。餘船追竄。此次逆賊。欲占磯窩要隘。並於塘角等處。駛船分撲。均經官兵擊敗。大挫賊鋒。務當乘此聲威。督飭該府將弁等。將

沿江一帶逆匪。迅速殲除。毋任盤踞滋擾。　六月。甲戌。　諭前因賊踞漢陽一帶。疊次諭令台湧等通籌全局。迅速進兵。援應武昌。茲據青麐奏稱。外援久盼不到。連日逆匪屢撲省城。復距省六十里之金口。下七十餘里之白湖鎭。正東六十里之豹子獬。分股盤踞。省城情形日形危急等語。前於五月初八日。即據該督奏稱。馳赴德安。相機進攻漢陽。嗣於五月二十一日。復據奏稱。擬由孝感之楊店。應城之長江埠。分兵進剿。自應令舒倫保桂明趕緊督兵前進。並飛催後起官兵。迅圖攻剿。何以又隔多日。未見將攻賊情形馳奏。朕心實深焦急。該督身任兼圻。履任之初。正値黃州兵潰。楚豫門戶。萬分緊急。自不暇兼顧武昌。此時舒倫保桂明。先後帶兵趕到。其雲夢應山等處。亦漸次肅淸。正當嚴飭官兵。會同前進。急攻漢陽漢口。以爲武昌應援。刻下省城守禦日久。勢甚危急。倘稍有疏虞。該督貽悞之罪。豈能稍從末減。著即與舒倫保桂明迅速進兵。攻克漢陽。爲救援武昌之計。或分路進兵。或合力會剿。惟在該督等酌量布置。豈可各存意見。遷延觀望。致誤事機。　丁丑。　諭琦善奏。陸路進剿情形。並水師大獲勝仗一摺。賊船占踞江面。必須水師衝擊。斷賊南北來往之路。剿辦方能得手。五月二十八日。及六月初二等日。水師連次獲勝。可見各路師船。如果

調度有方。尚屬可用。江面遼闊。師船已投至瓜洲以上。分泊南北兩岸。仍恐該逆乘虛窺伺。我師尚形單弱。惟在扼要布置。隨時激勵將士。以少勝多。　庚辰。革江蘇巡撫許乃釗任。交向榮差遣委用。以其剿辦上海賊匪。空言粉飾故也。　癸未。　諭台湧奏。武昌省城失守一摺。逆匪竄擾湖北漢陽漢口。屢次窺伺省垣。雖經官兵截擊。疊獲勝仗。而賊勢披猖。武昌待援孔亟。節經諭令台湧進兵策應。乃遷延日久。尚在德安。茲據奏稱六月初二日賊由青山一帶分撲塘角洪山等處營盤。兵勇潰敗。營被焚燒。青麐派兵出城抵禦。甫經接仗。突見城中火起。城上賊旗分布。漢陽漢口賊船。渡江圍撲。官軍勢不能支。省城遽爾失守。覽奏曷勝憤懣。台湧職任兼圻。毫無布置。前次暫予斥革。尚望其自贖愆尤。乃一味因循。貽悞大局。實堪痛恨。台湧即著革職。交楊霈差遣委用。並著楊霈馳驛速赴新任。統帶各路官兵。迅籌剿辦。務將省城趕緊克復。以次掃除各屬賊匪。毋令該逆日久占踞。用副委任。　以順天府尹楊霈。爲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　贈直隸連鎭軍營傷亡副都統達洪阿都統銜。予祭葬世職。如陣亡例。謚武壯。　甲申。　諭。有人奏蘇松太道吳健彰通夷養賊一摺。據稱賊首劉麗川曾爲該道管理帳目。匪黨皆該道練勇。初起事時。該道首先得信。將

眷屬寄居夷船。所有道庫存銀三四十萬。悉以遺賊。所僱拖罾船隻。名爲捐貲。實取償於關稅。並有舊識廣東貨船到滬。免其納稅。以致夷商不服。將關稅銀兩隱匿。由海道運回原籍。又與人夥開旂昌行。賊匪糧食藥彈。即由此行接濟。且與賊匪屢次在船會晤等語。上海逆匪日久未滅。英夷又復遇事阻撓。若非吳健彰勾通要挾。何至蕞爾滬城。不能收復。原奏所稱贓私各欵。已屬罪無可逭。而通夷養賊。情罪重大。尤堪痛恨。吳健彰著即革職。拏問。交怡良吉爾杭阿。拒絕英夷。尙能持正。必不致爲吳健彰蒙蔽。毋得稍有迴護開脫。 辛卯。諭前據僧格林沁奏。挑挖重隄。爲截水灌賊之計。朕早知其徒勞無益。當經嚴切批示。諭令趕緊進攻。嗣據僧格林沁奏報。並未陳明進攻之策。但稱隄工已有就緒。是直視挖隄一節爲可恃以成功。而置萬餘重兵於無用之地。何玩謬若此。今據奏南面河隄。被水衝決。雖賊踞村莊。間有浸沒。而我兵東面營盤。竟至不能屯紮。可見築隄截水。不但未能制賊。而衝決浸灌。我兵轉受其害。更恐該逆乘機紛竄。泥淖之中。我兵馬隊。不能得力。僧格林沁以此等遷緩之謀。視爲上策。朕實不解。逆匪竄踞連鎮。數月之久。未受懲創。反得養其精銳。蓄其奸謀。而我兵力疲氣餒。何日始能蕆事。若以軍律而論。卽將僧格林沁重治其

罪。亦不爲過。第念鎭遠之賊。勢將垂斃。若驟易生手。轉致啓賊詭謀。是以僧格林沁奏請添兵。卽將固安防守之兵。悉數派往。又派玉明管帶圓明園官兵。前往協剿。著卽懍遵前次批諭。以速戰制賊之命。不得仍恃水圍。徒延時日。若續派官兵。均已到營。僧林格沁仍不能迅圖進剿。國典具在。不能再從寬宥。勿謂疊次諭旨。可視同具文也。丙申。熱河都統毓書奏。遵旨籌欵鼓鑄。推行鈔法。請官收銅百斤。作銀十兩。報捐者。八十斤作銀十兩。銅器百斤作銀三兩。並設立官錢局。以逐卯所鑄之錢。作爲票本。得　旨。所奏俱妥。實無可再議。卽照所擬行。

東華錄擥要卷八十終

宜興汪文安敬錄　男衡翰章恭校

文宗顯皇帝

甲寅。咸豐四年。秋九月。癸卯。　諭內閣。前據戶部奏。請停鑄當千。當五百大錢。並慶惠等奏。請停當二百。三百。四百大錢。均經降旨允行。原以折當稍重。恐於民間日用。不無妨礙。是以斟酌時宜。准其停鑄。至當百以下大錢。子母相權。整散互易。通行遠近。尤爲便民。乃據戶部奏稱。訪聞近日當百大錢。又有奸商折算等弊。請飭嚴禁等語。錢法損益。朝廷自有權衡。如果於民生稍有不便。不難隨時變通。若法本盡善。而市廛小民。妄肆阻撓。任意折算。實屬目無法紀。此風斷不可長。著戶部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出示嚴禁。嗣後商民行便。當百以下大錢。倘敢不遵錢面數目字樣。妄行折減使用。甚至造言煽惑。抗不收使。以致愚民相率猜疑。卽行拏交刑部。從重治罪。此等奸商。阻撓錢法。必應從嚴。加等懲治。著刑部迅速定擬罪名具奏。　甲辰。以江蘇辦理團練。官紳出力。賞前任大理寺卿萬貢珍布政使銜。餘升賞有差。己酉。皇后千秋節。宮內行禮如儀。　壬子。中元節。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


商務印書館印行

諭內閣。前任湖北巡撫青麐。自簡任封圻以來。正當黃州漢陽。賊匪充斥之際。武昌兵單餉匱。本屬實情。朕以青麐在學政任內。保守德安郡城。念其勤勞。畀以重任。疊據奏報省垣布置。屢次擊賊獲勝。計八十餘日。其中困苦艱難。所奏原無虛假。朕方節次嚴催。各路援兵。前赴武漢救應。但以道途多阻。未能迅速趕到。青麐於六月初二日。大股逆賊攻城時。已派魁玉。楊昌泗。帶兵連踏賊營五處。但能督率官兵。感激衆心。竭力鏖戰。何至省城遽爾失守。即使嬰城固守。坐待援師。亦望解圍有日。方當宥過敘功。縱使力盡捐軀。不失城亡與亡大節。褒忠有典。豈不心迹光明。乃本日接到青麐奏報。稱於武勝門督戰時。見城內黃旂皆出。土匪內應。兵勇潰散。率與魁玉。楊昌泗。擁衆遠避。爲移師就餉之謀。徑赴長沙。直是棄城而逃。曷勝痛恨。青麐爲收復武昌之計。或就台湧軍營。併力進取。或從官文乞師。前來戴罪圖功。亦可爲之曲諒。長沙則去武昌甚遠。並非青麐所轄之地。越境偸生。何詞以辯。若再加之寬典。則疆吏守土之責。幾成具文。何以對死事諸臣耶。所稱沿途攻勦。擬抵荆州。皆是任意鋪張。希圖掩飾。與前奏不敢畏葸巧避。置城池人民於度外。大相逕庭。朕賞功罰罪。一秉大公。豈能以青麐前此尚有微勞。稍從末減。青麐著俟到荆州時。交官文即

行傳旨正法。中外臣民。當知朕倚任青麐之念切。而青麐喪心負恩。自取罪戾。國法具在。豈能曲為原解。凉州副都統魁玉。駐兵洪山。賊由該處衝入。咎無可免。惟前赴長沙。係由青麐牽同偕往。且非守土之官。罪止失律。著即革職。與在籍已革總兵楊昌泗。均交楊霈軍營。酌量委用差遣。仍著隨時察看。倘該革員等不知愧懼。並查有臨陣退縮。巧飾推諉情事。即一面據實奏聞。一面以軍法從事。　丁巳。　諭吉爾杭阿奏。三次轟坍滬城。大獲勝仗一摺。逆匪占踞上海縣城。我兵圍攻日久。總未能掃穴擒渠。此次三處地雷同時舉發。疊次環攻。雖殲斃賊黨一千四百餘名。而該逆於城中豫築土壘。挖掘內壕。以致未能即時克復縣城。且我軍傷亡弁兵。亦復不少。失此機會。殊覺可惜。該逆經此次懲創。或仍負嵎死拒。或意圖他竄。均未可定。著吉爾杭阿。仍嚴飭各營將弁。迅速進攻。務將縣城克復。首夥各犯。悉數殲擒。毋令乘間竄逸。吳健彰見已拏問。所帶水師。必須揀派得力將弁統帶。以期水陸夾攻。尅期收復。毋得再事遷延。致干重咎。　戊午。　諭。陳啓邁奏。收復武甯縣城。搜勦餘匪一摺。江境各股賊匪。前經官兵痛勦。將德安建昌兩縣。次第收復。此次復攻克武甯。斃賊無數。辦理尚屬得手。惟敗竄逆衆。仍糾合餘匪。在橫路等處屯聚。並有往招武昌賊夥。

欲圖報復之說。刻下剿辦機宜。更不容緩。亟應將餘孽洗淨。勿令醜類踞隘負嵎。再滋蔓延之勢。　諭本日據勝保奏。在高唐州城外。擒獲僞總制一名。供稱楊秀青。籍隸湖南來陽縣。住城外西鄉。三角坪地方。伊父楊大朋犯罪。早經明正典刑。家中尚有親屬等語。著駱秉章迅即遴委妥員。密速馳往查辦。如逆首楊秀青。實係來陽縣人。即將逆族親屬。盡行拘拏到省。盡法懲治。並將該祖父墳墓。查明後發掘焚燒。以除孽種。　庚申。　諭內閣。駱秉章曾國藩奏。水師克復岳州。湖南賊艓。全數殄滅一摺。逆匪自復踞岳州以後。多添城壘。設卡毀橋。並將攻陷常德逆匪。悉數收回。屯踞該郡。意圖負嵎久抗。經駱秉章曾國藩於水師戰船齊備後。即派令道銜山西候補知府褚汝航等。管帶頭幫師船。進泊鹿角。並調升用知府羅澤南等。各帶練勇。會同塔齊布。所派陸路官兵。約期並進。六月二十九日。水師分隊設伏。先遣文生何南青。以疑兵佯敗誘賊。逆船鋒勇出追。即補守備楊載福。即選知縣彭玉麟。伏兵齊起。褚汝航坐船亦到。立將手執黃旗大賊目一名轟斃。賊船潰亂。自相撞擊。我軍乘勝進追。沈燬逆船百餘隻。奪獲三四十隻。斃賊三百餘人。生擒六十二人。逆匪窮促宵遁。當將岳州府城克復。七月初三日。逆匪復率賊船三四百號。悉銳來犯。甫過城陵磯。

即與我嚮導小船相遇。褚汝航。與升用同知夏鑾。催船齊進。槍礮兼施。先將該逆頭船奪獲。並將戴紫金冠。黃繖龍旂之賊。轟斃落水。彭玉麟。由湖西抄尾而來。礮子所至。洞中賊船。冒火衝烟。奮力追殺。殲斃僞丞相一名。生擒賊匪三十五名。楊載福由湖東沿岸斜進。親執長矛。將身披黃袍之僞丞相汪得勝。登時刺殺。衆礮齊發。賊衆紛紛落水。逆匪三路皆敗。褚汝航等。親督大隊。乘勝窮追。將此賊艔全數殄滅。斬首二百七十二顆。生擒一百三十四名。燒斃溺斃者。不可數計。奪獲船七十六隻。大小鐵礮五十餘尊。鎗械鉛藥旗幟衣帽無算。其由陸路來犯之賊。亦經塔齊布派都司彭三元等。沿岸截勦。斃賊目一名。餘匪百餘名。生擒四十五名。由水路敗竄上岸者。悉被斬殺。此次克復岳州。大獲勝仗。湖南逆艔。業就肅清。江路已通。重湖無阻。即著塔齊布。曾國藩會督水陸兵勇。乘此聲威。迅速東下。力擣武漢賊巢。以冀蕩平羣醜。

壬戌。　諭官文等奏。兵勇克復沔陽州城一摺。又片奏京山縣土匪。勾結天門縣粵匪。復竄安陸府。於六月二十八日失守等語。與楊霈前奏。大畧相同。該將軍見派建昌鎮福炘。帶兵馳往。正可與該署督。所調之雙保。劉富成等。會合攻勦。福炘雙保等。所帶兵勇。均歸楊霈調遣。即飭各該員。迅將郡城克復。毋稍延緩。倘兵力不敷。該

署督並可酌量分撥兵勇。馳往助勦。總期上游肅淸。則荆襄一帶。可保無虞。我兵進攻武漢。亦不致爲該逆牽掣。　乙丑。僧格林沁等奏。賊撲套隄。殲斃多名。得旨。此次雖經我兵殲斃多賊。而該逆詭譎異常。難保不乘間仍圖竄逸。著該大臣等。督飭各營將弁。一面嚴密防勦。仍一面設法。立破賊巢。毋令負嵎久踞。　丁卯。　諭官文等奏。湖南賊船下竄。現派兵勇堵勦情形。又據塔齊布等奏。賊匪兩次復犯岳州。水師疊獲勝仗一摺。此次湖南師船。已追至城陵磯。下與監利縣屬之白螺磯。相距咫尺。若能聲勢聯絡。勦辦更易爲力。著官文等。飛飭帶兵文武各員。務須協力夾攻。俾沿江一帶逆蹤。及早殄滅。荆郡自能安堵。如賊匪全數下竄。即可會同楚南官軍。順流下擊。惟在該將軍。豫籌布置。與塔齊布曾國藩。互爲聲援。妥籌策應。　閏七月。戊辰朔。諭楊霈奏。勦辦安陸賊匪。連獲勝仗。收復府城一摺。前因京山縣土匪。勾結粵匪。竄擾安陸。府城失守。當令楊霈。酌派將弁。督兵進勦。迅圖克復。茲據奏稱。七月十三日。都司劉富成。會同代辦安陸府事。方卓然等。分路夾擊。殺賊五六百名。守備石淸吉等。帶兵潛赴東門外埋伏。劉富成帶兵直薄賊壘。鼓譟進攻。立毀賊營。賊衆大潰。城中賊匪。亦驚惶逃竄。多爲伏兵截殺。斬擒千餘名。劉富成入城搜捕。藏匿餘匪。駢

斬殆盡。立將郡城收復等語。著該督。一面酌留兵勇。將竄逸餘匪。盡數搜殺。勿留餘孽。一面親督大兵。直擣武漢賊巢。務將楚省逆氛。迅速掃盪。　庚午。　諭駱秉章等奏。水師失利。陸路獲勝一摺。覽奏曷勝憤懣。我兵克復岳州。水師疊獲勝仗。方冀乘勢東下。直擣武漢賊巢。該提督等雖經屢勝。仍當於銳進之中。力圖萬全之策。乃因輕進失利。致鎮道陣亡。失去船礮甚多。雖塔齊布陸路獲勝。究屬得不償失。曾國藩係水陸督戰。於陳輝龍出隊時。不能詳慎調度。可見水上一軍。毫無節制。卽治以貽誤之罪。亦復何辭。惟曾國藩前經革職。此時亦不必交部嚴議。仍責令督飭水師將弁。奮力攻勦。斷不可因一挫之後。遂觀望不前。陳輝龍見已陣亡。所有師船。必須派員統帶。李孟羣丁憂。見在留於軍營。卽補遊擊。楊載福屢次打仗出力。卽可派該二員管帶。省城所造三板等船。著駱秉章迅速催赴岳州。毋稍延緩。　丙子。欽差大臣向榮奏。賊擾東壩。派兵擊退。追赴高淳。得旨覽奏情形。甚爲喫緊。幸有傅振邦之小勝。或可暫遏兇鋒。辦理尙合機宜。以後福興等打仗情形。遠速馳奏。　丁丑。賞已故欽差大臣琦善總督銜。追贈太子太保。予祭葬。謚文勤。　命前任江甯將軍托明阿。爲欽差大臣。馳往江南揚州軍營。督辦軍務。　庚辰。　諭向榮奏。東壩肅淸。高淳克

復。並金陵水陸大獲勝仗一摺。覽奏。稍慰朕懷。此次陸路殺賊。不下三千餘人。水師亦將賊船沈燬殆盡。並擊斃逆首秦日綱一名。該逆狡猾已久。經此次大創。洵足以寒賊膽。而振軍威。粵東紅單船。本係得力舟師。一經調度合宜。即可指揮如意。所稱上游賊援一斷。即陸路亦易得手。此是一定之理。向榮正可乘此聲威。督飭吳全美。總帶師船。迎賊所向。往來勦洗。一面親督陸路兵勇。合力圍攻。迅圖克復堅城。殲擒首惡。爲次第肅清江面之計。所有避匿高淳湖口賊船。尚有一百餘號。仍著嚴飭福興。所挑水師兵勇。竭力搜捕。悉數掃除。免致另圖滋蔓。仍須督飭該處。派防將弁。嚴扼逆衆。乘虛回竄之路。

諭駱秉章等奏。水陸官兵。四獲勝仗。一摺。逆賊竄擾岳州。疊經我兵擊退。茲復經水陸官軍。奮勇齊進。四次獲勝。洵足以寒賊膽。正可乘此聲威。直擣武漢。著塔齊布會國藩。將城陵磯餘匪。迅速勦除淨盡。即日整師東下。毋再延誤。本日據楊霈奏。京山孝感等州縣。先後收復。見已派令佈克愼台湧。帶兵由雙廟進勦。並令雙保福興等。進取漢川。魁玉楊昌泗等。由襄陽水路。進趨漢口。該署督。亦即日統師前進。此時南北兩路。辦理均屬得手。並經官文等奏報。已添撥兵勇。派同知銜李光榮等統帶。由調弦口協勦。當此官兵雲集。應如何聯絡聲勢。分投進偪

之處。並著塔齊布等與楊霈官文函商妥辦。無失事機。 丁亥。 諭塔齊布曾國藩奏。沿江追殺賊匪。水陸續獲大勝一摺。前據楊霈奏。收復湖北京山各州縣。並所籌各路進剿各情。業經諭令該署督迅速督兵馳赴武漢。以期與上游水陸各官軍。會合剿辦。見在塔齊布曾國藩。自岳州城陵磯以下。沿江追擊。將二百餘賊巢。勦洗殆盡。已追至嘉魚縣。後起大隊官兵。亦卽日跟蹤前進。是楚南一軍。愈偪愈緊。漸可駛抵武昌。楊霈倘仍株守德安。不卽統兵前進。必致東下之師。又成孤軍無援之勢。於攻克武昌全局。仍無裨益。著楊霈卽照前奏三路進兵之議。迅飭領兵各員。分道進攻。總以星速出江爲要。一面親率精銳、由楊店直趨漢口。會督各路兵勇。與塔齊布曾國藩所統各軍。協同攻勦。乘此聲勢。上下夾擊。自無難一鼓殲除。楊霈與塔齊布等。一經會合。兵力更厚。或先克武昌。或併攻漢陽。惟在隨時審察軍情。相機速辦。仍須四面兼顧。不致該逆被剿窮促。復有乘虛奔突之患。此時攻剿吃緊。楊霈斷不可再事耽延。塔齊布曾國藩。亦應倍加慎重。總期計出萬全。肅清江漢。毋負委任。臬司胡林翼帶兵剿賊。尚稱得力。著卽隨同塔齊布等前往湖北。毋庸留於岳州。知州羅澤南。本係隨營協剿之員。亦著毋庸派赴江西。所有岳州善後防堵事宜。飭駐紮該

郡。辦理糧臺之藩司夏廷樾。妥為籌辦。 以攻剿湖南城陵磯賊匪獲勝。賞已革禮部侍郎。曾國藩。三品頂帶。餘升敘有差。 戊子。閩浙總督王懿德奏。仙遊縣。烏白旗匪首朱三。陳尾。始終助逆抗拒。必須擇尤剿辦。得旨。既已出示在先。乃梗頑難化。斷不能稍示羈縻。允宜痛加剿戮。以期漸就肅清。 己丑。諭福濟奏逆匪窺伺徽甯。飭屬嚴防並由浙省派兵堵禦一摺。逆匪因江面舟師截擊。軼入南岸。竄至青陽。漸入涇縣。因該縣民團得力。復欲改由太平竄入徽甯二郡。窺伺蘇杭。倘有疏虞。實關東南大局。和春福濟。見在攻剿廬州。遠在江北。不能分兵剿辦。自係實在情形。據奏黃宗漢已派杭州府知府徐榮。分赴徽甯。並派兵勇二千名。隨往防剿。是該撫深知保徽。即以保浙。故能不分畛域。布置周詳。且該二郡。有山谿之險。得此兵力。自可阻遏兇鋒。至福濟奏稱。南岸之貴池銅陵繁昌蕪湖等縣。皆為逆賊出沒之地。浙江所派防剿之兵。如能追賊出力。宜擇緊要江口。如蕪湖大通等處。就近駐紮。無遽回浙等語。黃宗漢向來辦事認眞。著即統籌全局。該省兵力能否外援鄰封。內保本境。斟酌辦理。至太平甯國與金陵接壤。並著向榮怡良吉爾杭阿體察情形。酌籌防剿。以期聲勢聯絡。互相援應。俾該逆不能乘虛竄擾。 丙申。諭向榮奏。克復太平府城。

並金陵鎭江。連次獲勝各摺片。逆賊被剿愈急。竄突之計愈狡。蘇布通阿。見受重傷。上方橋西賊路尙未斷絕。金陵大營仍屬在在堪虞。正宜於屢勝之餘。加以愼重。明攻暗防。不可稍存大意。太平府城。既經克復。則吳全美師船。卽可乘勢上駛。向榮所稱鄧紹良駐紮高淳之兵移出。並調甯國府。浙江防兵。出堵黃池河口。與福濟前奏。請調浙兵駐守蕪湖大通等處。同爲嚴扼南岸起見。惟向榮之意。慮賊由東壩而入蘇常。福濟之意。慮賊由青陽而入徽浙。兩處並重。亟應熟計兼權。未可專恃浙兵。致蹈各顧一隅之失。浦口地方。極關緊要。既爲扼賊北竄要衝。又爲江面師船往來要路。前據陳金綬等疊次奏報。逆匪由九洑洲等處。築壘扎筏。冀阻艇船。已飭總兵李德麟。帶兵上駛。並咨會武慶。扎飭六合縣。分路進攻。與向榮本日所奏。大畧相同。但據翁同書前奏。十三日武慶督兵進剿。僅止小有斬獲。並未能將該處賊營掃盪。殊爲可慮。向榮欲令陳金綬等。分撥陸軍。與武慶合剿。而陳金綬以兵無可分爲詞。陳金綬等欲調吳全美等艇船回剿。而此次師船又須進扼太平。尙彼此推諉。致賊壘築成。我軍聲勢不能聯絡。武慶所帶官兵。僅止二千有餘。設有疎虞。所關非細。著向榮。陳金綬。雷以諴等。飭令武慶與李德麟等。水陸夾擊。務使賊無立足之地。此係緊

要關鍵。與平時防堵浦口不同。武慶素有膽略。必能力遏賊鋒。見在托明阿尚未到營。向榮不得稍分畛域。專顧江南。是爲至要。八月。壬寅。　諭前因勝保圍攻高唐。未能克復。降旨拔去花翎。以示薄懲。原冀其感奮圖功。迅殄醜類。以贖前愆。乃圍剿已及四月。我兵雖偪近賊壘紮營。仍未能尅期收復。似此遷延觀望。糜餉老師。實屬大負委任。勝保著卽革職。仍著督率將弁。迅圖克復。倘再玩延。朕必從重治罪。　丙午。

諭本日和春福濟奏。賊由草鞵夾放船百餘號。又在浦口北岸中路。與八字溝。各扎營盤。夾新灘。亦設礮位。其和州鍼魚嘴地方。並有賊船三百餘隻游駛。該提督等。因夾江已有賊營。慮其由烏江一帶竄擾。復踞和含。接應廬賊。請飭雷以諴。於揚州軍營抽撥兵勇一千名。從儀徵六合。馳赴和州。督率嚴防等語。見在金陵上游。水軍屢獲勝仗。南岸陸路。經向榮分別駐扎。江浦情形。較前吃重。和春等所稱和州含山。亟須堵禦。原係實情。惟昨據陳金綬等奏。攻剿瓜州賊匪。東南兩岸。甫經得手。正當迅速督率水陸各軍。破其巢穴。托明阿啓程已久。計當抵揚。著通盤籌畫。雷以諴。是否能親赴和州瓜洲攻剿。當吃緊之際。或於儀徵六合等處防兵內。酌撥兵勇前往。防堵之處。務須妥爲籌辦。並將能否分兵之處。飛咨和春等。以免貽悞。不得顧此失

彼。己酉。　參贊大臣僧格林沁奏。連鎮賊匪。急思潰竄。見與各營將弁。悉心籌計。及早圖功。不敢稍事遷延。得　旨。覽奏曷勝焦急。似此曠日持久。何時可期蕆事。見在該逆。思竄愈急。正可迅速攻剿。失此機會。殊覺可惜。汝尚云。不敢稍事遷延。則半載有餘。咎將誰執。功罪惟汝自取。朕亦無可再諭矣。　庚戌。　諭陳金綬等奏。官軍進偪賊巢。復獲勝仗一摺。瓜洲賊匪。環城列壘。引水注濠。初五日。陳金綬督飭東西兩岸官兵。塡濠搭橋。毀其近卡礮臺。斷其橫河鐵練。並施放鎗礮。斃賊多名。惟艇船因風微不能停泊夾擊。以致未能得手。瓜洲濱臨江岸。必須水陸同時進攻。使該逆四面受敵。始可乘勝。力破賊巢。此次陸路官兵。已獲勝仗。而陳國泰所駕礮船。僅擊卸靠江土城一處。旋卽退去。所稱風色不利。殊難憑信。水師疲玩積習。最堪痛恨。著托明阿等嚴飭水陸各將弁。務當乘此聲威。同時並進。尅期收復瓜洲。倘此進彼退。不能互相接應。查明何路延緩。卽將何路貽誤之員。從嚴參辦。　湖南提督塔齊布等奏。剿辦崇陽賊匪。大獲勝仗。官軍進駐金口。得　旨。此時非徒知謹慎。所能了事。汝等自湘潭大捷後。屢次得手。有此聲威。豈可自餒。惟利在速成。莫待兩下相持。師勞餉乏。大有可慮。塔齊布不致爲崇陽一股牽掣方好。　壬子。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

上海獲勝情形。得　旨。新營既成。因何並未用礮彈。劉逆情罪重大。速行殲戮。不可令其他竄。　癸丑。　諭葉名琛柏貴奏。逆匪勾結日衆。郡縣相繼失守。請調兵會剿一摺。覽奏曷勝焦急。江南逆匪。潛遣夥黨。回粵勾結醜類。同謀滋事。各路匪徒。乘機竊發。同時並起。以致高明順德惠來等縣被陷。肇慶府城失守。並敢攻撲省垣。見在賊勢猖獗已極。該督撫等平日所司何事。於逆賊勾結肆擾。竟漫無覺察。殊堪痛恨。近省北路賊匪。衆至四萬。東路之燕塘圩等處。賊匪亦有數千。雖經官兵攻剿。屢獲勝仗。而該逆以佛山爲老巢。並欲糾衆聚於省垣。此時省城情形。更爲喫緊。閩楚官兵到粵。尚需時日。該督等務當督率滿漢官兵。多募練勇。迅將近省一帶逆匪剿除淨盡。並設法力破賊巢。各屬匪黨。自必聞風解散。該省紳士。素明大義。如果開誠布公。勸諭紳民。一體團練。較之徵調客兵。尤能得力。海陽等縣。賊匪蠭起。北礮臺已被賊踞。潮州郡城。勢極危險。該督等嚴飭地方文武。實力防剿。一俟兵力可分。即當統籌兼顧。該匪事起倉卒。必多烏合之衆。該督等務於水陸兩路。迅籌剿辦。毋令日久蔓延爲患。　調湖南福建兵各一千名。赴廣東剿賊、　諭本日據駱秉章奏。見籌南路防剿情形。並探知東省仁化樂昌兩縣。盜蹤蠭起。清遠英德乳源各縣。亦被賊擾。

韶州府城。聞有圍攻之信。連州三江營。並皆危急。雖與葉名琛等。昨日所奏。詳略微有不同。而粵東賊匪猖獗。勢已蔓延。楚南所屬。如郴州。宜章。興甯臨武一帶地皆犬牙相錯。韶連以北。道路紛歧。誠有防不勝防之勢。該撫所陳宜章一路。可以兼顧臨武。桂陽一路。可以兼顧興甯。即著照此辦理。激勵鄉團。據險守禦。見獲奸細。既有由楚取道之言。即當實力防守。確探匪蹤。毋令闌入。遇有可乘之機。尤當出境迎擊。方操勝算。其永明。江華。藍山各處。與粵西毗連。亦須兼籌防禦。楚當兩粵之衝。官軍不足。必與紳團聯絡剿辦。方能得手。粵東驛道梗阻。文報不通。此後偵探賊情。即速馳奏。以慰朕懷。至通城已經曾國藩水師。近駐嘉魚。塔齊布。亦往剿崇陽股匪。此路一通。當可直抵武漢。會合進剿。所有湖北糧臺事務。或即令胡林翼辦理。著飛咨曾國藩等。以免貽誤軍行。 戊午。上奉 皇貴太妃。幸延春閣進膳。 諭。見在逆賊。竄擾沿江各處。吳全美師船。已進偪東西梁山。其瓜州至焦山一帶。有紅單拖罾廣艇各船。上下橫截。曾國藩水師。亦駛至嘉魚金口等處。不日克復武漢。江路已頗得手。惟自安慶至九江。中間扼要之區。尚無師船攔阻。致賊黨得手。任意往來。江西前造戰船。近日能否駛至九江。以資攻剿。該省素產材木。著陳啓邁。督飭所屬。購料加造。若

千隻。派委幹員。管帶出江。與上下游戰船。互相策應。爲掃蕩賊氛。肅清江面之計。
辛酉上諭　壽康宮問　皇貴太妃安。　諭楊霈奏。賊撲楊店營盤。督勦獲勝。並勦
滅京山賊匪。各等語。此次逆匪。分撲楊店營盤。經楊霈督率弁兵勦擊。大獲勝仗。我
軍追殺。直抵野猪湖邊。賊船見匿湖中。漢川之賊。亦由𣶏口入湖。該署督。見飭遊擊
趙鴻舉等加意嚴防。並派兵接應。著卽嚴飭該員等實力防勦。毋令竄入德安府。致
滋延蔓。前經疊次諭令楊霈迅速進兵。克復武漢。見據奏稱賊勢全夥北趨。於漢川
黃陂一帶。水陸屯聚。武漢之賊。已爲數無多。自係因上游勦辦得手。故該逆鋌而走
險。意圖北竄。爲牽掣我兵南下之詭計。楊霈此時。自應權其緩急。先將北路布置周
密。然後節節進攻。固不可遷延觀望。坐失事機。亦不可深入重地。致該逆乘虛北竄。
方爲妥善。其武漢之賊。本日已諭令塔齊布曾國藩。水陸並進。迅圖克復。該署督。亦
卽嚴飭魁玉楊昌泗。會同李孟羣。合力夾擊。如能克復武漢。則賊巢已破。勦辦自易
得手。其湖中賊船。務當趕緊設法。全數燒燬。毋令久踞。　甲子。予故前任浙江布政
使汪本銓。祭葬。卹蔭。如軍營病故例。　乙丑。　諭楊霈奏。各路勦賊。疊獲勝仗。收復
城池一摺。湖北官兵。自勦滅京山股匪。並擊敗楊店撲營各賊後。復有賊船四五百。

隻。欲由劉家隔上竄。遊擊趙鴻舉等。督率兵勇。分三路迎擊。殺賊二千餘人。燒燬賊船三百餘隻。奪獲六十餘隻。蘄水縣知縣際亨。於八月初三日。管帶練勇。收復蘄水廣濟二縣城池。擒斬賊四百餘名。羅田縣城。亦經知縣彭仲芳。派勇收復。其前次被剿。伏匿野猪湖賊船。經楊霈派委楊光澍。會同孝感縣知縣李殿華。抄入湖中。潛行縱火。將賊船焚燒。風勢飄驟。火光燭天。劉富成之兵。復施放火箭。湖心賊船。驚駭四散。竄出湖口。馬溪河一帶。漢川縣擊馬口賊匪。亦經沔陽州鄉勇。剿擊獲勝。另片奏。據報二十二日。水陸官兵進攻漢陽。商民人等同往接應。賊衆驚潰。即日將漢陽漢口收復。並於二十三日。克復武昌等語。著將克復情形。詳細馳奏。並著楊霈。會同塔齊布。曾國藩等。盡掃妖氛。毋任逃竄。　九月。己巳。諭楊霈奏。擊敗賊匪。漢川黃陂等處。漸次肅清一摺。並據塔齊布。曾國藩奏。克復崇陽。旋在咸甯大獲勝仗等語。馬溪河一帶湖中賊船。經我兵勇合力剿擊。擒斬甚多。北竄賊匪。均已擊散。其由襄河潰口蔡店。擁撲漢口賊船。二千餘隻。亦經曾國藩。魁玉。楊昌泗等。水陸截剿。斬殺焚溺。不計其數。南北兩軍。辦理均甚得手。楊霈於二十七日。拔營赴省。自可與曾國藩。通籌全局。爲水陸並進之舉。惟武漢新復。應如何酌留兵勇防堵。使賊匪不得乘虛覬

覦。方爲妥善。見派桂明。帶兵馳赴黃岡一帶。督同許賡藻等。督率練勇鄉團。堵截。如能收復黃州。楚境一律肅清。即可乘此聲威水陸並進。會同江西兵船下攻九江。直達安慶。該署督等相機辦理。務臻妥協。　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奏謝三品頂帶恩。並以守制未終。陳情懇辭。得　旨殊不必如此固執。汝能國而忘家。鞠躬盡瘁。正可慰汝亡親之志。盡孝之道。莫大於是。酬庸褒績。國家政令所在。斷不能因汝請。稍有參差。汝之隱衷。朕知之。天下亦無不知也。　辛未。以克復湖北武昌漢陽等城。得旨。楊霈著補授湖廣總督。曾國藩著賞給二品頂帶。署理湖北巡撫。賞戴花翎。塔齊布。著賞穿黃馬褂。並給騎都尉世職。廣西升用道。李孟羣。賞加按察使銜。並賞給珠爾杭阿巴圖魯名號。候選知府羅澤南。著記名以道員用。候選知縣李續賓。著以直隸州知州升用。並賞換花翎。遊擊楊載福。著以參將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餘升敘。有差。　湖南提督塔齊布。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奏報。官軍克復武昌漢陽兩城。得旨。覽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業自持。叩　天速赦民刧也。甲戌。　諭僧格林沁等奏。剿賊獲勝情形一摺。此次該大臣。督派馬步各隊官兵。分路進濠。雖已偪近賊壘。斬殺百餘。該逆敗回巢穴。拚死拒守。究未大受懲創。故敢於

次日。撲我營盤。逆匪占踞連鎭。僅係村莊。並無城郭之固。僧格林沁等圍攻五月有餘。究竟如何擣穴擒渠。尙無成算。且賊糧缺乏。僅食黑豆等語。朕耳聞已熟。若賊巢中。果無糧米。則夥黨勢必瓦解。豈有仍以黑豆苟延數月之久。僧格林沁。性情誠樸。或不免受人欺蒙。見在賊匪製造呂公車。欲於初十日前後。向北奔撲。卽應加意防範。然與其防賊出撲。不如督兵進攻。先發制人。兵家勝著。該大臣等務當趕緊攻剿。勿但以小勝塞責。並以進剿過猛。恐傷精銳爲詞。遷延時日。至軍士隨征已及一年。更宜加以激勵。迅將此股殲除。解甲釋戈。共相體息。如久令負嵎抗拒。僧格林沁。亦何以對各營將士耶。 丙子。諭勝保等奏。初五日。轟塌州城。仍未能登時克復。一摺。所敘於東北一面。獨詳其東南西南正西三面。僅止拔棚竪梯。無路可上數語。逆賊止有此數。豈能面面死拒。若如所奏東北面進攻。如此緊急。則其餘各門賊守必懈。何至仍以槍礮阻隔爲詞。上城兵勇。已有四十人。何以不見陸續攀登東西兩面賊礮。既皆移於東北。何以不卽從移去槍礮之處。設法攻上。明係兵心未齊。不能同時並舉。以致先後參差。彼此觀望。使賊得以面面設防。殊爲可恨。轟開城垣至五丈有餘。缺口不爲不寬。帶隊各官。屢傷不退。將心不爲不奮。此等緊要機會。而顧以烟濃


商務印書館印行

路窄。藉作俄延。坐令垂成之功。失之頃刻。諉云蓄養銳氣。以圖再舉。試思我兵養銳之時。非即逆賊堵築修補之時耶。設再舉而仍復如此。則克復當在何時。數日總能克復語。勝保已屢屢言之。大言無效。朕實爲之憤愧。　戊寅。四川總督裕瑞奏。黔匪攻陷桐梓。調派兵勇前往綦江等縣防堵。得　旨覽奏。改調添調防兵。及萬福馳赴綦江各情。布置尚妥。以後情形。速行馳奏。見在賊數雖多。皆係烏合。不可稍涉張皇。　賞署湖北巡撫。曾國藩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　庚辰。　諭昨據向榮奏。閏七月間。據黃宗漢。以賊竄祁門。將抵徽郡。浙省危急。乞師救援。當經調撥四川兵一千名。前往。嗣因賊匪退出。擬將川兵。移撥太平蕪湖。乃爲徽甯官民苦留等語。已諭令向榮。將詳細情形。知會黃宗漢。妥籌辦理。但未據黃宗漢奏聞。不知徽州境內匪蹤。果否全行擊退。抑有未能淨盡。尚煩兵力之處。江面屢獲大勝。不能不慮及該逆旁竄。徽甯腹地。固須防堵。而蕪湖爲進口扼要之區。尤爲吃緊。著黃宗漢。與向榮熟籌兼顧。總以不令賊船。駛入腹地內河爲要。　癸未。　諭羅繞典等奏。桐梓逆匪。分陷鄰城。竄偪郡城。一摺。此股賊匪。據蔣霨遠前奏。夥黨不過千餘。何至十餘日間。連陷兩城。旋撲郡城。該地方官。平日漫無覺察。臨時倉猝。以致文武員弁陣亡。實堪痛恨。該

撫前調本省官兵已四千一百名。加以續調各路官兵三千名。兵力不爲不厚。趙萬春。既已先行馳往。蔣霨遠。亦即擬出省。著郎督飭各路官兵。四面兜剿。迅速撲滅。此烏合之衆。急則驚潰。緩則負嵎。總須乘其未熾。雲集環攻。方不致蔓延爲患。以貴州桐梓匪徒。竄陷仁懷縣城。總督羅繞典。巡撫蔣霨遠。提督趙萬春。下部議處。甲申。諭曾國藩等奏。統籌三路進兵。直擣下游一摺。覽奏。布置各情。甚合機宜。以長江大局而論。楚北上游。既已漸次肅清。則各路官軍。乘勝東趨。自成破竹之勢。楊霈前奏。坐守不如進攻。擬親督大隊。會合下擊。今曾國藩。定擬南北兩路。一由塔齊布進攻興國等處。一由楊霈派令桂明等。進攻蘄州一帶。曾國藩水師。則由中路直下。似此三軍齊發。直擣賊巢。原屬制勝上策。但下游賊艓蟻聚。我兵分道進攻。若非首尾相顧。聯絡一氣。則能分而不能合。殊非兵家所宜。所籌於黃州會合北軍。於田家鎭。富池口。會合南軍。雖聲勢不至隔絕。但兵機移步換形。賊情亦詭詐百出。總須出奇應變。步步爲營。以免孤軍深入。方操勝算。其桂明一軍。較之楚南兵勇强弱。是否相當。倘彼强此弱。南岸被剿緊急。該逆必至伺隙北渡。該督等曾否慮及。此次東下之師。關繫大局轉機。務期成算在胸。相機籌辦。能制賊而不爲賊制。庶可次第廓清

也。命陝西巡撫王慶雲。籌銀二十四萬兩。解赴兵部侍郞銜。曾國藩行營。以備軍需。湖南巡撫駱秉章奏。官軍由武昌東下。請速籌協濟軍餉。以利師行。批曾國藩軍餉。已有旨。飭撥江西陝西兩省。該營自有委員經理。不必由湖南派往。惟船礮實爲要需。務期趕造完竣。迅速東下。又奏。遵查楊秀靑蹤跡。俟確詢明白後。再行辦理。批。去歲該逆自添禾乃師僞號。與此相似。著切實根究。據實密奏。丙戌。諭邵燦楊以增奏。洋匪肆擾。趕籌會勦一摺。據稱黃河海口。有洋盜。勾結濱海土匪。肆行搶掠。業經委員仿有洋匪五股。每股數百人。其頭目有王大老虎。陳二將軍等名目。時在洋面刦掠。又於海灘築壘挖濠。藏有槍礮器械等語。黃河海口。與上海洋面。相距非遙。見在滬城。尙未克復。設此股匪徒。乘閒潛煽。沿海一帶地方。更難安謐。且轉瞬辦理海運。若海淤沙地。被匪徒占踞。更恐有意外之虞。見經邵燦等。派委中河通判。朱善張葦蕩守備楊鎭華。帶勇會同漕河水陸各營。相機兜拏。惟兵力甚單。捕搜恐難得手。著怡良。吉爾杭阿。卽飭狼山鎭總兵柏承陞。督率水師。會同勦辦。務將首犯王大老虎等。按名弋獲。盡法懲治。以清海道。丁亥。諭袁甲三奏。統籌皖省全局。分兵東西兩路夾攻一摺。所籌俱是。另片奏。擬卽親督官兵。前往等語。此時南路勦

剿。誠屬緊要。而臨淮爲南北鎖鑰。關係尤重。經袁甲三督防數月。聲威頗壯。若遽令其督兵南往。另派大員前往接辦。一時殊無得力之員。就近派委。萬一分兵之後。匪黨乘機竊發。於北路關鍵。大有妨礙。既據袁甲三分派臧紆青。張光第等各領兵勇。前往西南東南兩路。協力剿辦。袁甲三。卽著仍駐臨淮。策應各路。見在楚北東下之師。曾國藩。與塔齊布。桂明。定議分三路直擣賊巢。一俟九江肅清。卽沿江而下會攻安慶著和春。福濟。一面嚴督官軍。迅復廬州。一面抽撥兵勇。相機策應。楚師既由西而東。勢如破竹。皖兵卽應自北而南。併力夾擊。務須聯絡聲勢。會合一氣。爲掃盪逆氛之計。其全滁烏江一帶。賊縈尚多。並著該提督等隨時咨明托明阿向榮。無分南北。協力殲除。不准稍存畛域。失此緊要機會也。　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奏報。謝恩。並懇辭署湖北巡撫。得　旨朕料汝必辭。又念其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竟不書署撫。好名之過尙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　以浙江巡撫黃宗漢爲四川總督。何桂芬爲浙江巡撫。　辛卯。　諭孫晉墀奏請令考試童生。捐輸報效。錄取入學等語。所奏斷難准行。該學政職司校士衡文。是其專責。卽偶有勸諭生童捐輸。實爲

考試以外之事。始則以監生報捐教官爲請。業經部駁。今復以童生捐輸入學爲請。有意剖辯。冒昧瀆陳。該學政。既知憑文取進。人情所貴。改爲捐納。即非所願。則此項捐輸入學。豈能掩人耳目。況捐項則榜示轅門。試卷則暗加圖記。掩耳盜鈴。相率爲僞。士子初登庠序。即以欺飾進身。尙安望學校之中。敦品勵行乎。該學政。又知報效之人。不能各處必有。則所得少而所失多。所謂廣儲經費者安在。至以取進不能如額。每榜必有冒濫等語。公然形諸奏牘。尤不成話。定例考試。不敷取進。原許缺額。豈有准其冒濫之理。該學政。既自居於冒濫之實。又貽士子以賄買之名。仍無補於國家經費。似此謬論。尙自稱成敗利鈍。實繫乎此。至以請置極刑。以謝天下自矢。何不知大體若此。豈必如此措詞。始能仰邀朕許耶。所請著不准行。亦不准再有瀆請。

癸巳。諭托明阿等。上下游江面。防勦情形。並向榮奏金陵獲勝。及截勦賊䑸各等語。詳覽所奏。金陵瓜洲兩處。均係陸路得勝。而水路前次下竄之賊䑸。尙未殲滅。該逆又從下關江口。續行竄出木䑸二座。雖經吳全美李德麟等。追至八卦洲。並知會葉常春等各路師船。一面分幫下追。一面迎兜夾擊。而賊䑸一座。業已駛至鎮江。其在八卦洲擱淺者。向榮有連日圍攻。未能即燬之語。托明阿等。則稱於十九日夜間。焚

燒殆盡。究竟是否焚燬。惟吳全美等。既未能盡數追剿。葉常春。及石埠橋段要口。高資港等處。守口之船。復不能實力扼截。致該逆游行無阻。現在下游。十分吃緊。焦山水師。以風色未順。尚難上駛。雷以諴。因桂花莊。爲東路緊要之所。業已折回。著即嚴催孫雲鴻張攀龍等。趕緊行駛。將木簰極力剿除。若謂木簰寬長堅厚。師船不能擺進。火彈亦難然燒。我軍即束手無策。安用此水營將弁爲耶。浦口洲地賊營。久未殲除。陸路急攻。則由水路奔竄。向榮已提紅單船十隻。到石埠橋與吳全美等船。犄角屯泊。著即飭該鎮等設法斷其鐵鍊浮橋。先清九洑洲之賊。其段要口地面。責之陳世忠。毋令再被竄下。鎮江賊簰。責之陳國泰。孫雲鴻。周士法等。尅期攻毀。倘再任意玩延。不知愧奮。即著嚴參懲辦。此係南北關鍵。最爲緊要。向榮。托明阿等。務當分催水軍。及早肅清江面。瓜州許久未能攻克。雖疊報勝仗。於事何濟。該逆每踞一地。我兵即多一路牽掣。若托明阿等。不能迅破賊巢。向榮亦不能攔截續竄之賊艓。則統帥貽誤之罪。與各鎮將相等。朕亦必執法從事。諒該大臣等不敢仍前玩泄干咎也。

撥粵海關稅銀三十萬兩。備廣東軍需。　冬十月。庚子。　諭內閣。羅繞典等奏。進剿桐梓逆匪。連獲勝仗一摺。貴州銅梓縣匪徒楊鳳等。攻破縣城。復敢分踞遵義府

城外之雷臺山等處。經官軍分路進剿。馳抵螺螄堰地方。突出賊匪二千餘人。分股來撲。提督趙萬春等督飭兵勇。分頭迎擊。斃偽元帥富姓。並斃賊匪二百餘名。賊勢潰散。並據報賊匪分撲遵義府城。經副將彭長春等。悉力堵禦。轟斃賊匪三百餘人。其分踞南門關之賊。二千餘人。復經遊擊烏爾滾珠等。擊斃數百名。賊即潰散。復探知黃泥堡地方。屯賊五六千人。趙萬春督率各營兵弁。前往迎擊。殺賊二三百名。生擒十數名。奪獲旂幟礟械無算。該匪楊瀛等。連陷二縣。復撲遵義府城。勢甚兇狡。此次屢獲勝仗。尚屬得手。著將霈遠。趙萬春等。迅即督飭將弁。務將此股匪徒。悉數殲除。勿留餘孽。以靖地方。

甲辰。諭曾國藩。塔齊布奏陸軍克復興國大冶兩城。水師進攻蘄州。大獲勝仗一摺。楚省官兵。於收復武漢諸城以後。由曾國藩統領全師。分三路東下。同日克復兩城。水師亦大獲勝仗。即著曾國藩。塔齊布。乘勢激勵各路兵勇。沿江夾擊。以次殲除餘黨。迅靖妖氛。

諭向榮奏。金陵逆匪。分援鎮賊。當經追捕。剿滅淨盡等情一摺。據奏獲到奸細及逃出難民。僉供該逆有內竄之認。並據余萬清購獲偽職唐省三一名。供有楊逆函約鎮江逆匪吳如孝。並瓜洲金山賊黨。內援蘇常之語。此股金陵分出之匪。經官兵即時追殺。悉數掃除。不得如期與鎮江之

匪會合。但該逆窺伺蘇常已久。雖已大加懲創。並余萬淸復將鎭城。與金山木簰之賊。連日攻擊。均獲大勝。該逆窮極思竄。更屬可慮。見在江路阻截。故該逆自金陵觀音門竄出。先抵龍潭。與句容密邇。可以徑達常州。鎭江復與常州接壤。向榮固當乘勝併力攻取金陵。仍當嚴絕該逆分竄之路。所有趕赴句容。防截之游兵。是否足敷抵禦。不可以此次竄匪。剿除殆盡。不慮該逆。故智復萌也。　辛亥。諭曾國藩塔齊布奏。水陸官軍。續獲大勝一摺。此次陸路官軍。踏破半壁山賊巢。雖已占踞險隘。而蘄州未復。田鎭未破。兩岸賊衆。尙有四萬餘人。尙江西戰船。一時未能出湖。湖北後路官軍。相距又遠。曾國藩等。以孤軍轉戰。卽屢次獲勝。亦尙有可虞。前次楊霈奏請親督後隊。會合下擊。至今未見啓程。見在夏廷樾是否到省。武漢等處。布置事宜。當已漸次就緒。北路明桂一軍。總未會合。非楊霈親督後軍。前往接應。恐此路輭弱。則塔齊布以一路兼顧南北兩岸。愈形支絀。著楊霈迅督官軍。妥籌進剿。以爲曾國藩等後路聲援。下游九江一帶。昨據陳啓邁奏。已令趙如勝等。各帶戰船。堵截湖口。豫備攻剿。並飭居隆阿等先攻郡城。倘該省戰船能出湖口。泝流而上。迎頭攔擊。亦可爲曾國藩等前路接應。著卽妥籌聯絡。不可各防各境。致湖南官軍。前後無援。是爲

至要。癸丑。雲貴總督羅繞典奏。統帶滇兵。親往桐梓剿賊。並將總督關防。封交布政使收存。另刊行營鈐記帶往備用。得 旨汝旣赴黔督辦。自必胸有把握。著相機進止。務期迅速蕆事。汝接到上次寄諭。或另有斟酌。惟汝刻木戳一條。實爲從來所未有之事。太屬不曉事。汝爲雲貴總督。又非出境。著仍用總督關防。督辦軍務。飭藩司用藩篆代拆代行。 諭托明阿等奏。攻毀九洑洲賊營。並土橋四里鋪。剿賊情形各摺片。此次洲地賊營。焚燬淨盡。土橋四里鋪各處賊壘。亦未容其扎定。辦理尙合機宜。惟上游太平蕪湖一帶。需船甚急。前此吳全美。葉常春等所帶各船。擅自下駛。因洲地攻剿緊要。是以未加究詰。今九洑洲賊營已除。武慶陸路官兵。李德麟等師船。足資控扼。所有前項紅單艇船。並續撥之陳國泰紅單船。自應仍前上駛。以斷金陵賊匪來路。下關賊艕。所以能陸續下駛者。未必不因師船。全力專注洲地。以致毫無阻截。著托明阿向榮等。各遵前旨。分別催提。不准任其觀望。鐵索攔江之賊船。尤應設法剿除。我兵江路能通。則賊衆之救援自絕。金陵逆衆。屢思南竄蘇常。瓜州鎭江賊勢。仍相聯絡。金山木簰。亦未攻毀。此時上游形勢。以師船進扼蕪湖爲要。下游形勢。以師船力奪金山爲要。該大臣等。總當激勵水師。分投攻剿。不可稍存畛域。和

州烏江一帶賊船。本恃洲地爲聲援。今洲地已除。該處是否尚有賊蹤。亦著知照袁甲三。妥爲防範。浦口地方。仍責成武慶等嚴加防範。不許再有賊蹤。丁巳。諭曾國藩。塔齊布奏南路陸軍。剿賊萬餘。斫斷江中鐵鎖。並水師屢獲勝仗一摺。覽奏。稍慰朕懷。此次我軍陸路奪取半壁山。水師亦屢獲大勝。逆賊不敢復窺南岸。辦理甚爲得手。惟蘄州之賊。堅匿不出。田鎮亦未克復。北岸情形。甚爲吃重。據奏北兵不甚得力。究竟桂明一軍。見在何處。何以總未與南軍會合。殊不可解。前 諭令楊霈親督後軍。前往接應。此時是否已經啓程。久未據奏。曾國藩等。孤軍深入。甚爲可慮。著楊霈。迅速前進。爲曾國藩等後路聲援。不准稍有遷延。致滋貽誤。田鎮爲皖省門戶。逆匪必圖久踞。設此股賊匪。不能迅速剿除。則曾國藩。塔齊布兩軍。爲其牽掣。不能乘勝下擊。辦理又多棘手。前此曾國藩等奏。北路兵勇。未能會合夾擊。當 諭令曾國藩節制諸軍。如有不遵調遣。貽誤事機者。即著專銜參辦。乃此次桂明等。仍未會合剿賊。如不得力。即著曾國藩嚴參懲辦。此時江面。已可漸就肅清。務當趁此聲威。迅調南兵渡江會剿。尅日收復蘄州田鎮。即可分路。直擣下游。並隨時知照。江西安徽。水陸各軍。互相策應。毋失事機。 己未。前因黃宗漢。數月未經奏事。連次降旨詢

問。昨據黃宗漢咨呈軍機處公文。內稱自七月起。調兵籌餉。搶辦海塘。積勞成疾。四箇月以來。未及拜發奏報。咨請軍機處王大臣。先爲面奏等語。各督撫應奏事件。從無積壓數月之理。黃宗漢平日辦事。尙屬認眞。雖因調兵籌餉。公事叢集。而海塘衝坍。關係民生。卽當迅速奏聞。況學政丁憂。臬司出缺。亦皆應行由驛馳奏之件。何竟憒憒若此。經朕垂詢後。尙不具摺陳奏。竟咨呈軍機處。懇請代奏。尤屬非是。有此辦咨稿之暇。何不可卽行繕摺入奏。況云浙省現獲粒安。該督病已漸愈。亦不至刻無閒晷。乃以遲延之咎。當自行請罪爲詞。情節尤屬支離。殊不可解。黃宗漢著先行交部議處。　甲子。諭曾國藩。塔齊布奏攻破田家鎭賊巢。燬盡逆船。收復蘄州一摺。逆賊蹤守田家鎭老巢。自我軍攻奪半壁山後。仍復於南岸富池口結營抗拒。復用鐵鎖橫江。阻我舟師進偪之路。我軍戰船於十二日。進扎見峯嘴地方。次日列船出隊。南岸陸軍。排列六千人。以助聲威。逆衆自牛肝磯。悉銳來拒。我水師第一隊。急駛至鐵鎖之前。賊用礮船護救。第二隊。環圍擊之。逆勢退卻。當將賊船鐵礪。先行斬截。繼以火具鎔化。須臾鎖斷。飛棹駛下。逆衆登時潰亂。倉皇竄逸。維時陸軍。亦從半壁山飛馳而來。與水勇爭前刺殺。卽將富池口賊營燒燬。逃竄不及之匪。全數追逐落

水。該逆見官軍。衝過鐵鎖。悉數揚帆下竄。我軍且追且燒。鄔穴以下賊船。又經官軍鼓櫂窮追。焚燬淨盡。共計燒船四千餘號。並所奪賊船五百餘隻。一併燒燬。田鎭之賊。遂不戰而自潰。其分踞蘄州賊匪。於十三四日。兩次來撲官軍營盤。均經我兵奮力擊退。斬獲多名。旋聞下游賊勢大敗。老巢已破。亦卽宵遁。官兵卽時克復州城。曾國藩。塔齊布。自岳州統師東下以來。沿江攻克城池。殲除醜類。所向克捷。皆由同心戮力。調度有方。節次披覽章奏。朕心實深欣慰。其在事文武員弁兵勇。亦能人人用命。奮不顧身。尤堪嘉獎。大軍見已追至九江。沿途焚擊賊衆甚多。該郡城外。已無賊踪。卽著該侍郞等。乘勝追剿。直達皖江。與下游金陵大營。會合夾擊。以期肅淸江面。淨掃妖氛。用副委任。尋賞副將楊載福。總兵銜。道員羅澤南。按察司銜。同知彭玉麟巴圖魯名號。及遊擊普承堯等花翎。

十一月。丁卯。

諭前因曾國藩等水陸官軍。自蘄州直下。逆匪敗竄廣濟黃梅。當諭令托明阿。向榮等。撥兵向上迎擊。截其分支四竄之路。並嚴飭師船。迅速上駛。乃本日向榮所奏。師船尙在浦口。守風。逆賊橫江橋鍊。尙未攻斷。同一鐵鎖攔江伎倆。何以該逆用之田鎭。而曾國藩等一戰破之。用之九洑洲。而托明阿等屢攻不破。殊不可解。見在烏江一帶賊壘。經袁甲三等派委

恩錫。張光第督兵進剿。業已平毀無餘。惟因水陸無兵接應。以致敗賊。揚帆逃逸。著吳全美葉常春。能於攻破營後。即日駛赴上游。自可水陸夾擊。不但可爲楚師接應。並可斷絕南北岸逆賊往來應援。乃任意遷延。水陸隔絕。殊爲可恨。著托明阿。向榮。即行嚴飭該總兵等。尅日起碇。將前次指撥各船。悉數開赴上游。沿江剿洗。直抵燕湖。毋許再有推諉。至曾國藩等斬斷田鎮賊練。係分船四隊。以一隊。專管燬斷鐵鎖。以一隊。圍攻其護鎖之船。使之不能相救。江路一開。四路戰船。皆可分投焚勦。下游江面較寬。施展更易爲力。江南江北兩營。師船之外。尚有多槳快船。豈不能酌量分隊。倣照辦理。總由水師將弁。不思設法。以致賊鍊。未能即破。而我師復自爲鎖纜。攔截上游。似此相持。將使紅單各船。終無上駛之期。徒以俟湖北師船一到。合力夾攻爲詞。豈湖北一軍之外。各營水師人員。皆應坐視旁觀。束手無策耶。著托明阿向榮等。於接奉此旨後。即將攔江賊鍊。迅速攻破。斷不准再有遲延。並將籌辦情形。速行具奏。如水師員弁。有意玩延。著即嚴行參奏。　庚午。調浙江兵一千名。赴廣東剿賊。

庚辰。　諭楊霈奏。官軍克復廣濟黃梅。全楚肅清一摺。楚北潰匪。自田家鎮受創以後。仍勾結安慶賊衆。併入廣濟黃梅兩縣。仍圖乘虛竄擾。當經塔齊布自南岸率

領陸軍渡江會剿。魁玉楊昌泗。亦跟蹤追擊。行抵廣濟。塔齊布。與羅澤南等。由善提壩南路進攻。賊勢潰散。收復廣濟縣城。餘賊仍竄往黃梅。官兵拔營追襲。該逆分三大股迎拒。塔齊布督同周鳳山。羅澤南等。分中左右三路迎擊。賊衆披靡。魁玉楊昌泗。後隊繼至。與塔齊布大軍直抵賊營。縱火焚燒。卽將黃梅縣城克復。楚北境地一律肅清。其九江賊匪。亦經李孟羣彭玉麟等。會同夾攻。漸次剿洗。該督見由黃州移兵。援應後路。指日塔齊布與曾國藩水師會合。卽可直達安慶。齊擣金陵賊巢。諒無難一鼓殲除廓清餘孽也。 己丑。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臧紆青劉玉豹等。帶兵進剿廬舒以南。奪回大小兩關。直偪桐城。賊已失其所恃。辦理甚爲得手。惟該員等所帶兵勇。不及二千餘人。而桐城南距安慶。西距潛山。東距廬江。相去皆不甚遠。我軍深入重地。三面受敵。卽使克復縣城。亦恐兵力過單。勢難守禦。臨淮等處。既無兵可撥。曾國藩。塔齊布。水陸兩軍。見在圍攻九江。該處賊匪尙多。亦恐不能尅期抵皖。臧紆青等攻剿桐城。固不可遲延觀望。亦不可銳進貪功。致有失挫。舒城距桐城。僅一百二十里。秦定三在彼攻剿。聲勢較易聯絡。著和春等。卽飭該提督迅速抽撥兵勇。駐扎大小關。以爲臧紆青後路聲援。 庚寅。 命晉封懿貴人爲懿嬪。 癸巳。 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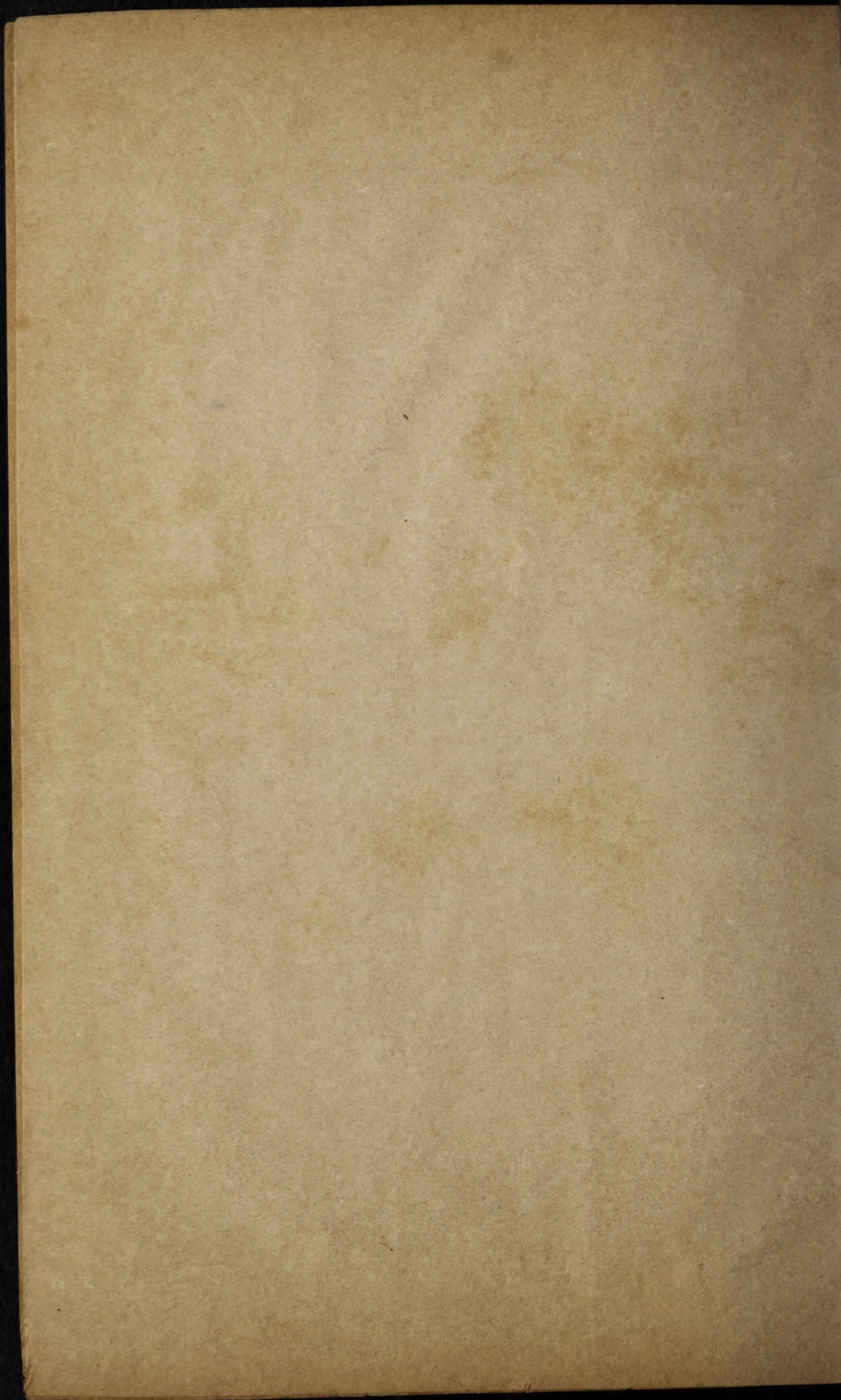
陳啓邁奏。安慶逆匪。分竄九江湖口。擾及吳城一摺。又據和春福濟奏。楚北敗匪。由太湖竄至英山縣城失守等語。湖北逆匪。曾經曾國藩等大軍痛剿之後。餘匪竄入皖境。本屬意中之事。惟和春等攻剿廬州。兵力不敷分撥。袁甲三。駐紮臨淮。亦恐兵力較單。勢難兼顧。此時安徽北路情形喫重。楊霈見駐黃梅廣濟之間。該處與皖境毗連。該督應即相機。移師前進。遏賊北竄之路。著即悉心籌畫。迅速辦理。毋得以楚境肅清。稍分畛域。至安慶逆匪。分竄九江。擾及吳城。江西兵勇。業經失利。既不能與曾國藩等會合剿擊。且恐該逆。深入江西。牽掣我師。則曾國藩等。水陸諸軍。亦難直抵安慶。孔壟驛。小池口等處賊匪。是否業已殲除。塔齊布等。能否渡江。攻勦潯都郡。此時該侍郎等所帶兵勇。雖不能分撥。赴吳城協剿。亦當設法兼顧。毋令分竄。總之上游攻剿得手。則江西安徽。皆匪蹤所必至。楊霈等。務當統籌全局。使水陸各軍。聯爲一氣。將濱江兩岸賊氛。以次掃除。實深殷盼。　十二月。丙申。以勦殲孔壠驛小池口。賊匪出力。曾國藩。著賞穿黃馬褂。　庚子。欽差大臣托明阿等奏。攻毀虹橋賊壘。並設法攻取瓜洲。得。旨此次勝仗。尙屬得手。惟逆情詭譎。難保不潰而復聚。總須愼重防堵。杜賊外援。以期克復瓜洲。　辛丑。諭據袁甲三等奏。攻剿桐城逆匪。臧

紓青力竭殉難。劉玉豹退駐六安。係因安慶潛山等處賊匪。分股往援。是潛太一路。賊已無多。而安慶之賊。分往桐城。係有可乘之機。見在曾國藩等水陸各軍。相距尚遠。著楊霈督帶兵勇。相機前進。直擣安慶。冀可斷賊援應。克復城池。該督當妥計速籌。趲趕程途前進。不可稍存畛域之見。致失機宜。尋予安徽陣亡四品頂戴舉人臧紓青三品銜祭葬世職。加等。 癸卯。新授四川總督黃宗漢。奏報謝恩。得 旨汝非不能振作者。不料汝此次有意躭延。積壓奏牘。雖降頂帶示懲。朕尚望汝痛加悛改。若抵川後。故態復萌。是汝無福。不能仰副委任也。 調福建兵一千名。赴廣東勦賊。丙辰。浙江巡撫何桂清奏報到任。及浙省情形。得 旨汝之才力精神。不患不能整頓。惟有循序辦理。自有成效。應速者固不可遲。應講求者亦不可操之太急。 己酉。 諭曾國藩塔齊布奏。水師破賊火船。並陸軍圍偪潯城。焚踏賊壘一摺。我軍自肅清潯江。進扼湖口以後。滿擬九江郡城。乘勝可克。乃連日焚燬賊船。踏破賊壘。而該逆死黨。仍負固拒守。殊屬兇悍。雖此股逆匪。多有由楚敗竄之老賊。盤踞其中。亦由江西兵力輭弱。未能兩路夾擊。以致驟難克復。塔齊布雖已渡江。與曾國藩會合。扎營城外。胡林翼之勇。亦已分布要隘。而岸邊之逆船。既堅匿不出。城中之逆衆。亦

設備甚嚴。見在李孟羣欲放出賊船。免分兵力。彭玉麟欲嚴扼關隘。聚而殲旃。惟陸軍尚未到齊。攻具亦未齊備。賊情變幻靡常。著曾國藩。塔齊布相機籌畫。不可稍有孟浪。致誤事機。　辛亥。兩江總督怡良等奏法蘭西擊賊。夷官杜龍等傷亡。酌給卹賞。並稱上海情形。夷既挾逆以爲重。逆又恃夷以無恐。見已設法離間。得　旨只好如此辦理。　命巳革江西巡撫張芾往安徽軍營。交江南提督和春差遣委用。　戊午。　諭內閣。貴人他他拉氏著封爲麗嬪。索綽羅氏著封爲婉嬪。　庚申。　諭楊霈。曾國藩。塔齊布奏。九江水陸獲勝各一摺。逆賊以全力抗拒九江湖口。而宿松之賊。復分股竄擾黃梅。牽掣北岸之師。若非迅復九江。則水陸各軍。不能會合。非盡燬湖口賊船。則九江不能卽克。覽曾國藩等所奏情形。雖屢獲勝仗。攻克城池。尙無把握。楊霈既未能遽攻安慶。而赴援黃梅之劉富成等。又復不能得力。北弱於南。殊爲可慮。楊霈所稱。必須九江掃盪後。方能確定行止。所見甚是。湖內之賊。自以不放出口。全數聚殲爲上策。但恐江西兵力不支。一經內竄。又分楚軍之力。究應如何剿辦。方免後患。想曾國藩等已能籌畫萬全。楊霈見駐廣濟。卽著會合皖兵。先取黃梅。進取太湖宿松。爲節節打通之計。湖北本境。仍應兼顧。不但防賊回竄。卽搜捕土匪。安定

人心。亦關緊要。小池口。及田家鎭等處要隘。有無防兵。是否與南岸聯絡。尤宜妥籌布置。　諭楊霈奏。施用水雷。需用廣東水勇等語。據稱仿製西洋水雷。擊賊船筏。頗爲利器。惟楚北水勇。技藝不精。廣東香山澳門一帶。有精於水性者。見已咨行廣東選募。著葉名琛等。卽照該督原咨。速行選募。尅日委員管帶赴楚。交曾國藩等軍營應用。毋得稍有延緩。　癸亥。　諭僧格林沁等奏。焚燬西連鎭賊巢。逆勢益形窮促一摺。此次進攻情形。尙爲得手。西面賊營。止存一座。想不日卽可掃盪。我軍全占河西地面。以全力併注河東。辦理較易爲得力。林逆既將東面槍礮。移至河西。則東連鎭賊壘。愈形空虛。我兵若能分路齊攻。使該逆彼此不能相顧。尤爲妥善。各營官兵。占牆巡濠。固爲以逸待勞。當此事機順利。人心鼓舞之時。亟應飭令疊戰環攻。速行進擊。不可專恃投誠人等之力。該大臣等務卽督飭帶兵各員。乘勝進剿。尅日殄除。以副朕望。尋以剿辦直隸連鎭出力。賞佐領德貴等翎頂。升敘有差。　一產三男。河南省趙一林一家。

東華錄擥要卷八十一終



東華錄輯要卷八十一終



